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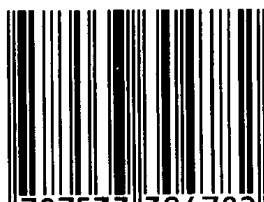
子部
第八三冊



魯新登字 07 號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478-0



9 787533 304782 >

2/13/01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八三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0.625 印張

1995 年 9 月第 1 版 199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478-0

Z·27 子部定價：78300 圓

子部第八三冊目次

子部·雜家類

於陵子一卷

題〔齊〕陳仲子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緣天館刻本

一

秘傳天祿閣寓言外史八卷

題〔漢〕黃憲撰
上海圖書館藏明嘉靖二年王汝夔刻本

一五

化書新聲六卷

〔明〕王一清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刻四經本

一〇七

無垢先生橫浦心傳錄三卷橫浦日新一卷

〔宋〕于恕輯
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明吳惟明刻橫浦先生文集附

一六六

經鉅堂雜誌八卷

〔宋〕倪思撰
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二十八年潘大復刻本

二五八

樵談一卷

〔宋〕許棐撰
涵芬樓影印明刻鹽邑志林本

三四四

東洲几上語一卷東洲枕上語一卷

〔宋〕施清臣撰
揚州市圖書館藏清初鈔本

三四七

千古功名鏡十二卷拾遺一卷

〔宋〕吳大有輯
上海圖書館藏明藍格鈔本

三六〇

厚德錄四卷

〔宋〕李元綱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武進陶氏影刻宋咸淳刻百川學海本

四二四

樂善錄十卷

〔宋〕李昌齡撰
私藏涵芬樓輯續古逸叢書影印宋紹定刻本

四五三

慮得集四卷附錄二卷

〔明〕華梓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嘉靖十一年華從智重刻本

五四五

筆疇二卷

〔明〕王達撰
上海圖書館藏明萬曆榮壽堂刻本

五七七

黎子雜釋一卷

〔明〕黎久撰
涵芬樓影印明隆慶刻百陵學山本

六〇五

祝子罪知錄十卷

〔明〕祝允明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六〇九

浮物一卷

〔明〕祝允明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嘉靖吳郡袁氏嘉趣堂刻金聲玉振集本

七五九

讀書筆記一卷

〔明〕祝允明撰
山西省祁縣圖書館藏明萬曆繡水沈氏刻寶顏堂秘笈本

七六八

濯舊稿一卷

〔明〕汪俊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同治十年疊山書院刻本

七七三

於陵子一卷

題〔齊〕陳仲子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緣天館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於陵子一
卷》提要

於陵子序



孟子曰於齊國之士必以
仲子為巨擘焉雖然仲子
未能庶此萬世不易之定
論也抑亦責備賢者之意
與蓋獨立不懼惟季子能
之乞墻登壇舉世皆齊人
而抗獨往之志於於陵
誠矯即非聖人所託足彼
藉曰子寧學聖人而求至

而假之以自便者固不若以
 多、不可學柳下惠之
 可者也噫世日趨而風日靡
 矣獨行之士蓋可少乎
 哉

楊和真人書

於陵子十二篇目錄

畏人第一

貧居第二

辭祿第三

遺蓋第四

人問第五

先人第六

辨窮第七

大盜第八

夢葵第九

巷之人第十

未信第十一

灌園第十二

終

陳仲子傳

陳仲字子終齊人也其兄戴為齊卿食祿萬鍾仲以為不義嘗殺饋鶩與食出而哇之將妻子適楚居於陵自謂於陵仲子窮不苟求食不非義遭歲饑乏糧三日乃匍匐而取井上李食之蟲者三咽而能視聽身織屨妻辟纊以易衣食楚王遣使持金

陳仲子

三

錄天館

欲聘為相其妻曰亂世多害恐先生不保也遂相與逃去為人灌園著書十二篇

贊曰

子終刈菰於陵自竄鶩哇兄饋李充糟半乃屨乃纊乃衣乃爨楚患內規高潛園灌

吳郡黃姬水謨

於陵子

上元王

德昭露校

畏人

於陵子畏人東田大夫曰仲尼亡有言羽毛弗可與同群今子畏我冠帶將疇與倫請毀其故於陵子永息搗沫辟脯而言曰嘻乎夫噬螫螫于寶俎血肉胎於宴笑凌

於陵子

秩而胡越趾趾然曉且夜也彼沈並者昧欲反之顧復感之可無畏耶今大夫請其故畏莫畏於大夫矣大夫曰奚畏於陵子曰予觀大夫心山川乎戰予躋跡也貌桎梏乎械予肢體也視鷹鷂乎不知其欲也言風雲乎不知其變也夫如是奚不畏也大夫曰亡行故醜於德然未嘗毀則公朝

縣罪郊境董以形焉則軒虞而下將滅景
與非則人將畏子矣於陵子曰柅哉言大
夫也夫聖人弗以形形以形而形者至今
四海矣以是不形子於景光不貌子於淵
監者畏我也然猶未爾謂神君混樸而辱
予智謂自然靡飾而放子禮謂情素澄塞
而使美利刺吾目毀譽汙吾舌由今且弗
謂我存懼未足不我畏也乃大夫徒知我
之畏人而未知我之畏我又矣

於陵子

二

錄天宮

貧居

於陵子貧居而人莫能任焉淳于子問曰
民之生也樂貧賤乎樂富貴乎樂貧賤也
則尸說不必貴然顓不必富樂富貴也則
匹夫非寧位蓬䟽非寧居子獨能久乎於
陵子曰寂昔之民相與鈞天地之有夷生
人之等休休與與亡校滿損由夫伐氣者
已崇沈歆者已聚而貧賤形矣今也衡予
氣便便不知勢之崇也廉予歆恬恬不知
金玉之利也亡得失之憂保性命之樂亦
惡能舍此適彼哉淳于子曰子不觀一介
之人遇淖履則踐見社主則拜鈞一木也
而人之恭侮若此何哉今天下恭富貴而
侮貧賤者人人子盍擇所從矣於陵子

於陵子

三

錄天宮

曰嘻夫淖履則踐侮淖履也社主則拜恭
社主也木亦何榮辱與乎淳子子喑而出

泰陵子

四

縣天館

辭祿

齊王將使於陵子為大夫於陵子辭曰君
不聞草之昌羊乎夫昌羊農神確礫沐生
水泉翩翩自適於幽巖之下嚮置之以墳
壤糞之以穢溼晞之以日光則旦夕稿矣
何者非其好也今臣之首蓬胡而宜臣敝
帑不壯大夫冕也臣之足辟跳而宜臣蘇
屨不稱大夫履也臣之體踣隅而宜臣絺
褐臣之口恬淡而宜臣糟糠不任大夫服
與食也凡今之貴為大夫者皆非臣之所
宜則亦奚乎大夫矣且臣之知識不出於
一室之內猷為不越于一身之外為之有
不負天亡功者哉亡功而祿是羊豕也臣
寧匹夫而藜藿不忍羊豕而梁肉也遂太

泰陵子

五

縣天館

齊之楚居於於陵

於陵子

六

錄天館

遺蓋

於陵子休於青丘之門去而遺其蓋天將
雨識者獲而馳反之於陵子於陵子曰我
固亡蓋子胡誣我蓋也識者曰何言乎誣
先生蓋也適先生遺之青丘之門天方雨
不忍先生亡蓋用馳而反焉何言乎誣先
生蓋也於陵子笑曰子隘矣夫帝唐一日
於陵子

七

錄天館

謝九五而天下不有也吾既遺之矣惡得
有之以重於天下哉行遠不顧天大雨識
者曰雨既降矣吾將與先生胥而庇之於
陵子曰齊君與吾同姓不以賤而庇其貴
齊卿與吾伯仲不以貧而庇其富今一雨
之患不加於貧賤而半蓋之庇卒重於富
貴非吾不庇於人之意也請子庇子之蓋

我託我之意而已

於陵子

八
錄天鑑

人間

齊楚有重丘之役人間於於陵子曰齊子
產也楚子居也得失子具焉今二國構兵
子將奚直於陵子曰古者公侯擅征伐天
子得接其辜而輕重之然殷湯殲葛桀未
放也西伯戡黎紂未亡也彼所謂聖人者
且首干而靡悔焉矧蔑天子未有如今者

於陵子

九

錄天鑑

乎昔者泰山與江漢爭王兩京不下太山
矢曰弗讓吾飄塵以實彼溝澮且不為齊
主江漢亦矢曰弗汜吾餘瀝以蕩彼培塿
且不為楚雄於是中州之蝸將起而責
其是非歟東之太山會程三千餘歲歟南
之江漢亦會程三千餘歲因量其齒則不
過旦暮之間於是悲憤莫勝而枯於蓬蒿

之上為螻蟻所笑也今天子且拱手不能
按其輕重而一匹之夫非有萬乘之號誅
賞之權輒歆起而議之則何以異於中州
之蝸為螻蟻所笑也

於陵子

十

錄天籟

先人

國中大旱於陵子晨汲於東郭外十里而
盡其泉後者繹踵靡得咸藐藐內譙其後
人也於陵子漂踊而悲曰嗚呼天為之我
為之耶我為之人為之耶且吾未嘗先天
下事而貪而爭也則茲胡先乎人而貪乎
飲爭乎汲乎豈貪奸乎我我沈乎爭乎非
於陵子

上

錄天籟

辨窮

於陵子居於於陵茅芒無任雨雪壅堵莫
禦姦暴信宿兼飡寒暑并服然未嘗輟琴
歌之聲接予使楚過而聞之曰秩秩乎故
人之聲也遂休轅而晉於蓬門之下莫信
其冠履焉乃勞之曰子窮矣乎於陵子仰
天大咲曰子窮矣接予曰謬談乎子之我

於陵子

三

錄天館

窮也夫人貴為公卿與君王襄理千乘舌
為政令指為政畫小大凜畏繡衣肉食美
妻妾盛與馬親戚飽其餘糈里閤灼其煨
燼勲名德譽班於鄰國匹夫至此庶幾乎
達矣若子者志降於時言斥於衆身忝父
母之邦神死稿莽之下凍餒之色徵於四
體委命溝壑展足可待此亦薦生人之辱

極吾道之凶矣然不自窮而窮我亡亦謬
乎於陵子曰夫良金百鍊而不失其采美
玉百涅而不渝其潔者此固不能以窮窮
也曩吾與子寧茲否道辟時未流相與室
其耳目忘其口體歲其心志三十年而窮
亡乎我至今也今子一旦自守之真失而
窮驅之勢利之傷聲貌衣食之困矣既鬼
乃真徒尸乃彫赫赫子外歎歎子中是亡
能乎窮而受窮所窮受窮所窮而子窮矣

於陵子

三

錄天館

大盜

有淵客遺珠於市於陵子過之而疑焉遂
聽直於市長於陵子潤色亡與辨也市長
投座起曰此於陵先生也天下所共與廉
者今子獨穢及焉吾牀女尸巷術矣於陵
子於是漂涕交頤怒不荷言市長曰夫貌
不舉於知心神不抑於昧已固貞人不為

於陵子

高 韓天官

並撼也今亡行亡敢謂知先生而廉先生
彼淵人足謂昧先生而盜先生然欣感倘
施庸有以耶於陵子感然曰夫木不戒乎
斧斤而戒乎術械者為身害小而名害大
也今珠吾沒齒盜孰與廉吾百世盜耶蓋
沒齒易盡百世亡忘亡忘誠所悲也市長
曰夫行由表立名捷影赴廬奚盜也於陵

子曰子不聞胥赫之上大道百行匪夫共
而不有庖羲之下元風夏征至人有而不
矜迨夫五帝鑿民心心自私於是盜德行
於五品相委盜知術於蒙樸未開公輸巧
而衆人愚離未明而天下瞽矣且其不近
盜之日月而久盜之天地久不已也則聲
盜之雷霆聲不已也則鬼盜之神明茲其

於陵子

高 韓天官

情偽非古今所謂大盜耶今天下不幸而
旅太其廉使大盜歸我哀微肩矣須臾有
拾遺者聞之以其珠詣市長市長曰於陵
先生方悲盜廉也請子無盜義我其敢盜
能聽也哉

夢葵

於陵子過句氏之圃而美其蔬則夜夢拔葵而亨諸明日於陵子遺之句氏僂句氏曰小人僂用者不敢先儕偶涅子涅子由今度來之不亡往也於陵子螫之故句氏曰夫夢神駁也是以善敗顛焉今予樊亡臯乎防寧忍以僂毒我取也子指無臯乎

葵陵子

十六

錄天館

穰獨奈何以僂毒而予也於陵子曰俾神而駁也亡必商與相周與齒已耳不者神非意乘乎意非我乘乎子固亡取安免我須臾蹠也句氏曰子不睽睽為蹠歟我昭昭為蹠耶遂不取棄之通莊人聞二子之風三年不取而萎焉

巷之人

於陵子薪於野遇巷之人耦負於塗罷思息焉巷之人曰曠而噴然者小人之居也請得假力乎否於陵子曰諾及門地荷將趾基焉觀縣踊而止問曰奚縣此罪人之具也巷之人曰使楚國靡廢汰乎小人之業為之靡廢步也於陵子曰胡以爾也毋寧

葵陵子

十七

錄天館

僂而業乎巷之人曰夫僂指稠而報淺亡踊若擅而報足我糊口者於陵子曰殆夫子之業也將亡賊咎繇之意而亡楚國邪夫楚歷先神而撫有江漢者非得於全民首踵而為之奔走哉今考而業也則是上尸霄主下藏戮民霄主戮民湯武所為基也鬻熊將不食乎且而奪鬻熊之食以糊

其口盡楚國之足以實子室蓋所夷豫矣
幾何而不怒予亡舉使子業弗售一人利
也嗟夫子又安能干楚國之憲以副子之
款哉遂舍薪而趨曰巷之人將則我矣

秦慶子

六

錄天館

未信

於陵子之妻齊大夫之子也公華靡而降
處饑寒白首無厭而心猶未信於於陵子
他日於陵子不食且三易旦積雪拒門突
微生煙楚王使使持黃金百鎰聘於陵子
為相於陵子辭而謝其使者因入占其妻
曰楚王且相我今日匹夫明日結駟連騎

秦慶子

九

錄天館

食方丈於前可乎妻曰前夫子不為齊大
夫後夫子不為楚相此固妻厚幸以生平
也事母乃亦有非然者邪妻謂夫子織屨
以為食非與物亡治也左琴右書非與事
亡接也飲水歌歌樂亦在其中矣何辱於
楚相哉且結駟連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
丈於前所甘不過一肉今以容膝之安一

肉之味懷楚國之憂可乎竊恐亂國多憂
不保夫子朝夕也於陵子咲曰子誠我妻
也業已卻之矣遂信其妻相與逃去辟楚
之重命

於陵子

子

錄天館

灌園

於陵子既辭楚相為人灌園有楚大夫過
而識於陵子於衆人曰先生不為千乘僕
心乃為十畝陳力毋亦辭信而就屈邪於
陵子曰子徒知信我之信為信而不知信
天之為信也夫伊尹之於太甲周公之於
成王咸身都師保之隆家侔王室之富名
於後世
位亢盛矣然不免復辟之禍居東之放則
安在其信也以是知責我者之賤而卑寧
不吝也知敬我者之辱而禮寧不享也知
威我者之疎而獨寧不羣也知譽我者之
損而晦寧不章也明不燭其闇闇而信於
蒙冥知不理其勢勢而信於寤寤道不因
其升沉而信於亡往食力灌園之餘寓神

冲虛之表一裘禦冬簞驅夏休息同乎禽
庖內徵吾天息息然為伊尹周公降氣也
者而子願屈我不亦怪乎

於陵子

廿二

保天館

於陵子終

於陵子一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舊本題齊陳仲子撰王士禎居易錄曰萬厯間學
士多撰偽書以欺世如天祿閣外史之類人多知
之今類書中所刻唐韓鄂歲華紀麗乃海鹽胡震
亨孝轅所造於陵子其友姚士粦叔祥作也凡十
二篇一日畏人二日貧居三日辭祿四日遺益五
日人問六日先人七日辯窮八日大盜九日夢葵
十日巷之人十一日未信十二日灌園前有元鄧
文原題詞稱前代藝文志崇文總目所無惟石廷
尉熙明家藏又稱得之道流其說自相矛盾又有
王鏊一引一跋鏊集均無其文其偽可驗惟沈士
龍一跋引揚雄方言所載齊語及竹書紀年戰國
策列女傳所載沃丁殺伊尹齊楚戰重邱及楚王
聘仲子為相事證為古書其說頗巧然據此四書
以作偽而又援此四書以證非偽此正朱子所謂
採天問作淮南子又採淮南子註天問者也士龍
與士粦友善是蓋同作偽者耳末有徐元文跋詞
尤舛鄙則又近時書賈所增以冒稱傳是樓舊本
者矣

秘傳天祿閣寓言外史八卷

題〔漢〕黃憲撰

上海圖書館藏明嘉靖二年王汝夔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天祿閣外

史八卷》提要

秘傳天祿閣外史序

黃叔度所著外史八卷議論醇雅氣象明豁質而盡美婉而成章得國語左氏之體而無其艷擬子長孟堅之雄而無其陋皆孔氏之遺言逸論而書史之所不載者也試讀一過誠有令人毛髮冷凜然透骨精神爽達樂而忘倦者春花明而秋雲敷江濤雄而蛟龍鳴一造化自然之昭著豈人之所能與其工哉考之當時與叔度並舉孝廉如周子居曼伯堅鄧伯尚封咸興盛孔叔此五人者皆產于汝南而文章事業寡々無聞而叔度獨有仲尼作春秋之志扶立教植人紀真漢世隱君子之出類者矣宜其見推於林宗受式于元禮而一時諸君子咸高讓之也然此書不恒有於世僅出於晉後藏於唐之田弘萬卷樓後流散不傳至宋韓洎學士廼得之秘閣典籍中加之以論贊豈斯文之絕續果有數乎世又有疑之者以范曄不立傳必其未見此書而當時諸侯王所封之國不免有

一二之舛況赫度之高駕又非漢之諸侯王所能聘者其文多自述之辭雖或出弟子之所記而事不徵諸列國以或類於左氏之誣未可知也晉謝安直懷此書而不辨其同異何耶意者晉時隱君子值晉室之末運忠憤激裂而不敢言託爲此書引類屬諷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勸其或然與初予承之翰林三山林公手授是編曰此某三世家藏也吳中亦得見此不耶後二十餘年乞歸休老

卷一

二

日與仲山徐公論文林下曰檢出以示人僉曰是不傳之秘也一時學者爭手抄而私竇之余恐其未知所從得也故書之簡端時嘉靖二年乞恩致仕姑蘇守溪王鏊序

先賢評外史

晉謝安曰桓帝初政朝野咸望其中興賢士濟于國黃憲爲安帝時名儒隱居不仕樂道于慎陽之野天下號爲徵君帝幼時過聞其名及即位屢聘不就帝後荒于政權移關人黨錮衆難海內騷然黃憲寓遊息國有感于異黨乃歷聘諸侯以興漢室爲已任退與弟子陸續之徒著外史五萬餘言厥志微矣唐田弘曰東原黃赫度所著天祿閣外史一書實繼春秋而作者也其文章奇古典雅有先秦以上之非刻何楊雄輩可及此史沉于晉相溫見而然之怪其諷時議世過于詩之小雅云故此史往不傳梁太子昭明慕其文以千金購於天下竟無所獲迄于聖唐此史精出于素嗜經史百家之書嘗築樓以藏天下遺籍及得此史乃嘆曰天祿石渠承明著作之庭何先此史而創乎今讀其文誠古之良史也竊又疑之當時諸侯封建之國考之漢書所載又有不尽合者如東漢鄒于大梁即魏國也而此史有說魏王之文十餘篇詎有夫子降而爲王乎况赫度本一

光蘊秀之士其却安帝之聘而不就孝廉之辟所謂
不事王侯高尚其事然度有為豈辭君聘而苟就諸
侯之遇必不然也大抵此史之作率多寓言憂國者
非徒玩其文惟溺其志而已矣
陸贄曰外史一書世所罕有其議論皆經濟之學王
佐之才或以為晉初竹林諸賢所作未可知也

卷

天祿閣外史

秘傳天祿閣寓言外史目錄

一卷賓韓文二十一篇

元字集

巡幸

燕言

交情

兵法

祝頌

去惡

機論

形勢

災異

問兵

寵倖

智論

讒說

愛憎

論學

難進

妖孽

世子

賢妃

嫡庶

奪嫡

二卷賓魯文十三篇

享字集

辭受

闢邪

時勢

樂論

士論

卷

五

王論

重賢

論易

嶧山

君賜

出處

天文

名器

三卷賓齊文五篇

亨字集

待士

齊姬

將才

封禪

留賢

四卷賓魏文十一篇

亨字集

入梁

圖霸

辭爵

繼立

枕林

諫獵

受饋

卜諫

取謗

去就

去魏

五卷賓秦文十四篇

利字集

遇難	待撫	誅賞	盟會	琴論
燕居	仙論	黨錮	見機	上休
觀雪	汚吏	三軍	去秦	
六卷賓晉文十四篇			利字集	
適晉	逆旅	傷時	謀國	防胡
一難	二難	三難	四難	五難
修德	董卓	蟾臺	胎書	
七卷賓蜀文十四篇			貞字集	
至閑	招賢	問疾	尊王	自強
平刑	黜陟	請金	辭爵	火災
避難	岷山	岷山	去蜀	
八卷賓楚文十二篇			貞字集	
去就	時勢	田疇	恥辱	渙論
色荒	晉使	龜丘	遇渙	陽山
歸韓	感時			
外史目錄終				

秘傳天錄閣寓言外史卷之四

後漢 汝南黃憲 撰

宋 後學韓洎 贊

明 守溪王鏊 校

賓韓文 海門王汝璣 刻

巡幸

天皇幸于蒼梧楊秉諫曰臣聞聖辟不微政而玩世
 哲主不輕權而荒體非有碩功駿烈銘諸人心而可
 以觀諸侯也昔禹治水平壤區畫萬國以鎮民神故
 巡狩諸侯百姓若捧太陽之餘光瞻候雲之潤氣故
 臨九河而頌禹烈躡會稽而懷禹功夫先王之於巡
 狩亦不得已驅馳車駕經越山川紀之以歲月者豈
 荒於遊觀哉陛下龍飛初躬勤于政天下想太平之
 風日食則赦地震則省此初政之勤是矣安順之朝
 貴戚怙寵以賣威福于天下延及今日海內愁困相
 尋以兵市無商賈陛下則以爲清淨之治飢民號泣
 陛下則以爲雞犬之鳴由此觀之奸臣之壘也亦
 矣陛下不悟其好而高拱無爲以聽其亂又爲巡幸

之舉駐蹕蒼梧經玩萬乘波不測之地歷楚國之時
通奸臣之隙而宮闈君墨臣恐蒼梧之雲向陛下而
增悲也請聖駕還宮以慰邦畿臣民之望天皇納其
言是歲京師三輔地震

洎曰危言激論可為諫君之法

燕言

徵君造古息國寄寓而學有燕燕于枯榆而言曰息
國無君吾子奚為此遊也徵君聞而怪之乃平曰汝
燕也何以能言對曰吾乃桓靈之婢也是為幽厲災

人

炎之室其將類乎汝其輔諸燕言畢而泣遂飛於冀
州之墟徵君語弟子曰其怪也若是此亡國之象也
小子其識之哉乃以杯糟贈地而誓曰漢室不靖奈
倉燕何燕言息國紛榆之柯負君之靈曰吾乃幽厲
災者傾汝其輔之憲也稱介不敏以微天道悠々
物有信然其怪也耶其實也耶若天假于言靈假于
物憲敢不唯命竭股肱之力以報所天徵君既作急
而歸見郭泰立于廣郭泰問曰子為適而至暮也曰
甫釣于汝水之濱懷節忘歸是以暮也曰然則子何

為而有憂色耶曰不得魚則樂得魚則憂曰子何次
不得魚為樂乎曰甫亦樂魚之樂而亦憂魚之憂也
不得則縱得之則魚樂于縱而憂于魚今吾之憂
是魚得其餌而吾得其魚也故憂然則今之為士者
皆得餌之魚乎郭泰笑曰子其縱矣窺子之意將王
室以為壑諸侯以為池洋洋然縱之而赴于壑是子以
王室為憂乎曰微子不吾知也子且休矣乃取琴而
歌郭泰喟然曰子之琴于斯也其箕子麥秀之歌而
託諸琴乎遂合榻移日而去

九

交情

李膺訪徵君於衡門雪甚道遇郭泰而問曰子得見
叔度耶曰泰也以布衣交安得不見子以軒冕交亦
軒冕者謂之耳安得見李膺有慙色乃稅駕于野與
郭泰乘蹇驢而造焉有樵者館谿浣足而歌曰衡門
之雪霏々子有客縕袍寒谿澹而無聲子木落遠舉
二子聞而凄然時童子候門見二子來振衣長肅而
入徵君及階迎之復見郭泰而喜謂李膺曰甫久不
見元禮也李膺再拜而道問膺以壽故不能仰挹清

範戾也。又虞倂壤每聞令音私自暢滌性歲發使者
續以咫尺之書職以不腆之饋亦惟是夢寐以相達
也。子何辭吾以饋而報吾以書乎。微君答曰：憲也。聞
之貧者不報人以幣，故辭于使，猶報也。夫饋甫以幣
分君祿也，以君之祿而饋人，故亦以君之祿而完也。
完祿而報書均，無得焉。憲之下廬于斯也。春秋之期
有牲醪足以供祭，一日之食有蔬食足以爲嘗，畫則
杜門有琴籍足以爲娛，夜則寄臥有蒲榻足以爲安。
豈後矣乎？夫受而不報，恥也，不能報而受之亦恥也。

卷一

十

故君臣以全義，兄弟以全愛，夫婦以全禮，朋友以全
恥。古之道也。李膺曰：膺也，陋不能測子之度。若漢室
結難，雖整步之儒，成效驅馳之勞，章句之士，咸奔鉛
刀之力，而況子之偉乎？郭泰隱几而臥，微君謂曰：林
宗已卜車于夢寐中，泰應之曰：聖軌賢轍一行，一藏
時哉！各努力也。是歲果冀作亂。

兵法

有巨盜攻真阮之關，一郡大恐，居民遁逃而無所歸。
賊有名司馬龍者，力敵三軍，勇冠百萬，懸千錢于百步。

之外箭九發而九破，以此擅譽。時群盜將臨關，司馬
龍曰：吾聞郡有黃叔度，未可攻也。乃結營於關外，有
司聞之，匍匐詣於微君之廬，以綺與迎之。微君辭曰：
憲汝南鄙人也，未嘗入簿書之室，遊刑罰之庭，是以
不諳國家大議。蓋訪諸奉高乎？有司詰曰：微君王佐
才也，何足辟讓？賤令不職，不能靖安土壤，使男女愁
嘆，父老奔走，群盜以殺掠爲名，屯於冥阮，聞微君之
賢，故未敢驟攻，而勢已破矣。若不往，是絕百姓以乘
寇也。微君奚安乎？遂行。微君以綸巾玄服乘輿至關。

卷二

十一

下謂諸將曰：聞賊中有司馬龍其人，勇而能射，所向
無不殘滅者，必誅之，爲利。若以計却之，猶開通而放
熊，終爲人患。夫靖一郡而貽患于他，胡可忍也！且以
動王室，故以計苑之者，安以計禦之者，半有司及諸
將謝曰：民之福也。敢問計安所出？微君曰：敵善射，則
不可輕用。其將敵者，勇則不可輕用。其卒故兵家設
機于虛實之間，是以決勝。夫敵之所謀者在內，而不
在外，吾之所謀者在外，而不在內。此兵之所緣而虛
實也。諸將曰：何謂謀在外而不在內？微君曰：試之乃

今壯士百人執戟守關以文武四臣攝之論以兵情
問道而出遠近埋伏騎卒遊其間令關吏登樓舉烽
關外烏雀皆驚使賊衆不疑伏兵在外又令關下勿
擊柝示以懈禁徵君鼓琴帳中司馬龍開之笑曰此
必救度作閨態也吾知其弱矣遂急攻關門賊衆曰
關不擊柝而鼓琴此詐也內必有伏且勿攻司馬龍
曰吾聞黃君多謀而默以六經爲文六韜爲武今吾
衆臨關彼優然鼓琴而戲敵計誠詐也且待其畔徵
君謂諸將曰賊中矣擒之何有復令壯士舉烽火後
隊伏兵亦舉火應之大呼曰救至賊衆駭亦舉火以
視延燒空舍火光燭雲徵君令關內勿舉烽煙氣昏
慘壯士守關者皆寂杳不誼成列而不敢動司馬龍
曰救至而內不應吾料伏兵疲矣救必俱而不逼遂
躍馬彎弓而前擊之其後隊步卒且進且退火遙不
相接欲勒馬而歸營前隊伏兵鼓之而起司馬龍橫
戈馬前向衆呼曰得火尚可戰也賊衆亂步卒與賊
馳其後而襲之司馬龍失火不能戰自刎而死賊衆
迫及見纓汙血中哭曰司馬將軍死矣吾輩何以生

爲皆自縊一郡悉平徵君之是舉也不傷一民不
一庫而措法南於枕席之上可謂奇矣君子曰道
惟懷少勝千里其於度之謂乎
祝頌
天皇封徵君以慎陽之田又以蒲輪召徵君之徵君
上表辭曰臣昧死言嚮者魏猶之勞其補子林理
以天皇之明不察臣之非劣而聽左右之譽賜以
慎陽之田寵臣以蒲輪榮臣以玄纁雖以爲禮過
也昔者許由抗志於箕山巢父洗耳於颍水三
者亦遭際聖世而徵君利祿錫車不取而不就
窮困其身天下不以克湯爲難而徵君有令名臣
非許由智非務光而有克湯之遇徵君錫之榮以
非臣故草木落于待黃之秋而衡門之蒿獨茂塵
沸于會風之候而寒谷之雲不凝亦以休風之宣
而聖情之凝鬱也臣實愚馬是以荷日月之余輝而
流于文林揚然而飾陳陳以也徵君之寵臣
於輔弼之列而廁於呼嗚之選矣臣願承聖明
刑罰躬節儉禮儒臣放佞人以疏骨鯁忠言之路

臣子草莽詠歌鼓琴以揚仁風擊壤以鳴聖澤此臣之所仰視于天皇也臣北面稽顙彌增感激待命草間無所逃遁謹上表以聞天皇深允其奏然卒不能用也是歲命丞相以下講老子於太清殿匈奴寇庭冀二州南人叛

去惡

梁冀之誅微君謂袁閭曰甫聞去惡未者易去惡根者難袁閭曰子何不效斧斤之力而去其根乎微君曰間者國家多故典刑蕩然得意而遷善雖忌忠而

去惡

去惡

必賞失意而渝怒雖寵佞而必誅薄賞嚴忠故厚誅之薄誅嚴佞故厚賞之異賞而同誅殊勞而同辱是賢不肖清也夫清不可以致士清則賢者難為清不肖者難為濁故賢者死于憂患而不肖者死于安樂也清其臣卒以自清主在上則潔士在下孰可致也夫上林之材非無惡木清渭之流非無濁波有道之朝非無佞臣顧明王之馭耳是以彛誅四凶賢類頭焉紂殺比干佞臣用焉此皆不清之主也教賢而

也亂不可理也故秦以清而亡慎到曰得取者謂其取失取者逸其驥其是之謂乎

韓洎曰梁氏既誅單超徐璜左悺唐衡且瑗等嗣亂其後曹節王甫之徒惡浮於梁冀五邪流衍朝廷而黨錮之難作梁氏之誅果何益于漢室哉

機論

韓王見微君微君方耕而歸望韓王之軒棄鋤而隱之韓王返國他日又見親以幣將於庭微君乃就載以歸謀甫王室之策微君是以不能辭於諸侯韓人

去惡

去惡

有善奕者以奕說微君曰子知奕之道乎微君曰不知也奕者曰吾與子奕之可乎曰夫奕以機勝以不機敗吾不能機何奕之為曰子惡機而不奕不知子之機過于奕乎曰何為其然也曰奕之機虛實是已實而張之以虛故能完其勢虛而擊之以實故能制其形是機也負而神說而變故善奕者能出其機而不散能藏其機而不貪先機而後戰是以勢完而難制雖然此特奕之道耳若機之流于衆妙也肆而淵乎義皇得之而畫其卦神農得之而藝其耨軒轅得

之而莫兵無事得之而神其器莫得之而無
澤殷湯得之而陳其綱周武得之而奮其德
之而洩其文女媧得之而煉其石許由得之而洗其
耳儀狄得之而制其酒造父得之而神其御后羿得
之而精其射伊尹得之而負其湯公輸得之而雲其
梯甯戚得之而扣其角伯牙得之而鼓其琴老聃得
之而守其谷孔子得之而擊其磬昔有抱甕者愚結
棹之机而不用然烏知抱甕之為机乎由此觀之天
地萬物皆机也机其運于應物之所動于無形之源

卷一

十六

乎今子之出也將以仁義為机而運諸侯于堂上鑄
之民于物物之綸之弛之張之吹之噓之若意氣
之椎風而解駭乎萬竅其机也如是矣何有哉夫聖
人以仁義為机賢者以禮信為机謀士以術數為机
辯士以縱橫為机此机者皆利于諸侯而顯名者也
吾子其握聖人之机以游說諸侯則漢室可興矣
今之時得机者顯得聖賢之貴不可限子翁而不
張亦何取于机也蓋奮而張之意仁義之氣而解
之機哉微君曰吾將机乎

形勢

微君說韓王曰夫諸侯之國有為天下扼者莫如韓
韓固戰國也宛穰禁其東大梁峙其南武關亘其西
成臯鎮其北韓之形勢足以杆四面之敵通諸侯之
盟而中臨天下呼則諸侯應招則諸侯來若長江盤
紆于中而九派之流為之爭赴而下注也以韓之壤
地視諸侯之疆孰廣焉韓之人民視諸侯之衆孰勇
焉以諸侯之譽望視賢王之聲孰美焉是三者皆無
出于王之右矣自大禹創業于夏申伯受封于周楚

卷一

十七

子設險于方城秦人用武于南陽故韓之國實英雄
致王定伯之壤也漢興凡南陽之勢遠控乎西京以
為羽翼新室剪漢二雄割據充武倚春陵而發跡更
始臨清水而建號皆韓之南陽也賢王承九葉之運
當天下之樞昭之以令德修之以文武暢之以禮樂
可以會盟諸侯而充濟王室夫南陽智士之所出也
賢王能折節下士而選豪俊于南陽之衆與之謀國
而靖民以顯其貴無使百里奚之事于秦而范蠡之
謀于越也賢王懷此而不為臣恐天下之形替矣夫

擁成阜之固以爲金湯採析邑之鉄以鑄劍戟登魯門之關以揮勁戈遏淮水之流以飲疲馬臣固知賢王之無功也夫王室之盈虛係于韓王室之強弱係于韓王室之安危係于韓王若不修德則王室必虛必危必弱王若修德則王室必盈必強必安自然之勢也賢王欲輔王室而不修德是猶大舟之濟江河而焚其楫也其不能濟亦明矣此臣所以爲賢王計也臣布幸之士蒙賢王二顧之殷遇臣以不次之禮是以披素露膽于賢王之前也王其畱之

八卷

十八

韓洎曰此篇乃微君說諸侯王第一策忠義之氣激揚慨切諳然于言外其視戰國蘇秦張儀之輩真霄壤矣乎

災異

桐栢山崩淮水潰決棗陽之民死者大半韓王憂命左右告于微君曰桐栢韓之巨鎮也今崩王室必有難其若之何微君不荅左右遂見韓王曰臣以君之命告於黃徵君微而不應是無禮於君也請逐之韓王曰國有大咎而又逐士寡人之戾益矣是寡人不

能恭而使左右以壽命能無微乎遂命駕而見微君微君乃鼓琴韓王詣其館而謂曰叔度其涼哉何不弔寡人而乃鼓琴以娛也微君對曰臣聞之國之修德吉凶卜于龜士之屯卜于琴瑟今臣之鼓琴也始彈白駒其聲疾以收繼而彈關雎其聲婉以和臣故得禮于賢主也請問何憂韓王曰寡人不德不能舉職于山川遠戚王室寡人是惧故邑三歲無稔邑將爲墟今桐栢告崩淮水潰決以溺我人民蕩我禾黍傾我廬舍寡人雖蒙不能旋覽於故邑亦先君所封

八卷

十九

也寡人是以微福敝邑之山川而天賜之以相何以示民茲賴微君之明德以麻寡人幸毋棄也微君曰有是乎哉寡也未之信也請與王覲焉遂涉淮而登桐栢水溢于境者方數百里林不露巢城不見襟男女之尸橋如巨奘被髮而浮于波瀾之莽王嘆曰自孔子觀呂梁以來未有此水也微君歛容而對曰彼猶得蹈水之術今之蹈者其無術乎不然何傷之多也豈惟韓國之繻老其必有難乎是歲內如寇連黑霧三日如夜君子曰幽厲之氣彰矣

問兵

韓宣惠王問兵于微君微君辭曰臣禮樂之士也不能以軍旅對韓王曰寡人聞之治世則用文亂世則用武用武之世奚事禮樂哉微君對曰夫君子修文德于用武之世寓陽道也故百姓和而易霸修武德于用文之世寓陰道也故王室備而易隆今之用武之世而不修文則諸侯皆雄隣國無彙何以樹伯王之功哉若以武雖強弱殊效而百姓之殘均也王何緩禮樂而急戎事乎臣是以不敢對也韓王曰昔齊桓陳

金卷

三十一

師於召陵以聲楚而遠連九合之績秦王出兵于函谷以迎敵而卒收六鼎之形執非用武之明效哉春秋戰國以迄於今談兵者雲集角武者標舉上則析衝于帷幄下則覆軍而殺將當此之時禮樂無有也夫制敵者非揖讓之化強國者非威儀之容故禮樂不可治于用武之世也明矣微君奚隱厥術而不以誨寡人歟是使寡人無奮也微君對曰禮兵之紀也樂兵之精也其紀如梯其精如體故禮以制其容樂以導其氣列之以行伍作之以金鼓飾之以旌旗明

之以弓劍節而後舉利而後動故能克敵而史戰桓

文之兵昧禮樂而猶足以節制是以霸其身而天下謂齊晉能諸侯若燕之禮樂而節制奚翅乎霸且賢王不聞有苗之格乎虞廷之舜聞其干羽矣而未聞以其兵也豈有苗之悍不若今之胡虜哉亦干羽者乃有虞之所以為兵也至春秋戰國之君以百姓為蟻螯以刀鋸為金帛苟有匹夫高枕而寐者天下皆以為祥其殘也如此臣願賢王之勿效也韓王曰昔晉文之伯不以兵車而為諸侯之盟主又納天子以

金卷

三十一

示義伐原以示信大蒐以示禮曹衛楚宋不勞而歸服是晉文亦禮讓之主而不黷於武特未能樂焉由此現之豈惟節制之師哉微君對曰召襄王于河陽者誰乎臣而召君非義也交諸侯之盟非信也以此而號諸侯非禮也一舉而三非春秋責之若桓公其庶乎以韓之疆以賢王之風馭之伯不足齒也乘是時而懈禮樂雖用力十年臣固知王之止于伯而已矣且以後于晉文夫晉文之伯猶節制而當之以權也今賢王之權在天皇于王何有若涸然而修德則

賢王之權歸矣韓王曰善

寵幸

韓王有玉壺紫英二姬寵冠于宮二姬聞徵君之賢也求韓王聘之徵君見韓王于黃翼之樓二姬隱于雕屏窺而巧笑徵君謂韓王曰隱屏者誰與韓王曰此寡人寵姬也慕徵君之令名故隱屏而窺耳徵君曰笑臣者誰與韓王曰即隱屏之姬也徵君作色而對曰臣雖猥士不能笑諸侯而乃為二姬笑臣何以賓于王乎韓王曰徵君何固之甚也寡人之愚妄不以一笑而辱徵君夫笑妻婦之庸態也徵君以妻婦之庸態而罪寡人之姬何弗裕也徵君默韓王乃命二姬出見徵君二姬又隱袖而笑徵君曰夫以王之二姬猶能辱憲况諸侯乎臣敢辭矣二姬寤其意乃向屏而泣徵君曰二姬尚弱是笑也不以臣累臣于其泣而見也韓王解客置醴酒以宴之命二姬奏樂於屏五舉壺而樂不奏韓王又命之二姬對曰妾恐辱徵君也樂之音重于笑徵君之辱亦重于笑是妾有笑罪君不命妾之贖而又重之妾以為徵君無所

卷

三

以一笑而辱徵君夫笑妻婦之庸態也徵君以妻婦之庸態而罪寡人之姬何弗裕也徵君默韓王乃命二姬出見徵君二姬又隱袖而笑徵君曰夫以王之二姬猶能辱憲况諸侯乎臣敢辭矣二姬寤其意乃向屏而泣徵君曰二姬尚弱是笑也不以臣累臣于其泣而見也韓王解客置醴酒以宴之命二姬奏樂於屏五舉壺而樂不奏韓王又命之二姬對曰妾恐辱徵君也樂之音重于笑徵君之辱亦重于笑是妾有笑罪君不命妾之贖而又重之妾以為徵君無所

于韓矣徵君曰嗟乎二姬之用智臣不若也王能馭之則韓國必強不然王其危乎何以能國韓王曰

寡人命二姬奏樂以徵君無命故悞而弗樂也馬用智哉徵君對曰昔周幽王之姬曰褒姒美而不笑然國之危也卒由於笑故諸侯之不可笑猶是也今二姬之笑有褒姒之所不為者而反無周之危故徵君而知其侮泣而知其弱辭樂而知其智韓王曰寡人命之樂而罰之以達旦何智之取用也於是王壺況瑟紫英彈笙篴以觴奉徵君酒激于地徵君曰臣不

卷

三

敢飲韓王曰何以不敢曰以賢王之尊不能使二姬觴反代二姬以觴臣何王之自卑而崇寵也臣故不飲韓王曰寡人命二姬觴徵君疑而不飲寡人是以觴之意者寡人取二姬之觴徵君又疑耶取觴而飲寡人亦唯是解疑於徵君耳豈崇寵而自卑乎寡人得二姬實美而貞淑又飾之以音寡人是容非以儲樂也而徵君疑之且以難使二姬對寡人是徵君之指過矣徵君辟席而對曰意王之二姬臣實不知其美也臣之所美與王不類有名曰仁狀若慶雲容若

幽蘭藹若陽春使之輔諸侯則百姓懷之而頌音作
九夷八蠻皆來朝有名曰義狀若霜霜容若青松屬
若秋宇使之輔諸侯則禁淫惡誅暴亂使盜賊可化
為伯夷此二姬者臣之所美也若王之姬朝不過絲
竹之奉夜不過枕席之安此庶政棄百姓禍足以亡
國故珠玉為塵錦練為灰綺幕鏤床棲于浮雲寶瑟
笙篴寂于烟露富貴之樂于王何有哉王不寵仁義
而昵冶容臣竊以為賢王之盛韓王有慚色徵君辭
酒下階而出韓王送於宮門顧左右曰寡人今日
得聞仁義之美也二姬怨而謾之

六卷

三十四

智論

徵君憂二姬之謾復說韓王曰夫尺蠖蟬蟠同出于
陽而不為尺蠖之鳴黃雀蜻蛉同翔于空而不為黃
雀之舉鯢魚蝮蛇同潛于水而不為鯢魚之化若此
者豈限于物力哉氣使然也故蟬蟠之安于默蜻蛉之
限于飛蝮蛇之困于遊者彼亦烏知尺蠖之為黃
雀之舉而鯢魚之化也惟不知故以類群而不毒是
萬物之淑慝皆以無所知而能相安也使其有所知

則必慕也則必傾焉惟人靈覺于物故無久惡亦無
大智無大智故有知而不慕有慕而不傾有傾而不
殆有殆而不窮也則必復若玄王素主之于凡庶惟
無所六知是以賤而莫知其所以貴貧而莫知其所以富陋而莫知其所以揚勞而莫知其所以逸困而
莫知其所以亨變化若神動靜若運凡庶惟群處
驚然以顯之爾矣昔微象之於重華也無大智故得
以靖而不夷黷虎之于仲尼也無大智故得以康而
不墮項籍之於高祖也無大智故得以興而不復雖

六卷

三十五

德與智合以光耀于天下而銘偉功命使之然也
豈惟玄王素主之異于凡庶哉今有愚夫老于田野
與子孫守十金之產而盜賊不攘其室者亦盜賊無
大智也況于受命之主乎今賢王居必伯之國受世
昌之封膏腴之沃壤七百余里雖周之申伯鄧侯宋
有若賢王之隆也夫南陽雖封于先王而實天之所
賜賢王欲乘而興之甚易也以賢王之明而失可伯
之時是使齊桓晉文嘆于前秦孝公齊威王議于後
無乃棄天之賜而削先王之封乎願王恭禮天下

之上以結其心遠內嬖之讒以清其志則天下士必奮然樂為之用而賢王之名尊矣此鄙臣所以婉諫而長歎也王其熟慮焉韓王曰善

諛說

二姬以計去微君諛于韓王曰妾聞諸侯皆寧則不可畜士以養粟百姓皆瞻則不可逞志以求危今王室無東遷之弱藩離無大吠之敵君何慮之過也以君之賢而安富大國大皇之寵曷日盈于君身雖聞東平之寵不能加於君也君之倉庫蓄以百萬宮

金卷

子太

室之麗積以蜀青執好之器來自絕國鍾鼓蕭瑟之聲畢陳於前妾得侍于君之掌下以供娛樂是諸侯之安富尊榮亦莫有加于君者也君百千歲之祿而為終身之樂以昌後胤不亦善乎今遊說之士不顧君之後胤而取耀于目前非忠也不憂王室之亂而勸王以圖伯謀不測之功非義也而且不智是以磨舌於諸侯以要顯者鈞空業而為賢進而若懼退而若憂得齊之情而泄于楚得楚之計而通于秦在路則御者爭之而不恥在國則頭者揖之而不顧吐談

縱橫乍喜乍怒似蘇秦蔡澤之說行也以妾料之不過假諸侯之顏色而求餌于四方豈能益人之國家哉君速布令于國中以屏遊士之跡且先潛於鄰壤是絕譽也逃說而絕譽則君與妾均是福也幸無忽焉韓子曰子素不昵故說士不遊于國向者微君謂予而諷以汝二姬故汝不忘疇昔之泣而加惡耶夫微君非口舌之士也其德足以馨于天子其才足以賓于諸侯其志足以潤于百姓其謀足以安于社稷不可惡也子其亮于是汝二姬毋伎明年韓王遊雲

金卷

子七

夢之山與微君同車二姬怨王作別鵲之歌曰鵲驚遊兮紫庭朝暉兮春陽鳳舉兮雲夢悵寂冥兮哀鳴歌竟遂縊於宮樹而死

愛憎

韓王與微君遊雲夢之山將遊鹿臺韓王聞二姬死謂微君曰客乃命左右旋駕微君因問韓王曰王之歸鳥二姬乎不然何逐駕而罷鹿臺之遊也王若歸則二姬生矣臣不能使王以歸而侍王于鹿臺可乎韓王流涕而道曰寡人不敢匿所愛也寡人處宮二

姬不踈于側宴則忘酣臥則忘夢是二姬之事寡人
若影之附于形也今寡人之出不謀二姬以寡人是
對遂哀歌而死是寡人若行陰雪中而不覓形影之
離也微君對曰王為雲夢之遊也何不令臣而携二
姬乎臣以為王之忍也韓王曰寡人辟暑乎豐山二
姬進清冷之泉寡人游丹水之上二姬進丹魚寡人
泛于伊洛二姬進鮪鯉寡人田于狼臯二姬進雉羹
是寡人與二姬亦嘗為此樂也今雲夢之遊寡人以
微君在故二姬不得侍二姬死寡人雖有畫眉之妾

八卷

无

五七卷鬻之女二八亦無以為也微君對曰王以二
姬之死猶鬱而戚而繼之以涕今有賢者為飯牛之
歌而不得君死于國門之內王聞其士之死亦戚然
而垂涕乎韓王曰然微君曰使王之遊既無從士又
無寵姬王荒而弗返士與姬怨姬死于宮士死于境
王聞之將憂士乎抑憂姬乎韓王曰士與姬皆寡人
之腹心也其生也偕樂其死也偕戚寡人奚擇焉微
君曰夫從事于王者內則姬馬外則士馬士必惧其
讒姬必憎其谄由此觀之王之左右士與姬不能並

也王命駕而遊姬在為士者憤而死之苟達于王
亦能以寵士之情愬于姬而垂涕乎王雖憂士之死
必不向素憎之姬而涕也夫涕哀之跡也小哀則戚
大哀則涕不可偽也王之于姬臣以哀而知王之戚
以涕而知王之信何王之寵士不如姬乎臣今從遊
于雲夢之山王以臣之故而舍去亦以臣之故而
怨王是二姬為臣而死也不然何王向臣而涕有悔
用臣之心臣其危乎韓王默然良久而言曰寡人豈
以二姬之死而遂謝天下士乎微君其無疑寡人也

八卷

无

遂遊鹿臺而還

論學

韓王好淮南之學問于微君曰淮南之學其博乎孔
子乎微君曰臣未之敢聞也韓王曰昔有東方之客
曰無閭生七歲而雋讀書于无閭之岳容若處女東
人皆以為玉魄也寡人觀之問以學其言曰臣有淮
南之學而去其智則善矣是以寡人好之夫無閭生
孝于無閭必其以孔子為師也而乃稱淮南之學可
謂不博於孔子乎微君對曰無閭生即臣之弟子李

玄也今從臣于王之國臣聞其以庶希之孝孔子之道而宗之若淮南則固茂之美何暇乎博韓王軒然仰笑而隨冠曰微君果以無間生為弟子耶寡人親聘之以論古孝微君曰王雖得無間生不能用也韓王於是益遇無間生無間生謂韓王曰王何忘臣之言乎韓王曰何為其然也無間生曰昔者王以淮南之事問臣臣曰淮南漢之宗室也讀書三壁文如貫虹然卒以滅身而亡國此非君臣之義不明也由孝博而貪生智陋而昧時勢也若淮南之孝博而約于

卷

三

裏聘而歸于性成章而潤于質則令名昭揚而可以帝漢矣不然亦足以延子孫而充輔乎漢室于今猶賴焉此臣之昔日之論也而王忘之非所謂善用其言者也昔有越人行舟而遇低梁望之乃石梁也溢于潮梁不沒者三尺舟不得進越人鑿其梁力竭而斃頃之潮涸後有涉梁者又待潮而不進有漢者曰子何不踰梁而待潮乎若不踰梁而待是使越人笑于梁鳥得為善用其舟乎今王用臣之言而後為越人鑿梁之計謂其賢于鴟夷而忽漢者之論也臣竊

惑焉韓王拊髀歎曰善乎子之諷也寡人將委心于子矣無間生曰臣師微君以二姬故而王踈之何也韓王曰寡人何敢踈微君哉二姬失亡實感寡人子事微君寡人亦不以子諒又不能以子而諒微君故寡人三陳醢而微君不食也子幸教寡人敢不勉矣是歲日食既君子曰陽明式微

難進

微君七日不見韓王王謂左右曰微君以二姬之故七日不臨何稍棄也左右告微君微君答曰甫欲見

卷

三

王竊恐王之心未解也夫人之所交其易合者必易絕故孔子去衛其唯合者必不易絕故寤戚曲于乎齊而後相唯易在君士因之而累名以保身馬爾矣雖然夫賢士行其志也亦視其所用而為之舉愛樂者吾道之門也故愛其士則不輕用其道樂其士則不驟遠其志不輕用其道則士益尊不驟遠其志則士益忠士益尊故寵有所不能移也士益忠故護有所不能間也甫見王之盛于前而哀于後是耗氣狗志之端也耗氣而未絕者必乍明而乍昏狗志而未

賢者必乍強而乍弱此之謂失經失經則政事不予
刑罰不當天下士豈復有樂為之用哉所以鼓琴七
日而杜跡于王之庭也夫君子虛以照物弘以納杭
個以出滯公以應化故能保其國家今王之心度實
有梟焉召而後見時或奉二姬於心况不召而往見
胡可暢也得無思乎左右以其言復于韓王王以牢
享之侍而問政昔月而韓國無寃民有司庶道不拾
遺楚人進羅氏之女倚風于王王立為姬而寵之

妖孽

事十二

徵君遊崆峒之山見二老者祭一古塚祝曰炎炎之
室其棟將頽田為戰場奸雄帝徵君聞而怪之命徒
者訊其故時陰風南來黃雲夕暝二老號哭遂化為
鳩飛于巖木之顛從者匍匐而告曰此何異也徵君
曰吾聞國將亡聽于神今二老之謠非人之言也又
化為鳩其怪也甚矣夫九陽之窮也休鳥而為鳩
鳩有利口是傾國之象也由是觀之王室其將亂乎
今外戚盛而主柄移先虜侮而皇威伏賦歎急而頽
聲息災異雷而德音乖雲擾之禍釀于朝夕可坐而

待也諸侯之賢者及是時布德而施惠招賢而下士
分祿帛于無告之衆以固懷其心寃王室之動靜而
陰鎮之弱則單力而扶危則倚名而舉誅戮愛臣剪
滅汙吏攘外夷而固中原盟諸侯而定雄業此誠一
時之策也今以韓國之勢乘而舉之若飄雲之過風
奔流之赴壑孰能禦之哉此二老所以號哭而寒心
也言未卒二鳩長鳴而逝徵君願從者曰昔子房受
書于圯上之老人而知漢祚以與余聞譏于崆峒之
二老而知漢國以亡小子其識之乎

事十三

事十四

世子

韓王世子卒徵君哀其賢而哭之左權周岑曰子哭
世子也為其賢乎徵君曰然曰子之賓於韓世子未
有重焉又弱而好音色日與左右聞鷄走犬以為遊
狎之樂此薄德也子奚賢之曰韓王暑而求凍饌世
子以私財作冰室取焚饌而獻之既凍乃進於王韓
王說為之賦懷冰美世子也及世子卒倚風去冰室
而命築鏡故之臺甫是以悲爾周岑曰子何不諫曰
玄也其在乎玄也其在乎

賁妃

韓王夢二姬與之遊王驚倚風侍寢而撫曰君寐弗寧何謂也王曰吾方與王盍紫英遊於有圃結翠華之池二姬乘舟采荷而隨吾是以驚嗟乎二姬死矣猶與夢寐何婉變也倚風出帟秉燭而諫曰妾以為君之夢商燬也而君云云是二姬既死猶不變君况其生乎妾亦臣僕也不敢以色誤君生不願為二姬伎死不願為二姬遊君之明德胡可障也妾今得幸於君苟不自善則天下亦必以妾之故而笑君猶二

卷

中

姬也妾聞二姬有固寵之過有毀譽之愆而又有怨君之疾以怨而死何德焉今天盍君於夢寐妾以為君之思必深也以是心而思士其高宗乎妾昧死瀆君君其念之笑曰吾有政以佐內徵君以佐外夫妾憂乎倚風曰妾聞關雎之詩何義也王異之曰汝聞始及此乎吾聞徵君云夫風始於關雎基風化也哀窮窶而不淫其色思賢才而不傷乎善以之風諸民而民化以之和諸樂而無隆周之王業原始要終罔非善也是故關雎者禮樂之原也文王以懿厥之

日

圖

德不自聖惟后妃是求以佐陽政故正王宮而風天下則文王之為也吾誦關雎而思文王乎事族之心不渝於夫婦而化洽中國此所以為文王也夫是之謂關雎倚風曰君美不哀窮窶而思賢才乎王起曰汝為知吾之不哀而思也倚風頓足而言曰二姬然於君而君哀之其死也負於君而君思之妾是以測君未能也王乃歎曰吾不敬天賜以諍姬是吾福也遂置酒作樂命左右歌關雎之章雍雍堂下韓王與倚風撫瑟而和之王謂左右曰寡人無勾踐之恥

卷

王

而竊有志焉乃酌酒於樽左右皆觴之謝曰臣敢不盡命也是歲韓國大穡諸侯聞韓王得懿姬咸以千金犒於肆方如韓之情風者於是國人薦於市晨舉於野布令累月饒美不者乘載於路韓王聞之嘆謂左右曰寡人得羅氏之女方諸二姬何如左右皆曰二姬美而未仁若倚風則仁美兼之豈惟傾韓之宮哉雖吳越燕趙之產不能匹也故諸侯咸以千金索其姬必欲如君之倚風而後為美是以國鄙之女有一目一眉之麗者悉進於宮雖然如倚風者臣未之

聞焉夫倚風天下之寶也而君得之諸侯流聞賢者
君之詠開雅也君亦唯是儀形於宮闈母荒其色母
耽其宴母淹其鄭聲以勤樹公室不亦顯乎且微君
有顏回墨翟之賢賓於茲國諸侯若失重負由此觀
之雌雄之形決矣况諸侯之富皆竭王室未如倚風
者易而求如微君者難君勿忽焉何以明其然也昔
者文王拘羑之時凡迎紂之款以釋文王者豈皆后
妃之力耶賢佐之謀不可誣也君得倚風而委以宮
若國之大議必賢者佐於外然後可今君之得微君

金華

金華

也不能虛腹以下之委政以隆之生謀以詢之使諸
侯倚藩籬而覲味此臣等所以不忘君之誓而聚肝
膽於前也君有其國而無其土壞不可謂完有諸侯
之爵而無其人民不可謂貴是勢不在君君安得而
守之王室將有累卵之危苟一日謝於天下又何所
恃乎周公之攝非篡也成王弱也桓文之興非逆也
周室替也故聖人權時而軌運豈能與繩墨之士同
哉君不可不熟計也王不聽是歲楚人求睦於韓韓
王問於微君將以辭使以楚書有盟意也微君對韓

王曰諸侯相睦禮也禮不可失於諸侯失則鄰國之
使不入於韓之疆矣不入則韓必孤奈諸侯何韓王
乃喜其使而報之

嫡庶

韓王欲以倚風為夫人莊白諫曰不可夫先王因名
以定分使尊卑貴賤無相瀆也是故內有后妃嬪御
以佐內政宣陰鬱也外有公卿大夫郎官之屬以贊
外務暢陽蔚也故天子以諸侯為級有級而後有序
有序而後有則和斯交焉故天子之於后猶諸侯之

金華

金華

於夫人也聘以示禮宴以是好居正以示位告廟以
示宗親蠶以示勳故能為天下母諸侯亦然禮有之
曰諸侯耕助以供粢盛夫人蠶練以為衣服唯齊體
於君是以先佐於內而後享於神祇也由此觀之嫡
庶者禮之經也不可亂也故嫡有庶而無隆庶有寵
而無隆寵之以色則不可踰於恩寵之以賁則不可
瀆於理夫禮名之防也天子以禮防兆民諸侯以禮
防國卿大夫以禮防家士庶人以禮防身皆所以防
乎名也瀆禮則名瀆名瀆則不尊不尊則悖悖則溢

淫則狎侮刑罰而為天下辱此國家危忘之形也
昔桓公葵丘之會曰以妾為妻則伐之非私與也所
以尊王禁也今倚風處君之宮執庶之職賈閭者侯
君之明亦乎矣倚風美而有娠君之寵亦乎矣夫美
而竄端也執庶恭也君欲一朝而隆之無乃不可乎
執是名也不足以為君重而隆是名也亦不足以為
姬重且以玷姬之名累姬之美而近於諸侯即臣
見韓國之日卑也君其慎之王不聽乃訪於微君對
曰臣何必言韓王曰何謂也曰臣聞莊子諫王是也

卷八

三十八

臣故不言韓王曰然則寡人為何如也曰以王之所
為子其晉史乎王寤而悔之

奪嫡

微君見韓王坐而論政乃設五喻以動王王喜而飲
酒倚風鼓琴於宮學關雎之音微君聞之叱曰是琴
也始作有蒼鷄之聲繼而有雌鷄捕物之聲誰其鼓
之誰其鼓之韓王笑曰此寡人之寵姬倚風也微君
曰然則何為而琴關雎之詩乎曰此其所嗜也微君
曰不可夫關雎之詩詠后妃也亦惟后妃得而琴之

若倚風雖賢妾也妾何得而述關雎乎下凌上卑趨
尊不可謂順臣聞倚風之好為關雎久矣王以為賢
臣竊以為憂也夫瑟以發音音以昭志志伏于內則
瑟之音平以和志戰于外則瑟之音激以平今姬也
有戰志王之夫人其將殆乎以姬之淑而播棄於瑟
非祥之徵也未嘗不可長以寵而長繫是玩百姓而
資諸侯且以借盟誓王何利焉王若從其所善則四
鄰之諸侯皆欲無禮於王而天下之謀士去矣昔周
之東遷也猶依晉鄙以為國今王室微弱所望而依

卷八

三十九

者諸侯也以韓之強王將修政之不暇而驟以一寵
其紀經則千歲後王室卒不能向韓而依矣何韓之
大國而不晉鄙也臣不佞寄食于諸侯亦視王之此
舉以為去就弗敢阿也倚風聞之嘆曰事不立矣微
君出有嬖人護于倚風曰以大人之賢而處卑位雖
有懿德純行不能免于國竊為夫人惜之今棄君
之寵幸而弗自圖恐華落不再榮而嬖奸之怨雖矣
微君曰國幾亡也聞夫人之鼓琴而驟諫彼將以二姬
待夫人恥孰孔焉夫人欲得志于官必去微君而後

時倚風曰君今聽其計為之奈何嬖人曰夫人尚可為也君嘗與夫人宴碧華之池夫人是時宜寵君之酬而泣于前曰妾處幽獨被日月之末光得奉其常之役舉宮無聞言妾何幸有此譽也君亦不以妾之賤而殘其寵欲舉妾以不次之恩以為重妾實非薄不敢仰手而承也側聞微君短妻於前而結君之左右君信以為謹是妾罪也然以君之明不能照妾而使為士者諒子道路以傷君之明君何以一妾而自累也願君聽妾以死無使賢士嘆于市朝以為君辱昔二姬之死愛君也不可謂怨妾故與二姬遊于泉下以觀身士之集韓國也夫人以故說君君必啟前之心而去之堅寵隆愛之計也倚風曰然計其中矣明日王舉與倚風宴遊碧華池倚風知嬖人之言以怨倚風泣王亦泣遂謀立倚風為夫人是歲微君行

外史卷一終

紀傳天祿閣寓言外史卷之二

享字集

後漢 汝南黃憲 撰

宋 後學韓洎 贊

寶魯文 明 守溪王鰲 校

辭受 海門王汝璣 刻

微君去韓魯聘先諸侯而至乃不入魏而之魯宿于濟陰有盜者竊其笈從者曰子窮矣微君曰是何足以此窮我哉夫君子達于內而穷于外樂于心而困於迹此負道者之為也如是甫焉往而不穷故游諸侯

二卷

聖

而不得志是吾穷也頃有韓使至餽百金以為贖微君不受從者曰若子其矯者也子欲以忠信為笈仁義為贖則弟子之從子也安能食子之忠信飲子之仁義而免其饑餓耶吾聞君子出而不行其素則寄口於諸侯以為資身之策故仲尼有絕糧之窮孟子有受贖之義旁則執轡則受禮也子奚捐介而自困其身乎智者不為也微君曰噫是何言之陋也汝不能食甫以忠信飲甫以仁義而欲寄口於諸侯以免死于道是從游者皆乞人之徒也乞人一日不得食

則餓死溝壑是欲寄口而不可得也汝必為乞人之計則簞食豆羹之間殆有甚於乞者汝亦畏死而取之耶充以乞人之心則盜跖之貪為是而伯夷之廉為非是盜跖何智而伯夷何愚也今有伯夷為師而盜跖為弟子可乎汝以仲尼之絕糧為窮孟軻之受臠為義而病甫也不知仲尼獲麟出涕曰吾道窮矣又曰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孟軻曰萬鍾於我何加焉由是觀之仲尼亦未嘗以絕糧為窮而孟軻未嘗以受臠為義也且孟軻之受臠于宋蓋有故矣當是時

孟子

卷十一

宋之君子孟軻未疏也在國無嬖人之譏去國非簡賈之故是以受宋之臠而不辭也不然何却齊之兼金薛齊之萬鍾而綽々乎有餘裕哉今韓之過甫也以好色之心好士而無惻誠內蔽于讒外障于佞若之何就之甫是以去韓而宿魯不幸遇盜日中無食僅有饑色車不接群空笈而往韓王適餽甫以金以稱義之福奎也甫之不受又何疑乎夫矢志于韓而受其餽是猶魚之失水於淵而又吞其餌也受餽者傷于義吞餌者傷于舌其貪均也汝欲甫受韓王之

餽而自同於吞餌之魚死則免矣其如義何韓使為之於邑乃棄馬而還魯人聞而餽粟徵君受之曰義也

關和

天皇祠老子於宮中自謂紫微王真帝君群臣上表稱賀李固諫曰臣聞陛下以聖德自崇而仰建玄極此不可以為號也昔我孝武皇帝誕求神仙肆興土木六經表章而未益是以方遊之士踵跡而進以師事之及其徂落天下稱武而不稱真者以天子無遠

民以自崇也陛下即位以來國無寧歲匈奴諸種雁行而入寇雨雹日食地震太白焚滅水旱之變不及秦宮廟陵闕之火木及闕負比干之忠者或幽於請室張如簧之巧者戰於廟堂臣竊思之可為寒心哉陛下誠宜恢裕德化懷柔綱紀以清汗穢鬱濁之氣朝夕儆惕焉之以恭默無怠然猶未能挽漢室之隆也今又崇禮老子表立玄號情萬幾之憂易百姓之望非所以熙光於祖宗而垂聲于後世臣以罪勞之才忝列三朝顧無尺忠寸直以報陛下亦無談媚

之行以為陛下辱然臣隱忍于簪帶之秋而盡效忠
於陛下之朝者亦有待也臣今吐血裂腹以覺悟陛
下陛下不以為然老子不能為陛下忠陛下又屈膝
而師之以重為權奸之竊笑與微臣所以憤懣而流
涕也使老子有知必以臣言為是而亦不言陛下之
祠矣夫陛下疎周孔之道而親老氏之術臣恐天下
縉紳之士翕然向風皆舍儒而崇老以資朝廷災非
陛下之福也書奏帝不納微君聞之謂李玄曰嗟乎
難日至矣

洎曰李公此疏考之漢書皆無所據若為漢之遺
史則范蔚宗失之多矣大抵外史所載往往不可
考陸宣公獨謂此史疑晉人所記而述者不無見
也然李公此疏較諸漢書諸議文更雄雅

時勢

微君見魯王魯王築五丈之臺以延賓客賓客聞而
來者揚眉洗古各負伯王之策持長短之說而求釋
志於魯魯王大醺賓客奏樂於臺下賓客以危為魯
王壽而言曰今日之會臣等何幸而廁於大主之末

也王以為天下之勢孰強孰弱天下之國孰大孰小
天下之士孰智孰愚天下之民孰衆孰寡魯王默然
久之乃答曰寡人處最明之國不能揣天下之形體
我先君封于魯非順會也子孫而書其茅土然先王
之化至今賴之寡人是以修通於四方之士借先於
藩封之利宜揚文武以夾衛王室無使豪傑之議其
後為天下戮矣此寡人之願也今者魯臺以延士而
天下士歸焉不以寡人是書寡人奉以五馬之宴而
天下士樂焉不以寡人是諫以書寡人奉以五馬之宴而
之一人亦惟朝夕俱懷而樂四方之規寡人也先生
其若之何客曰大王知食葉之虫乎有數仞之木其
葉扶疎油然而陰人皆以為佳寒而凋待黃而落也
方其五六月之間虫生其下以枯葉網繆而為巢附
絡於枝上潛飲朝露以為無傷其木也木知旬日之
內其葉猶稀其木濯濯向也扶疎而成陰今則頽然
而無葉矣其所傷者即其所棲以為蔭者也夫虫依
乎木而亦傷乎木豈其心托所食在此固不能舍木
而求食也然則一虫之微非能傷乎數仞之木一木

之傷亦非一虫之力也木之質不疆而所蔭之葉徒
足以資餓虫耳故葉欲榮則虫益附葉欲凋則虫益
食其勢然也豈惟食葉之虫乎有三寸之魚畜乎方
渚憑依乎茂藻之間蕩漾乎回瀾之際以為是魚之
所逝而息也不知苑囿潰於淫雨而方渚之波通于
川瀆而魚皆掉尾而去遐逝乎江湖旁泛乎藪澤而
東躍乎滄海若鯢之變化而飛翔焉雲行雨施周流
八紘而鼓動宇內之萬物是其在渚也安於渚而不
知海其在海也又安于海而忘渚也亦其勢然也吾

上卷

車太

聞聾人觀魚虫之所靜而知其所動故一弛一張或
柔或剛伸縮無迹動靜無方亂世則為魚虫治世則
為侯王吸而為秋陰呼而為春陽其變化也莫知其
涯故聾人之顛烈無窮焉王何不為聾烈之跡而忍
魚虫之幸也夫天下之勢皆強而吾独弱則弱者持
其勝天下之國皆大而吾独小則小者固其患天下
之士皆智而吾獨愚則愚者保其名天下之民皆衆
而吾独寡則寡者守其要魯小國也勢弱而民寡有
君子而無智士不能起魯于大國大國方以藩屏之

職是效而無事于攻伐乘此而修德何民不服乘此
而畜衆何民不強乘此而治旅何兵不銳不於此時
而昌後之策陰修仁義非乘時之雄也大王其熟慮
焉魯王曰昔齊桓有葵丘之會晉文有踐土之盟彼
二君者皆尊周而攘夷遂為霸王寡人欲修桓文之
絕業不亦可乎客曰夫以大王之賢附天子之允擁
魯國之地有徐兗之饒河濟之利龜蒙之限以為固
修德而舉桓文不足為也其奈大王何魯王不能對
微君拂綬而前曰何為其然也昔周室既卑封建之

全卷

四十七

國皆為戰場商鞅范雎儀秦之徒相踵而入弄轉圜
之舌以遊說諸侯天下莫當焉彼得行其說者亦時
也今天下烏可比肩而語我子欲以儀秦之術行於
成康之世猶鷹隼之群而爭於鸞鳳之林其不然亦
明矣且憲也聞之識時者不先乎衆成事者不謀於
家此豪傑之用心也以若所云不足以重魯而適足
以重魯又何賴焉魯王稽手再拜曰都寡人今日得
聞先生之誨敢密厥志矣

雜論

魯王享微君於南宮陳六佾之樂魯王問曰今日之
宴得無欣乎微君謝曰可以娛臣之耳矣微君乃命
樂工舞于階其儀矍矍其羽揚揚魯君曰韶舞何如
焉微君謝曰可以娛臣之目矣夫樂至於娛心而後
和而後化于羽格苗鳳皇儀韶濔魚聽瑟孟堂泣
琴豈耳目所能感哉今王以耳目之樂為心娛臣是
以不敢隱也魯王曰敢問娛心之樂微君避席而對
曰駿我王之問也夫王人者營政三年而作禮積德
十年而作樂樂也者禮之極也形於舞蹈而合手性

樂本

樂本

和於上下而合乎治雍容而合乎德無言而合乎化
使歌者忘其聲舞者忘其態觀者忘其揖讓和而不
淫怡而不縱故禮極而樂隆是故郊社之樂所以和
神祇也宗廟之樂所以和昭穆也宴饗之樂所以和
諸侯而洽賓旅也和之以心暢之以八音如春陽之
鼓萌蘖時雨之沐萬物此之謂娛心之樂魯王曰善
士論

魯王疑士問於左權曰士之遊於諸侯利歟否歟左
權對曰得其士則利不得其士則替故諸侯之不可

失士猶嬰兒之不可失乳也失乳而生者有矣未有
失士而利者也臣聞陳軫云夫諸侯以士為體故動
無異形以士為心故謀無異慮好士者如飲井莢擇
士者如調亂絲此言士之重于諸侯也魯王曰士不
同與曰雖可以利諸侯者亦不同焉臣聞得賢士者
興得謀士者固得辯士者達得勇士者強得藝士者
揚五者可以定利諸侯之士也昔孔子以道遊諸侯
墨翟以仁遊諸侯管仲季札端木賜孟軻荀卿以禮
義遊諸侯范文子趙衰晏嬰范蠡樂毅魯仲連以智

樂本

樂本

遊諸侯商鞅毛遂荊軻蘭相如之徒以信術遊諸侯
蘇頗趙奢孫臏吳起司馬穰苴李牧養由基孫武子
之徒以兵術遊諸侯蘇秦張儀公孫衍蘇澤陳軫代
厲之徒以縱橫遊諸侯以道遊諸侯者諸侯師之以
縱橫遊諸侯者諸侯役之士役於諸侯則馳辨無端
策發慮無忠謀故曰一激之怒炎於火三寸之舌芒
于劍是以身危而功不成夫馬利於諸侯我魯王曰
寡人得微君果利於魯乎曰微君師也臣不敢譽口
苟爽何如曰齊臣之甥也使之輔賢王可以膺一面

之寄盜賊不敢棲蒙山而窺魯王其聘之魯王歎曰
奉不諱親忠也不譽其師敦也子之器足以輔寡人
矣是歲魯王田于曹南獲龜以歸

王論

魯王愛王有楚人持王鼎以進曰此荆山之美玉也
君能愛乎魯王咲曰寡人聞荆山之玉卞和得之而
獻楚王其後也秦人復得之奚其為荆山乎夫地不
再產胡能復得耶楚人曰夫荆山之所生者非特和
氏之一璧也君何以荆山為無玉乎荆王之鼎楚產

全卷

五十一

也而君疑之若夫璵出於魯昔有倚頓得之以為晃
杯其妾視之誤毀諸地是魯璵無倚頓之杯久矣今
有人持璞璵以進君亦以為魯無璵璧可乎夫地之
所產不盡出王之所藏不盡用也豈惟荆魯之王為
然哉若魯國賢士之數也今君以為地不再產則展
禽之後魯無孔子孔子之後魯無顏淵顏淵之後魯
無閔損閔損之後魯無子羽子羽之後魯無秦非秦
非之後魯無曾點曾點之後魯無子思子思之後魯
無孟軻孟軻之後魯無叔孫通戚麟高堂生孔安國

韋賢疏廣匡衡曹褒之屬矣是今之生於魯國者皆
魯璵之沙也遊于魯國者皆荆山之石也奚王之為
臣請完鼎而返楚無使魯庭有刖足之形而荆山有
泣玉之士也魯王慚乃命左右以千金價之左右曰
昔者燕昭王以千金致士今君以千金致玉臣恐天
下懷寶之士皆倚昭王之臺而笑矣致玉而笑士國
何利焉王不聽

洎曰此等文章全是戰國策其一篇主意又絕類
李斯上秦皇書更出一机局便覺文氣奇逸但內

全卷

五十二

有展禽之後一段文字頗類滑稽體學古者當自
識之

重賢

魯王得楚人之玉謂張袞曰昔卞和獻玉于楚王楚
王却又刖其足以示衆夫却玉不明也刖士不仁也
今寡人好玉楚人以荆山之玉進寡人賞以千金是
卞和不幸而遇楚王也由此觀之寡人其優乎張袞
對曰王不如也魯王曰何為不如曰臣以為楚王之
明也故不如夫得玉不足以強國王知之乎知強國

者不以王則楚王之却不可謂不明也則士而絕倭人不可謂不仁也當是時使和氏進一荆山之士於楚王則亦不待三獻而三却也况荆之乎今魯國之士抱器而進于王非特楚人之王也而王不賞之獨何與王自以為過王之禮過於楚王待楚人之禮過於和氏而不知王之戮於天下士也有甚於則足士之抱器而歎亦有甚於和氏者乎何王之明於王而闇於士也故曰臣以為王不如也魯王勃然變色而言曰子何以寡人訕也寡人好士築五丈之臺而延

卷

五十二

賓客叔度不至寡人聘之叔度至寡人饗之何謂不遇代曰王之遇叔度特楚人之遇耳遇楚人而猶寵其王今遇叔度而不能寵其道可謂遇乎哉臣竊謂賢王不取也魯王曰子不誨寡人終沒沒矣遂以楚王賜之

論易

微君將見魯王驟雨至居而讀易周岑左權朱儒孔紹祖侍坐朱儒曰儒聞之古之豪傑不以章句而縉時故有志者往往得奮其策而樹功於天下刊名於

竹帛此豪傑之所為也夫子賓於魯魯王師之出不為寧戚之窮進不為馮誰之乞勳不為子方之驕語不為韓非之激溫裕足以寧其人民忠恕足以達其政事貞亮足以光其社稷而值多難之朝遭慘蝕之世此誠豪傑得志之秋也今夫子踈踈然聞而若拙默而若愚終日端居而讀周易不亦鈍乎微君曰汝愚知哉昔者吳起以兵機見魏文侯得顯其身而卒以自斃商鞅以刑名說秦孝公秦國治強封商於之地秦是以有窺周室之心蘇秦以縱術說六國諸侯

卷

五十三

得相其身然二子卒蹈車裂之禍民無思焉至于韓非李斯創淮南之徒皆明智而通達傳文而延譽然猶不免于顯戮此由昧易之道也故知易者善為巧拙愚智之間隨時而動緣機而流宜柔宜剛宜弛宜張宜行宜藏宜員宜方此之謂知易故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朱儒出周岑左權孔紹祖疑而問曰子之論易予小子不識所謂也敢問今何時哉曰蠢曰今漢室雖亂其子孫猶著於有尚皆據必爭之國守膏腴之壤相與而商賈之猶可濟也何謂

蠢我曰是則然矣汝獨不見蛛之結網於屋梁之隅
中坐而待食自以為安及棟梁朽而樓題傾蛛乎雖
欲寄一絲以聊適不可獲矣當今之世何異斯夫
洎曰讀此可以論易理且文思不羈

嶧山

嶧山崩魯王問微君曰天禍敝邑嶧山崩焉此何象
也微君對曰昔者秦始皇東遊鄒嶧荆石頌功意者
天惡其侈乎魯王曰自秦以來幾數百載何及于寡
人之身嶧山始崩寡人唯是請罪于天皇以求附庸

卷十

平十四

除顯史之垣而棲也微君對曰昔者伯禽之為魯公
也有民聞于莘魯公不能理周公聞之而憂以書誡
魯公曰我先王之未造也有狄之難去邠邑岐履涉
艱阻及我文考宣揚令德以受休命作邑西土猶共
侯職汝伯考嗣休奄有天下恢祖宗之烈耿光被于
民神實汝文考伯考之績也鎬人曰予輔之自汝封
于魯邑予夙夜憂懼汝亦無怠厥德以忝我先王及
汝文祖伯考汝叔父在邨其封不遐汝亦式之以毋
貽叔父戚洛邑既營遂荒鎬豐予又受汝伯考之命

至于今不復以汝有髦志委汝以魯之社稷以及樂
故舊人民汝其念前言兮莘土之人不靖舍其舊業
弛其禮讓流言於國無乃故舊不親大臣不以求備
于一人以致是咎予日念茲若隕深淵汝惟克勤毋
怠以鎮綏莘土之人予言不再魯公因是以修其禮
讓裕其桑業故舊益親大臣益遇薄刑而弛禁備民
而文俗待之二年而魯國地山不崩析水不溢若
此者以國之政魯公出之國之民魯公治之國之官
魯公用之以魯公之賢當周室之盛而委國之責不

卷十

平十五

辭魯焉得而不治哉若今之諸侯有祿而無壤有壤
而無民政有司出也民有司治也臣天皇之命也三
者王不得而權之是諸侯寄於國也非寄於諸侯者
也寄於國則魯之安危王無與焉間者嶧山之崩豈
王之有失政乎國而欲任其責與此臣之所未喻也
夫古者諸侯有罪則削其壤地以暴過于鄰國民亦
懟之今王畏漢室之必削而求附庸之壤苟予之以
顯史亦漢室之自削耳何足為賢王辱無壤而求削
無民而惡辱臣以為賢王之計過矣漢室昏亂山崩

川竭之災無諸侯之國無之豈惟一魯國之澤山乎
王若請罪而求劓不可以示諸侯王其圖之魯王曰
嗟乎寡人小心是以請耳

洵曰此篇有周公誠伯禽書與經之訓誥何異然
乃不見于尚書豈秦火之失典若失于秦火則外
史又何自而述也竊為後學疑之

君賜

魯王以鹿羹餽微君微君謂使者曰憲有疾不能陳
謝亦不敢嘗使者曰君有羹惠于子豈辭一謝乎微

卷六

五十六

君曰子知羹之為重而惡知有重於羹者哉夫鹿羹
雖美固獸也魯王烹而荐之以鼎非士不餽餽士而
使士不及嘗奔走詣庭而謝何王之待士不如待一
獸乎使者出明日使孔紹祖謝魯王魯王曰子之師
奚不悅寡人也寡人餽以鹿羹之鼎受而不報又辱
其使是以寡人之餽為非禮也孔紹祖對曰臣之師
也有疾適過鼎餽之榮憂欣交洽敢不拜嘉特以疾
故令臣代詣于賁王之庭而陳謝焉王母以為簡也
魯王解容而道曰叔度無深恙乎對曰嗅王之羹

瘳其十之五嘗王之羹疾瘳其十之九與一未瘳是

以不克履也魯王喜曰鼎之馨香足以瘳疾與對曰

豈惟瘳疾哉臣聞之天子諸侯以士為鼎以仁義為

羹其馨香足以荐之上帝達之祖考蒸之社稷布之

民人夫鼎之有羹也猶士之有仁義也鼎之馨香則

王知之何仁義之為美不如羹乎是羹也惟王與臣

之師嘗之矣魯國之民不聞其美也若仁義之善於

一心而暢百順調太和而有庶物者猶淵泉之洋洋

而渴者不及飲觀五穀之豐茂而饑者不及愛也賢

卷七

五十七

王何不徹其鼎而舉其士舍其獸味而陶仁義之羹
乎魯王歎曰吾聞聖人之後必有賢者結焉其子之
謂矣

出處

魯王田于穀成微君謂大夫韓韜曰魯王二田矣甫
其歸乎韓韜對曰子之遊豈為一魯王哉是以二田
棄諸侯之望也子其職矣微君曰今諸侯好田其不
為魯王者亦寡矣盡歸乎我吾有先人塚廬隣于勢
族將以我侵乎有桑田十畝災沴不時酣政不思擇

以我傷乎靖室其志蘭蕙扶疎蔭度之身雜桂與槐蔚然而林將以我伐乎風雅典謨左右陳之以琴瑟左右張之將以我毀乎南望中山寶號所心盡歸束手曰噫子何戚之孔也子何莫為仲尼之遊乎畏于匡阨于蔡微服于失繫子罄于衛接淅于齊絕祿于陳故在陳嘆曰歸欽歸欽夫仲尼之歸志必無所遇而作也今子一就于魯魯王以國士遇之是子未有在陳之阨而動歸欽之嘆矣非仲尼志也子欲辭魯而行請復遊于諸侯可乎漢室分崩諸侯不輔相

卷一

子

季以兵肥硯之壤皆為戰場老者赴深壑壯者流四方當是時也子將奚歸乎此壽成之所為而老馬之所以惋望而流嘶者也吾子勉矣微君曰不然吾聞聖人達權貴者執經子徒從予之歸勉予之遊而不指明哲者之議其後乎昔燕將戚而微子逝周既衰而接輿狂秦世胄而四皓懷新室亂而薛方遁易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此之謂欤今王室有新之漸而無方之幸吾恐老馬亦掩鼻而竊笑矣嗟乎東京為諸侯憂韓韜喟曰子固矣夫昔酒傭負義而殷辛屠

望漁渭而周獵五穀投秦而繆霸寧子干齊而桓興孫卿遊遊于楚趙子與駟驚于梁滕范公頤越而鴟夷張即佐漢而碎敵此數子者豈無塚廬之思躬耕之樂哉誠知立功為不朽也諺曰荷鋤候雨不如決諸言時不可緩也微君顧其弟子曰知權乎知權乎

天文

徐淵遊于蜀山見蒼禽集西岡之坡順風而交鳴徐淵異之歸而問諸微君曰此何禽也曰其蒼鷄乎鷄之孕不精而感不交而生其感也以風其生也以脫

卷一

子

此之謂氣化其為載于爾雅者也子不聞鰕竹之荒有鳥曰鵲翼生于股熒惑見則孕是以禽而感于星也嘉陵之墟有鳥曰鵲為臨谿而啄影則孕吐于口而生是感于水也扶桑之野有鳥曰搖光感日之精于獄一孕其形如龜是感于日也此三禽者爾雅不待而載焉由此觀之凡海外之荒國其不名之禽無稱之獸惡可窮哉是地無窮而物亦無窮也曰然則天地果有涯乎曰日月之出入者其涯也日月之外則吾不知焉曰日月附于天乎曰天外也日月內也

內則以日月為涯故躔度不易而四時成外則以太
虛為涯其涯也不睹日月之光不測躔度之流不察
四時之成是無日月也無躔度也無四時也同歸于
虛虛則無涯是以日月之外隄人不能範圍之而作
曆日月之內隄人不能損益之而成歲故曆者循其
迹而作者也曰天之旋也左耶右耶曰清明不動之
謂天動也者其日月星辰之運乎是故言天之旋非
也規天而作曆猶非也驗諸運焉云爾已矣曰何謂
分野曰上古之興壞也無紀不貢不賦充居而野處

公考

本

後聖為之經畫九州以鎮其民人奠其山川頒其貢
賦地于是乎有紀由此觀之聖人別九州而紀地所
以配天之文也非緣星而紀也夫星辰之茫昧亦未
嘗屑屑然而為之分是故象緯者天之文也九州者
地之施也天地異位而合化故聖人之烈照於天君
分野之所謂則六經之末述者吾莫微曰淵也聞魯
王好天文談星之士四方輻輳而進于何隱厥義我
曰辨人紀而會天文感執焉吾末之學不敢進也

洎曰此外史之天文志也

名器

微君將如齊魯王賜以黃公百斤微君謝而不受乃
以所乘之與賜之微君出魯之疆對魯使而言曰憲
聞先王辨物以章執光耀一古故車服有等爵賞有
度使諸侯士庶無相瀆也今魯王之與諸侯之器也
而賜布衣之士瀆也太矣夫社以防瀆瀆則僭僭則
渎渎則亂亂則滅春秋之堅固不遠也諸侯之欲親
士豈無羹器而必以與乎焉可賞也昔我漢祖勇強
秦之緒而流有天下封建同姓剖土而諸侯之魯得

公考

本

以微福于周公伯禽以庇其子孫保其宗廟而恒有
其國朝覲以懷之宴喜以親之錫命以榮之此天子
所以寵綏諸侯者也然諸侯不能有其民人食其廣
土以述其職事有封建之形業而無其權命以魯國
之弱不于此時躬修仁義以懷其民神則百歲之後
魯其為墟乎而况寶其器以自同於徒行之旅是失
其所載神弗祐也夫為士者猶策驢以伐勞況于諸
侯乎今去魯而為疆朝歷山川夕犯霜露士之勞也
若乘魯王之輿而見外王則齊王之與魯魯也

以為魯不能禮而潰之。魯士不能入而潰之以窮
是輕隣國而恥士又何達焉。夫天子以與載命諸侯
以與載職士以與載道。今以載職者而載道弗可行
於諸侯也。子為我辭魯使返其輿而告魯王。魯王歎
曰。齊其侮士乎。是歲魯王俘其弟妻以寵妾。易之君
子是以知魯王不能禮也。

宋

秘傳天祿閣寓言外史卷之

後漢

汝南黃憲

後漢

汝南黃憲

汝南黃憲

汝南黃憲

汝南黃憲

賈齊文

明

守溪王鰲

校

待士

海門王汝璣

刻

齊王饗微君以宰次及李亥為其齊國之東鄙賢士
也。次及孔紹祖魯猶為其魯為齊之一壤也。左權獨
恥之。乃據櫓而嘯謂齊王曰。昔者楚趙會兵之際有
接劍絕群一言而定楚趙之盟者。王以為誰乎。齊王

宋

一

嘆曰。此非平原之食客毛遂也。曰。毛遂為趙之長城
而王輕之。何也。曰。寡人聞之。醜女不能台時。盛則變
醜士不能忠恩。盛則激若毛遂者。特激于恩之所感
耳。故曰。戰國無默默之士。亂世無優優之臣。其是之
謂乎。曰。意何王之懷抱不明也。夫口舌長短之士使
之在定國則默矣。爭利怨戚之臣使之在治世則優
矣。孰謂士有不易之行哉。宜王之席臣于末光而不
能激也。且夫以齊魯之士則親之非齊魯之士則疏
之。是臣之後于三子宜矣。苟有士產于絕國者。聞王

之風而歸之其視臣猶臣之視齊王之士也王將何以待之乎臣與徐洲張裘朱備四臣者皆食客之徒無重于齊國恐一辱之後天下之賢俊必以臣之故而逝矣由此觀之臣雖食客未嘗不為齊重也齊王有慚色自是宴饗齊王獨加禮焉

齊姬

齊有閹者通于齊王之姬姬嘗其閹者于王乃使人代其閹職以閹者能歌舞而美故得昵于左右在王之宮歲餘閹者畏誅而避于市姬以婢索之謀洩于

三卷

二

宮齊王方與姬飲酒命姬鼓瑟姬以目窺于庭瑟音不和齊王撫觥而叱曰汝有瑟技而寵于前今鼓瑟而音不和汝何為者姬跪而進曰妾之幸于君王猶魚之狎于江海也江海不為一魚而深其流君王不為一妾而深其恩妾之寵寄於瑟妾之戾亦以瑟翁也君以瑟之故而戾妾妾自以為必誅而無悔雖然吾君負伯王之器操英雄之柄何明于鼓瑟而闇于謀國耶今全齊之民其不為瑟者亦寡矣苟鼓瑟可以和平是罪戾在妾也不和于民而和于瑟瑟何利

三卷

三

於國哉和瑟之音在妾和民之性在君君誠以妾之寵寵于衆以瑟之和和于民則妾雖就鼎鑊之酷而諸侯皆以明歸君也王曰汝欲吾以和民亦猶汝之和瑟與吾雖為東藩主民無責焉治撫全齊之民皆天子有司也吾是以朝則耽宴夜則甘寢無憂于心無勞于力故飲酒而鼓瑟無事于民吾欲汝相而祓于音樂其寵極以終吾天年而況天下一統海內一王禮樂雖未暢洽而典刑尚存焉故諸侯藉天皇以行樂雖空其國中而外無敵國之憂內無大臣之爭此吾所以樂也若齊民之弗和固有司責也今之諸侯朝覲則不得述其職交隣則不得尋其盟雖夷狄作難而諸侯之兵不徵亦以靖諸侯也吾何為哉姬因泣于王曰妾聞諸侯接壤充輔王室千秋之後安知不為戰國乎今亦季世也權降于下國無綱紀災異紛拏苛網橫驚鄰國之諸侯豈無勞心焦思而謀其國者哉是以周室削而桓文伯二世暴而高祖興故智者不失時而守黔伯者不逆民而從欲願君熟計而勿與俗群也微君聞之曰吾聞智婦多淫淫

婦多慕其齊姬之謂乎

將才

有燕將亡于齊能為雲梯之術善舞戰以好閒殺一人于燕市遂奔齊齊人留之因進于王王曰寡人非用將之秋也請却之次日復進于王歷試其藝王曰寡人非任將之才也請舍之燕將恥不得見于齊王乃訪微君于會臺載拜而告曰僕燕之鄙人也以薄技遊于齊二見齊王而不能用僕是以進不得揚于國退不得耕于野年二十而無所成名固薄技之累

三卷

四

也先生以仁義之策干諸侯齊王禮事之以為上賓先被鄰國而天下士起風焉僕以亡命之徒不能自飭竊欲謀附青雲之末苟得片時假容于王僕之策也昔鮑叔薦管仲而霸桓公蕭何進韓生而興高祖今先生有鮑蕭之明而僕無管韓之略所以屢黜而不悔也僕聞大廈之朽棟以之削而為楹則不知其為朽也高岡之枯竹以之織而為籠則不知其為枯也藪澤之賤士以之汲而為臣則不知其為賤也僕雖抱朽棟枯竹之資亦可以為良工之一用願

先生其汲之苟有小裨于國家無忘報也微君對曰先生之言善矣如得用于齊則何如哉燕將曰僕將以兵術說也今漢祚不振夷狄內侵國無良輔郡無循吏重賦歛十室而九空熾刑罰十夫而九怨何災豈也得一賢王而國之起桓文之絕業盟會諸侯以誅姦為名而尊王室安毛氏衰則扶而翼之危則繼而與之此霸王之權也今為諸侯患者無他有國而無土有位而無民無土則不能闢其國無民則不能尊其位諸侯晏然以為百世不易姓而化也故無事

全卷

五

于富彊其國不知異姓之夫提劍而步剪諸侯如決衆當此之時雖欲求一錐之壤以為安亦不得已而况舉桓文之業耶此僕所以荷戟而寒心也昔子產面鄭而晉不慮其強范蠡謀越而吳不知其霸弱不忘恥小不忘累故能保社稷而憚諸侯今齊國地方千里限之以岱嶽經之以漯河南有濟兗之利北有德景之饒堂邑之戰塲足以講武三面而臨馭諸侯又多智謀之士皆擬于子机變之儒皆侔于晏嬰若齊王樹德而懷仁務農而講武委僕以攻戰之任

陸先生以帷幄之貴而國之權在齊王誅一不軌曰
天皇誅之討一淫國曰天皇討之應運而舉王霸不
足為也微君喟然歎曰意聞之天下有道則英雄偃
坐而高卧天下無道則英雄坐而齊聲由今觀之
王室其將卑乎燕將曰昔我漢祖虎變於前而創不
捷之業光武龍翔於後而建中興之功劉氏之天下
二祖豈能自為哉謀臣猛將雲合而縹緲被見設策
神懈而鬼驚故二祖一朝而成帝業今齊王失士而
求諸侯是何異于失網而求魚乎夫王室將卑謂之

季春

六

陸諸侯無權謂之權僕誠所未喻也何則王室隆而
諸侯謀權者必危其身王室卑而諸侯無權者必絕
其統今齊王之權何有哉僕是以知諸侯之不能扶
漢也微君曰先生有良將之才苟得志于齊二年而
修武五年而積粟齊其霸乎

封禪

齊王將遊泰山問于微君曰敝邑有封禪之山非天
子不能舉也秦始以諸侯之國而舉之非僭與微君
對曰憲也聞之古者天子巡狩朝諸侯于明堂祀群

季春

七

神於岱嶽觀民風以布王政未聞有封禪之舉也不
經孰甚矣天子一日有萬務其勤惕也如是豈能
其萬務率之以臣庶曠之以時月而侈心於封禪
功德於無知之石哉自古迄於秦好為封禪者七十
有二然淫昧而不可述大抵皆侈心之主也炎漢重
雖我二祖亮耀前儀重功令德不能殫紀其盛然亦
未嘗蹈前王之陋規而舉封禪文景紹厥休烈海內
幾刑措之風固或王素主也至於封禪則耻之及孝
武即極玩武佳兵傾海內之命運府庫之積而肆伐
匈奴使百姓去家室之樂而身顯功烈之名致符瑞
求神仙茂舉封禪以建榮寵是以漢祚中替卒不能
休隆於前也歷至於今談封禪之事者徂昌而未熄
豈非賂謀之累與若秦之始皇又何道哉今以大王
之賢而亮齊王室可以跨秦而登周也誠能偃泰山
之碑權渠父之碣毀雲臺之銘修明堂之典以臨天
皇而招八國之諸侯是王之顯功踰於桓文也何必
慕狂秦之侈心追七十二君之陋軌哉齊王曰先生
幸教不穀美矣微君雅矣玄矣乃令左右紀之

留賢

齊王○色不能恭礼賢士徵君將行關吏聞於王王使五臣番行姬侍于王之前以執掩面而問曰君命五臣番行者誰耶豈非徵君為乎齊王曰然姬乃叩頭而諫曰君能愛士而不能與之謀若以妾故是妾得戾于齊之社稷妾雖菲薄不敢以色蔽士夫徵君志士也何君之愛士不如愛色耶請賜妾以死無使為諸侯笑齊王曰汝且休矣吾將礼而用之明日謂左右曰寡人將築臺以拜士可乎左右曰吾聞築臺

臺

以積民怨何士之為昔高祖拜韓信而吳漢未聞築臺也君今傾心于愛士而驟為築臺之後吾恐天下之豪傑解襟而怠也若不得已或醺之以醴酒而賓之未為簡士也君其醺焉齊王哂曰然已寡人其醴乎左右曰今齊民已聞築臺之命而不聞醴酒士聞此言亦展心而疑君也昔楚威王有寵姬通于閭人楚王不知也而庭有鸛鶴寤于王此事雖鄙可以喻理故王言之出不可不密也徵君聞之遺齊王曰夫士為天下靖紛排難而立功于國家者豈徒受人之

爵謀人之祿而利其子孫乎哉忠不可隱道不可違故去一壑之樂而霸于斯也○士之初心得天下之賢王而建明之何功而不成然士之所以必俟賢王之禮貌而定去就者豈飭戒于世哉士之委身于君猶女之結髮于夫也禮不具而媾則女耻之恭不崇而求遇則士耻之孟子曰君子豈不歆仕哉又惡不由其道夫士固之幹也木無幹則根抵朽壞而葉無所依國無士則綱紀陵夷政教蕩然而民無所附故賢王之待士不可苟也臣聞之聖哲之處岩穴也

臺

臺

諷以詩書陶以禮樂被短褐而不戚甘恭養而不悔故四皓有采芝之歌楚狂有鳳兮之詠彼豈樂于遺世耶亦其所處者然也賢王知其然隆之以禮貌養之以厚祿聲色不盪于其志諂佞不奸于其心則天下士亦傾肝膽以報乎上效牛馬之勞履難死節而不辭也臣雖不才數奉謁于王之左右矣今左右無椒蘭之譏而臣蒙不禮之辱雖結髮于賢王而朝夕以心事之恐四方之諸侯皆以妾婦畜臣也當臣以妾婦其如賢王何此臣所以必行而不可留也○深室

告季王知之乎權姦美柄王聞之乎臣行之後願王
其留意焉無以臣言忘也臣將遊秦楚魏晉以告諸
侯陳王室之故請諸侯戮力而輔王室臣之願也王
其圖之是歲微君入魏

卷之三終

秘傳天祿閣寓言外史卷之四

亨字集

後漢 汝南黃憲 撰

宋 後學韓洎 贊

宿魏 明 守溪王鰲 校

入梁 海門王汝璣 刻

微君入大梁說魏王曰今天下之義士皆高賈王之
名賈王何脩而致此哉夫以王之賈而據大梁以為
固大梁天下之衝也地盤乎中原勢臨乎四鄙虎軍
以為關河洛以為渠嵩山龍蟠二峭虎踞名山巨川

高臺麗苑不可勝數四民之務悉會於此誠哉帝王
之業也周以此營漢以此興諸侯雖強可以四面而
制故大梁之國天下莫威焉今王之賈過於信陵大
梁之士優於劇孟廣武之場足以練衆葵丘之地足
以盟諸侯乘此而興霸功必倍之夫賈王固漢室之
親王也再傳之後必歸賈王坐享富貴之樂以待其
授不亦美與臣聞王之晏也楚姬舞於前吳姝歌於
後趙女鼓瑟於左秦娥泛箏於右賈王之樂埒於天
子而又有仁義之高名此諸侯之所宗也雖然臣以

為當今之勢不如中葉之盛亦明矣夫得時者勿忽
得士者勿失故智者料於必然仁者謀於無形願王
先必然之料決無形之謀而後享富貴之樂則漢室
復隆於篡王也王何然然而揖讓于諸侯哉魏王奕
也而言曰噫嘻此寡人之所謹也微君對曰王何謹
之為也今漢室有周振之漸齊民有倒懸之危老氏
譖于宮禁胡馬牧于王畿賞僭而刑濫民凋而師疲
盜賊已相呼於州郡而英雄未奮者亦畏吾王之賢
明也王何謹焉宜亟修守戰之具復葵丘之盟以爭
雄天下則上足以扶漢室下足以立桓文之功此諸
侯之盛節也今秦晉楚三國之諸侯其樹霸之心久
矣彼皆大梁之雄鄰也此時一失則王不能掩帷而
臥雖孟門太行之險奚足恃乎魏王曰先王以佐皇
之器臨於敝邑幸諱寡人寡人蒙鈇飾慄而不審所
謂也及茲暇日請交榻而後可乎微君對曰臣聞謀
密者事無露名完者身不殘臣願王審焉魏王曰寡
人行此謀也苟諸侯不從奈何微君對曰今為王計
而不過尊王而已矣以尊王之名而勸諸侯何諸侯

之不盟以尊王之名而誅臣何臣之不靖以尊
王之名而討夷狄何夷狄之不賓以尊王之名而綏
黔黎何黔黎之不懷此一動而名實歸也王盍圖之
圖霸
魏王曰微君於平莖魏王問曰寡人之邑與秦晉何
如微君對曰臣方遊齊魯而未以秦晉不敢以虛辭
奉王也魏王曰然則齊魯與寡人之邑何如微君對
曰齊魯地方千里猶大梁之國也齊魯之山川猶大
梁之山川也齊魯以吳楚燕燕為鄰猶大梁以韓秦
三楚為鄰也周召之所封世有餘澤亦猶大梁之所
造也四者無弗均焉然則王莫不附臣曰諸侯之修
德與寡人何如而乃以國問也且大梁之國員王得
而封之員王不得而號也大梁之舉員王得而安之
員王不得而枝也何則以有國而無權也無權則政
令不出賦稅不貢是寄之以藩封而實與祿食之臣
一也昔周之封諸侯不過百里皆得以有其民神出
其政令貢其稅賦而遠職焉今諸侯無職之述故封
國之制過於周而實不及否則天子之于伯子男

皆安其壤地而何獨優於諸侯也夫諸侯以祿故國雖大而不能惠諸侯無權故民雖衆而不能威此諸侯之所宜恐也諸侯宜恐而不恐宜憂而不憂如是非王室之治安則不可王室危而諸侯不憂何也今之為諸侯者未有若王之賢而愈懈厭德賢王之足以為盟主天下士皆已決之矣賢王誠能陰施仁義延天下智謀之士而充其處練兵於講武屯粟於敖山而盟會諸侯以靖王室揚義聲於海內逮不平於無窮也以王之賢豈能倚視王室之傾乎夫賢王

國卷

十四

為宗國謀也雖握之以權而不為畔臨之以勢而不為儲張之以形而不為逆何則侯其治亂而為之諫伸也治而不順則諸侯之舉也必蒙天子之典刑亂而不圖則王室之繼也必在異姓之豪傑此時運與人謀同而順之者昌逆之者殃不可急也臣今得侍賢王於平臺之晏幸無以一觴之寵而忘天一計遂叩頭陳謝魏王避席亦叩頭而謝酒酣歌鹿鳴之章君子是以知魏之必霸

辭爵

徵君居大梁三月國中絃歌而治有司欲聞於天皇而爵之徵君謂國人曰予向也舉以孝廉辭而不就余遊茲國豈復求仕耶苟有仕進予惡不以孝廉就也今朝廷之賢佐有陳實張李之屬若亢之潔士有郭徐朱周之徒皆予善也吾欲進則必違其志退則必樂其身而享其名是進退無累於憲也而又何眷眷乎然所以踴桓而不就者以朝廷之權寵或而名幹衰憲紀弛而刑辱濫不數年而王室之難將日至矣吾寧蹈海避世而潔名於漢廷以免龍逢比干之

國卷

十五

辱不亦可乎今憲也遊談諸侯諸侯掄節而賓之不可謂辱也抱伊管之志非神非閭非從非衡非堅非白非刑非名不可謂術也勸諸侯以獎王室不可謂諂也苟王室大壞而諸侯不扶羈名者為河陽之召臧義者為秦政之吞則予當結居於南山之坡披褐鼓琴以諫先王之遺風使諸侯鼓鼙之聲無相聞也昔者周道末仲尼歷說諸侯而不遇伐木削迹其困甚矣今予智不及仲尼而無伐木削迹之困是以私自揣度而信吾志之必行也若軒冕之榮何足以

繁子哉國人曰自微君之入國也農不急耕女不急織有司刑平而不貪微君之風一何淑也今欲捐我而往必有憤志一國之衆將投命於微君矣其若之何微君曰子憲也何以重於魏哉國多溫民故俗易化上多靖吏故刑易平非憲之力也言未終國人爲之作康歌是歲魏饑首山崩黃河無風而波微君歎曰民作康歌柰山川何區區大渠其無以爲漢室乎

繼立

微君入見魏王長揖而言曰魏國天下之中原也人

四卷

十六

民以守之山川以鎮之自先王以來國無大警而生民之業日饒固鼎地也今國凶于饑饉民無所賴山崩而地震民無所寧其憂在王乎魏王曰寡人王室之叔父也社稷之安危寡人共之今天既敝國家人之戾也寡人雖處中土不能修德蹈義微福於社稷之明神以恐王室然寡人亦惟是泣血之故實無有愆於群臣百姓天不賜寡人以刑乃饑饉我人民崩溢我山川憂患我社稷蕩搖我王室寡人之顛隕不可極也寡人有母結髮於先君而生寡人先君之側

室生寡人伯兄先君曰側室之子雖長非嫡也寡人是命先君之側室亦合長乎伯兄而擇寡人寧我先君曰君無以妾之子爲長而命以國使妾有他衆惟嫡子仲氏立妾之福也先君曰立嫡之所出吾意也而議未布於外內以汝長子之故今汝以一婦而能禮讓且智吾之內衆由汝熄矣遂議立寡人先君之侍臣謂寡人曰公子可以避矣如不避必有內言是難基也公子其圖之寡人對曰此吾君之側室意也何難之爲侍臣曰公子誤矣側室之請惡知其不心

四卷

十七

心測君也君若謝國於宗廟千歲之後彼將挾其長子而與公子爭則何如是挾長以爲名而爭公子以爲譽也若讓而後受雖有衆而附令譽焉且公子不聞伯夷叔齊之事乎孤竹君以愛易長而命立叔齊國人疑之伯夷怨慕而逃遁國人哀之叔齊若可以侍國者乃遜而不與天下稱仁焉今公子先爲叔齊之舉而後伯夷之心奚不可乎有嬖人曰不然伯夷叔齊皆嫡產也故能相遜其國而有令名於後今舍庶而立嫡其能遜乎夫公子有申生之賢而君無一

公之或側室無驪姬之讒公子晏然而居之至順也
又美慮哉侍臣曰不然昔丹朱之於舜商均之於禹
彼皆異姓也而猶避焉今公子雖以嫡庶固同姓也
豈必皆嫡子而後為夷齊之事乎若驪姬以讒而禍
晉國則獻公之為也當是時驪姬非特亂嫡也以弟
而使其兄而况驪姬之讒得濟者獻公在也使獻公
死而申生立雖百驪姬豈能亂嫡庶之名而致新城
之難乎今君之側室其子雖庶兄也公子雖嫡弟也
其名不完故有後樂公子以嫡則不可避以弟而遜

卷八

十九

人孰不然是公子有遜兄之名而不失得國之利且
無榮于後名全于叔齊而智高于申生也寡人是以
行先君之側室聞之而憂告先君曰夫人之公子行
矣君何不聞妾之手不可奪也意者君以妾之故而
遜其前言乎不然是公子捐國而行也若公子罪妾
妾將携其子而假君子所以賜妾與子也妾與國孰
重妾與宗廟孰重妾與公子孰重妾在而公子行妾
安能一日求活耶願君亟返之非為妾也為公子也
為國與宗廟人民也不然妾雖萬死而不足贖君之

心胡可明也先君遂返寡人於國寡人之母不能忘
先君之心又不能以寡人之返國而亮側室告先君
之心以為中讒也而側室死焉先君有疾寡人之死
亦不食而死先君將薨執寡人之手而命曰汝毋悼
疾禍莫大焉雖及黃泉無相見也吾子勉之寡人是
以朝夕泣血一目珥明即寡人之惡也今天之為故
國禍小心畏忌無敢諱也若王室討敵國之罪奈辱
宗廟何微君對曰王之是心也足以容庶物而和諸
侯乎雖然今之當害其王室之憂也憂在王室則饑

卷八

十九

饑崩溢豈惟降乎王之一國哉臣為王道之夫今之
諸侯朝而不貢無壞也故山川之崩溢不必懼焉貴
而不親無民也故百姓之饑饉不必咎焉王無是職
又何以為宗廟辱臣故曰王室之憂也魏王曰然則
列國之壞地人民苟有饑饉崩溢之禍亦不足以為
諸侯憂乎曰四方有難則王室憂王室有難則諸侯
憂由此觀之諸侯雖無職亦安得而無憂也唯賢王
寧厭志而已諺有之曰農勤於朝女勤於甯宵必顯
抒朝必望兩言得時毋怠也王其圖之

桃林

徵君以桃林之事說王曰臣遊孝父之山繫桃林之野每喟然歎息曰武王商之諸侯也一舉而移商命非篡也以有道而易無道也及紂死武王使黃鉞而不誅蔡以天子之禮諸侯稱仁焉乃修文偃武放牛於桃林之墟歸馬於華山之谷桃林者其在於此乎夫以武王之賢當紂之厲從而奮之是猶水之赴絕壑石之下崇岡孰能禦哉當是時紂雖欲一旅而不可得至於牛馬天畜而縱之何紂以天子而不如牛

四春

二十

馬也魏王不答徵君曰賢王以臣言為過乎魏王曰非也寡人之於王室魏不能放牛馬之勞是以不答夫牛馬之賤勞於人而必思愛畜之紂以天子之貴讐於兆民而不如牛馬之畜乎寡人而今而後知天子之勞與牛馬同故能守其貴也徵君曰王之一言可以能國矣夫為天子而有牛馬之勞則天子益尊為諸侯而有牛馬之勞則諸侯益強為大夫而有牛馬之勞則大夫益顯為庶人而有牛馬之勞則庶人益義此臣所以有桃林之感也昔虞舜殛鯀而誅

有苗伯禹掘壤而疏洪水伊尹負鼎而干湯周公吐

哺而求士寧戚飯牛而興齊勾踐卧薪而霸越墨翟九拒而存宋曹沫三敗而復魯毛遂歃血而楚動蘭生完壁而秦靡夫以聖賢而有牛馬心故勲德流於海內馨香覆於民神而名至于今不替是皆效牛馬之勞者也王其勞之魏王曰寡人何勞曰賢王欲固諸侯而強公室豈必獨運其勞哉尊賢而撫衆寬明而仁恕不遺牛馬使君子勞心小人勞力故君子小人投肝膽於中原而慷慨談笑而不辭也昔秦穆公

四春

至

舉百里奚牛口之下勞不生秉耒耨不張蓋是以樹聲於諸侯而伯其國非牛馬之力乎哉夫君視士如腹心故能顯其德士自視如牛馬故能盡其心此百里奚所以勞於秦而逸於虞也今之士豈無牛馬之心乎顧其君之任與不任耳賢王有強公室之志而伏士無牛馬之心何哉為賢王計誠宜以腹心結天下英雄之士不特舉之牛口而已也如是則士孰不盡心而奔走於殿下哉魏王慚而謝曰於此寡人之責也

諫獵

魏王獵於圃田之澤微服聞而過之見魏王曰賢王欲公室之強乎魏王曰寡人欲強公室奈諸侯何微君曰是賢王畏諸侯之強而獵其後也雖然賢王不欲公室之強則已苟得奮其志諸侯何畏焉今王既不能強其公室而又以微行蔽諸侯何也客聞之山林藪澤士之與鳥獸群而棲者也故獵士則強禽則荒惟賢王能得其士而失其禽庸主能得其禽而失其士夫士國之雄也其潛隱於藪澤之間亦

卷四

五

欲望賢王之獵也今王輕千乘而為此遊將欲獵士乎抑欲獵禽乎獵士則士必振羽翼而爭技務王之羅獵禽雖為風騶其不能益於國也王何不念賢士之藪澤張仁義之網羅而田獵哉昔文王獵於渭國人皆以文王為獵禽也而不知惟士之獵故一獵而得呂尚天下稱明焉今以王之賢而不效文王之獵宜士之不遊於國也魏王乃止其田而還

受飢

魏王使人餽微君以桑落之酒微君受而不拜使人

曰君以敬先生之故而餽之以醴酒潤先生之令德且欲先生之無忘君也今受而不拜豈君之有簡於先生而躁其然耶僕恐君之敬自茲地矣殆不可乎夫先生四方之英實也不得於茲國則之於他館諸侯敬先生之心一也先生事諸侯之心亦一也若諸侯之餽先生亦受而不拜是敬弛於諸侯而先生卒無所遇矣夫諸侯之餽士禮也餽而不拜是忽君也士而忽君不可以聞鄰國且以暴君之過於諸侯諸侯亦以士之忽而笑吾君其若之何微君乃鼓瑟歌

卷四

五

簡弓之詩嬖人不悅曰先生以王人之佐不擇吾君館諸敵國今微君之餽而又使先生其不能禮矣何以行道於諸侯乎微君笑曰君吾語汝夫古諸侯之待士也宴之以大牢崇之以師禮故不以爵祿而禮士畫則同席與之肆而議夜則各榻與之密而謀必行其志無疏之以讒無曠之以邀故士能竭其肝膽以忠於公室憲聞之天子之萬乘可以屈臣庶而不可以屈士况於諸侯乎周之興也賢才輻輳於朝諸侯星拱於位故周室強則諸侯述職而觀天子周室

弱則天子下堂而見諸侯夫士之係于國家如是而可以大豕畜哉此憲之所以受而不敢拜也且魏王之譽於鄰國者以得士之心也今以大豕畜士諸侯訾焉是長譽也無譽則孤長譽則亂公室其危乎夫長譽而危公室士執輔之士不輔而求霸病者不用醫而求愈也以憲之暇勞不能弛事賢王以至於簡憲何礙焉乎以怨而罪憲非所以為聲也請以憲言達於王乎足歲也魏王復獵於圃田之澤徵君去魏如秦

中

十四

卜諫

徵君去魏魏王方田於圃田命虞人卜之虞人三卜其田而告曰君之田也小獲而大損魏王曰既獲而損何也對曰是卜也得允之三其辭曰田獲三狐得黃矢再卜得漸之上其辭曰鴻漸於逵其羽可用為儀吉今臣之卜田也有獲狐之功而非羽儀之美著漸鴻之迹而蒙得矢之名夫黃矢賢士之象也鴻既舉矣何以羽儀於國狐雖獲矣何以黃矢為功由是言之君之賢士失矣將無田乎左右曰嚮也君遊於

圃田之澤徵君以田諫今君復田於茲徵君不諫是徵君去矣意者黃矢即黃憲乎夫憲也以直聲動於諸侯言必符則行必通素不臣天子而賓諸侯不求榮爵而安常布不譏爵祿而甘微管懷廣裕之度負清高之風過於時則楊眉若飄雲不遇於時則拂衣若振葉此許谿之耿光而頽蘧之淑節也君幸而得之以為賓國人私慶於市三月而盜不欺旅商不爭價郡無暴吏野無啼民此皆徵君之隱績也而君以田故諫而不從臣慮其必行矣君得會於田而失士

八四卷

十五

於田其利孰重若徵君未行君其可而也魏王不聽是歲魏王觀井露於譙明年魏王薨

叔諂

初徵君去魏魏人怨王流言道路左右告王曰國人有屏君者請誅之可乎魏王曰何為屏寡人也左右曰屏君以遠士毀而謗者千人怨而譏者一國國有謗聲君何以結諸侯魏王悔曰屏寡人之故其黃憲乎寡人雖無令聲於國亦諸侯爵也失一亡而屏寡人寡人其不勝辱矣寡人有失士之過有惠寡人者

速諫而返之寡人惟恐其能諫賞其賢且以饋
譽於諸侯今不諫而遂謗以寡人是辱無乃不可乎
寡人聞之衆口鑠金不勝一夫之毀今數寡人者偏
於國中而又使寡人誅之免進士之謗而先誅謗之
刑不亦悖哉嗟乎寡人老矣王室告難而諸侯不扶
非寡人之憾也君子曰悔而道其無終乎

去訖

微君過魏國之疆用車避道於道而問曰自吾子之
入魏也諸侯咸饋耳以納令聲是子有殊過於魏王

中卷

二十六

而海內之士悉欲負策而入魏此誠展志之秋也今
吾子出魏疆而託於一旅衣之以敝褐乘之以蹇驢
弟子七人童僕二人執御者三人蕭然於國門之外
何淪落如此哉意者魏王之器不足以輔助與今漢
祚遭季權權角立貴者屏迹於草莽以痛王室而觀
望諸侯若徐禪砥節於豫章吾子高步於汝南周璆
守操於樂安吾子振翼於漢庭今之賢士子其車矣
而猶皇皇不遇况魏臺中之數子豈能學卞卽之步耶
嗟乎嗟乎吾子行矣何國之如微君莞爾笑曰衛之

所知者子之所去子之所去者亦甫之所知也又何
問乎乃揚紼而別周舉據其袂帳而不言從者曰夫
子將如秦

去魏

微君既去魏魏人告王曰微君却魏而奔秦必有無
禮於魏請行問於秦王以疑其心可乎不可乎魏王
曰可寡人欲執其所主而後問彼賓於敝國不告寡
人而私縱之不惟有納賂之辜且以尊嚴於鄰藩而
咲同列刑在先王之明典不可宥也乃命左右執之

中卷

二十七

館人俱而赴秦告微君曰君以夫子去魏之故不聞
於君君將戾僕以僕為夫子賂也又導蒙於鄰以為
諸侯咲歆聲我以罪戾加我以典刑僕其若之何夫
子家令德莫誼日夜結於君心若返駕於魏陳以去
故豈惟宥僕而君亦以棄賢是悔且無惡於諸侯夫
子亦可以往來於其國而車馬之從續紛於秦魏之
郊夫奚不可乎吾聞之聖哲之出將以仁諸侯而撫
百姓今以一館人而不能使其死僕死之後恐夫子
無所主矣夫貴者之於諸侯先所主也無所主則窮

諸侯人孰信之微也。曰魏王之賓也。素無國士之過。甫之諒於魏也。亦無侍人之辱。可以去而不就。是吾裕也。魏王何為難然。諸侯之難德。未有其人也。王也。色荒於宮。禽荒於田。吾數諫而不聽。是竊放宮奇之愚。而不為百里奚之智也。卒而魏王無逐客之令。以戮天下士。愚也。得以翱翔而逝焉。吾子義不韜矣。子欲吾返駕而就吾。亦何聲以辭秦之聘哉。若不得已。唯是奉尺簡於魏王。陳吾所以去之故。明吾所以不返之故。宣吾所以數諫無妨於子之故。子必免矣。

卷二

二

乃遣魏王書。館人歸魏。是歲魏人未盟於秦。

外史卷四終

秘傳天祿閣寓言外史卷之

後漢

汶南黃

後漢

汶南黃

汶南黃

汶南黃

汶南黃

汶南黃

賓秦文

明

守溪王

汶南黃

汶南黃

汶南黃

遇樵

海門王

汶南黃

汶南黃

汶南黃

微君入秦。倚歌于渭橋。有負薪者過而問曰。子何人。斯倚歌于渭水之梁乎。微君對曰。南漢室之微君也。弟古于秦。悲而倚歌。非汝所測也。負薪者曰。今游秦之士。接跡于渭橋。不徒游觀。以為樂也。若策謀。以干秦王。而士無遺於鄰國。秦號為得士。以漢室微君下臨藩壤。使一見秦王。秦王必以子為上國之賓。富貴可立而俟也。子奚洋洋然倚渭橋而悲歌乎。微君曰。非甫之志也。故慷慨悲歌。以自激耳。憲也。豈寧戚之流乎。負薪者曰。吾秦人也。以負薪為職。凡秦之名山。廣谷。遺基。故苑。吾皆得而撫焉。子欲弟古于秦。以釋厥志。吾為子肆言。可乎。微君慨然而仰笑曰。出于機入于機。同游于機。浩浩乎磅礴于機。而忘于機。負薪者曰。吾患知人。忘于機乎。機忘于人乎。人與

機相忘乎夫機發于無極之原智者覺之愚者忘焉
故萬物緣機而生緣機而動天地如之而況于物乎
吾與子遇機也吾與子言機也子以吾為忘于機而
不知吾以子為忘于人乎微君不能對既而曰子言
秦之狀也憲也顧聞之負薪者曰吾忘于機子忘于
人而美不忘負薪之子乎微君曰吾始知忘于機者
化于機覺于機者忘于人乎雖然吾以仁義為機而
得其名子以斧斤為機而得其薪薪者得于斧斤而
不得于子是亦忘于子也而子亦豈忘于機乎負薪

子卷

二

者曰噫嗟乎吾與子之爭于機乎鑽焉而不得
其源乎吾已矣哉今日暮車關渭水東流秦嶺蒼然
焉愁雲木有廬在焉請與子偕歸以薪為糧舉瓦
炊鬼草聊以娛子懷也負薪者曰子如不言吾請言
其略以凍子之將夫秦四塞之壞也雖偏鎮于西隅
而國之形勢實為天下雄固帝霸之業也若夫盤互
而秀于南者則終南太乙焉隆隆乎陰于西極而東
望潼關者則華嶽焉東注乎咸陽則渭水之所導也
其境有蘭池阿房之宮咸陽之南周之鎬京也茫茫

四陵南北相望秦宮所營漼其機焉豈惟涇水之望
度哉西北臨乎函關而突突者其梁山也綢繆而蒼
蒼內有離宮別館昆明西陵盤道紆曲而相屬者秦
之上林也鬱然起于雲之東南者有紫閣峰焉其周
之靈臺廢也久矣橫星乎藍田者有秦嶺焉渭水之
所出峽關之所鑄也截于西極而嫫嫫之所開者其
玉門之關乎機乎漼陽而微茫者其烏風乎限十北
池之陽自以機乎漼陽而微茫者其烏風乎限十北
乎明者機乎漼陽而微茫者其烏風乎限十北

人壽

三

龍門入水臺而漼陽者黃河也積雪千仞而瀑布
之瀑瀑者則太白焉南山等子河則太為鰲鳴之壠
也若夫太嶽曲江之池樂游湖柳之原驪山之溫泉
新豐之粉社臨山之九坂長安之章臺又有博望西
郊芙蓉水長樂建章甘泉之宮不可勝數其近而
離別者皆機乎漼陽其遠而環帶者皆隱耀于關
中也子之遊秦其知已乎微君謝曰幸教南矣今王
室衰而秦晏然一日不豫漼陽漼陽四塞焉恐胡
人豎步而進藍關之險平乎九衢太華之險豁于戰

則秦人安得而時乎所以慷慨而悲歌也負薪負
永嘯而去微君嘆曰國有隱士甫已知秦王之不能
好賢也

洎曰此入秦第一篇文勢錯綜變化不可彷彿中
兼賦體讀之令人子舞足蹈太史公後罕見此文

待樵

微君復遊于渭橋待負薪者來左權不愧曰昔者夫
子倚歌于渭上遇負薪者六之鄙談今又俟其至何
褻身于野人而失期于諸以哉竊以為夫子不欺也

入秦

申

微君曰汝未之達乎吾如秦三日矣而秦王不聞是
左右之候者衆也秦王招我以禮蔽我以佞則賢士
之負薪者衆也吾欲去秦是揣佞于左右而忽禮于
秦王議者必曰無故而驟去非孟氏三宿之意也吾
是以寄傲于斯乎乃假爲漁者倚梁而釣于渭水之
流有漢使翟酺過而訊曰僕久不見叔度何落魄如
此耶微君對曰夫貧賤者士之素也川之則爲春陽
不用則爲秋陰達則萬鍾而不加喜窮則一瓢而不
加憂故仲尼聖矣不能爲夷吾之霸齊孟軻賢矣不

能爲子產之興鄭何則遇與不遇耳今漢室將散賢
士淪落黨錮之衆方殷權奸之謀已奮矣有志者其
憂患乎秦以千乘之國當世叔之季桓文之功烈可
一舉而樹也然而玄謀深識之士不集于國續酬繼
策之雄卷跡于路者豈秦之利祿不足以供天下之
賢才乎亦以左右之諂使之然也夫秦王帝室之同
業而宗盟之首系不以此時富強其國陰結諸侯而
扶漢室之危吾恐天之曆數必授於異姓之手以帝
海內則秦王安得以藩封之爵而傳諸子孫耶吾之

入秦

五

遊諸侯爲漢室也使秦王晏然而不顧其後則士亦
拂塵而往矣吾之不去尚冀秦王之遇也三日而無
聞吾豈咎于秦王哉憲也不仕天子而遊諸侯亦仲
尼之衛之陳之宋之所爲也終不獲志則小居于山
林以諷先王之典謨而已矣豈自同于霸旅之徒乎
翟酺曰夫秦恃百一之固以輕賢士其不能爲漢室
賴也亦明矣以子之才上不臣于天子下不交于諸
侯而猶偃仰當世是洗巢由之耳而負伊尹之鼎也
今漢室之難發于鈞黨此亦諸君子之憂也制羣小

而自制不亦悲乎夫陳仲舉賓游平李元禮郭林宗
范孟博之屬皆子友也今天子方高子之名蓋亦就
蒲輪之聘清朝廷之路而解諸君子之憂事矣必以
意氣賓侯王談笑輕爵祿而若是愜也且吾聞之鯉
鯉游于百川不如江海之深逝朱鳥遊于土澤不如
雲漢之高飛賢俊遊于諸侯不如一王之殊遇子其
慎所遊也微君荅曰是則然矣先生獨不聞江海之
逝者不能棲遲於芳藻雲漢之飛者不能飲啄于清
流一王之遇者不能詘伸于爵網名羈之外乎鉤黨

八卷

六

之議非諸君之憂也王道壞而重臣危不可以濟无
生其行矣乎遂送別于茂陵道翟酺登車惘然遙謂
微君曰時哉各努力也子其鑒矣

誅賞

秦王聞微君入秦三日不得謁誅左右之蔽者五人
令國中絃歌以迎微君秦王侍于宮門軍伍執戟無
人執柅車馬輻輳見者慰曰今日得見微君也微君
至秦宮秦王欲爵之授以冠舄微君辭曰不可愛也
夫先王之爵祿自歲旬而頒于侯國太宰掌之天子

不得而私其臣諸侯不得而私其士故詔爵以德
祿以功替天子之明制也至於秦世庸主廢滅先王
之法爵祿無紀軌物不經挾權操寵之家珠玉以爲
淵丹青以爲谷羅綺絲竹之樂交陳于前且以長
若此者豈皆君之賜乎竇憲幸于士庶借甫福于人
主無德者爵無功者祿百姓怨困于下而國病夫人
主疑而不能悟悟也悟而不能振弱也主弱則臣強
強則侵使則毒臣毒于內則諸侯毒于外其始強也
亦以爵祿而私士遂至漫溢而不可救故勢合則戰

七卷

七

勢分則盟力合則戰力分則盟謀合則戰謀分則盟
此七雄之所以相持其勝也而况當是時以爵祿役
天下之士者皆有國之諸侯其權可得而爵其地可
得而役其民可得而兵其士可得而臣也然帝秦而
爲民魯仲連猶恥之是士非不欲臣于諸侯也無道
之國安得而臣哉今諸侯有位而無國其勢又難矣
無國是無民也而遽爵其士士必蒙戮况諸侯乎夫
漢室雖弱未有周報之窮宜以扶漢室爲名而諸
國則諸侯之業先矣贊王封千乘之爵而有萬乘之

勢士之日夜望秦而驅馳者亦欲以漢室之故而陳
于王也若資王有其國而國之人民土壤皆奉職于
王則士亦不必至矣士至而爵之亦不辭也賢王惟
無國故不可爵一士而使之謀秦何則漢室之君臣
猶議禮于庭而攬天下之地圖頒諸侯之爵祿建榮
親于海內行賞罰于郡縣而一統之形未剪也賢王
欲謀秦而扶漢室豈必爵一士乎故曰得民之心者
不以威武得士之心者不以爵祿得諸侯之心者不
以山川亦自得其心而已矣臣之入秦也月始受魄

五秦

而臣之見王也月已幾望賢王以為左右之蔽而誅
之求士誠急矣秦漢室之典刑何也誅一人已猶不
可況其餘者耶夫蔽士不可以為律也蔽而誅之使
有諱於王者則如之何不達于王而殺其士于秦國
之境者又如之何賢王誅左右以蔽虎禁臣以爵祿
賞臣以冠舄皆非典也臣故不受夫死五人而得一
士賢王何利焉是以一誅賞而動漢室也且以迫秦
後下可以為盟主王其圖之秦王憮然曰然則寡人
之奈何對曰雖然猶可為也今秦之有司天子之臣

也王宜以為情告于天子之有司聲以私進美文之
律蓋其罪與蔽均也今有司亦以其情達於天子則
王之慮必釋而親親之恩聖矣雙人史綱曰何必然
為君之計宜以誅左右之威而收秦民棄士之歸秦
而述伯功倚秦國旧憲之險而會諸侯當漢室累卵
之危而希文德此一時之顯名盛舉也五伯之功皆
謀于遠而鑽于機故名顯而功集今天下初欲難也
以誅賞也小蔽而能掩曲飾以求賴于時臣恐天下
事謝矣何以達聖哲之權昭鴻駿之靈為君不取

盟會

韓臣將與盟秦王問于微君曰韓將與寡人盟何謂
也微君對曰夫諸侯親睦以寧其社稷以懷其人民
使軍旅之士不相加也于是乎有盟之禮夫盟信之
與也諸侯盟會以示好宴享以示睦故諸侯盟而
既後木盟而後不投小國後而不盟弗信則盟必潰
弗盟則無以彰信也盟以彰信故潰盟者春秋惡之

求盟而不直者春秋恥之夫求盟者信詐之機也是故諸侯未盟而戰將以養其戰也既戰而盟將以防其救也故怠則乘之彙則動之窺急而乘是吾以盟也况彙而動是吾以盟彙也以盟急者敵必乘之以盟彙者敵必動之故曰信詐之機也必欲盟故樹之以信必欲潰盟故寓之以詐盟而守信者若蔡丘之會是也盟而守詐者若河陽之會是已夫天子與諸侯不言盟而河陽之會則晉文之守詐于諸侯以侵周室孔子曰晉文公諱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諱此之謂也今主黠為蔡丘之會而樹信于天下則韓之首盟不可辨也受韓之盟則諸侯皆動應而盟秦齊桓之受韓韓子今矣不然則諸侯皆秦之心猶韓之盟于秦之心也韓之土壤秦不能過韓之山川秦不能過韓之謀士秦不能過韓之人民秦不能過韓之精兵秦不能過韓之車馬器械秦不能過夫以不能過之韓而求盟于秦固天以蔡丘之烈賜贊王也王其盟之秦主悅逆與韓人盟于錫谷

琴論

徵君燕居中夜鼓琴而歌幽風秦王使左右伺之通于館人館人覺私告于從者曰子之師也鼓琴誅歌其聲鏗鏗然是歌也果無心乎從者對曰夫心以生聲聲以成歌歌以揚志若夫子之歌也何謂無心館人曰然則所謂歌者何詩也對曰幽風曰奚取幽風也曰幽風王化之紀也太子思周室之隆治而誅歌焉秦其望矣曰無刺乎曰鼓琴而音婉以和歌幽風而聲雍以舒又何刺焉館人謂秦王之左右曰先生無勞竊也請復于君可乎左右返徵君理琴顧從者而言曰吾鼓琴至幽風之亂琴不越必有疑者感之其秦王乎從者對曰館人戲徵君曰館人何為而疑也對曰館人聞夫子鼓琴而歌卒爾問曰鏗鏗者歌其有心乎弟子應之以心又問曰何國之風弟子告之以幽風問曰有刺乎弟子告之曰美是以知館人之疑也徵君曰甫有心而鼓琴君無心而鼓琴琴亦應吾以疑滯吾以情何感而至此哉嗟乎穴人寄于幻化有有心者有無心者有有心而無心者有無心而有有心者無其所無而未嘗無有其所有而未嘗有

無亦疑也有亦疑也疑則機也機則感于機而應于
機機之流于物也無一無萬無巨無杳無遠無近無
陰無陽鼓舞化育莫知其存若風之噫噓而物竅皆
鳴日之臨照而物狀皆朗不行而赴不疾而馳此之
謂機故禹產于石莖契產于燕卵顓皇悟于鳥跡傳
說報于夢寐乞人哀而感申喜介子歌而泣文公軼
巴鼓瑟而魚出魯陽擣戈而日反其有心乎其無心
乎其感于機乎其應于機乎今吾鼓琴而館人疑館
人知也吾辨知也館人疑而琴囊吾知也館人弗知
也吾是以有感乎物機之變易如館人之疑而觸者
亦多矣小子識之從者出告于館人館人異其所云
入曰夫子鼓琴于堂而有琴玷以為僞疑也夫子殆
得其疑而失其人乎微君曰此弟子之言也館人曰
否頃有秦王之左右二人伺夫子于牖外以犯夫子
之琴此左右之疑也從者其誤矣夫微君撫琴而哂
曰左右之伺主命也則疑在秦主也于左右何疑夫
疑鬼之門也明神之庭也吾聞君子去疑而存明未
聞泊明而畜疑也故君子遵禮樂以昭明其心遠

邪以昭明其性躬政事以昭明其動辨忠佞以昭明
其志濟窮獨無告之民以昭明其德猶恨其未廣也
察諂諂以昭明其過納諫諍以昭明其虛修慈嘗以
昭明其敬光庇國家以格于上下神祇是以世享其
業子孫必興此右稷文王之所以光裕也秦王以漢
室之子孫貴而無輔富而無民恃大而不修德疑士
而不謀政後有興者亦始皇二世之為也惜乎吾不
得見左右而論于王館人出從者侍而問曰夫子何
屑與之論大道也曰吾聞君子無傲以傲而陵人人
亦侮之以傲而陵居居亦賤之以傲而陵長長亦擊
之以傲而陵弟弟亦狎之以傲而陵友友亦遠之是
以替名而扞善身必戮焉吾知免於今矣

燕居

微子燕居典七子講業七子問曰孟軻孫况之後由
道者可得而聞乎微子曰道人之路也愚夫愚婦皆
由之孔子盜跖皆由之何謂無道曰是路也非道也
以路而為道則可以道而為路可乎以道而為路則
亦指仁義而為塵埃乎曰汝何以道為道以路為路

乎吾觀其由于人者云爾夫路也者緣仁義而名者也非緣路而名仁義也汝知仁義之非路而孰知塵埃之爲道乎知塵埃之爲塵埃而孰知仁義之爲塵埃乎天地庶物皆塵埃也則皆路也安得不謂之道故君子仁義以爲路是亦仁義以爲塵埃也仁義以爲塵埃是亦塵埃以爲道也道棄于春秋亦降于春秋若孔子及顏淵魯參子貢邈瑗季札子產是已道熄于戰國亦鳴于戰國若孔伋孟軻墨翟列禦眅莊周荀卿是已其餘啾然靈其術于當時以立一家之

卷

十四

言者殆不可紀若卿衍厚卿慎到田環關尹喜庚桑之徒皆顯名諸侯而列儒者之林使孔子出必取而裁之以納于道雖商鞅蘇秦張儀公孫衍申不害韓非之流其學不出于縱則入于橫不入于刑則出于名馳其辭濫議以傾諸侯而坑天下之民然數子者亦皆辯慧者考索之資博聞者達性之塗也如是則拒蓋辨慧者考索之資博聞者達性之塗也如是則似秦無縱橫而韓商無利名矣夫人之性不相遠也其質婉以慈而文之以詩書關之以禮義則性成焉

故性猶璞也不琢則不成今夫野藪之人多鄙市井之人多媚非理也其習使然也性固無間于野藪市井之人也故循其習之謂情率其情之謂性因性而導之謂學不曰性而學是助傲而飾巧也何取于學故博學而無禮君子以爲求性之泛禮者所以規厥性也學而禮則令名昭焉名昭而辱遠矣故居上而能靖居下而能默世有述墨氏者則以爲陋有慕莊生者則以爲僻有談荀卿者則以爲曲噫三子者无盜跖之行遵仁而履遵智而達遵禮而動孔子之所

卷

十五

必取也互卿之童子無異于市井之人孔子猶與其進而况于三子哉故曰世俗不可與論古拘儒不可與論道其是之謂乎

仙論

秦王好仙將築臺于宮以望終南微君諫曰不可夫有國者將以遠歛而親民也故封以一國則一國之民賴焉不敢棄也民亦不能棄其所牧而求治于隣故天子遠歛以親垂民諸侯遠歛以親百姓百姓懷之是以能存其國昔者周公封于齊而齊民頌召公

封于魯而魯民說以齊魯之民獲其所賴也今賢王受先王之遺業而為秦之諸侯戰二百載而百姓日蕃田野日闢死難效節而無離心者豈民性之本然哉亦為人牧者有以扞城其民也臣始入秦之境野無肥民市無豐賈乞者載道倉庫不殷臣疑以為無諸侯也及賢王得臣百姓懽悅咸望臣之吐忠而諫也臣媿不能有益于秦而賢王亦亮臣之不能忠于秦也故欲築臺以求仙竊觀于華嶽騁望于終南而為遠民之舉以彰其欲何賢王之勤勞若此哉臣竊

奏

十六

以為過矣昔燕昭王欲致天下士歛民力以築千金之臺燕民猶病之况築臺以求神仙乎夫仙者非臣非民潛于山澤之間垢衣瘠形飲水食草得山澤之精以延年保身窮莫甚焉黃綺曰爵祿不及而竊吁吸之術以自榮者世之所謂真人也雖臥薪不足以喻其窮嘗膳不足以喻其苦左無吹簫之妾右無鼓瑟之姬環瑤異膳不得陳于前文武侍從不得列于後播棄父母割絕子孫不表于卿黨宗族此海島之鬼群也由此觀之綺隱于南山以皓為名其論神仙

則恥之故當時避秦之士往往皆明忠信樹廉恥識君臣之分審出處之節如黃綺者亦良可述也彼豈淪于神仙哉今賢王捐千金之樂而為此遊以自憐其身孰為利乎夫為百姓而築其臺雖勞而不怨棄百姓而勞民民執勞之是築怨也杜稷之神不福焉昔我先王建國伯子男皆無封壤唯諸侯是親今秦以如繩之國自賢王而絕之無乃不可乎嗟乎賢王特不寤云爾崇壽豐標亞于天子雄藩沃壤據四塞而誰何賢子孫世守其業雖值亂世而不與王室同

奏

十七

危且足以樹霸若王運在又可以與其延年也如是何希乎喬松何慕乎韓美寂寞而枯槁哉彼且悔之矣賢王復希慕而為之是使松喬韓美延領于窮谷而嘆賢王之不智也臣願王罷築臺之役以為人民社稷計王不聽是歲秦饑匈奴寇灌關天王使中尉孫金于秦

黨錮

曹節亂王室秦王問于飲君曰王室有黨錮之難何為其然也飲君對曰仁哉問乎夫豪傑結難禍及于

國家者豈一朝之故當其負天下之駿望則人主倚之以社稷孰不以為豪傑慶而不知發難之端亦萌于茲矣自井陵之黨吳天下已知今日之既若陳蕃李淑李膺竇武張儉郭泰范滂之屬一時號為三君八俊名莫盛焉而竇武陳蕃以執政為朝廷重讜議合如應響忠謀奮如疾雷然諾相許確如太山其自負也如此而竟不就故名顯而望隆君子之幸也小人因其名而乘之其難愈激而不可解以至于危國求可畏也憲聞之豪傑之出必有英毅明懿之君以成其志則謀裕而不激功順而不挫以輯定社稷民人以寧故舜不遇堯則驩堯不能放周公不遇成王則飛廉不能戮今教子者無舜與周公之遇而為之謀不亦哀乎夫治世則陽明開而小人為泥沙亂世則陰濁濫而君子為魚肉今王室無綱紀文章使豪傑弄于群奸之手海內塗炭者十有餘年是威福移于下而主權不明也故豪傑錮而為黨罪以危社稷之名豈天道也哉若教子不死猶可以鎮王室不然諸侯不能高枕於藩籬之內矣夫彼以小忿而構大

難錮黨之變臣其寒心天如祚漢錮賢者必誅讐民者必戮正其典刑以舒直亮忠貞之士則王室之隆若振翼也何為而使其幽憤哉自李固李膺不得伸于前致黨議不得明于後臣以消息之勢觀之必不免矣悲夫以王之賢偉當千乘之國而失高枕之安此臣所以為賢王患也王宜以誅節等為名盟集諸侯肅靖王室培植善類甦活蒼生改尤以新天下若主上不從則周公伊尹之舉在賢王也臣竊念安帝之世內戚用事于朝諸羗橫馳于郡國天下咸忿然帝有好賢之明常以禮幣徵天下孝廉之士臣亦與焉猶以為未可仕也故辭而不就淹詰于今主昧臣庸國命大謬善類盈朝而無尺寸之功徒以清譽激揚而潤畫者蓋寡竟罹禍難臣實痛之今黨錮紛紜之際猶可援也賢王為王室計奮然速舉以延漢祚則臣雖不得仕漢亦足以報矣王其畝之秦王感慨泣教行下左權劍歌以挑秦王歌曰西溟有劍其離離照之可以熏黔黎秦王於邑而信曰寡人寤矣微君寡人師之子寡人友之將協謀以輔王室不教

也左權對曰徵君入秦二年以心奉于王久矣而王方悟耶今天下之諸侯皆歆以首盟為功以靖禍為勞以得士為強以收民望為張而王不聞何也秦王謝曰繁子之幸教寡人其利普哉左權出語秦人曰吾歎諷秦王而王不謀雖得徵君亦不足乎

見幾

陸續追師至秦謁徵君而喜曰續也得師矣願終身受業焉徵君問曰子見元禮乎陸續答曰嗟與元禮去國矣曰黨難解乎曰覆子之力也徵君嘆曰雖然

五卷

七下

閼寺執政直臣必危元禮之古其能久乎吾嘗與林宗論漢室之事憂形于色移榻不寤獨何心哉是以堅不仕之意遂山藪之樂林宗與吾偕是心也彼猶擇交而獎訓故及于黨若憲也無譽無毀潛蓀厥素躬耕以養妻子鼓琴讀書以訓來學有兄伯庸哭毋失明而亡吾獨廬塚三年遭漢不靖倭臣竊權自奴稱命惡政不語于民欽術結網于國吾是以堅志而避世及讀孔氏春秋嘗曰仲尼之道至作春秋而尊也知周無盛土不可以輔乃歷說諸侯以行其道得

志則攝相事而誅正卯不得志則權褒貶而作春秋吾亦樂仲尼之道周漢之東皆季世也故考風于列國聞政于諸侯諸侯不以為賤而寡之豈爵祿以臣而凝滯于進退哉吾始遊齊魯韓魏之諸侯也四君皆愛士而不能謀盟會而不能信將如晉而國有警乃逢涉于秦秦王明毅而好問分祿而養賢積秦之衆盟諸侯而扶漢室疏黨錮而清王塗誅諛佞而撫黎庶却匈奴而歆社稷則穆公孝公之業不足為也今閼寺執政者二世衆黨錮雖釋而主疑未愈何以

五卷

七下

總纂若數子不為逢梅之幸必為後憂孔子曰邦無道危行言遜數子其未從事于斯乎是歲秦國地震大雨雹

上林

有五色鳥集于上林秦王喜而問曰寡人享西土之祿未有功德于敝邑之百姓而致珍禽寡人以為鳳也不然則太液之池非無鳧雁鵝鵠之鳥上林之苑非無鸚鵡翡翠之禽矣五章之若斯也寡人聞之西方之鳳曰鸚鵡意者其鸚乎若以為然寡人將發秘

應致百匠以修上林則何如徵君對曰吾聞淮南有鳥其名曰鵲南越有鳥其名曰鵲皆五色也昔者文王為西伯修德行仁澤被南海是時也有鳥鳴于岐名曰鳳皇百姓陳路而歌群臣埋虔而頌文王曰奚為鳳乎是爾臣庶錄其所聞以重子過夫以文王之懿而讓岐山之鳴却臣庶之頌憤懣德之愆是以先昭于西土思懷乎諸侯而為受命之主世載厥休以茂有天下則文王之為也今王之心度不類然臣恐指鹿為馬之臣復覲面于秦庭矣夫上林苑秦之廢

秦

秦

固也我漢祖滅秦入關中三望上林之苑而不入豈復畏秦之餘威哉亦項氏以為憂也至孝武皇帝始鑿昆明之池以習水戰民不得休息而天下大困矣然猶賴文景之遺澤也及世祖遷于東京以來上林遂為廢苑今欲興之非帝王之業不可雖然歛四海之財發百年之廩竭百姓之力以修亡國之規仁者不為也且以供子孫盤遊之樂為二世竊笑是秦之民又黔首也不亦悲哉願王察臣之言毋忽焉秦王乃止上林之役左右因是以嫉徵君

觀雪

秦王與徵君飲觀雪于庭有姬臥貂帷賦白雪之歌起而覓瑟不得倚帷而詠之聲繞殿閣積雪倒飛秦王甚異之乃鼓缶而和命左右以觴進徵君徵君曰王亦止缶乎秦王曰何謂也曰夫物不可過盛音不可過揚過盛則亢過揚則淫今王之缶過矣不可鼓也臣是以請止之秦王曰嗟乎先生欲以寡人之姬給是寡人有淫姬也于缶何有焉遂不悅而罷酒左右附秦王之耳告曰王請烹之秦王曰烹一士而動

秦

秦

諸侯不可謂武徵君佯醉而出秦王解白狐裘賜之以禦寒徵君謂李玄曰秦未可去也

汙吏

弘農太守金垣嘗郡人怨之訟于秦王曰金垣之守弘農也殘虐日甚陽廉而陰貪變者五人墮于左右借威行奸貧富有訟必以賂而後達有未達者則以聲劫于訟幸而訟理則曰是子力也夫一室而樹私門者百出一守而舞文墨者千人故民有主雖以為安則倍其地而結訟貨殖以為贖則隱其田而蠲稅

貧益貧富益富雖積尸于園委命于溝壑而不
也是以飲憤懷冤起君之門而愬左右以求立如是
者三矣君之仁恕戴之如慈父君之明整仰之如日
月西土之民咸賴焉豈惟一郡哉我天皇命有司撫
攝西土將以殫君之勞詢民之欲以自靖也今雲下
而仇衆素祿而養位寵嬖而行私賣祿而釣譽不愛
君之明仁而肆然為民牧是蔑君也君奄有西土而
威不加于一郡以翦虐除殘竊恐遠近雷同國如空
舍而君其孤矣何以示強于隣國耶為弘農之民而

金華

金華

愬其父母固罪也然隱忍而不言者亦多矣君其先
循良之察而後誹謗之誅無悔也是以朝夕待死于
殿下賊臣唯命焉秦王得其訟而憐之乃命左右拔
其即太守金坦坐耻下獄其妻素淫乃詐為嬖女以
千金賂秦王之左右左右有通之者是以得入宮闈
有寵于秦王王欲釋之不知其為太守妻也是時有
漢使至秦秦不禮漢使以其事聞于朝罰秦王之祿
二十石事竟不釋太守及左右犯法者皆徙于邊郡
無赦是歲紫微山崩而移君子曰漢室不久秦下其

方崩乎

三軍

秦初作三軍徵君上秦上書曰臣聞王之作三軍竊
以為驟矣夫諸侯撫千乘之國也五年而修德三年
而勤政二年而修武故功施有漸而民不勞今百姓
未寧而遽作之諸侯未盟而先動之衆必墮于秦昔
者文王以百里之壤修令德而創王業况千乘之大
國哉夫文王之撫岐邑也薄其賦稅弛其刑罰矜恤
鰥寡懷保孤獨扶植聾瞽寧輯離散必與之役不及

金華

金華

負弱無赦之罪不及子孫仕有資嗣則祿之山澤之
利有不貢則疏之安則同其衆患則同其憂是以王
業隆而頌聲作獄室空而不閉田野密而相聞市無
啼老道無闕民和氣昭而四時寧諸侯歸仁焉今賢
王治秦也分祿于宗解裘于士賜食于左右威暢于
弘農罷築臺之役納遠人之諫慈惠而教恭彰且甚
矣然仁澤未霑于四境紀法未布于一國能使弘農
之民負笈荷銳于前而不使舉秦之民抱饑寒之困
而驅馳也是三軍之作其三軍乎昔晉文公納襄王

于周以示民義伐原以示民信大蒐于被廬以示民禮然後作三軍伐曹衛出穀成釋宋圍敗楚師于城濮遂霸諸侯今欲用其民而去禮信何三軍之作也賢王若修德而勤政以保入王室苟王室可輔則委力以事之而不為詘王室之難成則據秦以圖之而不為篡何則以同姓之賢王而假臂于塗人使諸侯乘于蕃林之上蟬飲蠶食向西枝而流慨也常此之時秦之三軍徒足以為諸侯資耳安能重于秦哉臣之在秦無所匡益夙夜憂懼懸心如鍾進不得盡言

本意

本意

以規王退不能豫謀而越衆臣竊恥之雖然賢王親草莽之疏加不次之遇臣敢不殫厥心以報賢王乎天秦之所欲盟者晉也以晉之強而盟于秦併力以樹之則諸侯之雄固已在秦矣秦不盟晉是失諸侯之雄也臣聞之諸侯同盟則聽于士諸侯同勞則聽于民諸侯同德則聽于天欲晉之盟秦非臣不可也晉警方戢臣將說其賢王以結秦之心王勿以臣為縱橫之士也王室凋薄不能以德庇諸侯諸侯亦不能以力輔王室故歷說四君而及秦晉也秦晉能相

結以信相樹以德徵攝于文武成康及我高文武宣之明烈如是而作三軍綏百姓制諸侯一海內其孰禦之願王追治岐之政紹居鎬之業則漢之天下非特卜年八百而已賢王其熟計焉秦王感悟遂罷三軍

去秦

秦王送徵君于渭橋冠蓋載陌秦王觴而言曰徵君之交盟于秦晉之鄙若媒之導于婚姻乎晉若不禮徵君其無違寡人也徵君曰臣不能以報秦而在晉

本意

本意

則可以報秦在晉而不報臣亦不能以秦而報晉是臣之後與不後在此遊耳臣有弟子八人皆能顯諸侯而利國家固霸佐之才也王如惑臣臣弟子有陸續者使之事王則何如秦王默然久之曰寡人將聘之對曰續也今日在王之左右而又聘之何也秦王笑曰寡人所說者誠在徵君耳徵君不自用而進陸續何重于晉而輕于秦耶徵君不悅曰憲也乞食于秦二年未嘗重秦也今又進陸續于王亦未嘗輕秦也王必欲得臣以為秦重則王之左右賢于臣者衆

矣而王以為輕何也臣始入秦有負薪者親于涓米之梁臣與之議如探九淵其際無有夫以一負薪之士王不能屈而用之而况臣不如負薪者又欲重于秦恐秦人之竊笑非特負薪者而已且王不聞陸續之賢乎績也嘗以孝廉之名為諸侯重豈輕于一秦國哉愛士而不能重用重土地而不能謀是徒知士之重於國而不知國與士之均重也士懷瑜而待價修名而待聘不亦重乎唯自重其器而後可以重人之國王必欲用臣是不亮士之所重也雖然王不以士

金

主

之所重者重而士不以王之所重者輕由此觀之士不能輕重于秦也亦唯是信與不信耳故伊尹在夏則輕在商則重百里奚在虞則輕在秦則重今秦之輕重在王也臣與陸續何有哉微君遂行

外史卷之五

秘傳天祿閣寓言外史卷之六



利字集

後漢 汝南黃憲 撰

宋 後學韓洎 贊

明 守溪王鏊 校

適晉

海門王汝璣 刻

微君適晉國之疆匹驢小車四乘微君驅驢左權御之七人以車周岑陸續後有寇追績謂岑曰前無塵不能及矣遇寇吾與子何周岑曰命也既而寇至欲攀車而取笑陸續告曰彼無膽有夫子故衆在也曰

金

主

何謂夫子曰汝南叔度曰非黃微君與曰然則則吾不忍俘也友以囊金一斤為贖以饋之受而陳謝冠去周岑謂曰受之義乎受而謝之禮乎曰顓沛之間不辨禮義也姑受之以謝暮赴于關微君待而問曰來何遲曰阻寇曰無傷乎曰顓子不傷也且有饋冠饋不可謂贖女受之乎曰非所殖而饋受奚不為贖也曰然是誠非殖也朱儁曰吾聞冠以禦人未嘗以饋若冠者餽人是不禦也雖然充禦人之心二子其不免乎彼以是心而猶饋豈以為非殖也且其所

饋以子饋乎以名饋乎抑饋以義乎饋以義焉往而不受饋以名胡可受也若以子饋而受之子亦無報之云乎受則必謝子亦無揖之云乎不報則受之心不如饋也不報而謝之是感子以信而應若以偽也殆不可與陸續曰于斯時也彼以其饋至亦惡測其禦人之心乎孔子曰人索已以進與其索也焉保其往也今冠也不禦而餽是以餽索奚而不受却餽而受其索無乃自傷乎受而報禮也受饋于冠而報之非禮也不可報而謝之夫奚偽徵君曰偽乎言房

卷

三

而論可以揚手治世績乎言婉而恕可以免于亂邦云其試矣

逆旅

徵君過河曲晉人不識為徵君有酒徒數十人偶語于市曰望皇九族一何寒也左權謂晉人曰夫子微道于此有司不聞汝莫以告偶語者何也晉人曰何夫子為關吏猛而容入是若之幸也豈復聞于有司乎有司不能待寒族也讓我以偶語酒徒之性亦將馳去左權叱曰汝以百夫之衆挾酒徒之名而搖亂

一市何有司不汝戮也晉人怒而捕有解衣而求聞者數人呼于市曰先捕驢上之子乎左權以負薪之乃與左權聞左權舉商人之棟木二丈橫行於晉人之園晉人皆靡遂分道而去有司已聞徵君至出郭追之徵君使左權謝曰未子遠矣不可淹也以晉王有敦聘故遙涉乎冀壤假道于令邑夫子欲下車而禮以微服故是以不敢相達且無費明宰之腆惠也有司曰某也守是土也無令譽于百姓是以聚為酒黨以暴吾惡也徵君其無警乎乃具饌謝罪觀黃金

卷

三

百斤為贖左權辭曰夫子有命請復之權不敢專也遂不顧而行以其饋告于徵君徵君喜曰才大而不仕于亂智也從遊而無勞恭也力舉梁木而不聞淑也權乎可以使索新矣

傷時

徵君見晉王王曰寡人掃敝國以待夫子久矣千里而至得無勞乎徵君對曰臣聞賢王之求士也內有側枕之恩則外有載貨之勤內有岌岌之憂則外有皇皇之望其相求之殷然也豈惟士之勞乎今賢王

五聘臣而臣始至是賢王之思士甚于側枕也臣之
在秦聞晉鄙有強胡之難而士不至是賢王之憂甚
于炭炭也王若以晉難既輟而未暇用士則臣之若
又甚于王矣雖然晉猶未靖也長城若頽堵雉關若
敝甕雖以四塞為襟而烽烟之警每舉衽席之上歲
無暇日且地瘠于蕪莽而不知屯兵弱于私役而不
知戰馬疲于驅馳而不知高將委于執政而不知廉
財困于空幣而不知信武玩于餌虜而不知馭是故
以晉國之強臨之以賢王之略鎮之而不能安乎四

六卷

辛二

境之外亦以漢室有六蠹也夫六蠹在漢室而獨
為晉憂者亦胡虜為之衝也其次則秦及之秦人是
以日夜登垣而窺晉由以觀之秦晉固唇齒之國也
唇亡則齒寒齒落則唇廢今秦方以晉為唇也而先
有寒齒之心故諄練裊藝之士招延于國而謀習以
備胡秦王一夜而三起茫如覓遺臣嘗與秦王臥懸
燭殿中秦王以衾擁臣而起失其一襪欲答其左右
及索之二襪貫于一足其急也如此是皆晉之所宜
用心也而秦先之晉又嘻然而不備臣恐秦將取其

唇而護其齒無乃為王之懟而百世之辱乎為晉之
計亦唯以秦之心謀于晉則晉可鼎足而定也而又
有扶漢室之名則晉文之功烈由以舉矣王其圖之
晉王曰善

謀國

匈奴寇雁門晉王憂問策于徵君曰晉邑荒矣其何
能扞且不可守也先生何以教不穀對曰臣聞大國
無備雖聖人不能樹功諸侯無權雖謀士不能定難
今晉國之壤地臣以為賢王未有也晉國之人民臣

六卷

辛三

以為賢王未有也晉國之守令臣以為賢王未有也
此三者王皆無之而又為晉之諸侯何也如是則賢
王雖欲強國而防胡患不可得也夫雁門晉國之巨
關也而王不能閉匈奴之患則共之三軍之衆戰于
晉之鄙也而王不能制匈奴之患則共之三軍之餉
運于晉之遠也而王不能煩匈奴之患則共之是名
附而實離誠晉之所獨憂也臣何策焉或者其盟于
秦乎王若修政亦何盟之為然盟亦諸侯之所賴也
王欲謀晉而親秦者無他尊漢室而已矣秦晉既盟

則以自荷其國而陳情于天皇以塞倭臣之路求施
民之計乞備邊之權而陳以必然之故然後陰惠于
民則民樂為用也崇禮于有司則有司樂為譽也向
士而掌膳則士樂為謀也臨軍而分士則軍樂為後
也墜其蕪壤而使之耕鑿其重地而使之溉収其牧
苑而使之畜柔其高賈而使之業飾其兵甲而使之
震熱其戰陳而使之奮舍其老弱而使之安拔其銳
卒而使之厲尊其謀士而使之忠以漢室為之倚而
謀晉國以秦為之應而制匈奴比翼而治則晉國皆

卷四

卷四

王之有矣又何憂乎晉王再拜稽首曰寡人聞命惜
手力不勝也曰王饒于是乎王勿饒也臣觀天令胡
運必興悠悠漢室將為墟乎麥秀之歌臣又聞箕子
矣晉王撫然而泣曰漢移斧柯奈寡人何是歲黃巾
亂

治曰黃叔度與晉王論經國大體雖伊管之志不
過是也惜其生于漢季紛紛之秋雖嘗以孝廉奉
而經濟之學曾不少見于世徒託諸空言當時諸
侯王皆坐視漢室之亂亦莫能展叔度之志悲夫

防胡

晉王與徵君宴于平胡樓晉王歎曰茫茫胡壤黃河
其波翻風舉礫當關者何寡人守此故邑能不悲乎
徵君避席而對曰臣竊以為王之徒悲耳昔太王居
邠狄人寇之去以皮幣大馬繼不辭氣今賢王無以
事敵而欲免其患臣見晉國之日蹙也夫胡虜入寇
寇王室也而實有冠晉之名賢王亦何亂焉且至不
見夫鵲之追雀乎翔薄于霄際而下視其雀雀仰觀
其鵲之追也而伏于岩垣之側鵲乃奮翼而下之有

卷五

卷五

蛛網張于岩垣涉之而敝是鵲欲捕其雀也非為其
蛛網也而固涉焉是鵲也實有捕蛛之名鵲又何辭
乎由此觀之胡虜鵲也王室雀也晉國蛛網也寇王
室而及晉不猶捕雀而及蛛乎臣是以勸王之為也
晉王不荅頃之晉王問曰國人有黨錮之難何為其
然執對曰臣聞明仁之主國無錮忠幽厲之主國無
錮佞今主昏于上忠錮于下外則烏孫之種驕而入
寇內則黃巾之屬叛而不寧又甚于實憲梁冀之世
矣自西京以來未有此難也天下之侯王皆南面而

待故于藩屏之內臣痛心焉願王審處而熟計可也
晉王酒酣擊劍而歌命微君和之對曰臣不能和臣
有左擁者善劍有陸續者善歌有周岑者善辯有張
衆者善策有孔紹祖者善禁有朱偶者善守有徐沛
者善矢有李玄者善天文王能用教子以謀國其庶
矣乎晉王曰寡人將謀諸父兄伯叔父而從夫子之
明諷可乎對曰不可謀出于臣故臣亦與焉若是謀
不出于臣則臣亦不可用也今屏左右而與王謀者
豈不善于王乎吾聞古之豪傑議天下事也机密而

不春

子本

一難

微君設五難說晉王一難曰今有穀生于千仞之岡
其葉如雲其幹如虹陰于春夏不知秋冬沐之以芳
雨暢之以薰風受天澤之寵而根蒙葍乎一壑其青
松朱桂之樹不得雨露而槁悴者王匪下有萬草凋
零在陰其孤蘭與衆英皆不得披乎陽春有牧者頃

足于北陵之坡而盼之欲擊則無修絕欲伐則無斧
斤使山之草木雖披偃塞而待于幽焦萌而聽
于穀當是之時臣不知牧者之何所解也晉王曰是
穀也必凋于歲寒奈春夏何意者其伐之乎牧者無
斧柯請謀于樵蘇

二難

洎曰第一難喻漢室黨錮之禍以牧者諷晉正也
今有宗族巨室子孫保之西疇千畝百農耕之以衡
門為關以隄堰為垣以溝澮為池溉陂平畝深耕獲
而望苗畲若無患也一夕北風沸塵驟雨衝界侵犯
我疆塲崩潰我隄堰播蕩我藩籬浸滲我溝澮汙濁
我妻孥傾覆我廬舍岨巨室之憂也出守者可為寒
心哉當是之時農夫荷鋤而流歎結笠而增哀如欲
修其疆杆其災以鎮撫其巨室阜豐其民財培沃其
土膏瓊導其津埃使西疇蒼然允茂嘉禾優游于樂
歲恬澹于康塗領巨室之託者得無策乎晉王曰風
雨之虐固災沴之厲農也禦則巨室安玩則巨室危
雖出守之責而為巨室者其亦不能豫患哉

不春

子本

洎曰第二難言漢封晉王以為西北宗藩每歲受
胡虜之惠漢室重寄何以副之晉王又歸咎巨室
此亦漢誠失計

三難

今有妖狐成群遊于大苑之中憇于金苑之內其容
足以媚太陽之亮其勢足以侵雷霆之聲貪如鼯鼠
矯若雄鷹狀如獬豸巧若猩猩其突如執其蠱如麋
條忽萬熊莫知厥机足璫乎魑魅之城跡風乎魍魎
之墟饒之以治容祭之以文皮能祀北辰而弗惠手

金苑

手

黔黎何以為黨其名曰狸此皆歟苑之所不畜者也
今肆然而馳據以要路使麒麟不遊于郊騶虞不蹕
于園群狐憑威以噬人肉而入苑者不可勝數肝腦
積丘陵膏脂致淵數誠欲弯弓而射狐設網而驅狐
以廓清其苑園泰畜其騶虞若此者果何術以制哉
晉王曰狐也養禍于苑藏富于穴何患肆也欲亟制
之子其問諸虞人

洎曰第三難語意較顯

四難

今有採不死之藥者王遊方嶽十涉溟洲窮合靈之
嶽掘產秀之岩被羽服而履赤鳥談真訣而煉丹砂
或呼吸而漱精或偃仰而餐霞自以為安期羨門之
輪松子王喬之屬天子不能爵諸侯不能祿寢跡于
草野寄傲于流俗共浮圖並軌老子同谷趨而事之
者若攀軒轅之遙駕徵彭聃之遐福也其名孰美焉
然周穆馳而大戎叛秦始遊而二世亡此二主者寧
无利于民而憂身之不壽于義黃寧無利于子孫而
耻國之不延于陶唐卒有替義黃之憂後陶唐之恥

秦末

事

意者力之不逮乎或虛詞詭術無微于世无裨于身
國乎何嗜之而不疲也晉王曰夫周之鑒秦所觀也
而始皇不寤秦之鑒漢所觀也而武王又不寤是以
海內淫于方術而棄力穡者三十餘年然則玄奚益
于國哉

洎曰第四難意顯而辭激是時桓帝好浮圖老子
之學故以篇專諷漢室而實欲感悟晉王

五難

今有酒徒十人群居而飲有客請曰今日之飲世

厥技以為劇可乎其一人進曰吾善于簫有二人曰
吾善于歌又有二人曰吾善于舞二人善于奕二人
善于臺客曰若之藝咸聽于酒謂簫者曰吾忽焉奉
觴而簫不應者罰忽焉投觴而簫不節者罰頃之簫
者醉而不能罰矣又謂歌者曰吾忽焉奉觴而歌不
應者罰忽焉投觴而歌不節者罰頃之歌者又醉而
不能罰矣至于舞者亦然奕者亦然客笑而喜
曰吾一觴而困九人其亦善罰矣乎何取于藝也九
人曰何予之能忽于罰而不能忽于賞也無亦罰吾
以酒而罰子以名乎夫酒可以罰可以賞是酒不為
厲也人猶惡醉而辱之今有司罰人以錢穀刑人以
刀鋸是猶簫既罰而斷其指歌不賞而鉗其唇不亦
甚乎若是而訟于諸侯以昭漢室之典刑則何如晉
王欽容而長歎曰嗟乎豈惟敝國為然若不出敝邑
之境亦無待寡人治之寡人欲告于天皇則畿內之
有司亦是罰也布于同列則隣國之有司亦是罰也
寡人耄矣先生其輔寡人之子以興漢室無為社稷
憂是歲有蝮蛇數千自參井而出墮于潞城黃巾破

南郡敘方伯及令

洎曰第五難發論甚怪

修德

徵君遊于品梁左極從之徵君喟然曰壯哉大禹之
治也治于唐崩于春秋壞禹之功亦晉邑之戾也今
晉無大業諸侯不伐然而有晉之憂者其漢室乎夫
諸侯之傳國也山不崩水不涸是謂載德之國山不
再崩水不再涸是謂修德之國水涸山崩而繼焉是
謂載厲之國山始崩水始涸是謂替德之國以山川
之徵也晉王明惠而愛士可以興業然短于籌略拙
于弘毅故天下之士不能盡心于晉吾又後矣雖然
吾豈求辱于晉王乎夫晉天下之強國也以晉王之
明而國尚儉無鄭之寵族故士亦樂為之用也苟晉
王不于此時奮創于叢臺之上以謀晉則雖有恒山
大河之阻井陘鴈門之固亦烏足以強羅故之晉哉
夫明而不能籌者難以料遠惠而不能毅者難以鑒
大是吾所以憂晉王也吾嘗五難晉王晉王五對而
無沮以以而籌則晉必為盟主而王室亦有利焉則

王室而主盟七國之諸侯其晉文之業乎是載德之
國自今而始由晉而興東制齊魯西威秦蜀南服三
楚中綏韓魏諸侯其誰不盟是吾之所以望晉王也
左權問曰黃巾之亂孰能制之曰古之得天下而帝
者其謀于草莽之初猶盜也及其得一郡拔一邑傾
一城拔一邑無所據美女無所淫從善而納策順如崩
石疾如決流然後知其為帝王之器也今黃巾之衆
滿毒海內殘害生民天下共逐之此時大舜之繼耳
孰不能制哉權也有烏獲田盾之勇是三軍之任也

卷二

第二

有孫武獲首之略是三軍之帥也必五倍之敵而後
禦之若黃巾者敢當子乎曰陸續何如曰續也使
游于孔氏之門其問子審之儒乎吾使之仕則黃巾
之亂吾知免夫

董卓

董卓謀篡晉人告王曰漢室將授于董氏矣為之奈何
何晉王聞之俱謂徵君曰董卓造亂所傾我王室驚
其大臣於其百姓極其天子意者董氏之亂其浮於
黃巾乎對曰黨錮之去國臣已知漢室之無巨矣重

氏之亂不亦宜乎曰王允執政安謂無臣曰允也名
起于布衣而業垂于鍾鼎是以執政而無極苟寡子
朝典群小浮沉其子費爵于市日累千金是允也積
毀于家養禍于國而民失望焉故董氏乘而竊之謀
篡漢室允為正侯其何能輔相耶若黨錮而死奈漢
室何晉王出涕曰嗟乎以孔臣一人天皇不能討大
臣不能打寡人亦何有于版圖將赴王室而抱祭器
藏于原陵是寡人之願也天祐王室則天皇討之天
假救邑則寡人討之是討亂在天也寡人敢不勤于

卷三

第三

王室曰漢祚若若則諸侯六姓雖復諸侯弗盟則一
晉不能備舉王何既諸侯而懈德業乎及是時也終
德而飾政樹盟而固援必靖厥難夫以王之賢而素
諸侯之盟其殆失時乎晉王不答徵君出謂弟子曰
晉其殆於非夫遠于晉王唯王遠于百姓非天棄子
晉邑唯晉棄乎諸侯晉其殆於

蟾臺

晉人築蟾臺以居徵君履歷進田蟾臺非晉王之所
築也而子唐之何乃自簡若是哉徵君曰是臺也晉

人得而集之今諸侯者豈能下交于士乎諸侯而下
交則失其勢故諸侯必勢交者也非交以德也士无
勢亦安得而交諸侯乎曰昔者朱儒之行也問臨民
之道于子子告之曰守而無智不可以保身威而匪
仁不可以臨民陸續之行也問臨民之道于子子告
之曰續乎孝可以勸百辟智可以安諸侯仁可以懷
百姓張表之行也問臨民之道于子子告之曰汝盍
醫乎曰何謂也曰世將無道則天子有虛眩之疾諸
侯有怠荒之疾百姓有饑饉之疾大臣有貪蔽之疾
有司有貪緣侵漁之疾受黜之臣有要君附權沽舉
之疾夫國家如寄也而有上下之險疾擾而攻之固
馬不危子歆臨民醫是而已矣曰何以醫也曰子能
以仁義為藥以政教為湯先瘳乎主疾而後瘳乎諸
侯臣庶不亦善乎曰以此夫子之醫也弟子何敢逮曰
畏黨吾將醫諸侯若諸侯瘳固亦不危諸侯不瘳豈
惟藩籬之禍亦國之災也由此觀之士之交乎諸侯
猶醫者之交乎疾不能離也而夫子云云無欲以晉
人之故而自釋與曰子何以為士交于諸侯乎昔鄭

卷五

中

人有膏肓之疾三年而不出戶或告之曰子之疾危
矣求良醫以療之可乎曰市無良醫何以求為曰有
良醫者在子楚子以百金致之彼必不遠千里而起
鄭人果得楚之良醫以療其疾是醫者未嘗求疾而
治也醫在而疾者求之耳然則為士者亦諸侯之求
之也豈亦諸侯而交與吾受晉王之聘猶楚醫受鄭
人之金也鄭人得之而瘳疾晉王得之而不瘳吾豈
不若楚人之醫乎亦信與不信也今黨錮又告難于
朝王室之疾殆甚于昔吾已矣哉

卷五

中

贈書

陸續歸吳貽徵君書曰續也佩先生之訓竊慕一職
松激所心欲試于當時而效犬馬之勞也不圖漢室
雖獎諸賢錮戮董氏造亂肆謀不執海內踴躍有新
室之風以豪傑之所以怨慕而盤桓也續賴先範得
奉諸賢之清塵每與元禮接論稱先生以王佐之才
續望馬若內難不復諸賢盟朝濟濟戮力以樹中
興之功挽孟世之盛則先生奚舍蒲輪而就衡獨去
王國而賓藩籬乎續嘗負笈從游親風壤以志之願

山川以紀之八馳孔轍九遊禹州續之頌也及館于秦邑將執洒掃辱主上以孝廉之舉先生命續曰仕遂許身于漢室亦唯先生是賴嗟乎漢室已矣自竇憲梁冀之徒制其命侯覽單超左悺唐衡王甫曹節趙忠張讓之屬玩其權南單于西羌北匈奴之羣削其勢黃巾張角之衆殘其民而又劫之以董氏禍亂相仍國家塗炭內無比干之忠外有箕子之歎天地災沴宗廟社稷宮闈之禍慘于春秋夫漢室之故也若是何能輔之續是以逃祿避難家于吳中與鳴夷

續

四本

子將濯纓五湖之濱流憇長洲之野漁釣而歌以畢吾志是亦先生之訓也續去國以來寒暑二謝每念漢室多故未嘗不慷慨而赴之以泣也先生在昔令德日彰垂聲于九夷八蠻諸侯賓之百姓懷之畎隱功于漢者也其素國家何兆夫先生之出為漢室也而漢室不能自為救戮後分立鉤黨而國無社稷之臣則先生亦卷道而馳志可乎以先生之明哲固已甚矣而又淹驅馳之理理必亡之緒動諸侯而持漢室誅奸雄而安海內屏左道而正朝廷皆欲望諸

侯而為之雖桓繆復興亦不獲已然而先生之淹于以遊者無亦以負隅為心而置其利鈍耶然則仲尼栖栖于宋衛子輿濡遲于齊梁信乎大賢之為也續也復欲從事於末竭菲薄之軀而不敢以吳晉為遠朝夕講德恭敬無怠此續之所以事先生之心也崇婚姻未畢疾癘久作又無餘粟以養老母躬耕薄噉聊以卒日迺來東南告饑而吏不加卹稅役繁興而民不加供盜賊充路閭市唯譏是吳之危甚于晉續又安能舍父母之邦而遊也往歲歸吳假道于汝南廬塚有司守之春秋有司祀之義陽之田耕而不賦麒麟之臺藏琴而不毀雀巢于衡慎陽之人皆不弋草蕪于徑慎陽之人皆不樵此耕桑之所揖讓也是以元礼竭忠林崇素身公偉不渝節蔚鄉不辱命其仲舉游平子幹孟博公孝元節先有皆附德音而與者也續不敏進無毛焦之諫而忠于主退無陳蔡之從而信於師不自砥礪以遠今名而厚為天下戮笑所以中夜感激長歎而不寐也道里遠阻朔風其寒行者歌授衣居者歌蟋蟀時云春矣君子悠々悠々

無期杭于辭不盡 徵君以書示李玄

中原之書達矣是歲徵君去晉

泊曰此篇文氣慷慨情意懇惻

外史卷之六終

秘傳天祿閣寓言外史卷之六

後漢

賓蜀文

宋

後學韓洎 贊

至關

明

守溪王鰲 校

徵君如蜀踰棧道至關關吏譏而不納從者愠徵君曰國有禁是也乃館于園門之外子高私與之驢徵君覺而伴卧關吏請入子高喜以告徵君曰國無禁吾不入矣子高曰先生未至蜀之關驅馳于道路將以赴也既至將以入也關吏譏則曰有禁關吏請入則曰無禁岑也或馬徵君笑曰子惡知哉夫先王之設關也以戒不虞故負關擊柝皆以其職而事于王四民非關不由非譏不入此先王之明禁也今吏曰不可入則止吏曰請入則行是由吏也非由禁也吾聞先王以禁為關未聞以吏為關也出入于吏之口乞人猶惡之况賢士乎夫賢士國家之巨關也扞不軌而遏倭人驅賸民而制淫族鎮百姓而寧諸侯不倚爵而責不恃祿而富其尊莊而顯厚也如是汝徒見諸侯之關而不見賢士之關乎子高曰夫賢士之

顯于也必先由諸侯之關而後使諸侯由其關不
然雖厲教義之禁擊仁智之拆諸侯不聞焉不聞于
諸侯何關之為昔仲尼以仁義為關周流列國然猶
絕糧于陳削迹于宋而不能扼諸侯之關故退而設
關于六經以防名教老子以道德為關猶騎青牛而
過函谷以避周亂史之文曰周太史耳西出函谷關
遇關令尹喜曰周將亡乎蘇秦張儀以縱衡為關而
顯諸侯諸侯役之如妾婦商鞅申不害以刑名為關
而制黔首諸侯待之如鷄豚夫蘇張申商之徒皆干

卷一

子

謁于諸侯而後能騁其術也繫先王之道術陋蘇張
而黜申商諸侯慕之若酷火之求濟于水危疾之求
瘳于扁鵲也使先生不由諸侯之關而資左右以流
害則雖欲效蘇張之揚眉而談笑于傾蓋之際不可
得也今士庶之遠涉者皆擁于關關吏拒之以待先
生恭亦甚矣先生以為悍而不入何弗怒也抑且以
為固弟子不遠千里而從遊為道計也今遇國不入
宿于關外是輕身而賤道也賤道則曲輕身則殺先
生其之何微君曰是則然矣使為士者懷道而見

諸侯諸侯拒而不見士將去諸侯又求之于斯時也
士亦復見耶吾之游于諸侯非無交也魯招以玉齊
聘以玄纁魏招以駿馬韓招以方圭秦聘以幣及旌
晉聘以白貂其交也殷矣故去岩穴之樂而與諸侯
遊也今蜀招我以寶劍其文曰利用之器吾入蜀之
驛與霸旅辟蜀使過而不識故不得逐命韓王遂不
出郭而迎吾亦唯是好遊而不相聞恐擾其土地走
其耆老是以潛至于蜀國之關而關吏辱我以不納
實我以無信迹其所為諸侯關之必罪焉後有治關

卷一

子

者必以吾一人之故而怠其譏無乃亂禁乎所以待
而不入也子高不能對微君曰吾將就駕棲于太白
之岡以觀蜀國之政待漢室之清不亦可乎汝愛其
師而不愛義吾其沒身已哉館人以其情通于關吏
關吏匍匐叩頭而告曰僕賤吏也不能旌大賢之履
實以不恭久淹高駕且後戾于左右賤吏雖命蜀王
若聞之以為小人蔽奸賢者于外罪無有賤吏亦唯
命若夫子志賤吏則生不忘則死是賤吏之禍福在
夫子也微君咲而不應關吏知從者之私賂也出謂

子高曰：懽命寄旦夕，不敢倚子之惠，以重罪戾。乃及之時，蜀王將田出關，過微君之館，微君鼓琴而歌。蜀王聞之，曰：「吾國有賢者，至乎遂獲微君以絕。」

招賢

微君疾使徐淵說蜀王曰：「今天下之王，蜀為雄矣，而士不至于國者，豈賢王有遺行與？」蜀王憐然曰：「蜀國有名山，廣川，賢豪明智之士，悉產于茲。奚待天下士乎？」徐淵曰：「賢王欲以蜀之士為士乎哉？此秦始皇逐客之意，而李斯所以強諫而難者也。夫蜀之士，其賢」

七卷

于淵者，或衆矣。然天下士豈無有賢于蜀者乎？以淵之不才而棄天下士，何賢王之待蜀重而待天下輕乎？此言非所以安蜀，壞而匡漢室也。賢王為宗室之首，祿倍于三公，爵貳于天子，勢埒于諸王，據蜀之雄藩，以為固而不能當天下之一面，扶漢室之危弱，其故何與？董氏以陶廁之夫，登廟堂之上，陵劫天子，號令臣庶，汙濁社稷，輕蔑王侯，漢室之形，譬如垂危，扶則暫安，不扶則速危。不告難于諸侯，傳檄于天下，坐使漢賊陰謀以竊神器，是以農不暇耕，女不暇織，皆

拱手以聽董氏之命。若此時倚望而不舉臣竊謂賢王無輔漢之日矣。夫漢室之于賢王，不可謂薄也。宜以此時傳檄天下，告難諸侯，發私廩之財，收英雄之士，先誅漢賊之黨，以靖東南，則西北之患不勞而定矣。然後洗甲于二川，流凱于三峽，倒戈于拔道，功孰踰焉？漢室之安，可倚牖而待也。王其圖之。

問疾

蜀王得微君而喜，聞有疾，忽焉而感，乃以單車造其門。微君知蜀王至，掩帷而卧。命李玄侯于階，蜀王見

七卷

李玄而問曰：「微君不能出，與？」曰：「不能。」曰：「寡人入以見，可乎？」曰：「既卧矣，俟寤然後請入。」曰：「微君得無瘳乎？」曰：「瘳不為疾也。」曰：「然則何為？」曰：「玄聞之，天以薄蝕為疾，地以崩溢為疾，天子以凶厲為疾，王侯以驕泰為疾，士以貧蹇為疾，大夫以酷佞為疾，庶人以饑寒為疾。今微君之疾，蹇也。國不舉賢，使士有蹇疾，羈乎道路，軒冕者多豺狼之群，膏粱者多犬豕之輩，由此觀之，士安得而無疾也？夫疾以薄蝕崩溢故，天地以聖人為醫疾，以凶厲驕泰故，天子王侯以賢士為醫疾，以」

貧寒故士以夢卜為醫疾以醪飲故大夫以明主為醫疾以饑寒故庶人以循吏為醫然則微君之疾藥石有所不制鬼神有所不靈寒暑有所不侵微于色而不見其稿動于聲而不見其戚歌于鼓琴而不見其樂歎于臨川而不見其憂此微君之所以為疾也蜀王頓足而嗟曰寡人處西海之僻壤莫敢當微君乎得子足以安矣曰得臣蜀可以霸得微君蜀可以王漢室其隆乎主若欲安蜀則賢有司職也奚必得臣哉蜀王慚顧謂左右曰寡人得微君若桓公得夷

七卷

六

吾也寡人得仲黔若桓公得寧戚也周末而齊霸其二子之功乎

尊王

蜀王問興國之策李玄曰昔我先武皇帝之中造也以天下封諸侯功臣皆固守藩鎮之地而寧社稷是故其功臣之先戮力草莽之際驅馳險阻以立百戰之功而定大業子孫嗣武世守丕基進可以輔漢退可以全國何謀而不成何功而不立哉邇來國步多艱內變陳而外舉作謀將戮而諫臣刑左道倡而王

政熄百姓離散有思亂之心此誠明侯效忠輸竭之秋也今天下同姓之諸侯皆欲抗憤以報漢室修會盟之典微君是實此其志不末矣明侯此時不以誕告諸侯靖寧國步以為功首至于肝腦塗函谷麋鹿棲銅駝乘輿蒙沙而中原流于左衽然後圖之是猶火既及薪而後覓井以救不亦鈍乎臣不敢以說術說明侯也亦以漢室無必亡之勢而明侯有可為之資耳昔者西京亂于王莽當是時非特諸侯弱也雖異姓之功臣亦莫有效忠而輸竭者豈昔漢哉由高

八卷

七

帝以殺戮為武而不獨功臣于子孫故王莽之亂不待雲擾而新室立矣此皆養亂之禍也使當時有藩封之臣皆韓彭之後必能感激功臣之心以忠于社稷則西京至乎今而延也我先武皇帝以寬仁易殺戮故二十八將皆裂土而封世守而不替者亦憤西京之覆轍創新室之禍鑒是以全功臣之名與諸侯並翊皇漢而永業也今漢室紛紛權臣倚呂底炙蒼生王察而好戮使諫臣結舌而不敢言危亡之禍固已形矣而功臣之救不至抑何與明侯自以為宗室

之疏而土壤之僻無效于漢室也獨不念先皇之恩乎今主上之遇明侯未疏也宗室之諸侯王莫加焉巴蜀之地以秦楚為羽翼而棧道達于中原未僻也諸侯之士壤莫加焉奚困富貴之樂而忘社稷計耶蜀王曰善

洎曰蜀侯以興國之策問李玄而玄之對無一言及于所問者其經綸天下之志又隱然于事辭之外故全篇要意大抵述西京之故事反覆論之而引諷當時以尊漢室勞諸侯為要又假功臣以激

全卷

八

發當時之諸侯此外火傳心之法也唐之藩鎮其未識此義者乎

自強

蜀王以大牢饗徵君徵君問曰巴蜀之國接壤于關中者也而民不知戰巴蜀之民齊風于中原者也而國不知禮豈有司之過與抑賢侯之不逮于斯也蜀王避席而對曰夫爵寡人受之邑有司載之不敢董也徵君曰然夫有司所以導禮而教戰也今之為有司者諂酷不廉而急于名故不能導民以禮循尚節

而樂安佚故不能教民以戰夫今之成都占之叢蠻也賢侯以成都為秦川之固雄于秦晉而守無民之爵禮也然有司不能靖其土壤訓其民人以弱西藩之勢賢侯坐而不告何為其然也蜀王不能對徵君曰今王室弱矣王室弱則藩鎮亦弱因其弱而強者謂之勇毅之傑因其強而弱者謂之柔恭之臣弱而不強非毅也強而不弱非恭也今王室弱諸侯又守之以恭而待其牧民何賴焉臣聞之于牧于農而役于農政教並耕之勞為畜于人而乘于人故牧

七卷

九

並戰之績諸侯爵祿于國而未能行其國何歎今天下諸侯之富者莫如賢侯積粟成林焚薪成淵有數百萬之餘業若養兵而待戰賑民而待勞可以供拾年之費則江南之賦不盡歛百姓之脂不盡剝山澤之利不盡出也且以養賢侯之功而長享其爵祿不亦善乎哉易曰利用為大作願賢侯作之無怠焉蜀王曰先生其社稷之士乎寡人將傾心以事而幸教之蜀之民唯先生所用蜀之士唯先生所舉寡人遠讓以安賢士無使為諸侯笑是先生與寡人百執事

咸有錫也是歲天皇使郎中令採丹青于蜀

平刑

蜀王問徵君曰今廷尉平乎徵君對曰夫平刑者必先平其心是以刑清而人說今之為廷尉者刑不當其罪罰不當其過以貨為權衡而折刑于民民以輕過而受重刑微罪而得厚罰故笞者多桎梏不赦者多無刑禁弛而暴者多縱逸囹圄成市強弱相欺賔則群醜淫戲以為樂讞則垢衣穢面而乞憐累之以日月淪之以年歲而終莫之平也自廷尉不平而郡

全卷

一

縣之有司皆效其刑罰亦以貨為權衡是故刑之不平以貪致也貪則餒而諉廉則剛而直故貪者若明廉者若愚此刑之所緣而疑晰也是故郡縣之失刑于民者其起于廷尉之不平乎雖然廷尉之不平亦視乎國之誅賞黜陟焉爾矣今無罪者誅無功者賞無過者黜有過者陟由此觀之廷尉安得而平哉龔勝曰人主正而廷尉平廷尉平而郡縣理郡縣理而萬民治刑措之風其庶幾乎蜀王曰善

洎曰此外史刑法志也

黜陟

蜀王問徵君曰今有司寡廉而多貪將誅之乎抑黜之乎徵君對曰黜而不誅則貪者希進而忘其耻誅而不黜則貪者希退而忘其忠既黜而賞非以勸廉也既陟而誅非以勸能也宜黜者黜宜陟者陟宜賞者賞宜誅者誅然後貪鄙化而廉能勸典刑明于上政教暢于下則黎民乂安而優于唯正之供故農者樂為農工者樂為工商賈者樂為商賈無流徙之患無鬻貨之憂無怨讟之悖而信讓行焉夫君者大臣

全卷

士

之表也故明主有擊壤之歌則大臣有輿人之誦上有畫一之諺則下有五袴之誼此表樹而影必從者也楚人有言曰大臣無貂裘則有司寒大臣無牛饌則有司瘠大臣無私門則有司廉今之大臣好畫一之諺而惡聞楚人之言憲也其惑乎蜀王曰功臣與大臣異與曰內則大臣外則功臣大臣在內猶在外也功臣在外猶在內也近君則榮近民則泰其勢均也雖諸侯亦然王請無泰可乎蜀王有慙色徵君出謂魯翁曰蜀王耄而富弛而亢民則玩矣哉

洎曰此外史百官志也

請金

蜀民赴幕請金蜀王發五十萬鎰蜀民請倍蜀王命左右告曰勿以為貸爾衆其克勤于利越蜀之境者博而狎以捕吾財者刑罰之爾衆毋惰哉蜀民皆倍唯而去左右問曰嚮也發庫廩以振蜀民君皆倍之今何以無倍蜀王笑曰邑有賢者吾方式之不敢以爭于民故賤而不倍所以修吾善也左右曰君所謂賢者其徵君乎夫徵君叔度一霸士耳其寓蜀也亦

全卷

十三

欲乞餽于幕與蜀民誰也豈足為賢者與蜀王曰下然吾聞士非孝廉不徵非賢良不舉其高蹈而不為臣者夫是之謂徵君今天下公侯者什伯而徵君者竒不亦尊乎懷正室而激諸侯不亦賢乎故賢者自無爵而爵無祿而祿不待軒冕而貴不待鍾鼎而高不以國存而安不以國亡而危其徵君之謂乎吾慕無士一獲而歸諸侯師惜乎吾耄矣吾將讓爵于徵君以利巴蜀王室亦賴焉吾雖不恭亦世載厥名知吾之能侯而好賢也徵君避爵而往吾又有令名于

時今將季世也王室若混時無靖寧則諸侯猶不忍侵蜀是吾一舉而安全蜀之民不亦可乎左右曰臣蜀之鄙人不識徵君之賢若是雖然為諸侯師其志必淳君安得而淹之宜厚為之禮以謝徵君天下高君之義者亦多矣豈必讓爵乎夫棄先皇之澤以濟其業不可謂仁以爵而廢賢不可謂義博明典以自殖不可謂恭徵君誠賢者則君之所舉實矣實賢以干名臣竊惑焉

辭爵

全卷

十三

蜀王薨蜀人迎徵君于幕徵君避青城左權曰子以萬言說諸侯孰若富益州之富哉今蜀之父老皆杖策而迎民心歸矣子固辭之智者不為也徵君曰吾聞之行一不義君子所憂況天皇之爵祿所以寵諸侯者而士受之不義孰甚焉昔介推辭祿仲連避爵是皆諸侯之賜猶未至于讓國也而二子却而不受吾以不命之爵受之是使介推仲連操臂而嘆于地下誠不能一朝攝也且有木次之戰夫士不遇于時而佯狂以自樂則蔬食飲水耳于八珍故裘麻屨逸

于五乘何則義與不義也易曰舍車而徒信乎徒不為耻已左權曰奈蜀人之望何哉曰汝不聞昔人有狗人而忘身者乎以千金遊于天下必求其悅已者有不悅者則分金而惠之悅已者不盈千人而金竭遂滅而死今吾紫其躬而失蜀人之望非固也竊慮善人之金不足以勝悅已之衆耳故曰愚者不謀群聚若丘智者決策朝不得食由此觀之蜀人之望易成而群易合也何足春春哉左權曰權也陋微子啓之弗章

卷七

十四

火災

李玄觀象于軒轅之臺有星數文流于冀州其光如旦李玄喟然曰胡運其興乎又有宮闈之灾内外樹難漢室其將為周之東乎越明年夷人寇王量之關洛陽玄真宮灾天皇與太乙真人方祠浮圖老子大圍宮苑烟燄蔽空宮女悲泣相枕而焚天皇幾不得脫太乙真人猶以符咒祝之火迫亦奔而出見百官擁列于銅駝陌惶惶掩面京師為之語曰玄宮火不得出太乙真人焦頭爛額又訛言董氏以兵權劫天

卷八

十五

皇天皇憂德問于相國王允允對曰臣聞老子善用兵雖有匪臣老子必為陛下却之矣陛下蓋宜躬修玄默勿以為憂又問曰朕之敬神可謂露心矣何以致灾允對曰宮闈之火實陛下耀光之德所致况聖澤以火德王此中興之象也天皇大悅王允少有雅望善屬文時輩皆以允有國士之風及為相舉動畏陋唯與時浮沉外飾體貌而內懷奸妬又交通宦官以固寵祿百官有司進士皆倚其門有稱允為父令妻妾問寢饋養一如家人禮以此樹富凡考績所去者皆貪緣而進天下士大夫始壞廉耻而鼓舞于聲利矣故一時寵渥者若太乙真人次及董氏其次及相國王允權勢黨類分為三穴播聞蠻夷是以豪傑益解體而議漢室匈奴累歲紛擾邊境以誅一邪二佞為名東南虛匱海內罷敝雖桓帝荒于游畋國步多艱未有極于此者也是歲太子驟疾中外頗疑天皇乃殺閹宦七人以塞其咎

洎曰此篇如史臣紀事之体其所述漢廷時政老之漢書往往不合至于所云太乙真人又漢書所

不載者故外史疑晉時文云

避難

益州守徐嵩坐賊繫獄有武陽令文龜齡亦坐賊于獄中乃相國王允門人以孝廉舉高弟時御史按獄以死論益州守楊頤乞憐宥以千金賂之乃免刑遂問戎雲中武陽令以中倚之故獨揚声抗辭于前其獄竟釋蜀人爲之語曰益州太守徐仲高坐賊論死充嫖姚武陽令尹文壽伯坐賊談笑扶相國後龜齡遷爲左鴻翊文與相國王允之子橫掠良家女婦百

全卷

十六

人充于閭室爲鄭衛之声以奉相國京師醜之雖晉童輩皆呼爲奚中郎以其汙濁士林爲清論所鄙及董卓暴虐相國王允亦俯仰其門每與卓論國家機務必以袖掩口侍側供唯諾無敢疑者文龜齡亦恥相國奴于董氏私謂相國之子曰董氏懷趙盾之謀又矣若一舉而敗必及今公吾屬安所附乎曰何爲其然也曰公以相國之尊負海內之望權侔天子富埒王公此人臣之滿者也又奚枉迹于董氏之門乎董氏弄柄淫惡日彰其禍可抱足而待令公宜漸

若于廟廊之上效李杜之忠而密之以謀鑒陳賈之既而濟之以才使國家無虞而同享封祿不亦可乎曰吾翁必有見汝勿復言文龜齡還家謂妻子曰吾受相國之恩無及報矣遂謝病免爵飲金五斗乘以題客于荊州董氏果住難君子曰傳云至貪者明至倖者殺其文龜齡之謂乎

洎曰此亦記事之體也其文絕類史記

岷山

微君登岷山望汶江思禹之績而歎曰浩乎汶江岷

全卷

十七

山鎮之茫茫禹功險于梁岐孔紹祖曰吾聞王國有難則諸侯告于山川今漢室難矣而諸侯不告何以微福微君曰夫諸侯修德則告于山川社稷之靈以肅其民人民人于是乎休思而不敢侮可以勤事而扞難其山川社稷之靈亦祐焉故旱溢之沴不侵崩竭之灾不虐庫厲之戾不淫嘉穀豐而民人洽故君子入其國也觀風于山川而料民人之豐阜周悴以因革其政觀氛于社稷而知土壤之聖黷昭明以節制其宜是以民無爭心俗無悖志王道成焉然後知

之報勲德于社稷之神也故生則爵祿以榮之
車服以錫之宴饗以親之賞賚以勞之死則褒之以
嘉謚祀之以五鼎養之以世祿紀之以文章其耿光
懿節昭乎上下配乎山川以主其陰職而降休咎于
民也是以駿顯之烈與江漢同流詩云荷天之禎德
音振振垂厥景福君子神明此之謂也

岷山

徵君遊岷山道遇猛虎徵君倚磬而坐謂左權徐淵
曰猛虎當道吾死矣夫頃之虎近于磬左權以臂當

公卷

十八

之虎懸尾叫嘯左權執其尾而倒馳踰岷山之岡徐
淵挾弓矢追之見巨壑中群虎食一樵者徐淵臨穴
而發矢弦絕徐淵以了擊虎傷臂趨伏于叢林左權
負虎皮以救徐淵曰徵君安在曰鼓琴于磬吾子搏
一虎而羣虎皆出吾以矢射之其弓不揚為虎所噬
而傷其臂子雖勇不能制群虎之猛也左權莞爾而
笑曰制之何有昔者與客涉瞿塘之峽即徵君欲之
楚遊道也舟覆得楫而渡有猛虎群飲于峽一搏而
獲斃者二客曰吾與子將赴于峽下之流得一楫而

俱免又搏群虎于峽上如制嬰兒是渡二峽也虎不
制則後涉者或免于峽而為虎所食免峽上之虎乎若子
之勇可以制峽而西矣今之所遇奚足慰哉承歷岷
山之壑而按之群虎皆斃徵君顧謂二子曰汝其奮
于岷山乎夫猛虎憑威于山猶猛臣憑威于國不可
逸也故猛虎在山勇者制之猛臣在國仁者制之昔
虞有猛臣曰驩兜虞舜驅之周有猛臣曰飛廉周公
戮之魯有猛臣曰少正卯孔子誅之此皆制小仁者
也嗟乎今國之猛虎逸矣而仁者不制豈無仁者與

抑仁者在下位而不能制與吾是以鼓琴于磬而悲
歌也小子其勉乎哉左權曰岷山之虎苟無以制夫
子尚能倚磬而鼓琴乎曰仁可恃也勇則敵不可以
恃故曰柔能制剛弱能制強故不善勇者制于勇善
勇者制于仁遇虎而倚磬鼓琴汝徒見吾弱也而不
知仁者有無聲之威有無形之兵乎左權曰唯唯吾
今而知善勇之術也

去蜀

漢銅範旁李膺陳蕃實武劉淑殺之徵君歎曰漢室

死難之士有五。人焉。李玄曰。昔者三仁戮而殷滅。今五仁錮而漢存。猶未若紂之當罪也。意者尚有待于繼乎。徵君曰。何以測其然也。曰。執命之臣。嘗而未捕。畏主察也。殘民之臣。貪而未弛。希主祿也。畏察者。謀必疑。希祿者。志必弱。弱者懷榮。思疑者懷刑。戮是以張角黃巾之衆。提劍于郡邑。而卒無全踵。以懷刑戮者之未附也。故漢室之形。必繼統而後亡。詩云。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其是之謂乎。吾聞過盛之朝。災沴不消。以憂其過也。雖亡之國。災沴亦熄。以無庸于警。

全卷

子

也。故災沴之象。恒集于過盛將亡之際。由此觀之。漢室其隣于亡乎。徵君曰。誠哉是言也。夫磯將潰。則不可與網罟之夫。謀國將亡。則不可與章句之徒。議今漢室之形危矣。而章句之徒。猶執簡以從事。掩瞞而呻吟弄文墨。以求一帛之賞。而飾譽于流俗。機巧驚愚。志意駭衆。自以為儒林之雅蹈也。距知測危。暗形之士。已慷慨于岩壑。懷鷹揚之具。蓄淵默之謀。而天下調知也。李玄問曰。自黨錮既戮。漢室無主。董氏乘之。總百官而制朝廷。彈佞賊以養毒。天下諫者。輒誅。

而陳尸于市。朝廬子幹以八尺之軀。而任社稷之重。夫豈守章句者哉。然而不能制董氏之柄。是以抗議于漢廷。而無所建白。何謂也。徵君曰。子幹欲以坏土而塞濁淫。以握石而補崩山。其不戮也幸矣。使子幹有林宗之風。則翻然而去。誰不善之。自桓帝不君。荒怠無度。政移中官。天下貢獻者。先入私宦。而後以美餘貢于廷。天子為塗旅。羣象麋鹿。棲于乘輿。是以宗室不靖。江漢雲擾。咸以圖王室為名。然而未亡者。以刑未及于諫臣。而忠猶鱗次而出。猶不能起塗炭之禍。以濫觴于今。濟之以殺戮。困之以徵輸。匈奴暗于雍冀之境。而內外之勢成。故漢室靈弊。而天下無綱紀。文章甚矣。所以豪傑奮庸之士。寧沒齒于溝壑。而不忍盡言也。今以一子幹。而欲挽漢室之危。不可得已。是歲徵君去蜀。

全卷

子

外史卷七終

秘傳天祿閣寓言外史卷之八

貞字俱

後漢

汝南黃憲

宋

後學韓泊

賓楚文

明

守溪王熬

去就

海門王汝璣

徵君之楚桂陽守逆于雲門拜而道曰僕守桂陽土壤日曠三載匪績竊聞徵君之風鄙心浹暢沐披拂之餘馨遂爾弛簿書輟錢穀洗訟庭以曹溪之波絮陋室以韶山之石以為徵君淹也仁駕義軌得無暫

卷八

五

視乎僕從長者之後而行矣徵君曰伊爾爾與瘴瘴與時不可以止與甫是以征也將南謝楚王以題來與曰徵君何鬱伊而弗導也愚聞聖人之規曲世若人之規曲竹治其節而削其枝迺其幹而裁其根然後商販而為利工斲而為器今漢室之形若曲竹何不倚而規之以匡輔其傾乎坐而策之以宣裕其業乎為之禮樂以順導其民乎夫物曲則棄人曲則弊世曲則傾惟智者觀形而知影是以規其所曲而全其所直遊乎自然之原此仲尼之志度而管孟之為

也徵君方設乎孔孟而有惻特之怒既信于諸侯而流題與之歎是徵君之奮草莽而就采聘意者欲揚至名而不顧其實耶何落落而不群也如此曰子侯知曲竹之可規而鳥知曲棟不可以使之立乎知曲世之可規而不知曲主不可使之進乎鷹隼為鳳狐狸為麟葭莢為蕸蒺藜為蘭故賢士之處世明主求為常主忽焉是故放勳以之讓后羿以之棄高宗以之夢帝辛以之剖周公以之握穆公以之殉句踐以之謀祖龍以之坑由共觀之賢士之顯戮時也故負

卷八

五

時勢

徵君見楚王楚王曰今王室卑而諸侯弱何策以待之對曰天下勢也合策者順合謀者成合意者固以

縱橫之策合者事成而名敗以縱橫詭詐之意合者
機固而業頽是以齊桓之霸策于信義而已矣守信
而文于礼執義而通于智守信以盟執義以聲故能
尊周室而雄諸侯道路無怨旅中原無疆塵當是時
桓公為五伯首功而號令可以一海內者也然猶以
服事周得顯永厥業而不替終桓公之身而齊無有
干戈于境上者故諸侯稱義焉夫信義者王伯之門
也求策術而棄信義不可以為諸侯楚王欣然而言
曰微君不穀之管仲也唯幸教而輔相之微君目難

卷

子田

曰楚之山河與楚之人民孰固楚王曰不穀聞之國
以山河城郭為固家以垣籬棧闕為固未聞以人民
也曰山河之固孰與守之曰信義我曰守信義者王
欲委諸山河乎抑委諸人民乎楚王無以對曰王何
以山河為固也苟無人民之衆則楚之山河其為桀
雁之棲乎楚王問曰昔者齊桓公陳師于召陵以伐
楚屈完諫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
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雖無所用之然則
楚之所以為固者方城漢水也是以能輕齊之衆可

為固國之勢非山河矣乎微君對曰夫齊之陳召陵
之師也豈不聞楚有方城漢水之險者當觀兵之際
屈完以德動桓公而又及諸侯會盟以示信故令
之衆遂卷師以旋而不欲耀武于南海之陸豈方城
漢水足以却齊而存楚乎使屈完不盟則齊楚之得
失未可知也楚王有慚色微君曰賢王以宗室之英
而楚國之民不懷又靖安而無外患宜賢王之以山河
為固也王亦不熟慮乎今天下舉貢者一室漕運
者一渠皇圖之藉尚負于幾甸征討之命尚係于天

卷

子五

皇故諸侯未為戰國而待以靖安無虞也雖然諸侯
將勞矣誠宜布信而宣義以懷楚國之民而告王室
之難于諸侯結之以盟誓飫之以宴膏使四隣親睦
而同姓密于婚姻然後告諸天皇代其誅討驅過戎
騎翦滅奸雄烹炙貪冒顯岩穴之士與之謀國雖無
會稽之耻而有嘗膽之心無報吳之舉而有霸越之
績是謀策之微聲而文武之烈光也王其審之

田獵

楚王問微君以田曰古之諸侯好田何為也微君對

曰臣聞諸侯之田所以靖民非以禽荒也故社以示之礼振旅以示之威文章以示之武蒐于春宜易氣也前于夏扞嘉萌也獮于秋順休令也狩于冬導陰滯也四時之田獵皆所以廣仁也礼曰諸侯既田則齊明盛服告于宗廟惴惴翼翼若有愼鑒而不敢搖縱其身有獲狐者則命之曰制甬以媚有獲庸貉者則命之曰制甬以猛有獲鳥者則命之曰制甬以逆使百官者懼而奉職不懈然後論其田功虞人擊而多獲者賞之獲而失其墜者罰之私養而不獻于廷者杖之玩田而傷鞠相格而所弱者刑之又為之譏以勞其考為之揖讓周旋之礼以平其志為之歌詠舞蹈之樂以穌其氣于是乎知先王講武之有紀也至于春秋戰國之諸侯淫荒傾于酒色殺戮極于臣民以田之心行田之事布田之政政將而無厭縱欲而不武蒐狩而失時出不治兵入不振旅是焉取于田哉如是而為諸侯者國必亡夫先王以殺一不辜之心而田獵故仁昭而業顯後世之君以田獵之心而驅百姓故身戮而國亡此無他教逸之塗異也今

恥辱

王欲田亦舉先王之心而已矣

楚王問曰賢士之處貧賤也富貴者可以辱乎徵君對曰昔者仲尼之釣于沂也季孫過其車耕耨者皆避男女不得有從者引仲尼之衣而叱之仲尼揚竿而行從者撫其竿曰勿揚仲尼乃負竿而歌從者裂竿而擊之魯人曰此孔丘也從者曰吾知孔丘故擊之耳以魯國之衆辱一賤士奚足道哉及仲尼攝相于魯魯人與其從者鬪從者將死季孫聞而怒遂捕從者百人桎梏以見孔子當是時魯人皆相率而往以觀孔子之政為從者之有怨季氏之執魯命也既而從者死孔子曰吾聞訟之室者折于天刑君子之幸也罪未成而桎梏小人之幸也由此觀之貧賤者奚辱于富貴哉夫貧賤而不辱則進而無黨出而無求獨行其志而盡天者乎故舜不以耕稼為辱禹不以誅鯀為辱文王不以拘羑為辱周公不以流言為辱仲尼不以裂竿為辱聖人之心盡于天而奚迹之為楚王曰善

漁論

徵君自以不得志于諸侯燕居而數客有諷徵君曰
以子之智何不如楚磯之漁乎徵君曰奚為不若哉
客曰夫楚磯之漁也擊竿而歌隱笠而卧自謂無懷
子棲于洞庭之渚磯于七澤之畔吞雲吸霞浩浩乎
與太虛同流羨魚而無心于釣倚磯而無迹于物館
洞庭而望瀟湘窺九谿而瞰七澤旁騁乎武陵之源
和飲乎滄浪之水終日坐而得魚大釣無空網小釣
無空鉤雖五溪三澁之魚皆慕餌而投其釣故能為

公卷

十八

魚之司命今漢之七國猶楚之七澤也七國之封建
乎諸侯猶七澤之棲息乎魚也七澤倚洞庭而為固
不猶七國倚漢室而為藩籬乎子何不以洞庭之渚
為棲以七澤之畔為機坐而得諸侯以顯其業使國
家入安海內放庶九夷八蠻不毛之類者皆慕義而
賓乎何必遽漢室而棲藩籬辭王命而就侯聘濡七
國之跼而終為匹夫之群乎徵君撫琴而釋諷曰南
閩聖人達權賢者完節故士欲奮而無君則進夷狄
而替諸夏時既晦而懷忠則釋耒耜而負鼎俎是以

蜀擇乎諸侯惡聘乎四方談笑而策功烈布業而耀
故鄉此士夙夜之願也昔務光避而伊尹下伯夷隱
而呂尚出接輿狂而孔子遜介推蹈而孤惠羽莊周
疎而孟軻殺四皓棲而毛焦數此皆得志于諸侯者
也子徒見無懷子漁傲于楚磯而烏知有心氏擊磬
于衛國是猶觀山雞之垂翰于樊籠而烏觀鳳皇之
翔翔于霄漢乎何所規之不廣也客曰夫知吳者疏
其津知亡者閉其名知亡知吳與時偕行知吳知亡
與時偕藏故聖人不能背時而達權賢者不能失時

公卷

十九

而完節今漢室蕪穢王運頹湮賢士蹇蹇佞臣煎煎
國之頌民勝我曆數以趨所天懷聚之儒屠釣而棲
噉貞亮明哲之臣佯狂而去國是伊尹為務光而呂
尚為伯夷也故太史出函谷以避周魯連蹈東海以
避秦彼一聖一賢者豈不能輔衰周之諸侯理亡秦
之亂政而樹功系于無窮哉亦時不可處也且子不
聞乎國將興聽于民間將亡聽于紳士今之時又替于
周秦矣子顧恭伊尹之干而忽太史之出不亦戮乎
徵君曰然是或一道也子又不聞郢人之歌乎其辭

曰故厦將顛兮奈良工何棟題媛兮斷而為窩昔
室顛而棟題媛者齊晉也斷齊晉之棟題而治公室
者則管仲鮑叔牙齊威孤偃趙衰叔向皆良工也是
以能伯諸侯而強公室夫齊晉不以周衰而失其伯
管孤不以時危而失其材故賢士之嫁也非刑戮之
國則就之非篡弑之朝則就之若是而塞必內有護
姬外有諸臣二綱張國仁者潔身不待應而舉下待
逐而行引之不浮垂之不沈君子時屯一經一綸補
前覺之明職馳玄同之令軌故晉偽之名翁翁焉子
何光聖賢之寓迹而病厥心乎客慙而謝

色荒

楚王田于雲夢俘野女為姬徵君追而諫曰臣聞國
有六慎者興有六荒者亡今王日載其荒國焉不亡
楚王曰咨何言之厲也徵君曰臣不能佞是以厲于
王乎楚王曰何謂六荒曰獸而無度則荒色而無度
則荒味而無度則荒後而無度則荒音而無度則荒
棄賢而事鬼則荒慎此六者國其不亡楚王曰寡人
兼乎曰兼夫王輕身遊于雲夢之藪春不振旅而蒐

秋不治兵而獮九月不返國荒于獸也王之宮樂姬
盆幕融如陽春今又得野女而仰之荒于色也酣以
香茅之醴飽以湘波之魚又羞珍饈鬱乎穠穠日夜
流酒而不知疲荒于味也歌姬倚瑟舞姝臨轟鍾鼓
錦鯉管簫嚶嚶長夜不輟荒于音也築倒景之臺而
馳衡岳望祝融室高九疊猶以為望而茫也又襲其
土木標其棟宇渥其丹青雕其錦石懸十年之廩一
朝而虛之荒于後也景臺之下綸以浮昌列仙師事
遊方乞食之徒採藥以煉之巫覡以淫之而無變楚

奢

三十一

之俗荒于鬼也此六者皆諸侯之敗德也而王兼之
其何以存國昔后羿荒于田而有窮亡太康荒于酒
而不反國孔甲荒于鬼而諸侯畔紂荒于靡靡之樂
而殷亡幽王荒于褒姒而周亡始皇荒于土木兵革
之後而秦亡夫帝有天下者以荒而亡國况諸侯哉
有一其荒亦不免于亂亡之禍况其兼哉臣不敢諂
王也俘女于雲夢楚國之民皆以王為色荒而又見
襄王之故事矣臣今日諫而王不聽則王之追遊于
田罪也臣欲解佩而行諸侯方以臣為得志于楚故

至不命臣而王追之使無以雲夢之遊為諸侯笑是亦臣之勞于楚也王毋惡焉楚王悔而言曰此不穀之戾也乃命左右則其女徵君諫曰不可夫雲夢之女不求于王而王寵之不愆于王而王則之是以臣之諫而奇戮于色也王欲則壹女以示遠則王之宮有歌舞之姬百人王亦豈能盡則乎王不能則則雲夢之女則之何為楚王乃逐雲夢之女而作田誓

洎曰楚王淫荒于田曰徵君之諫而作田誓此亦諸侯之賢者也惜其不克奮厥志以直扶漢室而

田誓一作之後竟無聞焉且田誓不載其文豈文不如甘誓稱外史氏之與

晉使

晉使如楚聘徵君也掩闢者告楚王楚王問曰非聞乎曰非也曰徵君聞乎曰賤臣不察君意未敢以聞也楚王喜而勞之乃必令左右辭晉使以酒與之卧竊晉王書進于楚王其文曰徵君履下不穀處北海之側日麻令音昔者蒙以繡駮臨照收邑不穀無威于徵君戮以垂賓之禮凡我同列以為不穀踴成

子十

子十

子十

藩而弔之徵君是以播棄不穀益殞傲志至于今是徵君其稅前之愆以返我敝邑偕我晏好使不穀徵福于敝邑之社稷而新譽于諸侯不亦善乎自徵君之別塞樹五霸朝聘將繼不穀每南望楚甸悠悠我心繼以夢寐弥不自抑敝邑之民若荷耒耜時雨有司賦懷徵而詠之一何悃也徵君其亮我昔聞徵君自蜀之楚楚人鑿嶺以平其道路作錦繡之派蓋三十餘里坐以雕乘賓于陽春之宮時峒蠻稱亂徵君與李玄左權之徒殫智陳力有五段大夫之勞而功之舉猶過是徵君固楚望也夫楚以微難其勞也若是敝邑猶楚也匈奴之警甚于峒蠻土壤之饒不及荆楚而又有巡狩之遺烈徵君何重楚而輕敝邑哉敝邑若替雖為不穀辟徵君無亦忍敝邑之民人而置諸溝壑且以墮望于鄰國仁者能無微惕乎今胡馬秋勁寇我井陘又寇我雁門又寇我即巔即巔戰却折我銳兒五千又寇我鎮隔餘種皆起逐寇我雲中擄獲婦女數十餘萬而淫我邊境師憤空冀而戰又折我銳兒萬餘僅獲黃氍二千又寇我上黨破

馬陵之閼獵火通九京敝邑之危若垂石其勢莫當是以藉徵君之怒而勦滅之則名垂汾沁功銘恒霍義顯于介山風高于首陽此不世之休烈也願徵君就余駕毋憚千里不穀率敝邑之有司俟于境上命使以符狗于鄰國之壤而達其關使母有訖者敢壯士三百護乘于道使母有妨者若徵君與不穀均是心度勉撫敝邑肅揚仁風以化狼跋薦社稷之馨香不穀唯是剖心而索報及茲臣庶無忘德也徵君其深唯無忽焉楚王既得書命左右曰有洩之者誅晉

卷八

三十四

使審檢而不獲其族十人與館人鬪楚王聞而囚之晉使遺徵君告以晉難徵君曰奚為不書曰館人盜哉聞于王王不罪館而戮其隣僕非以修睦也意者其王之計乎徵君謂李玄曰楚與晉隙矣翌日謂王王料徵君以晉使之故而謂也講至日吳徵君不及晉故楚王疑之問于徵君曰先生知晉之聘乎對曰聘而不書晉難必過臣將赴矣若聘臣以書是飾難也臣何就焉是以憂其無書也楚王有慙色謂信乎晉之飾難也聘以書晉使失酒誤投于寡人寡人誦

之有不利于王室故囚其使不敢以聞徵君寡人雖字得無疑乎對曰晉果不利于王室而有使于楚雖不犯王亦楚之累也豈惟臣之罪禍王其釋晉之使而題之夫晉之謀害于臣臣不就聘則晉之謀謝矣又何因乎楚王乃釋晉使徵君曰難曰王釋晉使而題之楚必有釁楚王曰何哉曰隣國之使不可戮也既戮而歸晉人必報之臣是以知其釁也楚王曰然則為之奈何曰晉之聘殷矣王若修戮于晉使而臣不就亦釁也臣請為王聘晉可以替晉使之讒而臣

卷八

三十五

亦無辱于晉且以善楚王其虞之楚王曰戮使而春士釁在敝邑如晉而淹釁在晉是鄰國交釁胡可盟也君不得已則徐淵亦足以為當晉徵君其命之行曰王不可以輕鄰也徐淵亦義豈能就不聘之國哉夫晉無釁于楚則臣之行為晉也晉與楚釁則臣之行為楚非為晉也憲也聞之難而不援不可謂仁援難而解釁又爽信于賢王不可謂義故臣援晉之難必以王為題矣不然釁其登乎徵君遂行與晉使出楚之閼左權李玄孔紹祖魯捐從之楚王使二壯士

子執晉使以質徵君弗然曰憲也韓國之士楚王
若疑是在韓人也何以晉人是執憲有徐淵周岑二
子佐王之側是有二質于楚夫奚患乎乃以書報楚
王楚人返命徵君是以得諸侯之心

龜丘

初徵君宿于龜丘李玄曰有李南流犯客星甚迫其
在楚分乎難將至矣及晉人與蜀人盟練刺士以報
楚王假為謁者以進楚王據床而問曰汝何國之陪
臣也謁者曰吾聞鄰國之交不可辱以陪臣諸侯之

卷

三十六

交不可疎以床下今君處雕牙之床而疎諸侯之交
擲陪臣之禮而辱諸侯之命君何不疑臣為刺客而
固如此也楚王惧而避席命左右搏之以驗其匕首
謁者疾馳而上將短刀刺之楚王傷其面左右護王
遂搏謁者曳于殿下知其為晉人計也于是楚王始
疑晉人之讐楚頃之徵君書至楚王怒曰此必黃憲
設刺客計也不然書奚值哉遂殺其謁者及二壯士
又收徐淵周岑于獄亦大招刺客以報晉徵君聞之
謂從者曰嗟乎玄之言徵矣將未及晉而晉為之說

謀不足以復晉恥而又導譽于楚其無已乎若漢室
既替則晉楚二國不能為盟主矣夫報楚王而值晉
累命之阮也甚甫將避難以題故邦豈復就晉耶魯
猶曰子之歸善矣其如岑淵何晉難哉莫若返楚以
調二國之譽而又釋楚王之疑如是而題至完也子
若畏于楚則猶也能死之而左生之武又足以躍楚
于掌上夫何患焉徵君曰汝不見出穴之蟻上垣籬
而扛百足之虫有稚子臨穴而憎蟻以泥覆其上雖
欲返穴而安之亦不得已今楚之疑非特稚子之憎

卷

三十七

也疑覆于國而距後至之士非特覆穴之泥也而欲
返楚以求鳴是何丘蟻之弗若乎汝又不見遊魚之
逝千仞之藪而無患者以其能與水相信也故浮沈
得揚其意出入得暢其情是水益深則魚益逝君益
信則士益題而况士之于諸侯哉使游魚遇無水之
壑則偃蹇而困于泥求咫尺之游亦不可得已今楚
無水之壑也欲以藪澤之魚而游之必蹇矣故魚不
厭深士不厭信或止或行其知幾乎魯猶曰楚不可
返以疑故也無疑于晉奚為而不就哉徵君曰晉國

不待士而念謀又以培養雖士至其國亦何所奮也夫疑志者難與決策念謀者難與定交楚疑而晉念二難也士焉得而就乎昔趙殺鳴犢而孔子去楚其似矣南望鄢郢長虹蔽之痛乎蒼天與斯人與

過漁

徐淵獄中上書暴楚王之過楚王焚其書而殺之周岑放浮于湘江有魚者並載而問曰子何方上則之士而浮于斯乎周岑曰吾叔度氏之徒也寄客于楚瀟湘是浮以濯以漁棹彼中流懷我君子湘水悠悠

余表

三子

漁者曰子奚不追師而為此游也周岑喟然嘆曰師安所追乎漢道其亡王業其茫奸雄據臂賢者無廬疏四方之晉者浮河之楚者浮湘吾將遊洞庭而憇雲夢窺九嶷而望衡陽撫雄劍以噴荆門濯長綬以歌滄浪吾進與子而偕釣退與子而偕狂齒吾于鵬鳧之渚棲吾于蘭杜之洲羌邂逅而積于迷聖賢之弛張信不可乎漁者曰吾聞無巢之林其下必虛無魚之藪其上必磯子乃洋洋然悲歌慷慨浮而不歸叔褐垢體為時所疑之楚遊者能不懷意是子之智

不如魚之遠磯而虛其藪鳥之畏廬而廢其巢乎何子之不能廣也周岑曰昔者箕子仁而蒙難文王順而拘羑展禽和而魯無子胥殺而吳媼仲尼能而陳屍墨程智而宋囚史魚直而晉辱屈平忠而楚沉左之聖哲賢彥之士豈不欲避憂患而潔身哉心有所源則諤而不緩心有所憤則矯而不遷心有所悅則既而不惕心有所惕則鬱而不曠其逸樂足以育其衆庶其憂患足以哀其民人渥以鐘鼎之祿而不為富擁以環堵之室而不為貧其群也跡化其獨也道

余表

三子

策一毀一耀而天下蒙如也子徒見夫魚不潛綠磯之藪以為能遊也而時遇漁人之晉又逆鱗而入焉不巢覆廬之林以為能攀也而時遇獵者之網又解翅而投乎漁者仰筭而歌曰瀟湘秋水云々笑落兮雁南賓期美人兮江渚歲暮兮蒼梧雲如是者三關周岑憑而聽之曰噫嘻乎噫嘻乎何楚聲之婉要也是歲楚王索徵君于晉倣屈奔秦秦人納之

陽山

陽山崩楚王問于左治曰晉人有纂于楚國夙夜憂

惴况微君不復徐淵囚而死周岑乞食于楚市乘
于湘江不知其所矣是以海內賢士皆棄楚而賓鄰
國無以南杆寡人奈何今陽山告崩楚國無所鎮是
寡人之禍彰矣無亦詭于晉者或不得求與柳王室
之故也左右對曰君以晉寡而日夜求微君用心疑
之是君之勞過矣夫微君游諸侯諸侯皆信之而楚
獨疑使楚國不能為盟主以亮耀王室陽山之崩不
其宜乎楚王長息而言曰寡人將修好于晉而聘微
君則楚之禍庶乎爾衆為寡人畫之左右對曰鄰國
之好可以修也若微君之聘夫奚就乎死其弟子而
因其師露其詭計而飾其聘不可為也楚王遂修好
于晉晉人殺楚使懸其首于關門之木楚王聞晉人
無禮于楚謀諸左右曰梟隣不睦賊我使臣何以報
之左右稽顙而謝曰繁其分矣又何報焉願君毋忘
讐于晉也楚王怒寵姬陽華諫曰不可妄聞之寤口
之言若羹寤心之言若冰今左右之諫雖不耳君之
口其亦寒心哉夫寤口者求善而養禍寤心者忍
而奮功是以明君樂聞寤心之言而去其口

功施昭明而令聞廣者也君若誅左右而擁其心無
乃嗜甘之疾乎楚之使晉人戮之罪也君誠怒矣君
獨不思晉之使猶楚也不告於天皇而私戮之亦與
晉均也而君則欲晉之不怒何君之遠怨耶楚王慙
而釋之遂回于四望明年楚王飲毒而卒

題韓

微君題韓張儉策杖而訪微君佚之張儉問曰子之
言溥矣而功不白漢室諸侯一何拙也微君對曰憲
聞之智失則求之巧信失則求之拙巧者亂拙者矩

今諸侯雖茂智而寡信不足以國若漢室不蓄諸侯
其無戰乎張儉曰儉也聞晉楚有寡子何以靖之微
君曰晉之為諸侯也詭楚之為諸侯也暴其世子又
濡如是而寡不可靖也肅是以浣褐而歸得與子飫
惜乎元禮林宗逝也拾人不作王室其凶各道之寄
微子誰與乃臨風鼓琴而弔之張儉曰夫道欲行寄
于人道欲廢寄於天當三代之盛王是道也寄於君
臣而偕暢之若舜之于禹稷湯之于伊尹文武之于
周公箕子君臣一德其道流行身履休烈是以能永

厥治三代既沒春秋紛拏是道也寄於臣而不寄於君若孔仲尼歷於諸侯而不遇乃述經于泗水之濱身不履盛而世載其烈故春秋亂而不治是亦寄於天者也及春秋毀戰國嗣亂以縱衡為賢是道也亦寄于臣而不寄於君若孟軻荀況談王道齊之以辯游說于梁楚之間而無所合故戰國亂而不治其猶寄于天乎夫周東之後寄于人者何穷而寄于天者何嗇也西京而來若董子亦寄之矣今天下左道亂厥內夷狄亂厥外大臣貪小臣諂民無廬士無儒名

卷

四二

器清溷蕩之以綱紀隕之以文章諸侯驕侈而無戮于王室由此觀之道何所寄哉儉也從薦紳之末不能輔導以至于錮為圜玷焉天之戮民又不能死而苟淹于草莽溝壑之中若吾子者名隆而志高道完而形超固天之所厚者耶而子之道又若有寄於天者然悲夫北門之詩昔人所哀世道交傾天其鑒乎是歲恒山崩君子曰其幽厲歟

感時

初徵君將歸韓出疆哭林宗于野魯獨問曰獨也聞

之聖人不私故應物而能化智者不累故抑情而能達子是之哭其有私乎其無私乎徵君曰甫之遊也不竟暮矣遠託七國假返南甸彥人凋殂誰与扶植是以感而歎也魯獨曰漢室其終卑乎曰今逝者士人惟爾与甫猶路也黃巾亂朱儁死之陸續隱于長洲李玄隱于華嶽張袞隱于天台周岑隱于雲夢左權蹈海徐淵死于楚孔紹祖俘于秦獨乎甫与甫涕矣乃據地而歌薤露魯獨和之既而曰吳越之聘子弗報乎曰昔者林宗与甫言曰今諸侯王教惰而不

公卷

四十三

知礼大夫汗濁而不知義有司貪殘而不知仁士虛濫而不知恥民巧詐而不知信吳越之士民有司殆甚焉又多淫疾胡可革也夫聖人不易素習之性不化至頑之俗詩云匪我則頑匪爾則端此之謂与魯獨遂從徵君去韓而返魯徵君曰嗟乎礼樂東矣



天祿閣外史八卷 內府藏本

舊本題漢黃憲撰前有晉謝安唐田宏陸贄題詞
每篇又有宋韓洎贊而冠以王鏊之序詞旨凡鄙
顯出一手朱國禎湧幢小品載徐應雷黃叔度二
誣辨曰黃叔度言論風旨無所傳聞入明嘉靖之
季崑山王舜華名逢年有高才奇癖著天祿閣外
史託於叔度以自鳴舜華爲吾友孟肅諸大父行
余猶及見其人知其著外史甚確自初出有纂入
東漢文者時舜華尚在而天下謂外史出祕閣實
黃徵君著則後世曷從核真贗乎又李詡戒菴漫
筆曰天祿閣外史乃近年崑山王逢年所詭託者
邇有餘姚人御史某 案卽刻兩京遺編之胡維新 沾沾以文學
自喜雜此文於左國司馬諸篇中刊行頒於蘇常
四郡學官令諸生誦習之殆亦一奇事也據其所
記則此書出王逢年明人已早言之考張孔教雲
谷卧餘所言亦合而流傳之本仍題黃憲殆不可
解王鉞讀書最殘曰其賓秦文中有黨錮一篇考
後漢書本傳陳蕃爲三公臨朝嘆曰叔度若在吾
不敢先佩印綬是黨禍未起憲已謝世矣又賓晉

文有董卓篇益不相見辨其僞迹甚明惟謂傳自
謝安或者卽其門下士及子弟所爲則仍爲僞序
所欺失考甚矣

化書新聲六卷

〔明〕王一清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刻四經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化書新聲

無卷數》提要

題化書新聲序

孔子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夫
變而又胡以化皆誠之為也誠自神神自化唯天下
至誠為能化惟誠通虛實實有無誠於虛虛則自無
情而之有情矣誠於實實則自有情而之無情矣有
情無情者類皆能化而況人為萬物之靈戴天履地
豈獨滯於形骸之末而不能化乎哉若莊生之夢蝴蝶
望帝之托杜鵑此其大觀矣果能由誠以知神由神
以知化則出有入無升沉自我能使水不濡火不熱
虎可馴龍可券將不得為飛仙以遨遊乎故曰一誠
立而天地之道備是矣予亦曰一誠立而神仙之術
備是矣譚子作化書王君作化書新聲譚肇其始王
衍其流譚君知化王君翼化二君其先後一徵者夫
萬曆丁酉秋七月翼雲吳之鵬書於濟南公署



化書新聲叙

一清抱樗櫟之姿。好無為之業。何異以秋蚊之力。慕冲霄并蛙浮滄溟。駕鸞逐玄龍。醺雞追飛鳳。然非不自量。願學之心有所不能已也。憶昔初見紫霄譚真人。化書伏讀之。茫然莫能測其指歸。心竊慕之。而意有所疑。於時又無可諮者。數嘗廣參太息。近訪遠叅。幾三十餘年。雖請益於名卿碩儒。縉流方士。間亦有所指示。而其造微自得者少。臆斷妄說者多。終不能融通其說也。萬曆壬辰。自京師奏皇太后。請去嵩山瑣臺中觀道藏經。回止三公巖。子見其地山環水遶。臺靜巖高。鳥獸不驚。樵採不到。真脩行之窟宅。且多明經鍊養之士。是以徘徊不能去也。大衆推骨常。住充都管。隆冬稍暇。輒玩化書。一清每味之。飄然若乘舟於大海之中。察察然莫能見其邊際。冷乎如臨不測之淵。冥冥然莫能見其蹤跡。森乎似多寶之藏。而無物不有。寐乎如溟滓之中。莫見其垠。不動如山岳。變化如浮雲。清若秋水。茂若青松。皎如明鏡。難知如陰。誠造化之奧也。一清愛之誦之。玩之索之。而有得焉。孔子云。惟天下至誠為能化。故知化者至誠之道。陶鑄萬有。摠括衆妙。其人以是名其書。其旨深矣。其篇六。一曰道。二曰術。三曰

德。四曰仁。五曰食。六曰儉。儉者虛靜之宗。天地萬物之本也。術者變化玄技。大道之用也。道不自見。故必著而為德。德者道之容也。德不自有。故必濟之以仁。仁者德之上也。仁無私也。故能均民之食。食者民之天也。食必節用。故必守之以儉。儉者無所不有。無所不化也。儉之於食。則不饑。儉之於仁。則不蕩。儉之於德。則無心。儉之於術。則不測。儉之於道。則無為。儉之於身。則清靜。儉之於心。則復性。儉之於事。則簡要。儉之於物。則富有。儉之於言。則養氣。儉之於目。則全神。儉之於耳。則保精。故曰儉者五常之本。民之權衡。萬化之柄。大人之師也。能師於儉者。得道之要。能終其儉者。天下之牧。此化書之畧也。噫。何如是之簡要。何如是之直捷。何如此之精詳。何如此之廣大。豈非窮神知化。體物知身者之言乎。豈非彌綸天地出入造化者之言乎。豈非獨立物表。遺世羽化者之言乎。一清今也為之註。粗舉無為之理。以達大化之源。以洩夫千餘載無釋之者。故曰化書新聲。是為叙。

皆

皇明萬曆甲午歲大端陽日。先天風雷侍者岫雲王一清叙。

晉紫雲真人諱景

明體物子王

道化

道之委也。虛化神。神化氣。氣化形。形生而萬物所以塞也。道之用也。形化氣。氣化神。神化虛。虛明而萬物所以通也。是以古聖人窮通塞之端而得造化之源。忘形以養氣。忘氣以養神。忘神以養虛。虛實相通。是謂大同。故藏之為元精。用之為萬靈。含之為太一。放之為太清。是以坎離消長於一身。風雲晝洩於七竅。

化書

真氣薰蒸而時無寒暑。純陽流注而民無死生。是謂神化之道。委者降而運也。由太虛運而化神。神化變動運而化氣。神氣妙合運而化形。形氣相感而生萬物。塞乎天地之間。此言順而生物之謂也。用者冲而和也。由形冲而和化氣。氣聚意定和而化神。神氣混合和而化虛。虛和通化。迎還混沌之先。此言逆而還元之謂也。是以古之聖人窮通塞之端而得造化之源也。自無而有。謂之造。而塞也。自有歸無。謂之化。而通也。端源者謂無極也。先天也。未生前也。恍惚渺漠有而無形。自然之妙也。是以師真教人法大道自然之妙。忘形以養氣。忘

氣以養神。忘神以養虛。至虛其妙。澹然無為而神氣自然。變化於其中。故能超出於形氣之表。復乎溟滓之先也。虛實者。虛謂幻虛之色身。實謂無相之實相也。相通者謂真幻原非二體。同出之於一源。而無所不同。謂之太同也。故藏之於身。則為元精。用之於外。則為萬靈。含之於心。則為太一。散之於空。則為太清。斯法身實相異名也。坎離消長於一身。風雲晝洩於七竅者。坎者陰中之陽。喻吾身之真陽也。離者陽中之陰。喻吾身之真陰也。風者陽之為也。雲者陰之為也。消長即升降也。言人一身之中。升而為陽。降而為陰。散之於百骸。發之於七竅。斯色身妙相之化通也。如若神風不出於身中。氣雲不洩於七竅。自然真氣薰蒸。遍體皆陽春。何寒暑之有也。此羣陰剝盡。色身即法身。渾身皆純陽流注。何死生之有也。此乃虛心鍊神。金液還丹之道也。

蛇雀

蛇化為龜。雀化為蛤。彼忽然忘其屈曲之狀。而得蹠蹠之質。此倏然失其飛鳴之能。而得介甲之體。斷削不能加其功。繩尺不能定其象。何化之速也。且夫當空團塊。見塊而不見空。粉塊求空。見空而不見塊。形無妨而人自妨。物無滯而人自滯。悲

哉

大腰無雄。龜鼃之類是也。龜與蛇交而生蛇。久復化為龜。今記五月雀入大水化為蛤。彼蛇忽然忘其屈曲之狀。遽成蹢躅之質。此雀倏然失其飛鳴之態。遂成介甲之形。而其變化之質。有天然之妙。雖良工斲削繩尺規模。莫能肖其巧也。須臾而變。何神速如此哉。曰非也。蓋其神識精思之有日。時至形化。性使之然也。觀夫擲塊當空。惟見其塊而不見其空。何也。蓋喻人被幻形所梏。惟知虛幻。而不知有實相也。其塊杌矣。無形質之隔礙。所以見空而不見塊也。此言人能忘形去累。依然現出妙相法身。則不被幻形之所梏矣。所謂虛空粉碎。方露真詮是也。若夫貴身者。妨其形也。貪欲者。滯於物也。可不悲哉。此章之意。蓋言以蛇雀之微。尚能變化易形。而人為萬物之靈。豈不能忘身形。而仙乎。但人妨于形氣之私。滯于物欲之蔽。是以難能也。蹢躅音盤珊。跛行貌。

老楓

老楓化為羽人。朽麥化為蝴蝶。自無情而之有情也。賢女化為貞石。山蚯化為百合。自有情而之無情也。是故土木金石皆有生情。魂魄虛無所不至。神無所不通。氣無所不同。形無所不類。

孰為彼。孰為此。孰為有識。孰為無識。萬物一物也。萬神一神也。斯道之至矣。

土木金石。皆有性情。魂魄而無識。惟有血氣者有識。老楓朽麥。無情之物也。忽化為有情。有識之羽人。之蝴蝶。賢女山蚯。有情之物也。忽化為無情。無識之貞石。之百合。何其怪也。曰無怪也。萬物均得天地之理以生。均得天地之氣以成。然吾與天地萬物。叢然蔚然。寒暑太虛之中。本同一體也。而吾之神。即天地萬物之神。吾之氣。即天地萬物之氣也。吾之精。吾之魄。即天地萬物之精魄也。吾既與天地萬物為一本。又何分別彼此之間哉。彼無情化而為有情者。蓋其得有情之靈氣。忽然化也。此有情化而為無情者。為其感無情之精魄。遽然化也。譬如朽爪為臭。腐草成螢。糞丸生蛻白。人血化野火。后稷生於巨跡。伊尹生於空桑。物之感氣而變化。亦無足怪也。故知天地萬物。自一體出。而物即我也。我即物也。孰為有識也。孰為無識也。萬物一物也。萬神一神也。萬氣一氣也。萬形一形也。無一物不在太虛之中。又何分別彼此之間哉。知夫無分別。無彼此。無物我者。得其一也。一者道之至也。

耳目

目所不見。設明鏡而見之。耳所不聞。設虛氣而聞之。精神在。視聽在彼。跼趾可以割。陷吻可以補。則是耳目可以虛設。形容可以偽置。既假又假。既惑又惑。所以知魂魄魅我。血氣醉我。七竅囚我。五根役我。惟神之有形。由形之有疵。苟無其疵。何所可。

目能見物。而不能自見。必待明鏡然後見之。耳能聽物。而不能自聽。必待聲音然後聞之。其見聞者雖在我。視聽者待物而有。故曰精神在我。視聽在彼。是以知其見聞者不在耳目。而在我矣。故曰耳目可以虛設也。跼趾一也。可割為二。陷吻

化書

五

缺也。可補而全。是以知其形容可以偽置也。形既假矣。而又剖之補之。則是假之又假。惑之又惑。蓋其不知真我之義也。若能知其真我者。則其魂魄血氣七竅五根俱是幻假。其惑滅矣。彼何能魅我。醉我囚我役我哉。故知形者神合氣而成。故曰惟神之有形也。有形則有患。故曰由形之有疵也。苟能忘形。何患之有也。苟無其疵。何所不可也。

跼趾

趾趾也

疣畜

結病也

吻齧

魅真

老精物也

環舞

作環舞者。宮室皆轉。暇迴流者。頭目自旋。非宮室之幻惑也。而

人自惑之。非迴流之改變也。而人自變之。是故粉巾為免。藥石為馬。而人不疑。其言巧笑。圖臉畫眉。而人不知。惟清靜者。物不能欺。

環舞者。旋身而舞也。旋久則宮室皆轉。而宮室未嘗轉。非宮室之幻惑。而人自惑之也。暇視也。暇迴流者。視久頭目自旋。而頭目未嘗旋。非頭目之改變。人自變之也。粉巾者。白巾也。結巾為免。以藥石為馬。可使之馳。可使之走。術士之假也。人皆信之。而不疑。其言巧其笑。粉其貌。畫其眉。致飾于外。取媚于人。樂人之假也。人皆迷之。而不覺。惟清靜其心者。術士

莫能惑。樂人莫能欺也。

暇書勤

六

金丹

術有火鍊鉛丹。以代穀食者。其必然也。然歲豐則能飽。歲儉則能饑。非丹之恩。蓋由人之誠也。則是我本不饑。而自饑之。我本不飽。而自飽之。饑者大長。飽者大短。蓋不齊其道也。故人能一有無。一死生。一性情。一內外。則可以蛟五行。脫三光。何患乎一日百食。百日一食。

術謂還丹之術也。火喻神。鉛喻氣也。鍊者。如所謂以神馭氣也。以代穀食者。如所謂服元和除五害是也。豐年有食。謂神

氣全故曰飽也。歟年無食謂神氣微故曰飢也。服元和能令
人不飢者由一念之精專以養其元和氣全不思食所以不
飢也。則是戒本不飢而人自飢之也。丹者純粹太和之氣耳
豈能飽人乎。則是戒本不飽而人自飽之也。故知飢者大妄
飽者大幻也。然人不明此道故有飢飽之幻妄。蓋其未能與
道合真之意也。若能以有無為一。死生為一。性情為一。內外
為一者。與道冥契。又何幻妄之有也。吁。得之者則能超出五
行之外。而下視三光。雖一日百食不加飽。百日一食不加飢
也。

形影

以一鏡照形。以餘鏡照影。鏡鏡相照。影影相傳。不變衣冠之狀
不奪黼黻之色。是形也。與影無殊。是影也。與形無異。乃知形以
非實。影以非虛。無實無虛。可與道俱。

用一鏡照形。而鏡中生影。以餘鏡照鏡中之影。而鏡鏡生一
影。謂之鏡鏡相照。影影相傳也。然彼鏡中之影。冠劍黼黻之
狀。不異彼鏡中冠劍黼黻之形。斯形也。與影無殊。斯影也。與
形無異。人惟知以形為實有。以影為虛無。殊不知形上幻象
雖生百年。終期於盡。而形上為虛。故曰形以非實也。影雖虛

也。以鏡臨之。其造微然。而冠劍黼黻之狀。不差毫末。既既有
造。而影上為有。故曰影以非虛也。其若以形為有。則著於相
以影為無。則落于空。故知形非其實。影非其虛也。夫道本無
形。而非實也。無中有靈。上非虛也。知夫非實非虛者。則能圓
證真常。與道同遊也。

藝藏

物有善於藝藏者。或可以禦大寒。或可以去大飢。或可以萬歲
不死。以其心冥。冥者無所知。神怡。怡者無所之。氣熙。熙者無
為。萬慮不能惑。求死不可得。是以大人體物知身。體身知神。體
神知身。是謂吉人之津。

藝者和集也。此章言人能安心於虛。置身於靜。自然神集氣
和。以復其命矣。龍蛇善於藝藏。故能禦大寒而不饑。可以萬
歲不死。而龍能飛騰。蛇能變化。皆藝使然也。如其不藝。以歛
其神伏其氣。彼能飛騰變化哉。如言昆蟲不藝。不能奮揚。木
不飲津。豈能條暢是也。觀其藝之時也。而其心冥冥然。忘其
身而無知。而其神怡怡然。交其氣而無思。而其氣熙熙然。和其
神而無為。萬慮俱澄。一心內鍊。神不出身。其能死乎。是謂求
死不可得也。大人者。謂有道之人也。有道之士。純一無雜。不

識不知體龍蛇之蟄藏而得夫俯鍊之要。篤於淵靜以和其氣。極於致虛以集其神。又從而體之。全其身者莫若全其神。神者我之真。乃所謂性也。吉人者。謂學道之人也。言學道之人。若知其龍蛇蟄藏之法。則可以為內鍊之津梁。登真之梯階也。易曰。龍蛇之蟄。以藏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

蟄。有龍藏也。和集也。

禦音御。當也。禦也。

照音照。光也。

臬雞

臬夜明而晝昏。雞晝明而夜昏。其異同也如是。或謂臬為異。則謂雞為同。或謂雞為異。則謂臬為同。孰臬雞之異。晝夜乎。晝夜之異。臬雞乎。孰晝夜之同。臬雞乎。孰雞之同。晝夜乎。夫耳中虀。我自聞。目中花。我自見。我之晝夜。彼之晝夜。則晝不得謂之明。夜不得謂之昏。能齊昏明者。其惟大人乎。

臬晝昏而夜明。雞晝明而夜昏。或曰。二者均得天地之氣以生。何如是之同異。曰。皆稟性使然耳。或謂晝明夜昏。得天地之常。雞當為同。而臬當為異也。或謂以臬之稟性。逆而觀之。而臬之夜。即雞之晝。而理之同。如是則臬雞同。而晝夜不異矣。其意蓋謂晝夜本不異。而臬雞異之。臬雞本不同。而稟性同之。若以稟性論之。則無同異矣。譬如耳中之聲。自然聞之。

目中之花。自然見之。故知臬之晝。即雞之夜。雞之夜。即臬之晝。乃物性自然耳。若以臬而論之。晝不得謂之明。夜不得謂之昏。以雞而論之。晝不得謂之昏。夜不得謂之明也。若能以昏明晝夜而為一者。惟有道之士。知物性之自然。又何惑之有也。

四鏡

小人常有四鏡。一名圭。一名珠。一名砥。一名孟。圭視者大。珠視者小。砥視者正。孟視者倒。觀彼諸器。察我之形。由是無大小。無短長。無妍醜。無美惡。所以知形氣。諳我精魄。賊我奸臣。貴我禮樂。尊我之故。心不得為之君。王不得為之主。戒之如火。防之如虀。統儉不可襲。清靜不可侮。然後容廣而躋三五。

鏡喻見也。小人有四鏡者。謂小人之見多。今別之意也。圭王者。執喻見大也。珠圓而小。喻見小也。砥平直。喻見正也。孟歆側。喻見邪也。觀彼諸器。正如小人之見有如此大小。正邪之不同也。反而察之。我形則未嘗有如此異耳。由是知之。道一而已矣。無有大小。無有長短。無有妍醜。無有美惡也。所以知其形氣。諳我以驕淫而喪我元靈。精魄生我之情。妄戕我之真性。奸臣外雖媚順而貴我。心常懷不道。如禮樂維持教化。

而尊我。喪我之純樸。隨之者。蓋其心無主宰。故曰。心不得。遂之君也。如王者被奸臣蒙蔽。不能主之也。數者溺人有如此之害。可不戒哉。學者當慎之。如火之焚我。防之如席之噬我。則不被驕淫所喪。情妄所戕。奸臣不能蔽其主。禮樂不能喪其淳。蓋以吾之真心。本來純素。本來清靜。所以驕淫不能奪情矣。不能侮。故可以追點。容成。廣成。二老仙。傲遊于神霄碧落之中。超出于三光五行之外矣。

射席

射似席者。見席而不見石。斬暴蛟者。見蛟而不見水。是知萬物可以虛我身。可以無以我之。無命彼之。虛自然可以隱。可以顯。可以死。可以生。而無所拘。夫空中之塵。若飛雪。而目未嘗見。穴中之蟻。若牛閭。而耳未嘗聞。況非見聞者乎。

射似席者。如李廣然。射席而矢貫其石。當其射之時也。惟見似席。而不見石。故能貫之而無礙。若只見石。其能貫之之乎。斬暴蛟者。如周處然。投水撲殺蛟。當其殺蛟之時也。奮志在蛟。而不見水。所以入水而不溺。若只見水。其能入之之乎。或問二子有術乎。曰。非也。其人一念之誠。心專志一。皆神之所為也。噫。夫人一念之誠。神異尚能若是。何況有道者乎。或謂

石之堅也。矢能貫之乎。水之溺也。人能入之乎。曰。匪人也。神也。神本至虛。而物莫能礙。故可以入金石。神本至無。而水莫能溺。故可以席蛟龍。由是觀之。萬物可以虛幻。形可以無。而神所謂貫金石。入水火者。以我之無。入彼之虛也。心印經云。神能入石。神能飛形。入水不溺。入火不焚是也。可以隱者。苟吾之心一念不萌。雖鬼神之靈。不能至我之蹤跡也。可以顯者。然我之神靈妙無方。變化倏忽。無所不通。無所不至。故能貫金石。入水火。命風雷。救旱溺。驅瘟癘。度苦癘。斬精邪。療疾。病。住世延年。超凡入聖。斯皆吾心之功用。所謂顯諸仁也。可以死者。身歿而道存也。可以生者。守吾神存吾氣。求死不可得也。夫如是。則生如寄。死如脫。而無所拘。又何生死之繫累也。或問空中塵。若飛雪。曰。日光射隙中。見之者是也。或問蟻。蟻何謂似牛閭。曰。螻蟻雖微。而其聞志未嘗不與牛同也。夫空中之塵。若飛雪。有氤氲交密之狀。而人莫能見。六中之蟻。如牛閭。有喧轟噪聞之聲。而人莫能聞。言此二物雖微。尚有見。尚有聞。而人猶莫能見。莫能聞。何況無見無聞者。而人能見聞乎。

龍席

龍化而變可以蹈虛空。虛空非無也。可以貫金石。金石非有也。有無相通。物我相同。其生非始。其死非終。知此道者。形不可得。斃神不可得也。

易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此章言。道道之士。神化氣變。如龍之靈。如席之猛。如言聖人。龍也。道也。席也。變是也。知變化之道者。故可以蹈虛空。入金石。其豈虛言哉。有至妙存焉耳。竊嘗思之。虛空無也。神妙蹈之而不墜。虛空不得謂之無。金石有也。神妙入之而無礙。金石不得謂之有。蓋以虛空金石。本同一體。而吾之神與天地萬物之神。吾之氣與天地萬物之氣。其本同也。物既與我同根。則無不通。無不同也。妙矣哉。合而言之。一真也。分而言之。性命也。元神也。元氣也。謂之妙相法身也。然此妙相法身。先天地以常存。後天地而不滅。生非其始。死非其終。故知生如行人。死如歸人。一氣往來耳。由是知之。吾之妙相法身。則未嘗生。未嘗化也。達斯理者。虛心以全其神。形不可得而斃也。忘形以全其真。神不可得而逝也。

遊雲

遊雲無質。故五色含焉。明鏡無瑕。故萬象生焉。謂水之含天也。

必天之含水也。夫百步之外。鏡則見人。人不見影。斯為驗也。是以太虛之中。無所不有。萬物之內。無所不見。而世人且知心仰寥廓。而不知心處虛空。寥廓無所聞。神明且不遠。是以君子常正其心。常儆其容。則可以遊泳於寥廓。交於神明。而無咎也。游雲無質。所以運變五色也。明鏡無瑕。故能照見萬象也。人見海水茫茫。而含天。孰不知水在天之中。必天而含水也。若夫百步之外。鏡能照人。而人不能見其影者。目力所不及也。言人能見其近。而不能見其遠。見其小。而不能見其大。見其有形。而不能見其無形之意也。由是知之。徧虛空中。無物不有。無所不在也。萬光之中。無所不明。無所不見也。寥廓者。大無邊際也。世之人。惟知心仰寥廓之高遠。為不可企及。殊不知吾之形迹。雖然渺然。處於天地間。而吾之真吾之靈。則與寥廓同其體。故知徧虛空中。神明洋洋乎。如在吾之左右。而不遠也。是以君子敬天崇道。常正其心。而不敢妄知。常儆其容。而不敢妄為。蓋為寥廓無所聞。神明且不遠也。達斯理者。可以遊泳於寥廓之鄉。與神明合其德。又何咎之有也。

噦噦

有言臭腐之狀。則輒有所噦。聞珍羞之名。則妄有所噦。臭腐了

然虛珍羞必然無。而噦不能止。噦不能已。有懼菽醬者。噦者。有愛鮑魚者。鳳膏者。知此理者。可以齊奢儉。外榮辱。黜是非。忘禍福。

或聞言臭腐之狀。而心惡之。輒有所噦焉。或聞言珍羞之饌。而心欲之。輒有所噦焉。雖聞臭腐。了然未嘗見。雖聞珍羞。必然未嘗有。而其噦不能止。噦不能已。是見貪欲嗜味之情。人之所同也。或有以菽醬之美。而為蟪蛄之惡。或有以鮑魚之臭。而為鳳膏之馨。此僻士矯情好奇之態。人之所獨也。二者皆不得中。其若聞臭腐而不噦。聞珍羞而不噦。美者馨者而不知好。臭者腐者而不知惡。惟有道者。夫有道之士。忘味斷緣。居富貴而不驕。處貧賤而不卑。屈寵已不足榮。辱已不足恥。是非不入于胸臆。得失不介於身心。故是以黜是非。忘禍福。此上士之所為。樂道之真。然非下士所能及也。

大化

塵化神。神化氣。氣化形。形化精。精化顧眄。顧眄化揖讓。揖讓化升降。升降化尊卑。尊卑化分別。分別化冠冕。冠冕化車輅。車輅化宮室。宮室化掖衛。掖衛化燕享。燕享化奢蕩。奢蕩化聚斂。聚

噦音噦。噦音噦。菽音豆也。蟪蛄音蛄。果中虫也。

斂化欺罔。欺罔化刑戮。刑戮化悖亂。悖亂化甲兵。甲兵化爭奪。爭奪化敗亡。其來也勢不可遏。其去也力不可拔。是以大人。以道德游泳之。以仁義漁獵之。以刑禮籠羣之。蓋保其國家而護其富貴者也。故道德有所不實。仁義有所不至。刑禮有所不足。是教民為奸詐。使民為邪淫。化民為悖亂。驅民為盜賊。上康康然不知其弊。下悅悅然不知其病。其何以救之哉。

溟滓之中。混混沌沌。二氣未分。五行未立。名曰太虛。太虛自然運動。化神。神立運變。化而為氣。神氣妙合。和而化形。形生體立。魄成化精。精氣運動。化為顧眄。顧眄中禮。化為揖讓。揖

他書

讓進退。化為升降。升降高下。化為尊卑。尊卑大小。化為分別。分別貴賤。化為冠冕。冠冕尊榮。化為車輅。車輅貴顯。化為宮室。宮室重大。化為掖衛。掖衛功勳。化為燕享。燕享豐盛。化為奢蕩。奢蕩費財。化為聚斂。聚斂盡民。化為欺罔。欺罔酷害。化為刑戮。刑戮慘毒。化為悖亂。悖亂好殺。化為甲兵。甲兵謀殺。化為爭奪。爭奪勝負。化為敗亡。此言大道之降。世道有為。皆自然而然也。其化也不得不化。故曰。其來也勢不可遏。雖欲去之。不可得也。故曰。其去也力不可拔。是以有道之君。不以富貴為得志。冠冕為尊榮。車輅為貴顯。宮室為重大。惟以道

德為侍衛。仁義為隄防。故不用拔衛以防害。無功勳之賞。燕享之費。是以不用財。不歛民。而民安其分。樂其業。故無欺罔。蠹國酷民之臣。則刑戮無所用。悖亂無由起。有何甲兵爭奪之事。故足以安大寶。守神器。以治其國。保其民。然後可以安享其富貴也。如若口談道德。心有所不實。假行仁義。恩有所不至。刑法之不明。禮樂之不足。則是以詐偽教其民。而民亦以詐偽成風。故有淫邪悖亂之害。有國者不可以不慎也。斯害也。然由在上之人。昏瞶然不明。去誠用智。以滋其弊。遂使下民翕然成風。以致於頃其家。敗其國。有自來矣。其何

以救之哉。

盼音洋斜視也

輅音錄大車也

掖音亦小也

駭音律辱也

正一

世人皆知莧菹可以剖鱉。而不知朱草可以剖人。小人由是知神可以分。氣可以泮。形可以散。散而為萬。不謂不足。聚而為一。不謂有餘。若狂風飄髮。魂魄夢飛。履齒斷蚓。首尾皆動。夫何故。太虛一虛也。太神一神也。太氣一氣也。太形一形也。命之則四。根之則一。守之不得。舍之不失。是謂正一。

抱朴子云。朱草莖如珊瑚。刺之汁流如血。以玉投汁中。丸為泥。久即成水。以金投之。名曰金漿。以玉投之。名曰玉醴。天下

之人。皆知莧菹與鱉同食。化為羣鱉。而不知朱草與王金同食。則能分神變化而仙矣。小人者。真人自謙之詞也。後倣此由是知之。神可以分也。氣可以泮也。形可以散也。一形可以化為萬萬形。不謂不足。歛萬神而為一神。不謂有餘。其豈虛言哉。蓋有道存焉耳。然此神化氣變之道。若非躬踐實至。神氣剛大者。未足與議也。且以世之物情推之。譬如狂風飄髮。尚且夜夢身飛。履齒斷蚓。猶且首尾俱動。夫何故。而其然乎。太虛一虛也。萬神一神也。萬氣一氣也。萬形一形也。分之則四。其原一也。一者。寂而靈。無而有。散之一切處。斂之在方寸。終日相隨。而人莫識。謂之本然之妙也。道箇妙本。若以色相求之。則不見。以方所守之。則不能。不召而自來。舍之不可去。禱之則靈感。之則應。神哉。神哉。其斯正一。

莧菹

音現祖泮散破也

展音言木展也

天地

天地盜太虛生。人蟲盜天地生。蟾蜍盜人蟲生。蟾蜍者。腹中之蟲也。嗜我精氣。饒我魂魄。盜我滋味。而有其生。有以見我之必死。所以知天之必殞。天其殞乎。我將安有。我其死乎。蟾蜍將安守。所謂奸臣盜國。國破則家亡。蠹蟲食木。木盡則蟲死。是以大

人鍊精氣，藏魂魄，薄滋味，禁嗜慾，外富貴，離天地，老而我，不傾，蠶死而我，長生，姦臣去而國太平。

天地在太虛中，得太虛之氣以生，人在天地中，得天地之氣以生，蠶釘在人身中，得人之氣以生，蠶釘即蠶類，然其鳴，蠶我之精血，銷鑠我之魂魄，盜竊我之滋味，而有其生，但見其日夜蠶我，蝕我，有以見我之必死，所以知天必期于類矣。天其類乎？而我又安在哉？我之死乎？蠶釘豈能不死？正如姦臣蠹國，國破而家亦亡，蠹蝕木，木盡而蠹亦死，是以真人無憫，示人以脩鍊之法，不識不知，斬三尸以全精氣，不視不聽，齋五賊以安魂魄，斷腥茹蔬，薄滋味，以鍊形軀，不癡不淫，絕嗜慾，以養神真，不貪不求，外富貴，以厚其身，無念無思，以泯其羣陰，而生陽，無事無為，以蠲其情妄，而復性，心存至道，神不離根，則性命在我矣。天地雖老，而我，不傾，蠶釘死而我，長生，姦臣去而國太平。

蠶釘音營丁，噉音博也。

鑠音灼也。

蠹音度，木中蟲也。

稚子

稚子弄影，不知為影所弄，狂夫侮像，不知為像所侮，化家者，不知為家所化，化國者，不知為國所化，化天下者，不知為天下所

化。三皇有道者也，不知其道，化為五帝之德，五帝有德者也，不知其德，化為三王之仁義，三王有仁義者也，不知其仁義，化為秦漢之戰爭，醉者負醉，疥者療疥，其勢彌顯，其病彌篤，而無返者也。

稚子或舞或逐，以戲其影，適足以自乏，而返為影之所弄矣。狂夫或瀆或慢，而侮其像，適足以自忿，而返為像之所侮矣。士庶不安其分，妄欲化家為宅，不勝其勞矣，家不可化，而反為家之所化也。大夫不安其分，妄欲化宅為國，不勝其苦矣，國不可化，而反為國之所化也。諸侯不安其分，妄欲化國為天下，不勝其困矣。天下不可得而反為天下之所化也。三皇有道者也，化天下者，不知三皇之道本無為，執德而化為五帝。五帝有德者也，化天下者，不知五帝之德本淳樸，躬行仁義而化為三王。三王有仁義者也，化天下者，不知三王之仁義本忠信，而雜王霸化為秦漢之戰爭，此六世降道衰之意也。自茲已降，化為戰國之權詐，化為五季之瀆亂，昏昏然如醉者負醉，而其顛蹶之勢愈倍矣。兢兢然如疥者療疥，而其疥癩之疾愈多矣。此六當時傷世，思古之意，惜乎不能復中古之全盛，反上古之淳風，哀哉。

陽燄

陽燄召火方諸召水感激之道斯不遠矣高視者強低視者弱斜視者狡平視者仁張視者怒細視者倭遠視者智近視者拙外視者昏內視者明是故載我者躬用我者神用神合真可以長存

陽燄形圓對日燧之則火生方諸大蛤也摩拭令熱向月映之則津滴噴此感彼符雖億千萬里之遠感應于呼吸之間何神速若是哉斯造化之神也豈不見人之眸子乎觀彼高視者稟性剛健故強行低視者稟性陰毒故賊世邪視者其

化書

二十一

心偏故奸狡平視者其心正故慈仁張視者其性暴故多怒細視者其心多故邪倭遠視者其心明故聰慧近視者其神昏故愚拙務於外者心久必昏存其中者心久必明由是之故觀人之形則知人之心矣蓋形者神之載也心者神之用也心不逐境返神于心其神不神與道合真長生之道馴可至矣

激音言 狡音皎 說也

死生

虛化神神化氣氣化血血化形形化嬰嬰化童童化少少化壯壯化老老化死死復化為虛虛復化為神神復化為氣氣復化

為物化化不間由環之無窮夫萬物非欲生不得不生萬物非欲死不得不死達此理者虛而乳之神可以不化形可以不生

人之初也自無而有無本虛也虛能變化自然化神神運變動化而為氣氣盈化血血氣交接合而化形初生化嬰稍長化童漸長化少漸大化壯壯必化老老必化死死神漸氣散復化為虛虛復化為神神復化為氣氣復化為形生生化化如循環無有窮際萬物非欲生時至氣聚不得不生萬物非欲死時至氣散不得不死此造化自然之理也由是觀之物之始也自虛而有物之終也復歸於虛虛也者造化之本也

化書

二十二

既知得虛為化本則識神是生根心不外緣神自歸窅虛窅圓通返還混沌之先所謂虛而乳之也經云惟道集虛知夫虛者返神合真歸根復命臻於不生不滅之鄉故神可以不化形可以不生也

爪髮

爪髮者我之形何爪可割而無害髮可截而無痛蓋榮衛所不至也則是我本無害而筋骨為之害我本無痛而血肉為之痛所以知喜怒哀樂非我動我為形所時形為我所愛達此理者可以出生死之外

爪乃筋之餘。髮乃血之餘。皆吾身也。其爪可割。其髮可截。而無害無痛何也。蓋其血脉所不至。是以無害無痛也。而其害之痛之者。筋骨血肉為之累也。然我之真身。則未嘗害未嘗痛。故曰。我本不害。而筋骨為之害。我本不痛。而血肉為之痛也。經云。人之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是也。所以知其喜怒哀樂。非我作。哀樂非我動。蓋以吾之性分之中。本無喜怒哀樂。而其所以喜怒哀樂者。是情而非我也。我者性也。若知得。縱情時。性而為死之徒。故必禁絕嗜欲。反情以復其性。則不被形之所時。我之所愛超然出於生死之外矣。截斷也。

神道

太上者。虛無之神也。天地者。陰陽之神也。人蟲者。血肉之神也。其同者神。其異者形。是故形不靈而氣靈。語不靈而聲靈。覺不靈而夢靈。生不靈而死靈。水至清而結水不清。神至明而結形不明。冰泮返清。形散返明。能知真死。可以遊太上之京。無上之上。謂之太上。太上者。至高至上。虛無自然之神也。陰陽之形。莫大於天地。天地者。陰陽之神也。血肉之屬。人為最。靈人蟲者。血肉之神也。數者之形。雖然大小不同。而其神則無不同矣。形者。塊然一物耳。既已為物。其能靈乎。而其運動。

言笑問知百為有無形者為之。故曰形不靈而氣靈也。語聲也。何言之有。故知語者聲之為。是語不靈而聲靈也。心有所思。夢亦隨之。如陰壯夢水。陽壯夢火。夢飲者憂。夢歌者哭。之類。是覺不靈而夢靈也。死為鬼矣。渠能知未來事。是生不靈而死靈也。水清能鑑物。結冰則不能鑑矣。吾之神虛靈覺朗。無所不明。但人拘於形體之私。情妄所蔽。是以不明矣。是夫忘形。斷諸染著。令此虛靈返還太空。如冰泮返清。形釋反明也。真死者無死也。故知我本不死。而死之者幻形也。吾能未死先死。弘無生之心。又何死之有矣。知夫無生無死者。則知生死之原。謂之真死。故能返還於無上至上之天。與元始同其居矣。

神交

牝牡之道。龜龜相顧。神交也。鶴鶴相唳。氣交也。蓋由情愛相接。所以神氣可交也。是故大人其道以合天地。廓其心以符至真。融其氣以生萬物。和其神以接兆民。我心熙熙。民心怡怡。心怡兮。不知其所思。形惚惚兮。不知其所為。若一氣之和合。若一神之混同。若一聲之哀樂。若一形之窮通。安用旌旗。安用金鼓。安用賞罰。安用行伍。斯可以將天下之兵。滅天下之敵。是謂神交。

之道也

而龜相視形不交而神交也。而鶴相唳體不合而氣合也。蓋其兩意相接而情相感而神氣所以交合也。是以有道之士體物知身。法陰陽以合天地之交。泰其心以合自然之至真。養其氣以充天地之氣。而天地之氣順以生萬物。和其神以感天地之神。而天下之神靈以福兆民。然以我之心。熙熙然而和樂。則地民之心。亦怡怡然而悅從。此亦以和感和之意也。夫道本無思也。本無為也。故有道者。心怡怡兮而不知其所以思。神惚惚兮而不知其所以為。恍惚兮若一氣之融和。而契造化。杳冥兮若一神之混合。而符太空。啾啾兮若一聲而回天下之哀樂。渾同兮若一體而冷地民之窮通。此聖人南面無為化成天下之術也。又安用乎旌旗金鼓賞罰行伍。以取天下哉。斯足以將天下之兵。滅天下之敵。此聖人之誠。能召天地之和。能契萬彙之心。是謂神交之道也。

啾音利

啾音容氣上

啾音容氣上

啾音容氣上

太含

虛化神。神化氣。氣化形。形氣相乘而成聲。耳非聽聲也。而聲自投之。谷非應聲也。而響自滿之。耳小竅也。谷大竅也。山澤小谷

也。天地大谷也。一竅鳴萬竅皆鳴。一谷開萬谷皆開。聲與氣導神。神導虛。虛含神。神含氣。氣含聲。相導相含。雖秋蚊之細。蒼蠅之營。營無所不至也。由此知之。雖絲毫之應。必有所察。雖啾察之言。必有所聞。唯大人之機。天地莫能見。陰陽莫能知。鬼神莫能窺。夫何故。道德仁義之所為。

虛自然化神。神自然化氣。神氣妙合自然化形。而形含氣。氣通乎形。形氣相乘而成聲也。耳惟虛也。非欲聽聲。而聲自投之。谷惟虛也。非欲應響。而響自滿之。夫耳者。竅之小者也。谷者。竅之大者也。惟而上之。山澤小谷也。天地大谷也。而其谷

雖然大小不同。應響無不同矣。是謂一竅鳴萬竅皆鳴。一谷開萬谷皆開也。谷非聲則無所聞。聲非氣則無所響。蓋以神通氣。氣通神。神通虛。虛者大谷也。天地以至虛中生神。故曰虛含神也。神者氣之主。故曰神含氣也。氣者聲之主。故曰氣含聲也。聲本乎氣。氣成乎聲。而相通相合。故能成其響矣。秋蚊蒼蠅。物之微也。翾翾營營。飛之聲也。言此二物。其聲雖微。亦足以達於山澤天地。而臻乎太虛。故曰無所不至也。由此知之人之慮也。不可以不謹。人之言也。不可以不慎。苟萌毫之私慮。發啾啾之邪言。則必有察之聞之者存。而其禍福

之機如谷之應也。易曰：言行所以動天地，可不戒哉？竊知聖人，心無慮也，而慮必中理；慎於言也，而言必中節。心與道合，冥然一念不萌，天地雖大，莫能測其端；陰陽雖妙，莫能知其機。鬼神至靈，莫能窺其際。夫何故而然乎？蓋以聖人虛心無為，以道立身，以德輔世，以仁濟衆，以義制事，因人之是而隨感隨應，應變不窮，故物不可得而累也。

累音立飛聲也

蛇音盈

秋音察小

化書

二十七

化書新聲道化一卷終



化書新聲術化卷之二

雲龍

雲龍風帟，得神氣之道者也。神由母也，氣由子也。以神爲母，以氣爲子。孰敢不至也？夫蕩穢者，必召五帝之氣，苟召不至，穢何以蕩？伏虺者，必役五星之精，苟役不至，虺何以伏？小人由是知陰陽可以作，風雲可以會，山陵可以拔，江海可以竭，用之於外，不如守之於內。守之於內，然後用之於外，則無所不可。

雲從龍，風從虎，氣從神，各從其類也。龍吟則雲起，虎嘯則風生，得神氣之道者也。神化氣，神者氣之母也，神母既住，氣子自回。以母召子，孰敢不至也？若夫蕩穢者，必召五方五帝之氣，苟召不至，則穢不可得而蕩也。伏毒虺者，必役五行五星之精，猶母之召子，安得不至也？由是知之。陰陽風雲，不但天地，吾身亦有之。知此術者，可以會風雲而作晴雨，可以移山陵而塞江海，其豈虛言哉？斯道之用耳。達斯理者，其必守之於內，養之有素，積之既厚，然後用之於外，則無不能也。逐於外者，其神奔，其氣餒，雖欲爲之，不可得也。

猛虎

猛虎行，草木偃，毒螫怒，土石揭，威之所錄，氣之所搏，頑翬爲之。

作。小人由是知。缺可使之飛。山海可使之移。萬物可使之相隨。夫神全則威大。精全則氣雄。萬感不能溺。萬物可以役。是故一人所以能敵萬人者。非弓刀之技。蓋威之至也。一人所以能悅萬人者。非言笑之惠。蓋和之至也。

帟猛獸也。威走則風侵。章木所以偃也。鳩毒鳥也。羽毛盡酒。人飲立死。怒則土石揭也。草木之所以偃者。帟之威而鏢之也。土石之所以揭者。鳥之氣而搏之也。威之怒之。偃之揭之。起於頑嚚惡毒之氣。而致然也。由是知之。人之用猶有大於此矣。劍可使之飛。山河可使之移。萬物可使之相隨者。皆人之術耳。術者。變化玄技道之用也。善於此者。其必全其神。養其精。若精不養。則術不神。神不全。則術不靈。神全則威大。精全則氣雄。神用於此。則物應於彼。故雖萬里。變化於呼吸之間。感應之機。毫忽不爽也。達斯理者。其必知之明。養之厚。積之深。行之篤。六欲莫能侵。萬惑莫能溺。故能盜真機。奪造化。夏造冰。冬起雷。役鬼神。易萬物。輔道教。澤兆民。祛精邪。療疾。

病。隨所感而應矣。是故一人所以能敵萬人者。非弓刀之技。血氣之勇。而能敵之也。蓋以平日所養道德柔弱不爭之勇。所以天下莫能與之敵。斯天下之至威也。一人所以能悅萬人者。非言笑之惠。而能悅之也。蓋以平日所施忠信慈祥和也。偃音掩。帟音振。器音衆。惡也。

人者。然非言笑之媚。利欲之惠。而能悅之也。蓋以平日所施忠信慈祥和也。偃音掩。帟音振。器音衆。惡也。

用神

蟲之無足。蛇能屈曲。蛭能拘蹙。蝸牛能蓄縮。小人所以見其機。由是得其師。可以坐致萬里而不馳。是故。足行者有所不達。翼飛者有所不至。目視者有所不見。耳聽者有所不聞。夫何故。彼知形而不知神。此知神而不知形。以形用神。則亡。以神用形。則康。

蟲之無足。而能行者。如蛇之屈曲行。水蛭振便行。蝸牛蓄縮行。君子見此數者。無足而行。有天性自然之缺。而悟其機。由是而心師之。雖萬里之遠。不行而能至。如言不移一步。到長安是也。是故。足行者。足趾所至而不多。故有所不達矣。翼飛者。翺翔所及而不高。故有所不至矣。目視者。不能見無色之色。故有所不見矣。耳聽者。不能聽無聲之聲。故有所不聞矣。夫何故。蓋其惟知足之能行。翼之能飛。目之能見。耳之能聽。惟知其然。而不知其行不在足。飛不在翼。視不在目。聽不在耳。存焉。彼知全其身者。而不知全其神。以形用神。故亡也。

由是知之。全其身者。莫若全其神。以神用形。故泰也。

至音執水 蝸音鞋 掬感音蕭之 撮音作 蓄縮不出者也

水竇

水竇可以下溺。杵糠可以療瘡。斯物也。始製於人。又復用于人。法本無祖。術本無狀。師之於心。得之於象。陽為陰所伏。男為女所制。剛為柔所刻。智為愚所洋。以是用之。則鍾鼓可使之啞。車轂可使之闐。妻子可使之改易。君臣可使之離合。萬物本虛。萬法本無。得唐無之竅者。知法術之要乎。

水竇。空穴以通水道也。亦可以下溺。杵糠。春米皮也。亦可療

瘡。斯二物也。自人制之。而人復用之。故知法本無祖。術本無

狀也。竊嘗思之。天下之術。其本無始。其末無定。用無定用。惟

變是用。蓋言不可定執。但師之於心。然後求之於物。自然得

其象矣。陽為陰所伏者。寒能勝躁也。男為女所制者。靜能制

動也。剛為柔所克者。柔弱勝剛強也。智為愚所得者。巧為拙

之所使也。以是用之。鍾鼓有聲使之啞者。動中恒靜之意也。

車轂靜而使之闐者。靜中恒動之意也。妻子不可改易者也。

可使之改易。君臣不可離合者也。可使之離合。極言法術無

定執之意。蓋其知道本虛。知術本無也。不明此理。妄意為之。

執之以為法術者。則不足以知法術之要也。知夫無法之清。

無術之術。得無為自然之竅。以鍊虛寂不神之神者。知法術

之要也。竇音豆水道 噓音紫飯 溺音尿小 轂音谷

輶輶運輪之竅也

輶輶

輶輶附巫祭。言禍福事。每來則飲食言語皆神。每去則飲食言語皆人。不知輶輶之附巫祭也。不知巫祭之附輶輶也。小人由是知。心可以交氣。可以易神。可以奪魄。魄可以錄。形為神之宮。神為形之容。以是論之。何所不可。

輶輶水神也。如三歲小兒赤黑色。巫祭降神師也。輶輶附之。

渠能言禍福事如響。其神降也。則飲食言語皆神。其神退也。

則飲食言語皆人。不知輶輶之附巫祭也。不知巫祭之附輶

輶也。竊知神本至無。感之則有。孰為彼孰為我。孰為輶輶孰

為巫祭也。蓋以人之神與輶輶之神一神也。人之氣與輶輶

之氣一氣也。以神召神。以氣感氣。其附巫祭之意亦甚明矣。

由是知之。吾心可以交神明。吾氣可以易彼氣。吾神可以奪

彼神。吾魄可以錄彼魄。吾形為神之宮。吾神為形之容。以是

論之。宜乎渠知未來事。何足怪也。故曰何所不可。

虛無

鬼之神可以禦龍之變可以役蛇虺可以不能擊戈矛可以不
能擊惟無心者火不能燒水不能溺兵刃不能加天命不能死
其何故志於樂者猶忘飢志於憂者猶忘痛志於虛無者可以
忘死生

鬼之神雖能厲人吾以正而禦之自然不神不敢于犯於人
矣神龍雖能變化吾能役之作雨蛇蝎雖能毒螫吾能使之
屈伏戈矛雖能擊人吾能使之不用夫何而其然乎以我無
害物之心雖有厲鬼蛟龍毒蟲兵刃亦不能傷害我矣得此

化書

三十三

道者其能藏心於密合神於空釋念於虛潛身於靜以塊然
之身如風如影恍惚而不知其有所於一切處無心故雖入
火而火莫能焚入水而水莫能溺軍兵刃莫能加者蓋其知
得真我無死則陰陽不能陶鑄之矣竊嘗觀之其心樂者猶
忘飢其心憂者猶忘痛其心憂者猶忘寒其心養者猶忘病
故知志於虛無者則無所不忘其心無塵垢身無繫累故能
離有無出生死超然出於塵囂之外矣

禦音御也

螭音食也

虺音毀也

虛實

方咫之木置於地之上使人蹈之而有餘方尺之木置於竿之
端使人踞之而不足非物有大小蓋心有虛實是故胃大暑而
掠者愈熱受炙灼而懼者愈痛人無常心物無常性小人由是
知水可使不濕火可使不燥

咫八寸也蹈踐也踞者獨處而蹲也以方咫之木置於地之
上人能蹈而踐之也方尺之木置於竿之端則人莫能踞而
躡之也非咫之小尺之大能有能與不能蓋人之心知地之實
竿之虛由是而知吾之心矣譬如胃大暑者其心亂而熱愈
熾受炙灼者其心懼而痛愈甚豈不灼然乎其若當大暑者

化書

三十四

此心常靜而安定受炙灼者其心常激而忘痛其熱必消痛
必緩矣吁心靜則勝熱心激則忘痛故知人無常心物無常
性也由是知之夫生於下火性炎上吾能使此意常定則真
水生陽火得陰水灌溉其炎上者自照下陰而不燥矣吾能
使此心常虛則真火降陰水得陽火薰蒸其流下者自然上
升而不濕矣此陰陽顛倒之妙還丹之術也

蹈音道

踞音據

炙音德

燥音棉

狐狸

狐狸之怪雀鼠之魅不能幻明鏡之鑑者明鏡無心之故

以虛空無心而無所不知。昊天無心而萬象自賦。行師無狀而敵不敢欺。大人無慮而元精自歸。能師於無者無所不之。

狐狸雀鼠有能幻形魅人。能欺人而不能欺明鏡者。為人有。心。明鏡無心故也。由是知之。明鏡無心尚能鑑萬物之真形。吾能以無心為心。物亦不能欺我矣。是虛空湛然。禱之則靈。感之則應。無所不知也。昊天夏天也。元炁廣大。浩然充之。故能長養萬物也。兵家行師不動如山。難知如陰。進如山移。退如風雨。敵莫能測。所以不能欺也。故知有道之士。忘形去累。絕慮斷緣。無心於事。無事於為。神不外遊。而元精自歸。故知以無心為心者。至要也。學士誠能以無心為師。則可以盜天地奪造化。通物情。盡性命。雖為無為。何事不可。

狐音胡。獮獸。狸音離。似。吳音浩。元炁廣大。

轉舟

轉萬斛之舟者。由一尋之木。發千鈞之弩者。由一寸之機。目可以觀大天。一人可以君兆民。太虛茫茫而有涯。太上浩浩而有。家得天地之綱。知陰陽之房。見精神之藏。則數可以奪。命可以活。天地可以反覆。

尋八尺也。萬斛巨舟。用一尋之木。能使之轉。使之移也。鈞三

十斤也。千鈞勁弩。設一寸之機。能使之發。使之中也。一目之渺也。日月星辰。森羅萬象。無所不見也。一人之獨也。四海九州。天下兆民。無所不臣也。此言人為萬物之靈。而其用如此之大。其所以用之者。誰歟。乃吾心之主宰耳。太虛茫茫。豈有涯乎。太上浩浩。豈有家乎。蓋言有此主宰之妙。存焉耳。斯妙也。難以筆舌形容。在乎人之靈府。自參自悟耳。解悟之者。得天地之綱也。知陰陽之奧也。見精神之藏也。既知其妙。而復得其綱。知其奧。見其藏。則道妙在我。而命不屬天地矣。故曰。數可以奪。命可以活。天地可以反覆也。

斛音忽。斗。五升也。

化書。網音罔。網上。

鈞音均。

心變

至媼者化為婦人。至暴者化為猛虎。心之所變。不得不變。要故樂者其形和。喜者其形逸。怒者其形剛。憂者其形戚。斯有變化之道也。小人由是知。顧六尺之軀。可以為龍蛇。可以為金石。可以為草木。大哉斯言。

心媼者化為婦人。心暴者化為猛虎。心毒者化為蛇蝎。心狡者化為獼猴。貪嗜者化為蠅蛆。多言者化為蜂螫。懶惰者化為猪鷄之類。故知出入於四生六道之中。皆自一心造而化之。

耳。然其心所之。不得不之。心之所變。不得不變也。是故。豈不見人之情乎。心樂者。其容和悅。心喜者。其容愉逸。心怒者。其容剛忿。心憂者。其容愴感。情動於中。而形諸外。斯足以見變化之道。由是知之。顧人六尺之軀。塊然挺生於天地。有存心於道德者。則超凡入聖。如龍蛇之變化。有存心於忠義者。則意正心。如金石之堅貞。有存心於人欲者。自棄自暴。與草木同腐朽。而化為異類。豈非人之一心。隨情所變而化之乎。大矣哉。斯言也。感音感憂也

珠玉

悲則兩淚。辛則兩涕。憤則結癭。怒則結疽。心之所歎。氣之所屬。無所不育。邪奇為此。正必為彼。是以大人節惠年。誠憤怒得氣之門。所以收其根。知九神。囊所以結其光。若蚌內守。若石中藏。所以為珠玉之府。

有傷於心。則悲泣而淚出。有痛於心。則酸辛而涕出。有忤於心。則煩怒而結癭。有激於心。則嗔恚而結疽。數者皆自然之情。感於衷。以暴其氣。而化出許多節病。所謂心之所之。氣之隨之。故曰。無所不育也。邪為此。與其正。必為彼。而失此。人情之常也。是以大人知情欲為妄。以其當悲者悲之。當辛者辛

之。當憤者憤之。當怒者怒之。無有一毫人欲私意。增損於事物之上。一切付之自然。則悲辛憤怒者。在物不在己矣。然非善養浩然。造道之深者。孰能與於此哉。若得灝氣之門。而志於靜者。則能歸虛無。收其根。以復其命矣。知元神虛寂而安於默者。則能點聰明。藏其光。以養其知矣。是以聖人內懷至美。容貌若愚。如蚌內藏珠。石中隱玉。而人莫能見其美。故云珠玉之府也。憤音忿。慙也。蚌音棒。蛤也。

蠚螭

夫蠚螭之蟲。孕螟蛉之子。傳其情。交其精。混其氣。和其神。隨物大小。俱得其真。蠢動無定情。萬物無定形。小人由是知。馬可使之飛。鳥可使之馳。土木偶使之有知。嬰兒似乳母。斯道不遠矣。

蠚螭即蜾蠃也。詩云。螟蛉之子。蜾蠃負之是也。蠚螭負青蟲於木空中。呪七日。化為螟蛉。當是時也。精思而傳情。交其精。專一而混其氣。和其神。心無二想。志不外移。其蠢然者。忽然變化。而肖其形。其意蓋謂天地生物。雖然。蠢動之微。而其本然之真。未嘗不與人同。故知一切含靈。隨感隨

化而無定情無定形也。由是知之。馬者善馳。其能飛乎。魚者善遊。其能馳乎。土木無心。其能有知乎。嬰兒方生。豈似乳哺乎。蓋有道存焉耳。此章之意。蓋謂以蠃螬之微。尚能用神集氣。變化易形。何況人為萬物之靈。豈不能感化物情哉。苟能專其心一其志。交其精。混其氣。和其神。集此虛靈。常住不滅。但此一舉心一動念。如箭之行。而物類豈有不感通變化哉。善行此術。唯有道者。蠃螬 音業翁 馳 音池奔 走也

胡夫

胡夫而越婦。其子髯面而矧足。蠻夫而羗婦。其子掬鼻而昂首。化書 三十九梨接桃而本強者。其實毛。梅接杏而本強者。其實甘。以陰孕陽。以柔孕剛。以曲孕直。以短孕長。以大孕小。以圓孕方。以水孕火。以丹孕黃。小人由是知。可以為金石。可以為珠玉。可以為異類。可以為怪狀。斯造化之道也。

胡人多髯矧足。羗人掬鼻昂首。胡夫越婦。生子似父。蠻夫羗婦。生子似母。或陰孕陽。或陽孕陰之喻也。梨接桃。其實毛。梅接杏。其實甘。或柔孕剛。或剛孕柔之喻也。天地之道。有陰則有陽。有柔則有剛。萬物之道。有曲則有直。有短則有長。有大則有小。有圓則有方。有水則有火。有丹則有黃。由是知之人。

與天地萬物並生於太虛中。本同一體。而其金石珠玉異類。怪狀。皆一氣所化。為造化之迹。道之用耳。

坐音陞短 物音咬折 羗音匡西 夷也 夷山

陰陽

陰陽相搏。不根而生。芝菌。燥濕相育。不母而生。蛭螻。是故。世人體陰陽而根之。數燥濕而母之。無不濟者。小人由是知。陶鍊五行。火之道也。流行無窮。水之道也。八卦環轉。天地之道也。神物乃生。變化之道也。是以君子體物而知身。體身而知道。夫大人之道幽且微。則不知其孰是孰非。化書 四十

芝菌無根而生。蓋由陰陽之氣相摩而成。蛭螻無種而成。蓋由燥濕之氣相蒸而生。人能體此陰陽相生相成之道。法燥濕氤氲交密之妙。則知大道之根。生化之母也。既知其根。復得其母。則造化在我。故無所不濟矣。由是知之。煅鍊萬物者。莫如火。滋潤萬物者。莫如水。天地水火雷風山澤。各列流峙。運行環轉於其間。此道之昭著而形於外也。斯道也。蓋由陰陽之精相搏。而神物生。斯足以見變化之道也。是以君子體物而知陰陽生化之理。體身而知陰陽相搏以生神明之微。盡心以知性。盡性以合真者。大人之道也。故知大人之道無。

思無慮。無識。無知。其心純粹。其道幽微。而不知其孰是。孰非。非道。亦不知其孰為是。孰為非也。

菌音劇也。搏音博擊也。

海魚

海魚有以鰕為目者。人皆笑之。殊不知古人以蠹螢為燈者。又不知晝非日之光。則不能馳。夜非燭之明。則有所欺。觀傀儡之儼。而不自疑。嗟朋友之逝。而不自悲。賢與愚莫知。唯抱純白養太玄者。不入其機。

蝦在海中。其身光。海魚夜遊。以蝦為目。人皆以為虛誕之詞。大笑之。而不信。殊不知古之人如匡衡者。六常蠹螢為燈也。

化書

四十一

其意謂。魚雖巨也。無光。莫能夜遊。目雖明也。無燈。莫能夜見。又不知天地之間。寥廓無光。其晶明者。日之光耳。當其晝也。非日之光。則一切飛潛。缺其能馳乎。當其夜也。非燭之明。則一切奸盜。乘之而有所欺矣。吁。人唯見傀儡之儼。而不知已之形。亦幻矣。人惟悲朋友之先逝。而不知已之色。身亦頽矣耳。嗟夫。疑人而不自疑。悲人而不自悲。舉世之賢與愚。皆迷其心。惑於物。惛惛然。而莫知其理。唯其抱純素。懷貞白。養太虛。法自然者。知形之幻。而無所疑。見理之真。而無所惑。是以不入其機。

傀儡音鬼雷偶戲人也。

礪松

礪松所以能凌霜者。藏正氣也。美玉所以能犯火者。蓄至精也。是以大人晝運靈旗。夜錄火芝。覺無所覺。思無所思。可以冬禦風。而不寒。夏禦火。而不熱。故君子藏正氣者。可以遠鬼神。伏奸佞。蓄至精者。可以福生靈。保富壽。夫何為。多少之故也。

礪松所以能凌霜雪。而不凋者。為其心堅實。藏正氣。是以不凋也。美玉所以能犯炬火。而不灰者。為其性溫潤。蓄至精。是以不灰也。故有道之士。常虛心。而存正氣。常弱志。以蓄至精。晝有為。而靈臺常靜。宵無為。而九火常溫。有知如無。知覺無。

化書

四十二

所覺也。無為而不昧。思無所思也。故能冒風雪。而不寒。當燥火。而不熱。所謂寒暑不能侵也。是故君子所以藏正氣者。其神全。所以鬼神不敢犯。其心正。所以奸佞莫能欺。蓄至精者。其愿善。故可以福生民。其氣和。故可以保壽命。若夫意不誠。則心不正。志不弱。則氣不和。則不能伏鬼神。遠奸佞。福生民。以全其壽命。而終其天年也。

動靜

動靜相摩。所以化火也。燥濕相蒸。所以化水也。水火相教。所以化雲也。湯盜投井。所以化電也。飲水兩日。所以化虹蜺也。小人

由是知陰陽可以召。五行可以役。天地可以別構。日月可以我作。有聞是言者。必將以為誕。夫民之形也。頭圓而足方。上動而下靜。五行運於內。二曜明於外。斯亦別構之道也。

鑽木擊石。皆可得火。水石靜也。而其鑽之擊之者動也。故曰動靜相摩。所以化火也。炊米得酒。上濕下燥。濕熱相蒸。所以化水也。陰陽之氣重蒸。水火氣氤化氣若雲。以湯盞投井中。冷熱相搏。而生電珠。飲水噴目。滿目青紅。猶如虹蜺。由是知之。則水火雲電。不惟天地有之。而人亦可作也。陰陽氣也。吾之氣與陰陽之氣同一氣也。以氣感氣。故可召矣。在天為五

化書

四十三

行為五帝。在人為五臟。為五神。吾之神與五行之神一神也。以神用神。故可役也。天地形氣也。吾之氣天之屬也。吾之形地之屬也。然吾之形氣與天地並生於太虛中。天地形氣大者也。吾身形氣小者也。吾能與天地分一氣而治。故曰天地可別構也。日月泰之神也。容光必照。而吾左目象日。右目象月。而無所不見。故曰日月可以我作也。或有聞是言者。以為驚衆駭俗。誇大虛誕之言。疑之而不信者有矣。豈不見我之形乎。頭圓在上。以象天。足方在下。以象地。圓者運於上。方者止于下。精神魂魄意之五神而運於中。兩目朗耀而見於外。

數者假合而成此身。斯亦別構之道也。教音。旋放之氣。

盛音也。

覺音悅。麟也。

構音坤合也。

電音剝而水也。

聲氣

操琴瑟之音。則條然而肅。奏鄭衛之音。則樂然而說。解頡頏之音。則背旅漂森。搥鼓擊之音。則鴻毛踴躍。其感激之道也如是。以其和也。召陽氣化融風。生萬物也。其不和也。作陰氣化厲風。辱萬物也。氣由聲也。聲由氣也。氣動則聲發。聲發則氣振。振則風行。而萬物變化也。是以風雲可以命。霜雹可以致。鳳凰可以歌。熊羆可以舞。神明可以友。用樂之術甚大。

化書

四十四

或有操琴瑟之音。聞之者則條然而心閑。或有奏鄭衛之音。聽之者則樂然而心說。或有解頡頏之聲。則背背漂然而森立。或有搥鼓擊之聲。則鴻鵠踴躍而不行。數者聲之感人也。蓋樂者和也。以和召和。故可以召純粹之正氣。可以化融和之淳風。而萬物所以生也。其不和也。則陰慘肅殺之氣。作厲乖戾之風。生而萬物所以辱也。氣者聲之主。聲者氣之和也。苟無其氣。則何聲之有也。氣動而聲必發。聲發而氣自振。氣振則風行。而萬物所以成乎變化矣。是以知其可以作風。雲而為雨。暘可以致霜雹。而驅炎暑。可以使祥禽瑞獸。而自

歌自舞可以友神明而通乎天人。非天下之至和者其孰能為是哉。斯樂之術甚矣。而其用有如是之大。

脩音教也

解音推也

饒音義

脣音昌也

櫓音搥也

森音參

躑音直竹行也

大同

虛含虛神含神。氣含氣。明含明。物含物。達此理者。情可以通。形可以同。同於火者。化為火。同於水者。化為水。同於日月者。化為日月。同於金石者。化為金石。惟大人無所不同。無所不化。是可与虛皇並駕。

化書

四十五

虛本至無。吾心無欲。無欲則虛靜而返於無。以我之無。合彼之無。謂之虛含虛也。神本至寂。吾心無思。無思則神寂。以我之寂。合彼之寂。謂之神含神也。氣本至和。吾心無為。無為則氣和。以我之和。合彼之和。謂之氣含氣也。明本光也。慧而不用。不用光復歸其明。以我之明。合彼之明。謂之明含明也。物本至有。物我兩忘。兩忘則物我為一。物即我。我即物。謂之物含物也。達斯理者。情可以通。而無所不通也。形可以同。而無所不同也。譬如思火。則生煖。思水。則生涼。虛心則生明。忘志則心墜也。是以有道之士。存神而元。昇常溫。固氣而水。源常

靜。潛光而明照於內。弱志而堅固。形軀故無所不同。無所不化也。其心同太虛。其神符至真。故可與九始法王並駕。遊於清微。天王清境中矣。

帝師

鏡非求鑑於物。而物自投之。橐非求飽於氣。而氣自實之。是時鼻以虛受臭。耳以虛受聲。目以虛受色。舌以虛受味。所以心同幽冥。則物無不受。神同虛無。則事無不知。是以大人奪其機。處其微。羽符至怪。陰液甚奇。可以守國。可以救時。可以坐致為帝王之師。

化書

四十六

鏡之明也。非其求鑑於物。而物自形之。橐之虛也。非其求飽於氣。而氣自滿之。皆自然而然也。是故鼻惟虛也。故能受香。鼻耳惟虛也。故能受聲音。目惟虛也。故能受形色。舌惟虛也。故能受滋味。心同幽冥者。則萬物云寂。故無所不受。神同虛無者。則萬事畢具。故無所不知。是以大人奪造化之機。藏心於虛。歸志於無。以養其自然。陽符至則陰情自滅。陰液降則陽靈愈奇。故可佐君以守其國。澤民以救其時。而其道之尊德之貴。故可以為帝王師。

琥珀

琥珀不能吸腐芥。丹砂不能入焦金。磁石不能取鐵。鐵不能入火。能發陶爐。所以大人善用五行之精。善奪萬物之靈。食天人之祿。駕鳳馬之味。其道也在忘其形而求其精。

無氣爛草。所以琥珀不能吸。炬火焦金。所以丹砂不能入。無性。鐵所以磁石不能取。焦燥陶爐。所以九氣不能生。四者有形無精。所以不靈矣。夫精者。九氣之母。物之本也。靈者。九性之妙。神之發也。此精真空。此靈妙有。以有合空。故能生化。是以至人善用五行之精。善奪萬物之靈。知真空為不生。知妙有為不滅。是以固守虛無。以養其精。靈所以形神俱妙。羽

化書

四十七

焦音焦 炬火也

陶音桃 瓦器也

化書新聲二卷終



化書新聲德化卷之三

五常

儒有講五常之道者。今之為五事。屬之為五行。禮之為五節。之為五聲。俯之為五岳。仰之為五星。物之為五金。族之為五靈。配之為五味。感之為五情。所以聽之者。若醴雞之遊太虛。如井蛙之浮滄溟。莫見其鴻蒙之涯。莫測其浩渺之程。日暮途遠。銀不。倒行。殊不知五常之道一也。忘其名則得其理。忘其理則得其情。然後牧之以清靜。棲之以杳冥。使混成神氣。符戒心靈。若水投水。不令其清。若火投火。不問其明。是謂奪五行之英。盜五常之精。聚之則一。朴可包。散之則萬機。森亨其用事也。如酌醴以投器。其應物也。如懸鏡以鑑形。於是乎變之為萬象。化之為萬生。通之為陰陽。虛之為神明。所以運帝王之壽。策天地之權衡。則仲尼其人也。

化書

四十八

儒者談仁義禮智信五常之道。今而言之。則為五事。如父子主仁。君臣主義。夫婦主禮。兄弟主智。朋友主信。屬之則仁屬木。義屬金。禮屬火。智屬水。信屬土。之五行。散之則為青白黃紅黑之五色。化之則為宮商角徵羽之五音。俯之則為東西南北中之五嶽。仰之則為歲時。太白金辰填之五星。物之則

為金銀銅鐵錫之五金。族之則為精神魂魄意之五神。配之則為辛甘酸苦鹹之五味。感之則為喜怒哀惡之五情。語者曰：道之至矣，而聽之者信然不疑。嗟夫！君以此為至道，豈知其未而不知其本。至道豈止此哉？其所見者小也。若然者，正如醯雞之遊太虛，井蛙之浮滄溟，太虛鴻蒙而無涯，豈醯雞所能到，滄溟渺漠而無際，豈井蛙所能測。此言下士以見聞為道，故為識者之所誦也。但見其愈分愈繁，愈求愈得，此而遺彼，譬時光之易過，慎大道之難明，中途退惰，故曰：日暮途遠，無不倒行。蓋其不知道之本也。殊不知五常之道，分而言之，則有五者之殊；原其本，則一也。忘異名而求其本，則合道而理得矣。得其理，則知五常之道自然之情，道之遠也。吁！學既得理，而復知其情踐其迹，則釋然無疑，而至道明矣。夫至道不繁，以清靜自收，以杳冥棲真，使神會氣，使氣合真，神合真以契戒心之靈，如萬水合為一水，不分其清濁；火合為一火，不問其明，以類相求，則鴻蒙之涯可至，浩渺之程可登。故可以奪五行之英華，竊五常之至精，飲之則一芥包頓，彌散之則萬機而放乎太清。其施於事也，如瓶瀉酒，其應物也，如鑑照形，極言容易事耳。於曼乎變而用之，則為萬象化。

東化書

四十九

而成之，則為萬生。運而行之，則為陰陽。虛而靈之，則為神明。如孔子作春秋，代人君運籌策，以當南面之治，使天下後世亂臣賊子懼，而其大經大法，天下後世莫能更，誠為萬代人文之準則。天地庶物之權衡，極言孔子人道之正。古今一人而已。

醯雞也。音希。酒醢。

飛蛾

天下賢愚營營然若飛蛾之投夜燭，蒼蠅之觸敗絮，知往而不知返，知進而不知退，而但知避害以就利，不知聚利而就害。夫賢於人而不賢於身，何賢之謂也。情於物而不情於己，何情之謂也。是以大人利害雙亡，何往不滅。

東化書

五一

天下之人，其賢與愚，惟知有名利而已。惑於名利者，不得必孜孜盡心力以求之，營營竭智慮以謀之，殊不知名利有分，非能強求，速惑之者。若飛蛾見夜光而趨之，以速其死；若蒼蠅見敗絮以赴之，而速其出。嗟夫！蒼蠅知往而不知返，飛蛾知進而不知退，譬人迷惑貪名利以喪其身者之鑒戒也。嗟夫！世之人皆知避害就利，以名利為富貴，而不知其聚利藏害，乃殺身之斧斤。噫！名利外物至小也，身者天之所賦至大也，以至大而徇其至小，豈不為世之愚夫乎。嗟夫！世之人以

富貴才藝賢於人而不貴其身。何賢之謂也。憐外物而不重性命。何憐之謂也。是以有道之士。見天理之真。識名利有分。無營謀倖進之心。得之不忤失之無戚。貧富不貳利害雙忘。何所往而不善也。

異心

席踞於林。蛇遊於澤。非鷗鳶之讎。鷗鳶從而弭之。以其蓄異心之故也。牛牧於田。豕眠於圃。非鳥鵲之馭。鳥鵲從而棄之。以其無異心之故也。是故麟有利角。衆獸不伏。鳳有利嘴。衆鳥不害。君有奇智。天下不臣。善馳者終於蹶。善聞者終於敗。有數則終。

化書

五十一

有智則窮。巧者為不巧者所使。詐者為不詐者所理。

虎獨處於林。蛇間遊於澤。鷗鳶見之必號。其豈鷗鳶之讎哉。蓋其蓄心害物之故也。牛羣牧於田。豕聚眠於圃。鳥鵲棄之。不悞。豈鳥鵲之馭哉。蓋其無異心不害物之故也。麟者時之祥也。出則衆獸伏而隨之。鳳者時之瑞也。出則衆鳥賓而衛之。若麟有利角而抵衆獸。亦不隨之矣。鳳有利嘴而攫衆鳥。亦不害之矣。奇智者。任智數。辯事理。權謀狙詐之術也。君者。人倫之首。其若逞聰察。街奇智。常懷勝人之心。而天下之人。亦懷其智。惧其謀。各以奇智拒之。而不親。謂之天下不臣也。

譬如善馳者。常失於顛。善戰者。常失於敗。譬如數也。雖千萬億。終期於盡。用智術也。雖千萬萬。終期於窮。極言不可任智數。尚征伐以致敗也。巧者工其事。而拙者弗能也。有事則巧者不能辭其勞。豈不為拙者之所使也。詐者多情偽。正者無偽也。事敗則詐者不能掩其惡。豈不為正者之所理也。

鷗音時鷗也

鳶音時鷗也

馭音厥僂也

馭音御使馬也

弓矢

天子作弓矢以威天下。天下盜弓矢以侮天子。君子作禮樂以防小人。小人盜禮樂以僭君子。有國者好聚斂。蓄粟帛具甲兵。以禦盜賊。盜賊擅甲兵。據粟帛以奪其國。或曰。安危德也。又曰。興亡數也。首德可以恃。何必廣粟帛乎。首數可以憑。何必廣甲兵乎。

化書

五十二

易曰。弦木為弧。剡木為矢。以威天下。蓋取諸睽。是以天子制弓矢。威天下。以衛民。小人悖亂。亦嘗竊用弓矢。而犯天子也。禮樂者。序事之和。君子制禮樂。以治小人之相犯。小人狡猾。亦嘗竊用禮樂。而僭君子也。有國者。惟以聚斂多蓄粟帛。廣治甲兵。以禦盜賊。殊不知盜賊本無。然由上之貪求。賦繁。重。以致生業荒蕪。飢寒所逼。則不顧其性命。而為賊盜矣。賊。

盜因其君之不道則擅其甲兵踞其粟帛以奪其國也或有之曰國之安危在德不在險或有之曰國之興亡在數不在人如其德可恃也何必廣甲兵乎如其數可定也何必廣粟帛乎此言有國者不可以有為治天下之意蓋以有為則有敗有得則有失有心治國而國愈亂有意安民而民彌貧是以聖人無心於成則無敗事經云以無事取天下是也

聰明

無所不能者有大不能無所不知者有大不知夫忘弓矢然後知射之道忘策機然後知馭之道忘弦匏然後知樂之道忘智

仁書

五十三

慮然後知大人之道是以天下之主道德出於人理國之主仁義出於人亡國之主聰明出於人

聖人能不在事以能為不能故無所不能也聖人知不在心以知為不知故無所不知也衆人強其所能強其所不知以為能為知者故有大不能大不知也譬如善射者中不在的善馭者行不在策轡善樂者和不在弦匏夫何故蓋其得之於心自然應之于手心之所之物亦隨之則無不中無不行無不和然後始知大人之道也大人之道總一中正事無為無憂無懼何思何謀絕智力尚敦樸美風俗厚人倫以

道治天下以德化兆民故不言而民信不刑而民畏端拱為而天下治是謂道德出於人故為天下主也以仁治其國以義使其民以忠信為保障以刑政為藩籬制禮作樂而天下化是謂仁義出於人故為理國之主也敗國之主則反是蓋其不務道德不行仁義逞聰察任智術厚聚歛酷刑法民不聊生以致昏亂必於滅亡是謂聰明出於人故為亡國之主也 匏音袍

有國

有國之禮享郊廟敬鬼神也 禮記 禮運 占吉凶也 敬鬼神信禍福

仁書

五十四

之職也 占吉凶信興亡之數也 奈何有大不信窮民之力以為城廓奪民之食以為儲蓄是福可以力取是亡可以力敵是疑惑於鬼神是欺惑於龜策是不信於天下之人斯道也賞不足勸罰不足懼國不足守

國有郊廟之禮郊焉祭天廟焉祠地所以敬鬼神也 禮記 禮運 占吉凶而信興亡畏天命以順人心進忠良以安宗社奈何不畏天命之君肆情縱欲而窮奢極侈不信禍福不懼滅亡苦民之力而為城廓奪民之食而為儲蓄以為子孫不拔之基

疆之祚。是福可以力取。其亡可以力敵也。孰不知民力苦則生怨。民困窮則生禍。民財罄則生亂。勢必然也。夫何故。而其然乎。蓋其不信禍福。是疑貳於鬼神。不畏滅亡。是欺惑其衆。策以不信待天下。天下亦以不信叛之。如其不亡。蓋亦幸矣。吁。無信於民。雖賞之不勸。罰之不畏。滅亡可待。雖有其國。其能守乎。

疊音尾美也靜也 儲音除

黃雀

黃雀之為物也。日遊於庭。日親於人。而常畏人。而人常撓之。玄鳥之為物也。時遊於戶。時親於人。而不畏人。而人不撓之。彼行促促。此行佯佯。彼鳴啾啾。此鳴鏘鏘。彼視矍矍。此視汪汪。彼心戚戚。此心堂堂。是故疑人者為人所疑。防人者為人所防。君子之道。仁與義中與正。何憂何害。

黃雀玄鳥皆附屋而窠。或遊於庭。或行於戶。日親於人也。黃雀常畏人。而玄鳥不畏人。畏人者而人反撓之。不畏人者而人不撓之。何也。蓋其有所自耳。黃雀之可憎。人故撓之。玄鳥可愛。人故不撓也。竊嘗思之。人心之憎愛。有大公者存。然非出於私意。在乎物之當憎當愛也。彼可憎者。其行促促。其聲啾啾。其視也急。其心也憂。人見其詐而多疑。故憎而撓之。

也。彼可愛者。其行緩緩。其聲喃喃。其視也靜。其心也安詳。人見其信而無疑。故愛之而不撓也。是故詐者而為人所憎。信者而為人所愛。疑者而為人所疑。防者而為人所防。是皆自然之情也。噫。以物之詐。尚為人之所憎。何況於人乎。寧不戒哉。是故君子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蓋其不欺不詐。不防不疑。不避害。不憂懼。仁義其德。中正其心。何憂害之有。

促音就速也佯音陽緩也 啾音秋鏘音鎗矍音角急視也

籠猿

籠中之猿。踴躍萬變。不能出於籠。匣中之虎。狂怒萬變。不能出於匣。小人之機。智慮萬變。不能出於大人之道。夫大人之道。如地之負。如天之垂。無日不怨。無人不欺。怨不我怒。欺不我夷。然後萬物知其所歸。

猿在籠中。踴躍嘶跳。幾千萬變。終不能出於籠。虎在匣中。狂怒咆哮。幾千萬變。亦不能出於匣。以猿之狡。虎之猛。猶不能出於籠匣之中也。其意蓋謂小人之詐。如猿。暴如虎。奸狡百端。狂暴萬狀。終不能出於大人之道也。蓋以大人之道。如天之覆。如地之負。不求人過。不見人非。不憎善。不厭惡。不記仇。不懷怨。而彼小人。思稍不及。則怨之。見其似訥。則欺之。豈知

大人之量。人雖怨之。亦不怒。人雖欺之。如不知。是非不入於
胷。忿怒不現於形容。及其後也。小人反之。感大人之德。心
悅誠服。而歸化也。故曰。然後萬物知其所歸。

常道

仁義者。常行之道。行之不得其術。以至於亡國。忠信者。常用之
道。用之不得其術。以至於獲罪。廉潔者。常守之道。守之不得其
術。以至於暴民。才辯者。常御之道。御之不得其術。以至於罹禍。
蓋拙在用於人。巧在用於身。使民親稼。則怨。誠民輕食。則怒。夫
餌者魚之嗜。羶者蟻之慕。以餌投魚。魚必懼。以羶投蟻。蟻必去。
由不得化之道。

化書

五十一

仁以治民。義以制事。常行之道也。不得其術者。失仁與義也。
君不仁。則民不親。不義。則民不伏。不親不伏。是叛其君。宜乎
國亡也。效職謂之忠。真實謂之信。常用之道也。不得其術者。
失忠與信也。臣之不忠。則不足以事君。不信。則不足以使民。
君不能事。民不能使。是謂具臣。宜其獲罪也。不貪謂之廉。不
污謂之潔。常守之道也。不得其術者。失廉與潔也。喪心於財。
貨。虧行以辱身。厚歛於民。而民不役。以致於暴虐也。博知謂
之才。利口謂之辯。常使之道也。不得其術者。失才與辯也。恃

才而慢人。強辯以飾非。用以欺人。持久必敗。宜其遭禍也。數
者皆巧於自私。而拙於待人。宜乎亡國獲罪。暴民遭禍也。安
逸甘食。人之所欲也。使之勤苦。而躬耕稼穡。誠之清淡。而鮮
食甘肥。宜其怨而怒之也。香餌者魚所嗜也。羶脂者蟻所嗜
也。彼知為害。則必懼而去之。此皆治國安民之術也。不得其
術者。而反害其民。民畏害而逃之。蓋其不知德化之道也。

惟音離連

羶音摘羊脂氣也

感喜

感父之慈。非孝也。喜君之寵。非忠也。感始於不感。喜始於不喜。

化書

五十二

多感必多怨。多喜必多怒。感喜在心。由物之有毒。由達之嚴火。
不可不慮。是以君子之業。爵之不貴。禮之不下。親之不知。疎之
不疑。辱之不得。何感喜之有。

忠孝者。臣子之分。子有心而感父之慈。臣懷意而要君之寵。
是皆出於私意。以媚其君。諂其父。則非忠非孝也。殊不知感
始於不感。喜始於不喜。是故。子若有心而感父之喜。其父亦
有心以慈其子。孝稍不足。則反為怨矣。臣若有心以要君之
喜。而君亦有心以寵其臣。忠稍不足。則反為怒矣。蓋以多感
必多怨。多喜必多怒。殊不知感喜怨怒。皆出於心。如物中有

毒心中之毒。如蓬中藏火。不可以不慎也。是以大人尊之以爵。而不知貴。敬之以禮。而不知大。親之亦不喜。疎之亦不疑。耻辱莫能加。何感喜之有也。

太醫

太醫之道。脉和而實者為君子。生之道也。挽而浮者為小人。死之道也。太卜之道。策平而慢者為君子。吉之道也。曲而利者為小人。凶之道也。以是論之。天下之理一也。是故觀其國則知其臣。觀其臣則知其君。觀其君則知興亡。臣可以擇君而仕。君可以擇臣而任。夫揖讓可作。而躁靜不可作。衣冠可詐。而形器不可詐。言語可文。而聲音不可文。

仁書

五十九

醫道有太素脉。能察人之生死貴賤。衰病也。其脉和而實者。生之道也。其脉挽而浮者。死之道也。卜道有龜策。能斷人之吉凶悔吝禍福也。其策平而慢者。吉之道也。其策曲而利者。凶之道也。由是論之。天下之事。紛紜交錯。雖千萬變。終必歸於理也。夫理者。一而已矣。孔子曰。吾道一以貫之是也。是故觀其國之治道。則知其臣之賢否也。觀其臣之政教。則知其君之聖凡也。觀其君之法令。則知其國之興亡也。蓋以君臣之道。非但君擇臣。臣亦擇君耳。臣擇其君而仕者。欲得君以

行其志也。君擇其臣而任者。欲得臣以治其國也。國之不治。由不得其臣也。志之不行。由不得其君也。揖讓者。形之為也。躁靜者。心之有也。作者動也。言形可動。而心不可動也。衣冠表也。形器裏也。詐者偽也。言外可偽。而心不可偽也。言者聲之末。聲者言之本也。文者見於外也。言末可見。而其本不可見也。

挽音鏡亂也。抓也。

說語

藏於人者。謂之機。奇於人者。謂之謀。殊不知道德之機。衆人所知。仁義之謀。衆人所無。是故有賞爵之教。則邪道進。有親疎之分。則小人入。夫棄金於市。盜不敢取。詢政於朝。諛不敢語。天下之至公也。

仁書

六十一

未發謂之機。計出謂之謀。衆人皆知有道德之機。貪欲而不能行。非其不知。故曰衆人所知也。衆人皆知有仁義之謀。好妄而不能為。其所為者。皆詐力智術之謀。故曰衆人所無也。是故有爵之教。則邪佞乘機。而冒功親疎之分立。則小人是機。而間謀其必然也。古有捐金於市。而盜賊不敢取者。恐人之見也。詢政於朝。而奸佞不敢諛者。懼人之知也。此天下大公至正之理。治道之要也。

刻畫

畫者不敢易於圖像。苟易之必有咎。刻者不敢侮於木偶。苟侮之必貽禍。始制作於我。又要敬於我。又真禍於我是故。張機者用於機。設險者死於險。建功者辱於功。立法者懼於法。動一竅則百竅相會。舉一事則萬事有害。所以機貴乎明。險貴乎平。功貴乎無狀。法貴乎無象。能出刻畫者。可以名之為大象。

畫圖像者。其必信心以奉之。苟輕易之心生。奉之不足。其必有咎矣。刻木偶者。其必虔誠以敬之。苟侮慢之心起。敬之不足。其必貽禍矣。或曰。圖像木偶。始制作於人。又要敬于人。苟

化言

六十一

敬奉之不足。又真禍於人者何也。竊嘗思之。敬奉圖像木偶者。無非誦鬼神以要其福耳。如其身端心誠。其福或可覲也。其身不端心不誠。其招咎禍之情亦有之矣。是故善用機者。其必敗於機。能設險者。其必死於險。貪功者。其必辱於功。酷法者。其必遭於法。極言不可以有為而妄動也。然吾之心一動。則天下人之心無不相同。故曰。動一竅而百竅相會也。起一害人之事。則天下害人者。因其端以害人。故曰。舉一事而萬事有害也。機者利害未分。所以貴乎明。忘其利害。善用機者也。險者設以待人。所以貴乎平。而不相傷。善設險者也。功

者用以建立。所以貴乎無狀。功成不居。善建功者也。法者用以平物。所以貴乎無象。事乎無事。善立法者也。能出刻畫者。則知神非圖像木偶也。可以名之為大象者。則知神本無象之謂也。

酒醴

夫酒醴者。迫之飲愈不飲。恕之飲愈欲飲。是故抑人者人抑之。容人者人容之。貸其死者樂其死。貸其輸者樂其輸。所以民盜君之德。君盜民之力。能知反覆之道者。可以居兆民之職。

化言

六十二

則樂而能飲也。此言天下之事迫之急。則必有以不能繼之。受者寬緩之。則有餘力矣。是故寬人者而人亦寬之。容人者而人亦容之。能施其死而為人者。人亦樂其死。能施其有以輸人者。人亦樂其輸。所以君脩其德。則民安於下。而樂其業。民力其業。則君安於上。以享其國。則是民盜君之德。以安生。君盜民之力。以安享也。能知反覆相盜之道者。則可以為兆民之主矣。

恩賞

侯者人所貴。金者人所重。衆人封公而得侯者。不美。衆人分玉

而得金者不樂。是故賞不可妄行。恩不可妄施。其當也。由為爭奪之漸。其不當也。即為亂亡之基。故我自卑。則賞不能大。我自儉。則恩不得奇。歷觀亂亡之史。皆驕侈恩賞之所以為也。

侯者爵之尊。眾之所貴也。金者物之貴。眾之所重也。公爵尊於侯。眾人封公而我封侯。其心必不悅矣。美玉貴於金。眾人分玉而我得金。其心必不樂矣。如其分侯而得公。分金而得玉。以遂其欲。則人悅而樂矣。此常人之情。天下古今之所同也。是故賞不可以妄行。恩不可以妄施也。蓋以有賞則有爭。有恩則有怨。二者施之當。則為爭奪之由。施之不當。則為亂亡之基。有國者不可以不慎也。是以聖人以謙卑待物。以儉約奉身。故必自卑。雖賞之亦不大。故必自儉。雖恩之亦不異。故無爭奪亂亡之事矣。豈不見古之史乎。歷戰禍亂以喪其國者。皆由驕縱奢侈其心志。私恩重賞其勲戚。以致然矣。

養民

民不怨火而怨使之禁火。民不怨盜而怨使之防盜。是故濟民不如不濟。愛民不如不愛。天有雨露。所以招其怨。神受禱祝。所以招其謗。夫禁民火不如禁心火。防人盜不如防已盜。其養民也如是。

禁火恐民焚其居。禁盜恐民亡其貨。民之不謹。間有被火盜者。則訕而怨其立法之不善。是故禁火濟民而民反怨之。是不如不濟也。禁盜愛民而民反訕之。是不如不愛也。以天之。大也。而賜愆期。而人猶憾之。神之靈也。災傷凶咎。禱之不應。而人猶謗之。何以於人乎。吁。人惟知禁民焚居之火。而不知禁焚身之火。惟知禁竊財之盜。而不禁竊神之盜者。亦甚愚也。能行此術。養生養民。而得之矣。

化書新聲德化三卷終

化書

六十四

化書新釋仁化卷之四

得一

曠然無為之謂道。道能自守之謂德。德生萬物之謂仁。仁救安危之謂義。義有去就之謂禮。禮有通變之謂智。智有誠實之謂信。通而用之之謂理。道虛無也。無以自守。故授之以德。德清靜也。無以自用。故授之以仁。仁用而萬物生。萬物生必有安危。故授之以義。義濟安扶危。必有誠否。故授之以禮。禮秉規持範。必有凝滯。故授之以智。智通則多變。故授之以信。信者成萬物之道也。

化書

卷之四

安畫心空無為自然謂之道。法其自然守正不失謂之德。普利萬物慈而愛之謂之仁。慈祥救物安危獲宜謂之義。剛毅制事去就有序謂之禮。規事範物變而通之謂之智。權變得常其實無偽謂之信。五常備具通而化之謂之聖。道者虛心無為也。道不自見。故無以守之。而守必以德。德者清靜無欲也。德不自有。故無以用之。而用必以仁。仁者無私也。無私則德普。如陽春發生。物之生也。必有安危之不一。故以義而制其宜。義者無偏也。無偏則能濟安扶危。而齊其物。齊事物也。必有臧否之不同。故用禮以定其規範。禮有執也。執之則固。

滯不通必以智而通。物情智無昧也。無昧則心通。而物理盡。物理相通則無偽矣。信無偽也。無偽則真實。故能成天下之事也。信屬土。萬物生於土。土性實。萬理出於實。故曰信者成萬物之道也。

五行

道德者天地也。五常者五行也。仁發生之謂也。故君於木。義救難之謂也。故君於金。禮明白之謂也。故君於火。智變通之謂也。故君於水。信慈然之謂也。故君於土。仁不足則義濟之。金伐木也。義不足則禮濟之。火伐金也。禮不足則智濟之。水伐火也。智不足則信濟之。土伐水也。始則五常相濟之業。終則五常相伐之道。斯大化之往也。

化書

卷之四

道德者。譬如天地。人之本也。五常者。譬如五行。人之用也。仁為五行之木。如春發生。仁和之心也。義為五行之金。濟事救難。剛決之心也。禮為五行之火。照耀萬象。慈照之心也。智為五行之水。流行不息。通變之心也。信為五常之土。慈然堅固。誠實之心也。以剛決之心而濟事。則義有所不足。謂之火伐金也。以慈照之心而燭事理。則義有所不足。謂之火伐金也。以變通之心而分別物情。則禮有所不足。謂之水伐火。

畋漁

夫禽獸之於人何異有巢穴之居有夫婦之配有父子之性有生死之情鳥反哺仁也隼憫胎義也蜂有君臣禮也羊跪乳智也雉不再接信也孰究其道五常百行無所不有也而教之為網罟使之務佃獵且夫焚其巢穴非仁也奪其親愛非義也以斯為享非禮也教民殘暴非智也使萬物懷疑非信也夫羶羶之慾不止殺害之機不已羽毛雖無言必狀我為貪狼之與封豕鱗介雖無知必名我為長鯨之與巨虺也胡為自安焉得不耻吁直疑自古無君子。

人與禽獸鱗介均得天地之氣以生。其形雖異。其情未嘗不與人同。彼之巢穴。不異人之居也。有牝牡之配。不異人之夫婦也。各子其子。有父子之性也。貪生怕死。有生死之情也。如慈烏之反哺。其亦有仁也。祝鳩之憫胎。其亦有義也。蜂蟻之君臣。其亦有禮也。羊羔之跪乳。其亦有智也。狐雉不再接。其亦有信也。以此道究而推之。萬物之中。五常百行。無所不有。

也。今也教民為網罟，務畋漁，戕害物命者，猶自戕其同類也。

若夫焚毀其巢穴是不仁之心也強奪其子母是不義之心也殺命以自奉非禮之心也教民為殘暴是不智之心也使物畏死而懷疑是不信之心也五常俱失禽蟲之不若也而其貪嗜之心不止殺害之念不息羽毛之屬雖不能言其心其識不與人異其必以我為貪狼無厭之徒封豕憐毒之輩麟介之類雖不能如人之知其必以我為吞舟之長鯨食象之巨虺也觀夫人之於物形類不同性命不異宿命因果從可知矣可不戒哉吁貪口味而樂甘肥殺他命以養己命於

心胡得而安乎。聞斯言之懇切。於心焉得無愧乎。吁哉。自古及今。守戒而不害物命者。幾希。擢書好生不殺者。寡。故云自古無君子。

隼音荀視也 鯨音華 鳧音鼻 鵲音雙大蛇也

犧牲

犧牲之享。羔雁之薦。古之禮也。且古之君子。非不知情之憂喜。聲之哀樂。能動天地。能感鬼神。刀机前列。則憂喜之情可知矣。鷹犬大齊。至則哀樂之聲可知矣。以是祭天地。以是禱神明。天地必不享。苟享之必有咎。神明必不歆。苟歆之必有悔。所以知神龍見。喪風雲之象也。鳳凰來。失蓂莢之象也。麒麟出。亡國土之

象也。觀我之義，禽必不義也。以彼為祥，禽必不祥也。

犧牲用以祭郊廟享鬼神。羔雁用以結婚姻。宗社。上古之儀也。竊思古君子之制禮，非其不知物情之憂喜，而氣之哀樂而遽用之。又豈不知斯物也，能動天地，感鬼神，蓋將以為祭祀之儀耳。是故當其刀机在前也，但見其觳觫驚怖，則憂喜之情可知矣。當其鷹犬之齊至也，但見其悲號懼死，則哀樂之聲可知矣。以是情而祭天地，以是聲而薦神明，其不敬享之意，亦甚明矣。苟其歡饗，則天地神明必厭其殺，而悔咎隨之矣。神龍出入，風雲隨之，而見之者，則知其喪風雲之象也。鳳凰麒麟，聖王之祥瑞，不世出也。鳳凰來儀，麒麟出世，必有王者興，則知其暴君失尊，戴亡國土之象也。反而察之，我以物命祭郊廟，結婚姻，以為義以為祥，而物之喪命失偶，必以為不義不祥矣。此言不可用物命之意也。神明且不享，有道者肯為之乎。

犧音希純也

歆音欣

大和

非免狡獵，狡也。非民詐吏詐也。慎勿怨盜賊，盜賊惟我名，慎勿怨叛亂，叛亂稟我教，不有和睦，焉有仇讎。不有賞勸，焉得聞爭。是以大人無親，無疎，無愛，無惡，是謂太和。

人惟知免狡為難，吾也不知其免被獵者誘之狡耳。人惟知民詐為難治也，不知其民被猾吏教其詐也。劫人之財貨，謂之盜賊也。為其有財，以召其來也。奪人之家園，謂之叛亂也。為君不道，以激其叛也。上古之世，民無忤逆，安有和睦，民無是非。安有仇讎，國無征伐，安用賞勸。及其後也，始有和睦，則有仇讎。始有賞勸，則有聞爭。是以大人視民如同胞，故無親疎也。不擇其賢愚，故無愛惡也。渾渾然與世為一，成天下之太和，皞皞然與民相忘，斯上古之風，後世莫能復也。

海魚

海魚有吐黑水上，庇其身而遊者。人因黑而漁之。夫智者多屈，辯者多辱，明者多蔽，勇者多死。局鑄固賊盜喜，忌諱嚴敵國幸。禁可以越者，號也。兵可以奪者，符也。蜀敗於山，晉敗於馬。夫大人之機，道德仁義而已矣。

海魚遊吐黑水上，覆蔭其身，使人莫見，而漁人則從黑水以取之。本為全身，而反喪其身。此譬人以智術欺人，而人亦以智術應之。適是以為取禍之由矣。觀夫智者通權變，明利害，必致於窮，故多屈。辯者多分別，好是非，必致於爭，故多辱。明者尚文辭，務名數，知有所不盡，故多蔽。勇者恃拙力，輕身

命必致于殺傷。故多死。設外關堅環鍵以防賊盜。賊盜因知多財貨。心所欲故喜也。隱忌謹嚴法令以禦敵國。敵國因知其微弱。不足畏。故幸也。關隘之禁必以號。測其號則關可越也。命將之兵必以符。得其符則兵可奪也。蜀敗於山者。恃險輕敵。故敗也。晉敗於馬者。恃馬。憊人故敗也。夫大人者。不用智術。不尚詐力。不設險以防盜。不忌諱以疑人。無關鍵故人莫能越其禁。無兵事故人莫能奪其符。以道治天下。以德化兆民。以仁濟衆。以義制事。則四海晏然。萬邦悅服。而天下平。故曰。道德仁義而已矣。高音外 鑄音決之 諱音惠

神弓

譽人者人譽之。謗人者人謗之。是以君子能罪已。斯罪人也不報怨。斯報怨也。所謂神弓。鬼矢不張而發。不注而中。天得之以假人。人得之以假天下。

凡人莫不喜譽而惡謗。譽人者人亦美而譽之。謗人者人亦惡而毀之。此常人之情。天下古今所同也。若夫君子則不然。常以善待人。人或以不善毀之。不責於人。惟咎已之善之所未至。其毀之者。必自反而自罪矣。是以君子能罪已。斯足以罪人也。君子常以恩施人。人或以非義怨之。不怨於人。惟

怨已之恩之所不實。而怨之者。必當自反而自怨矣。是以君子不報怨。斯足以報之也。吁。不罪人而人自罪之。不報怨而人自怨之。所以神弓鬼矢。不見其張。不見其注。亦能中傷於人也。竊知吾之性分之中。本無恩。本無怨。所以不罪人不報怨。以盡吾性分之所固有。此天之假手於我。故曰。天得之以假人也。我得此術。而為天下後世人報怨者之法。故曰。人得之以假天下也。譽音遇 謗音棒

救物

救物而稱義者。人不義之行。惠而求報者。人不報之民之情也。讓之則多爭。之則少。就之則去。避之則來。與之則輕。惜之則重。是以大義無狀。大恩無象。大義就不知者。荷之。大恩就不知者。報之。

事有不濟。必以義而救其宜。不知其義也。若自以為義而稱揚。則人鄙之。而不義矣。人有窘困。必以惠而調其急。不求其報也。若以此為恩。而望報。則人薄之。而不報矣。凡民之情也。如其讓之人。服其德。其得必多。如其爭之人。厭其貪。其得必少。就之則疑而去。避之則信而來。易與之人。必輕愛。惜之人。必奪。勢必然也。是故義於人。不自以為義。謂之大義也。恩及

人不自以為恩謂之大恩也。無狀無象。人莫之見也。大義成。猶不知其有義。故人負荷其德也深。大恩既猶不識。其有恩。故人思報其恩也厚。

書道

心不疑乎手。手不疑乎筆。忘手筆然後知書之道。和暢非巧也。淳古非朴也。柔弱非美也。強梁非勇也。神之所浴。氣之所沐。是故點策蓄血氣。顧盼合情性。無筆墨之跡。無機智之狀。無剛柔之容。無馳騁之象。若黃帝之道。熙熙然。君子之風。穆穆然。是故觀之者其心樂。其神和。其氣融。其政太平。其道無朕。夫何故。見山思靜。見水思動。見雲思變。見石思貞。人之常也。

心不疑乎手者。神與手俱運也。手不疑乎筆者。手與筆俱轉也。能忘手筆者。有心得之妙也。得於心者。然後知書之道。非手非筆也。書之和緩暢快者。非其工於巧也。淳厚蒼古者。非其工於朴也。溫柔婉弱者。非其工於美也。清勁健捷者。非其工於勇也。斯皆人之神氣。發現於其中。所以合人之情性也。是故觀其書之點畫。則知其人血氣之衰旺也。觀其書之顧盼。則知其人情性之巧拙也。善觀書者。觀書之神。不在筆墨之跡也。不在機智之巧也。不在剛柔之形也。不在馳騁之勢也。

似若聖王之道。熙熙然。光明也。似若君子之風。穆穆然。深遠也。作如是觀者。其心樂而忘憂也。其神和而愉悅也。其氣融而和暢也。如太平之善政也。如無極之妙道也。夫何故而其然乎。以神會神。如仁者見山思靜也。智者見水思動也。達者見雲思變也。介者見石思貞也。其思也。心中所常有。觸而感之。則符其機矣。

鳳鳴

鳳不知美。鳴不知西。陶唐氏不知聖。有苗氏不知暴。使陶唐氏恃其聖。非聖也。有苗氏知其暴。不暴也。衆人皆能寫人之形。而不能寫已之形。皆能求人之惡。而不能求已之惡。皆能知人之禍。而不能知已之禍。是以大人聽我聲。察我色。候我形。伺我氣。然後知人之情偽。

物類之美惡。性使之然。不自知也。如鳳之美。鳴之惡。其不自知之。譬如唐堯聖君也。其仁如天。其智如神。其不自知已為聖也。有苗暴君也。其性剛烈。其心慘毒。亦不自知已為暴也。借使唐堯恃已為聖。則其心不化。不得謂之聖也。有苗知已暴。而易其心。則不得謂之暴也。吁。衆人皆能寫人之形。而不能寫已之形者。能見人而不能自見也。皆能求人之惡。而不能

能求己之惡者能知人而不能自知也。能知人之禍而不能自知其禍者能察人而不能自察也。是以有道之士知禍生於言也。於言必慎。所以聽我言也。是非生於見也。於視必謹。所以察我色也。患生於身也。於欲必戒。所以候我形也。噴生於心也。於忿必懲。所以伺我氣也。以我之心推以及人。則人之情偽可知。故無自欺之蔽也。

知人

觀其文章則知其人貴賤焉。觀其書象則知其人情性焉。聞其琴瑟則知其人道德焉。聞其教令則知其人吉凶焉。小人由是知唐堯之容淳淳然。虞舜之容熙熙然。伯禹之容蕩蕩然。殷湯之容堂堂然。文王之容巍巍然。武王之容諤諤然。仲尼之容皇皇然。則天下之人可以自知其愚與賢。

文章者人之言。言有美惡。所以知其貴賤也。書象者人之用。用有巧拙。所以知其情性也。琴瑟者人之樂。樂有雅淫。所以知其道德也。教令者人之政。政有優劣。所以知其吉凶也。由是知之。想見古聖人之威儀也。如陶唐之容淳淳之渾厚也。有虞之容熙熙然而光明也。大禹之容蕩蕩然而寬大也。成湯之容堂堂然而中正也。周文之容巍巍然而尊高也。周武

之容諤諤然而正直也。皇尼之容皇皇然而莊盛也。以此類之。想見古之聖人有如是之儀容。於心自是。聞則天下之人可以自知其賢與愚。而勉之耳。

螻蟻

螻蟻之有君也。一奉之官。與衆處之。一塊之土。與衆臨之。一粒之食。與衆蓄之。一蟲之肉。與衆啜之。一罪無起。與衆戮之。故得心相通而後神相通。神相通而後氣相通。氣相通而後形相通。故我病則衆病。我瘡則衆瘡。怨何由起。叛何由始。斯太古之化也。

螻蟻物之至微者也。其亦有君長。衆知所尊也。一奉之穴。爲之宮。與衆處之。一塊之土。爲之臺。與衆遊之。獲一粒一蟲。輒不私食。必戮力運而蓄之。然後脩衆啜之。啖之。其一有罪。同衆戮之。是故衆之不敢叛其君者。爲其居處遊樂飲食而無私。所以上下之情同。而心相通也。衆心相通。則其神其氣其形而無所不通矣。其一有病。則如衆病。其一有痛。則如衆痛。苦樂相均。患難相同。則怨無由而起。有何爭鬭叛逆之事。此太古以道化民之術。釋老叢林之義也。

歌舞

能歌者不能者聽之。能舞者不能者觀之。巧者不巧者辨之。以者不賢者任之。夫養木者必將伐之。待士者必將死之。故之以冠冕釣之以爵祿。若馬駕車輅。貴不我得。彘食糟糠。肥不我有。是以大人道不虛貴。德不虛守。貧有所倚。進有所恃。退有所樂。寒賤而甘委棄。

世之能者常爲不能者用巧者常爲不巧者誚也其若能者愚之巧者拙之則不被人之所短矣能者勞而歌之舞之其不能者逸而聽之觀之巧者苦於成事事有憾否常爲不巧者之所誚也賢者勞於治政政有優劣常爲不賢者之所用

也。夫養木欲其材用，材成必將伐之。養士欲其輔國，國難則必死之士之死於國者，蓋其受冠冕之羅網也。吞爵祿之鈞餌也。若夫駟馬之榮，大輅之貴，息不來於我，何有竊知受爵祿以殫其身者？如豕食糟糠，肥不自有也。是以有道之士不貴其爵而貴其道，不守其祿而守其德，以無德爲貧，以退身爲義。退者非安於貧窮，非樂於卑賤，而甘自委自棄，蓋將退身以進道，安貧以成德也。

躑躅

躑躅之酒。鳥喙之脯。棄之溝壑。爲之劫焚。空穴再求之。

若黍復噉之若丸。又噉之若脯。小人由是知強弩可以破堅。三
鼎可以漸舉。水火可以消滅。虎兕可以漸侶。逆者我所伐者。
我所與不應者我所命。不臣者我所取。所以信柔馬不可馭。漸
賊不可禁。得之以爲萬化之母。

躑躑不能進之貌。躑躑之酒如鴆酒之類。謂不能進之酒也。烏喙豈能脯乎。謂不能用之脯也。葭蒱卽毒子也。治莒毒葦也。葭蒱之膏治莒之乳。謂不能食之膏乳也。四者食之殺人。人猶漸而服之。初食之若芥之微。漸食之若黍之少。復食之若丸之大。食若脯多。其豈虛言哉。昔曹操食治莒至一寸。飲

鶴酒至一盃是也。此言天下之事生於漸。不能爲者而人猶能爲之。况可以爲可以能者。豈不能之之乎。由是知之。千鈞之弩不可挽也。可以漸引之。千斤之鼎不可拔也。可以漸舉之。水火之險不可入也。可以漸習之。虎兇之惡不可親也。可以漸侶之。蓋言天下之事。浸漸而行。果能真積力久而功自深。心之所之神自應之。神之爲之則無不能矣。故知人所不能而能之者。皆神之爲也。是故人之所以逆我者。由我之情有所不足。以召彼之逆。豈非我所化乎。人之所以辱我者。由我之言有所不當。而激彼之辱。豈非我所召乎。人之不應我者。

者由我之心有所不實而致其忤。豈非我命之乎。人之不臣
伏者。由我之德有所不道以致其叛。豈非我所取乎。是以信
矣。衆馬驀馬也。不可馭者。不能疾進也。潮賊者。家賊也。不可
衡者。不知禁止也。得斯理者。可以達萬事之原。爲萬化之母
也。嗽音淡食也。治音野。躑音直。躑音竹。不進貌。良醕

毒也。音當即郎。喙音丹。喙也。

止闕

止人之闕者。使其闕抑人之忿者。使其忿。善救闕者。預其闕。善
解忿者。濟其忿。是故心不可伏。而伏之愈亂。民不可理。而理之

化書

七十九

愈然。水易動而自清。民易變而自平。其道也在不逆民之情。

人之闕忿。皆起於心。心有所激。則必怒而闕之。心有所噴。則
必恨而忿之。當人之闕也。其心偏激而怒。惟殺身不暇。恤善
解闕者。言其闕之直。其激而怒者。或可止之。如遽欲止其闕
其心愈激。而闕不解。當人之忿也。其心偏噴而恨。雖殞身
不遑。願善解忿者。言其忿之當。其噴而恨者。或可抑之。如強
欲抑其忿。其恨愈甚。而忿不解。是故吾心躁動之時。也不
可遽伏。遽伏之心。愈亂矣。吾民農事之時也。不可妄使。妄使
之民。愈怨矣。水之道。鬱閉不流。則不清。故必流動。而水自清。

也。民之道。當政不變。則不平。故必易善。而民自平也。其於
也。如不逆水之流。而水自清也。不逆民之情。而民自平也。

象符

術有降萬物之蘊毒者。則斧斤鉤指象爲之符。是故若天矯之
勢者。鱗之符。若飛騰之勢者。羽之符。若偃蹇之勢者。毛之符。若
拳跼之勢者。介之符。所以知拱折者。人之符。夫拱手者。人必拱
之。折腰者。人必折之。而疏之爲萬象。別之爲萬態。教之蹈舞。非
蹈舞也。使之禱祝。非禱祝也。我既寡實。彼亦多虛。而責人之無
情。固無情也。而罪禮之無驗。固無驗也。

化書

八十一

術有降萬物之蘊毒而害人者。或交其臂。或鉤其指。變神以
攝伏之。則今拙詠步罡。變神之術耳。若屈折潛游之狀者。鱗
蟲之類也。盤旋飛騰之狀者。羽蟲之屬也。仆跛偃蹇之狀者。
毛蟲之類也。拳跼不伸之狀者。介蟲之類也。所以知其拱手
折腰者。人蟲之類也。觀夫拱手者。人亦拱而應之。折腰者。人
亦折而應之。蓋禮者本也。應者符也。人之善感物。亦善應。至
於分之爲萬象之形。別之爲萬態之狀。無非一氣變化於其
間。皆自然而然也。譬如蹈舞也。教之蹈舞。則非自然之蹈舞。
如禱祝也。使之禱祝。則非自然之禱祝。我以不誠而感彼。必

虛而不應矣。彼之不應，不責已之不誠，而反責人之無情，亦謬矣。彼之無情也，然由吾之情有所不足，彼因之而無情矣。彼之無禮，不責已之不恭，而反罪禮之無驗，則亦誤矣。禮之無驗也，然由吾之恭有所不至，彼因之而不應矣。

矯音絞強也

蘊音運積當也

蹇音蹇蹇也

蹇音蹇蹇也

善惡

為惡者畏人識，必有識者為善者欲人知，必有不知者是故。人不識者謂之大惡，人不知者謂之至善。好行惡者，惡不廣，務奇特者，功不大。善博奕者，志不遠，文綺麗者，名不久。是以君子惟道是貴，惟德是守，所以能萬世不朽。

仁書

八十一

為惡者言不露機，動止陰險，常畏人知其惡也。其亦有能識之者，為善者言必中理，動止光明，常欲人知其善也。其亦有不能知之者是故。人能識之惡，惡之小者也。人所不能識之惡，惡之大者也。所謂大奸似忠，是也。人能知之善，善之小者也。人所不能知之善，善之大者也。盛德若愚，是也。以衣食賙人，謂之惠也。以德賙人，其惠普矣。以惠及人，惠之用也。有限故不廣也。不偶於人，謂之奇特。以正輔世，其功太矣。以奇輔世，奇之出也。有數故不大也。博奕者技之小，志於小者，是見

其人志不遠也。文章者，道之華，務於外者，是見其內不固也。富貴者，得志一時，道德者，流芳百世。是以君子以道為貴，以德為富。終其身而謹守之，身雖歿而道德恒存，所以萬世不朽也。

綺音啟縉之有文也

仁書

八十二

化書新声仁化四卷終



化書新聲食化卷之五

七奪

一日不食則憊。二日不食則病。三日不食則死。民之憂食甚於食。而王者奪其一。鄉士奪其一。兵吏奪其一。戰伐奪其一。工藝奪其一。商賈奪其一。道釋之族奪其一。稔亦奪其一。儉亦奪其一。所以蠶告終而服葛卒之衣。稼云畢而飯橡櫟之實。王者之刑理不平。斯不平之甚也。大人之道救不義。斯不義之甚也。而行切切之仁。用感恩之禮。其何以謝之哉。

民之一日不食。則形虛而敗矣。二日不食。則形羸而病矣。三

八三

八三

日不食。則形仆而死矣。然民以食為天。食者人之先務。不得不急。今也。天子以貢稅而奪其什之一。鄉士以祿廩而奪其

一。兵吏以糧糗而奪其一。戰伐以軍需而奪其一。工藝以器用而奪其一。商賈以貨物而奪其一。道釋以福田而奪其一。

民之勞苦於耕鋤之中。僅得有數莖。渺之膏脂。其什被奪其七。而民安得不飢乎。豐年奪之分也。歉年猶不知恤。必欲奪

之。則不免於飢。窮儉病以致於死。其有幸而不死者。亦不免於窮困。所以蚕告終而猶服粗糲葛苧之衣。稼穡畢而遽

食橡櫟菰藿之食。其被奪之情。貧窮之態。既可知矣。王者以



道治天下。不刑而民畏。而天下和平。若以刑而理不平。則有不平之甚者。生焉。是以大人以道治國。以德化民。則百姓親睦。若以法而救不義。則有不義之甚者。出焉。莫若無為無事。則民自安國自治矣。其若馳心切切於刑政。拘拘於禮法。有心於治。而民不治者。君德有所不脩也。無德居於民上。將何以謝天下後世哉。

巫像

為巫者鬼必附之。設像者神必主之。蓋樂所饗也。戎羯之禮。事母而不事父。禽獸之情。隨母而不隨父。凡人之痛。呼母而不呼

八十四

八十四

父。蓋乳哺之教也。虎狼不過於嗜肉。蛟龍不過於嗜血。而人無所不嗜。所以不足則闔不與。則叛。鼓天下之怨。激烈士之忿。食之道非細故也。

巫師事心於鬼。所以鬼附之。祝師設像事神。所以神主之。蓋以鬼神樂其祭饗。所以附之主之也。戎西夷。羯北狄。夷狄重母。所以禮事母。不禮其父也。禽獸不知有父。所以隨母不隨父也。人之於痛苦。呼母而不呼父者。乳哺親之也。虎狼嗜肉。蛟龍嗜血。而人則無所不嗜。民之食也。一旦不繼。小則闔而奪之。甚則謀而叛之。鼓動天下之怨。激起烈士之心。戰伐相

尋禍亂不息者皆因為食而起所以知民之食非細故聚斂者不可不知也。

鵠音結

嗜音示貪

激音吉水

養馬

養馬者主而牧之者親養子者母而乳之者親君臣非所比而比之者祿也子母非所愛而愛之者哺也鵠馬本無知嬰兒本無機而知由此始機由此起所以有愛惡所以有彼此所以有爭而蓄奸詭。

養馬主也而馬不識其為主而親牧者為其養已也生子者母也而子不知其為母而親乳者為其乳已也臣之所以親

化書

八十五

輔其君者蓋為爵祿而親輔也子之所以親愛其母者蓋為乳哺而親愛也鵠馬鈍馬也不識已鈍何知之有也嬰兒方生也無有知識何机之有也由無知而生有知故曰知由此始也由無機而至有機故曰機由此起也為其有知有機而喪其淳樸所以有愛惡之心生焉有彼此之心分焉有爭鬭之心興焉以至於懷姦蓄詭詐偽百端有不能以言盡者皆由有此識神而生出許多情妄也。

鵠音怒下馬

哺音布口中嚼

詭音鬼欺也

絲綸

王取其絲吏取其綸王取其綸吏取其絲取之不已至於欺罔欺罔不已至於鞭撻鞭撻不已至於盜竊盜竊不已至於殺害殺害不已至於刑戮欺罔非民愛而聚斂者教之殺害非民願而鞭撻者訓之且夫火將逼而投於水知必不免且貴其緩虎將噬而投於谷知必不可或覲其生以斯為類悲哉。

綸綸也縛亂絲也此言王取其一吏輒取其半之意也取之不已者言其歛之數則民財罄其必欺罔而不輸矣吏怒其不輸酷刑而鞭撻之民遭困而忿上之慘毒且因飢寒切身故不顧其羞耻而為盜矣上又惡其為盜捕而囚之甚則殛

化書

八十六

刑戮之吁民之欺罔其上者非其心之所愛由聚斂所逼也民之為盜殺身者非其心之所願由鞭撻所迫也譬如火焚其身知死不免而投於水者貴其死之緩也遭虎之噬知不可活而投於谷者猶欲望其生也嗟民受酷吏所逼為盜以災其身而喪其命其情有甚於火之烈虎之惡以斯為類而安於民之上者可不悲哉。

噬音世隔中有物

覲音計見

奢僭

夫君子不肯告人以飢恥之甚也又不肯矜人以飽愧之甚也

既起人之恥愧。必激人之怨咎。食之害也如是。而金匱王豆食之飾也。鼓鍾憂石。食之游也。張組設繡。食之惑也。窮禽竭獸。食之暴也。滋味厚薄。食之忿也。貴賤精粗。食之爭也。愈之愈不止。求之愈不已。貧食愈不足。富食愈不美。所以勞僭由茲而起。戰伐由茲而始。能均其食者。天下可以治。

飢寒者士之常。以飢寒告人者。卑屈無恥之賤士也。溫飽者人之分。以溫飽矜人者。誇張無愧之小人也。既不能安其常。守其分。卑屈誇張于人。而為人之所恥。之所愧。是激人之怨。以咎已也。邊豆竹器。葉五谷也。憂石擊磬也。組帛可以為冠。

化書

八十一

也。錦繡五色具也。富貴者不恤民食之不足。奢侈僭用。鋪邊設豆。以金玉飾其器也。鼓鍾憂石。飾食而遊樂也。張組鋪繡。榮觀以惑其志也。窮禽竭獸。充滋味以暴物命也。因滋味之美惡。忿怒以責人也。貴者精食。賤者粗食。起爭之端也。窮奢極慾之心不止。貪饕無厭之歎不歇。貧窮者雖粗食。尚自不足。富貴者享精食。猶厭不美。所以激民之怨。濟民之忿。僭亂由茲而起矣。故有盜賊刀兵戰伐之事。而大亂天下者。食之害也。嗚呼。在上者當容心於儉約。均食於民。則民自安。而盜賊息。天下烏有不治者。
厚音甲 組音祖 繡音秀 僭音廉

燔骨

嚼燔骨者。焦唇爛舌。不以為痛。飲醇酎者。噉腸嘔胃。不以為苦。饒嗜者。猶忘於痛苦。飢寒者。必輕於性命。痛苦可忘。無所不欺。性命可忘。無所不為。是以王者。以我欲求人之欲。以我飢求人

之飢。我怒民必怒。我怨民必怨。能知其道者。天下胡為乎叛。嗜味者。咀嚼燔炙之骨。致熱而焦唇爛舌。不以為痛。而猶食之。貪飲者。痛飲醇酎之酒。致醉而噉腸嘔胃。不以為苦。而猶飲之。嗜饒飲者。猶自忘痛苦。則知飢寒必死者。必輕其性命矣。故知貪饕不顧痛苦。以欺其身者。何事不可欺也。必

化書

八十八

死不顧性命。以輕其身者。何事不可為也。是以有道之君。省已知民之情。以我之慾。則知人之慾。不異於我矣。以我之飢。則知人之飢。有甚於我矣。我以不道怒其民。而民必以不仁而怒我矣。我以不德怨其民。而民亦以不義而怨我矣。夫我無欲而民自富。我不嗜飲。民不飢寒。我不困民。民必不怨。則上下之情通。天下惡有叛我者。

燔音盤 燒也

醇音淳 厚酒也

酎音紂 醢也

饒音殘 不厭也

食迷

民有嗜食而飽死者。有暴食而斃死者。有感食而義死者。有辱

食而憤死者有爭食而鬪死者人或笑之殊不知官所以務
祿所以務食賈所以務財財所以務食而官以矯倭說諱而律
死者賈以波濤江海而溺死者而不知所務之端不知得死之
由而遷怒於流輩歸咎於江海食之迷也

為食喪身謂之食迷迷於食而死者五有嗜食過多而飽死
者有貪食堅硬而餓死者有感食之義以死報人者有為食
受辱憤死者有因食爭攘鬪死者舉世皆笑之為食喪身殊
不知食者養命之原人之先務不得不爭也如仕宦以祿為
先務祿者食之務也商賈以財為先務財亦食之務也仕宦

仁書

八十九

為食橫生姦倭之心誣謗其君犯律以罪死商賈為食波濤
江海沉舟以溺死而不知為食以利祿為務之端而得喪身
之由一旦死之仕宦則歸怨於薦舉之同類商賈則歸怨于
江海之波濤而不知怨為食以求利祿致死之由豈非食之

迷乎

婪音貪食

餓音飢

餓音取魚

弱音利沒也

獸歎

食之欲也思鹽梅之狀則輒有所吐而不能禁身盤饈之盛則
若有所吞而不能遏飢思啖牛渴思飲海故慾之於人也如賊
人之於慾也如戰當戰之時錦繡珠玉不足為富冠冕旌旗不

足為貴金石絲竹不聞其音宮室臺榭不見其麗況民腹常饑
民情常迫而論以仁義其可信乎請以刑政其可畏乎

思鹽梅之酸輒津生而有所嚙歎其不嚙其必不能禁也見
饈饉之美輒欲之而有所吞欲其不吞其必不能止也飢者
思啖牛欲食之多也渴者思飲海欲飲之多也欲之於人如
盜賊之竊物人之於欲如交戰之必克當其戰之時也憤不
顧身雖有錦繡珠玉之富冠冕旌旗之貴不為動其心雖有
金石絲竹之音亦不聞其聲宮室臺榭之美亦不見其麗惟
知有戰以求勝如飢渴之求飲食也是故當民安居溫飽之

仁書

九

時也諭之以仁義勸之以忠信而民信之示之以刑罰勉之
以罪福而民畏之當民顛沛飢困之時也諭之以仁義忠信
而民信乎示之以刑法罪福而民畏乎食之害也如是

啖音淡食

餓音飢

迫音自

膠竿

與膠竿捕黃雀黃雀從而噪之據盤殮草鳥鳥從而告之
是知至暴者無所不與至食者無所不同故蛇豕可以友而群
虎兕可以狎而馴四夷可以率而賓異族猶若此況傷人之
執粘竿捕黃雀者黃雀畏其害已則羣噪而驚之據孟獲食

以享鳥鳥者。鳥鳥知其食已。則嚙呼而迎之。由是而和物之性矣。能盡已之性者。則能盡人盡物之性也。是故畜心害物。物亦起異心而逃之。忘機同物。物亦忘机而親之。此足以見盡已之妙。故曰。至暴者無所不異。至食者無所不同也。是故蛇豕不可親也。可以羣而友之。兕虎不可近也。可以狎而伏之。夷狄不可致也。可使來而貢之。蓋吾無異心。不害物。而物所以親附也。如海翁之戲鷗。孫真人之伏虎。是也。吁。異類之心尚相若。況同類之人。而不能感之之乎。

噪音操

殄音孫澆

馴音備從

豕音史猪猪也名

庚辛

庚氏穴池。構竹為凭檻。登之者其聲策策焉。辛氏穴池。構木為凭檻。登之者其聲堂堂焉。二氏俱牧魚於池中。每凭檻投餌。魚必踴躍而出。他日但聞策策堂堂之聲。不投餌亦踴躍而出。則是庚氏之魚。可名策策。辛氏之魚。可名堂堂。食之化也。

庚氏辛氏。蓋寓言也。穴深也。策策竹之聲。堂堂木聲也。庚氏者掘地為池。以竹為凭檻。登其池。擊其檻。其聲策策焉。辛氏亦掘地為池。以木為凭檻。登其池。擊其檻。其聲堂堂焉。二氏均有池。養魚於其中。每登池凭檻擊之。則策策堂堂之聲。以

投餌。魚聞聲知其飼已。則屈折踴躍而出。食之。他日但聞策策堂堂之聲。雖不投餌。亦踴躍而出。者。食之化也。

凭音平依倚也

檻音檻也

穴音損深也

興亡

瘡者人之痛。火者人之急。而民喻飢謂之瘡。比餓謂之火。瘡有所切也。夫鮑魚與腐屍無異。鯀鯀與足垢無殊。而人常食之。飽猶若是。飢則可知。苟其飢也。無所不食。苟其迫也。無所不為。斯所以為興亡之機。

瘡瘡人之痛苦。風火人之逼迫。食者人情重務也。民之無食。

數日輒死。則飢餓之急。有甚於瘡火之急也。鯀鯀魚名。具亦可食。鯀鯀之類是也。二物之臭。與腐屍不異。足垢無殊。而人不以為穢。而食之。此足以知人之食欲也。以溫飽之時。猶若不顧其腐臭。則飢困之時。其貪饕無厭之情。又可知矣。故知人之飢。則無物不食矣。人之急。無所不為矣。嗟夫。民之情也。有食無事。興之兆也。無食多事。亡之機也。

垢音苛惡塵也

鯀鯀音逐夷

雀鼠

人所以惡雀鼠者。謂其有攘竊之行。雀鼠所以疑人者。謂其懷

盜賊之心。失以上以食而辱下。下以食而欺上。上不得不
不得不疑上。各有所切也。夫剋其肌。啖其肉。不得不哭。其
奪其哺。不得不怒。民之瘠也。由剋其肌。民之餒也。由奪其哺。
嗟惜哉。

淮之據。鼠之竊。人所當惡也。蓋以淮鼠之竊。懷盜賊之心。行
止疑人。故人惡而怒之也。夫上之歛於下也。輸之緩輒以刑
法而辱其下。民被奪之數也。必怨而怒之。逃賊役以欺其上。
嗚呼。民不奉法。而上不得不惡之。上不寬恤。而民不得不疑
之。則是上下之情。各有所切也。是故民之所以欺罔其上者。

化書

九十三

皆由上之崇宮室。高臺榭。衣文綺。嗜美味。厚歛以剋民之肌。
啖民之肉。民受其痛。不得不哭也。扼民之吭。奪民之食。不得
不怒也。嗚呼。剋民之膏脂。豈以瘠也。奪民之口食。是以餒也。
殊不知民者。國之根本。豈有根本不固。而枝條暢茂也。忍於
利而忘其家國也。惜哉。

攘音讓也

哺音布也

剋音克

扼音厄也

吭音杭也

無為

牛可使之駕。馬可使之負。犬可使之守。鷹可使之擊。蓋食有所
感也。獼猴可使之舞。鸚鵡可使之語。鵲鳥可使之死關。鸛鷀可

使之合戰。蓋食有所教也。魚可使之吞鉤。帛可使之入陷。可
使之觸網。敵國可使之自援。蓋食有所利也。天地可使之交泰。
神明可使之掖衛。高尚可使之屈折。夷狄可使之委伏。蓋食有
所奉也。故自天子至於庶人。暨乎萬族。皆可以食而通之。我服
布袍。則民自煖。我食糝。則民自飽。善用其道者。可以肩無為
之化。

牛之駕。馬之負。犬之守。鷹之擊。皆以食養之而感其然也。獼
猴之戲。鸚鵡之言。鵲鳥之聞。鸛鷀之戰。皆可以食誘之而教
其然也。魚之吞鉤。帛之入陷。雁之觸網。敵之自援。皆以食餌

化書

九十四

之使之然也。天地之交泰。神明之掖衛。高尚之屈折。夷狄之
委伏。皆以食奉之使之然也。由是知之。食之道也大矣。上自
天子之貴。下及兆民之衆。庶類萬族。皆以食而通其情。故知
民之溫飽。飢寒者。悉自我始。我其奢侈。民必飢寒。我尚儉約。
民必富庶。我服布素。民必溫煖。我食糝。民必安飽。善用其
道者。不待法令。而民自治。可以挽回太古之淳風。復無為之
化也。

獼猴音獼猴

鸚音

鵲音原

援音原引

王者

獵食者。毋。分乳者。子。全生者。子。觸網者。毋。毋不知子之所累。子

不知母之所苦。王者衣縵之費。盤飧之直。歲不過乎百萬。而封人之土地。與人之富貴。百萬之百萬。如啞王之肌。如飲王之血。樂在於下。怨在於上。利歸於衆。咎歸於王。夫不自貴。天下不敢貴。不自富。天下不敢富。

以網罟取獸。謂之獵也。其母護子而懼網。獵食其母。而養其子。子得全活。母被子累而死矣。王者戴冠冕。被深袍。盤飧宴享之費。一歲之中。所費者不過百萬而已。而其宗室之繁。勳戚之庶。封爵祿列。土地榮宮室。高堂堦。廣苑囿。珍禽獸。華衣冠。美盤饌。列絲竹。具鍾磬。與人之富貴。糜費百萬之百萬也。

化書

九五

如啞王之肌膚。飲王之膏血。而王迷弗知也。吁。其樂者在宗勳。其所怨者必歸於王也。是故宗勳享祿祿。而王受怨。咎。其亦有所自耳。蓋由王好奢侈。誇張其富貴。而宗勳喻然從風。而奢費矣。如若王好儉約而省費。則宗勳亦淡然從化而儉約。天下安敢浪費哉。

獵音列取獸也

觸音竹抵也

啞音難

鴟鵂

有智者憫鴟鵂之擊腐鼠。嗟蟻之駕羗魚。謂其為蟲。不若為人。殊不知當歎歲則爭食。斃之屍。值嚴園則食父子之肉。斯豺狼之所不忍為。而人為之。則其為人。不若為蟲。是知君無食。必

不仁。臣無食。必不教士。無食。必不禮民。無食。必不智。萬類無食。必不信。是以食為五常之本。五常為食之末。苟王者能均其衣。能讓其食。則則教相悅。仁之至也。父子相愛。義之至也。飢飽相讓。禮之至也。進退相得。智之至也。許嗒相從。信之至也。教之善也。在於食。教之不善也。在於食。其物甚卑。其用甚尊。其名尤細。其化尤大。是謂無價之寶。

化書

九六

鴟鵂食腐鼠。蟻駕羗魚。智者傷其食陋。而嗟憫之。謂禽虫不若人。甘食美用也。殊不知人當歎年無食之際。亦當爭食臭腐之屍。又不知人陷重園不出之際。亦當易食父子之肉。嗟夫。以虎狼之惡。尚不啖子。而人猶啖之。虎狼不忍為。而人忍為之。故知人之心。有甚於虎狼禽虫者矣。由是知之。食者五常之本。民之天也。天固不可逃。民之食。一日不可無也。是故君一日無食。必不仁。以剝其民。臣一日無食。必不義。以欺其君。士一日無食。必失禮。以亂其序。民一日無食。必不智。以喪其心。萬類一日無食。必不信。以蠹其物。如是則五常之道廢矣。故曰。食者五常之本。五常者食之末也。王者不遠農時。去奢省費。薄食輕徭。則是均其衣。讓其食矣。民食有餘。則仁義興。自然黔黎相悅。父子相愛。飢飽相讓。進退相得。許嗒相

從五常攸序。風俗攸美者。皆食之化也。吁。民有食則五常興。無食則五常廢。食之為物也。甚微。寔生民之司命。故其用也。甚貴。食之名也。雖小。為人生之至要。故其化也。甚大。由是知之。民之要者。莫如食。豈非無價之寶乎。

豺音柴

歟音遺

屍音施

黔音虔

諾音初

憫音敏

化書新声食化卷之五終

化書新声食化卷之六

九十七

太平

夫水火常用之物。用之不得其道。以至於敗家。蓋失於不節也。夫飲饌常食之物。食之不得其道。以至於亡身。蓋失於不節也。夫禮失於奢。樂失於淫。奢淫若水。去不復返。議欲救之。莫過乎儉。儉者。均食之道也。食均則仁義生。仁義生則禮樂序。禮樂序則民不怨。民不怨則神不怒。太平之業也。

水之洗濯。火之煨燂。其饒之利。民須不可一日無之。常用之物也。水不疏其源。以通其流。火不曲其突。以遠其新。是用之

不得其道。必有焚蕩其業。傾其家者。蓋其失之於不謹也。飲

饌者。常食之物也。雖然。養人亦能害人。如飲酒過多。必亂性。

爽。口物多終作疾。是用之不得其道。必有傷損形軀。殞其命。

者。蓋其失之於不節也。夫禮貴簡。樂尚和。若以奢泰之儀。而

為禮之恭。以淫佚之音。而為樂之和。蓋其不知禮樂之本。是

以失正。而流於奢淫也。人之溺於奢淫。如水之流蕩。趨下而

不知反。議者欲以救其失。莫若儉約之術耳。故知儉者。均食

之道也。人君一旦儉約奉身。則百司莫不翕然省費。故其歛

也輕。則民之食有餘矣。是故民之安食而後教。自然父子慈

孝。君臣愛敬。沛沛然仁義興。禮樂序。上下相孚。以洽雍熙之

化。又何怨之有也。人心和平。神人歆饗。以和召和。故無水火

災傷之咎。遂成太平之業。儉之致也。

權衡

服絺綌者不寒。而衣之布帛愈寒。食菽藿者不飢。而飯之黍稷愈飢。是故我之情也。不可不慮。民之心也。不可不防。凡民之心。見負石者。則樂於負塗。見負塗者。則樂於負石。飢寒無實狀。輕重無必然。蓋豐儉相形。彼我相平。我心重則民心重。我務輕則民心輕。能至於儉者。可以與民為權衡。

服絺綌不寒。食菽水不飢者。其飢寒所常有。故能耐飢寒也。衣布帛者。食菽水者。愈飢。蓋其飢寒未嘗有是以易為飢寒也。然人之情也。惡飢寒而欲溫飽。人之心也。叛殘暴而歸仁義。以我之溫飽。不可不慮。民之飢寒也。民受飢寒。未必無怨。怨必叛。亦不可以不防也。凡民之情。莫不樂輕避重。趨逸。憚勞。但見其負石之重者。則願樂於負塗之輕。負戴於塗者。則願樂於負芻之徐。避重趨輕。天下同情。有國者不可以不知也。常以此心而推之。則民無飢寒。無重役。而得其溫飽。故曰飢寒無實狀。輕重無必然也。豐年徵金賦。歉年蠲其半。則彼我均平。上下相安也。其若上好奢。必厚歛於民。民之困重。國必亂矣。上好儉。必薄歛於民。民務輕。國必安矣。能以儉約而為治者。則知民之輕重。豈非民之權衡乎。

絺音痴。綌音希也。綌音吸。芻音初。

禮道

禮貴於盛。儉貴於不盛。禮貴於備。儉貴於不備。禮貴於簪綬。儉貴於布素。禮貴於炳煥。儉貴於寂寞。富而富之愈不樂。貴而貴之愈不美。賞而賞之愈不足。愛而愛之愈不敬。金王者富之常。官爵者貴之常。渴飲則甘。飢食則香。所以能知非。

禮者用以嘉會。所以貴乎盛貴年備也。儉者用以守約。所以貴乎不盛貴年不備也。簪綬垂綬。炳煥然。郁郁然。飾之於外。禮之貴也。素冠布袍。寂寞然。泠泠然。約之於身。儉之貴也。貧者富之則樂。賤者貴之則美。無功賞之則足。無親愛之則敬。金玉者富所有。官爵者貴常分。若以金玉官爵而與富貴之士。其必不以為樂。為美也。若以金玉官爵而與貧困之士。其必以為至樂至美也。是故渴飲則甘。飢食則香。是以君子能知其非。心有所主。而不為行跡所遷。志有所守。而不為富貴所惑。所以不失義。不離道。事物莫能累。情欲莫能重。惟知有正。隨寓而安。故不為金玉官爵之所惑也。

炳音明。著也。煥音換。明也。綬音綬也。

食象

觀食象者。食牛不足。觀戴冕者。戴冠不足。且有所自。不廉有所始。是知王好奢。則臣不足。臣好奢。則士不足。士好奢。則民不足。民好奢。則天下不足。夫天下之物。十之主。好一民亦好一。王好五民亦好五。王好十民亦好十。以十論之。則是十家為一家。十國為一國。十天下為一天下。何不弊之有。

此章言人君好大而不肯謙下。好奢而不肯儉約之意也。觀

夫食象之大者與年食之則不足。禹疏而王者與。冠衣之
卿士必不為。蓋其平日侈大有所自。故不能隨寓而安也。由
是知之。王好奢則臣亦好奢。士亦好奢。民亦好奢。以致于夫
下之人皆好奢。窮奢極侈而糜費其用不貲。則相奪而禍亂
隨之者。皆人君好侈大務驕奢致之然也。嗚呼。君猶形也。民
猶影也。形動而影隨之上之所好。下亦好之。上之所奪。下亦
奪之。上下相奪。天下惡得不亂。斯國家之弊。為政者不可以
不知也。

民情

其夫好飲酒者。其妻必貧。其子好臂鷹者。其家必困。割養一僕
日飯三甌。歲計千甌。以一歲計之。可享千兵。王者歲率是享。則
必告勞而聚怨。病在於增。不在於損。王駕牛車。民驕於行。王居
土陞。民恥於平。杜之於漸。化之於儉。所以見曹蠡不足者。則樂
然服布素之衣。見蘇桓而食者。則欣然用陶匏之器。民之情也。
夫好飲酒且荒其治生。其妻安得不窮乎。子好臂鷹。因廢其
田業。其家焉得不困乎。以養僕之割食。日三甌。積歲計之。其
食可以享千兵。若王者歲歛以享士。則招民之怨。而為治道
之病也。王若以儉法行之。則民賦輕而怨無矣。故曰病在於

增。不在於損也。王者出入。駕大車。以廣後從。尊居土陞。而列
侍衛。若不節用以恤其民。其必恥於行恥於下。然而思叛矣。
是以有道之君。不法外以歛民。不奢恭以驕民。不峻刑以酷
民者。恐激民之怨也。若以節儉自持。而民亦從化為儉也。故
見其服葛藟之衣。則顧為服布素。見其用陶匏。還為食者。欣然
樂用陶匏。上行下效。天下皆知儉矣。

刑音甚

甌音歐

藟音累。藤也。

窳音與。器也。

慳嗇

世有慳嗇者。人以為大辱。殊不知始得為純儉之道也。於已無
所與。於民無所取。我耕我食。我蠶我衣。妻子不寒。婢僕不飢。人
不怨之。神不罪之。故一人知儉。則一家富。王者知儉。則天下富。
舉世之人。有慳吝之名。必自恥之。以為不義之號。殊不知慳
者儉之基也。儉者不輕廢。是謂於已無所與。也不貪財。是謂
於民無所取也。耕鋤而為我食。蠶桑而為我衣。養親有菽水
之歡。妻孥無飢寒之苦。無願無求。惟安於分。不取怨。不招愆。
所以人不怨之。神不罪之。安其居守其業。樂天爵。以終天年。
皆由慳也。儉也。而致然也。故一人知儉。則一家無不儉。故富
也。王者知儉。則天下人皆知儉。所以天下富也。

君民

君之於民異名而同愛。君樂馳騁民亦樂之。君喜嘉色民亦喜之。君好珠玉民亦好之。君嗜滋味民亦嗜之。其名則異其愛則同。所以服布素者愛士之簪組服士之簪組者愛公卿之劍佩。公卿之劍佩者愛王者之冕旒是故王者居兆民所愛之不得不慮也。况金根玉輅奪其舊而常樹奪其方是實民一怨是般民之愛所以積薪聚米一歲之計而易金換玉一日之費不得不困不得不儉。

君貴民賤其分雖殊其愛同美。君樂鞍馬之馳騁而民亦樂之。君喜耳目之聲色而民亦喜之。君好珠玉之珍玩而民亦好之。君嗜珍羞之滋味而民亦嗜之。故知人之愛敬之心貴賤同得。布素者民之常其必有愛士簪組之美簪組者士之常其必愛公卿劍佩之榮劍佩者公卿之常其必愛王者冕旒之貴由是知之。王者居高履危所憂之地不可以不慮也。今也奪民之財而以金玉飾車輅奪民之力而以材木崇臺榭是皆以民之怨般民之愛也是故八一日積薪一束聚米一升一歲計之其薪如山其米百斛足以易金換玉者儉之致也。雖然日食之用所當費也而歲有豐歉不以儉節之其

困隨至故曰民之於家不得不儉也。

聘音逞

旒音留

乳童

乳童拱手誰敢戲之。豈在黼黻也。牧豎折腰誰敢背之。豈在乎刑政也。有賓主之敬則黍雞可以為大享豈在乎簫韶也。有柔淑之態則荇芣可以行婦道豈在乎組紃也。而王者之制設溝隍以禦之陳檠戟以衛之蓄粟帛以養之張欄檻以遠之蓋有机於民不得不藏有私於己不得不防夫能張儉之機民自不欺用儉之私我自不疑夫儉者可以為大人之師。

乳童之幼也若能拱手如禮孰敢戲而輕之豈在黼黻之盛

然後為禮也。牧豎之賤也若其曲躬如法孰敢背而慢之豈在刑政之嚴然後為法也。且以賓主交會之際雍容整肅雖雞黍之食亦不異乎太牢之享豈在秦蕭韶歌鹿鳴然後為宴大賓也。有柔婉淑之姿端莊貞靜雖荇芣之賤亦不異乎后妃之配豈在戴紃組服錦繡然後為台大婚也。王都之制也深溝高隍以禦之陳檠戟以衛之腰束豐帛以養之張欄檻以圍之嚴密周護無所不至者為其有富貴之私惧人竊之故不得不嚴密而防之也。若夫薄富貴尚儉約則無自私之累盜賊不能欺我矣。我之疑去其心自虛故曰儉

者可以為大人之師。

化柄

儉於聽可以養虛儉於視可以養神儉於言可以養氣儉於私可以獲富儉於公可以保貴儉於門閥可以無盜賊儉於環衛可以無叛亂儉於職官可以無姦佞儉於嬪嬙可以保壽命儉於心可以出生死是故儉可以為萬化之柄。

儉者如太上之言嗇不輕用之意也。是故耳不妄聽以養其虛目不妄視以養其神口不妄言以養其氣財不妄費以致其富祿不妄受以保其貴環堵蕭然足以絕盜屏棄富貴足以無叛不寵職官足以無姦不近女色足以延年妄心不起足以出生死由是知之儉者人道之要萬化之柄也。

化書

百五

御一

王者皆知御一可以治天下也而不知孰謂之一。夫萬道皆有一。仁亦有一。義亦有一。禮亦有一。智亦有一。信亦有一。能貴五。能宗一。能得一者天下可以治其道蓋萌而出自簡之其言非玄而人自玄之是故終迷其要竟惑其妙所以議守一之道莫過乎儉儉之所律則仁不蕩義不亂禮不奢智不變信不惑故心有所主而用有所本而民有所賴。

易曰天下殊途而同歸百慮而一致孔子曰吾道一以貫之蓋一者萬法之宗道之本也。人君精一則天下可治而不知其孰謂之一。一者虛而靈寂而神無而有散之一切處斂之在方寸終日相隨而人莫識萬道之中五常之德各有一也故知一者五常之宗五常者一之裔也。豈但五常而天下之萬善萬行雖然紛紜交錯莫不各有當然者皆一也。一者心之正也得其一足以治天下也。一之為道簡而有要故是以當繁也。一之為言易而不玄。人妄以為玄也。若以一為玄則是不識一之面目而迷其要竟惑其妙也。所以師真思議守一之道者如上章所謂無所不儉是也。知儉則心虛虛者一之道也。若以儉道律心則終身用之無所不足矣。儉以治民則不蕩儉以制事則不亂儉以嘉會則不奢儉以自守則不變儉以應世則不惑善行此道者蓋其心有所主是以應用不竭也。嗚呼儉之義大矣哉得之者其心虛其守約雖一日萬機常若無事虛心順理以應之則無所不當當則不礙於理理明事遂兆民賴之儉之至矣。

三皇

君儉則臣知足臣儉則士知足士儉則民知足民儉則天下知

見天下知足所以無貪財無競名無姦竈無欺罔無矯倂曼故
禮樂自生刑政自寧溝壘自平甲兵自停遊蕩自耕所以三皇
之化行

孔子曰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上行下效如影隨形
如漢文帝尚朴素而海內富庶夫古今稱之則知未有上
好儉而其下有不足者矣是故君好儉則無貪酷虐民之臣
臣好儉則無競名倖進之士士好儉則無姦竈犯分之民民
好儉則無欺罔叛逆之事自天子以至於庶人皆以儉養其
德而立其身皆以儉成其業而致其富自然禮義生獄訟息
兩順風調而溝壘自平天下晏然而甲兵無有遊蕩慚愧而
浪子自耕俗樸人純民安國泰豈非三皇之化乎

天牧

奢者三歲之計一歲之用儉者一歲之計三歲之用至奢者猶
不足至儉者尚有餘奢者富不足儉者貧有餘奢者心常貧儉
者心常富奢者好親人所以多過儉者能遠人所以寡過奢者
事君必有所辱儉者事君必保其祿奢者多憂儉者多福能終
其儉者可以為天下之牧

奢者三歲謀之一歲之用至奢猶不足儉者一歲謀之三歲

之用至儉者尚有餘此足以見奢儉者貧富憂樂禍福之
同也奢者好華美雖富亦不足儉者尚朴素雖貧亦有餘
者常苦不足用故其心常困儉者怡然有餘裕故其心常泰
奢者好親人所以招非故多過儉者好恬退所以省事故寡過
奢者事君必貪嗔所以多辱儉者事君必廉謹所以保祿
者多事必多憂儉者清淡必多福君能以儉道自守然其身
而不衰者故可為人之司牧

雕龍

懸雕龍事玉粒養黃雀黃雀終不樂也禮樂設實計教生民生

民終不泰夫心不可安而自安之道不可守而自守之民不可
化而自化之所以儉於臺榭則民力有餘儉於寶貨則民財有
餘儉於戰伐則民時有餘不與之猶與之也不取之猶取之也
海伯亡魚不出於海國君亡鳥不出於國

黃雀入樊籠如人在縲絏雖雕龍居之玉粒食之其心終不
樂也凡民之情好安靜而惡煩亂者以多事擾民雖有禮樂
之美賞罰之公其心終不泰也憶昔古之聖王治天下與民相
忘賦役有定數自賦役之外毫無干擾而民心自安民道自
守民風自化豈在禮樂賞罰刑政而化之也夫禮樂賞罰刑

政者有為之道。未能與民相忘。所以民心不泰。冀若以儉。教化其民為愈也。由是知之。人君不以臺榭為務。則民力有餘。不以寶貨為貴。則民財有餘。不以戰伐妨民。則民時有餘。不用刑政。而民自安。不待教令。而民自化。雖不與之猶與之也。苟若高臺榭。以勞民。好寶貨。以斂民。好兵事。以妨民。雖不取之。猶取之也。師真又恐學人費人事。以求治道。故曰。海伯亡魚。不出於海。國君亡馬。不出於國者。言禮樂刑政。雖然有為。但順其理之自然而行之。雖為猶無為也。豈可棄絕人事。然後為道哉。

禮要

仁書

百九

夫禮者。道出於君。而君猶不知。事出於職。而職由不明。儒者棲山林。敬師友。窮禮樂。講本末。豈平見羽葆車輅之狀。鍾鼓蕭韶之作。則矍然若鹿。怡然若水。若醉於酒。若溺於水。莫知道之本。莫窮禮之旨。謂弓為弧。則民不知矣。謂馬為馬。則民莫信矣。所以數亂於多。不亂於少。禮惑於大。不惑於小。能師於儉者。可以得其要。

禮樂自天子出。故曰。道出於君。禮尚文。所以減質。若執禮以煩民。不明道之君也。政出於臣。事妨民。所以招怨。若多事以

擾民。不明理之臣也。儒者棲隱山林。敬師親友。窮道德之原。探禮樂之緒。究本以知末。追往以知來。斯天下之博儒也。豈平見羽葆車輅之制。鍾鼓蕭韶之作。急視之若鹿之無知。和悅然豕之無識。昏昏然醉於酒。懵懵然溺於水。則向之所窮道德之原。所探禮樂之緒。莫知其本。冀其須以角弓為木弓。則民不知矣。以一馬為駟馬。則民不信矣。然後始知天下之義理無窮。得其一而遺其二。得於此而失於彼。然非見聞之所能盡。愈窮愈有。所以數亂於多。不亂於少也。禮者文滅質。學者博溺心。所以為惑之大也。能以儉約為師者。不尚浮華。直述其事。以簡而當其理。則得禮道之要也。

清靜

化書

百十

奢者好動。儉者好靜。奢者好難。儉者好易。奢者好繁。儉者好簡。奢者好逸樂。儉者好恬淡。有得一器。畢生無壘者。有掛一裘。十年不弊者。斯人也。可以親百姓。可以司粟帛。可以掌符璽。可以即清靜之道。

奢者好事。故多動。儉者簡緣。故多靜。奢者尚侈。事多難。儉者守約。事多易。奢者好謀。為故煩瑣。儉者好安。靜故簡當。奢者心驕。恭。所以好逸樂。儉者心退。怯。所以好恬淡。如有用一器。

終其身而不破者。掛一裘十餘年而不弊者。斯人也。儉之至矣。儉於外者。必能堅乎內也。以此儉而治天下。則百姓親睦。以此儉而司粟帛。則倉庫豐盈。以此儉而掌符璽。則天下平治。以此儉而進道。則清靜無為。斯儉也。何所往而不利。經云。清靜為天下正。是也。

聖音問疏也

損益

夫仁不儉有不仁。義不儉有不義。禮不儉有非禮。智不儉有無智。信不儉有不信。所以知儉為五常之本。五常為儉之末。夫禮者。益之道也。儉者。損之道也。益者。損之有。損者。益之理。理過則溢。儉過則剝。自古及今。未有亡於儉者也。

化書

百十二

仁者不儉其仁。其必有以不能繼之之者。故有所不仁。義者不恪其義。其必有以不能續之之者。故有所不義。禮者不啻其禮。其必有以不能紹之之者。故有所非禮。智者不慳其智。其必有以不能襲之之者。故有所不智。信者不惜其信。其必有以不能接之之者。故有所不信。故知儉者。為五常之本。五常者。儉之末也。禮尚奢。益之道也。儉尚約。損之道也。益者。損之有。滿招損也。損者。益之理。謙受益也。禮貴乎奢。奢必溢。儉貴乎簡。簡則樸。自古及今。多有亡於奢。未有亡於儉。朴。

也。

解惑

謙者。人所尊。儉者。人所寶。使之謙。必不謙。使之儉。必不儉。我謙。則民自謙。我儉。則民自儉。机在此。不在彼。柄在君。不在人。惡行之者。惑是故為之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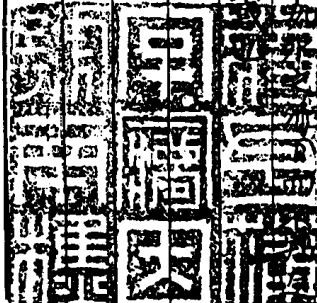
謙者。有而不居。所以養德。故人尊之。儉者。蓄而不用。所以近道。故人寶之。若我不謙。使人謙之。彼必憤而不謙矣。若我不儉。使人儉之。彼必激而不儉矣。若我好謙。則民自然卑退矣。我好儉。則民自然簡約矣。所以知治國教民。必自我始。故曰。

化書

百十二

机在此。不在彼。柄在君。不在民也。師真於終篇散之曰。惡行之者。惑是故為之文。此亦一時傷世迷惑之語也。蓋言當世之人。尚文滅質。好尊高而耻謙下。務奢泰而畧儉朴。遂未以遺本。迷外以失內。喪心昧性。溺滔然。故著此化書。以曉斯世。覺斯民。破斯。

化書新声儉化七卷終



化書新聲

無卷數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王清一撰前有序自稱先天風雷侍者且言萬
厯壬辰自京師奏太后請武當山道藏經回止三
公巖大衆推充都管蓋道士也是編取譚峭化書
按節分章各爲註釋中如釋大同意思火生暖思
水生涼諸語亦時有理解然大致摭採道家之言
汜濫恣肆無所歸宿

無垢先生橫浦心傳錄三卷

橫浦日新一卷

〔宋〕于恕輯

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明吳惟明刻

橫浦先生文集附

附《四庫全書總目·心傳錄三

卷日新錄一卷》提要

無垢先生橫浦心傳錄序

無垢張先生乃予之母兄諱

九成字

子韶頃爲春官

宗伯以議忤時相一斥嶺下十四年寓橫浦僧舍平生無它好唯嗜書不厭雖堦庭間草花敷榮春聲喧晝蕩流耳目曾不一動盼側首晚年目昏立短簷下展卷就明向暮不已石閒雙趺隱然南安守張公見而嘆息標記于柱今猶在也予與憲弟自幼承訓頗以警策別於羣兒每一感念情不自制遂抱負琴劍徒步三千餘里抵嶺下予旣自喜得至舅亦喜予之來朝夕得侍座席講論經史難疑荅問無頃息少置橫浦心傳二六序

從容之暇則談及世故凡近人情合事理可爲學者徑庭者莫不備錄雖所說或與舊說相異皆一時意到之語不復自疑故名之曰心傳予後以思親歸季弟憲亦不憚勞遠奮然獨往其承教猶予前日也遂各以所得合爲一集初不敢以示人止欲訓家庭子姪耳予學生郎曄粗得數語纂爲所錄而士夫已翕然傳誦信知舅氏一話一言爲世所重如此予老矣守其朴學固而不化往往不與時習授凡六舉於禮部而無成遂匿影林下時時提省此心不致爲窮達得喪所累以失其源流則亦無愧於吾舅平日之教

矣故人刁仲聲來永邑黃巖一日訪予於山間且道
及昔時無垢講下從游之樂意甚款適予亦於田夫
野老閒聽其歌謠知吾仲聲能推所學以佐百里之
化皆醇和而篤實簡約而寬厚使人愛而不敢慢使
而不忍詐風猷霽然可嘉不謂其無所自者既逢箇
中人不復秘其藏因出以示之卽斂衽肅容敬誦不
能已乃卓然有言曰無垢先生所學皆醫天下士大
夫良方豈可收爲無用之藏願公畀我我當板行於
世與天下學士大夫共之使胸腹間苟有所病自可
隨病用方一投卽去所濟豈不博哉予欣然抵掌曰
橫浦心傳

太序

二

此予志也因以授之遂書其略淳熙元年七月一日

甥于恕序

無垢先生橫浦心傳錄卷上

甥于恕編

後學吳惟明校刊

士大夫學術須正一或不正往往操履皆邪其爲利
害不止及其一身吁可畏也然士夫孰不自以爲
正柰何其始辨之不明講之不詳得其形似執而
不化遂爲終身之害只如教小兒自其發蒙時教
之以正如曲禮言幼子常視母誑亦此理也漢景
帝鼂錯教用術數宜其亦不免也故君子常用權
而未嘗許人以權

學問於平淡處得味方可以入道不然則往往流於

橫浦心傳

卷上

一

異端不識真味遂致誤人一生

齊太祖蕭道成以儉約率下器用欄檻盡易以鐵曰
使吾臨天下十年當使黃金與土同價要之人主
所爲誰不趨向況儉約美德漢文躬率其民海內
富庶貫朽粟陳此卽黃金與土同價之驗但患不
爲之耳何待十年此又見之不透守之未力猶以
世俗自累故也商鞅一移徙木之令而秦國莫不
重其賞一可棄灰之令而秦國莫不畏其罰以信
故也鞅假此信尚能如此況人主乎況以禮義爲
教化乎

隋吏部尚書韋世康和靜謙恕在吏部十餘年時稱廉平常有止足之志謂子弟曰祿豈須多防滿則退年不待暮有疾便辭其語甚有味貪祿者多不防滿而益貪安得不敗好進者多竊減年況有疾而不退安得無失如斯人之言實近世士夫藥石蜀之費禕宋之劉穆之齊之王儉皆才敏絕人此天賦不可學也然穆之之侈王儉之放又皆以無學爲病

趙清獻帥蜀乃獨以一琴一鶴一龜自隨想其清致可知及再帥蜀縱鶴放龜想又以此爲累矣此是橫浦心傳卷上

渠清入妙處

先生讀子美野色更無山隔斷山光直與水相通已而歎曰子美此詩非特爲山光野色凡悟一道理透徹處往往境界皆如此

先生云洪忠宣公灝一日歸自虜中忠節炳炳有識稱歎聖意方眷將欲大用秦公忌而斥之南安士子春試歸且以秦氏子取高第爲美者談不容口乃嗟洪公之斥因說及其子先生不覺失笑因謂之曰以名欺人其如實何偶孫叔詣見過因舉前話孫亦一笑而去越一日士復有請且以一笑

爲問先生云洪公諸子蘊藉有器識不肯作時習語往往自有知者況此公見厄虜庭十餘年艱險萬狀死亦不畏義氣凜凜照映古人秦公以私害之不久天必伸之矣不可以一時得失利害妄窺賢者用心問者見先生色變而退

先生因語潘子賤舍人老來力量持重見渠作三戒說皆是履踐語秦公勢正炎炎冷處一角笑傲泉石秦公雖令人致語亦不荅家甚貧而處之晏然古君子也聞其死吾亡石友矣不覺爲之墮淚

先生云南康李子勉永嘉肅德起此二人胸中如鐵橫浦心傳卷上

石使臨大節必有可觀

一日與趙元振談當世務議論皆高人意表亦經濟才也然秦會之默默無一語而陰鷲猜忌又能成事君子往往去之與之盡力者皆可矣

使嶺舊傳有梅往往詩人借此爲江南春信予到此數年因登嶺上不見一枝遂成一絕曰詩人常說嶺頭梅往往春風自此來我到嶺頭都不見空將春夢又空回

寄處南安寶戒院終日閉門著書未始輒出一日策杖到院門秋深芙蓉兩行紅翠相映照耀目光遂

成一絕曰苦無人事擾閑居贏得終年學著書今日欣然出門去秋風吹意滿芙蓉

有士夫見過云近日仕宦習氣可惡上下相蒙只圖苟免全無後慮若不如此則往往其禍先及爲之奈何先生曰精金百鍊則愈剛爲器益利人自不至誠豈有不可爲者小人爲不善其心豈不自知特無剛腸耳吾歷仕雖不多然盡誠於我依公而行人雖以我異已然道理既是但自愧恐又安能尤人試平心處之當自知味

一士夫遠自江浙携家入廣赴調且以貧爲累焦焦橫浦心傳卷上

四

然見於顏色因謂之曰貧不足爲公累心爲公累耳若公不入仕又何處隨分節約老幼均之自可無累若恣口腹欲快意但恐私慾橫生無時可足貪冒無耻禍必及之回視節約之樂如在天上請公先與此心斷之便自無累

一士夫以改官少一二紙舉狀再三懇求宛轉當路其意甚切因謂之曰某平生不能爲人宛轉且據公入仕可言者然後某亦可說斯人歷舉某事某事曰是公合做底事又問其入仕幾時及見其貧窶細以爲問皆一一言其所得若干老幼若干日

用若干語理甚真知其爲廉勤之士曰如此當公說然自此後不可失故步又不可舉此常爲話柄某一時倉卒間以言信公心公不可以言欺此心

客有問侍郎在此處如何曰只如在鄉里閉門讀書時都不知門外事

或問學者多爲聞見所累如何曰只緣自家無主人見盆中石菖蒲因賦清姿水石間相得不可無如人飽道義其色長敷腴不受塵土覆自與人世殊我何愛軒冕冒昧名利途聖人惡潔身名士多自

橫浦心傳卷上

五

汙理亦顧其可未應如此拘往往不知者假此爲穿窬吾方存胸中未敢執一隅姑從吾所好誰能復改圖不若歸去來無愧石上蒲

見庭下草因書古風秋風吹碧草久客情如何鄉關斷過鴈青山高峩峩然而夢寐間往往長經過夢覺亦我耳所得初無多天地存胸中要當常拂塵肯爲外物流爲賦白雪歌

予平生貧困處之亦自有法每日用度不過數十錢亦自足至今不易也有客適自桂陽監來言鄭亭仲日以數十錢懸之壁間椒桂蔥芥皆約以一二

錢問其所以云吾平生苦貧晚年登第稍覺快意便成奇禍今學張子韶法且要見舊時壘鹽風味甚長久也予自謂此法不可傳亦無人能傳者而亭仲傳之可付一笑

吾友施彥執工於詩一日見其賦柳有春風兩岸客來往紅日一川鶯去留不見柳而柳自在其中語亦工矣而刁文叔賦春時旅中一絕有來時江梅散玉蕊歸去楚麥如人深桃花只解逞顏色唯有垂楊知客心致思尤遠不止工也

吾與陳彥柔語天下無難事與凌季文語天下無易橫浦心傳卷上

六

事彥柔期於必成季文雖不敢期而爲之未始不力然彥柔於作事中不無疎而季文往往無不成者古人如李廣程不識之行師兩者寬猛不同而予心雖快李而深愛程也

每憶與刁文叔夏夜清坐僧室風竹泠泠然有聲遂詠前人避暑詩文叔笑云詩在言外意與物遇則詩已形於吾前予不覺失笑時此趣最難得予觀其言詩論及言外趣真有作者風味又何必於言語間求之

施彥執作孟子發題云孟子有大功四明浩然之氣

道性善闢楊墨黜五霸而尊三王皆前聖之所未言六經之所不載有功於名教此說亦是一見然謂之功似亦未善

或問死生之變大矣義之所在君子談笑赴鼎鑊小人雖不知義然亦有慷慨而不畏死者是豈其真情耶先生曰君子畏義而不畏死小人貪利而忘其死非不畏也入山澤不畏虎豹涉江海不畏風波此豈人情哉利於樵蘇採捕往往有所不覺彼冒刑法不畏誅殺者皆利爵祿之人也君子無一點利慾所畏特義耳此境不可不熟

橫浦心傳卷上

七

南安皆白豕不圈養羣走野食時一餒其肉則體間風疹浮起終日肥搔不已性愛豆乳此有之硬不可食雖鄉中得菜子數種地多砂石不能入種依僧舍得畝地日以穢腴灌溉所出稍勝要皆苦硬色類草而膚毛徑寸啜其汁如服病散時時不過用熟泉漬飯快一飽耳思吾鄉松菜如白蕈豆乳滑甘如牛乳藕芽春筍蓴羹瓜壘皆非世間所有古人望梅止渴時一作想亦不覺流涎真可付一笑

予平生惡殺見活物必縱之嘗記與高抑崇同舟入

京師特准上多蟹抑崇欲買食而樊茂實相從亦在舟中且以先生戒殺爲言抑崇不領自買數隻投釜煮之置一盎中箕坐大嚼又旁呼樊子同食樊子畏避不敢頃刻獨盡時楊先生在中路到其所因以仁爲問且說抑崇暴殄之事先生因云抑崇安可如此子韶戒殺而子故殺何也少刻告退先生獨見留徐云子韶以周公爲仁人否曰安得不謂之仁人公見他甚處是仁曰周公愛商民不忍加刑丁寧訓告欲化以德其後周家仁及草木皆公之推也先生曰故是公不見他兼夷狄驅

橫浦心傳卷上

八

猛獸滅國者五十是甚手段此又不比殺蟹舊常與高子說恐以此默激公耳公又不可執着自此漸覺於仁上無拘礙真良藥也深中此病

解潛太尉貶南安臨決之前越一日焚香寂臥令人來請若有所言者因往省之曰太尉平日所懷莫有不足者否解公遂屏左右垂淚云某平生唯仗忠義誓與虜死以雪國耻以不肯議和遂爲秦公斥遠此心唯天知之因謂之曰無愧此心足矣何必令人知然人未有不知者事有真僞遲速耳解云聞侍郎此言心下豁然某今卽去矣奄然而逝

予以謂武夫悍卒其一念正氣猶盤礴不下以待人決況吾儕讀聖賢書安可於平日不正此心此與朝聞道夕死何異

所居寶戒寺依城址多大蛇一夕登廟即足若衝門楔身幾欲倒躍然一物其聲如鷲以燭索之乃一大蛇竟數尺兩頰時時施張怒則煙焰噴人齒如棘刺槎牙於外予平日不殺因令人殺之而爲之語曰含怒畜怨幻形至此反汝真性易生以死南安一老兵長在左右入夜時與子姪說文字或至三鼓老兵不去因謂之汝老自去眠其老兵忽云

橫浦心傳卷上

九

每聽侍郎說書某自喜眠不着但恐諸小官人欲睡耳引至燭下則兩目熒熒口吻噲噲欲語喜色滿面小人中亦有警策者到此乃見知於此人良可發一笑

或問老子所說如何荅曰渠皆不論用處一味向無用處論用往往士大夫行到無着手腳處便得其說而喜平日自不善用故喜其無用耳如此則天下忠臣義士壯夫節婦皆當打作一團吾聖人門戶中道理最曲折何必如他

嘗見呂居仁論詩每句中須有一兩字響響字乃妙

指如身輕一鳥過飛燕受風斜過字受字皆一句中響字也某平生不能作詩每讀樂天詩便自意明但不費力處便佳耳嘗舉以告居仁居仁云不費力極難用意到者自知

唐德宗惑於盧杞雖播遷中亦自謂天數及杞遇赦卽移吉州長史又移饒州刺史時給事袁高應章制執以白宰相盧翰劉從一不從命別舍人爲之制出高執不下復於正牙論其罪陳京趙需等繼奏之上大怒諫者稍退陳京曰趙需等勿退此國之大事當以死爭上乃少解遂一日可袁高奏以

橫浦心傳卷上

十

此觀之德宗雖甚蔽惑羣臣爭之既力必亦少省宜其從之也大抵人臣諫諍未說皆如陳京只能再三曲折悉其是非反覆論奏人主豈得不感悟往往多是微察一人指意便自回避不肯着力見陳京所爲真可仰羨不可一味言德宗之失如薛廣德之欲以頸血汚車輪言既未盡乃便如此此亦太甚如陸宣公如李泌曲折說喻於德宗前道理既明安得不從決然不可繼之以死諫未晚也唐人專尚詞章而李德裕家不置文選所見亦超絕矣觀其建議處事皆經濟有用之學人未易及然

朋黨傾軋之禍不能無容心惜其不入聖賢之學耳

唐德宗初卽位用法嚴羣臣恐懼以山陵近斷屠宰郭子儀隸人潛殺羊携入城左執金吾裴諝奏之或曰郭公有大功獨不能爲之地乎諝曰乃所以爲之地也郭公勲高望重上初卽位皆以爲羣臣附之金吾發其小過以示郭公之威權不足恃也上以尊天子下以安大臣不亦宜乎裴諝所見如此非知大體者不能不知者往往以爲訐過矣吾得李勉朝廷乃尊今日膽落於溫御史冷處正合

橫浦心傳卷上

十一

着火非遠識不及

或問湯學於伊尹韓愈乃謂其傳自禹楊雄自比孟子是得其傳者而愈以謂軻死無傳不知雄孰傳之耶至伊尹樂堯舜之道是堯舜之道尹所傳也而愈於傳道之統乃置伊尹而不問何也先生曰禹之道堯舜之道也伊尹得之於心因以授湯置伊尹而言禹亦無害也楊雄雖自比孟子而愈以小疵譏之其言無傳則捨之矣舉禹則伊尹在其中自堯舜而下皆舉其帝王及文武之後方及周公孔子故不欲以臣繼君然道之所在正不必分

彼此

或問所見與所守二者孰難先生曰所見難或曰今學者往往亦有所見而不能守則併與其所見而喪之先生曰不然只是所見不到故爾今人於水之溺火之烈未有無故而入水火者以見之審也設陷阱而蒙以錦繡玩而蹈之者多矣彼見畫虎而畏者久則狎之一日遇其真則喪膽失魄終身不敢入山林其理可見

或問高祖於天下既平之後殺韓信醢彭越戮黥布蕭何以無罪下獄雖子房之賢亦畏禍辭祿辟穀

橫浦心傳

卷上

十三

不食假爲赤松之遊若陳平之多詐略不見其疑之之意而平亦不見畏忌之狀此獨謂何先生曰當時之有智謀者無如子房陳平子房已高蹈遠引高祖欲籠絡他不得獨有陳平在左右白登之圍賴之而免韓信之擒因之以成目前且欲得其用故未發意及臨決之際告呂后以陳平智有餘難以獨任此何意哉使更假高祖數年天下無事可慮則吾知其亦不免矣

或問古人卓然獨見者誰爲最先生曰伊尹或曰何謂先生曰伊尹去堯舜之世已遠絕無師承堯傳

之舜舜傳之禹自此以往寂寥數百載伊尹斷然號於人曰予天民之先覺者也及湯學於尹故湯得尹之傳曰文武曰周公曰孔子皆由此傳之也不是獨見得到何由敢自任如此子細思之不可泛語

或問晁錯知七國削之必變而卒建削七國之謀羊祜知平吳之後當勞聖慮而首建平吳之策使七國不削吳不滅漢晉其終無憂乎先生曰事勢到此有不可已然使錯如主父偃之說則不削自弱羊祜如范文子之說則不滅亦可惜二子智所不

橫浦心傳

卷上

及

或問唐高宗欲廢后立武昭儀褚遂良等諫不聽而李勣有此陛下家事何必問外人元宗欲廢三王張九齡諫不聽而李林甫亦有此陛下家事非臣所宜預之語何二君不信遂良九齡之諫而一旦決於李勣林甫之一言先生曰人君每事必與大臣謀以不可私也高宗欲立武昭儀是其私也然不可不問褚遂良等元宗因武惠妃譖欲廢三王是其私也然不可不問張九齡當其問時二君之心猶有所忌不敢自私而李勣以顧命大臣爲太

宗所付託乃以私情開其不畏識見淺陋操守不正又何貴乎大臣林甫之姦得援以爲說勸之罪大矣

或問事成於偶然語得於不思技精於無意理會於適爾然皆有終身而不可及往往意愛神喜自然不忘乃若工寫規畫朝誦夕記目注心想非不甚切而旋即遺忘何也先生曰不用意處真情自見用意則奪真矣孟子於赤子入井時喻仁此時真情便掩不得雖頑嚚不肖者亦須發見當如此察之非言可盡

橫浦心傳卷上

十

或問陳圖南謂种放云子名將起然名者古今之美器造物者深忌之必有物以敗子之名後乃果然不知士夫於名節當如何先生曰君子唯義所在雖處汙辱未始不榮若求以全名則必墮謫僞往往先自受辱矣此又不可與世俗論

或問易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若有感心則有思爲心却說無思無爲何也先生曰當寂然不動時豈是土木

或問司馬牛以無兄弟爲憂而子夏解之及自喪子乃有喪明之惑陳孺子爲高祖謀無不克勝及畏

禍及已乃燕居深念而無以爲策項羽英威蓋世勇悍無比及垓下之敗悲歌感慨不能自決曹操平日鬼蜮百端人不可測及臨死之際乃有分香賣履兒女子之態其故何也先生曰陳平項羽曹操平日求以勝人於自己分上絕無一分自治之術宜其禍難死生之際真情自見子夏學問未至故亦有此患所以一聞責之之語則自悔不已又不可與凡子比

或問東晉祖逖之役黃河以南盡爲晉土謝元淝水之勝山東之衆旋踵盡平不可謂無機會也而若

橫浦心傳卷上

十五

思之代道子之撓遂使其功不成苟無二子功果成否先生曰自祖逖謝元之後亦豈無機會然終不能成功者其勢亦難耳况其君皆無經世之大略苟以自存而已如宋文一或輕舉遂爾狼狽

或問山谷與王觀復書云詩文雖興寄高遠而語言生硬不諧音律或詞氣不逮初造意時此特讀書未精博耳或曰謂今人往往讀書雖精博而於詩詞多不諧音律或詞氣不逮初造意者此病又在何處先生曰學能通倫類者少須是達理便自得趣不然精博自精博於詩全不干事穎悟者雖不

甚讀書下語便自可喜又不知山谷當時所見以此理推之否

或問伊川云與善人處則壞却人與不善人處斯能成就人先生曰與君子處如在春風和氣中鄙倍自消此意與伊川如何先生曰伊川此說是說他已分上事且論我一時所見若未到伊川地位未必不錯會了

或問班固作漢文紀無可書之迹但盡列其詔書何也先生曰詔書王言也文帝平日務在躬行所言無非實理班固載之深得其意

橫浦心傳卷上

十六

或問一日游定夫訪龜山龜山曰公適從何來定夫曰某在春風和氣中三月而來龜山問其所之乃自明道處來不知春風和氣渠認作何意先生曰便是天地發育時節所見一草一木皆明道也或問退之言仁與義爲定名道與德爲虛位如何仁義便說定名道德却說虛位先生曰此正是退之闢佛老要害處老子平日談道德乃欲撻提仁義一味自虛無上去反以仁義爲贅曾不知道德自仁義中出故以定名之實主張仁義在此二字旣言行仁義之後必繼曰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

已無待於外之謂德亦未始薄道德也特惡佛老不識仁義卽是道德故不得不表而出之

或問孔子言仁未始有定名如言仁之本仁之方以剛毅木訥爲近以克伐怨慾不行爲難樊遲之問則異於子貢司馬牛之問則異於子張顏淵之問則異於仲弓文子止得爲清子文止得爲忠管仲止得爲如往往皆無一定之說而先生論仁每斷然名之以覺不知何所見先生曰墨子不覺遂於愛上執着便不是仁今醫家以四體不覺痛痒爲不仁則覺痛痒處爲仁矣自此推之則孔子皆於人不覺處提撕之逮其已覺又自指名不得或曰如此則義亦可說先生曰若能於義上識得仁尤爲活法

橫浦心傳卷上

十七

或問王嘉以言事忤哀帝而慷慨就獄不肯飲樂王或曰以宋明見忌從容就死而不肯一奮二公之意如何先生曰王嘉忍於就獄而死者尚期所言有益於旣死王或不復徇焦度之言者深恐免死無益於得生况二君皆庸暗在我所處苟不自盡則命義所在當如何耶得正而斃斯已矣死亦不難處死者難耳

或問先生平日處心忠厚於一事一物必欲成就其美故諸子姪皆以厚名欲其不輕薄耳以其觀之忠厚之人大抵多寬緩容物不甚迫切每見先生疾惡太甚於喜怒略不能少制似覺不甚容與往往人皆以先生爲剛躁不知或自覺否先生曰所養至則有藏蓄若作僞又非真情理不順處自然不平初無容心也若見人之惡而不怒不是作僞便是姑息

或問漢武帝如何主先生曰英主也識霍光於不移步處識金日磾於不轉盼處此二人皆有定力果橫浦心傳卷上 十八

能成大事

或問酈生長揖而見高祖王猛捫虱而談天下事世之好大言者矜其意氣亦多有之而高祖桓溫未易以虛言動也今高祖輟洗改容而禮酈生桓溫謂王猛江東無卿比不知何所見而然先生曰英雄豪傑之士所言皆切中當時利害無一語不機警感動人况作意欲聞其言者豈得不喜此非常情可擬議唯識見過人者可想見其情高祖泗上亭長耳子房云吾與他人言皆不曉獨沛公能知之此殆天授以此推之真不凡也

或問孔子於意必固我皆云母而門弟子便記以爲絕如何先生曰母與絕便見門弟子與聖人學力有淺深故下語有圓有不圓也

或問漢景帝以梁王殺議臣使田叔案之案具而焚之乃空來見帝帝曰梁有之乎曰有其事安在曰上母以梁事爲問也曰何也今梁王不伏誅是漢法不行也伏誅而太后食不甘味寢不安席此憂在陛下上大然之此非識見過人安能爲此舉然則人臣臨事皆當如此可乎又恐有小人得以容姦者將何以辨先生曰士大夫貴有識無識乃俗橫浦心傳卷上 十九

吏耳何以處大事次大議彼拘於文法者方以不得其情爲憂既得之更以不得卽聞爲快今案具而焚之且說其道理如此景帝安得不喜丙吉夜却使者保護皇曾孫田千秋獨明戾太子冤皆見到理到縱使小人有投姦者其間自有曲折可見未易能爾也

或問陳平周勃皆爲文帝相平始以勃不能對錢穀之問責之及勃以竇長君少君所出微賤當擇有節行者與之居而平於此反無一語夫宰相不對錢穀此有司之事在勃亦未爲失外戚難制失於

防閑則將爲國家之憂正宰相事也孰謂平之智乃不及於重厚之武夫乎敢問其故先生曰陳平之智平日用於戰攻侵伐無非以詐及道理正當所在往往又見不到此周勃所以爲重厚重厚者無詐僞故所見必正

或問子房躡足而高祖曉其意及叔孫通諫欲易太子甚於子房而卒不從千秋一言而武帝悟其理及申公力行之說與千秋等而乃不聽鄭公十漸之戒而太宗驚謂誠有是事及高麗之伐過於十漸而終不回何前後之違彼此之或異先生曰勢橫浦心傳卷上

二十

有緩急情有通塞心有勤怠求全亦難學道者則無此患

或問屈人以服已不爭則怨屈已以服人不鬪則憾力未屈則爭鬪力已屈則怨憾此人情也而孟子論以大事小者樂天以小事大者畏天皆以爲然何也先生曰聖人以天理爲人情常人往往徇人情而逆天理故爭鬪怨憾與畏樂不同

或問科舉之學亦壞人心術近來學者唯讀時文事剽竊更不曾理會修身行已是何事先生曰汝所說皆凡子也學者先論識若有識者必知理趣孰

非修身行已之事本朝名公多出科舉時文中議論正當見得到處皆是道理汝但莫作凡子見識足矣科舉何嘗壞人

或問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鼎在木火上而以君子正位凝命言之豈非取其不動故耶先生曰鼎處烈火上如君子處倉卒擾攘中安然守正不動聲色而內有所處

或問龍無羽而飛蟬無喙而飲兔無牝而育蛇無足而行蚓無首而穴此理如何先生曰龍能變蟬能吸兔能望蛇能擾蚓首不銳而能食壤萬物豈有

橫浦心傳卷上

二十一

無故之理但人不推之耳

或問高祖云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似亦未盡范增所言不過令羽急擊沛公耳不過示以玉玦使殺沛公耳此何術之疎也及羽屠咸陽殺子嬰大鹵掠以失秦民之望可諫而不諫屠襄城使襄城之人無噍類可諫而不諫殺義帝江南天下指爲不義可諫而不諫置其所可而切切然從事於所未必可識見如此雖有此百輩何益於存亡治亂耶先生曰就羽所謂忠梗者特增耳尚不見用其他可知

或問唐太宗欲觀起居注史官褚遂良不從庶可少沮其意而房元齡乃刪定高祖太宗實錄上之此豈元齡所當爲者先生曰太宗大抵好名必欲觀史其意安在賴遂良不從其說少沮其意故觀殺建成元吉事多隱微謂元齡曰昔周公誅管蔡以安周季友酰叔牙以存魯朕之所爲亦類是耳命削去浮辭直書其事苟非此公正之於前太宗於此未必能發爲此言而意思之患爲史者往往必不免元齡此舉深有愧於褚

或問宣帝置廷評未爲不善而鄭昌以爲未善其齋橫浦心傳卷上

居決事未必得體而反以爲得如何先生曰既置廷評自不必親決所謂廷尉者未必不諛上之指以爲得豈昌思之不至乎得其說而不知又有一說也

或問法未嘗不便於民而吏每至於害法治吏者當如何先生曰仕宦者往往多以私意處法故吏得以欺之稍能以公心守正理則人情所在卽是法意吏安能欺之

或問盧懷謹推賢遜能而當時以爲伴食盧杞之姦邪而德宗以爲清忠如何先生曰龔俗之見喜佞

之君往往如此

或問子思之學出於曾子曾子云夫子之道忠恕子思曰忠恕違道不遠方其論道之際道不可須臾離可離非道離卽違也須臾卽不遠也今日違道則道可離也曰不遠則須臾離矣其意語如何先生曰當曾子一唯之際他人決不能及門人之問始言及此若論曾子一唯安可言傳謂之忠恕則已麗於名道非可名也但從忠恕去於道不遠耳或問慮人疑者常爲人疑欲防人者必爲人防恐生事者多被事擾惡人擾者人每擾之如何先生曰

橫浦心傳卷上

三

皆自有以致之何如無慮無欲無恐無惡便自泰然此皆有心之過也

或問處事當如何先生曰速不如思便不如當用意不如平心

或問倉卒中患難中處事不亂是其才耶抑其識耶先生曰未必才識了得必其胸中器局不凡素有定力不然恐胸中先亂何以臨事古人平日欲涵養器局者此也

或問近日監司責郡守縣令守令唯務事辦往來有所不恤故人情法意每每多失其間有一執法守

正者動多拘礙不敢容易不以儒斥則以不能見
鄙及違理背法一旦事敗者則又處之幸不幸此
當如何先生曰做不得不如去既任其職只得守
理守法雖以儒斥或以無能見鄙於心無愧人豈
不知若較之違法背理而自處於幸不幸者一敗
塗地非特在我有愧於人終豈無見察之理豈可
謂之幸不幸

或問不爭者未必不得而人多好爭欲速者未必能
達而人多欲速行險者未必僥倖而人多行險冒
進者未必見用而人多冒進其故何也先生曰人
橫浦心傳卷上 二十四

貴讀書者則有思慮有思慮人往往不苟不曾讀
書與讀書不識理趣者所爲便可見

或問丙魏史稱其有聲而傳無可載之事如何曰宣
帝紀中所載皆二公所謀豈帝能獨爲之耶觀史
者當察之

或問儒行云其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數其輕重如
何先生曰謂之辨足矣必曰微辨恐傷人心故只
微辨其意若面數人過是甚氣象

或問孔明之智司馬仲達觀其兵勢曰真天下之奇
材也然嘗六出師而不濟夫不度其可濟而僥倖

於勝固未爲得一不濟而再三用又豈得爲智乎
先生曰孔明之智不出於戰勝而用於却敵人之
兵以自固其國耳區區一隅之地苟畏忌縮首以
示怯於人則吳魏之師日踵其門既自救之不暇
何暇以勝敵哉孔明之舉既足以自示其強又足
以塞敵人之攻雖敗亦不甚而顧爲得策不然則
孔明未必如是之區區也

或問先生在越上作幕官不肯受供給館中進書不
肯轉官人皆以爲好名之過荅曰既受月俸又受
供給偶然進書隨例受賞於我心實有不安此亦
橫浦心傳卷上 二十五

本分事何名之好貪者往往皆不曾尋思此心病
也心有病人安得知我知之當自醫別人既不自
知病反惡人醫病猶婦人妬者非特妬其夫又且
妬人之夫其惑甚矣

或問先生當官多與人議論不合多不能久卽欲歸
何也曰習俗壞人正理難行動多齟齬不如歸來
多少快活久而後漸漸病入矣亟歸爲上若欲行
志須當得君州縣真徒勞也

唐元宗置麗正書院聚文學之士有司供給頗優中
書舍人陸堅謂養此屬糜費國用欲奏罷之張說

曰自古帝王當無事之時莫不崇宮室廣聲色今天子獨延文儒發揮典籍所益者大所損者少以此觀張說所言甚見得到秦皇漢武隋煬帝崇宮室好聲色其奢費爲如何乃以此較費用真俗吏也

堯時舜禹臯陶益稷在朝皆賢人也而共工驩兜之小人亦同事堯亦不問當時亦不至害治文武時周召畢公君陳在朝亦賢者也而管叔蔡叔之小人亦共政文武亦不問當時亦不至害治唐元宗一用李林甫罷張九齡而崔羣以爲治亂已分此

橫浦心傳卷上

二十六

無他君子小人之在天下無世無之明君在上自不敢爲惡人君心術一不正則雖有千百君子亦無益矣其勢君子必退小人必得志故也

唐戶部侍郎判度支張平叔上言官自糶鹽又請令所由將鹽就村糶易又乞令宰相領鹽鐵又請糶鹽多少爲刺史縣令殿最又乞檢責所在實戶團保給一年鹽四季輸價行此策後富商大賈或行財貨邀截喧訴所在杖殺賴韓退之辨析事遂不行小人謀利只圖立事更不顧人情青苗之法當時以爲大利行之既久爲害非細況如此立法乎

觀退之所論大合人情

或問狄仁傑能薦張柬之姚元崇豆彥範敬暉等皆爲名臣而不識婁師德何也曰此皆卓然可見之材婁公厚德之士未易窺測雖仁傑亦在其度內餘人可知矣彼淺心隘量者真不可以識君子而多詐不情之徒往往欲盜其近似終不免於敗也唐德宗猜忌不委任臣下官無小大必自選用宰相進擬少所稱可羣臣一有譴責往往終身不復收用好以辯給取人不得敦實之士大抵人君見有不明多生猜忌自古帝王多稱聰明明者帝王之

橫浦心傳卷上

二十七

大德也德宗胸中不甚明故多疑所以官多自用宰相進擬少所稱可臣一有過終身疑之不復收用辯給之人信口快意不復思慮所以不疑如元宗用姚元之憲宗用裴度便自不同然又却不疑盧杞此人必亦辯給多詐之徒能中其幾故信以爲清忠皆是不明故耳

唐代宗亦不可不謂之賢君如河東道租庸鹽鐵使裴諝入奏事上問權酷之利歲入幾何諝久之不對復問之對曰臣自河東來所過見菽粟未種農夫愁怨臣以謂陛下見臣必先問人之疾苦乃責

臣以營利臣所以不敢對也上謝之拜左司郎中且裴諝以租庸鹽鐵爲任既入奏事問以歲入此亦宜也諝不對以德宗處之必疑其不知未必不罪也及其再問乃反以陛下不先問人疾苦責臣以營利德宗於此必謂其不了本職事而引他辭爲託矣代宗方謝之遷爲左司郎中所見非常人可到其他如治李輔國不動聲色胸中非苟然者唐人考官能於動容言辭之間而定高下其人亦可重矣如唐武后時盧承慶爲太常伯考內外官一官督運遭風失米承慶考之曰監運失米考中下

橫浦心傳

卷上

二八

其人容色自若無言而退承慶重其雅量改注曰非力所及考中中既無喜容亦無愧辭又考曰寵辱不驚考中上自其詞色之間而遽加三易其考非謬也真情所寓承慶以心察之也若承慶者亦豈常流哉但此法不可傳耳恐人習以爲僞

唐睿宗時御史楊孚彈糾不避權貴權貴毀之上曰鷹搏狡兔須急救之不爾反爲所噬御史彈姦慝亦然苟非人主保衛之亦爲姦慝所噬矣人多以御史挾私意行喜怒此言一入人主往往信之遂使御史之權輕睿宗之言真識大體御史天子耳

目之官耳目不及處幸而見告反使小人摧折之則其他不復可信矣御史之權利害甚大不可不重姦人之所窺伺以爲輕重者也

孟子於古聖賢中獨發一養氣之說卓然超越議論深邃如言勿忘勿助長言是集義所生言配義與道言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皆自其平日履踐工夫中來豈人所髣髴形似所得者耶韓愈言孟死無傳其傳深矣真難其人也楊雄作法言草太元欲自比孟子徒勞夢想耳

爲士苟無識見一味貪官爵往往皆碌碌如飛蛾投

橫浦心傳

卷上

二九

火隨焰而滅誠不足道楊國忠方盛或勸陝郡進士張彖見之富貴立可圖彖曰君恃楊右相如泰山吾以爲冰山耳若皎日一出君得無失所恃乎遂隱於嵩山吾今居嶺下人皆以爲瘴鄉吾居已十餘年著書窮理何愧嵩山之隱亦甚安之人不知耳後人見國忠敗方仰望之張彖此時只自知人豈知之耶未必不笑其迂也得人不知亦是幸事

爲善而好名乃是大患若能涵養消除其好名之心方是爲善耳不然則有作輟矣

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然聲聞過情又君子之所惡是君子亦未能忘於名也大抵好之則出於有心人以名我實至故耳我何容心哉若乃無意於名又欲掩閉抑絕使之不著又却與好者相去無幾耳

處道義中慣者處勢利甚輕處勢利中熟者處道義則拘迫道義可慣勢利不可熟也熟則無一點瀟灑氣無非俗態耳

士大夫不必孜孜務挾冊看書但時時與文士有識者每日語話便自有氣象終日應接時事塵勞萬橫浦心傳卷上 三十

狀適意處少逆道理處多苟不時時洗滌令胸次間稍有餘地則亦汨沒矣

塵俗中稍有知者厭倦世務往往將佛書終日焚誦雖於義未能遽解然其清淨寂滅之說使之想像欲慕亦能成就其善心況士大夫智識去此輩甚相遠得不自有所處乎六經皆妙法也

孔子既死門人以有子似聖人欲以孔子事之唯曾子不可觀有子辯喪欲速貧死欲速朽之說非所見過人不能及此時曾子亦有所惑當時非子游親見其說則曾子之惑未必遽回而曾子於此獨

不肯者其晚年學益深見益至於夫子一貫之道默得心通未可以一時所見決終身之得失也人心虛靜則明雜擾則晦明久則定暗久則亡亡者難反定者難全

道無形體所用者是苟失其用亦無體

仁卽是覺覺卽是心因心生覺因覺有仁脫體是仁無覺無心有心生覺已是區別於區別中熟則融化矣

仁之一理最是聖門親切學問唯孟子識得故曰仁人心也

橫浦心傳卷上 三十一

孔孟爲學者宗師其於門弟子最能善誘觀孔子於子貢子路曾子及孟子於公孫丑公都子告子其語言答問處皆有曲折深意警悟人處甚多學者當體認之真自有益

勇夫氣勝烈士義勝氣勝者當死不畏義勝者處死不錯

見道者如見故物則他物不能易聞道者如聞妻兒聲則他人聲自不相擾

螻蟻蚋蛆聚會橫行偶步其上往往驚惻獸游於野禽墜於庭荷戈角逐爭欲掩捕喜不自勝何見於

彼而不見於此耶人唯其不善推耳

堂之東廡依低簷有二鷺巢其一空而一尚數子待
鋪乳終日不歸疑爲物所搏食憐其悲鳴不已遂
移之空巢冀其同類以爲已子而飼之也已而鷺
至遽驚視不入遂去須臾復來啣一物至如乳鋪
狀予喜其若是則過之亦不訝也更一二日至其
所窺其巢則無聲視其下則諸子皆折翅挺足啓
口閉目偃仆狼藉于地細視之其口中一一皆有
棘刺梗其喉舌不覺遂爲之嘆息苟非其子旣不
能飼乃從而害之微物尚容心如此則人之忌嫉
橫浦心傳卷上

三三

者加以艱難險阻之際欲其施愛推誠而無容心
者難矣

董仲舒言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
以正萬民與公孫洪言聲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
形和則天地之和應正與其學問相去不遠然二
人心術邪正甚不同信知語言之末難以知人也
東坡謂秦皇漢武於泗水欲求周鼎與兒童之見無
異春秋時楚莊王問鼎之大小於周齊與秦皆欲
之周人恐爲國之累故毀鼎以免禍而假神妖以
爲說耳此說甚然

東坡作文潞公德威堂銘言契丹使者耶律永昌劉
霄入覲望見於殿門外却立改容曰此潞公也耶
所謂以德服人者及西羗首領溫溪心請於邊吏
願獻良馬於公誠意所達四夷皆知畏愛敬仰非
智力所可及也東坡又謂使者耶律云見其容未
聞其語其綜理庶務酬酢事物雖精鍊少年有不
如貫穿古今洽聞博記雖專門名家有不逮使者
拱手曰天下異人也東坡如此說蠻夷如此言信
可想見其德威矣朝廷有如此等人如何不重
於東漢君子無所容中方見一黃叔度於武后用法
橫浦心傳卷上

三三

湯沸火熱中方見一婁師德平時言德宇寬洪亦
難以指名非有養者不能致此

世之學者未能及前輩萬一稍習文理弄筆墨便欲
妄窺議前輩非有學識過人者爲之斷往往不自
量者多矣觀東坡答舒煥書稱歐陽文忠公天人
也恐未易過非獨不肖所不敢當天之生斯人意
其甚難非且使之休息千百年恐未能復生斯人
也世人或自以爲似之或至以爲過之非狂則愚
以予觀之東坡人物文章於古人求亦難見其比
而其稱歐公乃如此今人皆知東坡不可及又安

知東坡以歐公爲不可及耶非識者不足以論此
淺學者未易輕議前輩也

東坡言木有瘿石有暈犀有通以取妍於人皆物之
病也予謫居無事默自觀省回視三十年以來所
爲多其病者予今謫居於此已十年矣而朝夕著
書作語不已是方將啓其病者耳不知異時之觀
省又知其病爲如何耶亦當於此絕其源耳

秦少游未第東坡在黃州作書與之云太虛方應舉
求祿仕應舉不可必但宜多著書不須及時事書

成當有知君者想喻此意是東坡欲薦之也前輩

橫浦心傳

卷上

三十四

猶以科舉爲不可必求欲以他道成就人材用心
亦善矣予困於場屋四十一方得塵忝耳不然則
已老矣况無知我者何以自見士之不幸者多矣
少游之遇東坡幸哉

東坡謫居黃州與秦太虛書云所居對岸武昌山水
佳絕有蜀人王生在邑中往往爲風濤所隔不能
卽歸則王生能爲殺鷄炊黍至數日不厭又有姓
潘者作酒店樊口棹小舟徑至店下村酒亦自醇
醲柑橘棓柿極多大芋長尺餘不減蜀中外縣米
斛二十有水路可致羊肉如北方猪牛麋鹿如土

魚蟹不論錢祁亭監酒胡定之載書萬卷隨行喜
借人看黃州曹官數人其家善庖饌喜作會太虛
視此數事吾事豈不濟矣乎讀至此想見掀髯一
笑也予觀東坡所言皆真情逸興隨寓甚適予居
南安所食止有白猪大芋土瓜酒雖佳予素不喜
飲魚蟹絕無庖者亦難得予平生性又不喜游然
終日閉戶倚柱著書度日見東坡所說其樂無涯
予若在箇中亦塊然一物耳又不如自適其所樂
也自顧怪僻良可大笑

東坡言陳述古好論禪自以爲至美而鄙僕所言以

橫浦心傳

卷上

三十五

爲淺陋嘗語述古所談譬之食龍肉僕之所學猪
肉也猪之與龍則有間矣然公終日說龍不如僕
之食猪肉實美而真飽也東坡所言亦人情也然
人但未食龍肉耳决非猪肉可比然自其說也有
味如夫子聞韶至於忘味未必不真有美處此難
以語人耳東坡荅畢仲舉恐亦自有意豈仲舉於
佛書未必有得而強爲之說故耶

東坡云差饑而食其味與八珍等而旣飽之餘芻豢
滿前惟恐其不持去真如是矣世之人一飽一暖
之外何苦營營求利不已甚者蹈危險忘君親拍

廉耻有所不恤知飽煖有厭足者少又言顏君巧於處貧以其言晚食以當肉爲有理予平生氣習如此所以能耐窮免有貪心也

東坡作清風閣記有力生於所激而不自爲力故不勞形生於所遇而不自爲形故不窮然到不自爲力不自爲形處非得道者不能見識才智往往又使不得便如水到渠成善作詩者常云學詩如學仙時至骨自換亦此理耳

聖賢君子人之所難及也而學者必欲求如其所爲愚鄙小人人之所甚惡也雖甚不肖者亦不忍甘

橫浦心傳

卷上

三十一

受其名以至死生一事人之定分不可易者君子雖知其死之不可免然求所以善其久生而不至於速死者無所不至大抵君子不委之以命而以理斷命故也

意思到而學力未到所論雖過人但所成不能無工拙

小人於技巧絕有妙者至論道理稍深處便懵然是皆於形器間得之捨形器則不能得矣讀書守紙上語者大略亦相似

求物以足吾之欲物有盡而欲無窮物不勝欲欲乃

自窮遂至於亡身喪家敗國者皆欲窮之禍也

神之與人其禍福與吾善惡一也唯其不明以告人而因人之善惡以示勸戒往往愚者不少自省一切唯禍福之是求以從事於祈禳之間使之知善而獲福惡而獲禍凜凜報應不差毫髮則未有不悟者但其間或有出於幸不幸則愚者所以惑而終不解也

處窮而慕達處貧而慕富處勞逸而慕安靜一不安其所處而有慕心使其處達必縱處富必驕處安靜必放曠古人言儉之一字亦深有意

橫浦心傳

卷上

三十二

快意事孰不喜爲往往事過不能無悔者於他人有甚不快存焉豈得不動於心君子所以隱忍詳復不敢輕易者欲彼此兩得也

理之至處亦不離人情但人捨人情求至理此所以相去甚遠

人之美稱於人不厭者必其實之有餘者也苟名浮其實非特厭之亦必毀之矣

有聞於人尤爲學者之病況求聞者其病不可療矣曾參之魯寂不見其所聞而悟道之敏得於一唯其間如子路之勇冉求之藝子貢之辨名字藉藉

以一勇一藝一辨掩其所學遂皆墮於大病每每得夫子醫治遂各少愈子路至於唯恐有聞子貢至於言性與天道不得而聞皆病少愈之時也如冉求乃有鳴鼓而攻之誚則其病亦難療矣

欲卜學之淺深當察其所疑有疑必有見無疑則無見矣見之深則所疑亦深見之淺則所疑亦淺因其疑而決其所見未有不進者

治道貴清靜蓋公習黃老言也曹參得以治齊又推以治天下而皆足以致其効以仁義爲教何嘗欲擾人學者永其說往往從事於禮樂法度之末而

橫浦心傳

卷上

三十八

至意皆失今卽二典觀之別有甚事其言時雍言咸熙言四夷來王廓廓然無一事黃老特能持其一說而漢得之遂以大治齊人申公以賢良召對武帝以治道不在多言顧力行如何此意甚佳武帝方樂於紛紛而不美其說此儒生學士皆得以進其無根之辨而漢治以此衰也六經之書皆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所行所言人自不推其至意所在耳曷嘗有他說哉一說耳一意耳一治耳予見人家子弟醇謹及俊敏者愛之不啻如常人之愛寶唯恐其埋沒及傷損之必欲使之在尊貴之

所故教人家子弟不敢萌一點欺心其鄙下刻薄亦爲勸戒太息而感誘之此平生所樂爲者今人教人子弟乃以主人厚薄爲隆殺亦可笑矣

予不喜飲酒而好啜茶非特其性然每於飲酒時見敗禮者多而啜茶皆是食後又旣一飽與醉無異然清茶滌雪齒頰神氣亦爽或談論古人或從容笑語歡而不過戲而不虐情致閑淡深有餘味亦勝酒亂人敗禮矣又未知飲酒者以我爲何醒眼觀之亦可以愧其不悟者矣

橫浦心傳

卷上

三十九

東坡作寶繪堂記言君子雖嘗寓意於物而不留意於物此說甚然何獨物也道亦爾耳釋氏言執着不得放着不得此亦有理學到自知難以口說或問夾谷之會與大禹治洪水周公膺戎狄異否先生曰合如此故如此何異之有

東坡作思堂記而以不思爲樂此殆公自謂者天下事未有不經思慮而得者學者門戶自此而入予平生持此一字每事必思其味頗長較與不思者則多敗事矣東坡老人所自謂予有所不及也孔孟教人亦重此一字

世人多好假而不好真山川草木舉目皆真形往往

目過而不省及見尺絹幅紙塵埃損弊髣髴有一草一木各爲古人所畫必迫視注想意玩神怡朝夕不能捨去已固愛之又畏人之見愛且十襲深藏不肯輕以示人良亦可笑蘇子由嘗言所貴於畫者爲其似也似猶可貴況其真者吾行都邑田野所見人物皆吾畫筭也所不可見者獨鬼神耳當賴畫而默識然人亦何用見鬼此言幾於得道者東坡平日好畫亦以此言爲真有理豈非亦省乎

佛氏說到身心皆空處爲上義當孔子告顏子以一橫浦心傳卷上

四十

日克已復禮天下歸仁此是甚境界或云其愚或云其坐忘而不知斯人物我都無了如何擬議得東坡李太白碑記謂太白氣凌宇宙使高力士脫靴殿上識郭子儀爲人傑豈不知永王璘之狂肆寢陋而乃附之此必不然誠有此理與孫之翰論褚遂良必不諧劉洎皆以人情推之也

司馬君實以謂故事日食不滿分或京師不見皆賀奏以謂日食四方見京師不見天意人君爲陰邪所蔽天下皆知而朝廷獨不知其爲災當益甚皆不當賀詔從之遂以爲常此一事非特有警於人

君而奉天之意亦當然耳天戒不知懼則人君獨何懼乎

司馬溫公始爲并州通判以仁宗國嗣未立上書願擇宗室賢者使攝儲貳以待皇嗣之生亦足以係天下之望疏凡三上時諫官唯范鎮發其謀其他無敢言者信知公識見高遠氣局不凡所慮不止在州縣間也此宗廟社稷大計而獨能奮決不顧以建此議士大夫當盡如此耳後仁宗聞公言曰得非欲選宗室爲繼嗣者乎此忠臣之言但人不敢及耳後卒建大議殺哉

橫浦心傳卷上

四十一

溫公因爭罷制置三司條例司及青苗助役法以書與荆公且云忠信之士於公當路時雖齟齬可憎後必徐得其力諂諛之人於今誠有順適之快一旦失勢必有賣公以自售者其意謂呂惠卿也對賓客輒指言其必覆王氏後遂果然賢者所見真亦不錯

賞非盡善罰非盡惡以賞而善則有遺善以刑而惡則多遺惡爲治者假賞罰以爲之警策耳而至意當出於賞罰之外

君子之心常長厚小人之心中多刻薄心之所存治亂

安危得失成敗所自生也不可不戒

詩人往往以淵明閑淡絕物無意於世者處之若以予觀之又似不然渠云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此卽耿耿不忘君之意

商鞅三變其說者用術千秋一言而悟者用情姚崇以十事要說者用意賈誼以痛哭流涕者用見世之所以難合者以道異也道非異也見有高下見之高者必與下異見之下者必與上異宜乎落落也

氣以志使性以習移德以物喪道以智賊仁以欲敗

橫浦心傳

卷上

四三

義以情乖守志則氣定戒習則性全遠物則德固去智則道純省欲則仁見折情則義行

人情易則多玩難則不苟非苟難也要當使品節條目一一森嚴然後可以制其情絕其玩也一郡守縣令下車之初稍不自振則人情已得而玩之使其間痛加懲艾往往徒增怨讟惟不苟者爲上

董仲舒對策勸武帝更化武帝異其對而復策之此亦是仲舒不審處武帝更化甚矣所恨者以其不能遵文景之恭儉也乃復有更化之說此所以深中武帝之欲遂致用張湯趙禹之徒將高祖文景

法度一切紛更之以求出於祖宗之上未必非仲舒之說啓之也方朔何人猶能近卽孝文之事以爲戒所見真亦可喜

頃嘗見邵德升分定錄凡神告夢識爲人耳目聞見者歷數其詳且以警貪愚不安分之人喪廉耻圖僥倖以至死亡而不悔於名教亦有補矣然此理亦甚易曉不學而求名無貨而爲商不耕而欲食雖三尺之童知無此理然其間亦有偶然成名無貲得貨游手坐食則往往捨其正而求其幸苟其得而忘其全忽其所不可而覲其所或可此皆暗

橫浦心傳

卷上

四三

於理故耳胡先生序春秋說有云君子以義斷命而不委之於命以理合天而不委之天此說又有造化不止於能安分守而已

后先生橫浦心傳錄卷上

無垢先生橫浦心傳錄卷中

甥于恕編 後學吳惟明校刊

恕一日以所錄呈舅氏舅氏曰予言之發初非意造至求合於理則規分矩畫卽已差殊人之得於見聞與得之心者其工拙勞逸自爾不同聞見固予所不廢然師此心久矣故得之心而出之口雖所說與前解不同者往往亦不自知然皆理到之語初亦無難及思其無難之理又自不可得吾甥受予言予口輕授予授受之間不過口耳隨卽喪矣吾甥當體予心庶幾源深而流長

橫浦心傳卷中

恕問舅氏平日師友弟子間如凌季文喻子才樊茂實汪聖錫其人物如何舅曰季文醇厚謹畏遇事有不可犯者子才學問有理趣和易而知幾茂實沈靜聖錫敏悟操履有守

憲自嶺下侍舅氏歸至新淦因會杲老先生令拜之憲云素不拜僧未敢輒拜舅氏云汝姑扣之憲知其嘗執卷遂舉子思中庸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三句以問杲老曰凡人既不知本命元辰下落處又要牽他好人入火坑如何聖賢於打頭一着不鑿破憲云吾師能爲聖賢鑿破否

杲曰天命之謂性便是清淨法身率性之謂道便是圓滿報身修道之謂教便是千百億化身憲得以告舅舅曰子拜何辭憲曰拜固不辭不知杲公於父母不拜何義舅笑曰那得此法來憲曰杲公於父母無拜法憲拜杲公何法舅笑曰子莫是禹聞善言否因笑而揖之

恕問舅解論語如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于首陽山之下

橫浦心傳卷中

民到于今稱之其斯之謂歟此一段不解恕每見人多將見善如不及止未見其人也作一段解自齊景公止其斯之謂歟作一段解如此則全無意義加以其斯之謂歟一句無着落處又人多以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聞其語矣吾見其人矣是解齊景公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解伯夷故斷之以其斯之謂歟也夫景公見善如不能及是急而不進也見不善如探湯初雖畏之探之不已則漸入之矣是漸入於惡也夫於善而不進於惡而漸入其人

如何哉方景公欲待孔子以季孟之間及孔子告之以君臣父子而悅不可謂不見善矣然終不能用夫子是不及也貪利之心浸浸不已積馬至於千駟豈非於不善而漸入之乎宜其無德而稱也既見其人又聞其語其此之謂歟伯夷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既聞其語然伯夷隱而不仕是未見其人其斯之謂歟不知此說如何先生曰措意如此不錯會了甚好

橫浦心傳卷中
三
怨問上智與下愚不移如中庸云雖愚必明則是可移也往往多不得其說意以謂困而不學民斯爲

下矣不曰愚而曰下愚以其不學故愚而愈下耳此所以不移也困而學之安知其不克念作聖乎舅曰此說有理

怨問舅氏解晉文公謫而不正齊威公正而不謫舉張橫渠之說重耳婉而不直小白直而不婉以謂聖人觀人不待以事爲問要當以情性觀事爲猶可勉強情性不可欺人其說然矣及見石林葉少蘊解此一段取春秋首止與溫之會參酌情理其說甚詳且有味其言威爲會而召世子文爲會而召天子威之不朝王豈得已哉世子既將廢已朝

而諫王從則世子安不從則廢諫之從違未可知也爲會而見世子使天下諸侯曉然皆知世子之爲鄭而共尊之吾從而與之盟雖有惠后之愛襄王不得行其私已已霸諸侯矣諸侯孰不畏已既可率人以會溫豈可不率之而朝京師哉然文公不朝王而召王其意蓋示天下皆曰王猶從我其誰敢不從是故因尊天子以示諸侯則文公之志已可知矣故威公召世子則正也其不朝王不得已也文公不朝王而因已之能霸者諸侯以召王而扶王室以述言之則正也其所以召王則謫其

橫浦心傳卷中

四

不朝于王者可爲而不爲也春秋書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俄而曰諸侯盟于首止夫別其文曰會王世子再見諸侯也盟而世子不與辭繁而不殺者其與威者可見矣曰公會晉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人于溫俄而曰天王狩于河陽變其文曰狩于河陽先言溫而繼之以狩則文於是乎病矣諸侯莫大於桓文桓文之舉莫大於此二者孟子曰孔子作春秋其事則齊威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意謂是也不知石林此說如何先生曰

見得到

舅 二卒守門一朴而勤一惰不任事勤者貧日與二飯惰者不獲則日詈勤者使不受飯則已舅因嘆曰一飯之微而惰卒乃忌如此况進賢退不肖之地以爵祿富貴之榮則凡惰而嫉者多矣然則當如何曰逐惰者以安勤者足矣恕曰卒老而惰所妬者一飯逐之易耳小人辨足以飾姦諛足以固寵陰足以害物使惰焉而皆可逐則君子固無所慮然君子每墮小人術中而不悟者特以逐之之易耳要當寘之以術使墮者不至於詈勤者

橫浦心傳卷中

五

足矣雖其妬心不能遽去然使勤而蒙飯者有以周旋之則惰者方以不任事自愧尚忍從而詈之耶想必以得食之故矜喜作氣橫挑其怒故情有不自甘者已而詢之乃果然然則君子而能安處小人小人未必害君子東漢之禍豈皆小人之罪舅曰吾甥言入思慮

或問好古之士未嘗不欲行所學及一旦入仕往往與所學背馳多不合時宜豈所學未到耶抑文章政事兩塗也先生曰習俗便情正理多礙守道之士難施設耳其間號爲巧官者多非純正之士世

俗之論又何足怪至如見理不到務爲乖僻以取異於人者則又非真好古之士也古人行事又何常遠人情哉此又不可不察

或問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往往說者皆以爲理亂之亂全無義意先生亦不解其意謂大師贊也得商頌十二篇以那爲首今在詩之後關雎在詩之首亂終也記曰武亂又選有亂曰亂皆終也商頌及關雎二詩在厲王時自那之始接關雎自關雎之終接商頌終始相承則樂之音洋洋乎盈耳哉此言三百篇詩之終始也此意如何

橫浦心傳卷中

六

先生曰然

或問漢武帝欲教霍去病兵法而去病乃曰不至學古兵法顧方略如何耳唐明皇示韓幹以御府圖而幹乃曰不願觀也請以廐馬爲師用兵畫馬二子皆無所取法而自得妙勝然則學者讀書亦當如此否先生曰古人妙處古人自不知如何又却按古之陳跡去索去病胸中有活法韓幹胸中有全馬學者當置活古人在胸中則自然與古人合矣

或問朝廷士夫議論紛紛不能主其一說間有所說

甚當而主之不力又爲他說所勝如此何以立事
先生曰能斷在君相君相謀合斷然行之誰得而
易唐平淮蔡專在憲宗裴度二人主張到了故能
成功士大夫紛紛之論特無人主之故耳徒爲其
說而不先卜其所主無益也然亦要君相明於見
事又不可苟也

或問先生每日耽看文字朝夕忘倦寢食俱廢頗近
乎癖矣先生曰使無味亦何必看吾每看文字但
覺其中有味故所以忘其他今人好茶好酒使我
觀之真亦鄙笑然亦不知人之視我亦猶基酒耳

橫浦心傳

卷中

七

雖鄙笑吾何恤焉

或問作善則吉從惡則凶如此則善惡便是吉凶否
先生曰分之則有僥倖之心

或問中和如何分先生曰中卽和作事合理人情自
不乖

或問退之三書往往爲人所議先生曰不可以世俗
見觀君子

或問觀文字如何觀先生曰先自家於所觀事理中
具一見不可隨其語去恐古人亦有見不盡處亦
有用意深處意在語外則不爲語奪

或問孟子於戰國卓然自立一說論浩然之氣不知
所傳何自先生曰孟子見蘇張輩頤指氣使榮辱
諸侯皆是一味血氣故特發其胸中之所養者以
救當時學者之惑而破其非其曰是集義所生又
曰勿忘勿助皆是其自下工夫處

或問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禹聞善言則拜喜與
拜似非人情者先生曰以人情觀之則聞過而喜
聞善則拜頗似不情然二人胸中絕與衆人不同
故於善於過無分毫嫌忌喜拜初不自覺

或問明道不除窓前草欲觀生意畜小魚欲觀自得
橫浦心傳

卷中

八

意如何先生曰聊以適意耳其自得處往往人不
可知此等機警表裏相感發耳

或問先生常云處名欲晦如何是晦底道理曰毋作
意

或問堯舜吁咷之間而君子小人之狀皆不可逃如
何曰見得破時全不費

或問敬有定體否先生曰敬在心雖死不可變易簣
結纓是矣

或問人之處已當以何爲先生曰操守欲正器局
欲大識見欲遠三者有一便可立身兼之者極難

雖然有識見者自別當以識見爲先

或問凡人如何處窮達先生曰能處窮卽能處達

或問唯酒無量不及亂旣無酒量而飲之不亂何也

曰德將無醉

或問幼喜放壯喜鬪老喜食何也曰氣血所使然耳

有所養者無此等事時或有之亦不至喜矣

或問文簡公除端揆而門無賀客亦無宴會真廟以

謂大耐官職此豈矯飾者乎先生曰非有道者器

局不能如此視富貴爲何等事真若浮雲耳於我

何加益

橫浦心傳卷中

九

或問學文者多矜學道者多退理歟曰文至退處學

方有趣不獨道也然文外又安得別有箇道

或問當患難之來如何處曰無事時理會道理令實

或問風竹竇泉汀花澗草音韻自諧顏色可人一見

忽聞至於想象其聲模寫其狀不能輒忘至於絲

竹交奏葩華煥發則藐然如不聞見此是如何曰

只是厭熟故耳今貴家公子日處酒池肉林中一

旦進以佳茗薦以蔬醢則未有不喜亦人情耳若

於幽境中常愛其趣者固自不同於貴家公子也

亦必有間斷

或問富貴而矜貧賤而嘆使處富貴如處貧賤處貧

賤如處富貴則矜嘆不發矣先生曰見得一者難

使顏子以貧賤處貧賤又安得樂顏子於此非特

忘富貴而貧賤亦忘了此人所以雖視之弗堪而

回則不改也所見到此便是樂天

或問天下安得皆賢不妬賢亦賢矣天下安得皆能

不爭能亦能矣先生曰賢者能者天下亦多而不

妬不爭者絕少此乃大賢能也安可謂之亦賢

或云讀周孔子思孟軻之書學者未必歆嚮畏慕如

韓非商鞅蘇張鬼谷子之說一聞其語往往心動

橫浦心傳卷中

十

色變或至驚喜神懾此何故也先生曰純正之道

淡而無味如日用飲食可以安飽所不可闕至譎

怪不正之書可喜可愕入人觀聽如鄭衛之聲錦

繡之章一經耳目則必好之好之不已必至狂惑

喪志反而回思聖賢之言方有味耳故淡中知味

最難

或云天道有常有變人事有經有權兵家有正有奇

是常者道之體經者事之體正者兵之體或變或

權或奇特可以濟其所不及耳而後世往往言天

道者止論其變言人事者止貴其權言兵法者止

學其奇如何先生曰變權奇三者體中皆不能無達者所不貴也亦不可言也後世專以此此所以多失也然所謂常也經也正也不知其變與權與奇則又不可以爲常爲經爲正此湯武伊周所以用之而不敢以洩其機也

或問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子路不說曰未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此一段先生解之不甚詳見石林所說破左氏所記不狃與叔孫輒襲魯之事及取司馬遷以不狃不得志於季氏與橫浦心傳卷中

卷中

十一

陽虎合謀去三桓之說夫以謀去三桓不克而叛乃畔季氏非叛魯也其後與叔孫輒奔齊吳以邾故欲伐魯而叔孫輒勸之不狃曰非禮也子以小惡而欲覆宗國不亦難乎由是言之非特不叛魯蓋忠於魯矣豈有勸之使不叛而自襲之者乎此左氏之誤也不狃旣與陽虎謀之而敗虎奔齊不狃難以獨存亦奔虎與不狃謀去三桓一也陽虎欲見子而不見不狃召子而欲往不狃之用心必善於虎而虎之竊寶玉大弓聖人已惡之矣其欲往也豈獨救其叛固將以因其心而成之不以其

人也君子之於道有反經而合其權則或廢於名而伸於實非聖人不能處此故非子路之所及石林此說引據有理先生曰左氏之說固誤如吾論其救仲梁懷之逐吳子伐魯之問其心甚善故孔子始則欲往及其以輕怒而使陽虎逐仲懷則守善不固故終亦不往皆以其心推之似亦有理

或問文帝躬行節儉身衣弋絺屨革舄然寵鄧通則賜以銅山曾不少吝武帝號爲知人雖諧譏奏賦皆極其選然公孫之詐終不少悟宣帝綜核名實惡人欺僞而王成僞增戶口反蒙顯賞如何先生橫浦心傳卷中

卷中

十二

曰大綱旣好亦安得無不到處特問其輕重如何耳

或問龜以靈喪體鳥以翠喪羽而魚之墨者將以蔽其形也反以墨見取麝之糞者將以混其馨也反以糞見索苟有其資者旣爲其身之累隱其能者又以其隱而得物尚然耳人將若何先生曰物之靈者能一而不能二人則異是矣然亦有無龜鳥之美而矯飾表暴以自取禍敗者往往又反爲魚麝所笑此亦愚於物矣

或問更法與立法其利害如何先生曰法弊而更猶

或有害古人云舉偏以救弊是惡其輒更也至於一旦立法利既未見害將有不勝其弊者此秦人之禍所以流毒後世也聖人神而化之與民宜之故雖更亦自不覺也

或問飛蛾投火死者固不醒其焦首顛墜稍有可振者則又復投其中終不自醒必死乃已何也先生曰士大夫靈於物萬萬矣一爲利慾所惑喪身赤族往往不悟此乃學力不到中無所主故也微物何知但當蒙絡其燈使爲之隄防可以免其必死耳此聖人所以設紀綱法度禮義廉耻以杜絕僥

橫浦心傳卷中

十三

倖者亦救無知者之一術也

或問先生手執一紙扇過數夏破卽補之一皮履汙弊闕裂亦不易頭上烏巾用紗不過一二尺許乃以疏布漬以墨汁作巾至夏間裹之或致墨汁流面亦不問筆用秃筆紙用故紙以至衣服飲食皆不揀擇麓惡尤甚人乍見者必以爲不情而先生處之平生不改此是性耶抑愛惜不肯妄用耶若使愛惜亦不應如此弊陋深所未曉先生曰汝且道我用心每日在甚處若一一去自頭至足理會此形骸却費了多少工夫我不被他使且要我使

他此等話須是學道之士修行老僧方說得入世人往往以我爲鄙吝以我爲鄙陋以我爲迂僻我見世人役役然爲此身所擾自早至夜應酬他不得特可爲發一笑耳

或問高祖與高起王陵論劉項得失而高祖有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太宗與蕭瑀論周秦修短而太宗亦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二君旣已知之似不必問今復問以未知者豈非以卜其所知耶先生曰二君所見超絕故所言皆有確論如言用二傑如言秦用詐力此斷盡一時利害要緊處所以皆

橫浦心傳卷中

十四

有是言

或問近日士大夫奔競益甚如何可抑先生曰旣謂之士大夫必自識廉耻往往僥倖者得之故有以啟其風耳本朝文彥博對云若恬退守道者稍加旌擢則奔競躁求者庶知廉耻其要又在君相愛惜名器不可輕付古人行黜陟之法嚴綜核之方者正恐有一僥倖以啓其門

恕室中有二几一黃一黑黑者漆光洵澤易於受垢黃者色多掩晦雖蒙塵未易卽着每入室几光煥目稍停視則隨卽見塵日令小童拂滌數四不已

其黃者往往一拂之後不復疑目意謂黑者可以藏垢而黃者不容有塵理乃反爾一日以爲問先生曰此便是微之顯誠之不可掩黑几體雖黑而中則明其中明處一塵不可染便自見彼黃者表裏既已不分故於塵亦無辨令心術長如黑几其光幽然而存淵然而靜則外物安能逃苟溺於其形而不務其內則人亦必能指其瑕當謹此心之用庶無愧於此几且使黃者不得藏垢自愚以欺過目汝其識之

恕几間有石菖蒲二盆一青細疎秀見之可愛一麓橫浦心傳

卷中

十五

短暗密因置庭下風口不省也其青細疎秀者時時滌拂剪剔不使少有塵翳然日愛而日病青者黃細者日腐疎秀之狀欹落委敗不復自持因引目庭下則向之麓短暗密者泠泠飄風奕奕冷光蘸水生意敷榮絕更可人意因以爲問舅曰子思言率性楊子言修性性又如何修得是哉杞柳爲杯棬也此便見楊子學問不及聖門弟子處殆亦此理

或云教小兒以何術爲先曰先教以恭謹不輕忽不獵等讀書乃餘事若不先以此則雖有慧黠之質

往往輕狂後亦難教然有資質者父兄便教以學作文事科舉不容不獵等皆其父兄無識見子弟稍有所長便恣其所爲遂反壞其資質後來多不能成器豈得一第便是成器耶

或問原始反終以知死生之說如何是死生之說先生曰原反處是其說

或問精氣爲物遊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如何是鬼神情狀曰物變便是情狀

或問生生之謂易如何是生生曰於道理生處不落死處便是易

橫浦心傳

卷中

十六

或問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於生於位於仁於財皆以一語斷之於義既言理財又言正辭既言正辭又言禁民爲非何諄複如此曰此句最要切於義上或不詳究則雖有粟吾得而食諸民將不可治矣所謂聚人守位大寶大位皆用不得

或問子擊磬於衛疑其非真擊磬也如少師陽擊磬棄皆樂官是以樂名官也衛之賢者多仕於伶官孔子嘗爲委吏安知不爲擊磬之官乎而乃謂其

真擊磬頗不近人情先生曰爲擊磬之言而擊磬亦有之矣

或問曾子云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此一段疑在一唯之前方一唯之際死生以之無有窮終於此乃云死而後已不亦遠乎正是其用力時說話非從容一唯之時也先生曰亦好

或問周公謂魯公君子不施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意謂周禮九族之親不施於原野謂此也周公曾誅管蔡是施其親恐其子亦効吾所爲故戒之

橫浦心傳

卷中

以不施其親周公曾以流言見逐故又及於不使大臣怨乎不已此父告子之言不知此說如何先生曰不害理

忽問舅解子夏問詩於禮後乎一句不解乎字意故疑子夏所得正在此字其據詩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子認素以爲絢兮以先繪衆彩而後施以素也大抵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必先有其質方可以從事於外豈有先繪衆采而後施素者乎故子貢謂若如繪事後素之說則禮當後乎乎者疑辭

也孔子遂悟其失曰起予者商也孔子於其言有所起發也故刪詩之際於碩人章去素以爲絢一句則可以見孔子之意矣舅曰此說有理

忽問某在斯某在斯雖是恐師不知席中人故一一言之然亦是使之就席不錯之意古者羣居五人長者必異席一席可以坐四人孔子相師及席之際曰某人在斯某人在斯兩次言則是兩人在此坐孔子一人自不必言如師亦自合坐第四位矣師既無目相之道非唯使之無失然亦恐於我失其次彼此欲當子張以孔子不敢輒易而每事

橫浦心傳

卷中

十八

致言爲問乃曰然固相師之道也以道當如此耳不知如此說如何先生曰說得氣象亦得

或問曾子既唯孔子一貫之說及門人有何謂之問乃答以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曾子何不以此答門人先生曰當其唯時萬理皆無間斷所見盡是道理門人既非曾子所見而曾子縱口所言亦不知所以答之者門人往往便於忠恕上尋一貫雖一貫不離於忠恕而忠恕又自有名字有名字則有間斷須當着迹去論或又問此理畢竟如何先生曰理到熟處亦不可言傳只管去影上尋故轉

覺相遠矣且自去體認

或問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得非於誠上用功否曰須自知有我始得我不自誠於物上求誠則我與物二矣豈誠耶

先生云高祖云不如子房韓信蕭何其不如處便是能處三子亦不知高祖之不如亦以爲能耳

或問高祖於睢水滎陽成臯鴻門累墮危機卒得脫者何先生曰高祖常處敗亡中作活計如善奕者只於死處求生羽一不勝便至狼狽以此可見

或問孔子言性相近也不明言其實孟子乃曰人性橫浦心傳卷中十九

善何也先生曰孟子源流甚正認得不錯但人之思耳孔子嘗曰天地之性人爲貴人之行莫大於孝孝卽善也其言豈無所自

或問古人云窮當益堅老當益壯合如此否先生曰此又是於血氣上用工夫才着力便有怠時若見得透人正不如此費力

或云或者云知其爲小人便當以小人處之如何先生曰既知其爲小人復以小人待之則我先爲小人矣此何心哉天下豈能一一皆君子雖堯舜盛德之君朝廷之上猶有小人堯待之無異心也四

凶爲惡於舜世故不免誅戮苟可以已舜未必遽發也

或問恩自己出怨將誰歸先生曰凡事旣當理何問恩怨

或問孳孳爲善者舜之徒孳孳爲利者跖之徒欲知舜與跖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如何是間先生曰不可將利心去爲善

或問託人以死生如何先生曰且自卜看

或問不幸與小人處如何先生曰常自檢點

或問看經史如何先生曰經是法史是斷我是守法橫浦心傳卷中二十

斷事者

或問學問宗指如何先生曰顏子當於不遷怒不貳過處求曾子當於日三省處求子貢當於性與天道不可聞處求子夏當於洒掃應對處求若子思若孟子當於不覩不聞或去或不去處求則如愚之得一唯之敏政事之達文學之科以之贊化育之妙養浩然之氣此學之力也此皆微指當時時以心體之

或問孔子自門人之外往往皆不知夫子甚至於欲害見忌而獨儀封人有天將以夫子爲木鐸之語

不知儀封人何所見而然先生曰一楊子雲舉世尚不知以待後世況以孔子之聖豈易知耶以堯之聖孔子謂其民無能名能名之者特孔子耳若使儀封人在弟子之列識見當不在子貢下

或問何以免小人之禍先生曰小人之禍莫甚於東漢然所以激成其禍者乃君子也切切然以攻之而巧智百不敵其一攻之不勝禍裂四出舜朝豈無小人舉皋陶則不仁者遠何待與較勝負耶蛇豕虎豹害人爲甚酷然被其害者常少何也遠之故也今也狂走藪澤日處其窟穴中叫呼奮怒以

橫浦心傳

卷中

二二

出其毒固知其不免矣所以賢人君子立人之朝不敢苟進者先觀宰相如何人然後可以卜吾之進退

或問如何是聖賢氣象先生曰聖賢自不知氣象如何稍自涵養充實則自然醞藉可觀長沮桀溺見仲由卽知爲孔丘之徒仲由平日在聖門中行行孔子以爲不得其死一侍孔子行便自各別或問獨學無友當如何曰讀古人書不可作死法看如此則便是益友

先生讀子美詩舉色侵書帙晚陰過酒罇涼因云不

問已知其爲竹詩或人因戲云若使軒前有芭蕉梧桐不免亦可借詠先生不覺失笑

或問看古人書有人意處便覺與古人無異先生以謂果無異否曰凡古人書中用得處便是自家行處何問古今只爲今人作用多不自胸中流出與紙上遂不同

先生云看六經須先精求語孟便自有味

或問先生每見士大夫用術必惡之然孟子嘗言仁術又言教亦多術今時人往往言心術道術學術政術才術之類無非術也此又何耶先生曰術者

橫浦心傳

卷中

二二

聖賢作用之微權孟子不合說破遂爲小人泛用流入謫詐無所不至故士大夫多爲術壞故吾深惡之須是於道理上認令切當雖曲折何害不可容一毫僞心

或問蘇伯益從來氣直學問不在諸門弟子後先生亦素喜之今以小不可而怒之甚何也先生曰直固可喜不遜亦不惡弟子於師豈可悖慢皆學問不進故耳如汪聖錫自幼登上第急忙來就我學遂磨礪涵養更不少露圭角便見他不凡不知蘇子在門牆幾年而很氣猶未退吾所以怒之者亦

是與一服良藥耳孔子待子路其理亦可推子路
每每來犯夫子南子之見既爲之不說佛盼之召
又欲其不往將正名也則鄙之以爲迂將之弗擾
也則疑其或非禮故夫子每每怒之既譏之以無
所取材又惡之以不得其死以門人爲臣則謂其
欺天因率爾而對則謂其不遜或言其知德之鮮
或退其在於兼人其所以怒之者蓋亦甚矣故子
路以此遂日加提省卒爲高第但恐蘇子資質勝
這藥力不得耳

先生於書室中列本朝名公畫像每晨起必盥手焚
橫浦心傳

卷中

二十三

香率子弟拜之且曰胸中稍有愧怍見諸公亦何
面目一日風雨大至屋漏披汗狼藉滿地先生見
驚愧終日不樂或度無以解之因徐云諸公以先
生禮意太勤假風雨而去耳先生曰豈有此理或
曰此心之外安得君子像畫之損似不必過意恐
悚先生曰不誠無物君子之人我豈問其死生雖
一語一言凡其形迹所在吾心敬之像畫乃韓魏
公司馬溫公趙清獻蘇東坡數公耳

或問王介甫作諫臣論謂不當以卑言尊賤言貴東
坡作萬言書謂姦臣之始臺諫折之爲有餘及其

既成干戈取之爲不足二公之意如何先生曰介
甫欲塞絕言路以行私意子瞻欲開廣言路以通
下情二公用心公私不侔於此可見

或問恩人而不望報受人之恩而不圖報二者之心
如何曰望固不雅圖以報人猶望者之意不如不
忘其恩之爲差得圖而不得則每每不足於心或
恩於人其能不責報乎

或問巧不如拙明不如晦進不如退動不如靜其理
如何先生曰如此則頑然如一石矣當都去了不
字則道理自在

橫浦心傳

卷中

二十四

或問頃見程子山謂春秋乃中和之書其所見如何
曰聖人用意近厚往往如此但刻薄者失之耳
或問近日士大夫氣多不振曾無激昂一言論列天
下大計豈皆無人材耶先生曰大抵人材在上之
人作成若摧挫抑遏往往此氣亦索若道義之士
不任其事安肯自取僇辱秦公排斥異已大起告
訐此其志欲殺僇賢者未必不反激人之言子姑
俟之

或問人有謗已辯之則愈謫不辯則有所不甘當如
何曰無媿此心足矣辯之固不足不甘只是所養

未至耳

或問趙廣漢爲京兆尹發姦摘伏使姦宄無所錯後人少有能繼者大抵皆挾術用數以此爲治如何曰此豈君子所爲但措摩吾心使明白無以私意亂公道如揭明鏡于中庭凡物至前長短小大妍醜肥瘠一一自見鏡何心哉使物至則應不必求以應物

或問先生每遇相識惠物小則喜而受之多則憂而却之人之惠物亦出其美意何必加憂曰吾家素貧人以我貧而有惠固其情也然太多則啓吾之貪心彼亦得以窺吾之胸次吾非憂物自憂以貪喪其本志士大夫於利心須令絕輕然後可以入君子之域於此等境界切宜戒之

或問先生幼年處學舍正當苦寒衣食不備終夜看書不已每至達旦鄉里富人或以衣物見惠力辭不受或不得已受之乃以與同舍之貧者此豈其情耶先生曰士處貧困正是用工夫時節若不痛自節抑則貪欲必生廉耻盡喪工夫安在孟子曰士尚志志之所在豈可爲貧困奪了於此時下得工夫則器局漸漸涵養覺大死生禍福窮達得喪

橫浦心傳

卷中

三十五

便可無間斷我豈矯情者耶此士所合爲者

或問先生於兒時夜行通衢脚偶隱一物取視乃庚釵復納脚下久立不去家人問之亦不言及一婦人倉皇而來若有所失者因急問之婦人以小兒不荅而去又呼之云汝不失物否婦人遂回乃使之取脚下物婦人感謝不顧而歸行者羣聚嘆息掩面卽走當時先生有意耶抑無意耶曰他人之物取之乃盜幸而踏着合還失人故待其來我時尚小只知此理又豈論有意無意

或問託人與受人之託理當如何先生曰彼此自當橫浦心傳

卷中

三十五

推誠然事偶有不如人意處彼此亦當相察不然遂爲終身怨尤只如予舊在越上作幕官相識趙庇民託印書云旦夕納所資以請久而不至吾家奉甘旨養弟妹之外並無餘金加以印書紙版工墨須便當以直先償之資治一書紙墨未易卽辦遂致稽緩大蒙見憾似可謂不見察矣吾豈於人不推誠者至此然亦無如之何吾未嘗敢輕託人若有託人者往往須體此意未始敢尤人也若於其間欲曲徇人情以無爲有則反致作僞吾實不能然交游能彼此相察者便是通曉道理人

或問秦皇遣王剪伐楚而剪數請美田宅爲子孫計漢祖使蕭何鎮關中而何買田宅以自汙得非防讒間不得不如此耶先生曰只是自信不篤故耳子儀爲上將擁強兵程元振魚朝恩讒間百端詔書一紙召之無不卽日就道自信既篤何恤人言而二子懌懌如此豈不反致人疑耶此蕭何所以不免下獄者高祖不可以此欺也

有志者其規摹必先定無志者一切皆偶然

學有所得亦難言言之所得亦難盡今謂所得可學所言可盡皆是用意中來

橫浦心傳

卷中

二十七

善畫者於一枝一葉意象思索以僅得其似而化工一陶千枝競發萬葉爭秀濃纖小大不失毫髮其勞逸不同而真僞自分人之所得於心與得於人者萬萬相逖此可與知者道

將以立天下之事必先求所以信服天下之人故舜選於衆舉臯陶湯選於衆舉伊尹旣云選於衆必是衆人推服故耳後世止以臯陶爲刑官觀其矢謨觀其康歌往往出禹之上舜稱之以俾予從欲以治惟乃之休舜之所欲治而吾能從之不言其功而言其休美之至乃若伊尹之所爲撥衰而奮

王易亂以爲治其經天緯地之功又非可一二論五就湯五就桀而天下不疑廢君復立而當時無議豈非信於人尤卓然者後世用人如一言悟主一歲超遷朝秦暮召初非素信成得何事

天下之事有勢有理勢勝則理亦不能行乘其勢以行其理則理尤快意不然勢之方至而吾偃偃唯理之徇雖是非得失自定於後然一時亦不能遽逆也不若待之以久徐徐而後應之爲得耳

漢雖異秦不能盡變秦之法制文帝之俗則異秦矣唐雖異隋而不能盡變隋之法制然太宗之俗則

橫浦心傳

卷中

二十八

異隋矣法制雖同用意自別亦不害其爲治若其太甚者則除之耳

人之所見如登石梯一級高一級則一見高一見有人未及登梯而輒論梯上事皆出於臆度非特人不信往往渠亦自不信

事不鍊者多憂心不正者多懼氣不全者多喪學不博者多惑志不定者多屈養不深者多露見不到者多陋

好勝必愚智者必不爭好辨必暗明者必不言好諛必貪廉者必不苟好怪必僻通者必不異

山林之士志進市朝之士志退皆非見道進退無意而唯其正則善矣才忘則必偏偏必病

人失則悲得則樂非能自爲得失也而得失必有主故所以致其悲樂者以主之者致之也有片玉而吾得之樂因以寓一旦失之則悲亦隨至是吾之所樂者以此玉之得而所悲者以此玉之失樂以玉得而吾初不與其樂悲以玉喪而吾初不與其悲得失亦初不與而玉與之反其初焉則玉與吾較然二物耳而吾切切乃欲斂其得失悲樂於已而故爲之得失悲樂豈不踈且狂哉故凡物交於

橫浦心傳

卷中

二十九

前而情動於中墮於得失悲樂之域者安得不少反其初乎偶欣然而書悲樂說

宋會稽何子平爲海虞令縣祿唯供養母一身不以及妻子人疑其儉薄子平曰希祿本在養親不在爲已此言誠然人往往皆爲妻子之故貪汚無狀爲世大僂仕以行道不然則爲養親此乃吾所當然者又豈爲過但人行之者少耳

淵明云雲無心而出岫鳥倦飛而知還子美云水流心不競雲在意俱遲若淵明與子美相易其語則識者往往以謂子美不及淵明矣觀其云雲無心

鳥倦飛則可知其本意至於水流而心不競雲在而意俱遲則與物初無間斷氣更渾淪難輕議也

漢第五倫性至公或謂倫曰公有私乎對曰吾兄子嘗病一夜十往退而安寢吾子有疾雖不省視而竟夕不眠若是者豈得無私溫公謂其以此語人乃見其公此亦聖人門中論直之意今人論公往往刻畫不恤曾無聖門中一點氣乃欲以此觀春秋大失聖人指矣要當如倫意觀之可也

晉鄧攸遭賊所迫以弟亡止有一子因縛其子於樹遂携弟之子而逃後竟亡嗣謝太傅曰天道無知

橫浦心傳

卷中

三十

使鄧伯道無兒天豈無知亦人情耳度其勢不可俱不得已而遺之路猶顧盼而幸其及乃忍而縛之樹不使之逸其亦殘忍甚矣吾意其不情而有心也及渡江得一妾有寵問之乃其外甥遂終身不娶天豈非以此愧其不情之心乎

溫公言娶妻不可不謹擇既娶而防之以禮不可不在初又云或驕縱悍突訓勵禁約而終不從不可以不弃今之士大夫有出妻者衆必非之以無行昔孔氏三出其妻夫婦以義合義絕則去之奚虧於行是皆深見其理家道之興廢盡在其妻一或

悍戾上慢舅姑下生嫉妬家道自此而廢既當審擇又當身率以正使化其心嘗見有一宗女悍戾可畏嫁一士人其士人以禮法身履而率久而卒歸於正其在夫所以御之如何是又不可皆責婦人也

人皆云仕宦多憂慮閑居絕無事以予觀之則大不然予一日之間於家事一一欲當理及看經史亦與古人商校議論叅之於心稍得其理則此慮頗適不然則寢食俱廢必思得其理然後已孰謂古人所謂默坐不忘君者其行事施設非得之於平

橫浦心傳

卷中

三十一

居乎

近日士夫家爭上侈靡富者効之無所不至只一小官相習成風或一延客酒不飲正數而飲勸杯食不食正味而食從羹果殺菜蔬雖堆列於前曾不下筯而待泛供酒皆名醞物必奇珍以至器皿之類必務鮮潔每作一會必費二萬錢如此仕宦安得不貪貪必好貨取贓必矣若仕宦貧者而輒爾所爲有識者自當不赴况又慕之喜之爭譽其美斯人可知矣向見仇泰然盆知明州與一幕官相善說話有味一日問及公家幾口用幾何因荅家

十口日用一千曰何乃使許多錢因云早具少肉晚菜羹驚曰某雖作太守居常不敢食肉只喫菜公小官何乃敢食肉必非廉士遂爾見疎仇公清介有素得古人風味真可法也小官而侈豈得爲廉所見誠然不爲過也

予家世業儒頗以清德顯自予而家貧愈甚不敢廢先業尤力於修飾期以無愧此心無失此身無辱先志而已因戒諸子曰貧所忍無幾謹身修學猶不鄙於人予十四入鄉校止以勤誦讀不出戶加謹畏遂爲學中所知十八卽爲人門客教子弟聚

橫浦心傳

卷中

三十二

束脯歸贍家自此之後教學不已人皆爭請予但以至誠勤於解說篤於行義工課之外飭以禮法自晨至暮更不少憩諸子弟以時令歸工課既辦而躬行亦感雖至難教者久而自不忍爲惡此皆心法也予老矣予晚年得汝非不愛惜然每日勤勤苦苦教汝者恐汝不知我初之苦辛而一旦坐食讀書只覺無味故說汝以我之少年經歷諸事我今略戒汝數事皆是我平日行者於汝大有利益一謹禮法二存忠厚三親正直四勤學問五守家業一戒欺心二戒不正三戒喜諛四戒溺愛五

戒習下。故存忠厚親正直勤學問守家業皆本於
守禮法。一不守禮法便如無規矩準繩雖甚工巧
者亦不能自立況其他乎至於戒不正戒喜諛戒
溺愛戒習下皆本於戒欺心一欺其心往往不正
喜諛溺愛習下紛紛而生猶隄防不固而既盈之
水奔迸四潰有不可遏者諸子但能謹禮法毋欺
心則副吾他日之望矣紹興庚午六月四日書於
南安傳舍

或問孟子說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既是於心不慊
又却說餒如何先生曰不慊足矣何必自有

橫浦心傳

卷中

三十三

見蘇養直書李彥達所編其詩後云讀之使人愧歎
不能已已自爾當屏棄筆墨每遇勝日有好懷袖
手哦古人詩足矣青山秀水到眼即可舒嘯何必
居離落下然後爲已物深體其言甚有真趣養直
嘗云吾學詩三十年每一篇成讀三四過即毀去
其求全如此彼苟簡妄作以珍其貨者聞其語得
不少悟嘗見沈元用問其不著述答云好處古人
皆已道盡吾胸中但涵泳其味足矣何必竊以爲
已有似與養直此語同吾之著書猶未免有居
落下之僻

言者道之贅六經其贅道哉囿於經則贅矣

離婁之明師曠之聰聞見之最高者使二子語人以
聞見則可而不能使人如其所聞見然自其所語
而卽之則亦可以日進聖人之教人豈能使人之
皆如已哉亦欲於吾之教而漸入之耳孔氏門人
當時便有見其氣象者如曰是魯孔丘之徒歟是
也

送大庾宰鄭公明序

春時百卉競秀梅旣太早而牡丹又太遲然清絕
艷麗獨二花爲之冠彼百卉者往往皆不得並雖
橫浦心傳

卷中

三十四

三十三

求爲之並而先後之相去亦各絕望故二花之在
一時或枕溪橫月或亞籬落風標雪態綽約特異
遂使騷人墨客目動魂躍求以賦詠而不可盡至
於落花流水悵悵方寂而玉井雕欄堆紅擁翠如
漢宮新粧寶髻絲鬟歛袂而出使人欣望而不敢
迫視則二花之先後雖異而爲一時之勝似非凡
卉可擬吾喜子之早達則借梅同候旣而艱於仕
進樂於自適也則是亦其出厭其羣而固欲後其
時者豈止與野桃山杏澗草幽花墮於無人之境
耶不然而擅其化助之長且欲速其非時雖幸有

一日之喜與夫時至而自華者其可喜之狀皆不可以意匠而言寫然亦何苦而不少待其至也吾子方從事於功名故以此喻之然予則姑舍是但欲如蒼松古柏相老於泉石而雪霜風雨之餘顏色長不可改則又視二花者爲身外事不取預其先後姑書此以告別

荅南安蔡秀才問道

中庸曰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是道之在人初不遠也爲之者遠之耳故繼曰人不可以爲道爲之者遠之則不爲者將不遠乎吁吾固知道之不

橫浦心傳

卷中

三十五

可爲也道而可爲則智者以巧能者以敏勇者以力辯者以言紛紛然唯其意之所向而皆謂之得道可也然而至於決智而巧無所用竭能而敏無所施勇已疲而無所肆其力辯已窮而無所容其言則固有愚而不智魯而不能懦而不見其勇木訥而不見其言者往往得於心齋悟於一唯而處衆人之所惡與夫近仁之說者皆無事於爲者也然則學之爲學將廢而不講歟抑不廢而自得其得也予曰學所以窮其理也理固不外乎道學所以窮理而不爲乎理則是學可爲而理不可爲也

理不可爲而必學焉由米之爲穀穀未始非米也而米藏於穀則爲之杵臼爲之簸颺然後米可得矣今不曰穀而曰米可以杵臼可以簸颺則是以穀而爲米也雖愚者亦知不必杵臼不必簸颺矣而尚待於人之言乎哉其理旣得而愚者亦有所不昧則吾子亦曉人也尚何後於愚者乎予雖愚亦不得而強爲智者之說以愚人不然則是自愚也而可以愚人哉

凡物之形於外者常有以泄吾之真吾逆知其形而不爲之泄則物初無柰我何而吾固自若也爲之

橫浦心傳

卷中

三十六

凶惡暴橫以泄吾之怒爲之諛佞倩盼以泄吾之喜爲之厄窮憔悴以泄吾之悲爲之放曠快逸以泄吾之樂此皆不明乎道而與物爲徒者也至於有所養者則喜怒哀樂初不足以動其心而付之喜怒哀樂而已我何容心哉

視世間無非幻而人處幻中不覺乃認喜怒哀樂爲真不知喜怒哀樂惡從何而生以爲本有則非物不形以爲本無則不可責之於木石其間號爲自覺者往往又是認幻爲覺覺卽幻也無幻不覺因覺知幻則覺又可認着况喜怒哀樂惡乎

書鼎肉事

予多疎食間一食肉必薦祖廟一日餉客令庖人作鼎羊必致修潔處遂去故釜創於庭樹之陰火鼎方殷芬香暢達微見庖人以手加額若有默禱之狀須臾忽聞有聲詢之云忽有鷹俯首一鳴鼎味四出流液於地肉皆狼籍羣鷹翻飛瞬息上下攫搏不已其狀甚怪庖人甚有怒色口若誚詈者噤嚅不已因叩之乃云此間有窮神某方禱之旋即致害意欲先薦故也因笑曰里諺以人之鄙者目爲窮鬼是鬼亦有窮者乎予十日不食肉今因橫浦心傳

卷中

三

餉客而得一食亦既鄙矣而又有所謂神之窮者以勝乎鬼則窮神之說不得不書一笑

南安附邑村中有李氏者家畜二猫各乳三四兒更出迭入交相爲乳其家初見而怪之朝夕若此久亦爲常一旦猫爲犬所噬其一者遂嚙置一處與其子合子雖小往往忿忿作聲有不相能意猫母皆徧舐環抱聲息繾綣若安而若全之不忍舍也其乳力不能徧及日瘠一日而奔走迎護如初遂終其離哺能食乃已夫物性之暴烈莫甚乎虎而猫似之甚至有自餒其子者而二猫之性乃爾其

一死而其次者義愛猶類於人然人有異母不予其子者多矣視此猫安得無愧故爲之書

書鄰翁聚財說

受形於天地者俱是物也人與物何異哉物不能自有其物猶人之不能自有其身也人不能自有其身而且欲爲物之有切切猥吝唯物之得一日盜攘而去之則又爲之悲苦怨懟悼其既往而思以復得甚而不得則爭奪相殺以喪其軀而物之爲物初亦無所容其心得之自爾失之自爾得失一付之人而頑然往來其間反致於長久而不喪

橫浦心傳

卷中

三

者孰謂人之靈乃累於物而物反得以累人也耶東鄰有一翁聚財而吝之且爲盜所竊則又至於抑鬱以死而所謂財者則又泛泛於得者之手而任其去來故爲之一笑而書

唐元宗以宋景不與內侍交語而嘆美之唐武宗以杜棕不從監軍請選娼女入官而知其爲宰相材皆是識見過人處

書呂秀才文後

文之難久矣而子之用意不苟則是欲工其文也然工其文而不工其意則固無取於其文有人焉

濡筆布楮握管下注以俟喙之出意迫句窘則又耳聽目剽以幸其成求其所謂則牽合散斷脈絡不貫枝分體異且欲收拾以爲一物得於自者未有不竊笑爲戲此病於工文者之過也今吾子方且修於身孝於家而得稱於宗族鄉黨則是子工於意者密矣工於意者密則唯意所寓凡詳復而溫醇畏內而舒外者吾知其得於身也氣和而下禮曲而緩者吾知其得於家也不必而不失不揚而不墮不潔而不汚以自適其適者則知其得於宗族鄉黨也是以言不求備而自備其體昭然如橫浦心傳本卷中

三十九

世之用物可以長久而不廢則古人所謂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者亦以茲歟文而不爲用於世則已果爲世之用也則用之者必知之知之者必好之矣求唯知者之好則無廢其工故身也家也宗族鄉黨也可以曲盡其意焉而吾知唯子之好者必亟矣

記夢

予未貶南安時寓居臨安支邑鹽官小蘭若忽一日夢水行陸步遂至一所城郭山川風俗人物的約在目前可坐想已而亦寓一蘭若似浥浥不樂

者覺輒記之意不知所謂不數日有南安之命及近南安城舉目忽醒夢中所見皆如舊遊旣入城其人物風俗亦然至入所寓僧舍無一差錯不覺嘆息事固有前定者此亦不可預料而一夢之間隔數千里如在目前人亦靈矣豈造物者預以告我耶勢有不可得免而預以告我告我亦仁矣仁於其所告而不告於其所不告則吾固將以不告者以謝其仁焉不告者何義也命也從事於義命而委之以其所告則不告者吾固得之矣造物其如我何十二月二日無垢居士張某書於南安

橫浦心傳本卷中

四十

近時士夫好自相標目往往皆以伊川爲言謂斯人者得其所謂仁斯人者得其所謂學如是者爲其指如是者爲其心標目紛然實理皆喪而形似之說不復可辯非學伊川實禍之耳東坡書樂毅後論以夏侯元目何晏爲神而晏亦目元爲得易之深及晏死曹爽之黨元亦不免李豐之禍神與深皆安在乎士不務深造自得乃以口舌之工作標目宜其如捕風搏影無益於用也可不鑒哉伊川妙處全在要人力行所以不欲苦言用意深者當自得之言之又不免作夢

或問唐穆宗時錢徽典貢舉西川節度使段文昌翰
林學士李紳各以書屬所善進士於徽及榜出所
屬皆不預文昌怨之乃以不公譖於上悉出之徽
亦貶或使之奏文昌所屬書徽曰苟無愧心得喪
一致奈何奏人私書豈士君子所爲哉卽焚其書
或者皆以徽爲長厚然使其所取旣公而有才者
無辜見黜於已之利害甚輕如他人何況國家利
害有大於取士者亦將長厚不言耶先生曰事恐
不實耳實則自有公論雖一時當衆別白可快人
意然氣象不雅豈君子所爲若使臨大利害倉卒

憤浦心傳

卷中

四十一

幾變之間君子處此亦有道理決不至作小人態
只如武后禁屠宰右拾遺張德生男私殺羊會同
僚杜肅懷一餽上表告之太后對仗謂曰卿生男
甚喜安得肉來德以實告太后曰朕禁屠宰吉凶
不預卿自今召客亦須擇人出肅表示之肅大慙
舉朝欲唾其面公論爲如何則爲肅者小人之態
亦自羞見矣

或問漢武漢宣英威不可犯宰相得善終者唯公孫
之佞石慶之謹然亦數被譴責如趙蓋韓楊之才
一麗於罪有所不貸汲黯數直諫使之救火則擅

開倉以賑貧民使之往閩越則半塗而回謂不足
以煩天子之使武帝欲有所爲則責之以陛下內
多欲而務施仁義奈何欲効唐虞之治率意而言
無所顧忌然武帝重之不冠不敢見夏侯勝或相
字於宣帝之前或泄禁中語而帝愈信之不知二
君於二子如何獨然先生曰汲黯慙夏侯勝質朴
皆是誠實人二君聰明決知其無他故重之信之
唯誠實之人久而愈可信重只於交友間卜之便
自可見

或問孔孟一聖一賢轍轅天下周遊戰國非不求進

憤浦心傳

卷中

四十二

而卒不肯遽進者豈其情也先生曰君子之進不
敢苟也必於義爲當則終身爲榮雖後世亦榮之
一或不當終身受辱雖後世亦辱之如柳子厚劉
禹錫結王叔文元稹結崔潭峻一則斥逐不用雖
悔無益一則爲武儒衡以青蠅見譏書之史冊後
人讀之無不爲之愧汗想其在當時其心亦何以
自處李栖抗元載不得相李鄴因吐突承璀得相
而不願受至今猶欽重其人大抵窮達貴賤皆有
定分切不可謬用其心以自取千世笑端

或問張耳陳餘本相得後以疑而相賊王導周顓本

相善後以疑而相害二者孰是孰非先生曰張耳疑陳餘而餘不疑張耳由餘救兵不至所以致其疑王導疑周顗而顗不疑王導由顗有今年殺賊奴取金印如斗大之言有以致其疑相識如不相察往往疑得以入之如導他日見覲奏表乃方嘆曰吾雖不殺伯仁伯仁緣我而死使不見此安知顗之本心心相知者所以少也故管鮑由此得名或問唐德宗以強明自任以蕭復爲輕已以姜公輔爲賣直動多猜忌然爲裴延齡面欺言者指陳其失終不少省雖知其誕亦不加罪此是如何先生

橫浦心傳

卷中

四

曰德宗自奉天寤乏之後還宮以來唯務聚斂聞人言利心卽喜悅如日進月進減刻吏祿增益常賦取鬻蔬果使天下風俗一皆弊壞是其溺於此之故所以都不少省也

或問今日觀申屠嘉欲誅鄧通一事見文帝處事甚善先生曰何謂或曰申屠嘉怒通於上旁怠慢欲召誅之此固嘉之意矣及觀嘉使吏召通上乃曰汝第往又云度丞相已困通然後赦之如汝第往度丞相已困通之語非帝先與嘉議之安得有此故一舉而倖臣不敢驕宰相全其體文帝亦不至

於傷恩處事如此豈不盡善夫嘉以材官蹶張平日初無可稱宜其慮不及此此必文帝之議也先生曰如此觀史方有眼目

或問漢宣嘗言漢家自有制度魏相亦務行漢家故事君相所爲皆不外此遂成一代中興之治武帝上慕唐虞樂商周其相如公孫弘又務爲大言以侈其欲然卒無實効何也先生曰高祖文景規摹甚遠何必過求但武帝好作聰明宣帝不作耳或問先生解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不與上文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相繼

橫浦心傳

卷中

四

似於文理不便先生曰如何或人曰子曰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故門弟子記之曰子所雅言是言易者子所雅言也至於詩書執禮皆孔子所常言也豈止於易乎若以子所雅言繼詩書執禮旣於所字無義又於皆字也字亦無義若連上文則語意皆貫矣先生曰然

或問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先生所解莫字有所略而說者又皆以夫子文則人不如此此又失之自矜非夫子意又以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爲未得其人此尤失之薄人愚意以

謂論文則吾莫如人猶言不如也至論躬行君子則吾自度亦未有所得庶幾氣象似孔門耳又魯人以文爲牟楊子方言云文莫牟莫也牟莫者勉強也勉強則吾猶人言躬行則未有得也先生云此說亦得

或問詩書在人心議論在人心先王之法度在人心而秦人乃焚詩書以任法律殺學士以絕議論以術數而愚黔首秦人非特愚人亦自愚先生曰自愚則有之人安可愚也

或問王恢一言而基禍於匈奴嚴助一言而基禍於橫浦心傳卷中

四十五

兩越唐蒙一言而基禍於西南夷仲舒三策而不悟申公至論而不喜汲黯忠諫而不悅以武帝之明智乃從於彼不從於此何也先生曰如其罷黜百家非不從仲舒之言不冠不敢見非不知汲黯之直聞申公之言而默然非不知申公之當其心溺於好大故王恢嚴助唐蒙之言所以易入耳或問宣帝鄙儒生而任法吏何故先生曰如趙蓋韓楊之死皆無一點人情儒者以禮義爲教安可不近人情然其能用蕭望之議論多從其說凡儒者之多文少實者爲所惡耳未必盡棄之也

或問學者每病無所見反病於所見何也先生曰以所見而執所見必以所見而病所見矣

或問去異端難否先生曰人多不識異端所以難去只如楊墨本學仁義仁義豈是異端唯孟子能辨之故能去之也不然未必不反溺其說此所以去之覺難也

或問霍去病不學古兵法而與孫吳暗合趙括能讀父書而有長平之敗及考去病爲漢將雖與匈奴略相當不至於敗然連年出師疲弊國家兵民俱困其視長平之敗相去無幾如韓淮陰之爲背水

橫浦心傳卷中

四十六

陣則以爲出於兵法特諸君不察之耳又豈以不學兵法爲得先生曰法固不可無然亦不可執當得法外意可也

或問宣帝本始元年夏四月地震詔舉文學五月鳳集膠東千乘赦天下兩月之間以地震則詔文學以鳳凰集則赦天下應天如此如何先生曰堯不問洪水而明俊德舜不問鳳凰而去四凶俊德不明無洪水不免於亂四凶不去有鳳凰何益於治宣帝此舉其意安在

或問佛氏以寂滅爲教其徒未能泊然於飲食男女

之欲然乃欲以紙上死生禍福之說恐動其心使入於善彼世之小人刑戮榮賞日加而日督之猶且求以幸免孰謂無知之孩孺與夫鄙詐賤隸之人而欲以此化之耶而其甚者至於抑絕掩閉以成其姦過於刑僇小人之所不爲者世方敬其徒而曾不察不知此亦何理先生曰佛氏一法陰有以助吾教甚深特未可遽薄之吾與杲和尚遊以其議論超卓可喜故也其徒寧得皆善但吾甥所見者其徒之不善者耳恕曰理道妙處如子思孟軻之書何減圓覺楞嚴必欲從事其人頗非素心

橫浦心傳 卷中

四十七

先生曰自來知吾甥每有惡之之語執得堅時亦好但恐見不透後反爲其徒所冷笑且更窮究且更窮究或問韓退之與劉秀才論史一書歷言古人作史不有人禍必有天殃柳子厚以書闢之其說甚有理觀退之所論似屈於理以退之之明何乃發爲此論若以畏禍而不爲史苟得直筆雖死亦榮退之守正禍尚可畏耶先生曰此亦是退之說得未盡處想其意亦不專在畏禍但恐褒貶失實足以貽禍故遷就其說而失之泥宜爲子厚所攻

或問君子多不幸小人多幸何也先生曰君子與小人處已是不幸況於不幸敢求幸耶然君子處心無歉雖不幸猶幸也小人處心以詐一不幸則無所不至矣故多幸

先生曰唐太宗御史大夫杜淹謂諸司文案恐有稽失令御史就諸司檢察上以問封德彝德彝曰設官分職各有所司所司若有愆違御史自應糾劾若徧歷諸司指摘過失太爲煩碎淹無辭太宗以問淹淹曰天下之務當務至公德彝之言真得大體臣誠心服不敢飾非如杜淹此語乃國家之福

橫浦心傳 卷中

四十八

彼忌刻之徒護短爭勝不問道理當否此事所以不濟也姚崇善應變而盧懷謹以伴食見譏懷謹不以爲愧也使懷謹肆爲矜誕必欲自己出謀以求亂其成議特小人耳朝廷皆如淹之服善懷謹之不爭則便是唐虞相遜之朝唐虞之臣非苟爲阿好也亦以理而已

先生云胡藩謂劉裕曰劉將軍毅終肯爲公下乎裕默然久之曰公以爲如何藩曰將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毅固以此服公然涉獵傳記一談一詠自許以爲英豪是以薦紳白面之士輻輳歸之恐

終不爲公下方裕聞藩言默然久之之際似亦以爲然至其言戰勝攻取毅以此服公則裕之實能已可畏及云一談一詠自許爲雄豪白面之士歸之此又何足以爲裕畏適所以啓裕之輕心耳藩以此足以動裕心則失之矣若毅如此乃自取禍敗又何足以服人宜裕一向置之而不問也

先生云三國魏時或問盧欽曰徐邈當武帝時人以爲通自爲涼州刺史及還京師人以爲介何也欽荅曰往者毛孝先崔季珪用事皆清素之士于時皆變易車服以求名高而徐公不改其常故人以

橫浦心傳

卷中

四九

爲通北來天下奢靡轉相放効而徐公雅尚自若不與俗同故前日之通乃今日之介也大抵道理見得到處無施不可三聖相傳爲守一中故無過無不及如人能守貧必能處富只是一箇道理使徐邈變於彼亦必移於此矣變易車服以求名高者豈得爲無偏而素尚既儉而一旦徇時者又豈得爲善乎邈亦見道之士也

先生云元魏時羅結爲侍中總三十六曹事時年一百七歲精爽不衰又典行宮出入臥內一百十歲乃聽歸老朝廷每有大議遣騎訪焉又十年乃卒

魏主以其忠懿親任之自古未有如此長年而能任事精力不衰者既其所稟特異而忠實過人真異人也近時士大夫早衰者多加以聲色所蠱精神耗散未能少勞旋則病作斯人平日以忠懿自持至使典官掖必非好聲色人其自持亦有道矣又不可皆歸之稟受

先生云房元齡杜如晦在隋時俱預選吏部侍郎高孝基名知人見元齡曰僕閱人多矣未見有如此郎者見如晦曰君有應變之才必任棟梁之器俱以子孫託之若以容貌見異此特一技之精未容

橫浦心傳

卷中

五

遽託以後以二公平日所爲而較孝基之言雖不必容貌固可坐想其非常人孝基所見必其人事中有卓然異人者子孫之託未易輕云也孝基豈鬻術之士以是爲託子孫之道哉亦察其必有以耳

先生云豪傑有謀之士非特其氣吞強敵而從容所言皆足以深服兇暴之心而陰殺其氣方陳登爲呂布所怒拔戟所几曰卿父珪勸吾協同曹操結婚公路今所求無成而卿父子並顯重但爲卿所賣耳登不爲動容徐對之曰登見曹公言養將軍

如養虎當飽其肉不飽則將噬人公曰不如卿言譬如養鷹餓則爲用飽則颺去其言如此布意乃解使胸中無謀之士一旦爲其所駭苟無以荅之與荅之不當則死生不可保若登者又豈輕以一死試之哉知吾之術可以處之而彼之術決不能出吾謀故也

先生云人欲求名名尤可畏敝名在已則非特君子責望者深而小人必纖微指議飭謹之士往往救過之不暇僅能自免不然則不勝其口之紛紛也名其可畏哉

橫浦心傳

卷中

先生云君子知君子往往能以情恕衆人不知君子雖毫髮不能無疑使其無疑則其氣味亦必稍稍可喜矣

先生云予每與人語未嘗不傾倒盡高抑崇以予言太露使人無進益若微見其端使之思而後得則在此既省力在彼頗知味予以爲不然爲其無所曉故來相問我不竭其所有告之更欲微示其端一或錯會反以爲害其間一語即曉者豈易得耶先生云人之念慮欲靜要須盡窮理之學理之不窮而欲念靜事來無處則愈擾矣若見得到底人往

往常覺靜理定故也亦有頑懶人自會頓置閑事不掛思慮者然亦不可應物

先生云漢武帝幼聰敏好議論老子之言而異時所爲乃紛然不靜謂之議論便以已意生荆棘矣未必非聰明之過靜有以激其動也

或問道果無形迹否曰道非虛無也實用處通變者是

或問學者欲正心如何下工曰須明乎善不然又恐錯認

或問以死生託人如何曰先察其人平日負荷力量橫浦心傳

卷中

五十二

方可

或問邵堯夫詩云廓然心境大無倫盡此規摹有幾人我性卽天天卽我莫於微處起經綸此理說得盡先生曰孟子已說了已說了則無說其第一句云廓然心境大無倫料得堯夫於體認中忽然有見故輒爲此語不然又是尋影子畢竟於活處難摸索起經綸之語決亦不是摸索不着者然亦須自家體認得可也他人語言不可准擬

或問陳烈行古禮率子弟匍匐以弔蔡君謨爲世俗譏笑太不近人情先生曰今取鄉黨言閭閻侃侃

取錯與與色勃足躩豈不爲怪狀但世俗以人視人故耳

或問中和如何分曰中則和矣不中則人情必乖異或問人於窮時如何免怨尤曰理不一貫將天人物我都分却自然多怨尤

或問如何是浩然之氣難言處曰孟子反覆論之不一而足其言之難如此如言勿忘勿助是集義非義襲取之際不是孟子他人形容不出

或問人經患難皆是不幸事曰患難亦是不經事人良藥有一服可以治其終身之疾者士大夫往往橫浦心傳卷中

有之柳子厚服此藥稍遲耳

或問六經與人心所得如何曰六經之書焚燒無餘而出於人心者常在則經非帛上語乃人心中理耳不然則子雲韓愈董仲舒劉向之徒何以得傳其書

或問人以晁錯爲愚果否曰如其言使天子自將而身居守則此言誠爲愚矣然七國旣反之後景帝亦悔誅錯使其果有此言帝未必悔之亦意當時袁盎讒害之之語以錯之智數而一旦輒爾發此雖甚愚者不爲也而謂錯爲之手議者亦不可不

察

或問秦少游以班固譏司馬遷退處士而進姦雄崇勢利而羞貧賤以爲有激而云方遷陷於刑辟以無財自贖傷悼而寓其憤疾之意所以進之崇之者乃所以抑之卑之也當時風俗不修廉隅唯務財貨而避世之士皆畏懦無救人於患難者故及之耳曰如少游所說固得其似然作史以垂法萬世豈可以已之私律天下以不正遷雖有憾未必肯爲是舉殆與兒童飾辭以報怨而不慮長者之見咍何其陋遷如此哉特遷氣俠頗未入於道故橫浦心傳卷中

每見出奇快意之事往往心喜不能自制故亦不知其失耳固之所譏未爲不當

或問宋璟不與宦者交一談而陳寔送張邈之葬等是宦者或鄙之或奉之何也曰時有不可危行而言遜亦屈身以伸道不然以明皇爲之君而寔亦爲之則與元稹因宦者而進何異寔其得已哉黨錮之禍賴之多所全活寔之意固有在也君子當察其心

或問曹操不忍殺禰衡而殺荀文若何也曰自古英雄將以大有爲者深忌殺士曹操姦兒有餘雖爲

彌衡慢侮終畏殺士之名而送之他人以嫁其禍其言孤殺之如一狐鼠耳然此人浪得其名恐天下以爲吾不能容此非其真情也至其殺荀文若而卒見譏於世何見於彼而不見於此耶如衡之輕狂固無足道雖殺之議者必亦無議而操猶畏之至若文若之賢乃其所深忌者則其殺之也出於其本心此又其自欺之姦姑欲以欺人耳人其可欺哉

或問晁錯言五帝神聖其臣莫及三王臣主俱賢其說如何曰益之戒舜曰無怠無荒禹之戒舜曰無

橫浦心傳

卷中

五十五

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以爲神聖則其人皆將順之不暇安得有此語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言五帝之神聖則示爲臣者皆無所責難言三王之俱賢則示爲君者皆可以自用殆非可以爲訓反使五帝三王之美自此遂晦不可不察

或問曹操與劉備語天下英雄獨吾與公耳以操之姦雄卒不殺縱之以成其志者何也曰非不殺也觀其出則與之同輿坐則與之同席固欲結其心以得其力特未遽殺之耳不然則一聞孫權以土地借備何爲方作書而落筆於地耶殆其驚沮至

此有不覺耳一孫權尚爾加一劉備則遂成鼎足之勢於此特恨殺之不亟耳

或云闔閭以美人試孫武之術穰苴請莊賈以自試其術皆君臣相與逆探其心以爲其術之用否則與商鞅徙木之賞無異耳夫兵乃死中求生法也猶可以此用之國家之治而一切用此吾固知其決裂太過有所不恤也

或問范通以王濬爭功不已說之以人或問則曰羣帥之力欲其以此爲謙浩星賜以充國全師而歸說之以歸功二將軍亦欲其以此爲美王濬不

橫浦心傳

卷中

五十六

能從而人以短王濬充國不肯從而以爲充國之美何哉曰事體有不同特未可以一槩論王濬王渾爭功不已濬至見帝自陳不勝忿怨徑出不辭人臣至此亦甚不美矣使其稍能謙遜安得不爲美事至充國以七十之年受宣帝征伐之計數年於彼全勝而歸苟不析當時之利害使明知其所以然而乃嫌伐一時之功以欺人主固宜不肯爲也觀范通之說則不失爲美從浩星賜之言祇所以爲佞耳豈一人遠託之意哉人臣立事雖不可矜伐已功然亦不可沒一時利害之實亦在其所

以處之哉

無垢先生橫浦心傳錄卷中

橫浦心傳

卷中

無垢先生橫浦心傳錄卷下

甥于恕編 後學吳惟明校刊

謝遜志說

龍泉謝遜志舉其名以求說予爲之說曰傳說教高宗以學而首以遜志爲言遜之爲言順也高宗方有志於帝王之治然能順其所志者則莫若學故惟學則能順志矣夫農工之賤亦莫不各有所志志於豐者農志於巧者工農而不學爲農廢耒耜棄耰鋤而曰農工而不學爲工捨規矩去繩墨而曰工則至有餓死無用而人擯斥之者是豈無

橫浦心傳

卷下

志之過哉不學之過耳士之爲士將以趨於智於賢於君子之徒者豈得安肆怠廢無所修飾而可以冀其有成哉然爲學之要有三而所以害之有四博之見以強其識審之理以實其心行之勤以致其用識明而理審勤行而用著則得矣然蔽於所好則不能無害矜於所長則不能無害未然而然不得而得務以自欺則不能無害合是三者而吾不能加之以思則是不思而已矣其害焉可復反哉本之以三要而力去其四害則於學其庶幾矣則子之所志者吾知其不愧於古人無曰學所

以順其志而流於異端邪說則固非所以爲學矣
故三要四害之辯不得而不悉吾子其詳擇焉

理之得於心者未必卽得之於手得之於手者未必
皆得之於心然與其得之手不若得之心何哉得
之心有時而必得之手手熟而不已則神不分神
不分則混然天成無以加矣徒得之手而不唯其
心之得手不舉則理之體亡矣乃欲唯形似之求
以從事於點染之末陋矣如韓幹之畫馬而識者
謂其胃中有全馬亦此理耳學者無患理之不得
於手得於心者至熟焉而自合矣溝澮之盈不頃
橫浦心傳卷下

二

息皆竭無其源也豈不諒哉
字畫不必切迫古人爲奇但得古人氣象韻態則便
自雅致東坡云小人之書字雖工而人情終有肝
睢側媚之態不知人情隨想而見真有此理書尺
中惡札誠可惡而求爲工而無韻者俗狀尤可厭
見故學書不可無法而執法亦必死東坡魯直皆
得法而不死者也

東坡書朱象先畫後謂闔立本如王子敬則誰敢以
畫師辱之彈琴如阮千里則識者知其不可以榮
辱夫不可以榮辱到此境非得道者不能不然特

一無廉耻人耳立本以文學進而工於畫固已謬
用其心藝成而下取辱自爾其後之悔真可爲人
戒不可以東坡言而學者其說又爲立本耻
也

書李秀才公說

世俗之論多服於無心而君子則服於公公固無
心矣往往有所決擇則以有心疑其不公今於十
人而擇其一之善則九人者或及其一二或不及
而謬得其名與夫忌而毀矜而怒者九人不無二
三也十人可以數計也乃若自十而百自百而千
橫浦心傳卷下

三

積而上之擇之愈詳爭之愈衆紛紛而不可較吾
以爲公也是乃所以起其不公之論也至於羣千
百而糊其名錯其數唯吾之所取而唯其人之取
吾固取之以無心而人亦不得以有心疑我雖舉
一盜跖而顏子不敢怒黜數伯夷而爲盜跖者亦
不爲之慊然此世俗之論所以爲不公也不決之
君子而孰決之乎

苟非其招虞人且不肯至詭而不得其正御者猶以
爲羞孔孟取之所以尚其志也士之爲志豈不優
於虞人御者哉往往苟賤不廉爲皂隸僕夫所耻

其取辱於孔孟宗風多矣碌碌一生死與草木俱腐曾螻蟻之不若尚得以人名耶凡事不可不以自警

憲問子云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人皆以有聞於人少正邪以僞爲魯之聞人亦何畏以君子言之待其有聞於人而爲可畏則凡隱德韜養之士皆不足畏可也某之意謂其自有所聞耳朝聞道夕死可矣以聞道可貴如此苟四五十而已無所聞則其學問可知故言其不足畏不知此說如何荅曰此理頗長當作聞道之聞

橫浦心傳

卷下

四

里人有數子而一子頗愛其可以成器然不擇師以教之一日見其逸遊因叩其父乃曰天材當自成日恣其所之且資之金以足其欲每客至則必欣贊而輒出之使誦其口之所得慧黠真亦可喜客去則又置不問其費日廣其欲日熾而里兒之利其資者又皆諛導曲誘以深其病久而不反後客至索之不得而怒怒而力索乃得之悻肆其父怒甚一旦笞之笞之亟而子亦叛其常悻色厲聲顛躓不已至其後則飾詐巧詆而前日之口誦者不復一記餘子之愚朴自拘者漸長而知敬

循循焉日求唯詩禮之教回視前日之爽俊者已若一泥中之鬪獸矣吁不教之害小兒乃一至於此豈其子之過哉愛之者害之也愛之安能害之哉不教而愛之孰得而不害

世有良方多苦其不傳且醫方期於療病耳苟可以療人之病其意豈不甚善然得其傳者往往必吝之而求其傳者苟非親故及以利則不授也用意蓋亦陋矣至於士大夫學術乃天下治亂之原其爲病也豈不大於人一身之疾乎然學之不精其術亦謬人未必唯其傳而喋喋於牙頰眩託沽價

橫浦心傳

卷下

五

以求爲之售而庸受小子亦羣和競趨之既害其身害其家甚者推其害徧及而不息顧醫者秘其善方雖在於苟利然不至於害其身與其人而得其傳者又可以收更生之功今學術之苟傳與人之苟得其傳者皆足以致害然方且習熟而不省雖省而不能終去其害非特見下於陋醫而人之益其病者皆自斯人者而爲之也傷哉

予少年處鄉校看書必至達旦思亦不困一夜寒甚將四鼓偶爾得意看之尤力見燈側亦類吾者危坐於前意以爲鬼物更增膏燈燦燦然有光神驚

愈醒瞪目而視之其形不易也須臾定目靜觀則不復有見已而就枕來早因以語同舍云此公之精神爲公所役故離形不能居非鬼物也予後稍至四鼓則寢神亦自安想必有此理耳

予老居煙瘴親故相絕賴有文字爲樂粗不覺耳忽思在鹽官春時携杖與陳彥柔毛子文汪聖錫到郊外入僧舍清坐談文薰爐茶鼎相對蕭然雅趣各適時聖錫書壁以記字畫道勁可喜番思諸彥柔已作古人而聖錫子文相去甚遠爲之悵然傷懷耳彥柔才氣有餘而止於如此又不覺爲之

橫浦心傳

卷下

六

嘆息

東坡作六一居士集序論申韓之禍以較孟子闢楊墨之功且以推尊歐陽公其意以當時尊荆公新學以佛老之亂周孔之實故也荆公之學豈不自謂師於孔孟然執其近似所得不化往往與楊墨無異遂使天下學者紐爲一律日益卑陋將禍於人以虧經世之用非歐陽公開明大道決其塞暢其原而洗滌其根芽則人終不悟矣是以數十年間其漸染久者猶釋氏云野狐涎一落胸腹迷眩不覺至死亦以爲是良可哀痛吁學者謹其所

習哉

未能不矜安謂知道未能忘得安謂知義未能輕名安謂知德知道者必不自矜知義者必不好得知德者必不沽名此皆表裏之符也

人家兄弟不足多緣婦人女子非有剛腸者必有所惑唐劉君長瀛州樂壽人累世同居兄弟至四從妻因作計使君長析居後覺之罵曰破我家乃汝也立出之兄弟相聚如初世如君長者能有幾人而君長之妻比比皆是爲人兄弟者不可以不覺唐張公藝九世不分北齊隋唐皆旌表其門閭高宗

橫浦心傳

卷下

七

幸其第問其所以睦族之道書忍字百餘以進其用意良深然以予觀之自忍之外凡所以齊家之道無一不至及其有不率之子弟故更加之以忍而盡矣世之輕決者雖可快意往往大失事況其家乎漢文得此理猶以此治天下如待尉佗待張武待淮南王待匈奴皆無其禍其用妙矣近世士大夫汲汲然營財利廣田宅積寶貨叩其所以往往言爲子孫計至於請人教子則謾不加省甚者待之如幹人他事皆責之辦至有賢師稍加嚴束則以謂薄其子而去之且怒云吾子不教亦

不至餓死而所謂其子者亦習見其父祖之意而驕怠日廢稍加長則博奕聲色雜然交舉一或禁之則巧取詐竊互黨婢僕賊害悖逆之節日以萌起且幸其父祖之死以快所欲是以其家恃父祖之未亡姑得保守一日告殂肉猶未冷而交鬭爭訟妄用公取一旦蕩然無復子遺狼狽四散至不能衣食而轉丐於故舊餓死於溝壑其強者或黥或奴爲人所驅役使人見之甚可嗟嘆此皆其父祖無識之故貽禍至此吾固無以遺子孫但好學勤儉足可傳永吾家素貧賴此以成立子孫雖不能以及我亦有田百畝可以力耕而僅足姑勉之而已

積浦心傳卷下

八

或問先生解論語則以學文云人之所以入孝出弟信愛親仁緣學先王之道故也文謂先王之道愚竊意孝弟信愛人之天性又豈待學道而能而先王之道又豈外於孝弟信愛愚意則以字是取法於此以學文耳忠信之人可以學禮是其本也文卽禮文耳荅曰亦便於說

或問小人變生倉卒如何卒治先生曰迫之則愈難治姑以術緩之而已昔文潞公知成都偶大雪會

客帳下卒倦於應待有遺言者忿起拆其井亭共燒以禦寒守衛軍將以聞公曰今夜誠寒更有一亭可拆以付餘卒復飲如常翌日徐問先拆亭者得實皆杖脊配之夫使潞公當時不緩之未必不激其兇焰次日徐究其實而治之則伏刑者不敢怨聚論者不敢非非勿迫之驗耶

或問當官臨事如何先生曰切戒躁急燥急則先自處不暇何暇治事加以猾吏姦民窺伺機便以成其利非特害人於已甚害

先生云元魏顯祖大刑多令覆案囚繫皆積年羣臣皆以爲言顯祖曰滯獄誠非善治寧不愈於倉卒

橫浦心傳卷下

九

而濫乎智者以囹圄爲福堂欲令其憂苦而思思而矜恕此言誠亦有理今之頑惡小人鞭撻有所不畏至囚繫之往往思悔者多福堂之言似亦不虛

先生云秦王姚興以禿髮僭檀外內難作欲因而取之使尚書郎韋宗往覘之僭檀與宗論當世大略縱橫無窮宗退嘆曰奇才英器不必華夏明智敏識不必讀書吾乃今知九州之外五經之表復自有人也歸語其主未易圖也觀韋宗之言不如此

不可謂之英雄如此等人稟識特異有聖人爲之
依歸則可以成大善反之則爲大惡夷狄中如劉
聰石勒符堅姚萇慕容垂豈易及耶但能自興一
代之績不足以傳後非特繼之者難要皆無良法
美意特盡其智力耳

先生云東漢君子太好名如李膺雖已禁錮而天下
士大夫欣慕唯恐不及更相標榜互爲稱號八君
八顧八俊八及八厨之名出而黨錮起矣皆不見
道之故見道者必畏名名非可好從其自至猶且
辭之况自相夸美乎此取禍之自也

橫清心傳卷下

先生云唐文宗嘗謂宰相薦人勿問親疎實易直爲
相未嘗用親故若親故果才以避嫌而棄之亦不
可謂至公也若論宰相固當不問親疎然人君能
不以有嫌忌宰相則善矣不然以唐太宗之聰明
猶欲魏證存形迹此豈知心無間之論至公之道
尤當出自一人

先生云英雄所見大抵略同李密說楊元感取關中
不取而敗劉文靜勸李世民取關中世民曰正合
我意所見正如善奕碁者一着不錯算一着算不
到則敗矣太宗之與元感其見之優劣自不可逃

先生云天下之事知其利而不慮其害往往皆爲他
日之患唐高祖借兵於突厥但藉其聲援數百人
之外無所用之以謂胡騎入中國生民之大患此
見甚遠譬如小人欲恩於君子君子不肯受其恩
者恐其責報不已也夷狄之與小人其情一耳是
以既得天下之後突厥求賂不已至太宗蕩滅之
乃已不然則五代之禍可驗

先生云天下有所謂勢有所謂機勢在我機在彼在
我者其勢不可以不壯在彼者機不可以不投機
得而勢不壯雖可以驟勝而不能全功勢得而機

橫清心傳卷下

十一

不至雖可以立事而動之無名故與其有可投之
機則不若先壯吾難拔之勢東晉非無可投之機
往往雖舉而無益者反顧無以爲地也是以何承
天告宋文帝以謂安邊固守之計其意亦出於此
耳高祖之誅楚太宗之掃隋宋祖之承晉皆以匹
夫無貲用他人之物得之則爲已有失之則非已
物故輕用而輕得之不然使三君於既得之後皆
如其未得之初則匈奴不和親突厥不致幣關中
不遂棄矣是亦有所重而不敢輕故也

先生云宋高祖之善戰而猶不敢與魏敵此其智非

固有所不及也特以強弱衆寡之勢既所不敵而其國亦治而無釁故終高祖之世不復萌進取之意況其遣使致禮方且有畏於我我亦何苦而攻之以文帝而視武帝其能否固自可知一旦不量力聞書生好大之言以輕動其心非唯智者有所竊笑而愚者亦知其不可故一敗塗地而元嘉之政遂衰此兵法所以有知彼知己之說也

先生云爲國者不可無謀臣高祖之良平太宗之房杜先主之孔明符堅之王猛魏主之崔浩石勒之張賓皆取謀於斯人所以能成功業如斯等人又橫浦心傳卷下

十二

須信任之不可以人言間觀數君之待遇真不輕矣

先生云人君有過人之能者常患其自用所以太宗有朕常兼將相之事此豈人君所當爲者秦皇隋文所以愈勞而無功也漢高言不如子房不如蕭何不如韓信繼之以吾能用之能用人卽人君之能也若自用其能則失之矣

先生云曹操之姦雄動爲詭譎以籠絡人故一時豪俊不能出其術且俛首而爲之役及其子之庸鄙與操相去遠絕彼司馬懿者已得以竊窺其藏鑰

矣高祖光武皆以大度待人無僞故足以得君子之誠心雖傳之幼子弱孫而藉人以扶持終亦無慮此心術所致也

先生云桓溫北伐河上與寮屬登平乘樓望中原嘆曰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袁宏曰運有興廢豈必諸人之過溫作色曰昔劉景升有千斤大牛噉芻豆十倍於常牛負重致遠曾不若一羸犍魏武入荊州殺以享軍溫此言惡無實矜虛之士深悼當時之事也袁宏輩亦此流耳往往於人事曾不加意乃一付之時運何充諸人以驕縱酣醉相

橫浦心傳卷下

十三

尚遂爲燕使所鄙爲國而皆如斯人則何以爲國乎流弊至此誠可嘆息士大夫學問爲天下治亂之原不可忽也

先生云智者常蹈人所必忌犯人之所甚危而卒以成功者事機之來旣已曉然在目人雖知之而我直履之亦料人之以我必有奇術存乎其間因忌以成欲因危以成安而人往往自疑而不決耳曹操之征劉備袁紹固欲躡之官渡之戰孫策固欲襲之烏桓之伐劉備固欲乘之在操深類僥倖而不思者然卒能遂其所爲而在彼者亦終不能遂

其所欲智者之相遇誠必有至計存乎其間特未可以僥倖窺之也宋高祖伐蠕蠕入關中曾不顧魏人之禱其虛直犯其所忌而爲之人雖爲裕危而崔浩已料其必破智者所成固如此也

先生云孫武之書十三篇韓信曹操李靖唐太宗皆出入乎其間然其用處往往不合而合處往往自有意便如衲子解悟拈着觸着無不是道求其意造則不可得必如數公然後可以語兵法耳故兵法不可學而可悟學者千萬悟者不一二也

先生云宣帝中興雖魏相之力然其刻薄處亦相有橫浦心傳

卷下

十四

以啓之蓋其嚴刻故也既已族誅霍光而趙蓋韓楊之死又皆不厭公論觀黃霸以寬和爲政而特稱治最帝乃顯賞之則其用心亦自可佳然行事之際有過當者相不能隱其失也

先生云漢高託國於平勃武帝託國於霍光皆無負其所託唐之太宗其聰明英武亦高武流也及其屬高宗以李勣爲可用而武昭儀之立乃自勣成之以基唐室之禍不知其何以取勣也方其黜之也度其或遲回顧望則欲殺之且言吾死之後汝用之可以爲恩夫將託國於斯人而待之之道其

謫如此豈非勣者亦用謫之士信之有所未盡姑以一黜之喜怒試其中心之誠僞太宗亦疎矣哉知之既不盡則託之亦詎能盡乎

先生云東漢李膺得一時盛名而郭林宗又爲膺所推重方二人同舟而濟諸士望之識與不識皆指以爲神仙中人士之喜自相標目如此彼莘野傳巖渭濱二三公方其隱處亦豈無知者諒不如此驚眩然二公竟何所成徒足以成一時之禍耳盛德容貌若愚觀二公所爲真類兒戲非有道之士也

橫浦心傳

卷下

十五

先生云天地之間一氣相爲感通凡祥瑞祲孽皆氣所化許氏說文謂吏冥冥犯法則生螟乞貸則生蟊抵冒取財則生蠹爾雅食苗心曰螟食節曰賊食根曰蠹亦有此理耳雖然吏旣爲民之害矣而天又化爲蠹賊螟虫以害嘉穀使民不得其食而死爲之造物司陰陽之權以均齊一氣何不以其所害者害貪殘之吏乎而乃故忍害斯民耶此又特未可曉

先生曰韋忠不就張華之辟張象不爲國忠之謁世間何其少也以子厚之才而附叔文以蕭至忠之

美而諂事韋后者何其多也

先生云羊祜與陸抗對境使命常相通抗遺酒祜卽飲之抗病求藥於祜祜以成藥與之抗卽服之人或諫抗抗曰豈有酖人羊叔子哉叔子固信矣抗能信之在叔子固可重而抗尤可重游雅與高允相處四十年未嘗見其喜愠之色賢者難知如此若祜爲人所深信近世所難得如唐郭子儀有此風味

先生云曹操問士於荀彧或薦其從子攸及郭嘉操得之大喜曰使我成大業者此人也前人或論荀

橫浦心傳

卷下

七

文若知操欲篡漢不與之遂及於難然操之心孰不知之而或朝夕與之周旋而不知者乎況其薦荀攸郭嘉二人皆智識之士旣薦之則所以輔之者自當有深中操之欲故喜之耳或其能免人議乎

先生云周天元崩劉昉欲令楊堅總知中外兵馬昉草詔署訖逼顏之儀連署之儀厲聲曰主上升遐嗣子幼冲阿衡之任當在宗英方今趙王最長以德以親合膺重寄公等並受朝恩當思盡忠報國奈何欲一旦以神器假人之儀有死而已不敢誣

罔先帝觀之儀之言人臣當如此矣一死何足道苟得其死死其所矣嘗思顏真卿罵李希烈段秀實以笏擊朱泚義氣所激視死如歸豈復他思先生云小人樂聞君子之過君子耻聞小人之惡樂者生刻薄耻者存忠厚

先生云周之東遷猶數百年宗主天下晉之東遷亦能扶持勉強雖久而不廢以周則前人之德澤甚深以晉則雖不可以並周然一時士夫猶爾歸心而草竊之徒亦不敢遽起以爲亂則維持天下誠不可以無人才也王導雖非卓然中興之佐要亦

橫浦心傳

卷下

七

能收一時人望相與委曲綢繆成就其所爲亦恕乎其難矣當時有志者及後世議論之士皆深短其不力去西臺流弊以大振刷此逮衰病之人氣息厭厭稍能漸起苟不積日累月以調補其血氣使之稍稍充實乃一旦欲亟去其餘恙針砭俱用而人之力絕矣尚安能復生耶

先生云天下之勢已成而不可變乃欲一旦決而去之非至於大利必至於大害庸庸者所以畏而不敢動而高見深識之士所以審處而爲之謀也晁錯之削諸侯與裴度之平淮蔡二者之決其利一

也錯決之而害度決之而利者其間遲速緩急審與不審故耳

先生云朝廷謀議不可不審大體一失往往爲姦雄所窺何進與袁紹謀誅宦官盡召外兵曹操聞而笑曰欲治其罪當誅元惡一獄足矣何至紛紛召外兵乎欲盡誅之事必宣露吾見其敗也已而果然代宗得李泌所謀皆當不見圭角李德裕亦善謀皆不尋常

先生云裴頠薦平陽章忠於張華華辟之不就人問其故忠曰張茂先華而不實裴逸民愆而無厭棄

橫浦心傳

卷下

十八

典禮而附賊后此豈大丈夫之所爲哉逸民每有心託我我常恐其溺於深淵而餘波及我況可塞棠就之哉大抵士大夫當具識見不可少爲利愆所昏張茂先裴逸民當時號爲佳士然一爲利愆所昏往往亦自不知韋忠心地靜正遂爲所識破正所謂如惡惡臭豈敢以身近之其不就所招宜矣士夫其無爲利欲所昏哉士夫稍貪冒便不足重爲其身已落穢溷汙渠中如何使人敢近廉正之士如竹間清風露氣灑灑襲人觀之者已覺心目頓快况處其間豈不意愛心賞

先生云王猛以法治秦符堅嘆曰吾始知天下有法也然商鞅之治秦與猛無異耳使孝公霸諸侯國富兵強誰之力也後世往往以猛爲得以鞅爲失何也堅之俗夷狄也孝公之民中國之民也夷狄素無法一旦爲之遂獲其治孝公之民其怨之深矣故不旋踵而敗然任尚不能施平平之法而以剛致害則夷狄之性未信不變於異日也幸而堅失於南伐以失國而禍不發於北耳故人得以成敗論之

先生云劉聰幼而雋異嘗謂范隆曰吾常耻隨陸無

橫浦心傳

卷下

十九

武絳灌無文隨陸遇高帝而不能建封侯之業絳灌遇文帝而不能興庠序之教觀聰此言其胸中豈碌碌者雖云夷狄識見豈不傑然過人真難爲人下也如石勒嘗云大丈夫當磊磊落落豈効曹孟德欺人家孤兒寡婦此亦豈常人語耶

先生云晉何曾謂晉武無經國遠圖指諸孫曰此屬必及於難夫以曾之奢縱日食萬錢其所以爲子孫遠圖者何在或者以其諸孫及禍遂誣合其語要之亦曾有以遺其禍耳

先生云國家立中書門下恐事有不盡故相駁正然

以君子處之則和而不同以小人處之則便見違
異浸生猜嫌全在一人力主其事唐太宗謂黃門
侍郎王珪曰置中書門下以相檢察中書詔敕或
有差失則門下當行駁正人心所見互有不同苟
論難往來務求至當比來或護已之短遂成怨隙
或苟避私怨知非不正順一人之情爲兆民之患
此亡國之政也太宗此言深主此事人君旣如此
臣下安敢飾詐雖有小人亦不容其私矣太宗真
不世出之君也今云過中則便自無慮一或封駁
則人往往以爲異事安可無君子以主之乎

橫浦心傳

卷下

二十

先生云昔號公敗戎於桑田而卜偃知其必亡厲公
勝楚於鄢陵而范文子聞之有憂色羊祜以謂平
吳之後當勞聖慮觀數子之論然後知符堅之亡
猶訝其不早耳人或言其咎在伐晉又言其寵用
垂萇以爲肘腋之患皆非也晉之勝出於幸垂萇
之叛特以其勢之旣去亦欲以乘僥倖耳豈得爲
至論方其掃蕩蜀席卷秦涼包舉西域每一舉
事人以爲快我以爲慮人以爲得我以爲忌人以
爲千百年之計我以爲旦暮不可保也方其用王
猛國大治旣舉一二國之後能睦羣方講晉聘使

威行於外政成於內賞信罰明治定功立則黠桀
難制之徒皆陰銷坐困之固亦無所抵其隙矣不
知出此而求快不已此范文子之所深憂而吾固
知其亡形已具也何在於伐晉養寇之失哉

先生云禍福有幸有不幸而善惡之理則一定君子
唯其一定之理而已豈當論幸不幸耶小人則一
味圖僥倖或僥倖而得福往往不復以善惡爲定
理矣

先生云國體如人之身貴左右上下相副不可一偏
不然則受疾矣如賈誼陸贄李泌裴度皆善醫國

橫浦心傳

卷下

二十一

體者觀其措畫無不投病

先生云國家尊名節乃是爲社稷宗廟大計一時雖
未見其効而患難倉卒之際國勢危如累卵然後
始獲其用如顏真卿兄弟夫豈多得祿山之亂河
北二十四郡一時望風奔潰止有真卿抗節不撓
而明皇初不識此所以興嘆也

先生云趙括善談兵其父不能屈然憂其不可用夫
不可屈則宜若善用也而不可用何哉括得於言
而不得於不言以言而論則雖孫武之書有不是
過苟舍其言有終身學武之書而不免於敗者古

人善學武者唯韓淮陰淮陰得其用故自淮陰言則可用自他人言之未必合於武也此言所以與用不同

先生云天下事有緩急先後唯有識者乃能急其所當先緩其所當後不然則往往倒置矣昔秦之亡也豪傑爭取金玉而宣曲任氏獨窖倉粟及劉項相持民不得耕豪傑金玉盡歸任氏以其初觀之金玉若爲急矣而任氏獨知其爲緩非有識何以及此遂使人之所急反以爲緩而歸之於我以是知緩急先後莫不有至理唯識者得之耳

橫浦心傳卷下

三

先生云晉王昶爲人謹厚名其兄子曰默曰沈名其子曰渾曰深爲書戒之曰吾以四者爲名欲汝曹顧名思義不敢違越夫物速成則疾亡晚就則善終朝華之草夕而零落松栢之茂歲寒不衰夫能屈以爲伸遜以爲得弱以爲強鮮不遂矣觀昶所言真謹厚君子也予名諸子皆以厚亦欲其不爲刻薄耳心吾此言凡發於口必當應心亦顧名思義之意諸子無爲刻薄以愧吾此言當三復之先生云古人論交有君子若水小人若醴之說淡中未嘗無味然於淡中得者少耳小人之交無非勢

利勢利一去交情亦絕昔東漢王丹其子有同門生喪親家在中山白丹欲往奔慰結侶將往丹怒撻之令寄縑以祠焉人問其故丹曰交道之難未易言也世稱管鮑次則王貢張陳凶其終蕭張陳其末故知全者鮮矣時人服其言夫以朋友喪親而遽奔其喪固爲美事然道里既遠結侶以往遠堂上之親慕求名之舉事有輕重一或過當則彼此相責太重其後必失王丹此言深見其理往往小兒輩止見一偏耳張陳一惑於利害相責太重遂至以死相殘初閒交義安在

橫浦心傳卷下

三

先生云齊明帝臨死戒其子作事不可在人後欲使之先事制人此言一出猜忌羣臣每行殺戮無所顧恤卒以此取禍先主將決囑孔明曰穉子幼弱君才十倍曹叅欲取之孔明終身以忠奉其孤此智者托國之遠謀也而乃以猜忌殺僂爲可制人豈智者之所爲乎

先生云蘇子由論梁武帝及於史稱孔子以老子比之說似覺頗有所昵若如此說則道果虛無矣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若形器中非道亦不能爲形器又安可輒分之形而上者無可

名象故以道言形而在下散於萬物萬物皆道故不混言耳

先生云司馬溫公論邴吉爲丞相出逢羣盜格鬪死傷橫道過之不問見牛喘而問之以謂詰盜賊守令之事陰陽不調此宰相職也世以爲得體士會爲政晉國之盜奔逃于秦盜賊不禁而曰責之守令夫宰相所以調陰陽者以人事得其序也當時魏相上言有妻殺夫奴殺主此皆大變則陰陽不和甚矣漢法日蝕地震策免三公故吉無識不知其本耳至謂吉自知居相位無益於世飾詐譎問

橫浦心傳

卷下

二四

以掩其迹恐未必然觀吉之醇謹雖有全皇曾孫之恩而未嘗一語其事似亦不可誣也故爲辨之先生云范蠡之謀吳至十有八年趙充國之伐先零亦至於五六年其間勾踐欲速發者數矣而蠡終不肯漢廷之臣沮其謀者多矣而充國亦終不從故二臣所以能成其功不然雖徒快於一勝使其不勝功亦遂喪必如二子者然後足以成之也全勝其難哉後世豈無二子然如勾踐宣帝能成就其所爲者尤難耳如裴度之伐淮蔡德裕之平澤潞亦君之力也

先生云武帝宰相類多誅死獨公孫以諛免石慶以畏免帝亦知之故恕之既不出於諛與畏而務以盡職從事於其間苟才之不副一有罪戾不免於誅故其嘗曰有才而不爲吾用既用而不盡其才不殺何爲可見能御人才矣如汲黯果直知其無他心雖數犯之亦無害也真英主哉

先生云本朝張唐英論陳子昂作大周授命神樞頌與楊雄美新之文無異其諷諫武后而保佑中宗乃其微旨也以子昂之上書論當時事甚美與雄之太玄法言何異至於美新之文特爲雄病子昂

橫浦心傳

卷下

二五

而不爲此孰得而議之正義所在古人不惜一死之累人多矣故爲子昂惜又爲唐英嘆其善周旋君子也

先生云張唐英論舊史以姚璩與狄仁傑王方慶同傳楊再思與李杜同傳爲白黑不分當矣史臣褒貶之義安在作史者欲得春秋之法不然則徒啓後世紛紛之議何得謂之信史

先生云張唐英論武后之興袁天綱言其貴不可言李淳風言當女主王天下此殆武氏僭竊之後姦諂之徒欲自掩其惡乃神其事故於袁李等傳增

飾其言此論甚然大抵天道好生何苦生此毒厲以剝喪唐室而吞噬其子孫耶所謂宋景有仁人之言三而災惑爲之退舍言發於此而咎消于彼有若影響風雨之捷天心亦仁矣是何其忍如此耶此理蓋昭然耳仲舒之學不純言三代受命之符爲學者譏誚則識暗者往往蔽之吾儒之學不可不正其論

先生云岑長倩以則天革命請改皇嗣姓武則天悅之及張嘉福請立武承嗣爲太子長倩不從以謂皇嗣已立東宮不可更立以此獲誅人皆以長倩橫浦心傳卷下 王

不忠於唐宜獲此報張唐英獨言其所以存皇嗣者固欲存唐室也其不欲立承嗣者恐皇嗣不得立也其意與陳平順呂后之意同而又有造化於其間人之不察乃真以爲不忠誤矣此亦深見一時之心亦可謂生潛德之幽光誠不誣也

先生云周勃之立文帝與霍光之立宣帝其功一也勃一旦以微罪下獄而光之死宣帝猶不敢專其政又從而封其子文帝若薄而宣帝若厚也求其情然後知文帝之心欲以全勃而宣帝之心欲後霍氏之恣扇其焰而撲滅之不然勃何以終其天

年而霍氏之族至於隕滅無遺種乎

先生云斷事明敏而成事者又須思慮深長趙充國之處先零裴度之處淮蔡非一旦思慮可成者是以能功成而無後悔

先生云漢武帝信公孫洪之譖而黜汲黯於淮陽唐太宗捨李靖之薦而不以魏證爲黜陟使其見識有閒欠

先生云人情之所甚難者非智者不能處婁師德以猛士應召而語戒其弟令唾面令乾勿拭以增其怒人皆以爲寬當其處武后朝羅織之獄起君子

橫浦心傳卷下 王

無所容其喙小人得以肆其姦其跡蓋岌岌也特假寬以寓其智雖狄仁傑之賢處其術而不悟智哉

先生云觀王叔文傳而言陸贄在死友之數然後世多指柳宗元之失而往往不及贄者決知贄之正不若二三公之貪冒無耻而當時陽城之賢必不獨言其賢忠州之貶至於不著書闔戶不出人人不識其面平日有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皇恤其他之言則胸中可知矣君子不以疑似之間失其平日之素作史者自可刪去此事

先生云張釋之賢而官止於廷尉蘇武之忠而官止於典屬國往往後世譏文帝武帝用二子不盡二君知二子之才當於此職故任之此正善用人者豈若後世之處非其任耶

或問漢武以才猶有用之器有才而不肯盡用與無才同不殺何施及唐太宗以盧祖尚爲交州刺史不肯行而斬之還亦甚悔而議者往往以此短太宗二君得失如何曰二君皆英主武帝善識人故敢如此說太宗殺祖尚雖頗決烈然亦有以取之

論語絕句

橫浦心傳卷下

三十一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既是文章可得聞不應此外尚云云如何夫子言天道肯把文章兩處分

立則見其參于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子張書諸紳算來只是弄精神識破於時始悟真表裏分明都見了區區何必更書紳

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

雖然此影不離形莫向形中便認真形影兩亡都不見當於此處認斯人

如有所立卓爾

見得分明乃謂如分明如此尚爲踈莫於見處留形迹方信心齋萬象虛

子之武城聞絃歌之聲夫子莞爾而笑

機緘固爾寓絃歌不是知音不肯過夫子聞之方莞爾未知言偃意如何

曰唯

門人唯諾亦尋常彼此如何較短長自是旁人不曾識指爲鳴鳳在朝陽

其如示諸斯乎

此理尋常豈不知奈何人不反思之故應指掌從

橫浦心傳卷下

三十一

君示想亦於斯勿更疑

吾與點也

於時舍瑟方鏗爾豈意吾師亦喟然此際風流人不識只應蕭灑得心傳

朝聞道夕死可矣

白首窮經恨不知書生辛苦竟何爲一朝聞道無餘事若較尋常死亦遲

何器也曰瑚璉也

須知道體亦常虛君子安能一器拘賜也但知瑚璉貴豈聞天地亦遽虛

子使漆雕開仕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

所長孰不願施之豈肯言吾未信斯大是此心真不昧斷知天地不容欺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從我者其由歟子路聞之喜

行道嗟吾已矣夫仲由從我去乘桴果然子路聞之喜好勇如由亦自無

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

豈是於回果弗如只緣聞處尚多踈若還真箇能聞一安得其他更有餘

橫浦心傳

卷下

子曰朽木不可彫也糞土之牆不可朽也於子與何誅

朽固難彫糞莫朽於子材美亦何誅欲令顧此深爲戒言語之科首宰子

顏子簞瓢

貧卽無聊富卽驕回心獨爾樂簞瓢箇中得趣無人會惆悵遺風久寂寥

唯恐有聞

子路何嘗肯不情從人姑爾事虛名所行唯恐復聞耳旣已聞之且力行

悵也慾焉得剛

須知有慾不爲剛血氣乘之反類狂所以孟軻言直養要令無助亦無忘

李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

文子平生不妄爲仲尼想亦喜聞之或能再矣斯猶可何況加以三思

審武子其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

武子人皆指作愚不知愚意竟何如雖愚到底無人識始覺從來智者踈

願聞子之志

橫浦心傳

卷下

願乘車馬衣輕裘便與顏回論不投更得預聞夫子志天高地下果難儔

有顏回者好學

三千七十固多哉好學如何獨有回若論不遷弁不貳更無人向此中來

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

孔子於仁論不違回心三月亦如之不違乃是回心事心事如何子得知

不如樂之者

算來此亦是尋常不比其他味較長孔子絃歌顏

子樂大家相見沒商量

智者動仁者靜

仁智從來不可分動中機何靜中存自然形體難增損不要猶添斧鑿痕

子見南子子路不悅

未識機鋒莫浪猜行藏吾只許顏回苟能用我吾何嫌不惜因渠也一來

子曰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

子思曾發用中機此道須臾不可離率性自然難損益要之何慮亦何思

橫浦心傳卷下

三十二

何事於仁

仁體從來大似天事之方見失於偏是何堯舜猶爲病一或容心便不然

默而識之

不因聞見得心傳此理於吾甚曉然若使一流聞見裏故知厭倦有時焉

吾不復夢見周公

向也於公隔一重尋思長在夢魂中如今已是心相識爾自西行我自東

依於仁

試看迷途一瞽蒙若還無相豈能通力行未到安身處不免依他入箇中

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

富貴要之不可求求之無不反招尤何如且只從吾好他若來時不自由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

削韶深寓舜之心夫子聞之感亦深三月遂忘於肉味誰知千古遇知音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

橫浦心傳卷下

三十三

讀易工夫恨不深晚年方見聖人心如何五十二云無過蓋欲從初學到今

吾無隱乎爾

日月光明滿六虛奈緣蒙瞽以爲無試教借問傍人看可是吾曾隱爾乎

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

射宿有心陰中物釣綱終是不無心固知夫子應無此書此方知意亦深

我欲仁斯仁至矣

仁在吾心一念間苟差一念隔千山故知罔克分

狂聖已見前賢露一斑

丘之禱久矣

子心俯仰一無欺由也升堂尚不知疾病如何猶請禱孰分上下與神祇

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

欲識畫工真妙手畫人須是畫精神孔門諸子工無比畫出當時活聖人

啓予足啓予手

做人真箇亦誠難臨死猶將手足看今免一身非細事一身之外更多端

橫浦心傳卷下

三十四

師摯之始關雎之亂

看來商頌繼關雎亂訓爲終始是初試把初終篇較取洋洋風雅豈爲虛

惟堯則之

巍巍蕩蕩仰神堯賢智姦邪混一朝無物不歸吾造化去天安得尚遙遙

禹吾無間然矣

檐板人多見一邊聖心思慮甚周旋方知大禹同夫子彼此觀之無間然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

遊徧諸侯志不伸困窮幾與死爲鄰大哉博學稱

夫子獨有當時一黨人

子絕四

以毋爲絕絕非毋自謂門人見處疎若使聖人真箇絕不知毋理却何如

文不在茲乎

子云文不在茲乎豈與常人論有無興喪亦皆天意爾匡人於此莫如予

無知也

吾於萬理已無疑何必容心更去推自此有無皆橫浦心傳卷下

三十五

不立有知翻以累無知

未可與權

君子常時亦用權要之此法豈容傳反經合道須君子君子爲之乃自然

鄉黨

一篇鄉黨盡威儀夫子尋常豈自知若使區區故如此其勞終亦不勝爲

季路問事鬼神

若欲言之固亦難鬼神情狀苦無端要之行盡吾人事彼此何嘗有兩般

由之瑟奚爲於丘之門

曾點嘗聞鼓瑟希仲由於此亦奚爲二人風味還應別不是知音必不知

屢空

道體從來只貴通不容一物礙其中柴愚參魯師由輩未若顏回庶屢空

吾與點也

點爾何如鼓瑟希舞雩之下詠而歸喟然不覺令吾嘆豈與其他較是非

君子之德風

橫浦心傳

卷下

三六

君子何嘗去小人小人如草去還生但令鼓舞心歸化不必區區務力爭

是聞也非達也

聞達要之不必分只緣聞處未嘗聞子張若解聞中達夫子何由尚爾云

子之迂也奚其正

由言夫子何迂也子謂由言亦野哉道理不因相叩擊如何說得許多來

王者必世而後仁

旣言一日歸顏子王者如何必世仁若論仲尼期

月可斯言乃是反其真

剛毅木訥近仁

墨子平生枉費工謾將泛愛去形容若觀木訥并剛毅方見風流是箇中

必也狂狷乎

狂狷雖云執一偏一偏所執尚能堅不然欲與中行士往往其中亦未全

或問管仲曰人也

嘗稱管仲以如仁仁者要之卽是人未可以仁稱管仲可於人上試經綸

橫浦心傳

卷下

三七

使乎使乎

夫子何爲發問初荅云寡過未能無斯言可謂深而宛所以重嗟累嘆乎

子貢方人

區區用意在方人所得從來未必真我則於斯誠不暇枉勞臆度費精神

知我者其天乎

此理從來自不疑柰何於此不投時若還上下相通處不是天心亦不知

其如命何

只是人生少琢磨厄於陳蔡尚絃歌道之興廢皆由命雖愬如公柰命何

有心哉擊磬乎

衛多賢者仕伶官擊磬如襄理一般不審乃於聲上取疑其此意太無端

衛靈公問陣於孔子

可笑靈公不自量區區小國事交爭遽然問陣於夫子夫子聞之故遂行

子張書諸紳

子張聞語便書紳太似胸中未識真忠信篤欽非

橫浦心傳

卷下

三千八

外物當於行處用精神

顏淵問爲邦

壯志如何便遽忘故宜一旦問爲邦行藏獨與吾

夫子不類當時猶與狂

見不善如探湯

試問如何是探湯喻其漸入久無傷顧於不善乃

如此深恐斯人志不剛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

公山召子猶將往陽貨如何却矚料得用心須

有異聖人去就不尋常

又

公山陽貨本同謀夫子如何較去留須信人心有真僞故將直筆記春秋

唯上智與下愚不移

性習自然分遠近智愚安得便無移困而不學民斯下愚者要當且力爲

前言戲之耳

焉用牛刀去割雞子游初見已無疑旣云學道應須愛遂謂前言乃戲之

民無信不立

橫浦心傳

卷下

三千九

於兵於食皆云去當使斯民信獨存不爾此心先已喪雖云兵食更休論

盡微乎

哀公真自不尋常雖是年饑亦較量二猶不足如

何徹紬繻釋斯言味更長

子路無宿諾

一諾要之不可輕古人於事貴能行若還行得方

爲諾不爾徒言未必誠

必也使無訟乎

善勝不於常勝得無方始向有方求故知欲使人

無訟莫使情於聽處留

富哉言乎

有類癡人學着基諄諄誨爾反狐疑回頭試問旁觀者說得元來却甚奇

直在其中矣

大都禮義本人情若論人情莫若親苟使於親無曲折不知人視作何人

君子和而不同

謙抑從來不務爭於人唯恐失其情若於禮義愈違處安得區區學面朋

橫浦心傳

卷下

四十

亦可以爲成人矣

四者相資體亦成體成須要得兼明當知禮樂非文具乃是其間造化名

如其仁

仁體從來不可名方圓隨處便成形要之自在初非力以力爲之恐失經

丘何爲是栖栖者歟

丘何爲佞乃栖栖此語深憐及仲尼猶乃從容言疾固胸中蕩浩不容窺

堯舜其猶病諸

若於君子能修敬敬外無緣復有餘子路不思三致問病猶堯舜果何如

君子固窮

於時窮達何須較在我行藏未易論子路不知方慍見更宜力學到師門

非歟非也

參聞吾道無心語只在當時一唯間多學反嗟疑子貢望雲猶隔數重關

辭達而已矣

楊雄苦作艱深語曹操空嗟幼婦詞晚悟師言達

橫浦心傳

卷下

四十一

而已不須此外更支離

某在斯某在斯

豈是區區務相師尋常一事不容欺及階及席方皆坐猶告之曰某在斯

君子有三戒

常追往日悔前事復向如今念後來幸爾平生無所好喜於末句絕纖埃

益者三樂損者三樂

損益由人好樂間須於情實着防閑鷄鳴舜跖能分得始向師門見一斑

君子有三畏

要之恐懼常修省乃是吾心所必然君子如云止

三畏又何終日却乾乾

問一得三

竊怪陳亢問伯魚子今亦有異聞乎喜云聞一得

三理料得其他未必如

子曰諾吾將仕矣

欲逃陽貨遇諸途在我之言亦未踈大抵行藏非

汝事孰云夫子主癰疽

予欲無言

橫浦心傳卷下

四十一

如何夫子欲無言此理疑其或未然若看陰陽運

行處方知與物自周旋

商有三仁焉

既能委曲存商後又不區區愛此身以至爲奴作

洪範仲尼稱謂有三仁

柳下惠三黜

有道不妨三見黜當時人恨以爲多從來一向貪

林輩讀此其如愧耻何

是知津矣

宣尼願意在斯人故爾今由去問津大是斯人能

曾意知津此語亦爲真

耨而不輟

看來桀溺與長沮固是其言太闊踈若論耨耨全

不顧這般風味亦難如

植其杖而耘

體不勤勞穀不分毅然植杖俯而耘從前一向空

檐板大道元來亦未聞

無可無不可

夫子當時議逸民舉皆未必見其真唯吾無可無

不可所以巍然號聖人

橫浦心傳卷下

四十二

不如仁人

能謀雖似周公聖於紂興亡特未分及至當時獲

微子武王方始決成勲

後序

侍郎張公先生德行冠朝列議論妙天下凡學術之見於訓註講解者無非發明六經之蘊而心傳先聖之道真學者之軌範當世之標準此已廣行於世人人皆得而有之至若師弟子疑難問答微言與義率皆剖決無餘以啓迪聾瞶之言世蓋未有聞見之者予幼年侍官海昌寅緣得廁師席之末提耳之誨語汝之言所以作成愚不肖而使不爲小人之歸者實有自來惟子稱兄穎脫不羣議論耿耿獨出衆人之上先

橫浦心傳

後序

生每當暇日招入寢室語必移時許以傳道而未究其說自兄云亡每以其學不傳爲恨予負承黃山而同舍于忠甫昆季隱居方巖實先生之甥頃嘗擔簦負笈不遠千里皆至嶺下其朝夕之所親炙者所得尤更的切籍記五六萬言編以成書予職事出郊因訪其廬忠甫以所集示予且序而目之曰心傳錄如精金美玉粲然溢目予喜見之肅容敬讀如親侍訓誨拳拳服膺不忍釋手所以開明昏瞶蕩滌茅塞者多矣方知昔日先生告亡兄之言於是而盡得則理

與心會端若無間然者在予今日安敢泯其傳耶雖然昔楊子雲作太玄世無知之者弟子侯芭收而藏之且曰後世有楊子雲必好之卒如其言流傳不泯今先生一話一言可以垂示永久者顧不待予而獲傳而忠甫兄弟家有記集不以自寶樂與賢者共之予殊嘉其意焉因出俸資且率同志相與協力命工鏤板置之縣庠庶幾四方士子均受先生之賜而予與忠甫亦無愧於先生也學生黃巖丞刁駿敬書集後

橫浦心傳

後序

二

橫浦日新

甥于恕編 後學吳惟明校刊

容天

孔子曰不怨天不怨天者能容天也人能容天則無入而不自得矣

中和

心無所倚則中所倚在理則為和所倚背理則為邪矣

論語

凡讀論語當涵泳其言然後有味如師冕見及階孔子則曰階也及席則曰席也至皆坐則又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衆人見瞽者則慢易之心生今孔子以堂堂之軀待一瞽者尚詳委如此聖人氣象可知子每涵泳此言見聖人如三春

禍福

為善者常受福為利者常受禍心安為福心勞為禍

韓文

韓退之生平才強人而為寒餓所迫累數千言求官於宰相亦可怪也至第二書乃復自比為盜賊篋庫且云大其聲而疾呼矣略不知耻何哉豈作文者其

文當如是其心未必然乎當與有道君子議之

夾谷之會

觀孔子當夾谷之會折強齊卻萊人戮侏儒歸侵疆此卽大禹決汝漢排淮泗周公膺戎狄驅猛獸之規模也盛矣哉。

文集

書猶麴蘖學者猶秫稻秫稻必得麴蘖則酒醴可成不然雖有秫稻無所用之今所讀之書有其文雄深者有其文典雅者有富麗者有俊逸者合是數者雜然列于胷中而咀嚼之猶以麴蘖和秫稻也醞釀既久則凡發於文章形於議論必自然秀絕過人矣故經史之外百家文集不可不觀也

儒行

儒行云其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數也子曰不然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禹聞善言則拜過失苦不自知人能明以告我此正儒者所願聞安有可以微辨不可以面數哉宜乎伊川疑其非聖人之書

孔孟

孟子加齊卿相而不動心孔子攝魯相事而有喜色此二者殆未易以口舌議也

浩然之氣

當戰國時儀秦輩爭以口舌取富貴紛然如處鬼域中孟子與公孫丑之徒方且歷論養浩之說宜當時以爲迂闊

子路大禹

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禹聞善言則拜蓋子路所以喜者以子路日用間方自求其過人適以其過告之則中其悔過之幾安得不喜大禹所以拜者以禹日用間方自求其善人適以善言告之則中其好善之幾安得不拜。

橫浦日新

三

明道

明道先生書牕前有茂草覆砌或勸之芟明道曰不可欲常見造物生意又置盆池蓄小魚數尾時時觀之或問其故曰欲觀萬物自得意草之與魚人所共見惟明道見草則知生意見魚則知自得意此豈流俗之見可同日而語

禮樂

上古之世人皆知其爲汙樽杯飲又豈知彝樽象樽之理已萌於此人皆知其爲黃桴土鼓又豈知雷鼓鼗鼓之理已萌於此但後人能引而通之此所以眎

上古爲質而後世爲文爾

禮運曰故玄酒在室醴酒在戶粢醢在堂澄酒在下自衆人觀之或在室在戶或在堂在下意謂聖人姑爲是文具豈知此非聖人私意乃天理所當然者惟聖人深識天理故天理當在室聖人不敢用之於戶天理當在堂聖人不敢用之於下一或倒置乃私意也非天理也

名

名者禍之基也名高則禍愈深然則處之有道乎曰

橫浦日新

四

吁俞

一吁一俞治亂所係不可忽也放齊舉丹朱堯曰吁驩兜舉共工堯亦曰吁使堯於此而俞之則小人得志必將召禍而起亂矣師錫虞舜堯曰俞僉舉伯禹舜亦曰俞使堯舜於此而吁之則君子之道消矣將何以致唐虞之治乎惟可吁則吁故一吁而天下莫不畏可俞則俞故一俞而天下莫不服此所以爲堯舜之盛也學者於此二字當熟味之然後知聖人之

兼弱攻昧

說者謂弱則兼昧則攻亂則取亡則侮此大不然聖人之心豈以人之弱而反兼之亡而反侮之乎仲虺此言所以戒湯非稱湯也仲虺既歷陳桀之罪如此湯之德如此則伐桀之舉乃當然爾何慚之有凡此者所以慰安成湯之心也然又恐成湯聞仲虺之言意謂兵之不可不用而例用之則將有不戢自焚之禍故又戒之曰兼人者必自弱攻人者必自昧取人者必自亂侮人者必自亡在湯亦不可不戒也後世如秦之并吞六國可謂兼之攻之取之侮之矣然既得天下不旋踵而復失豈非兼人者反弱攻人者反

橫浦日新

五

昧取人者反亂侮人者反亡與知此斯可以知仲虺之意

二兵

予舊居橫浦有二兵焉一兵老不任事一兵朴而甚勤予念朴而勤者終日給侍左右乃貧而無食也遂與其二食焉老不任事者乃朝夕詈之必使其不敢受乃已嗚呼一食之微無能昏耄之卒尚有妬心焉况當進賢退不肖之地欲人之安分也難矣哉然則如之何遂昏耄者以安勤朴者則吾事辦矣

敬無定體

敬無定體平居無事皆敬也一念之惡則非敬矣

師

師者受人之託其可自欺哉自欺則欺人欺人則欺天矣

利善

善者天理也利者人欲也舜跖之分特在天理人欲之間而已然天理明者雖居利勢之中而不為人欲所亂人欲亂者雖居仁義之中亦無一合於天理者此又不可不辨昔廖剛尚書問龜山先生以治心修身之術先生以舜跖一章使剛求之剛既退謂先生

橫浦日新

六

門人曰此亦易曉爾先生乃以此為問何也門人曰何不以予意之所解者為先生言之剛即入求見先生曰子何來之數也曰適先生所問剛已得之矣先生喜曰子何其敏也蓋為我言之剛曰自早及暮孜孜為美事者舜之徒也自早及暮孜孜為不美事者跖之徒也先生曰子其詳之不可忽也吾正恐子悞以利作善會爾其慎思之剛惘然利善之難辨如此吾黨試以此求之為善者心平易為利者心險巇

正心

正心以成天下之本行其正以成天下之務此堯舜

三代所以爲盛也孟子知此理故有離婁師曠之說

道

道非虛無也日用而已矣以虛無爲道足以亡國以日用爲道則堯舜三代之勳業也

託死生

爲人而不可以託死生非人也一日之間變態百出而欲其不肯死也難矣

君子小人

小人樂聞君子之過君子惡聞小人之惡君子小人各以其氣故君子喜君子小人喜小人君子忠厚小

橫浦日新

七

人刻薄

與小人處初甚苦之久則安之安之而熟則長慮却顧吾其爲君子矣九夷之陋亦可安也詩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經史

學者苟專意時文不知研窮經史則舉業之外叩之空空亦可耻矣蓋學經所以正吾心觀史所以決吾行安可昧爲不急之務故前輩謂久不以古今灌漑胃次試引鏡自照面目必可憎對人亦語言無味正謂此也

鄭毅夫詩

毅夫云野色更無山隔斷天光直與水相通此卽千羽舞而有苗格簫韶奏而鳳凰儀高宗思而傳說夢成王悟而天反風之意

檀弓

曾子曰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學者欲識中道試以此求之

春秋

春秋一經非實錄也其間抑揚予奪非王道所寓如書輩帥師楚子麇卒之類皆有深意且輩魯國之

橫浦日新

八

公子孔子止書曰輩者以其不待君父之命自會齊鄭以伐宋此逆亂之賊非公子所當爲故孔子削去公子二字止書曰輩以見其弑君之心自此而萌則輩之無君久矣至楚子麇雖爲靈公所弑然孔子止書曰卒者非隱其惡也以靈公弑父自立是滅天理者也當時之人曾不以爲非如子產之徒反皆有獻焉則天理至此而掃地矣孔子謂靈公篡弑之罪後世終不可掩吾於此止書曰卒者所以少存天理也桓公二年書滕子來朝說者謂隱公十一年稱侯今稱子者爲時王所黜此大不然使時王能黜侯爲子

是王法行矣春秋不作可也蓋纂弑之賊乃大惡凡

目用

自用者惡聞其過用人者樂聞其過

陳烈怪僻

昔陳烈弔蔡君謨謂其徒曰詩云凡民有喪匍匐救之吾與二三子當行古禮於是匍匐而入其家人見之者無不駭愕君謨匿笑而受弔好事者因盡爲匍匐圖怪僻如此謂之合禮可乎

橫浦日新

九

國體

爲國家者當識國家之體惟學精識遠者則知國體矣豈惟國家一郡一邑亦自有體第識之者鮮爾

家語父子同訟事

父訟子爲不慈子抗父爲不孝慈孝天性也今迷罔如此豈非上失其道故歟使不知歸咎于上而徒懲艾於下則父子之間仇怨愈深矣故孔子不加以刑乃同徃而囚之蓋以爭訟之初血氣紛亂雖父子有所不顧及其同處于幽囚之中未有不追悔者故父自然憫其子子自然憫其父父子既已相憫則慈孝

之心從此發見矣此三月之後其父所以求止其訟孔子亦從而釋之也此聖人感移人心之妙彼季孫輩何足語此

二林

子聞林懿承云其弟叔豹幼時極昏懿承深以爲憂一日與之講書叔豹忽發笑懿承怒之答曰某觀聖人之意似不如此懿承異其言令述所見叔豹舉筆疾書懿承讀之驚喜以至感泣語其母曰吾弟如此無患後叔豹軒軼上庠卒爲名士以此知人之才固有利鈍致人者不可以其鈍而棄之要當啓迪挑撻

橫浦日新

十

使之日漸月化則雖愚必明矣

孔子

每讀論語觀孔子進互鄉見師冕與鄉黨一篇何其雍容如此及爲魯司寇少正卯非有顯然可指之惡一旦誅之於兩觀尸之於朝三日又何其嚴肅如此不如是何以爲孔子

用明

用明於內者見已之過用明於外者見人之過見已之過者視天下皆勝已也見人之過者視天下皆不如已也此智愚所以分與

名節

種放嘗見陳圖南圖南曰子翌旦可復來放如期而往圖南曰意謂子有仙風道骨奈尚隔一塵一塵謂五百年也今子在稠人中已穎然他日必白衣作諫議然名者古今之美器造物者深忌於天地間無全名子名將起或有物敗之子其戒哉放之晚節果如圖南之言以此知士大夫有名節易金名節難

吾無隱乎爾

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使天徒頽然在上何足以爲天惟其不言而四時行百物生故凡春生夏

橫浦日新卷之

十一

長根菱枝葉一皆天理之所寓孔子於日用間視聽言動出入起居無非道之所在羣弟子由而不知習而不察所以疑聖人爲隱故夫子指之曰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觀是丘之一言則知夫子平日機用盡於此而決之當時羣弟子自夫子一指之後皆知用意以觀聖人故鄉黨所載上而朝廷下而衣服飲食莫不屢書特書者正謂此爾

窮達

窮達繫道之興廢不爲己之貴賤故有道之士處窮而不悶

唯酒無量不及亂

衆人飲酒有量一或過量則亂矣唯聖人不拘於量故多寡皆不及亂然聖人雖酒醺猶且不亂平時可知堯夫詩云醺醺未就十分醉拍拍滿懷都是春此正不及亂之意

三喜

幼喜放壯喜闢老喜憂

處富貴

真廟朝向文簡除右僕射麻下日李昌武爲翰林學士當對上謂之曰朕自卽位以來未嘗除僕射今日

橫浦日新卷之

十二

以命敏中此殊命也敏中應甚喜對曰臣今日早候對亦未知宣麻不知敏中何如上曰敏中門下今日賀客必多卿往觀之明日却對來勿言朕意也昌武侯丞相歸乃往見丞相方謝客門闌悄然無一人昌武與向親徑入見之徐賀曰今日聞降麻士大夫莫不歡慰朝野相慶公但唯唯又曰自上卽位未嘗除端揆此非常之命自非勳德隆重眷倚殊越何以至此公復唯唯終不測其意又歷陳前世爲僕射者勳勞德業之盛禮命之重公亦唯唯卒無一言旣退復使人往庖厨中問今日有無親戚賓客宴會寂

無一人明日再對 上問昨日見敏中之意何如乃具以所見對 上笑曰向敏中大耐官職且仕宦至宰相亦可謂極榮矣文簡處之若無足以動其心者其所養爲如何後之學者平時高談闊論自以謂富貴莫之能動然有得一官而滿者有得一薦而滿者傷哉

子貢善問

孔門惟子貢最爲善問如冉有曰夫子爲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及其入也不問衛君乃問夷齊夫子告以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子貢遂知夫子之不爲又如子路問魯大夫練而杖禮與夫子曰不知也子路以語子貢子貢乃不指魯大夫而問夫子遂答以非禮觀此可以見子貢之善問

學文

學文者多忌學道者多退 退謂退避

患難

患難卽理也隨患難之中而爲之計何有不可文王囚羑里而演易若無羑里也孔子圍陳蔡而絃歌若無陳蔡也顏子簞食瓢飲而不改其樂原憲衣敝履穿而聲滿天下至夏侯勝居桎梏而談尚書陸宣

公謫忠州而作集驗方此無他若素生患難中而安之也中庸曰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其是之謂乎

惠迪吉

患卽吉逆卽凶非於順道之外復有吉從逆之外復有凶也張思叔伊川高弟也或問人而不仁疾之也甚何以謂亂思叔曰此亂在我非在彼也使日用間規規以疾人爲心則我之方寸已紊亂矣非方寸外復有亂也此卽惠吉逆凶之意

好勝

好勝者常疑人自勝者常怨人

橫浦日新 卷之

十四

魏證

汲黯之後魏證一人而已然黯無學術任直而言惟證則兼之故能因機進諫

是非

已以爲是衆以爲非已以爲非衆以爲是吾將何從曰學而已矣學而明乎善則是非不愧於聖人矣否則是非皆私心爾奚擇焉

學問

孔門學問非徒載之空言必期見於行事故子貢問孔子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孔子告之以其

恕乎子貢行此一語平生銓品之心一旦消殞至謂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仲弓問仁孔子告之以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仲弓行此二句至於可使南面學云學云空言云乎哉

二重

重名位者矜重道義者安

天將以夫子爲木鐸

儀封人一見夫子遽以爲木鐸者以其見所未見故驚而爲之語也

仁義禮智

橫浦印新

圭

孟子曰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予有一事可實其說游定夫訪龜山龜山曰公適從何來定夫曰某在春風和氣中坐三月而來龜山問其所之乃自明道處來也試涵泳春風和氣之言則仁義禮智之人其發達於聲容色理者如在吾目中矣

聖賢氣象

伊川之學自踐履中入故能深識聖賢氣象如曰孔子元氣也顏子景星慶雲也孟子有泰山巖巖氣象自非以心體之安能別白如此

文正長厚

范文正公歸姑蘇未至近邑先投遠狀或以爲太過公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敢不盡禮乎前輩長厚大抵如此

王入太室裸

太室者清廟中央之室行裸禮於室內者所以求神於陰也先王祭祀之禮有求諸陽者有求諸陰者有求諸陰陽之間者凡以祖宗之神無所不在故孝子之誠亦無所不在然先王所以知神之所在而求之在繫辭固嘗言之矣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爲物游魂爲是故知鬼神之情狀惟先王深知鬼神之情狀此事神之際所以如此其精微也

殿策

予兵火後與元用同舟歸錢塘元用曰子韶曾作殿課否予曰未也元用曰廷對問目既多不可泛答當立一大意以總括之庶幾首尾經屬予心識其說故元用答易數策則每事以體元用數爲主予答中興策則每事以規模遠大爲主後聖錫廷對亦有自反之說故元用呼聖錫爲嫡孫

尚友

朋友講習固天下樂事不幸獨學則當尚友古人可也故讀論語如對孔門聖賢讀孟子如對孟子讀杜子美詩蘇文則又疑精靜慮如目擊二公如此用心雖生千載之下可以見千載人矣

中

子思曰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若曰不發是無喜怒哀樂也若曰已發此乃和爾亦非中也惟言未發所以見子思之精微

杜詩

橫浦日新

色侵書帙淨陰過酒尊涼讀此二句不問已知爲竹詩子美過人正以此爾

呂居仁詩

春日卽事云雪消池館初春後人倚欄杆未暮時此自可入盡人之情意物之容態二句盡之

慎獨

一念之善則天神地示祥風和氣皆在於此一念之惡則妖星厲鬼凶荒札瘥皆在於此是以君子慎其獨

子貢銓品

家語弟子行篇見子貢銓品諸子以對衛彌牟之問其對既畢曰凡此諸子賜之所親觀者也吾子有命而訊賜賜也固不足以知賢觀固不足以知賢一語寓然如春風和氣此豈無自而然蓋子貢平日好方人孔子嘗警之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子貢得此一語銓品之心頓然消殞故始也彌牟問之則對以不知中也問之再三然後舉數子以對終也則繼之以固不足以知賢其言溫晏如此皆夫子一警之力也

鄭公座屏

橫浦日新

十八

富鄭公年八十大書座屏云守口如瓶防意如城在公尚然況他人乎

謝靈運詩

靈運有池塘生春草之句自謂神授此固佳句然亦人所能道者第以靈運平日好彫琢此句得之自然故以爲奇爾

孝文之治

漢哀帝時王嘉上疏曰孝文時吏居官者或長子孫以官爲氏倉氏庫氏則倉庫吏之後也其二千石長吏亦安官樂職然後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觀此

數語可以想見孝文之治

至喜亭記

予聞陳伯修云歐公畫錦堂記無賢愚皆知其美若至喜亭記自非具眼目者未易知也

五代史

歐公五代史其間議論多感歎又多設疑蓋感歎則動人設疑則意廣此作文之法也

逆已之言

喜逆已之言則怨消於冥冥惡逆已之言則禍成於不測

橫浦日新

十九

學

君子之學豈志在取一第效一官而已飲食起居皆宰相事業也

涵泳

文字有眼目處當涵泳之使書味存于胷中則益矣韓子曰沉浸醲郁含英咀華正謂此也

陽必有陰

陽必有陰晝必有夜有君子必有小人中國必有夷狄此自然理也以此推之何物不然惟有道者能造化之使不為深害爾

見賢思齊

賢不肖人所共見惟孔子因見賢則轉為思齊之說吾能思齊則反求諸已凡所未至無不為矣因見不肖則轉為自省之說吾能自省則反求諸已凡類此者無不去矣此聖人轉移之妙不可不察

語孟

六經之書浩博而難窮故讀易者如無春秋讀書者如無詩學者莫若精語孟語孟中得趣則六經皆可觸類而知矣

心

人皆有此心何識之者少也倘私智消亡則此心見矣此心見則入孔子絕四之境矣

君子

與君子處如在春風中和氣漸漬則鄙倍自遠而粹然無疵矣

大節

觀大節必於細事觀朝廷必於平日平日趨利避害他日必欺君賣國矣平日負約失期他日必附下罔上矣

讀書貴精

山谷荅王觀復書云所示詩文皆興寄高遠但語生硬不諧律呂或詞氣不逮初造意時此病亦只是讀書未精博爾以此知讀書雖貴博然博而不精亦無益也

子西內前行

微廟朝張無盡當軸是夕彗星滅久旱而雨唐子西作內前行一時傳誦其詩云內前車馬撥不開文德殿下宣麻回紫微侍郎拜右相中使押赴文昌臺旄頭昨夜光照牖是夜鋒芒如禿帚明日化爲甘雨來宅家化作調元手周公禮樂未要作致身姚宋亦不橫浦日新

犀帶

予家舊畜犀帶一胯文理縝密中有一月影遇望則見蓋犀牛望月之久故感其影於角物之感移尚然况人乎

聖人作服

聖人作服必以日月星辰山龍華虫作繪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者豈徒然哉所以通天地萬物爲一體也

畫像

子謫嶺下居無與游憂過之不聞學之不進也乃於書室中置夫子顏子像適有淵明曲江萊公富鄭公韓魏公歐公溫公余襄公邵堯夫二蘇梁況之王彥霖范淳夫鄒志完劉器之龔彥和陳瑩中黃魯直秦少游晁無咎張文潛諸畫像乃環列于夫子左右晨朝焚香瞻敬心志肅然其所得多矣有一毫愧心其見諸人心若市朝之撻矣

諫臺

介甫作諫臣論謂不當以卑言尊以賤言貴大意欲行新法故爲此說以塞絕言路至東坡作萬言書則曰姦臣之始以臺諫折之而有餘及其既成以干戈取之而不足觀此可見二公之存心

爲善

君子爲善期於無愧而已非可責報於天也苟有一毫覬望之心則所存已不正矣雖善猶利也

氣

士大夫以氣爲主氣一不振則阿匿苟容無不爲矣

四不如

巧不如拙明不如晦動不如靜進不如退

春秋

近世春秋之學伊川開其端劉質夫廣其意至胡文定而其說大明

士風

習俗軟媚此士風之大弊

匿疑

顏子有若無實若虛况實無而虛者其可匿疑以自欺乎

觀史之法

如看唐朝事則若身預其中人主情性如何所命相如何當時在朝士大夫孰爲君子孰爲小人其處事

橫浦日新

三

孰爲當孰爲否皆令曾次曉然可以口講而指畫則機會圓熟他日臨事必過人矣凡前古可喜可愕之事皆當蓄之於心以此發之筆下則文章不爲空言矣

易

易言吉凶悔吝之類皆理也非事也天下雖未有此事聖人已知有此理矣故逆推之以示後世

九五需於酒食貞吉需卦二體乾下坎上是乾之剛健遇險而未能進故需須也今九五居至尊之位而息於險難故曰需于酒食蓋酒食宴樂雍容之象也

言人君處險難之際正宜寬以待之不當以驚憂自沮如唐文宗當積弊之後每朝羣臣則泣下霑襟魂飛氣索此不知酒食之義也

舍逆取順失前禽也漢高祖有平城之圍卒忍耻不報此知失前禽之義也唐太宗旣平諸國復親事遼東謂之舍逆取順可乎

小畜初九言復自道是一觸乎心無非在道此所謂安而行之也九二言牽復吉則有勉強之意已不若初九之自然如顏子不貳過是也

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謙之爲德無所不亨故尊而能謙則光大卑而能謙雖至下亦不可踰也

橫浦日新

三

六二鳴謙貞吉謙德存諸中凡發於言辭者亦無非謙也如孔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又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此皆鳴謙之義

大有一卦乾下離上柔得尊位之時求之古人如漢文帝是也吳王不朝賜之几杖尉他稱帝召貴其兄弟張武受賂賜以金錢此皆以柔居尊之義

豫卦當上下悅豫之時喪名失節者多惟九二一爻介然如石是不爲豫所動也孔子所以稱其知幾健而說決而和不欲太猛故也學中有一人作健而

說義破題云君子有勝小人之道而無勝小人之心
極佳居德則忌君子雖有德當自韜晦不可以德自
居儻自居其德則小人必見忌

壯于前趾蓋初九應九四立足既固然後往可也不
然則外爻乃兌說反爲小人以柔言貽禍矣故言壯
於前趾趾足也

惕號莫夜有戎勿恤莫夜陰也戎小人也有小人勿
恤當決去之卦才言健而說決而和而爻言勿恤與
卦才異此又不可以一槩論

咸其腓凶居吉六二臣弑也今以陰在下而應於五
橫浦日新太

故聖人有咸腓之戒腓行則先動人臣不守道以待
上之求而如腓自動則失於躁進非咸感之道也安
得不凶惟安其居則所感不失其正故曰吉求之古
人如伊尹耕于莘野而成湯聘傳說築于傳巖而高
宗夢太公釣于渭而文王訪此正咸感之道也

詩

古人作詩所以吟詠情性如三百篇是也後之作者
往往務爲艱深之辭若出於不得已而爲之者非古
人吟詠之意也

文選謝宣遠戲馬臺詩造語雖工然已不及建安七

子有正氣矣如輕霞冠秋日迅商薄清穹豈曰不工
何如子建云明月澄清景列宿正參差

宣遠詠張子房詩有息肩繼民思靈鑒集未光伊人
感伐工聿來扶興王又曰爵仇建蕭宰定都護儲皇
又曰鑒於歷頽寢飭象薦嘉嘗又曰殮和忘微遠延
首詠太康此等詩句皆刻畫殊無三百篇風致

顏延年詩最平易至應詔詩乃作梗澁語略無風雅
豈以謂應詔當如此耶如北湖田收詩云帝暉膺順
動清蹕巡廣廕又云開冬眷徂物殘粹盈化先又云
自饗報嘉歲通急戒無年此何等語也迄至於今此

橫浦日新太

體猶在

謝元暉遊東田詩曰魚戲新荷動鳥散餘花落情辭
間暇佳句也

王仲宣贈蔡篤有瞻望遐路允企伊佇又有雖則追
慕予思罔宣瞻望東路慘愴增歎之語又有中心孔
悼涕泗漣漣嗟爾君子如何勿思之語大有變風之
思雜之衛詩中何有不可

劉公幹贈從弟二詩興寄幽雅有國風餘法

嵇叔夜送秀才入軍詩間雅俊豫有古詩人之風如
良馬旣閒麗服有暉又如習習谷風吹我素琴膠膠

黃鳥顧疇弄音又如思我良朋如渴如饑願言不獲
愴矣其悲之句想見其風致

沈休文詠湖中鴈云喚流牽弱藻歛翮帶餘霜羣動
浮輕浪單泛遂孤光懸飛竟不下亂起未成行刷羽
同搖漾一舉還故鄉其形容物態如此亦巧妙矣
文字雕琢則傷正氣作詩亦然如陶靖節云採菊東
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
真意欲辯已忘言此真得三百篇之遺意

子友施彥執讀杜詩至風吹客衣日杲杲樹攬離思
花冥冥而有得予讀毛詩至絺兮綌兮凄其以風而
橫浦日新
有得

諸史

秦始皇用王翦將兵伐楚翦請田宅甚衆或者非之
翦曰王恒中而不信人今空國中之甲士盡以委我
倘不多請田宅爲子孫業則王疑我矣

君臣至於此衰世之風也君不信其臣故以術而
御其臣臣不信其君故以術而防其君君臣上下
無非以術相與欲其終始無間難矣然當此時三
綱五常旣以淪斁使秦皇不疑其臣則臣下必移
其權使王翦不防其君則後日必被其禍君臣之

風喪至此天下事可知矣

漢哀帝時給事中申咸毀薛宣爲不忠孝宣子况爲
右曹數聞其語遂令刺客楊明創咸面目使不居位
明於是遮斫咸於宮門外斷鼻脣身八創事下有司
御史中丞衆等奏况知咸給事中而公然令明迫切
宮闕創戮近臣於大道中况首爲惡明手傷皆大不
敬明當以重論及况皆棄市至廷尉則議以爲律曰
鬪以刃傷人完爲城旦其賊加罪一等與謀者同罪
况本爭私變雖於掖門外傷咸道中與凡民爭鬪無
異殺人者死傷人者刑以爲今以况與明爲大不敬
橫浦日新
主

陷罪恐非法意

以予觀之當取中丞而去廷尉可也何以言之天
下之事當論其大而棄其小當論其公而棄其私
非可常法拘也禮曰以足蹙路馬芻有誅齒路馬
有誅夫路馬天子之馬也以足蹙其所食之草尚
有誅問馬之年亦有誅况君之近臣乎賈誼策曰
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論也鼠近於器尚憚不投恐
傷其器况於貴臣之近主乎今申咸近臣也近天
子之臣猶且傷之則何所不爲耶中丞之議真得
其大者與公道也此法外之意也廷尉特守法之

官耳豈知所謂法外意乎

晉王澄乃王敦之兄也澄因以舊意侮敦敦怒使人殺之

人徒見敦當元帝之世在外擁強兵內脅天子始謂敦有無君之心予獨於殺澄之際已見其叛逆之兆蓋平居忘其親則他日必叛其君今兄弟間以區區細故遽執而殺之敦之殘忍如此卒死於叛逆蓋無足怪

當蘇峻之亂溫嶠遣使詣荊州邀陶侃討賊侃以不預顧命爲恨不從嶠屢以書督之雖勉強進討然欲

橫浦日新

三

歸荊州者屢焉

方元帝之世侃猶能起兵赴難及王敦既死侃有輕朝廷之心故聞蘇峻之亂不知與國同憂乃以不預顧命爲恨且人臣事君要當有死無貳豈可預顧命則盡臣節不預顧命則坐視成敗不忠之罪孰大於此

後趙王勒遣使詣涼州拜張駿爲涼州牧加九錫駿耻爲勒臣遂執其使而不遣勒怒發兵攻涼州駿懼稱藩

張駿執石勒之使是速禍而樹兵也且勒雖出於

夷狄然亦姦雄之尤者爲駿之計莫若厚禮其使

而遣之且告勒曰向之所以稱藩前趙者蓋以劉曜暴虐無道專事殺伐故不得不爲此以息州境之民今王誅滅祖約之族以爲人臣不忠之戒此與漢高祖戮丁公何異豈劉曜輩可同日語哉況某旣爲晉臣復受趙命是蹈祖約之覆車且懷貳心以事上也爲人臣而懷貳心亦王之所惡也願王察之如此則勒必喜庶幾可以緩其師而徐爲之謀今計不出此乃更執其使此其所以致寇也庾亮欲移鎮石城興兵討趙王導許之鄒鑒蔡謨等

橫浦日新

三

皆以爲不可

晉以寡弱之師一旦討強暴之寇是無異驅羣羊以攻猛虎不格明矣使王導不知利害則導爲不智知而許之則導爲不忠不智不忠何以爲導予切料其意蓋當是時導與庾亮有隙亮欲起兵以廢導於此復沮其謀適所以激彼之怒故不若陽且許之以快其情陰使鄒鑒等拒之以絕其議此乃君子之待小人不得不然爾觀史者當逆其意可也

王猛捫虱

王猛可謂豪傑之士矣方相溫入關擁兵十萬願指氣使人誰不服慄者猛乃披褐見之捫虱而談當世之務旁若無人每讀史至此雖未見猛之智謀如何施設如何然當踞見溫之際固已氣蓋天下矣使溫能引猛以渡江東則溫之功有過於取關中矣惜乎溫不及此

燕吳王垂娶末杯女段氏自以貴姓不尊事可足渾后后銜之因誣以巫蠱欲以連汙垂燕主收段氏下廷尉考驗段氏志氣確然終無撓辭掠治日急辨荅益明故垂得免禍而段氏竟死於獄

橫浦日新

三

段氏處幽囚之中鞭笞箠楚無所不至卒無撓辭以脫其夫其勁氣亦可喜矣然與其守節義於廷尉之前孰若謹婦道於閨門之內乎

燕泰山太守賈堅屯山茆美引兵擊之遂擒堅美謂堅曰君父祖世爲晉臣奈何肯本不降堅曰旣已事人安可改節君何忽忽相謂降乎卒罵美而死管仲不死子糾之難復委已以事桓公春秋不非之後世不罪之者以其始雖非義終能徙義也賈堅世爲晉臣旣淪陷夷狄今苟美引兵擊之正堅徙義之秋固宜倒戈以迎晉師庶幾無忝父祖奈

何反爲夷狄守節卒罵美而死是知死而不知所以處死也烏可取哉

王猛與大將鄧羗伐燕羗之部將徐成犯法猛欲誅成羗請之不從羗怒遂勒兵欲攻猛猛急語之曰將軍止吾恕成矣猛卒不殺成將與燕戰羗預求司隸校尉猛拒之至兩軍交鋒羗乃高卧帳中猛躬請之且許以校尉羗乃出戰賴以破燕

欲成大事必先小忍故書曰必有忍其乃有濟韓信自立爲假王高祖因躡足而遂封之此高帝之小忍也故卒賴信以滅楚吳王稱疾不朝文帝不

橫浦日新

三

之罪反賜以几杖此文帝之小忍也故終文帝之世無諸侯之患及景帝不勝其忿用晁錯策削列侯地於是東南七國皆合兵以嚮京師海內騷然幾有不測之禍此不小忍之過也以至元帝不能小忍故用刁協劉隗以促王敦之亂庾亮不能小忍故妄生猜忌以促蘇峻之亂今鄧羗以一部將遽勒兵攻猛兵未及戰復求校尉此皆人情所難忍者惟猛能容之故卒得其死力以濟大功不然則禍起蕭牆矣况滅燕乎

李密與王世充戰使郝元真守洛口密兵敗元真以

城降世充

方元真爲縣吏以坐賊罷則今日之降城不足怪也蓋賊吏之心所主在利見利則趨利盡則逝始也利在李密故事密兵既敗則利在世充故降世充心乎爲利而已豈知有主哉

李密據洛口倉流民就食日以萬數

隋失其鹿豪桀並起而逐之李密據洛口王世充據東都竇建德據山東以至蕭銑薛軌之徒莫不各據險要以爭進取惟唐高祖用秦王策獨決計入關關中既定遂尊立代王以號令天下除隋苛

積浦日新

三

法以陰結民心收攬豪桀以經營四方則天下之柄已在唐掌握中矣彼李密輩雖橫驚於外果何益哉

劉武周兵勢甚銳關中震駭上出手敕曰賊勢如此難與爭鋒宜棄大河以東謹守關西而已秦王世民上表請行

高祖可謂謬而無策矣且唐所以能守關西者以河東爲之障蔽也今舉而棄之則賊兵深入是棄關西也豈不謬哉以此推之高祖之取天下賴有世民爾不然事未可知也

李密乞降上遣使迎勞不絕於道密大喜謂其徒曰我擁百萬之衆一朝解甲歸唐其功大矣唐豈不以太司見處乎

李密謀叛之兆已見於此蓋密既爲世充所敗窮困來歸正宜深自貶抑以降者自處可也今乃恃其歸國之功望以台司見處設心已如此使唐之待李密稍不如望則忿怨生矣此其所以卒叛也齊王元吉勸太子建成除秦王曰當爲兄手刃之世民之於元吉初未嘗以非理犯之何爲遽至於此蓋元吉包藏禍心欲取建成以代東宮其所忌

積浦日新

三

者獨世民爾既去世民則事在元吉以之圖建成無不可者是其欲去世民乃所以去建成爾太宗納元吉妻於後宮欲立爲后魏證固諫而止嗚呼太宗所爲如此其瀆人倫甚矣故後世子孫則而象之如高宗則以武氏爲后明皇則以兒婦爲妃者皆太宗有以啓之也唐無家法於此可見

心傳錄三卷日新錄一卷

兩江總督
採進本

宋于恕編恕張九成之甥此二書皆錄九成語也前有淳熙元年恕序云無垢張先生乃予母之兄頃爲春官宗伯以議忤時相一斥嶺下十四年寓橫浦僧舍嗜書不厭晚年目昏立短簷下展卷就明向暮不輟石間雙趺隱然南安守張公見而歎息標記於柱今猶在也案宋史九成本傳稱九成召除宗正少卿權禮部侍郎兼侍講兼權刑部侍郎謫守邵州秦檜又令司諫詹大方論其與徑山僧宗杲謗訕朝政謫居南安軍在南安十四年以橫浦集考之其到南安在癸亥三月乃紹興十三年其橫浦僧舍題柱字據恕此序是南安張守所記而南安府志載寶界寺題柱識語爲九成自題又失張守之名誤矣陳振孫書錄解題曰張九成無垢語錄十四卷言行編遺文共一卷九成之甥于恕所編心傳錄及其門人郎昱所記日新錄近時徐鹿卿德夫教授南安復哀其言行繫以歲月及遺文三十篇附於末今此本止三卷恕序稱與其弟憲徒步三千餘里抵嶺下得侍講論難疑荅

問莫不備錄名之曰心傳後恕以思親歸弟憲獨住各以所得合爲一集又學生郎昱粗得數語纂爲錄故入刁駿序之而後卷日新錄亦題甥于恕編蓋非陳振孫所謂徐鹿卿哀集之本中間止有序記等文凡八篇亦與所謂三十篇者不合故仍舊名曰心傳曰日新而不名語錄是尚未經合訂者矣明人刻橫浦集已收入之此其別行之本也

經鉏堂雜誌八卷

〔宋〕倪思撰

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二十八年潘大復刻

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經鉏堂雜

志八卷》提要

經鉏堂雜誌八卷 明刊本

宋書言川倪思正父
考其書名及序中言及曰其樂居實主湯大復序乃倪文忠公宋
史本傳以有湯大復書其序其編而又其晚年制祀禮為兩
之說不先標出釋老

刻經鉅堂序

夫吾人立身寓內欲表表自見者舍功業文章何居焉垂紳正笏之士率譚功業而視筆墨為敝笏笏冠長衣之士率譚文章而薄薦紳為塵飯此皆見其偏不覩其全者也吾竊以臧獲之亡羊而例視之矣求之於古工文章者如牛毛而以文章無功業者若兔角然寥寥乎其不多

經鉅堂序



經鉅堂序

三

見也他姑不暇具論即以吾湖言之湖中多丹山洞府金砂銀石故石屋祖師隱于霞霧葛稚川隱于菁山范蠡計然隱于大壑以謀霸業遂號為計籌山至今存焉若顏延之兩君俱願為此州刺史歐陽公所謂江外饒佳郡吳興天下稀者夫亦道其地之靈也哉以故文章慷慨來之人今世詩宗沈約益郊畫宗

昂矧明徐賁瀟灑推素亭翁皆
彬：文彩而胸中丘壑縱橫萬
狀非若他郡章句之學人趨之
而人步之者也而賁諸人於鍾
鼎之業太常之勲則或起之九

經鉅堂序

三

原而無以應我矣乃於宋得一
人焉倪文節公是已觀其經鉅
堂一書論朝事則有忠臣愛君
之心論家政則有君陳孝友之
念論山川則有遺世獨立之志

論世味則有羨鑑人倫之明繁
而不亂約而有規其辭爽以勁
其氣簡而舒信文章之大家鋪
席之長技也是書也蓋得之吾
友陳仲醇云仲醇博雅有書癖

經鉅堂序

四

上自經史下至稗官靡不旁搜
遠採最愛是書余讀禮器山中
即柳惲讀書處也偶放舟訪神
醇于嘉禾仲醇出是編授余曰
是且未有梓公湖人宜為湖梓

之余持之歸反覆讀不忍釋手
每讀一段則飲醇醪一盃咽之
欣欣然自得也既喜文節之文
章欲觀文節之行誼而稽之往
譜則文節官宋之學士風操凜
凜為一代偉人若傳記所載者
讀之猶有生色當時忌文節甚
衆而如石中流無所倚萎聲聞
愈藉藉震人耳矣豈非文章功
業並茂者耶遂以其書携至京

邱拜

命雍陽政事之暇取而卒業益
沾沾自喜謂我非仲醇安得是
書而字多差訛亥豕相接適張
文學自揚文山中山支潞水上謁
余文學胸次富有墳典丘索乃
以是書授之校焉凡三旬而羽
化者全蠹食者完矣又三旬而
剗剗告成殺青斯竟矣余覽其
成喟然嘆曰士患無文章功業

耳何患不傳自有此書以來凡
幾百年矣而流徙不亡則人必
有仰其功業文章而不欲亡之
者至于今則仲醇仰之而授之
予予仰之而付之梓張文學仰
之而校以成仲醇與予不佞之
志安知後之仰之者不如今日
乎而是書終千古不亡矣書既
成冊移書兩兒子曰為我藏畧
山中蓋山必有所托而名焉故

霞霧以石屋名菁山以稚川名
計籌山以越中兩大夫名是山
也安知不以藏書名乎然予之
景仰于文節固不徒以文章也
儻後之人止以文章觀之是魚
鳥之觀毛嫱已失其真者已是
為之序 皆

萬曆庚子仲春花旦吳興居實
子潘大復書于雍陽官署



公傳

仁思字正父湖州歸安人乾道二年進士中博學宏辭科累遷秘書郎除著作郎兼翰林權直光宗即位典冊與尤袤對掌故事行三制並宣學士上欲試思能否一夕併草除公師四制訓辭精敏在廷誦數權侍立備注官直前奏陛下方受禪金主亦新立欲制其命必每事有以勝之彼奢則以儉勝之彼暴則以仁勝之彼急情則以憂勤勝之又請增置諫官專責以諫事又乞召內外訪聞以知其才否遷將作

繼鑑堂傳

少監兼權直學士院兼中書舍人升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同備國史尋兼侍講初孝宗以戶部經費之餘則於三省置封待庫以待軍用至紹熙移用始頗會有詔發緡錢十五萬入內帑備犒軍思謂實給他費請毋發且曰往歲所入約四百六十四萬緡所出之錢不及二萬非痛加樽節則封樁自此無儲遂定議犒軍歲以四十萬緡為額由是費用有節又言唐制使諫官隨宰相入閣今諫官月一對耳乞許同宰相宣引庶得從容論奏上稱善除禮部侍郎久

不過重華宮思疏十上言多痛切會上召嘉王思言壽皇欲見陛下亦猶陛下之於嘉王也上為動容時李皇后寢預政思進講姜氏會齊侯于濼因奏人生治國必自齊家始家之不能齊者不能防其漸也始於褻狎終於恣橫卒至於陰陽易位內外無別甚則離間父子漢之呂氏唐之武韋幾至亂亡不但魯莊公也上悚然趙汝愚同侍經筵退語人曰讜直如此吾黨不逮也兼權吏部侍郎出知紹興府寧宗即位改婺州未上提舉太平興國宮召除吏部侍郎兼直

繼鑑堂傳

學士院御史姚愈劾思出知太平州歷知泉州建寧府皆以言者論去久之召還試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侂冑先以書致殷勤曰事如此一世人望豈宜專以潔已為賢哉思報曰但恐方拙不能徇時好耳時赴召者未引對先謁侂冑或勸用近例思曰私門不可登矧未見君乎遽入見首論言路不通自呂祖儉謫徙而朝士不敢輸忠自呂祖泰編廩而布衣不敢極說膠庠之士欲有吐露恐之以去籍論之以呈葉誰肯披肝瀝膽觸冒威尊近者北伐之舉僅有一

二人言其不可如使未舉之前相繼力爭之更加詳審不致輕動又言蘇師旦賊以巨萬計胡不黥戮以謝三軍皇甫弼殺師棄漢李夷敗績淮南秦世輔潰散蜀道皆罪大罰輕又言士大夫寡廉鮮耻列拜於勢要之門甚者匍匐門簾稱門生不足稱恩坐恩主甚至子恩父者設文豐賂又在所不論也倪冑聞之大怒思既退謂倪冑曰公明有餘而聰不足堂中剖決如流此明有餘為蘇師旦蒙蔽此聰不足也周筠與師旦並為姦利師旦已敗筠尚在人言平章騎虎經鉅堂傳

三

不下之勢此李林甫楊國忠晚節也倪冑悚然曰聞所未聞司諫毛憲劾是子祠倪冑亟復召首對乞用淳熙例令太子開議事堂開習機政又言倪冑擅命凡事取內批特旨當以為戒除權兵部尚書兼侍讀求對言大權方歸所當防微一有干預端倪必且仍蹈覆轍厥今有更化之名無更化之實今倪冑既誅而國人之言猶有未靖者蓋以擬臣猶兼官瘠不時宣召宰執當同班同對擬臣亦當遠權以息外議擬臣謂史彌遠也金人求倪冑兩命廷臣集議思謂

有傷國體徙禮部尚書史彌遠擬除兩從官參政錢象祖不與聞思言奏擬除自宰執當同進比專聽倪冑權有所偏覆轍可鑒既而史彌遠上章自辨思求去上留之思乞對言前日論擬臣獨班恐蹈往轍宗社堪再壞耶宜親擢臺諫以革權臣之弊並任宰輔以鑒專擅之失彌遠懷恙思請去益力以實謨閣學士知鎮江府移福州彌遠拜右丞相陳晦草制用昆命元龜語思歎曰董賢為大司馬冊文有允執厥中一言蕭咸以為堯禪舜之文長老見之莫不心懼經鉅堂傳

四

今制詞所引此舜禹揖遜也天下有如蕭咸者讀之得不大駭乎乃上省牘請貼改麻制詔下分析彌遠逐除晦殿中侍御史即劾思藩臣僭論麻制錫職而罷自是不復起矣久之除寶文閣學士提舉嵩山崇福宮嘉定十三年卒謚文節



宋曹川倪思正父

孝廟聖德

趙八觀察師禹嗣秀王伯圭第五子見訪語
次孝廟聖德數事微臣頃荷孝廟親擢所見
者外廷事耳若宮中之事不能盡知既有所
聞敢不登載以備史官之闕

一事

高宗初過德壽宮凡供奉人各檢一半謂如御服所
經鉅堂一卷 吳興張路校尉
十人撥五人絲鞋所八人撥四人之類既撥任內特
奏乞人補填孝廟云更不湏得朕無所用此國家賦
財有限若諸處收補填闕湏添數百人請受國用
何以支吾竟不復補

二事

高宗絲鞋兩日一易御服三日一易孝宗絲鞋兩月
一易御服弊則易之或時浣濯補紉

三事

孝廟既過重華宮有一淨齋終日宴坐其間止有一

卓案上皆書籍一部圓硯一隻筆兩管墨一錠紙兩
軸四旁無他物近璫嘗奏高宗留下寶器圖書不可
數計陛下當時取觀玩略享之孝廟云不然高廟渡
江成中興之業功德盛大故合享此朕無功德豈可
享用璫云留在庫藏久必朽蠹取而觀玩何損也孝
廟云此皆是直錢之物高廟所寶萬一將出或至損
壞便是不能守也至後皆鎖閉不啓

四事

慈福慶壽壽皇新作一袍刺繡甚華慈福見之云哥
哥尋常不曾着此衣服今何故如此壽皇對云政為
媽媽萬壽壽獻杯之故慈福云哥哥可謂孝順喜形天
顏壽皇親捧壽杯慈福不舉手就以口飲感動之極
至於涕下翌日取此御袍置藏之云此我兒子孝順
為我獻壽特為此服也

五事

元夕後三日宣嗣秀王及其諸子宴集坐間壽皇云
聞得外間鼓吹喧闐想是民間歡樂嗣秀王對云此
不可強壽皇云此如何強得嗣秀王云緣連年豐稔

民間稍康所以致此壽皇云是是嗣秀王因問元夕
壽皇聖帝對此良辰美景亦領略之否壽皇云十四
日嗣帝過此排當十五日不飲嗣秀王云是夕如何
度壽皇云是夜鼓琴兩曲人報月色甚佳遂出巡簷
賞月已而飲湯一盃至二鼓就寢大凡飲酒不可連
日令人神思不清又云人主没人道得若不自制禁
任意恣縱何所不可非獨酒一事也

六事

每宣秀邸及諸子宴食味極薄壽皇語之云莫不嫌
經鉅堂一卷

太簡薄否人飲食盤案雖極豐腴所食不過一兩箸
其餘皆作踐了何如分作一兩次既不作踐又可頻
相會也

七事

壽皇極簡嚴不甚發語雖宴集拱手終席對諸璫不
呼其名止呼其官而已

八事

壽皇坐側有一牙籤筒牙籤凡二十半白半綠酒博
至出白籤斟止半盃出綠籤則滿泛一席之間用

籤止二三而已

九事

近瑞奏當脩重華宮舊例須關朝廷出錢下臨安轉
運司應副壽皇云我在南內豈不知朝廷無錢臨安
轉運司亦窘向來高宗緣德壽宮闕錢所以朝廷極
力應副今我與嗣君是一家事此間並無用錢處所
積甚多只用宮中錢脩不必關聞南內遂以重華庫
錢計料翻蓋更不官差一匠及一夫

此九事聞之趙觀察因記小臣淳熙末備數
經鉅堂一卷

翰林權直宣至選德旁一小殿忘記名是時
壽皇方特高廟之喪衆白處布巾服白處布
背子殿側一間有小櫃只是麤黑漆上設
青紬坐褥三條虎皮兩片而已以趙觀察所
言驗之則孝廟恭儉之德表裏如一過漢文
帝遠矣

孔顏

學者自幼師慕孔顏孔子畏於匡危於陳蔡伐木於
宋削迹於衛顏子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

憂大以聖大賢猶不免困厄如此而卒以大聖大賢者為其遭困厄而不屈也然則困厄果非學者之正唯當學其處困厄而不屈者耳

子思

費子陽謂子思曰吾念周室泣涕不可禁也子思曰然此亦子之善意也夫能以智知可知而不能以智知未可知危之道也今以一人之身憂世之不治而泣涕不禁是憂河水之濁而欲以泣清之也其為無益莫大焉唯能不憂世之亂而患身之不治者可與經鉅堂一卷

五

言道矣

子思不仕不受國恩故以身為重若夫已出身而仕受國恩深雖在田野亦當憂國可也

孔子建

孔子建與崔義為友義仕新莽為大尹數以世利勸子建仕子建曰吾有布衣之心子有衮冕之志各從所好不亦善乎且昔與子幼同志故相友也今子以富貴為榮而吾以貧賤為樂志已乖矣乖而相友非中情也請與子辭今人見朋友富貴趨附之唯恐

寧復有此高見耶

原憲

原憲貧居于貢連駟結駟而過之謂憲曰夫子何病也憲對曰衣食不給者謂之貧德義不進者謂之病憲非病也貧也子貢慙而退子貢固陋矣若憲者宜付之一嘆可矣未免與之辨對亦未為高絕者也

顏觸

王見顏觸曰觸前觸亦曰王前宣王不悅左右曰也觸以臣也王曰觸前觸亦曰王前可乎觸對曰夫觸前為暴勢王前為趨士與使觸為趨勢不如使王為趨士王忿然作色曰王者貴乎對曰士貴耳王者不貴王曰有說乎觸曰有昔者秦攻齊令曰有敢去柳下季壘五十步而樵採死不赦令曰有能得齊王頭者封萬戶侯賜金千鎰由是觀之生王之頭曾不若死士之壘也

此即晚食以當肉徐步以當車之類觸即謂別一人耶

蘇秦

蘇秦貧時親族薄之及佩六國相印而歸前之薄者
頓焉加禮曰吾見季子金多也季子金多於貧者何
與一旦見金多頓為之加禮宜為秦所鄙笑而得以
金多自驕也

李斯

李斯入秦值秦厭諸侯客下逐客之令斯在逐中亟
上書引物連類言客有益於秦而無害秦遂用之自
此致位丞相官成名立矣其後為趙高所譖下獄父
子俱戮東市將刑語其子吾雖欲與若復牽黃犬出
經鉅堂一卷

上蔡東門豈可得乎其言悲甚嗟乎使斯遭逐時不
上書乞留不過為布衣其牽黃犬游獵於上蔡東門
可以終身無悔及其見留雖致身榮顯而父子俱戮
致坐一書之故故曰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始斯
為書生見倉鼠而興感則其志專在利祿故其見逐
而上書恐不得利祿也後與趙高謀殺扶蘇立二世
恐失其利祿也一有患得患失之心終不免於大傳
可以為貪利忘義者之戒

賈誼

賈誼陳治安之策乃在於鵬賦之後豈其涉歷世故
於事理講明尤更深究耶故文帝前席自以為不
及也與其初欲改正朔易服色時所言時政必大異
矣

延篤

吾嘗昧爽擲梳坐於客堂朝則誦義文之易夏商之
書公旦之典禮仲尼之春秋夕則消搖內階詠詩南
軒百家衆氏投閒而作洋洋乎其盈耳也煥爛乎其
溢目也紛紛欣欣兮吾獨樂也當此之時不知天之
經鉅堂一卷

為蓋地之為輿不知世之有人己之有軀也雖高漸
離擊筑傍若無人高鳳讀書不知暴雨方之於我未
足況也且吾自束髮已來為人臣不陷於不忠為人
子不陷於不孝上交不諂下交不黷從此而沒下見
先君遠祖可不慙赧吾嘗讀延篤傳有契於心每三
復焉當是時達如陳蕃李固窮如范滂輩皆不能免
獨篤優游里閭以壽終蓋知幾早退逃名隱去之故
也

孔明

孔明輔後主先擇賢者在人主左右其出師表曰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為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得裨補闕漏有所廣益此孔明輔後主第一法也初亮自表後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孫永食自有餘饒至於臣在外任別無調度隨身祇食悉仰於官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及卒如其言握國柄者苟不廉儉何以率下苟通賂遺是非必

經鉅堂一卷

九

且倒置何以服人又小人譏毀君子疑其營私今乃了無所營說言何自入手此孔明輔後主之第二法也

又

先主三顧草廬時孔明年甫二十七歲名望之重若老成舊德其亡也止五十七大抵人才見用於時不過三十年古人四十而仕七十告老其間亦止三十年孔明自二十七遇主五十七而終適滿三十年豈其早達故不享上壽耶今人無孔明才德若其早達

是大可畏弟後世仕官不免待次若計在任實滿三十年者亦自難得僕二十登第二十九方得祿中間待次閑居又十餘年計實得祿未及二十年豈造物者欲壽之耶若使登第便得祿又無齟齬三十年已滿則大可畏矣

三諸葛瑾為長弟亮族弟

諸葛孔明仕於蜀至子瞻死於忠義諸葛瑾仕於吳至子恪死於誅戮諸葛誕仕於魏及其身以兵死三諸葛皆禮之後分存三國皆不免覆家僅孔明仕蜀從劉氏合平正漢子瞻死於忠義為得其死擇禍莫若忠當以孔明父子為法也

經鉅堂一卷

十

孔融荀彧

孔融曹操不齒孔融豈不知曹操險詐可畏而每侮之者知其終不免也荀彧每事輸忠於操助成氣勢而後其終亦不免於死議者不知責彧而責融以不能全身遠害何哉

張季鷹

翰謂顧榮曰天下紛紛禍難未已夫有四海之名者

求退良難吾本山林間人無望於時子善以明防前以智慮後榮執其手愴然曰吾亦與子採南山蕨飲三江水耳翰因見秋風起乃思吳中菰菜羹羹鱸魚膾曰人生貴適志何能羈官數千里以要名爵乎遂命駕而歸任心自適不求當世或謂之曰卿乃可縱適一時獨不為身後名耶答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有生前一杯酒身後名且不求況身後利耶

許敬宗

許敬宗與瀛洲學士十八人之選觀其對帝丘之問

經組堂一卷

十一

蓋博學多聞者位至宰相壽八十餘人許其才天假以壽而乃列姦臣傳不得與房杜為輩真可惜哉

杜牧之

杜牧之名聞一時累中科目意氣揚揚入一寺有僧靜坐者見之不顧旁人為言此先輩近日甚有名譽僧亦不答牧之茫然自失以是知外名利者之高如此彼方以趨名利者為可鄙宜其視之邈如也

白樂天

天平生無一不可人意者詩文既高立朝議論

直而有用為郡守所至有遺愛處謫地不少挫屈於牛李二黨取其長棄其短雖與之從游而不為所汙亦不深為所喜晚年優游分司有泉林勝景之樂而又深明佛理洞究性原而其所得者全名高壽祿位亦不為不貴是真可慕羨者也

又

樂天直節全名深識遠見真可師慕第不免有聲色之好平生事事皆如意時以無子為苦以此知佛謂此土為闕陷世界真不妄也

經組堂一卷

十二

張志和

吳興人指南門二十餘里下菰菁山之間一帶遠山為西塞山也山水明秀真是絕境家有小舫時時載酒浮游其上當八九月秋氣澄爽尤可愛翫特恨無志和詩筆胸次耳

柳璨

讀唐書至柳璨曰負國賊柳璨死其宜矣於是知為小人之果無益而其自知亦甚明也

林希

希在元祐已作大從官與東坡為齊輩章惇敗元
公欲其行辭下除掖垣希意圖進用遂俯就之
既草東坡謫辭擲筆曰壞了平生名節也其後僅遷
丞輔大從官與執政相去無幾名節一壞遺臭後世
明知而明犯之甚矣官職之能壞人也

後山

後山與趙挺之俱為郭槩婿後山一生連蹇章惇欲
一見後山竟不詣高節如此挺之附麗至宰相然至
今日為小人以此知富貴不足道也後山在京師寒
至無衣趙挺之妻送衣與後山妻後山却而不受寧
忍寒其清又如此可師仰也

介甫

荆公字說以轉注假借皆為象形象意此其所以為
狗也若其間說象形象意處亦自有理其更新法若
願後至今用之東南為便不覺其害海外四州自舊
不曾願後前十年守臣奏民間陳乞欲從中州願後
朝廷從之當時攻之者一切以為不可行力排之此
所以其心不服故曰憎而知其善可也

涑水金陵

溫公退居於洛十七年荆公罷政歸金陵亦十餘年
溫公不唯天下重望歸之其心樂道真得退居之適
荆公不唯得罪公議其心負愧良多身雖逸而心無
一日之樂觀二公出處可以為鑒

東坡楊畏

東坡在嘉祐立論務在更變在熙寧立論務在安靜
在熙寧力排募役在元祐乃免役蓋唯是之從而
不徇時之好惡此其所以為君子楊畏在熙寧則從
熙寧在元祐則從元祐在紹聖元符則從紹聖元符
時人目之曰楊三變不顧是非而唯時是徇此其所
以為小人也

邢恕張商英

邢恕初從溫公伊川游號為善士後入紹聖黨為凶
人張商英初入紹聖黨至崇觀間反得時譽人之善
惡非有定也在人而已

汪彥章李漢老

二公皆名士特其初出蔡京之門一時于進以詩文

設者數矣其言無所不至後皆不敢編入文集而其子孫乃有拾遺者竟不免流傳於世欲人不知莫若勿為信然斯言

臧穀

臧與穀二人俱牧羊俱亡其羊問臧奚事則挾策讀書問穀奚事則博塞以嬉其為亡羊一也余謂不然亡羊雖一而挾策讀書者終勝於博塞以嬉者今有二人焉一人為善一人為惡皆不免於死然為善者終勝於惡者也

雞金一書

炭小五達者

市達有炭市人太駟謂之炭小五家累巨萬京師未破時先十年炭小五竭資要用十年之間蕩盡而京師遭虜寇家資多者括盡金銀殆不聊生反以為苦所謂炭小五者貧無所有反不昭累豈其有先知智數耶抑其敗與時變會而適然耶

趙向地熱

趙子固向伯升錢塘二佳士其先夫原人靖康後携家南渡兩家各有中原田契兩籠其初南渡時且

至恢復還中原憑契書復故業至今七千餘年歲契待時竟成無用金銀珠玉既不可保置田產有契書可保矣而亦無用以是知佛說萬法歸空之理為長也

王昶戒子姪

夫富貴聲名人情所樂而君子或得不處何也惡不由吾道耳患人知進而不知退知欲而不知足故有困辱之累悔吝之咎語曰如不知足則失所欲故知足之足常足矣覽往事之戒敗察將來之吉凶未有

雞金一書

十六

于名要利欲而不厭而能保世持家永全福祿者也觀昶所以戒其子者如此而世俗見子弟多取名利以為能榮其家而人又從而榮之者是殆未知此理也

盤谷序

儒者立論往往矯激多失之偏獨盤谷序論窮達二致其說曰吾非惡此而逃之是有命焉不耳章而致可謂平正不偏矣士大夫達則利澤施乎天下窮則居無時唯適之安何往而不有獨不可

為趙超羈需之狀俟候公卿之門奔走形勢之塗耳

又

蓋谷序寂窮達二致可謂曲盡第以粉白黛綠列屋
閒居妬寵負恃爭妍取憐為太矣夫得志何其小也
此乃李愿之見退之特述其言耳故首載愿之言曰
云云

秋聲賦

秋聲賦云奈何思其力之所不及憂其智之所不能
宜其渥然丹者為槁木黧然黑者為星星此士大夫
經堂一卷

十七

通患也夫力所不及而思徒思耳智所不能而憂徒
憂耳吾嘗有多憂多思之患方壯而遽老未老而先
衰坐此故耳

羅漢頌

不結良因與善緣苦貪名利日憂煎豈知住世金銀
寶惜汝開看七十年九財積雖多而用不到即是看
也馬援謂之守錢虜貪而造業用又不到開猶七十
年而為守錢虜真愚也哉

歡詩

莫笑學仙入山中苦茶癖試看青松鶴何似朱門客
朱門炙手熱來者無時息何嘗問寒暑豈暇謀饑食
強顏悅憎怨擇語防讐敵衆欲苦無厭有求其必獲
敢辭一身勞豈塞天下責風波卒然起禍患藏不測
神仙雖杳茫富貴何意得歐公詩蓋身而不知之
者

一字至十字詩格

詠竹

竹竹森寒潔綠湘江濱渭水曲惟慢翠錦戈矛蒼玉
綠簾堂一卷

十六

心虛異衆草節勁踰凡木化龍杖入仙陂呼鳳律鳴
神谷月娥巾帔靜冉冉風生笙竽清簌簌林間飲酒
碎影搖尊石上圍棋清蔭覆局屈大夫逐去徒悅柳
蘭陶先生歸來但尋松菊若論檀藥之標無越於君
欲圖瀟灑之姿莫賢於僕

詠石

石石陰黑陽白岸胚胎山骨帶天地鎔鑄鬼神刻畫
鯨鯢張怒眼虎兕交鬬額敵如溫主聲清洗似精鋼
色碧花邊瓦爾似奇品林下礪然無俗格冰霜慘冽

堅操不移塵土昏冥孤標自隔巖嶽獨立見劉侍中
家磊落群居在牛丞相宅昔時雲士常命汝曰聽從
今日衰翁且對君為佳客

右見文與可丹淵集東坡公有好其詩如好
其畫者乎近滁陽林守送此集來置之按間
試閱之果有佳處一字至十字格他集未見
姑錄之

經鉅堂一卷

无

終

經鉅堂雜誌卷二

朱雪川倪思正父

食時五觀

魯直作食時五觀其言深切可謂知慙愧者矣余嘗
入一佛寺見僧持戒者每食先淡喫三口第一以知
飯之正味人食多以五味雜之米有知正味者若淡
喫食則本自甘美初不假外味也第三思承食之繼
來第三思農夫之愁苦若此則五觀中已備其義每
食用此法極為簡易且先喫三口白飯已過半矣後
無鉅堂二卷
具與張鼎校刻
所食者雖無羨蔬亦自可守虛貧之道也

訓子弟

端謹謙和勉進學問可以為良家子弟矣本之不立
縱復俊敏墮於輕薄子之烈則才為累識者不取也
後生戒之

書座右

學貴有常然後日新有常與日新若相背馳然非有
常不能日新也

易

有來問我如何學易自何而入何從詣極我告之言
深求反惑日用常行坦然明白夏葛冬裘渴飲飢食

泰否

泰之初九曰志在外也否之初六曰志在君也君子
於泰之時身雖在朝廷之上而其志未嘗不在山林
惟其志在君故與同其休戚而無憤世之失

程朱易

易以理寓象數因象數以明理漢儒多明象數而於
理或泥而不通自王弼以玄理註易儒者於談理日

經筵堂二卷

二

勝乃復盡畧象數二者皆得易之一偏至本朝言理
則程伊川為最兼象數則朱晦翁為詳今集二書為
一庶幾理與象數兼得之云

易通鑑

易以明天地萬物之理通鑑紀治亂興亡之跡推其
理而知其盈虛考其跡而究其得失是其學也有用
其於用也斯為有孟子昔之學貪多務得余今之學
指華摘實乎此二書朝夕紬繹迨其來也怡然理會
渙然冰釋寂然不動退藏於密

近之不遜

孔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遜遠之
則怨既不可近又不可遠然則奈何曰先勿近而已
美惟先近之一旦遠之則怨深先勿近之怨亦淺矣
勿忘勿助長

上云而勿正心古說既不通伊川以而勿正為一句
心勿忘作一句亦不通意味正心二字元是忘字傳
寫失真以一字分為二字故爾蓋養浩然之氣必當
有事而勿忘既當勿忘又當勿助長可也疊下勿忘

經筵堂二卷

三

作文法也

人生苦樂

人生斯世非樂即苦樂者人之所欲苦者人之所不
堪自非喪心之人未有不知所避就者然而識真苦
樂者少故列於後

有全樂而無苦者

逍遙無為一念不生

不能忘念向善觀惡

觀聖賢書日有所益

有苦樂相半者

飲酒可樂而有中酒之苦

賦詩可樂而有覓句之苦

妻妾可樂而有戕賊之苦

珍味可樂而有造業之苦

為官可樂而有憂責之苦

營生可樂而有多怨之苦

有須臾之樂無窮之苦者

賭博

父母俱存闔門和樂

親近師友講貫義理

隨力所及濟人利物

有佳子弟向學奉親

良辰美景觀玩山水

身體康強老而不衰

國家安寧時和歲豐

父母俱慶身登高科

永食粗足知足不貪

四

押娼

犬獵

沉湎

喜諛佞近小人

籠養

戲聞

好勝健訟

有苦樂相因者

久病獲痊

經堂二卷

五

失物復還

行人忽得

惡子改過

被禁得釋

苦樂

或曰何者最苦曰生不肖子最苦或問何者最樂曰有賢子最樂夫冤憎會他苦猶可逃獨子弟不肖教之不從怒之不改遣之無所日為不美事以惱辱長懷抱是謂至苦若得賢子其樂亦非他樂可比也

或問何者最苦多事最苦或問何者最樂靜坐最樂或問何者最苦聲色最苦何者最樂悅義難樂

又

成實論衆生得欲無厭如飲鹹水不足故難樂欲乃名為樂身為衆苦之聚身為衆苦因緣人受虛妄樂便生貪著以貪著因緣生守護等過當觀樂甚於苦也樂為苦門以貪樂故從三毒起不善業墮地獄等受諸苦惱當知皆以樂為根本一切合會皆離別相別所愛時深受諸苦故知樂者甚過於苦

經集卷二

七

樂受是煩惱生處所以者何以貪身故則欲所須欲因緣故恚等煩惱次第而生樂受是生死根本所以者何因樂生愛如經中說樂受難捨甚於桎梏又生死中貪樂所以者何以貪樂故不脫生死又此樂受與衆生苦求時欲苦失時念苦得時無厭如海吞流是以為苦又樂受是苦疲倦因所以者何衆生求樂因時雖經險難以為樂故心不懈倦是故智者應當觀苦樂受名義難樂因所以者何以貪樂故能起善業為現樂終樂亦如是

一切身受之因所以者何取樂生愛愛故受身未離欲者愛此樂受愛因生苦故知樂受是衆苦本又樂受味是貪等因若無樂受則無所貪凡夫不知皆以苦為樂苦者多求樂者不求

苦樂

享欲樂者如食糖初甜後淡受貧苦者如食橄欖初澁後甘

苦樂不同

今人家之治產也相忍以飢寒相強以苦勞雖犯軍

經集卷二

七

米之難飢饉之患溫衣美食者必是家也相憐以衣食相惠以逸樂天飢歲荒嫁妻賣子者必是家也故前之為道前苦而長利後之為道偷樂而後窮

先苦後苦

樂勞苦營本業其後衣食必有餘縱口腹事逸游其後衣食必貧窘非天也非人也自取之也

三樂

世有三樂真樂也一曰吾倫之樂安樂也地之樂三曰講習之樂孟子曰宋毋俱存則樂樂之樂也此

人倫之樂也仰不愧於天俯不忤於人二樂也此心
地之樂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此講習之
樂也人倫之樂自父母兄弟之外妻室欲其同甘苦
子孫欲其師教宗族欲其和睦女之適人者欲其得
所歸結自人倫而推之有一敗人意則非樂也心地
之樂豈止俯仰無愧忤而已其道德必與聖賢合與
天地並可也道德未同乎聖賢未同乎天地不可以
已也講習之樂何止於得英才而教育凡學問德行
之有勝乎吾者吾方且師之雖受人之教育亦樂矣

雜錄卷二

八

此三者天下之真樂不此之樂而以外物為樂樂未
一二而憂已八九世俗以為樂識者不貴也

憂樂

世間遇如意事其樂不過三日至於不如意事未至
亦憂已至亦憂過去亦憂故憂樂雖曰相對要之樂
少憂多也

憂

成實論云憂是愚人所有智者則無是故愚者其憂
難除亦能深生熱惱又云憂要以智斷至哉斯言一

又云愚者常憂所以者何愚愛華離怨憎合會所求
不得故常憂惱又此憂從二因身心不淨如糞塗毒
蛇龍螫能汙又此貪欲常癡中行譬如狗齧血塗枯
骨涎唾合故想謂美貪者亦爾於無味欲中邪倒力
故謂為受味衆生以貪欲因緣樂少苦多所以者何
如富貴處少散壞時多 愛欲者為樂因故備受諸
苦請求時苦守護時苦用時亦苦如稼穡商賈征伐
仕進等是求時苦守時恐怖畏失故苦現在無厭故
苦歡愛欲有五種患一味少過多二諸結熾盛三至

雜錄卷二

九

死無厭四聖所呵棄五無惡不造 諸煩惱生皆因
於貪如貪身故起諸煩惱又愛使不拔則數數受苦
如毒樹不伐則常害人又貪能使衆生負荷重擔
衆生為無明所蓋覆愛結所繫往來生死無有本際
貪斷故色斷乃至識斷此貪以無常等現故斷斷此
貪欲則心得解脫色貪斷則無色無色則苦滅故知
貪欲為堅固縛又貪欲如賊而衆生不見其惡又貪
欲常於軟美門中行故名深惡其切世間所樂各異
貪故和合猶如乾沙得水相著若欲得諸樂當捨一

切欲樂捨一切欲故得畢竟常樂若欲生一從喜生
二從憂生若失所愛物是從喜生從憂生者從所憎
事生亦從嫉妬等生未離欲者嫉妬等結常離其心
又多衆生憂惱報

貪

成實論若不守護眼耳等門則貪欲生於饑食不知
節量則貪欲生親近女色則貪欲生受諸樂則貪欲
生以愚癡故貪欲生於不淨中生淨想故貪欲生與
多欲人共同事故貪欲生懈怠不動修善則貪欲得
經鉅堂二卷

便於非行處行則為貪所侵潤不淨等未能壞緣則
貪欲得勢從久遠來常習貪欲故成貪便則易生又
思量心弱隨逐所緣不能制伏則貪欲生又於貪欲
中得見利味不見其過則貪欲生

問曰貪欲有何等過故欲斷耶答曰貪欲實苦凡夫
顛倒妄生樂想智者見苦則斷 又受欲無厭如飲
鹹水隨增其渴何故得痛樂不受欲故諸惡難集如
刀仗等皆由欲故 佛說於身應當惡惟所須諸苦
所以而有當知皆以身為園緣樂因於樂 惡是貪

常於不淨中行如女人等是女人得大樂當捨離少
樂故能得無量樂智者更無別利如離貪愛心隨心
離貪愛則滅諸苦惱又此貪欲為害善法所以者何
深貪者則不顧戒不受教化不見衰患不觀罪福如
狂如醉不知好醜亦如盲人不見福利 又說貪欲
為大海無邊亦無底波浪激濺深惡盡皆羅列如是
諸險難無人得渡者但住淨戒般得見正風利佛為
大般師能示諸正道如所說修行是者則能渡 貪
欲最為難斷一切貪欲究竟皆苦所以者何貪愛事

經鉅堂二卷

十一

必當離散因緣必有憂苦佛於處處經中說種種喻
呵此貪能害慧命故說為毒在心即苦故名為刺能
斷善根故名為刀能燒身心故名為火能生諸苦故
名為怨從心中生故名為內賊以難拔故名為根能
汙名聞故名為淤泥障善道故名曰妨礙內疼惱故名
箭入心起諸惡故名不善根沒生死海故名為河劫
盜善財故名為賊問貪欲有如是過當云何斷答曰
以不淨觀等遮以無常觀等斷若人能知一切無常
則無貪欲若人能見世間皆苦若因緣貪此貪則斷

三
其為煩惱先自燒惱然後燒人云何當斷曰常修慈
悲喜捨瞋患則斷見瞋過患是則能斷又得真知瞋
患則斷以忍力故瞋患則斷為瞋患者欲惱害今
而返自害所有身口加惡於人自所得惡過百千倍
故知瞋為大自減損故智者欲令自利得免大苦大
罪應當行忍云何能忍答曰若人善修無常了達諸
法念念生滅罵者受者皆念念滅是中何處應生瞋
耶又善修空心故能忍辱作如是念諸法實空誰是
經集堂二卷
罵者誰是受者又是苦實則我實有過何故瞋
耶若是不實被人自當修忍罪我何故瞋又若聞
惡罵當作是念一切世間皆業受報我昔必嘗集
此惡業今當償之何故瞋耶又我於此聲取相分別
故生憂惱即是我咎又忍辱者不咎他人又念諸佛
又眾賢聖尚不免罵何況於我又作此念世間多惡
不奪我命已為大幸况打罵耶因作此念此惡罵等
於我無苦易可忍受如佛教比丘看鐵錮解身身尚
應忍受何況罵耶

慢
身為不淨九孔流惡何有智者恃此自高又觀無常
等相則滅憍慢
無明
一切煩惱名為無明世間眾生以無明力故貪食少
味不見多過如蛾投火如魚吞鉤眾生亦爾現貪少
味不顧多過諸惡道皆因不善不善皆是無明如
真實珠盲者棄諸煩惱中無明最強如經中說無明
罪重亦難除解故知無明是諸苦根本於無常中生
經集堂二卷
常想猶如空拳以誑小兒亦如幻師能現前誑人令
見土為金無明人於畏處不畏善處不善憎惡善人
愛樂惡人倒取人意常喜近疾惡執邪事不知慙愧
樂處黑闇及不淨自大白責喜輕蔑人
憂也貪也瞋也慢也無明也皆為善之毒害
極其情狀與其對治之方未有如釋氏之說
故具載之
不善
成實論若行不善則自賊其身况他人耶行不善業

今雖不現果報則若是故雖少如毒雖少亦能害人如債雖少漸漸滋息又行不善明不樂以樂行不善故失人天樂不樂樂者愚之甚也

善樂

成實論云行惡見樂為惡未熟至其惡熟自見受苦行善見苦為善未熟至其善熟自見受樂今之為善為惡而報未驗者皆於其未熟觀之也至其熟時決不可易矣

浮屠氏之說比聖人之言雖不免偏然其是

經集堂二卷

十四

濟世良藥藥之治病則柔之劑必偏以其疾偏故以暖藥攻寒疾以涼藥攻熱疾隨病下藥故不免偏也

避畔

古語云終身讓畔不失一段晚康有一賢楊珍仕偽蜀久官于外所居地為隣所侵其子欲訟之於是作詩曰四隣侵我我從伊畢竟海恩未有時試上含光殿基望秋風承泰正離離逐逐復含隣里爭地界者或為人所侵或恃強侵人初過及尋間或以與訟或

以招怨者多矣若作此觀應事必端矣

意向則重

青紫品章朝廷所以別貴賤者固然矣此者國有大故官寮服裘其不得服者亦深慕得服者以此知意向所在則重也

各有氣分

牡丹為藥於春為宜芙蓉桂菊於秋為宜海棠開於秋終是蕭索近有四時木樨開於春終不及秋非時強開氣象故殊也

經集堂二卷

十五

無厭者自生煩惱

漢武帝通西域平南越破朝鮮伐匈奴斥地數千里猶不知止終至於下輪臺之詔唐太宗平高昌珍吐渾虜延陀誅突厥羈縻萬里之外猶不知止終至於不能勝高麗是之謂無厭自生煩惱者幸其晚而悔若不知悔則如秦始皇隋煬帝唐明皇覆亡繼之矣然而得利者必至無厭不肯遽止是以不可勸諫譬之盜賊不取不已也

創家事必敗家

有福有智能動能儉創家者也有福有智不勤不儉成者也無福無智不勤不儉敗家者也

盜亦有道

盜未易為也莊子曰盜亦有道非有智數才力膽氣足以服人者人不服之其為魁固難矣雖其徒黨苟無一長盜魁亦不收之又為者亦湏命好然後不敗故曰盜未易為也

盜未嘗樂

盜恣為凶橫酒食衣服唯意所欲然而日虞見捕雖

經堂二卷

王去

在樂中未嘗樂也

衣食粗足不肯為盜

粗有衣食者不肯為盜十金之賈不肯瞞稅此中中之智能之不待遠識也

族弟試見黜不憂

族弟試見黜不憂或問何以不憂對曰今年雖黜明年尚有試期留取其就明年試若今年憂而死明年無其試矣此言殊有理

惜別

家妹見訪骨肉相聚甚愜老懷童兒亦為之喜其歸也不能不作惡坡詩云我始來宛丘牽衣舞兒童便知有此恨留我過西風西風亦已過恨別終無窮人情一也來時之喜即為別時之戚親復此境尤見坡詩之工

聲

松聲澗聲山禽聲夜鐘聲鶴聲琴聲棋落子聲雨滴塔聲雪洒窓聲煎茶聲作茶聲皆聲之至清者而讀書伊吾聲為最聞他人讀書聲未極其喜唯聞子弟讀書聲則喜不可勝言矣

經堂二卷

王去

是非顛倒

韓文公准西碑蘓文忠公上清宮碑文辭雄傑照曜古今當時乃磨韓公文而使段文昌為文易之仆蘓公碑而使蔡京為文易之段蔡之文猥醜散韓蘓妙作何啻天冠地履不唯一時是非顛倒若段蔡者豈不知雄辭在前遽敢下筆可謂大膽不自量也意謂天下可欺後世可欺小人之無忌憚者

段蔡之文不應流傳今猶流傳者豈天以印

證韓愈二碑乎

顛倒

法藏碎金云世間人顛倒者十有八九其一少而當勤以圖身計而反放逸老而無成故古人有詩云少年輕歲月不解早謀身晚歲而無益低眉向世人其一老而當逸以就便安而反自勞後老而彌苦故古人有詩云可憐八九十齒隨雙眸昏朝露會名利夕陽憂子孫此二事知之不難而知者尚少何況深妙之事

維鉅堂二卷

大

前詩為子弟者當以為戒後詩老者所當省也余老矣後詩為切

戀憾

啓手足之際有餘則戀不足則憾苟不知道二者必居一焉

晉人風俗之弊

自夏侯玄鄧颺何晏祖尚虛無暨阮籍劉伶輩遂至放恣縱傲而潘岳等二十四友又至於望塵雅拜略無廉耻二者俱失也

十不善業

論十不善業身三殺盜淫也意三貪嗔癡也口業乃四妄言也綺語也兩舌也惡口也故人於口尤不可不謹人能謹守是戒不為十惡是謂實行雖不談禪設教吾必謂之真能學佛者也

四勿四母

孔子之告顏淵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勿者禁止之辭也而孔子之所絕者四母蓋也母必也母固也母我也母亦禁止之辭也人姓李

維鉅堂二卷

大

善非有不善也然其不善斯善矣孔子之初亦自禁止不善始於之久則自然安行併與其兩禁之者絕之矣然人亦能至孔子之大成則當先知孔子之教顏子自四勿始可也若曰併與四母絕之是自欺耳非為學之叙也

求

不足者求於人有餘者為人所求求於人為乞憐之狀固難為顏為人所求而無以應者亦難為顏求於人而師得未免有怨為人所求而無以與之眾怨乎

馬何難辭散髮若處中既不忘於求人又不為人所求既免怨於人又免為人所怨非處中難能之所謂處中者何也衣食粗給不當推位者足已至此者可謂世間韋人

物各從其類

易曰方以類聚物以群分豈非夫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物各從其類也心身清淨自然親上心身穢濁自然親下心身穢濁又自與穢濁者為伍欲求與仙佛同類無是理也

經組堂上卷

三

經組堂雜記卷二

經組堂雜記卷五

宋雪川倪惠其

力量

力有強弱量有大小不可過也今有人力能負百斤者有止能負五十斤者以錢傭募能負百斤者其直若干能負五十斤者則半之能負五十斤者不取食百斤之直今有舟可以載百斛者有止可載五十斛者以錢僦賃能載百斛者其直若干五十斛者則半之可載五十斛者不敢貪百斛僦直而唯五十斛之

經組堂上卷

一

載此小丈夫之智有知量如此今之士夫夫不量其才德之所任而唯高爵重祿之貪可乎

有無得失

有無得失循環之理自無生有有復歸無方其有時無理具矣有而復無乃逐其初是以識者深悟此理得而不喜失而不戚昧者惟志於得得則失喜失則大戚悲喜相尋為物所使不亦大惑乎試以小事喻之今有舉子方其未應舉也初嘗嘗為名忽焉登焉喜不自勝及就省闈而遭黜落則向來之喜轉為

大戚殊不思向未發薦與今遭黜時一也半歲之間一喜一戚彼其儕類之未嘗發薦未嘗到省者初未嘗有喜戚也戚自喜生不喜何戚人能於得志之時知其必有失於其失之時思其元未嘗得則胸次了無喜戚豈不泰然矣乎

閑居

閑居勝於居官其事不一其最便者尤於暑月見之暑月居官非我見人則人見我衣冠襪履未嘗敢去体正執坐轡殆如蒸焙客位偪窄臭氣薰聚正使達

經鉅堂三卷

二

官免於請謁不能受人之謁也正使恬退簡於造詣亦不能不受謁與報謁也至於造朝蒞政其事尤重其禮尤謹則其服尤厚公裳必羅靴帶必皮乃與嚴冬無異扇不可揮傘不可張渴不可遽得水飲食或不能以時往往至於傷暑者多矣閑居則不然自早燒香見尊長之後食罷便可帶巾杖袒裙輟從事藤床竹几展轉北窓清風時至反患太涼挾策就枕困來熟睡晚涼浴罷杖履逍遙臨池觀月登高乘風採蓮剖芙蓉雪藕白醪三盃取醉而適其為樂殆

未易可以一二數也故曰閑居之勝居官尤於暑月見之或曰居官亦豈無白醪可飲蓮羹冰藕可食乎曰雖飲白醪而思明日有事飲之而不敢多也雖有蓮羹冰藕亦非鮮新食之而無味也又安得醉而適乎

剛制

酒誥言剛制于酒豈獨酒哉九嗜慾之好皆當剛制可也唯剛能制不剛者未嘗不為情欲所勝安能制之

經鉅堂三卷

三

不達未必不為福

介甫未用時天下以重名歸之一旦顯用壞盡名譽惡盡善類用盡心術新法一變馴致禍亂使其當時高卧不起安得有此故曰不達者未必不為福也

燮理

君子治心欲和治身欲和治家欲和治天下欲和有喜怒哀樂愛惡欲少過則傷和非善燮理方寸不能和也身有陰陽寒暑飲食起居變失節則傷和非善燮理血氣不能和也家有父子夫婦宗族是切

之情不順則傷和菲善燮理闔門不辭和也若夫燮理陰陽以和天下亦自此推之耳然非窮而在下者之責也

簡易

君子之道甚簡且易但循理而行非理即止去其害理者而已豈不簡且易乎

自脩

人或毀已當退而求之於身若已有可毀之行則彼言當矣若已無可毀之行則彼言過矣當則無怨於

經鑑堂三卷

四

彼妄則無害於身又何反報焉且聞人毀已而忿怒欲以惡聲報之惡聲加入人復報之其毀滋甚不如默而自脩已也諺曰放寒莫如重求止謗莫如自脩斯言信矣人若遭毀之時能以此反去聖人不遠矣

動植

凡天下之動物不植凡天下之植物不動兼動與植者其唯人乎故曰人為貴而動植皆類焉

獲寶

深山有寶焉無心于寶者得之或得者見其得寶不知

其然意謂此地皆寶日操斧鑿山斷掘用心非不動用力非不勞而終不得寶矣此無他彼以偶然為可常也若是者世豈不謂之愚乎

守令

州縣吏莫難於守令而居官廉介公正者多不免蓋獄訟親決吏不得而干與則絕其衣食之源一也庭無留事吏不得而屈滯則絕其衣食之源二也倉庫出入不容滲漏則絕其衣食之源三也二稅正權不容多取則絕其衣食之源四也故廉介公正者為守令吏或至困甚日夜望其入之去允可以擠謗之者無不為矣又其在官府凡官府之事易以撰飾謗出其口不易信之其次則廉吏也察官之中十八九其廉彼若得長吏不廉則有與俱濁故其疾廉者尤甚其次則寄居大姓寄居大姓豪奪武斷以此立門庭與小民爭不問曲直必欲取勝廉介公正之人豈畏強禦據理斷決所謂豪奪武斷者不自退省乃以為守令見治其怨必深文允守令必與政定曲直廉者小民不能延譽曲者大家小則與謗大則推撼其次

五

屬吏以一州計之一歲之間舉劾不過一兩紙而求者數人皆挾有力者宛轉廉介公正者舉人以公被舉者未必感恩而見遺者必懷怨不獨其入怨其與之作書者皆是權貴求而不得怨怒若何其次游客游客經過不滿所欲便生詈誶游客猶可術士尤甚凡此數端交發其毀豈有全人乎此廉介公正之士所以常遭羅斥而廉介公正之士亦自有以招之蓋自恃其無他徃徃亦有不周旋委曲者殊不知世態多端直情徃行有所不可故曰亦自有以招之也

經鑑堂三卷

六

善惡

為善者未必福為惡者未必禍或曰前緣或曰定命或曰偶然今為之說曰善決不可不為惡決不可為但自為善何問禍福紛紛之說置之可也今有一鄉皆指為惡人其惡猶未為極也何者所害止於一鄉而已若夫士大夫為一縣而不留意則害及一縣矣為一州而不留意則害及一州矣為監司而不留意則害及一路矣至在朝廷其害尤大為侍從宜獻納者不獻納而所獻納者未務為臺諫宜論列者不論

列而所論列者善良為給舍宜駁繳者不駁繳而所駁繳者非公論為宰執宜開陳者不開陳而所開陳者私意則其害且及天下矣且及後世矣一鄉之惡其害易知禍及天下後世之惡其迹難見惟其難見是以居其位者弗思也頃有任給舍者因蜀郡乞賑濟而請覆實夜夢天帝譴怒有絕嗣之報而果然蓋人不可一日無食蜀郡至朝廷往返數月必俟報則餓死不知其幾此其害可以類推矣於居官為善亦然今有人為善於一鄉竭其財力所濟能幾何苟為

經鑑堂三卷

七

一縣而留意則一縣受賜為一州而留意則一州受賜為監司而留意則一路受賜由是而推侍從臺諫給舍宰執居其職而盡心焉其為利又可勝數哉昔有死入陰府獄吏抱平日為惡之籍堆積與案齊已而府主索善狀不過一紙府主以善惡籍懸之衡石而善狀一紙反重問其故乃死者嘗入奏爭三山河橋事死者曰某向雖有此奏朝廷未嘗施行也府主曰不然朝廷雖未嘗行汝嘗有此奏若當時朝廷行汝之言可以活數十萬人之命此其利亦可以類

推矣書此以為士大夫當官立朝之鑒

患辯

被謗而患遭誣而辯人之常情也然徒自患爾不以
患而免謗徒自辯爾不以辯而息誣故釋氏貴於忍
辱或問文中子止謗對曰不爭明此理也

利名

世之為善者非為利即為名為利卑矣為名差勝然
其為有心一也為善而有心是賈販之道耳曷足貴
哉

經鉅堂三卷

無益

墮甑不顧知其顧之無益也世事之類墮甑者多矣
人未有不顧者雖顧之卒無益唯明者知其無益是
以不以芥蒂胸次也

報應

或謂善惡報應甚遠是不然可謂甚速人弗思耳對
人以禮人亦以禮答之詈人以惡言人即以惡言反
之為一善事心地即為泰然為一不善事愧報即頽
焉非報應甚速者乎然則人何苦而不為善反為

轉移

書曰吉人為善惟日不足凶人為不善亦唯日不足
其為不足一也孟子曰華華為善者舜之徒華華為
不善者跖之徒其為華華一也善不善舜跖相去其
初無幾特在轉移之間耳

訪誣

謗之為言傍也其毀人也必有所緣或因小以為大
或轉長而為非誣之為言無也其毀人也鑿空架虛
經鉅堂三卷

以無為有是故賢者遭謗猶可自反曰彼之能為此
謗也非無因也至於遭誣直是橫逆無可追咎任之
而已

順境逆境

凡人所為動輒如意謂之順境所為動輒齟齬謂之
逆境順境快意易以壞人逆境難堪久而有益松相
不經霜雪不能堅固有識者遭值逆境則見理愈明
學力愈進無識者遭值逆境小則自沮大則失節故
觀人者當於其處逆境觀之

自古卿相達官必先困苦後乃貴何前後之不均也
方其困苦造物者豈不能以其後之所享豫以與之
稍以拯之蓋居人上者甚難苟不諳知艱難遽授以
權妄意設施下有受其害者矣此造物之所以必先
使困苦諳知艱難然後授之以權則其他日設施下
將有被其惠者矣故造物之先困苦其人非獨如孟
子增益其所不能之說凡以為他日在其人之下者
之利也

窮達

經鉅堂三卷

十

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人孰不欲兼善天下
而達非我所能必致達之事業係乎人若夫獨善其
身在己而已故處窮為易而獨善其身者唯意所欲
不關諸人則亦可以自勉矣孔子曰我欲仁斯仁至
矣孟子曰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此之謂也

鶴龜蟬

人之所以為累者因飢寒而累於衣食因牝牡而累
於妻孥子孫因風雨而累於室廬若夫飛走之類有
毛羽以禦寒無所藉永雖有牝牡而各營其子能自

不復乳之矣非有妻孥子孫之累廬處巢居又
無所藉於室廬然而不免於累者食而已鶴為仙禽
風格高潔而乃為人共耳目之翫正坐鸛鵲腥耳至
於龜以息吐納蟬呼吸風露非有藉於食者然有不
免何哉龜以靈蟬以聲如使鶴不鸛鵲腥龜不堪卜
蟬啗不鳴然後庶幾免乎

浮屠

近世浮屠氏之徒日以縱肆其高者談空說禪言非
不可聽考其實行未有能蹈履者至為窟穴以藏婦

經鉅堂三卷

十一

人飲酒食肉於隱室者皆是也其下者借佛法以營
口食恣意為非略不知避忌反厭高談者曰吾食肉
飲酒吾與婦人私人皆知之未蒙誠實不効汝等輩
口說禪而欺人以自高也嗟乎前之高談者信無實
行矣猶知有愧恥後之無所不為者信無欺偽矣然
公為惡而略無忌憚較之二者後有甚焉然則欲革
兩者之弊則如之何曰空戒律之僧乎若守戒律之
僧則前兩輩皆可治若無戒律之僧是以五十步笑
百步者其誰服之

回轉

以愛子之心愛父以愛妻之心愛母以營私之心營公是謂回轉古人風俗醇厚不過擴充其善心而已今人風俗薄惡直當回轉其私意可也

知非

遽瑗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淵明覺今是而昨非學問日進見識日高置其前非而今是也彼其遂非不知者蓋是未嘗省已不力於學問者也

昔非今是

經鑑堂三卷

十一

何謂昔非今是向者辯今者訥向者躁今者靜向者多事今者省事向者易怒今者忍辱向者貪今者廉向者多欲今者寡欲向者多怨今者多咎凡此皆昔非今是也以此驗之可以知學力也

佚我以老

造物勞我以生逸我以老少年不動是不知勞也年老奔競是不知逸也天命我佚而我自勞豈取獨辱豈非逆天乎

明日愁來明日愁

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來明日愁達者之言也愁本無益愁來而愁在知道者觀之以為不達況未應愁而先愁乎然則事不預愁非隨孟浪乎曰不然聖賢於其所當憂者固已致力於其先已致力於其先而卒無可奈何者則付之天理不復憂矣憂雖在前憂其可憂及其臨事竟復何憂

人生享用

人之一身每日所食不過米一升終年所衣不過一兩疋若酒食雜費歲計不過百千此切身誠不可關

經鑑堂三卷

十一

其餘盡為他人若時時以此提省庶幾不為他人造業自己受報也

人為貴

人之性自浩劫與天地同人之形自有人類一氣流轉至今亦與天地同人之性與仙佛同不失其性可以至於仙佛人之形亦與仙佛同無少異者故曰人為貴不可不自愛重也

重臺

婢之婢世謂之重臺評書者謂羊祜書以婢學夫人

米穀學欣書者故高宗謂米字重疊今有人以非道進身而人又求出其門是亦重疊也

干謁

里有善干謁者徒手而出滿載而歸里人無不羨之識者笑曰是安足羨人生財物各有分量吾鄉安坐不出享賞產者何限如彼人者天以其分所當得散在千里之外必使奔走道路搖尾乞憐乃始得之與夫安坐不出享賞產者相去遠矣此乃可憫何足羨哉其言有理故誌之

經鉅堂三卷

十四

愛賢

昨日見莫燕堂壁間掛趙清獻碑云人皆愛珠玉我愛子孫賢欲取愛賢為子孫讀書齋名

飢來喫飯

飢來喫飯困來眠此天理也飢不喫飯而以酒炙奪之困不眠而以思慮奪之未有不喪生者

三教

釋存不昧之靈老存不老之形儒存不朽之名皆以積功累行而成者也

儉

儉而能施仁也儉而寡求義也儉以為家法禮也儉以訓子孫智也儉而慳吝不仁也儉復貪求不義也儉於其親非禮也儉其積遺子孫不智也

枉了煩惱

世間不如意者動輒煩惱而煩惱徒增其病於事了無所益達者看破但有料理更不添此一重纏縛

有益

凡人舉措先須畧思非有益於人則有益於己二者

經鉅堂三卷

十五

了無所益則勿為也

待時

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或問久待而竟無可動之時老之將至奈何曰時必不可不動可也古之聖賢固有老死於窮閭者矣若曰枉過一生妄欲徇時此所以多失之於晚節也

共業

尊全

佛嚴經有衆生共業如長平之戰四十萬人俱被坑害焦湖之陷一邑之人皆為魚鼈豈非共業乎遭世

之變爭地以戰殺人盈城雖有才智權非出已為勢所累難以獨免是謂共業無可奈何也

鵝鵝

鵝鵝一對籠養甚馴閱其久閉縱之池間乍得清波游泳撲澆甚適野性自是遂不可得而復取無幾何為野狸所食向使只在籠間雖困拘係未必為物所傷然則所謂愛之適以害之耶因又推世之無拘檢而縱意自適者雖快意一時未必不有禍也

勞苦

經鉏堂三卷

十六

祖義云人生貴賤皆當勞苦只這一碗飯自勞苦來若不勞苦何以消受此言有理也

老成

古謂老者為老成蓋老然後成也蠶不老不成絲穀不老不可割智者涉世故多至老而愈智仁者積功行日久至老而愈仁為家業者老而後可以多蓄積在仕塗者老而後可以干進今年猶未老甫在中年而歎淹滯可乎

天理人事

子小人皆言天理人事君子盡人事以為善至無可奈何則曰天也小人盡人力以為惡至或有諫止則曰我不有命在天君子之與小人其言天人則同而善惡頓殊君子樂天者也小人恃天者也

正理

天下有正理正理其常非正理者其變也勤儉以興家正理也世固有不勤不儉而家亦興者變也仁德而享年正理也世固有窮凶極惡而眉壽者變也寡欲而康強正理也世固有留意聲色而無疾變也博

經鉏堂三卷

十七

學能文而登科正理也世固有文學未成偶得名第者變也訓教子弟而成立正理也世固有不深訓教而子弟自成者變也君子循其常故無悔小人指其變者而信之此所以常行險以徼幸也要之常者十居八九變者特其一二以一二之變而不信其常一惑矣

經鉏堂雜誌卷三終

宋雪川倪思正父

仕學

古之仕者其素所學與今人大異古人為事業今人為利祿古人為天下今人為子孫其素志既已大異故其進退出處之間亦大異也

反以為害

餌金石以求長生反以喪生受賄賂以求富貴反以敗家可以言智乎

經鉏堂四卷

吳興張輅校刻

筵宴三感

今夫筵宴以酒十行為率酒先三行少憩俗謂之歇坐或奕棋或縱步或款語已乃復飲則有終日之歡若一盃纔畢一盃繼進頃刻之間宴告終矣賓主皆無意味人情不得款曲余於是乎有感一也三盃亦散五盃亦散十盃亦散極至於百盃亦散諺曰朱有不散之筵余於是乎有感二也凡招客者必以其類赴集有必先問同招者誰儻皆善類賓主皆安忽有一非類者廁其間是為主不審之過客則終席不樂苟其

甚則托辭以避矣余於是乎有感三也

龍雲木火

龍噓成雲雲興而龍益神木鑽出火火生而木以焚舉賢於朝教子以善後必為已益如龍之於雲也舉不肖於朝教子以不善後反以自害如木之鑽火也

知行

知之在先行之在後必先知而後行苟不先知行之雖力非為無益而又害之矣譬之適燕先知其在北北首而行則燕可至若南轅而欲適燕雖窮日之力

經鉏堂四卷

三

竭蹶而趨燕愈遠耳故曰知之在先且凡行之不力者為其知之不深也人雖渴甚而不飲鳩知其飲之必殺人故也惟先知而後行既行而益知益知而行如登高山既登其中見其高處尚多又復登矣故吾儒以聖人為先知先覺而佛為大覺皆以知為止也

寬作程

凡事寬作程極有意味且如讀書工夫計工取兩日看者作五日看則玩味有餘矣出入登途計程以十日行作半月行則不至勞苦冒險矣

預防追咎

凡事預防則益追咎果何益人不預防而多追咎是顛倒也非為自己為然若諫人者尤不可不知此理

節用廉取

夫民方其窮困時所望不過十金之資計其衣食之費妻子之奉出入於十金之中寬然而有餘及其一旦稍稍蓄聚衣食既足則心意之欲日以漸廣所入益衆所欲益以不給不知罪其用之節而以為求之未至也是以富而愈貪求愈多而財愈不供此其為經鑑堂甲卷

言一而喜怒之情異

言本一也和其聲而言之則聞者必喜厲其聲而言之則聞者必怒諷人者不待易人之言只就其言厲其聲而告之則聞者必為之動矣

開

尋思百計不如閑未老得閑方是閑又得浮生半日

閑皆昔實欲閑而不能羨閑而未遂者閑豈易得哉然古人制字閑適與防閑之字同蓋有深意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君子居閑雖不至如小人之無所不為然亦多恣意於聲色盃酒者是以貴於以禮防閑也

絕慾

吾鄉有前輩三人其一施大任參政享年九十有四其一李秀叔參政享年八十有一其一沈持要詹事今年已八十有二耳目聰明步履輕健夜書細字三經鑑堂四卷

賢難老皆以絕慾早故効驗彰彰如此然則欲求長生者可不以為法乎

技成而無所用之

莊子言學屠龍者技成而無所用之世之學成而無所用者何止一事如學辭曲而為淫辭艷語雖工而反得輕薄之名好聲色而學房中之術雖精而反得傷生之病以至樂藝擊鞠諸譚之類皆技成而無所用之也

貧富先後

人生六七十年間終始富足者無幾終始貧賤者固多其在中等之人或先富而後貧或先貧而後富或先後富而中貧或先後貧而中富大抵自貧而富漸入佳境自富而貧無非惡况與其晚年而流落不如早年之艱苦然則後生小子少居貧賤未必不為福先貧後富勝於終始享富之人蓋以先貧故知富之有味若其終始享富自以為當然雖處富而不知富之為樂也

深愛

經鉅堂四卷

五

父母笞怒子弟子弟不以為怨他人亦不以父母為少恩知其深愛之也造物以逆境處君子其亦父母笞怒子弟之意歟乃是深愛非為少恩

竹

竹如君子自其為鞭為筍為竹伐而為器無一不可愛者至於霜竹風稍雨葉愈觀之不厭真類君子矣

簡出

虎人望而畏之者豈特以爪牙之利哉謂其深居簡出也若使日日在外人且狎而誚之矣

花無十日

一歲栽培花開不過十日又有風雨摧折之變譬之人生勞苦一世其如意時不過數年耳

常理

為善而福為惡而禍位高必顯滿盈必覆物理之常也其偶相反者特變耳不可以為常人不信其常而舉其變者以為說以自沮其為善之心可乎

止法

飲以醉為止食以飽為止一盃竟醉與百盃而醉者

經鉅堂四卷

六

一也半盃而飽與斗米而飽者一也而能飲百盃者笑一盃而醉者之無能能飯斗米者笑半盃而飽者之無能殊不知一盃而飽一盃而醉者居貧易辨彼其健啖能飲者不以饑餓為苦而反笑少飲食者之無能豈非倒置乎

事權情味則一

自僉書至樞使自權置至內相增臺察至中丞自運判至都運自前宰執與庶官知制誥事權則一也宰執與庶官奉祠宰執與庶官致仕宰執與庶官罷

歸情味則一也

拙以自晦

鮑照為蕪辭累句人以為才退王僧虔晚年用拙筆作字皆善以拙自晦者也

四端

孟子曰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君子必具此四端小人皆無有一焉何者小人每懷不卹是謂無惻隱不知廉耻是謂無羞惡奔趨權利是謂無辭讓

經鑑堂四卷

七

酌中

邵曼容仕不過六百石諸葛孔明遺子孫有薄田十五頃桑八百株皆酌中之道蓋位高有危殆之咎多財反為財所累而貧賤甚者又不堪其憂故曰莫若酌中

有一物添一累

明年畜兩鶴既乏專人看顧朝暮收不免關心又恐擾隣園鷄童見羽翮再完一旦飛去自是遂省一事以此知有一物添一累也

書

天下之事利害常相半有全利而無少害者惟觀書乎不問貴賤不問貧富不問老少觀書一卷則有一卷之益觀書一日則有一日之益以之治天下以之齊家以之脩身大而為名小而為利無不得所欲故曰有全利無少害也

經鑑堂四卷

八

閑冷

閑居冷落門無賓饋乃可省緣或者嘆閑居之冷落至於無聊人之所見何相去之遠哉受人之饋必當報之受人之謁必當復之居官有人役使猶且不覺其在居閑決不能辦故不若彼此相忘不相往來之為省緣也

訓諸生

凡人之性行各有所長亦各有所短惟善學者則能因其所長而使之不蔽於所短且嫌寬而樂至極而

穀無以濟其偏則亦為德之棄聖賢教入有方故九德之行雖同而皆歸器使豈特有虞之朝如此洙泗教人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久但見夫子之門其徒皆可從政而不知有教無類志歸于陶成古人之才多有成就豈無所自哉

閑居事業

閑居事業與達官無異觀聖賢書如對塔父觀史如觀公案觀小說如觀優伶觀詩如聽歌曲此其樂與達者何異

緝龜堂四卷

九

書能達人

書能達人不必利祿愚而為智不肖而為賢昏而為明賤而為人所尊貧而有以自樂故曰能達人也

儉以足用寬以愛民

寬與仁不同書曰克寬克柔則寬與仁為二矣寬者寬大之謂君子於己則儉於人則寬謂如賑濟各用十萬斛則寬與仁五萬斛謂如放租稅放牛萬則寬與放牛五萬之謂寬也愛民常然於應用則寬於與人則儉至于性所儉者在己固儉在人亦儉本

非也且物理不兩全雖已之儉是以能之餘而寬於與人若已奢侈用物無餘雖欲寬以與人何可得哉賢者之出全非為已

賢者於聲色貨利未嘗動心其出而負荷重任反有莫大之責其所以任責者為欲致君澤民故耳可則進不可則退其進退自係時之利害在其一身則初無利害

自十歲至七十

自十歲以上至七十人各有業無能免勞者唯十歲

緝龜堂四卷

十

以下則以少七十以上則以老苟非二者未有不勞惟智者能擇術勞智而不勞力若不勞智又不勞力斯餓莩也

省力

謂如栽花在家貧宜取省力者如牡丹瑞香輩皆要人培植無園丁培植不時終不能榮茂徒費力耳此類甚多可以推之

事同而氣象異

均之禽養鶴及鸚鵡氣象與養鵝鴨及黃鸝異矣均

之作樂彈琴及筑氣象與彈二物變讀異矣均之射
弓與穿弩射弓氣象異矣

讀書

凡營利者皆藉本惟讀書不藉本凡營利者皆折本
唯讀書不折本

好人非一身獨能

要做好人非唯藉師友之助在家須有賢母賢妻賢
子乃能成劉器之初除臺諫告母曰某若為臺諫必
擊巨姦如此必累及今辭之可以免禍母曰不然

經鑑堂四卷

十一

我見汝父欲為臺諫不得謂可以行志如有意外我
能隨汝器之遂不辭果以論事貶母隨以往絕無憂
色此賢母之助也王霸與令狐子伯為友王霸隱子
伯為楚相令其子奉書訪之容服甚光舉措有適而
霸子自田所歸蓬髮歷齒沮作不能仰視霸目之有
愧容客去而父卧不起其妻解之曰子伯亦達孰與
君之高此賢妻之助也陳了翁欲擊蔡京是歲郊當
奉薦了翁命其子正彙書彈京章語之曰若不上此
章今郊汝可得官若上此章汝必不得其子正彙然

然果得罪而澤不及子此則賢子之助也今人為
不善未必其心敢決為之往往妻子推托於其後又
母子之間尤更難處故曰好人非一人能為必其家
有上下之助可也

泣涕

孔子高曰大姦之人以泣自信婦人懦夫以泣著愛
吾鄉有小姦每以泣自信嘗怪其安得一副急淚讀
孔叢子於是知賢者之言不誣

富貴壽

經鑑堂四卷

十二

貴而誦佞求人非貴也富而貪求吝嗇非富也壽而
無德無識非壽也然則孰為貴不求為貴孰為富知
足為富孰為壽有德有識則壽

福智力

人生所食者福智力生承世業即享富足是之謂福
至於身自營創高者智下者力智者心勞而身逸力
者身勞而心逸然藉智力者雖勤苦而無後患若無
智無力而專藉福福盡則一敗塗地故世家子弟貴
財既盡無能免餓辱者矣

父兄

子弟佛法必視父兄。蓋有父兄節儉而子弟淫侈。父兄謙勤而子弟傲慢者矣。今父兄日為傲慢而責子弟以謙勤。無是理也。雖痛責之。彼將曰。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其肯率服乎。故為父兄者不可不先自脩飭。

子弟

子弟生於膏粱之家。日為侈麗宴游所奪。乃有能勤習儒業。以自成立者。此可貴也。又有生於農畝間閭。

絳鉅堂四卷

十五

日為飢寒所逼。初無父兄師友之教。而能傑然出乎其類。以儒自奮者。尤可貴重。吾家子弟初無侈麗宴游之溺。衣食不至窘匱。耳濡目染。又日親賢父兄師友。而反怠惰自棄。是可罪也。

又

十賢子孫未必能興家。一不肖子孫破家為有餘也。他事皆可區處。唯子孫不肖。無策可治。人不知教子孫。而徒為之營生。不為子孫積善。而為子孫積財。多積不義之財。以付不肖子孫。其為害甚矣。故尤宜言之。

恕不可也。

妻兒

妻兒不論賢不肖。比當作冤家想。使其不肖耶。其為吾害甚於冤矣。何者。冤可避。而此不可避也。使其賢耶。或遇逆境。見其淪亡。何痛如之。是豈非冤乎。凡人為一身計。亦有限量。唯其為妻兒計。則無窮已。或因之而造業。則又不論賢愚生死。以彼之故。造業不已。彼享其利。我受其報。亦謂之冤可也。

子孫計

絳鉅堂四卷

十五

或曰。既有子孫。當為子孫計。入之情也。予曰。君子豈不為子孫計。然其子孫計。則有道矣。種德一也。家傳清白二也。使之從學而知義三也。授以資身之術。如才高者。命之習舉業。取科第。才卑者。命之以經營生理。四也。家法整齊。上下和睦。五也。為擇良師友。六也。為娶淑婦。七也。常存儉風。八也。如此八者。豈非為子孫計乎。循理而圖之。以有餘而遺之。則君子之為子孫計。豈不久利而父子兩得哉。如孔子教伯魚。以詩禮。漢儒教子。以經。楊震之使人。謂其後為清白。子

齊郵馬十子人各授之一業龐德公云人皆遺之以危我獨遺之以安皆善為子孫計者又何憊焉

伶官

司馬遷傳滑稽歐陽公傳伶官皆有深意政以直言諫救未必能行而滑稽伶官巧發中機或能迴人此滑稽伶官之言所以不可廢也宣政間用當十大錢人皆患苦一伶官粧賣凉水携有特當十錢買之者凉水一錢一盃賣者既得當十錢一連飲買者至三四盃買者曰吾不能飲矣賣者曰汝以當十錢來吾

經鉅堂四卷

十五

當飲汝十盃必強之而後已語聞當十錢遂減為當三乾道間有獻併酒庫之說者人不以為便伶官粧三人獻利便於政路三人共謀曰方今欲千堂湏獻利便若其說可行即得好差遣矣既而曰各言所獻如何一人曰人裹頭巾足矣頭鬚似無用可省也一人省一頭鬚積而計之所省不可勝數也又一人曰汝所省猶少頭巾只一隻帶長用一短帶亦可果也若人省一隻帶積而計之又不可勝數勝於省頭鬚也後一人曰汝二人所省殊未多如何得好差遣若

吾所省百倍汝矣問曰何也對曰人之衣袴止欲遮股却寒若兩股併一縐袴豈不大省乎對曰所省信多其如兩股共一縐袴行不得何聞者莫不啓齒近有移用官錢大為姦盜庫藏皆空伶官有取以為諷者粧盜魁欲收火下問火下來投者曰凡入吾火須計術高妙我乃容之汝之技如何其人曰吾無所不能也盜魁曰私藏易竊官藏難入汝必入官藏乃可期以十日越十日再見賊魁賊魁問汝做得著否所得幾何對曰吾羞見翁問其何也曰吾入軍資庫庫

經鉅堂四卷

十六

無一物吾入諸庫亦了無一物入公使庫止有一千八百盃先為大盜所竊故吾無所得也又一伶官粧押到公事府尹坐廳欲收禁押下直司直司云見囚已滿無所容也尹云押往右院右院曰繫囚亦滿押往左院左院對亦然尹無計問胥魁若之何胥魁云只有押往公使庫軍資庫乃可問曰公使庫軍資庫豈禁人所耶對曰向者藏錢多固不可禁今空無一有諸獄既滿非此兩處不可也可謂意深矣

兒戲優人

年老名利之心漸消思中年時馳逐殆類大人之獲
兒戲坐客之觀優人況於中有所得以道眼觀俗態
乎

鄙夫大丈夫

孔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
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孟子曰居天
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
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
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均是人也或謂鄙夫或謂

經鉅堂四卷

一七

大丈夫在人而已

君子贏得做

國朝典憲比漢唐極寬不殺士大夫蓋祖宗家法所
以享國長久用此道也嘗謂今世贏得做君子何者
古之為君子者臨事立節大者赤族小者殺身而勇
於為義者猶不懼今世初無此刑甚不過越嶺海耳
至於近世越嶺海之事又無有甚不過閑廢不用耳
而猶月有本身料錢然則何而不為君子也故曰
贏得做也

君子退閑亦是濟時

出則濟時人皆知之退亦濟時人未之知也夫君子
既脩其身將為時用志在濟時而已非為求利祿而
享富貴及其退而窮處但於己之利祿有損而於濟
時之用自若也何者世方汨於聲利廉耻之風日喪
而有一君子焉道不苟合於以厲天下廉耻之風是
豈不亦謂之濟時乎故曰退亦濟時也

君子濟時不必自己

君子與君子為朋朋類之中有一人焉推行所學足
經鉅堂四卷

一八

矣何必自我為之也元祐初司馬既相起范蜀公蜀
公不契或問之對曰凡吾所欲為者司馬君實已為
之故可以不也

君子長樂小人長憂

君子以道義存心待外物以天命雖在窮困患難未
嘗不泰然小人以名利存心患得患失貪欲無厭雖
日處富貴未嘗自安故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

論君子小人

君子小人莫不欲趨利而避害君子者智識固心

小人若使君子不知利害是不智也又非病風喪心
行苦捨利趨害哉小人者亦非不知趨利而避害君
子所謂利小人以為害君子所謂害小人以為利背
馳如此何哉君子計遠不計近計大不計小小人計
近小忘遠大自謂得而反失自謂巧而反愚嗚呼此
其所以為君子小人歟試條言之

其一曰君子以正而得小人以邪亦得是賢否混
淆之時得一也邪不如正君子固勝矣

其二曰君子以正而失小人以邪而得中人之計

經鑑堂四卷

九

曰正固難行不如隨時屈伸嘗云笑任人笑我
好官須還我做君子之言曰吾所見如此利害
聽之當得而失過不在我雖失之以為獲遂系
志也

其三曰得失雖係乎時而又有命君子直道未必
不得小人枉道未必不失

其四曰君子遭時而失固其所也小人患失無所
不至而秉權之人喜怒難測縱委曲苟合終不
能無纖芥之憾生意外其禍必重

其五曰君子自有濟時之才傳世行後之學雖不
得志於今安知不得志於後雖不見知於一時
安知不垂名於千載小人曰吾捨斯時無奮身
階矣非不明知冒昧可羞汙屈可耻奈目前何
是以君子隱之於心未嘗不自得雖是小人良
心未泯靜而思之亦必知愧

其六曰君子恐累其親曰與其無道而得縱封及
庭闈澤及泉壤識者嗤點未足為榮小人只知
朱紫可貴不知汙門玷戶親若有識必有所不

經鑑堂四卷

十

樂又何榮哉

其七曰君子豈無愛念子孫之心欲傳及於無窮
甚於小人也其訓教子孫曰賞延不足道金不
可恃必使後世謂汝為賢者子孫可也小人只
計奏得恩澤幾人田宅可及幾世殊不知貪冒
得罪後世見其子孫目之曰是姦邪裔嗣雖其
子孫亦不敢自認其先世者有矣

其八曰枉道干進若執權者止是欲其屈意相下
在寒士猶可勉強若乃非賄不行徒手無益矣

士方且仰祿代耕實王何所從得故當官不義
移易簿書以竊官錢實舉黷微以取私賄萬一
敗露身生重累而受吾首直者未必援拯當是
之時悔嗟何及

其九曰或者曰吾非竊官錢非受賂賄筆自有家
貲以此市進未為甚害小錢不往大錢不來不
思既自有家貲儘可足用何苦先輸見有以覬
未來不可必之利乎人情不遠今雖出私財後
必亂償於官矣或有已輸貲於前久而未効欲

經鉅堂四卷

三

不復輸則前功俱費勉強又輸則無救難塞命
或不偶終然失望陰自悔恨難與人言其不忙
快為病者幾希

其十曰佛氏因果之說理不可移君子直道而行
死必無累小人生前縱得利既是在通利多罪
亦多果有陰府吁可懼哉

其十一曰爵祿得失之榮辱未及清議是非之榮
辱君子雖失榮名歸之小人雖得惡名歸之君
子愈失愈榮小人愈得愈辱

其十二曰物理循環否泰不常今日之得安知不

旋踵而失小人一跌不振何可勝數君子磨之
良農力耕而遇水旱信不幸矣明年有年不終
窮也小人磨之博徒但計其勝不計其敗又磨
之盜賊如不敗露利莫厚焉如敗獲何如憲網
何

或曰君子為善豈計利害今子專以利害言何其小
哉應之曰君子固不計利害今余以利害言為欲警
小人故借君子以立論耳柳子厚變商之說是也覽

經鉅堂四卷

三

者奚訾

君子小人

君子小人更相是非考其行實然後可知信君子者
循矩蹈規譬諸良玉豈無小疵瑕不掩瑜為璋為珪
彼小人者言蠟貌梔不唯欺世又以自欺作偽心勞
終必敗隳二者之辨較然不疑自古皆然可以類推

小人殊未易做

觀許敬宗等傳皆是才能智數過人者又有大福皆
卑高官長年君子所不及可惜者不為君子耳彼才

小人耳

經組堂雜記卷四終

經鉏堂雜誌卷五

衣食

衣以歲計食以日計一日闕食必至飢餓一年闕衣
尚可藉舊食在家者也食盡而無衣如衣難終者也
衣弊而人必笑故善處貧者節食以完衣不善處貧
者典衣而市食

又

終日端坐略無勞事未飢而飯至未寒而得衣飲酒

經組堂五卷

—

吳興張勳

食肉呼奴使婢居有室廬出有舟輿可謂色色如意不於此為善更且使性氣縱喜怒甚者造罪業豈不大可罪乎常與此念久久自然寡過

飲食

飲食以滋血氣世之多飲食者惟軍伍為然蓋欲挽
強蹙勁也惟世家子弟為然蓋欲恣意色慾也苟無
此二事多飲食何為佛只許人齊粥足支是身足矣
又何以多飲食誇人為

寢食

人之相祝頌必曰精調茵鼎蓋人生不遇寢食二事日不甘食夜不安寢則病矣今富貴之家以酒奪食以色妨寢則是二者皆失之且夫中酒之後繼之戢賊夜坐連旦日申而超宿醒未解又復飲酒其情思無聊不如強飯安眠者多美况如是之久未肯能中壽者此乃可憐何足羨乎

節酒

七日不食人則死矣七晝節酒微食愈進飯與計之酒自當止止未能遽節之可也

維聖堂五卷

節飲

晉元帝中主耳然一節不可及帝初渡江以酒廢務立導諫之遂覆盃終身不飲晉人日以飲酒為事習俗既然矧尊居萬乘而能聽一言之諫抑絕好嗜終身不飲非有絕人之識剴斷之資孰能之今為寒士而反不能斷酒縱不能遽斷又不能稍節尚可謂之賢乎

連飲

所謂富貴之家日事宴飲夜以連旦日高寒能起病

醒未醒又復飲矣以是為樂人皆羨之余嘗連三日飲脯滿口乾情味殊惡吐酒之後尤難支吾食至不過飲其汁下筋舉一兩嚮而已見酒來殊畏之不知富貴人亦如此否當是福有厚薄不同若只如此亦何可樂也

寶勝遊船

溫陵東湖有湖山之勝劉公君寶開濟水面頗濶其北則恩波亭南則寶勝院余繼劉之後為創緣艦為游湖用既成命寶勝掌之自州郡船司左翼軍官欲

維聖堂五卷

三

用一日與願船錢兩千其下寄居借用亦然寺願舊人之餘以助常住本利之也余既去官乘舟者不復與錢日為寄居佔用先後相攬寺不勝其擾遂拆去既拆州中又監寺再造寺復重困不唯出造船之費而攬借擾寺遂為無窮之害余亟移書太守令拆之不知果相從否天下事未有不因利而致害者余初設心本為寺利今反為寺害况天下事有太於此者乎思之沮人為善之心亦可為興利者之戒

長物

有一硯則終身受用矣雖別有硯用所不及藏之簞笥與無硯同凡物皆然何獨硯也

不見不聞

目所不見彼自華靡於我何干耳所不聞彼自喧轟於我何與是以脩道者入山唯恐不深入林唯恐不密也

三等

人之等級不同姑以三等計之上等之人自與上等相較中等之人自與中等相較下等之人自與下等

雜錄堂五卷

四

之人決不敢上等相較於是絕念矣使貧者常若下等之望上等絕相較之心自不起慕羨上等勿論中等之人却常視下等則無往而不足矣

謙敬

人方居權勢時請謁必恭書問必謹皆謙敬其所居之官非敬其人也一旦退閑又移其所謂謙敬者施之矣苟識此理則凡施謙敬於當權之時不足為勞而世多以請謁之恭書問之謹為歸依於我是墮謬敬術中而不悟者也

好事

好事難做為每事有利害存焉受利者未必言小受害者必形於言又有忌嫉其成功者有疑其營利者有惡其奪已利者又有小害在初而大利在後無識者止見其初又從而交謗之所以好事難做也若欲做好事先須知之不卹謗議然後可為若畏首畏尾必欲無纖毫議無一事可為矣

富貴至緊要處亦與貧賤者一

富貴之勝於貧賤皆無緊要事耳至款利害亦與貧

雜錄堂五卷

五

賤者一也老也病也死也皆最要緊事未可以富貴移易者故曰與貧賤者一也

常作病想

人在病中百念灰冷雖有富貴欲享不可反羨貧賤而健者是故人能於無事時常作病想一切名利之心自然掃去真妙法也

常作僥倖想

人生天地間衣食豐足已失僥倖更望其餘常作此想又良法也

不婚不宦情欲省半

諺云不婚不宦情欲省半僕三十年前未婚止一身耳今內外近四十口若更數年諸子皆娶累益重矣設若三十年前不要豈有此業緣所招棧老為累所役以是知浮屠氏之法為妙

貨漿

吾鄉有貨漿三家其一以成其一以敗問其成者曰吾豈不知貨漿之有罪第以貧無業姑藉此窺利爾始吾貨漿自誓以三年為斷方其貨也獲利厚矣然

經集堂五卷

六

吾儉約如故衣食之外不妄用以其餘納積中視之若無然三年之後發積而觀已及千緡遂不復貨以此千緡展轉營生是以致富其敗者曰吾既貨漿日有厚利吾以為自此可常得日之所入者一千吾費亦一千所入者二千吾費亦二千一日不貨則窘矣終至於捕獲塗地而後止此類於世之知退食進者故誌之

蛇虺屠僧

物類之惡者莫若蛇虺人類之惡者莫若屠僧蛇虺

之肆毒為人犯之人不犯之未嘗無故啣人屠僧之為惡為謀利故苟不為利必將改業今有人無故而謀陷害人於已又未嘗有利何苦為此是曾蛇虺屠僧之不若也

不利不為惡

中人以下皆以利害計者越故利仁聖人之所取人若為惡儻亦知計利害不利害於己則不為亦寡過之道也蓋世間癡人有初無利害而為惡者善賢既於已無利何苦為惡也

經集堂五卷

六

耕而食

耕而食蚕而衣此理之常而世之耕者多不得食而不耕者享其食蚕者不得衣而不蚕者享其衣故幸苦以立家謂之智亦謂之無福

金蚕

金蚕之法聚百毒於一器使更相啖其最後一物曰金蚕貴人亦然二十年前同時輩行或死亡或廢斥或外補其留邸而為貴人者一其而也

犬固吠非其主

犬見人必吠不問人之賢否彼固不知人亦不責今
有小人加無禮於君子彼為人而不別善惡是犬爾
何足深責耶

見小人當起三心

見小人誣陷君子時當起憐憫心憐其用心之謬也
當起得師心曰其為人如此可鑒也當起定心不憤
不怒不為惡境所動也

不出

無事不出門無謂不出言是寡過法彼謗者曰簡傲

經集堂五卷

曰深中任彼自謗吾則知而故犯也

登高

嘗登高山下視城市殆如蟻垤不知其間幾許人我
從高望之真可一嘆山之高於城市能幾何已自如
此况真仙在太空下視塵世何啻蟻垤乎

觀門中出入

於城門旁少坐閑出入者則爭入暮則爭出肩摩
袂接皆是為利界不肖少遲何哉途中之人亦然東
來西去南來北去憧憧不休問之莫不有幹能息焉

坐於其旁盡見此態故曰唯靜可以觀

夢

夜作好夢既覺恍然若失夜作惡夢既覺以得免為
幸人生如夢享富貴者好夢也受貧賤者惡夢也啓
手足之際猶如夢覺富貴者未可知貧賤者安知不
以得免為幸歟

記夢

庚申十一月初四夜夢入朝造班而抱笏者忽不見
倉卒就引班者錯笏乃是木笏意殊恐須臾傳聞宮
經集堂五卷

門若有大處分者尤更驚懼已而夢入深宮中有三
層高樓其樓榜用木匣蔽護不見其題中三間垂錦
斑緣簾入而視之並無一人行到西廊則有坐佛像
若寺中水陸堂者夢中曰此必是寺也已而由西廊
出登大殿則見五佛像像粧飾亦非精遂設拜拜起
見佛像中間有一大珠若大圓琉璃珠光彩高數尺
余遂生信心再拜起則有五珠珠其光相射奪目須
臾滿殿神光紅黃燁煜不可名狀余遂連拜連聲念
阿彌陀佛拈香則香是印香余又悔不帶箋深來上

先東後西香爐是瓦土又見有一行脚亦來燒香
旁一小兒年可八九歲着黑綠道服額有八十字人
指曰是宅中小官人余益念彌陀至覺念聲猶未絕
心地清涼豁頓解纏縛余方於池上築小居意欲
名以蓮社此其感應歟或者宿有善根故為諸佛所
接引也前之恐懼是欲余厭薄榮利所謂小兒者余
既絕欲無復有子當是得孫之兆額書八十者豈余
壽考之祥耶聊書記之

雪川

經鉅堂五卷

十

頃年奉使到北方大率平野絕無山水晴則塵漲空
雨則渾沒膝然後知江南之為絕境而雪川者尤為
清勝蓋平波漫流有水之利而無水之害群山環列
秀氣可掬卜居於此殆復何加里諺曰放爾生放爾
命放爾湖州做百姓此乃唐末五代之語是時天下
皆被兵獨湖州獲免至於本朝太平又二百年靖康
建炎復免兵厄今尚有唐末五代時屋宇夫為湖之
百姓猶為至幸况為士大夫乎

法華

自西門出十八里有法華寺寺側則趙氏小隱園庭
宇潔雅其漱玉森翠臨巨澗蘆喬松水清見底潛魚
數十沿行空坐石上片時真所謂坐茂樹濯清泉者
獨恨城闕之阻亟反歸棹不得終日耳

東林山水

東林祖居山水清秀然氣象規模不甚深大七十年
前有善相者云官不過正郎錢不過十萬歷數前輩
信然今僕官中大夫或謂遷居城中之故然沈甥家
貲已過十萬豈山川與時變遷耶在僕亦合知足

經鉅堂五卷

十一

地獄天堂

地獄天堂不必遠求只一家便有一身便有在察之
耳

天堂地獄

釋氏說天堂地獄吾始疑其特以是設教以天堂誘
為善以地獄怖為惡耳非真有所謂天堂地獄者近
觀許敬宗傳見其處心積危誣陷君子位至宰相壽
八十餘若是人者苟無地獄以治之何小人之得計
也故凡陽為惡而不受報其報必在地獄必矣釋氏

言乃真寶事非為設教言也

養花

養花於瓶比在樹者開落遲數日蓋在樹為日色所催風雨摧折而在瓶者無此患也以是推之脩養之人苟能攝生有可延年之道不為妄也

又

瓶養芙蓉一宿而萎或教之煨其根如法經霜如新此小事也莫不有法不問則不知况其大者乎

鷄竿

經筆堂手卷

十一

頃見建甌相鷄竿置盤竿者旁垂四緯四人爭上其兩人至半而止自知其決不得也其一人先登一人與爭者不達餘丈亦止蓋亦自知其不得也磨之競進於朝其相競自以其地步相近者至稍懸絕則不復起競心矣

魚餌

江湖浩渺魚樂無涯一貪香餌逐鉤鋼回視江湖欲反不可悔何及耶

仁恕

推己以及人之謂仁體己以及人之謂恕孔子曰己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孟子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此推己以及人也孔子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記曰施諸已而弗顧亦勿施於人此體己以及人也

恕

早達如意者責人必不恕齟齬多奇者必恕蓋早達如意者但見每事可以力取其責人曰我如是而成汝如是而敗者必有不至也殊不知其成者偶然耳

經筆堂手卷

十二

非其果能也至夫齟齬多奇之人信天命之不可以人事奪故其見人之有遭非意者必能以己體之曰彼之不偶命也非其力之不能也

儉

君子所以貴乎儉者為其寡求耳諺曰省使勝求人蓋不儉者必至貪求是以貴乎儉若乃身自苦蓄又不免於妄求曰吾以為子孫計已不自享而使他人享此則愚夫貪吝之心鄙淺之見耳非儉德也

儉有三

三上焉者儉以為人聖賢也中焉者儉以為己
善人也下焉者儉以為子孫愚人也何謂為人施人
救急是也儉者必吝乃能蓄已施人又惟儉者矧有
餘以施人故謂之聖賢何謂為己寡求也寡求則有
廉耻是謂善人若乃儉蓄多積以遺子孫資其不肖
於已既自苦又壞子孫故曰愚也

心

成實論諸畜生隨種種心得種種形

心口

經集卷五

五

或曰人之善惡萌於心耳目口鼻皆從心使故心為
重是固然矣然善萌於心無口以發之善亦不彰善
之不彰未害也萌不善於心口未有言猶可以改萌
不善於心而口遽發之雖駟馬莫及矣故心之惡見
於口而尤重是口之利害尤不可不謹也

眼口

耳鼻皆不能動眼口皆可開闔惟夫人目不瞬而至
八口無所食聖賢言不妄發蓋眼口雖動尤貴於無
功善脩身者尤當留意於眼口

看經

余居閑日看經課自到建安日理民事無暇看經或
問何不持課對曰吾理民家有看經耳奚必翻閱梵
策然後謂之看經耶

可貴

賤而謙卑未可貴貴而謙卑斯可貴矣貧而儉約未
可貴富而儉約斯可貴矣衣食有餘而能知足未可
貴衣食粗給而能知足斯可貴矣血氣已衰而能絕
欲未足貴血氣未衰而能絕欲斯可貴矣

經集卷五

五

諤用其心

取不義之財以供不肖妻兒妄費取不義之財以充
權貴苞苴取不義之財以薦設徽福皆諤用其心者
也

欲益反損

著聲妓以自娛愈多而愈以伐身服金石以延壽久
服而反以喪生作淫豔之曲歌求為曲工而驕為無
薄此欲益而反損也

文人才子

文人才子類多不達譬猶女有美色類多漂薄豈與
角去齒物不兩大故邪非唯天理如斯而其人不
自愛重其達者或失之諛佞甚至於喪節其窮者或
失之怨憾甚至於狂放所謂失之諛佞者如班固馬
融之附竇梁是也甚至於喪節如阮籍范雲之為勸
進表是也所謂失之怨憾者若屈原之離騷楊惲之
種豆詩是也甚至於狂放若范曄謝靈運輩是也
故女有美色必持之以德士有文才亦必持之以德
彼無其德而徒有文才得免世禍幸矣况復望其達
乎

經鑑堂五卷

樂天

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孟子曰以大事小者樂天者
也夫以大而反事小與夫賢而反事不肖能而反事
不能而不以動吾心是之謂樂天也

仙境

嘗謂萬元亭公家便是仙境渠憫然余得金紙呼名
畫畫仙境不過畫亭館山林竹石花木鶴鹿而已公
家具之非仙境而何但人在仙境中而不知之猶

有他羨耳萬大為然歸以語其家人無不為然者豈
獨萬氏雖吾小園人望之亦當以為仙境也

士大夫有不如小人之者

小人衣食不給至於朝不謀夕然而猶自笑歌不輟
士大夫小有不如意便至於憂愁無聊若不活如
使處小人衣食不足境界又當如何也故曰不如小
人也

富歲子弟多賴

孟子曰富歲子弟多賴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義衣
食足而知榮辱以吾所見觀之貧賤而為惡者反少

經鑑堂五卷

富足而為惡者不可勝數也此又孟子所謂飽食煖
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者耶要當參觀之

一切唯心造

佛謂一切唯心造試以夢中觀之凡世間之物無一
不具可以驗世間境界無非心造也

誌卷五終

宋魯川倪思正父

賭博

賭博若一向得采不過三二十擲而所贏不貲矣若一向失采不過三二十擲而所輸亦不貲矣唯其迭輸迭贏故可以遷延為戲善惡亦然若小人一向為惡其為非類久矣若君子一向為善其為聖賢亦久矣唯其善惡相雜小人雖終日為不善亦有起善念時君子雖終日為善亦不免有起惡念時為國亦然

在軍堂六卷

一

兵典張整校刻

若一向用小人行政政亡可指日待也唯就其間時能用一賢人時能行一善政故未至於遽亡若一向用君子行仁政堯舜之治可立致也唯其間不免或信小人或間以謬政所以不能立致太平也

貪吏子孫必敗

世之貪吏或不至嬰憲網者蓋其人實有才具可以駕御官吏可以箴匿蹤跡又善承迎上官結託權貴應副過意故不至敗露子孫無才具而後學其貪此所以必敗也

天不虛生賢者

天生賢者必為世用當明時為皋稷遇否時為孔顏雖窮達不同為世用則一若以久遠計之孔顏立教為萬世利又更過於皋稷天之生賢也夫豈苟然哉

報應

報應之說非獨釋氏言之儒家之說未嘗不然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皆報應昭昭報應之說此乃常理雖有遠近遲速未有少差者若夫顯壽顯夭乃其變耳不信其常而信其變此所謂無忌憚所謂行險以僥倖也

月暈

月暈而風古語也兩日前月暈意必風大作而連日作雨豈月暈不風則雨非專為風古語未可盡信也

軍民

古之論存亡者在得民心與失民心後世兵民既分民心固不可失軍心尤不可失失民心者害尚遠失

軍心者猶尤近蓋民有妄作軍可以制之若軍心一失詐與制之也

七十

古者七十而致事謝國事也七十曰老而傳傳家事也國事既謝家事既傳則無事可也唯脩身治性一事老當愈篤既無家事國事以分其心則當一意於脩身治性古之好學者死而後已未嘗以老而怠老而縱也

反害

樂集堂去卷

凡樂事多端飲酒過多來日病酒無聊矣色欲過度果日精神蕭索矣飲食過度瀕更脾胃受傷矣雅讀書有利而無害唯溪山有利而無害雅觀風月花竹有利而無害唯端坐靜心有利而無害是謂至樂

三省吾身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君子之自省何止於三而已自為人謀而下三者特其大者焉耳凡一事之微未嘗不自省也

信及豚魚

見久於金山者說每齋時鼓聲鳴魚鼈皆駢頭水面待食蓋寺僧每齋輒以食投之魚鼈以久而信之故及其時聞鼓聲無不來趨食也魚鱗豚駁於畜產中性最昏者猶可以信及此中孚之信所以為至也

近遠小大

小人計利害君子則不然焉第小人計近不計遠計小不計大耳君子欲為子幾百年之計小人止計目前君子計天下生靈小人止計一身君子計死後小人計生前而小人所謂目下一身生前亦不可保此之謂愚也

樂集堂去卷

乞丐救火

都城有開元帛舖馬將仕家日以一千施貧饒來即與謂之順錢三年前都城大火乞丐之魁率百人為之搬挈凡簾重細碎無所失亡火息又為運木石磚瓦丐中各有手藝又各竭力為之興造此火獨馬氏不至狼狽馬自後每日更增十千至今不輟若馬氏者可以為富者之法而丐者之能報蓋小人中有義者皆可書也

本朝字書

本朝字書推東坡魯直米元章然東坡多卧筆魯直多縱筆米元章多曳筆若行草尚可便作小楷如黃庭經樂毅論洛神賦則不能矣其後如蘇子美周越近世如吳說輩皆不免於俗獨蔡君謨行書既好小楷如茶譜集古錄序頗有二王楷法若大字楷法則亦不免俗而氣骨不瀟灑若有義堂記畫錦堂記及荔枝譜訪所謂厚皮饅頭是也大抵楷法貴於端重又要飄逸難乎兩全不可以瞞人故善書者尤以為難

錄筆堂六卷

五

夏小正

大戴夏小正文體全與公穀相類豈公穀效之耶古人為文無有無源流者

曾子制言

弟子無曰不我知也鄒夫鄒婦相會於牆陰可謂矣明日則或揚其言此亦欺聞室之言也

榮辱

富以苟不如貧以生以辱不如死以榮辱可避

而已矣及其不可避也君子視死若歸

壁間詩

丹徒丁角鎮壁間有無名子詩云積錢養子望身安子大錢多轉不開又錢塘店中有貼詩云富饒須念貧窮日安樂當思病苦時不知誰作皆有理也

魚鳥

六畜畜於人蓋為食故其遭屠割有不可得而逃者唯魚之遊水鳥之棲林初無藉於人宜其可以逍遙自適而魚以餌之故鳥以媒之故貪其微味誘於朋

錄筆堂六卷

六

類捨江湖林木之樂坐為人制繪之烹之受無窮之苦哀哉

出世

佛法為出世間法試舉一端人之所以為人所制以利害榮辱得喪也於是患得患失唯恐少拂逆人意若吾無所慕羨無所畏忌彼如吾何豈非出世間乎士大夫墮於世網難於跳出彼為浮屠者乃反欲打

習上

俗語教人必曰習上自兒童以至於成人自初學以至於賢人君子皆當以習上為念蓋所謂上者等級甚多不至於聖人不止其未至也豈可廢習乎

望山

望山者以山為佳及入山中未必佳也望花者以花為美及在花中不覺美也蓋富貴者以富貴為樂及享富貴未必樂也

五事

靜坐第一觀書第二看山水花木第三與良朋講論

經鉅堂六卷

七

第四教子弟第五

甘露之禍

甘露之禍王涯等諫舒元與等皆遭屠戮樂天是時優游洛中故吟謔作詩龍為醢詩或謂樂天快之樂天豈快人者哉惟其無知不早退而獲禍機也

報狀

昔人云一日觀朝報三年相繼而後以為謗士大夫窮居退處點涉不知固善觀報者要便損道心余謂觀其升沉進退以究物理自可以長道心耳

甘旨

市非無果家園之果常甘公非無醢私室之醢多旨家非無飲饌子弟所供尤覺有味也

守風

江行遇逆風雖十日五日必當寧耐守待苟不寧耐守待強舟人以直前未有不覆舟者唯航海雖逆風亦行蓋其業已入海泊岸不可是以唯風之聽乃出於不得已耳海中無所蔽障帆以竹蓬可四面用之亦恃此以不恐然使遇巨風其危尤甚苟未至於不得已又無四面使風之具何苦冒險而進也

經鉅堂六卷

八

時新

貴富者多誇時新之食其價數倍其先他人得食亦不過一月半月之間然而氣味不全皆人力催趨而生者貧者待其咸出而食之不過遲一月半月其價頓廉氣味反全方初食時亦與嘗新無異耳

不減價以求售

臨安有世賣剪子者曰青州劉家他剪子鋪隨時逐利每柄不過一二百錢可得唯青州劉執價必五百

不減然其打製精利用之可過常剪數柄彼其價高
非妄增也蓋其鐵既精好工價數倍若稍減價則不
復能如此人用其勇者信之買以五百未嘗少吝執
價守業可嘉一也久而使人信之可嘉二也好物價
高賤者不堪久用其理可驗三也事有可以類推者
故誌之

危行

孔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遜言則因
時有危遜之異行則不問時之如何皆當危也

雜錄堂六卷

九

聲色之樂不與焉

心地之樂一也詩書之樂二也師友之樂三也閨門
和睦之樂四也風月之樂五也子弟脩學
之樂六也而聲色之樂不與焉聲色之樂自惑者觀
之則為樂不知其乃苦根耳得之既未易就使得之
反有悔焉人方沉迷其中以為樂識者觀之真可憐
憫何足羨也

清風明月

李太白詩清風明月不用一錢買東坡赤壁賦云天

下之物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唯
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成聲目遇之
而成色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
東坡之意蓋自太白詩句中來夫不用一錢買取之
無禁太白東坡之言信矣然而能知清風明月之可
樂者世無幾人清風明月之間亦無幾日就使人知
此樂就使良景頻過或為俗務牽奪或為病苦妨障
雖欲享之有不能者然則居閒無事遇此清風明月
誠未易得既不用一錢買又取之無禁而不知以為
樂是自生障礙耳

雜錄堂六卷

十

偏黨

偏黨反側皆非中道君子則失之偏小人則溺於黨
偏者用意過當耳黨則全是私意也至於側則偏之
甚反則黨之甚側猶可言反則顛倒是非使賢否易
位以亂為治不可為矣既曰無偏無黨矣又曰無黨
無偏何也君子先無偏小人乃無黨小人之無黨由
君子之無偏故凡小人之為害君子必當自反蓋君
子先有不是有以致之也

古之為學者雖有濟時及物之心而未嘗有求用於人之心蓋其平昔所享用者甚儉出而仕也非為利祿計也人求之則應人不求之則已後世學者專為利祿得利則躍躍以喜不得利則戚戚以悲如此等人為人所窺為人所厭薄既已為人所窺所厭薄矣不知自反徂且寡廉鮮耻乞憐於人而不已若是人者用之何所益雖廢之何足卹哉

對影成三人

經組堂本卷

杜門却掃或疑其索居無侶讀李太白詩云舉盃屬明月對影成三人則是未嘗乏嘉賓友也况黃卷中自有聖賢日與之對豈必待琳老今亦哉

及其老也戒之在得

少血氣味定故戒之以色壯血氣方剛故戒之以聞此理之無疑者至於老血氣衰矣名利之心至此宜以乃戒以得何哉蓋壯年其血氣有餘之時或能抗志高遠至於血氣既衰無復高遠之志往往貪欲甚此孔子所以深戒也夫飲食日以減必聲色不可

親近老態具見來自無多貪何為哉豈其為子孫之計甚於其身是以投老而愈貪歟忘己以徇子孫逐利而不知反謂之智可不可耶

三
非

誰謂庾郎貧乃有二十七種鮭菜此雖戲語實食貧之法以韭一味而為三品允蔬筍之類每色為三味既不傷廉便為多品與食前方丈何異也

中秋

中秋月色多為風雨所妨幸而有此或以疾病或

喪制或以意外事妨奪計一生能賞此月者殆無幾
年計天下能賞此月者殆無幾人可歎哉東坡詩云
此生此夜不長好明月明年何處看達哉斯言

苟不知道不足世無快樂之人

由乞丐而望吾輩彼以為夫並及也而吾輩不自知其樂自此推之由吾輩以上之人亦猶吾也何樂之云惟知道知足者無所往而不樂士人未發舉意謂發舉必有樂也發舉反望及第未嘗樂也疎及第意謂及第則大樂也及第未望免修政官亦未嘗樂也

梅而上之雖為宰執亦未嘗樂耳

光陰迅速

日視漏刻夜聽更點然後知光陰果迅速也是以君子競辰佛經云念念遷改亦欲人警懼而知競辰之意歟

俗諺

俗諺多合理其曰鮑老當筵笑郭郎笑他舞袖大郎當若輩鮑老當筵舞轉更郎當似郭郎言雖戲語諸諺實有至理可發一笑

雜錄卷六

無事

東坡云無事靜坐便覺一日似兩日第恨無好湯使燕不下享所謂好湯使者無他知足安分妄念不起是已若不知足安分妄念紛然無事靜坐其病反甚焉耳

相形

貧富生於相形不見富之有餘則貧自安故不足惟其見富之有餘方起慕羨是以有不足之歎故富人更門不可頻登富人之會不必數赴故曰不見可欲

使心不亂也

富之驕貧貧之誦富政緣日與交涉耳使貧無求於富貧者何所誦富不能役貧富者何足驕哉

相笑

世之恣意奉養者笑清脩者曰枉過一世何自苦為清脩者亦笑恣意奉養者曰枉過一世何自苦為彼此相笑未知孰是當問識者

自幸

人生斯世特有幸耳非有能否也得幸多者為福人

雜錄卷六

古

人皆幸之而已不知自幸又欲無敵可乎僕雖拙疎細數僥倖凡數十條書以自警生於中華一幸也生為男子二幸也粗有識知三幸也生於士大夫之家四幸也自幼業儒五幸也遇明主六幸也弱冠登第無場屋之苦七幸也免於就館八幸也龍飛乙科免求闕陞文字九幸也便為職官免簿尉塵勞十幸也濫中科目十一幸也一任職官即入朝十二幸也改官不用舉主十三幸也免作邑十四幸也不外補而終禁從十五幸也十年館學燕掌兩制入侍經筵十

衣章之寵十七章也贈親封妻遼郊秦子十八章也安享祠祿十九章也粗有田宅免飢寒之逼家事付之妻與子無所踰預二十章也粗有園館二十一章也年過父兄二十二章也骨肉團圓二十三章也夫妻偕老二十四章也退居田野親識滿前無羈縻之患二十五章也閨門和睦子弟可教二十六章也出有舟車役有奴僕二十七章也圖史左右羈詠隨意二十八章也身名不辱二十九章也強健無疾三十章也是三十端有一不如意則敗人意僥倖

樂錄卷六

事

如此又復何求乎

自警

人之生世苦樂二境而已莫不欲避苦而趨樂而有不能遂其意者制於命也苟制於命則無奈何而有可以自樂享之而不自知與夫初無所苦而妄自生苦又有作顛倒見反以苦為樂妄生羨慕之心而不得為苦者是自取之非命所制也非愚而何世間最苦者無寒切身一也身抱疾苦二也骨肉死喪三也子弟不肖四也今皆無一有焉其可樂者不食粗

終一也身健無疾二也骨肉團圓三也子弟循理也今皆盡無之矣而又一日有適意之樂觀釋氏書於朝觀儒書於午其精理玩味而無窮一也明窓淨几精筆妙墨模學法書二也徐步小園賞翫花竹三也登城觀山延賞風月四也教子弟讀書稍有長進則為之喜五也與益友談理六也與親故情話七也不任憂者早眠晏起八也觀放生九也觀稼十也泛舟十一也奕棋十二也聽琴十三也觀鶴十四也靜坐焚香十五也是十有五樂者日日享之而不自知

樂錄卷六

十六

者也至於為未來事預憂為子孫計預憂為不可善力事開憂此三憂者是顛倒見非所當憂而自取之者也若乃慕官職之高而不知有殺危機之憂慕聲色之樂而不知有伐性命之憂慕妄求之為樂而不知這罪業之憂此三憂者亦顛倒見以苦為樂而徒羨之也書之坐隅以自幸且以自警

追思

昨日拙荆生朝追思甲寅年至今整二十載是時余以春官貳卿出使回左司諫章穎挾私謂予為丞相

入果既成爾葛遂併及余光宗聖明照知我詔不
降出其章予以誼當引退至出關待命餘兩月未至
予決因寓新橋寄居馮封樁家書院命拙荆生日大
姊母子甥姪楊之邁夫婦來為壽并請馮室今大姊
楊親及馮室墓木皆拱矣楊室改好予時官朝散大
夫今中大其荆婦封令人今願人祖仁方奉補今為
通直郎祖義祖禮祖智祖信未有官今皆受命屋止
有數間竹椽低小今添蓋前後五倍於昔又願華潔
時方欲營小園未有端緒今園有亭館數處蒼竹茂
經鉅堂六卷
密至於住業亦三倍於前器皿餐錯不必外假諸子
初皆未娶今祖仁祖義祖禮祖智皆授室第二女未
嫁今已有甥大小數歲無一不勝前者則是十年之
間謂之命好可也然余自章論之後雖再入為小宰
六郡授命除與與安和待來兩皆不赴得當奎
今得而復三遭煩言人謂予多齟齬者此也然利害
當計其實今實則無損何言齟齬乎以此自省不覺
有僥倖之喜抑予脚踏實地造物相之雖有傾搖豈
深害與嘉泰四年五月八日

欣戚相生

人之所欣生於戚戚却生平欣試以一二事明之
子發舉則欣矣春闈見黜則大戚女子得男則欣矣
一旦失之則大戚是戚生於欣也抱病則戚病愈則
欣失物則戚已失復得則欣是欣生於戚也無所欣
戚則人自生之達者知其然故於得喪無所欣戚
也

憂喜相生

喜生憂憂生喜若循環然假如元未有得忽得之斯
喜矣憂憂生喜若循環然假如元未有得忽得之斯
喜矣既得之復失之斯憂矣已失之復得之又喜矣
達者得之知後必失之失之如本來之無有此所以
無憂無喜也

雪川城守已見

雪川自唐末五代以來不經兵火此非天幸蓋其地險可守者二十不當孔道非必爭之地一也陂澤彌望塗泥沮洳舟車皆阻二也環城無駐足之地難下寨難施砲架難用綽路馬難推輶車洞子雲梯之屬三也城外居民屋宇不過數十家臨時毀拆容易四也地薄數尺即水不可穿穴地道五也塘路多有水

經鉅堂七卷

一

港間斷亦也陸行不可並馬七也城上非沙難頽八也舟楫輕捷人人能沒水九也油泥可用澆發塘路及近城去處去一二尺乾土以油泥實之油泥厚尺許非一兩月不乾實與人踐踏無不蹶陷十也釘椿犬牙相錯多下陷十一也稍重則為暗椿所礙舟稍大則不能入樁進退不可十一也焚葑堆積以覆陷穿誘之陷沒放水浸田使不可行十二也城中多失家有資力可召募雖不逞群不逞為官收拾既可免竊發又多驍勇可用十三也去山遠無以高臨下

經鉅堂七卷

二

勢十四也水流不湍峻不可引以灌城十五也廢騎正兵不敢來不過偏師到此已是冬末春初不能久留十六也西溪灌注無渴乏之患十七也家家近水火攻易救十八也西南北水面濶雖閉門久氣不鬱壅不至生病十九也有魚蝦螺蜆荻芡芡芡根可以助食二十也大凡守城須先遠守城外險處南路陸路當守何山嶺水路當守衡山東門當守舊館昇山水路當守河口毘山青塘門西門當守法華仁王山路水路當守永壽社門水路當守大全等處險不能拒然後退而守城盡拆橋梁輦去石若不輦去彼作砲用環城港汊皆施樁陸路當掘坑用油泥焚葑暗施鐵蒺藜苦竹槍使之川陸無路舟馬皆不可近城先之以守遠險次之以守近險然後守城是三重城也又守處在遠城中少驚恐人心自安敵至則又當撓之或劫其火頭輜重或夜劫其寨虜睡重易劫或放水或決水或出奇兵於其後及其左右近城村落隔水抄掠亦難不過一月之合遁矣然後尾而襲之常速而勿迫自然陷溺如此非惟可保性命亦可立峻功

然必人心一部分定人以四部各若干令明斥堠速賞罰信權出於一勿有二三禁虛驚妄言禁喧笑主謀者不怯畏虞之恬然雖城破猶可巷戰死闘也若其積糧積薪及守城器具自有常法不必詳述至於臨時機變隨機而應又難預言

或曰雪川久有富庶之名虜盜所垂涎決不可守是在我因而用之耳吾能以富盛之資厚募強壯醴賞以待功能則富盛反為吾利耳同舟而遇風濤胡越可使為左右手況各有性命利害使智者出謀富者經鉅堂七卷

出財勇者出力何事不濟曩時京城破金銀財物為虜括刷無遺鉢兩皆不可藏為私有使城未破時有能糾率金銀募士力戰虜詎能破城哉覆轍在前可為永鑒此在識事勢輕重者觀之利害曉然若乃只為一身計或入太湖或藏山間或往村落則一強有力者能劫縱竄伏草莽亦餓死是虜未至先為賊困矣往他州遠處路多盜賊決不能達若近處復有險如雪川者乎一身幸脫其如老稚婦女何家破身存何以生為此大謬也

獨有棄土一事難禦敵若以布袋萬個盛土往來城下堆積立可與城齊須常深察敵必以船載來須多方以覆其船使不得近城更講究近城堆積時何術毀之當問智者

偶書

人之所好各有所偏苟遂所好則足矣其所不好者亦何必有焉余之所好者溪山也今若溪群山率吾目前余之所好者花竹也今三徑粗成紅綠芳妍余之所好者圖史也今棟架卷軸隨意可觀是凡余所經鉅堂七卷

甚欲者莫不兼全孟子曰堂高數仞椽題數尺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般樂飲酒馳騁田獵後車千乘此三者孟子得志之所不為余之所無有者此而又奚歎而奚慙將以彼而易此吾不顧也姑樂吾素好保其性天然則不幾於愚信有之而頑不可鑄與其強營而身勞不若遂性而心安彼世俗固所哂笑或有識者未必不以我為然也窮當益堅願加勉旃昨日端午世之為端午者其等差不可勝計也姑以三等計之上焉者極其豪侈誇新而闔靡也中焉者泛泛

緣隨宜而取醉也下焉者雖角黍之微亦不可得
自憐而歎謂也至於今晨皆墮渺茫恍若夢寐訝曰
端六絳絳此與東坡云明日黃花蝶也愁同意也非
惟陰陰可惜人情節物舉無意味矣人能以端六處
端午則貧富一致何喜何戚何誇何愧也世事無不
類此夫唯觸類而思之則亦可以言智矣

學者自勿讀書師尊者孔顏與孔門弟子孟子荀子
楊子文中子此數聖賢窮困不遇其後世言詩則杜
子美李太白晚唐詩人以名聞者非一在本朝若黃

經鉅堂七卷

五

魯直陳無已其前則梅聖俞蘇子美皆困於時經術
若孫明復胡安定程伊川謝顯道其困愈甚今人曰
吾抱才藝時不我用是為大屈不知學問文章有如
前脩者否其困阨流落未至已甚是不自量者也且
天以窮阨困人乃所以欲其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
能不知自反而乃怨天是全無知識可憫不須憐可
罪不須惜

或問君子有憂乎無憂乎曰有憂亦無憂有憂者為
天下國家無憂者為一己利害任天下國家者固不

能無憂不任事責者亦有憂乎曰不任事責亦當憂
也憂不忠也不仁也一己利害豈無可憂者乎曰亦
有憂也亦不足憂也人力可為不勉而自取顛沛可
憂也力之所不可奈何而預憂是妄憂也故曰亦憂
亦不憂

時有否泰命有通塞才有用舍是故聖人教人不律
人以一準不拘人以一塗而其自處亦曰用之則行
舍之則藏而語聖人之得中道則曰可以仕則仕可
以止則止今之人不然仕進者曰吾知仕進而已苟

經鉅堂七卷

六

可以媒身者無不為也俗眼又從而評之曰吾不知
賢愚但進用者則賢退黜者則不肖是可為定論乎
而聞其說者中無所主謂外論為榮辱是果真榮辱
乎

觀物有感

均之為花也其植於人同其託於天地同其受陰陽
之氣同其被雨露之澤風日之益又同然而開有先
後落有先後則未嘗同藉曰花之品不齊然有同
者而開落頓殊雖造化有不能使之同者美吾於是

乎有感

方春之時牡丹芍藥開桃李開下至薺亦開至于夏則俱謝矣而薺曰吾未也待我為桃李桃李曰吾未也待我為牡丹芍藥殊不知其分止此其時已過徒望其所以非望而卒不能有分毫之益也吾於是有感

老傳

記曰七十曰老而傳古人年多壽考或至期頤既傳之後餘年尚多是以獲享晚景安樂後世七十者稀縱有高壽或自放心不下或無佳子弟可託以此汨

經集卷七

七

沒至死余家世年七十者甚少又自稟性怯弱且以六十為期今五十四矣餘年無幾矣余素好恬淡視勢利頗輕故不以禮經為準先期而傳亦幸祖仁輩謹飭識義禮可以傳也既傳之後若復關省是余之過書付祖仁且以自警

善為家者必有積畜適千里者三月聚糧誠常人所知之不待智者計慮之詳今夫死生亦大矣生而精爽如此死決不與草木俱腐如瞿曇之說必將輪迴於六趣然則於其生也豈可不預為死計慮哉年在壯

時血氣方剛茫乎弗思今既來矣不知覺悟是謂昏

迷吾方儲來世之積倉聚死路之齋糧汲汲遑遑又何暇為今世計而經營較量乎禮有老傳傳諸祖仁女其勉之以慰親心慶元庚申端午齊齋老人書

後漢向子平男女娶嫁既畢勅斷家事勿相關當如我死也子平猶待婚嫁之畢若余則又不待其畢矣又易其言曰我如已死苟我如已死則雖欲顧省家事子弟知相關之徒然必不以家事相擾矣

家訓

經集卷七

八

持身立家不過二說剛彊者曰非此則不可主張柔弱者曰非此則不可免禍要其終而計剛彊極則至於殺身破家而柔弱者不過眼前不如意久有餘味故老子曰柔弱勝剛強者死之徒幹僕從更主人必曰大弱無以立綱紀主人聽之結怨與訟在幹僕計得矣所損主人不知其幾子弟宜戒之利十分人誰不趨害十分人誰不避利害參半則避就在所擇然非素有學識不能擇也

令還山蔡

他年身後一切從儉子孫不許隨順世俗以侈為盛
津送止合痛省墳域還山足矣若石羊石馬石虎之
類乃是標揭要人發掘切不可為至於棺斂只涼衫
道服若金帶及銀器並不許入棺其他徇俗虛費一
切勿講能從此者是謂孝子若俗人以此見責者以
此呈之

示兒

學者當有日新之功所謂日新之功唯有常程不貪
多而務博不一暴而十寒積以悠久自然日新若乃
騾勤而遽怠方得而旋失雖欲日新豈可得哉

騾勤掌十華

九

騾驢一日千里駕馬十駕則亦及之騾驢雖能一日
千里苟止而不行反不若駕馬之十駕也古語有之
太山之雷穿石諺曰將勤補拙祖資格比兄弟差
鈍然資質純謹儻能勉勵夜以繼日勤於講究不耻
問人安知其不能十駕也人之才質各有所長亦各
有所短儻能去其短則能全其所長矣持重者長惠
於遲鈍銳敏者常失之輕脫縱祖信之才質吾懼其
失之輕脫也今去歲止兩月餘便是十三退之云年

三十二三頭角稍相疎便當日親君子勿為兒態
於學問色莊身端務為持重勿失之於輕脫終必有
成矣

子弟之職孝弟第一謹畏第二儉約第三學問第四
才名第五幹蠱第六不墜門風第七粗守家業第八
能訓子孫第九不伐松楸第十

遺女十戒

第一持身端正

婦人之過失行第一或云醜婦未必有此過是不
經鉅堂七卷

十

然若無教訓不問妍醜

第二恭順孝敬

恭順翁姑固不待說妯娌姑叔之間亦宜

第三不得應對

大人責雖我理直尚當忍受况已理短當面應
對則為無理退有後言亦不可也

第四不得閤合

閤合上下致不和睦衆人知之罪不可外
弟五不得索賄

夫雖柔和不可倚託

第六不得盜竊

竊食雖是小過為人所獲有何面目況於竊財

第七不得賭博

節序些少戲耍則不可無度

第八不得醉酒

大人彊勸或至於醉便請歸房

第九勤謹清潔

勤謹謂夙興夜寐清潔謂整齊衣服頭面之屬

第十不得凌虐婢使

士

婢使小過則嗔罵所不能免不許高聲如有大過

說與良人治之不可許用手扯打摑之類

吾人家女與他輩不同若能持十戒則謂之有家法

若不能持此十戒則謂之無教訓常宜遵守無累二

親

買妾家訓

素富貴之家蓄教聲伎蓋其事力有餘規模素定聞

見習熟無甚大害若乃寒士驟至顯榮而欲買聲伎

以恣已欲其害二十

一寒士自小官以致顯位必在中年之後筋力既

衰思慮又過心腎不相交濟而使少艾者迭進

攻之傷其趣死莫此為甚雖服金石本虛無益

多生腦癰背疽殊可憐也

一寒士糟糠之妻少同辛苦今以進妾之故糟糠

之妻反成冷落怨詈恚怒遂為仇敵妬忌之情

人所不免妻弱則日事誼爭家政墮壞妻難則

日事簪楚逼令墮胎甚則自戕至於妾恃主愛

經鉅室七卷

士

犯分僭上讒諸主母離間父子至於合鬪親房

內外不足又不論也

一晚年妾有子不惟嫡妻不容嫡子恐分家業深

所忌惡幸而庶子不為正嫡所害必不肯推心

教之任其自然父死之後必是不肖

一其父日事聲伎欲令其子以從學必有後言其

子縱好資質見父督責面從而心不服若其廢

駿年少其從師友讀書乎其歸家竊聽聲伎乎

人情揆度必從易入者矣淫聲藥語日接於耳

以譏笑為歡以優諧為能雖有好客質亦喪其良心是父導之也不惟子弟而已僕妾混殺中外無別教聲譽客亦得亂之翁媼出入不可禁止矣

一其父既有聲伎必防子弟侵盜若隔絕異居父子之情次不相通若其共居妾方慕少子弟不知禮法必為誘陷以致亂倫又有父在其子不能堪特以父故隱忍至父歿子必痛治其妾妾知其家隱匿校牒論訟者多矣

經銀堂七卷

十一

一聲伎粗備必欲其事事相稱且彼不甘喫枯淡而在我方欲徇其所欲家貲無餘必妄營求陷於不義勉彊置買未能周備見他人周備者復懷慕羨貪欲之心何有窮已

一家力有餘計較請門客之費却不招延佳士以教其子而月以錢米招募聲譽客不肯用錢買書與子讀至買樂器則不惜費真倒置也一貧親戚甚多無力振贍每以懷愧至於群婢之家或論月或論年各有供贍則不較也

一當官惟清心寡欲則可專意外事既為聲伎惑身雖在外而心實在內惟恐外事之多賓客之衆及其既入雖有公事及公屬取覆不復肯出不得已而出心懷忿忿安能從容平心應酬乎

一當官帶私僕已難關防若群婢父兄母嫂來必招攬公事關節交通必所不免豈惟當官在私家須要與諸婢家影滯閨戶亦為見任者所厭如私酒私鹽放債欺欺呼入之類

經銀堂七卷

十四

一既有婢妾招賓飲燕或疑賓客挑之或實為賓客所挑又賓客或見其顏色伎藝多方以懷之決不能堪

一婢妾必是年少而主人者決是衰老婢欲求脫相與結謀其害多端

一婢妾爭寵誼競主人者不能斷決逃避他處買婢妾本以奉已而反觀其顏色喜怒惟恐奉之不至噫可笑已

一人之所主寢食而已寢飲通宵醉後從事房室

日高乃能起寢與食晝與夜失其常度豈不戾賊乎

一有不積陰德者初買童女既犯之而厭誣以盜竊轉賣復責元錢又有年限已滿多方艱阻不得脫身又有其初給覓以為女及其長遂以為妾尤無狀也

一又有別宅置寵者在家猶不可防閑而在外或外情相涉所生之子不知主名

一妻嚴素無容德特迫於事勢與置一兩輩粧景

經鉅堂七卷

十五

實不可犯主妾徒有慕悅之情多成悵快

一身死而妾有子妾少既為母其家別無尊長

或有外情子不可制尤難區處妾本賤種一旦

驟為人母尤好作體其子有不到處尚能寬假

至於子婦多造事端凌虐重臺尤為甚酷

一妾既為主人所犯必恃此而與他人通妾既屢

又急欲有子多是求種妾作又有疆主人以覓

子多是異姓閭閻之子大為不便

一既多子不能制欲反惡妾之有子繞懷姙逼令

墮胎已生逼令不育實為陰罪

然則妾不可買乎惟無子者不得已而置之須擇姦性十分循謹者不可專求色藝又須制以禮法仍莫討出契人斯無大害

歲計

儉者君子之德世俗以儉為鄙非遠識也儉則足用儉則寡求儉則可以成家儉則可以立身儉則可以傳子孫奢則用不給奢則貪求奢則檢身奢則破家奢則不可以訓子孫利害相反如此可不念哉富家

經鉅堂七卷

十六

有富家計貧家有貧家計量入為出則不至乏用矣用常有餘則可以為意外橫用之惜矣今以家之用分而為二令兩子弟分掌之其日用收支為一其歲計收支為一日用以備錢俸錢當之每月終白尊長有餘則進在後月不足則取歲計錢足之歲計以家之薄產所入當之歲終以白尊長有餘則來歲可以舉事謂如添造屋宇之類不足則無所與舉可以展向後者一切勿為以待可為而為之或有意外橫用亦告於尊

長隨宜處之

人家至於破產先自借用官物錢始既先借用官物錢至於官物催還不免舉債與質久而利重雖欲存產業不可得矣故當先椿留官物錢則無此患僕奮空拳粗成家業毫分積累甚難諸子宜體念各存公心管幹且為二十年計日後則事難料又在諸子從長區處僕之智力有不及矣月河莫侍郎家甚富兄弟同居亦三十餘年此可法也蓋聚居則百費皆省析居則人各有費也然湏上下和睦若自能奮飛不藉父業則聽其挈出不可將帶之業留以與不能奮

經鉅堂七卷

十七

飛者可也

人家用度皆可預計惟橫用不可預計若婚嫁之事是閑暇時子弟自能主張若乃喪葬倉卒之際往往為浮言所動多至妄用以此為孝世俗之見切不可狗只當隨家豐儉也慶元六年九月十五日

月計

士大夫家子弟若無家業經營衣食不過三端上焉者仕而仰祿中焉者就館聚徒下焉者干求假貸今貧多闕少待次之日常多官小俸薄既難贍給遠宦

有往來道塗之費縱餘無幾意外有丁憂論罷之虞不可不備又還家無以為策則居官凡事掣肘若有退步進退在我易以行志矣就館聚徒所得不過數千有一虛館爭者甚衆未娶就館猶可既娶之後難遠離家在己為羈旅在家則有事不可照屬或自有子欲教不可若稍有家業則可免此患縱不免就館聚徒亦不至若不可一日無館者之窘也至於干謁假貸滋味尤惡不唯趨跼需此狀可惡奔走於道塗見拒於閭人憐况之惡抑又可知縱有所得無幾

經鉅堂七卷

十六

久而化為唇吻潔持之士化為無廉恥可厭之人若乃假貸親故至一再再亦難言矣諺曰做箇求人面不成此言有理若自有薄產無此惡况矣吾家業雖不多若自知節省且為二十年計可以使汝輩待闕不至狼狽既免聚徒就館又免干求假貸諺曰求人不如求己此之謂也已作歲計簿復作月計簿蓋先有月計然後歲計可知若月之所用多於其所入積而至歲為大闕用矣世間事固終歸空人固各有命然可施智力處亦不當不理會及所求者在己與夫

不知義命妄求者大異也非是空言乃真達理

經鉅堂雜誌卷七終

經鉅堂七卷

經鉅堂雜誌卷八

書日閣

宋雪川倪思正父

齊齋十樂

讀義理書學法帖字澄心靜坐並友清談小酌半醺
澆花種竹聽琴翫鶴焚香煎茶登城觀山寓意奕棋
雖有他樂吾不易矣

齊齋三戒

不妄出入不妄言語不妄憂慮此吾深病切宜戒之

經鉅堂八卷

齊齋居士書

記雪川遊賞去處

城內

顏魯公堂

莫氏蓮莊

莫郎中園

曾氏極目

林氏溪堂

楊氏水雲鄉

萬氏南園

鄒氏園

慈感寺

沈尚書園

晦巖園

葉氏園

趙氏北園

俞氏園

向氏園

城外

程氏園	道場山	何山
峴山	趙氏王鑑	趙氏慶源堂
法華山	仁王寺	湖跌亭
荻崗寺	趙氏小隱	思溪寺
西余山	趙氏梅園	弁山觀
石林	苗龍洞	賽玲瓏
小玲瓏	太湖之濱	張氏園
東林	普山	濮山
德清	長興	武康
維鉅堂入奉	二	
凡四十二處若月一遊則日日可度每歲一遊則可閱三十年日日遊太頻勞費可厭歲一遊太疎今酌其宜每月往一處遊一月之中又擇良辰美景具山肴野蔌或邀一兩賓無賓輪携子弟同行庶幾踈頻得中至於月夕雪夜暑天遊溪賞荷又不在此也齊齋居士書		
自臨安歸		
余以開禧三年嘉平月趨召嘉定元年八月初五日正外得請而歸接履故園松竹無恙如實未嘗出也		

問立朝數月殆類短夢以是推之生死大變亦由是矣所可喜者謂其不失故廬耳而吾亦不失故吾耳若出而無所建明徒叨廩祿及其歸也寧不愧於猿鶴也哉粗足之陶淵明有子之白樂天微官之林和靖不滿之黃魯直

六物

後生不讀書而老者讀書胥吏幹人子孫應科舉而官門不習舉業貧者妄用而富者節儉養食者憂慮而肉食者泰然僧道食葷而俗人好善茹素富貴家女為新婦遵禮法甘枯淡貧賤家女為新婦反不識好惡

維鉅堂入奉

三

觀史

觀歷代諸史苟有一長皆足垂世行後不必盡棄若循吏若儒林若文苑若孝友若篤行若隱逸雖匹夫之微有一于此足矣不藉富貴不假勢力自勉而已豈不簡易而可行哉齊齋居士書

李建勳戒家人

南唐司徒李建勳戒家人曰吾得良死幸矣勿封土立祀聽人排重於其上免為他日開發之標其後世

貴人高大之塚無不發者惟建勳塚吳知其處

葬也者藏也自古聖賢皆以儉葬為久計見諸簡策多矣卒不能移世俗之說開世俗之蔽蓋世俗求以眩一時之目不為死者遠慮謂之孝乃至不孝故書此以遺諸子開禧丁卯五月聖齋齋老人

十不如

畫扇不如紙扇錦綺不如布帛巨艦不如輕舟高堂不如低屋金寶器物不如瓦甕妻妾不如醜妻

經堂八奉

五

惡妻食肉不如素餐厚葬不如薄葬俊喪不如撲厚富貴不如貧賤

十或問

或問生死曰晝夜或問今生來生曰今日來日或問佛土曰清淨慈悲或問地獄曰貪濁忿怒或問快樂曰知足或問尊榮曰無求或問報應曰形影或問久長曰如常或問享福曰無禍或問壽考曰不朽

庵內外絕景

碧霞泉一也薛石崔嵬二也野香古梅三也雲泉

乳竇四也長林高松五也慶雲跳珠六也精嚴翠坑七也書堂脩篁八也小界山峨眉九也翠微清越十也此庵中之絕也寶明杉徑一也潭頭泉石二也常照竹軒三也常照脩徑四也西巖幽景五也張氏梅園六也常照翠峯七也此庵外近在咫尺七絕也凡此七絕他人得其一已為奇勝今予兼而有之至於小舟溪行之景山禽百變之聲雲烟出沒之態又不論也日享清樂可謂屬厭自非造物付與何以得之此予所以深自慶幸而樂於居山者也

經堂八奉

五

居山約

余營兼山本以箴拙已就粗安可以忘歸諸兒之意眷戀挽留又難遽絕今與汝曹約每月二十日在山十日在家獨甚暑甚寒兩月則全在家恐山中不便也山中不可獨湏子弟一人侍置曆輪流四子每人一旬周而復始其當旬者凡飲膳之類專掌之其餘在家有幼時新各隨其意多少不拘無亦不責其或有商議事合要來此不必當旬自宜前稟自六月為始至於旬下書名如當旬者弟那容

貴人十反

貴人十反夜當卧而飲宴早當起而靜卧心當逸而勞身當勞而逸客來脩不請師教子弟而以大錢煩教聲妓藥餌無病而服有病不肯服果蔬尚新不待熟食物取細失正味山水不喜真境而喜圖畫器用不貴金銀而貴銅甃

書坐忘論

斷緣

余既墮世網念欲斷緣終未能斷若不為倡則久已行之至於彼倡而我不和慮邪怨所以未能如子微之言若乃事有不可廢者不得已而行之勿遂生愛繫心為業此則在我可勉者也

收心

世之欲收心學道者往往專於習靜使其心若槁木死灰然然心豈可使若槁木死灰哉是以習靜而心愈動去道愈遠今司馬子微曰息亂而不滅照守靜而不著空又曰要有幾子且任思量悟已則此真學道之妙

簡事

斷緣者斷與人交際之緣簡事者簡自己奉養之事也外斷緣內簡事其於學道也易矣

泰定

至人以忘名為貴而吾徒惟恐名之不彰是以喜譽惡毀宜其去道愈遠也

振翼

此即釋氏所謂戒慧也乃知道釋一貫初無二理坐忘論七篇振翼一篇明白有據今節取精要書之坐忘

右

好官好人

蔡京有言既要做好官又要做好人可乎此言兩者不可得全也以理推之太不然世之治也做好官者必人之至賢如使為好官不復得為好人是何等時平而小人言之不慙益可以見其好矣夫君子脩其天爵而已不計世之治亂豈誘惑於茲言乎甘心得好官不顧為好人風俗至此是以小人得以軒輊焉殊可憐也書之座隅用自警勵

意林

精養兵

古之兵無事則耕有事則戰故無養兵之源
後世專督農以耕習兵以戰兵民既分於
有養兵之費今日財用所入施於兵者十居
其九夫農不裕實耗於養兵欲兵得其養而
財不告匱如之何則可

談者類曰天下未嘗有兩全之利愚謂不然利之不
能兩全者蓋處之未得其道耳如得其道曷為而不

經義堂八卷

八

兩全乎利害之相關理勢之相涵其本源而治之
則一舉而兼得夫不求其本源而惟束流之是務此
世俗所以嘗怪乎兩全之難也民者所以養兵者也
兵者所以衛民者也欲兵彊則民必困欲民之裕
則兵必弱議者於是蓋未得所以為兩全之策也曷
不於其本源者而究之乎廣今民力之困甚矣中產
無終歲之儲田野多失業之歎幸遇豐歲猶可支吾
稍稍歉荒必至流莠民力之不可不裕固也然而科
歛之甚日以嚴急州縣胥吏不容少緩棄天子躬儉

德於上省浮費節濫予戒招克知羨餘寬卹之詔且
月相繼求所以輕賦而裕民者其講明非不詳且至
矣而吾民未受實利蓋養兵之費未省則賦不可得
而輕賦不可得而輕則民不可得而裕是所謂利害
之相關理勢之相因者然而連營列伍開口待哺恒
期不可缺望奈何議者固常思所以省之而不可得
竊嘗究其本源而得之以為莫若先自治其始古之
所謂強兵者非必衆其部伍多其卒乘之謂蓋有以
百萬而敗者有以數千勝者老弱數孱小歟

經義堂八卷

九

疾病歟如使數者而得以混雜於其中雖百萬之多
而何益勇者一可以當百銳者百可以當千使
人皆勇者銳者則雖數千之少而足用昔我太祖
宗之定天下軍旅四出所向無敵而兵不過二十萬
以天下之全力養兵之數不過如此蓋一兵之費月
廩幾何取賜幾何三歲郊費幾何其始之招募其終
之養老其費又不知其幾何一兵在籍一家仰給不
知費幾農夫之力也今以天下之兵籍略計之行都
之宿衛沿流之駐劄州郡之分屯無慮七八十萬東

南民力安得而不困哉昔孫權赤壁之戰周瑜請五
萬人權以為五萬人卒難得於三萬人足以破曹公
而有餘符堅以百萬之師臨晉謝玄破之其兵亦止
於八千而已此二者皆東南大變或以三萬或以八
千非唯足以拒敵而且能以取勝議者復曰今日之
兵非止為守計也如將為他日恢復之用則兵固不
可少矣愚謂不然古之取天下者非特恃已兵之衆
蓋亦因敵之兵而用之如使虜有可乘之隙吾以弔
伐為名則豪傑必有響應義師必有景從者敵之兵

經鑑堂八卷

七

吾之兵也漢高帝縣蜀漢定三秦不過從思東歸之
士至其合五諸侯兵至彭城則反為項羽所敗則兵
不在衆也又況東南戰士自古號為輕銳項羽以八
千而成霸業季陵以五千而深入虜廷公此則兵患
不精耳苟精矣雖進取可也然而今固未可以遽省
必得三術而後可一日擇將帥二曰精招募三曰示
激勸何謂擇將帥將帥者兵之司命也兵無衆寡惟
將所用將得其人則臨機應變智策無窮號令信明
士皆盡死能以少為衆矣自休兵以來將老死幾

新將未甚知名行伍之間豈無可用特患未知何
以擇之擇之之道莫若使大將歲舉所知然後命樞
密延問訪以軍事如得其人則以次擢用可也何謂
精招募國家竭民力以養兵豈欲為是虛聲而已固
將有以用之必強悍必勇銳必輕健然後為不徒養
苟為不然既藉於兵則他日不可以汰去彼其難怯
雖弱雖短小而資廩不可以少減是故莫若嚴擇於
招募之始嚴今諸將大抵徒務多兵以充數誘陷愚
民非其願欲怯弱短小莫不煩刺十人之中可用者

經鑑堂八卷

十一

不過三四愚以為莫若申戒將帥使所募者必中伏
式則人人精勇得其用矣何謂示激勸夫兵之所習
者技也所募者賞也技精者有賞則能者勸不能者
奮矣昔時名將往往各出私財於較閱之際明示激
勸今者雖金鼓相聞名為日習戎事而勸激未至能
否無別故莫若朝廷少予金帛命諸將時時擇其精
勇者而加旌別焉則士氣必倍矣三說既行新兵既
皆可用舊兵有關勿補至於虛籍之弊私役占破之
弊法禁具在皆可申嚴則向之七八十萬兵今雖四

五十萬而足矣如此則常賦可以漸減民力可以漸裕而士氣自壯兵氣日強一舉而兩利其在茲乎

救荒政

水旱之變或謂出於天數或謂出於人事其說如何今日荒政之弊如常平義倉所積既少而其弊又多勸諭民間莫肯出力以助公上穀價踊貴田野流移將何以濟王者以民為天民以食為天一日無食則民飢苦而豐凶之相乘水旱之或時有是以聖人厚蓄積

經筵堂八卷

五

備先具執歛散之權以為裁減輸糶之道故雖遇歉歲而民無消瘠之憂昔三代之盛使民三年耕則有一年之蓄九年耕則有三年的蓄以三十年之通則備有十年之蓄矣夫以積蓄之富如此雖有水旱之變宜無足慮考之周官所以為救荒之政何其詳且悉也遺人以施其委積均人以蠲其政賦蠲其歲則有倉人馬均其食則有司務焉移民以就穀則廩人職之移民以通財則掌餼之而

大宗伯所掌荒政其目尤多所謂散利薄征緩刑弛力之類允十有三焉蓋以凶荒之變利害甚大雖有蓄藏之備而無區畫之方則民有不得其食者矣又况蓄藏之備非必如三代哉

恭惟主上留意內治勤卹民隱比以亢旱為災深切軫慮先事預備條舉荒政唯恐不及甚感德也執事發為問目下詢末學預何足以仰裨萬一雖然請試言之今日救荒之政大要有三六曰戒壅隔夫民有

經筵堂八卷

五

災而告于有司為守令者所宜以實聞于朝可也而今守令往往抑之使不得言蓋其意預欲迎承求悅於上以為災異者上所諱聞也是故旱而稍得雨則曰雨已霑足田實無所收則曰不至甚害至於聚歛之吏惟恐蠲減之多其欲隱蔽尤甚如此則民隱曷得而上聞德意何緣而下究乎故莫若申戒守令使自一畝一項以上有傷者悉與閱實然後朝廷可以知天下災傷之輕重而為之賑救矣二曰擇監司夫朝廷雖有賑濟之備為不得人而為之終無益矣

皆出利之所入者及胥吏而不及細民及豪強而不
及軍弱及城郭而不及鄉保貨賂通行於是其有冒名
之弊先後壅併於是其有蹂躪之虞聚而為疫癘散而
為盜賊不可不慮也天下守令不能人人皆賢故莫
若遴選監司之公明者而督察之授以方畧勸以賞
格其措置有方者則籍姓名以薦於朝其庸謬無能
者則先事移易必當才而後可則所在人無有弗被
其澤者矣三曰通商賈夫以天下之廣不能皆荒亦
必有豐稔之所苟非商賈轉運則遠方之米不能多
致欲商賈之輻輳莫若戒關市之稽留聽米價之自
然荆襄湖廣之米多自長江而下竊聞沿流關市往
往巧作名色所至皆滯今若申嚴條禁使商賈轉米
之舟有司不得誰何夫商賈逐利者也苟米價稍高
無不企集故莫若聽其自然米既企集則價當自平
矣至於常平義倉本以為凶歲之備雖有捐免豈無
見歲惟盡發而無新可也勸誘富民既立賞格猶有
米應宜優與官資可也次抵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而
荒政尤不可以少緩及今為之則官無次費民受實

亦如必待其流徙而後為之經畫則無及矣昔文帝
之初賈誼以為公私之積猶可哀痛未幾而貫朽粟
腐號稱富庶唐太宗一年蝗二年旱三年大水四年
而斗米三錢夫以聖天子威德之至愛民之深小有
旱荒豈足為慮惟當盡其所賑救之方則上天降鑒
當復有豐穰之應執事又何慮焉

抑奔競

銓選一闕而待次者或十餘年何以抑其奔

競一官而請俸者數十餘年何以責其廉潔

維鈐堂八卷

五

聖人執操縱予奪之權以臨制天下之人莫不
俯伏聽命無有歉然不滿之意焉者惟其均而已大
哉均乎均則人皆悅而服之雖有所奪而人不怨苟
其不均也雖予人而人反怨之陳平社下宰分肉甚
均分肉細事也均而可以得一里之歡心項羽宰割
天下以王諸侯以土地爵人大恩也不均而反以致
亂今夫一家之中大小百指歲豐則均用其食歲饑
則均節其用則或節或用長幼皆樂從之人主之於
天下爵祿我者名器我擅可以為予而予之可以為

奪而奪之無不可者然而有所乎而人且缺望有所
奪而惴惴然恐人之有辭則不均之患歟官冗之弊
甚矣選人之在銓者幾萬人京官以上亦不減三四
千人一官待次近者五六年遠者七八年赴調者狼
狽於逆旅至無關之可入執造化之柄者束手於廟
堂至無職之可予於是奔競之弊所由以起貪墨之
風日以滋甚議者於是有所省官之說有嚴改官之說
省官之說朝廷雖明知之而難於決然以行嚴改官
之說朝廷雖改法令而士論猶以為未便誠以未得
經筵堂八卷
所為均之道焉耳上舍釋褐之恩數則鑄減之特奏
五等之納勅則裁抑之所謂進士之路既已如此而
任子雜流之濫冗其數自若也州郡百司之薦削既
有定數矣捕盜京官之賞格既有定負矣所謂孤寒
之改秩既已如此而侍從宰執之子弟初奏而得京
官者其數自若也嚴於孤寒而畧於貴近斬於一門
而濫於他途則無怪衆論之不平朝廷欲有所更革
而未能也是故莫若均進士之所減者幾人任子雜
流之所減者幾人孤寒之改秩其負幾人貴近子弟

之初補京官者其負幾人明告於天下曰吾非有所
靳而塞天下仕進之路勢不得不然也官可省而人
無怨自斯以往銓選庶乎其無壅而仕進者不至於
失職至於賦祿之無以養廉其亦於不均而已矣夫
官大者祿厚官卑者祿薄此其勢固有不可均者然
而厚者太厚薄者太薄則亦已甚矣今仕之州縣者
自職幕以下食口稍衆皆不能以自給而其赴調之
費待闕之費往來般挈之費無所不從出利害迫於
中中人以下能守節而不變蓋亦難矣內之姻戚也
經筵堂八卷
隨能也歸正也授節試廉車者皆食真俸未嘗滿替
外之監司郡守也時節互送十倍於所得之俸雖數
禁嚴公然受之如使節廉車不妄除互送者必以賦
論以此等錢少均以益下吏可乎因職而賦祿祿雖
多而人不以為怨今添差之官不厘務之官皆無職
掌而坐糜俸廩若是者少鑄以益在職者可乎如此
則大農之費不增小吏得以養廉而無有不平之歎
故曰貴於均也

者必其類矣今為天下之得薦舉者在內則百司長貳也在外則監司郡守也百司長貳往往皆朝廷近臣其選宜精雖郡守之衆不能人人皆擇則擇監司可也監司又不能皆擇則擇職司可也蓋舉負雖足而無職司之薦則不能以陞改是故其利害尤重而天下所謂轉運使副提點刑獄者蓋無幾人也如使皆得公明剛方者而用之雖以今之法得人而有餘不然愚恐法數變而徒為是紛紛耳

寬州縣

經鑑堂八卷

主

今日寬恤之政如州縣苗稅並輸奉邑不得重價科折州縣稅務元非省額者一切廢罷董穀之征既罷收全年而身丁之錢又復蠲免至於州縣合辦之錢亦行倚闕却羨餘之獻戒無名之歛波茶鹽綱運之錢又寬酒禁亞托之害民若此之類皆發寬民力也上思如此州縣奉行不虞徒為文具而已

人皆曰欲裕民者當自蠶州縣始愚則曰欲裕民者當自官州縣始入之言曰千里一守百里一令主德

待之而宣上意待之而守守得其人則千里之民得其養縣得其人則百里之民受其賜奈何懸惻之誠形於宵旰寬卹之詔見於丁寧而斯民猶有歎息愁恨之聲者是非守令之責而誰責歟斥之可也懲之以警百可也此蠶州縣之說議者所以為裕民之策歟嗚呼州縣之不可不覈固也其毋乃猶有可言者乎上意所向下之所趨也天子有仁民愛物之意而為州縣者敢為是殘民剝下之舉入非病風喪心亦何敢格上命以自投於典憲州縣而敢格上命則監司可劾也御史可按也而今監司御史雖明知州縣之不奉行詔令而未盡按劾者乃亦知州縣之不可為而察其情猶可恕乎蓋亦反其本而愚之乃朝廷之所謂減放寬卹者徒知以寬民為名而未知所謂寬州縣乎州縣之與民嘗相關通未有州縣足而民貧亦未有州縣貧而民富者今日蠲某租而州縣之上供自若也明且減某賦而州縣之應辦自若也差之官日以增而據沃之兵且益至朝廷之取於州縣者其額不除則州縣之取於吾民者安得必寬乎

經鑑堂八卷

主

東甌西名曰奉行陽城陰增其實無意谷之與川
吳處也川竭則谷虛子之與母異體也母庸則子窮
民之與州縣相為關通理蓋如此愚故曰裕民之策
當自寬州縣始也

卷八

子

尚憶家大人刻稊志于雍陽署中尔時髮
未燥也迨東髮而卒讀之偶拈一則未竟
輒舍去以是為平、無甚奇論今忽屆安
仁二毛之年攬鏡孤憐中宵永歎初春放
舟玄墓看梅遂謁陳先生於山居目及吾
鄉文節清風千古表章自不可少歸航無

蘇軾堂後集

五

事重展舊編語、會心正不在遠請自今
以往得一歲讀一過以密印吾胸中消長
眉公又云見已見書如達故人始悔向來
草、著眼了不甚理會又寧獨茲利為然
辛酉改元菊月滿振藻生識於聽鶯山房



宋倪思撰思有班馬異同已著錄是編乃其晚年
劄記之文其學雜出於釋老務爲恬退高曠之說
然如謂妻子無論賢不肖皆當以冤家視之害理
殊甚其他亦皆淺陋無味明代陳繼儒一派發源
於此又議論空疎多無根據如顏觸生王死士之
論與安步晚食之語同出一時而思引觸前王前
一段附論其下曰此卽晚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
之顏觸耶抑別一人耶是併戰國策未讀也賈誼
謫長沙王傳作鵬賦之後年餘而死而思謂賈誼
陳治安之策乃在於鵬賦之後豈其涉厯世故於
事理講明尤更深究耶是併漢書史記亦未詳考
也宋史思本傳載陳晦草史彌遠制詞用昆命元
龜語思以爲類董賢策文用允執厥中之文上疏
爭之坐是罷去考劉克莊後村詩話稱思駁論時
晦累疏援引唐人及宋代累朝命相皆用此語以
駁思思遂削秩則晦雖曲貢諛詞而轉據典文思
雖力持正論而疎於考證是書之陋固其宜矣

樵談一卷

〔宋〕許棐撰

涵芬樓影印明刻鹽邑志林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樵談一卷》

提要

許梅屋樵談

鹽邑志林第十三卷

鄭端雅

明黃岡樊維城彙編

後學姚士麟訂閱

劉祖鐘

序

樵身也談心也向月礪雲崖和樹聲答泉響高亦可低亦可繁亦可簡亦可猿鶴不猜鹿豕不忌恐饒舌者語世人世人笑之耳世人不談王道樵亦能笑之

耕堯田者有水慮耕湯田者有旱憂耕心田者無

鹽邑志林卷之十三

樵談

憂無慮日日豐年

擘書覆瓿裂史黏窓誰不惜之士厄窮途落窻窞聞者不憐遇者不顧聽其死生是賢紙上之字仇腹中之文哀哉

與邪佞人交如雪入墨池雖融爲水其色愈汙與端方人處如炭入熏爐雖化爲灰其香不滅

小人出事剝竊入事熏修是攘雞賽神攫金妝佛神佛其據我乎

逢彼躁忿如塗雪著面而易融逢彼笑怒如隙風侵肌而不覺

子怨父貧兄攘弟富妻妾視豐儉爲悲懼奴僕視盛衰爲勤怠市道不在門外矣

殺人者死定法也酷吏殺人不死謬將殺人不死庸醫殺人不死法定乎

凶人祭祀吉神不饗如君子不受小人之苞苴吉人祭祀凶神不臨如小人不登君子之俎豆

聞君子議論如啜苦茗森嚴之後甘芳溢頰聞小人諂笑如嚼糖冰爽美之後寒沍凝腹

或問優孟學孫叔敖抵掌談笑歲餘與叔敖無辨今人終身學孔顏何百不一如曰心學滑稽易口

鹽邑志林

卷之十三

二十 雜著

耳學聖賢難

畫工數筆術者片言僧道一經半呪動得千金文士剗精鉢心不博人一笑吁士也賤何獨在茲

攜魚上砧送蟹入金無不惻然及坑才陷藝惟恐不深是不忍於細而忍於大

闔金閭玉不幸甚矣而先人手澤亦卷分帙散永爲不全之書是遭無談之秦也哀哉

貴蓄孔鵬賤視賓客肥飼後鹿瘦役輿臺不義而富貴者之積習也

衣垢不湔器缺不補對人猶有慚色行垢不湔德

缺不補對天豈無愧心

古人歎未知爲人父之道而有子今人未知爲人子之道而有子

庸匠誤器器可他求庸婦誤衣衣可別製庸師誤子弟子弟可復胚乎

龍有蛇之一鱗不害其爲靈玉有石之一脈不害其爲寶士有百行一行偶違不害其爲君子

自己之僊真僊也不求真僊而求繪鍾塑呂感矣

堯行舜趨周冠孔裳者恐未可以貌定也使其見遺金於曠寂之途遇色婦於空閑之室而一不動

鹽邑志林

卷之十三

三 雜著

心是堯舜返覓周公復肉不然仁義之賊也

或問浮屠氏以身爲旅泊何必殫費金朱華耀土木曰小人性貪非窮奢極侈無以起其信心

君子對青天而懼聞雷電而不驚履平地而恐涉風波而不疑

讀孔孟之書而不嗜殺人者未爲仁人也讀孫吳之書而不嗜殺人者仁人也

東家富財車馬接踵西家富德風雪閉門

燕處文梁壘深鷄煖鳩棲弱蕭巢折身危蕭曹得其託勲成烈就慶衍後人且增失其託義破忠殘

餒貽先世然則劉季豪傑之文梁項羽英雄之弱
革也

上交之難甚矣百諂未必喜一忠刻骨怨之百巧
未必錄一拙終身棄之所以古人高尚其事

虎不食虎人食人虎不食子人食子哀哉

破爪傷膚壞梳摘髮色爲之變藂珍瘞身列艷靡

骨心爲之安

倚富者貧倚貴者賤倚彊者弱倚巧者拙倚仁義
不貧不賤不弱不拙

天不能家訓戶飭賢一人以誨衆人之愚天不能

鹽邑志林

卷之三

四

雜談終
二十七十六

家贍戶給富一人以濟衆人之貧非以賢私一身

富私一家也

樵談一卷

編修程晉
芳家藏本

舊本題宋許棐撰棐字忱父海鹽人嘉熙中居泰

溪于水南種梅數千樹自號梅屋是編皆勸戒之

言然核其詞氣如出屠隆陳繼儒一輩人口殊不

類宋人之作

東洲几上語一卷東洲枕上

語一卷

〔宋〕施清臣撰

揚州市圖書館藏清初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几上語一

卷枕上語一卷》提要

東洲几上語

赤城 散吏施清臣述



僕癖嗜書昔貧今懶中年幽憂之疾沉沉兀兀殊
欠排遣胸中追憶舊多碎語散在橐冊間收拾刪
改恰若干則合老釋以非三畝精粗而為一啣自
警也時淳祐甲辰十月旦題之曰几上語
天運無一息之停而萬化與之俱生人心無一息之
停而萬緒與之俱發故物歸其根心反其源由動復
靜所以最難

過去見在未來為三際豈容把玩於流光少長壯大
衰老為百齡誰解度量於歲數人生宇宙間亦一
瞬爾要當進德業以及時窮理盡性以至命無負
此身之托

精神昭徹之極可以造微理義涵育之久可以知化
心廣則與天地以同量體胖則與萬物以同體非自
致也由力廣充之也

道在一箇積字真積力久所造資深達原之功學在
一箇習字慣習自然可入欲不踰矩之奧

辦信心則不疑貳辦肯心則不因循惟信惟肯為學
入道之基地

窗明窗暗虛閱一世之光陰誰弱誰強枉費千年之
調度自古有死無忝爾生

倚杖沒中洲起於細微流注之初回頭錯應人因於
對境轉移之後

燈炷之與膏油並消刀刃之與砥礪俱 精神之與
事物偕亡

事寡心泰情忘累薄此遺於外者之言也事來必能

名其事而我為萬事之主情接必能性其情而我非
七情之役

涉歷既久閱理既深回視一世無一事可樂回視一

身無一事可樂但澄念反照而遺諸妄隨緣自適
而處見存

人不蓄懷利之心隨時酬酢多則寬使少則窄使純
無僅有則使釋故多藏則厚亡

道家浮黎之珠佛家須彌之芥仙家之粟亦如儒家
勺水之蛟龍拳石之寶藏飲之則微而無外充之

則大而無間皆吾心之全體妙用也

至人之心靜則常寂寂則常存動則常應應則常周
人生斯世倚仗皆有氣數不可逆天而躐進賦予皆
有分劑不可逆地以俸求

境有逆順處之以理則逆順不吾移事有是非決之

以理則是非不吾撓蓋理者此心之宗主所以酬
酢萬變與物推移而無窮也

性理之學儒家歷等級而有持循老釋掀窠臼而有
超超詣大率在究竟踐履而積工夫爾

富貴是人之所欲各有分量各有時節其來也不可
禦其去也不可追其多也不可損其少也不可益
所以君子在知時以安分

東坡論修養寄子由書尾云任性逍遙隨緣放曠但
盡凡心別無勝解以我觀之凡心盡處勝解卓然但
此勝解不屬有無不通言語故祖師教人到此便住
余謂此段亦甚簡明

語云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莊子云不義之所
適猖狂妄行而蹈大方

圖覺云君一切時不起妄念於諸妄心亦不熄滅住
妄想境不加了知不辯真實三者所說盡參看

惟天地裕於萬物雖容待人者以天地萬物為

心惟陰陽行於四時少差必戾律已者以陰陽四序
為則

柳子厚書悠悠人世越不過三十客日前過三十年

與瞬息無異後所得者不足把玩亦足富矣讀此
良有動於余懷

柔情易絀而難斷疑慮難泮而易凝機巧先事以爭

功一作二揣摩隨派以求售人有是心也皆不足以

進道

不得起妄想心不得起計着心不得起慕樂心不得

起厭離心當常在一真平實境界

靜之則無也羅大有動之則有森羅萬象此所以不

無而無不有而有

心兼所有用既千變萬化之不齊故心知所見亦千

差萬變而不正信乎信為甚

不食豆羹推而上之祿之天下而不憚不顧墮甑推

而上之臨之威武而不屈辯義利在毫釐審死生
如平昔但積謹於細微豈勇為於朝夕

隱則求志以自養如霽月光風之涵遠達則得志以
祿養如春風夏雨之及時

富貴功名是皮膚外事智巧才藝是意根下事奉養

聲色是草囊邊事古今典籍是故蹟中事兒女家
珍是火宅中事在世種種是輪迴裏事惟一大事

是切已極事

燭理徹則其無所動御物輕則中有所主能燭理斯

可以御物

人生於世均夢境也日間開眼為夢若實而亦虛夜

間閉眼為夢尤虛而非實彼汨沒真念追逐世緣

日夜忘反渣然不省豈不大可哀乎

一暴十寒則物不生一事二志則物靡就況希聖起

賢之學要當皮裏渾化如麴蘖之為酒冰漸之為

水此身甚小此心甚大能識心大則天地事物非

大味者心為形役遂失其所以大

促偏下棚線索俱停離劇散場倡優皆寂人生之形

敬亦然

花裏蝶花裏休夢中蟲夢中死人生甜苦皆是緣法
只可隨順應之

莊子曰其生也若浮故浮萍視身世浮雲視富貴浮
家視生緣何者不浮虛耶此乃外得於內則惟有
真實在

四時代謝無一息之停留萬彙變遷無一形之堅固
不知是間却有个長留獨固者在

儒家之氣習偏處克令全所以善其生釋氏之結習

生處 令熟所以善其死

塵去則鑑明煙去則火明波去則水明鑑去則全明

氛霧去則三光明虛勾去則一性明

為形器拘則吟哇之私隔為利欲熾則溪壑之貪開

為恩愛纏則枕席之蠱深為業境移則塵根之蔽

固如是則宜乎舉世盡從愁裏老誰人肯向死前

休

天地運行有數者能測鬼神杳冥有識者能測吾心

猶太虛雖天地鬼神亦不能測

賢者之樂其樂也內性適天合味者之樂其樂也外

境移地變故學顏子之學樂顏子之樂

交必以正交無雜交則悔悵消好必以正好無雜好

則流蕩室

衆人之心如輕舟入巨浪掀舞不停如弱水被暴風

傾則供靡至人之身有時或動至人之心無時可

動心非絕於物也其動也天

念去則不萌念來則不助念過則不追所謂不怕念

起惟恐覺遲

人之一性本精微本廣大以幻逐勾則蔽於紛華以

身認身則逐於形氣六根內盲則失其精微一形

外藩則失其廣大

過去莫思量未來休計較見在付隨緣所謂昨日今

日後日即吾身之三世也故前修有言未至不迎

已過不續當挽即應如響答谷

外惑幻境則萬塵超滅皆隨業緣內超實際則萬物

森羅皆歸真諦只在一覺之頃

存心養性既得之儒釋均也以仁義禮智養於內以

應於外吾儒之學則發乎用以視動言聽主於內而忘於外釋氏之學則泯乎用初若同後乃異

老氏之言超形教而禁物先莊子之言翻窠臼而破愚見

天地交而生萬物由天一地二之水火心腎交而成

內丹由心一腎二之坎離

知命者不行險而立巖墻知足者不懷金而溺海賈豪傑英明之士雖精神聚而不散猶滯於物則為仙為神通達玄素之士皆不滯於物故精神無聚亦

無散則博大真人涅槃妙心歷萬古以常存

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非一時亦非一事終日終身

與善同流如天之運如日之升積既無形善非責報

去就輕則患得患失不戰於中進退正則不說不隨

可應於外

精神早畜出不貽身之戕財貨戒悖入不貽家之戚累減則緣輕念消則事化人生脆弱而不以人世變遷而不常人事汨沒而不已也須回首

天之稟賦者才也天之付度者命也才可以充於賦

命只當安於壽才不充於所賦是自棄命不安於所受是自暴自棄自暴皆逆天也

力反初心忘隨俗眼如梵志翻着之襪勿循外觀如少室叅傳之衣當思內績

有心避數數豈能逃心常戚戚無心任理役所之心常休休亦曰盡其在我者以聽在彼者滕王閣記云天高地迥覺宇宙之無窮樂極悲來識盈虛之有數赤壁賦云哀吾生之須臾羨長江之無窮

合二者而觀之人間世不滿一嘆

讀書貴義味之淡洽而後貫一理以同歸讀史貴智

局之超詣而後合群策以折衷

殺身奉權要者溺於聲利視恬澹為戲論我少即多

難者稔於憂患悟空寂為良方

撒手捨萬仞崖之身跨足進百尺竿之步昔人禪學

勇進有如此者然助長捱苗易失太過要在寬著

程緊著步

經傳之學義理無終窮探賸有深旨知之為知之當

知者猜忌之則所言者通不知以不知者臆度之則所言者鑿

君子於功名過事而行之無妄心小人於功名生事

而行之有欺心此所 閔 理亂

口聖賢而心盜跖家儒者而行市人似剛強而政羅

刺銜聰明而銜鉤距或者安而為之良亦可懼

兩虹光焰斷滅倏空紙鷲飛揚偏則易隨此可省悟

聲榮之非久

浮漚閩水瞥眼非堅浪箭別弦脫手不反此可警戒

幻境之非實

逃儒墨起殺之場寃黃老全生之福此避居者事也

尚口奚為

觀志遊神三奇靈行間無事心太平黃庭外景語也

修真者所佩

長生至慎房中急何為死作令人泣黃庭內景語也

好內者所當戒

為學日益為道日損由損而益則至理有歸宿多聞

約多見守卑由約而卑則群言無混淆

南山之豹豹變成虎變則元質改革蔚然以成其文
北海之鯢鯢化為鵬化則元質超脫豁然而全其
道

管子云思之思之又思之思之不通鬼神將通之非
鬼神之力也精神之極也蓋思以作聖審思乃通
悟之門

元凱云優而柔之使自得之厭而沃之使自趨之渙
然冰釋怡然理順蓋為之在熟成熟乃蘊奧之間
感律以律則麤賓之鐵躍召氣以氣則緩室之葭噓

大而一國理亂係才品小而一家善惡由好尚皆
因感召而來

人生五十以前為進數用世之學當一日章如一日

五十以後為退數岳世之學當一日積如一日

人之血氣精神受於生者有虧無增

東洲凡上語

東洲枕上語

赤城散吏施清臣述

僕向丙戌歲臥病六閱月幾失其生病枕光陰無可排遣攝之以善念厥後追錄於冊凡若干則近獲前輩又略刪摸留為家庭之警訓時
淳祐乙巳人日

日伏於夜晚而升東星光盡晦而黑故能大明燿乎
天陽伏於東臘而回冬寒氣極嚴而變故能大和
育乎物天化尚爾吾身豈可不導養保育而有所

輕用乎

履后土戴皇天惟至誠則俯仰無愧踐薄冰待白日
惟浮偽則湏臾皆止

踐履正雖挽之以萬牛而不回首識見明雖驟之以
萬馬而可駐足

劉毅勇敢之氣養之以居仁由義則不麓精悍整辨
之才養之以正心誠意則不俗

至人之心定於一而必如於一不如於一則窒礙而
無靈涉於萬而不流於萬流於萬則跌宕而無制

蓋一即萬萬即一

心反於先天之先則超於形數之外出入生死不為
形氣所拘心原於後天之後則囿於形數之內出
入生死為形數所拘

驚榮遂而老不知止如蝸牛粘高壁而擣死投貪壑
而滿不知足如飛蛾慕明燈而喪生

性則天付之無不談心則人用之無不具心者七情
之所自出偏於人心則情蕩而性滅故乾道之剛
粹方能性其情

闇虧日月之食也利欲人心之食也日月之食有時
而更則人皆仰之人心之食無時而更其更耶其
不更耶

愚公移山生固不休精衛填海死而未已使立志如
此何事不辦

成者挽強敗者墮甑已過者逝水未來者抹漆世事
往往皆然亦可以悟矣

通徹有工夫純熟無間斷浹洽有超詣透脫無粘綴
此進道之要

不汲汲富貴不戚戚貧賤不炎炎羨慕不逐逐為求

此宅身之要

學問在一箇新字新則不自盡於中道進退在一箇時字時則不自昧於知幾

漂搖世故之風雨棲遲窮路之冰霜也須要經歷視

泰養者有間故蒹葭蒼蒼必在白露為霜之後鷄

鳴不已必在風雨如晦之時

汪彥章謫居零陵為玩鷗亭記云我與物同見於天地之間者以形而我之知物物之知我者以心使

吾心有以勝物則李廣之石可使為虎使吾心為物所勝則樂令之弓亦能為蛇是二者無情之木石也徒以人心故使之若出於有情如此苟吾心反如木石而無所示焉鷗莫得而窺矣何為而不可玩哉余讀之愛其事理俱到以此處世何往而不可豈止所用於鷗哉

南史顧凱之云命有定分非智力所移應恭己守道信天任運而暗者不達妄意僥倖使傷雅道無關得喪達哉斯言必不作賢作佞患得患失於中反

靈源在退藏之密聚夜氣在未交物之餘自己求之所立卓爾

天與水遠行訟訟六爻皆凶地中有山謙謙六爻皆吉君子可以決擇矣

將心比心此雖俗語極有理世間視己不視人者皆是也推而上之即顏子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樂天知命則不憂窮理盡心則不昧

讀華嚴經萬理由一性而出

讀楞嚴經群疑寃一性而空

人之一生役於塵勞汨於貪嗔沉於聲利戰於血氣過眼光陰迅速抹電急急符到噬臍不可及矣聖人之心虛而應靈而存大包無外細入無間無在無不在也

讀觀音靈感集書此焦山艮止也止中有動焉兼山之中有坎有震坎水在下震雷也在水上水之動動於地也雷之動動於天也水動不止則為滯雷動不止則為突動之時者也艮止為靜坎震為動故云時止則止時行則行然後動靜不失於正豈止

虛寂無所用耶

夫士生斯世當先植立母負所學倘或苟以從時殆恐浮沉無定始為風裏之楊花湮沒無聞終作霜餘之菅草

子思言性孟子只言心蓋性無所致力惟求之心心治則性得心出於性故也孟子謂盡其心所以知其性如云求放心曰養心曰存心曰操心曰盡心之類治心甚嚴乃率性之謂道也子思孟子相表裏

蓮花不著水透頂絲竅皆玲瓏修竹上干天貫身技餘皆虛徹故瞿曇氏之蹴跌普陀岩之薜蘿林取其似道也可不如一草一木乎

分從一定始終有事要十全今古無此古語也明白理到

作文不可有矜心則進退時好失自得適佳之氣不可有欺心則泛應時用失精思行遠之功
人之心當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內不主於敬直則幾肆而邪曲外不主於義方則流蕩而昏迷天理滅

矣烏得不入禽犢

釋氏云不離文字不即文字此二語用文字之活法不離文字如杜牧之喻珠橫斜曲直不出走盤之間不即文字如九方皋之相馬驪黃牝牡獨出天機之外

天無停運學無止法故天無停運四時之景光新學無止法群聖之傳蘊奧是以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夫子發明於乾之初九

人物九等表氏名入鬼錄以昏室丙丁四庫書篇目

載陳言而何在時俯仰於今古無所慨嘆於乾坤逝者如斯老之將至此余題書目也

近世說易者大抵能說易之理以推人事不能究之數以推造化僅有康節一家而已所傳者亦糟粕也苟有神仙修煉之旨皆出於卦數以大易六十四卦除乾坤為陽器坎離為藥物餘六十卦布為火候每一日兩卦自初一日屯蒙至三十既未濟一卦六爻兩卦十二爻以應一日十二辰一月六十卦有三百六十爻以象一年三百六十日一月

三百六十時亦象一年除息符沐浴實計十箇月
六百卦故曰火記六百篇於一時內奪得一百二
十年正氣滋生藥物十月三百日奪得一百萬八
千年神陽正氣以成神品如參同契等書至今有
傳但秘而不輕出爾孰謂易數不可傳哉

繼之者善乃天命之正惟善惡相混乃氣質之偏性
先儒謂性兼氣質而論自伊洛發明余請禮運故
人者具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
也鄭氏注云言人兼此氣性純也又云故人者天

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食味別聲被色而立者也
鄭氏注云此言兼氣性之妙也氣性二字本此然
則漢書傳注未易輕視

持財以惡持酒以禮持財不以惡則蕩持酒不以禮
則亂

命有分劑安得人人相似時有早晚安得物物相同
古今澆灌胸次則鄙恡潛消講貫與醒聰明則虛凡
俱屏

曉色四達宿禽先鳴陽升也春風一動草木先透陽

回也人生陽氣盛則少疾道家陽氣純則為
一日方冊是究則此心正一夕善念是存則此心活
境空則禍福之絕而解心空則光明境四周所圍者
空則所超者大

念慮正則清宵魂魄亦安念慮邪則白日魑魅同處
陽之盡奇陰之盡耦一與二不相敵宜乎小而人身
逆境多於順境大而家國亂日多於治日

日月天地之光明理義人心之光明天心無日月則
如漆如墨人心無理義則如鬼如蜮一恨可以根

萬善寧早無晚故苟取其不遠而戒其迷復也
斷固事之利害乃事之賊勇於斷而不反顧則敗安
於需而不用明則亦敗一疾一徐見高於是者能
之

花果之遲速受天地之一氣氣盡則落人生之壽夭
受父母之一氣氣盡則殂氣稟於初雖不可益能
保養之不夭其天賦

鷄知晨昏鵲知太歲巢穴知風雨為君子豈可不識
時之進退存亡哉易三百八十四爻蔽之一言時

而已能知時則知勞

立志自強弱猶采之要當以聖賢為標的取上駟僅

得中駟取中駟僅得下駟

朝三暮四暮四朝三何特狙公之賦蒚天公低昂斯

世政用此理鼓舞閭閻行之無迹人自不覺爾

人世光陰不堪把玩稚稚川喻牽牛之步迫庖丁瞿

墨氏喻養魚之日減水澤合二喻觀之生不滿憂

懷千歲米何為者耶

以晦養明以畜養精以退養安以慵養齡此達者事

酒隱可以玩世要非攝生之具文陣可以娛世要非

養心之原不若退觀坐道此道

聖人以易澆心自與天理同流君子以心體易當知

天理同本

棲神澹泊必不埋沒於酒盃歌舞傳家簡素必不習

尚於侈費驕矜

有不自止之心力填貪壑而無已有好求勝之心冥

行險轍而不顧終亦盆成括而已

養以道義則氣不餒於晚年習以正大則身不屈於

他日

腹內吞王弘數百輩胸次推員紫期五千人此以大

丈夫緒餘土苴爾

釋氏謂衆生貪而不滿則生嗔嗔而不已則生癡所

以對證極治之者戒則能定定則能慧慧性照了

萬法不虛一真長在則前日貪者嗔者癡者掃蕩

無餘矣

名利若羽毛之輕衆人視猶太山之重名義若太山

之重衆人視若羽毛之輕

丈夫得志達衣豈爲恩讎地一飯之惠必酬則可睚

眦之怨必償則不可

居無常居居之安則蓬華猶千門萬戶不過一席之

寧味無正味味之適則藜藿猶八珍九鼎不過一

飽之甘

天地大德生字畫之聖人至德好生畫之君子處世

豈可萌一不仁之心甚而暴殄天物乎

儒者禮經五百威儀三千違禮必入於刑釋氏大戒

三百細行三千戒戒必抵於罪是知人心管攝在

是猶御馬之嘶勒捍水之隄防不可頃刻廢也

陰陽之氣潛移於晷刻之微老壯之氣暗鑠於事為

之末要當反本原於精微不可弊精神於寒淺

玩人長德玩物喪志召公有是言矣古之好古也聚

道今之好古也聚財文中子亦有是言矣棲沙沉

陸之珍瘞墮窰墓之器而賢道玩斷則留蹤陳之

几按則愛惜關心藏之篋笥與無相若正自徒擾

天真不必爾也

前輩當官處大事如小事做小事如大事然常思之

視大如小則無懼心視小如大則無忽心

康節云迅雷過後山川裂甘露零時草木香可以識

喜怒之變

紙帳地爐夜窓聞雪松坡竹屋午枕聽風脫聲利之

樊籠都忘所著超清虛之境界惟適所安亦居山

一樂也吾何於外哉

東嘉鄭龍圖景望銘枕屏云即處從禽太山橫前而

弗見愛親者不輕其身愛身者臨戰兢每讀之

惻然於中真仁人之言也

靈符之蘭子散之竹淵明之菊和靖之梅漁溪之蓮

非意於物也慮其物之適相似也

莆田葉丞相云好官易做好人難做因是說攷之前

代好人未必到好官好官未必皆好人雖然要不

可以彼易此也

排難解紛必須順理而行之如披敗絮行於荊棘中

亟步則多觸如抽亂絲在無頭緒內併內則愈堅

牢

樂天詩 前際斷處一念不生時又未悟病時須去

病已知空後莫依空

一葉一笠一孤舟萬里江山獨自遊有人問我紅塵

事笑入蘆花不點頭

東洲枕上語

几上語一卷枕上語一卷

兩淮鹽政
保進本

宋施清臣撰清臣號東洲淳祐間人自稱赤城散吏是書皆宗二氏之旨而以儒理附會之詞多儷偶明人小品濫觴於斯其謂易可通修煉之旨亦魏伯陽等之緒餘無足采錄也

千古功名鏡十二卷拾遺一

卷

〔宋〕吳大有輯

上海圖書館藏明藍格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千古功名鏡十二卷拾遺一卷》提要

新編千古功名鏡序

瑞 吳大有

勉道編

道德性命之原詩書禮樂之事吾黨講明熟矣然有自負才華
抗志高遠不信有陰陽感應之說此亦大病于罕言命非謂
無命也但罕言耳不語神非謂無神也但不語耳天地之間惟
感與應而已有感必有應所應復有感若無感應天之理不幾
於手於是編以陰德為首凡幾小相命取其功名感應之充切
者附諸末中使知功名在天不可以智力求不可以僥倖得為
士者惟知歸諸德勵力行好事以盡其在我則於吾道亦有
小補云

卷之一

陰德上類 凡十條

叔教埋蛇

于公陰德

丙吉陰德

王公攝陰德

鄧禹貴盛

梁商貴盛

曹彬貴盛

胡蘆生問命

裴晉公陰德

燕山陰德

救蟻作狀元

王氏三槐

後隆山

均城田稅

貨死囚獲報

天賜五子

張成憲得子

荏枯骨獲報

掌刀緩刑

繕治客舍

乞人填門

卷之二

陰德類中 凡三十條

張昉子

遺錢三器

史僧子登科

決訟曲直

棒不妄施

主簿仁人

教導盡誠

林積還珠

不負寄物

救失火女子

遇盜與錢

置莊復罷

批詩狀尾

臨終焚券

善醫復報

陳樓間慶

三世積善

孝行科

單卿試卷

張長者橋

卷之三

陰德類下

九十七條

馬入亭中

舉糧濟產

麥舟助產

嫁別令女

罄囊贈嫁

與錢不取女

遣妾生子

養嫁僕女

登第娶盲女

不棄盲女

不退啞女

却主人妻

拒館中婦

拒淫婦復報

田積中孝行

不受分產

叔姪分產

卷之四

賑濟類

九十八條

二李賑濟

濟飢掩骼

饒止翁平糶

譚氏捐米價

連惠上賑濟

裘繼祖食餓者

黃無濟平糶

肯怕蒙目

李危不過糶

婦德類

九十八條

婦辭斗秤

念罪因寒凍

諸豎婦人平糶

練夫人智識

擇師教夫

篤意教子

不願囊錢

不取金得子

卷之五

陰譴類

九十七條

李登削籍

不差父母

父死不葬

覓水發怒

士人為善不盡

受金折筭

受銀獲譴

代筆策年

胡昂震死

譏議獲報

行行報罷

陰陽無分數

悔過莊

貪折前程

枉人命域壽

鑒玉枕骨

鄂都觀道

卷之六

前定類

九十三條

作假天子

尉遲敬德錢判狀救死

當食萬年

厄在白馬

鑄張說橫財

分無堂食

條錄定數

百日相

宰相碑

金銀榜

仙書三封

畫蛇蟠鏡

門裏貴人

懷玉仙人

兄弟同翰林

遇中即止

位在雜學士上

徑清殿學士

馬京

天門效榜

夢填春榜

非朱非祿

無時可得

吏誤書名

小黃門覓硯

五禮新儀

在宣經傳

檐中樂記

單卿書卷

釣下孫龍

席帽覆首

卷之七

夢兆類 凡四條

夢登天門

夢牛頭

夢獲生松

夢三刀

夢水邊女子

夢竿中中

夢柳扑地

夢鹿皮

夢吞印

夢鈔懸六印

夢執炬入墓

折臂太守

四十當貴

夢刺鼻

夢人斫頭

夢打毬

夢茶與塔齊

夢舌上生毛

夢踐積木

夢斬頭

夢墓劉發

梓潼夢

二相公廟夢

廣祐廟夢

狀元方生

陳七王二

先進十一

夢油覆首

夢龍蛇

至朱嚮返

逢州便得

夢登雲梯

夢登黑梯

夢火山軍

夢貼月飛

衣錦井中

夢造棺

夢棺得官

夢儀木熟

郭盜夢

卷之八

神物類 凡九條

朱衣點頭

神物入院憤號

神物為考官

錢起聞詩

柳汁染衣

芙蓉鏡下及弟

大散關老人

神授試卷

沈持要登科

祥瑞類 凡七條

雙蓮之瑞

瑞播之瑞

松毬之瑞

道州龍岩

泉州龍見

上官振門狀

識應丁丑

必卿得

低處過

許民詩識

侯元功詞

詹林宗蛇証

挽弓射筈

王壁鬼罵

賭絲選

三擲皆應

擲柱入穿

卷之九

風水類 凡七條

書生指堊地

孫鍾設瓜

尋牛得地

折壁三公

蔡芳地

神指堊地

洲將為州

門前生州

竹葉表地

世出右將

卜地近水

僧止堊地

驢騎人應

狀元塘

邑占龍首

饒州文筆

景生塔

通選水

符識類 凡十三條

壺公山識

温州海壇

懷頭壇識

泉州金溪識

福州蘇溪識

天寶石移

建昌龜湖識

吉州龍州識

尖山識

婺州石詞識

邵武龍潭識

慶州靈溪識

駱駝背識

方石識

鱸魚背識

福州合沙識

游魚識

文昌堰識

廣州圓沙識

瑞州錦衣識

石人潭識

金石鷄鵲洲識

卷之十

五行類 凡十六條

窮達有命 剝符曲盡 命多變剝

命在磨蝎 心背命通 同甲同休戚

雌甲辰小戊子 命有三合 同年月時異日

同年月日異時 同年月日時 同年月日異時

同年月日異 終身無差 孫黠命術

雜聲分貴踐

卜筮類 凡十條

卜遇四相 百日宰相 紅象卦影

文星暗 邵南神術 黃山人神筮

擲玦卜舉 預卜姓名 聞啗知吉凶

善聽聲

卷之十一

相法類 凡四十二條

父子為相 燕領虎頭 貴而餓死

人奴封侯 童有貴相 耳堅垂背

指有堅理 眇目而貴 觀有知兒

肉不稱骨 伏犀貫枕 十年官五品

龜息 鰲眉火色 日角珠庭

領取宰相 相在怒時 睡熟可相

封侯伯 面偏自正 正頸骨

急流勇退 相十全 骨類慮多遜

眼白似玉敦 全似宋白 三僕皆將相

耳白於面 敗四色 異人傳相法

勿輕小吳 貴人謙貴 貪宰相

識二宋於布衣 無相其後 視日不瞬

翟公下過堂 作樵夫拜 俞公神術

面無三部 李相笏 相人形

卷之十二

貴證類 凡十七條

十倍售畚 天津橋老人 兩炬前引

汾陽王馬 顏郎三色 三遇異人

檢書蒼頭 聞輶鐸聲 常聞鐸聲

銅五伯人 介甲衛士 江濱知宰相來

趙梁將 廟鬼持扇 安弟三等服

洛王龍池 微時鬼呼官 紗籠中人

黑龍蟠戶 龍虎氣 脚下文理

騎五色獅子 岸崩得脫 丞相馬

桑柳如蓋 槐生室中 頭上焰光

人力類 凡九條

近侍爭辦 魏公典事 轉殿中丞

使者失對 易卷對換 有司冬烘

腿迷五色 王俊民狀元 紅勒白

拾遺類 九十七條

槐黃赴舉 宋五坦率 凡夫肉眼

中秋賦謝啓 坤厚載物賦 雖貴猶同

貴老近親賦 左氏失之誣論 於休哉

潛救八人 曳白 飲墨水

孔登應舉 網官 花樣下同

錄索 秀才康了 孫山外

壓榜詩數 御貢進士 齊衣待至公

下第詩 歸燕詩 以詩得第

長安花 登第詩 稜等登

人賀李倚推 瘦馬番經 進士騎驢

席帽離身 競渡詩 登第放縱

喚狀頭聲 平康謁妓 宮花後看

仙人許狀頭 釋宿車 雲起南山

貴中乞詩 泥金書帖 龍虎榜

千佛名經 探花郎 榜花

東塗西抹 倒棚孫兒 不求聞達科

無雙第五 傳衣鉢 三九相公

先衣新衣 渴睡漢 不在溫飽

手搏狀元 五拜殿 五色雲見

貢院失火 老作大魁 兩世狀元

少年狀元 狀元年甲 狀元年甲

狀元五年從索 狀元十年執正

狀元大拜

新編千古功名鏡目錄終

瑞麟

吳大有

龜道編

陰德類上凡三條

陰德乃吾黨分內事孔孟教人以博施濟眾人民愛物何往非陰德父執毋坤民飽物與若論吾仁之陰德不啻天乎吾黨陰德正不待勸陰德即吾仁也仁者視萬物為一體又豈一事之間而已

救教埋蛇

孫叔敖為嬰兒時出遊見兩頭蛇殺而埋之歸而泣其母問故對曰聞見兩頭蛇者死向者吾見恐去母而死也母曰蛇今安在曰恐他人在見殺而埋之矣其母曰吾聞有陰德者天報以福汝不死矣及長為楚令尹

于公陰德

于公為縣獄吏多所平反郡中為立生祠號于公祠其門閭壞父老治之于公謂曰少高大門閭令容駟馬高蓋車車我治獄德未嘗有所究于孫必有與者至定國為丞相賜安車駟馬永嗣為御史大夫尚公主封侯傳世

丙吉陰德

丙吉為廷尉監詔治至歲時宣帝生數月以皇曾孫生時吉見憐之擇護厚文徒令保養望氣者言長安獄中有天子象上遣使詔繫獄無輕重皆殺之謁者令夜令獄吉聞門不納曰皇曾孫在他人工幸死猶不可况曾孫乎相

至天明不入武帝悟曰天使之也因赦天下即繫獄者賴吉得生恩及四海曾孫病吉數保毋加教堅樂以私財物給其衣食宣帝即位封爵關內侯吉為人深厚不伐善自曾孫遭逢吉絕口不道前恩後上之言有稽恩終不言上大賢之制詔丞相朕微軫時吉與朕有舊恩厥德茂焉封及傳陽侯臨當封吉病上將使人加飾而封之及其生存也太傳夏侯勝曰此未死也臣聞有陰德者必享其樂以及子孫今吉未獲報而疾甚非死疾也後病果愈代魏相為丞相薨謚定侯子顯詞顯卒子昌嗣

王翁孺陰德

王翁孺為武帝飭衣御史逐補魏郡盜吏畏憚當坐者皆縱不誅它部暴勝之奏殺二千石以下及坐連坐者至斬萬餘人翁孺以不稱允嘆曰吾聞活十人有封子孺者吾所治者萬餘人後世其與乎翁孺生禁字稚吾生女政君即漢元后四女八男長男鳳次曼譚高立報逢時元帝即位封禁陽平侯禁亮鳳嗣侯成帝立以鳳為大司馬大將軍錄尚書事河平二年封譚中阿侯成成都侯立紅陽侯根曲陽侯逢時高平侯五人同日封世謂之五侯王氏子孫皆卿大夫侍中諸曹分據太后年八十受子莽凡九侯五大司馬元后傳

鄧禹貴盛

鄧禹嘗嘆曰吾將百萬之衆未嘗妄殺一人後世必有與

者為顯宗朝以元功拜太傅亮設元侯子震嗣高密侯襲
昌安侯珍處女侯孫乾潘皆尚顯宗文第六子訓生之喜
星后繼平壽敬侯孫騰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封上蔡侯
食邑萬戶鄧氏累世寵貴凡侯者二十九人公三人大將
軍以下十三人二千石百八人列校二十二人州郡牧中百
十八人其餘侍中大夫郎謁者不可勝數

梁商貴盛

梁商好施嘗曰多藏厚已為子孫累世祖奉又賞賜使
置中門外未嘗入藏悉分與昆弟中因年穀貴多有餒
者輒令蒼頭以牛車致米鹽菜錢於四城門外乞貧民
不告其姓名後商位特進大將軍亮諡中侯女為皇
后妹為貴人子冀嗣大將軍增封萬戶賜金錢奴婢車馬
甲第商一門前後七侯三皇后六貴人二大將軍夫人
女食邑稱君七人尚主三人御將尹校五十七人

曹彬貴盛

曹冀王彬前後受命征討凡降四國主未嘗殺一無
辜功名顯著為諸將之首諸子瑋琮琰繼領統銳火
子玘生 慈聖光獻太后母儀累朝玘封王爵以至濟陰
生享王爵子孫昌盛近世無比雖漢馬唐郭殆無以過
也○曹侍中彬攻金陵番克忽忽稱疾不視事諸將皆
未問疾彬曰余之病非藥石可愈惟諸公共發誠心自盡
不殺一人則自愈矣諸將許諾共焚香為誓明日稱愈

及克金陵城中按堵如故曹翰克江州忿其久而不
下屠戮無遺彬之子孫貴盛至今不絕翰卒未三十
年子孫有乞丐於海上者矣

胡蘆生問命

白中令應舉發不第詣胡蘆生問命生殊不許後入安
上門見一婦人以新帕封在闌中女奴力倦置於門闌
車馬駢集婦人女奴相失帕在闌旁公為守衛至日
是其主竟不至忽婦人號泣曰夫犯刑憲有能救護惟飲
寶帶今晨遺失夫不免極刑公以帶還之其人泣謝而明
日再見胡蘆生日秀才近種陰德來年及第位極人
臣

裴晉公陰德

裴晉公質狀眇小有相者曰即君若不至貴即餓死一
日赴香山寺有婦人以父被罪假得玉帶二條帶二以
賂津要置於欄楯妄收而去度得而授之後見相者曰
必有陰德及物前程萬里非某所知也

燕山陰德

竇公為釣燕山人初夢其祖謂曰汝無子又不壽局不
早修德以圖造化於是內外姻婭有喪未舉文未嫁皆
助成之至其女嫁僕夫之女得金還去矣之人苟可以修德
無不為者又於所居建屋四十間聚書萬卷延文行師
儒居之英俊四集由公門而貴者前後接武公官至左諫

議大夫年八十無疾而卒晚得五子皆繼登第儀官礼部尚書嚴礼部侍郎係左輔關備參知政事傳起居郎時人詩曰嶽山寶石即教子以義方靈椿一株老丹桂五子芳

救蟻作狀元

宋郊宋祁兄弟同行逢一異僧相曰小宋當大魁天下大宋亦不失甲科又十年大宋復遇諸塗僧大驚曰公手神特異如能活數萬人命者有之子大宋曰某素貧安有此僧曰姑思之大宋良久曰比堂下有蟻穴忽為暴雨所浸其急編竹橋以度之豈此是耶僧曰是也小宋今歲當首魁公終不出其下比唱第小宋果大魁章

献太后乃謂弟不可先兄因命大宋為第一小宋為第十

王氏三槐

王晉公祐事太祖太宗為兵部侍郎嘗手植三槐於庭曰吾子孫必有為三公者矣而魏國文正公旦相真宗天下無事享其福祿者十有八年魏公子懿敏公出入侍縱三十餘年晉公修德於身責報於天如持左契交手相付王氏之福蓋未艾也

後隆山

劉丞相況曾祖景洪事楊行密為江西牙將有彭亨者據州青景洪附湖南景洪偽許之復以州歸行密遂不仕嘗曰我不從彭亨當活萬餘人後必有隆者名呀居

日後隆山山有牛僧孺讀書堂沆母夢牛相公來而生沆

均減田稅

兩浙田畝稅三斗錢氏國除朝廷遣王方贊均兩浙稅方贊悉令畝出米一斗使還坐擅減稅方贊力辯不已上從其稅民到于金受其賜方贊尋除右司諫終京東轉運使有五子阜準單華罕後準之子璽為宰相

貸死因獲報

權配沙門島有定額則取一人投之海馬默處後知登州建言朝廷既貸其生矣投諸海中非朝廷本意今後溢額乞幾年深自至配所不作過人移登州

神宗深然之即詔著為定制未幾馬坐堂上忽如夢寐見一人乘空來如世間所畫符使也挾一男一女至馬前曰東徽聖帝奉天符馬默本無嗣以移曰人事上帝特命賜男女各一人遂乘黃雲而去馬驚起與左右卒隸尤見黃雲東去果生男女二人

天賜五子

舊配愛崖人以三百為率過其數則推先到者入海中有南海太守奏云當來朝廷以不殺宵之遠方者殺生之也今推先到者於海中是復殺之矣若不過其數則先到量移內地朝廷從之此太守素無子一日設香車手於案上若取物然九五之置諸懷中復作拜而止人間其故乃云

天帝以我申奏朝廷於還入海之人有陰德賜我五子以盤盛五小兒我取置懷中其年妻與四妾皆有娠既而各生一男後皆及第

張成憲得子

張成憲自維永監陳州糧料院時宛丘尉謁告暫攝尉事楠獲強盜兩黨合十五人獄未上尉出外告白辟守求合兩盜為一異人數滿品可優得京官守許諾張不可曰若寬易公贖合二者為一付有司鍛鍊選就則成憲不敢為守不能奪後夢二直符使各抱一錦綢與之曰陳州事以此相報張素無子是歲生男女各一人又七年轉大夫官至直秘閣子後登科

蔣枯骨獲報

元豐門李之純凡三任成都漕仁民愛物蜀人安之元豐中掩骼埋胔小吏徐熙本眉人頗知為善之純專以委之熙亦身任其責一日市西王彬者以病入宜見朱紫聚廳而坐召熙則曰通天符下李之純以蔣枯骨有功更以知我郡府一任汝以主行文書有力賜汝一子及第元祐三年之統果加保文閣直學士知城都府徐熙有子適於是年李掌印榜登第

掌刀後刑

李濟父超為禁卒從潘美掌刑刀美嘗殺戮超常後之怨釋多金活者人以為陰德潘官至右司郎中樞密直學士

繼治客舍

鄭屯田建中其先本雍人五季時徙家安陸資繼鉅萬城告民多舍客也每大兩則載宅以行問有屋漏則補之若舍客自為之屋亦為繕治又隆冬若寒獨舍絳盈月屯田軍晚得一子即侍即公紆也登進士第官至祠曹侍即有五子長弥中登第至朝奉大夫次郎侍讀貌夫皇祐年五魁天下子孫皆任以官不錄選調世祿不絕

乞人填門

漢符稚為人樂施乞人填門嘗曰天下之物何嘗之有吾今日富後日貧耳忽一日不施則意不泰後累

世仕官

千古功名鏡卷之一

千古功名鏡卷之二

瑞鰲

吳大有

勉道編

陰德類中 九十九條

所為陰德一念惟在反物初不漸知於人亦不望報於天如水潤物而無聲臣清恐人不知臣父清惟恐人如此陰德淺深之喻然陰德之報不在其身多在子孫故雖一舉一第未不自上世積得者也

張佛子

張佛子名慶京師人三歲而父母亡養於外戚趙氏趙之隣有郭崇者世為右軍巡院吏趙禹慶焉慶遂補郭氏名闕慶之司獄常以矜慎自持好潔微應

因其必親沐浴暑月尤數飲食湯藥且必加清潔好看法華經每重因託職為之齋素誦誦佛一月獄有訛鞠慶以至誠疏畫條令美言以論之故不訊考而獄常決官往焉意焉其妻袁氏年四十八景祐五十京師疫袁氏染疾而薨三日復甦曰我始行一穢汙所忽見一白衣謂曰汝不當在此汝夫陰功甚多子孫當有貴者汝今未有嗣以手提表出乃甦袁氏常事白衣觀音其後慶歸姓張袁氏更生明年生子亨生三日有道士馬慶之門聞嬰兒聲曰陰功未易量也聽兒聲不獨不嗣又喜子孫有文學者出慶年八十二無病而卒亨記名門下後崔皇祐年以年勞補三班借職終在藏庫副使生六

子長曰鉅崇寧間為青州檢討字李曰錫曰鐸曰鐸登元豐五年黃裳榜第曰鐸曰銳並領薦開封鉅之子公裕公庠亦同登崇寧元年霍端有榜第士夫相傳以為甚事王公拱辰虞公策為之傳

遺錢三器

袁昇慶元人為群都吏其為人也奉公忠直遇事慈憫常教其子紹從師讀書曰毋寵眾吾業也一日病且革召其親戚交舊咸會呼其子與家人來前曰吾平生任朱門中奉三尺之外不敢過取於人故衣粗足無有贏餘今將瞑目但有現錢三器在各子上吾之付與子者止此音耳請取以數記之器滿皆小錢其數甚多一器折二此小錢數則減半器當三其數至少在坐與家人皆不曉問之答曰吾平生為人減罪杖棹一小錢器中減徒罪棹一折二減流罪棹一當三言訖而逝不數年紹登丁未科嘉定保慶間官至參政累贈恩典光耀九泉人皆以為袁昇積德之報其他入近時徽級之孫為宰相斗子之子為侍從至紫之子為守倅皆祖翁推突微情平量官物暮夜送券於貧乏之壁鏹之所致也

吏僧子登科

一老吏有鄉人訴事于群屬以三十千後果得里其老吏遣人三千還之云此事乃知州自判我實不曾

致方不敢欺心受此錢也後其子登科人以為不欺之報也又浙西有一牙僧之子登科人賀之答曰老夫自小為牙以至今日未嘗欺瞞官司一文稅錢所以獲此報將來兒子受得中俸錢可無愧也應令君諭俗文

決訟曲直

近世劉安民本丹陵一縣吏持心公正素為吏民所敬民有訟不即詣縣必先詣公陳曲直決可否然後行公亦自員受而不辭直則曰理直也可行曲則曰此曲也行之有失由是一縣之訟為之頓息後二子相繼登第長子沒官至朝散大夫少子隄官至承議郎直秘閣提點梓州路刑獄一女嫁楊場亦有官今為望族

棒不妄施

王君觀父平生任官棒不妄施有于八人皆登仕版君貺恩天下

主簿仁人

稽內翰韓父適寧為荆南石首主簿有父子坐重辟府命適按劾適為免其子而父抵法父死託言於人曰主簿仁人也且生令子明年舉生 天聖中進士及第

教導盡誠

王文康公贈其父本以教授村童為業不苟取盡誠於教導過三十生即不受晚得一子即贈也必貧甚不能養捨於西寺僧為童僧教令讀書竟登高第舉

賢良方正歷群牧及中丞選給事中繼以尚書工部侍郎三知政事拜樞密俄遷中書門下平章賜三子奉益寺官至龍圖閣直學士

林積還株

林積南劍人少時入京師至蔡州息旅邸既卧覺床第間有物逆其背揭席視之見一布囊其中自錦囊實以北珠數百顆明日詢主人曰前夕何人宿此主人以告乃巨也商也林吾之曰此吾故人晚復至幸令奉上庫相訪乃揭名于室某日劉浦林積假宿遂行商人至京師取珠欲貨則無有矣急公故道處處物色之至蔡即見其榜即還訪林於上庫林具以告曰元珠具在然不可但取可投牒府中當悉以歸商如其教林詣府盡以珠投商人府以使中分之商曰故所願林不授日使積欲則日固為己有矣秋毫無所取商不能強以數百千就佛寺作大齋為君祈福林後登科至中大夫生子德新為吏部侍郎

不負寄物

曹仁仲隆興新建烏陵人其家舊監一日客有客至云方置一箱物為人所見今數十里來足遂前而青山湖空虛之地必為人所戲願寄此物空手而歸康何自全曹令牢封識此客竟去後三年曹氏遺大此箱幸存客在遠方聞知亦絕念於此後數年來訪曹首還此箱

客大感服啓箱以其物之半與曹曹曰我室被火客箱
幸存客之福也次不敢受使吾有貪嗔之心但云被火可
以全有客愈感服遂告其隣里曹公尚義如此且祝之
天以爲曹公脫我於死不取我之財願曹氏子孫榮顯
曹生子秀發領鄉薦乙丑免登科作神守一龍第一
應登辛丑第子文孫大享大同皆預薦在仕路子孫
蓋未艾也

投失言子女

李仲熊西蜀人後寓居廬陵李早歲在城都他有一
女子携一箱相遇於偏巷見其神也倉卒因問
其故曰我家今夕失火我從稠人中奔出失道至此願

以箱中金銀歸君就至君家宿李曰汝隨我來至
一客店中告主人曰此表妹也夜深不能歸此有曉
事不事否主人曰有李與來相伴因委婦人謹視其
箱明早尋訪失火之家乃領女子歸期父方憂失女忽
見之相對感泣乃曰子如未娶願以女爲妻李曰偶然相
逢義不當娶曰吾得女幸矣願以箱中物贈君李曰
萬不相逢此物亦何得耶義不當受因問其姓名亦
不肯言後父家乃以箱中物往佛寺作齋祈禱願李
早登科後竟成名屢待節仕宦窮顯

遇盜與錢

于金藏曲日州長學不忤物晚年家豐一夕盜入其家諸

子擒之乃隣舍子也今儀曰爾素寡過何若而爲盜耶
當是迫於貧耳問其所欲曰得十十足以資衣食如其
所欲與之既去復呼之而盜大俱語之曰爾貧甚負十
千以歸恐爲邏者所結留之至明使去益大感愧卒爲
良民鄉里稱君爲善士君擇子姪之秀者教之子母姪傑
敏繼登進士第今爲曹州南大族

置莊復還

孫泰於義興軍置一莊錢以交半忽聞老嫗長慟問
之則曰老婦逮事君翁千北積有年矣不幸子孫不肖
運至破賣不無怨耳奈爲惻然即求出宅復令其子
掌之自此後不復再至後有子名舉進士及第入
爲省郎

批詞狀尾

楊玠尚書致仕歸長僑居多隣里侵占子弟欲詣府
訴其事以狀白玠玠狀尾云四隣侵我我從伊畢竟湏
思未有時試上舍光殿其望秋風秋草正離離不容
其訴後子孫不絕仕官

臨終焚券

樊重假貸人間數百萬臨終悉令焚削文契債家
皆慙爭性常之諸子從教竟不受後子孫通顯

善醫獲報

本朝丁逢吉善醫其子愛弟二人及弟至觀文大

學士孫用和善用張仲景法療治傷寒其二子奇兆
相繼登第張行甫亦行醫子孫興大辟作提轉者今
已數世

陳樓間慶

許叔微字知可真州人家貧常以登科為禱一夕夢神
告曰汝欲登科須積陰德許度力不足唯醫方可遂
留意方書久之所活不勝計後夢神授以一詩曰藥有
陰功陳樓間慶堂等虛喝六作五既覺記之於牘詔
興壬子以第六人登科用升甲恩如第五人受職官
上一名陳祖下一名樓材

三世積善

危若水政和人庚寅冬隨族叔廣西教謂大乳祠下
祈夢是夕夢急足持書一封祝曰此廣西解牒復詔
云公家三世積善以此相報辛卯作靜江解魁

孝行科

范季海豐城人其子因功名祈夢一夕夢至一殿
庭見一簿在殿下其簿上有八科第一乃教行
范徧尋而已名只見孝行科王翔龍名字遂覺
至丁酉科王果以賦魁領鄉薦後詢其所以廼其
孝義繼母甚謹

鼠獅試卷

宋吳志世有官員考試見一卷頗謬遂熟之明日

則其卷復在中卷內如是凡數四考官訝其所以
因密伺之見一鼠往來啣其卷置中卷中考官
以為有神物生之竟取置榜末後詢乃知其家三
世不畜貓兒

張長者橋

永新張長橋成里人大悅之問名於資政殿學士胡
公曰嘻誰居為之者或以君對公曰吾聞張君之賢
三創廟於大侵之歲下其豆區之枯以多活餓者築圃
質槥以指歛道墜不望冥報陶垣萬億以璧三百里之
泥塗使釋壺不路西漢諸公間所謂長者微張君誰
也今命曰張長者橋可呼乃大書四字俾揭其上君
字文與少以戰多受永爵今為武翼郎閣門祗候
嘗以糧粟助荒政蒙 褒詔其子若姪錄試相繼
薦名兄之子鋼中登進科為從事即常德府教授
蓋其家方昌云揚萬里記

千古功名鏡卷之二

千古功名鏡卷之三

瑞驚

吳大有

危道編

陰德類下

九十七條

一事近厚必無一事之不近厚膏一嚮而知全昂之味載其可稱道者如此必其平日用心之善又有不勝載者見所載一二陰德便謂可獲報不微於限為善者之心歟又當逆之此人平生操履之素

馬入亭中

漢王允嘗謁京師於空舍中見一書生金彥病困愁而視之生日命在須臾腰間有金十斤相贈死

後乞藏骸骨已而命終允驚一斤營葬餘置棺下忱後署大吏亭長有馬馳入亭中而止大風飄一綉被復墮忱前後乘馬至雒陽人問所由得忱具說其狀弁及綉被入曰此我家物也卿何陰德而至此忱因說葬書生事人驚曰此是我子也大恩久不報天以此章鄉德耳悅後子孫通顯

舉糧濟葬

唐郭元振年十六入太學與薛稷趙彥昭為交時有客信至寄信至寄錢四十萬以為舉糧有衣服者扣門自言五世未葬各在一方今欲同時遷葬乞於資財聞君家信煩能相濟否元振即命以車一時載

去畧無留者亦不問姓氏深為薛趙所誦元振怡然日濟彼大事何謂焉其年糧絕竟不成舉十八舉進士第仕至宰相而親具亦其報歟李邕撰郭行狀云自唐宰相二親存者惟元振一人

麥舟助差

范文正公在睢陽遣堯夫到姑蘇般麥五百斛堯夫時尚少能還舟舟陽見石曼卿問寄此久也曼卿曰兩月矣三棗在淺土欲焚之西北無可以謀者堯夫以所載麥舟付之單騎自長蘆而歸到家拜起侍立良久文正曰東吾見故舊手曰曼卿為三棗未舉方留滯陽時無郭元振莫可告者文正曰何不

以麥舟付之堯夫曰已付之矣○文正守邠暇日率僚屬登樓置酒未幾觴見絳經數人營理營喪具者公亟人詢之乃寄居士人卒於邠將出殯近郊贈斂棺槨皆所未具公憮然即撤宴厚賜給之使畢其葬坐客感嘆有泣下者是宜范氏子孫之盛

嫁則令女

江南有國日有縣令鍾君與鄰縣令許君結姻鍾女將出適買一婢以從嫁一日其婢執箕帚堂前識視地之穴處慨然淚下鍾離君適見而問之婢泣曰幼時父於北穴地為墓竊導我戲劇歲久而穴處未改也鍾離君驚曰而父何人婢曰我乃兩政剛縣令也

身死家破我遂落民間而更賣為婢離違呼牙僧問
之後咨於老吏具得其實是時許令子納采有日鍾
離君遽以書祇許氏而止其子曰吾買婢得則令之
女吾憐而悲之義不可久辱當輟吾女之奩篋先求婚
以嫁前令之女更俟二年別為吾女營辦嫁資以歸君子
可手許君答書曰遵伯玉恥獨為君子若何自專仁
義願以為前令之女配吾子然後召求良婿以嫁君
女於是前令之女卒歸許氏其後二令子孫亦世顯官

整囊贈嫁

查道未第時游湘漢間假貸於人得錢十萬途次適
見故人以嫁女理財為急即整囊與之畧無吝色其

後官至侍從

與錢不受文

曾魯公公亮布衣時遊京師一夕聞傍舍泣聲悲
甚詰朝問焉曰君家有喪乎何泣之悲傍舍生曰無
喪健慘欲言慚色公曰第言之生顧左右歛歎曰僕頃
官某所因負官錢視家無以償乃某於妻以其女售商
人得直四十萬念與父母訣不悉其去所以悲也公詰
勿與商人吾欲售之商人轉徙不常吾士人也且有義
撫君父當知已女願熟記之生日業以書券取其直與公
曰弟償其直彼不可則日吾訟于官生然之即與之四
十萬錢約曰後三日日中以其女來吾且登舟候君於水

門之外生見商人果下敢爭至期而往則公之舟無有
矣訪傍舟則曰去矣三日已公後登科位至宰相

遣妾生子

馬洎父中年無子因買一妾極其麗每理髮見公
必引避如有沮喪之狀公恠問之則曰某父守某官不
幸死去家遠無力可歸故鬻某今猶未經卒哭約
髮者實素帛暫以絳絲蒙其上不欲公見初無他也
公為惻然即日訪其母還之且厚有資助是夕夢一羽
衣曰天賜爾子慶源洎洎明年果生一子因名以洎
即巨濟也及長赴試羽衣復見夢曰汝欲及第須十三
魁既而魁大學魁鄉薦至四召名為天下第一果十三魁

養嫁僕女

李丞相沆自長者譽一世僕通宅金數十千適
去有女將十歲美姿格自寫一券繫於帶願賣於
宅以償焉丞相大惻之祝夫人曰願如已子育於室訓
教婦德俟成人求偶嫁之却諸夫人親結緡以主婚
夫人如所誨及笄擇一婿亦頗良具奩幣歸之女
範果堅白其父母後歸偕京聞之淪感心骨丞相
病夫婦剝股為羹饋之至夢衰經三年以報

登第娶育女

劉庭式既定婚入大學越五年登第泊歸則定婚
女已雙瞽庭式洎日成礼女嫁不可曰女子已為廢人何

奉箕帚庭式日喪明定婚之後義不可渝貴娶之
生二子及倖高密盲女將瘞死式哀哭甚切東坡
爲太守慰諭曰予聞哀生愛於愛生色子娶盲女
愛從何生庭式曰某所亡者所哭者妻不知有目無
目也若綠色生愛綠愛生哀色哀愛弛於義何有
今之楊袂倚市目挑心招者皆可使爲妻乎東坡拊
其背曰真丈夫也不惟今世罕見古亦未聞育女所生
二子相繼登第

不棄育女

呂汲公父華陰人舉進士聘吳中文既中文既中第
婦家曰女故無疾既聘而後盲敢辭曰曰既聘而後
盲君不爲歎又何辭遂娶之生五子後皆登進士第其
一丞相汲公也

不退啞女

鄭通叔初與夏氏女定婚及入太學遂登第既歸則
夏氏女已啞其伯奴欲別擇通叔堅不可曰此女某若
不娶一生遂無所歸况以無恙而定婚因病而棄之
豈人情哉竟娶之後官至朝奉大夫啞女所生一
子亦有官

却主人妻

王會龍溫陵人也丙戌諒陰爲榜首王之父以賣麵爲
生元娶一婢後以疫死並葬墓塚間後爲首乃

遷他所士大夫言其作大魁之由謂其種德則夫婦
以疫死非享積善之報也如陰陽家謂葬地之吉則最
塚間人安可辭哉或者謂王嘗處一鄉人出其妻至館
調客王曰此事不可言出於汝之口入於吾之耳不敢從
亦不敢泄暨主人歸忽託以惡夢求去主人曰暫歸
無害但行李不必盡齎去王曰詳吾所夢當主暴亡
吾兄弟皆強梁人萬一果死有行李在此彼不能無
辭此非吾家福寧百十日後無事再來後一去
不復再至

拒館中婦

楊希中蜀州新津人未第時爲成都館客主人有
小婦少而蕩一夕詣學舍調客欲與綢希仲正色拒之
遂去之其妻在鄉里是夕竟人告曰汝夫獨處他鄉能
自操守不欺暗室神明知之當令鬼多士妻覺見不知何
事也既而夫歸始言其政明年全蜀類試希仲爲第
一人

拒淫婦獲報

黃靖國嘉祐間爲儀州判官一夕被攝至冥司陰君
曰卿官儀州有一美事卿知之乎命吏取簿示之乃
攝從至於某日有羊亭生簿楊某妻李氏淫奔從
志固辭以亂墮必不可李不能強大慙而退奉
上帝勅再從志特延壽一紀子孫奕世登科既得還

以語從志從志駭曰此固有之然亦未嘗言不謂已書陰籍其後從志子孫皆登第

由積中孝行

由積中本宣義郎起之廢子祖母乃翰林學士楊元素之姑積中始生元素取以為子既而元素連生三子積中亦之所出益盡孝謹元素愛之凡兩遇奏薦皆力辭不受惟以官其第二誓志科目自奮元豐五年果登進士第後元素卒於餘杭積中扶護以歸既葬中喪後為弟妹選名族辦婚嫁事畢即盡以家財付二弟拂袖出作歸宗義一篇大抵言所生愛其恩一也所養相報所生亦不可後既歸拜其父母且訪尋所生

杜氏久而得之於閭閻中杜氏垢面研足子母抱持大哭感動行路粵二十年父母死既於喪復以先疇盡歸諸兄徒手而出既屋以居或勸令畧受一二積中曰楊氏貲產十倍於此吾猶棄之今於諸兄其忍割以自資乎士倫備之許光凝為轉運論薦於朝降詔褒美賜以一官卒辭七昌字文黃中列言于朝再官其一子

不受分產

唐堯封婺州人昆弟六人其家豐富計二十九萬兄弟相聚讀書日夜乃寐堯封自登科繼政京秩後其家分異父祖所遺財產有爭訟者堯封詣官自陳盡以自已合得一分之物議讓與之由是訟者有愧色爭

遂息堅不肯受堯封之讓堯封曰叨竊俸祿足以贍家况已聞官有不爾無乃使某為妾人矣悉均與衆人厥後堯封一子相繼登第應大科各中掄擢至今榮顯為婺之大族

叔姪分產

近世有人世喪父母及冠惟叔存焉叔有七子一曰叔謂姪曰吾當與汝折籍籍姪曰如何處分叔曰分而為二姪曰誠不忌諸兄弟共一分可為八分叔固辭姪不可遂作八分之分之姪既娶家道愈盛生子纔十七歲即預為入京時四方貢士同逆族二十余人有術偏視之曰南宮高獨此少年諸貢士不平咸詆斥術者曰文章學業非吾所知但此少年滿面陰德之氣必父母積善所致及放榜果獨成名餘皆不第

千古功名鏡卷之四

賑濟類 凡九條

食者民之命大家黃殷紅腐固所不計小民日糴勺合猶獲錙銖之饒舉室歡顏矣况當艱歉列屋無炊煙於此有能發粟平糴或排門而賑濟施所及豈不弘哉孟子曰今時則易然故其陰陽力以而功倍

二李賑濟

隋李士謙字子約富於財性節儉每以賑施為務州里有爭財不均互相訟讎聞之私出財補其少者令與多者相均又出粟萬石貸鄉人為年飢悲強債家為設酒食焚契他年春飢多餓死者乃釐家貲

為糜粥類以全活者萬計春又出糧種分給貧乏凶年合黎救病死者復為塗之積三十年或言其多陰德士謙曰陰德猶耳鳴人不知已獨之今吾子皆知何謂陰德又李浩然者亦富室極濟貧困積四十年未嘗少息二公其後子孫皆登第濟飢掩骼

陳元閩州金壇人 熙寧八年歲濟餓殍無數

作萬人壙每一尸設飯一甌席一領紙四帖藏骸掩骼不可勝紀是歲生節又生度皆登第至監司諸孫登仕版者相繼

饒止翁平糴

臨川彭源饒止翁積而能散平糴利民鄉里號曰

長者子孫繁昌其子領舉三孫登第應子壬辰榜應能己未榜今皆顯官諸孫與鄉舉者科不乏人譚氏損米價

廬陵永新譚氏其家樂於為義每遇歉歲多出米損其價直接濟鄉民郡家始氏淑賞欲奏補一官譚力辭幸有二子向學不敢僥倖爵賞但得免貳子文解足矣郡家喜其所取之廉上之朝省得肯免解未幾二子敬叔叔叔聯登壬辰第

吳遵路救荒

明道末天下蝗旱知通州吳遵路乘民米飢募富者得錢幾萬貫分遣衙校航海糴米於蘇秀使物價不增又使民採薪芻官為收買以其直糴官米至冬大雪即以元價易薪芻與民官不傷民財且蒙利又建蓬屋百間以處流移出俸錢置馬廄並疏日與飯衆俟有疾者給藥以治之其碩歸者具舟饋食以還之本土是歲諸郡民多轉死為通民按堵如故不知其凶歲也通慶愛之如父母明年范文正公止公治狀頌下諸群吳子孫後顯仕不絕

連處士賑濟

應山二連伯氏度字君錫仲氏庠字元禮少從學子於二宋相繼登科其父處士明舜實字輔之為鄉里所悅服歲飢出穀萬斛損價以鬻之重災榜邑有盜

其牛者官捕甚急窮自歸處士魂謝乃厚遣而遣之
歐陽文忠公旌表其墓

裴繼祖食餓死

裴繼祖字慶元三世無一子入公門有以言語見侵
畧不動曰吾祖固如是吾家法則然乾道七年歲飢質
田得粟食飢者不較里中廢老為之感泣後裴氏
蕃盛世科不絕

黃無濟平糶

張忠定公在崖知成都府夜夢謂紫府真君接吾
未久更急報請到西門黃無濟承事黃幅巾道服
而趨真君降階接之禮頗隆盡且揖張坐承事之

下詢頗詳欵似有久嘆之意公翌日即遣典客詣
西門請黃承事者戒令具常服祈衣米比至果入
夢中所見公即以所夢告之問平日有何陰德蒙真
君厚如此且坐某之上座耶無濟云無他長惟每歲遇
未麥熟時以錢五萬緡收糶至明年麥熟未熟小民
艱食之際糶之價值不增亦斗亦無高下在我者初
無所損而小民得濟所急公曰此承事所以坐某之
上也即索衣裳令二吏掖之使端受四拜黃公後裔
繁衍至今在仕路者比比青帝

青帕蒙目

歐陽文忠公某祥未至城五十里宿焉夜夢黃衣吏以

青羅帕蒙其目公甚怪之又入院首得一卷稱賞
不絕口以示同列莫不驚訝其謬然以公名重不
敢議也公竟置之選中及出院還宿宿僧復夢吏來
取前帕公覺帕猶在首還索取還之明日復視前所
取文則大謬不堪着目方嘆恨間忽有婦前曰夜
來嶺外人家有子頗為公訃之則所取姓名也公之其
家必有陰德諸其父子相見其父雖富而耕野公因問
曰翁平生有陰德曰某居村鄰何有陰德但知耕桑惟
性不喜訟不與物競及歲雖歉不起穀價耳公曰此是
已遂謝遣之

李勉不遇釋

與匹山送李勉發解序曰高明之家鬼魅其室非獨
窺之而其福亦將降焉歲在丙子聖天子下賚興
之詔州家貢卿曲之英德秀時持繡斧還東惟饒魏
多士乃召鳳池客表廣徵主之仰副上方求賢之偉
意鄱陽李元雖以行藝獲選而造物亦有助於其間
卷三凡於地而登於凡者一再若有鬼神臨之於是名
列于薦賢中事訖表惟且疑遇其鄉里評其居人
其得其所然李之善固不一而不遇釋尤為最計量
以均散散以時出入以公誓不以市道相抵昂故意茲選
不無所成者矣表歸語其事某聞之亟嘉晏然
若有素於中余不暇表引姑即今之聞見者言

之鉛山趙氏世錄載其家庭之訓云不用他布陰
德食者人之命但能於此少加心功利既傳便勝中書
二十四孝子孫守而無失未常以是求豐至今澤猶未
斬莫之於京李氏之報夫豈誣者今人多以誅求刻利
為利而不知以義為利為無窮往求以資其子孫而
弗遂則亦可哀也已某敬書是以寄李且欲聲諸邦
人不然陰理既昧予亦妄人矣

婦德類

九八條

世謂婦人之見不出閨閣不知婦人之見多有度越
男子者斯機教子截髮待賓真有男子之不及况
男子猶有時要譽於外至於婦人之善則一出於真故

其澤猶為深長

婦辭斗秤

周才美信州人其子娶婦甚賢淑男姑令其分掌家
務付與斗斛尺告以日逐所用出納輕重大小長短越
一日婦遂拜辭男姑且有不願為婦之意仍曰他日生
子敗家必謂是妾所出男姑愕然曰吾家薄有田園
可供狀膳何故發此言婦曰公公平日所為有未
善妾心有愧居之不安翁曰汝言之當即痛改婦曰
未可不知今所用器何年置造翁曰約二十年婦曰
若教妾管家務必用小斗量入大斗量出小秤短尺
買物大秤長尺賣物以償前日過取之數若能如此

妾即願留翁欣然許諾其婦後生二子皆以年登科

念罪囚寒凍

有一官員作微官冬夜寒欲就寢其妻本娼也
云尔怕寒微中罪人如何尔且看罪人索贖我生火討
飲食奉侍尔夫從之其妻因發一善遂嫁未幾生
子後日登科

諸暨婦人平糶

熊舍克為諸暨令適值歉歲募富民賑濟縣有老婦
首認糶一萬斛公喜憐延入宅因問致富之由婦曰
宗以來貴糶踐糶當成熟之際量力收糶依時價
外每斛增百金卿人以為得價則輻湊來糶至米

歲二三月自然增長依時價內復減百金人以為
賤自可興敗雖遠亦來奔糶若以數多計之所得
之利已厚矣其家屢世豐富子孫仕官不絕榮
登挂籍者代不乏人

練夫人智識

章郇公得象之高祖建州人仕蜀王氏為刺史號
章太傳其夫人練氏智識過人太傳嘗出兵有三
將後期欲斬之夫人置酒饌美姬進之太傳驩
甚迨夜飲醉夫人密摘二將使亡去二將奔南唐
後為南唐將攻建州破之時太傳已死夫人居建
州二將遣使厚以金帛遺夫人且以一白旗授之曰

吾將屠此城夫人植旗於門吾已戒士卒勿敢犯也
夫人及其金帛并旗弗受曰君幸思舊德願獨
生二將感其言遂止不屠太傅十三子夫人所生也
又宋興子孫及弟達官者甚衆餘五房子孫無
及第者其有者亦八房子孫出繼五房耳

擇師教夫

沈擇之年二十五即廢學謀利之妻石氏最賢力
諫不聽乃苦告翁姑曰新婦姑婦皆嫁為士人妻
今沈郎不肯讀書令新婦歸寧羞見親戚今日
備束乞為擇師急令就學不敢望其亨達但成一
好秀才不辱門戶亦賢矣翁姑從之後五年澤之果

登第位至正郎

篤意教子

李公筠三歲而孤母秦氏有姿色或誘之嫁秦怒叱之
曰夫婦義屬天倫我寧饒死其可再嫁於是篤意教筠
未幾登第官至顯郎

不顧廢錢

李景遜母鄭氏酷教諸子一日墻壞得一甕錢鄭氏
焚香祝曰豈天地懲我母子孤寡特以賜乎然妾惟
願諸子業有成仕而受俸此錢非所願也復自掩
之後景遜果登第官至太子少保

不取金得子

獻穆王之孫李振娶王氏無子嘗晚步於園彷彿
見一黃鳥飛舞樹門急逐之曰沒於帝王呼童斫
土視之得黃金一塊如斗大王祝曰此天賜妾也雖
然暗昧之物妾不敢但願得一子耳遽掩之是月有
子生于景直崇寧末仕至工部侍郎

是堅丙志

千古功名鏡卷之四

千古功名鏡卷之五

陰譴類 九十七條

瑞齋 吳大有 勉道編

上天官之爵祿豈輕畀人必純德全行之士而後予之觀為冥中士多以小節獲遣李登以窺鄰女而失狀元吁鄰女可不窺也狀元豈易得哉人間私語天聞若雷暗室虧心神目如電故暗浦不可不輕

李鄧削籍

唐李登年十八魁鄉薦自為狀元不足為難自後凡十年一薦名愈下年幾五十不第棄法師有直行通達寔因薰沐詣司諸問師曰侯為藹之也日為

上章適天門未開見諸判官森列門外師試以登事

叩之一日某即主科舉者也李登初生上帝賜玉印十八鬼鄉薦十九作狀元五十三位至右相緣得舉後窺鄰女張燕娘事雖不諧擊其父張登於獄於此罪戾十年降第二甲二十八名及再發薦為兄李豐屋基帝奪之至形于訟坐此又累十年降第三甲三十八名及發薦在長安却中選一良人婦鄭氏而戚其夫曰元之罪又累十年降第四甲四十八名又四發薦復盜鄰居玉與家室女慶娘為惡不悛帝命有司削其祿籍今且盡矣師還無所隱悉以告之登大沮尋以病卒

不羞父母

南劍沙縣人羅肇大觀中在大學學有粹遠祠甚靈肇有前程事朝夕默禱一夕神見夢日子已得隴陰間宜亟還鄉前程不須問也肇懇然曰肇平生操守鮮有過願告以獲罪之由神日子無它過唯父母久不羞耳家有兄弟罪獨歸某何也神曰以子習禮義儒者故任其咎餘子不足責也肇既悟恨束裝還歸鄉人有同舍者悉教為問之肇以夢告行及家而卒

父母不羞

陳果福州人嘗貢於京師往二相公廟祈夢神日子父死不羞科名未可期也果猶疑未信明年果黜於禮闈遂遣書告其家亟死喪事後試登等

覓水發怒

自一士人趨京赴省試路中見一人揭簿而看士人自後竊看之其人覺而怒士人問此何簿也看簿者云明年過省簿士人問云有某姓名否答曰待我為你檢看既而云過省受陳留主簿士人私自喜次至陳留界大旱有人擔水士人求水飲擔水者與之既而人求水與馬擔水者曰此水十里路擔求與官人飲又求與馬何不知難易士人遂怒雲待來此守官須治此人明年不過十年方過省受陳留主簿此人發一怒心又滯十年之久

士人為善下盡

衡陽一士人姓陳赴舉至驛舍假宿夜聞隣池微曉天明乃詢問之一老嫗以夫因事擊厥議作十千求免五千還飯通家貧只有一女子十六歲議售與人己立約老身只有此女故悲耳士人為之捨然感動曰我行中見有十千且取汝夫歸五千假借須遇當再與尔女子且不須售嫗女母感泣即移城隍報公近有陰德今當請舉公記驛舍之事乎士人撫然試罷歸再如數與嫗五千揭曉果高薦後一再經從其人夫婦願以女歸士人固辭不可士論亦偉之丁未春官報罷適有鼓盆之戚遂使人告嫗欲取其女為妻嫗夫婦慨然與之自此士人常病再夢城隍告與公前程本遠大令行好事不盡數止此矣未幾果卒

受今折筭

迨後明早歲登久不遷每輒輒怨天尋又上章致禱是夕有一幅素書墜於爐前細視之乃天篆十六字俊明不能辨往問何仙姑仙姑曰此乃天篆蓋云受金五兩折筭十年枉殺一人死後處分有諸乎俊明語塞不能對

受銀獲譴

王十朋未第時屬官饒守有吏人將估籍囑之解允許銀四百兩酒行罷以禱守守曰謹如戒夜夢一

黃衣人告之曰汝明年當魁天下以不合受銀四百兩已展十年吾未受何以得第曰已許與同王曰吾故人難與他事不同黃衣曰此人罪重帝欲配籍君受財而救惡人帝恕特甚王驚悟未闌起攬衣趨裝繫守悉言夢中所見亟辭守去誓如山讀書力行好事以補前過後十年竟擢大魁

代筆展年

蕭儀鳳吉州永新人夢與劉珠同登第既而劉領舉蕭不與夢神人告之曰汝場不合受人代筆錢五百千已展十年蕭果後十年登第

胡昂展元

胡昂落魄不事事每以累舉不第瀧酒罵天太平興國初羈遊河朔中途忽有一幅墨紙從空而下落馬前昂取視之皆黃字天篆譴責之詞昂素精篆楷讀畢怒曰何浪語也壁擲之俄片雲忽起霹靂一聲人馬俱仆

譏議獲譴

洪梓字粹中饒州樂平人為人俊爽秀發然好以言語譏議嘗作山居賦純用俗語綴緝凡里巷短長無不備記曲盡一鄉之事獨與族兄僕交善政和元年登第未得祿卒後僕夜坐忽起延客家人聽之梓中聲也愀然曰思君如昨今在冥中判一局

絕優游無事但苦境界昏黑民漠愁人宜吏為我
言生當為大官正坐口業妄說人過故一切折除今悔之
無及矣僕不憶其死遽喚點茶遂不見

汙行報罷

鄒璵字子封前癸卯領薦其年正月夢見開榜有
鄒璵姓名解頭毛文質又有一紙半空墮下上有金字
云隆興解頭毛文質內行甚汙特不與登第時毛已
再薦人皆以遠大期之次年赴省毛果報罷越數年以
功名不遂而卒後乃知毛有陳平之站故受此報云

陰陽無分數

有人入冥見衙字確偉門扁三科校勘院一星官坐

坐殿中左右分列三神衣金紫星官閱簿一吏過筆
一吏呼名每喚一名某州某縣人孝義如何金
紫神各曰若干分數星官舉筆書于籍忽聞
其親屬姓名傾耳聽之則曰學業甚優孝義陰
陽全無分數驚而慙未幾親屬中省未唱名而卒

悔過注

若有士人充學職掌財計多侵錢糧以實私橐通
詔歲其於學之后土祠夜夢后土神報曰子當歲
領薦為前程及弟仕官坐侵文學報金除前奏士人
感悟即日計其所得於私產撥稅錢兩千入學倍賞
名其註曰悔過仲好事輕貨為之以補前過後復

夢神告曰天府憐子改過之勇已復子元祿矣是果
領薦次年過省有二子亦登第後其子不念父有
悔過之名再撥稅錢一千入學願其名永錫莊

貪折前程

有官員二人求夢於京師二相公廟以問前程其
夜夢有一人持簿啓一版云此同來官人前程也
視之乃自小官排至宰相仍有勾之者其官人問曰
勾之者何也持簿者答云此官人愛財世間不
義取一項此間勾一項若急改過尚可作監司其
今聞之更不敢妄取財其後果至監司

枉人命滅壽

乾道中新都丞徐謙被檄充勘官將宿健為境上徐
氏家主人前一夕夢神曰明日有徐侍郎宿汝家宜
善遇之至晚果徐從政踵門遂且盛禮急而復夢曰
徐子受人五百余枉七命天曹已減三十年壽官正此
矣徐氏遂不復相接丞訝之抵暮遣倉頭語以夢中
之事丞公愧形于色回任改秩未及拜命卒即中年
三十四

醫王枕骨

唐杭州徵吏凌華遇相者曰捨吏當為上將軍華為
吏酷暴以取賄元和初病一夕卒見黃衣吏宣牒云華
昔宰剽縣甚著能續後有缺行謫官園罪候其循

省大乖乃心王枕竊然委於庸賤付使追凌華聲

王枕骨送上俄有執斤斧琢其腦華既醒捫其腦而

骨忘後十五年卒

鄭郁觀主

王顯少為太宗給侍赤脚道者相曰此鬼須為將

相但無陰德耳及長咸中出師定州忽道士通謁

自稱鄭都觀主笑則口角至耳亂髮若剛鬣謂曰

昨曰上帝牒番龜二萬至本觀死於公手公果殺

之則功冠於世然咸美十年二端諸義之謂顯風狂比

起之數日契舟數萬騎獵于勝軍境顯引兵掩擊時

時久雨虜弓軟弛不可射遂大破之斬二萬級露布

至闕召為樞相數程有卒

千古功鏡卷之五

千古功名鏡卷之六

瑞齋 吳大有 勉道編

前定類 凡三十條

人之富貴皆繫前定獨人之子孫非出前定我之福

在天定子孫之福在我我積善子孫必昌定矣我積

孽子孫後必殃亦定矣是當我富貴之時正為子孫立

前定之日一念積可不畏哉

作假天子

唐苻帝師落第出都門有老父曰要知前程耶早

有第一分乎曰大有事并日一辟曰更何日庶幾乎

日更何上將相乎曰更何上公怒曰作天子乎曰真

天子者不可得假者即得後果為將相又 德宗年

避攝家宰三日

尉遲德敬錢

隋末太原一書生心貧所居與沒官庫相鄰潛

作地道入庫有錢數萬緡見金甲人持戈曰汝要

錢但取尉遲帖來此是他錢書生訪求至鐵冶所有

尉遲敬德者祖露蓬首而鍛書生拜曰某貧困下

富貴乞錢五百貫尉遲怒曰某打鐵漢安得有錢生

曰但賜一帖他日公自知之尉遲不得已書曰付某錢

五百貫生拜謝而去後至庫中金甲人笑曰是也令

繫於梁上高處遣生取錢去後敬德佐神堯立珠

功勛賜鄉里一庫物點檢此錢據元簿欠五百
貫方罪主者忽於渠上得帖子乃打鐵時所書也

判狀赦死

桑道茂初為供奉李晟為神策小將道茂日足
下即貴某數年姓名當在公手能見赦否晟笑
曰供奉何見侮也道茂懷中取一紙大書其姓名
署其左曰所犯罪愆乃是逼脅伏乞恩慈特從
原赦晟笑曰道茂何也道茂乞云佳牧持放晟
笑為書之後朱此又道茂果汗偽官晟復京
城收逆黨數百置旗下就截道茂大呼曰某有狀
取視之乃昔年所書也晟驚為悟釋之以為上客

當食萬羊

李德裕嘗有僧曰公當萬里南行期在旬月公且然
果遂還乎僧曰當還公訊其事曰相國平生當食萬羊
今所食九千五百矣所以還者未盡五百耳五頃
夢行平山山上盡目皆羊有牧者曰此侍御平生
所食羊也果符師之說後數日振武接度未嘗致
書饋四百羊公大驚為僧數曰萬羊將滿其不還乎
旬日內果貶潮州連貶崖州竟卒貶所宣

分無堂食

張文雖分無堂食每食則賜痛

厄在白馬

李德裕有日者謂曰公它日位極人臣但厄在白馬
及登相位雖親戚中亦不畜白馬後為白敏中所
傾命馬植專鞫淮南微公坐竄南海

鑄張說橫財

盧懷謹與張說同作相盧忽報公夫人崔氏不泣曰公
命未盡公清廉而說貪說尚存公不應死已而復蘇
曰我見明司三十二爐日夕鑄張橫十我無一馬

俸祿定數

吳公誠與化人以進士得官七十為大夫任兩子遂
致仕夢人告曰猶有俸金七千在官既覺取券
厝會之凡積留未諸正如其數乃謂其子曰我俸

止此且置勿請廢稍得延壽子如其戒誠封券厝

不復言後七年而卒計掛冠後所得半俸適滿七百

百日相

永徽中盧齊暴死及蘇說見其舅為冥司判官有
吏押案曰字文融宰相舅曰融起為宰相耶吏
曰天待已下歲月多少却由判舅乃判一百日既拜
相果百日而罷

宰相碑

杜鵬舉父嘗夢至官府見一大碑云是宰相碑已
作者金填其字未者刊名杜問曰杜家有否曰
任看之姓下有鳥榜曳脚而忘其字乃名鵬舉

日汝不為相世世名字為旁旁受脚鵬舉既生子名
鵬漸果為相 劉名嘉訓

金銀榜

崔紹暴卒復生見殿門榜人間姓名將相名列金
榜其次銀榜州縣小官並列長錢榜緋珠

仙書三封

江陵李副使因落地至華陰見白衣人曰要知向前
事否仍為書分為三封曰急難則開後五六卷落
第貧甚曰仙兄書可開也焚香啓之書曰可於青龍
院門坐副使遂往少頃見主僧曰松滋李長官識之
名即君酷似其貌李曰某仙人也僧曰昔年醫先

大有錢二千貫在此院如負在心今付即君了無事
矣遂載錢以歸數年不弟曰此乃一生之弟二書可
啓也書曰某年某月日可往西市教書行坐之日遂
往樓下有人云主司周侍郎即君要錢千緡與致
及弟李即上樓見之面語要明年果及弟後官率
殿中職副使一日患心痛頗甚事啓弟三封曰某
年月日江陵李副使患心痛可處置家事後兩日
卒遂使

畫蛇鑪鏡

遼孝孫遇異人得書每受一命即開一副累任皆驗
一日晨起巾節一物墜鏡面如蛇蟠補而卒然所留

紙尚多開跡之皆空紙也最後一幅畫蛇鏡中 此異錄

門裏貴人

陳仲舉微時宿黃申家中婦衣產有扣門者聞應
云門裏有貴人不可前宜從後門往俄聞往者還門
內問曰生男或女答云生男名阿奴當十五歲為人作屋
落地死仲舉默記之後十五年為豫太守遣吏問育
兒所在其家云助東家作屋隨棟而死仲舉後果
大貴

懷玉仙人

楊大年祖文逸仕後懷玉仙人令有道士來謁稱懷
玉仙人斯須不見大年須生後年三十七為學士書
懷玉堂夢道士稱懷玉仙人袖出一牒寫三十七字大
年驚曰得非數乎道士微笑又曰可添乎道士添一
默為四十七至其數果卒

兄弟同翰林

元厚之少夢人告異日須兄弟數人同在翰林元厚之
自思素無兄弟疑夢不然熙寧中除學士同時相先後
為學士者五人韓持國維陳和叔繹鄧文約館揚元
表繪并元之名絳名皆從系始悟弟兄之說墨客
揮筆

遇中即止

劉崇民字世丞相得初猶子少時夢人告曰君仕官

遇中即止夢如是者三四年五十官至期議大夫積年勞不敢求遷秩其妻數趣之曰中散大夫世謂十段錦不隅郊祀任子利害甚重夢何定憑不得已鏡自列丙將下謂所親葉點晦中散曰散將至矣萬一如夢奈何又拜命不兩月詣祖塋拜掃得疾一日卒

位在雜學士上

孫洙字巨源年十四隨父錫官京東嘗至登州謁東海廣淵王廟密禱於神欲知它日科第及爵位所至夜夢有告之者曰汝當一舉成名位在雜學士上既覺頗喜然年尚幼未知雜學士等官問諸

人皆曰吉夢也子大且為龍圖閣學士後擢第如神言入朝曆清近事永裕陵晉注隆異數以夢語人元豐二年拜翰林學賓客皆賀孫傲然曰晨固相告矣翰苑班官雜學士吾其止是乎今日之命宜吊不宜慶也終閱月省故人城外於坐上得病上憂之連遣天醫診挽幸其瘳且以為執政後數月果瘳

上喜使謂曰何日可入朝即大用矣省吏聞知皆絡繹展謁冠蓋項門不絕孫系語家人曰我指日至二府神言豈期我哉明日臨當朝顧左右曰我病久恐不堪跪我起為我設茵褥且肄習之方再拜疾復作不能再遽扶視之已絕矣方孫公在時名

重朝廷李端愿太尉世戚里折節交結紳間而孫往來尤數會一日鎮院宣召者其家孫已出數十輩蹤跡之得之於李氏李新納妾琵琶孫飲不肯去帝迫於宣命入院幾二鼓矣作長短句曰樓頭上有更鼓何須抵死催人去上馬苦忽忽琵琶曲未終回頭疑望處那更應纖雨謾道玉為堂今夜長或以為將亡時作抵死催人去蓋人纖也

遷清殿學士

宋景邵令人夢除遷清殿學士未幾除寶文閣學士劉誥有遷在西清之語

馬涼

有道士伏章久方蘇問之曰適天門放春榜眾聚觀不覺久問姓名曰馬涼至次年狀元乃馬涼蓋道士易置二點不敢明洩也

天門放榜

范公仲淹倅陳州時郡守母病召道士奏章道士乘簡伏壇終夜不動捫其軀僵矣五更手足微動良久謂守曰夫人壽有六十所苦勿慮守問今夕奏章何其久也曰方出天門遇放明年進士春榜觀者駭道以故稽留公問狀元何姓王三字下一字墨塗旁注字遠不可辨既而守母病果愈明春狀元乃王拱辰御筆改名拱辰

夢填春榜

孫樞客朴簪名貢應舉時嘗夢至官府潭潭深邃寂若無大夫廳上有妙人銀名一卷意以為春榜通覽無名偶覩第二名下有空白處朴欲填之空中人語曰無孫貢有孫朴夢中即填孫朴是歲果第三名因字夢得音報報記

非朱非緣

柳道者泉州人遇異僧授以要旨能預言未兆或戲之曰今歲狀元何姓答曰非朱非緣不黑不白復問其姓乃舉衣裾以示人後乃黃裳邀齊閑覽無時可得

金陵有僧嗜酒羊狂時言人禍福人謂之風和尚陳瑩中未第時嘗問云我作狀元否應曰無時可得瑩中復謂之曰我決不可得耶又應如初時明年額御試第一人而瑩中第二方悞其言無時可得之說筆誤

吏誤書名

進士包敬伯夢黃衣人以符召去行至一官府判官云敬伯祿命未盡本榮誤是敬伯問壽夭官翼答曰事秘法不當洩持簿手掩則抵出兩行云包淑年三十五解褐明州奉化縣尉敬伯云未嘗名淑判官曰判官曰非誤也既蘇終不之信後敬伯上封事令

今吾書吏夏淑繕寫其後月日下淑誤自書已名上佳其文宣付宰相曰上書人包淑宜與一官遂授明州奉化縣尉夏淑

小黃門覓硯

林孝雍明州人政和七年貢入辟雍將試上舍林少時嘗預薦應免解或勸先以充舉試如不利留今嘗待末年林不聽日吾年甫二十須鄉舉夢對大廷坐於西南隅將有小黃門從吾求硯心頗自負心為必擢第訊諸筮人曰君年四十八乃得官今未也意殊不平訖黜於春官自後運蹇三十年今春秋四十七矣當可覓倖不為再戰計也是歲果中選試日正坐

西南隅有小黃門乞硯皆如夢中所覩三十年前夢與卜者所言無毫釐差

五禮新儀

楊公全邦資州人其父和政癸巳辛未差明年春夢父歸家公全問何年當得貢曰有冥司主簿正掌文籍乃吾故嘗取簿閱之汝三舍中無名字至科舉乃可了耳又云汝之朝廷行五里新儀否對曰又知不雜問家事甚悉語畢其去如飛是年八月始領五里新儀士人父母未差者不許入學公全悟父言是父喪事至丁酉歲亦貢謂夢不驗既而無所成宣和辛丑罷舍法復行科舉乃以甲辰登科

左宣經傳

父侍即類少年赴鄉舉逆旅中遇一村儒狀極闊
葦故謂父曰君此登第必矣父曰賤子家於鄆無師
友加之汝上以典藉今學疎識寡耶觀場屋爾安能
過望耶儒曰吾有書一卷以授君宜以候於此語旦
果持至乃左宣二年經第十也謂曰宜讀此以取富
貴後四十年亦有士人因此書登甲科然數祿皆
不及君父類以為異時亦誦誦果會李愚知舉試
鐫鼎象物賦事在卷中一揮而就愚愛之擢甲科
後果以戶部侍郎致仕年七十夢於文後四十年當
祥符五年御前放進士亦試此題徐翼為魁年四
十皆翰林學士此言如此言

擔中樂記

張客省退夫應舉因辭乘馭過市誤觸倒雜貨擔
子其人喧呼不已視擔中止有樂記疏一冊遂以五千
錢市之其人乃去張初不携文字止閱所買樂記疏及
省試出黃鍾為樂之本節論獨張論為詳論擅場
遂高過年擢科甲

德海錄

鼠啣書卷

杜高龍圖初登第時將試前見大鼠啣書一卷
於前顧人乃孝經正義明日果於正義中出題三
道鎬遂中馬

鈞下髯龍

傅氏修會稽人年二十年鄉舉不利夜夢人省
闈試德隆則咎星赴試卷內盡一句鈞鈞下有髯
龍又盡馬五六紙傳與夢稍異因志之後三年
鄉舉明年省試天子以德為車賦自念車有軌軌
畧也當可得已不利又三年復省試天地之大德曰
生賦策問馬政是歲遂中弟乃悞作夢德隆者
大德星者曰生也卷中生馬馬政也而不了髯龍之
義既謝座主見勾龍祥寶校書言傳卷正在其
房中勾龍狀貌甚闊而富鬚髭乃盡曉登中意
時紹興十二年也

席帽覆首

王龍光資州人赴上舍試過劍州梓潼縣七曲山謁英
顯武烈王廟俗名張相公廟夢一人持榜正面無姓名紙背乃有
之又有持席帽覆其首者覺而喜謂士人登第狀
元則戴帽是歲免省不逮但升補內舍次舉當政
和八年方登科已悞紙背之說時方禁龍天君
王王主等為名字唱弟之曰面賜名龍光頭上
加帽蓋謂是云

千古功名鏡卷之七

希賢

吳大有

勉道編



夢兆數

凡四下條

或謂夢生於想然亦有見於十數之前米想耶是固有神物
目之功名發祥或生雙蓮室芝以爲瑞况夢寐之間勉勉
與者宜接神物得下豫吉之復有祈喜於靈祠者猶誠感
通心當有驗

夢登天

閻溫夢王八翼飛而上天是天門九重北登其八唯門不得
入闕者以秋擘因之墮地折其左翼及誤左腋猶痛後都督
八州據上流潛有他志每思折翼之祥自抑而上晉史

夢牛頭

蔣琬夜夢牛頭懸在門下趙直曰牛角及鼻公家之象
位當爲三公果有中書令

夢腹生松

丁固爲尚書夢松生腹上謂人曰松字乃十八公也後十八歲
吾其爲公乎卒如夢焉

夢三刀

王潛夢三刀於梁上又益一刀季殺屠曰明府其臨益州乎
卒如其言

夢水邊女子

鄧殷爲淮南太守夢行水邊見一女子虎其後來盡斷髮

蒙占者以爲水邊有女汝字也斷髮蒙者新虎頭代舊
虎頭也果逢汝陰

夢竿中天

系統傳張武當舉孝廉夢竿中天紀曰此木字也成果
停主本傳

夢柳仆也

柳宗元自來州司馬召至京師諸卜者曰余柳姓非夢柳
何仆也其不祥乎卜者曰生則柳樹仆則柳木木者牧也
君其爲柳牧乎後果守柳州

夢鹿皮

梁吉士瞻夢得一積鹿皮從而數之有十一領及覺言曰鹿

者祿也吾當若十一祿子曰是仕進所在已久及連除所
心惡之過疾不察卒於郡本傳

夢吞印

劉卽中滋舉舉不第年餘二十始登科嘗夢有人提印齋
蓋令已吞之滋何難色其人曰但任意吞吞得幾顆滋
不得已吞至十四顆其印皆顆顆見於腹上後果歷古仕終續紀

夢見懸六印

張忠定公球和益州來代凌策夢人受一斛上懸六印果代
知益州歷六任卒益劍南也

夢執炬入室

齊李元忠將仕夢手執炬入其父夢中夜驚起甚惡之

且告其文學師占云大吉可謂光顯前人矣行拜侍中吏

夢臂太守

梁劉之遴嘗寄居南郡夢前太守袁謂曰卿後當為折臂太守即居此中之遴後半卒墮車折臂右手偏直果為此郡

四十當貴

裴寂過華山祠祈神自卜夢老人謂曰君年喻四十當貴後果然

夢刺髻

李文定公迪美鬚髻永御武前夕忽夢被人刺刺髻及迪頗惡之有解者曰秀才須作狀元緣今歲有元是劉滋

唐荅滋天非狀元而何是果第一人青衫相卒記

夢人研頭

相國劉公沆累舉不第天聖中將肄裝赴省一夕夢被人研落頭心甚惡之有鄉人解曰狀元不到十二郎做劉行第只得第六公因浩之曰雖研却頭留沆在裏蓋南音謂頭為沆劉番同音後果第二人及第

夢打毬

魏公應舉時夢打毬一棒孟入時魏公年僅弱冠上一登科則一棒孟入之應也上

夢兼與階齊

真宗夢殿下米苗長與階齊翌日唱名狀元乃蔡齊前

視之日得人矣名臣傳

夢古生毛

馮尚書亮知江寧府秋滿將代一夕夢古生毛有僧解之曰古上生毛剝不得尚書當再任已而果然

夢踐積木

孫惟積木數百踐其上自謂必作狀元居衆材之上後果然

夢斬頭

齊煜應舉時夢徐將軍斬下頭頃作詩云昔作樹頭花今為塚中骨以為不祥明年徐奭榜下第二人及第南部新書

夢髮劉發

奉少將夢發嶺而發之者云是劉發之根是歲發首厲

梓童夢

梓童最靈成都人羅彥國果試不第齊沐公夢夢梓童公曰已奏除公樞密宜學士次年試又下乃以果舉恩得密州文學舉浦人耶允臨紹興七年被鄉薦乞夢與神夢神告曰已與卿甲門高第矣數歲果第一後赴調臨安舟行聞口填病死始驗甲門蓋闕字也

二相公廟夢

京師二相公廟在城西內城脚下舉人入京者必往謁夢率以錢寘左右童子手中云最在神靈崇寧三年此陸霍端文祠盧明猷可開封崇天因三人求夢皆得詩

兩句霍詩日已有新消息臘博獨占班家詩曰一柳待花王
春風萬里春詩曰黃傘停亭天仗近紅綃隱隱鳳朝鳴
霍魁多士二人皆登第又春陽余國器赴省其父携往廟
中禱之夜夢一童子年可十歲走馬至所館門外告曰速省榜來
而勝出果仲選

廣祐廟夢

邵武廣祐廟在邵武縣西五十里諸祐姓歐陽士以前往來竭
夢者得詩皆驗有言得詩云碧瓦朱簷天外聲黃花六
葉亭中閑終登第要黃第六女為妻碧瓦朱簷乃高亭
也連安簷必勝元第三人渴夢

萬里雲天一色秋風吹起馬行高乃倒書之及秋闈同

豫薦果第先而元後餘不勝記夢記

狀元方生

明州趙敦師為太學生政和戊戌年詣二相公廟已夢夢
云狀元今歲方生紹興乙卯敦師始登科狀元乃王聖錫生
於戊戌時十八果符昨夢

陳七王二

溫州樂清縣分為兩部號色東色西有貢如愚者居色東
赴鄉舉夢曰榜曰陳以告鄉人謝權甫謝曰君當選東陳字也而
君行第七報里果然王龜齡丙寅歲同第試大學夢獨榜有三
以為其弟中選弟曰王三者尤當為第二耳既而亦然

先進十一

朝已充溫州人紹興庚申應鄉與語其妻曰吾夢棘闌花
啓它人未暇進已獨先入已上年必首選妻曰不然君不
應論乎先進者第十一也壁揭榜果如妻言失笑志

夢油獲首

清漳楊叔南以鄉貢試臨安待捷旅邸夜夢有人以油沃其
首驚而寤榜既出報不利如是者三綿興乙丑復與計
偕懼其復夢也揭榜之夕招同鄉首告以成益市酒饌明燭
張博具相與據飲歡興達旦夜向闌西壁成蚊有僕曰劉
五臥西牖下呻吟如磨亟振而呼之醒乃其言初以執爨
之勤視博方酣幸主之不呼竊就枕忽有二人扛油鼎自樓
梯而登倉皇若有顧訪見主之在也執而注之我怒而爭

是以魔汝南閣之大勘曰三千里遠役今復已矣同鄉
亦相嘆宅為之罷博及明謾強觀榜而其名儼然中焉
視榜陳子也驚若連振衣拂之油漬其上蓋鄉吏泄書漆
以夜倉卒覆燈盞吏不敢以告也 程又

夢龍蛇

丁咸序應舉夢唱名已過續有一龍蛇蜿蜒上有一駝
經之不知其然也唱第有龍起駝起二人在其後 程又

至朱塘而反

死後吳勝之淳熙辛丑將赴廷對去家數十里有地名朱
塘里之士夢有語之者曰吳勝之入都至朱塘而反失起而告
諸人時吳有親屬自意其或厄於行也私憂之既而果英賜

第乃在第三甲上曰宋端常結之曰唐虞始悟所夢

遂州便得

絢紡元姓句犯 二嫌名增系為絢 宣和甲辰省試夢人
告曰選得遂州便得紡善謂選者絢也已而不利至建炎戊
申試雄楊復夢如初紡曰遂州今試揚州其必得也已而又
不利又夢其入曰公年四十八方登科今未也及紹興申貢紡
方四五復薦送明年試禮部納卷據中所具年申換以為
四七然以為神助及坐圖視榜出訪在人姓焉右人姓固是歲登科

夢登雲梯

莆田鄭僑忠叙乾道己丑春省試中選未廷對夢望中梯
雲氣圍繞竊自念曰茲世所謂雲梯者祇夢望中梯側遂登

之及高層仰望有大石殿已忽冉冉升騰于石上驚覺自
喜俱不曉登石之義既而為天下第一其次曰石起字先是
考官用分數排石君當登臨唱名始為之客齊隨筆

夢登黑梯

俞舜凱徽州人 紹興十八年赴省試夢紅黑二梯倚壁間
有便登紅梯者俞顧梯級甚峻亂以若是不能尋遂登
梯造其顛而後是歲中持奏第一人

夢入山軍

有堂吏夢入山軍姓劉人作狀元及揭榜狀元乃劉輝

夢貼月飛

沈彤嘗夢有月錦衣貼月飛識者謂身不入月不及若後果然

夢錦井中

賈約應進士舉夢依錦井中覺自喜月及第衣錦鄉井耳
或曰非佳夢文承木頭之兆果下第

夢造棺

漢陽君朱照隣 景祐中舉進士夢造棺開棺而弗成是
歲上過省不第脫遇推恩長史出身果不成之應

夢棺得官

盧熊邵武人校書郎奎之子 紹興十二年試南宮母樊
氏夢數人年棺木之中堂曰此夫人母號泣而疾善奎曰
人言夢棺得官今乃吾止母此何祥也奎曰吾為爾擇爾
母何姓樊嬰然快盡其母乃熊氏熊是擢第

朝儀未熟

福州長樂縣人陳茂林夢至大殿下與數十人班謁旁記
云官識初臨朝儀未熟既寤未必登科龍首謁至事也
紹興十七年為解頭赴鹿鳴與同薦送者謁先聖於
成殿下舊例以春秋高者為首陳不可曰吾為舉首應
卒先多士既焚香禮當再拜陳誤下三拜有聞其夢
者笑曰此所謂官我初臨朝儀未熟也陳亦惘然疑為
已應後果不第

夢益夢

邵益饒州樂平人為進士初與三舍時乞夢於州城隍
廟夜夢生一官府見壁間詩一照云邵益君為饒解者

宋元天下第三人既覺大書謂必冠卿舉將舍法初行挾苦假手之法甚嚴益以挾書首犯禁宋元者乃徽州人當蔡魯公改茶法時元為茶商坐私欺抵罪正第三十五

千古功名鏡卷之七

千古功名鏡卷之八

瑞鯨

吳大有

勉道編

神物教 九九時

鬼神音造化之迹而二氣之良能謂之迹則有可影響者謂之良能則有可替助裁成者功名之事秘矣故必有神物以相其所不及而發其所未通而又以顯夫之不信踰分妄求者

朱衣照頭

歐陽公知貢舉日每遇考試坐後常覺一朱衣時復照頭照後其文入格故詩云清夜夢中翔眼處朱衣暗裏照頭時

神物八院續號

嘉靖四年幸未省聞將故榜監文者昏黃時彷彿見六人林懷頭如天神突入貢院怪問之乃曰上帝差來明文攬鏡內有七人不得問之云有五等可得福德綿遠二祿地純厚忘術王正置祖宗陰德五經財重我言不見折跪後對字連果包發

神物為考官

宣和六年諸直進士赴省試者幾萬人以待從與貢舉其下參詳點撥官又六十員有旨令過院外戶則親書姓名以防偽舍者既合籍凡六人全司疑之悉招考官會坐二數之又審于監門者曰每人全必下馬自書何容有兩名理及取曆閱視果多其曰求應神驗諸詮曹皆云中外無此姓名始悟神物所為於是主司通諭公曰果者國號必得之中主張是者考校之際不可不慎也是歲

登第者八百五人為一代最盛

錢起聞詩

錢起寓宿驛舍聞窗外有人吟曰曲終人不見正數峯青起恠之十年後就誠座主李端誠相靈鼓瑟詩落句意久不為遂以此一聯續之李一見之曰神句也遂真首選

柳汁染衣

唐李固言永第時常行古柳下聞指聲問之應言吾柳神九列君也用柳汁染子衣料第無疑得藍袍當以果燕祀我國言許之未久狀元及第果驗

天啓鏡下及第

李固言下第遊蜀遇老姥與言即君明年芙蓉鏡下及第明年果然頭及第詩賦有人鏡芙蓉之句所遇者金鏡也

大散關老人

政和末張魏公自潭州與鄉人吳昂同舍省試徒步出大散關遇暴雨而傘為僕先持出無以影其衣入粉壁屋內避之數于穿窬殆不容立望道左有新屋數間急往避焉有老父出迎客意甚甚謹縱觀客容貌舉止月不暫置二人同辭而問曰老父豈能相乎應曰唯唯魏公先指吳昂叩之笑曰大好大好而正明言吳生指魏公張秀才前挂如何起而答曰此公骨法貴無以比是日中原有吏是其所發之狀出將入相為國柱石非吾子可及也二人皆不以為然會雨止耶舍之去明年魏公登科吳下第遂公之出西郊臨別瑣

曰君過散關時幸使訪道傍老父吳雖不樂父言然亦欲尋謁休官及至昨處唯粉壁故在無所謂新居者謁關下往來人皆笑知始悟所見蓋吳人云魏公既貴為以陝官撫處置使吳猶為布衣以公恩得一官竟不顯

神授試卷

梁山軍人王判字夢錫初名某嘗夢至太官府見臣解揭手壁間有呈列二字遂更名已而預貢崇寧五年赴省自呈遇黃衣卒于通衢待試卷一通魚列判曰我若及第當厚報汝其人唯唯而遂遂所得卷文試其年登科竟不知黃衣為何人也判官朝奉郎

沈持要登科

沈持要湖州安吉人紹興十四年其父元范子文監院赴赴監至

則有言其姓不許縣范氏親有欲借助於沈者令沈流寓浮疎不樂而湖州當五日試相去三日欲還無及是日曉忽見重衣人如神祇此皆非爾所居宜速去沈驚得疾急遣僕買舟自代若言人官方需船不敢歸若得一官人當不取其直詢其若曰吾憐也登舟疾已脫然至主日早抵吳興城下見白袍紛紛問之云昨日入場試卷遇暴雨多帖憤須步之移十七日矣沈所親曰促目之事為君設耳試罷能夢大雷震而覺頻以為驚感處佳筆之得震掛畫人旁書字字下出者報榜人已至垣名曰青勝沈果魁仰明年赴省院有舉者守之不出時疾甚憂甚嚴沈訝其相物色問之曰君見僕中燭甚佳非湖州者耶無用幸見與沈以象之火日盛其火及來白通指時錄所見抄卷呈五絕類君作者今夕思還事妻

已設於戶外脫出中門其人果設几沈欲約卷出強使再讀至家藏者經詩乃謬字字更之明日入其人不復見始悟神以并發為也

祥瑞類 九十七條

嘗欲將至有問心先一舉一第乃士子變化之候豈無朕兆燈花主飲食乾餉噪則行人至蜘蛛集則百事喜小猶有諸況大者乎且主之功名多陰德所鍾所謂和氣致祥瑞瑞城之來甘至和薰蒸而發見也

雙蓮之瑞

泉州魁瑞堂在州學前後記紹興乙卯雙蓮生于學文瑞讀書堂次年元家廷對魁天下乾道戊子生于書院日崇宗優以亞魁頭慶元戊子雙蓮復產于州學之槐堂言龍從作第人郡志

瑞樹之瑞

邵武縣學有石櫺文觀所實之數以為登科之信 熙寧間結
實頗大是年黃公名在三祖詩言已往事雲路不俱權結露根

松之瑞

紹興戊午冬洪舍人邁兄弟奉母憂居無錫大池鳴外噴庭前
後巨松二萬株次年春兩松各結一穗松高四五丈穗生其顛翠
葉開繞宛然天成癸生紹明日近村童以基松亦曾如此其
狀差小而其孫安塾秀才預薦今穗二而人豈非沈氏有子登
科乎是時洪內元沈自強自求方應進主舉既而皆不利而洪伯氏
仲氏乃以壬戌年中博學先詞蓋習此科時正在癸生遂合三穗之瑞

直州龍巖

直州有龍巖在丹徒頽江相傳若聞巖有龍吟之聲即其

鄉有登科甲者屢驗

泉州龍見

泉州黃龍江在南安縣相傳有黃龍見於溪南而曾楚公為
進士第二乾道四年龍復見石起崇亦為第二

上官極門狀

上官極漢陽軍人累舉不第年五十方得解赴省試遊相國寺
買詩一冊紙已煙晦踏折其長夕五代時門狀一幅曰勅賜進士
及第而極石極伏家禮部放榜初賜文第詣謹門屏候
對而與極同名是歲極果登科青箱推記

藏應丁丑

王龜齡中戊午赴省試寂無夢凡嘗蜀行想下見故紙惟

續然禱求藏乃信手捐之得數紙半幅如占五行者字皆
滅矣唯丁丑二字可辨是年不利至丁丑赴天下

必頻得

某歲年夜廳響下有人投骨於地群犬爭趨或曰後來必
卿得果果少年及第

依處過

漢陽軍元序嘗應舉探省榜出門終數步即逢泥濘躋
踏未前有老嫗指示曰秀才可依處過危即從之比看榜
最末有名是歲果及第

許氏詩識

許太尉將未第時居福州曾浦巷衣有虎自東山踰破城

入其園傷園豕而去旦舉室慮其後至太尉不以為意
高吟曰昨夜虎入我園明年我作狀元其叔母戲續其下
云願狗不妄亂吠且在屋裏低蹲鄰里傳以為笑明年太尉果
魁天下至登政府叔母之子持以太尉得官至大夫謂之許部
奮所屋室人討悉以與之從工即待心疾家人聞之不便出
所謂願狗低蹲之語乃其母詩先識也

使元功詞

使中書元功家客州人自少游場屋年三十有一始得鄉貢
人以其貌寢不之敬存輕簿子盡其刑於紙為上引數放
之象見而大笑作臨江仙詞題其上曰永遇行藏誰肯信如
今方表呂縱無端巧在臺刑客當風輕借力舉人高要縣待

以隱身漸穩只疑速赴繯宮而餘時候夕陽紅幾人平地上
有衣碧宵中蒙一舉既登第年五十為執政

營林宗統證

番禺營林宗紹興三十二年讀書于城西刻果塔院晨起
中柳有小蛇正據巾上移時方去連試中第五人乾道元年
當科舉往近村大塘湖僧庵肆業然自禱曰前三年有蛇
瑞今舉當有人蛇為兆禱之明日方獨坐作尚書義有蛇不
知何所從來燭其座則伸首顧盼久乃趨出營殊自喜及
揭榜果第一人

操方射苟

裴元質舉進士夜宿從賓中出操方射之其箭遂擊以
為不詳夢神解之曰狗者苟也第自頭也方第自身也箭
第自堅也何擊為第也尋當第則至矣哉

王壁題薦

王柄文壁明州人靖康元年赴懷南試于楚州萬龍興寺
門內先有人題曰東壁之光下照牛斗今王壁當魁焉問諸
僧及闈者皆不知何人所書是歲王果為解頭終校書

賭絲選即選官圖也

原武鄭公戡天聖中舉進士嘗與同輩賭絲選坐盡負
獨載贏數百緡是歲別頭姓第三人及第者籍能記

三擲此日虛

蔡容字與韓黃字根手榜蒲寶誓之曰世言暢道有神

若留貢可期頗得三虛於是三擲虛皆祖號大呼人
謂五木之祥

擲柱入穿

晉劉穆之遷冊陽尹與子弟飲晏廳事柱上有穿穆之謂
子弟曰汝等試推擲此柱若能入穿後必得郡穆之詰
子弟不能中惟秀之入焉後果得辟

千古切名鏡卷之八終

千古功名鏡卷之九

瑞鰲

吳大有

池直編

風水類 九十八條

漢末央宮鍾無故自明後乃知蜀銅山崩鍾初取銅於蜀山崩於使而鍾鳴於此信知祖宗脈絡自有陰益之理既謂陰陽家說為不足信也前輩云有文章之文章有五行之文章有風水之文章信然

吉生指墓地

袁安父歿求墓地逢三吉生指一處云墓此世為三公女因墓其地遂登司徒四世五公

孫鍾設瓜

孫鍾少貪種瓜瓜熟有三人求乞瓜鍾引入庵設瓜及飯三人謂鍾曰蒙君厚惠今示子墓地示封侯數代天下又曰君下山百步勿回顧鍾不六十步曰有花為三鶴飛去鍾遂於此墓母塚塚有氣屬天鍾生堅生權權生亮亮生休改生和和生皓果交代

尋牛得地

陶侃微時丁艱將至忽失牛過一老父曰前岡見一牛休山塢中其地墓者位極人臣又指一山云此亦其次當世出二千石言訖不見侃尋牛得之因墓其地以所指別山盤周訪訪父死墓焉侃後為太尉訪三世果為益州刺史

折臂三公

有和祐祐墓當有受命者祐聞掘墓地勢以壞其刑相者曰尚出折臂三公祇而祐隨焉折臂位至三公

聖方也

宋張裕曾祖登嘗墓父郭璞為占墓地曰墓某處年過百歲位三公子孫不蕃某處年幾歲半位我卿校而累世貴顯登乃墓方處位光祿年六十四而亡其子孫遂昌云裕子演鏡永辭侯時謂張氏五龍裕第即孫緒充懷卒後數祿賜為東南衣冠文盛史謂前有數演鏡有暢後充敬卷授興晉宋晉齊梁相終始焉南史

神指墓也

裴俠年十三遭父憂哀毀有若成人時擇墓地室中有人曰童子何悲遂於長東封侯封公俠懼以告其母母曰神也吾聞鬼神福善爾家未嘗有惡當以吉詳告汝耳時侯宅側有大桑林因墓焉周文時以功進爵封侯

州將為州

殷仲堪避於江濱見流棺接而墓焉旬日間門前之溝忽起為岸其夕有人通仲堪自稱徐伯玄感君之惠無以報也仲堪因問門前之岸是何祥乎水中有岸其名為州君將為州言終而沒果為荊州刺史晉史

門前生州

宋張興世居臨馮水自襄陽以下至于江二千里先無州與興世初生當其門前水中忽生州年年漸大及興世為方

伯而洲上遠千餘頃南史

竹策表也

唐智興徵時嘗為徐州門子有道士居門側智興每旦掃地必掃道士之門智興母終道士曰吾善處地也引道士視地道士以竹策表一處曰必至此兩世方伯多智興在生竹策有故葉生遂葬焉後至方伯

世出名將

神放往是陳希夷曰居當名貴聞天下希夷嘗為上世葬地於豹林谷下不定穴既葬希夷見之曰他國生希夷捐後世世當出名將其姪世衡為將有聲

小地近水

郭璞卜葬地於暨陽去水百許步人以近水為言璞曰當即為陵矣其後沙漲去墓數十里皆為桑田其地果大貴

僧指葬地

李天討在中書時元興自侍御史歸東都還幸大尉官近有僧自東來云有一地葬之必至極位何妨取此元興辭以家貧不辦遂歸別覓葬地他日僧又經過復謂天討曰前地時有用之者詢之乃元興也元自刑部侍郎平章事

驢騎人應

劉延慶少保少孤後喪其祖既卜葬於保安軍有告之曰君家所卜之兆甚美而不值正穴蓋墓師以為不利

已改隱而不言若啓墳時但取其前立處則世富貴矣如其言墓師王然出第曰雖為君言之業已爾無可奈何至後不百日當死君若視吾家當更為君擇吉日良時以為報某日可并掘至此候見一驢騎人即下皮無問何時也劉氏聞其說亦惻然但疑驢騎人之說及葬曰遷延至午山下小民家驢生駒毛色甚異負於背將以示其主遂以其時葬焉越三月墓師果死延慶位至都受使子光世至太傅楊國公

狀元塋

陳國輔公台州人父正為郡大吏歸老于城中慧日庵時國佐上庠已有聲一日有僧謁正指對門普濟院曰候此

寺為地貢元當上第正曰一剎壯麗如此何由為此君知吾兄終無成以是相戲耳僧曰不過十年吾言果驗普濟地卑下每春雨及梅梁所至水泛不可行寺中積苦之偶得曠土于郡倉後即徙焉而故墓卒為地與僧言若合符契政和癸巳國佐遂魁辟雍釋褐為承事郎後至禮部侍郎台州郡至今名其地曰狀元塋

邑占龍首

台州福應山在倦居縣東三里陰陽家謂邑居龍首得地之勝邑人建浮屠其上自是取青紫不之焉

饒州文筆

饒州文筆筆乃妙果禪院一塔范文正公曰此文筆

也名爲文筆臺下抗湖水自爲硯池且謂三十年後當出狀元治平乞已彭尚書汝礪果送對第一

景星塔

景星山在衢州江山縣南五里縣治面之本名笑星蔣之奇詩笑星如落星後塔其上邑人始多登第

通渠水

建安葉庭珪知泉州嘗通渠水云役十年當出大魁後梁亢家果魁天下

符藏類

九十二條

自四七之藏興而天下翕然符藏之未古矣瑞舊有錦水河連七藏字祐辛亥即守於州治下流架石橋橫架數百

步於是河與錦水通至癸丑姚成一魁天下地靈人傑蓋有氣存焉識可忽諸

壺公山識

興化軍壺公山左城南二十里古藏云水遠壺公山此特方好有壺公山欲斷莆陽朱紫半蔡君謨興水利溉民田引水遠壺公山而登第者視爲多前

温州海壇識

温州東山在子城西西南二里名海壇童江心諸云海壇沙漲温州出推

撲頭壇識

撲頭壇在處州遂昌縣東五里大溪中其似之水洞則見諸

言撲頭壇上岸遂昌官半今溪南漲沙與山麓等去壇里紙教尺而登桂籍者相望

泉州金溪識

泉州金溪在南安教里識語云金溪通人行狀元方始生建癸丁未率江公謹命爲小橋是年梁亢家生

福州蘇溪識

蘇溪在福州識語云蘇溪不用般此時出狀元故永福百里三狀元乾道丙戌狀元蕭國梁居永福之重峯第二科己丑狀元鄭僑居永福界上之龜嶺第三科壬辰狀元黃居永福之龍墩

天寶石移

福州福清縣太平鄉石竹山俗曰蝦蟆山云邑三十里乾道二年三月三日夜半居民聞山上有聲如雷移時方止時星月光燦迹其聲勢正在瑞雲院後石竹山上明旦衆相與視之山頂之東南有大石方可九大飛落腰間所過成蹊關皆四而山之木石略無所損縣士李槐云山下舊有碑刻震山妙禪師識語頃因大水碑失今便在縣橋下其語曰天寶石移狀元未期龍瓜花紅狀元西東邑境有石陂唐天寶所築因曰天寶陂距石竹山則十里是月上廷試多士永福人蕭國梁魁天下永福在福清之西閩人以爲應云

建昌龜湖識

龜湖在建昌縣城東五里地鈴云龜湖銜波狀元生

吉州龍洲識

龍洲在太和南有識云龍洲過縣前太和出狀元

失山識

失山在長沙西一名土峯識云失山青宰相生

婺州古桐識

婺州寶婺觀在十城西與州學連接接字高聳古桐森然
識云古桐靈應出狀元紹興癸丑桐與齊而東亮以章
試魁多士繼則桐與風所折後再生枝柯葉浸茂至嘉定
庚辰桐與齊齊劉涓錐為大魁應之則識云

郡武龍潭識

郡志灘江之水自何山下環遠泰寧縣泊遂猪為潭其勢

漸如斗角故老傳有何潭流斗角此地出三元之識

慶州靈溪識

慶州靈溪在龍泉東里其溪夾長洲為兩派里識云沙
洲到寺上龍泉出宰相沙洲到寺之前龍泉出狀元後何勢
中拜上劉知新釋褐狀元蓋付其識

駱駝窟識

潭州駱駝窟洞口諺云駱駝窟窟圓出狀元

方石識

方石在建昌南豐東半里識云洲到方石則南豐出狀元

鯉魚窟

岳州江西有州號鯉魚窟有異人留識云州過岳陽接郎

出狀元

福州合沙識

郭璞遷福州城識云南臺沙合何日路通先出狀元後出
相公

廷魚識

郡武館前洲在縣東水心狀如遊魚出水揚柳生其上有游
魚出輩侍即生之識

文昌堰識

撫州文昌堰地鈴以堰合為大魁之識

廣州圓沙識

郡志有賴衣布改遷邑基留識云沙頭圓出狀元

瑞州錦水識

舊傳許遜為蜀旌陽令時人疾疫遜以器水於上而疾者飲
之輒愈故名錦水古識云錦水入市河朱紫蒲城多錦水市
河連筠州出狀元

石人灘識

隆興石人灘日月湖在進賢識云日月湖月良將出石人灘
合出狀元

金石鷓鴣州識

瑞之上高金石在縣之上游鷓鴣州在縣之水口金石有鐸
寶閣可之尺許古識云金石口聞丞相出鷓鴣州合狀元扁故
老謂司馬臨頭鈴

千古功名鏡卷之九

千古功名鏡卷之十

瑞藻

吳大有

勉道編

五行類

九十九條

天所賦為命孔子曰得之不得曰有命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孟子曰求之有道得之有命又曰君子行法以俟命聖人未嘗不言命定分也不顧命之有無而謂功名可以倖得是皆謂不知命

窮達有命

沈攸之言早知窮達有命恨不十年讀書

剖符曲蓋

晉陳訓傳淮南周元嘗問訓以官位訓曰君至甲午年當剖符四年當有曲蓋元後果為義興太守金紫將軍

命多蹇剝

魏元忠有言相者謂曰公當位極人臣然命多蹇時有憂懼不足為虞故元忠累遭譴責憶相者之言未嘗少悔

命在磨竭

歸退之詩云我生之辰曰宿直斗牛奮其角箕張其口知退之磨竭為身宮僕以磨竭為命宮生多得謗詆殆固也

心肯命通

唐莊宗時禁旅主慶乞叙功賞曰侍從濟河曰臣係第一隊入亦臣屬前鋒乞加此補莊宗領之他日人言亦不納後唐嗣宗

亦言其勞莊宗曰知慶等有功但每見慶則心憤然安得更有賜予之意因舉唐太宗詩曰侍余心肯曰是命

通時夫主天下賞罰之柄而所言如此則進退誠有命也翰苑名談

用甲同休戚

唐李潛與李宗諤曰同宗同甲後一日而生平日休戚同宗諤死潛後一日卒

王彥清語

雌甲辰小戊子

命有三合

唐逸史載裴晉公與郎中庚威同甲辰生公顯威曰郎中雌甲辰也程文憲公龐頴公同戊子生程已惠龐尚小官嘗戲龐曰君乃小戊子耳後頴公大拜文憲致書賀曰今日大戊子却為小戊子矣

同年月時異日

章邯公得象曰人生貴賤莫不有命但生年月日時臨胎有三處合者不為宰相必為樞副張方平宋子京退召街者之以朝去命推之唯得梁適呂公弼各有三處合是祐中梁為相與寧中呂為樞使皆如章言歸田錄

同年月時異日

翰林王公休修撰錢公延年俱以丁酉八月丑時生王十九日錢三十日錢以嘉祐二年六月卒卒時王公已病或謂王公起於寒素早歲蹇剝庶可以免災待郎掌公曰錢雖少年榮進晚節帶留王雖早歲奇蹇晚節延擢長短此折禍福通均王公竟不起

同年月日異時

太尉程公載侍郎掌公禹錫俱以庚寅三月十日生程子時掌午時二公同年及第程作樞密副使晚年帥延安軍節而掌以工部侍郎致仕位不建於程子而二公子壽修短不差程以治平三年二月薨掌以其年二月捐館 梁少卿嘗甫來郎中咸俱以乙未八月二十日生梁申時來已時年二十入已為太子中舍通判饒州而宋猶未及第客游鄱陽有目妙於星術宋往訪之曰者曰秀才命似本州通判他日官職壽亦過之後皆如其言 袁相樞記

同年月日時

王瑞明素虛太尉政俱以丁未八月二十四日辰時生而王出

於貴由月虛起於軍伍王卒於邊藩虛薨於殿帥事皆畧同亦可怪也但虛之壽考有過於王得罪以少年微賤耶

同年月日異時

張尚書方平李給事徽之王秘監端俱以丁未九月二十三日生張酉時李卯時王戌時迄今皆致政康強上

同年月日異時

劉悅通鳴摺見所由張秀問其年甲與悅同辛酉八月二十四日生劉午時秀已時後秀陝西効用有功累官至團練使卒之年悅任利路運使因出巡乘輜轎落崖亦幾死

終身無恙

熙寧間有僧化成者以命術聞於京師蔡元長兄弟始赴省試同往訪焉時問命者盈門弥日方得前既語以年月率爾語元長曰此武官大使臣命也他時衣食不闕而已餘不可望也語元度曰此命甚佳今歲便當登第十餘年間可為侍從又十年為執政然決不為真相晚年當以使相終既退元長大病其言元度曰觀其推步函莽如此何足信哉更候旬日再往訪之則可驗矣旬日後往僧已不復記再以前月語之率爾而言恣肆則說尤第相顧大驚然於是年遂同登科自是相繼貴顯於元長則大謬如此元度終身無一語之差 却掃錄

孫黯命術

何文鎮承相在大學與同舍黃君詣卜者孫黯問命黯祖衣冠坐承相先占既不著黯正襟曰命極貴不惟魁天下且位極人臣二人相視笑曰何相悔也黯溫曰黯老矣粗有生計今論一秀才其獲幾何奈何命定中格承相曰然則何時作狀元曰已未歲何時為相曰不出一紀但有事所不曉君拜相後當死異國尋常奉使絕域不過侍從官何由宰相入國者此為不可曉耳何至已未歲廷對果第一後十三年靖康丙午拜大宰從二帝北狩死於虜皆如黯言

雜聲分貴賤

有雙生二子其一為貴官取養後讀書累仕致監司其一沉落不偶為小縣走足一日吏詣府下文字貴人訝其貌類

已呼問之具而於所生姓名貴人太驚焉蓋貴人以雞振翼
初鳴時生吏之生時雞聲已低未微雞聲高低中分貴賤

卜筮類 九十條

卜筮有神口之書曰至誠感神士之問占往往得失之心切致其
情也精誠懇至每卜輒驗尤管輅郭璞輩代不乏人術果
有神者然著龜決一特得失耳若士行陰功兩皆修舉功名
自可取雖不占可也

卜過四相

張鄧公言舉進士時與寇萊公詣下肆卜者曰二人皆宰相
也既出逢張齊賢王公隨復往詣之卜者大驚曰一日之內而
有四宰相四人相顧笑因是卜者消聲不復有人問宰相

以死皆謂其亡矣四人後皆為宰相

百日宰相

于彭年深於術數日報杜公拜相彭年曰百日宰相後如其

言

紅象影

紹興三年廬陵董良史赴廷試罷詣紅象道人作卦影有
詩曰黑猴挽長弓走向天邊立系子獨高飛中人差莫及良
史不能曉占者曰事應乃可解及唱名張子韶為擢首張生
於市所謂黑猴也良史在三甲其上孫惟雅所謂系子高飛
也其下仲并所謂中人莫及也

文星暗

唐大中中天官奉文星暗科場當有事後經三科皆優試
覆落考官皆罰俸

邵南神術

邵南嚴州人頗涉書記好讀天文五行志遂於道甲占筮
如神宣和四年遊長安胡尚書少及以秘撰為折漕聞其名
召使筮之曰六十日內仍舊職作大漕詹姓陳人特郭太尉仲
荀為路鈴賴自路大欲做三路式與郭使者序官蔡尚書
文饒帥抗常抑之頃日曰揖階下不勝忿奏乞掛冠是日亦
召南次之南曰候朝修撰除發運更四日大尉亦得郎北方
御內帶安撫字但非帥耳郭曰某已丐休致豈有是事統
五十七日發運陳亨伯被召召少及代焉郭具飯延南復扣之

對曰非與別卦同無閑退象之則言必不妄既勒下郭守本官
致仕復問南南對如初郭怒取勅牒示之南意不憚曰若
爾則某亦不能曉會譚鎮與郭善為之未旬日落致仕以
舊官知代州燕公適安撫司事 翁中丞端朝守金陵過
抗訪少及南適在坐少及因言其奇中事翁問錢塘如何

南大書卓

上曰大翁曰近已幾失南曰不三日當驗中丞須見之也日却來
鎮此時十二月五日也六日蔡卿生朝張樂置酒有京戲成卒
代歸當得犒絹蔡榜于布不許買官以賤直取之皆大怒
至夜舉火九數處欲蔡出救而殺之蔡已醉知事洩洩踰
垣入巡檢家家人趨中扣堂避之於是州治皆燬燬端朝未

行見蔡曰兩日前有邵先生言此事不知信果然蔡素不喜卜筮以筮言乎詢之對曰十五日內當有移官別京之命蔡曰得非分司乎何速也居三日蔡適以他事為言者論擊罷提舉鴻慶宮未幾落龍圖直學士而徙翁鎮杭○提舉常平許子大有姪調官都上久不歸子大令詣南卜南批曰令姪已出京過親舊邀往西洛差遣見記兩火人授官得之州當從水邊漕官而無微必士西日據子大曰邵言多中然此必誕月余姪以書歸曰已出水門逢男氏力邀往洛差遣口托書鋪家大已驚其驗俄得報果擬賓州士曹掾乃其叔炎所授也○南至通州范之才以言果湖有島非是罷尚書郎尚閑休咎南曰更

年當於藝女相見後范果藝聞南在杭使召之南不肯往復書曰昔雖有約然吾自筆乃一人成而不出若往必死范詣意益勤度歲行至藝范喜甚一日曰公未日當拜命然某當死使已時至猶及旅賀或延延可至午以後無及矣范曰先生豈遽至此未日復謁范屏人語曰告命且至偶使人未到城十里為石刻足恐戀其願遲健步往取之范曰某為太守無故為此舉豈不為邦人所笑無却報尚未聞不應如是之速南曰某思死相待何惜一个范命卒曰去城十里外有人持文字者急携來遂解帶款語移時所遣卒流汗而至拜庭下取而觀之乃得告除直龍圖閣時王黼為相與范厚親得旨即從中書行詞語奏即更令

付婺州同兵無城而進故外不及知少頃賀客畢至既訖范笑謝親南趨臺各命下黨范良久出令與客召南已坐遊失

黃山人神筮

贈太師兼助處州人官陸之建德縣無子問命於曰有黃生黃云公嗣息甚貴位至節度使當然在三十後歲若連得之亦非令器後通判拱州而黃父至今以周易筮之得黃卦黃台今日辰若土土加黃為墳字君當生子但有悼亡之戚果生男而是夫人卒子即臨也既擢第為准東提刑屬示寔晉問晉延黃山人少臨命之筮遇晉卦曰三年當學生二女晉卦坤下離上三陰也晉字從二口又辭曰晝日三接三年之象也候此事驗當以前程奉告少臨應其說已而果然自

睢陽婦吳興復見之黃公曰公貴人也自此當偏儀清要登政府然終於節度使宜善自愛少臨尤異之以白乃父父曰三十年前有日者亦黃氏為吾言生汝之期不誣且謂當建節者豈此人乎試使召之果昔所見葉父子相視而哭少臨建炎中為尚書左丞紹興十六年年七十失上章告老自觀文殿學士除崇慶軍節度使致仕竟如黃生之言

擲球卜舉

孟賓于於華山神卜交有如一舉乞一交九六擲得上大吉每年下第有詩會舉上聯第一年云蟾宮空手下澤因有誰未第二年云水國及親應探榜龍門三月又傷春三年云仙島却回空說夢青朝未達自無身四年云雲僧不見城中事

問是今年第幾人五年云因逢日者教重應忍被雲僧
勸却歸天福九年待下及第果一舉 即闕雅談

預卜姓名

紹興十軍常州秋試有術士言今歲解元名姓字真帶草
木口及榜出本薦字信可姓有本名有草字有吳堅丁志

聞語知吉凶

黃爲可福州長溪人 紹興中除惠州守進兵至有日
者過門聞從吏告告其人曰吏無主必不赴未行果罷

善聽聲

術士王聲替而善听声丁晉公守金陵使生替听其馬蹄声
曰參政月中必拜相果如其言後

真宗晏駕公充山陵使生听馬蹄声曰有西行之兆帝西
去而無回聲後果罷相分司西京雖賤崖州

千古功名鏡卷之十

千古功名鏡卷之十一

瑞驚吳

大有

勉道編

相法類 九四十二條

論相不如論心可修相不可改心修焉相雖賤亦貴孝弟
溫恭忠信篤敬莫非福也心不修焉相雖亦貴賤傾險苛刻
詭倭貪殘莫非禍也禍福聚於內相不繫外相故善相者不
于其貌于其心

父子為相

帝貴至大鴻臚有相工相之當至丞相賢有男四人又使相
之至第三子玄成曰此子貴亦當為相賢曰我若為丞相有
長子在是安得為之賢後竟為丞相既死而長子有罪乃

立玄成

燕領帛頭

班超行詣相者曰生當封侯萬里之外超問其狀相者曰生燕
領帛頭飛而食肉此萬里之侯相也

貴而餓死

周亞夫為河內守許負相之曰君後三歲而侯侯八歲為將
相持國東政後九年而餓死亞夫笑曰既已貴又何餓死負指
其口曰從理其入口此餓死法也

人奴封侯

衛青少為平陽侯家奴嘗從人至甘泉居室有一鉗徒相青
曰貴人也官至封侯青笑曰人奴之生得無營口罵定失安得

封侯事子後為大將軍封長平侯

重有貴相

鍾繇嘗與族父瑜至洛陽直過相者曰此重有貴相然當
厄於水行未十里度橋馬驚隨水幾死瑜以相者言中益
貴繇而供給資費使得學專後至三公

耳聳垂肩

晉陳訓好學秘王導多病每自憂患以問訓曰公耳聳垂
有必壽且大貴子孫當興於江東咸如其言

指有豎理

陶侃傳有善相者謂曰君左手中指有豎理當為公若
微於上貴不可言侃決之見血洒壁為公字以紙裹手公

字愈明尋為大尉

眇目而貴

韋昭達少遇相者曰卿貌甚善須小虧則當富貴大同
中昭達因醉墮馬髮公角少傷昭達喜相者曰未也侯景之
亂昭達為流矢所中眇其一目相者見之曰卿相善失不久
當貴富後為司空

顴有之兒

王珪始隱特與杜善母李曰見必貴然未知所與將者何如
人試與偕來會元齡等過其家李窺竊喜曰二客公輔
才汝貴不疑

肉不稱骨

袁天綱傳帝在九成宮令相岑文本曰學字堂明堂肩過目
故文章振天下肉不稱骨非壽相也

伏犀貫腦

袁天綱見馬周曰馬君伏犀貫腦背若負芒貴驗也
世居臣相過未有及八者然澤面赤而耳無根後骨不
隆壽不長也袁天綱相實執伏犀貫玉枕當於益州立功
名果然

十年官五品

袁天綱在路險與杜淹王珪常從游天綱謂淹曰公蘭臺
學堂全將以文章顯謂天地相臨不十年官五品謂從面
如岸當武處官然三君九官得譴吾且兒之武德中俱

以事貶竄

龜息

袁天綱相李善相則氣從耳出名龜息必貴

顴肩火色

岑文本謂馬周顴肩火色顴上必連貴恐不能久四十歲
卒

日角珠庭

李珣舉明經李絳曰日角珠庭非庸人相後為相

領取宰相

衛徽手有僧執役往懶而食殘粥懶殘李泌異之曰在
見王叔文煨芋火之取其半授必勿多言領取十年宰相

相在怒時

張儉藏相魏元忠父不答元忠怒曰富貴正由蒼蒼何預君事拂衣去儉藏曰君相在怒時位必卿相也

暫現可相

蘇子美謫居吳門有相僧于美謂之云候獲方可觀于目熟睡僧揭帳視之旦云來得也曷吳人謂曷為甚美扣之乃曰得一州縣官肯起否子美意復召聞之不樂果復湖州長史而卒

封侯相

呂僧珍見時從節帥字有相王歷觀諸生指僧珍曰此兒有奇聲封侯相也後封平固縣侯一夜僧珍忽頭痛世熟

及明而額骨益大其骨法蓋有異焉本傳

面偏自正

王元正公曰旦與錢若水同直史館有僧善相謂若水曰王舍人位極人臣富貴無比若水曰王舍人面偏而喉骨高如何貴也僧曰作相後當自正喉骨高者主自奉養養薄耳後如其言面果自正

正頭骨

李士寧道人蓬州人得軒轅山鏡洞見遠近蔡君謨學士惡之君謨一夕夢為帟所通有一人救之帟既去與之坐曰公貴人也但頭骨不正乃以手為按之曰頭骨已正矣夢覺頭尚痛翌日先生謂君謨謂曰夜夢頗驚為怪否君謨

愕然視其狀乃夢中遂帟正骨者遂異之

急流勇退

錢若水少時謁陳希夷求相陳戒曰過半月來至期陳邀入山齋中一老僧擁袖附火于爐錢揖之其僧開目而已錢頗嫌之默坐久之陳問僧曰如何僧以大著書灰作做不得三字徐曰急流中勇退人也若水辭去希夷不復留後若水登科為樞密副使年幾四十致仕僧者麻衣道者也

相十全

王欽若卿薦赴闕詣錢白時錢以才名獨步館閣通延術士不吝通欽若屬聲唱閤人術者遙聞之謂錢曰不知何人耶若形聲相稱世無此貴者錢召之而欽若卑微神

貌疎瘦復贅於頭錢蔑視之術者踈然則目而視欽若起術者稱歎曰人中之貴有此十全者若作宰相則天下康富君臣相得至死有慶而無弔不全者但無子而已錢戲曰他日將陶鑄我輩乎曰恐不在他日後希白為翰林學士欽若以直拜

骨類盧多遜

寇萊公十九及第有相者曰君相甚貴骨類盧多遜但及第太早恐不善終若早進庶免深禍

眼白似王敦

李承之仁宗朝官州縣因邸吏報包拯拜參政或曰朝廷自此多事承之正色曰包公何能為公今知鄆縣王安

石眼多白似王敦他日乱天下者此人也邵氏錄

全似宋白

馬尚書亮知廬州見翰林王公朱為小官馬曰子金紫
白異日官至八座由此礼待甚厚通判陳之後羅織王公
遂以罪免乃曰你這回更作尚書其後竟王公登近侍卒
贈尚書

三僕皆將相

太宗八子 真宗封壽王詔一異僧徧相諸如其言

耳白於面

歐陽公嘗曰少時有僧相我耳白於面名滿天下暮不青
盛無事但誇其言頗驗

敗土色

盧多遜未第面極黑有相者告曰此名敗土色貴即明潤
後來必多災遜後歷貴仕面色甚瑩將敗前數日暗
黑如故

異人傳相法

錢若水嘗遇異人傳相法其事甚怪公後以傳揚大年
故世稱二人有知人之鑒大年嘗曰章邯公張士遜皆有
宰相器後如其言

勿輕小吳

吳侍問嘗從揚大年語其徒曰汝輩勿輕小吳小吳吳
日必登八座亦有年壽皆異待之命作落花詩苦公一聯

曰漢臯珣於臨江濕金谷樓危到地香子京一聯曰將飛
更作回風舞已落猶成半面粧是歲詔下兄弟將應
舉文莊曰落詠花而不言大落宋眉須作狀元又風骨
秀重異日作宰相小宋眉非所及然亦登殿近後皆
如其言又樞密孫公同言小官時曾謂文莊許他日
當踐樞幄今亦驗

貴人識貴

曾諫議致堯性剛介少許可日在李侍郎虛已座見
晏元獻晏李之賢也時方為奉礼郎曾熟視之曰晏奉
礼他日貴甚但老夫奉失不及見子之相也呂許公夷
簡為相文潞公為太學博士謂許公公改容礼接因語

之曰傳此去年十當踐某位二人皆至元宰古云貴人識貴

貧宰相

夏文莊公謫守黃州龐穎公為郡掾文莊識之異優待
龐嘗有疾以為不起遂屬文莊後事文莊親臨之曰吳
日當為貧宰相亦有年壽疾非其所憂也龐詰之曰已
為宰相豈得貧耶文莊曰是於等人中貧耳故龐晚
年詩曰西園貧宰相圖史富詩書

識三宋於布衣

文莊守安州宋公兄第尚皆布衣文莊亦王僧已見
七王惟壽王未起僧奏曰徧觀諸卿皆不及壽王上曰卿
未見安知之僧曰適見三僕立於門皆將相也其僕既爾

主可知矣三僕乃張相者擢相宗勳郭太尉承祐也

兼相其後

韓公政億李參政若谷王丞相隨未第時同在嵩山
法王手讀書有善相者曰王君宰相也韓李二君皆
當為執政王居官雖高子孫不及韓李之盛後韓之子
峰鎮為宰相維為參政李之子叔頤三院學士有文
名兩家官學至今不衰王之後微失異哉

視日不辨

陳臺中嘗入朝已立班 上御朝差晚景日照耀蔡京
注目久而不辨臺中私謂同省曰此公視日不辨其大貴人也

崔公下過

唐張曙與崔昭緯同赴舉詣相者相者殊不顧曙曙
有溫色相者曰即君亦及第但崔家即君拜相當於此
時過堂既而曙果下第崔自冠帽以詩刺之曰千里江
山陪驥尾五更風雨失龍鱗昨夜完花溪上雨綠楊芳
草為何人後七年崔大拜曙果裴裴公下及第於崔公下過堂

作樵夫拜

鍾放隱終南山聞希夷之風往見希夷一日令洒掃庭除
曰當有嘉客至及鍾請作樵夫拜庭下希夷挽之而上曰
君豈樵者二十年後當有顯官名聞天下放曰放以道
義來官祿非所問也希夷笑曰人之貴賤莫有不命
君骨相當爾異日自知之放後在 真宗朝以司諫召

帝携其手上龍圖閣論天下事辭歸山廷議議大夫東
封改給事中西祝改工部侍郎希夷又謂放曰君不娶可
得中壽放從之至六十卒

俞翁神術

邵武俞翁善相人猶能听物聲知吉凶乘祖洽見童時
好騎羊為戲翁見之曰即居當魁天下士勉之毋戲洽
遂折節讀書後祖洽與邑子上官均嘗過一小山寺
遇翁翁逆謂狀元榜眼何自來此二人相視而笑翁曰
不特爾又同年焉為五為選題可預為之備額指庭下
竹東曰當作此至熙寧三年廷試進士罷詩賦論易以
策祖洽首選均次之方悟竹一東策字也

面無三部

李寬為常侍有門人也姓盧善相或問李公如何曰
據其面部所無者三無子無宅無塚公有數子此自先
公卒有宅未嘗還鄉後死于池州乘舟歸舟破沉其冢
金華子 李相笏

李參軍善相笏知休咎婦李相笏又有龍復本者無
目九有象簡木笏以手捻之必知官祿年壽

相人影

寶歷中有王山人取人本命曰五更張燈相人影知休咎
言人影欲深深則貴而壽影不欲照水照井及浴盆
中古人避影亦為此近有善炙人影治病者 自陽字祖

千古功名鏡卷之十一

千古功名鏡卷之十二

瑞驚吳大有 勉道編

貴證類 九字七條

少昊生而虹流中尼表而麟出世豈無證耶士之有大約
肩於天地間其生也有自來方其羈困無聊造物欲損
挫摧折以大其成人不知之而鬼神定有以護持之故見於
證兆猶形之有影耳造物神哉

十倍舊舊

王孟少貧爾奮為事嘗至洛陽有人置奮云家

△

在此可隨取直隨至深山中見一老人坐胡床從十許人
引猛進曰大司馬可進猛拜翁曰王公何緣拜即十倍舊
奮送出山顧視乃嵩山 晉中興書

天津橋老人

裴晉公微時上天津橋有二老人云適憂蔡州不平須得
此人為僕者聞之具述其事裴公曰見我龍鍾相戲耳時
淮西不庭已十餘年其後公竟平淮西 劇談錄

兩炬前引

段文昌嘗佐帝皇子為成都館驛巡官攝靈池尉靈儀方
馬奔迫去靈池六七里昏黑路絕人行忽有兩炬前引更
呼曰太尉來及郭門兩炬官威文昌後作丞相封郭平公 錄異記

汾陽王馬

郭子儀少時為偏校管邊邊遇敵匹馬馳歸暮入驛
堽空室中繫馬於戶外柳下少依方寐聞有盜竊取
其馬忽聞左右曰此汾陽王馬不得輒動盜驚而去

顏即衫色

顏真卿問范氏尼吾得吾品否尼指坐上紫絲布云顏
即衫色如此

三遇異人

李德裕自言三俗異人故入禁苑居相位領節鎮皆異之
協不差歲月唯謫南荒未嘗有知者豈禍患不可移神
所必耶 職官公記

檢書倉頭

本朝石元鑑熙載遊學嵩陽道中過一吏熟視之曰直矣
平良弼也吾幼為唐相方元齡檢書倉頭公酷似房
公語訖即戒太宗朝石為左僕射 梁苑

聞鐸聲

石勒在田中每聞鐸聲之聲歸告其母母曰作勞耳鳴
非不祥也

常聞鐸聲

初梁武帝與范云情好甚歡梁武每至雲所其妻嘗自
聞鐸聲又常與梁武同宿顧嵩之舍嵩之妻之方產有
鬼在外曰此中有王有相雲起曰王當仰屬相以見歸梁臺

建遷侍中

銅頭五伯人

安祿山嘗曰吾見天子無畏見李林甫輒驚沮有術士曰君左右有銅頭五伯人何為畏一日宴宰相令術士自旁觀之李林甫有青衣在側捧香爐所謂銅頭皆自踰垣穿屋而去亦不知所謂也

介甲衛士

唐丞相京公李逢吉始從事振武日進金城寺有僧年九十余嘗日獨處負壁而坐忽見一人介甲如衛士之狀由寺門入俄然不見須臾報李判官來僧具以告自是逢吉與僧相善每造其僧過其老僧即見介甲者前導逢吉以為常待非幽陰之間有所謂神物護持者耶逢吉後出將入相十餘年以壽而終

江濱廟知宰相來

大略公少後父赴蜀州幕入江濱廟祠官接之甚勤且言夜夢神令洒掃明日有宰相來官大豈異曰宰相乎公曰宰相那所望若為城都當令廟室一新慶曆中以樞密直學士知益州謁廟有感經營大未數十章蔽流而下取以為村廟成

即錄

遊奕將

陳亮佐泊舟三山磯有老叟曰來日午時大風舟行必覆宜遲之來日午時黑雲起大風果至恐壽若山行舟皆

溺公驚嘆又見則叟至曰我江之遊奕將也以公他日位宰相故相告耳

廟鬼持扇

周祖起於鄴范魯自公道述民間執紙扇柄題曰大署去酷吏清風來故人坐茶肆中忽一形貌怪陋者前揖之曰相公勿慮奪其爵曰輕重無准吏得舞文何止大署曰耶公當深究微弊持扇急去後一日祔廟後門鬼手中持其扇乃茶肆中見者未幾周祖果得公於民間遂大用憶陋鬼之言首議與刑周祖命公刊定書成自曰刑統

王臺清話

安第三等眼

閻穀少時夢為吏追去云奉符換眼更符穀耳求錢安第一等眼穀不應又云安第二等眼又不應又曰得安第三等眼失既覺眼睛深碧色後遇善相道士陳素陽相穀曰雙鬼眼固當清貴然不至大位也

乘墨志

谷王龍池

鄭內翰琳未貴時嘗病瘟疫數日未愈甚困我夢至一處若宮闕有吏迎謁甚恭云為公辨俗久矣引公至一室中更有一小地方闊數尺鏡以明玉水光粲粲以手測之清冷可愛公乃至鏡上以水沃身俄視兩臂已生白鱗視水中影則頭角以出公驚遽出吏曰此玉龍池也惜乎公不入其來中人則為宰相乃覺少頃出汗公後狀元及第為詩戲

友人曰文闡教戰奪先鋒變化須知自古霹靂一聲從地
起到頭身似白龍翁

微時鬼呼官

范鍾字宏甫建州浦城人布衣時至日中無炊里人未之奇
也一夕寒甚自村墅回邑假寐溪橋上夜聞人聲從橋出
若有詢之者應曰學士寢于是鍾不疑其鬼徐徐聽之
皆漲水而濟約黎明室鍾還浦城人目教授生童者為學士
意其所稱謂此未幾鍾登第終龍圖學閣士蓋宿橋之
夕相去五里許有一家設水陸其呼學士者乃鬼也

提籠中人

李藩東洛人初貧且病欲挈家居揚州聞中橋有日

者善公往訪焉曰者見公未咲迎執手曰即君貴人也
公曰某年三十未知名又欲以家往數千里外貴何有哉曰
公紗籠中人其畏進厄公請問紗籠之事終不說後數年
張建封僕射鎮揚州奉李公為校書郎會有新羅僧
能相人乃言張不得為相因令於使院中徧觀良久見李
公未降皆迎謂張公曰李校書紗籠中人僕射且不及
因問紗籠之事僧曰宰相宜司必立其象以紗籠護之
方誤曰者所說後果至公輔

黑龍墻戶

何丞相執中布衣時貧甚煩卿貢時入京師無以為資
往得大姓家做賃閣人不為過俸刺危坐候命主人復

夢黑龍墻戶外驚寤出視則何在焉問之曰何五房司為
至此即以所款告主人舉高錢贈之且曰君異日言歸無亦
得失必過我何試罷使造其家館于外廡迨暮執卷從倚
楹間主人笑語又見黑龍蜿蜒攀緣庭柱託視則之入何公
也思異之不謬人必告何曰君且大貴毋相忘已而擢第調
台州判官有術者能听物聲知吉凶聞撫按鼓角聲曰
是中有人貴人誰可當之或意郡守貳視之不然閱數
日不可一日意何乘橋出街者見之曰此真貴人角聲之
祥吾不欺也何後以傳徽宗藩邸息至宰相終于大傳
贈清河郡王

龍帟氣交

王庭奏坐於別墅有鳩數十朝集庭樹暮宿簷下嘗
寢於途有人自云濟源駱山人見君鼻中之氣左如龍
右如帟氣交王在今秋子孫相一繼滿一伯年大擢及堂是
其兆也是年果為鎮將三軍立為晉後別墅而庭擢
婆娑矣

脚下文理

唐吳行魯少事內官西門軍容為一日洗足中尉以脚
下文理示之曰如此文理爭教不作十軍軍容行魯曰某
亦有之仍脫履呈中尉笑曰我為汝成之後假以軍職有
功除西川節度制云為命代之英雄作中人之祥瑞全
騎五色獅子

王敬則母為女平常謂人曰敬則生時胞衣紫色應得鳴鼓
角人嘆曰汝子得為人吹角可失及而兩腋下生乳各長數
寸夢騎五色獅子後果然 南史

岸崩得脫

實廣國家貧為人所累賣與人入山作炭時寒岸下百
餘人岸崩盡壓死獨少君得脫卜曰當後及貴右立果
封侯 漢書

丞相馬

梁元家初赴途問行囊有限因謂富家主人云此中有后
土祠最畏謁之必有感應之用神亦能賜之未至廟夢一人
迎謂梁告以貧神曰明日當送一馬至不患無錢翌早疎

次果有偉控二馬相待云欲出售梁欣然問價云欲得四千
梁以四千得之馬去如飛既到都中有人訪梁以三百万
得馬而去問之問批龍皆龍鱗云此丞相所果也果果至宰相
桑柳如蓋

劉備舍有桑高五丈懂懂如車蓋備少時於樹下戲言吾
必乘羽葆車蓋隨高穎家有柳高百尺許亭亭如車蓋
後類至宰相

槐生室中

呂蒙正方應舉僦舍建隆觀公幹入洛鎖室而去自冬
步春方回啓戶見床前槐枝葉生高三三尺蒙正合袍是
年登科十年作相

頭上焰光

江淮間有術士姓吳有應宅祠者謂之吳曰公何人頭上
焰光高一丈其人以對曰必登高第 唐逸史

人力類 九九條

功名在天無容力焉謂修人事以應天則可若
謂人力可以勝天可無此理或謂天以功名顛
側人天豈顛側人哉人自顛側耳要知天者自
定但人未知故自為紛紜彼有強以人力牢
籠者是謂拂天

近侍爭辯

仁宗嘗御便殿有二近侍爭辯聲聞御前

仁宗召問之甲言貴賤在命乙言貴賤由至尊帝默然
然即以一小金合書數字字藏於中曰先到者你奏給事
有勞推恩封秘其嚴先命乙攜以往內東門約及半道命
甲攜往無何內東東門司你奏甲推恩 仁宗恠門之乃
是乙至半道跌傷甚莫能行甲遂先至 政肅錄

魏公典事

魏徵為僕射有二典事之長參時徵方寢二人牕下平章
一人曰我等官職總由天上徵聞之遂作一書遣由此
老翁者送侍郎 處云與此人一員好官其人不知出門心
痛憑由天上者得番徵恠而問焉具以定對乃嘆曰官
我祿料由天者蓋不虛也

轉殿中丞

畢文簡公之督皇甫必少時不羈唯事蒲博時畢公為相累諭不悛欲面奏其事使加貶斥方答白云臣有女婿皇甫必通值邊有急報不暇敷陳他日入而奏亦如之若是者三值上內通遂引袖起進語畢曰卿累言女婿皇甫必得非欲轉官耶可與轉一資畢公不敢辯唯唯而退必即轉殿中丞後累與父郡以尚書右丞致仕年八十五卒

黃相平記

使者失對

黃崇蒲陽人宣和初為福州閩清縣令平日多氣食牲曰市肉四兩供母為人方嚴不畏疆禦特方與道

藏郡守黃尚書晁中蒙命下屬縣各持一疏欽之民縣各數百萬餘獨不應命既聞他縣皆辦乃自詣郡以已奉四月輸之晁仲雖不卒然以直在彼不敢詰有內臣為廉訪使者數干以私皆拒不答常切產思思會奏事京師每見朝士必誠琮嘗入侍徽宗問汝在閩聞有賢人否其人出不意錯愕失對惟憶琮人姓名即袒口称之上喜即日有旨改京官使者既出方大愧悔吉人之報轉禍為福如此

易卷對換

蘇大章福唐人深於易學家祝大乾廟神甚灵慶元戊午於私居齋宿致傳夜夢朱大明報云今年請舉名

位排定第十一至秋試自負必中發謗於同輩謂秋榜必第十一人有經同李洪文聲相軋頗不平之訴于郡訟蘇衡率守知縣貪謂李曰蘇秀才負士詎有此乎其詞愈遣之自拆第日子懷狀以入至第十一名本經果為也早不許訴鄧探懷中狀示考官曰若果蘇生則李之詞為不妄失守必欲別取一卷考官不得已於待補中升一易卷對換及揭封乃蘇大章而傳下者乃李洪蘇次年已未果魁闕省

有司冬煥

鄭侍郎重主人錢顏標魯公之後時充未寧志在教勸忠烈即以標為狀元謝曰問及廟院標曰寒退無此始知誤取也特有司頭惱太冬煥錯認顏標作魯公之句

報述五色

李方叔為東坡客坡知貢舉方叔下地坡有詩曰平生浪說古戰場眼過空迷日五色

直方詩話

王俊民狀元

嘉祐中未御試之前京師傳王俊民為狀元莫知言所從起及御試王制公揚樂道為詳官定不得立等時制官以覆考官所定一人未當別取人為狀元樂道以為不可議論未大各以已見進京詔從制公之請及發封乃俊民也

紅勳帛

嘉祐中劉幾為國學第一舉為怪險之語翕然成風歐

公深嫉之凡為新文一切棄出有舉人論曰天地乾万物出
聖人發公曰此必劉幾也戲續曰秀才判試官刷以太筆
朱橫抹之謂之紅勒帛榜之果幾也後數年公為御考試
官有論曰主上收精藏明 抗之下公曰此又劉幾也既熟
乃蕭穆是年試克舜性仁賦有曰靜而延年獨高五帝
之壽動而有勇乃康曰罪之誅公擢為第一及唱名乃
劉輝幾易名也公愕然久之

千古功名鏡卷之十二

千古功名鏡卷之十三

瑞 鰲 吳 大有 勉道編

拾遺類 九五十二條

是編既竟復拾其遺以資談塵或謂功名皆由陰德前
定則諺謂將文熟者錄顧不在讀書乎曰古人勸學如
剝股懸頭聚營快雪類皆自幼所後熟若不讀書焉黨
所業何事茲下侍賢政詳此畧彼云

魏黃越舉

長安舉子六月後失第者不出京謂之過夏借爭坊廟
院作文章曰夏課時語曰槐花黃舉子忙故翁承贊有
詩曰雨中粧點望中黃勾勾方輝光送夕陽惜昔當年隨

計吏馬蹄終日為君忙

宋五坦率

唐德宗微行西明寺宋齊葛巾方抄書上曰恭請一紙濟
曰鼎水方煎可自論之上曰作何事業是何姓名濟曰姓
宋第五應進士舉須臾開呼官家齊懼甚上曰宋五坦
率後聞礼部故榜上今探濟無名上曰宋五又坦率也

九夫肉眼

鄭光業策試夜有同人突入語曰必先必先可相客否光
業為撥半席之地其人曰取一杓水更託煎一碗茶光業
欣然為取水煎茶居二日光業狀元及第其人啓謝曰既
蒙取水更使煎茶當時不識貴人九夫肉眼今日宜為

後進旁相骨頭 檢言

中秋謝啓

候晴錄有士誤中秋求試人謝啓作或戲與一對云蓬花裏點燈偶然而已草屋上失火茅着可知

申厚載物賦

張元滑指有門客作申厚載物賦破曰粵有大德其名曰坤元威績曰非講經之座主即傳法之沙門

雖貫猶同

治平中省試大舜善與人同賦一舉人見熱心甚不平其破題云昔有大舜潛心至仁道雖貫於万世善猶同於衆人或謂之曰以溺罐對油筒眞手熟落

貴老近親賦

歐陽永叔主試貴老爲其近於親賦有進士云觀茲黃者之容類我嚴君之貌

左氏失之誣論

歐公年十七隨州取郡以落宮韻不收是特試左氏失之誣論云論甚悉有云石言子來神降于莘外蛇聞而內驚傷新鬼大而故鬼小

於休哉

揚大年爲翰林學士一日會卿里待試者或云學士必持文衡預有以教之大年作色佛衣起曰於休哉果知貢舉凡程文用於休哉者皆自中選於而當時坐中之士半不

以爲意不用也

替政八人

溫飛卿文思甚敏喜爲人假手主文移飛卿簾前試之凡八人而八韻曰晚溫請先出乃紙取千余言或云以替政八人失

曳白

苗普卿知貢舉張奭第一帝覆試奭持紙終曰不下人謂之曳白

飲墨水

梁試進士不中銓者飲墨水又北史選舉濫者飲墨水一大斗

孔登應舉

孔登非儒者治平中來京師應舉恥抱白乃亂寫試卷上云三日雷昨五日電光十日雨下太山不壓微塵大海不淹拘子脊屋上好飲馬屎尿兩邊流幡竿上好開庫子高燥莫下來不得待待落關道駕伊州一本此去及第十万八千里買取兩草鞋長行試院出榜名補登龍歸 齋落

網官

蜀人石揚休屢按鄉薦常熱於春官蜀人北之網官蓋謂升按郡上郎貢入京只空帛也

花樣不同

盧某不中第出都按逆旅有一人附大吟曰學識錦綾五

采多亂技機杼錯地拔莫教宮錦行家看把似文章
笑殺他因問之云舊隸宮錦坊近以薄役投本行宮云
如今卷樣不同且束歸也

銀素

舉人多以白紙糊素子向鄭昌圖題日新糊素子其白
如銀出試入試千春萬春

秀才康了

柳是應舉秀才謂安樂為安康避樂字忽遣僕觀
榜出還曰秀才康了

孫山外

孫山應舉級名榜末朋儕以書問得失答曰解名盡
處是孫山諸君更在孫山外覽者大咲

壓榜詩戲

舊傳鄭獬榜進士周師厚居第五甲未幾壓二人曰陳
傳師厚戲為詩云舉首不堪看鄭獬回頭猶喜見陳
傳紹興丙午永嘉王什朋魁多士同郡吳正己為殿有李
三英者以特奏第一人列於吳下吳初前語曰舉頭不
看王什朋猶能踏李三傳者為咲

卿貢進士

石曼卿初登科有人訟科場後考落數人曼卿在其數
次日被點者皆拔三班借成曼卿為詩曰無材且作三班
借請俸多錄事參從此詔卿貢進士但須走馬東西南

二十八字

唐章孝標下第作歸燕詩獻東承宣云舊望危巢
泥已落今年故向社前歸連天大厦無棲處更向誰家門
戶飛更得詩恨遺材期秋薦引更求重典禮曹章遂
第詩謂二十八字登科

以詩得第

五代李慶舉進士有詩云醉輕浮世事老重故鄉人極
密使王朴以此一聯薦為知舉申文炳遂為第三人

長安卷

孟東野下第詩云棄置復棄置惜如刀劍傷及再下
第詩曰兩度長安陌空將淚對卷其後登第詩云秋風
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人謂東野器宇不宏
偶下第則損獲如刀劍傷以至下淚既登科則志意充溢
一日之間卷則看盡後授溧陽尉卒

登第詩

張唐人卿第登科題詩興元寺云一舉首登龍帟榜
十年身到鳳凰池曹鄴中第宴杏園呈同平二賢
路非在天十年行不至一日公道開青雲在平地張文
景以古文馳名第四人登科不厭衆望有詩云驕天
地張大景只得南宮第四人孟賓于湘州人與李防同
擢第後助寄詩曰初携書劍別湘潭金榜標名第
十三首日名喧客下只今詩司南

樂天登第

詩慈恩塔下題名處十七人中最少年時年十七

捷等第

故事放榜幸旅謝時宰榜首致辭有下捷者語吃飲言
捷等登科超而別連聲曰捷等登捷等登捷等登捷等

人質李衡推

陳亞切孤育於舅李氏家為醫工人半為衙推亞及第
人皆賀其舅亞有詩曰張公喫酒李公醉自古人言信
有之陳亞今年新及第滿城人賀李衡推

瘦馬番題

唐太和八年於進士多食士無名子作詩曰乞兒不
有大通年三十三人擁扶全薛鹿華前騎瘦馬記佳

依舊蓋番題秦中記

進士騎驢

咸通末執政初舉人車馬大盛奏請進士並乘驢鄭先
業軀幹偉壯或嘲之曰今年勅下書騎驢短轡長鞭
滿九衢清瘦兒即猶自可託中愁殺鄭昌圖

席帽離身

國初猶襲唐士子皆曳袍重戴出則席帽自西李選
果舉不第鄉人曰李秀才不知甚時席帽離身及登
第後到鄉人詩曰當年蹤跡泥塵不意乘時亦化
鱗為報鄉閭親戚道如今席帽已離身

統度詩

虛食而當富

盧肇黃顙皆宜春人同舉郎守獨錢顙明年肇狀元
及弟昶郎守會肇觀競度肇即席作詩曰向道是龍
則不信果然奪得錦標昶太守太慚

登第放縱

杜牧之登科後三年放縱為詩曰落魄江湖載酒行楚腰
纖細掌中情十年一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幸名

與狀頭聲

鄭舍敬及第後宿平康里詩曰春來無處不聞行楚
闥相看別有情好是五更殘酒醒時時聞與狀頭聲楚
娘閨娘盡妓之尤者

平康謁妓

裴思謙狀元及第以紅箋作名紙謁平康里諸妓因
宿于里中有詩曰銀缸斜背解鳴璫小語低聲笑玉郎
從此不知蘭麝貴來新惹桂枝香

宮花醒夜者

崇寧中時奏狀元徐適璣林宴罷能作詩曰白髮青衫晚
得官璣林頃貴初賜寬平康夜無人問畫取宮花醒後看

仙人許狀頭

李翱尚書牧江淮日進士盧儲投卷求謁李札待之置文
卷几按問赴公字視事長女及笄見其文尋繹教四謂小
青衣曰此即必為狀元李聞異其語乃慕為婿明年果
狀元及第遂成佳姻盧惟莊詩曰昔年曾作王京進第

一仙人詩狀頭今日已成秦晉偶早教為鳳下柱接

擇婿車

唐進士宴曲江亭其日公卿家縱觀鉤車珠軟柳比而至中東床者十八九故坡詩曰囊空不辦尋春馬眼眩行者擇婿車

雲起南山

呂蒙正微時於洛陽龍門制誥院讀書有詩曰八難風急浪花飛手把漁竿傍釣磯自是釣頭香餌別此心終待得魚歸又曰恁得池塘春水清夜來雲雨起南山果狀元及第位至宰相

中貴乞詩

夏鄭公竦携所業投李文靖公亢有山勢峰腰斷溪流燕尾分之句公重之後舉制科對策廷下有宦者曰聞人多以賢良良他日必貴以美綾手帕乞詩公題云殿上衮衣明日月硯中旗影動龍蛇縱橫禮樂三千字獨對丹墀日未斜

泥金書帖

唐進士及第以泥金書帖附家書中報登科之喜

龍帟榜

唐歐陽詹與韓愈李觀崔群王涯聯第進士時錦龍虎榜

千拂名經

張仲敬舉進士不第捧登科記頂上戴之曰此千拂名經也

探花郎

唐進士杏園初會以後二人為探花使過進名園謂之探花郎

榜花

唐大中以采札部放榜有姓名稀僻者號曰榜花

東塗西抹

薛逢晚年居於官途策蹇馬赴朝值新進綴行而出園司所由數十人見逢行座蕭然前導曰回避新即君逢報然逢人語之曰莫乞相問要三五少年時也曾東塗西抹來

倒棚孩兒

苗振及第召試館職晁相曰宜稍服習振曰豈有三十年為老娘而倒棚孩兒者乎既試果不中選公笑曰苗君竟倒棚孩兒矣

不求聞達科

元豐間有德者搜訪懷材抱藝不求聞達者有人逢一書生奔馳入京問求何事答云將應不求聞達科

無及第五

鄭觀夫自負時名國子監中第五人意甚不平謝主司啓云李廣材氣自謂無及杜牧文章止得第五

傳衣鉢

范質為和凝門生先是門生座主名次同者謂之傳衣鉢和名次十三范亦十三和為相封魯公終大傳范亦為相封魯公終大傳皆同云

三九相公

鄭致年十九發舉又十九年登第又十九年入相時號三九相公

先衣新衣

王拱辰與歐陽公同年進士文忠省元廷試銳意魁天下明日唱名夜備新衣一襲拱辰先衣以入文忠恠焉拱辰笑曰為狀元者當衣此至唱名果第一人

渴睡漢

呂文穆公第時薄遊一縣時胡太監旦隨其父幸其邑遇呂甚薄客有謂胡曰呂公能詩宜少加禮胡問警司客舉曰挑盡殘燈不成夢胡笑曰乃一渴睡漢耳呂甚恨而去明年百中甲科寄書於胡曰渴睡漢狀元及第笑胡曰待我明年第一人及第輸君等既而胡次科亦中首選

不在溫飽

王曾音州發解及南有廷試皆為首冠中山劉子儀為翰林學士戲語之曰狀元試三場一生哭者不盡沂公正公益曰曾平生之志不在溫飽

手傳狀元

太祖時王嗣宗與趙昌言爭狀元於殿下上使二人手傳約勝者與之趙昌言髮秃嗣宗駁其僕頭直也趙前屈膝失笑以嗣宗為狀元

五拜殿下

慶曆五年 仁宗臨軒賜進士第諫議祝諫侍廷中男

唐次虞次唐李許及次皆皆擢第二母唱一名祝即祝獻是日諫五拜殿下 仁宗嘉賞之

五色雲見

天聖五年 仁宗試進士歸魏公名中第二時唱名第一甲方終大使奏五色雲見從官皆賀

貢院失火

元豐八年禮部貢院失火習曼陳之方馬希臨自焚所其移後試別院焦貽為魁時語云不固南有大安得狀元焦

老作大魁

梁顥年八十二雍熙二年狀元及第謝啓曰自首窮經

少伏生之八歲青雲得路多天公之二年後終秘書監

兩世狀元

真宗東封放梁固以下進士及第祀石上於汾陰放張師德以下進士及第固狀元梁顥子師德狀元去華子魏楚以詩賀曰封禪汾陰連歲擢狀元具是狀元兒

少年狀元

相國王公傳二十六歲狀元後六年拜相時年三十二又四年加司空又六年以品罷相守太子太保時四十二屆班行猶在直慶下先太傳見客公以前宰則侍側客不安多引去

狀元年甲

王宣徽 洪辰 王瑞明 應辰 年十八內翰 通年二十負內翰 詩

年二十二梁翰張舍人 孝祥王尚書 在官十三攝樞密

攝樞密政 晏同本尚書 侍同官二十四王丞相 曾王參政

幸莊張監丞唐卿賈內翰 彭尚書 汝相 衛舍人 汪官干

五何僕射 自八趙丞相 官干七蔡樞密 齊宋丞相 澤

馬樞使 京楊監丞 貴姚秘書 顏王叔與公昂 官十九陳樞相

吏張參政 觀詹舍人 驛許簽判 吏官年三十

狀元五年從察

余給事 自及第至給事中凡三年蘇參政 考尚 霍侍郎 瑞

自及第知制誥凡四年陳英公 亮 自及第知制誥凡五

年

狀元十年執政

呂許公 蒙正 丁丑榜 蒙正年參政凡七年董資政 德元 丁

卯榜 甲戌年參政凡八年梁正公 元家 唐長榜已丑年

簽善凡十年

狀元大拜

建隆以來狀元六十九人而大拜者七人呂文穆 蒙正 王

文正 李太定 史永元 惠康 何開府 與梁文靖 固趙銀青

文忠 執政凡十人楊樞密 方岳 王景崇 嗣宗 蘇參政 希濟 陳

文忠 張文孝 觀泰文忠 齊王文忠 亮 馮文簡 亮 許黃

門 樞密 節度使二人陳康肅 亮 王懿恪 洪 洪 洪

外則何文顯 自及第至大拜十一年梁鄭公自及第至

大拜十三年

千古功名鏡卷之十三

終

千古功名鏡十二卷拾遺一卷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宋吳大有撰大有字勉道號松壑嵯縣人寶祐間
遊太學率諸生上書言賈似道姦狀不報遂退處
林泉與林昉仇遠白珽等以詩酒相娛元初辟爲
國子檢閱不赴是書分十五類皆闡揚因果之說
以警世勸善然有所爲而爲之假以誘掖愚蒙則
可若士君子之學爲所當爲則固無取於是焉

厚德錄四卷

〔宋〕李元綱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武進陶氏影刻宋咸

淳刻百川學海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厚德錄四

卷》提要

厚德錄卷第一

李元綱

元綱編

錢若水爲同州推官知州性褊急數以宵臆決事不當若水固爭不能得輒曰當陪奉贖銅爾已而果爲朝廷及上司所駁州官皆以贖論知州愧謝而已復然前後如此數矣有富家小女奴逃亡不知所之女奴父母訟於州州命錄事參軍鞠之錄事嘗貸於富民不獲乃劾富民父子數人共殺女奴弃尸水中遂失其尸或爲元謀或從而加罪皆應死富人不勝榜楚自誣服具獄上州官審覆無反異皆以爲得實若水獨疑之留其獄數日不決錄事詣若水廳事話之若受富民錢欲出其死罪耶若水笑謝曰今數人當死豈可不少宿留孰觀其獄辭耶留之且旬日知州屢趣之不能上下皆怪之若水一旦詣知州屏人言曰若水所以留其獄者密使人訪求女奴今得之矣知州驚曰安在若水因密送女奴於知州所知州垂簾引女奴父母問之曰汝今見汝女識之乎對曰安有不識也因從簾中推出示之父母泣曰是也乃引富民父子悉破械縱之其人號泣不肯去曰微使君之賜則其滅族知州曰推官之賜非我也其人趨詣若水廳事若水閉門拒之曰知州自求得之我何與焉其人不得入繞牆而哭傾家資以飯僧爲若水祈福知州以若水雪冤死者數人欲爲之論奏其功若水固辭曰若水但求獄事正人不冤死耳論功非本

心也且朝廷若以此爲若水功當置錄事於何地耶知州嘆服曰如此尤不可及矣錄事詣若水叩頭愧謝若水曰獄情難知偶有過誤何謝也於是遠近翕然稱之未幾太宗聞之驟加進擢自幕職半年中爲知制誥二年中爲樞密副使

李繼隆討夏虜與轉運使盧之翰有隙欲陷之罪乃檄轉運司期八月出塞令辦芻粟轉運司調發方集繼隆復爲檄言陰陽人狀陳國家八月不利出師當更取十月轉運司遂散芻粟既而復爲檄云得保塞胡偵候狀言賊且入塞當以時進軍芻粟即日取辦是時民輸輓者適散倉卒不可復集繼隆遂奏轉運司乏軍糧太宗大怒立召中使一人付三函取轉

厚德錄一

二

運使盧之翰實貶及其人首級丞相呂端樞密使柴禹錫皆不敢言惟樞密副使錢若水爭之先推驗有狀然後行法上大怒拂衣起入禁中二府皆罷若水獨留廷中不去上既食久之使人偵視廷中有何人報曰有細瘦而長者尚立焉上出詰之曰爾以同州推官再蕃爲樞密副使朕所以擢任爾者以爾爲賢耳乃不才如此爾尚留此安俟對曰陛下不知臣無狀使待罪二府臣當竭其愚慮不避死亡補益陛下以報厚恩李繼隆外戚貴重莫比陛下據一幅紙詔書誅二轉運使雖彼有罪天下何由知之鞠驗事狀明白乃爾加誅亦何晚焉獻可替否死以守之臣之常分臣未獲死故不敢退上意解乃召呂

端等問之端等奏請如若水議先令責狀許之三人皆黜爲行軍副使既而虜欲入塞事皆虛繼隆坐落招討知秦州

曹彬侍中攻金陵垂克忽稱疾不視事諸將皆來問疾彬曰余之病非藥石所愈惟諸公共發誠心自誓以不妄殺一人則自愈矣諸將許諾共焚香爲誓明日稱愈及克金陵城中皆按堵如故曹翰克江州忿其久不下屠戮無遺彬之子孫貴盛至今不絕翰卒未三十年子孫有乞丐於海上者矣

厚德錄一

三

以此婦爲不利而惡之朝夕笞罵使不能自存吾緩其事而法亦不可赦也其用志如此趙康靖公槩與歐陽文忠公脩同在館乃同脩起居注槩性重厚寡言脩意輕之及脩除知制誥是時韓范在中書以槩爲不文乃除天章閣待制槩澹然不以屑意及韓范出乃復除知制誥會脩甥嫁爲脩從子晟妻與人淫亂事覺語連及脩脩時爲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朝廷疾韓范者皆欲文致脩罪云與甥亂上怒獄急群臣無敢言者槩乃上書言脩以文學爲近臣不可以閨房曖昧之事輕加誣讎臣與脩蹤跡素疎脩之待臣亦薄所惜者朝廷大體耳書奏上不悅人皆爲之懼槩亦澹然如平日久

之脩終坐降爲知制誥知滁州執政私曉諭桀令求乃出知蘇州遭喪去官服闋除翰林學士桀復表讓以歐陽脩先進不可超越先爲學士奏雖不報時論美之

天章閣待制張昱之爲河北都轉運使保州界河巡檢兵士常以中貴人領之與使州抗衡多齟齬不相平州常下之其士卒驕悍糧賜優厚雖不出巡徼常廩口食通判不待舉以爲虛費申轉運司罷之士卒怨怒遂作亂殺守倅朝廷遣知制誥田況賁詔諭之乃降方其未降也中貴人楊懷敏與張昱之不協在軍中密奏曰賊於城上呼云得張昱之首我當降若賜昱之首以示賊宜可得 上從之遣中使奉劍往

厚德錄一

四

即軍中斬昱之首以示賊是時參知政事富弼宣撫河北遇之即遣中使還且奏曰賊初無此言是必寬讎者爲之借令有之若以一卒之故斷都轉運使頭此後政何由得行 上怒解昱之落職知號州

王太尉旦薦寇萊公爲相萊公數短太尉於上而太尉專稱其長 上一日謂太尉曰卿雖稱其美彼專談卿惡太尉曰理固當然臣在相位久政事闕失必多準對陛下無所隱益足以見其忠直此臣所以重準也 上由是益賢太尉萊公在藩鎮嘗因生日建山棚大宴又服用僭侈爲人所奏 上怒甚謂太尉曰寇準每事欲效朕可乎太尉徐對曰準誠能臣無如駿何 上意解遽曰然此止是駿耳遂不問太尉

疾亟上問以後事唯對以宜早召寇準爲相

景祐中呂許公夷簡執政范希文仲淹以天章閣待制知開封府屢攻許公短坐落職知饒州徙越州康定元年復天章閣待制知永興軍尋改陝西都轉運使會許公自大名復入相 仁宗曰范仲淹賢者朝廷將用之豈可但除舊職即除龍圖閣直學士陝西經略安撫使上以許公爲長者天下亦美許公不念舊惡希文面謝曰嚮以公事忤犯相公不意相公獎拔乃爾許公曰夷簡豈敢復以舊事爲念耶

呂蒙正丞相不喜記人過初參知政事入朝堂士於簾內指之曰是小子亦參政耶蒙正佯爲不聞而過之其同列怒令詰其官位姓名蒙正曰若一知其姓名則終身不能復忘固不如不知也不問之何損時皆服其局量

厚德錄一

五

章郇公得象之高祖建州人仕王氏爲刺史號章太傳其夫人練氏智識過人太傳嘗出兵有二將後期欲斬之夫人置酒飾美姬進之太傳歡甚迨夜飲醉夫人密摘二將使亡去二將奔南唐後爲南唐將攻建州破之時太傳已死夫人居建州二將遣使厚以金帛遺夫人且以一白旗授之曰吾將屠此城夫人植旗於門且吾已戒士卒勿犯也夫人反其金帛并旗弗受曰君幸思舊德願全此城之人必欲屠之吾家與衆俱死耳不願獨生二將感其言遂止不屠太傳十三子其八子夫人所生也及宋興子孫及第至

達官者甚衆餘五房子孫無及第者其父亦八房子孫出繼五房耳

趙清獻公閱道抃熙寧中以大資政知越州兩浙旱蝗米價踴貴餓死者十六七諸州皆榜衢路立告賞禁人增米價閱道獨榜衢路令有米者任增價糶之於是諸州米商輻湊詣越米價更賤民無餓死閱道治民所在有聲在成都抗越尤著

至和中范景仁爲諫官趙閱道爲御史以論陳恭公事有隙熙寧中介甫執政恨景仁數毀之於上且曰陛下問趙抃即知其爲人他日上以問閱道對曰忠臣上曰卿何由知其忠對曰嘉祐初仁宗違豫鎮首請立皇嗣以安社稷豈非忠乎既退介甫謂閱道

厚德錄一

六

曰公不與景仁有隙乎閱道曰不敢以私害公景仁云

王達者屯田郎中李曇僕夫也事曇久曇親信之既而去曇應募爲兵以選入捧日營凡十餘年會曇以子學妖術妄言事父子械繫御史臺獄上怒甚獄急曇平生執友無一人敢餉問之者達旦夕守臺門不離給飲食候信問者四十餘日曇貶恩州別駕仍即時監防出城諸子皆流嶺南達追哭送之防者過之達曰我主人也豈不得送之乎曇河朔人不習嶺南水土其家人皆辭去曰我不能從君之死鄉也數日曇感恚自縊死旁無家人達使母守曇尸出爲之治喪事朝夕哭如親父子見者皆爲流涕殯曇於城南

佛舍然後去嗚呼達賤隸也非知有古忠臣烈士之行又非矯迹求令名以取祿仕也獨能發於天性至誠不顧罪戾以救其故主之急終始無倦如此豈不賢哉嗟呼彼所得於曇不過一飯一衣而已今世之士大夫因人之力或致位卿相已而故人臨不測之患屏手側足矣目窺之猶懼其禍之延及己也若畏猛火遠避去又或從而擠之以自脫敢望其憂卹振救也耶彼雖巍然衣冠類君子哉稽其行事則此僕夫必羞之

出司馬溫公凍水紀聞許昌士人張孝基娶同里富人女富人只一子不肖斥逐之富人病且死盡以家財付孝基孝基與治後事如禮久之其子丐於塗孝基見之惻然謂曰汝能灌園乎荅曰如得灌園以就食何幸孝基使灌園其子稍自力孝基怪之復謂曰汝能管庫乎荅曰得灌園已出望外況管庫乎又何幸也孝基使管庫其子頗馴謹無他過孝基徐察之知其能自新不復有故態遂以其父所委財產歸之此似法華窮子之事其子自此治家勵操爲鄉閭善士不數年孝基卒其友數輩遊嵩山忽見旌幢騶御滿野如守土大臣竊視專車者乃孝基也驚喜前揖詢其所以致此孝基曰吾以還財之事上帝命主此山言訖不見

厚德錄一

七

崇寧更錢法以一當十小民嗜利亡命犯法者紛紛或捕得數大缶誣以樞密章案之子緹之所鑄也初遣監察御史沈疇既至繫者已數百人盡釋之閱實

以聞時宰大怒別選煅鍊縱竟坐刺配籍沒其家沈既得罪歸鄉以死張再遷亦不顯今三十年間沈氏有子登科張氏不復振矣二子皆東吳賢者不幸而當此大抵張之失在於但畏人而不畏天吁可以爲世之戒矣

建炎間侍御沈公追贈直龍圖閣訓詞云士有屈於生前而伸於歿後方其臨事執義以行其志亦奚暇擇利害於當時而冀顯榮於今日哉是可嘉歎也爾以直道居御史府執憲不回是爲稱職而擅權誤國之人方且嫉惡而排斥之今公朝德明昭爾積年之無辜使雖沒世而不泯河圖寓直職號清華精爽尚存歆予褒寵紹興己卯正言先生

厚德錄一

小

除監察御史訓詞云 先皇帝有賢御史以議獄不撓忤柄臣至於流落以死朕嘗伸褒錄之典思其人而不及見況有令子克濟其美者哉以爾樂道修身勇於爲善義冠在列有粹然安靜之風朕既知之矣賜觀昕廷察言可用其以柏寺雄職爲予司聰紹爾家聲則名稱報

陳安節學士云福州一農家子張生幼時父使持錢三千入山市斧柯遇村人有爲逋負所迫欲自經者惻然盡以所賫贈之而親釋縛因坐石上旁有人不相識問飢渴乎曰然指路隅竹筍令食之堅不可咀徐傾小瓢水於掌以飲之生飲水頓覺精爽非常自此絕粒忽識字能爲詩頗言人未來事後祝髮爲浮

屠參議何大圭自閩來云與師孰所遇乃鍾離先生至今往來不絕

出方句治宅編

韓魏公以使相出鎮相州因祀宣尼宿于齋館夜有偷兒入其室褰帷挺刃顧謂公曰不能自濟故來求濟於公公曰凡上器具可直百千盡以與汝偷兒曰非謂此也願得公首以獻西人公即引頸偷兒投刃稽顙曰以公德量過人故來試公然凡上之物已荷公賜願公無泄也公曰諾明日於宅庫如其數取償之終不以語人其後爲盜者以他事坐罪當死乃於市中備言其事曰慮吾死後惜公之遺德不傳於世也

厚德錄一

九

范文正公幼孤隨母再適朱氏公性至孝以母在時方貧及顯非賓客不重肉妻子僅能自充然好施與所得俸祿盡置義莊以贍宗屬泛愛樂善故雖里巷之人亦知公之姓字

二宋卅角之年同於黌舍肄業有胡僧見而謂曰小宋他日當魁天下大宋亦不失甲科後十餘年春試罷復過僧於廬邸僧執大宋手而驚曰公風神頓異昔時能活數百萬命者大宋笑曰貧儒何力及是僧曰不然肖翹之物皆命也公試思之大宋俛思良久乃笑而言曰旬日前所居堂下有蟻穴爲暴雨所侵群蟻繚繞穴傍吾乃戲編竹爲橋以渡之由是蟻命獲全得非此乎僧曰是也小宋今歲固當首捷然公終不出小宋下二宋私相語曰妄也一歲固無兩魁

比唱第小宋果中首選 章憲太后當朝謂不可以弟先兄乃以大宋爲第一小宋爲第十始信僧言不妄

趙閱道少保寬厚長者與物無忤家于三衢所居甚隘弟姪有欲悅公意者厚以直易鄰翁之居以廣公第公聞不樂曰吾與此翁三世爲鄰矣忍弄之乎命亟還翁居而不追其直常知越州值歲大歉公召州之富民畢集勸誘以賑濟之義即自解腰間金帶置庭下於是施者雲集所全活十數萬人曾子固作救災記備述其事

出陳正敬遜齋閑覽

范文正公少貧悴依睢陽朱氏家常與一術者遊會術者病篤使人呼文正而告曰吾善煉水銀爲白金

厚德錄一

十

吾兒幼不足以付今以付子即以其方與所成白金一斤封誌納文正懷中文正方辭避而術者已絕後十餘年文正爲諫官術者之子長呼而告之曰而父有神術昔之死也以汝尚幼故俾我收之今汝成立當以還汝出其方并白金授之封識宛然

張文定公齊賢以右拾遺爲江南轉運使一日家宴一奴竊銀器數事于懷中文定自簾下熟視不問爾後文定三爲宰相門下廝役往往皆得班行而此奴竟不露祿奴乘間再拜而告曰某事相公最久凡後於某者皆得官矣相公獨遺某何也因泣下不止文定憫然語曰我欲不言爾乃怨我爾憶江南日盜吾銀器數事乎我懷之三十年不以告人雖爾亦不知

也吾備位宰相進退百官志在激濁揚清安敢以盜賊薦耶念汝事我日久今予汝錢三百千汝其去吾門下自擇所安蓋吾既發汝平昔之事汝宜有愧於吾而不可復留也奴震駭泣拜而去

慶曆中呂許公罷政事以司徒歸第拜晏元獻公殊章郇公得象爲相乃以諫官歐陽脩余靖上疏罷夏竦樞密使其他升拜不一是時石介甫爲國子監直講獻慶曆聖德頌褒貶甚峻而於夏竦尤極詆斥至目之爲不肖及有手鋤姦枿之句頌出泰山孫明復謂介甫曰子之禍自此始矣未幾黨議起介在指名遂罷監事通判濮州歸徠山而病卒會山東舉子孔直溫謀反或言直溫嘗從介學於是英公言於

厚德錄一

十

仁宗曰介實不死北走胡矣尋有旨編管介之子於江淮又出中使與京東部刺史發介棺以驗虛實是時呂居簡爲京東轉運使謂中使曰若發棺空而介果北走則雖孥戮不足以爲酷萬一介死未嘗叛去即是朝廷無故剖人塚墓何以示後世耶中使曰誠如金部言然則若之何以應中旨居簡曰介之死必有棺斂之人又內外親族及會葬門生無慮數百至於舉柩窆棺必用凶肆之人今皆檄召至此劾問之苟無異說即皆令具軍令狀以保任之亦足以應詔也中使大以爲然遂自介親屬及門人姜潛以下并凶肆棺斂昇柩之人合數百狀皆結罪保證中使持以入奏 仁宗亦悟竦之譖尋有旨放介妻子還鄉

而世以居簡爲長者

自王均李順之亂後凡官於蜀者多不挈家以行至今成都猶有此禁張忠定公詠知益州單騎赴任是時一府官屬憚張之嚴峻莫敢蓄婢使者張不欲絕人情遂自買一婢以侍巾幘自此官屬稍稍置姬屬矣張在蜀四年被召還闕呼婢父母出貲以嫁仍處女也

劉彝所至多善政其知夔州也會江西飢歉民多棄子於道上彝揭榜通衢召人收養日給廣惠倉米二升每日一次抱至官中看視又推行之縣鎮細民利二升之給皆爲字養故一境間子無夭闕者

江南有國日有縣令鍾離君與鄰縣令許君結姻鍾

厚德錄一

十二

離女將出適買一婢以從嫁一日其婢執箕箒治地至堂前熟視地之穴處惻然淚下鍾離君適見怪問之婢泣曰幼時我父於此穴地爲毬窩道我戲劇歲久矣而突處未改也鍾離君驚曰而父何人婢曰我父乃兩政前縣令也身死家破我遂落民間而更賣爲婢鍾離君遽呼牙儈問之復咨於老吏具得其實是時許令子納采有日鍾離君遽以書抵許氏而止其子且曰吾買得前令之女吾特憐而悲之義不可久辱當輟吾女之奩篋先求壻以嫁前令之女也更俟一年別爲吾女營辦嫁資以歸君子可乎許君答書曰遽伯玉耻獨爲君子君何自專仁義願以前令之女配吾子然後君別求良配以嫁君女於是前令

之女卒歸許氏此等事前輩之所常行今則不復得而見矣

出魏泰東軒筆錄

竇禹鈞范陽人爲左諫議大夫致仕諸子登第義風家法爲一時標表馮道贈禹鈞詩曰燕山竇十郎教子以義方靈椿一株老僊桂五枝芳人多傳誦生五子長曰儀次曰儼曰侃曰僊曰僊儀禮部尚書儼禮部侍郎皆爲翰林學士侃左補闕僊左諫議大夫參知政事僊起居郎初禹鈞家豐年三十無子夜夢亡祖亡父聚謂之曰汝早脩行緣汝無子又壽不永禹鈞唯諾禹鈞爲人素長者先有家童盜用房錢二百千慮事覺有女年十三自寫券繫女臂云永賣此女與本宅償所負錢自是遠遁禹鈞見而憐之即焚券以其女囑妻曰善撫養之既笄以二百千擇良配得所歸後僕聞之乃還感泣訴以前罪禹鈞不問由是父子圖禹鈞像晨興祝壽嘗因元夕往延慶寺於後殿階側得遺銀二百兩金三十兩持歸明日侵晨詣寺候失物者須臾一人果涕泣而至禹鈞問之對曰父罪犯至大辟徧懇親知貸得金銀將贖父罪昨暮以一親置酒酒昏忽失去今父罪不復贖矣公驗其實遂同歸以舊物還之加以憫惻復有贈賂同宗

厚德錄一

十三

外姻有喪不能自舉公爲出錢葬之由公而葬者凡二十七喪孤遺女及貧不能嫁公爲出錢而嫁之由公而嫁凡二十八人故舊相知雖與公有一日之雅遇其窘困必擇其子弟可委以財者隨多寡貸以金

帛俾之販鬻由公活族者數十家四方賢士賴公舉者不可勝數公每量歲之所入除伏臘供給外皆以濟人之急家惟儉素無金玉之飾室無衣帛之妾宅南建書院四十間聚書數千卷禮文行之儒延致師席凡四方孤寒之士無供湏者公咸爲出之無間識與不識有志于學者聽其自至故其子見聞益博由公之門登貴顯者前後接踵來拜公之門必命左右扶公坐受其禮及公之亡蒙恩深者有持心喪三年以報遺德其後復夢亡祖亡父告之曰汝三十年實無子壽且促嘗告汝今汝數年以來名掛天曹陰府以汝有陰德特延筭三紀賜五子各顯榮仍以福壽而終後當留洞天充真人位言訖復謂曰陰陽之

理大抵不異善惡之報或發於見世或報於來生天網恢恢疎而不漏此無疑也禹鈞愈積陰功年八十二沐浴別親戚談笑而卒世稱教子者必曰燕山竇

十郎云出范文正公竇謙事跡記

厚德錄卷第一

厚德錄卷第二

百鍊真隱李 元綱 編

司馬溫公童稚時與羣兒戲一兒偶墮瓮水中羣兒譁棄去公則以石擊瓮水因穴而迸兒得不死蓋其活人手段已見於韶齡中至今京洛間多爲小兒擊瓮圖

范文正公在睢陽遭堯夫到姑蘇般麥五百斛堯夫時尚少既還舟次丹陽見石曼卿問寄此久也曼卿曰兩月矣三喪在淺土欲葬之西北歸無可與謀者堯夫以所載麥舟付之單騎自長廬捷徑而去到家拜起侍立良久文正曰東吳見故舊乎曰曼卿爲三喪未舉方留滯丹陽時無郭元振莫可告者文正曰

何不以麥舟付之堯夫曰已付之矣出曾惠洪詩話

范文正公守邠州暇日帥僚屬登樓置酒未發觴見縷經數人營理喪具者公亟令詢之乃寄居士人卒於邠將出殯近郊贈斂棺槨皆所未具憮然即徹宴席厚賜給之使畢其事坐客感歎有泣下者

趙隣幾舍人好學善著述 太宗擢知制誥逾年卒子來之亦有文前以職事死塞下家極貧三女皆幼無田以養無宅以居僕趙延嗣者久事舍人義不忍去竭力營衣食以給之雖勞苦不避如是十餘年三女皆長延嗣未嘗見其面一日至京師訪舍人之舊謀嫁三女見宋翰林白楊侍郎微之發聲大哭具道所以二公驚謝曰吾徒被儒衣冠且與舍人友而不

能卹舍人之孤不逮汝遠矣即迎三女京師求良士嫁之三女皆有歸延嗣乃去徂徠先生石守道爲之作傳以厲天下

曹州于令儀者市井人也長厚不忤物晚年家頗豐富一夕盜入其家諸子擒之乃鄰舍子也令儀曰爾素寡過何苦而爲盜耶迫於貧耳問其所欲曰得十千足以資衣食如其欲與之既去復呼之盜大懼語之曰爾貧甚負十千以歸恐爲邏者所詰留之至明使去盜大感愧卒爲良民鄉里稱君爲善士君擇子姪之秀者起學室延名儒以掖之子伋姪傑劬繼登進士第今爲曹南令族

司門郎中王繕濰州人治三傳春秋中第再調沂州

厚德錄二

二

錄事參軍時魯簡肅公宗道方爲司戶參軍家貧食口衆祿俸不給每貸於王猶不足則又懇王預貸俸錢魯御下嚴庫吏深怨之訴魯私貸緡錢州并劾王王諭魯曰第歸罪某君無承也魯曰某貧不給以私干公過實自某公何辜焉王曰某碌碌經生仕無他志苟仰俸入以養妻子得罪無害矧以官物貸人過不及免君年少有志節明爽方正實公輔器無以輕過輒累遠業併得罪何益卒明魯不知而獨受私貸之罪魯深愧謝不自容王處之裕如無嫌恨色由是沉困銓管二十餘年晚用薦者引對吏部狀其功過奏曰有魯姓名時魯已參大政立侍殿中仁廟目魯曰豈卿耶魯遽稱謝且具陳其實仁廟歎曰長

者也先是有私過者例改次等由是得不降等詔改大理寺丞仕至省郎累典名郡晚年田園豐腆子孫蕃衍壽八十九卒亦庇賢爲善之報也

明道末天下蝗旱知通州吳遵路乘民未飢募富者得錢幾萬貫分遣衙校航海糴米於蘇秀使物價不增又使民採薪芻官爲收買以其直糴官米至冬大雪即以元價易薪芻與民官不傷財民且蒙利又建蓬茅屋百間以處流移出俸錢置薦席鹽蔬日與飯參俵有疾者給藥以治之其願歸者具舟續食還之本土是歲諸郡率多轉死惟通民安堵不知其凶歲也故其民愛之若父母明年范文正公安撫淮浙上公治狀頒下諸郡熙寧中命官于通距公之治逾四

厚德錄二

三

十年而民猶詠稱不已

賈詢廣都人儻有奇節輕財尚義樂濟人之難王均之叛縣宰初暉奔山中無以自匿惟怯不能行詢負匿其家又使親黨護送帥府暉卒免害暉感之作義士傳刻石三聖院

劉輝簽判哀族人之不能爲生者買田數百畝以養之初范文正公吳文肅公皆有志置義田及後登二府祿賜豐厚方能成其志而輝於初仕家無餘貲能力爲之士君子尤以爲難

蘇子美慶曆中監進奏邸承舊例以斥賣故紙錢祠神因以其餘享賓客言事者欲因子美以累一二大臣彈擊甚急宦者操文符捕人送獄皆一時之名士

都下爲之紛駭左右無敢救解者獨韓魏公從容言於仁宗曰舜欽一醉飽之過止可付有司治之何至如此帝悔見于色魏公之仁厚愛賢實可尚已

出蒲中行
澠水燕談

張忠定公詠在成都府嘗夜夢謁紫府真君接語未久吏忽報請到西門黃兼濟承事兼濟以幅巾道服而趨真君降階接之禮頗隆盡且揖張公坐承事之下詢顧詳欵似有欽歎之意公翊旦即遣典客詣西門請黃承事者戒令具常所衣服來比至果如夢中所見公即以所夢告之問平日有何陰德蒙真君厚遇如此且居某之上座耶兼濟云無他長惟每歲遇禾麥熟時以錢三萬緡收糴至明年禾麥小熟小民艱食之際糴之價直不增升斗亦無高下在我者初無所損而小民得濟所急公曰此承事所以坐某之上也令索公裳令二吏掖之使端受四拜黃公後裔繁衍至今在仕路者比比青紫

張忠定公詠在蜀主帥平賊如風悖草亂久不寧息公謂主帥曰有平民無害者在黨中亦宜治之翌日帥送賊三十餘人請公治之悉給公憑遣之曰各著業去帥怒曰何擅縱賊人公曰昨日李順脇民爲賊今日僕與足下化賊爲民用固邦本

張忠定公言吾頃與今丞相寇公南陽張覃取大名府解試罷衆謂吾名居覃之右吾上府帥書言覃之德行於鄉里有古人風將以某之文近覃之文則未

知覃之行遠某之萬萬矣遂薦覃爲解元公曰士君子當以德義相先不然未足爲士矣

張忠定公視事退後有一廳子熟睡公詰之汝家有甚事對曰母久病兄爲客未歸訪之果然公翌日差場務一名給之且曰吾廳上有敢睡者邪此必心極幽憊使之然爾故憫之

出李歐陽
乘崖語錄

楊玠尚書致仕歸長安舊居多爲鄰里侵占子弟欲詣府訴其事以狀白玠玠批紙尾云四隣侵我我從伊必竟須思未有時試上含元殿基望秋風秋草正離離子弟不敢復言

出楊文
公談苑

丁崖州謂險詐然亦有長者言真宗嘗怒一朝士再三語及輒稍退不答上作色曰如此叵耐問輒不應謂進曰雷霆之下臣若更加一言則蓋粉矣

厚德錄二

宗欣然嘉納

出嘉祐
雜志

故事州郡之獄有疑及情可憫者雖許上請而法寺多舉駁則官吏當不應奏之罪故皆移情就法不以上請燕肅判刑部奏天聖三年天下斷大辟二千四百三十六豈無法疑情可憫者而州郡無所奏讞蓋畏罪也請自今奏而不應奏者不科以罪自是左讞者歲不減千人皆情可憫法疑者無不貸免自天聖四年詎今蓋五十年貸免無慮數萬人古所謂仁人之言肅有之矣職方張淇知江陰軍吏盜錢三百萬蓋二十年矣具發其姦捕繫數十人轉運使趙廓謂曰此應賞典願寬吏吾以聞淇慘然曰殺人以求賞可

乎悉召吏諭以償錢則貸出之不爾爾曹死矣吏之親屬聞者爭出錢以償十日而足乃推二人死者為首餘悉貸不問廓愧且歎曰公長者非吾所及也淇乃簡肅公之壻

王章惠公隨舉進士時甚貧遊於翼城通人飯執而入縣石務均之父為縣吏為償錢又飯之館之於其家而其母猶所加禮二日務均醉令王起舞舞舞不中節毆之王遂去明年登第久之為河東轉運使務均恐懼逃竄然王豈肯害之乎至是事敗文潞公為縣捕之急往投王王已為御史中丞矣未幾封一銓銀至縣葬務均之母事少解尋而王為參知政事奏務均教練使務均亦改行自脩以此知王公長厚而不

忘一飯之恩也

山范賢公東齋記事

韓魏公知北都有中外親獻王蓋一隻云耕者入塚而得表裏無纖瑕可指蓋絕寶也公以百金答之尤為寶愛開醺召漕使顯官特設一卓覆以綉衣致王蓋其上且將用之酌酒遍勸坐客俄為吏將誤觸檯倒王蓋俱碎坐客皆愕然吏將伏地待罪公神色不動笑謂坐客曰物破亦自有時謂吏將曰汝誤也非故也何罪之有公之量寬大厚重如此

出劉斧翰府名談

曹武惠王彬國朝名將勲業之盛無與為比嘗曰自吾為將殺人多矣然未嘗以私喜怒輒戮一人其所居堂室弊壞子弟請加修葺公曰時方大冬牆壁瓦石之間百蟲所蟄不可傷其生其仁心愛物蓋如此

出歐陽文忠公歸田錄

李丞相沆有長者譽一世僕通宅金數十千忽一夕遁去有女將十歲美姿格自寫一券繫於帶願買於宅以償焉丞相大惻之祝夫人曰願如己子育於室訓教婦德俟成求偶嫁之止請夫人親結縭以主婚然而務在明潔夫人如所誨及笄擇一壻亦頗良具奩幣歸之女範果堅白其二親後歸舊京聞之淪感心骨丞相病夫婦割股為羹饋之至薨衰經三年以報

出僧文瑩湘山野錄

宮禁火災 真宗驚惶語王文正公旦曰兩朝所積朕不敢妄費一朝殆盡誠可惜也公對曰陛下富有天下財帛不足憂所慮者政令賞罰有所不當臣

厚德錄二

七

備位宰相天災如此臣當免罷繼上表待罪上乃降詔罪已許中外上封事言朝廷得失後有大臣言非天災乃王宮失於火禁請置獄上出其狀當斬決者數百人公持以歸翌日乞獨對言初火災陛下降詔罪已臣上言待罪今行此刑恐不副前詔有違天意果欲行刑願罪臣以明無罪狀上欣然聽納免死者幾百輩

真廟時有卜者上封事言千宮禁上怒令捕之繫獄坐以法因籍其家得朝士往還書尺上曰此人狂妄果臣僚與之遊從盡可付御史獄案劾王文正公旦得之以歸翌日獨對曰臣看卜者家藏文字皆與之筭命選日草本即無言及朝廷事臣託往來亦曾

令推步星辰具狀尚存因出以奏曰果行乞以臣此狀問上曰卿意如何公曰臣不欲因以下祝賤流累及朝臣上乃解公至政府即時焚去繼有大臣力言乞行欲因而擯之上令中使再取其狀公曰得旨已寢焚去之

王素王文

韓魏公在魏府僚屬路拯者就案呈有司事而狀尾忘書名公即以袖覆之仰首與路稍稍潛卷語定從容以授之路君退而自見且媿且歎曰真天下盛德也韓魏公嘗言內官王昭德絕不類內官往年執政賈昌朝陳執中惡歐陽公欲因張氏事深治之令蘇世昌鞠獄獄不成蘇云不如鍛鍊仍乞不錄問昭德時為勘官正色曰上令某監勘正欲盡公道爾鍛鍊何

厚德錄二

等語邪歐公遂清脫韓魏公帥定武時夜作書令一侍兵持燭於旁兵他顧燭燃公鬚公以袖麾之而作書如故少頃回視則已易其人矣公恐主吏鞭卒急呼曰勿易之渠方解持燭軍中為之感服

韓魏公為丞相每見文字有攻人隱惡者即手自封之未嘗使人見

韓魏公知歐陽永叔不以繫辭為孔子書又多以文中子為可取中書相會累年未嘗與之言及

出王忠獻

別錄公

王沂公曾留守洛帥歲數里有困積者飢民聚黨脇取鄰郡以強盜論報死者其眾公但重笞而釋之遠

近聞以為法全活者數千計仍上言國初淮浙未下之日嘗命陝雍晉絳歲漕粟以赴京師遂詔給陝粟二十萬儲廩充而民息肩于今賴之

校書郎張子奭居三川間嘗請見王沂公延於便坐屏左右語之曰聞伊闕令劉定基貪虐無狀民將興訟又出書一軸悉數其罪且曰為吏至此誠不足念若舉以成獄則平民罹其害者不啻千人今將先事除之如何子奭對以漢薛宣故事公領之未幾檄召令至府面詰之仍示以鄉來書軸俾自閱之劉首伏不敢有隱且求解去翌日以疾告自免由是訟息而民安

出王韓王沂公言行錄

工部侍郎胡宿為邑日丁晉公為遊客見之胡待之甚厚丁因投詩索米明日胡延晉公常日所用樽皿悉屏去但陶瓦而已丁失望以為厭已遂辭去往見

厚德錄二

九

之出銀一篋遺丁曰家素貧惟此飲器願以贖行丁始諭設陶器之因其後晉公極力推挽卒至顯位朝士劉廷式本田家隣舍公有一女約與廷式為婚後契闊數年廷式讀書登科歸鄉間訪隣翁隣翁已死女因病雙瞽家極困餓廷式使人申前好而女子之家辭以疾仍以傭耕不敢姻士大夫廷式堅不可與翁有約豈可以翁死子疾而背之卒與成婚閨門極雍睦其妻相携而後能行凡生數子廷式嘗坐小譴監司欲逐之嘉其有美行遂為之闊略而後廷式管勾江州太平宮而妻死哭之極哀蘇子瞻愛其義

為文以美之出沈存中筆談

李翰林宗諤其父文正公昉秉政時避嫌遠勢出入僕馬與寒士無辨一日中路逢文正公前驕不知其為公子而遽呵辱之是後每見斯人必自隱蔽恐其知而自媿也

京師人有以金銀繒錦實二篋託付於其相知數年而死彼人歸詣其子曰我父平日未嘗一言及此且無契券之驗殆長者之誤也其人曰我躬受之爾父豈待券契與汝必預聞哉兩人相推無敢當其人遂持以白于官時包孝肅公尹京驗究其實斷與其子世俗之說皆謂今人無復良心惟知有利耳聞是二人之風可以釋一世之疑

厚德錄二

蘇子瞻云慶曆三年有李京者為小官吳鼎臣在侍從二人相與通家一日京薦其友人於鼎臣求聞達於朝廷鼎臣即繳其書奏之京坐貶官未行京妻謁鼎臣妻取別鼎臣妻慙不出京妻立廳事召鼎臣幹僕語之曰我來既為往還之久欲求一別亦為乃公嘗有數帖與吾夫禱私事恐汝家終以為疑索火焚之而去出呂原明語錄

元祐中舉子呂中應大科以進卷遍投從官一日與李方叔諸人同觀文理乖謬撫掌絕倒范純夫偶出見之問所以然皆以實對純夫覽其文數篇不笑亦不言掩卷他語侍坐者亦不敢問他日吳中請見純夫諭之曰觀足下之文應進士舉且不可況大科乎

此必有人相誤請歸讀書學文且習進士吳中詞謝而去出見氏客語

宛州有民家婦姓賀氏里人謂之賀織女父母以農為業其夫則負擔興販往來州郡賀初為婦未旬浹其夫出外經求每一出數年方歸歸則數日復出不聞一錢濟其母給其妻家貧無賴閭巷呼為不孝之子所得錐刀之利別於他處供給小妻賀知之每夫還但以忻然承事飲食漱濯必盡其力未嘗微露風彩言及小妻及干以衣食其夫自以有所慚負則必非理毆罵之婦亦不之酬對其姑老且病凍餒切骨婦則傭織以資之所得傭直盡歸其姑已則寒不營衣飢不飽食姑又不慈日有凌虐婦復益加恭謹下

厚德錄二

氣怡聲以悅其意雖閨室無人之所亦無怨歎夫嘗挈小妻至家賀則以女弟呼之慇懃待之略無慍色賀為婦二十餘年其夫在家前後無半載而能勤力奉養始終無怨可謂賢孝矣此婦生於窮賤之門口不知忠信之言耳不聞禮義之訓而能如此雖古之淑哲無以過也故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斯言不謬矣書之以備鑒戒出范資王堂閑話

孫學士元忠朴呂正獻公所薦館職也嘗為呂居仁言元祐間某嘗對侍講非笑程正叔侍講謂某正叔有多少好事元忠不說何故只言其短某因釋然心服後不復敢深議正叔因思今人如元忠樂善者少矣侍講謂榮陽公呂原明也出呂居仁童蒙訓

曹彬侍中討蜀初克成都獲婦女者彬悉閉於一第竅以度食曰是將進御嘗密衛之洎事寧咸訪其親以還之無者嫁之出聖宋

孫莘老知福州時民有欠市易錢者繫獄甚衆適有富人出錢五百萬葺佛殿請于莘老莘老徐曰汝輩所以施錢者何也衆曰願得福耳莘老曰佛殿未甚壞又無露坐者孰若與其錢爲獄囚償官遂使數百人釋枷鑼之苦其得福豈不多乎富人不得已諾之即日輸官囹圄遂空

范文正公少學於府庠同舍有病者文正親調藥以療病病亟囑文正曰吾無以報子平生有一術遊遠方未嘗窮乏者術之力也今以遺子因授藥一裹方

書小策文正不得已留之未嘗取視後二十年得其子還之封記如故厚錄二 出劉延年孫公談園

前宰相蔡確坐詩語譏訕簾中臺諫章疏交上必欲朝廷誅殛宰執侍從皆謂當然范忠宣公獨以爲不可遂於簾前開陳方今聖朝宜務寬厚不可以語言文字之間曖昧不明之過誅竄大臣今日舉動宜與將來爲法式此事甚不可開端也疏云蓋如父母之有逆子雖天地鬼神不能容貸恕於父母親至於必死之地則却恐傷恩臣之區區實在於此出范忠宣公行錄慶曆中劫盜張海橫行數路將過高郵知軍晁仲約度不能禦喻軍中富民出金帛具牛酒使人迎勞且厚遺之海悅逕去不爲暴事聞朝廷大怒時范文正

公在政府富鄭公在樞府鄭公議欲誅仲約以正法范公欲宥之爭於上前富公曰盜賊公行守臣不能戰不能守使民醵錢遺之法所當誅也不誅郡縣無復肯守者矣聞高郵之民疾之欲食其肉不可釋也

范公曰郡縣兵械足以戰守遇賊不禦而反賂之法所誅也今高郵無兵與械雖仲約之義當勉力戰守然事有可恕戮之非法意也小民之情得醵出財物而免於殺掠也理必喜之而云欲食其肉傳者過也 仁宗釋然從之仲約由此免死既而富公愠曰

方今患法不舉方欲舉法而多方沮之何以整衆范公密告曰祖宗以來未嘗輕殺臣下此盛德之事奈何欲輕壞之且吾與公在此同僚之間同心者有幾

雖上意亦未知所定也而輕導人主以誅戮臣下他日手滑雖吾輩亦未敢自保也富公終不以爲然及二公迹不安范公出按陝西富公出按河北范公因出欲守邊富公自河北還及國門不許入未測朝廷意此夜傍徨不能寐遶床歎曰范六丈聖人也出蘇子由

李謙溥有招收將劉進者勇力絕人數以少擊衆并人患之乃以蠟丸封書讒進陽遺其兄晉帥趙贊得之以聞 太祖即詔謙溥械送闕下謙溥曰此反間也願以闔門保之 太祖得奏遽釋進厚賜金帛遣之侯可寓逆旅有書生病極將爲庸醫所誤侯與書生無契素特哀其途窮輒叱去醫者自爲調藥餌病病

開始與之告別

出呂厚明呂氏家塾廣記

陳秦國公省華三子已貴秦公尚無恙每賓客至其家堯佐及仲季子侍立左右坐客踧踖不安求去秦公笑曰此兒子輩爾後天下皆以秦公教子為法而以陳氏世家為榮

竇儀尚書家法整肅每對客坐即二侍郎三起居四參政五補闕皆侍立焉晉公談錄

厚德錄卷第二

厚德錄卷第三

百鍊真隱李

元綱編

韓許國公億在中書日嘗見天下諸路有職司掇拾官吏小過輒顏色不懌曰今天下太平主上之心雖虫魚草木皆欲得所夫仕者大則望為公卿次則望為侍從職司二千石其下亦望京朝幕職奈何錮之於聖世持心如此昔索安不以賊罪鞠人其韓公之謂乎

蘇兵部者充陝西轉運景祐中洛陽大旱穀貴百姓飢殍京東轉運司亦無以為賑洛陽留守移書求者粟二十萬斛遂移文陝府如數與之仍奏於朝時同職謂者曰陝西沿邊之地屯軍甚多若有餘止可移

之以實邊郡奈何移之別路者曰天灾流行春秋有恤鄰之義生民皆繫於君無內外之別奈何知其垂亡而不以奇贏賑恤耶曰苟有饋運者當自謀必不以此相累朝廷甚嘉之出張唐英嘉祐名臣傳

沈邈嘗為京東轉運使數以事侵宋元憲公庠後任御史又彈奏庠不可以為執政及庠在洛邈子監麴院因出借縣人負物杖之道死死者實以他疾而邈之子府屬所惡痛治之以治庠獨不肯曰此何足以為人也人以此稱庠長者

宋宣憲公綬判三司憑由司建言比歲下赦令釋逋而稽期未報者六十八州軍請諸路選官覆校限半月以聞以是脫械繫三千二百人所除數百萬

范文正公為參知政事會王倫寇淮南州縣官吏有不能守朝廷盡欲誅之公曰時諱言武備盜賊猝至而專責守臣死事不可故守令皆得不誅

司馬待制池溫公父也知杭州轉運使江鈞張從革惡池撫其所決事十餘條奏降知虢州初轉運使既以奏池而會吏有盜官銀器繫州獄且自陳為鈞嘗私厨出所費過半又越州通判私載物犯稅而實從革使之因遣人私請曰幸怜赦之或謂池獨不能忍也池卒不校人以長厚稱之

楊侍郎偕知審官院元昊乞和不稱臣偕上言以謂連年出師國力日以蹙莫如以書遺之徐圖誅滅之計諫官歐陽脩蔡襄交章劾奏偕職為從官不思

皇德錄三

為國討賊而助元昊不臣之請罪當誅偕不自安求知越州道改知抗而襄謁告迎親抗而輕遊里市或謂曰何不以言於朝偕曰襄嘗以公事詆我我豈可以私報也

馬少保亮通判常州時吏有忘失官物械繫妻子至連逮者數百人亮一切縱去許自償所負不踰月而盡輸之咸平初命往京西河東二道放積欠官物奏除者數百萬還奏稱旨

馬少保以王均反為西川轉運使賊平主將尚誅殺不已亮救全者千餘人明年召問蜀事會械送為賊所誣誤者八十九人至京師知樞密院事周瑩欲盡誅之亮言愚民脅從者眾此持百之一二爾餘皆竄

伏山林若不貸之恐遠人危懼重貽朝廷憂帝從之馬少保為西川轉運使時施州鹽井歲久泉涸而官督所負州繫捕各數百人亮盡釋繫者而廢其井凡除所逋二百餘萬提點福建刑獄始訊冤獄全活者數十人

馬少保為御史中丞上言近歲以來父祖未葬而多別財異爨甚傷風教請自今未葬者不得析居

知制誥韓綜通判天雄軍會河水漲金隄民依丘冢者凡數百家水大至綜出令能活一人者予千錢民爭操舟楫盡救之已而丘冢潰

李給事行簡為八州軍體量安撫時大飢遂發義倉粟賑貧乏蜀耀州通租除龍圖閣待制真宗數幸

皇德錄三

龍圖閣命講周易間訪大臣能否而行簡無怨昵必盡稱道其長人以為長者

胡侍郎則提舉江南路銀銅場鑄錢監時得吏所匿銅數萬斤吏懼且死則曰馬伏波哀重囚而縱亡之吾豈重貨而輕數人之生止藉為羨餘及除廣西轉運按宜州重辟十九人而為辨活者九人

胡侍郎在福州時前守陳絳坐嘗延蜀儒龍昌期為州人講易得錢一萬事發自成都械昌期至則破械館以賓禮出俸錢為償之

扈諫議稱為梓州路轉運使屬歲飢道殣相望稱先出祿米以賑民故富家大族皆願以米輸入官而全活者數萬人

方諫議慎言爲侍御史時丁謂貶遣慎言籍其家得士大夫書多干請關通者悉焚之不以聞世稱長者胥內翰偃未仕時家有良田數千頃既貴悉以與族人嘗與謝絳受詔試中書吏而大臣有以簡屬偃不發視而焚之且曰發而言之不亦傷刻薄乎

薛簡肅公奎知益州里父訟其子不孝者詰之乃曰貧無以爲養奎因出俸錢與之

范文正公爲江淮體量安撫所至賑乏絕又陳八事其四曰國家重兵悉在京師而軍食仰於度支則所養之兵不可不精也禁軍代回五十以上不任披帶者降爲畿內及陳許等處近下禁軍一卒之費歲不下百千萬人則百萬緡矣至七十歲乃放傳且人方

厚德錄三

四

五十之時或有鄉園骨肉懷土之情猶樂舊里及七十後鄉園改易骨肉淪謝羸老者歸復何託是未停之前大蠹國用廢之之後復傷物情咸平中揀鄉兵人無歸望號怨之聲動於四野祥符中選退冗兵無歸之人大至失所此近事之鑒也請下殿前軍馬司禁軍選不堪披帶者與本鄉州軍別立就糧指揮至彼有田園骨肉者許之歸農則羸老之人亦不至失所矣

王待制質權知荆南府有媼訴其婦薄於養婦曰舅姑家既窮而歸且奉事無不謹質曰姑雖不良獨不顧若夫耶取家人衣衣媼又給以廩粟使歸養之皆感泣而去

劉吏部夔不治財產所收私田有餘穀則以振救鄉里貧人前死數日作遺表以祿賜所餘分親族馬少保亮知潭州屬縣有亡命卒剽劫爲鄉人共謀殺之在法當死者四人亮謂其僚屬曰夫能爲民去害而乃坐以死豈法意耶乃批其案悉貸之

馬少保知昇州行次九江屬歲旱民飢乃邀湖湘漕米數千艘以賑之因奏瀕江諸郡皆大歉而吏不之救願罷官耀令民轉粟以相賙足朝廷從其言

馬少保知廣州是時宜州陳進初平而澄海兵從進反者法當配隸皆釋之不問又鹽戶逋課質其妻子於富室悉取以還其家徙虔州錄孝行圖于牙門以示民

厚德錄三

五

張諫議師德判三司都理欠憑由司時建言有負官物而本非侵盜若憊獨貧病者雖督繫之卒無以自償請因上慮囚而一切蠲免之詔施用其言

楊諫議告除京西轉運副使時屬部歲飢所至發公廩又募富室出粟以賑之民伐桑易粟不能售告命高其估以給酒官由是獲濟者甚衆

姚龍學仲孫爲許州司理參軍時王嗣宗知州事民有被盜殺者其妻訴里胥嘗賄於其夫不與而惡之此必盜也乃捕繫獄將以死而仲孫疑之嗣宗怒曰若非盜耶然亦不敢遽決後數日果得其盜者嗣宗喜曰審獄當如是也改資州轉運使檄往富順監按疑獄全活者數十人

方諫議慎言知泉州會歲飢大發官廩以貸民又恤其鰥寡孤獨而皆愛之至有生子以方兒爲名者張密學逸知益州會歲旱乃導江水爲堰以溉民田又自出公租減價以賑民初民飢多殺耕牛食之犯者皆配關中逸奏民殺牛以活將死之命與盜殺者異若不禁之又將廢穡事今歲小稔請一切放還復其業從之

錢祕監昆知梓州時會歲旱歉民多流移大發常平粟賑之而自劾釋不問

張密學奎守婺州有滯囚法當死獄成三問輒不伏轉運使命奎覆按一視牘而辨之得不死人皆服其明通判廬州罷歸會秦州鹽課緡錢數十萬事連十

厚德錄三

六

一州轉運使請遣制使按于鳳翔詔擇奎因言鹽法起於軍興之不足非仁政所行若不得已令商人輸流通行民間而出其征則縣官獲利爲多與夫壅之以自入官去而民怨緣而興獄者異也於是悉除十一州所負奎性甚孝爲御史時母病乃齋戒割股肉和藥進之遂愈

唐待制肅爲泰州司理參軍有商人夜宿逆旅而同宿者殺人亡去旦視之血汙其衣爲吏所執不能明遂自誣服肅爲白其冤而知州事馬知節趣令具獄肅固持不可後數日果得真殺人者矣

陳龍學從易知虔州歲飢有持杖盜殺發困倉者請一切減死論於是全活者千餘人

王待制居易知漢州會歲大飢乃出俸錢率僚吏及郡豪得穀數萬斛賑飢民全活者以萬計安撫使韓琦薦之

梅諫議摯通判蘇州初二浙飢官貸種食已而督償之甚急摯上言賑民所以爲惠也反撓民不便因下其奏他州悉得緩期償之

嵇內翰穎父適嘗爲荆南石首主簿民有父子坐重辟府特命適按劾之爲免其子死而父以抵法託言於人曰主簿仁人也且生令子明年穎生天聖中進士及第

張侍郎溥知楚州會歲飢貽書發運使求貸糧不報因歎曰民轉死溝壑矣尚待報耶乃發上供倉粟賑

厚德錄三

七

之所活以萬計因上章待罪降勅獎諭李諫議應言少孤事母以孝聞除侍御史時鄆州民有傳妖法者其黨凡百餘人捕者欲邀功賞而極誣以不軌命應言往按其事止誅首謀數人餘悉全活之

吳龍學遵路知崇州會歲歉先期轉市米吳中以賑貧民自他流至者其全亦十八九丁母憂廬墓側蔬食終制既沒家無長物其友范仲淹分俸賙其家李給事允元通判寧州州卒謀亂事覺連逮者衆允元極意辨析止坐首惡數人誅之爲利州路轉運使至所部會歲飢發官粟數萬碩賑民之得不流徙趙樞密積爲益州路轉運使邛州蒲江縣捕劫盜不

得而官司返繫平民十數人楚掠彊服又合其辭若無疑者積適出部意其有冤乃馳入縣獄因盡得其冤狀釋出之

王待制鼎廉於財父死以財物分諸子鼎悉推與季弟及在臨卽轉運使令攝成都新繁縣事又推職田所入不取後奉使契丹得絹千餘疋散之族人一日盡事繼母孝教育孤姪甚至自奉養尤儉約

陳節使堯咨權通判流內銓時舊制選人皆用制奏舉乃得京寺官而士有孤寒不為人知者堯咨特爲陳其功狀升擢之

陳郎中貫擢利州路轉運使屬歲飢出所得職田粟盡以賑民富民有積粟者率令計口自占其數有餘

則皆發之

厚德錄三

八

楊發運日華知嘉州先是蜀旱飢而州民逋官租以鉅萬計逮捕繫械歷數年不能償日華至悉奏蠲除之

石中允介爲嘉州軍事判官丁父母憂躬耕徂徠山下葬其五世之未葬者七十喪魯人號爲徂徠先生劉從事顏爲齊州任城縣主簿會歲飢發大姓所積粟以活數千人也

李防禦允則知潭州會湖南飢欲發官廩先賑之而後奏轉運使以爲不可允則曰須報踰月則飢者無及矣不聽明年又飢復欲先賑之轉運使又報不可允則乃願以家貲爲質由是全活者數萬人矣

趙觀察滋知雄州時契丹大飢舊米出塞下不得過三升滋曰彼吾民也今出米無所禁

桑崇班憐嘗遇大水有粟二廩將以舟載之見百姓走避水者遂弃其粟而載之得皆不死歲飢聚人盡食其粟盡而止

孫觀察權知滄州有劫盜獄成廉疑之謂其僚屬曰我武人也獄亂非吾事試召其鄰里而周訪之皆曰此平居放不事今以爲盜則非也既二日果得真盜降詔獎諭

靳提舉宗說監滄州鹽山縣務日嘗攝縣事有繫囚坐殺人法當死宗說疑之會犯者言其母年九十病且甚願得一別母而死宗說惻然釋囚縛令人與俱

厚德錄三

九

至家旣而更獲所殺人者

康團練德輿爲大名府鈐轄提舉金隄至和中河決小吳埽破東隄頓丘口居民之避水者趨隄上而水至不得達德輿以巨艘五十順流以濟之免墮溺者數萬人李仲昌治資聖歸役兵數千人會雨潦道不通不能得食又以舟濟以食

周諫議湛通判戎州日其俗尚巫有病輒不醫皆聽巫以飲食往往不得愈湛爲禁俗之習爲巫者又刻方書於石自是始用醫病者更得活提點廣東刑獄初江湖之民略良人鬻嶺外爲奴婢湛至聽其自陳得男女二千六百餘人還其鄉

陳運使希亮少時從鄉人宋輔學輔死母子貧困希

亮以女妻其子而贍卹其母終身出兩朝諸臣傳

沈內翰文通治杭州令行禁止人有貧不能葬及女子孤無以嫁者以公使錢葬嫁數百人倡優養良家女為己子者奪歸其父母

曾侍中公亮為相時每得四方奏獄必躬閱之密州銀沙發民田中有強盜者大理論以死公亮獨曰此禁物也罪不應死下有司議卒比劫盜禁法盜得不死先是金銀所發多以強盜坐死自是無死者出熙豐故

事名臣傳

葉左丞夢得云余在許昌歲值大水災傷京西尤甚浮殍自鄧唐入吾境不可勝計令盡發常平所儲奏乞越常制賑之幾十餘萬人稍能全活惟遺棄小兒

厚德錄三

十

無由得之一日徇左右曰人之無子者何不收以自畜乎曰然人固願得之但患既長或來識認爾余為閱法則凡傷災棄遺小兒父母不得復取乃知為此法者亦仁人也夫彼既棄而不有父母之恩已絕矣若人不收之其誰與活乎遂作空券數千具載本法即給內外廂界保伍凡得兒者皆使自明所從來書於券付之略為籍記使以時上其數給多者賞且分常平餘粟貧者量授以為資事定按籍給券凡三千八百人皆奪之溝壑而置之襁褓此雖細事不足道然每以告臨民者恐緩急不及知其法或不能出此術也

李文靖公沆為相專以方嚴重厚鎮服浮躁尤不樂

人論說短長附已胡秘監旦謫商州久未召嘗與文靖同為制誥聞其拜參政以成啓賀之詆前居職罷去云呂參政以無功為左丞郭參政以酒失為少監卒參政非才謝病優拜尚書陳參政新任失旨退歸兩省而譽文靖甚力意將以附之文靖慨然不樂命小吏封置別篋曰吾豈真優於是者耶亦適遭遇耳乘人之後而譏其非吾所不為況欲揚一己而短四人乎終為相旦不復用舊聞韓宗武云後閱旦傳乃載此文

趙康靖公槩厚德長者口未嘗言人短與歐陽文忠公同知制誥後亦同秉政及文忠被謗康靖密申辨理至欲納平生誥勅而保之而文忠不知也

厚德錄三

十一

富韓公弼為樞密副使坐石守道謗自河北宣撫使還除知鄆州復徙青州讒者不已人皆為公危懼會河北大水流民轉徙東下者六七十萬人公一皆招納之勸民出粟自為區畫散處境內室廬飲食醫藥纖悉無不備從者如歸市有勸公非所以處疑弭謗禍且不測公傲然弗顧曰吾豈以一身易此六七十萬人之命哉卒行之愈力明年河北二麥大熟始皆襁負而歸則公所全活也於是雖謗公亦莫不畏服知不可撓而公疑亦因是浸釋公在政府不久而青州適當此疑嘗見其與一所厚書云在青州偶能全活數萬人勝二十四考中書令遠矣張侍郎舜民嘗刻之石出葉少蘊避暑錄話

庚寅歲湖州孔目官朱氏以米八百石作粥散貧是歲生服服為從官

潤州金壇縣陳元熙寧八年餓殍無數作萬人冢每一尸設飯一甌席一領紙四貼藏尸不可紀是歲生廊又生度皆為監司孫登仕者相繼出王定國見近錄

王沂公曾執政外親戚可任者言之於上否者厚恤之以金帛自奉甚薄待客至厚薄於滋味無所偏嗜庖人請命未嘗改饌事諸父諸母諸乳母盡其孝謹葬外氏十餘喪嫁姻族孤女數人凡四鎮所至悉興學校輟俸錢以助其費青州仍出家藏書篇卷甚廣以助習讀出王粲王沂公言行錄

仁宗時朝議在官七十而不致仕者有司以時按籍

厚德錄三

十三

舉行翰林學士兼史館修撰胡宿以謂養廉恥厚風化宜有漸而欲一切以吏議從事殆非所以優老勸功之意當少緩其法使人得自言而全美節朝廷嘉其言是以至今行之出李做本朝事實

天聖中王清昭應宮灾太后曰先帝營奉此宮極天下之力今一旦灰燼皆守衛者不謹所致詔付御史臺推劾皆欲戮之御史中丞王晦叔上疏曰昔魯相僖宮灾孔子以為相僖親盡當毀也漢遼東高廟灾及高園便殿灾董仲舒曰高廟不當居陵旁故天灾今王清之興不合經義先帝信方士邪巧之說蠹耗財用無紀今天焚之乃戒其侈而不經也上與太后感悟乃薄守衛者罪

仁宗嘗謂近臣曰比有貪墨之吏賊民自厚朕誠惡

之今後曾有賊私罪犯更不得許臣僚奏舉審官院流內銓三班院更不得引見磨勘轉官時士人亦有材高而不能事上官者或上官以私忿而捃拾米鹽果菜細碎以為賊私者遂求不得進用眾以為冤右正言知制誥流內銓吳育奏欲乞應選人中曾犯賊私之類除情理重者無復在官其餘罪名雖同事體不一或以微物致累或以周防偶虧而所犯稍輕故得敘用候經兩任如別無私罪顯有材能並許奏舉特與磨勘

唐御史介上言陳宰臣文彥博之過貶授英州別駕介未至英州彥博奏出介至重是陛下因臣而退敢

厚德錄三

十三

言之士願召用之尋通判潭州移知復州又召為言事御史

孔寺丞牧早以文行見推鄉黨在汝州村居飢歲鄉民貨舉菽粟聽其自取中皆不取償民有盜伐所種竹木者家僮執之牧見而釋之且問其所欲之數欲伐而益之俾如其意盜者愧謝所居園圃近水民有夜涉水盜蔬果者牧嘆曰晦夜涉水或有陷溺即為製橋盜者慙不復渡

仁宗時天下郡國有灾異飢饉而鄰郡多閑糴右正言充秘閣校理吳及奏乞聖旨諸路或有灾傷輒敢閑糴科違制之罪上從之初上晚年未有皇子而求嗣益切後官所誕育者皆公主上言陛下左右內臣

凡四千餘人是絕人之嗣多矣久無皇嗣豈以此耶上感寤之

仁宗時天下提刑轉運知府多以愛憎喜怒發摘官吏小失以快己意御史裏行陳洙奏欲望凡奏到公案其被奏官於理無罪者兼取問元案舉官司重行謫罰被奏之人移於鄰郡以相回避仍令班行天下戒監司州郡苛察者上深以為然令審刑院大理寺今後諸處勘到命官使司奏案內有不合書罪顯涉摺拾者仰奏干繫官吏自是少敢以喜怒愛憎羅織官吏

仁宗時審官院及流內銓條制應京朝官選人祖父母父母年及七十已上無子孫弟姪年二十已上侍

厚德錄三

十四

養並令召保與家便差遣御史裏行陳洙奏應上侍者須親到京方免遠注與授家便其中有親在五路者以負多闕少皆授差遣還家動經年歲夫人年過七十須更無有侍側則舉然不安今使其子孫去親千里不幸疾病甘旨弗供醫藥弗繼則死者遺恨獨不累聖朝孝治之至邪臣欲乞京朝官選人得替在外親年七十以上的無兼侍者許召保仰逐處州軍疾速備錄申審官院流內銓與注授家便路分合入差遣更不令親自到闕如此則老者得遂其安孝者得盡其力自是親老而無兼侍者皆外除之

宗君目政要錄

元達為馬步軍頭領媯州團練使會部送亡命自首

者引對軒陛左右或勸太宗殺之以戒効尤者達奏此類在山林尚多不如赦之使有自新之路以勸來者亦以成陛下好生之德太宗悅悉赦之

趙韓王普初為滁州軍事判官太祖過滁上與語奇之會獲盜百餘人將就死普意其有冤啓太祖更訊之所全活者十七人矣

薛文惠公居正知朗州湖湘初平卒多亡命山澤監軍使疑城中僧千餘人皆其黨欲誅之居正以計緩其事後擒賊帥汪端詰之僧果不與悉得全活

韓通少應募以勇力聞顯德二年河北大兵之後遺骸滿野通悉令收瘞為萬人冢命記室賈湘刻石紀事立於無極縣

厚德錄三

十五

宋準所至皆有治聲盧多遜貶李穆坐同門生免左右無敢言者準因盛言穆長者有檢操嘗惡多遜專恣固非其黨也太宗悟遂復穆官

曹侍中彬北征之失律也趙昌言請行軍法及昌言自延安還因事被劾未得入見彬在近密為上請乃許朝謁

馬知節樞密知秦州州嘗質羗酋二十人屬殆逾二紀知節曰此亦人也豈不懷土悉遣還蕃落感其惠乞受代無以敢怨塞者也

何承矩繼筠之子太平興國五年知河南府時兩川綱運皆調丁男或囚之在道病亦令負擔承矩以為疲民橫役悉奏令還之矣

謝德權咸平中凶人劉燁僧澄雅訟報政與許州民陰結西戎爲叛者詔溫仲舒謝泌鞠問令德權監之旣而按驗无狀泌奏追大臣下獄乃可其奏德權曰必欲陷大臣耶若大臣無罪受辱則仁君何以御臣下臣何以事人君仲舒曰德權所奏者善乃可之

趙忠獻公普令親吏關隴市木治第親吏因而私販三司使趙玘潜白太祖太祖召普與玘面質玘大言普販木太祖大怒追班將逐普詔問太子太師王溥等普得何罪溥奏趙玘誣罔大臣太祖意解因令扶出玘貶爲汝州牙校

喬惟岳陳洪進納土其子文顯爲泉州留守惟岳爲通判會盜起仙縣蒲田縣百丈鎮衆十餘萬來攻城

厚德錄三

十六

中兵三千監軍何承矩王文寶欲屠其城燔府庫而遁惟岳抗議以爲朝廷寄委今惠澤未布盜賊連結反欲屠城豈詔意哉未幾轉運使楊克讓以福州兵至賊圍遂解

高防初爲澶州防禦使張從恩判官有軍校段汝進盜官木造什物從恩怒欲殺之洪進給云判官使爲之從恩問防防即誣伏洪進免死乃以錢十千馬一疋遺防而遣之防別去終不自明旣又以騎追復之歲餘從恩親信言防自誣以活人命從恩嘆益加禮重

查道初赴舉貧不能上道親族哀錢三萬遣之道出滑州過父友呂翁家翁喪無以葬母兄將鬻其女以

辦喪事道傾褚中錢悉與之又與嫁其女又嘗有僚卒女爲人婢道贖之將女以嫁士族也

厚德錄卷第三

厚德錄卷第四

百鍊真隱李 元綱 編

劉中丞溫叟性端厚方正動必由禮然以父名岳終身不聽絲竹人以太過事繼母以孝聞雖盛暑非冠帶不敢見嘗令其子市藥藥有天靈蓋問此何從而產對以人骨即然命致瘞於郊外矣

李玉嘗客於滄州呂充門下劉守光破滄州盡殺呂充家充子琦年十四王負之以逃勾衣食以資之燕越間以能存呂氏之孤推以為義士清泰中琦為給事中端明殿學士時王已卒乃薦其子度於知貢舉馬裔孫遂擢甲科

魏羽淳化中許王慕薨或有以官府上聞者 太宗

怒追捕僚吏將窮究之羽乘間言曰漢戾太子竊弄父兵當時言者以其罪當笞耳今許王之過未甚於是故被劾者皆獲輕典出范蜀公本朝蒙求

蔡卞章惇同肆羅織遷謫元祐諸公卞率惇以奏乞發司馬光墓門下侍郎許將獨無言卞等退 哲宗

留將問曰卿不言何也將曰發人之墓非盛德事哲宗曰朕與卿同乃不從出即伯溫辨註錄

仁宗初蒞政問輔臣四方奏獄來上不知所以裁之如之何則可呂文靖公夷簡進曰凡奏獄必出於疑疑則從輕可也 帝深以為然故終 仁宗之世疑獄一從於輕

魏仁浦丞相嘗為賈延徽諸幾遇禍摠師出征有得

延徽以獻者仁浦曰因兵戈報私怨不忍為也人服其長者初事周世宗世宗下急輕殺戮仁浦營救而免者十常七八從出征鋒鏑之下無橫死者

王文康公溥初周祖鎮蒲津召置幕府從征李守正王景崇得朝臣交結書周祖欲暴其事溥力請焚之後世宗嘗問漢相李崧蠟丸書結北虜有記其辭者否溥曰使崧有此肯以示人耶逢吉輩為之爾世宗遂優贈其官

李文正公昉在相位循謹自守臨事多恕與張洎盧多遜善薄張泌上嘗問多遜昉頗為辨釋上曰多遜嘗毀卿不直一錢昉曰臣不敢誣罷相張洎草詔深攻其短張泌時時造其第或問泌曰我為廷尉獨

李公未嘗以私事見于今雖退居可見

李潛父超為禁卒從潘美掌刑刀美嗜殺戮超常緩之怒釋多全活者人以為有陰德潛官至右司郎中樞密直學士

張司空齊賢前後治獄全活甚眾在相位事有涉干請辭連李沆而齊賢獨任其責物論甚美

王文穆公欽若判三司理欠憑由司奏蠲乾德至咸平逋負凡餘萬釋繫囚三千餘人以廣惠澤

王沂公曾知審刑院初違制之法無故失率坐徒二年公請分故失非親被制書者止以失論上不悅曰如是無復有違制者曾曰如陛下言亦無復有失者矣自是違制遂分故失

張文節公知白初叅知政事為宰相王欽若所排及知南京欽若謫分司南京眾謂必報之而知白待之加厚其在相位清約如寒士慎重器人服其公

張文懿公士遜在相位陳堯佐罷叅知政事有挾怨上言堯佐欲反復有誣諫官陰附宗室者遜置二奏上前且言儉言動搖朝廷若一開姦萌則臣亦不能自保矣上悟置告者于法誣諫官事亦寢

王章惠公隨知戎州戎人多蓄逃卒或忤意則執以求賞故坐法眾隨至下令能自歸者免仍隸舊籍多所全活

陳文忠公堯叟嘗為廣西轉運使其俗有疾不服藥唯禱神堯叟以集驗方刻石桂州驛舍是後始有服藥

厚德錄四

者嶺外少林木井泉堯叟為植木道傍鑿井置亭舍至今為利性儉素事親至孝母馮性嚴堯叟未嘗忤其意

陳文惠公堯佐在樞府日太常博士陳詒知祥符縣以法繩吏吏悉遁去章獻太后怒事下樞密院詒連姻宰相呂夷簡欲因詒中傷夷簡者堯佐以為罪詒則姦人得計而能吏沮矣詒遂獲免

劉丞相沆曾祖景洪事楊行密為江西牙將有彭玠者據州稱太宗脅景洪附洪面偽許之復以州歸行密遂不仕嘗謂人曰我不從彭玠當活萬餘人後必有隆者因名所居山曰後隆山山有唐牛僧孺讀書堂故墓即其上築臺曰聰明臺沆母夢牛相公來而

生沆

賈文公昌朝為中丞劉平石元孫陷西虜或誣以降議收其族昌朝言事未可知乃不果收及在相位元孫自西夏歸議賜死昌朝獨曰自古將帥被執歸不死元孫得不死判大名府河決商湖中書議歸之六塔昌朝力爭之不已其後河果不止塞振救瀕河水災之民全活甚眾

王化基為御史中丞知樞密院柴禹錫僕授人金叅知政事陳恕喻令及禹錫實不知一日引囚詣便上殿頗怒化基降殿令囚袒以見其箠掠且遍曰豈有受此而隱情不言太宗益以為長者知杭州書記張賀頗傲忽之太宗知而面詢化基第薦其才語

厚德錄四

不及他居官俸多施及親舊

韓忠憲公億性方重有守治家嚴肅雖燕居未嘗見其墮容益州故事歲首官出米六萬石或五六倍之以濟貧民億知州當歲儉乃數倍賤之

李叅政若谷在政府言轉運使提點刑獄失按所部官受贓類降差遣且監司所部甚廣巡按不過留三二日蓋未能遍察也苟州郡密發一職吏先聞朝廷則監司不可勝黜自是詔轉運使提點刑獄再不覺察部內官受贓則降黜之

程文簡公琳知永興元昊死諒祚尚幼以三大將分治其國或謂因各授三將節度使以分弱其勢琳曰幸人之喪非所以示夷狄不如因而撫之

吳節使元辰知河南嘗值河溢城將壞躬涉泥濘督工壅塞民有避水於林杪者既濟以舟楫又以家財賑之時數郡被水患獨元辰所部民無墊溺

曹郡王彬敬慎和厚未嘗言人過失平蜀還太祖詢官吏善否對曰軍政之外非臣所聞時諸將皆欲屠城殺降彬獨任恕而戢下所至悅服時諸將多有子女金帛彬橐中惟圖書衣衾而已故諸帥俱貶而彬獨進及擢征江南亦緩攻取數遣開諭亦冀其降雖以城陷猶納歸欵偽朝君臣賴以獲免自出師至凱旋士衆畏服無輕肆者居朝俸入給宗族無餘積王樞密博文天禧四年詔按朱能王先偽乾祐天書事連逮者衆唯治首惡脅從者請皆得減死論訟邊

厚德錄四

五

軍民逃入蕃部擒至者有錦袍銀帶茶綵之賞間有自歸而爲蕃部所得亦不能免法皆處斬博文遣習事者持信紙密招之至則驗而貸其罪減誅死者甚衆詔加褒諭仍推行其法於諸邊郡

王忠簡公疇博文之子也至和初爲開封府判官宦者李允良疑人毒死其叔父訴請發棺驗視疇獨曰驗而無實是無故暴人尸此安知非允良有姦旣而窮治果引伏與叔家有怨

張文孝公觀爲人寬厚長者京東路舊止通安邑鹽而瀕海禁私者觀知鄆州兼京東西路安撫使請弛其禁歲免黥配者不可勝計

夏英公竦知襄州歲飢發公廩募富人出粟嘗全活

數萬人賜詔褒諭

田樞密况知成都府自李順王均之亂蜀守皆得便宜從事雖或小罪并其家內徙流離道路失所者頗衆况察其非有甚惡釋之

包孝肅公拯爲御史言諸路轉運加按察使之名以苛察相尚奏劾官吏更倍於前皆捃摭細故使吏不自安詔爲罷之知瀛州除放一路所負回易公使錢十餘萬仍奏諸州毋得回易公使錢遂爲著令少爲劉筠所知筠無子爲奏其族子爲後而請還其所沒田廬

戚密學綸篤於古學喜談名教父同文幼孤事祖母亦以孝聞從邑人楊懿受經懿隱居不仕而以女弟

厚德錄四

六

妻同文遇疾因託以家事同文爲葬其三世之未葬者遭世喪亂亦不復仕聚徒講學相繼登科者五十人踐臺閣者亦至十數尚信義喜賙人急所與交皆當世之名士楊徽之因事至郡多所酬唱及卒徽之及其門人追號曰堅素先生

陳龍學從易天禧中坐失舉送宰相寇準素惡之遂除知吉州及準貶道州從易爲湖南轉運使或謂曰可忘廬陵之命耶準至從易以故相禮敬之言者爲慙

郭防禦瓊齊州歲飢出俸以濟之民多自隣境至者郡人詣闕以言詔立碑

出增子固
隆平集

林積南劔人少時入京師至蔡州息旅邸既卧覺床

第間有物逆其背揭席視之見一布囊其中有錦囊又其中則錦囊實以北珠數百顆明日詢主人曰前夕何人宿此主人以告乃巨商也林語之此吾故人脫復至幸今來上庠相訪又揭其名于室曰某年某月日劍浦林積假館遂行商人至京師取珠欲貨則無有急公故道處處物色之至蔡邸見其榜即還訪林於上庠林具以告曰元珠俱在然不可但取可投牒府中當悉以歸商如其教林詣府盡以珠授商府尹使中分之商曰固所願林不受曰使積欲之前日已為己有矣秋毫無所取商不能強以數百千就佛寺作大齋為林君祈福林後登科至中大夫生子又字德新為吏部侍郎出洪景盧夷堅志

厚德錄四

七

潭州彭子民隨董必察訪廣西時蘇子瞻在儋州董至雷議遣人過儋彭願董泣涕下曰人人家各有子孫董遂感悟止遣一小使臣過儋但有逐出官舍之事沙門島舊制有定額過額則取一人投之海中馬默處厚知登州建言朝廷既貸其生矣即投諸海中非朝廷之本意今後溢額乞選年深自至配所不作過人移登州神宗深然之即詔可著以為定制未幾馬方坐堂上忽昏困如夢寐中見一人乘空來如世間所畫符使也左右挾一男一女至馬前大呼曰我自東嶽來聖帝有命奉天符馬默本無嗣以移沙門島罪人事上帝特命賜男女各一人遂置二童乘黃雲而去馬驚起與左右卒隸見黃雲東去後生男女二

人馬親語余如此

張文懿罷相由范文正攻彈也文懿復相一日仁宗語文懿曰范仲淹嘗有疏乞廢朕可施行之文懿曰仲淹法當誅然不見章疏乞付外施行上曰未嘗見其疏但比有為朕言者且議其罪文懿曰其罪大無他法無文案即不可行望陛下訪之凡數日則一請其疏月餘凡十數請上曰竟未見之然為朕言者多矣可從末減曰人臣而欲廢君無輕典既無明文則不可以空言加罪上意解即曰仲淹在外初似疑今既無疑可稍遷之以慰其心上深然之

冠忠愍知永興軍於其誕日排設如聖節儀晚衣黃

厚德錄四

八

道服簪花走馬承受且奏寇準有叛心真宗驚手出奏示執政曰寇準乃反耶范文正熟視笑曰寇準許大年紀尚駿耳可劄與寇準知上意亦解李和文都尉好士一日召從官呼左右軍官妓置會夜午臺官論之楊文公以告王文正文正不答退以紅牋書小詩以遺和文且以不得預會為恨明日真宗出章疏文正曰臣嘗知之亦遺其詩必不得往也太平無象此其象乎上意遂釋王和甫嘗言蘇子瞻在黃州上數欲用之王禹玉輒曰軾嘗有此心惟有蟄龍知之句陛下龍飛在天而不敬乃反欲求蟄龍乎章子厚曰龍者非獨人君人臣皆可以言龍也上曰自古稱龍者多矣如荀氏八

龍孔明卧龍豈人君也及退子厚詰之曰相公乃欲覆人家族耶禹玉曰他舒亶言爾子厚曰亶之唾亦可食乎

晁文元迴嘗言歷官臨事未嘗挾情害人危人售進保全固護如免髮膚之傷以上出王定國近錄雜記續錄

公言李沆相秉鈞日有狂生扣馬獻書歷抵其短李遜謝曰侯歸家當得詳覽狂生遂發訕怒隨公馬後肆言曰居大位不能康濟天下又不能引退又妨賢路寧不媿於心乎但於馬上踉蹌再三曰屢求退以主上未賜允終無忤色公言以帷箔之罪加於人最為暗昧萬一非辜則令終身披其惡名至使君臣父子之間難施面目言之得無詡乎

公言呂申公奏請天下獄有情可疑及情理可憫者皆取勅裁今為著令使其子孫昌盛宜矣公言一瞻視聽察之間有可以難解紛者不得不為仰福祖考下此子孫未必不由垂方便之力也某當書諸紳簡公佳話以上出傳獻厚德錄四

華陰呂君舉進士聘里中女行既中第婦家言曰吾女故無疾既聘而後盲敢辭呂君曰既聘而後盲君不為欺又何辭遂娶之生五男皆中進士第其一人丞相汲公是也以上出陳無已談叢

神文時慶曆淮南有王倫者嘯聚其黨頗擾郡縣承平日久守令或有弃城而出者事定朝廷議功罪富鄭公在樞密凡弃城者請論如法范文正參預大政

爭以為不可今淮南郡縣徒有名耳其城壁非如邊塞難責城守神文睿德寬仁故弃城者得以減死論既退鄭公忽謂文正曰六丈當欲作佛耶范公曰主上富於春秋吾輩輔導當以德若使人主輕於殺人則吾輩亦不得容矣鄭公歎服

閩人生子多者至第四子則率皆不舉為其貲產不足贍也若女則不待三往往臨蓍以器貯水才產即溺之謂之洗兒建劍尤甚四明俞偉仲寬宰劍之順昌作戒殺子文召諸鄉父老為人所信服者列坐廡下以俸置醪醴親酌而侑之出其文使歸諭勸其鄉人無得殺子歲月間活者以千計故生子多以俞為小字轉運判官曹輔上其事朝廷嘉之就改仲寬

一官仍令再任復為立法推行一路後予奉使於閩與仲寬為婚家法當避仲寬罷去予嘗至其邑聞仲寬因被差他郡還邑有小兒數百迎於郊雖古循吏蓋未之有也偉有戒殺文甚詳行於世

應山二連伯氏庶字君錫仲氏庠字元禮少從學於二宋相繼登科君錫為人清脩孤潔故當官人號為連底清元禮加以肅人號為連底凍其父處士名舜實字輔之為鄉里所說服歲飢出穀萬斛損價以鬻之惠及傍邑有盜其牛者官捕甚急窮自歸處士媿謝厚遺以遣之故歐陽文忠公表其墓具述其事二宋謂元憲景文

鄭屯田建中其先本雍人五季時徙家安陸貨鏹鉅

萬城中居人多舍客也每大雨過則載瓦以行間有
 屋漏則補之若舍客自爲之屋亦爲繕完又隆冬苦
 寒蠲舍繕仍日屯田公晚得一子即侍郎公紆也登
 進士第官至祠曹前行職爲理字少列侍郎有五子
 長曰彌中皇祐元年登第至朝奉大夫次即侍讀公
 毅夫也皇祐五年魁天下士三子與孫皆任以官不
 繇選調世祿不絕陰施之報蓋不誣矣

以上出王
彥輔塵史

厚德錄卷第四終



厚德錄四卷

內府
藏本

宋李元綱撰元綱有聖門事業圖已著錄此錄盛
 陳果報兼以神怪如言張孝基以還產爲山神及
 福州張生捐資救縊遇鍾離權得道事不一而足
 殊非儒者立言之道與聖門事業圖如出兩手不
 可解也

樂善錄十卷

〔宋〕李昌齡撰

私藏涵芬樓輯續古逸叢書影印宋紹定刻

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樂善錄二

卷》提要

樂善錄序

或問東平王蒼處家何等最樂王曰爲善最樂
大哉言乎以吾樂善之誠推之一家則一家之
人皆樂善推之一國則一國之人皆樂善推之
天下則天下之人皆樂善豈獨處家而已哉隴
西李伯崇迎曦先生之曾孫天資樂善得南中
勸戒錄伏而讀之深有契於其心遂博覽載籍
旁搜異聞凡有補於名教者增而廣之分爲十
卷名之曰樂善錄亟鏤板印行使家家藏此書
以廣天下樂善之風此伯崇曾懷本趣也隆興
甲申七夕日蒙堃何榮孫序

樂善錄序

知縣胡公跋

予觀邑士李伯崇所編樂善錄佛氏所謂因果之說盡於此矣有近聞異甚惜伯崇不增廣之子友章德茂以總檄來眉山寓宿驛亭忽一夕夢女子自稱齊州慕容氏之子坐生前奪所捨僧田充行奩參對幽冥罪業未洗杻械在身哀泣悲訴求德茂爲作佛事贖之噫茲亦異矣余嘗論之世間一切法皆爲幻相雖大地日月會歸於盡所不可隨幻而滅者惟心耳善惡之報皆由心造今使衆生善心一萌則種種善業悉現於前名曰順境又使衆生惡心一萌則種種惡業亦現於前名曰逆境微妙法身則如虛空了知善惡無有交涉深達罪福無起滅相慕容女子作業於心而不自覺所受罪惡亦復如彼苟爲不然衆生於此能以七寶裝嚴供養乃至無量無邊布施皆爲以幻而作佛事我佛如來坐斷諸幻豈以是故罪福衆生故曰起諸善業亦是幻造諸惡業亦是幻身如聚沫心如風罪

福如幻無起滅有人能觀此書當聞此四句偈
隆興二年十月日陳郡胡晉臣跋

運使李太博詩

法曹學士轉示

樂善新編賦詩奉

謝

李

石

不讀非相篇人心謂如面陰機蜮窺影巧攫狙
伺便誰於牛毛端萬念回一善此間有堂奧次
第躬履踐自言不爲惡凜凜三語掾世塗多疾
人奇藥得瞑眩貽我南陽書補作東平傳魯國
焉取斯爲語宓子賤

李太博詩

四

濟

淳熙二年正月初三日

樂善錄卷一

李昌齡編

大觀間一官負於京師買靴認一靴是其父葬
時物詰之鋪家言一官負攜來修可候之既至
乃其父拜之不顧但取靴乘馬而去隨二三里
度不可及乃呼曰生爲父子何無一言見教父
曰學鎮江太守葛繁其子謁繁言之因問繁何
以爲幽冥所重繁曰予始者日行一利人事嗣
後或二或三或十今四十年矣未嘗少廢問何

樂善錄卷一

文

以利人繁指坐間踏子曰此物置之不正則蹙
人足予爲正之若人渴予能與盃水皆利人事
也但隨其事而利之上自卿相下至乞丐皆可
以行惟在乎久後有異僧見繁在淨土境中蓋
繁能以利人爲念則日用無非利人事矣勤戒錄
僕射王公至道初爲譙幕因按逃田時飢而流
亡者數千家公力謀安集上䟽論列乞貸以種
粒牛糧朝廷皆從之一夕次蒙城驛夢空中有
紫綬象笏者以一綠衣巾童遺公曰上帝嘉汝

有憂民心故以此爲宰相子後果生一男公亦拜相信造物賞善之速如此

湘山野錄

潮倅余嗣紹興戊辰干綱欲往在所湊磨勘轉官薦子將行乙夜忽一人執旌呼嗣曰司命召公嗣起行回視其身乃在床上自謂死矣心甚怖俄入一城地皆琉璃甃布所過樓閣金碧輝映復自寬曰必非惡地既至一大府立殿下真官命引登殿嗣至案前熟視真官乃建炎間越州同官也

姓章字文起

笑謂嗣曰今年考校得三十

人樂善錄卷一

二

永

人見公姓名故特相召欲令公知嗣曰嗣才劣官卑安得預此真官曰此間豈問官之尊卑人之貴賤惟看一念正與不正公官資儘有壽止七十四若辭榮納祿可延一紀自此積功累行又有乘除所得之數皆未可量公欲之乎嗣敬諾乃命引出道過一處聞呻吟聲驚問使者曰世間何罪爲大使者曰不孝爲大欺罔次之殺生又次之既出門嗣曰何以見教使者曰此去食當異席寢當異被食則記取祭先寢則記取

存息皆修行之要及甦不數日遂辭綱致仕人以此多之夫章之爲司命余之預考校豈非公正而然耶士夫不可不以此自勉

余氏出神記

徐鉉竄邠州遂死其家挈喪以歸道出一邑時索湘爲邑宰忽一官自稱江南放叟徐鉉來謁曰僕有少懇僕在江南爲學士時常爲人以一寶帶投執政變一獄雖事不枉法然不免以賊名汚身今旅魂過海帝廟下恐不爲帝所容君爲邑宰廟籍鄉版皆隸於君君爲吾謝之帝必

人樂善錄卷一

三

才

難拒言既不見湘感其誠乃爲禱謝柩舟果無纖瀾虞薄暮鉉復來謝含喜歛然而去以此知受賂枉法者無所容於天地之間

事林

超然居士趙令衿赴星子任因遊五祖山恍見一老僧謂曰君至晉州當有一子之戚蓋前生知晉州以公事禁一婦人其人因失初生兒此其報也言訖不見次日至黃梅幼子善郎感疾不行會縣令吳宇語及此地唐爲南晉州越四日至白湖驛去黃梅纔三十里善郎果不起

公感異僧之告乃爲文以警世安知善耶物故之所非昔日兒死之地耶

居士文

有二官負以前程求夢於京師二相廟一人夢持簿者以簿示之云此乃公同行前程也視之自小官排至宰相仍有以朱勾之者問曰勾之者何也曰這人愛財陽間不義取一項此間即勾一項若急改過尚可至監司其人聞之更不妄取後果作監司嗚呼得彼失此自有乘除何苦貪饕空招罪戾與其爲富監司孰若如寇萊

《無善錄卷一

四

永

公爲無地起樓臺宰相不亦榮乎

王日休勸戒錄

永

東都有人養鸚鵡甚慧施於僧僧教之能念經往往架上不言不動問其故答曰身心俱不動

爲求無上道及死焚之有舍利

唐刺史李繁優玄聖蓮蘆篇

波笈多本獼猴學緣覺坐禪證阿羅漢

阿育王經二

者皆以見聞入道人而不能是猿鳥之不若

劉承勳事江南爲德昌宮使李氏金帛多在德昌文簿淆亂不可鈎考劉旣專宮事乃盜用無算侍妾數百富於一時及李氏歸朝劉失職破

敗晚年乞食街中凍餒而死方富貴時安知有今日事大抵食君之祿而又剽竊公帑宜無遠大故死有餘責而殃及子孫者多矣

楊文公談苑

潘謹修言江南之平建州也大將余洪敬妻鄭氏有絕色爲亂兵所獲獻于裨將王建峯王逼以非禮鄭志不可奪脅以白刃亦不屈又命引所掠婦女殺一人以食謂鄭曰汝懼乎鄭曰此身寧早充君庖誓不可以非禮汚王竟不忍殺以獻大將查文徽查將以薦枕鄭大詈曰王師

《無善錄卷一

五

宗

弔伐義夫節婦宜加旌賞王司徒出於卒伍固無足怪君侯知書爲國上將當有以表率羣下風化遠方乃欲加非禮於一婦人以逞欲乎願速見殺查大慚求其夫而付之夫鄭氏節操凜凜雖二將虎狼終不敢犯

楊文公談苑

黃靖國熙寧初死而復甦自言至陰府府公問曰卿官儀州醫工聶從政者識之乎有一事可以警世徐驅一婦人出命以刀割其腹刮其腸流血浹地號叫之聲所不忍聞曰此華陰主簿

妻李氏也思與聶亂聶不從故受此苦聶延壽一紀陰司最以此爲重也卿其知之蓋男女之

錄

應響

金陵道士章齊一能詩尤長於嘲人皆畏之後得疾嚼舌而死今之好嘲喜傳者不可不戒

文揚

公談苑

有臨南海太守見配崖州人例以三百爲率過其數則推先到者於海乃奏白於朝云所以不

樂善錄卷一

六

宗

殺而宥之遠方者欲生之也今推之於海是復殺之矣不若量移先到者入內地以彰朝廷不殺之德上亦感悟遂可其奏此太守無子一日忽設香案作拜以手於案上若取物置於懷中狀凡五次人問之曰天帝以我活人以五小盤盛五男子賜我後果生五男皆登第以此知仁人之言其利博而造物亦厚其報

王曰休勤戒錄

盧多遜貶朱崖李符白趙普曰朱崖雖在海外水土不甚惡春州近在內地至者無生還宜以

多遜改竄春州外示台座寬貸而實置之必死之地普不荅後符坐事貶出上欲再貶嶺外普遂白上以符知春州到任未浹旬而卒夫李符本欲以春州中多遜而不知反受其報乃爲後日竄死之所

楊文公談苑

周世宗性慘急果於殺戮有忤旨者魏仁溥皆歸罪於己以營救之賴以全活者十七人淮南之役所獲敗卒凡千人仁溥從容白以隸軍鋒刃之下無橫死者魏雖起自刀筆終能致位

樂善錄卷一

二

十

丞相與夫歸罪於人以逃責者豈不相遠其貴

顯宜哉

林事

近一人還覓見陰司追到一官貢主者謂曰惟願汝善勝於惡即得受生萬一惡勝於善此不容私命取善簿乃一小青軸主者已蹙頰又命取惡簿乃一大黑錄主者愈不樂復命取一秤無錘頭尾皆鈎掛青軸黑錄秤之青軸乃壓起黑錄主者大喜蓋其人爲給事中時駁一事利及天下惡錄大者件數多而害輕青軸小者件

數少而利重故能壓起也以此知人之處世苟可以利人者不可不勉向使無此一事誠亦可

駭王日休
勤戒錄

何僊姑在世時一主簿忽得天書字不可識以問僊姑姑曰天書言主簿受金十兩折祿五年以此知上天之難欺也

勤戒錄

曇相禪師

觀音化身

往三教院應供道逢一牛瘡血

被體其徒以問師曰此牛昔一獄吏也時有禁囚一十七人吏考掠無完膚故有此報今三十

樂善錄卷一

八

年矣尚餘三年夫箠之下何求而不可得苟存心不恕罪報其可逃乎

十生記

曹彬攻金陵與諸將焚香為誓曰克城之日幸

無妄殺一人明日城下按堵如故曹翰克江州

忿其城不下屠之而彬之子孫至今貴盛翰死

未三十年子孫有乞丐於海上者夫二將成功

雖一然用心相遠故其報亦異

林事

侍郎种放謁陳希夷陳曰公相貴然無壽放曰

奈何陳曰惟寡慾可得中壽放遂不娶亦無侍

妾壽六十一而終以此知多慾之人不無損壽也

聞見錄

乖崖公鎮蜀時夢謁紫府真君接語未久吏忽報請到西門黃兼濟承事黃幅巾道服真君降階迎接甚謹且揖乖崖坐黃之下詢顧詳款似有欽嘆之意公翌日命吏請黃戒令以常服來比至一如夢中所見遂以夢告因問黃有何陰德蒙真君禮遇如此黃曰無他長惟每歲禾麥熟時以三萬緡收糴民或艱食即以元糴斛斛

樂善錄卷一

九

不增價糴之在兼濟初無損於小民頗有補乖崖曰此君所以居詠上也命二吏掖持黃令坐索公裳拜之三四世之富民逸居飽煖無所用心不為嗜慾所惑則必為慳慢貪嫉強橫姦詐所惱矣公能如此宜為真君所重

類苑

王纂憫中原饑饉於靜室飛章哭泣告天後三夕感太上道君降謂纂曰子憫人上章地司列言吾所以親鑒於子今以神化神呪二經授汝行之可拯萬民陰功可成真階可冀後果僊去

夫王公一念之善立通神明人之念慮其可不

正高道傳

一士人赴試京師道見一人開簿自後竊觀之持簿者覺而大怒士人問此何簿曰來年過省簿問有某姓名否曰有汝來年過省當受陳留主簿士人私喜自負後至陳留界時大旱有一人擔水而過士人既求飲又求與馬擔水者云此水十里路取來已與官人飲了又欲與馬真不識好惡士人怒曰他時來此守官當治汝明

年乃下第後十年方過果受陳留主簿一念之

惡遲了十年戒哉

勸戒錄

楊震為東萊太守道過昌邑邑令王密夜以金十斤遺震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地知子知我知何謂無知密愧而去震子秉為侍中尚書自震至彪四世太尉為東京名族夫王密謂夜無知者而賂震以金震乃謂已有四知而拒不敢受人之所見既殊福業亦相遠矣

漢史

文光讚父自少至老無歲無獄訟事以宿因問

曇相禪師師曰汝父前生本寫詞狀人故今反受其報光讚懇求救免師教以紙糊竹簞為桎梏令自囚三日然後為作懺悔姑錄之以為教唆者戒

十生說

石揆妻厭多產嘗兩殺初生兒後數歲有孕一產四子苦痛不可堪忍良父母子俱斃又有安州司法秦光亨者方在母胎時其舅陳遵兩夕連夢一小兒挽其衣若有所告其狀甚急遵寤而思曰姊方孕且產期伊邇豈意不樂多子而

欲殺是兒耶馳往省之則兒果已覆在水盆中

矣遵救之乃免破胎傷子者不可不知

東坡集

江南李後主獵於青龍山一牝狙墮網見主兩淚屢指其腹若有所告主大怪戒虞人守而勿殺是夜果生二狙人謂禽獸無知可乎

湘山野錄

程仁霸攝本州錄參眉山有盜蘆葦根者所持刃誤傷主人尉幸賞以刼聞獄掾受賕掠成之公知其冤謂盜曰盍訴冤吾為直之盜果稱冤遂移獄公直其事而尉掾爭不已復移獄竟論

殺盜公因罷歸尉掾皆暴死後三十餘年晝日見盜拜庭下曰尉掾未伏待公而決前此地府欲召公暫對我叩頭爭之曰不可以我故驚公今公壽已盡我爲公荷檐而往暫對即生人天子孫壽祿朱紫滿門矣公沐浴衣冠就寢而卒東坡幼時聞此言已而其外祖父壽九十舅氏貴顯壽八十五曾孫皆仕有聲同時爲監司者三人元孫宦學益盛而尉掾之子孫微矣或謂盜德公之深不忍煩公暫對則可矣而獄久不

無善錄卷一

二

文

決豈主者惡之亦因以苦尉掾歟希賞而害人者不可不戒

東坡文

張秉知冀州有盜劫民財又亂其女父母以告公怒命設架釘盜於門三日醢之議者快焉後數歲被攝至陰司聞殿上珠箔下厲聲曰張秉爭得非法殺人命引到獄面對一囚血肉淋漓泣曰爾非法殺我今無受託之所公方憶是冀賊詬之曰糜汝萬軀未足雪其父母耻尚敢訴乎旁有一吏曰五刑自有常典亦不得憾其訴

公視之乃從事河陽日一幕典公曰爲之奈何吏曰幸公筭未盡但遣令受生即可脫去公窘怖叩吏所以遣之之術吏曰遣功之大無如法華經公許誦經囚乃釋去夫冀賊之情誠難容忍法外之戮陰司尚議其非况私喜怒徇請託受賕賂而陷人於法者其罪當如何

湘山野錄

類

亦以此自敗累坐事羈房移襄以卒

無善錄卷一

十三

齊

長寸餘細如線緣遶面上腥穢不可近其子光福以宿業禮問曇相禪師曰汝父前生行孽常以草葉間蟲置人口中欺之曰齒蟲又以驟脚筋置人眼中欺之曰眼蟲以此死墮蛆蟲地獄今始得人身故有此報蓋醫家最難一念纔差性命所係豈可更爲欺誑

十生記

郭文慶問曇相曰舅氏徧體害瘡痛不可療其故何哉師曰汝舅前生以針爲醫不善其術誤傷于人此其報也今之醫者不可不學

十生記

樂善錄卷二

李昌齡編

寶禹鈞年三十未獲嗣夜夢祖父謂曰汝年過無子又壽不永當早修陰德禹鈞唯諾家僕盜用數百千錢懼事發遂遁寫券繫女臂曰賣此女以償欠公憫而嫁之僕感泣歸訴前罪公置不問由是圖公像日焚香以祝公年又嘗入佛寺得遺銀二百兩金三十兩黎明復入院以伺失者果一人泣涕而至公問其故曰爲父犯大辟遍告諸親貸得此物用贖父罪昨暮失去父不復贖矣公驗實還之更有所贈又內外姻姪有喪不舉有女不嫁者公一切周旋歲之所入除伏臘供給外皆以周急家尚儉素建書院四十間聚書萬卷延文行師儒有志於學者聽其自至是以由公門而貴者前後接武公歷官至左諫議大夫致仕義風家法實一時標準生五子並登第儀禮部尚書儼禮部侍郎侃左補闕侃參知政事僖起居郎公一夕復夢祖父謂曰

蔡順事母以孝聞母死未葬適里中火災順伏棺號哭火乃越燒他室古初父喪未葬鄰家失火初匍匐樞上以身扞火火爲之滅廉范其父死於蜀范迎父喪歸葭萌載舡觸石破沒范抱棺浮沉人鉤求得之療救僅免夫三人一念爲親雖蹈水赴火猶不爲害信孝德之可以感通神明如此

並漢史

越州一寄居官姓李於紹興十三年詣行在磨勘轉朝奉郎告下兩日遽死及甦遂焚告人問

樂善錄卷一

十四

六

之乃曰被攝至一官府見廳上有着緋着綠二官負與吏人說話若議事然久之方叫云朝奉郎李某汝分只合做朝奉郎兩日却餘二十年壽汝今要作兩日朝奉郎耶要享二十年壽耶我荅曰只願享二十年壽復旨揮云汝既還却焚了告命夫官吏所以商議者蓋官爵與壽數參差故議而後發問也今錄之以爲貪冒躁進者戒

勸戒錄

樂善錄卷一

陰陽之理大抵無異善惡之報或在見世或在來世天網恢恢疎而不漏無可疑者汝本無子又降年不永以陰德故天延汝壽三紀賜汝五子貴顯壽終當為洞天真人公益進修年八十二沐浴別親舊談笑而逝夫實公當天而壽當絕而續五子八孫皆列于朝者何哉蓋積累厚而報亦熾愚者無知營營自苦平生無一善事福盡還墜後不如今悲夫

范文正公集

塗定辭得道者也居一石室於家貯五十萬錢

樂善錄卷二

二

澄

高鏑甚固戒家人無妄取去世數日前歸謂家人曰吾平生市物必過所售之數與之冀其間有以多為辭者即以所貯錢賞其廉今終吾身竟無一人以多為辭者信世俗之貪冒而廉遜者誠難其人

高道傳

王延範為左道所惑任廣西轉運日常寓書左拾遺韋務昇作隱語詞朝廷事一日以事杖張知霸知霸憾之知延範與知州徐休復不協遂詣州告其事徐以聞奏太宗遣內侍閻承翰

會副使李瑄與徐雜鞠之抵罪籍沒其家藁葬南海城外墳土色如血纖草不生禽鳥不泊後徐知潞州白日坐廳忽見延範殼弩射之矢自顙出於頤驚呼走入是夕殤生於頤旬餘潰而

卒

楊文公談苑

趙韓王普父病無生意解所寶雙魚犀帶遣親吏甄潜詣上清太平宮醮謝往咎道士姜道玄為公叩幽都乞神語神曰趙某開國忠臣奈何冤累不可避姜又叩乞冤者為誰神以淡墨一

樂善錄卷二

三

果

巨牌示之濃煙罩其上但識牌末火字而已道玄以告公曰我知之矣必秦王庭美也當時自是渠與盧多遜遣堂吏趙白交通事露速禍咎豈在吾嗚呼一聞火字乃知必是秦王心下事其可打過

王壺清話

王清化修西太一宮有古塚在其北欲毀之一道士再三乞不毀清化遂止是夕其道士感一大官召謝之不數日遂賜紫人有平夷塚墓以廣園宅者豈獨無禍

類苑

張十五本衣冠後園中有一古墓張貧發取其物夜聞語去有少物幾被劫去張次日又畢取銅鏡等物因茲日號叫殺人遂患腫毒死謂枯骸無知可乎類此

韓澈任吳山令宇文觀辛稷就澈讀書因行見縣庭槐樹下有青氣勃勃自小孔出掘之乃一塚骨節具在遂以新棺殮葬諸野一日聞空中有聲謝曰我晉將軍契苾鏑也戰死葬此塚近馬廐求遷不可得今蒙改葬何敢忘然辛榮祿

樂善錄卷二

四

送

足光其身宇文命簿雖獲一第終不及祿吾當救其三死以報之若為正郎吾亦不能救矣後觀為河東節度書記拜勅四日而卒廣異記

孫承祐吳越王妃之兄貴近用事每一小飲殺命數萬取鯉魚腮肉為臠坐客數十皆足圈鹿數百庖人不暇斷喉旋割取鮮腴以供饌一食羹凡二十品設十銀鑊篝火以次薦之王常以大片生龍腦十斤賜承祐承祐對使者索大銀爐作一聚焚之曰聊以祝王壽及歸朝為節

度使俸入有節無復向之豪侈然卧內每夕焚燭二炬然龍腦二兩征范陽頓城下鱸魚召諸帥食水陸咸備性嗜魚作一黑漆大木斛貯水養魚令役夫擔負以從但取恣口腹不計其費死不數年子孫皆乞丐多餓死者楊文公手記其事因錄出以為豪侈者戒談苑

樂善錄卷二

五

源

而已二公皆名臣而奢儉不同然祁公壽考終吉萊公晚年有南遷之禍遂歿不返雖其不幸亦可為戒歸田錄

裴度屢黜場屋相者謂曰公形神稍異若不貴必餓死公一日遊香山寺見一婦人致緹繒於僧伽欄楯之上祈禱良久不取而去公知其忘追之不及待亦不至公携以歸遲明復往候之其婦人果來公問其故婦人曰父以罪被繫昨告人得一玉帶二犀帶以賂津要不幸失去不

測之禍父無所逃矣公遂還其物婦人願留半公亦不受後數年相者見之大驚曰公陰德及物前程萬里非吾術之所能知也向使貪者得之必有歉然不滿之意詎肯舉而還人耶誠亦人所罕能者

德遺

劉洪欽家大富相者謂曰更三年子大期至矣劉甚恐後因嫁女求從嫁得一妾極姝麗名蘭孫詰其家世乃洛人父官淮西以吳寇家被俘掠劉太息曰是忍置於使令之列耶先其女嫁

樂善錄卷二

六

注

之是夜夢一綠衣槐簡者謝曰子蘭孫父也荷德無以報聞公短壽當爲力請于帝數日復夢曰子不佞帝已許與公延二十五年壽富及三世後果如言蓋男女之有室家者人之大倫劉能不以姝麗動意捐財嫁之世之富民肯如是乎

陰德傳

鐘輻年少負才傲物樊若水愛其才妻之以女女亦才質雙盛輻登第方得意買一妾自侍命曰青箱所在狂放久不歸一日過蒲城邑令延

留飲于樓上輻醉卧忽夢其妻以一詩怨責曰楚水平如練雙雙白鳥飛金陵幾多地一去不言歸翌日輻歸至采石妾忽暴死及抵家樊已死數月矣物故之夜乃輻夢於縣樓之時噫樊氏怨念一瞑目而魂已馳於其夫之側矣容可

避乎

相山野錄

虞城尉侯生妻韓氏夢一婦人碧襦絳袖以金玉爲首飾自稱盧氏愠謂曰子與吾爲仇韓曰妾未嘗出深閨何仇之有盧曰我前生爲職

樂善錄卷二

七

反

官子誣告我罪而代我今訴上帝復令我代子子大期至矣廳上有冠服而坐者亦曰冤誠有之韓悸而寤因摧沮感疾而卒侯生再娶蕭基女及蕭氏歸衣服首飾與韓所夢無異侯以告蕭蕭曰妾初爲外族盧氏所愛誠以盧爲小字也爲人繼室尚是冤報况夫妻之間恩義有不

足者豈偶然哉

響應錄

一試官常於省闈私一舉人後作倅磨勘轉正郎欲以郊恩薦子告勅未下時一衙前死而復

生言至陰司見廳上方擬呈某府通判某官今年遇郊薦子事陰官欲判復閣筆曰這官人往年作試官常私放一舉人及第今當於他身分上奪了這一箇恩澤以除折之遂判下吏隸以去其人果不及拜正郎而卒

因果錄

孫覺作諸科考試官誤落一尚書學究對及入通誤作粗通既落之後其人陳詞試官將議申覆對果誤落也遂別出難題時一科十二人皆不能對乃俱落之後裴湘病絕而復蘇曾魯公

樂善錄卷二

九

齊

往省之湘曰比至陰司見孫覺相揖云爲誤落舉人見追尚未對定魯公恠之不數日孫覺果卒此可爲後來試官莽鹵訛謬任私意而不行公道者戒蓋朝廷取士容可私耶

燕閒錄

有日者苦於貧窮問計於一得道者荅云汝向日月邊去日者思之乃明字遂往明州其術盛行後復見得道者問其故荅云汝前世於彼開井故也是知衣食有地皆前生所種之福故今生受之豈可不更種後來之福耶

勸戒錄

王和叔蜀人善鑿鄉里道不行入揚州界其術盛行有得道者謂曰揚州某處石橋是汝前生造故今於彼處得賣人之處世苟可以利人者不可不做

勸戒錄

桓闔事陶隱居於茅山一日忽有二青童一白鶴自空而下隱居欣然謂已當之青童曰太上所命桓先生也陶艷然曰我行教修道勤亦至矣尚淹于世得非有過幸爲訪之桓去後三日密降謂陶曰先生陰德固著然修本草以蠹虫

樂善錄卷三

九

沈

水蛭之類爲藥功雖及人反害物命坐此更一紀當解形去授蓬萊都水監况殺命以養口體者邪

高道傳

李紀好殺生善彈射其父知巴州日紀設網於廨園登樓伺之忽見群鴉觸網紀喜不及履徒跣赴之忽爲巨刺所傷坐此遂死已而復生謂家人曰我至陰司主者責我曰衆生於汝何負而汝殺之汝本厚祿遐壽以殺生多今皆削盡矣當歷諸苦人謂殺生無害可乎

鮮端夫殺文

蔡忠伯博學能文慕韓退之爲人排斥佛老極惡緇黃父叔賢不能禁但陰施財錙修寺飯僧以贖其過後叔賢死復生呼忠伯諭曰陰司初責吾好毀善道欲加吾以拔舌之苦吾告其誤命引吾於功德案照問吏曰非爾也爾誠有善然爾子忠伯罪不容逃已命追之矣爾死一日後本當生某官家歷官至四品以忠伯故父子合相坐今只得六品言訖復卒不數日忠伯果死其妻亦被攝至陰司見忠伯已有大形之報

樂善錄卷三

十

蓋道釋二教皆本化人已所不知豈可輕議

翰苑談名

陳昱暴死復甦自言至陰司陰官命吏檢籍示之籍曰陳昱年六十九官至左班殿直復批曰以平生不燒香當不壽蓋無信向其他可知

毗陵集

前峨眉令奉議王公湘紹興辛巳歲摧茶雅安因觀太上感應篇焚香誓行篇中十數事後痼疾寒疝發作痛不可忍忽昏悶殊絕更衣而卧兒女環泣自覺已身恍在半空下聞哭聲微如蜂蠅少頃有人傳呼去王湘方欲行太上感應

篇十數事真樂善者且速放還已而遂甦以此知一念之善造物不虛其報於此亦可見公履

踐云

感應篇跋

一獄官冬夜寒欲就寢其妻正色責之曰爾煖衣飽食怕寒不出獄中罪人却如何其夫大感悟自此常留意獄訟此婦人本娼女未有所生乙夜夢神人以綠衣槐簡付之後生一子遂登第一言之善其報如此

勸戒錄

蜀主嚴治盜賊賊無多少皆斬一日吏引三盜

樂善錄卷二

十一

才

瘦者至庭覆讞賊止數糾主亦憐之會與杜光庭論道殿上主目三囚謂曰如何意欲決一言於杜而釋之杜但唯唯竟論斬盜杜歸三無首者哭訴曰公殺我也蜀主問公意欲見赦公忍不出一語以相活今冥路無所歸奈何杜大悔遂辟穀一年修九幽儀以拔之歲餘魂方捨去噫一嘿之間遂致三盜於死人之語言雖當謹審然不可一味緘嘿當言不言與言而不仁相去一間

相山野錄

昔太學二士人同年月日生又同年發解過省
二人約受相近差遣庶彼此得知災福故一人
受鄂州教授一人受黃州教授未幾黃州教授
死鄂州教授爲治後事於柩前祝曰我與公生
年月日時同出處又同公先捨我去使我今即
死已後公七日矣若有靈宜託夢以告其夜果
夢告云我生於富貴已享用過了故死公生於
寒微未曾享用故活以此知人之享用亦不可
過後鄂州教授歷官至典郡豈非聞此警悟恐
懼修省而然耶

樂善錄卷二
勤戒

十三

齊

二人同行一人就園買瓜園子以未曾開園不
許賣一人繼往買之園子乃喜曰想汝熱渴且
賣與汝二人皆與園子素不相識見一人怒而
却之見一人喜而賣之人以其事問誌公師曰
園子五百生前是一赴法人時此二人同看買
得瓜者蓋嘗有不忍之語故今見之喜買不得
者蓋嘗有自作自受之語故今見之怒嗚呼一
言之間遂成千生萬劫之怨況怨有甚於此者

耶佛書

張商英監荆南鹽院時周師厚爲湖北提舉有
供給酒數十瓶陰俾張賣之張以告察訪蒲宗
孟蒲劾其事周坐是降官後數年張爲館職囑
舉子於判監舒亶亶繳奏其簡張亦坐是奪官
識者以爲告訐之報

說苑

潭倅張著奉時祀於南嶽舊制就壇設位敷席
於地陳籩簋牲醴之品當敷席之際著以一足
指畫祀罷還府墜馬折足而卒神可慢乎

類苑

樂善錄卷二

十三

宋

三司副使李壽朋奉勅祭西太一宮李平生不
能食素茹葷而往方昇殿忽得暴疾口鼻流血
以終齋可廢乎

景世庠至陰司見囚徒甚衆一沙門地坐前列
簿書斥世庠曰汝本應富壽坐殺牛三百七啖
大肉今當貧天世庠曰食犬有之而牛實未嘗
殺沙門曰汝爲里正里中殺牛而汝不禁與汝
殺何異姑還警世越明年復卒嗚呼以不禁殺
牛而坐殺牛之罪有官君子其可不知好與人

判牛狀者亦不可不戒

屠牛陰報錄

提刑許公洎運使王公蕃宣和初以築事會于思偶及巴峽殺牛成風王出殺牛勸戒錄示許見景世庠事矍然曰是吾責也求類牛事未遂其年知恭州一日遊嗣隆間牛呼苦屈聲跡之聲出郡人蒲十五家茆下解肉中既得牛頭又大唱苦屈連數聲跡者驚仆蓋公求類牛事戒人未果故神物假此激之耳

王公石刻

節娥洪雅貧倡郝氏女也生數歲鬻於趙氏為

樂善錄卷二

十四

六

養女既長而艷郝復奪之女曰願業蠶織以奉甘旨誓無汚我有少年以厚利授郝郝百計誘娥娥不許一日出郊飲以酒欲強之娥悲泣終不辱會過橋投河而死郡將呂公義之因以節娥名其渡噫娥生長倡家乃能堅白自守死而不悔人非倡女而不能以禮自防者視娥得無愧恥

節娥渡記

倡王氏以甕貯錢將修百僧齋先期請曇相師曰汝第四女前生本男子誓言願得受端正女

身今人愛悅故今生在汝家然所貯錢已化齋恐難成王氏歸發甕錢果化為血水驚告曇相師曰世間十六種錢皆不可用亡僧錢賣神佛錢為官以威逼人錢為吏以曲取錢屠殺物命錢貨賣毒藥錢

破胎損子殺蠅殺鼠皆是

酤酒榨油錢宮諸

畜類斷兒子種錢偷盜錢日中曬油錢破賣常住錢販賣男女錢養飼畜類錢貪齋趣供錢飯店獄子杖直錢銜賣女色錢汝賣女色即其一也王大感悟遂嫁四女嗚呼人之受生皆一念

樂善錄卷二

一五

源

所感其可不正然此曹安淫賤而不以為耻者何哉蓋楞嚴所謂淫習者也使其能自循省我在人中誠何等人所為誠何等事諸佛何以戒人勿近世俗何以呼為匪人一念回光轉身便生善處如其未悟惡境現前

十生記

樂善錄卷二

樂善錄卷三

李 昌齡 編

孔墳任宜黃令丁母憂既葬屏服歷官至祕書丞母范氏叙封金華縣君始歸焚黃既歸親識相覲無虛日一日天雨晦冥群兒戲後圃見一老兒以巾掛手臂前曰我墳母也墳今何在群兒奔告墳與婦劉氏急造母不許近且大詈曰汝不孝棄我墳塋去二年盜發塚取物且折吾臂今十八年始歸爲子固如何耶初以盜不安

樂善錄卷三

其所遷附長女歲時受享纔一年以劉氏訟事赴泰山獄取證陰府具如人間達官所加金碧飾麗而獄吏峻嚴巖惡不類人間所重者陰德所好者經卷皆以汝莅官多陰德不至擾我僅一年得釋又從次女祭享凡七祀復以誤殺牲事赴閭王殿獄就劾方收繫三日以金華叙封到陰律例得告百二十日還世居二女家誓不汝顧欲罪汝以警世墳哭告不已母怒稍息求課經以償向所受恩者丁寧戒墳及婦勤視塋

塚歲設一祭寧山神以安我効官當無歉陰德以累子孫吾視陰府貴官子孫多因父祖所累不釋者十六七而超去者百無一二婦孝莫大於寧神而德莫先於正家爲人婦而弗克安舅姑以昭孝罪莫重焉爲人母而弗克正家教子孫以事祖先災莫甚焉汝當敬信無忽至夜月暝遂失不見墳發塚果如母言遂擇地改葬設庭宇守護如法致嚴以祀召浮圖課經薦之人以其事告左僕射王荊公公異之元豐二年以河北便糴授墳墳至相府荊公以所聞語墳墳盡泣而後對公亦潸然今有親死不葬或寄寺觀而不顧者其罪當如何

疑獄

支漸喪母既葬廬墓日號慕肘行膝步負土成墳有雙鶴集松上明年狸馴其側觀漸上土又有異鳥一目如丹漸哭鳥亦悲鳴夜則狐狸環呼墳側如巡警狀久之有群鳥翔集一白鳥獨日至又有五色雀萬餘隨漸行哭七日而去年七十每號慟淚下如雨見者悽惻鄰舍荀氏子

不告而娶棄親不視見漸如此感愧侍養 神
宗詔賜粟帛以爲本州助教漸八十白髮再黑
脫齒復生步履輕健飲食如少年人以為至孝
之感龍水燕談

歐陽文忠公嘗宿采石渡夜聞呼聲曰去來舟
尾有應之曰參政宿此不可去齋料幸攜至公
私念舟尾迫浦且無人必鬼也至五鼓又聞岸
上獵獵馳驟聲舟尾者呼曰齋料如何岸上者
且行且答曰道場不清淨皆無所得而歸公異

樂善錄卷三

三

源

其事後半月因遊金山寺以告長老長老曰昨
有施主在寺設齋方第二時其妻乳卧少頃腥
風滅燭時皆駭異但不知是此否公問其日乃
宿采石之夜謂齋設爲無可乎夜話錄

張景少以事遁竄改姓名曰李田時道士陳履
常善昇章能遊神冥漠景以李田姓名謁陳求
奏一章以決休咎陳自初夜伏章至後夜方起
乃譴景曰幽冥之事爾尚欺之况人間乎吾上
及三清下逮九幽閱籍無李田者爾以欺陰固

無休證景數年遂卒謂昇章爲無可乎

湘山野錄

巴縣主簿黃靖國死而復甦謂所親曰吾以殺
戍卒事被攝至陰司幸理直得還初至一處見
門戶鱗次各有防衛我問之吏指一門曰此唐
武后獄也又指一門曰此唐酷吏獄也又指一
門曰此唐姦臣獄也我問曰何此輩錮之之久
耶吏曰此輩死受無窮之苦歷劫無有出期
給事中范諷少縱酒落魄醉卧兗州堯廟殿中
被攝至陰司陰官大怒曰堯之爲神誰不知敬

樂善錄三

四

宗

子爲儒者乃敢慢之命送獄治罪以吏白當爲
三品得免過廊下聞捶楚聲於牕隙窺之但火
焰烘然聞聲而不見人又窺一處見赤然銅柱
反縛數十人皆瞑目垂舌似不任其憊狀我以
問吏吏曰此歷代好殺之人遭害者受生皆盡
始可釋去然去人天遠矣燕間錄

韓魏公慶曆八年大水歲饑流民滿道公大發
倉廩并募人入粟分命官吏設粥食之日往按
視遠近歸之不可勝數明年皆給路糧遣各還

業所活甚多明詔嘉獎公薨後數年侍禁孫勉以殺龜爲泰山所追至一公府見廳上金紫而坐者乃韓魏公也勉以老幼無託告之公已惻然密諭勉云今到彼若告不下即報乞檢房簿勉出又至一公府守衛者愈嚴惡見廳上有三金紫者坐勉出頭龜亦在側勉大怖屢告不允遂報乞檢房簿金紫者怒曰汝安知有房簿耶誰洩此事命加凌窘勉不禁其苦遂以實告三金紫者皆肯首嗟嘆曰韓侍中在陽間常存心

樂善錄卷三

五

十

救濟天下往年水災所活七百萬人今在此尚欲活人吾儕所不及也即命檢房簿少頃數鬼揖一大木櫃至三吏由廳而下檢將上呈西向坐者讀畢諭龜云孫勉已伏償命然尚餘一十五年壽至期當令受罪龜滅勉亦得還如公用心真大乘地位人也

魏王野錄

一州府歲饑大疫郡將憐之勸諭士民出粟拯濟委一官專領其事此官煩於應對且不欲飢民在市悉載過江置諸垞中但日一以粥飯食

之而已然日出雨至皆無所避無何水暴至飢民盡被漂溺不數日此官亦病疫死回視韓公相去遠矣一入冥路事知如何

迦毗摩羅尊者到印度國太子命師往北山大石窟內禪寂師行逢一大蛇盤繞師身師爲授三皈依乃解去既至石窟一老叟素服而出曰某昔爲比丘常樂寂靜有初學來請益某煩於應對起瞋恚想命終墮蛇趣今已千歲幸尊者垂憫此蛇本修行比丘以法慳不樂教人遂招

樂善錄卷三

六

定

千載惡趣之報

高僧傳

周筦好以太上感應篇爲人演說紹興辛巳歲忽暴卒至陰司庭下皆藍縷貧人各有吏士執州府旗號管押筦亦被驅立瀘州旗下顧瞻左右半鄉里餓死者心甚怖少頃點名至筦廳上坐者如一畫星官呼筦諭曰汝本在飢饉籍中以汝好爲人說太上感應篇汝雖未能行其一二然聞而遷善者多亦有行持證僊果者皆汝之功已與汝別注壽祿矣筦既出一吏呼筦戒

曰汝還陽間切記將太上感應篇廣行流布箴
遂甦此人本市道小民以法施誘人於善遂獲
壽祿之報

感應篇跋

陶仁貴一子雙盲以宿業禮問曇相師曰此兒
前生能煮鐵爲銀煅銅爲金以欺人故得無眼
報死已當墮倒懸剝斬拔舌剜眼等獄出已復
墮傍生七返然後得生人中常困飢寒况欺謾
有甚於此者耶

十生記

釋迦文佛說法華經時有十羅刹女與鬼子母

樂善錄卷三

七

宋

并其子及眷屬俱詣佛所說呪說偈誓願擁護
持經之人若夜叉羅刹餓鬼等欲求其短今不
得便偈曰若不順我呪惱亂說法者頭破作七
分如阿梨樹枝如煞父母罪亦如壓油殃蚪秤
欺謾人調達破僧罪犯此法師者當獲如是殃因
知蚪秤不平爲罪最大世人方以爲能豈顧幽
冥之戮耶

羅喉羅在母腹六年方生人以問佛佛云羅喉
羅往昔世爲國王時有一道人來見留於後園

偶忘却六日後方請相見以滯留道人六日故
今受六年母腹之報其有爲官不恤久停閉人
或置人於牢獄而不加省其報當如何

艾彥明綽有鄉行事神甚謹祈禱輒應一日祀
以太牢神乃不降且曰牛有功於民非祀天不
殺吾何敢享時刑部賈若水聞之遂嚴戒不食
有三婢舊在雇主家無歲不病疫至公家乃不
病梓州路連歲疾疫及公爲提刑力勸人不食
屠者皆令改業牛自斃者瘞之疫疾爲衰

樂善錄卷三

陰戒錄

合州都吏孫亮一夕見冥吏來攝拒曰相者以
我壽當七十三今纔六十一尚餘一紀豈公誤
耶冥吏曰相固有之然公受陰譴者三是以促
壽公治平初爲司理獄掾郡人馮清訟婚事理
直而公抑之有諸曰有之此減公壽三歲也治
平末公得意郡守李侯譖逐同曹吏蘇宥者有
諸曰有之此又減公壽五歲也前年公從母失
色於公公怒推而仆之有諸曰有之此又減公
壽四歲言訖亮乃辭氣屈伏而斃今之胥吏所

以獲譴於陰者何止三事罪報之來何止促壽且因果事目前豈無但人終日營營夜則昏睡何暇澄思審觀而識之耶

前定錄

吏人余林病死後數日夢所親張遷曰吾平生行事但取快意目前今到陰司始知有罪大抵陽間禁網寬疎惟取文案故事或可隱避陰司法令嚴密務誅人心故罪一無所逃吾三日後當生榨巷丘家幸見救度但身掛數片皂衣以手掩面號哭而去張怪之至期詢訪丘家乃生

樂善錄卷三

九

一黑花犬子遂大感悟納役歸農裹糧於名山掃地以贖過咎不可不畏

惡戒

查道母病思食鰕魚方冬無有市者道泣禱河神冰開得魚尺餘以饋後舉賢良中第四等李虛已母喪明醫者謂曰浮翳泊睛舌舐千日勿藥自痊虛已舐睛二年母睛遂明李行簡父患癰極痛楚行簡吮敗膏不唾于地父疾遂平真宗一日令馮元談易欲得純學三數人如同人便裘頂帽橫經並坐削進說之儀元遂以道

等奏立召之俾日陪侍識者以為至孝之報類苑村民設昭惠齋一道者以二隻饅頭餉一牧童牧童食其一餘一以木葉裹置腰間魚挈中忽天晦雨作雷怒風吼牧童倒仆人莫敢近少頃起行衆恠問之牧童曰初不聞雷但見神人數百驅馳來逼中有老者握我手曰齋食汝何敢置魚挈中我答曰將歸遺母老者含喜麾衆而去此可以為不孝者戒

樂善錄卷三

十

錄

李氏家老妮子秋婆父病無生意一日殊絕復甦自言至一處有兩隻大船皆滿盛遺棄之物不潔之水一鬼在傍逼令呬之且曰此汝平生所耗之物豈容不呬秋婆不得已強呬不數口已覺腹滿驚悸未復言訖而斃世之婢妮耗費人物豈顧死後幽冥之戮耶

因果記

一官貢山行至孤絕處見一酒店因往買酒一婦人接錢良久方提酒出色赤如血飲之甚美欲再買飲婦人泣告曰莫買也妾在生時好潑撒酒故今受報每有人買酒即於妾身上榨出

供之其官負矍然趨出行數里逢路人問之皆曰此無酒店愈大怖蓋陰司顯化以警世

勸戒錄

李璨子名翁孫年二十八未能言璨叩曇相救度師曰此兒前生是白衣居士董嗣先也以非理說教不依經義故今得啞報嗚呼白衣尚爾況披佛衣據佛位浪稱長老於天人大衆中敲床舉拂傲然以傳法自負然所言妄誕迂疎不合聖諦疑悞初學使罔然不知所歸往往取紙上語假說法以相諷者其罪當如何

十生記

樂善錄卷三

十一

昔十方救苦天尊入於九幽拔諸苦時普掠獄中有諸罪人驅上刀山中有一人踐鋒履刃了無所傷北帝異之天尊曰此人生前曾佩受九真妙戒救苦靈符吾故以神力隨念救護遂宣禁戒以斷惡根一時罪薨普蒙濟渡其後杜廣德以簡牒而能釋三盜斬首之冤李若冲以簡牒而能脫張太華父囚之苦此皆近世明驗未可悉陳故今薦亡例以簡牒給付簡固天篆不可得知然所謂禁戒者果何戒哉不過曰孝曰

忠不殺不淫不盜不嗔不詐不驕行之不二而已夫豈難事人皆可行但人愚迷只做世間活計不顧死後陰誅於九戒中一無可取考其孝則生事死葬不能以禮者多考其忠則爲己營私不能奉公者多考其不殺則嗜肥啖脆不恤物命者多考其不淫則野合淫奔冒犯廉耻者多考其不盜則慳貪不義巧求橫取者多考其不嗔則誕慢矜高凌人傲物者多考其不詐則諂賊害善曲心不實者多考其不驕則欺天慢

樂善錄卷三

十二

神不信因果者多考其不二則朝作暮輟執心不專者多終日營營如醉如夢一旦殞命然後子孫假人說戒冀其受生嗚呼與其聽受於杳冥不可得知之時孰若遵奉於可以身行之日人命無常日從變滅若不早悟後悔奚追悲夫

九幽經

人有姓嚴者少時誘鄰居女以逃有司捕捉甚急嚴懼事露夜醉女子以琵琶絃縊殺之沈于河後爲節度使日病中見女子哭而前曰我爲

公手所殺訴于帝期在明日晚是日果卒

成都記

竇軌嘗害尚書韋雲起後在洛病甚忽語家人

曰扶我起韋尚書來言訖而卒

成都記

虢州司戶王凝卒于官家素貧其妻李氏負遺

骸攜其子以歸東過開封投宿旅舍主人疑其

婦人而獨攜一子不許其宿李氏顧天已暮不

肯去主人牽其臂而出之李氏仰天長慟曰我

為婦人不能守節而此手為人執乎不可以一

手并污吾身即引斧自斷其臂路人環視嗟嘆

樂善錄卷三

十三

永

或為之彈指或為之泣下開封尹義之奏白其

事于朝賜藥封瘡厚卹李氏而咎旅舍主人嗚

呼世間婦人不識廉耻而污辱其身者甚多故

錄此使知愧耻而有所欽慕

五代史

劉曜獲晉散騎常侍梁緯妻辛氏辛美色曜召

見將妻之辛大哭曰妾夫已死義不獨生且一

婦人而事二夫明公又安用之遂自殺曜嘆曰

貞女也以禮葬之世之淫妻蕩婦聞辛氏之風

必有改行而自新者

竇連香比丘尼私行淫慾妄言淫事非殺非偷

無有業報以此一語遽墮無間之獄蓋其說一

行人果信為無罪則淫風熾而人倫喪矣宜其

獲大罪報

楞嚴經

昔老鴟村有一老翁身生贅肉痛不可忍割去

即止既割復生每割凡三十餘片其嫗以宿因

禮問曇相師曰汝與乃夫前生嘗行淫誓言願

世世為夫婦多男女又食肉應供受此報盡汝

夫為牝羊日數受淫年四生子此蓋淫念所感

樂善錄卷三

十四

下

豈可謂為無罪

十生記

劉伯龍以家貧將營什一之利忽一鬼在傍撫

掌大笑劉曰貧窮豈有命耶不然何以為鬼所

笑也蓋世間財物去留不常命當有之則自不

勞苦分合貧薄則終無所成若分外營求皆是

妄念安得不為鬼物窺笑

南史

樂善錄卷三

樂善錄卷四

李 昌齡 編

李丞相沆厭榮利世務罕以嬰心所居陋甚不以屑意堂前藥欄壞亦不問其夫人戒守者勿葺以試沆沆終不以言夫人曰藥欄壞亦不問何也沆笑曰安可以此動吾一念哉又請治第沆曰身食厚祿時有橫賜固可營辦但佛家以此爲闕陷世界我安得皆圓滿如意必求稱足耶終不聽臨終沐浴右脅而化時大暑七日方

樂善錄卷四

文

殮絕無腐氣此可見公履踐然今士夫鮮有不但以外物動其念者

類此

曾魯公以蜺蛤之類人所不放而實活物命之多故常放之一日忽夢被甲者數百告翌日則有以兩簍蛤蜊爲獻者公立放之其夜復夢被甲者來謝

東軒筆記

唐詢家因煮鷄忽有火光出于釜上發蓋視之水面盡成五色有未產鷄子其黃化爲菩薩像袖手伸足眉目了然其白化爲蓮花座詢家大

駭誓不復食酒官衛敦禮驗之不誣遂上于府安撫張尚書屬譚篆爲文以記之

丹陽縣令楊開性暴橫果於決責與門下客楊詢最相得每事必以訪詢詢明知其非不敢有所忤意但一切讚嘆盛美而已開一日乘怒盛暑中杖公吏及囚繫者四十餘人二人死詢猶盛稱其快後詢夢至一處金紫者譴之曰成楊開之惡者汝也楊開之罪當坐於汝無所避也不數日果中惡疾而斃此佛書所謂讚嘆人爲

樂善錄卷四

二

宗

惡者也

惡戒

安庭栢能迎意求合得人懽心尤好離間彼此雖至親密友庭栢處中無不立生悔吝蔡倫與張義最相善俄至絕交李中甫兄弟久同居無何亦起爭訟人皆知庭栢間之但不知作何等語而能使人遽相忿怨如此庭栢亦頗以此自負晚年兩頰連口皆害瘡言語艱難飲食尤苦如此狼狽數年方卒豈非兩舌惡口之報耶

錄

戒勸

周利般特迦於過去世作大法師祕悽佛法不肯誨人故今愚鈍讀一偈經百日矣得後遺前不能憶記今有據師席而不能以誠教人者安知不招來生愚鈍之報

楞嚴

婦人有姓王者厭生產屢壞胎又以其藥爲効傳之于人後有孕復毒以藥不能下痛苦萬狀謂爲死矣迫而視之則又活如此凡七日竟不能產而卒臨終自言見一鬼謂曰汝藥此時復有効乎冤家已集惟待汝至處分耳此事尚不可行之於已而可傳諸人乎

樂善錄卷四

三

齊

峨眉山士子授徒于里人某氏之館某氏有妾既生子可傳矣隆興癸未復孕厭其多而害之是夕士子夢一小兒頭半破被血自某氏之堂走出持白紙泣曰某氏與其妾某殺我我將訴之矣黎明某氏嫡子告士子曰子庶母宿又生子頭碎而死士子聞而大駭愚觀世如此者甚多蓋安於習俗無復忌憚使稍知因果決不敢爲且惡獸尚念其兒而人乃忍害其子與其

害子孰若斷淫況婢妾賤人何足顧戀爾既孕其腹矣而又欲不令生子是亦惑矣嘗讀九天生神章又參以太上內觀經益知人身至貴而破胎害子者獲譴非小蓋人於胞胎中三元育養九炁結形然後得成爲人若非三元所育九炁所導及九天司馬不下命章皆莫能生始一月受鬱單無量天一黃演之炁二月受上上禪善無量壽天洞冥紫戶之炁三月受梵監須延天長靈明仙之炁四月受寂然堯術天礪戶冥演由之炁五月受波羅蜜不驕樂天五仙中靈之炁六月受洞元化應聲天高真冲融之炁七月受靈化梵輔天高仙洞笈之炁八月受高虛清明天真靈化凝之炁故一月精血凝而爲胞二月形兆胚而爲胎三月陽神爲三魂四月陰靈爲七魄五月五行分臟六月六律定府七月七精開竅八月八景神具九月宮室羅布十月氣足聲尚神具九天稱慶太一執符帝君品命主錄勒籍司命定筭五帝監生聖母衛房天神

樂善錄卷四

四

才

地祇三界備守九天司馬在庭皆所以主其生成者也嗚呼九天生之既如此彼處胎臟中豈不欲生於爾何負而爾遏絕而不使之生耶又有一種業重之人穢行有同狗彘及因有所出輒將棄擲重使無辜之子裸露於風霜雨露之下燔炙於盛陽赫日之中呱呱哀啼良久而斃且殺人者死國有常刑陰府法尤嚴密爾獨不畏而敢害之耶今人有平生無子者有數月而墮胎者有既生而不育者有臨產而子母俱斃者有垂老而子孫零落者有身不及見子生者有得子不數月而身遽死者皆其報也

破胎事傳之于

楊仲舉

王韶晚年頗悔取熙河時事嘗遊金山寺以因果問衆長老皆言以王法殺人如舟行壓殺螺蚌自是無心韶猶疑之時有刁景純者比韶爲前輩亦學佛多在金山忽一日與韶邂逅于長老坐間韶復舉前話以問衆答如初刁獨無語韶曰十八丈以爲如何刁曰但打過得賢心下

否韶曰不知十八丈以爲打得過否刁曰以某所見賢打過不得曰何以知之曰若打得過自不問也韶益不自安後數歲發背終日闔眼醫者告之曰看病亦當看眼色樞密試開眼看韶曰安敢開眼斬頭截脚人有許多在前月餘病劇遂卒韶未發背前涇原知縣王直溫一夕已就寢矣中夜有人叩衙門甚急曰請知縣斷遣一公事直溫起燃燭坐廳明見一吏抱文案并見數卒領一罪人至白直溫曰奉天勅令知縣斷此王韶公事直溫熟視罪人頗殷肥矮矮其吏宣判將王韶決脊杖配洪州斷訖直溫復歸寢忽驚覺問其妻曰我曾起否妻曰爾睡甚快不曾出直溫曰豈乃夢耶悟不復道明日以韶名字問人或曰今樞密使乃王韶亦殷肥矮矮外無有者直溫異之未幾果聞王韶罷樞密謫官洪州發背而卒異哉

子由語錄

一府帥得旨營治宮室以備巡幸帥意在媚上種種必欲曲盡其至嘗聚畫工作奇畫謂不得

牛骨灰塗壁則五彩不甚鮮明移檄所屬大有科索時推官者頗有正見以劄子稟帥曰今所索太多期限又急恐民間或至掘塚發棺則禍大矣帥方希賞得劄大怒立將推官放罷自此無敢言者於是追索日益急民懼罪殺牛馬以應又不足果至掘塚發棺取人骨以代之其後帥大有遷擢一日白晝坐廳恍見黃衣吏持一公牒示之署其上曰索牛骨灰事紙尾有大字批判數行帥視之墨尚新濕且有毒流下國禍及重泉之語帥怒曰我罪何至如此言訖倒仆而卒不數月推官亦死歷無數險阻至一官府纔入門見一金紫者謂曰汝豈牛骨灰事耶到彼宜子細讀案然後着字推官唯諾既至廳前一吏以帥狀示推官推官曰某以此得罷安得有罪請與帥面對少頃數十卒擁出一罪人五木俱具垂頭喪氣似不勝其苦狀推官視之則昔日帥也推官前曰台座豈真忘某當時劄子中語耶勢位氣性此時安可復使自作自受豈

可累人帥無語遂伏俄聞簾內有聲曰速送出推官推官既出門復見前金紫者謂曰汝識我否我汝舅也以爲人正直故在此略有職守此去願汝常運善心常行善事不然一瞋目後此間有無限可怖駭事誰能爲汝作救護者此事制幹何彥升丈言之甚詳楊子羽錄示因併刻之以爲世戒

右武大夫趙公豐紹興丁丑以檄按蜀中諸郡兵歷果州宿驛舍夜半一婦人散髮前訴曰妾姓解名蓮奴李戶部家妾也戶部舊舍于此有女嫁郡守馬大夫之子以妾從嫁妾有姿色爲馬郎所私有娠戶部怒杖妾無數時妾尚有餘息戶部命掘地倒埋妾屍覆以木床然李馬二姓亦以此遂微令皆物故幸將軍掘出妾骨趙明日但爲設齋薦之而去至潼川宿東關縣驛復見解氏哭于前則已束髮矣趙怒曰昨已爲汝作佛事何苦復來相逐解氏曰妾固感將軍恩然妾頂骨今倒埋在下非發出正之不能生

更望一言於郡守令發出之妾得生路其敢忘將軍乎趙許諾遲明專遣一使臣以其事懇果守王郎中王得書異之命訪求李戶部舊日婢僕惟老卒譚詠尚無恙王即以十數卒付詠戒令必欲取出解氏骨詠恐事生不即於其處出之忽空中有聲責詠曰汝當時手埋我豈真忘其處耶但更進前數尺發土見木床骨即在焉詠驚怖即爲掘出其骨頂果在下見者莫不感傷郡爲葬于別墅時馬郎者爲東普郡幕忽一

興善錄卷四

九

吳

夕解氏在前歷歷具道當時事馬倉卒仆地遂

卒

果州教授
關者孫記

一士子微時已娶及登第傲然自負大有當時不得富貴家女爲妻之悔遂薄其妻絕不與同寢處其妻鬱鬱不得志因感疾凡數歲士子略不問妻飲恨疾益作臨終隔壁呼士子謂曰我今死矣爾忍不一視我耶士子終不顧其妻遂死士子心不自安乃從邪說謀爲厭勝以土器蓋其面又以索加木縛束其屍而殮是夕此女

子夢其父曰女託非人生懷愁恨死被厭勝然彼以女故壽祿皆削盡矣不一年士子果卒嗚呼死婢之倒埋冤妻之縛殮意謂如此則彼魂不得靈寃不得直不知一念纔起百神已知不能遏其赴愬之冤適所以速吾不善用心之罪故馬幕一見解而遂亡士子不逾年而亦死戒哉

許真君登仙之日玉帝詔曰脫子前世貪煞匿不祀祖先之罪錄子今世呪水行藥治病罰惡

興善錄卷四

十一

源

馘毒之功已仰潜山司命官傳金丹於下鬼閑債封形回子身及家口厨宅百好歸三天子急背土陵空佐大力天下與流金火鈴照辟中黃無或散慢以此觀之功行如許真君以不祀故尚有陰譴况爲人不逮許而不孝有甚於不祀者乎又知呪水行藥皆能立證仙階但人論財不以利濟爲念故旋踵破散而子孫凍餒者多矣

嚴君平卜筮於成都市以爲卜筮者賤業而可

以惠衆人有邪惡非正之問則依著筮爲言利害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於順與人臣言依於忠各因執導之以善從吾言者過半矣

裁日閱數人得百錢足自養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噫君平以善教人立證仙果其有以不善之語而啓人爲惡之心者獲譴不言可知

侍郎孫公初名洪少時與一同舍生遊太學相約無得隱家訊一日同舍生得書祕不以示孫詰之生曰非敢隱也第爺書中語於公進取似

無善錄卷四

十一

永

不便孫曰何害某正欲知所避就生出書示之書云昨夢至一官府恍若閱登科籍汝與孫洪皆列名籍中內孫洪名下有朱字云於某年月日不合寫某離書爲上天所譴不得過省孫閱書愕然生曰豈公果有是事乎孫曰有之邇者東上在某州適見某翁媼相詬求離某輕易爲寫離書初無他意不謂上帝譴責乃爾生曰夢寐恍惚何足信如公高才碩學俯拾無疑孫終怏怏及就試生果高中而孫下第方信前夢爲

不誣也生曰某西歸當爲公合之以契天心因問孫邇所遇睽離人姓字尋迹其處得之時夫婦俱未有耦生爲具道一段因緣置酒合之如初乃馳書報孫孫不勝感悅其後孫以太學內舍生免省歷躋臚仕屢典大郡所至有離婚之事未嘗不宛轉調護晚持從橐侍經闈連舉二丈夫子亦同舍生有以全之而公祇畏天譴之力也此事外舅何雅州親聆其說於公今錄之使人知所畏避云

無善錄卷四

十二

永

眉山主簿高公有子眉郎者甚慧不幸夭死心甚悼之後丁父憂於二十七夜寢卧不安忽見二吏至前召公公曰誰召我吏曰事密固不可使主簿知恍然不覺已隨二吏行矣約七十八里許見山崖險峭林木嚴密主簿曰我困甚不可行吏取馬令乘倏忽間已至一處若州城初入門見一道如繩行不十數步又至一處若官府所在吏引主簿自偏門入俄見一人着紫道服手持數珠而出主簿熟視則其父也責主簿曰

汝有不公當事還曾知否主簿曰何事不公當父曰斷遞鋪殺人事不窮其理以直作曲所以天奪汝愛兒眉郎見亦在此然汝亦有陰騭故天不即奪汝筭吾之死也齋醮不至誠厨子又不索僧道皆非其人虛費無功唯今夕齋得僧宗順者有定力加持念誦冥契陰司又誦大明神呪經及奏九天生神章於我功德有餘傍及諸囚皆得免苦汝還可爲吾謝之主簿視囚半皆親舊及甦則已數日矣世有不信釋老者多

樂善錄卷四

一三

才

以設齋薦亡爲無益然捨齋醮當作何等事可以見人子爲親之意耶蓋人見僧道不守戒律便謂道釋不足法而不自思我日誦夫子之言而不能盡爲臣爲子爲兄弟爲夫婦爲朋友之道者豈亦夫子之罪乎

安撫馬大學記

愚嘗讀太上感應篇篇中之語皆天府所定世人罪福條目然世人行事多只取快一時不知過後一一皆有罪報太上所以垂傳此篇于世者正欲世人知所避就也故近歲周篋以此篇

勸化而立能脫饑饉之殃王公一念願行亦獲延一十四年之壽則太上利人之意從可見矣今附刻于後使家家藏此書人人曉此意則地獄何自而起篇云太上曰禍福無門唯人自召善惡之報如影隨形是以天地有司過之神隨人所犯輕重以奪人筭筭減則貧耗多逢憂患人皆惡之刑禍隨之吉慶避之惡星災之筭盡則死又有三台北斗神君等常在人頭上錄人罪名奪其筭壽又有三尸在人身中每到庚申

樂善錄卷四

十四

卷

日輒上天曹言人罪過月晦之日竈神亦然凡人有過大則奪紀小則減筭其過大小有數百事欲求長生者先須避之是道則進非道則退不履邪徑不欺暗室積德累功慈心於物忠孝友悌正己化人矜孤恤寡敬老懷幼昆蟲草木猶不可傷宜憫人之凶樂人之善濟人之急救人之危見人之得如己所得見人之失如己所失不彰人短不銜己長過惡揚善推他雷多取少受辱不怨受寵若驚施恩不求報與人不追

悔所謂善人人皆敬之天道祐之福祿隨之衆邪遠切于願之神靈衛之所作必成神仙可冀也夫

欲求天仙者當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當立三百善若或非義而動背理而行以惡爲能忍作殘害陰賊良善暗侮君親慢其先生叛其所事誑諸無識謗諸同學虛誣詐僞攻訐宗親剛強不仁很矣自用是非不當向背乖宜虐下取功譖上希旨受恩不感念怨不忘輕蔑天民敗亂國政賞及非義刑及無辜殺人取財傾人

樂善錄卷四

主

源

取位誅降戮服貶正排賢凌寡逼孤棄法受賂以直爲曲以曲爲直以輕爲重見殺加怒知過不改知善不爲自罪引他壅塞方術訛謗聖賢侵凌道德射飛逐走發蟄驚棲填穴覆巢傷胎破卵願人有失毀人成功危人自安損人自益以惡易好以私廢公竊人之能蔽人之善形人之醜訐人陰私耗人貨財離人骨肉侵人所愛教人爲非逞志作威辱人求勝敗人苗稼破人婚姻苟富而驕苟免無耻認恩推過嫁禍賣惡

沽買虛譽包貯險心挫人所長護己所短乘威逼脅縱暴殺傷無故剪裁非理烹宰散棄五穀勞撓衆生破人之家收其財寶決水放火以害居人紊亂規模以敗人功損人器物以窮人用見他榮貴願他流貶見他富有願他破散見他室美起心私之負他貨財願他身死干求不遂便即呪恨見他失便更說他過見他體相不具而笑之見他才能可稱而抑之埋盡厭人用藥殺樹恚怒師傳抵觸父兄彊取彊求好侵好奪

樂善錄第四

十六

定

虜掠致富巧詐求遷賞罰不平逸樂過節苛酷其下恐嚇於他怨天尤人呵風罵雨鬪合爭訟妄逐朋黨用妻妾語違父母訓得新忘故口是心非貪冒其財欺罔其上造作惡語讒毀平人毀人稱直罵神稱正棄順隨逆背親向疎指天地以證鄙懷引神明以鑒猥事施與後悔假借不還分外營求力上施設姦慾過度心毒貌慈穢食餒人左道惑衆短尺狹度輕秤小升以僞雜真採取姦利壓良爲賤謾罵愚人貪婪無厭

呪詛求直嗜酒悖亂骨肉忿爭男不忠良女不柔順不和其室不敬其夫每好矜誇常懷妬忌無行於妻子失禮於舅姑輕慢先靈違逆上命作爲無益懷挾外心自呪呪他偏憎偏愛越井越竈跳食跳人損子墮胎行多隱僻晦臘歌舞朔旦號怒對北涕唾及溺對竈吟詠及哭又以竈火焚香穢柴作食夜起裸露入節行刑唾流星指虹霓輒指三光又視日月春月燎獵向北惡罵無故殺龜打蛇如是等罪司命隨其輕重奪其紀筭筭盡即死死有餘責乃殃及子孫又諸橫取人財者乃計其妻子家口以當之漸致死喪若不死喪則有水火盜賊遺亡器物疾病口舌諸事以當妄取之直又枉殺人者是易刀兵而相殺也取非義之財者譬如漏脯救饑鳩酒止渴非不暫飽死亦及之夫心起於善善雖未成而吉神已隨之或心起於惡惡雖未爲而凶神已隨之其有曾行惡事後自改悔諸惡莫作衆善奉行父父必獲吉慶所謂轉禍爲福也

故古人語善視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語惡視惡行惡一日有三惡三年天必降之禍胡不勉而行之

王淮之不信佛法常謂身神俱滅寧有三世後得病殊絕復蘇謂賀道力曰吾到幽關始知釋教不虛人死神存信而有徵道力曰明府生平抗論不爾今何見而異之淮之斂眉答曰神實不盡佛教不得不信語卒而終蓋人處世但知世間之事便敢輕議釋教及一旦喪軀冥冥長

夜然後知釋教爲真實而世法皆虛幻也

冥祥記

樂善錄卷四

樂善錄卷五

李

昌齡

編

太博虞公祺於佛知見得大解悟平生仕宦以慈祥爲本以智慧爲用以大定力爲應世三昧故去弊事蠲苛征有爲必成成功必博於四蜀之民有生死肉骨之恩當他道誅索聚斂鞭笞馬牛其人之日公一漕夢再漕潼川民獨晏然倚以爲大司命紹興丁卯七月二十七日無病終于正寢其日清旦平坐俄仰而曰古佛皆生

樂善錄卷五

吾其歸乎既又平視曰身得爲佛有何不可久之開顏含笑而去後二年田家鮮述者被逮至冥司與舊識曹惟吉適相值惟吉曰爾安得至此幸鄉人在此判更生案明日當爲更生如來可無量福述既至殿下明見其上有一王者果太博也吏問述在生立何善功述對家貧無力但一到瓦屋獲覩光相又於天公堂捨一條小木吏授紙筆令供既畢上之得署放還述方辭出公呼謂曰可語吾家人令爲民設更生道場

常念更生佛號語既公身有白雲騰上廊廡煥明述舉首望見雲氣中有大樓閣綠榜金字曰大慈大悲更生如來速灑然而寤時鄉老陳公西山邵公縉雲馮公華嚴覺公皆大書特書以紀其事嘗聞本朝士夫生有陰騭死而復官于陰者如呂公誨不過爲司糾章公文起不過爲司命韓公琦不過主房簿富公弼不過司崑臺凡此皆一司之主耳獨公乃能直登佛位而更生之號又先見於大涅槃經當知公本佛地位中人也平生陰騭及人者多宜其子孫以洪儒碩學高識遠略建大功立大業忠佐英主而澤被斯民也

樂善錄卷五

二

資州資陽縣士人勾龍霽乾道己丑爲其祖父母及父廬墓以一百二十日爲期逐日辰午酉三時上土暇則看閱釋典讀誦孝經又校正字音手寫萬卷以施於人越明年二月有七日早忽一白涼衫人戴青笠騎黑馬而至徘徊周覽神彩頗異霽覺之乃請勸茶繼以果實及五穀

等飯侍者從旁以一大漆器受之又有一卒手執一小旗并一小牌金刻其字曰虞張誅叛虜惟此功三與汝霧讀畢白涼衫者命霧錄之霧益敬異遂問姓字答曰汝還識我否我寓居梓潼下江南至資州今蓮花山下即我行祠聞公至孝特來游此遂索馬向南而去馬足如飛倏然不見霧望塵再拜亟遣其弟詣禱謝既至案上有祓物發而視之則霧所獻白涼衫者六顆胡桃十枚乾棗一器五穀飯也寺僧法榮祖行

無善錄卷五

三

之孝則一也耶

字文庭堅錄示資州勘會公文

劉貢父博學有俊才而滑稽善謔多所忤犯人皆嫉之貢父乃以自誇也臺官馬默嘗劾其輕薄不當置在文館貢父聞之遽言曰既是馬默豈合驢鳴其所以口給者類如此晚年得惡疾鬚眉墮落鼻梁斷壞苦不可言一日與蘇公子瞻數人飲各引古人一聯以相戲子瞻遽言曰大風起兮眉飛揚安得猛士兮守鼻梁坐中大噓貢父但感愴而已自此益慚志轉加困劇而斃蓋好謔人但知取快一時不知一語中人其酷甚於毒刃尚安得望其壽考終吉哉

無善錄卷五

四

涪溪漁隱

王景亮與隣里仕族浮薄子數人結為一社純事嘲誚士大夫無問賢否一經諸人之目無有不被不雅之名者當時號其里為猪鬣關元祐間呂惠卿察訪東京呂天資清瘦每說話輒以雙手指劃社人目為說法馬留時邵筮以上殿泄氛出知東平邵高鼻鬚髯社人目為泄氛師子王景亮又從而湊為七字對曰說法馬留為察訪泄氛師子作知州惠卿大銜之因諷部使

者發以他事舉社皆蓋粉矣蓋口之爲業非獨發人陰私敗人成事賈憎歛怨禍亦及之

桐江詩話

廣西轉運王延範本江陵貴家子又富於財嘗以豪傑自許精於卜者如劉昂則許之曰君素有偏方霸王之分精於筭者如徐肇則許之曰君得八少一當大貴不可言精於風鑑者如田辯則許之曰君形如坐天王眼如頻伽鼻如仙人耳如雌龍望視如虎當大有威德延範皆然之不知其言之不足據也於是日益矜負因寓

樂善錄卷五

五

定

書左拾遺韋務昇作隱語詞朝廷事爲人所告鞠實抵罪籍沒其家葉葬南海城外然則三子鼎者之說果安在哉大抵術人謬妄但知取悅一時不知誤惑於人其禍有至于如此者

楊文公談苑

諸司使凌華骨相極貴善相者僉謂華當至大官華既登仕版乃暴酷不法一日以病入陰司冥官數其罪命鑿去貴骨華自此觸事齟齬怏怏失意竟以貧死大抵操存在我子奪在天今

之所謂甲乙與夫骨法者皆未足恃使一爲不善則天日臨之不容欺蔽安知不爲幽冥譴責有如華之鑿出貴骨者耶

九戒評

許映入赤山催解東之道道成司命敕中君今奏言於上宮移名方諸署爲地僊映去世之日三官都禁左郎命典柄侯周魴主非使者嚴白虎至赤山欲執映以去且詰映罪曰夫欲學道上隸真人者當得世功相及禍惡不違陰德流根仁心上逮乃得步真索僊度名青府云何父

樂善錄卷五

六

齊

祖有殺人之罪冤訟方急又汝逋愆宿責列在三官

三官乃酆都六天所署每二天共置一官專主考責非三元也

乃欲越幸

網脫奉隸真烝父子一家各事師主同生乖戾不共祭酒罪咎如此陰考方加豈可欺太上之曹使汝得名刊不死之錄耶汝若無對有司必執也映答曰吾七世祖許子阿者積仁著德陰和鳥獸年遇凶歉疫癘相繼阿能散施家財救濟饑渴親營方藥拯其疾苦臨人之喪如失已親救人之患如己之患視人之疾如己之疾已

死之命懸于阿手垂窮之身撫之如子度脫凶
歲賴阿而全者四百八人是以功書上帝名刊
靈閣故使垂條結華生而好僊應得度世者五
人登昇者三人豈爾輩鬼衆所知魴等稍沮適
司命亦遣中候李遵握火鈴而來呵攝之魴乃
捨去嗚呼許映已得度世而陰官尚執之如此
其急曷使生無片善死有餘責者處之則當何
辭以塞周嚴二君之詰乎其俛首就執而沒身
於鬼官者必矣真詰

樂善錄卷五

七

泉

劉滿好殺生又耗棄五穀生平惟能於本命日
醮謝北極一旦病革入冥司其隣家子已先滿
死十數年矣忽相邂逅謂滿曰子在生曾有善
功否若有則可無憂萬一無之事亦可駭滿曰
但只有本命醮謝一事其人曰此亦是也俟爲
詢之少選復至曰子之所殺物命訴冤甚急奈
何然子平生能醮謝北極今至此若又能持念
玉皇聖號或可有濟滿如教念之比至殿下見
猪羊鵝鴨哀鳴嘈雜無數在前滿大窘遽忘其

語忽見一青衣持一幡上有字云太上彌羅無
上天妙有玄真境渺渺紫金闕太微玉清宮無
極無上聖無無復光明寂寂復無宗元梵摠十
方湛寂真常道恢漢大神通昊天玉皇大天尊
玄穹高上帝滿視之則隣家子曷所教者遂至
誠持念良久口中有光物命皆隨光而去又見
一青衣於白雲中宣一黃牒曰劉滿殺生罪大
懺謝志堅可還本壽陰官再拜聽命呼滿謂曰
汝當還矣凡道釋諸書所載地獄一一不誣汝

樂善錄卷五

今還世切在善巧方便誘勸世人令各各忠於
君上孝於父母持經奉戒莫殺物命愛惜五穀
則自然不歷于此滿方辭出復一吏前白王曰
滿雖當還然不可不令一見所造之業王唯諾
即一卒驅至一所有一官坐廳命押滿受罪既
至一門吏叩扉曰罪人至矣門開見一大池敗
泔朽米殘羹腐炙蛆虫雜穢充滿其中臭氣逼
人絕不可近復有一鬼揮刃呵滿曰此汝所耗
之物喫盡乃得去滿大怖亟念聖號復紅光燁

然從口而出其臭腐物忽失所在滿遂甦嗚呼
劉滿以赦當還而冥吏尚有留之之意蓋鬼道
好終鬼道自凶各其常也按天師傳昔六天魔
鬼散游人間爲民之害天師因與爲誓使之歸
化酆都方其散游人間與民初無干涉尚猶爲
害今既歸化酆都明主執罰使有罪在其掌中
安得不爲所暴劉滿得脫其亦幸矣

藏道

羅鞏大觀間遊太學有神祠甚靈鞏每以前程
祈禱一夕夢神告之曰子已得罪於冥可亟歸

樂善錄卷五

九

鞏曰某生平無大過惡願聞獲罪之由神曰子
無他過惟父母久不葬鞏曰某尚有兄何獨獲
罪神曰子爲儒者明知禮義子兄碌碌不足責
也夢覺大恐是年果卒如此則葬可緩乎蓋送
死人之大事停喪不葬子之罪也豈得安吉

夷志

郡人有姓雍者母死久不葬乾道戊子里中火
起雍倉卒扶柩置之他所無何其三歲子歛以
驚風而斃是夕夢其母詔之曰我死許時幽愁

之狀不可言幸而得生既爲男子又已三歲汝
爲子不謹遽然驚我使我魂神蕩越恍然復在
柩中少定乃知此生又是死矣亟欲入殼則氣
已絕不得入事既如此爲之奈何爲之奈何涕
泗潸然雍亦大慟而寤如此則喪葬之事是可
以一切苟簡滅裂乎今人謾畢齋祭便謂無復
餘事不知親死不葬或死受考責及六十年不
得受生者皆當追治生人蓋謹其無爲親之念
乏超度之功也近得章格閱之又不止此數事

樂善錄卷五

十

大凡火燒其屍水漬其骨葬非穩便冒犯方隅
棺槨不全墳墓破敗牛羊踐踏污穢蕪沒之類
死者一一皆得訟於鬼官塚訟一興則生人無
一日安矣不見漢天師將證果位而老君必先
授以超度玄祖之文是玄祖不度則果位終不
得證也

猩猩猿形人面頰容端正封谿山谷間百十
爲羣共相語言纏纏可聽聞之者無不欬歔性
喜酒且好屐人因以張之猩猩一見乃知張者

及其祖先姓字必呼名罵曰奴輩故設此以張我耶酒殺於我亦何愛而爾乃爲此我今捨爾而去爾將奈何旣而羣聚懽飲竟致醉倒取履而着人乃掩羣得之嗚呼酒殺之於猩猩亦猶利慾之於人也猩猩知酒殺之禍已而不免死酒殺之中人知利慾之喪真而不能超利慾之外但知笑猩猩之不能割棄所好而不知猩猩亦將笑吾之念念戀乎火坑也

唐文粹

秦少游云寶應民有婚娶會客者酒方半一客

樂善錄卷五

士

徑起出門主人追之客若狂惑投身赴水主人急持之良久乃醒曰適見一婦人以詩招我我倉惶就之不知其爲水也因誦其詩曰長橋直下有蘭舟破月衝煙任意遊金玉滿堂何所有爭如年少去來休嗚呼人之念慮不正而爲惡趣所攝者多矣蓋邪念一起境即現前萬一着之便入諸趣亦猶客之但知赴婦人之約而不知所赴者水也

漁隱

李珣世販糴每遇人買米即捨升斗令其自量

珣但隨價低昂每升約取三文息錢而已年八十不改其志生平未嘗起僥覲物斛踊貴念時宰相亦同姓字罷相出鎮淮南夢入一洞府見峭壁上有金書李珣二大字字可丈餘珣欣然謂己當之忽壁開有二青衣出曰此地乃華陽洞天金書李珣者乃江陽糴米者以生平不欺斗斛不倖物貴平用其心故上帝收錄使主此天非爾也可速出淮南懼然而寤因令訪問其江陽李珣歲餘果無疾而卒嗚呼淮南官至一

樂善錄卷五

士

宗

品平生乃無一平用心事如糴米之李珣者乎其所以夢入此洞者亦天意以此愧之耳

洞天記

饒州富民段二十八紹興丁卯歲大饑流民滿道段積穀數倉閉不肯糴一日方與家人評論

夷堅志

物斛低昂間忽天雨晦冥火光滿屋段遂爲震霆所擊家人發倉求救其所貯穀亦已爲天火所燒盡矣蓋饑者歲之不幸雖冥數如此而上帝豈不念之安有不能賑濟而又利其價之踴貴耶宜其自取誅戮

高安丐者趙生名吉有道之士也弊衣蓬髮未嘗沐浴醉輒慢罵元豐初穎濱蘇公謫居高安生忽來謁且約公夜遊期而不至詰之則曰度君不能無驚已獨往公曰子遊何至生曰比至太山下所見與世說地獄同君若見之歸當不願仕矣公曰何故生曰彼囚繫者多僧道與官吏蓋僧道逾分官吏暴物故也公嗟嘆者久之生既死數年子瞻復見之於雲安逆旅公因為傳其事焉如此則地獄謂之爲無可乎竊嘗謂

樂善錄卷五

三

源

胥曹無知固不足道而士類中亦有一種無見解人方未第時則高視大言傲然以伊呂自負一旦青雲平步則志滿氣驕聲色不惑其心利欲必奪其志區區日以進祿增秩求田問宅爲事求其所謂憂國愛民之念未嘗一萌于心甚者至於貪墨不公剛愎自用然食人之祿而履踐乃如此欲無下墜其可免乎又如僧道之流言之尤爲可駭明稱參籙佩戒而半分不能奉行但知趨供貪齋而功課實常脫略妻孥之累

日重犯負之罪日深本無道心何望超度不墮地獄其將何歸於此當知趙生之言不誑蘇氏拾遺高俊紹興辛巳正月辛亥忽見二吏持符追之甚急俊彷徨不忍去不覺已隨二吏行矣所歷路極黑俄頃豁然見一大城扉以鐵爲旣入至一解囚繫萬狀殆非人世有一女子倒懸於廊吏曰此人生前好以油塗髮故瀝出之又一女子反縛於柱鉗拔其舌吏曰此人在生時好弄唇舌故酷治之又見寧江都將荷鐵枷曳鐵鎖獄卒割剔其股血肉淋漓形容枯瘠絕不類人左右前後有破腦者折肱者穴胃者百餘人環而守之吏曰此人生前賊殺不辜又見一郡將考掠無完膚方供狀未竟又見麵店戶冉二者前列十大甕中貯腐水敗泔其七已空三尚盈滿吏曰此人生前多棄餘物故貯于此今日飲三椀盡乃得脫又見奉節令趙洪方追至庭下其他被攝而至者不可勝數俊不能盡識明見殿上有一黃綬而坐者一一披籍呼名詰問問

樂善錄卷五

十四

源

畢有枷項驅而北者有含喜行而東者但莫知往何所也及呼名至俊乃誤追得還嗚呼陰司豈有誤者蓋假俊以警世耳然人至于死誠亦可駭一入冥路事知如何其不隔陰而使得受生者萬無一二陰謂中陰身也為子孫者多不能力行薦度又敢斥言謂無罪而不知彼死者日與世接萬冗紛然既非堯舜安能每事盡善其不善者即名為罪罪積不覺死有餘責地獄果也毒害很妬慳貪驕慢餓鬼果也污穢惑溺殺害逋

樂善錄卷五

十五

負畜生果也隨波逐流無福無慧冥漠果也又至于存想非真履踐不正享用過度傾巧自欺大凡靈利愈多獲罪愈重校其輕重固有等差槩而言之有不臧同名為罪使誠無死受考謫有待超度之說則藥笈琅函必不至造為虛語以誑惑於人也夷堅錄

諸司使夏偕妻王侍中女也父病無生意朱嚴醫之立差因白侍中求為嚴補官父曰今歲已許劉公才矣女怒形于色侍中亟命改奏朱嚴

制未下而嚴死於是復奏公才而公才亦死嗚呼一四門助教名器之至輕者尚能死了兩箇醫工况有重乎此者而可僥冒得之乎多見其不能享也類苑

劉頴頗能文自謂巍科必當高掇嘗詣翊聖宮懇問前程真君降言曰子文雖優然賦命淺薄若安分退守可保餘年萬一過求必損汝壽頴不之信後果無成而卒是知分外營求非徒無益適所以損壽也真君傳

樂善錄卷五

十六

樂善錄卷五

樂善錄卷六

李 昌齡 編

錢公若水爲同州推官有富民走失一小女奴莫知所在父母以訴州委錄參鞠之其錄參舊有求於富民不獲遂劾其父子共殺女奴投屍水中法外凌窘不勝其苦遂自誣伏獄具上于州州委官審覆亦無反異獨若水遲疑錄參詣廳詰罵曰豈公受富民錢故求出之乎若水但笑曰今數人當死安可不容某熟察又越旬不

樂善錄卷六

共

決知州亦有語若水終不奪上下皆恠訝一日若水詣知州屏人告曰曷某所以遲留此獄者蓋慮其冤嘗以家財訪求女奴今得之矣知州驚曰女奴安在若水歸使人密送女奴於知州所知州垂簾呼其父母謂曰汝女今至還識之否曰安有不識即揭簾推出父母喜曰是也於是引出富民釋之富民號泣謝曰非使君某一旦遂至滅門知州曰此乃推官非我也富民亟詣推官求謝若水閉門不納富民遶垣而哭歸

傾家財飯萬僧以爲若水壽知州欲以其事聞若水曰休也某初心止欲拔冤非敢希賞萬一數奏在某固好於錄參却如何知州益加敬重未幾太宗聞之驟加進擢自幕職不半年知制誥又二年爲樞密時李繼隆與轉運使盧之翰有隙欲陷之罪乃檄之云八月當出師可速辦芻粟旣而又檄云八月不利當以十月久之又檄云賊將入塞兵以時進芻粟即日取辦時芻粟已散倉卒不可集繼隆遂劾奏于朝太

樂善錄卷六

二

源

宗大怒立命中使乘騎取三運使首玉色甚厲無一敢言若水從容白曰候事狀明白誅之未晚上意亦悟止黜爲副使旣而虜入塞事皆虛繼隆坐是罷其招討嗚呼錢公用心如此過人遠甚然則錄參與夫招討者誠何心哉

上類苑次凍水

聞紀

陳公洎爲開封功曹時章憲太后臨朝族人次杖殺一卒公當驗屍太后遣中使十數輩諭旨吏惶懼欲以病死聞洎獨正色曰彼實冤死

待我而伸奈何懼罪而驗不以實乎爾曹但勿預吾當任咎乃手自爲牘以白府尹程琳琳大喜曰官人用心如此前程非琳所及亟索馬入奏雖大忤旨而公論歸之既而太后原其族人公亦不及罪自此遂顯名不數年歷官臺省終于三司副使其孫傳道履常皆以詞學爲一時聞人蓋陰德之報也今之士夫多不垂意于此而不知彼死者不可復生寃不得伸我之由也豈爲無罪

是太史文

樂善錄卷六

三

澄

陳希夷得道者也張守真嘗問翊聖曰世言陳搏羽化證仙階乎真君曰搏之養神鍊氣粗得其要然及物之功未至尸解後略有所主掌耳愚嘗讀金華誌昔楊谷棄家學道遇金華真人授以鍊炁鍊形之法谷大悟其旨文而成書張旻以進真宗召入留之芳林谷固辭即以嵩山道院賜之居數月於古檜下復遇金華謂曰子不聞大隱隱朝市小隱隱山林之說乎又不聞何妨修至道不廢理時人之說乎古之得道

者皆功濟羣品道佐一人然後僊去所以王喬吏鄴縣方朔臣金門今世方紛紛籍籍在欲波中而子乃欲獨居無染之地何乃達岸焚舟見溺不救況子方得其時宜周遊闔閭開悟群品如見有志之士即可方便維持接而度之安可深居高隱谷遂下山以此觀之則證仙果者誠在乎有功及物也

翊聖朝

樂善錄卷六

四

良

走人之階除耳人生如夢何足道哉遂毀裂衣冠葛巾草屨飄遊物外妻子家事一不擾眼一日遇青巾於道上馬見其骨體秀異舉止昂藏知必異人果呂翁也因叩其所以登仙之道青巾曰登僊之道不在乎他要在乎積功則勤苦修鍊累行則以惠濟物若捨功行雖太上亦無能爲噫青巾之言誠確論也愚嘗讀道書自古修行之士其入道之門雖各不同而得名列不死者無非功行後又求雲笈七籤經考之亦無

他說大槩爲臣當忠爲子當孝貧病當救危急當濟冤結當解物命當恤已過當省貪吝當除不負自心不許人短清淨爲常慈悲爲用言必以善行不以惡動容舉足皆主利人如此修行利益方廣不惟度厄直可登僊有力即普救衆生無力即隨分而已若但能救一人之命則當延一紀之年若所救又是冤枉非辜或修行吉善之人延紀亦當倍之其如服食導引又其次也

婦人有李其姓者鄉之婚媾成合多出其手人亦以此喜之無何紹興壬戌闔門皆死於疫家遂爲墟嗚呼媒亦何罪而掇禍乃爾竊嘗思之其欺誤人尚有可恕獨感移寡婦心志使之幡然改適一事大有利害蓋世有不幸而身死妻少者若又無賢父兄則妻之去留誠一門興替所係爲此人者所得幾何而忍造爲甜軟之語以感移之耶其心一移則夫之父母子女門戶等事決不復問及旣改適與後夫亦未必兩皆

愜意前娶子女鮮有不生間隔甚者後夫無一日之安前夫受破碎之禍身亦不得齒于節婦之列三者之失咎當誰執雖然人之處世亦不可每事畏避略不周旋要在權其利害而後行也

人有姓羅者以略賣男女爲業晚年疥癩饑羸面色如漆竟斃于路蓋其平日誘引欺誤凡所以求濟其欲者無所不至又加搭雇姝子一事尤當大獲罪報且今搭一姝子則姝子所產之

兒勢必舉而與人苟與非其人養之不至與棄之殺之何異凡此之罪豈獨坐在其母其略賣與養之不至者皆當連坐在雇主身即是殺一兒子養一兒子也但人安於習俗視以爲常而曾不思念是兒也於往世臨死之日風火二氣欲脫未脫之時使無善力冥資風則若刀突四肢火則大生熱惱如是受苦經無量時氣乃得絕一息纔絕復以惡業歷諸幽冥之間大有無量百千苦事又不知經歷多少年數方且考謫

得獲解散考謫雖散亦豈容易便得受生須其身與見今父母緣業無異又須造物主張然後得因其不淨而成胞胎神既入胎四種始立堅凝爲地種軟濕爲水種煖熱爲火種氣息爲風種使地水火三種雖立非風種關通其中則兒形莫得長大故自一七日至三十有八七日於胞胎中自然生三十一種風關通整合使之筋脉肌骨機關孔竅皆得流通於其中間第十七日又復一死蓋短座之風吹令暴卒以堅強之普門之風吹整其體足其音聲故也如此在胞胎中凡十箇月處母生臟之下熟臟之上五繫自縛如在革囊如在羅網起不淨想瑕穢想牢獄想幽冥想起如是等想晝夜恚惶急欲趨出母食多食少太膩無膩大熱大冷色欲過度當風差久遊行馳走有所度越凡此之類兒皆不安亦復受諸苦惱及生墮地苦亦如之或以衣受或以衾受皆切楚痛當此欲生未生之際使非何所垂趨之風吹令頭下足上以向生門則

母子往往兩皆不保今既得遂誕育誠亦萬幸於我何負而我掠取其母使之失所怙恃復饑餒而死乎舉此而言當知世間有如此等事若無罪而實負重罪者其類不一但人無所悟入不自覺知今弱齡而遽亡及再踐生路而又復不育者即其報也

一士夫居于田間一夕夢其友嘗爲計吏者至其家哭泣求救其詞甚哀既出衣後乃穿出牛一尾不覺驚起家之人所夢亦合方相語未竟

忽外報一牛生遽取火視之牛仰首淚下莫不愴然此事西山邵使君於更生佛記中載之甚詳今復表而出之庶幾侵漁刻剝者略知戒懼大抵勢要之地最能爲善最能爲惡爲善則有登僊證果之期爲惡則有折本失身之理事皆起乎一念當其念未起時則方寸湛然了無毫髮相遠及一念既起或善或惡福業遂相萬萬蓋其有權有勢可以必行故於果報之來或墜或升如影對形亦無可以避者但試取李詭祖

冥司錄一觀則知邵使君今之所載不妄

友婿趙叔田族婦楊氏者嘗字數十鴨子久未破殼楊浴以水是夕夢鼓吹喧闐金石間作有一冠帔婦人押引數十人至其家人人戴花盛飾口吹頭管及門其冠帔者乃截一半留外與一半同入旅坐階除索食喧噪方嘈雜間楊忽驚寤因語其子曰吾夢如此豈吾家鴨子將生其所以戴花盛飾者必花鴨也在外一半抑隣家亦有將生者乎黎明驗之皆然嗚呼世人用

樂善錄卷六

九

源

心散亂而與物流轉者多矣蓋華名鍾乎心胃榮味交乎外視平生本自隨波逐流莫具正見自無臨終數呼吸頃乃能定而不亂者意其戴花盛飾時豈不人人自以爲樂安知自此一樂遂失身爲鴨也哉當知世事浮假都不足道獨吾一念不可不嚴設戒律以攝制之使之一歸于正古先聖人所以教人攝心止念必欲使魂魄澄正者正謂此也

符堅僭位以鳳集于闕欲大赦天下與王猛符

融密議于露臺時左右悉屏去無一知者俄而市井喧傳堅疑語泄立命推究乃一黑衣小兒聲言於市曰官今大赦人因傳之堅太息曰欲人不知莫若不爲誠哉此言也始吾草赦時有一蒼蠅屢集吾筆聲狀頗異吾已恠之今果漏語其黑衣者豈蒼蠅乎嗚呼符堅但知事出禁中無有知者不知一語纔出便有四知況我之身口耳鼻眼凡六十七種各皆有神運化自然與天地合出入人身奏善黜惡晝夜不停身神之外又有一切巡行明神皆得按察何獨於蒼蠅而始疑其漏語乎

樂善錄卷六

十

趙業以其妹婿賈奕殺牛連逮入冥司奕不即承忽空中有大鑑宛見奕鼓刀業有不忍之色奕始伏業將辭出復一吏拉遊上清遂共登一山至一院榜曰南院時冠履而坐者方命吏呈押戍申錄其錄首具人之姓字及生年月日時又降橫列六十甲子其日有功或過皆書其下如無亦書無業以問吏吏曰此上清校勘所也

世人功過皆籍錄中毫髮無遺每一經校勘功
即延年過即奪算無可避者愚嘗讀業報因緣
經得一則大與此合人之在生日為一算積一
生所得之算記在諸天以備記錄太上常勅勒
上聖高真日月星宿五方三界百靈眾神巡行
檢察三日一言七日一奏百日一結若修善立
功則年算可延萬一造罪即命六天魔鬼捉其
魂魄上詣三官其不滿紀算者蓋因乎此今人
臨亡皆地司關奏諸天按察死名一定然後六

典義錄卷六

土

注

天魔鬼得以收其生氣而執其魂魄矣又按修
真玉經太陽為陽宮掖司列二十八宿為屬吏
太陰為陰宮掖司列五嶽二十四炁治山為地
司治山即今二十四化三河四海九江十二溪為水府凡
一年有二十四節炁每一節炁即太陽巡一宿
之中太陰常後行一日二十四節炁謂立春正
月節炁太陽巡虛宿中
雨水為正月中炁太陽巡危宿中之類是
也惟驚蟄芒種寒露小雪日則巡兩宿其日
二十四炁治山陰官各攢送世人善惡灾福壽
祿生死等事於所屬之岳其本岳主者復奏言

於當節太陽所巡宿中其如三元之日則又大
朝會皆所以檢校括責定罪紀功也大凡校勘
之日則日月五星二十八宿周天三萬六千星
曜人間二十四炁治山陰官乃至陰陽河海天
地百神無不集會蓋貴乎審又按七簽經口之
一根尚有兩神分監左右陰禍不洩則司陰得
以奏于天惡已形言則司殺得以白于司命考
之回元八訣則亦分陽罪陰過陰罪陽過為二
種陽謂人所共知陰謂瘖中於人初不宣露故

典義錄卷六

二

源

也陽當為輕陰當為重如此則世人是罪而
終可覆藏者乎奕不即承是亦惑矣西陽雜俎
太常博士張子能妻鄭氏臨終與張訣曰我死
君必再娶奈何張泣曰何忍為此鄭曰君言那
可憑張指天為誓曰有渝此盟當化為閻鄭死
張竟再娶一夕夢責之曰言猶在耳君忍負之
我幸有女雖無子胡不買妻必娶何也遽登榻
撫張陰果蹈其變蓋妻者齊也一齊而不易也
人倫之本而伉儷之道也家道之睦斯為首也

於義一或有虧是瀆人之倫而失伉儷之道也
又何待有詛而後然耶今人但知彼爲死矣而
不知彼死者四大雖壞神實不亡必有所憾尤
甚於生萬一訟於鬼官則殃考症氣卒未易解
不見許厚不以家事經意而其丈人訴之於三
官之事乎又不見許斗既死之後水官復遣歸
墓中使伺察家門當衰之子示彼訟者以塞對
解逼之事乎保命真君蓋嘗以此戒敕許長史
令懷厭家門疾病死喪衰散減耗光恠惡夢之

樂善錄卷六

十三

宗

厄當急分解家訟墓症者正爲此也

夷堅志

鄭朝議之從子娶陸氏伉儷甚綢繆鄭嘗於枕
席間謂陸曰我不幸死汝無得嫁汝死我亦如
之陸曰要共百年偕老奚爲出此不祥語居數
年鄭果感疾自度必死臨終與陸對父母復申
言之陸但俛首悲泣鄭死陸竟携資改適曾工
曹曾一日考試他郡陸昏暮獨坐恍見一評投
書陸視之則筆札宛然前夫手札也其詞曰十
年結髮夫妻一生祭祀之主朝連暮以相懽俸

有餘而共聚忽大幻以長往慕何人而輕許違
棄我之田疇攘資財而遂去不恤我之有子不
念我之有父義不足以爲人之妻慈不足以爲
人之母吾已訴於上蒼行理對於幽府陸愧駭
汗流未幾果卒蓋夫婦者人之大倫有守者婦
人大節一有愧于其中萬無安吉之理生或幸
免死必難逃不見華陰主簿妻以思與聶從志
亂而沒身於鬼官乎又不見愍懷太子妃以不
受石勒之辱而立獲度世乎今人於父子兄弟

樂善錄卷六

十四

長

夫婦之間多是恩義寡薄而不知三者在天
間號爲三綱最爲至重堯舜之行所以照耀千
古者行此者也孔孟之言所以師範萬世者言
此者也天地百神所以監臨下土厚於倫則福
之薄於倫則禍之者重乎倫者也國家所以條
爲法令使人不敢輕犯者明乎倫者也嗚呼陸
氏於申言之時已有異志宜乎爲乃夫所訟

夷堅志

翊聖真君建隆初降于終南山張守真雖日奉

香火而心常懷懼真君慰諭之曰吾受命衛時誠欲得一端直之士俾行吾教然自陝以西三世不失男子身者惟汝一人且有正念此所以爲吾收錄但潔身守正不欺方寸自然默符天理何懼之有按如上說則世間不失男子身者何其少乎當知今爲男子者未必不前世曾受女身爲女身者未必不前世曾爲男子捨殼入殼隨業轉輪至如真淨妙心則本來如如無有差別第世人不知悟此妄認幻軀自生愛見所

樂善錄卷六

一五

源

以慾火熾然莫能自戢譬如狗咬枯骨妄生美想使一見此必有灑然而大解脫者回視前日淫穢豈不啞然一笑以愚觀之非獨不失男身者少其不失正念者誠亦少也且以一縣論之士農工賈僧道伎術乃至胥曹皂隸與夫市井細民無慮十數萬人其所以仰事俯畜者雖各不同然要其歸均是在塵勞中用力市道處留心平日苟且汨沒無所不至其間中立不倚確然有守者果幾人乎惟其中無正念則日用無

非顛倒錯亂矣既多顛倒錯亂則身後無不沉墜者

聖傳

陳希夷少戲於澗水遇一青衣媼呼而乳之曰使汝得吾真炁平生永無嗜慾聰悟過人其青衣乃天真以希夷當得度世故託乳飲以真炁哺之而使之得絕乎慾也嗚呼修如希夷尚待哺真而後能絕慾信情慾之根於人也其難拔如此今有淫慾熾盛垂老而尚爾不衰者當爲福耶當爲業耶亦猶馬偏快於奔馳牛獨安於負重各業力有以持之故也浮生短世其可一味惑溺略不俛聽善言少自開悟一旦淪墜然後悔艾則噬臍爲無及矣不聞元始上帝有惑溺當化爲犬豕之說乎蓋惑溺之人身淫心淫全體是淫昏惑穢亂濁擾神炁人質雖具犬豕是同性質已然矣而自當形與俱化愚嘗窮究其說非獨元始之說爲爾在釋氏輪回之說亦云情多想少流入橫生重爲毛羣輕爲羽族其有命終之後而能超生四天王天者即今之於

樂善錄卷六

十六

邪淫中心不流逸之人生初利天者即今之於淫愛中淫愛微薄之人生須談摩天者即今之逢慾暫交去無思憶於人間世動少靜多之人夫此人等既以慾輕而得生天則彼惑溺之人必以慾重而淪入惡趣者無足疑恠故佛教人若欲求佛妙果先須斷去心淫心淫若除是名爲先佛世尊第一決定清淨明誨如不能爾而欲求者譬如蒸砂求其成飯經百千劫祇名熱砂蓋本淫身縱得妙悟終是淫根根本成淫輪轉三塗必不能出青衣所以今希夷必絕乎慾者正爲此也

神仙傳

任稹希慕真風好與山人野叟游一日遇一採藥人自言居處在大面山後相從既久忽與一苗藥餌稹便覺臟腑清暢久而鬚髮烏潤顏色紅悅心頗異之後數月復至持藥如初稹乃陰藏其半併一兩求煮之立化爲銀叟覺之怒曰此靈藥也置之臟腑則佳一身之外都不足道何乃爾耶稹曰今福感寺有一塔久已墮壞非

樂善錄卷六

十七

於

千貫不可修誠欲以此助之彼此不無利益叟曰助之不難今煮銀三百兩便可得九百九十貫爐子炭汞每兩不過費二百若積三百兩所費共不過六十貫其餘九百三十貫則自是那箇家事何預於汝而汝望利益乎稹曰何謂那箇叟曰陰陽造化也汝但只以汝錢六十貫助之則自有六十貫本分利益若必欲煮銀令成千貫究竟亦只有六十貫利益也嗚呼僊翁之言大有深旨大抵參預緣事須得實有所施或有實力不在空事紛紛若但空事紛紛即是用心交錯用心一錯則從初至終無一不錯矣一椽一瓦未足爲功而百念紛然惡念起時曾中便生出百千萬種夜叉羅刹夫以一椽一瓦之力是能勝百千萬種夜叉羅刹之力乎自無心懷險惡而能得獲勝報之理僊翁所以堅却稹者正謂修塔固佳恐或心有未是又不免有以藥煮銀欺人一段事在耳昔然燈佛於往昔世本一獵夫憩于佛寺見佛燈欲滅拔箭挑之其

樂善錄卷六

十八

良

後竟以此故得證然燈如來梁武帝於往昔
世本一田夫因行雨中見道傍佛像為雨所淋
即以己所戴笠加于佛首而去其後亦以此故
得極位此皆出於無心故獲勝報至有如是之
力向使心有所念則已落在住相布施矣烏得
如是吁今之人初無實施又無實力而但空事
紛紛物我交攻而百念紛起若以住相之說推
而下之則是可以望利益乎

集傳

起居舍人王龜從太平興國初同內供奉官李

樂善錄卷六

十九

宗

守節奉勅修上清太平宮凡一瓦一椽龜從皆
書名其上可以見其勤也既畢事同詣翊聖前
祈禱真君忽降言曰汝等修宮不為不勤然不
開日月華門不畫八小殿壁堦墀壁礎皆不嚴
備惟務速成以冀恩寵上天亦不掩汝功亦不
赦汝罪二人相顧大驚業已聞奏不容增役但
再拜懺謝而已其後龜從竟死于兵守節竟死
于疫大抵事關諸聖最易掇禍不見佛書所謂
經師佛匠與夫合香圖利之人陰司皆常切點

檢者乎蓋事關諸聖故也今人資藉衆力謾能
造一像建一椽則便傲然挾為己功而不知一
文滲漏便是侵欺取便那移亦名互用况出凡
夫淺見豈能盡合天心若更彼我紛拏即是自
求煩惱錢非己出何足為功一念纔差便有罪
報惜其不知挫人所長護己所短常懷妬忌每
事矜誇向背乖宜是非不當願人有失毀人成
功危人自安辱人求勝乘威迫脅鬪合爭訟沽
買虛譽包行險心認恩推過嫁禍賣惡凡此之
類在太上感應篇一一皆定為世人罪目存諸
念慮尚不可况施諸緣事乎當知二公當時未
必不無此失

明聖傳

樂善錄卷六

二十

宗

夫人任氏鍾離少師瑾之母也平生留心淨土
晚尤精確年九十八起居甚康強一日呼子孫
謂曰人人有箇彌陀奈何拋却念念無非極樂
不解歸來良可太息明日我當行汝曹無用追
憶但不忘淨土則常在膝下矣初五鼓即起念
佛聲久漸低視之則已寂大抵佛不遠人即心

而悟悟即諸佛迷即衆生愚觀世人其以念佛而得生淨土者非獨任氏昔慧遠禪師與劉程之等一百二十三人結爲一社號曰白蓮皆是勤念彌陀求生淨土其後悉皆如願自師而下至於國初得如願者又一百九人復自國初至紹興乙亥又一百二十四人此特載于王侍郎敏仲陸居士季誠集中顯顯爲可見者二集之外又有不可得而知者焉比年王龍舒旣得是法不欲獨善其身於是援引哀集鏤木印行號

樂善錄卷六

二二

法

曰淨土文意謂人世短促又有三惡險道大可怖畏不若西方淨土壽命無量之爲可樂也若欲求生其土無如勤念彌陀之爲捷疾也集中所載有爲神僊爲國王爲世子爲公卿爲僧尼爲給侍爲命婦爲寡婦爲衙校爲胥吏爲軍士爲鐵匠爲漁人爲庖者爲屠酤爲僕妾爲惡人爲禽鳥而皆能修者又有因人督責因人勸發因疾苦所加因地獄相現因得惡夢因命臨終而後知修者或作觀想或專持念或禮拜或回

向或持戒或寫經或造像或修寺或自行或勸人行而爲修者其所以修者雖各不同然要其歸無出乎口念彌陀心存淨土必欲求生其土也竊嘗謂念佛之說有二有念誦之念有念念不捨如母憶子如子憶母之念念誦之念即今之念佛名者是念念之念即今之必欲開示悟入佛之知見行佛之行爲佛之人者是二者之間念念之念尤愈於念誦之念也若又能於此瞥地發真歸元了知惟心淨土識取自性彌陀

樂善錄卷六

二二

則乘彼白牛直至露地隨意所適無不快樂矣又何有淨土穢土之殊此身佛身之異乎如或未能先須從念誦中去又自當到瞥地歸元處也或者尚詆爲數聲念佛安有便得如願之理而不知我之自性本自如如上與諸佛一體無二第以念念迷妄遂入輪回我今一念歸真則初起念時已自圓滿夫所謂三毒者便可回爲三聚淨戒六識者便可回爲六種神通煩惱回爲菩提無明回爲大智只憑一悟非假他求

况能念念在彌陀豈不獲諸冥感不聞孔子習周公而夢周公學琴操而見文王之說乎又不見高麗國主王徽厭契丹侵擾常誦華嚴經求生中國一日乃夢至京師見宮闕樓臺之勝與國使目覩無異之事乎無他皆一念冥感也任氏平生念佛臨終而了無所苦豈非妙悟之力歟

樂善錄卷六

樂善錄卷六

二二二

卷

樂善錄第七

李 昌齡 編

劉溫叟爲御史中丞時 太宗皇帝尹開封知其貧賜以五百千錢溫叟對使者局鑰不敢用越明年復賜以酒使者至見其錢局鑰如故歸白其事 太宗歎曰吾之錢尚不肯受况他人者乎亟命輦歸以成其美臺憲故事月給食錢一萬不足則以贓罰充之公惡其名不肯受一日 太祖與 太宗論及朝臣之有清節者

樂善錄卷七

一

才

太宗即以其事聞 太祖大加敬嘆其子照同時爲贊善大夫燁爲龍圖學士自北齊至本朝凡五百餘年而仕宦不絕嗚呼彼無遠大者多只以錢鎡爲急而不知錢鎡雖多豈若世世簪纓之爲愈乎今之暫時榮顯而尋復歇滅者皆錢鎡大重不無不陰隲事在其間故也聞見錄侯叔獻爲汜縣縣多沒官田有一李誠莊方圍十里河貫其中最爲膏腴佃戶百家皆成奧族舊估價一萬五千貫未賣魏公當國又欲增價

五千貫賣之陳道古銜命而來與叔獻議增其價叔獻堅持不可道古以魏公之意諭之叔獻太息曰郎中知此本末否李誠者在太祖皇帝時爲酒務專知以不能救護官物爲溢水所損估所損當五千貫勒誠償之是時朝廷出度支錢預俵民間令買鵬翎箭桿弓弩材木以備軍須及李重進叛方起兵而預買之物皆莫集太祖大怒命應欠負官錢者皆籍其產而李誠者實非預領官錢之人官吏畏威莫敢開析一例抄沒至今誠之子孫一旦破碎借相國未能卹其非辜給還其田莫若更損價五千貫俾誠子孫買之在官則已剩得五千貫錢在誠子孫亦不至狼狽郎中以爲如何道古大驚曰某初不知之審公此言苟利於人何所不可某亦有以塞魏公矣遂損價五千貫而去叔獻乃召誠子孫諭之皆泣下拜曰實荷公恩柰家貧何叔獻曰吾有策矣即召衆佃戶謂曰汝等本出下戶以得李莊之利皆大第高廩變爲豪民

樂善錄卷七

二

今官賣此田而李孫獨患無力萬一爲他人所得勢必撤廩拆屋離業而去豈復容汝輩享其厚利乎曷若百家共釀此錢俾李氏請買我則寬其限責如此則此田復歸李氏而汝輩亦得久遠佃食兩獲其利不亦可乎衆皆拜曰願如公言由是誠之子孫復得此田矣叔獻亦以此知名不數年遂得爲工部判都水監嗚呼今之士夫有但知爲民而不問有拂上位如叔獻者乎其銜命者有從善如流而不以進身爲計如道古者乎多見其虐下媚上以求進身而不知身未必進而刻薄之禍已及之矣二公用心過人遠甚

東軒筆記

樂善錄卷七

三

論以平反之苟或不原其情一一繩以文法萬一失入咎當誰執昔范魯公質未顯時一日坐封丘茶肆中手持扇偶書大暑去酷吏清風來故人之句忽一怪陋人前揖曰酷吏冤獄何止如大暑也公他日當深究其弊因携其扇去公惘然者久之後道過一廟見一土木鬼狀兒酷類羈茶肆中所前揖者扇亦在其手中公益異之及大用遂首議律條繁廣輕重無據吏得因緣為姦周祖因詔公詳定是為刑統夫鬼之為物性多暴猛然指酷吏冤獄尚以為非大暑之比且區區以是告公則酷吏冤獄之毒不言可知劉總之見可以為戒

夷堅志

恭倅蔡興文乾道壬辰四月初一日夜漏已十刻明見前大潭令李木字仁叔者來謁且引數十人而前曰木叔為諸司所鞠父子俱死囹圄此輩皆連逮而死者木已訴于上蒼帝命公推勘因袒裼示蔡徧體皆捶楚痕蔡益大懼辭以不能亟命焚紙鎚遣之眾皆捨去獨仁叔不退

漸近胡牀逼公且曰帝命安可違遂歐公一拳公便覺身體疼痛痛自知不免亟盥漱盛服出辭州家纔出廳則迂吏皆鬼物已羅拜于庭并元勘公案亦已陳于前矣州家聞之拒不敢見翌日郡僚相率候問公對客歷談所見具有條理後數日果死時憲屬楊道夫目擊其事因具書之以為世戒竊嘗聞蔡公羈以合陽簽判攝郡事剛明峭直風采凜然一日有數輩小人略買女數十人將下荆渚偶為人告公立命收捕盡將決配湖外遠惡州軍悉歸所略往往有母子相抱持而哭謝不已者輿論莫不快之或有戒其太過公曰某但知奉行朝廷法令不敢有所容心此曹情理如此尚何足卹嗚呼剛毅木訥孔子謂之近仁只此一事已自見公平日是宜為上帝收錄使理仁叔之冤其當時承勘仁叔一行官吏與夫同共擠陷之人到此有可以僥倖得免者乎當知刑禁之任利害最重不可一味觀望鍛鍊而成與其父繫於幽冥孰若暫

弗於上位乎

饒娥其父漁于鄱上醉不能舟遂以溺死娥求屍不獲哭于岸上三日而絕明日父屍乃出黿魚鼉蛟浮死萬數塞川下流鄱傍小民莫不驚嘆嗚呼娥本漁人莫知禮義但以一念爲父立通神明能使水族有浮死之戮大哉孝乎竊嘗思之孝之爲說人子常事初非殊尤絕異之行且人未有此身之前神識雖具託質無從實因父母爲緣而成胞胎始自入胎至于誕育復自誕育至于成人其間愛護長養病疾婚嫁父母之恩不爲不至暨至強壯父母漸老乃至于死正今生事死葬一曲盡其誠亦未能報其萬一何敢更爲不孝饒娥之死誠亦可重是宜柳州大書特書以示後世雖然爲人子者亦不必爲娥之爲然後爲孝捐軀殞命無益於親要在念念不忘必求有以超度之而報其罔極之德也

劉光甫有二弟仲弟最賢生事又稱意無何早

樂善錄卷七

六

樂善錄卷七

七

卒一子尚幼時光甫之父久已病聞之遂不起光甫母性素悍又無所出及專家事乃不常其用光甫爲人長子義當正心誠意身率其家而乃苟且脂韋希求么麼父之齋祭視爲虛文葬又不審而遷墓者三凡衆分田產皆先擇其腴者賣之於己粗有所得便自爲足旣而其母及其季弟亦相倣效家遂中微於是與季弟合謀立索分產契券文帳一出其手仲弟之婦但見姓書名所得纔十一耳光甫與其母及季弟所賣過田產皆留稅不退每暗於人戶處領錢遇有追催則與胥吏爲市逼令仲弟之婦輸之是時正當軍興科須百出光甫又從而屢有希求一日應副稍不滿意即大招坊郭錢一千餘貫蓋以困其仲弟之婦仲弟之婦果坐此而不振矣及仲弟之子長成欲行割稅而光甫再三障礙必俟得其五十貫錢然後示以收田人戶姓字又聲言欲別分產致使小人乘隙搖撼於其間仲弟之產皆一空矣今光甫子孫絕滅俱盡

而仲弟門戶獨不衰男得其室女得其家此可以見天意也嗚呼父子兄弟者人之大倫天上人間莫此爲重安可弟死不卹而重困其孤父葬不審而三遷其墓乎昔桃栖雲之父本田家以其兄未得子代之遠戍竟死于邊栖雲迎魂以葬廬于墓側終身哀慕夫孝也悌也而栖雲父子兩皆得之自栖雲至元祐初凡十數世同居惟仰給農桑雖不甚富而能歷三百餘年無一人異辭又經唐末及五代亂離子

樂善錄卷七

孫保守墳墓不相離散前後詔加旌表者三復徭役者二又如給事中陳京之後亦數世同居聚口七百上下和睦一守成規所養犬僅百餘當與之食一或未至餘不敢前僞吳加旌表夫此二家乃可謂之父子兄弟云也光甫用心乃爾不敗何待

季正臣妻腹有塊氣動轉輒爲飲食之害百計不能療時零陵何氏之女年十二忽遇異人啗以一桃遂不復食其言禍福皆切中人心遠邇

神之因號爲仙姑云一日正臣以其妻所苦問之仙姑曰汝妻曾打一孕妾因而至死此其冤也何可救療其妻竟腸折而卒良久塊下形質宛然一女子也徧體皆捶楚痕嗚呼茲亦異矣愚觀世人狼籍女使視以爲常十室九家類多如此大抵不能檢制一時遂至爲終身之累夫豈不知萬一成胎便有利害乎正令不至損失孕妾亦必害及嬰兒人而殺人豈免冤累若又無此二事亦必伉儷不和嫡庶異念不孝不義

樂善錄卷七

九

之事從此遂生甚者父子化爲仇讎弟兄變爲冤敵門戶破敗鮮有不由乎此孰謂不玷於行而無累於身乎念言及此然後知南極真人與夫玄清夫人之所謂情慾之事罪在不赦者蓋在是也雖然使孕妾至于死者其妻也使其妻至于殺孕妾者正臣也正臣之罪尤當爲重

傳

仙集

畢造再娶有一女爲鬼所繞時路當以符籙著名畢懇求救療路纔入門其爲鬼所繞者整衣

出拜曰我是前媽媽所生妹子乃今媽媽所生妹子恃其母鍾愛每事陵轢頃年有與我議親者事垂成只欠一對金釵爲妹子所礙竟不克遂我實快快遂至于死以壽數未盡無所依歸適遇九天玄女見憐授以回骸之法又被妹子白父母楚我法亦不成生死受害心實銜之非俱死不可嗚呼願室願家人誰不起此念其可妄自分別必欲敗其成事乎夫破人婚姻在他

樂善錄卷七

十

人尚當有譴况姊妹乎當知今之爲鬼所繞或沉疾纏綿非藥餌所能療者皆冤家有以守之故也不見佛家所謂冤家惱害與夫道家所謂殃考症氣伏連塚訟之說乎又不見左氏所謂趙同趙括爲二豎子居晉侯育之下膏之上之說乎第人率意而行多不問幽冥之間恐或果有此事雖然使其姊至于死者後娶女也不能制後娶之女使能礙其姊之事者畢造也非獨畢造不能斷而行之亦由後妻有以牽制於其中也爲後妻之計與其使己所生女爲前娶之

女所繞而死孰若彼女我女兩皆存乎在我亦不失爲賢後母也

夷堅乙志

田畫建中靖國初知淮陽軍時大疫畫自挾醫家至戶間隨病與藥賴以全活者甚多一日忽小不快方正畫而遠邇之人盡見公擁騎從騰空而去就問之則已死蓋受命爲淮陽土地矣竊嘗謂醫之爲術其爲功也最博而獲罪也亦最大蓋其隨病救療能使苦者得安危者復活此其所以爲功也苟或所見不明妄投藥餌用

樂善錄卷七

十一

才

心不善故作稽留使小疾變成沉痾壯年遽入鬼錄此其所以獲罪也昔安庶徐播二人皆名醫安庶頗知道人無貧富病無輕重皆爲盡誠至其孫有登第者二人此可以見其平日播則不然非上馬錢必不行所得不厚必緩其藥雖至危劇亦必巧有所取而後已晚年疾疫死喪零落殆盡所存者獨一小男孫而其身亦得奇疾自度非庶莫能醫亟命請之庶乃大取其上馬錢既至復與言價且曰此病非二千緡不敢

醫播不得已如數與之但胷中深以爲念及愈庶則首謁之曰鄒者非敢誠欲取公錢第見公平日手段如此故略爲施陳冀公稍自悔悟昨所惠者今當悉以歸還然公此去切不可復如此也播深然之稍稍亦行陰騭一夕夢神人告之曰汝鄒非安庶啓悟滅門也必矣如此則醫之爲功也豈不博而獲罪也豈不大乎夫田公平日施藥而臨終乃有騰空之舉天何負於人乎

樂善錄卷二

十二

齊

方朝請政和間爲歙縣一日大病見一道士謂曰公武后時人也時河北大疫死者如麻公以所藏祕方揭于通衢餌者多愈嗣後所傳益廣所活益衆上帝嘉公有活人之功錄爲上清仙伯後以與侍女宋道華起人間夫婦之念遂謫居于世我乃黃真君弟子也真君與公有瑤臺之舊恐公展轉流轉仙梯愈不可攀故遣相告公遂掛冠蓋醫有活人之功超度最速不見真誥所載劉平阿者亦以平生行醫救人之病如

己之病而立獲度世乎以愚觀之自人而得登地位自地位而復生爲士夫者非獨公也大抵歷官清要而又能力行善業者皆先世修行之人若非先世修行則安得有許多力量享得許多富貴幾何而不爲物轉乎不見晁太傅迥前生是靜居天主王待制素前生是玉京黃闕西門侍郎楊文公億前生是武夷君陳康肅公堯咨前生是南庵庵主張文定公方平前生是山藏院知藏王丞相曾前生是青草堂和尚又如

樂善錄卷七

十三

才

王文正公旦自記前生曾爲僧與房琯太尉事頗相似寇萊公準自言初生時兩耳垂各有肉環七歲方合蘇文忠公軾亦自言母夫人初孕時夢一僧來投宿尚記其頎然而眇一目蓋陝右戒禪師也夫此數君子以教言之皆已爲墜落矣其可於此不力加精進而轉取退失乎且如王文正公旦爲太平宰相者僅二十年以世法言之其所以享富貴者不爲不極然於臨終之際乃言願世世生生常得爲一清淨真僧味

道自樂不敢更入富貴且囑其子以僧服殮者何哉蓋不欲與物流轉而轉更墜落也

夷堅志

紀堂力學能文劉公愛其才命子弟從之遊意謂堂他日於試闈中必能成就其子弟也劉事真武甚敬忽降言曰紀堂不孝後母天曹已不收名字尚安能成就汝子弟乎紀堂後果無成客死于藥水鋪嗚呼後母尚爾況所生乎當知今一解一第皆祖先積累家世孝義或偶能立功或素有陰騭已經上蒼校勘收錄名字故能俯拾無疑其或校勘未過名字不收雖有才名愚知其終不能取也近有一士子最敏慧尤長於聲律嘗謂人曰我學術如此異時省榜豈容不於第一第二名安排我耶凡兩預鄉薦益自矜負又好與時官遊時論頗不平之其兄一日以病至陰司見一公府極雄壯門揭大榜曰三科校勘院方擬議間忽已立于庭矣殿上有一星官坐于殿之正中左右分別三金紫人各東西相向而坐前列簿書其星官者旁有二吏一

無善錄卷七

十四

過筆一閱籍呼名每一呼名必曰某州某縣某人孝義如何西向而坐者曰及若干分又曰陰騭如何東向而坐者曰及若干分又曰學業如何坐於東向之旁者曰及若干分三皆言訖然後星官攬筆批於籍中但不知批何等語如此次第校勘凡百餘名忽聞呼至其弟傾耳聽之則學業甚優而所謂孝義與夫陰騭者全無分數繼又聞十數名忽一鬼持符從空而下驚悸遂甦意其弟必不過省及揭榜乃中丙科復自念言豈曩者之夢出於恍惚不足據乎其弟竟不及釋褐而卒然後知校勘之見非恍惚也今人但知片言隻字為學而不知片言隻字者學之末而孝悌忠信與夫性命道德者學之本學之末固可取而學之本亦嘗行之否乎

真武儀

無善錄卷二

十五

不復出衛彷徨良久忽見牆壁間皆大書明哲保身四字或草或楷或隸字皆尺餘道勁可愛衛不之悟及就試果不及終場而卒嗚呼世事固可笑而此事尤可笑在衛生則所得無幾而遂至喪軀在富家子則本欲必得而反不終場大可以爲後來者戒以愚觀之非獨科舉爲爾但凡事涉僥冒皆是巧奪造化冥冥之間無有不減祿促壽者第陰境嚴密多不顯告故雖已及禍而莫知所以擬禍之由今明哲保身之語

樂善錄卷七

十六

已是顯告者也爲衛生者胡不速自改悔以保餘齡乎其如欲作狀元之語蓋戲侮之耳夫爲人代筆擬禍尚爾况提文衡之權而不能公其去取者其擬禍又何止如此

呂氏之禍其子琦得脫乎死者趙王之力也後王病琦親爲調藥及死爲辦喪事又厚恤其家時王之子文度尚幼琦誨撫推挽甚至及陞宦路皆琦之力雖琦不忘趙王之恩然亦可以見琦心術其子餘慶參國初大政端亦致位宰相

此尤見琦之平日也如玉子文度亦登第豈非天以報王歟夫不絕人後爲福最大天尚念之况於人乎昔趙師旦拒賊而死其妻產纔七日棄兒草中而去之日回視則尚生向非神物守護安得不死

中
大
勸
戒
錄

樂善錄第七

樂善錄卷七

十一

樂善錄卷八

李昌齡編

劉海蟾身相燕國一日因家宴忽有所感卒起擊碎玉器蓋有所試家之人莫識其意皆怒形于色劉益大悟曰我本田舍一書生今位極人臣珍寶奇玩皆因我有碎一玉器何至乃爾使我平日行己不正錢鎰聚不以義身後罪報究竟獨歸於我一家享用我却如何萬一輪回誰能爲作救護乃留一詩周遊物外竟得爲真人

樂善錄卷八

其詩有當此時方頓悟前有輪回誰與度之語此可以見其意也嗚呼宦遊皆爾何獨海蟾一門俱享於豪華身則獨擔於罪報惜其莫悟人生富貴遠不過三十年事目前雖若過人然仰箭之力最爲易墜一旦事勢盡去業力獨在諸惡境界悉皆現前當此之時雖欲一念回光片時爲善不可得也今海蟾卓識如此而堅猛又如此是宜立登果位

神仙傳

人有賀其姓者以屠爲業然亦頗知爲善有丐

於市者賀未嘗不樂然施之一日遇一得道者謂曰人死爲羊羊死爲人死死生生互來啖食子知之乎賀曰固亦知之柰一家百指何得道者曰是不難吾有安隱快樂無所營營之術子但發重願戒殺吾當以中元夜授子賀舉家大悅日夜企望及期果至纔入門見一燈熒然即罵曰誰令停燈賀入滅燈復罵曰誰令滅燈賀罔然得道者徐曰胡不入問子家之人賀入問妻問子洎女及婦乃至使令皆言燈是郎滅何復見問賀出如實言之得道者乃大笑曰覓得渾家喫殃來獨自當吹燈猶不認誰肯替無常即趨出曰吾已授子了也還會得否賀亦大悟曰養家三十口獨我失便宜信哉言乎遂棄業學道後果有成嗚呼今之主家孰非吹滅燈者家之人孰非不肯認者雖人之在生固不可不略爲子孫門戶之計然亦不可講之太過一味爲作馬牛非獨愚之適所以稔其爲惡門戶破敗無有不因子孫驕縱者

異聞錄

宇文通奉所居近地一少年爲縣壯丁治平改元五月二十八日於道傍遇一老嫗攜一竹杖挈青囊龍鍾不能行蓋關中人因遊禮峨嵋山此偶感疾也少年逼令起行嫗曰我無他但心神煩悶得一杯水少沃溼肺即當前矣少年自以身爲壯丁慮嫗死爲里人累牽而投諸橋下里人莫不憐之是年六月一日適天雨大水屋材蔽江而下少年恃其善拍浮解衣赴水取薪而還旣得復往人皆快之無何水勢增急少年力困不能爭遂以溺死洎水落家人訪求其屍乃與鄰所投諸橋下者老嫗聯爲一處其竹杖青囊反在少年之手雖其一時危急不知手之取之以爭一旦之命然亦天意故以彰其報也通奉公目擊其事因爲傳之以示勸戒吁亦信矣二江近地尚猶有此况通都大府荒遠僻處豈無爲少年之所忍爲者乎惜其不能慈念但人在逆旅中忽然感疾或是失便均爲惡况况更貧窶尤爲不堪苟能於此一念惻然方便救

接措之安樂之域即是諸佛行處菩薩用心便可立證僊階更無可疑者不見今地下主者鮑靚兄弟之事乎昔鮑靚及其妹皆以七世前在渭橋爲旅舍主人積行陰德以行業相類故使改氏更生合爲兄弟同時得踐僊階此紫陽真人之言決非欺誑世之旅舍主人有如鮑家兄弟者乎

王鶴得道者也性倜儻好談頤神之道嘗往來蓬池間人皆敬之一旦別所厚何伯采曰吾有夙寃時今至矣吾當尋而償之遂往營山入楊褒馬廐中見一騾即愀然曰汝果在是吾今當償汝死自此切勿復爲念以手撫騾立爲騾所蹄殺伯采具棺葬之初覺甚重旣而漸輕發開但杖屨而已嗚呼夙寃之報神僊尚爾不免況餘人乎竊嘗思之世間諸惡果報皆有盡時獨有寃憎最爲難解蓋其一結在念萬劫莫忘觀影聞聲皆思報復此雖悔悟彼尚有心若非兩皆釋然愚知其終不能解睚眦之怨尚猶如此

何況殺人人之在生於起怨處其可不力行遠
離萬一結已誰能解之

集傳

盧沂夜夢一人至其家詰之則曰我回北村趙
小大也曷以牧羊墮山正大怖間一念蹶然奮
身而起但見傍橫一屍意謂必同牧者即而視
之則我身也方知已是死矣欲投殼既不能欲
捨去又不忍盤旋狼狽久無依歸忽見父母慟
哭而來不勝感愴既而積薪焚我我再三告之
終不聽掣其衣亦不顧須臾烈焰一燎無遺月

樂善錄卷八

五

淡山空每自悲嘆今夕偶爲一老人相引至此
亦自覺非我家也無多詰我嗚呼人至於死識
亦可憐欲言而無以發其聲欲動而無以寓其
力雖有區區之意奈何無從使人聞知正令聞
知亦有何力量而能爲作救護人之在生其可
不速自澡雪使冤罪兩無一念清淨來如着衫
去如脫袴豈不愈於大夜無歸婢然但守於枯
腐者乎

夷堅志

文穎赴官江陵寓宿邸舍夜夢一人前曰我葬

于此以水轉地崩墓半淹漬極陰積互無以自
溫願爲改瘞不勝萬幸穎以夢寐不之信既而
鼾睡復夢其人曰我苦於無告故來投君奈何
無一念之憐乎穎曰君墓何在曰今邸舍北十
數步水邊枯楊樹下是也穎駭異黎明驗之果
然立爲具棺瘞于高燥嗚呼今人收葬遺骸多
從省便且引僧家茶毗爲說例皆化之以火而
不知火與瘞所費初不爭多而水漬火燒在死
者反有所苦苟爲無苦則何以有訟於鬼官苟

樂善錄卷八

六

又

爲無訟則赤松子何以列於八十一種塚訟之
數使人上章求解乎邊水之尸何以求遷於文
穎臨焚之子何以哭告於父母乎考之真誥蓋
人非積善修德慈心於物與夫兼修長存之方
固守形中之寶者死後皆未得離於腐敗如此
則塵勞之子自是與修行之士不同不可一例
從茶毗之說講水葬之便也明矣

報應錄

王進賢晉王衍女愍懷太子妃也洛陽亂爲石
勒所掠舟次孟津逼以非禮進賢罵曰我皇太

子婦司徒公女爾胡羗小子敢干我乎即躍身赴水侍人名六出者亦繼死焉時女僊韓西華大壯二人節操錄其神炁度爲地僊今皆在嵩高山中嗚呼王氏生長富貴平日豈無他過以此一節遂能立踐僊階當知世間冒犯廉耻而女範不能明潔死後必是沉墜蓋其平日穢行有同狗彘習性已然不過臨時換一軀殼耳

真誥

一男子出入一寡婦家莫遠瓜李人或議之寡婦不勝其忿乃告天祀鬼以詛其人不一年其

樂善錄卷八

七

良

寡婦與彼男子兩不相去一日而死意其當時實無其事而必欲自明耶抑或有之而姑以塞謗耶不然安有不相先後一日而兩皆死者雖事之有無皆所不知然亦可以爲後來矯誣媒嫖者戒大凡呪詛求直之人無有不先受禍蓋其意在害人天意所以不容也不見指天地以證鄙懷引神明而鑑猥事在經皆所不許乎起居舍人王龜從在祿負時已失其母每以爲念因監修上清太平宮朝夕得奉翊聖真君香

火一日薰沐拜禱曰龜從不幸少失所恃未審已託生否願得一見作福拔之真君沉吟良久曰汝母積覺見繫陰司未有超脫之期拔之難濟若見必當有禍龜從哭告不已真君乃命召之良久陰風寒峭重霧晦冥忽煙焰中有十數鬼卒擒一婦人五木械繫鐵索纏頭復有紫衣人執大金鎚從後押之叱龜從令拜龜從熟視果其母也方相向大慟未交數語不覺已失母所在矣嗚呼以龜從奉事之久懇禱之勤欲作

樂善錄卷八

八

凌

福拔母而真君尚以爲難但得一見而已是知陰司嚴密大非人間刑獄可以計日得出之比按如阿毗曇論大熱地獄一晝一夜當人間九百二十億六百萬歲舉此一獄餘悉可知大抵諸惡果報皆從衆生心念所起蓋其無所悟入但以平日稍自稱意便敢謂無因果一切謂爲無罪而不知高齡以鑒敗古人碑銘爲己之文而水官謂其蔽善以自標特列其罪於訟事之首寶蓮香比丘尼以唱言淫事非殺非偷無有

業報遂墮無間之獄此皆世人平日指爲無罪而安爲之者在陰司其獲罪之重乃如此況有甚於此者乎夫人人生百年凡三萬六千日四十三萬二千時三百六十萬刻夫一時之內一刻之間心之所存口之所言身之所踐有無量無邊若一切謂爲無罪則一切無非罪矣如此刻累時積日增月加所坐之罪所結之怨所負之債何止九百二十億六百萬數之多乎第其終日汨沒不能以少分工夫細自點檢所以罪積不覺如塵如沙故身後受報之酷亦非一日得脫也今之建齋設醮而謾爲世俗之所謂聊復爾耳者是果可以拔其親乎愚知其亦當獲譴

傳
聖

開封尹李孝壽以嚴猛聞雖輦轂下亦無敢議其政者政和二年一士子寓宿汴河以暴卒至一所在公宇伉爽金碧輝映然寂如無人士子周覽良久忽聞堂上樂作有數十女妓自屏後擁一貴人乘涼輦而出旣就座榻女妓環列金

樂善錄卷八

九

樂善錄卷八

十

定

石絲竹喧闐間作忽撫掌一聲其女妓悉化爲牛頭阿旁之屬奇形異狀大可怖駭所坐之榻化爲鐵牀金石絲竹之具亦化爲叉矛鉗鑽之物百鬼爭進奮刃屠割極爲慘楚號呼之聲所不忍聞忽又撫掌則鬼復爲妓牀復爲輦叉矛鉗鑽復爲金石絲竹貴人盛服如初奏樂而入片時之間如是者三熟視貴人乃孝壽也時孝壽尚無恙未幾果卒蓋高爵厚祿甲第良田與夫舞女歌姬上樽美炙皆富貴家之所常念者平日以此受用故今日復以此境攝之大抵地獄之報不從天降不從地出亦非人與皆衆生自妄所招析而言之則有八萬四千塵勞之門總而言之則無出乎十因六果何名十因一者淫習謂多淫二者貪習謂多求三者慢習謂我慢四者嗔習謂嗔恚五者詐習謂姦偽六者誑習謂欺誑七者怨習謂怨恨八者見習謂惡見九者枉習謂誣謗十者訟習謂覆藏因此十習造種種罪所有罪報亦隨而生何名六果謂起

自眼耳鼻舌身意招引惡果臨終之時便當有見聞嗅味觸思之報見報則見猛火熾然滿十方界亡者神識乘煙飛墜入無間獄聞報則見波濤沒溺亡者神識乘流降注入無間獄嗅報則聞毒氣充塞亡者神識從地踴出入無間獄味報則見鐵網猛焰周覆世界亡者神識下透掛網倒懸其頭入無間獄觸報則見四面大山一時來合無復出路又見鐵城有火蛇火狗虎狼獅子牛頭獄卒馬頭羅刹手執鎗稍驅逐亡

樂善錄卷八

十一

文

者神識隨驅而入墮無間獄思報則見惡風吹壞國土亡者神識被吹上空乘風而落墮無間獄此所謂十因六果也又有諸惡罪業無一不作者則入阿鼻大地獄受無量苦經無量劫若六根各造兼境兼根則入無間之獄若身口意犯殺盜淫則入一十八獄若殺盜淫三或闕一則入三十六獄若一根單犯一業則入一百八獄此皆金口所談決非欺誑近年鄉里有二富家臨終之時一見刀劍垂空一見網覆其面與

上說無異因具錄之使人知所以感召之由夷堅

志

穎州一異僧能知人宿命時歐陽永叔領郡事見一女妓口氣常作新蓮花香心頗異之舉以問僧僧曰此妓前生爲尼好轉妙法蓮花經三

樂善錄卷八

十二

齊

十年不廢以一念之差失身至此後因郡會其妓女適侍立在旁公因以僧語告之且問今亦曾轉妙法蓮花經否妓曰某不幸爲妓日事應接何暇轉經公命取經令讀一閱如流宛若素習公益異之嗚呼爲尼而三十年轉經不廢是必亦知爲善者也以一念之差尚爾失身爲妓今爲妓而惟淫是習日將自家可以剎那作佛之身龍女剎那能登佛位兼受一切人臭穢不淨無異便溺之物捨此身後更當受何等身乎以教言之只多姪一事已自應失墜有餘況更黠劣萬端平生豈獨無諸罪惡聞愚此言亦必有慚懼而生厭離者否淨土文

侯道姑者一妓女也爲邸舍於兗州以舍往來

之賓一日呂翁詭服館于其邸晨出暮歸歸必大醉踰月不償一錢道姑頗以爲念因召翁啜茶翁曰某先生曾語我汝殆是僊者姑莫之察取酒飲翁翁連舉數升興猶未已姑心難之翁乃伸臂則十數金釵鱗然命姑取其一以市酒姑心利之因邀翁歸欲與同寢翁登榻即鼾睡鼻齁齁然姑屢近屢爲翁手所拒竟莫克前遲明則已失翁所在矣視翁手所拒處呂字微肌遂大悟曰僊翁明語我云汝殆是僊者安知我非僊乎第一念失墜不能自知於是斷髮布裘棄家而去竟莫知所之嗚呼淫穢一事在修行法門最爲大忌有志之士一念及此卽爲已犯真人之星何可更敢身踐故保命真君曰夫真者都無情慾之念男女之想若陰氣一接則不可以修道矣紫微上真曰欲修行者當先絕邪淫之念南極真人曰愛之大者莫甚於色其罪無外其事無赦玄清夫人曰情慾之罪所以無赦者情累於人故也夫此數人皆真僊中位貌

之尊者其爲說皆如此然此妓女以至穢至賤之身乃能真登僊路者何哉是必久已得僊者也爲憐此輩故假設方便託生其中以攝化之亦猶觀音大士生淫女中以化淫女悲增菩薩生餓鬼中以化餓鬼日藏菩薩生五百馬中以化五百馬耳不見觀音大士旣以三十二應化度衆生又勅諸菩薩令應身生末法中度諸轉輪雖賤如淫女及姦偷屠販等亦皆應身與之同事稱讚佛乘令其心入三摩提之說乎不然卽是宿習未除或一念偶墜故僊翁憫而接之或者乃以淫坊酒肆皆是道場之說爲難而不淫坊酒肆皆是道場者謂雖淫坊酒肆中有能一念回光卽與道場中人亦無以異如廣額屠兒於涅槃會上放下屠刀乃能成佛之類是非淫坊酒肆之與道場果皆一也亦猶吾儒謂在途之人皆舜禹者謂雖在途之人爲舜禹之人非在途之人果皆舜禹也聖人所以如此善巧方便隨宜說法隨處接引必欲使人人啓

悟者蓋不忍坐視此等一類下劣與狗彘相去一間之人獨甘心棄絕於不可改悔之地耳今爲妓而能如道姑有一念之悟即亦道姑之人昔劉妍者亦代州一妓女紹聖中遇一老嫗訶之曰汝甘心在此乎妍大悟力求脫去母不能留遂入山學道日丐于市積十許年忽一日別所厚者曰我父恩汝等明日且行矣及期往視則火自廬發妍跌坐其中火不能及須臾燬滅則已寂矣此亦爲妓而有一念之悟者載之集

樂善錄卷八

一五

才

僊傳甚信人其可自棄於不可改悔之地乎

黃魯直好作艷語詩詞一出人爭傳之時法雲秀老訶之曰公文詞之富翰墨之妙甘施於此乎公曰某但空語初非實踐終不以此墮惡道也豈亦欲置於馬腹中乎秀曰李伯時但以念想在馬身後墜落不過止其一身今公艷語實蕩天下心使其信以爲然蕩而不反則逾越禮法冒犯廉耻無所不至矣罪報何止入馬腹定當入泥犁也公爲之動嗚呼淫最難除聞爲易

入况更作爲章句使人味而歌之實所以作其氣焰彼聞之者那不動心一句入神萬劫便爲種子從此流浪非我而誰秀老之言真可謂善巧方便也

漁隱等書

景德初西土一異僧至都下閱永嘉禪師正道歌即作禮頂戴譯者問之曰此書發明心要啓悟者多今天已流播矣又求宣公塔禮拜譯者曰此方如宣公者甚多何獨禮之僧曰此公持律精嚴五天所敬嗚呼永嘉作歌於此而流播之遠乃及於彼孰謂文字之立而世不之傳乎能知魯直以艷語爲法雲所訶則永嘉正道歌是宜爲異僧所敬也大抵自悟自解悟解止及一身若能舉以化人悟解始能遠及昔僧善導嘗著一書名曰化導文得之者初不甚敬至道初洛下白馬寺經架上數有光氣人謂恠伏其下莫敢前一日有睦州僧名少康者因雲遊至寺聞之即望經作禮隨光探出乃善導化導文也如此則法施及人不爲諸聖印可乎

樂善錄卷八

十六

宗

樂善錄卷八

樂善錄卷八

十七

樂善錄卷九

李昌齡編

王處訥獨臻星曆之妙依漢祖於太原開國爲尚書博士判司天監舊與周祖善周祖舉兵向闕物色得之大喜因從容問劉氏何以如是享祚短促處訥曰其得數本遠以即位後專復讎殺人又好夷人之族所以怨結天下社稷不久周祖蹶然歎息蓋是時方以兵圍蘇逢吉劉銖二人第待旦孥戮聞處訥此語亟命貰貸其逢吉已自經但誅銖而已餘不戮一人嗚呼處訥之言可謂仁矣昔東海殺一孝婦而三年不雨夫一婦人而天變之應尚如此況五代之君肆行殺戮視人命如草芥今日赤某人族又明日赤某人族而欲望社稷之久可乎故梁自高祖朱全忠於開平元年革命在位凡六年而爲其子友珪所弑友貞旣殺友珪而立又十年而國亡唐自莊宗李存勗於同光元年革命在位纔四年而邈佶烈擁兵向京師存勗遂爲郭從謙

所弑邀倖烈既立是為明宗在位甫七年而其子從榮作難遂至不起既而從珂殺從厚又三年而契丹立晉晉自高祖石敬瑭於天福元年革命在位凡七年而其子重貴立又四年而為契丹所滅漢自高祖劉知遠於晉開運四年二月辛未革命至次年正月丁丑遽亡其子承祐立又三年而其國亦破周自高祖郭威於廣順元年革命在位凡四年而柴榮立是為世宗雖能於五六年間取秦隴平淮右復三關然亦果於殺戮故亦不旋踵而斃始自唐末至于國初上下凡五十餘年而天下為梁為唐為晉為漢為周國命凡五革惜周祖不知悟此區區乃以星曆為問正令星曆當遠而不已賊殺不辜造物其肯以星曆拘礙置而不問乎

江少虞類苑

蓋公當為此河主且人有千錢之祿者尚不可害況王者而可害乎但坦然任運則他日善終牖下子孫蕃盛若懷疑殺人則終當蒙不善之報鮮克令終矣洪進深以為然凡帥泉十六年不敢妄殺一人雖犯極刑而情理可恕者亦行寬貸初廢漢恩諸子力請除之洪進堅持不可故漢恩得以壽終行雲聞而嘆曰陳氏五侯之報今於此而定矣及洪進歸朝改鎮福州其子文顯為通州團練使文顯文顥文頊並為諸州刺史是為五侯一如行雲之言大抵人命至重上帝所念苟能活之子孫無不豐者

楊文公談苑

幾少資冥福苟得脫去敢不知報世高一如其
言佛宮爲之一新即今之洪州大安寺是也蓋
人之潛狙陰妬常懷忿恚亦猶蛇之蓄怒而蟠
銜毒而趨風動草挫百毒便發又久習與性成
形隨性化呾舌挫尾方自爲適安能自知我以
嗔而然耶神能自知蓋亦曾修慧業故也嗚呼
今之多嗔之人動輒勃然何暇更問身後恐或
果有此事正令不至一一如此目前亦自爲禍
但其祇知有我於已稍有不順則怒悻悻然必
欲凌人而不知人亦我也豈獨無我相而肯爲
爾凌乎雖名凌人實自掇禍當其嗔時於人未
必有傷而我之和氣已索然矣借能傷人則人
亦能我報彼此冤嫉互相擠排於身豈不爲禍
貧賤孤獨皆不可凌況長上乎儕輩乎夫嗔之
一業最障善根且嗔火起時則善念安在故釋
氏以嗔爲劫功德賊而忍爲萬行之首也高僧傳
邠州有一狐亦靈異能爲禍福時張守真奉翊
聖真君香火力請除之翊聖曰彼雖妖狐然能

樂善錄卷九

四

定

於長安南山中化形作菩薩等像誘彼居民捐
財爲供邠民因而回心向善上帝嘉之已命爲
本州土地矣何可除去嗚呼彼神本人也以平
生多嗔而轉身便受蛇身此神本狐也以誘人
爲善不離本坐而遂得爲一州之主如此則釋
氏輪迴之說謂之爲無可乎若夫堯率天子三
生前從惡趣中來無垢天子却從今生入惡趣
中去此則又是一種福力轉重而沉墜轉速者
也今之享大福者其可不以此說自警而少修
慧業乎翊聖傳
佛昔於尸棄佛時爲婆羅門與五百童子赴國
王飯時有一人病不能行請食而歸適梵志見
之因作念曰此等沙門及其師主只應與之馬
麥豈應受人如此香美上味其佛與諸童子竟
以此故於此世中在毗蘭邑圍城之內食馬所
食之麥者九十餘日其五百童子即今之五百
羅漢是病比丘者即今之彌勒佛是嗚呼彼皆
果位中人但以受人美味尚猶有報況今之實

樂善錄卷九

五

反

無戒行而虛貪信施濫膺恭敬者乎惜其不知假佛衣服裨販如來造種種業者在佛第二決定清淨明誨皆斥言謂之爲盜業盜業若成即當墮入無間故佛教諸比丘必令循方乞食衣鉢之外分寸不留所乞有餘即以分施餓鬼及諸衆生蓋欲使之捨去貪心成就菩提也苟或貪心未除究竟只名爲盜縱成無爲必還人間酬其宿債如佛馬麥終不能免

興起經

亳州太清宮一道人氣貌甚揚每攜一小爐於

樂善錄卷九

六

天

老君殿下煅藥衆方集必指老君像大言曰我乃彼之師也衆頗惑之莫不爭欲多得其藥一日方指像大言忽火自爐出飛入其身須臾焰發五體烘燒衆爭以水沃之亦不能滅號呼跳擲不勝其苦良久面老君像俯伏如待罪狀視之則已死矣郡差官驗視皮肉皆脫爛而衣獨不灼時楊克勤親聞其說於驗尸官及官下道士甚信故宛丘先生得以載于集中嗚呼世之游手墮足無所衣食之人多是浪稱道人其所

以欺誑於人者類多如此分明事事有心口口却說無心分明未能免俗而却矯示高尚或妄談道要或謬說禪宗大抵皆是沽買虛名貪求利養而不知心也不直果招紆曲身後皆當各有其報又如未得謂得未證謂證在佛第四決定清淨明誨皆指爲大妄語業妄業若成即當墮入無間故佛教人須得心如直絃一切真實然後入三魔提永無魔事不見維摩答文殊淨土之問不言方所而直言真心是淨土之說乎

樂善錄卷九

七

源

況於老君而乃敢妄言我其師也

邵康節母夫人李氏甫及產期以病餌藥康節遂生繼又誕一死女子後十餘年夫人病卧堂中忽見死女子哭于中庭曰母不擇醫妄投湯劑使女爲藥所毒暴死胎中痛恨切至奈何奈何良久大哭而退又十許年復見哭而前曰女不幸一爲庸醫所毒今二十年方得受生女與母有緣故來相別嗚呼一劑之繆遂至殺人醫者其可不以此事爲戒而益加謹細乎然彼女

子死出母胎於人間世初未嘗有一事關涉其
滯留陰境尚爾許時況在生八九十年或六七
十年者平生於逆處順處日用應緣處知他造
多少惡業既無悟入又乏陰功以此女子死二
十年方得受生之事方之則彼一死之後是有
不滯留陰境而幡然便得出頭者乎愚之此言
於生死路頭大有利濟若能於此一念回光則
他日出死入生當大得氣力遠勝兒女爲作佛
事也

邵氏聞
見錄

無善錄卷九

穎娘子多男女自毒其胎者屢矣乾道戊子又
孕毒以藥血遂洞下伏枕者六年苦痛可謂切
至及死之日明見十數小兒前後挽撮語聲琅
然傍之人亦皆聞之良父遂卒嗚呼人而至于
殺人最爲大惡况乃兒女義屬天倫其生豈無
因緣多寡亦自有數孰曰初凝精血奈何神已
入胎爾今過絕其生是更情理切害爲斯人者
作何見解而敢於此石火光中造如是極惡重
罪乎嘗謂人有照顧不着而或一婢自經則悔

懼摧沮終身大以爲歉至于損子敗胎則乃安
然視爲無事在妻孥亦爾在諸婢亦爾豈以爲
無罪而爲耶則殺人安得無罪抑以爲官不得
治而爲耶則幽冥宜譴責又非人間之比切惟
其事而不得其意之所在比因見數家所爲方
悟其所以敢爾者不過是逸居飽煖無所用心
既不曉所謂真詮又不知所謂名教終日戾然
惟慾是念所以在妻孥則徒厭多子而不能反
求所以多子之由在諸婢則視爲便宜而不知

無善錄卷九

九

便宜乃所以觸邪行之禁大抵但知打過一時
而不知時下固易打過異時閻羅老子面前自
不容打過也使爾忽亦身死亦如其人滯留冥
塗一旦忽蒙開度神得入胎在母腹中亦復中
此手段心亦銜之否乎今有月數甫足而尋復
墮胎乳哺未離而又已死矣或孕于野合淫奔
不便於生之腹或胎于侍人嬖婢不得自在之
身在胎出胎皆酷受諸苦毒皆其報也以愚觀
之人之多淫大似無辜小兒好食土炭當其病

時雖力爲遮截亦必巧取而食及旣愈矣雖欲強之則亦不能下口愚之此說若能常以自悟則爾多淫之念久當亦如無辜之見不覺病之去體矣

陶穀性險惡好陷害人初自單州判官爲晉相李崧拔用遂得入閣及崧歸漢徐達吉有意害之穀乃迎意構成崧事遂至族誅其後穀死葬于昭覺寺墓門屢掩屢開寺僧復爲築塞忽雷雨大作墓門又洞開無一物矣張舜民聞而嘆

樂善錄卷九

十

齊

曰陶穀平生儉險自謂其頭必當戴貂蟬今髑髏亦無矣大抵爲人平易則見諸行事自然明白洞達愷悌吉祥前程無不遠到子孫無不通顯苟或用心儉險關草駟僧則見諸行事必是馳騖押闔有傷於人目前雖曰難容終當蒙不善之報鮮克令終矣昔盧多遜亦任智數與韓王少暉眦及得志即極口傾之旣而自取朱崖之行家籍于官未敗數夕前其祖塋松檟忽爲震霆焚擊殆盡此與陶之墓門屢開無以異也

七朝
事林

王冀公性陰險尚權譎巧於中人時同列雖已爲公所中終莫知公之中之翰林學士李宗諤有才名王文正公欲引爲參政先以告公公許之旣而陰以白上曰李宗諤欠王某錢三千緡今引用之在索錢也蓋參政朝謝日賞給可得三千緡而宗諤貧俸廩不足以給婚聘舊常有借於文正故公言之因以中文正也及文正以宗諤薦則上果作色而不從矣其巧於中人類

樂善錄卷九

十一

齊

多如此秉政旣久四方饋遺不可勝紀金帛錢鏹圖書奇玩十倍丁謂一日之間盡爲天火所焚無一遺者又無子平生所有一旦舉而歸諸他人如此則陰險權譎是有益於身乎大抵但知挾權固寵以保高位而不知高位終難久居而陰險權譎適所以速取破敗也比見小人於鄉里間亦復如是因爲載此使知福如冀公速禍尚爾况我綿薄者乎

七朝
事林

李伯時深得畫馬名法晏秀老謂曰此已可耻

況念念在馬死後必入馬腹不此爲懼而乃以誇諸人乎伯時懼然不覺身去坐榻曰微公言吾幾不免爲之奈何師曰但學畫觀音此念既專則彼念自薄伯時大以爲然嗚呼人之一念於十二時中其可不以少分工夫細自點檢以攝制之萬一有差則一死之後知他隨波逐流漚漚蕩蕩從何方世界漂溺去也昔黃安世以志慕昇騰而心不精確死後乃化爲飛鴻夫學僊之人但以一念稍差尚爾如此況念念在馬者乎漁隱

《樂善錄》卷九

十二

丁

黃筌及居來居寶皆名畫尤善毛翎常養鷹鵠寫其神俊養既多供飼有闕不免掘鼠以給其後子孫有棄業而事田獵者有捕鼠而鬻於市者蓋習以爲常遂至如此又有好游妓館而子孫遂至荒淫取子弈碁而子孫遂至賭者亦習使然也大抵爲人父兄不可不正身齊家使子弟知有所法

崔公度平生好施鬼神食雖大故不敢廢一日以幹夜行所乘馬驚奔危走嶮不能禁崔遂墮

崖方委頓間恍見一婦人急解額帕以裹其首且招其徒曰此施食崔學士也汝曹沾恩久矣今適有難不可不悉力救之其徒遂集相與撫摩崔賴以蘇及歸家人視其帕手者乃崔平日施食時所挿黃紙尊勝幡也嗚呼按經所言三惡道中餓鬼最苦蓋以業力沉下水輪生于火際受氣猛火常被焚燒水能剋火故無飲食非憑法力無以濟之昔阿難亦以宿業當墮其中面然鬼王爲現其前授以脫免之法亟令以食

《樂善錄》卷九

十三

源

施諸鬼神而佛如來又教以施食之法當先誦念一切功德光無量陀羅尼然後所施之食可以普及河沙鬼神施食之人亦當延年大獲無量功德崔能如是宜其有以報之昔彭介亦施食每遇節朔則設食至禱遣人祭餓鬼於江濱遇有遺骸及死無以葬者則爲具棺塋于別墅官至二千石未嘗一日廢及死柩歸長沙空中隱隱有哭泣聲隨柩而行此亦鬼神感激之明驗也

夷堅志

王企夜過徐州界遠見燈燭熒煌迫而視之則一村落有一老叟箕踞而坐企問曰此名何地叟曰此名叢鄉往年死而無歸者如吾之類無慮萬人賴富公收瘞于此使有安宅由是得生者過半而富公亦得名利不死矣企驚亟起行不數里又遇一叟復問去此果有叢鄉否叟曰無之豈富公所築叢塚乎企益駭異嗚呼前輩以收瘞遺骸而立獲度世者非獨富公第人莫之知耳不見周伯持以瘞洛陽客死遺骸而得名列帝簡乎不見劉子翔以瘞長安餓死遺骸而得爲定錄府主者乎蓋惠及死亡爲德最大故也昌齡父施簡牒獲應甚多乾道庚寅一夕夢鄰嫗文生之母來告意其必是求簡後數日謁邑尉李公搜孫公偶言郡侯孫公松壽委以搜求遺骸事方悟鄰嫗之夢乃求葬也遂以告公公即日具舟送于郡由是鄰嫗數十年不葬之屍一旦得歸安宅矣安知孫使君瘞藏之德不亦已書名僊籍乎

漁隱

興寧錄卷九

十四

富商有段其姓者養一鸚鵡甚慧能誦隴客詩及梵本心經段翦其兩翅閑以雕籠加意養熙寧六年段忽繫獄及歸問鸚鵡曰我半年在獄極用愁苦汝在家餵飼以時否鸚鵡曰君半年在獄早已不堪鸚哥許時籠閑豈亦不生怨恨乎段大感悟即日放之蓋鳥飛魚潛各其性也閑而養之彼豈適其性哉向使段無許時囚禁亦未必肯信禽鳥之性果以籠閑爲苦也

清話

興寧錄卷九

十五

六

張道甫好養鸚鵡及青師姑其鬪而不勝則怒折其兩足晚年兩脚害瘡伏枕累歲一夕覺癢甚爬之則兩脚板皆已脫落蛆蟲擾擾盈聚其中其後尚能今背負入市雖其躁悶然亦天意故以今于衆也又有孫師韓者亦好養弄其鬪而不勝亦復如張怒折其足後亦困病父卧牀中兩股爲之肉破蛆蟲日去日有此皆鄉里近事人所共知其所以脚脫股破者折足報也蛆生其中者必所殺蟲也夫養弄之人若積其平

生所殺之數已自不可勝紀况捕之與販之者所殺可勝言哉

陳堂以蔭補官不信因果其淫犯良人陵轢柔善者豪橫無所不至不十數年遂死其姪女年十二忽昏仆若寐爲二鬼所導至秦廣王所王曰吾有一事汝能爲吾通傳于世否女子初不從既而許之即命二鬼引至一處乃第十八重地獄也見堂荷大鐵枷維以鐵絙哭謂女子曰汝安得至此今得還切急救我女子曰某小兒

興善錄卷九

一六

女安能救阿伯二鬼曰汝但許之只轉八師經便可以救既而又引至一廟見伯之二子長子方吞鐵丸次者已斬首于地不覺驚寤則伯之次子果已死長子方苦喉瘡聞女子此言亟求經轉誦是夕乃夢死者來謝所苦繼亦獲安時祕書丞呂公夏卿異之特跋其事于經之後以示勸戒蓋堂存日曾於天王院重飾一秦廣王像故王假此女子通傳于世使堂子孫將此經文廣行流布庶幾人知警悟於堂陰有所賴抑

亦欲人皆共知今陵轢柔善淫犯良人便當死入地獄也愚嘗求經考之大抵諸佛方便開悟羣迷使其見人殺生而得短命多病則便當以殺生者爲師而不殺生見人多淫而子孫亦復淫亂則便當以多淫者爲師而不多淫乃至偷盜者妄言綺語兩舌惡口者醉酒悖亂者老而苦病而苦死而苦者凡此八者一一皆當以之爲師不敢復蹈其轍其說與吾夫子所謂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之說亦無以異若又以老子所謂善人者不善人之師不善人者善人之資之說論之言句雖若相反然求之言外義亦一也嗚呼此但誦經之言尚能如此况能允蹈者乎

興善錄卷九

一七

源

王雱性險惡其父居相位凡所爲不近人情事皆雱縱吏之及爲從官則已不能朝矣未幾遂卒其父一日游鍾山悅見雱枷鐵杻相鐵杻如重囚之狀遂捨所居半山園宅勅一寺以薦雱福嗚呼貴家子弟多是心懷險惡者何哉蓋其

生長富貴不知艱苦便謂世事一向終當如此而不悟福緣易盡業力難消一旦勢位去身大似一場夢覺夢未覺時若能惺惺靈靈做得幾件好事方是不辜負已靈不枉却一生苟或不能如此而更心懷險惡即是自害其身於人未必有傷於身定當沉墜正令無甚大惡復得託生爲人亦必不如今日若又生在貧賤則又有何力量而能復躋本坐乎

邵氏聞見錄

樂善錄卷九

樂善錄卷九

十八

才

樂善錄卷十

李昌齡編

郭崇爲人擊傷其臂同行皆欲報之崇置不問又數歲與鄧嘗擊之者同登仕版崇乃釋前憾薦譽其人其人慚愧自殺其後崇以臨民有陰隲當登僊品時地司奏牘方上而太極真人乃斷然駁之曰郭崇有殺人之罪安得爲真人坐此莫果輕舉嗚呼郭崇實不殺人而不免坐殺人之罪豈當時薦譽出于不情乎抑姑以愧之而其人偶至自殺乎不然安有薦譽其人而反坐殺人之罪也昔邵陵王綸鎮郢服吳規爲之客適張纘出鎮湘東綸餞于郊規亦與坐時纘方貴意輕規忽舉枉屬規曰吳規奉慶汝今日得與此醺規大怒即起歸其子翁孺聞之爲之氣結而卒規悼兒憤纘俄亦不起其妻不勝悲怨尋亦殞命時人爲之語曰張纘一杯酒殺吳氏三人此則辱而死之雖若與崇事不同然要其歸亦不免坐殺人之罪也大抵恐殺怖殺毒

殺藥殺呪殺怒殺自殺教殺故殺誤殺口殺手殺意殺想殺目前看殺傳言遣殺凡此之類在太上業報因緣經中一切皆謂之爲殺夫彼死者雖非郭崇手殺而實因之而死是即郭崇殺之也今有驅役督迫而使人至于喪軀陵轢劫持而使人至于自盡及其死矣而尚云非我殺之是誠惑矣眞諱

太尉劉文饒好行陰德視民如子一日賜卮酒醉于上前醒乃謝曰臣非敢醉實以家奴驕縱

樂善錄卷一

略加責罵既而入朝恐奴慚恚自殺憂心恍惚不覺如此上益奇之其後竟以用心仁恕得獲度世嗚呼今之富民謹一佃戶則奪田徹屋必欲破碎其家怒一細民則賄吏求關必欲窮致其罪而不知彼人也我亦人也所不同者貧富也其好榮惡辱之心與夫父母妻子平日衣飲之樂無以異也破敗之易成立之難亦皆然也豈在我者當愛護而在彼者不足卹乎能知文饒以仁恕度世則知無文饒之心者今日之富

乃身後果報因緣來世貧苦之因地也眞諱

游維觀有二鐘一是觀家鑄一是許眞君在世時鑄許鐘比觀鐘差小而聲韻極清徹鄰僧愛之因嚴僊領節制乘間白僊取之時僊威令風行道士無敢拒取鐘之日忽天雨晦冥平地水高尺餘擊之則如土木絕無音響僧猶未悟復譖於僊曰此州道士例多妖術必是禁鐘僊怒治道士方急忽困踣濱死明見眞君叱之曰汝何故取我鐘今若不還必斷汝首僊驚覺汗流

樂善錄卷一

三

宋

急取還觀因詣祠禱謝猶見眞君侍者持劍在傍曰汝爲無道上帝所知斷頭之事將恐不免未幾果以開江事伏誅嗚呼寺觀之物取彼與此均在教門掇禍尚爾况侵耗其物而爲己有者乎居占其所而爲妻孥安泊之地者乎鐘記張開光志尚清虛既得輕舉而去顧謂其徒曰吾之田宅今悉以付君勿營私勿貪肆否皆有責其徒唯諾於是即其地建一老子祠年代既遠疆畔悉爲比鄰所侵不得已訴于官官又不

決其徒惋恨忽一日煙霧迷覆其地衆皆見開
光跨一青驪自天而下環遠而去既去驪足所
踐立陷成渠疆畔遂判如此則寺觀之地是可
侵而有乎不見張徹嘗侵削院地以新其廬入
廬不五日而死乎大抵一寺一觀經始之初不
無願力而告成之後不無神物主張故也今私
家疆畔侵之者尚有縣官之責况道釋所在而
侵之者獨無陰譴乎

神僊傳

驃騎尉張孝師既卒而蘇以其冥中所見命工

樂善錄卷一

四

圖之吳道子因而盡爲地獄變相楊次公因而
爲之說蘇東坡因而爲之偈卞洪中大又因而
收入勸戒集中以示勸戒其傳爲不誣矣其變
相有衆嬰兒及鱗羽之族雜附之者蓋傷生殺
夭者也有獄卒擒執而鞭其脅脅者蓋包藏禍
心而陰險賊害者也有反縛而壓以巨石者蓋
依勢作威以暴虐而陵壓於人者也有倒懸而
以繩曳其手者蓋犯上不軌不順者也有被妖
服編髮而微纏者蓋以邪法異術而惑世亂俗

者也有手執簡書而以箠楚訊掠者蓋侮文鬻
法而肆其欺罔者也有俯首伏地而屈膝者蓋
諂佞足恭而內荏者也有聯脰執紼驅而使之
涉者蓋貪行淫慾而同惡相濟者也有胡人漢
人雜處而方被詰問者蓋天地無私於遠邇者
也有以挺刃迫逐而推落大火坑者蓋乘人之
危而劫奪其財者也初道子作此畫於長安通
衢中人皆見而大懼爲之不屠宰者累月孰謂
人不知改行自新乎其後道子竟以此畫有警

樂善錄卷十

五

文

於人得登僊果蓋陰司當時顯出此事正欲人
知戒懼道子又能表而出之是宜爲上帝收錄
也夫地獄之報按經所說在水輪之下居鐵圍
之中習雖起於十因報實依於六識大抵皆衆
生迷妄所招若一念歸真則地獄何有不見華
嚴所載破地獄偈乃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
因觀法界性一切惟心造之語乎又不見孝師
所見包藏禍心等事亦皆不離於衆生心念者
乎或者尚不信以爲然不知其意更欲如何而

後謂之罪也夫多淫貪求我慢嗔恚姦偽欺誑
銜恨惡見怨謗覆藏十者十習因也凡此皆衆
生平日起心行事習以爲常不覺不知遂至成
地獄之因也又如見聞嗅味覺思六者六根識
也凡此亦皆衆生平日於眼耳鼻舌身意六根
之上各起此識所以情識紛然復於色聲香味
觸法六塵之上生出無量無邊種種迷妄之念
造出無量無邊種種迷妄之業不覺不知遂至
受地獄之報也是故世人臨命終時未捨煖觸

樂善錄卷一

六

又

以前所有罪業一時頓現習業交則各隨其平
日識業所引發明種種地獄諸苦此皆載于佛
書其說甚詳愚已哀集分爲七門號曰七趨受
生錄使人開卷便知如是而生于天如是而爲
僊爲人爲脩羅爲餓鬼入地獄做畜生已成書
矣今不復縷舉

劉三復忽記三生前曾受馬身具言馬之所以
苦者在乎渴望驛而嘶即渴也痛最切至者在
乎傷蹄踏着硬物即傷蹄也傷則痛輒連心所

以平生不忍乘馬苟或乘之必爲時其水草至
硤确處必爲緩轡遇轍石必去之嗚呼此蓋身
自嘗而知者今人以人代畜尚不知恤何更問
馬惜其不知六道輪迴祇在一念今人趣中豈
無失身而爲馬者乎按寶積經昔有五百人爲
近惡知識作惡業因緣失身生馬趣中日藏菩
薩爲憐其人於先世中已曾供養諸佛學菩薩
乘又曾勸令發菩提心於是求生其中作馬音
聲說法教化普令懺悔彼五百馬等乘日藏威

樂善錄卷十

七

神力故各識宿命本所失心一時頓現復得爲
人以悔悟故各得證辟支佛果其日藏亦以救
度是五百馬故得證善相如來大抵一切衆生
實本眞淨因彼妄見妄習遂生妄習既生便有
內分外分二種分別內分即是衆生分內因諸
愛染發起妄情積不休能生愛水是故心意
珍羞口中水出心意前人目中淚盈心貪財寶
涎發體潤心著行淫二根流液諸愛雖別流結
是同潤濕不升自然從墜外分即是衆生分外

因諸渴仰發明虛想想積不休能生勝氣是故
心持禁戒舉體輕清心持印呪顧盼雄毅心欲
生天夢想飛舉心存佛國聖境冥現事善知識
自輕身命諸想雖別輕舉是同純想即飛必生
天上若飛心中兼福兼慧及有淨願則臨終之
時自然心開見十方佛一切淨土隨願往生若
情少想多輕舉不遠不爲飛仙必爲大力鬼王若
情想均等則生於人間想明斯聰情幽斯鈍若
情多想少流入橫生重爲毛羣輕爲羽族七情

樂善錄卷十

八

源

三想沉下水輪二交過地輕生有間重生無間
二種地獄若純情無想即當沉入阿鼻若沉心
中有謗大乘毀佛禁戒誑妄說法虛貪信施濫
膺恭敬五逆十重又當生于十方阿鼻大地獄
中地獄報盡又當受諸鬼形鬼報既盡情之與
想二俱成空方於世間與元負人怨對相值身
爲畜生酬其宿債若元負人分越所酬此等衆
生還復爲人反徵其剩如彼有力兼有福德則
於人中不捨人身酬還彼力若無福德即死爲

畜生償其餘直若更殺害彼命噉食其肉則經
微塵劫相食相誅無有休息猶如轉輪牙爲高
下但人生在人中稍自安逸便謂世世生生終
當如此而不知福緣易盡業力難銷一念纔差
便入諸趣何獨三復爲爾耶

南部新書

江南國主鍾愛其女嘗從容謂大臣曰吾止有
一女資儀性識特異於人不可不爲擇佳婿須
得少年美風儀有才學而門閥高者或曰洪州
劉生爲郡參謀年方冠風骨秀美又大門第嘗

樂善錄卷十

九

源

任貳帥博學有文足以充選主命召至一見大
悅尋尚主拜駙馬都尉鳴珂珮玉豪華富貴冠
於一時未周歲星主忽告殞國主不勝其哀怒
曰吾不欲復見劉生削其官一物不與遣歸洪
州生恍疑夢覺觸目如故丁謂當政日忽舉此
以語客曰某他日亦不失爲劉參謀坐中失色
未幾果有海康之行家籍于官子然南歸回視
前日亦一夢也大抵世間萬事轉頭即空無一
非夢譬如游醺方醉笑時非不懽懽及纔罷醺

其樂即空又如飲食方咀嚼時非不香美及纔過舌其味即空此皆理之灼然人所共曉然於歌舞諠譁之際未嘗有一人能持正念而不爲之動珍羞錯薦之時亦未嘗有一人能生慚愧而不爲之嗜者何哉只是欠一箇悟字人處富貴亦復如是丁劉盛時亦曷嘗有一念之悟乎淳于棼嘗晝寢夢二紫衣吏引自宅南古槐下入俄至一城重樓傑閣金題其榜曰大槐安國既入城又見一吏迎揖曰駙馬遠來且少憩于此此東華館也居數日王引見一見大悅即以公主名瑤芳者妻之未幾出典南柯郡政大舉王甚禮焉在任凡二十許年生男子五女子二無何主卒方悲慟間忽然驚覺乃知是夢立命發掘其槐下果有一穴中有一臺色赤如丹二大蟻處之即所謂大槐安國都邑也又窮其穴直上南枝即棼所典南柯也棼大駭異復命掩之嗚呼淳于初入槐安而國門之勝已如是洎至行館而供帳之盛又如如是既而出典南柯而

州治之廣又如如是既爲駙馬又且得君當此之時淳于意氣豈不揚揚自以爲得安知特一蟻穴乎大抵諸塵世間一切衆生其以妄想顛倒而失身託爲微細物命生乎其中者雖在蹄涔之水亦莫不圍圉洋洋自以爲得自人觀之蹄涔也自彼觀之其視爲蹄涔乎其視蹄涔亦猶淳于之視蟻穴爲大槐安國也其自以爲得亦猶淳于之爲駙馬爲郡守時也是故諸佛菩薩諸代祖師常切教人必令識心見性者正謂幻化無常生死事大若非見得的當臨命終時定爲妄想顛倒回換入諸趣中去其生乎快樂天宮也不知其撞入驢胎馬臍也蓋其平日只於世態上走初不曾於自家心性上略有悟入故也夫夢想顛倒者即妄想顛倒也當白晝時分明兩眼大開也只心想攀緣顛倒錯亂泊合眼後却安有不顛倒錯亂者乎第世人以日用中目前境界爲實以睡中所見境界爲夢而不知日用中虛妄分別顛倒妄想全體是夢於其中

間又以想心妄生繫念至使神識紛然眼纔合時便見無量無邊顛倒影事此又是夢中立夢顛倒中又顛倒也昔大慧禪師於此未透一日禮問圓悟圓悟但以手指曰住住休妄想休妄想大慧莫悟復進曰某自入道佛所讚者依而行之佛所訶者不敢少犯惺惺時都得受用及纔上牀半醒半醉則便自做主不得見錢鏹則懽喜心生見刀劒則恐怖心生自念此身未死早已如此若一旦淪謝衆苦熾然如何却不被他回換去也圓悟曰待汝說底許多妄想絕時則汝自到寤寐常一處也大慧猶未悟後因圓悟舉諸佛出身處薰風自南來之句方且於前話有契始知佛所謂寤寐恒一文殊所謂却來觀世間猶如夢中事之說爲真實語其後侍郎向敏仲亦嘗以此咨決大慧大慧亦復以圓悟答之信前輩未嘗以一語欺人愚故併錄庶皆知悟今世間事無非一夢向使淳于夢中不因悲戚而忽然驚則遂爲一蟻矣當此之時聰明

靈利也使不着儉險捫闔也使不着豪橫使氣也使不着機巧便佞也使不着有錢有力也使不着有勢有位也使不着看他淳于憑誰啓迪而能知是蟻穴乎見前眷屬作何伎倆而能拔而出之乎其驚覺處即得力處也當知妄想顛倒能回換人而覺之一字獨能挽却回頭力百倍於萬牛也

李公佐元惟錄

法惡又甚於交構者矣夫訟之爲說在易曰終
凶謂終之則凶也又曰不可成也謂成之則終
凶也又曰不利涉大川入于淵謂使川爲淵訟
之過也若又陰佐一家即是以爭濟爭使相激
而爲深也今有從雖悟其將爲朽骨而莫悟其
助訟之非是未能悔咎而自新也其不爲中明
所取也宜哉

集傳

夏資深曉法律長於吏文專以交結胥曹干預
公事爲業每與人作訟牒則必藏機設險鉤引

樂善錄卷一

一四

其人伺其有一語之失因劫持之自以爲得或
爲人代款亦必深文巧詆如實有冤抑不得自
伸之狀使聽訟者焚惑而不能斷兩爭者連結
而不得解甚者使人破家兩雖已悔而不能自
已者皆資深有以牽制於其間故也凡資深足
跡所至無一家而不打起爭訟雖在塗之人與
之素無交涉苟一語及訟資深聞之亦必夤緣
交構激而成之唇吻最爲可畏又好誘人子弟
相與爲惡洎至破產已則厚收牙儈之利人人

莫不嫉之彼獨揚揚自以爲得無何兩被杖目
亦雙盲既而腰曲背偃百病交攻貧窶龍鍾不
得安樂者數年竟至凍餒而斃又無子家遂爲
墟蓋其平日不善用心使人不得安樂洎至果
報之來則其身亦復有種種不得安樂之苦此
但迫於衣食而富室亦有好爲之者何哉不過
是爭一箇我利幾文錢耳惜其莫悟出於人上
初不在此而不義之財取之終當有水火盜賊
之事蓋太上折除之說本自如此

近事

樂善錄卷一

一五

童行楊祖印父病無生意其師一夕赴水陸齋
歸往問其狀祖印忽驚叫曰師主可速出爾駭
殺我也及少定詰之則曰適迷悶間不覺隨衆
至齋所時師主方咆哮磨口中火光迸出延燒几
席今尚烘然亦自覺否其僧大怖繼亦染疫嗚
呼一起貪心遽生猛火自世俗觀之雖若怪誕
然以楞嚴想險足駭思梅口水之說推之則物
理相感本自如此且今愧情一集豈不亦面熱
汗下乎况對聖宣科而乃敢雜以他語也昔王

霧忌日其父荆公爲設百僧齋意欲資藉衆力庶幾可以薦霽冥福旣而夢霧曰百僧轉經不如阿爺所轉一部蓋爺專心靜默故能冥感如僧徒所轉則雜以他語殊無所益如此則僧道於宣科演教之時其可不以此爲戒而少知敬畏乎

水陸儀

洪邁云一商人泊舟潯陽月下見二大官對坐而語一曰金山寺作佛會甚盛但庖者不謹食皆血腥吾掣其手漬于鑊中計已腐爛矣一曰

興善錄卷十

一六

源

彼固不謹子亦責之太過曰比亦悔之恨已無及曰療之何難但得生大黃搗令如塵以美醋調傳瘡上不惟止痛亦可獲安商人駭異後詣寺訪問其泊舟潯陽之夜果有就寺設水陸齋者蓋庖人揮刀傷指血落食中及臨鑊調羹若有物掣其手漬于鑊中者皮肉應時脫爛殆將殊絕得商人藥傳之遂差此但誤傷指血事出非意掇禍尚爾况有甚於此者乎嗚呼非獨庖者爲爾僧人道士尤爲不誠蓋其但知覓錢養

興善錄卷一

十二

家初不問古人何以而創爲此儀今人何以而崇設此供旣無信向必起慢心慢心一萌則鹵莽滅裂無所不至矣載籍之語其肯信爲有乎大智禪師住洪州百丈凡參次常有一老人隨衆而至衆退老人亦退忽一日獨不退師曰面前立者爲誰老人曰某非人也於過去世曾住此山因學人問大修行人還落因果也無某答以不落坐此一語墮野狐趣者已五百生敢望慈悲特賜啓發師曰汝但問來我却答汝老人曰大修行人還落因果也無師曰不昧因果老人大悟禮謝而去且囑師曰某見在山後乞依亡僧例賜以一火師唯諾即領衆至其處果得一死狐遂火之嗚呼此老一語之錯何至五百生受野狐身邪蓋其說一行人果信爲不落則但凡修行之人皆可以倒行逆施無復顧忌矣夫豈不知釋迦老子驕梵鉢提亦皆大修行者乎在釋迦老子則以受人美味而不免有馬麥之饑在驕梵鉢提則以罵人喫飯遲爲牛哨草

而不免有牛舐之疾如此則大修行人是有不落因果者乎大抵因果之說如影對形無可避者然亦不必執有執無繫念在心自作梗膺之物亦不可虛妄誑誕信口便說破以為無若破以為無即是窒人恐懼修省之心定當獲發無因果之罪但能於日用應緣處或逆或順一切常以諸惡勿作衆善奉行二句為心久而功用純熟則自然無因果可落亦無因果可昧矣或者尚詆為釋氏之說夫曾子所謂出乎爾者豈

樂善錄卷十

不亦因果之說乎愚觀世人其以聞見寡陋而發無因果者甚多故細論之

燈傳

士子張拙一日參禮虔州智藏禪師因問山河大地是有是無曰有又問三世諸佛是有是無曰有拙曰和尚錯去師曰先輩曾參甚人來却言某錯拙曰某曾參百丈來師曰有何言句曰每有咨決百丈皆以為無今和尚乃以為有某所以言為錯也師曰先輩有血屬否曰有一山妻曰外更有否曰有二頑癡師曰百丈亦有否

曰百丈古佛和尚莫謗他師曰待汝得似百丈却可以百丈說無也拙於言下有省吁今初無實悟之人於冊子上謾能記得古人一言半句便敢誑妄亂說一切破以為無非獨欺誤其身又將欺誤於人惜其莫悟我今妻子愛染田宅貪戀莫非屬有又如愛憎取捨是非物我亦莫非屬有凡此之類我皆能空却放捨而不以置之于心否乎捨與不捨空與不空二者之念又皆能兩忘否乎如或未能即是諸有尚在諸有

樂善錄卷十

十九

添

尚在則世間所謂作受果報之說亦復皆在其可誑妄亂說一切破以為無乎若誑妄亂說按如佛說即名為大妄說業妄業若成便當獲大罪報昔有一僧參禮雲門文偃大師曰未到雲門時恰似初生月既到後曲彎彎地師曰語則固佳是汝道否曰是師曰我却問汝如何是初生月僧乃斫額作望月勢師曰汝乃敢爾他後定失却目去未浹旬其僧果失目蓋初無所契而但空作其勢故也今之初無實悟之人可不

戒乎燈傳

侍郎季南壽乾道己丑知簡州越明年二月望方坐廳忽郡人聚觀如堵皆謂瑞氣浮空彩霧罩空公亦明見堦下有數十輩吏兵儀仗甚盛因語衆官曰某奉上帝勅暫到冥司決一獄須兩日方可還言訖伏案而睡官吏驚恠相守至次日乃甦自言初到冥司見閻羅王乃馮揖吏部也飲罷有一吏來取覆云本司自紹興二十九年以來累承東嶽司申送勘陽間齋醮觸犯天憲事其罪人經今未決準上帝勅委請侍郎處斷予即隨吏至獄四城皆鐵圍毒蛇猛獸口吐炎火燔燒罪人哀號之聲所不忍聽次至第二門見一廳事予即登廳而坐復有一吏來呈案牘云大宋潼川府路安泰縣黃臬家於紹興二十九年春率衆建黃壇道士黃守素與黃臬通同貪抄錢物并所行科儀所寫文字字畫各是交加又昌州昌元縣馮式家於隆興二年秋使師巫杜忠信了酬天公醮靈寶齋同壇設拜

《樂善錄》卷十

三

三

章奏納一千餘分其杜忠信雖佩錄牒未曾參受正法救護生靈不合上章投詞冒瀆天真又合州石照縣龍會鎮衛元一家於乾道二年春召道士王太真建黃籙齋其王太真喪服未除葷酒不戒大爲觸犯取罪非輕又熙州狄道縣師巫王自成擅行鬼兵殘害高震家二小口并害張元家牛畜又常以鬼兵邪法恐嚇人民貪求請喚所害凡二十餘家伏乞侍郎早賜處斷予即與判下云黃臬馮式衛元一等本爲求福反招殃咎皆是愚蒙無知當從重減仍許懺悔道士黃守素王太真師巫杜忠信所學愚淺身口不潔輒行科儀侮慢天真敗壞道教除陰責勘斷外仍配入畜生外道內師巫王自成輒用邪法殘害人物造意惡毒情罪難恕先以鐵杖決脊送下無間地獄俾受諸苦方配爲外道孤魂仍使一家磨滅子孫淪墜判訖即令回申天府及嶽司準勅悉依進奏施行訖復有一吏來引予歸不覺已在此矣衆官聞之莫不驚嘆曰

《樂善錄》卷一

三

高不可欺者天也下不可欺者地也中不可欺者人也善惡之報如影隨形可不鑒哉因爲刻于堅珉以示勸戒蓋公爲人真正清儉孝慈仕宦四十餘年未嘗酷吏虐民故爲上帝錄用也嗚呼向非公親到冥司安知爲道士而宣儀錯繆寫文字而字畫交加雖佩錄而功不及民或居喪而復行醮法葷酒不戒身氣不清有一于此而輒敢爲人上章皆當配爲畜生又如師巫之貪求請喚行邪法而恐嚇無知埋蠱厭人爲人作詛皆當配入惡趣縱不如此而身口不潔輒行科儀亦當獲大罪報今錄于此非獨可以爲師巫道士戒僧人行者亦當以此爲戒蓋其平日麤行凡所以干瀆眞靈者爲罪則一使一旦身死亦如諸人繫于幽獄當此之時妻子眷屬金玉錢帛果安在哉回視在生之日不知戒懼一味造業誠亦愚也

樂善錄卷十

寶章郎中汪公以祥刑使者總攝

帥垣暇日出示樂善錄一編而謂謹曰

此編所載殊益世教欲鋟梓以惠越人

使人有其書庶幾善者勸惡者懲不待

家至戶曉也謹往者與

公游宦羣舒見

公一言一行必歸於善逮

長公侍郎來鎮此土謹又得以邦珉出入

仞牆

侍郎公之言行由

郎中公之言行也

侍郎八年于越凡善政善教之及於民

者至于今愛戴歌頌之謹游於

二難之門有年所矣每聆

先世積累之善皆古人之所難能者宜其

餘慶流衍

五世衣冠之盛赫奕未艾

二難德化之均前後相輝然則爲善之

報又何如耶故併錄之觀此書者謂余不信試以

公家之事爲證云紹定二年三月望日
郡人趙汝謹識

右樂善錄十卷各彙分其事深有益
於世教比游蜀都得此本常以自隨茲
刻梓于會稽郡齋用廣其傳云紹定二
年三月既望新安汪統仲宗

樂善錄二卷

內府
藏本

宋李昌齡撰昌齡始末未詳書中引胡仔茗溪漁
隱叢話及葉夢得巖下放言蓋紹興後人大旨皆
談罪福因果所記宋事爲多亦間及漢以來事然
如淳于夢南柯入夢諸條殊於樂善無與記小兒
胞胎一條雜引道家符籙之說凡數百言更爲泛
濫也

慮得集四卷附錄二卷

〔明〕華恮輯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嘉靖十一年華從

智重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慮得集四

卷附錄二卷》提要

慮得集引

珥嘗讀史以觀古今之人矣夫所謂
世家者其必賢宗祖肇積厥德而貽
後以德斯衣冠蕃衍傳之不窮所謂
不善之家者履乎是匪直家也雖國
亦然匪直數十百年前也雖數十百
年後亦然匪直吾邦之人也雖九州
四海之人亦然此古今以德不僭如

此矧德之言得也理得於心也欲理
之得於心必由乎慮多能慮焉何德
之不可得也慮得之所以名集也無
錫華胄出於南齊孝子寶盛于宗
元及于我

朝文獻綿不衰蓋肇積貽後以德者
歟觀其震已勸家冠婚喪祭無憲
萬言無一言而非至言無一事而非

常事事皆可常行而非高遠信乎
有德者有言也惜其傳世已久板刻
磨滅而賢子孫重壽諸梓以昭先德
傳之無窮之徵不誣矣夫貞固震士
公愷作斯集震士曾孫守方重刻
斯集於戲令世之世族大家其心
鑒于斯集於是乎引

成化辛丑臘月之吉資政大夫

太子少保戶部尚書兼

文淵閣大學士知

制誥 經筵官兼脩

國史 玉牒青齊劉珣書



貞固華先生慮得集序

曩余在鄉里嘗識隆亭大族華彥清氏彥清師
永嘉陳子貞先生學詩文有稿曰黃楊集刊行于
省余時幼未及知也余竇華出先母於彥清為從
祖姑則余於彥清為從中表兄弟也余稍長既出
宦遊湖海間不得相從游晚得歸鄉里而彥清已
沒一日因造鴻山前屯部貞外楊德囊家數於其
座上見一士服都布單衣頭戴華陽巾視其動作
則雍容而詳雅聆其詞旨則博辯而簡要與之論
議政事商確古今則甚合禮度而中肯綮心竊異
之私問其誰何於德囊則曰此華彥清仲子公愷

也余因慨然曰鄧林之木必大江海之魚必巨理
信然也然以余家去公愷所居逾六十里雖加敬
慕而不得時相會遇既而公愷以病歿又不得與
執紼心常懷焉後數聞人談公愷當病革嘗召諸
兄弟子姪從容就別乃索紙筆作詩自述以辭世
其詞曰身居浮世上心似浮雲閒悟徹從前事道
遠天地間余聞而益異之公愷歿已二載洪武戊
寅三月之望其冢子伯諱從軍於茶陵回造余於
學齋持其父所遺稿凡若干卷曰慮得集拜而讀
曰先父存日以先生相去遠不得日親炙然常語
某筆必稱過先生名今先父已化去幸有遺稿存

予家願請一言以叙其端庶乎死者不憾於來者
之不聞也余得而讀之觀其所撰家勸者始則歷
叙其祖宗創業之艱難次則自述其平生立志之
動勵終則戒其子孫之守成皆簡而得其當其治
家亦有法矣其所編冠婚喪祭之禮一皆法於朱
子家禮而取其不悖於古而可行於今者為之若
夫世俗鄙陋之習釋老齋醮之教一皆斥去不用
非其平生學問之力識理之明者不能也至於治
田園守禮法不儉不奢不約不恭莫不悉有條理
故能開闢亂離中不犯怨嫉不觸刑辟卒保家徒
耆良有由也至其所著詩則清新冲淡得詩人性

情其所為文則雅健簡古無沓拖氣習展誦數四
因自咎曰華清氏余中表之賢兄也余既以幼
稚而不得與相後其子公愷又母族之賢子弟也
余又以老退而不得與相處生雖識其為人而不
得面悉其詞理歿而覩其遺稿而不得重見其顏
面余有負於公愷矣公愷生於大族清既能流
芳於其前而公愷又能繼志於其後華氏父子何
多賢邪若其所著家勸祭禮習目冠婚儀略治喪
記要等篇皆有宜於今者固當表而出之以為鄉
閭法式又非華氏一家所當秘也仁諄寄軀戎
馬間寶藏先稿拳拳不忘而必請叙於余公愷可

應得集 三

謂有子矣碩余筆札荒陋不足以發揚幽光不能
無愧於伯諄然伯諄請堅故不敢峻却乃為叙其
端以成其志云

洪武三十一年三月望日前奉議大夫

王府右長史邑人錢仲益序

貞固處士傳

處士諱棕韓字公愷姓華氏貞固其自號也系出
南齊孝子寶之後世家無錫隆亭里高祖父聞元
時嘗仕有祿始遷居堠陽曾祖璞素不樂仕進執
政膏以官起之辭不受祖銘為都功德使司都事
年二十六以病謝事尋卒于家祖母陳氏守志不
渝有司上其事朝廷為旌其門曰華婦陳氏貞節
之門里曰旌節里鄉人榮之公幼武字孝清號栖
碧先生事母以孝行稱經理家業日庶蕃盛母鄧
氏顧氏俱有婦道處士自幼警敏為父母所鍾愛
立志讀書雖祁寒盛暑不輟尤嗜易學於諸家傳

應得集

註靡不畢覽以求其指歸元季兵亂奉其親往來
蘇松間雖艱難困頓而甘旨之養承顏順志無毫
髮不得其歡心也

聖朝洪武初仍還無錫以父命構新居于延祥里耕
田鑿井並務勤儉嘗曰使吾而以享祿爵儲貳財
紹繼先業如往時之盛非吾之所敢知使吾周旋
詩書以禮義之習維持宗族俾子孫躬耕食力毋
玷志辱先此則吾所當勉勉不忘者也於是斟酌
古禮以冠婚喪祭之儀可通行于士庶者纂若千
條附以古人嘉言善行總為一帙名曰處得集傳
示其子孫復手編族譜自孝子而下若千世遠者

(處得集 五)

舉其緊近者書其履歷平葬之詳支分派別各有
統緒大要遵蘇氏譜法而又加精密焉生平好自
檢束雖燕居衣冠必整遇意有不平亦從容以理
自遣不肯有疾言暴色雅樂施予周人急難朋友
有相契者延致于家款遇盡誠始終未嘗稍異嘗
自以處庠賤不得施惠及人乃習岐黃氏書多蓄
善藥鄉里有告病者輒濟之雖非以此為業而人
多賴以全活故義聲洋溢于東南士大夫爭欲識
其面凡論故家舊族子孫之善於保守先業者必
以震士為首稱洪武丁丑年以病卒于家享年五
十有七子三人興仁與對興定皆彬彬好學孫男

十有二人贊曰我先子遊吳中時處士以師禮相
待晚年過無錫必館寓其家嘗語諸友同曰華處
士以患難之餘操守自若况子孫女婦皆務積善
以相承厥志未必賢者之偏華一門也殆亦士之
美行刑于家者其効有不可誣耳小子識之嗚呼
詎意先子之言在耳而處士已不可見邪悲夫
永樂十一年春三月初吉前脩書官修職郎太醫
院御醫浦江趙友同撰

(處得集 六)

處得集卷之一

家勸一

伏念祖宗性皆慈善觀其所行一舉一動無不
傳世長久今以三一承事為第一代四二承事為
第二代五八承事為第三代十三承事為第四代
十一將仕為第五代慶五監稅為第六代通四總
管為第七代倬二都事為第八代栖碧處士為第
九代一氣而生相傳孝弟忠信務農濟物並無不
良者歷代賢德炳炳著聞迄今可考族中或有不
由善道者過遭咎患其驗甚明不可不鑒也先公
以此訓我矣至我為第十代不幸蚤罹兵火產業

荒廢然而自度盛衰之理豈有積而不散者乎固宜順之於數而已是以甘於貧賤不復希望於富侈設使贍足尤用儉約必弗過為幸遇時康復居故里勉強成立其賢厚濟物之德愧未能企及祖宗而慈善之念儉素之行起敬起慕未嘗敢違忘猶慮不善之萌或生恐傷根本况在培養之時每用戰兢惕若惟恐負祖宗之所傳授是以居常切切勸告於汝等汝與仁兄弟為第十一代源長兄弟為第十二代竊異此後尚或多而且久也我願汝等繼承上世一氣所生慈善之性純良之德務農濟物之道脩之於躬復用勸告於子子孫孫俾人人相守世世相傳篤信而

鹿得集 七

力行之則根本堅固枝葉自然長茂而可守其嗣祀矣勉之勉之愚見祖宗為子孫慮者極深遠也既積德又積財田廬產殖亦不為少矣自共火之後賢業所存者幾何而宗族之子孫賢者愚者尚有雖各分散則均是子孫也是知財不足為後世計德則可致後世綿遠也子孫誠能慎守而培固之吾宗之嗣有未易量此吾所以不憂子孫之乏財惟憂子孫之不德爾噫設或不賢雖貲貨充積之弗能適足為累身之具使其果賢則能景行前哲以義為利衣食自當裕然豈可不以積德為重哉

我華氏自宋南渡方著姓於鄉中世以農田為業自隆亭至堪陽丘隴相連雖更荒廢遺址尚存傳來久矣惜乎上世譜牒未得其詳今特以三一承事為第一代而始耳其間有仕宋者不顯高祖於元初為微官即休歸曾祖尤退讓不仕祖為都功德使司都事不滿秩而病卒祖母守節殊不喜言仕也考故布衣終身不慕榮達也自念上世出處既如此敢不自量乎惟願子孫勤耕納賦守分養親力行德義以盡庶人之道耳如果有才德能忠君愛民而忝祿命顯祖流芳者亦何不可哉吾平生之志亦不在乎溫飽也成童時讀小學大

鹿得集 八

學日知其味有契於心弱冠侍膝下周旋仰成常亦多過雖弗憚改深愧不貳之戒近乎五年則志乎誠正脩齊之學見賢則思齊見善則企及故蒙先公特垂愛焉憶昔少時習學偶有一善之可稱先公則喜見于色賞我文房之具雖珍藏者弗惜循循然惟欲誘我進於善也烏乎物雖不存而諄諄之意終身不敢忘也故力學異於成人竊竊如足達則忠君濟物窮則以附其身奈何才疎識卑時命蹇利加之痼疾乃無一遂公由稟質蠢蠢過手畏慎而然深省所救凡臨事之所當為若即奮厲自強期以必克及乎進也輒得其咎退也懣悔

而無尤比比若是屢試屢驗至今然尚不敢自棄自暴罔敢忘乎先訓也抑自知己之不逮於人不偶於事也如此蓋得夫節之初九之象也審矣碌碌而無聞也尚何言哉

家勸二

我自丙午丁未間戶役之擾房貲罄盡飄泊異鄉貧困殆甚幸遇

時平遂謀築居之所先公語我曰無錫故鄉墳墓所在宗祀屬汝宜還延祥而居以圖活計幸能有成吾歿之瞑目但慮舊莊毀久僅存荒墓旁無已田可耕生理為之若何我拱手即對曰敬依尊命無

慮艱難倘藉祖宗餘蔭終當遂願也於是徑造無錫適例報籍遂定居於此焉回覆先公為之大喜執手撫我曰吾願畢矣仰事俯育之計嗣祀保家之道汝其勉之洪武三年三月也是秋始克構茅屋兩間墾田數畝明年免粮生計尚疎又明年墾田頗加鄉親見念者許售別田互易為業七年冬收頗豐生計粗立時先公有疾未甚竊欲預脩送終之具儲米而未行來春則先公遂棄世矣烏乎力不及養抱恨終天也所儲之貲適完棺殯之用夫豈偶然哉自是以來治田為生或歉或給迨乎尔輩稍長尔毋躬勤細績數年之間漸成家業雖

無贏餘而衣食則未嘗缺乏十五年始營祠堂及脩葺所居之茅屋兢兢自守養生淡泊罔敢過為惟恐有忘先訓甘心下民之分所當然也是後豈期厄病相尋無有寧歲所最恨者奉毋未能豐贍祀先未能遂意每不安耳尔輩常宜體此而加勝之是吾志也我弗足慕自當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可也凡斯之言誠知淺近蓋為之自我者不過如此而亦書之于冊者無得而為義觀也欲使尔曹知之念之而有興感于心焉耳今雖異爨而心不可異也其各愈勤所務為兄為弟為子為孫宜思孝弟忠信力行禮義以和順之則福祉備膺矣

故曰孝弟通神明積善來百祥此之謂也茲令汝曹異爨者因家用頗繁我老且病不能顧瞻聽各力為營計且使知成立之所以難稼穡之所以艱念吾之所以不易得賴祖宗之所以裕庇也自茲以往共生和氣共隆恩愛共習禮讓毋懷私背公毋聽讒尚詐苟焉於義何嫌乎爨之不同也常隸斯干等詩別書以示之將切已事情詳條于後用為規勸其審聽之其切記之其勿怠而勉勵之吾亡因斯而自省焉

稅粮公家正賦民人所當効力者宜擇上等精粹子杜至誠加敬依期供納不得計利較力

拖延規避倘有留難倍徵亦須順受完辦慎勿形於詞色設若遲欠或致破家危身比見多矣尤宜慎之及舟車脚力工食鈔米即須隨例而與之勿得靠損於人該當差役聽受趨赴毋吝毋忽

田地戶管該科稅糧須是從實如有推收及時明白過割給憑存照要在時常檢理之及交易價物即當彼此完成倘有稽誤非陰陽也立契却須明白

凡遇事務須要明白參問具陳情實精思詳慮熟議可否擇善而行勿執己見勿恃己能勿

遂已欲

凡聞間言是非先究何所從來即時明白面問不得藏疑恐成積怨太抵間言不入於耳便無彼我之私而親誼自厚即是共要要在常加省察苟能責己恕人不介胸中尤為盛德也

所種田地雖云分受其間如有彼此得便省力者能相交讓而不較則和氣自然日厚其或貪利而傷義者則不可

增拓田產置買諸物宜使兄弟通知鑒合收售無力願讓方可獨為切不可彼此瞞昧而務

營私惟恐兄弟知而見分殊不思失其親親之懿縱多潛有無乃太衛乎寢是此等之際操心極要端正明白專以骨肉為重勿被旁言所移詩云刑于寡妻至於兄弟以御于家邦此所謂也念茲在茲式相予好毋相學為不善也設若私欲一萌後必有害試畧言之夫得失往復物理之常今日兄能瞞弟它日弟亦瞞兄雖欲禁之末由也已賢者所當深思而自省也及眼妬彼有心憤已無因思所以陰損之天道昭昭其害尤甚我少時嘗聞有故家兄弟不睦初則競收奪買後則爭

賞致訟財產不為已用而為它人之利終弗覺悟可悲也夫此須克己改之為貴

一切家務互相照管察其不備毋得坐視取與之際常存陰陽以齊物為心種德於子孫處事接物寧人負我毋我負人已所不欲勿施於人

慈善之心忠孝之道吾家歷代循守

傷人之財害人之事吾家積祖不為

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是吾徒之所當然者乃

日用常行之道也

冠婚喪祭祖有成式蓋是遵今攷古量事度力

而為之簡易者惟取寒家之所宜耳如更時之則古禮將不能復矣守之可也

凡婦懷孕必加保護胎教有訓然亦不宜過於安逸可令習勞以活其氣血為是太用力又不可量其稟受強弱而節之至于產育尤宜慎養切不可生多而損棄也至戒至囑凡屋舍床帳器用百飾衣衾等物苟完而已勿為多製必尚朴素以圖堅久其侈靡違禁者並不許製留永以為鑑

祠堂神主世次初焉欽遵祭禮庶民祭三代故自曾祖考妣祖考妣考妣及弟妹之無後者

附焉近年

欽頒教民榜內祀先祝文云告于高曾祖考之靈則是庶民亦許祭四代矣後俟世次滿乃遞遷之親盡之主逆遷則祭告而藏于墓

凡祀先節式祝文具載祭禮習目惟遷主藏墓則更致古禮

省墓一節世俗多以年代深遠者親盡而不祭於是置之度外可謂忘本夫親盡而不祭者乃祠堂之制限以世代不得不逆而遷之仍用歲祭于墓也墓則無親盡不祭之說蓋皆吾祖宗體魄之所藏也當念我身從何而有

父也祖也曾高也推而上之皆是一氣而下及我誠為親切豈可以年深而遂忘諸且祠堂既遷之矣至於墓祭焉可略也是故吾家歷代祖宗之有墓者必用周適祭之先從隆亭之報親及大墳次及堆陽之厚本冷村之善慶羅村之壽山提督者之墓次弟而祭之春秋二祭四分輪當間歲一度吾心以為久曠而弗安凡遇春祭我宜率年自備預為辦完一一詣墓而祭之勿望於它必須力行毋吝毋後祭物有饌稱家有無必用均壹物器俱要潔淨

不可苟且勿被人先食及蟲畜所污葷則俱葷素則俱素多則俱多少則俱少毋使遠者薄而近者厚務要一體是乃盡誠之道也俗又有甚非者祭其父則豐祭其祖則簡或祭妻與子則尤加豐厚此何心而何顏哉設祭我以盛饌祭我父祖則菲薄我如何安享其祭乎以是推之理極明白子孫其永體之祭墓須用素服蓋非吉祭古者拜墓則氣逆耳古有祭后土氏之禮今皆不講我欲行而未遂汝曹辦祭墳時可無設米食麵食各一碟有果尤佳酒行一獻以祭告之每墳皆然其祝

文載于祭禮習目苟能行之為慰我之心
本宗祖墳自報親之上先代之墓不知在何處
深可歎也戴墅之南尚有華墓一所旁居有
姓華者在其勢彷彿似我家所為昔者未能
明為何代故弗之認吾常以此為悵悵而不
能忘耳

家勸三

人家成敗必有其由為善則成為惡則敗理之必
然而無疑者凡合理者謂之善悖理者謂之惡又
何難見也固不可以廢興歸之於數而怠為善之
心知命者則不立於嚴墻之下勿囿於數斯可矣

吾所以再三喋喋者誠以成立甚難覆墜甚易故
也果能聞善必從知過速改見義勇為則何善之
不能行何惡之不能去哉斯其成敗之所由也
在人之所學習而已書傳所載甚多而今日見者
不為少勉之勉之勿以吾言為迂

子孫宜力田治生不得充管吏卒及為僧道屠
僧幹僕之類

凡當軍者必用讀書習藝忠勤所事不得虜掠
妄殺及一切不善之為須以仁恕忠勤為本
賭博飲酣荒佚之類吾見汝等不作宜始終一
致也

今之田產類可以為衣食歲供之資苟能勤儉
守而弗失亦可以遺之子孫更不宜多求或
貪而致悔也且富者眾怨之所歸也家計苟
完則足矣踰分則甚非也慕虛名而取實禍
切以為戒如遇歉歲而吾稍贏則克已而推
以濟人斯吾之素願也汝曹其念之

凡此乃家居之常事至於孝弟忠信禮
義道德賢人君子之所體用者在乎經書
之中不可不讀不可不習若能習與性成
則賢人君子之所同歸使後世稱為良善
之家子孫不亦美乎不亦美乎

慮得集卷一

禮得集卷之二

祭禮習目

時祭奠獻禮節

拂拭

先期條器洗金排列椅卓省蒞躬視具饌完備
以待酒膳皆令極熱設盥盆悅巾盥手

設位

依位列坐次匙筋酒盞盞櫟醋櫟蔬果肴脯
置茅沙於香卓前卓上置盥盞燃燭焚香

請主

主人躬詣祠堂告曰某孫某以其節有事于祖

考敢請神主出就正寢恭伸奠獻子弟以筭載
主至人前導至於祭處依次就位序立揖

參神

主人進詣香卓前跪三上香退與眾再拜若專
長老疾者休於他所

降神

主人進前跪斟香卓上盞盞內酒酌于茅沙俛
伏興退與眾再拜

進饌

上魚肉米食麪食炙肝炙肉左羹右飯乃行三
獻

禮得集 十八

初獻

斟列位酒後尊至卑主人進前跪斟香卓上盞
酒酌于茅沙俛伏興退子弟讀祝跪于主人之左
讀畢主人與眾再拜徹列位酒反盞故處

亞獻

斟列位酒主人進跪酌酒如前俛伏興退與眾
再拜徹酒反盞故處

終獻

斟列位酒主人進跪酌酒同前俛伏興退與眾
再拜不徹酒

侑食

添酒滿杯匙飯中柄西正筋主人斟酒主婦扱匙正筋主人主婦立于香卓之左右稍前同再拜復位或但揖退與眾再拜遂出闔門或降簾拱俟于外食頃復入序立

進茶

主人主婦分進各位之茶附佐則子弟婦文分進祝嘏主人跪受福祝跪其辭曰紀事既成祖考嘉享伏願備承多福保族宜家敢告

辭神

焚祝板及楮幣主人與眾再拜遂徹奉主歸祠堂

禮得集 十九

如來儀焚香致敬而退遂飯

祀先之禮世俗疑古制難行而未講茲者遵今攷古舉其要而易習試之與能漸復于古焉謂如初獻主人斟酒亞終獻則主婦子弟或親賓行之竊恐不便但令親供執事以佐主人可一誠敬之心爾未敢是否

欽遵祝文

洪武六年祭禮祝板式

維洪武六年歲次癸丑月 朔 日

孝曾孫某敢昭告于

曾祖考

曾祖妣 三代並同

節序流易時惟仲夏 四時改用
追感歲時不勝永慕謹以 庶品案盛醴齊恭脩常事以

某親某人某氏附食 如無附位則不用此尚享

洪武二十七年教民榜內祝文式

維洪武某年歲次某甲子某月某日某日

孝孫某同闔門眷屬告于

高曾祖考妣之靈曰昔者

祖宗相繼鞠育子孫懷抱提携躬勞萬狀每逢四

禮得集 二十

時交代隨其寒燠增減衣服擗節飲食或憂近於水火或恐傷於蚊蟲或懼罹於疾病百計調護惟恐不安此心懸 未嘗暫息使子孫成立至有今日皆

祖宗劬勞之恩也雖欲報之莫知所以為報茲者節屆 孟緒履天氣將 追感歲時不勝永慕謹脩酒肴羹飯率闔門眷屬以獻尚 享

家禮時祭祝文

維年歲月朔越日甲子某孫某敢昭告于

某祖考妣 依祠堂神主稱

氣序流易時惟緒冬 追感歲時不勝永慕

同吳謹以案盛醴齊祇薦歲事尚享
辭神祝嘏曰祀事既成祖考嘉享伏願脩承多福
保族宜家敢告

忌日祝文請神主出給正夜恭伸奠獻
維年歲月朔越日甲子某孫某某敢告于先考某
特位歲序遷易諱日復臨追遠感時不勝永慕某
同吳謹以案盛醴齊用仲祇薦尚享受福

墓祭祝文

維年歲月朔越日甲子某孫某某敢告于
某位依墓中所葬者
氣序流易春曰西曰瞻掃封塋不勝感慕

慶得集 廿一

同吳謹以案盛醴齊用仲祇薦尚享受福
古禮祭畢遂祭后土氏祝文曰維年歲月朔越
日某敢告于

后土氏之神其恭脩歲事于某親某位之墓惟
時保佑實賴
神休謹以某物祇獻尚享

冠筭告辭

維年歲月日伏為某之姓某名某今日拜恭伸
謁敢告

納采告云納幣則改采為幣

維年歲月日伏為某之姓某議娶某人之女某今

日納采敢告

女許人則云某之姓某議許某人之子某今日
納采敢告

成婚預告祝文告于祠堂

維年歲月朔越日甲子曾孫某某敢告于

列位依神主所稱次序書于一祝

伏以翌日吉辰為長男某娶某氏之女某禮行親

迎謹以案盛醴齊預伸告薦尚享如婿不克親

迎不用禮行親迎四字祝嘏同時祭云

三朝致祭祝文成婚之久婿婦詣祠堂祝嘏

者唱云婿婦禮參再拜致具如正旦

慶得集 廿二

維年歲月朔越日甲子某男某某敢告于

列位每卓一祝板如時祭儀致于正夜

伏為某之姓某娶婦某氏謹以案牲案盛醴齊恭

伸祇薦尚享

祝嘏云吉禮既成祖考嘉享伏願宜家宜室永諧

伉儷之懽有子有孫茂衍本枝之慶尚祈餘澤垂

裕後昆敢告

生子滿月祝文

維年歲月朔越日甲子某男某某敢告于

列位設于祠堂依神主稱共用一祝板

伏為某之婦某氏生名某今日彌月謹以案

盛饌齊恭仲告薦尚享

祝嘏同時祭云

俗節告辭

維年月日某男某茲過其節謹以某物祇薦敢告

清明端午七夕重陽薦以時俗所尚之物如粽子糕糰及餠餅

正旦朔望祭詞

正旦每月朔日設茶果酒有隨時新物行八拜之

禮望日但設茶如冬至日如先期已祭則如

正旦儀告辭云維年月日茲過正旦朔望茶

伸參謁敢告

晨謁

虞集 廿三

每日早晨焚香瞻禮致敬

出入必告

近出則瞻禮而行歸必如之

遠出則焚香再拜告云某將適其所敢告又再拜

而行歸亦焚香再拜告云某今日歸自其所敢告

又再拜

經月而出歸則八拜告辭同前

薦新

時新有物則薦如春薦新茶夏薦時果秋冬瓜橘之

時祭用物

家禮四時祭篇首曰有牲曰祭無牲曰薦大夫牲

用羔士牲特豚庶人無常牲春薦韭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韭以卵麥以魚黍以豚稻以鴈取其新物相宜凡庶羞不踰牲若祭以羊則不以牛為羞也今人鮮用牲唯設庶羞而已其蔬果肴饌祭禮有式然六稱家有無而行

茅沙

古以杪木為池如今之種花方盆相似上用蓋中

實淨黃沙束茅首一束於沙上懸只用新絮瓦盆

方者亦可也祭畢束茅則與祀諸俱焚之

玄酒

家禮云祭之日取井花水一瓶並置酒架上

虞集 廿四

今貯水于椀藉之以柈置於香卓之上

祭畢以水沃於沙盆中浸滌其沙後須仍用也

虞得集卷之二

禮得集卷之三

冠婚儀略

冠筭男曰冠女曰笄

男女年十五之上才貌長成皆可冠筭命之以名

先製巾服一襲男子中領綵圓領衫襪鞋

擇日或前或後夙興沐浴束髮以幘加巾衫條履

主人引見于祠堂設茶酒果香燭如正旦儀

謝辭遂見尊長行四拜禮父母尊長為之起

乃受少者之禮使知為人子為人弟為人臣為

人少者之行昂以成人之道也

司馬溫公曰冠禮之廢久矣古者雖云二十而

禮得集 卷三

冠世俗之弊不可遽革始古君子俟其子年十五以上能通孝經論語知禮義之方然後冠之斯亦美矣

議婚

男子年稍長則當議婚擇知之家男女年貌相若才性良善者先問婦家俟其見許乃遣媒氏或誠實親友以男之草帖往請女之草帖以歸詳議協吉則賁此儀略詣婦家稟白茶聘禮物必依家式額勿增改需索須得婦家誠心准信遂擇吉書正帖而行納采之禮
納采謂納采擇之禮物即俗云茶定也

禮得集 卷三

茶一合 紅綃藉

幣一合 紅綃藉

綵段一對 練綉錦綉花綉之類

正帖一通 紅綉衣式帶圍腰以紅綉

果二合 類俱不許銷金只用素紅重

麩豕雞雞各一合

酒十瓶 羊一羖

計八合 物須精實毋尚虛飾

媒氏 紅綃纏身乃備禮物

夙興主人告于祠堂謂乃禮媒而送遣之

問訊 俗云連節

或遇端午重陽或冬至元宵之節則具四合遣禮
有無量力毋得過侈如力能用幣或繒或布則
六合亦可蓋多不踰六合少不減四合也暑熱
不須用也

請期 俗云進日

具物如問訊而不用幣 乃書納聘與成婚之日
以達

納聘 古納聘幣俗云送禮

圓餅二合 或六十或八十每斤徑二尺宜
厚小不可薄大
炊饅二合 教與餅同每個重一斤之下

應得集 廿七

幣物二合 衣段分於二合各物置于段上

衣段二副 用厚實絲縐不得借佳

花冠 花朵

銀首飾 隨家所有慎勿假借

綳 綳

聘財寶鈔 以四十貫為則或米十石頂
宜或不宜

果二合 以上八合並用采繒為藉

麪豕雞雞四合

羊 酒

計十二合 力乏則預造而釐戒之

媒氏幣鈔 雖身遺物

催粧 俗云七日五日催今併為壹

簇果一合

豕肉雞魚各一合

飯米一合

已上之物係是新婦在途之食或用席
亦新婦在途之藉耳俗以米席為婦踏
脚乃斜樹也樹不當用也而席用可卧
者或有相藉之尤佳

花髻一合 紅粉簪釵面珠針之類

衣服一合 紅粉簪釵面珠針之類

已上之物係新婦所着者

應得集 廿八

計六合

此一節愚意謂之催粧者乃促婦出閣
而歸夫家則辭其父母而用夫家之衣
食云耳亦合於義也非為厭厭也故不
合理者勿用

迎接 親迎良好惡姻家不從行或婿家不能行
耳或其可行而行之可也如拜客或果之

婿躬至婦家迎婦曰親迎用薦一對可倩以酒無

薦則果合酒尊不及則酒肴亦可成以道遠則

侯於途次 親迎非迎婿之聲言也仍用迎之使來日
我迎非迎婿之聲言也仍用迎之使來日

婦家待婿以常禮 婿未親迎婿之父母
婿未親迎婿之父母

門婿則先回以待婦至 古用燈籠導之
婿未親迎婿之父母

親戚往迎曰遠接近接所用酒饌之物則稱家而行不可競誇仍攜從者酒肴此乃後來親尊遠之本

成婚

先期一日主人以婿見於祠堂具物預祭告之

其婿至婿家具茶湯以俟來賓預備燈燭薪火以照之

贊禮者引婿即詣婦前迎婦入門世俗爭趨此止止用花燭相迎婿扶婿者亦用婿人為是藉地用席亦重新人之故無亦不妨不用撒料鏡奩攔門問龍飯飯及一切厭術切

禮俗集 廿九

禮儀

禮待來賓設席宜整仍視家力切勿踰今虛費誇

誕踞傲酒以成禮勿致於醉恐失體貌此所享禮者容色是也

送女往婿家尤宜謹慎

攜從者謂先以錢頭大肉酒飯飽之饌之則無空答賓其物稱家有無勿誇勿吝

會親族廟則稱父拉婿與者此所謂宴也宴則相與共會之會親之禮亦在次日為從賓也

三朝婦來第三日俗云三朝也古者三日婦家設饌俾婦饋於舅姑舅姑享之今不能然但令婦供湯行禮今俗公姑設席待婦之好具祀先之祭於中堂主人主婦以婿婦行禮其儀

禮俗集 三十

如時祭具物可豐而不可繁也以文具于祭禮也

教以婦儀

婦者家之所由盛衰也教婦初來誠為急務教之之要先教以柔順恭勤事長事夫處家庭之道次及飲食衣服日用常行之事為夫者尤宜教之蓋以先入之言為主也合語之曰吾家自祖宗以來夫婦並以恩義相守皆無妬忌不良者爾今初來便當學為善事奉親必孝事夫必柔妯娌必謙和宗族必雍睦待下必慈惠處身必端謹毋多言妄語毋聽讒挾詐毋懶惰毋貪婪至於衣服飲食之事必代導長之勞蠶麻維績

之工必為少者之首保我繼嗣成我家業咸在
於小矣如此則為吾家賢哲之婦也必使曉之
聽之從而行之母但虛設而已果能如是乃為
夫者終身之福也亦一家之福也不能者反此
故曰婦者家之所由盛衰也可不謹乎
按禮謹於大昏乃人倫之重事家禮備詳所宜鑒
之前條所言則吾家所行者至於議婚具禮之際
尤當以衷情為姻家詳陳之自今凡有男女婚姻
必煩媒氏或誠信親友詣親家曰貲裝豐富吾家
不尚不必婦有財勢便行畏重婦無財勢便行輕
欺毋勞多費也但要婦能執守婦道聽從教訓繼

慮得集 卷之二十三

嗣克家而已然為公婆與夫者切不可問閨裝奩
有無多宜因啓愛憎之譽此最小章也如或儉薄
宜稍調之如或誇飾必使抑之雖是新人盛飾亦
要歸之純厚可也尤不可數易也凡我姻家望能
相體相起而母多求責備以親親為念庶幾兩無
嫌疑而有交愛之誼也至於成婚之際尤宜容恕
相歡以全兩家之好可也吾為此式誠愧簡略乃
量事度力而為者惟稱寒家之所宜耳不可為通
訓也願為姻者幸勿深誚焉蓋云由儉入奢易由
奢入儉難也子孫富毋改益貧則稱事而刪之求
乎中理而已真無習俗之弊而有禮義之方可以

及時嫁娶也凡我子孫其永守而藏之

草帖式

某府某縣某鄉某里

某宅次男某甲子年 月 日生

右見議親

今月吉日草帖

正帖式

某府某縣某鄉某里

某宅次男某甲子年 月 日生

三代 彼各相知三代勿用不坊

曾祖 諱某 故則云諱在則云名

慮得集 卷之二十三

祖 諱某

父 名某

母 某氏

右定議與

某宅第幾子某聯姻者

洪武 年 月 日帖于

慮得集卷之三

慮得集卷之四

治喪記要

凡喪事家禮喪制最善切不可惑於世俗之邪說而有所拘忌豈有父母之喪而子孫及婦不親臨不哭泣者哉唐呂才序陰陽書之言誠為確論也夫古人制喪極為詳盡乃人子送死無憾者可以當大事也奈何貧家力弱不能悉備姑酌其可行而已遂致於率略也且如初終易簣沐浴中衣鞋襪一如生時穿著等事俱是人子可為之易者何可率略也古用飯食今俗用珠飾見皆不必用但以淨帛蘸水拭掠口齒潔之可也必用絞衾裹而結

慮得集 卷之四

束殮入于棺漆粘棺口而蓋之更布漆縫隙防水之入也著裹衣衾肢體務要妥頓當伴件手到使吾心無所遺憾方可仍看家禮必酌而行之及葬埋之事尤不可拘忌宜深慮之舉柩登途及下壙之際最宜防慎安詳其扛索之類須親過目輟泣以扶視之可也壙內若多用磚石本乎愛重恐後不免被盜取發蓋吾目見多矣不若不用之為無累也只是多製三沙先鋪厚數寸在底下平實築之下棺之後細築四旁與蓋相平則以杉木去皮為段長過棺底之闊密索橫排一二層於蓋上更以輕煤細灰稠調泥木縫隙及其兩頭近土

慮得集 卷之四

則易朽頃三沙更包之橫木之上厚下三沙一二尺細細輕築以實為度期於堅固便如一塊三沙相似若無水滲三沙自然膠硬如石矣如此庶幾可勝在上之重土不致便頽壓於棺內待乎年深世久骨肉既銷木亦當腐俱化為土矣豈不遂夫天地自然之道而永免發掘之虞也力不能辦三沙則以細黃土如法堅築而固之亦可略用磚成磚砌之亦可棺用松杉木隨力營辦約厚三寸之下慎勿寬大蓋宜加厚不須全板但得匠手製縫緊密為上切不可用價高之木只以松杉二木足矣至屬至屬却

須預漆內外之縫為佳

棺內必用屍床以杉版為上可厚一寸之下兩頭杉木橫枕止高寸許中間勿用板下用糯糠燒灰細篩厚鋪觀而平實之切勿用紙錢之類引水故也

床上用一布褥或攀枝花或木綿花厚裝在內不須用席有紋含包觀之耳

枕用圓頂布似以細末香裝實在內其外以細布裹之更用帛裝薄綿而夾之如枕衣以藉首切勿用灰枕久埋則灰濕而滲漬於首矣
衣服自裏至表一如生時着之務令端正平妥勿得

意得集 三十五

苟且須是人子親視而詳檢之必要十分妥當

男子禮服冠幘幅巾鶴氅或深衣綿襪綿履

婦女首飾只用薄銀鍍木者佳禮服合用紗冠大衣

霞帔或只用褶子長襖隨家所有者襖裙鞋襪裏

衣俱用生時着者或新製又佳 握手俱用絹帛

必要潔淨勿用珍異裝飾並須儉素久遠無害

絞衾只用其一以白綿布或好絹如被夾之裝綿在

內或彈木綿花亦可約闊六尺長丈三四尺四角

勿得裁剪須是寬製則可包裹也古者小斂大斂

之衾各有制度今恐不能只用其一如被樣者乃

從省且便耳

巾衣條紳襪履禮服既俱看完躬視周正妥貼上

下內外並無一件之不了則舉手輕移於絞衾之中間又再周遍詳視不須促迫緩緩看得停當乃先掩足次掩首使衾筒上下參搭於中次掩左次掩右着邊着際俱要手到入再三看得端正使無罅隙及皺摺不齊預製絹帶十條闊寸半長二尺許作五道對綴於兩旁針線極要牢固而活結於身中間以次垂下綴帶宜勻停在項之更下勿參差不整須要端正切莫造次斯可矣此謂之小斂移屍入棺復以衾裹之謂之大斂茲詳而用其一亦可也切不可不盡心盡力恐遺後日之悔

意得集 三十六

一入棺殮再不可動矣至慎至詳之其多用綿裹者虫蟻不能入也肩足兩旁以舊衣絮者塞之以防動搖永無缺偏之患若綿衾裹厚則亦自無空處矣

凡移屍及殮入之時須預備長手巾或淨布三五條絡於身下展手輕舉而平穩移之其合用髻板之類亦必預為措辦安妥毋得臨時自誤

明器據鄭見男子可用筆硯紙墨婦女可用針線剪刀其筭算什物及梳鏡圖書之類做古遺意略用不妨無亦不妨今俗用飯團竹棒過河紙生炭紙錢及一應邪說之物俱不當用切宜禁此至厲

銘旌依式用

喪服一依禮制力不及者量而減省之所謂與其力也寧戚湏以哀為主力如可及却不當吝惟婦人頭帶止許垂下尺五足矣斷不可依婦人太長而招戲侮蓋非美飾也

製三沙之法黃沙石灰乾黃泥細篩各五石為率和勻預造五斗糯米下一石水之酒俟熱可飲則瀝和三沙乾濕得所堆聚而禽之俟熱過則用入壙內堅築如力不能辦三沙則細黃土堅築之亦可常見附者寸三沙在土中歲久堅於石但怕水淋并難發掘已上送終之物皆當預先辦完不可諱惡而自誤臨

應得集 三十七

時倉卒惡况者有之為人者為子孫者可不隨力而為哉

朝夕臨哭奠獻依禮制而行勿用七七之說成服之後三五日擇晴明便葬百日卒哭祥禫並依禮制貧富可行真獻羹飯並如家常葷素隨力但莫依惡俗而襲瀆於土者祭之以禮可不慎乎始祭之時有衣禮

居喪茹素非為亡者作福乃是人子痛哀其親不忍飲酒食肉衣綵行樂耳俗造素食又奢於葷尤不可也素者淡薄之云爾大槩不問葷素但是美味皆不當入口痛念之至情目不安也惟我老之人

須得滋味適養者少用以資之不純於枯淡亦不可恣食盛饌及宴樂也

親友賻贈只受香燭粉麪之類其盛祭饗後者徒虛費耳必預告却絕之不可誇耀越禮尤不可暴殄物命也

子孫堂祭或羊或豕一物足矣或勿羊勿豕亦可世俗用三牲五牲者殊無所謂攷之禮法亦不當然及不當用諸音樂技戲之類

俗作醮事佛事賢哲者自宜斷然不作勿泥於俗習可也人子欲為父母資福在乎脩德行仁力為善事耳苟能移其所費於棺衾殯葬禮祭之用而盡

應得集 三十一

其愛親之心豈不合於天理哉在明識者之所擇焉

應得集卷之四終

慮得集附錄上

題溫公解禪偈後

溫公解禪偈非徒開悟迷途乃引學者以當道脩
入德之門也且置是名之下六語但脩上文為學
則自有序進其初言人之非心可畏而可格也其
次則不惑不動心也又其次從根本上行則得安
宅正路也如是能誠且久而言可為師而行可為
法也終則以致道義隆盛於身功施光被於物天
下後世咸曰賢人也聖人也豈不可乎且佛亦何
嘗不勸人以孝弟忠信者邪

題陰德記後

慮得集 卷九

范文正公撰實公陰德記所謂樂道人之善蓋欲
使天下後世士君子興起濟人利物之心而擴充
之也我先處士亦嘗有志惜乎值亂而不傳後二
十年門人呂懶翁獨能倣效而力行之其庶幾實
公之所為矣而其事實後必有繼書者懶翁又欲
此記廣傳於世也俾書以刻石僕荒陋不堪竊援
斯記之傳在乎先賢之文與夫懶翁之志不繫乎
字書之妍拙也敬慕其事勉而書之懶翁姓呂字
彥經時年近七十矣
洪武壬申六月壬子痼菴題

敬題宗支圖譜後

慮得集 四

古者上自王公下及士民家有宗法其詳有圖有
譜誠以為人生之重事也去古逾遠唯帝王世系
著于史傳士民則莫之見聞也幸近世有二三君
子倣古立法尚可攷而學之奈何世俗以為迂濶
無益棄而不行噫可謂不知其本也夫宗族世代
既多必明圖譜圖譜一立則其系有源族屬有序
矣且圖譜不患不立世代不患不多所患子孫無
賢者耳或曰使子孫賢邪無圖譜無害使不肖邪
有圖譜何救是大不然蓋圖譜者乃自賢子孫出
子孫務學為賢脩而傳之雖歷千百世而不紊皆
可知其所自來孝弟由之以生倫敘由之以明源

流由之以悠久相率而為禮義之俗是亦有關於
風教也可不重歟蓋非沽名求譽之云也余早歲
侍先公左右命筆本族宗文圖譜予時愚劣未知
其為重事也中遭世故歲無寧居幸而舊稿具存
戊辰之春卧病于衡茅之下既編類黃楊詩集及
傳芳集痛念先公之不得見謹遵遺意尋緝舊稿
類為三本一為華氏宗支圖便開卷即見世次支
派之源流一為宗系圖使各知本系雖世次愈多
而枝葉不紊易於傳寫一為支序譜則長幼尊卑
生死歲月嫁娶子女及年若干產某原與夫平生
德業之實歲著于下庶有所勸俾習於善也子孫

能世守脩而傳之豈不深慰祖宗之心哉凡吾子
孫者宜繼而勉之

代題丹溪藥要序

丹溪藥要者金華朱先生之門人錄其所見聞之法
也先生字彥脩號丹溪許文懿公之高弟道學君子
也兼精醫術遂以名世先生之學深造乎天人之理
而為醫也祖述軒岐貫通張劉諸子而折衷之凡主
法著書處方制治仁心仁聞備載乎浦江戴叔能氏
所撰丹溪翁傳中由是觀之此藥要蓋其粗耳未盡
先生教人之全旨也雖然後之學醫者倘能沿流討
源觸類以求之而處方治病則庶乎其不差矣

辛酉自省詩

勿貪可無悔每起貪得之念未嘗遂意動輒得咎而失利故勿貪則少悔而遠咎矣
守分可無憂子龍先業雖有田廬之守終必屬空未嘗敢乘便劫力其中自分固足可無憂矣
堅制可無怨制性不剛疏方又不協量每欲為人爭量解作成相助始若克勵可無求則可以自強而必不勝矣
余性不記每有過為初不詳思終必受侮而憂

怨隨之今年四十餘矣志業未成家計未立仰
事俯育之道未備言不能見信於人行不能敏
於事衰病是增日月逝矣過誤豈可數哉辛酉
之冬一陽復始端居自念正是惕省之時乃以
平昔不能操執而切身之用者四要刊書於几

讀之偶成規誡之詞於是錄於座隅日自省為
持心脩身改過遷善之始也

錄薛上舊題

吾家零替已久區區僅能守貧居此惟務力田治
生別無營計歲收除供賦稅及農工器用之外所
餘無幾雖克已餘素而春秋烝嘗甘旨奉養與家
衣食咸未克瞻每憐於心故宜節之又節匪圖蓄
積贏餘所冀饒粥之不缺耳誠非歸辭鄙吝乃不
得已也其於饋送親友接待賓客時節慶賀會合
宴飲之事一切且未敢攀講唯知己者幸容恕之
洪武七年十二月二日舊後十六年庚午仲春十

三日揭而觀之歎初間之窘乏不易至於今日思所以克終故留以為鑒

紀夢

戊辰季春十有六日子後夢東坡晦菴偕二老先生對坐書齋窓下舉目平湖遠際于山春明景物可變宛然見一道人白衣我巾乘舟中流自西徂東忽值片雲飛而道人儼坐舟上悠悠然旁山玩景迤邐而去殊不以雨輟興既而晴光瞬目晦菴目予云要在自家意思寬緩自好東坡皆笑予喜承教深拜斯言就席而拜頓首而覺則風雨作聲晨雞亦鳴天將曙矣於是盟漱焚香書于屏間紀

唐集 卷三

其事焉

貽書常念一親友書不果出存之以自警曲突徙薪易為力而所益必多焦頭爛額難為功而所損不少嗟乎然而人常忽其易而顛行其難也可謂智乎故夫智者之行事若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也舍而之險阻不足為智矣雖或倖倖寧無悔吝乎是故治其微則用力少而成功多救其著則有所不及也士君子臨事之際必當平氣聽受人言更能不耻下問不念舊惡不以人廢言詳察是非審度輕重勿放於利勿踵前轍不逆其詐不億不信能行吾所明母行吾所昧如是則樂聞

兩益而無損不亦智乎是以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

又擬寄慎獨公

一曰忠盡己不欺之謂事君之道也
二曰恕推己及物之謂待人之道也
三曰謙位高身卑不矜不侮處己之道也
四曰和言溫貌恭不訐不黨處同僚之道也
五曰戒怒心氣寬平不暴不遷於人可得其情於事可得其理治人居官之道也
六曰忘怨不念舊惡不嗔直言憎而知其善公而無所私正心掌德之道也

唐集 卷四

七曰廣學問博學不厭下問不耻孜孜奉國憂公

如家鄉大夫之道也
八曰存陰陽增延福壽慶流子孫光顯祖宗名書史冊全德令終之道也
慎獨公與吾交義兼親友初焉甚厚知吾誠直所與言議無不以為是間不相見則彼此心動既見而喜每曰弟與兄可謂神交也助吾之力周吾之貧故特感之嘗以忠告善道以報之末年聽譏忌直不克有終吾亦以數斯疏之戒自省中心則無所負也而此書誠或恐見嫌是以弗達姑存斯稿以俟知者

訓蒙習書

涵掃應對安詳恭敬言溫氣和意誠心正篤學脩
身孝弟忠信格物致知窮理盡性仁孰義精為賢
希聖書此訓辭子孫是聽

遺懷自釋

收薄田

住陋屋

着舊衣

喫淡粥

低頭行

蹙足宿

勿貪財

休縱慾

善固窮

能忍辱

屈如伸

是為福

自撰祭文

維年月日甲子

惟靈孝弟不能通於神明忠信不能措之事業雖

康得集 甲五

存於世何益於時然而生也淡泊無所遂於身死
也優游無可得而名尚 享

故巡檢錢公墳誌

公姓錢氏諱汝霖字景思常之無錫人高祖諱某

妣某氏葬膠山之龍腿山曾祖諱珏字 元封

承直郎妣馬氏祖諱嵩字春山元封常州路府判

妣華氏封恭人並居梅里鄉塢山之西葬塢山之

東原考諱世忠字士諤元鎮南王府鷹坊總管遷

居延祥鄉甘露鎮之西市妣華氏隆亨通八提舉

之長女適生二子長諱 字景方蚤卒次即公也

其次則庶弟三人俱不克終公之後父俱仕元世

為崑山知州言貌悉似蒙古故太師帖木真見愛

遂以女妻之世良累官至廣東宣慰司副元帥有

威名獲封祖父時人榮之世昌宣徽院宣使是以

總管命公從行省平章八丹公征漳州以平賊功

授慶元路昌國州北界鎮巡檢在官以廉能稱後

假便省親適緣海郡縣陷沒遂不能往省府乃檄

公權本鎮司丙申張氏陷吳城遣其徒據鎮市總

管輒率鎮人舉兵克復其下反為賊用遂殺庶弟

以求賞而總管亦遇害丁酉四月也公偶以他適

而獲免欲復讐不果後張氏降元政益衰亂竟無

錄其事者公於是退耕於村墅鬻獨居終身不

康得集 甲六

復至鎮市追乎

大明平定天下前官例召擢用公以老還鄉里杜門

屏迹布衣茅屋自適而已生於延祐丙辰三月二

十八日忽選疾以洪武丁卯三月八日卒於所居

年七十二娶李氏鎮人芝瑞處士之女有操行生

於辛亥十月九日後公五年正月十九日病卒年

八十二合葬於所居之左其地名曰嚴莊在鶴湖

之西胡塢之東北也子男二人長曰名復字性初

娶鄒氏次曰名善字本初娶華氏女四人長曰淑

婿華啓原次曰淑清婿華觀曰淑女婿華榮韓

曰淑德婿楊鑑孫男四人曰宗仁字伯信曰宗義

字仲信曰宗禮字叔信曰宗智字季信伯與叔長
所出也仲與季次所出也孫女四人皆適良家曾
孫男女七人皆幼鳴呼錢氏於前朝世以豪右名
于鄉人多才傑仕亦顯達代異時遷氣象頓衰至
公之季年諸子諸孫先後從軍名復宗禮成雲南
名善成隴西宗仁成山東宗義成遼東於是乎分
適矣惟季叔名世其字士弘在雖然有盛必有衰
有散則有聚理之常也余為之婿竊悲其家族繁
而無譜支多而派分故直述其詳俾其子孫有攷
於後焉爾姑以為續誌
洪武癸酉仲春婿華懷軒公懷誌

意得集 四七

意得集附錄下

夢親先公

一絕越庭二十年年年春到倍悽然光陰有限思
何極報春無由歲屢還夢裡音容淨似昔人間故
舊不如前覺來猶記承歡處涕淚交流落枕邊

夢先公自外而歸

燈燭焚煙接父歸宛然昔日好容儀解衣盥薄携
班杖放帽寬閒撫白髭謁廟不忘稍禮節越庭便
欲問書詩展難唱斷承權處不覺清涕淚垂

壽慈母八十

慈母八十喜康寧綵服曾孫又滿庭曉捧北堂長

意得集四十八

壽酒夜瞻南極老人星吾門積善濟俗慶天同
歡共百齡正值昇平風景好軒前春草日青

挽先弟三詩

憶昔增庭戲絲衣鴈行齊列景相宜春風花下同
騎馬秋雨軒前並賦詩肯肉肯忘生死別音容長
夢笑談時去後無消息徒向空房哭總帷

示子

父子真天性弟兄情亦同願存相好念莫學外家
風

題滄浪軒

僻地出樓野水滄浪一泓遠雲林光浮曉日含

鹿橋集四十九

潭動風起寒窓聽小音席豹緹橫塵不到魚龍偃
卧勢還深濯纓濯足非真趣倚檻觀瀾洗我心

送張師浩還梁溪憶四弟

故人歸興促行程蘋末風生動客情今夜梁溪逢
舍弟相思相望月同明

歸故里

頻年惜別恨縈懷今夕還家笑語諧共喜軒前仍
有鶴獨憐塢內已無豺西風髮白人將老東園花
紅景又佳願尔自求多福祉長留春色慰吾儕

送錢丈還涼州

十載從軍兩鬢霜歸來仍整舊行裝關山迢遞人

千里故舊殷勤酒一觴投老不堪頻作客思親
合便還鄉班超功業須年少付與諸郎奕世芳

題梁巡檢水竹居

仗鉞來江辭重尋水竹居微巡有餘暇長日靜觀
書

題畫次管玄伯韻

戴勝來時花正飛鯽魚出水荇初肥五湖風月渾
如舊兩笠烟蓑竟不歸

戲題呂仙翁桃源圖

桃源隱跡幾千年曾被漁人識洞天此日題詩空
看畫他年騎鶴會真仙

鹿橋集五十一

次劉文璧上韻

臘盡梅凝雪同雲凍不開新春風景好還共看花
來

癸酉初夏病中裁蓮

閒居久病悶無涯鑿地栽蓮意頗佳今歲先開數
朵葉明年還看滿池花

寄大兄興仁

默坐閒窓悶滿懷春來依舊事多乖年將六十無
佳趣空對兒孫志未諧

四月韶光頗稱懷眼前人事未全乖北窓卧看諸
孫戲摘果穿花劇笑諧

次韻荅韓安陽惠松花糕

菊蕊芳猶食松花甘可食遠承詩共寄雅稱王為
團色重疑初濕香輕喜故乾調揀須用熟和蜜豈
嫌寒瘵病欺蘇橘充飢勝楚蘭安陽能製粉勾漏
枉求丹重德慚何報衰年藉此安仙翁存古義分
薦赤瑛盤

述懷

堪嗟老景病纏身况復家居嬾見人石鼎煎茶爇
當酒茅簷曝背暖如春樂天知命無榮辱體道隨
時有屈伸莫問浮生塵世事相看又喜歲華新
得大兒書作詩寄之

鹿得集 五十一

候見隴頭人詩書寓意真汝憂多病久我念遠遊
頻終日惟看大諸孫競拾薪愁懷應解遠歲曆又
頒新

再寄大兒興仁

花落深林晚淒涼又一春杖藜徐散步危酒不沾
唇無復繁華夢空餘老病身裁詩強排悶寄汝遠
遊人

四月情况殊不佳勉強入市暴熱

往事渾如夢浮生良可歎驚花愁裏過風月病中
看坐久腰如痛行遲腿亦酸時光頓失熱未敢說
求安

九月廿五夜枕上聞雨寄示興仁無簡允莊

弟
風雨瀟瀟夜無眠憶遠行自慚衰老日猶抱別離
情吉水丹初上雲陽月正明來年春色好准擬望
歸程

歲暮獨坐書懷四首非可為詩聊以寓意

歲盡愁難盡情深慮轉深生涯貧且賤憂道古猶
今豈為求名論空慚濟物心斯文如未墜千載有
知音

斯道從先覺新民亦古人生逢陽武世跡近許巢
隣俗務渾如舊年華忽又新一心能此念萬物即

鹿得集 五十二

皆春

曝背倚茅簷垂垂白髮添酒同詩捲廢處與病相
兼物理非難料蒼龜未易占自知真嬾拙不是樂
幽潛

古來憂道者往往不憂貧已欲脩天理心惟濟物
仁冰霜初入臘梅柳已知春人事難為力林泉獨
善身

學賦人月圓春季即事二首

年過半百無多病晨起強披衣小窓孤坐派鶯巧
轉乳燕交飛
寂憐光景攬校過了綠暗紅稀連
朝無柰狂風驟雨斷送春歸

年年花落驚芳到猶解送殘春想應風雨樓連何
地送我良辰 幸然知止尋幽托跡穩處終身終
朝窓外問關對語似伴閒人

辭世

身居浮世上心似浮雲閒悟徹從前事逍遙天地
間

鹿得集 卷五

慮得集後序

易艮卦之象曰君子思不出其位位者何所處之
今也大學經曰慮而後能得得者何事理之當然
也世之喻不儲慮肆欲妄行取快意於所事而陷
身於非義者皆坐於不思不慮之過爾能思而慮
則理達今定尚奚儲安之失哉無錫華伯諱以其
先尊公愷翁所撰家訓一帙曰慮得集來謁余序
披簡閱之乃知華氏自宋南渡時著姓今已十二
世矣維家故肅于貳其崇儒好禮樂德行義歷世
皆然迨伯諱先大父彥清父公愷皆屬志問學所
著詩文有黃楊集雜述此篇藏于家伯諱諱仲凡

若干人又能續其先緒刻茲儒業信故家世德之
傳為有自也其家勸三篇首則序祖宗相傳世次
積善起家之由次則公愷自述其幹蠱事親繼承
之緒訓示後人則以繩祖武趾前徽敦孝悌興禮
讓為事是乃飭子孫脩身謹行者所當然也其於勤
稼穡供貢賦務忠厚慎取予是又飭子孫力農報
本存心節物者所當然也以至冠婚有儀畧治喪
有記要祭禮有習目又皆責成人正夫婦謹終追
遠者所當然也無一言而有過分之求無一事而
非當然之則其體驗之深思慮之熟示訓之諄貽
謀之遠於此可見非有得於大易艮止之象

鹿得集 五十四

深於聖賢大學之教其能然乎噫君子哉若人尚
德哉若人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雖然作之者
有其父述之者無其子則亦徒焉耳矣何則昔趙
簡子書訓戒之辭以遺伯魯三年而問之不能舉
其辭求其簡已失之矣其於人賢不肖何如也今
伯諱之昆季乃能寶其先訓守其家法惓惓不忘
如此其賢於人也遠矣為伯諱子若孫者尚聰聰
祖考之彝訓永保而世守之哉
永樂乙酉秋八月朔旦鄱陽劉據直方序

書慮得集後

昌黎韓子曰文書自傳道不仗史筆書余讀昆陵貞固華處士慮得集而重感焉華氏為堆陽鉅族世以尊德樂義相承故處士之立言制行皆切於致知力行之事也曰家勸尊祖以示訓忠厚而惻怛曰祭禮習目酌古以準今有條而不紊曰冠婚儀略尚質而右文豐約而適中曰婦儀之教詳簡而意切曰治喪記要量事以制宜固可以垂世而立教噫若貞固處士者蓋亦得夫知行兼該之要矣豈與世之浮華務外者之所可同日語哉抑韓子之以文自傳者歟其子仲諱伯訓咸敦本而尚

慮得集

卷五

題慮得集卷後

慮得集者貞固處士華公愷所述也華出南齊孝子寶之後世為無錫隆亭古族繼遷堆陽衣冠詩禮之蟬聯孝友節義之昭著奕世相承務積陰德邦之文獻莫或先焉至處士元季兵起間關離離卒能敬承父志克復舊業可謂賢也矣慮後之子孫或困於宴安流於侈靡習於浮薄故述是集以示訓蓋有取於大學慮而後能得之旨夫慮之為言思也孟軻氏亦曰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處士之所以克勵勤苦於擾攘之餘復振厥家於平定之日非慮而後能得能若是乎觀

慮得集

卷五

質為能守其家法者間以是集鏤梓以廣其傳矣其孫思濟復來京師徵言於余竊嘉其體道不惑有明切可傳之實而其子若孫繼繼繩繩之不懈也故不辭而書于卷末以為敦本力行之勸云正統元年龍集丙辰秋九月初吉中憲大夫大理寺右少卿雲間沈察書

其集中所著曰家勸曰祭禮省目曰冠婚儀略曰
治喪記要與凡詩文等篇千言萬語無非欲子孫
之讀書好禮務本安分敦朴貢去浮華推惠愛斟
酌古今自成一家之軌範其愛之深慮之遠而善
於貽謀者何如哉為後人者誠於是而觀前人
之行事究前人之用心思其所以成立者如是之
難所以振復者如是其不易先儉克勤尚志尚德
庶無負於乃翁惓惓之命則華氏之盛蓋未可量
也目其子伯訓求言書以勗之
正統十三年歲在戊辰春三月初吉文林郎知無
錫縣致仕永嘉項伍題

隱得集 五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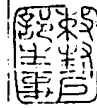
題華處士慮得集後

大江以南所以西數郡間多富家太抵耻儉而喜
奢崇末而忘本以是不旋踵衰落者亦不少獨聞
無錫有華氏者敦本尚儉不過為浮靡事故久而
孫盛鄉閭莫之或先焉余竊怪其能違俗而未知
其由也此其華之珍守正甫求京師間以其曾大
父貞固先生所為慮得集示余余觀之既乃知其
家訓有自來矣貽謀之良繼承之善皆可重哉於
戲使其子若孫能遵守而勿失雖百世其昌宜也
成化七年辛卯歲春二月戊申

賜進士翰林侍

讀安成彭華平識

嘉靖壬辰裔孫從智重刊



隱得集

五十八

慮得集四卷附錄二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元華悰韓撰悰韓字公愷自號貞固處士無錫人

入明之後不仕而終是編乃其貽訓子孫之書一

曰家勸二曰祭禮習目三曰冠婚儀畧四曰治喪

紀要又輯其詩文雜著爲二卷附錄於後其曰慮

得集者取千慮一得之義也後其八世孫繼祥校

刊卷首增以趙友同所作貞固處士傳一首陳鎰

所作墓表一首

筆疇二卷

〔明〕王達撰

上海圖書館藏明萬曆榮壽堂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筆疇二卷》
提要

筆疇序

宋歐陽公嘗曰予讀班固藝文志唐四庫書目見其所列自三代秦漢以來著書之士多者至百餘篇少者亦三四十篇其人不可勝數而散亡磨滅者不一二存焉嗟乎自宋至今著書之士又不知爲幾千百人篇籍之浩繁誠不啻汗牛充棟焉爾而得存於今必可傳於後不至散亡磨滅者其能幾何是非皆筆疇序

其文章之不麗言語之不工也夫固曰虛車之飾輪轅者藝焉而已否則出於山巖屋壁者亦嘗有之而此又何獨強之不行行之而不遠乃爾哉國初王學士達嘗著書曰筆疇其言多主柔伏退遜雖若出於老氏之緒餘然而聖經賢傳良多輔翼時情物態每鍼砭究其文義則固濂洛關閩之流亞實欲附離儒林匪慕優繇文苑蓋庶幾不徒虛飾輪

轅者故當時大夫多諷誦之而印板幾徧天下先君子曰亦以其能近人情爾非確論乎歲癸巳梅巖毛公既取其行世者三十二篇刻之家塾然每以未見全書爲恨屬者潘子歸自京師遷出其所得別刻畀之又爲篇五十有五毛公喜卽嗣刻焉而間欲箕數語以識歲月箕惟曩讀學士所著天游集見是書是附其後釐爲上下二卷凡計之百有七

筆疇序

二

篇今新本尚闕其三一因復爲校讐正舛譌殘蠹通付以重刻而略述已意如右亦以見言之不足恃而著書者無庸徒飾輪轅也學士字達善別號耐軒居士常之無錫人洪武中以明經薦爲縣學訓道改大同府學是書蓋成於當時後遷國子助教永樂初入翰林爲編修未踰年進侍讀學士居四年乃終於官箕見舊刻序文皆不能著其名氏故詳及

焉毛公名淵字彥深梅巖則其自號少保文簡公弟也平生夷雅好文最爲文簡所鍾愛觀於茲刻則其人可知已長白山人太倉陸之箕序

筆疇序 終

筆疇序

筆疇序

昔子貢聖門高弟也問終身行之之要子曰其恕乎蓋恕之一言其旨約其施博其辭簡其理該子貢學將有得始及此語自此以下不一告也近世學者未及聖門所不一告者之賢是以口誦聖言日習聖訓卒無裨于身心其如處已接人何筆疇三十二篇辭雖若繁大旨不外乎恕以恕告人曾不知所措手

筆疇序

四

處持筆疇以相傳誦使人醒心肯首擊節歎賞若有得于聖言所未發者蓋聖人之言遠如天賢人之言近如地味筆疇之言亦世儒發摠素負以告人冀在易知易從爾讀之者不能釋其指趣驗于身心則恕之約無益也筆疇之博亦無益也苟能沉思默會逐一推行由此而折衷于聖所得其可量歟予弟文和嘗授是書于錢塘祝俊民氏俊民不欲私

于已而受梓以廣其傳梓成徵序于予予與俊民從兄爲同榜且聯姻義不可辭故摘其立言之肯綮而爲之序云

賜進士出身奉政大夫修政庶尹南京尚寶司卿前兩京吏兵二部文選職方司郎中姚江立峰孫鑑撰

筆疇序

筆疇序

人生日用間事物之來，不過處已接人二者而已。然人之生也，氣稟不齊，有智者，有愚者，有賢者，有不肖者。嘗觀賢智者，涵養有素，日用之間，處已而已，不屈接物與物無忤，愚不肖者，不至於失色，必至於失人。每欲戒此法，彼竟莫知其所從入之路也。一旦同邑韓君文亮，有滇南少叅之擢，別間談及處已接物

筆疇序

六

之難，因出古人所作筆疇見示，觀其中所言，句句皆切已，條條皆實用，誠處已接人之要道也。所患者，特人信之不篤而已。苟能篤而信之，不但處已接物之間得其道，則雖聖賢之域，亦可馴致矣。故命工鐫梓，與衆共之。智者固不必用此，則夫次於賢智者，若能留意於此，日用之間，未必無助云。

賜進士第奉議大夫清吏司郎中福清林樞撰

筆疇卷上

錫山王 達著

繡水郁嘉慶校

余以鶩蹇之資，遠居塞外，親戚朋友，夔無一人，靜坐荒齋，心口共語，天理人情，殊加有省。假彼墨卿，以抒衷曲，命曰筆疇，用以自戒。

歐公言有山林之文，有館閣之文，山林之文，枯槁道不行著書立言者之所尚也，館閣之文，溫

潤得位於時者之所尚也。然文章者，發於性情者也，不可以矯僞而成也。居館閣而言山林可也，居山林而言館閣不可也。何也？居山林而言館閣，則慕富貴之心重矣；處貧賤而慕富貴，是何志邪？道濟於一時，德孚於上下，而其心不忘乎山林，自非不以富貴動心，澹然無欲者，不能也。惟司馬公輩，可以當之。

富家有一子，愛之不啻金玉也，求二乳母以字

之二乳母因主人之篤愛也亦篤念之子將冠
矣博奕好飲禽色俱荒一乳母曰主人所望者
此子也吾所以食所以衣者此子也盍亦告其
父乎於是以其子之過告之於其父其父曰汝
賤人也烏可以賤而議貴哉怒而逐之一乳母
亦曰主人之所望者此子也吾所以食所以衣
者此子也盍亦戒其子乎於是以其子之過戒
之於其子其子曰汝仰食於我者也烏可仰食

律晴上

二

於我而又彰我之過哉怒而逐之嗚呼使二母
不言邪則不免於徒食之罪使二母言之邪又
不免於見怒而逐然則徒食之罪重怒逐之事
輕食人之祿者寧去此而就彼

天地一陰陽也人身一陰陽也人身之陰陽不
外乎天地之陰陽天地之陰陽亦豈外乎人身
之陰陽哉天地一人身也人身一天地也人身
之動靜天地之動靜也分而言之動自動也靜

自靜也合而言之動根於靜靜由乎動也一呼
一吸之一息也而天行八十餘里人一晝一夜
三萬三千六百餘息天則行九十餘萬里人息
與天行齊四體於是乎順百病於是乎消一有
愆焉始為衆病之所襲矣是故君子貴修身以
俟天也然則天之所以行人之所以息孰從而
宰之曰太極太極陰陽之本也天地之心也動
靜之主也嗚呼善事天者當洗心而密察焉

律晴上

三

群人中喜談禍福假相法占卜以期人之吉凶
者此亦輕妄之一端也夫卦之六十四爻之三
百八十四一卦有一卦之吉凶一爻有一爻之
進退循之則反凶而吉悖之則反吉而凶造化
無窮之妙聖人憂世之心曷其至哉昔郭景純
以占卜鳴世而不免於王敦之禍豈非知卦爻
之吉凶而不知人身循悖之機耶王敦賊臣也
而景純從之可謂不擇其所從矣是卦之使然

歟抑景純之自取歟或曰當元帝永昌改元敦以景純為室記景純亦知敦必為亂亦知已必預禍故不得已而從之為此說者大不然景純之所以精於卜筮者正以趨吉而避凶也何不北走燕南走吳而隱跡或曰人命數之所囿者也景純所以不去者亦自知命數之不可逃也吁是不然南山有飢虎卜曰必不啗人從之遊何如景純之從敦何異與飢虎遊耶不可不嗚呼

筆囁上

四

又安得夫知易者而與之論造化哉其按學士所著復有

書詩二經法當時亦多宗之觀此則又得易之心法也已

性者一理渾然不容一物與天地同其大與日月合其明古今此性也天地此性也聖賢此性也愚不肖此性也古今非此性不能遠天地非此性不能立聖賢非此性不能成愚不肖非此性不能生性也者道之大原與性其性者聖人也反其性者賢人也戕其性者愚不肖也性之

者天也反之者人也戕之者禽獸也人之者雖少天之者尤少禽獸之者曷其夥哉

客有自東勝來者言王昭君之墓之異黃土一堆其勢延袤或朝升而暮降或朝降而暮升隱隱隆隆如浮玉然與造化相為消息兼之茂草瓊芝青苔綠葉雖寒烈之際北霜之久而不見其衰零也予聞而為之嘆曰天下焉有是理焉有是事哉夫當漢元帝時石顯專權弘恭用事

筆囁上

五

小人賊殺大臣而且不知當此之時大權下移銅鉞荆棘此乾坤何等日耶昏庸如元帝於朝廷略不加意而獨以一婦人和親深可笑也設使胡人得昭君而不侵朝廷亦必亂矣雖然昭君遠嫁匈奴而不死於中路及至見腥膻而後亡不亦晚乎生既不烈死安有靈使其墓與造化消息決無此理嗚呼史稱元帝牽制文義優游不斷而於和親一事乃能斷之昭君亦何

苦哉越數日有一儒者自東勝來予詢之果誣也其按前漢書呼韓邪死子雕陶莫皋立焉復林象若鞮單于復妻王昭君生二女觀此又不但一見腥膻而即亡其居穹廬為關氏蓋久矣死而無靈固不足辭但青塚之說其來甚遠意者天故異之以貶漢家之厚邪漢其餘死而國者非止昭君一人惟楚主解憂老得歸漢其餘死而葬其土者未聞有異何獨於昭君而足是邪且後人作為歌詩以觀漢之者不一而足又不知昭君何以獨得此於人邪昭君名嬀昭遂稱焉明妃云

先淡後濃先疎後親先遠後近交朋友之道也

筆晴上
世之人喜於目前而不慮於日後一言稍合殺羔羊具美酒出妻子傾肝膽雖綠竹無以喻其和雖金石無以喻其堅惟恐心之不結頸之不刎情之不通也及乎片言不合一利不均一食不至則怒心斯生各相厭戢凡昔日出妻子者造之為是非之根傾肝膽者畜之為譁詰之本其和且堅者變之為干戈矛盾之相仇矣不亦深可戒哉是故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者

不過以義相合爾吁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濃如醴水雖淡久而味長醴雖濃久而怨起吾聞之古人云其按此篇先評事甘泉叢書錄宋入云

察其言觀其色究其心約交之道也聖人云汎愛衆而親仁汎愛衆固美事也然不親仁則流於曠蕩無節而不知所歸矣今有人焉其言甚甘未足信也必也察其色其色甚和未足信也必也究其心心與色同色與言合此必正直忠

筆晴上
孝之士也與之交則無悔其有欲言不言而藏鈞鉗之機欲笑不笑而含押闔之意此必奸人也由是而知其心矣欲與我交其可哉遠之可也敬之可也交乎心則不可也陽善陰惡古人之所言然陰陽一氣造化也造化一陰陽也豈有惡哉嘗推其意而論之以謂稟夫陽氣之多者其人仁稟夫陰氣之多者其人酷傑紂非不仁也陰氣之多失其仁也大凡

黑風暴雨飛沙拔樹者陰氣之惡者也明星朗
月、和風甘雨陽氣之粹者也雖然陰而為陽陽
而為陰理無定也小人可為君子君子可為小
人理無定也又烏知改過自悛而不至於顏孟
之域哉

昔甯嬴識陽處父之剛以為華而不實怨之所
萃犯而聚怨不可安身信哉斯言也大抵好剛
之人必悻悻悻悻必驕人驕人者難乎免於世

筆晴上

矣天壤間善人少而小人多吾以區區之木而
肆其悻悻之氣小人如之何而容我哉甯嬴可
謂知人矣此處父死於賈季也其按仲尼曰奸
也狂蓋學以明理自無其蔽何為有是故
變化氣質必在乎學處父之死不學之過也
昔臧文仲教季文子曰見有禮於其君者誅之如
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
鷹鷂之逐鳥雀也夫所謂事之固可矣所謂誅
之可乎蓋不忠之人天地神明之所大惡雖未

能誅之而有誅之之理况文子司寇也文仲教
之豈為過哉萬世之下有不忠於君者聞此吾
知其毛髮凜然矣

鄭伯敗楚師於柳箴國人皆喜唯子良憂曰是
國之災也吾死無日矣吁君子小人所見不同
以小人見利於目前君子深憂於後日古人以
小事大禍猶不免况乎以小勝大者奚免於禍
也若子良可謂深憂者矣鄭伯異日牽羊肉袒

筆晴上

乞憐於楚不亦悲乎

客有問於予曰子臥病幾半載一炕之間蕭然
無有也子臥病於炕身不少動氣不少息一語
不發帖然寂然宛然木偶飲食不嘗當斯時也
子何以用其心乎予曰予無所用其心也以謂
天地賦我豈欲予病哉今日之窘且病者有物
使之然也予之不語者恭俟其命也人見予苦
於昭昭之際而不知予心恬於冥冥之中也客

笑曰此子忘有爲之身而信無聲之理宜乎窮且病也

信步行將去隨天分付來此古人之名言也然予嘗改之曰順理行將去隨天分付來如此則理而詞順爲無病矣何則謂之信步則有荒唐不檢之患何所爲而不爲哉彼蒼蒼者非天也天之形氣弛乎人心而不去宰於萬物而不顧此所謂天也求天於蒼蒼者爲甚急忘天於

筆書上

十

方寸者爲甚緩如之何而天應邪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易曰視履考祥其旋元吉福皆自已致之也若曰信步行將去則日用之間無所用其心幾於老佛之學矣其可哉其按此論信步二字之非深有益於心學但愚意欲易順理爲素位蓋天地也所謂存乎人心而不去宰於萬物而不

修德者吾之當然也人不能修德則入於禽獸矣是以高明之士知此理不可不行故動靜必

求於理焉循此理矣寡其過矣脫有患難命也不可以吾之德責報於天天亦何心者邪天若可責顏孟責之矣德有盛於顏孟者哉

小人不知天命窘則慳矣其心必曰爲善未必得福爲惡未必得禍殊不知天數乘除亦必有定但報應有其時爾古人有言曰天定亦能勝人人定亦能勝天雖然自古爲惡未有不報之理不歸其身必歸其子孫其按此即先儒天有記性無急性之說也

筆書上

工

詩曰民今方殆視天夢夢既克有定靡人弗勝申包胥之言蓋出於此然此亦特論其理爾借使吾惡無報則我遂可爲惡而不爲善邪前篇修德者吾之當然不可以吾之德責報於天也此說

體涵諸用用根諸體天地之造化聖人之功業一出乎體用而已易曰顯諸仁用根於體也藏諸用體涵諸用也此體用之學所以爲聖人之學與

君子之學非爲富貴也此心之理不可不明故

也為富貴而學其學必不實其理必不明其德必不成者也富貴之來無心所得不然潛居抱道沒齒無怨

佛氏言苦樂逆順道在其中雖其教不倫至於如此之言則甚有理夫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賤行乎賤素患難行乎患難素夷狄行乎夷狄隨所寓而安者聖賢也何有苦樂逆順之異哉苦樂逆順勢固殊也以我道處之則無不可

筆晴上

五

名者實之表也實者名之本也有其實斯有其名名過其實斯君子之所恥也蓋善人君子之用心寧有其實而無其名不願有其名而無其實何也一時之虛名取之於偶然終身之恥笑貽之於他日矣

東坡謫居瘴鄉惟盡絕欲念為萬全之良藥嗚呼瘴鄉非吾土也風氣既殊水土飲食亦別目之所見者無非惻心者也心之所感者無非動

心者也自非百念灰冷何能不內傷哉欲不可盡絕也惟居瘴鄉患難之中者則可

世人所以不達道者正以浮幻相纏役無了時故也苟能勘破世故則虛名薄利皆足為吾身之害古之人所以適其適而不適人之所適者為已重也

粉白黛綠世人皆以此為樂一死之後亦復以為樂乎世人所以眷戀迷惑者識不破也且如

筆晴上

三

曹瞞看他用心設計非不豪且傑也及其死也叮嚀縫綖以累其心是豈不深可笑哉可謂能用機巧以取天下而不能以機巧絕此累也

此老子世愛必大費之意深有警于世之多欲者至論曹瞞臨終遺令事此正小人之機巧也司馬公嘗曰操身後事有大於操者操不詳盡其意而天下分香賣履家人婢妾無不處置為之是實以天下遺子孫而身享漢臣之名也然則老瞞之機巧非

世間坑害在在有之要人醒醒耳眼一少昧足

一少偏心一少惑則墮落其中安能出哉及其墮也乃悔前日之所為晚矣此君子貴乎知微余平日之過多在好名是以名不成而艱危累及之何也識見之不炯也苟有識見則班馬文章不如顏之簞瓢李杜才思不如原憲之簞簣東坡言百種巧辯均是綺語豈欺我哉豈欺我哉

筆囑上
莊子曰尸居而龍見淵默而雷聲神動而天隨

此言深有理蓋尸居而龍見淵默而雷聲者靜中動也神動而天隨者動中靜也一動一靜互為其根而太極乘乎其中天理之妙何所而不寓哉君子一念之差則與天違矣是以貴慎獨莊子曰憤驕而不可係者其惟人心乎憤驕二字深著人心之險書曰若朽索之馭六馬以六馬喻人心也然馭馬在乎羈勒御心在乎持敬敬者聖人所以成始成終者也

呂希哲退居宿州真揚間靜坐一室日讀易一爻家事一切不問古人用心如此今人不可及也夫爻之吉凶進退存亡之理無所不備凝神靜慮端坐玩之則其樂何如哉

莊子曰名公器也不可多取仁義先王之蘧廬一宿而去所謂公器多取之說於理實當所謂一宿而去則不可也夫仁義根於心天之與我者也人之為人有此具也無此具則非人矣其

筆囑上

王

可一宿而去哉孟子曰仁者人之安宅也義者人之正路也吾儒之言萬全而無弊按此說本為老則學與何過客止其謂公器不可多取乃為采朱子學者或也若夫邪正之謂法真惟年實盜名者所取而莊子所以有是言也學者讀書正以明理為本也理既明則中心有主而天下是非邪正判矣然人品不一亦有理明而不能行者亦有能行而理未炯者要之皆未造其域也理明而能斷不膠於紛紛之議德

修而能斷不奪於功利之私斯爲善矣

書曰必有容德乃大必有忍乃濟君子立心未有不成功於容忍而敗於不容忍也容則能恕人忍則能耐事一毫之拂卽勃然而怒一事之違卽憤然而發是無涵養之力薄福之人也是故大丈夫當容人而不可爲人容當制欲而不可爲欲制觀妻師德丙吉之爲人則氣自平而理自明矣

筆晴上

步

辱之一事最所難忍自古豪傑之士多由此敗也竊意辱之來也察其人如何彼爲小人耶則直在我何怒之有彼爲君子耶則直在彼何怒之有世之人不審辱之所自來一以怒應之此其所以相讐而相害也歟書曰必有忍其乃有濟意正如此

我以厚待人人以薄待我匪薄也我厚之未至也我以禮接人人以虐加我匪虐也我禮之未

至也厚也禮也自我行之薄也虐也由我召之彼何罪耶然則厚矣禮矣彼復薄虐者乃我命也彼何罪耶是故不怨天不尤人庶幾君子乎妬寵而負恃爭妍而取憐此妾婦之道也近世士大夫見權勢之人爭相趨附媚之惟恐後得一美言則喜溢於色稍見抑之則局脊不自安又何異於妾婦之道也夫壽夭窮通天之命也彼固有權勢矣亦不能外於天而壽夭窮通於我也譏譏然以諛之恐恐然以附之亦可愧也夫

筆晴卷上

七

不得於天則怨天不得於人則尤人此古今之同情也殊不知抑揚順逆皆非人力所能爲而皆造物使之然也造物亦非有惡我好我而爲之也彼亦不知我亦不知莫之爲而爲之耳怨於天者不知天怨於人者不知命聖人之所不取也大丈夫胸中灑灑落落如光風霽月任其

自然何有一毫之動心哉

蝸涎不滿殼聊足以自濡升高不知疲竟作粘壁枯東坡此言深可爲知進不知退者之戒夫人事之役役也計謀之敝敝也人皆以人事可致富貴計謀可以致功名殊不知一作一輟有物宰之爲之而成者非其能也命之至也况爲之而不成者多乎造物無言也人不可惑其聽造物無形也人不可瀆其公世之人役役敝

筆時卷上

文

敝於百年之間無頃刻之自安者不亦深可哀耶不足以爲造物撓深足以爲造物笑

以言譏人此學者之大病取禍之大端也夫君子之存心皆天理也天理存則心平而氣和心平而氣和則人有過自能容之矣尚何用言譏哉大抵好以言譏人者必其忤心之重者也惟其忤心之重也所以見人富貴則忌之見人聲名則疾之忌之疾之之心蓄之於平日譏之激

之之言發之於尋常殊不知結怨已深構禍已稔身亡家破不可已矣是故君子貴乎養心焉稠人廣坐之中不可極口議論逞已之長非惟惹妬抑亦傷人豈無有過者在其中耶議論到彼則彼不言而心憾且如對官長而言清則不清者見怒對朋友而言直則不直者見憎彼不自責其將謂吾有意而爲之矣彼或有禍我能免乎惟有簡言語和顏色隨問即答者庶幾可

筆時上

元

耳

君子不可以已之長露人之短天地間長短不齊物之自然也最爾之軀豈能事事而長哉必欲炫已之長露人之短則跬步而成讐矣何也諱莫諱乎已之短樂莫樂於人之掩其短彼既揚我短矣不憾者千百人一人耳然則言人之短者可謂之種禍

人之病在乎好談其所長長於功名者動輒誇

功名長於文章者動輒誇文章長於游歷者動輒誇其所見山川之勝長於刑名者動輒誇其讞獄之情此皆露其所長而不能養其所長者也惟智者不言其所長故能保其長

張九齡以功名忠義奮振一時可謂君子矣然或者謂其處士大夫之有辜者必致窮絕之地以故一念不仁所以無嗣人心之不可不仁如此哉夫好生惡死人之常情趨利避害世之常

筆疇卷上

態置一物於必窮之_地君子不爲也况作好惡於其間耶九齡盛德之士也一念之差猶不免於絕嗣丁謂盧多遜之輩當何如耶

寶器珍玩不可示之於權勢之人古琴名畫不可夸之於貪污之士一經其目則動其心既動其心必索之於我矣有識畏禍者與之可也不然尤物生禍其能逃哉漢晉唐宋以來如此者衆矣可不懼耶不然誅而薦賄無及矣

禍莫大於多貪富莫富於知足欲心勝則徇物徇物則身輕而物重矣物重則瞀然無窮不喪其身不止矣是故聖人所以爲聖人者以其無欲也由其無欲故視天下爲一家一身猶衆人安於所寓不以貧賤異其心不以出處異其事淡然曠然而已爾彼徇物者由不知足之故也苟知足則心安心安則事少事少則家道和家道和則人無不和矣故曰富於知足

筆疇卷上

三

君子於小人未嘗不識其形狀也但君子容之而不與較耳校人之欺子產醫者之欺晦翁君子寧肯先起心而測之哉彼小人以爲君子可欺也恣其所爲昧其本心而自以爲得訖殊不知君子視之發爲一咲而已是故蓄鏡待物者君子之用心持鏡索照者非君子之用心也言之非難處之爲難士大夫安居之時見人憂患害則曰是何足以爲吾之憂見人恤貧賤則

曰是何足以爲吾之恤及其親履其事則色喪
膽落張張遑遑莫之措矣殊不知張張遑遑者
徒自苦耳造化已定之矣善乎康節之言曰能
言未是真君子善處方爲大丈夫君子之生濁
世誠不可不思所以善處

君子之處世不可有輕人之心亦不可有上人
之心懷輕人之心者類乎薄挾上人之心者類
乎狂何也貴乎平而不貴乎素有輕人上人之

筆疇卷上

三

心則客氣常在而心無頃刻之樂矣世之文士
見愚人得富貴則不惟顏色輕之而心實輕之
見君子得聲名則不特念慮妬之而動靜亦妬
之是大可嘆也天之生物物不能齊吾當平心
酬酢於賢愚之間可也彼徒有輕人之心而造
物者竊笑之彼徒有上人之心而學問日損之
又曷若虛已接物以爲進德修業之基耶
世事不可執一而觀要隨時詳審可也彼貴則

此賤彼賤則此貴循環往來恒無定勢然古人
言富貴者倘來之物也殊不知貧賤者亦倘來
之物也其來也不可禦其去也不可止往往係
於冥冥之中而非人力之所能及世之人憂貧
賤如狼虎慕富貴如芻豢曲計巧心務要去此
而留彼噫遑遑汲汲是徒然耳殊不知造物者笑
大凡君子之生於世也不可有過言過言非吉
道也何也其瑕易露也吾有么麼之清動輒以

筆疇卷上

三

包拯清之夸人吾有么麼之德動輒以顏子之德
矜已一有微瑕則衆人指而責之矣殊不知清
者已之職分所當爲德者天性之所當率豈可
以此而驕人哉往往清者爲人所污德者爲人
所敗職此之由也

筆疇上卷 終

筆疇卷下

錫山王 達著

繡水郁嘉慶校

聖人道濟天下未嘗有忘蒼生之心然亦未嘗必何也時命在天非聖人所能必也世之學者動輒以聖人自喻不擇時之隆汙殊不知聖人之才無可不可酬酢萬變如造化之於四時或陽而陽或雨而雨過化存神非人可測區區小筆疇下

本假聖人以藉口者能如是邪吁志大才短此陳蕃竇武之所以敗也

亂不生於亂而根於治治不生於治而根於亂自古以來勢之必然也君子常於平治之時而察乎致亂之機常於紊亂之日而詳乎平治之原一安一危相為倚伏善治天下者敢以治者為治其按陸宣公云臣聞理或生亂亂或資理有以無難而失守有以多難而與邦个生亂失守之事則既往不可復追矣其資理與邦之業在陛下克勵而謹修之而已斯言可謂劃

切痛快惜乎德宗庸惑不能用也

理者坦途也人人可行世之人好於奸譎而巧詐百出欲求富貴而反貧賤欲求進步而反卻行其故何哉曲折崎嶇徒費其力卒有天為之主也

古人云以色事他人能得幾時好蓋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色能取媚於一時不能不受辱於日後衛靈公彌子瑕是矣

筆疇下

三代之上易為方何也道之一也漢唐以下難為功也岐之多也道之一則人心歸岐之多則人心離此賢才之所以難得也

才位時命自古以來兼得者鮮矣以聖人論之伊尹兼得者也孔子偏得者也在此不在彼達不達不足論矣易曰藏器於身待時而動抑非伊尹與遜世不見是而無悶抑非孔子與聖人出非為已隱非為人

巧言易入人之耳似德而非德故聖人曰亂德
小不忍易逞已之怒似勇而非勇故聖人曰亂
大謀苟能以理聽言則心有主以道窒念則心
自清是故大學之教必先事乎格物致知焉
責人之孝必當思已之孝責人之忠必當思已
之忠世之好為人師者動輒責人而忘自責彼
其受責者未嘗不潛悔而竊笑之此嘉言善行
所以難入乎人心良師善友所以難勸乎人也
筆疇下

三

人之習氣最難變至老成之後此心未且且如
自小好文章雖遭挫折頓困不過一時懲創爾
至於坐中有人論文則又喜形於色喙囁囁而
動矣且如自小好博奕今雖行高志立矣有人
博奕亦未嘗不莞然微笑其故何也習氣故也
是故君子當力制其心而明於理焉

士風爲國之本廉恥爲士風之本廉恥興則士
風盛士風盛則風俗和可知矣爲政者孰不知

士風之重而廉恥不修是無源之水無根之木
不可不哉

古人云有言有道無道接輿所以行歌有無時

箕子所以佯狂箕子按素宏三國名臣贊序云有

君實生所以相類道無所孟子所以咨嗟有時無

也士之生世孰不欲踴躍於功名哉顧時運之

不偶不得已與草木爲侶爾長笑清風高臥深

谷豈其本心邪爲義又民乃始踴躍好知爭歸

筆疇下

四

於利不可止也踴躍計以竟也又踴也漢書馬

成奔蹏而致千里蹏蹏也又黃公紹謂會蹏蹏文凡以

企同說文蹏蹏也又黃公紹謂會蹏蹏文凡以

用心力有爲之貌乃引莊子云蹏蹏爲義恐非

蓋莊子本不文蹏蹏爲仁謂蹏蹏爲樂

摘鮮爲禮不應此獨爲蹏蹏字也

人之精神心術與天地相爲流通三代之時天

地位萬物育者人心與天心同也夫知者何也
理而已人各循其理而不苟則心自正心既正
則家正家既正則國正國正則天下正矣天下
正則天地正天地正則萬物正合天下於大順

攝萬心爲一心四靈於是乎至矣

古人之學於行相符今人之學行分爲兩途古人多識前言往行以蓄其德今人多識前言往行以資此風俗之所以漓人心所以不仁也與

高城深池不足恃也長劒利戟不足倚也弘庫高廩不足數也禮義廉恥金城湯池也金其城也所以保其所有湯其池也所以畜其所存然

筆疇下

則禮義廉恥豈可須臾而亡哉爲士者廢禮義而營資產去廉恥而務貪汙所得甚少所損甚多不亦愚且冥邪

小人之量如鍼眼不能容物心如棘刺常思害人身如屋茅見事風生君子遇之一以禮待之一以默包之可也遠之可也避之可也

悔吝二字人筮之者皆以爲憂殊不知悔吝有功於人也大矣何則悔則痛懲其將然之過人

能痛懲其過何灾不可禳何患不可避吝則圖

救其平日之過人能圖救其過何吉何凶不可

轉凶惟其悔而不知悔吝而不知救吾末如之

何也已先儒云悔自凶而趨吉吝自吉而向凶

趨吉二字可謂將至其域聖人用力之時也此論深有益於讀易者

此論深有益於讀易者

黃太史有云萬言萬中不如一默默之於人大

有益也易曰易其心而後言凡言語不可不先

筆疇下

察其理而後出也然則又豈止於一默而已哉

黃太史又云難以口舌辨水清石自見大凡與

人議論不可執於已見亦不可徇於彼見一以

理定之可也其或彼言之是邪我則從其是其

或彼言之非邪吾則恕其非切不可怒形於顏

色口舌之間也世之鋒刃仇敵皆由於無兩容

之氣也王介甫所以終身無憾於明道先生也

與

心者一身之主宰萬事之本根人之所以爲人
以心爲之主也世之人往往以有身之故口之
耽於味目之炫於色鼻之蔽於臭耳之淫於聲
者衆矣殊不知命有貴賤分有高下敝敝焉求
之不得而反隕其身也記曰心以體全亦以體
傷此之謂與

老子云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
百姓爲芻狗釋之者曰芻狗者用則貴之已則

筆疇下

七

賤之也予嘗以爲不然夫天地以生物之心爲
心苟有芻狗萬物之心則天地無生物之心矣
聖人以濟物之心爲心苟有芻狗百姓之心則
聖人無濟物之心矣其可哉蓋曰天地若不仁
則以萬物爲芻狗矣見其生生之机無已也蓋
曰聖人若不仁則以百姓爲芻狗矣見其肫肫
之心無已也如此解之豈不辭從而理順邪其按
此龍溪前人所未
及最殘錄亦未入

世儒論聖人無不可爲之時理固然也夫以聖
人之才論之誠如世儒之論然使人君任之不
專信之不篤聽之不納則亦徒然爾雖有才將
何爲哉所謂無不可爲之時者必若伊尹之與
成湯太公之與文王始可哉其按世儒論聖
時亦謂其才足以濟變道足以興衰雖極難之
時無不可爲兩故朱子謂仲尼當衰周之時便
得權柄在手則兵隨印轉將逐符行蓋亦未嘗
不欲任用之專且切也可仕則仕不可則止聖
人不能違時又豈
嘗強之以必爲哉

筆疇下

八

大凡見王公貴人當誠心以奉之至於言語之
際不可發凶惡之論蓋富貴之人喜於康寧厭
於刑戮故也吉人之言非徒不諛於人亦不傷
於人也然和氣之充溢薰然粹然言語之有文
庶幾君子矣彼誕諤凶禍使人毛髮之凜然肆
議刀鋸使人襟抱之不懌豈吉人也哉豈吉人
也哉易曰吉人之辭寡信矣

路逢一野人言曰道人言將軍令歸至齋中自

思曰言者是非之機榮辱之兆常人猶不可易况道人乎道人者理之窟也一言不謹則誤於人矣令者死之樞樞勝敗之原一令不當則之敗亡之禍矣是故言係乎人之趨向令係乎國之存亡二者皆不可不謹也

昔齊之盧蒲嫫惡子尾子雅之為人怒曰二子禽獸也吾寢處之矣二子聞之放之於莒齊景公田莒盧蒲嫫見而泣曰余髮種種無能為矣

筆疇下

凡

公曰諾吾告二子歸而告諸二子二子曰彼髮雖短而心甚長其或寢處我矣又放之於北燕嗚呼輕言召甌盧蒲嫫之謂乎易曰言行者君子之樞機不可不慎此之謂也

傳齊州韓劉莊公曰然二子之於禽獸臣食其肉而寢處其皮矣二子謂處韓劉莊公言其小

大抵與奸邪之人言論當以忠君奉父平坦可行者言之慎毋以古今權謀智計啓其不正之

心自古奸邪之人竊取乎史書者衆矣史以垂興亡鑒得失奸邪之人乃用之以資其小人之才焉吁此邵康節所以識章惇與

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順者一而逆者三子思以順易處而逆難居也故多其逆而少其順使人淬勵以自修焉古之人以心會景以理馭世反其逆以爲順者政以其識量之高也故曰

筆疇下

十

無入而不自得

士君子不可無憂國之心不可有憂國之言言發於外則人以爲謗矣不可無濟物之志不可有濟物之名名敷於外則求之者衆矣人以爲謗既必及已雖曰有憂國之心無所控訴矣求之者衆怨必及身雖曰有濟物之志無所解紛矣是故君子貴寶言焉

昔倪寬敏於文而啞於言至於人君游心帝王

之術之語可爲千萬世治天下者之要史官言

其通世務明習文法然則政事豈在夫多言哉

朱朴自言得爲宰相月餘可致太平後同平章

事庸鄙迂僻而無他長制出中外爲之發譏然

則大言豈有益於政事哉其按貪冒無恥不自

人此鄭索累議不獲數月致仕者先

儒所以詩其自知之明爲人所難也

人之爲人貴乎涉世不涉世則智不明人見世

之小人肥馬輕裘鼎俎而食以爲有福人也而

筆噤下

不知蠹政戕仁欺天害理於幽暗之中者不少

夫稔惡於冥冥之中享祿於昭昭之地得罪於

天地鬼神而懵然不知者非福也禍也是故惟

涉世之君子則不以崇高富貴爲樂而常以蠹

政戕仁爲畏

詩曰徂徠之松新甫之栢是斷是度是尋是尺

夫總而言之皆松栢也然有可斷者焉有可度

者焉有可尋者焉有可尺者焉而使之各稱其

材者則工師之心而已是故宰相之用人何異

於是量力而任之度才而處之世無遺才矣若

夫浮華輕薄之子大言不慚之人任以爲治非

惟爲其人之災抑亦爲國家之災其按梅子肩

天下者之道視

李邕文名天下盧藏用曰邕如千將莫邪難與

爭鋒但虞傷缺爾夫李泰和之文章書翰固足

以過人然用之不已乃嬰林甫之禍盧之爲人

筆噤下

固不足取但其所言適中泰和之病豈非剛則

折銳則挫乎夫用壯固不可矣而又處壯安得

而不觸藩哉然則剛強之事有道者戒之

世人見人文章之工麗者輒稱曰有才學不知

才自才學自學也才者天之所賦學者己之所

積格物致知以明其理嘉言善行以存諸心古

今事變以究其道此學也施之於文章達之於

經濟則才矣有才無學猶巧匠能構室而無斧

斤。有學無才。猶篙師便水性而無舟楫才也。學也。此所以相資而爲用乎。

屠牛坦一朝解九牛。而刀可以剝毛庖丁爲庖十九年。而刀如新銅其故何也。理存於心妙應於手心手相忘而會以神也。大凡可以言傳者迹也不可以言傳者妙也。夫一藝猶有妙况君子於道乎。道在天地間無所而不寓是故知道者無理而不明。明理者無地而不樂。

筆疇下

主

群沙穢明珠。衆草凌孤芳。此詩人不平之意也。然不爲明珠則已。既爲明珠群沙豈能穢哉。不爲孤芳則已。既爲孤芳衆草豈能凌哉。士君子目擊道存無所不樂。小人能掩其德而不能掩其心能抑其身而不能抑其道。

學道無蚤暮。進德無先後。道德在已而不在人。在心而不在時。何蚤晚先後之爲異哉。一日失之則一日淪於禽獸。一日得之則一日肩於聖。

賢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正以道德爲貴也。不獨以其爲貴也。蓋不可不學不可不進也。劉向謂老而學者如秉燭夜行。非也。何也。秉燭夜

行。子白曰。豈不愈於惛然無聞而其心

爲禽獸者邪。其按劉向之學者。故詞章之學也。道德詎以老勿而異。楚辭左史倚相曰。昔衛武公年數九十矣。猶箴儆於國。以自儆。以下至於師長。上荷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以公

格於朝夕。以交戒我。於是作懿戒。使人日誦於其側。以自儆。故沒稱爲庸聖。然則老豈可以不學哉。

筆疇下

古

卻昭子其富半公室。其家半三宰。厥後身尸於朝。宗滅於絳。何邪。不能處富貴也。夫違謙越禮而欲長保其富貴得乎。周公以王室至親居冢宰之位。至富貴也。而不害於聖人。豈非能處富貴者不以富貴而怵其心哉。君子未嘗有心於富貴也。愈富貴而德愈修。愈尊崇而德愈執。非保其富貴尊崇也。知富尊崇爲無情之物。易爲孽也。古人有言。人主恩私何由可保。萬一披猖

求退無地嗚呼可畏也已可悲也已

魂交而神變氣息而形閉故夢生焉夢者非自
外致也日之所為也日之所為有善惡夜之所
夢有吉凶盜跖不夢堯堯豈夢盜跖哉是故君
子寃察乎夜之所夢致力乎日之所為使日之
所為善則夜之所夢善矣有一不善則日之所
為猶未盡也然則夢者所以驗吾善惡之進退
者乎陰陽之氣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
筆疇下
日正夢二曰噩夢三曰思夢四曰寢夢五曰喜
夢六曰懼夢故朱子曰人之精神與天地相為
流通晝之所為夜之所夢其善惡吉凶各
以類至今觀此篇之論深得存省之要
桎梏刀鋸凶器也見之無不慘焉性命道德善
物也見之無不慕焉夫人既知此矣而往往於
於利欲之間使心焦而氣憊神憂而志戚者甚
於桎梏刀鋸也甚於桎梏刀鋸而不知避是取
凶器而自戕也夫取凶器自戕雖嬰孩亦不肯
為何丈夫自棄若此哉愚之甚矣聖人所以窮

不戚達不欣福不淫禍不亂者性命道德之在
已乎

靈芝瑞菌不生於四衝之達麒麟鸞鷟不產於
亂離之世反是則必以為惟矣豈徒以為惟哉
生不獲保其全矣是故君子處於群邪之間群
邪亦必以為惟矣豈徒以為惟哉殆將忌之矣
排陷而損斥之矣嗟乎君子與群邪並生於世
其不相容也如此則為君子者其可不慎邪其
筆疇下

可不遠邪

純一不已天道也終日軋軋人道也以人事天
天即人矣是故天道流行而不息故萬物生人
心純一而不襍故萬事順天有生生不已之德
人有生生不已之理同謂之仁有一毫之間不
謂之天道有一念之襍別不謂之仁道嗚呼此
君子所以貴於慎獨也與
在天為天命在人為天性理一也在天為陰陽

在人爲形體氣一也合理與氣於是乎有心焉故曰虛靈知覺虛則見天理之湛然者爲甚明靈則見天理之流行者爲甚妙靈則虛虛則靈知覺於是乎生焉然行其所當行者則知覺原夫理知覺原夫理人心卽道心矣行所不當行者則知覺陷於氣知覺陷於氣人心遺道心矣故理一而氣二道心同而人心異然則學者其可不盡夫精一之功哉

筆疇下

二

人有以事來謀者必察其謀之是非其是邪以理告之其非邪亦以理告之嚴君平賣卜子告之以孝臣告之以忠可也設或十人同坐有人以事謀之則不可先發喙何也先發喙則爲謀府矣謀府古人所戒也其按謀府言爲謀之所聚也莊子無爲謀府與左氏傳言不爲昔陽城盡疏裴延齡過惡欲密論之以季繁爲故人之子且其家教之有素也使之繕寫繁得

其情徑告延齡及城疏入而延齡一一解之德宗遂以爲妄而不之省嗚呼人心難測有如是乎君子取交其可易乎誠不可不深思而精擇也

富貴不祥之器也古之君子不得已受之是以兢兢以守之業業以保之者非畏富貴之去也懼既患隨之也今之人驟得富貴則遽易其志慮熒惑其心身無所不爲矣殊不知高明之家

筆疇下

末

鬼勘其室焉能保其富貴哉此陳嬰之母所以賢哉其按勘當作瞰楊雄解朝高明之家鬼瞰其室蓋俯視曰瞰高明即書洪範無鬼瞰而畏高明蔡傳云有位之尊顯者也易曰鬼神禍福而福謙故云鬼瞰其室也慾心重者雖處富貴之地未嘗須臾之不憂也何也位高者多無子則爲無子累其心矣才高者多無位則爲無位累其心矣天地間萬物之不齊彼屈此伸彼有此無自然之理必求全其心之慾則弊弊乎百歲之間無須臾之不憂矣

處事不可撓撓亦不可孜孜孜孜則罷軟無立
撓撓則麤硬惹禍和易其身心謙恭其言語近
恕而行則人無怨而躬全矣

大凡不仁之人不可與遊何也不仁之人其心
不常悅悅則把袂連袂傾心覆膽怒則持戈執
戟怒氣相嘉矣夫與之遊尚不可况欲與之謀
大事決大疑哉東坡言人心不可縱放閑散既
久毛髮許事便自不堪誠哉是言也予平日之

筆疇卷下

九

病正坐於此自小以讀書爲業除把筆攻文外
世事茫然不知纔有毛髮事則蹙蹙不自寧矣
蓋懶惰之害也如此陶侃豪傑士也朝運百甕
於齋外暮運百甕於齋內豈無所用其心哉正
以人心一懶則百骸俱怠百骸俱怠則心目荒
而萬事廢矣

聖人不言命而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何也蓋
命者死生壽夭貧富貴賤之命也世人不知此

則百計用心於其間殊不知百計用心者徒然
耳命既如此則當寧心以待之不可趨避也聖
人慮世人徒費其心故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
非聖人自言命也

險人之前不可語人之陰私奸人之前不可論
人之機巧我一時言之彼一時聽之言之者固
不爲難彼聽之者蓄之於心而不忘矣險者資
其陰私以爲計本奸者用其機巧以爲利基豈

筆疇卷下

十

不損物害理之甚哉吾雖不曾損物害理亦猶
抱薪資火障水資潮焚人之宅役人之田者矣
吁此仁者之所深戒乎

大言不慚此學者之大病夫人雖至愚是非之
心則皆有之或乘憤以愠人或因喜而誇衆殊
不知人雖無言而默咲於胷中矣

蘇武牧抵北海上其節凜然固不可及矣然取
胡婦生子抑又何也殊不知匈奴難之者無所

不至苦之者無所不周取婦生子一以安匈奴
一以全性命歸漢也不然身死其地骨瘞虜庭
豈不辱哉東坡謂色慾之心雖蘇武不免不知
武矣一婦奚足以污其清風勁節耶

君子立身其大要在乎懲忿窒慾慾如火不遏
則燎于原矣慾如水不遏則洚洞滔天矣何家
國之不廢何災禍之不致哉惟其慾故心清而
志安惟其窒故氣暢而神安

筆晴卷下

三

貴人之前莫言窮彼將謂我求其薦矣富人之
前莫言貧彼將謂我求其濟矣是以群衆之中
淡然漠然付之謹默可也窮也貧也皆命也非
告人而可脫者也或有不得於心寄言咏歌之
間陶寫性靈而已

人家禍患皆自多事生來夫見位高金多者未
嘗不願與之交也見勢崇權重者未嘗不願與
之接也而不知一交一接之間禍患由此而基

焉善於保安者盡以清靜省事爲本窮通有命
徒事紛紛夫何益哉

士君子不可不大其冒祿不大其祿則一日之
內一歲之間役役闖捷於聲利之場如之何而
能樂哉蓋以有限之身混於無窮之欲得之於
此失之於彼強欲兩全其欲則慘然有不如意
之憂矣望望焉求之不得僕僕焉購之無方愈
憂而愈苦莫之能釋也是故以六合爲一己以

筆晴卷下

三

抔冶爲一陶者則無往而不樂

客有問於予曰處順境易處逆境難信乎予曰
兩者俱難惟智者處之則無難也順境者人易
縱之時也縱之不已則天奪其魄故曰小人福
薄福過禍生逆境者動而有悔之時也悔之痛
切則天祐之故曰吊者在門慶者在閭是故處
順境而知懼遇逆境而知憂則禍患不能及焉
上士達無憂下士亦無憂憂之所鍾正在中人

平

恕之一字固爲求仁之要量之一字又爲行恕之要未有能恕而無量者也亦未有有量而無恕者也是故恕雖當勉量亦當學有杯孟之量有池沼之量有江海之量有天地之量天地之量聖人也江海之量賢人也池沼之量中人也杯孟之量則小人也易喜易怒者小人也易與易奪者小人也未滿而先盈者小人也未富而

筆疇卷下

三

先富者小人也中人則有寬有狹賢人則多寬而少狹至於聖人則萬物不能撓其志與日月同其明與鬼神合其德蕩蕩熙熙無所不容矣然則學量之功何先曰窮理窮理則明明則寬寬則恕恕則仁矣

老氏動輒要絕嗜欲男女飲食豈可絕耶但不以彼累心節之而已孟子曰其爲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謂之寡則可謂之絕則未可

右筆疇三十二篇是先正番世諭俗砥庸鑒矚切要語也先君子嘗有味乎其言欲梓行未果每以散言弗傳爲憾予於丁卯冬自都下歸省道過清源適晤姍丈孫太史正峰先生授是編啟而讀之鑒鑒乎大有補于名教可以省心克己可以御衆罔物誠斯世之準繩剛範也重有感于先君之志爰校而梓之榮壽堂期與達者共勉旃而策勵焉夫

筆疇卷下

三

不信大易之番戒孔昭自暴難言孟子

誨甚懇讀是編者尚毋忽于布帛菽粟之誨以自諱夫膏肓腠理之疾庶逆耳之論與苦口之劑其功並足多云後學祝章俊民謹識



筆疇二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明王達撰達字達善號耐軒居士無錫人洪武中
以明經薦爲縣學訓導改大同府學後遷國子助
教永樂初擢編修官至侍讀學士是書多抑鬱憤
世之談前有題詞稱遠居塞外蓋官大同時作也
又有太倉陸之箕序稱是書本載達所著天遊集
中凡百有七篇王澄之弟淵先刊其三十二篇續
又得五十二篇刊之尚缺其三分之一之箕復爲校
補成完書付淵全刊焉各條之下間附之箕案語
亦罕所考正

黎子雜釋一卷

〔明〕黎久撰

涵芬樓影印明隆慶刻百陵學山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黎子雜釋

一卷《提要》

黎子雜釋一卷

未齋黎久之大

東西南北客宦遊百粵問其地有草結實如小毬俗名顛茄服之則心狂顛倒惑亂叫嘯騰舞竟日不能自止若為鬼物所憑者或恠而問曰人心至妙應物無迹非若氣之可操也彼物之為毒以氣亂氣則有矣胡為能亂人之心哉曰程子有言理即氣也孟子曰氣壹則動志而岐黃氏論醫亦以客氣通乎心元觀夫眊眩之法可見然天下治心之藥衆矣若雀之止妬萱之忘憂昌陽遠志之通靈屈軼解多之去邪葵苓砂朮之延壽吾未見效而飲鴆嗜酒鮮不醉而學山——黎子雜釋一卷——李龍

死者又可見求福之難而取敗之易而惑人心喪人軀尤有甚於物者聲色是也

河漢之出沒潮汐之消長先儒已有辨論至以嘆日生光擊石出火比虹蜺雷電亦詳且覈矣然虹蜺或能盜酒雷霆或能書字何也神迹鬼工可盡誣哉曰至妙者化工也大而為天地小而為人物微而為鬼神一氣流通聚散存亡幽顯久近萬不能齊故曰能眩目月能傷耳草能指佞蟲能書葉矧雷霆之與虹蜺哉

今有人號於人曰吾能煉銅為銀點石為金信乎曰

萬物之生待人而成按理者真倖常則偽以偽亂真巧詐者能之夫金銀銅鐵均出土石品類甚近也故硫黃可以乾汞水銀可以化錫德化之水可以煮鐵爲銅以至石膽空青黃白變化吾固未之能試狀類而推之安有巧爲是者

以器聚寶而行子母之錢亦足信乎曰物以氣成氣以類應故真夫遂于日中而火出陳方諸於月中而水生銅山崩而洪鐘自鳴神劍藏而龍光不掩而金石之品或陰極而飛或逢陽而起磁石可以引針琥珀可以拾芥雉羽可以候雨鵲尾可以占風膠之可

學山

黎子雜釋卷

二

號

以投漆皆明驗也或曰天堂無則已有則君子登地獄無則已有則小人入至哉之言也然盈天地間一氣耳必有宰之者矣氣聚則形生心乃氣之靈者也氣散則身死而其靈亦散矣而有不散者焉此所以爲鬼神猶夢寐也蓋方聚之時如水之爲冰既散之際如水之爲水而再生之世如水復爲冰循環往返無有窮既也若覩之記井祐之識環戴文之爲牛牛五之爲犬姑置勿論邇者肝城某甲爲吏被梟其友夢之而生女脊之兩旁有血點相對後靈山有羽人老姥鄰煩夢之而

生男頂有白髮數莖可識而人形聲類爲獸者往往有之豈身異性存之說果有足信而天道好還之意端不可測哉曰天地之氣往者有盡來者無窮非往而來來而往也死者既消而生者不息非死而生生而死也譬之於水生於崑崙而消於歸墟消而復生非由歸墟而還於崑崙也若謂如水之與冰則有冰消而水隨消水生而冰復凝者矣豈千秋萬歲左來右去只是此冰此水之變化哉夫夢時魂未離形固未可與死例論而不散之氣或偶然轉着生氣而再生朱子嘗有其言又謂人有身生猪毛而睡作猪吼

學山

黎子雜釋卷

三

號

者爲稟得猪氣則可推而知矣矧覩之與枯安知其不爲李氏之鬼所憑而爲犬爲牛之說豈覈於書之武成哉夫習佛教者必先欲絕倫理違禮法與一切衆生萬物平等無別而卒至超天地空萬劫不死不生無着自在奈何又可生天爲人也邪

或曰鬼神可役吉凶可卜禍福可求乎曰二氣含靈百物皆精變化恍惚倏有形忽有聲者鬼神也神之與人物之與事一氣所關而萬物之生惟神最靈靈至神通此鬼神可役而吉凶可卜也且終歸知往猩猩知來矧人乎故大而呼雷召雨撒風起霧降龍吼

虎凌空馭鶴小而圓光附魄懸箕降筆捕蛇却鼠魘魅誣蟲雖非正道而往往有微驗者間記嘗與于姓者會于客次自言常見騎而逐之者稍近輒無及居京鄰有翁媼者言時有人在其耳內與語而視之不見索之不得又見南城有村氓查氏非能候氣觀星談命說相識緯卜筮推理明數而言人家幽明先後之事甚悉其意蓋可察矣然禍福皆定於天吉凶或召於已雖大智不能逃惟學問之至德行之尊自然先天弗違足以通神明贊化育而異夫彼也

學山

——黎子維釋卷

四

——李號

徹金石功足以震興萬物殛除兇惡而往往肆其怒於木石而遺夫梟獍之類何歟吁天地之化莫齊也天地之量莫測也其生不能皆善則於物無所不容其動未必有心故妙用自不容議玄哉而木石遭擊梟獍獲免者蓋亦未忍加怒於血氣之類而著其神力於無知之物猶耀武示刑而弗果於用使之有儆知戒而已此天地之所以爲天地也然爲下民者不可忽焉

黎近旣放授徒都市有工近體諸詩而欲兼夫舉子時文者有棄時文舉業而從事于近體諸詩辭者第

宿習旣異所長不倫若楚人之子之於齊語曷乎不能變而通也因誨之曰經義之破題卽律詩之起句也承題卽其第二句也小大講卽中二聯也結題卽末二句也而曰論曰策又非長短歌行與夫一唱而一和者歟若等試推類以求之何患不能兼通而所得必有在乎近體詩辭舉子時文之外者矣於是數子恍然若有所悟曰謨範中有韻者皆文而詩雅頌中無韻者皆詩之文邪先儒謂李杜以詩爲文韓氏以文爲詩信矣

學山

——黎子維釋卷

五

——李號

客曰漢唐諸儒之文盛矣而學有未精宋元諸儒之學至矣而文有未工吾將學宋元之學而文漢唐之文何如予曰子病漢唐之學爲未精邪其言禮樂積德百年而後興者誰也其言道之大原出於天者誰也其的見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之傳者又誰也子病宋元諸儒之文爲未工邪其著太極通書東西二銘者誰也其著易春秋序頤子好學論者誰也其歷論朱子規矩平韓柳歐曾而律呂於陶謝陳李者又誰也吾患之不能精其精而精其所不精不能工其工而工其不必工耳如是而求精且工可乎

黎子卷止

黎子雜釋一卷

浙江鄭大節家藏本

明黎久之撰久之字永齋臨川人官高要縣知縣書中有永樂宣德年號則宣宗後人也其書雜舉奇幻之事推求其理詞極辨博而大旨仍歸於神怪如鍊銅爲銀點石成金以及器之能聚寶者皆以爲有理可推其言頗謬末綴論文二條一謂詩卽文文卽詩杜詩卽其文韓文卽其詩一掇魯兩生禮樂百年後興語董仲舒道之大原出於天語韓愈堯以是傳之舜數語爲漢唐人精於講學之證舉太極圖說通書東西銘等數篇爲宋元人工於文章之證皆務反舊說未爲確論

祝子罪知錄十卷

〔明〕祝允明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祝子罪知

七卷》提要

祝子罪知錄序

王子曰是非之變若縈絲然有一人之
是非有一事之是非有片言可折之
是非有千古不決之是非後之君子
其奈何存其迹而已矣曷為存
有案矣曰有斷矣則未知

是而非也與其所以取是非
者的然而無萬一訛也信傳信疑傳
疑一人不以一事蒙一事不以一人廢
開眼界于片言窺齒餘于千古好
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義殆庶幾焉若
曰同不足以標勝姑以異為奇其亦

然其不然倒道而言君子弗言也要
使東儲之儒顧影自思善雖小而務
聚慝雖細而必捐則君子表微之功於
斯為大或曰尚父戰華土而周公咎
之顏回攫釜而孔子疑聖哲相信之
素目擊之事而猶爾又况其終

三才錄序

如者乎安用存雖然天下而無是非
可也天下而有是非也者與其過而
亡寧過而存磨鑑考衡揆遐剔幽
小人怨矣君子則否夫然則知我罪
我奚恤焉祝子所為綜是非之案
斷而命曰罪知者意如此

文待詔先生嘗占余言是書足千古
不可湮廢余無從索閱偶養疴弁
園友人持京兆公手筆占其長君
方伯公親錄副本得遍觀之其間上
下今昔闡揚微慝卓然是非之宗匠
也余喜其不占世波也為書簡首而

三才錄序

德就之

萬曆壬申二月日

瑯琊王世貞



題祝子罪知二十二韻

祝子挺實甚舉利拂日編悲收耳
耳者東鄰混姦姪或以覆故隱蕭
臭羊不獲六有吠非主竟源為倒
顛直道強而鉤一宿長情賦鄉
祀魯中史攝史空如椽乃發光
明藏陳事日益鮮陰劉偽忠孝
旌揚真聖賢玉碎價且石豈貴
瓦礫金朽骨不可肉寒暄各重泉
迨觀載籍博證皆以使煌煌質
彰文匪在齒頰遙兩袖袖上衆衆
妙澄九淵染毫風雨玉楊子應

無言嗟莽詩死宋不以三百篇為
心慨以懷元韻孤青蓬鬼神渺
有無信陽自糾纏是弱無古今
泚說皆枝駢念茲印者來暉並
日月縣勾入商儒口駢語好惡
從余弱種奇癖不謂魏石堅朝

菊典謫帖而庸知大年

壬午秋初同枝山先生留石湖
僧舍漏二教見先生手持一
卷昂起索閱先生曰此予纂
集前聞品第昔人名眾知錄
蓋三年於茲矣因是得細閱

之與性有相顧弊錯湯賦鄒
詞竟忘魄隨激明謹識



祝子罪知錄自序

敘曰允明異夫近代學士辨之弗明輒措安之往往
視古人臧否事爲應趣背勸懲每至朱紫易采土炭
倒衡非盡由其不思抑黨同比周迷棄本情怵勢以
乏勇也于是素所研攬好惡必察平心反覆羣而不
黨姦醜既辯予奪皎然其間慕善若懿親疾姦猶至
仇烝民秉彜迴鑒卽得何必強抑皇昇偏逐時情者
哉然以爲至當無二未決諧否期就有道債久弗露
今焉日月逝矣河清幾時一日翩然取一二大者發

祝子罪知錄 自序

列之命曰罪知或有往昔譏評懸符鄙見同心之言
其臭如蘭亦頗條撮梗系而輔之然斯本自心師非
勞旁啟故時復爾弗藉繁援又如

朝章風草理絕從違世務蒿肸談非容易不忘言者
具在通雅二篇余作子通茲亦不及噫嘻是耶非耶
我不敢知蓋宇宙茫茫終歸腐亡聊自信以行志無
論知不知毀譽禍福雖然將恐罵者滔滔焉亦聽之
而已矣

祝子罪知錄自序

祝京兆著作甚富有懷星堂集行在
此罪知錄乃採集舊聞必註出某書見
非其所自撰也故又名曰纂言舊板剝
蝕已久其孫子願為名山之藏適
撫臺周老人訪及遺書移文吳縣捐
俸重脩然已僅十之二矣

域外史書

祝子罪知錄目錄

卷一

舉祭必犧炎皇

刺湯武

刺伊尹

刺孟軻

卷二

刺孟性善荀性惡

刺趙匡胤

祝子罪知錄 目錄

刺趙匡義

卷三

刺今世予奪多誤

予夷齊

予武庚

予管蔡

奪管夷吾

予莊子

予陳湯甘延壽

石介

刺王安石

刺程頤

刺朱熹

刺道學

卷六

論釋上

卷七

論釋下

卷八

舉六經

祝子罪知錄

目錄

四

刺韓柳歐蘇四大家又刺益曾鞏王安石作六家者甚繆誤人

卷九

舉詩各有所至

刺詩不可以杜肅為冠

舉李白唐詩之首

刺詩死於宋

卷十

刺無神鬼怪妖并述異事異物

舉小道可用不必泥異術實有不可為

祝子罪知錄目錄

目錄

終

祝子罪知錄卷一

吳

祝允明希哲纂

王世貞元美校

濟南 李攀龍于鱗閱

舉曰或請于 國家宜廟必犧炎黃與孔子偕祀
說曰凡民既富方穀故庶富而後教何獨遺初功
者

系曰先代亦郡縣通祠三皇乃專于醫亦非

刺曰湯武非聖人

祝子罪知錄 卷一

二

說曰臣不得放弑亂君子不得放弑頑父萬物不
得傾易可憾之天地

演曰夫子書述誓誥武成存其迹也伯禽秦穆亦
存焉安必盡聖乎亦非以殷後姬臣而稱存之書
聖賢言事皆錄者它日亦未始專稱二君聖二君
固賢者過之者也

又曰二君曷不聖事不唐虞夏后類也惡乎賢賢
于劉邦李世民也迹無殊爾德賢之也以迹則莽
溫等爾而劉李且以賢過莽溫諸盜况二君耶如

以功則劉李亦何歉于二君耶

又曰孟軻言武王誅一夫紂不爲弑君夫春秋無
將矧躬燼而攘之乎無將誅一夫義不並立軻果
弗畔仲尼耶或以二君弑伐亦大公耳果若爲公
癸辛旣亡胡不取文命之屬若武庚微箕輩爲之
乎或又謂微箕雖賢餘固中人固皆弗二君若也
弗已若也不之立而自立公也又不然癸辛之前
其君固尤弗二君若也二君生是時則固亦不放
弑之矣今也癸辛旣亡民弑罪伐已矣餘子猶其

祝子罪知錄 卷一

二

三

未亡之前何不可立而存其世也舍而自立是本
意不在弑伐與果在弑伐曷爲以義舉而不以義
終之與反復叅察未知攸處或又曰此責二君過
欲全也弑伐旣訖使復繼絕固曰全善然若秉公
自立惡亡善興民受其賜倏然安之而無怨尤焉
亦可爲已夫若是者固爲之即劉李之爲也今以
二君同科劉李少爲過之固宜病其作偏亂天人
大綱翻以聖稱則惡乎可

系曰約期于牧分禱上下王食無疆王不食言庶

赦定宗周書武寤解孔見注言當赦其罪人定其

宗主不食言也今按武竟斬紂祿父封而

又曰周車三百五十乘陳于牧野帝辛從武王使

尚父與伯夫致師辛登廩臺自燔于火武王乃手

大白以麾諸侯諸侯畢拜遂揖之武王先入適王

所乃剋射之三發而後下車而擊之以輕呂斬之

以黃鉞折懸之大白適二女之所及既縊王又射

之三發乃右擊之以輕呂斬之以玄鉞懸諸小白

司克殷解

史記畧同

卷一

三

祝子罪知錄

又曰武王遂征四方凡九十有九馘魔億有十萬

七千七百七十有九俘人三億萬有二百三十武

王在祀大師負商王受懸首白旂妻二首赤旂乃

以先馘入燎于周廟凡武王俘商舊王億有百萬

同世俘解按武既以中伐爲主受既死爲必

戮其軀既以至仁伐至不仁又何俘馘之多至是

固已云血流漂杵若苟卿及後儒皆謂殺者商人

者皆見于後文

又曰上帝弗顯乃命朕文考曰殪商之多罪紂同

告解心按武王每稱上帝上帝有言乎子曰天何

皆得引天以

又曰湯將放桀中野士民致于桀曰以薄之君濟

民之賤何必君更同殷視解孔注士民言欲與桀

從湯

又曰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邑義士猶或非之臧

伯

又曰湯將伐桀因下隨而謀下隨曰非吾事也湯

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又因瞽光而謀瞽光曰非

吾事也湯曰孰可曰非吾所知也湯遂與伊尹謀

祝子罪知錄

卷一

四

伐桀克之以讓下隨下隨辭曰后之伐桀也謀乎

我必以我爲賊也勝桀而讓我必以我爲貪也吾

生乎亂世而無道之人再來漫我以辱行吾不忍

數聞也乃自投稠水而死湯又讓瞽光瞽光辭曰

廢上非義也殺民非仁也人犯其難我享其利非

廉也吾聞之曰非其義者不受其祿無道之世不

踐其土况尊我乎吾不忍久見也乃負石而自沉

于廬水莊子

又曰湯放其主武王殺紂自是之後以強凌弱以

衆暴寡湯武以來皆亂人之徒也同

又曰湯放其主武王伐紂世之所高也皆以利惑其真而強反其情性其行乃甚可羞也同

又曰湯武爭而王同

又曰湯武逆而以順守之陸賈

又曰黃生曰湯武非受命乃殺也轅固曰桀紂荒亂湯武因天下之心而誅桀紂桀紂之民弗爲使而歸湯非受命而何黃生曰冠雖敝必加于首屢雖新必貫于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紂雖失道

視子罪知錄

卷一

五

然君上也湯武雖聖臣下也人主有失行臣不正言匡過以尊天子反因過而誅之代立南面非殺而何固曰必若云是高皇帝代秦即天子位非耶于是景帝曰食肉毋食馬肝未爲不知味也漢書

此景以固理屈而黃生言妨漢家故云此以止之

又曰世稱紂力能索鐵伸鉤又稱武王伐之兵不血刃夫以索鐵伸鉤之力當人則是孟賁夏育之匹也以不血刃之德取人則是三皇五帝之屬也以索鐵之力不宜受服以不血刃之德不宜賴兵

今稱紂力則武王德貶譽武王則紂力少索鐵不

血刃不得兩立殷周之稱不得兩全則必一非孔子曰紂之不善不若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孟子曰吾于武城取二三策耳以至仁伐至不仁如何其血之流杵也若孔子言殆沮浮杵若孟子之言近不血刃浮杵過其實不血刃亦失其正一聖一賢共論一紂輕重殊稱多少異實紂之惡不若王莽紂殺比干莽鴆平帝紂以嗣位莽盜漢位殺主隆于誅臣嗣立順于盜

視子罪知錄

卷一

六

位士衆所畔宜甚于紂漢誅王莽兵頓昆陽死者萬數兵至漸臺血流沒趾而獨謂周取天下兵不血刃非其實也王充

又曰每非湯武在人間不止此事會顯世教所不容僭唐

容

又曰湯誅云湯伐桀于鳴條又云湯放桀于南巢唯有慚德而周書殷祝篇稱桀讓湯王位云此則有異于尚書如周書之所說豈非湯既勝桀力制夏人使桀推讓歸王于已蓋欲比迹堯舜襲其

臣伐君父曰應天順人何云爲伐又問曰用命賞

于祖不用命戮于社豈是順人乎郢不能答唐語

唐書○按此雖幼悟亦卽民之秉彝也

又曰元結爲二風詩或訂曰頌善不及湯武焉可

稱帝王理亂之道對曰云云如湯武之德吾則不

敢頌爲規法元結

又曰殷之亡武王周公率天下之賢士與天下之

諸侯而往攻之未嘗聞有非之者也伯夷叔齊乃

獨以爲不可微二子亂臣賊子接迹于後世矣韓愈

視子罪知錄 卷一

又曰湯放桀有慙德恐來世以爲口實孔子謂武

未盡善而孟子固與之其心安在乎李觀

又曰孟子謂盡信書則不如無書仁人無敵于天

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紂一人

之惡耶衆人之惡耶衆皆善而紂獨惡則去紂久

矣不待周也夫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同之者可

遽數耶紂存則逋逃者存紂亡則逋逃者曷歸乎

其欲拒周者又可數耶血流漂杵未足多也或曰

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故荀卿曰殺者皆商人非

周人也然則商人之不拒周審矣曰如皆北也焉
用攻同

又曰武王非聖人也昔者孔子蓋嘗罪湯武顧自

以爲殷之子孫而周人也故不敢然數致意焉大

哉巍巍乎堯舜也禹吾無間然其不足于湯武也

亦明矣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又曰三分天下有

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可謂至德也已矣伯夷叔

齊之于武王也蓋謂之弑君至不食其粟而孔子

與之其罪武王也甚矣此孔氏之家法也世之君

視子罪知錄 卷一

子苟自孔氏必守此法國之存亡民之生死將于

是乎在其孰敢不嚴而孟子始曰吾聞武王誅獨

夫紂未聞弑君也自是學者以湯武爲聖人若當

然者皆孔氏之罪人也使當時有良史如董狐者

南巢之事必以叛書牧野之事必以弑書而湯武

仁人也必將爲法受惡周公作無逸曰殷王中宗

及高宗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啟迪上不及湯

下不及武王亦以是哉文王之時諸侯不求而自

至是以受命稱王行天子之事周之王不王不計

紂之存亡也。使文王在，必不伐紂。紂不見伐而以考終，或死于亂，殷人立君而事周，命爲二王。後以祀殷，君臣之道，豈不兩全也哉？武王觀兵于孟津，而歸，紂若不改過，則殷人改立君，武王之待殷，若是而已矣。天下無王，有聖人出而天下歸之，聖人所不得辭也。而以兵取之，而殺之，而放之，可乎？殺其父，封其子，非其人也，則可使其子而果人也，則必死之。武王親以黃鉞斬紂，使武庚受封而不叛，豈復人也哉？武庚之必叛，不待智者而後知也。武

禮子罪知錄 卷一

十一

王之封武庚，蓋不得已焉耳。殷有天下六百年，賢聖之君六七作，紂雖無道，其故家遺俗，未盡滅也。三分天下有其二，殷不伐周，而周伐之，誅其君，夷其社稷，諸侯必有不悅者，故封武庚以慰之。此豈武王之意哉？故曰：武王非聖人也。蘇軾

又曰：孔子謂武未盡善，則伯夷之義，豈可廢哉？宋昭公以無道弑，春秋雖書宋人弑其君，然晉荀林父、衛孔達、陳公孫寧、鄭石楚伐宋，以不討賊稱人。晉靈公爲之會諸侯于扈，以不討賊不敘，明君臣

之義，不以無道而廢之也。蘇轍

又曰：湯武非聖君，放桀于南巢，惟有慙德，曰：予恐來世以爲口實。夷齊扣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忠乎？此湯武之罪也。夫君，天也；父也；元首也。天不常雨澤而旱潦爲下土者，傾而陷之，可乎？父不理生產而博飲爲子孫者，醜而戕之，可乎？頭目昏重，一身之累，爲腹心股肱者，謀而易置之，可乎？其不可也必矣。湯武之罪，當無所逃，彼其自恕，與天下後世恕之者，不過

禮子罪知錄 卷一

十二

曰：誅一殘賊，而拯億兆于塗炭，行大義者，不恤小節，與大利者，不顧小害，是又弗思甚也。爲湯武者，能保其子孫皆賢明仁聖否乎？如身後之不可必，盍亦姑忍是而冀其將來可矣。何遽爲禍首，以啓天下無君無父之心，使殃毒之流紛紛如也？蜂蟻之有君，其羣不敢攘而代之，分素定也。使湯武不爲亂臣賊子倡，未必後世敢兆是亂也。夏書成湯放桀于南巢，唯有慙德，使湯禽獸也，則安而有之，若猶人也，惡得不慙？齊讐周而餓死，君子曰：義

士則不義之名將有歸矣若曰應天順人湯武豈得已哉此書生所知也愚夫細民且不曉此特以根夫細民心者爲是說鄭厚

又曰湯武之事古人言之多矣惟轅固黃生爭辯甚詳顏師古之言湯武爲殺是背經義故以馬肝爲喻也東坡志林武王非聖人云云可謂至論然予竊考孔子之敘書明言伊尹教湯伐桀成湯放桀于南巢武王伐商武王勝商殺紂各蔽以一語而大義瞭如所謂六藝折衷無待于良史復書也

祝子罪知錄 卷一

洪道

又曰武王九十歲時方興弔伐之師呂望仗黃鉞斬妲己亦踰八望九矣君臣各已老成作此不遑之事恐勢使然耳李泰伯不喜孟子謂孔子教人尊王孟子教人爲王云云豈當如此使人爲不道故前輩謂孟子非賢人宜乎盱江終身不讀也韓文公作伯夷頌無一語及武王末云微二子亂臣賊子接迹于後世矣其罪武王如刀鋸斧鉞之加凜然可畏顧文蔚

又曰孔子罪湯武之意深矣曰唯有慝德曰盡美之書也伊尹相湯者也無一辭及之夷齊非武王者也則屢稱之序湯誓曰伊尹相湯伐桀敘仲虺之誥曰成湯放桀序泰誓曰武王伐殷序洪範曰武王勝殷敘紂其罪湯武也甚矣但書法謹嚴語意含蓄讀者未知其爲罪之之辭漢黃生曰桀紂君也湯武臣也君有失臣不正言而伐代之唐陸淳曰太公殷臣紂暴不諫反佐周傾之聖人宗堯舜賢夷齊不贊伊尹者爲此也此說正夫子之

祝子罪知錄 卷一

子

本旨惜當時諸儒見不及此故言以人廢韓文公伯夷頌雖甚激揚然終不敢斥言武王至東坡武王論出而後夫子之深意始大暴白于天下後世然謂當時有良史如董狐則南巢之事必以叛書牧野之事必以弑書是又未究聖人之書法也蓋叛者忘義而背其君者也弑者陰謀而賊其君者也叛與弑君臣之義雖絕君臣之分猶存至于湯武直以勢強力敵倡率天下以兵臨之視夏殷爲與國然則其代之放之殺之夷然不顧暑無

君臣之分矣。故書序曰：伐曰勝，曰放，曰殺。其罪過于叛與弑矣。俞文豹

又曰：韓伯夷，頌無一辭及武王。末云：微二子，亂臣賊子，接迹于後世矣。其罪武王凜然如刀鋸斧鉞之加，而鋒鏖不露，所謂法度森嚴也。同

又曰：胡安國云：兵家勝負，在人主曲直。紂師如林，武王數其不事宗廟，賊虐諫輔之罪，則商曲而周直。故周勝，俞文豹謂以罪則紂曲，以義則商直。三分天下有其二，商不伐周而周伐之，固得為直乎。

子罪知錄 卷一

商之民所以倒戈以紂暴虐，不肯用命，非歸紂也。同

又曰：臧哀伯所云：武王剋商，義士非之，義士即義士。所謂殷遷頑民者也。由周而言，則為頑民。由商而論，則為義士矣。此說陳同甫始發之，杜預謂伯夷之屬，非也。同

刺曰：伊尹不臣，不可謂之聖賢。

說曰：事與湯同。

系曰：唐虞以揖遜得天下，而猶用和仲稷契，以厚

風俗，成湯放桀而有天下，揖遜已異。淳朴大壞，伊

尹放太甲，子太甲而臣下如權矣。乃曰：耻君不及

堯舜，六伊尹不耻其身之不和仲稷契，而耻其君

不堯舜，致君之誠則無矣。顧厲已之事何如哉。隱

又曰：伊尹非純臣也，非經行也，不可為後世法也。

跖犬吠堯，各護其主，臣無貳心，天之致也。伊尹去

湯就桀，醜桀歸湯，去就之險，迹同姦謀，使兵家得

引為反間，伊尹自取之也。桐宮之放，與夷羿唯阿

耳。此豈人臣所當為者哉？是以效伊尹而不得盡

子罪知錄 卷一

其心者，為霍光效霍光而不得盡其心者，為王莽

董卓。曹氏代漢，劉裕代晉，司馬代魏，紛紛至于五

代，未嘗不托述伊周以階亂。故曰：伊尹非純臣也，

非經行也，不可為後世法也。萬章曰：賢者之為人

臣也，其君不賢，則固可放與。鄭厚

又曰：佐湯伐桀者，伊尹也；佐武王伐紂者，太公也。

孔子序湯誓曰：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陬，至序洪範

則曰：武王勝殷殺紂，而不及太公，何也？蓋湯以前

桀也。覩其國觀其政，知桀爲可伐，知而爲問道，可
以出其不意，乃導湯爲之。湯既非本心，所以有慙
德。若武王則援成湯之例，挾諸侯之力，奮意而行
之不待太公之謀也。俞文豹

又曰：東坡書說云：湯與桀敵國也。伊尹往來其間，
皆聞其政，而兩國不疑，則尹聖人也。其道大矣。文
豹謂伊尹乃桀之叛臣，湯之謀臣也。育鼎而平湯，
往返而五就，相湯而伐君，問道而出師，放君而居
櫛，皆非人臣之正道。若在春秋時，則爲權謀矣。故

梟子罪知錄

卷一

六

夫子未嘗一言及之。獨于序書曰：伊尹相湯伐桀。
又曰：伊尹放諸桐，曰：相曰放，罪之也。深矣。孟子以
爲聖，而等之伯夷，已非孔子之意。況許以聖人乎？
若湯則聖人也，以臣伐君，逆知來世必以爲口實。
及武王伐紂，果曰：夏桀弗克，若天。天乃佑命成湯，
降黜夏命。又曰：我伐用張，于湯有光。至周公又曰：
天乃命爾祖成湯，革夏。又曰：乃天降顯休命于成
湯，刑殄有夏。則湯之言驗矣。然湯止于放桀，武王
乃殺紂。俞文豹

梟子罪知錄

卷一

七

又曰：孟軻要說諸侯，必以湯武之事，是其所自
處者。非伊尹不爲。其言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
事。又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爲，而所言者必伊尹。予
則曰：仲尼之徒，有道桓文管仲，而無道伊尹，予非
異于聖人。聖人之意則然也。何則？孔子于管仲，未
嘗不愛之也。所惡其小器者，特以三歸反坫之事，
累大德爾。至稱有桓之功，允合諸侯，不以兵車，則
斷以爲管仲之力，而至以其仁許之。如其言，管仲
伯諸侯相桓公，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
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其
稱管仲如此，而未嘗一言以及伊尹。伊尹之事，不
爲榆也。或曰：論語雖不及之，而書固已取之矣。聖
人非不稱之，曰：不然。書者，史而已。有其事而可鑒
則宜著之，非有議也。而論語則聖人譏評折衷之
書也。學爲君子者，必於此乎取之矣。羅泌
又曰：天問云：緣鵠飾玉，后帝是饗。王逸注：言伊尹
始仕，因割烹鵠鳥之羹，修玉鼎以事湯，湯遂以爲
相。劉孝標西山志云：負玉鼎而要卿相。姚寬

又曰孟子序三聖王安石有矯弊之說蘇子由不以爲然曰孔子嘗言此三人矣或謂之仁人或謂之賢人未聞以聖人而許之者陳善
又曰昔人心術行事不易知也如伊尹謂不以堯舜之道事君治民是賊君民也而佐湯伐桀其前後不同如此許衡

刺曰孟軻縱橫者流不可謂賢人

說曰軻去孔子近諸子緒餘軻遊獵其間得之而其資黯其口給因挾孔以騰類于時欺世其行躁

祝子罪知錄 卷一

妄一志聲利覲冒求用謀既弗售因語進退節義留書復欺後世後世果爲之欺墮于今卽其中時自矛盾不可勝舉露形態可駭笑曩昔賢智多能照而斥之類中其隱我

太祖高皇帝亦嘗病之命儒臣節其書以教人序言所去者士不業習試不命題而今其書列學宮身配聖祀禮逆

國制安敢輒斥謹述所聞前人成語一二于篇略其大旨如上未稍申評之皆舊聞之意也凡後所述亦姑錄其

決然明者切于其身與其言害道之大者爾凡辨其言之非與夫他集中汙漫者皆未可盡

系曰畧法先王而不知其統猶然而材劇志大聞見雜博案舊造說謂之五行甚僻違而無類幽顯而無說閉約而無解注節其辭而祇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子思倡之孟軻和之世俗之講猶脅儒嚙嚙然不知其所非也遂受而傳之以爲仲尼子游爲茲厚于後世是則子思孟軻之罪也荀
又曰孟子有云天下之民舉安王庶幾改諸予日望諸孟子所去之王豈前所不朝之王哉如是何

祝子罪知錄 卷一

其前輕之疾而後重之甚也如非是前王前不去而後復去之是後王不肖甚于前而去三日宿于前不甚不朝而宿于景丑氏何孟子之操前後不同所以爲王終始不一也且孟子在魯魯平公欲見之嬖人臧倉毀孟子止平公樂正子以告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予之不遇魯侯天也前不遇于魯後不遇于齊無以異也前歸之天今則歸之于王孟子論稱竟何定哉夫不行于齊王不用則若臧倉之徒毀讒之也此亦止或

祝子罪知錄

卷一

尼之也皆天命不過非人所能也。去何以不徑行而留三宿乎。天命不當遇于齊王不用其言。大豈爲三日之間。易命使之過乎。在魯則歸之于天。絕意無與。在齊則歸之于王。庶幾有改。夫如是不遇之議。一在人也。或曰。初去未可以定天命也。冀三日之間。王復追之。天命或時在三日之間。故可也。夫如是。齊王初使之去者。非天命乎。如使天命在三日之間。魯平公比及三日。亦時棄臧倉之議。更用樂正子之言。往見孟子。孟子歸于天。何其早乎。

子

祝子罪知錄

卷一

王天下也。繼踵而興。禹至湯且千歲。至周亦然。始于文王而卒傳于武王。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共治天下。由周至孟子之時。又七百年。而無王者。五百年必有王者之驗。在何世乎。云五百年必有王者。誰所言乎。論不實事。考驗信浮淫之語。不遇去齊。有不豫之色。非孟子之言效與俗儒無殊之驗也。五百年者。以爲天出聖期也。又言以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其意以爲天欲平治天下。當以五百年之間。生聖王也。如孟子之言。是謂天故生聖人也。然則五百歲者。天生聖人之期乎。如是其期。天何不生聖。聖王非其期。故不生。孟子猶信之。孟子不知天也。自周以來。七百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何謂數過。何謂可乎。數則時。時則數矣。數過之。五百年也。從周到今。七百餘歲。踰三百歲矣。設或王者生。失時矣。又言時可何也。云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又言其間必有名世者。與王者同乎異也。如同。爲再言之。如異。名世者。謂何等也。謂孔子之徒。孟子之輩。教授後生。覺悟頑愚乎。已

有孔子已又已生矣如謂聖臣乎當與聖王同時
聖王出聖臣見矣言五百年而已何爲言其間如
不謂五百年如謂其中間乎是謂二三百年的時
也聖不與五百年時聖王相得夫如是孟子言其
間必有名世者竟謂誰也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
如欲平治天下舍予而誰也言若此者不自謂當
爲王者有王者若爲王臣矣爲王者臣皆天也已
命不當平治天下不浩然安之于齊懷恨有不豫
之色失之矣王充

祝子罪知錄 卷一

又曰沈同以其私問伐燕云云或問勸齊伐燕云
云夫或問孟子勸齊伐燕不誠是乎沈同之問此
挾私意欲自伐之也知其意嫌于是宜曰燕雖可
伐須爲天吏則可沈同意絕則無伐燕之計矣不
知有此私意而徑應之不省其語是不知言也公
孫丑曰夫子惡乎長孟子曰我知言又問何謂知
言曰諛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
離遁辭知其所窮生于其心害于其政發于其政
害于其事孟子知言者也又知言之所起之禍其

極所致之禍見彼之間則當知其指辭所欲之義
知其所之則知其統所當害矣同

祝子罪知錄 卷一

又曰孟子謂堯更有人于此毀瓦畫墁其志將以
求食也則子食之乎曰否曰然則子非食志也食
功也夫孟子引毀瓦畫墁者欲以詰堯更之言也
知毀瓦畫墁無功而有害堯更必不食也雖然引
毀瓦畫墁非所以詰堯更也何則詰志欲求食者
毀瓦畫墁者不在其中不在其中則難以詰人矣
夫人無故毀瓦畫墁此不癡狂必遨戲也癡狂不
求食遨戲亦不求食求食者皆多人所不得利之
事以作此鬻于市得賈以歸乃得食焉今毀瓦畫
墁無利于人何志之有有知之人知其無利固不
爲也無知之人與癡狂比固無其志夫毀瓦畫墁
猶比童擊壤巨人博戲至于投石超距之類其志
有求食者乎然則孟子之詰堯更也未爲盡之也
如堯更以孟子之言可謂禦人以口給矣同
又曰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
其可謂至德也已矣又曰有君民之大德有事君

之小心書序伊尹既醜有夏復歸于亳孟子亦曰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夫周顯王未聞有惡行特微弱耳非紂也而齊梁不事之非桀也而孟子不就之嗚呼孟子之欲爲佐命何其躁也

李觀

又曰樂則韶舞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鄭聲之害與佞人等而孟子曰今樂猶古樂何也使孟子爲政豈能存鄭聲而不去之哉其曰今樂猶古樂特因王之所悅而入其言耳非獨此也好色好貨好勇是諸侯之三疾也而孟子皆曰無害從

孟子罪知錄

卷一

孟子

吾之說百姓唯恐王之不好也譬之于醫以藥之不可口也而以其所嗜爲藥可乎使聲色與貨利可以王則利亦可以進仁義何獨拒梁王之深乎此豈非失其本心也哉

同

又曰蘇子瞻云予爲論語說與孟子辨者八堯傳之舜舜傳之禹禹傳之湯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何如曰孔子死不得其傳矣彼孟子者名學孔子而實背之者也焉能傳敢問何謂也曰孔子之

道君君臣臣也孟子之道人皆可以爲君也天下無王霸言僞而辯者不殺諸子得以行其志孫臏之智蘇張之詐孟子之仁義其原不同其所以亂天下一也

同

又曰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吾以爲孟子者五霸之罪人也五霸率諸侯事天子孟子勸諸侯爲天子苟有人性者必知其逆順耳矣孟子當周顯王時其後尚且百年而秦併之嗚呼孟子忍人也其視周室如無有也孔子稱桓公九合諸侯

孟子罪知錄

卷一

孟子

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又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而孟子謂之王齊猶反手也功烈如彼其卑故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爲嗚呼是猶見人之救鬪者而笑曰胡不因而殺之貨可得也雖然桓公管仲之于周救父祖也而孟子非之奈何

同

又曰武云然則武王不可爲與曰湯武不得已也由孟子之言則是湯武脩仁行義以取桀紂耳嗚

呼吾乃不知仁義之篡器也同

又曰然則仁義無益于人者乎曰奚其爲無益也天子用之以保其天下諸侯用之以保其社稷卿大夫用之以保其宗廟士用之以保其祿位庶人用之以保其田里使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夫婦相愛相恭相止相敬厭然如宮商之應如繪之次禍亂日以消名譽益以廣奚其爲無益也若夫挾欲趨利圖謀非分豈仁義之具哉乃孟子之邪言陷人于逆惡也或曰孟子與諸侯言奚不聽也謂

配子罪知錄 卷一

其迂濶者乎曰迂濶有之矣亦足殫也孟子位諸侯則能以取天下矣位卿大夫豈不能取一國哉爲其君者不亦難乎然滕文公嘗行孟子之道矣故許行陳相稱之曰仁政曰聖人也其後寂寂不聞滕侯之得天下也孟子之言故無驗也同

又曰孟子之心以天下積亂已久諸侯皆欲自爲雖苟說之以臣事周孰能喜也故揭仁義之竿而湯武爲之餌幸其遂售以拯斯民而已矣曰孟子不肯枉尺直尋謂以順爲正者妾婦之道其肯屑

就之如此乎夫仁義又豈速售之物也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于子噲固知有周室矣天之所廢必若桀紂周室其爲桀紂乎盛之有衰若循環然聖王之後不能無昏亂尚賴臣子扶救之耳天下之地方百里者有幾家家可以行仁義人

人可以爲湯武則六尺之孤可托者誰乎孟子自以爲好仁吾知其不仁甚矣同

又曰齊王欲見孟子而稱有疾明日出弔王使人問疾醫來孟仲子請必無歸而造于朝不得已而

配子罪知錄 卷一

之景丑氏宿焉孔子君命召不俟駕行矣則曰孔子當仕有官職夫孟子爲齊卿無官職耶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孔子德薄且齒少耶君之所不臣者二當其爲尸則弗臣也當其爲師則弗臣也講道之頃耳匪常然也人君尊賢其臣尚當辭矧可以要之也哉是孟子之驕習乎宜乎其教諸侯以反天子也同

又曰孟子云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

膠鬲皆賢人也相與輔相之故久而後失之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猶方百里起是以難也齊人有言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今時則易然也今之學者曰自天子至於庶人皆得以行王道孟子勸諸侯行王道非取王位應之曰行王道而已乎則何必紂之失也何憂乎善政之存何畏乎賢人之輔尺地一民皆紂之有何害諸侯之行道哉同

又曰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孟

孟子罪知錄

卷一

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行王政而居明堂非取王位而何也君親無將不容纖芥于其間而學者紛紛強爲之辨又謂孟子權以誘諸侯使進于仁義仁義達則尊親周室自復矣應之曰言仁義而不言王彼悅之而行仁義固知尊周矣言仁義之可王彼悅之則假仁義以圖王唯恐得之之晚矣尙何周室之顧哉嗚呼今之學者雷同甚矣是孟子而非六經樂王道而忘天子吾以爲天下無孟子可矣不可以無

六經無王道可矣不可以無天子故作常語以正君臣之義以明孔子之道以防患亂于後世耳人知之爲我利人不知非我害悼學者之迷惑聊復有言同

又曰孟子曉然合于孔子者常語不得不進之而謂湯之天下久則難變故文王未洽于天下齊魯廣地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由周而來數則過時則可當今舍我其誰是教諸侯以仁政叛天子者也欲爲佐命者也常語不得不絕之矣天子固不

孟子罪知錄

卷一

可叛也六經亦不可叛也苟不叛之則視孟之書猶寇兵虎翼者也蓋既倡之學者和之劉歆以詩書助王莽荀彧說曹操以王霸乃孟子一體耳使後世之君率不悅儒者以此常語之作傷昔之人以其言叛天子今之人又以其言叛六經故曰天下可無孟子不可無六經可無王道不可無天子是大有功于名教非苟言焉陳次公述常語

又曰孟子將朝王云云疑曰孔子聖人也定哀庸君也然定哀召孔子孔子不俟駕而行過位色勃

如也、足躐如也、過虛位且不敢不恭、况召之、有不往而他適者乎、孟子學孔子者也、其道豈異乎、夫君臣之義、人之大倫也、孟子之德、孰與周公、其齒之長、孰與周公之于成王、成王幼、周公負之以朝諸侯、及長而歸政、北面稽首畏事之、與事文武無異也、豈得云彼有爵、我有德、齒可慢彼哉、

司馬光

又曰、孟子謂臧、居其位、不可以不言、言而不用、不可以不去、已無官守、無言責、進退可以自餘裕、疑曰、孟子居齊、齊王師之、夫師者、導人以善而救

祝子罪知錄

卷一

三

其惡者也、豈得謂之無官守、無言責乎、若謂之爲貧而仕耶、則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仰食于齊、非抱關擊柝之比也、詩云、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夫賢者所爲、百世之法也、余懼後之人、挾其有以、其君無所事而貪祿位者、皆援孟子以自況也、又曰、孟子云、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疑曰、孟子稱所願學者孔子、然則君子之行、孰先于孔子、孔子歷聘七十餘國、皆以道不合而去、豈非非其君不事乎、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

以疾、豈非非其友不友乎、陽貨爲政于魯、孔子不肯仕、豈非不立于惡人之朝乎、爲定哀之臣、豈非不差汚君乎、爲委吏爲乘田、豈非不卑小官乎、舉世莫知之、不怨天不尤人、豈非遺佚而不怨乎、飲水曲肱、樂在其中、豈非厄窮而不憫乎、居鄉黨、恂恂似不能言、豈非由由與之偕而不自失乎、是故君子邦有道則見、邦無道則隱、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非隘也和而不同、邈世無悶、非不恭也、苟無失其中、雖孔子由之、得云君子不由

祝子罪知錄

卷一

三

也、同

又曰、齊宣王問卿、云云、疑曰、禮、君不與同姓同車、嫌其偏也、爲卿者無貴戚異姓、皆人臣也、人臣之義、諫于君而不聽、去之可也、死之可也、若之何其以貴戚之故、敢易位而處也、孟子之言過矣、君有大過無若紂、紂之卿士、莫若王子比干、箕子、微子之親且貴也、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商有三仁焉、夫以紂之過大、而三子之賢猶且不敢易位也、况過不如紂、而賢不及三子者

乎、必也使後世有貴戚之臣、諫其君而不聽、遂廢而代之、曰吾用孟子之言、非篡也、義也、其可乎、或曰孟子之志、欲以懼齊王也、是又不然、齊王若聞孟子之言而懼、則將愈惡忌其貴戚、聞諫而誅之、貴戚聞孟子之言、又將起而蹈之、則孟子之言、不足以格驕君之非、而適足以爲篡亂之資也、其可乎、同

又曰孟子云、所就三、所去三、云云、疑曰君子之仕、行其道也、非爲禮貌與飲食也、昔伊尹去湯就桀、

祝子罪知錄

卷一

三

桀豈能迎之以禮哉、孔子栖栖遑遑、周遊天下、佛盼召欲往、公山弗擾召欲往、彼豈爲禮貌與飲食哉、急于行道也、今孟子之言曰、雖未行其言也、迎之有禮則就之、禮貌衰則去之、是爲禮貌而仕也、又曰朝不食夕不食、君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從其言也、使饑餓于吾土地、吾耻之、周之亦可受、是爲飲食而仕也、必如是、是不免于粥先王之道、以售其身也、古之君子之仕也、殆不如此、同又曰沈同問燕云云、疑曰孟子知燕之可伐、而必

待能行王政者、乃可伐之、齊無仁政、伐燕、非其任也、使齊之君臣、不謀于孟子、孟子勿豫知可也、沈同既以孟子之言、勸王伐燕、孟子之言、尚有懷而未盡者、安得不告王而止之哉、軍旅大事也、民之死生、國之存亡、皆係焉、苟動而不得其宜、則民殘而國危、仁者何忍坐視其繆妄乎、同

又曰告子云、性之無分于善不善、猶水之無分于東西、此告子之言失也、水之無分于東西、謂平地也、使其地東高而西下、西高而東下、豈決導所能

祝子罪知錄

卷一

三

致乎、性之無分于善不善、謂中人也、瞽瞍生舜、舜生商均、豈陶染所能變乎、孟子云、人無有不善、此孟子之言失也、丹朱商均、自幼及長、所見者堯舜也、不能移其惡、豈人之情無不善乎、同

又曰孟子云、白羽之白、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告子當應之曰、色則同也、性則殊矣、羽性輕、雪性弱、玉性堅、而告子亦皆然之、此所以來犬牛人之難也、孟子亦可謂以辨勝人矣、

又曰齊放勳乃殂落云云、孟軻不達此言、乃妄稱

孔子言舜既爲天子、又爲堯三年喪畢、避其子、然後卽位云云、孟子排楊墨、可謂醇矣、其餘論經義、談世事之謀、往往乖戾、陋儒愛其詞、雜然崇尚、可鄙笑也。劉恕

又曰臣聞學者之于孔子、當一而不一、是以明王罷黜百家、表章六經、大儒推明孔氏、拔出百氏、今設科以孟子配六經、視古之黜百家而專師孔氏、六經者、不亦異乎、前者學官罷黜孔子春秋、而表章僞雜之周禮、以孟子配乎孔子、而學者發言、折祝子罪知錄 卷一

衷于孟子、而畧乎論語、固可哂矣、今皇太子初就外傳、而命官僚講孝經、讀孟子、蓋孟子不當先諸論語者也、如其先之、豈所以輔導令質、而使之德哉、晁說之

又曰王充有刺孟、馮休著刪孟、充言出論衡、韓退之贊爲閉門潛思、論衡以修矣、則退之于醇乎醇之論、亦武不然也。邵伯溫

又曰王子韶未知名時、謁一達官、方與人談孟子、王竊哂之、其人顧問曰、曾讀孟否、曰素愛之、第全

不曉其義、問何義、曰從頭不曉、曰試言之、曰孟子見梁惠王、卽不曉、其人深訝曰、此有何奧義、王曰、旣云孟子不見諸侯、何以見梁惠王、其人愕然無對。沈括

又曰孟軻非賢人也、夫春秋書王、以存周也、孔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此仲尼之本心也、孟軻非周民乎、履周之地、食周之粟、常有無周之心、學仲尼而叛之者也、周德之不競、亦已久矣、然其虛位猶拱而存也、使當時有能倡桓文之舉、則祝子罪知錄 卷一

文武成康之道業、庸可幾乎爲軻者、徒以口舌求合、自媒利祿、蓋亦使務是而已乎、奈何今日說梁惠、明日說齊宣、說梁襄、說滕文、皆啗之使爲湯武之爲、此軻之賊心也、譬父病亟、使非商臣爲子、未有不望其生者、如之何而直置之不救之地哉、軻忍人也、辯士也、儀秦之雄也、其資薄、其性慧、其行輕、其說如流、其應如響、豈君子長者之言也、其自免于蘇張范蔡申韓商李之黨者、挾仲尼以欺天下也、使數子者皆拂其素、矯其習、竊仁義兩字以

藉口是亦孟軻而已矣。要之戰國縱橫捭闔之士，皆發冢之人，而軻能以詩禮也。是故孟軻誦仁義，猶老錄公之誦法也。老錄公誦法，賣法者也。軻誦仁義，賣仁義者也。安得爲仲尼之徒與？嗟乎！孔子生而周尊，孟軻生而周絕。何世人一視孔孟之心，記曰：擬人必于其倫。寧從漢曰孔墨鄭厚。

又曰：京師坐轡者，愚遠方之人，直百必索千，酬之當其直則售，意其知價也。知價不可復愚，酬之過其直，則不售，意其不知價也。不知價，則惟吾之愚。

祝子罪知錄

卷一

三六

必極其所索而後售。孟軻抱縱橫之具，飾以仁義，行鬻于齊。齊王酬之以萬鍾，且曰：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軻意齊王不知價者，遂愚齊王。求極所索而後售。齊王徐而思之，軻之言曰：王如用予，則齊王猶反手，開闢以來，初無是理。悔而不酬，軻亦覺齊王之稍覺也。卷而不售，祀以之他。徐而自思曰：齊王之酬我，過其直矣。矯然不售，行將安鬻？遲遲吾行，三宿出晝，異齊王呼已而還。其舊直是市井販夫，行鬻魚鹽果菜之態也。京師

坐轡者，有體焉。小兒方啼而怒，進以飯，推而不就。後其怒歇而饑也，睨睨然望人進之，軻之去齊，留齊兒態也夫。同

又曰：予讀韓愈書，知其尊聖人之道，其志篤矣。然謂孟軻輔聖明道之功，不在禹下，斯亦過矣。得非美其流而忘其源乎？當堯之時，洪水浸天下，民受其害深矣。雖堯舜之咨嗟遑遑，未有以治之道。禹乃決橫流而放于海，粒斯民而奠厥居，是天下之水非禹不能去，昭昭然矣。雖百變其又何益哉？孔

祝子罪知錄

卷一

三七

子之道，衣被天地，陶甄日月，萬類之性，人倫之本，孰不由其德而能存乎？苟一日失之，則鳥獸之不行也。當周之亡，辯詐暴橫，聖人之道，偶不行于一時，亦猶天地之晦，日月之蝕，運之常也。復何傷乎？孟軻學聖人者也，憤然而興，闢楊墨，誅叛義，以尊周公孔子，信有大功于世。然聖人之道，無可無不可。苟當時軻之徒，不能排楊墨，橫遏異端，明仁義以訓天下，則聖人之教，果從而廢乎？且使聖人之道，遭楊墨之害而遂衰微，則亦一家之小說爾。又

焉足爲萬世之法哉、軻雖欲張大其教、天下可從而興乎、是聖人之道、不爲一人而廢、一人而興、又昭昭然矣、其後嬴政肆虐、火其書、室其途、以愚天下之耳目、使不能通其說、其爲害過楊墨遠矣、然漢家之興、則孔氏之言、雷震于海內、豈復由軻之辨而後行耶、故曰、譽之不足益、毀之不足損、由其道大也、後之儒者、有能立言著書、振揚其風、發明其旨、則可矣、若曰、隨其廢而興之、因其塞而通之、得非過矣乎、予謂楊墨之禍、未若洪水、然而九年

孟子罪知錄

卷一

三六

之害、非禹不能平、孔氏之道、雖見侵毀、亦不由軻而益尊、苟毀譽由軻而興、則不足謂之孔氏之道、

使聖人復生、必不易此言也、

張俞論韓愈稱孟子功不在禹下

又曰、孔子作春秋、于吳楚越之君、止稱曰子、未嘗

王之、孟子于齊梁之君、則偃然稱之、此時孟子亦

不知有周王矣、

俞文豹

又曰、齊宣王問湯放桀、武王伐紂、臣弑其君可乎、

或者宣王見周室微弱、有問鼎之心、故設爲是問、

孟子而有尊王之心、欲引其君以當道、而爲湯武

之地、則當託以應天順人之說、而乃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匹夫、吾聞誅獨夫紂、未聞弑君也、故前輩謂湯武非聖人、伊呂非賢臣、孟子非賢人、同

又曰、張敬夫云、孔門待紂甚忠厚、孟子則以一夫名紂、既燔死、武王復親斬之、紂君也、武王嘗北面事之、忍爲之乎、使孟子當其時、必爲諫紂之事矣、同

又曰、韓愈尊孟子、謂觀聖道必由之始、孟子距楊

孟子罪知錄

卷一

三五

墨、而韓則謂孔子必用墨子、不相用、不足爲孔墨

同

又曰、孟子既以夷惠爲聖人、王安石復以孟爲聖

人、雖欲推尊、非至論也、

陳善

又曰、父雖不父子、不可以不子、君雖不君、臣不可

以不臣、而孟子曰、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

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讐、孔子曰、

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又曰、不可則止、又曰、邦

無道、則可卷而懷之、何至以犬馬自爲乎、

陳善又俞文豹

又曰孟子嘗謂執中無權猶執一也然臨事亦有執而不通處如曰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蓋謂德義之尊足以無敵于天下也彼戰國之時縱有德義如廉頗白起之儔未易以梃撻也如其說可用則虞舜周文自可制梃以撻三苗與崇國矣又言瞽瞍殺人臯陶執之而已謂至公之選天子不得私也豈有人臣行法而執天子之父之理使其可執舜負而逃又當追捕也豈知議親議貴亦公道也此乃執一之病故荀卿詆其僻違而

孟子罪知錄

卷一

四

無類幽隱而無說雖非之太過亦有以致之

李如流

又曰孟子辭齊王而出弔東郭氏景丑難之孟子

無以解紛乃引曾子之言以應之且曰夫豈不義

而曾子言之是或一道也孟子嘗曰道辭知其所

窮躬自蹈之矣

同

又曰齊王不可以風孟子不造朝卒至于去何其

易也其言見王于崇退而已有去志及再不合當

接浙而行矣乃復遲留于晝三宿怏怏然回望不

已彼遣一介之士則固不能留而宣王亦豈肯親

往邀之哉此不可曉

李季可

又曰孟子三宿出晝答高子曰猶以爲速而答公

孫丑曰久于齊非我志也何前後不同

王若虛

又曰戰國之士放蕩四出仗口舌以要時君雖孟

子大賢亦千里見梁且語勾踐以遊蓋因天子諸

侯皆不取士士無歸故也

羅璧

又曰王充作刺孟馮休著刪孟司馬公作疑孟李

秦伯作非孟晁以道作詆孟黃次伋作評孟各有

所見非若今之胸中無真識隨時好惡逐人步趨

孟子罪知錄

卷一

五

而然

周密

又曰宋人有戲爲詩者不一有曰丐者如何有兩

妾日攘那得許多難當時尙有周天子已勸梁王

又勸齊

沈約王

又曰史記彌孟子受業于思之門人韓子彌孟子

受業于思按孔子壽七十三孔鯉壽五十一子思

壽六十二孔子卒時子思蓋長矣今從孔子卒之

年數至孟子去齊之年一百六十六年由是推之

孔子少子思百餘歲猶未及受業于門人也

盧格

又曰軻之說諸侯以王、自謂志在平治天下、而仁義則其具也、又謂事在乘勢待時、于時周王在天子之位、得其勢矣、時又極亂、軻曷不抱其具、趨王朝、以復文武之盛乎、既不適周、則固當覓之諸侯、然軻謂武王以去殘賊而誅紂、顯王又非桀紂之殘賊也、軻何意竟不輔之、又導人奪之也乎、反復推尋、竟主何意、噫、軻之詐心、于此可按而得之矣、豈非以周之衰微已甚、決非其所挾之具、能起之者、不能起之、則終于不用、富貴不可得矣、諸侯方

祝子罪知錄

卷一

強、假其說以助之、有一得志、則軻為佐命宰輔、據伊周之位、享伊周之利矣、軻之計、不出此而焉在、耶、以是求軻之心、將無所逃、自申

又曰循韓愈及皮日休輩、宋儒之徒、謂孟子獨傳孔子之道矣、由此前諸論、則孟之背孔亦皎然矣、兩日不並立、安可置而不辯、或曰、孟氏書與五經並懸科、以取士、今放言如是不虞有干於朝典、比于官刑者乎、曰、是亦糾彈之類也、今或匪人在廷、言者得直攻之、不以方命為譴也、孟固王制

所立、獨不得比天子親所擢用之臣乎、芻蕘言之、

聖明裁之本

皇代之法也、同

祝子罪知錄卷一終

曾孫男世廉謹輯

祝子罪知錄

卷一

視子罪知錄卷二

吳 祝允明希哲纂

王世貞元美校

濟南 李攀龍于鱗閱

刺曰孟軻云性善荀况云性惡皆非

說曰古今擬議煩甚故予向取吾心所安者爲性論今具錄之昔者之辭悉未遑徵述爾以聲與勢而從焉而強訥焉而不敢盡焉者後代之言性乎今天下學士或抱哲姿蓄廣學終不敢言性惡者

視子罪知錄 卷二

豈皆中誠哉言之必獲戾以爲儒家罪人此病聲也附孟而吠荀楊韓皇甫司馬氏者徧四海閱數百年萬萬喙吾敢以一舌抗之乎是病勢也嗚呼諸公爲聲若勢而不言吾且爲聲受惡勢受悖戴辜而言之性果惟善乎無或惡乎請以物證之人物懸矣然而必有受斯謂性謂之性必有恒乃同也物之性溫涼柔剛平毒生殺受於是必恒於是稼必生鵠必殺一內諸咽上帝弗能奪而反之矣性不恒哉義炎軒轅摯頊伊姚姒姬迫之死令惡

視子罪知錄 卷二

肯乎蚩蚩饕餮癸辛輩踞導之生使善能乎弗肯稼不殺人也弗能鵠不生人也何譚者之不燭乎是夫性必有恒有恒非盡善也非盡惡也有善者也有惡者也有善惡交并者也善者甚寡義炎之類也惡者亦甚寡蚩蚩之類也交并之類一而其劑分彼此侵互爲品極繁殆不可算古今之賢良中人以至細人鄙人愚不肖也曾謂終天皆義炎者乎爲造物者惟二陽也陰也陽善也亦有惡也陰惡也亦有善也假令獨陽無陰則亡生矣亡陰則亡生既生矣陰也在其中焉得獨善而亡惡乎由其甚寡者有恒甚多者亦有恒故鳳寡鵠亦寡而雞雀無算也彼將違其辯故必曰惡者氣耳夫有理亡氣則生乎有氣亡理則生乎是必合而生生而性始見也性非生而後有有之於合之際也今必眞性於偏善而曰惡者氣則必將曰鵠理本善其殺物氣也是理氣二也理自理氣自氣然則性果何物也哉生生之類又烏用有性之名也哉嗚呼爲是言者其亦强有力矣然而强有力也亦

能令穀殺而鳩生乎、賤何黨於荀楊韓馬、何仇於由軻而後者哉、書曰惟皇上帝降衷於民、若有恒性、則知性必恒矣、孔子曰、性相近也、上智下愚不移、則知必有善惡二岐、而後始有遠近不移之形矣、如其不然、敢犯不韙、嗚呼、由孔子至於今、畢世推爲至聖、言必師、疑必質、而獨不從其言性、何其怪哉、審若彼、則孔子不得爲至聖也、嗚呼、小子之愚、獨知有孔曰、須異之、則吾豈敢、

系曰張耒論性有善惡、惟聖人能趨善遠惡、爲盡

視子罪知錄

卷二

三

性、衆人不能、頗爲得之、又近時盧格論性、不以善惡、而以全闕、亦非、惟李翱不言善惡、第云復是、亦全善而旨通佛氏、詳後佛老條、黃晞

刺曰趙匡胤篡國亂賊、

說曰尼父爲春秋、援天定人、人用私、鄆公勢奪道、猶假天而號、天於時、或未爲定之、旣衷私、駕勢、詭逆遂事、亡幾何、勢盡道在、聖人援天正之、姦跡逆節、不可以渝、逆者干戈代禪、湯武猶爲不免、人萬不若二王、將顧上越其事、襲跡夏虞、得乎哉、由莽

來、姦蓋四海、其終不能逃天與聖人法、獨匡胤得乎哉、夫禪篡非並行、順逆無兩立、胤左驗旣驗、卽歸一途、岐之何爲、其國人爲諱、猶能婉辭、以設兩造、微文以示開實、事定笏玩、更爲迷陽、薄微大端、畫一請詰、有以排破詰者、陳史劉論輩、與吾書俱廢無憾、

一徵曰赭襴之薦、惡自製之、害詰厥自、誅以棄之、一鐔不麾、胡謂迫斯、數兵之弗戢、何帥之爲、

二徵曰兒素大志、今果然矣、志孰爲、大幾何時矣、

視子罪知錄

卷二

四

聖善之口、奚其簡而信爾、

三徵曰紀王二昆、弗去曷待、豈以武庚能畔、而俾弗留害、

四徵曰魏謨發矣、夙遣昭輔、往訊於家、而機亦潛布、

五徵曰點檢帝符、疇寘諸軍書、將非趙徒、陳王祠狐豎、厥孫天書一智與、

六徵曰謹言孰興、曷惱曷逃、爾唯不爲、爲曷冥不昭、將無漏竊鑄、烏自塞聰、而能以彼亡、嗷嗷、

七徵曰羣謨漏密語厥室密語厥室無明語厥辟媼叱不沮乃以激激厥謨俾疾共濟以爲詭疇其匿

八徵曰謨兩學究人狗印否俾陳且普孰識非衆建而自賊取

九徵曰祖輒之拜愆儀可惕胡弗惕弗詰無亦畏鬼眼答直以暴

系曰太祖之自陳橋還也太夫人杜氏方設齋於定力院聞變王夫人懼杜太夫人曰吾兒平生奇

祝子罪知錄

卷二

五

異人皆言當極貴何憂也言笑自若太祖卽位是月契丹北漢兵皆退司馬光

又曰太祖將北征京師之人喧言出軍之日當立點檢爲天子富室或挈家逃匿於外州獨官中之知太祖密以告家人曰外間訥訥如此將若之何太祖姊或云卽魏氏公主引麈杖擊逐太祖曰丈夫臨事當自決乃來家恐怖婦女何爲太祖默然而出司馬光邵伯溫同○按此則先知其謀如此明白曷不陳于朝而不行乎又曰藝祖初自陳橋推戴入城周恭帝卽衣白欄

乘轎子出居天清寺寺卽世宗改名而爲功德院

也太祖與諸將同入內六宮迎拜有二小兒卽角

者宮人抱之亦拜詢之乃世宗二子紀王某王也

顧謂諸將曰此復何待左右卽提去惟潘美在後

以手搥殿柱低頭不語藝祖云汝以爲不可耶對

曰臣豈敢以爲不可但于理未安藝祖卽命追還

以其一人賜美美卽收之以爲子藝祖後亦不問

其後名惟正者是也每供三代惟以美爲父而不

及其他故獨此房不與美子孫連名名夙者乃其

祝子罪知錄

卷二

六

後也夙爲文官子孫亦然夙有才爲名帥其英明有自云王鉅

又曰太祖北征羣公祖道於芳林園旣授綬承旨

陶穀牽衣留戀堅欲致拜上再三避穀曰且先受

取兩拜回來難爲揖禮也張舜民

又曰太祖陳橋推戴時杜太后眷屬以下盡在定

力院有司將搜捕主僧悉令登閣而固其扃鑰俄

而大搜索至主僧給云皆散矣不知所之矣甲士

入寺升梯且發鑰見蟲網絲布滿其上而塵埃凝

積若累年不曾開者乃相告曰是安得有人遂皆返去有頃太祖已卽位矣朱升○按如此安得謂人心推戴且僧之爲計至是豈非楚昭輔已先達之乎

又曰藝祖推戴之初陳橋守門者拒而不納遂如封丘門抱關吏望風啓鑰逮卽位斬封丘而官陳橋者王明清○按如此卽豈出於人心之推戴乎

又曰李淑知鄭州奉祠柴陵作恭帝詩云弄楯牽車晚鼓催不知門外倒戈回荒榛斷壠纔三尺剛道房陵半仗來爲仇家陳襄挾其事以聞褫一職

祝子罪知錄

卷二

魏泰又田宣簡

又曰太祖初受禪有飛矢集御輦者左右欲搜索不許但駐輦回顧曰射殺我也未到你做在聖度如此陳長方○按此雖見太祖之度然亦可見非人心之推戴與陳橋守門者同

又曰兩日盥重光點檢作天王一作殿前點檢作天大范質王溥不

能崇元殿上行禪章制書私草修文郎趙書記正

皇綱遺孤披麻在金床胡爲梓霍馬上醉擁黃衣

裳何以朝萬國升明堂楊維禎樂府

又曰春秋誅亂臣垂後戒故加趙盾弑君之罪以

志盾當國而不能討賊之義愚因竊取加宋太祖篡周之罪以明太祖爲主將不能馭衆以致變之形若宋人作宋史爲之諱可也尊春秋之旨以續綱目之書則不得拘世俗之見以詘大義矣苟計其後功而泯其前惡則君臣之防壞矣此愚有富人沒而羣隸竊有其室之譬執事是之豈非以其辭直而義正耶陳桎答姜漸書

又曰湯有慚德孔子論之而以至德稱文王義可見矣使孔子作春秋始自唐虞則其書湯武必不

祝子罪知錄

卷二

與堯舜禹同辭湯武尚然況後世之臣無其德而乘時竊據其位者耶此吾於太祖之有天下書法與郭威同修天下之大關於綱紀大壞之後不得不爾也同

又曰來書云凡本非有得天下之心而有功於天下者其書法不得不予之荅云此論湯武可矣論太祖則非也周世宗無桀紂之行不幸而殂寡妻幼子雖不能治天下使得大臣若周公霍光者則恭帝不失爲成王昭帝周祚豈遽移哉太祖初無

湯武之德、不過以善戰驟顯、將校知其能、而天下未受其賜、從何而有得天下之心、至陳橋之變、既知慚負天地、而不能殺身以成仁、因而篡國、湯武之心、若是耶、若以爲推戴出於衆人而予之、則後世大將握重兵、一旦爲下所推者、皆得藉口而免誅矣、故愚謂太祖得國以篡、而治國以仁、功罪不相掩矣、同

又曰來書云、綱目於篡竊之際、而皆著其漸、漢乾祐二年、書郭威以白文珂爲西京留守、又書威請

祝子罪知錄

卷二

加恩將相、則威不待澶州之變、而已收天下之心矣、至書威反、而曰殺其主承祐、承祐雖欲殺威、威之主也、今不曰弑而曰殺、故下書自立、明年、書郭威稱皇帝、則其書法輕重之間、而威與承祐、兩有罪矣、今太祖於周顯德三年、書兼殿前都指揮使六年、世宗獲識、以大祖代張承德爲點檢、是月、世宗殂、明年、遽有陳橋之變、則太祖卽位之事、若與威同、而威之專擅、大與太祖異、今云自立而還、又見其稱帝、則柴宗訓無劉承祐之罪、而太祖甚於

郭威之惡矣、答云、此論其人之處心、則是、而斷其罪之成案、則非、假有謀故殺人者、其一人本惡人也、待時而後發、其一人本善人也、乘勢而卽發、有司者、還原其人之善惡、及論其漸與否、而較重施罪耶、還以其所犯同、而咸當以大辟之律耶、威之篡漢有漸、而太祖之篡周則乘勢、心雖不同、而事則無異、又豈可以小節而末減其大惡哉、且威之屢書於綱目、非惟著威篡竊之漸、亦以咎漢主之失道、若世祖之待太祖、與漢異、不以太祖長者、無

祝子罪知錄

卷二

反側之虞、而然哉、太祖不念此、遽竊其國、非惟得罪於天下、得不負世宗待之之意乎、若緣情斷罪、則太祖之惡、甚於郭威無疑、復何多論哉、今書自立、繼以稱帝、悉如威例、以其事同也、同又曰來書云、五代以來、天人厭亂已極、郭周旣已無子、世宗英明、而又不壽、天之所付、蓋已可見、周之有國、前後九載、旣無積德累仁之基、而復使幼君臨之、名藩悍將、必不束手效順、其爲悖亂、又不知其底止也、答云、此因其後功、而欲蓋其前愆、觀

其已然而臆其未然非至論也五代亂極固當治周不當天命亦已見但君臣大開所以示後世不可不謹若以後功遂廢大義不講君子不取太祖固有君德又有天命然周之臣子也以臣篡君罪不容誅若復予之則後之人德政之美未可期而君臣之義已先壞此愚所以痛心不避流俗之議而執此筆豈爲周哉同

又曰來書云人心所與天命所與也人心不從雖以項羽之暴戾王莽之殺戮不能使之強從人心

祝子罪知錄

卷二

十一

之所歸雖以太王劉備之卻卻而不能使之去也答云此亦偏於太祖之論當時天命之在太祖者不可知人心之歸太祖者跡未著使太祖自陳橋還汴之日明君臣之義從韓通而討之未可知也唯其民人習於五代之易而周主之所恃者禁旅而已韓通倡大義既不克而禁旅之將又皆黨於太祖故范質王溥無如之何而下拜耳尚何太王劉備之得比哉

又曰來書云慕容延釗石守信皆與太祖比肩而

願相推戴非天其誰能使之乎春秋之法爲賢者諱自唐三百餘年而始有太祖卒能削平僭亂以開太平之治不可執一論也若必以此爲垂訓則彼無太祖之功德而欲效之者天下將共誅之又何待於吾之訓哉故愚謂宜審其輕重而約其中以定其制答曰陳橋之變正吾比肩利於富貴而爲之以爲今日若此安知他日之不相及耶故非真有爲天下之心而推誠以奉之之意也唯其太祖既立行事不與五代同君臨之位始定而宋之

祝子罪知錄

卷二

十二

享國亦久矣愚非不美太祖之後功而欲加以篡竊之名特以其罪不可掩使後世之欲倣效之者知懼焉耳若如執事之言而予之則天人之際未可必而凡爲君者將何以自安於羣臣之上哉春秋爲賢者諱之義恐不如此幸詳思之同

又曰來書云宜書曰北漢弭丹入寇周命趙匡胤帥師禦之壬寅師次陳橋癸卯匡胤自陳橋還受周禪稱皇帝國號宋奉周主爲鄭王此亦唐王淵稱皇帝之例而書法微婉庶幾合於據事直書其

義自見之法雖不言其自立而其迹亦不可掩答云北漢伐周朱子書之以正其始今復書曰伐所以正綱目之終若曰入寇則是夷漢而中國周矣上書禦之繼書自陳橋受周禪而又云稱皇帝則禪與篡兩不明矣既取其國據其位降封爲王而復曰奉奉者下事上之詞豈有自天子下降爲諸侯而可謂之奉哉經今書之曰北漢及遼伐周所以稱漢之討也周使趙匡胤帥師禦之所以著其受任之重也至陳橋自立而還所以明其乘勢而

春秋之旨執事何疑焉同

竊發也趙匡胤稱皇帝所以誅其心也廢周主爲鄭王所以志其篡也國號宋所以成其姦也豈不明且簡哉彼之罪既不可泯則直書以垂後訓正

之心矣中道殞殂符后入宮纔十日恭帝承統甫七歲寡婦孤兒之易欺未有甚於此時者也是以羣帥合謀托言有遼漢之師而空國授之於太祖及陳橋事定何嘗見遼漢有匹馬隻輪寇邊哉且太祖之入也遣親吏楚昭輔入報其母杜太后曰吾兒素有大志今果然矣由此言之謂太祖先不預謀殆未可也後唐明宗爲其麾下將士擁逼自魏南還以取莊宗歐陽承叔於五代史以反書之陳橋之事夫豈異是劉定之

又曰宋祖之有天下自言爲六軍所迫乃令甲士歸營而自退居公署將誰欺欺天平朱全忠恐昭宗生變遂選牙官史太夜扣宮門而椎殺之乃伴哭自投於地曰奴輩負我令我受惡名於萬代此皆當時故習以爲常者也然其詳可以服萬世之公心已見論於劉文安公矣而其隱約不見於史冊者予嘗聞諸宋王鉉尤有二事可証予復表而出之正所謂揭日月而行天其能掩乎昔藝祖生西京夾馬營前有陳姓而失其名者聚生徒以設

教宣祖遣藝祖從之、藝祖微時、疾惡頗甚、而陳時或開諭、後藝祖仕周世宗、功業未大顯、會世宗親征淮南、而藝祖分兵取滁州、爲皇甫暉大敗於清流關、訪策羣下、皆云鎮州趙學究頗以智術稱於村、藝祖扣之、從其背山之策而破滁、卽史所載餘人非我敵、必斬皇甫暉頭者是也、後延學究館於汴、而與陳俱爲門客、陳橋之事、乃謂學究曰、陳雖不與吾事、亦當告而後行、且囑以家事、夜與學究過陳、具道之、陳大怒曰、不可作族滅之事、遲明拂

祝子罪知錄

卷二

五

衣而去、居陳州村舍、聚生徒如故、如此而謂之六軍所迫、吾不信矣、及入城、周恭帝卽衣白襪乘輜、出居天清寺、寺乃世宗改名而爲功德院也、藝祖與諸將入內、六宮迎拜、乃見世宗幼子二人、所謂紀王、其一未封、倉卒之際、顧謂諸將曰、此復何待、左右卽提去、惟潘美在後、以手拍殿柱、垂首不語、藝祖云、汝以爲不可耶、美對曰、臣豈敢以爲不可、但於理未安、卽命追還、以一賜美、美收之如已子、後改名惟正者是也、其一不知所在、如此而謂六

軍所迫、尤不信矣、

蔣誼○按陳學究事孫升談圃亦畧言之

又曰按宋史、太祖建隆元年正月辛丑、受命禦漢、趙、癸卯發汴、日異實昭、是夕匆匆、黃袍竟被、以此觀之、點檢先策、已有成圖、授鉞會際、乘而遂焉、史曰、陳橋聚謀、理譬不許、不過北面三讓義耳、愚意此舉、太祖本懷、發於太宗、成於趙普、所以後來違母之誓者、不過尋兄之盟耳、故紀以四絕、偶讀劉靜修之作曰、太祖無心、亦徒說吾兒有志、更誰云是、蓋先得我心之同然者也、家母素知兒有志、他

祝子罪知錄

卷二

六

人却道帝無心、史官兼載、非相悟、後世那知費討尋、右太倉卒陳橋事變時、都知不與恐難辭、黃袍不是尋常物、誰信軍中偶得之、右太宗阿母要盟畢、竟寒箇中書、記獨相干、晉王不肯輕傳弟、欲說陳橋事似難、右杜太后在趙普條又曰唐宋之取天下、假禪讓之名、以掩篡弑之實、其去魏晉宋齊梁陳無幾耳、觀其失之者、則曰禪位、其得之者、則曰受禪、果如其言、後世之舜禹、一何多耶、唐無庸議矣、宋太祖北面周室、東征西伐、

不爲無功尊爵豐祿其報不薄一旦世宗棄世恭
帝嗣位當危疑之際遽萌篡竊之心黃袍加身返
戈內嚮拊其背而奪之顧其假詞于陶穀而欲比
迹于唐虞嗚呼不知舜禹之禪讓果如是耶穀之
禪詔果何以欺天下後世耶或謂當是時五季之
亂已極恭帝幼冲藩鎮窺覲太祖不取亦將有逼
而奪之者安可守匹夫之小諒而忘撥亂之大計
哉是不然諸葛亮乘帝禪之闇而取之則西蜀底
定矣謝安因穆宗之幼而取之則江東可興矣然

祝子罪知錄

卷二

共七

二子終身北面而不忍取者以君臣大義不可干
也使太祖追念世宗厚恩而報之于恭帝如亮之
輔帝禪如安之輔穆宗則衰可興亂可撥而天下
國家可安矣不此之圖乃欺孤弱寡廢主立自謂
其無利天下之心吾不信也嗚呼始也以母老子
幼而得之終也亦以母老子幼而失之孰謂天道
果無知耶何喬新

又曰子桎作通鑑續編答姜羽儀書言宋祖之篡
位與郭威無異反覆辯難因其事以誅其心深合

春秋之旨羽儀時亦有志于斯及得其書遂焚其
稿其立法之公槩可見矣陳願附記○子桎終史
書宋祖自立稱帝之際
適大雨霹靂震其書案子桎不覺而徐言曰老
天雖擊斷臣手亦終如此書此傳之已審願此
條又云聞之前輩言舊編書匡亂奉周主爲鄭王
子桎方易奉字爲廢字隱几以卧忽雷震其几云
又曰或問陳橋之變誰寔尸之曰太祖之志太宗
之謀趙普成之也昔者太祖之生有赤光之符客
遊漢東有紫雲黑龍之符其陰有帝王之志非一
日矣一旦世宗告殂恭帝幼弱中外人心密合推
戴木題點檢作天子寧非驗于此乎于是託言漢

祝子罪知錄

卷二

共六

遼師下收傾國精銳出次陳橋反掌之間成此大
事是豈無人默主于其間而將士敢爲之與杜太
后初聞變曰吾兒素有大志及臨崩曰汝萬歲後
當傳光義夫豈無故而輕爲是言哉太祖卽位之
後稱晉王爲太平天子幸普家呼普妻爲嫂又豈
無故而輕自降尊哉享國既久不立皇儲太宗蓋
默怨之矣以故一旦得志不踰年改元意者宋有
天下我實爲之而趙普踰盟蓋默知其故也嗚呼
宋之啓運若此孰謂可與漢唐並稱哉宋論推隱

未盡故著之盧格

又曰信史新頒出石渠老夫莊誦讀躊躇最當論處陳橋事爲甚含糊不直書宋

又曰今法吏求囚情不得則逮其族屬證佐謂之服辯乃施法杜氏之言已不待獻鞠而自承矣卽親書供吐實狀亦何伺泛求別證自

又曰小說中載宋事有近怪者學者類少談之有一二可異如福王長子小名佑孫次曰德孫蓋竝取立人二字後乃應德佑之號德孫卽昭陵也周密

視子罪知錄 卷二

癸辛王安石在鍾山一僧謂曰子必作相但勿念舊忍改壞祖宗之法安石曰一第未就子戲乎僧

曰嘗禪定見秦王入寺知先輩卽秦王後身也張端義與前粘罕腹癥及高宗爲錢鏐後身孝宗爲

太祖之裔仍享國之半宋代瀛國公復爲元順帝以亡元皆若不偶然者縱謂野人之談無足稱亦可見天心予奪之報不爽耳

刺曰趙匡義弑兄篡國

說曰受命篡弑馳背冰炭然而形有似者僞也定

眞僞者存乎證匡義證驗衆矣審矣無端起疑何愚甚乎斧聲一也遜避狀二也好爲之語三也宋

氏號懼乞命四也殺胤二子五也不喪宋氏六也崩年改元七也更名光義八也殺弟九也繼恩不

召德芳而召匡義德玄助之十也有一心迹事立決矣劉公桓桓暨同心者莫非確論程氏丘氏何

意爲之強辨規免春秋嚴無將之誅今人逸足徵之賊且李熹歐陽玄之言爲書文瑩胡一桂陳樞之言非書也耶按陳氏援溫公以辨而謂公不妄語其言當信固然也然紀聞之書

視子罪知錄 卷二

凡得之傳聞者注曰某云得之目擊者注曰身見此正溫公不妄雖聞而非目擊者必著所從得傾之至也太祖崩事一條注曰君倚云乃得之錢公輔則亦傳聞之一端安得以一而廢衆書中他事亦有與當時他書所記不同者非謂溫公言妄述其實亦欲覽者審求之又宋人亦有疑紀聞非溫公書者此未暇論

系曰宋開寶九年冬十月壬子夜漏四鼓晉王光義用柱斧殺兄於大寢明日太史氏特簡書曰宋趙普弑其君匡胤普辯曰壬子之夕普不得入侍

禁闥帝崩普罔聞知普曷罪太史曰君親無將將必誅開光義之將者若也曰昭曰美趙孤不絕也

祝子罪知錄

卷二

三

人臣者太史氏之書普非三子例乎

又曰慈母愛愛幼雛趙家光義爲皇儲龍行虎步狀日異狗趨鷹附勢日殊膝下豈無六尺孤阿昭阿美非呱呱夜闌鬼靜燈模糊大雪漏下四鼓餘百官不執董狐筆孤兒寡嫂夫何呼於呼床前觀地銀柱斧禍在韓王金櫃書

楊維禎樂府

又曰太祖太宗之始終見於史者若此胡一桂謂其不能不起萬世之疑夫史所謂屬以後事者非傳位乎太祖果欲傳於其弟則豈不宜使人聞其

祝子罪知錄

卷二

三

言而何爲雖已之妻與子亦不得聞太宗果得傳於兄則亦豈不宜使人聞其言而何爲雖已之妻與子亦不得聞德昭等在外固不得聞宋后等必侍疾而亦悉屏之使不得聞太宗之意欲何爲豈非因太祖無傳之之而遂行奪之之計哉故非但授受之際無一人在傍得聞其言惟其兄弟自知之而殞絕之際亦無一人在傍得見其實惟其兄弟自知之太宗雖家置一喙將何以解萬世之疑而免弑奪之罪哉昔隋文帝之終也既以其位與其子廣又以位與其子勇于是廣散遣文帝左右之人而行大事今太祖之終也無乃亦既嘗與其弟又將欲與其子是以致太宗悉屏左右之人而踵楊廣之故智乎史謂但遙見燭影晉王時或離席若有遙避之狀既而太祖引柱斧戳地大聲曰好爲之俄而殂斯狀也斯聲也可疑也可駭也而何其殂落之奄忽也宋后母子托命之言其悚懾于太宗之餘威又可知也或者謂太祖之於其弟友愛天至稱其龍行虎步異日必爲太平天

子福德非吾所及於其有疾而灼艾也爲之灼以分痛而何至於晉王之有心以賊其兄哉噫古者帝王兄弟若漢景帝之于梁孝王武宋文帝之于彭城王義康其初也亦未嘗不相友愛然其後也弟有次及之望兄無付託之誠因循積久嫌隙生焉大利誘引之於前羣小推擁之於後而兄弟遂不相容矣豈特太宗哉史謂宋后是夕遣王繼恩召其子德芳繼恩徑召晉王王曰吾當與家人議之入久不出繼恩促之曰事久將爲他人有矣時

祝子罪知錄

卷二

五

大雪遂與王于雪中徒步至宮繼恩使王止其直廬曰且待於此繼恩當先入言之王從者德玄曰便當直前何待之有乃與王俱進至寢殿以此證之亦可見其挾詐乘機之未爲無心未爲無黨內外布置有自來焉豈一日之積哉抑此史之足證者有史所不載而出於小說家者曰金酋粘罕生而腹下有癰類太祖殂時之狀其後粘罕入汴悉取太宗子孫以去疑太祖復生以報冤也此其言誠鄙俚然可以證太宗之事雖野人俗夫尚能言

之以貽後世不可泯沒爾夫君親大倫也弑逆大惡也不可以輕增加於人亦不可以輕減於人故謹而書之非但以追懲於既往亦所以懼亂賊於方來焉此春秋之意師孔氏者當世守之其可苟哉劉定之

又曰太宗之改元卽位越兩月又越一月則明年正旦矣而不肯少待遽改殘年爲元年汲汲乎削去其兄之年號而以已之年號播乎天下者蚤一日則快一日之志也且號其年也謂之興國言創

祝子罪知錄

卷二

五

業由我也謂之太平言致治由我也所謂至尊之殊號極美之大名無非欲跨越其兄而已自昔以崩年改元爲亂世之事太宗襲用亂世之事而不避徒以其兄之未嘗明以大業授已而致已自取故汲汲削去之跨越之然不虞天下後世因此窺見已之戕其兄矣晉靈公欲殺趙盾不克盾懼而出走盾之宗人趙穿弑靈公於是盾未出境而還是盾雖無弑之事然其心幸靈公之死而已得返也許悼公病瘡飲世子止之藥而死夫止之進藥

祝子罪知錄

卷二

本爲已疾也、然藥之不善、不足以已疾、而適足以致死、止也不察焉、而遽進之、以致悼公之死、則是止雖無弑之心、而有弑之事也、春秋於盾也、原其心而誅之、不以其未爲是事而赦焉、故書曰趙盾弑其君夷臯、於止也、緣其事而誅之、不以其未萌是心而赦焉、故書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所以立天下之大閑、以見君父之不可苟也、今太宗之于其兄也、原始要終而見其事、又見其心矣、大惡之歸、夫曷逭焉、北齊孝昭帝演殂、其弟武成帝湛聞祝子罪知錄

主

祝子罪知錄

卷二

人所難知、正君子之所宜推而知之也、或又曰、德昭之死、誠由太宗矣、若乃與元尹德芳、則是天殒爾、曰是孰知不由太宗哉、予聞之邵伯溫云、南唐主李煜、以太平興國三年七月七日卒、吳越王錢俶、以雍熙四年八月二十四日卒、此二君者、皆既歸宋而膺官爵、奉朝請於京師、其卒之日、則皆其始生之日也、太宗於是日、遣中使賜以器幣、與之燕飲、皆飲畢而暴卒、蓋有以也、久矣哉、太宗之行詐也、于德芳何有哉、煜與俶且忌之、而德芳惡有不忘哉、德昭之死、德芳之死、與後此廷美之死、其死之跡異、而其死之因同、無非太宗絕傳位之漸、以終金匱藏書之事云爾、
又曰、太祖之崩、史載晉王離席遜避之狀、與宋后母子託命之言、學者多疑之、而不得其說、以予考之、太祖蓋死於弑也、第史臣不敢直書耳、夫人之將死、必眷眷於妻子、此上智所不免也、豈有大漸之夕、而宋后不侍側、德昭德芳不問安、蓋必有屏之、而不得見者矣、此可知其弑者一也、富室子將

死以千金之產遺其弟，亦將感悼不已。事嫂如母，撫姪如子，豈有受天下於其兄，而其嫂殯於外舍，其姪不得其死，是何報兄之薄耶？此可知其弑者二也。太祖果挈天下以傳其弟，吾知其爲弟必哀戚滿容，不忍遽承今也，不踰年改元，惟恐開寶之號尚接耳目，革命之際，不是過矣。此可知其弑者三也。傳天下大事也，非不可使人聞者也，必將召集羣臣，道揚末命，使臣民共知之。今也將相大臣不得聞，宦官宮妾不獲近侍，果何爲乎？此可知其

祝子罪知錄

卷二

主

弑者四也。況以大位傳諸弟，則其嫂亦將有德色於其叔矣。何至愕然驚呼，欲托以命，此可知其弑者五也。以此五者推之，太宗欲追弑君之罪，其可得耶？或曰：近時文江劉文介公儼策貢士，舉此事爲問。當時對者謂太祖太宗友愛素著，必無他故。文介置之上第，今子謂太祖死於弑，則文介之見非歟？曰：文介當景泰之末，危疑之際，其言蓋有諷焉。是豈萬世之定論哉？何喬新

又曰：太宗用心之險也。夫天子之子曰皇子，諸侯

之子曰王子，其名號品秩，截然而不可易，未有以其異日當爲天子，而預稱其子爲皇子，女爲皇女者也。太宗卽位之初，命秦王延美尹開封，而德昭、德芳等皆稱皇子，及德昭不得其死，德芳相繼夭歿，廷美始不自安。宋禹錫因上變以搖之，遂貶廷美涪陵，復其子爲皇姪，女落皇女公主之號。此舉特以愚弄其弟而已。意者太祖之崩，宗室王公必有竊議者，太宗恐其因廷美以舉事也，因以此非常不正之號而慰其心，蓋使廷美知有次及之勢。

祝子罪知錄

卷二

主

而不動，然後徐爲之計耳。彼廷美愚人也，以爲吾子爲皇子矣，吾女爲皇女矣，吾爲天子，亦何疑哉？及德昭不得其死，德芳相繼夭歿，乃覺其兄之意而不自安。於是劉禹錫上變，趙普進謀，王溥等四十七人集議，而涪陵之命下矣。險矣哉！太宗之心也。秦王在其術中而不悟，卒之憂悸而死，可哀也已。同

又曰：開寶皇后敵體先朝，母儀四海，是天下臣民之母也。太宗當開寶之際，蓋嘗北面朝之，以今日

言之則嫂也以向日言之猶母也典禮儀章以送其終者豈可一毫之不盡哉今也后之梓宮不寘於內殿而寘於外舍不敢於寢園而敢於佛廬不使羣臣成服而怒侍臣之直言貶王禹偁和除州太宗之於后何其薄哉予考太宗卽位以來誥告多方戒飭諸臣無一語及太祖者賜誦之詔曰今四海混同萬民康泰蓋謂一統之業自我肇之太祖無與焉觀燈之誥羣臣曰朕躬覽庶政致此繁盛蓋謂太平之治自我致之太祖無與焉且太宗之天下誰之天下與太宗之位誰之位與有太祖之天下踐太祖之天位且邈然無一語以及之則於后何有哉論者猶謂太祖不以弑崩夫亦過厚之論歟

又曰昭憲后命太祖傳弟蓋嘗求其故矣陳橋之變匡義與有力焉兄終弟及彼有心於神器久矣詎肯安於晉王而已哉母子之間必有密謀意者昭憲溺愛幼子亦如婁獨孤二后欲立常山晉王歟當是時太祖尚無恙也百歲後德昭德芳之壯

與否未可知也昭憲雖賢智豈能逆知身後之事哉柰何以柴氏幼兒失天下而脅太祖也然則昭憲之命蓋出於太宗之謀歟太祖泣而受教特龜勉從之耳非其情也故終身不立德昭爲太子亦不立匡義爲太弟寢疾之夕召入寢殿蓋將二三德焉此所以啓官人盡屏俄而上崩之禍歟同演曰宋舊史以新史成不行於世新書未刻時學子亦罕見人間節本諸冊獨見胤義二主溢美之言爾迨劉公昉摘而論之其於二主可謂篤論識卓義嚴超然拔類學者翕然信之論亦定已及程丘二氏忽有考論竭心力爲之以反劉說然而世有公是公非寧不定於一耶夫論事者識識有闇明斷義者心心有是非心識同得於天而異於已明闇殊故取舍異是非一而已矣天不以人移人亦不能移亦自不移是非不移者心不移心不移者天不移是非所歸豈人口牙能遷流乎故要之匡義旣不以弑奪怡然授受於胤也何故絕無毫髮感荷復以何事反讎而有殺姪殞嫂諸事此在

童駭女狄能灼於衷亦何俟斧聲好作諸疑辯若程丘之云哉不然則亂事事厚弟義事事薄兄於人情當作何理推驗二主於今學者無與何厚何薄誰毀誰譽天理是非不能強移也法家遇事賤昧不得以迹求者猶能原情定罪以傳於法法當則囚服囚非強服服於已心更非強服之法用心立事佚於法不以心治之當何定乎於是爲吏若君任不治而已平用心斷法天入之道也春秋誅意推見至隱必緣事以求意意此事彼必據意以

祝子罪知錄

卷二

三

賞刑意之所在加之誅絕而不得辭是誠孔氏家法如程丘之說以劉億逆影響則必伺事迹大備史人書記繁縟而後定之耶如是又豈待於爾耶文不具則遂任不治耶春秋有親尊二諱宋人用之歐陽玄等闇劣不能燭而定之如是則何貴於學士何藉于六經文不具任不治狩河陽王果以巡遊許止弑買信同商臣乎杪周諸侯之迹各在其史春秋何事而作夫子不亦贅乎學士師孔子用春秋以經世曾不若一明法胥異哉二氏之言

也二氏必欲強故出大懟於論定誠何意與二氏以經史之學自任將矯異以爲高而弗顧天理之正人心之公亦何等爲心乎

又曰史稱匡義大有爲如許程丘共之及論改元便謂姑襲一時常制何立語不自點檢揆審世所謂護短耳

又曰匡胤稱弟語與灼艾等事恐亦史家過飾欲蓋而彰之類爾不然胤無傳弟心作僞以欺毋與弟義得其情而遂事乎此舉與杜氏無稽之命姦

祝子罪知錄

卷二

三

普反覆之機皆可叅得大率逆取之際兄弟既同其謀自有如許僞態紛攘也

祝子罪知錄卷三

吳

王世貞元美校

濟南 李攀龍于鱗閱

刺曰今世予奪古人多誤

說曰善惡分塗則哀槌貴別重輕殊貫則升沉尚審奈何中鏡弗拭他聲逐鳴遂至舍顏就蹠毀施譽鹽若夫衡石失量尋尺錯度其猶可已乃亦蘭猶倒目玄皓反呼謂之何哉然而假我茲辰踞其

祝子罪知錄 卷三

昔地返聆回視索之玄扃未嘗不昭然發矇得其所處鑄鼎靜列鈞石誠懸神工灼而形彰法象用而力審物貌無遁皇衷乃安斯則知人之悲矩亦勸懲之弘術乎且寰區悠闊品務毛攢何勝檢尋姑引千一部判左右繪次丹青若事在兩疑行非一致消息挹注貫而齊之其諸周詳故有別製都凡既顯彼可例求焉爾

伯夷叔齊聖也

說曰德與望旦殊形而一地正名扶極奠天地遏

亂賊功亦與弔民致太平者甲乙然無佐逆假撮之咎故此為聖而望旦不可也

系曰周之興二人相謂曰吾聞西方有人似有道者試往觀焉至於岐陽武王聞之使叔旦往見之與之盟曰加富二等就官一列血牲而埋之二人相視曰嘻異哉此非吾所謂道也昔者神農之有天下也時祀盡敬而不祈喜其於人也忠信盡治而無求焉樂與政為政樂與治為治不以人之壞自成也不以人之卑自高也不以遭時自利也今

祝子罪知錄 卷三

周見殷之亂而遽為政上謀而下行貨阻兵而保威割牲而盟以為信揚行以設衆殺伐以要利是推亂以易暴也吾聞古之士遭治世不避其任遇亂世不為苟存今天下闇周德衰其並乎周以塗吾身也不如避之以潔吾行二子非至於首陽山遂餓而死焉若伯夷叔齊其於富貴苟可得已則必不賴高節戾行獨樂其志不事於世此二士之節也

又曰嗟首陽之孤嶺形勢窟其盤曲忽吾觀今

二老時采薇以從容乃訊其所求問其所修何務何樂而竝茲遊二老答曰吾殷之遺民者也厥胤孤竹作藩北澗少名叔齊長曰伯夷西伯昌之善政育年命於黃耆遂相携而隨之冀寄命乎餘壽而天命之不常伊事變而無方昌伏事而畢命子忽覲其不祥乃興師於牧野遂干戈以伐商乃棄之而來遊誓不步於其鄉余閉口而不食竝卒命乎山歿

杜篤首陽山賦

又曰天人革命絕景窮居采薇高歌慨想黃虞貞

視子罪知錄

卷三

風凌俗爰感懦夫

陶潛

又曰當武王仗鉞二公推忠臣之誠明死君之節伏車而諫慷慨瀝血武既爲王二公以立志貞也檢身操也以臣伐君不可訓也相於國莫非其土異於事不食其粟乃西上首陽之山歌采薇而死蓋天下義感之始也及孔子生東周之季演中興法游夏之徒皆誨納於教未嘗叙仁人烈士不免於二公者焉謂不辱其身不降其志矣固君臣之分以愛其節繼之者忠矣仗之者義矣施之者誠

矣用之者確矣昭矣至矣躋矣允矣上古無以加百代爲之憲

梁卿升

又曰士之特立獨行適於義而已不顧人之是非皆豪傑之士信道篤而自知者明也一家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寡矣至於一州一國非之力行而不惑者蓋天下一人而已矣若至於舉世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則千百年乃一人而已耳若伯夷者窮天地亘萬世而不顧者也昭乎日月不足爲明萃乎泰山不足爲高巍乎天地不足爲容也當殷之

視子罪知錄

卷三

四

亡周之興微子賢也抱祭器而去之武王周公聖也從天下之賢士與天下之諸侯而往攻之未嘗聞有非之者也彼伯夷叔齊者乃獨耻食其粟餓死而不顧由是而言夫豈有求而爲哉信道篤而自知者明也今世之所謂士者凡一人譽之則自以爲有餘凡一人沮之則自以爲不足彼獨非聖而自是如此夫聖乃萬世之標準也余故曰若伯夷叔齊者窮天地亘萬世而不顧者也雖然微二子亂臣賊子接迹於後世矣

韓愈

又曰天必從道、道不由天、其曰人乎哉、大聖應千
百年之運、仁發於祥、義動於瑞、上聖帝也、次素王
也、莫不應乎天地、亘乎日月、動乎鬼神、或有守道
以介死、秉志以窮生、確然金石、不足以爲貞、澹然
氷玉、不足以爲潔、非其上古聖人、不以動其心、况
當世富貴之士哉、斯其自信乎道、則天地不可得
而應也、嗚呼、夷齊之志、嘗以神農虞夏形於言、由
是觀之、豈有意於文武者哉、然跡其歸周、從諫而
死、彼當求西伯也、而得武王、不曰得人乎、既得其

視子罪知錄

卷三

五

仁而不取其諫、則夷齊之死宜矣、太史公以其餓
死責乎天道、嗚呼、若夷齊之行、可謂道不由天者
乎、如不得仁而餓死、天可責也、苟夷齊以殷亂可
平而臣於周、則周召之列矣、奚有首陽之餓乎、若
夷齊者、自信其道、天不可得而應者也、天尚不可
應、况於人乎、况於鬼神乎、皮日休

又曰列位於朝、無言於君、曰輔歟、抗節於野、有言
於君、非輔歟、麟鳳龜龍、王者之嘉瑞、朝其庭乎、暮
其沼乎、武王聖人也、周公聖人也、召公賢人也、天

下三分、以其二分以火殷辛、且致夷齊之扣馬、設
使盡天下之三分、姑至殷辛之自火、然若泰伯之
君吳、則百穀合穎於舜耕、九鼎同波乎禹珪、仲尼
之又盡善也、寧獨韶乎、既而異諸、則周之道、首陽
之餓、乃諫死、黃滔夷齊輔周

又曰夷齊雙骨已成塵、獨有清風日月新、餓死溝
中人不識、可憐今古幾何人、司馬光

又曰遜國同來訪聖謨、遍觀爭國誓師徒、耻生湯
武于戈日、寧死唐虞揖讓區、大義克身安是餓、清

視子罪知錄

卷三

六

竟有所未應、無始終天地亡前後、名骨雖雙此行
孤、后延年

又曰仲尼聖人也、於君臣之分、有難言者、其在聞
韶、則曰盡美矣、謂武則曰未盡善也、於書叙湯誓
曰伊尹相湯伐桀、泰誓曰十有一年、武王伐商、其
稱二賢曰求仁而得仁、又曰民到於今稱之、則是
二賢之於名教、有大功也、之於君臣、有大義也、微
二賢之節、微二賢之稱、其如後世乎、邵必

又曰避紂窮居北海濱、歸來端爲有仁人、武王不

聽車前諫餓死西山志未伸 王十朋

又曰史談作伯夷傳難其善人而餓死擬諸顏跖之壽夭疑天理報施之非予謂武王以臣伐君二

子爲萬世扶持名義故不食周粟而甘心餓死與回之天不同故夫子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 俞文豹

又曰黃魯直謂二子諫伐好事者爲之說耳夫義抗白刃耻事周粟謂事不經見臧哀伯何獨見稱

武王克商義士猶或非之不然二賢自海濱善養來歸苟周命維新明德崇義之世不知俯仰何所

視子罪知錄 卷三

愧怍困踣於茲山之下乎 王惲

又曰從經懿操狎孤兒世事尤非扣馬時若道後人真可詎空山焉有二賢祠 楊奐

又曰絕粒當年耻事周死於仁義更何求首陽山下兩丘土能使磻溪釣石羞 龐才卿

又曰二賢遜國之事輕而扣馬之志重去周之事小而耻其言不用之志大微二賢何以爲後之人

臣者之戒也其有功於天下萬世孰謂其不在於斯矣嗚呼孔子稱周之至德曰泰伯文王也若二

賢不亦泰伯文王之心者與子曰不降其志不辱

其身求仁而得仁此之謂也又何怨 張孟兼 又曰八百年周忠厚世首陽誰表墓前碑 謝瑩

武庚孝也

說曰不遺父讐

管鮮蔡度公也

說曰從殷義士以復仇私恩弗廢大義求

管夷吾功罪不相蔽也

說曰行已爲智治國爲仁不死之愆瑜瑕一玉

視子罪知錄 卷三

演曰事力自懸德功亦別謚智允矣稱仁一道不

得爲標

系曰蘇洵軾轍程頤朱熹元結諸言亦無必爾李

德裕庶近之孟軻則過矣亦殊孔之一也大率仲

人也如斯而已耳無事深求之

莊周總萬而一者也

說曰百氏之傑宣尼之輔可謂亞孔一人焉

演曰康懷逝而鴻尾靡三五作而聲明振波流遂

委忠質興尚暨於蒼靈夥昧五紘散落道體隱沒

典章燿蕪俗乃猥亂言亦芬攘不有孔父大道斷絕人經滅矣是以先師遐尋廣覽總彙萬塗崇執正典獵涉芻蕘翦截而綴維之截之以祛害維之以樹教終古馮從遂完斯世本仁祖義執禮和性持綱建紀正名誅亂粲然方策有舉卽行若夫大道本元冲玄眇密或少及而不盡平生對問弟子君臣朋友隨事發述門人集論其語不越乎仁義禮樂與六經之旨契合皆道之具耳以爲上智不能衆下愚不可移滔滔萬古中人特繁修道爲教

視子罪知錄

卷三

九

是準是列彼其本體淵淵其淵莫究話言不太聲色幽樞間啟芒緒可紬上知相逢不言而信故其語曰吾無隱欲無言日用而不知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子貢曰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所謂上焉不得聞焉非道之元也耶已而殷楹尋莫岐鳥不鳴皇典空懸代勢逾隕王澤枯涸民風澆扇道之所存英華隕而枝葉槁醇醪竭而粗滓留亡幾何時千子空涌驤雲蒸霧穰穰粉粉嵬裂汨悼倍繆

益亂子休抱絕智之姿秉拔代之鑒燭皇初之根緼洞萬有之末塵衡睨九域上玩百王噫嘻汰哉良不滿足其一矧然爲質過狂亦不及狷旣不能爲夫子之修道亦不能忘情於痛時救過返本沉襟耿耿庸詎弗知夫道元希夷不可復見而不能不言言彼必妨此故須至於非唐虞詆洙泗庸詎知夫世術雕琢不返鴻濛而不能用極必大僞故須激於燒符壘破衡斗情非誚儒亦豈尊孔丘也孔子之言果以道爲完於教者已乎是喪其

視子罪知錄

卷三

十

本矣以所不言非用世之教言用世之教者非道乎則二矣以欲無言者民不知者不可使知者不可語者不可得聞者止使今後知者勿述已乎是瞽之矣然而獨何爲而徒言乎斯也與獨何爲而不言乎彼也與嗚呼道裂矣語其初則奚救救裂之不給而釋救以從冥乎莊知之矣然而龜變之道方成師教終世無復渝徙坑之弗加遏之無止莊亦知之道本自一何事異同然而孔布其末弗盡其初示其數弗盡其故不盡也者是莊之所側

也、人生而未世、時以氣生、血亦生而未穀、以穀

生、生而青、以藥生、刺灼湯液人生而青、而弗能穀

也、一乎藥、藥亦生也、穀亦生也、穀亦生也、青弗藥

予之穀、穀其死矣、夫孔子之臨青也、以刺灼湯液

生之、庸詎謂穀穀不生人也乎、莊也、庸詎弗知乎

穀穀不生青也乎、嘅乎惻乎、人以一藥、而弗覲乎

穀穀之爲本也、藥之爲權也、而庸詎知夫三皇往

而斯世其長痂也、夫孔不言氣、若穀穀、時後也、言

而無庸也、以時後不言、而不言且絕、絕而久都亡

視子罪知錄 卷三

之矣、而不日用、不知、不可使知、不可得聞、爲不若

是引其緒、示其囊括、則爲二之也、爲喪之也、爲瞽

之也、已、故恒言者、未、不言者、本、莊知之矣、惻之矣、

而謂其不言且絕、言引而不繹、示而不解、亦昧而

終亡、故特言之、而饒言之、饒言之、乃與孔若背、莊

庸詎知夫禮樂度數、政令刑戮、之爲藥也、夫吾安

得世口盡穀穀、穀穀不已、青、穀穀生本也、惡乎得

不言、言與孔竝建世、其無終昧、無終亡矣、此莊生

之本趣也、夫青之時乎藥、有絕穀穀矣、令生安而

不青也、而唯穀穀、則視藥也、何物也、何庸也、何有

也、故莊語穀穀、則惡得不痛、詎藥歟、語冥極、則惡

得不痛、詎絕禮樂政事物度、斗衡符璽之間乎哉、

故孔莊、一道也、老列等故言之貌也、孔必達莊、莊

必培孔、孔必異莊、莊必異孔、言之心也、孔必協莊、

莊必出孔、孔必一莊、莊必一孔、凡今之語莊也、庸

詎知乎此也、夫孔莊、既往、爲之者、師孔、或置莊、右

莊、且惑孔、典午諸子、性識超峻、其遇莊也、若磁鐵

若鱗水、若翼以風、然而弗知、夫其本趨焉也、偏得

視子罪知錄 卷三

乎其高玄妙勝也者、豈是汨夷其中、無復覓尋焉

以知夫必藥以救世、穀穀以保生、一以汨夷者、安

而徧用之、用以放身、用以爲君臣、用以攝民禦寇

戎施、張乖荒、躋踣蕩漂、裁已殞邦、爲稱自孔者、楨

笑、悲夫、今爲崇莊、斥莊、皆不知而爲之者、嗚呼、知

莊也、奈何、夫子吾黨、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適

稱莊之謂矣、是莊之謚誅也、夫莊後孔、不遇裁、不

後而資超、將受裁否、與夫求不裁、其仲軼乎、柴不

裁、其尾生乎、由不裁、其吳白二起乎、師予不裁、其

儀秦乎憲滅明不裁其黔牟之飼夫乎回不裁亦
冠七十其裁也能擇而服膺而佚於三月之餘也
甚矣孔之善裁莊遇受裁不裁不之知然而賜不
裁也將莊下莊裁將賜而上也與戲莊今失裁亦
未之或知也然而假令遂亡其言老列等同且焉從識
本末之大統爍今古之變遷悟孔莊之不二而懲
晉士之參差者哉

系曰世之論莊子者不一而學儒者曰莊子之書
務詆孔子以信其邪說要焚其書廢其人而後可
祝子罪知錄 卷三

其曲直固不足論也學儒者之言如此而好莊子
之道者曰莊子之德不以萬物干其慮而能信其
道者也彼非不知仁義也以爲仁義小而不足行
也彼非不知禮樂也以爲禮樂薄而不足化天下
故老子曰道失後德德失後仁仁失後義義失後
禮是知莊子非不達於仁義禮樂之意也彼以爲
仁義禮樂者道之末也故薄之云爾夫儒者之言
善也然未嘗求莊子之意也好莊子之言者固知
讀莊子之書也然亦未嘗求莊子之意也昔先王

之澤至莊子之時竭矣天下之俗譎詐大作質朴
竝散雖世之學士大夫未有知貴已賤物之道者
也於是棄絕乎禮義之緒奪攘於利害之際趨利
而不以爲辱殞身而不以爲怨漸漬陷溺以至乎
不可救已莊子病之思其說以矯天下之弊而歸
於正也其心過慮以爲仁義禮樂皆不足以正之
故同是非一彼我齊利害而以足乎心爲得此其
所以矯天下之弊者也既以其說矯弊矣又懼來
世之遂實吾說而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也
祝子罪知錄 卷三

於是又其心於卒篇以自解故其篇曰詩以道
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人道陰陽春秋以道名
分由此觀之莊子豈不知聖人者哉王安石
又曰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
衆伎皆有所長時有所用用以明聖人之道其全
在彼而不在乎此而亦自列其書於宋鉅慎到墨翟
老聃之徒俱爲不該不徧一曲之事蓋欲明吾之
言有爲而作非大道之全云爾然則莊子豈非有
意於天下之弊而存聖人之道乎莊子用其心亦

工於聖人之徒矣。然而莊子之言，不得不爲邪說比者，蓋其矯之過矣。夫矯枉者欲其直也，矯之過則歸於枉矣。莊子亦曰：墨子之心則是也，墨子之行則非也。推莊子之心以求其行，則獨何以異於墨子哉？後之讀莊子者，善其爲書之心，非其爲書之說，則可謂善讀矣。此亦莊子之所願於後世之讀其書者也。同

又曰：莊子善助孔子者，要不可以爲法耳。其言皆實予，而又不予，陽擠而陰助之，其正言也，蓋無幾。

祀子罪知錄 卷三

至於詆訾孔子，未嘗不微見其意。蘇軾

陳湯甘延壽，其武不失忠也。

說曰：廣公絕代，皇我漢武，利社乃專，軍中不受，迹矯志順，智哲材諄，不隨有獲，有孚在道，展矣至忠，明功何咎。

系曰：更生之議允矣，衡顯非也，胡寅謂矯無小大，政以功量酌而見，何謂無之。

又曰：奮不顧身，決計出之，可以孤軍取單于之頭，懸之藁街，自漢擊匈奴以來，未有能如此者，而以

一切矯制生事，謂之有罪而赦之，不使有尺寸之

賞，此天下皆知其不近人情，而人不服也。然使遂

厚賞之，一不問其矯制，如受命討伐而有功者，則

亦不可。夫所惡夫賞矯制而開後患者，謂其功可

以相踵而比肩者也。陰山之北，凡幾單于，自漢擊

匈奴以來，得單于者幾人？終漢之世，一陳湯耳。匈奴

五分其國，而未嘗有二單于也。其不可常僥倖

而立功者，又寡少如此。則旣封湯，乃著之令曰：有

能矯制斬單于者，無罪而封侯。吾意漢雖欲再賞

祀子罪知錄 卷三

一人，數十年莫繼也。惟爲說不明，若擅興而有功

皆可繼賞，故沮功之說所自而起，使必如湯，乃俟

五單于皆至，是俟者五人而止，何遽有要功生事

之憂哉？張耒

楊雄用儒以全忠也。

說曰：或云大姦如忠，擬姦謚雄，雄誠穎夫，將師竇

公，不善用愚，不姦不忠，訟履沂心，不忠自愚，愚自

懦，懦自失榮。

系曰：評雄甚衆，時予時奪，皆求之過，大畧諸人過

於賞朱氏過於罰罰亦未足蔽其罪也稍系近者
又曰雄仕漢遇莽新室之亂既不能去又懼禍乃
爲斯文以媚取容嗚呼君子仕以行道道不行則
行其節莽之不臣雄宜以君臣之義匡救之以行
其道苟畏其威愛其死則投簪以明其節詎有苟
祿偷生徇非飾詐廣引秦過以喻惡則是諛其篡
逆也與古之持顛危死名節者背而馳也或曰古
人臨危制變亦權道也雄知莽不可正故矯爲其
辭姑務脫禍亦權也曰不然聖人之權不失其道
祝子罪知錄 卷三

未見捨其道而從權仲尼仕魯以桓子荒齊樂知
不可正乃去之曾不聞矯爲其辭以求庸於魯也
陳黯

又曰雄非君子也周公以來未有漢公之懿也此
雄之罪也夫謂救爲麥大愚也謂鹿爲馬大姦也
雄以其書僭經如兒曹之效老成賓主長者見之
特一笑耳唯符命之作非大姦則大愚清淨寂滅
者爲之乎鄭厚

嚴光姦鄙也時苗羊續姦貪也

說曰姻位之謂鄙樂賄之謂貪貪反廉鄙反隱三
子方以廉隱著而反稱之可耶嗟乎非姻位姻名
耳非樂賄樂名爾凡姻與樂皆其中誠利之者利
之者愛戀仰慕求必得以遂所懷或利名或利貴
或利富或利逸欲或利驕慢或利道德或利事功
利之物殊利心一也利必欲得無所不至趨於姦
矣如使非利而爲之則弗得而已矣吾中無損也
必得之姦乃作焉無所不至矣今光苗續志廉志
隱非利聲哉夫曷爲裘羊曷爲橫足曷爲斤相府
祝子罪知錄 卷三

曷爲置犢必宣言曷爲不投魚於淵彼哉惟恐物
色之不獲也傲態不訐也饋者百姓弗知也極可
爲爲之其謀果用是遂而聲由此起亦烏知明者
已隨闕其其奸也乎或以其詐之善猶愈詐惡蓋
勿求備以少示勸噫凡善爲可以合道慊志益人
道焉耳今操三子心以行已大於此者將爲之能
必至壞皇衷賊天性禍邦家不可以不嚴辨
系曰余幼見方公希直論光大畧謂其過激加足
之事朋友且不可況君乎如范記謂微光武不能

遂其高可矣。謂微光不能成光武之大不然也。今檢集本不同。豈刻者易之歟。如苗之被誅則已多。元世祖謂不知其在任娶妻妾生子亦肯留下否。乃可發笑而理極當。

謝安大雅哉。君子人也。

說曰弘毅靖定固然。

系曰或謂舉姪奇勲是其僥倖終奕折齒爲其矯情皆穉兒駭語爾。

演曰艮止也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安石以之。

祝子罪知錄

卷三

玄逸才也。

演曰本自具辨孰爲倖致假力朱序故是童言。

鄧攸子而不孝父而不慈人之獸也。

說曰留姪豈必全兄捐兒已絕父母古之姦民先王必誅子曰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

也。攸後內妾得甥也固竟不娶絕嗣

演曰凡手刃血屬要其君者必以爲身利如樂羊

吳起利功與貴豎刀利寵榮彼本甘爲小人愚不肖也何誅乎攸利在名與姦等爾人果稱之則攸

得其名集其姦而實則爲小人不肖矣天之靈君子之賊可不誅乎。

王珪魏徵不忠也。

系曰不死建成之難害於義矣後雖有功何足贖哉。程子

又曰有謂二人王朝所命不得私死所事或援管仲相校皆不當理又謂三人所奉有兄弟之殊處之可有死否之異愈不協義今悉不陳。自語

徐敬業忠矣孝矣。駱賓王忠魏元忠不忠

祝子罪知錄

卷三

說曰討賊復國唐之忠也勳黨武而業討之蓋前人之愆忠孝偕也爲忠孝者亡料成敗春秋大居正論敬業者何用他尋張唐英之論是矣槩近於此不更系之。

系曰懸紫帳中妖牝啼廬陵下殿黃臺西二三義士謀大舉揚州都督開三府勝兵一聚十萬餘山東豪傑爭相呼金華駱生哀六尺檄文一紙春秋筆帳前天授韜畧師韜畧不用將何爲空令玉鈴誇賊選魏郎劉郎雙桀犬。楊維禎樂府

李白百俊千英、萬夫之望、又唐廷簫鳳、

說曰、誚訐真勇、氣蓋天下、沈光蘇軾二豪之談、雋永矣、璘逼脅、微按已昭、何復牽累小夫、沾沾駭矚乎、首鼠伸縮、高其學、弗定其人、睹其狂、無燭其道、悲夫、荆工獲鏡于和寶、槍化鵲、長庚何有於爾曹也、子雲復作、豈患捐玄、故稍建芳標、亦繁鋪霏雪、官商之贊、列在本條、

系曰、太白聰明才韻、至今爲天下唱者、業術匡救、天必付之矣、致其君如古帝王、進其臣如古藥石、
祝子罪知錄 卷三

揮直刃以血其邪者、推義輟以輦其正者、豈憑酒而作、憑酒而作、彊非真勇、太白旣以誚詰矯時之狀、不得大用、流斥齊魯、眼明耳聰、恐貽顛踣、故狎弄杯觴耳、築其聰、翳其明、醒則移於賦咏、使疏其聰、決其明、移於行事、彊犯時忌、其不得醉而死亡也、當如骨鯁忠直、遞有其人、收其逸才、幸於太白、
光

又曰、太白、狂士也、又嘗失節於永王、璘、此豈濟世之人哉、而畢士安以王佐期之、不亦過乎、曰、士固

有大言無實、虛名不適用者、然不可以此料天下之士、士以氣爲主、方高力士用事、公卿爭事之、太白使脫靴殿上、固以氣蓋天下矣、使之得志、必不肯附權倖以取容、其可使從君於昏乎、夏侯湛贊東方生曰、開濟明豁、包含弘大、陵轢卿相、嘲哂豪傑、籠罩靡前、駘蕩貴勢、出不休顯、賤不憂戚、戲萬乘若僚友、視疇列如艸芥、雄節邁倫、高氣蓋世、可謂拔乎其萃、游方之外者也、吾於太白亦云、太白從永王璘、當由迫脅、太白識郭子儀、而不知璘乎、

祝子罪知錄 卷三

蘇軾

又曰、太白之事、始而隱以俟命也、中而仕以求用也、終而退以全身也、其文頌而諷、以救時也、僻而興以矯俗也、清而麗、以見才也、
王禹偁

又曰、太白以布衣入翰林、旣而不得官、史言力士激貴妃爲所沮、今集中有雪讒詩、大率載婦人姪亂敗國、其畧云、彼婦人之猖狂、不如鵲之彊彊、彼婦人之姪昏、不如鷄之奔奔、坦蕩君子、無悅簞言、又云、姐已滅紂、褒姒惑周、漢祖呂氏、食其在旁、秦

皇太后毒亦姪荒蟬竦在東遂掩太陽萬乘尚爾
匹夫何傷詞殫理窮心切理直如或妄談吳文是
殛味此詩豈非貴妃與祿山淫亂而白曾發其姦
乎不然則飛燕昭陽之句何足深怨洪邁

又曰唐治既極氣鬱弗舒乃生人豪上天之奇矯
矯李公雄蓋一世麟遊龍驤不可控制糝糠萬物
甕盎乾坤狂呼怒吼日月爲奔或入金門或登玉
堂東遊滄海西歷夜郎心觸化機噴珠涌璣翰墨
所在百靈護持此氣之克無上無下安能瞋目閔

祝子罪知錄

卷三

乎黃土手搏長鯨鞭之如羊至于扶桑飛騰帝鄉
惟昔戰國其豪莊周公生雖後斯文可侔彼何小
儒氣餒如鬼仰瞻英風猶虎與鼠斯文之雄實以
氣克後有作者尚視於公方孝孺贊

演曰太白志操行事論者固多予以詳錄集中自
言及者左驗亦已甚著要之才識既高拔時世爲
赤誠激然至謂如或妄談昊天是殛其忠憤激烈
摺骨湧飛血什伯於甫氣益且未論也且必言于
君邪妃寵極盛難犯之際禍萌未作之時智勇二

端迥非衆及而甫特述於亂成之後其心與識相
去亦遠學子見杜喋喋時事便以爲李忠義亞之
世所謂眼前三尺光也青蓮情見乎辭者難以盡
錄畧舉其目最明白者劉夜郎書懷贈江夏韋太
守良宰一篇及雪謔詩外可參決者如詩懷示息
秀才書情贈蔡舍人雄上崔相百艸章上魏郎中
萬憤詞贈張相鎬寓言二首內周公負展之篇永
王東巡歌贈王判官等可相覆祭他篇傷今援古
槩言立世樹聲之詞類見胸懷本趣又未暇究抑

祝子罪知錄

卷三

公之言志寥寥眇存其亦欲千載之彥口而心之
矣乎今拈起之頗近桐爨

又曰王安石謂李詩十句九句說婦人酒此兒童
之見安石雖謬不至此恐非其語不求其所以說
婦人酒者太白豈無故耶不然太白直一酒色兒
曹耶此正是宋人捨李取杜一種癡見亦不足計
李德裕爲賢相爲正人爲豪傑

說曰藻第材物勢互異同或毀或譽必歸於一獨
贊皇襍然不齊以吾鑒之亦焉用惑是爲繁稱焉

大歸三品無覲者矣。夫其良趾時科傑之更傑，千載一偶，至平心履操蹈，動猷機畧，風烈崖迅，事必軼羣，惟黨也者，其過矣乎？悲夫！從親致孝，賢者過之，亦可憾也，亦可弔也。夫子曰：「我未見剛者。」夫剛也者，與剛生褊矣。凡美剛矣，失褊也。

系曰：德裕制變御事之方，裴度有愧。然度務中和，德裕矜才快意，故多悔。蘇轍

又曰：度與德裕皆賢相，度以功名終，德裕斥死，度不為黨。德裕為黨，故也。范祖禹

祝子罪知錄

卷三

又曰：德裕傑才大功，以不能忘怨而及禍耳。孫甫

又曰：德裕是唐中世第一等人物，其才遠過裴度，錯綜萬務，應變開闔，可與姚崇並立，而不至為崇之權譎任數，使武宗之才如明皇之初，則開元不難致，其卒不能免禍，而唐亦不競者，特怨浪太深，善惡太明，及墮朋黨之累也。葉可藹

韓偓歲寒之松柏，社稷臣也。

說曰：凝霜返日，版蕩誠臣，悲夫！士也，醉其才華，遂至忘其忠憤。

楊凝式孝哉，與忠偕行。

說曰：秉獎懿德，貞心剛操，顛風折楠梓，幹撥條葉，紛幹蠱之子克矣。而未及不事王侯，子曰：「甯武子，其愚不可及也。」

系曰：凝式雖仕歷五代，以心疾閒居，故時目以風子。然言足厲俗，智足全生，正諫以直，吏隱如愚，豈特甯武子東方朔之流乎？世知笑其佯狂，賞其墨妙，而不言其風烈挺挺。黃詔

祝子罪知錄

卷三

又系曰：偓事昭宗艱難中，謀議明正，力辭相位，眷眷於君，卒忤全忠，貶去，而昭宗亦弑矣。君子悲之。

孔子稱志士仁人者，偓有焉。陸槩

演曰：有人心者，為君拜韓，為父哭楊。

李筠劉鈞忠孝完矣，惜重進之間然。

演曰：姜漸序陳，樞通鑑續編，言樞書重進謀反，以明君臣之分，蓋以既受宋官，且欲朝汴，故爾。子樞以責備太過，然將末滅之，無由也。其拘陳思誨志，或未可知，蓋可哀焉。史謂以移鎮異志，并入朝之事，恐皆宋人飾語。

种放鄙夫

說曰患得患失的是斯人、矜傲很懷、浮躁貪污、淫侈暴橫、怙勢肆凶、所謂無廉耻者、異哉窮奇禱杭饕餮并鍾匹夫、

系曰真宗召放拜官、待以殊禮、名動四海、後歸山、侍恩驕倨甚、王嗣宗言放實空疎、才識無以踰人、專飾詐巧、盜虛名、陛下尊禮顯擢、臣恐天下竊笑、長澆僞之風、且昔召魏野、野避匿、而放陰結權貴、以自薦達、因挾其陰事數條、上雖不問、而待之淺、

衰司馬光

祝子罪知錄

卷三

王

又曰放責數嗣宗、嗣宗怒、手批其頰、放乘驛訴之、詔放徙居避之、嗣宗去郡、有贈詩曰終南處士威風減、渭北妖狐窟室空、嗣宗喜、謂子孫吾死刻置墓旁、甚爲榮也、希哲○宋咸王闢之王明清大畧同

又曰放還山、真宗命宴餞、羣臣賦詩贈行、杜鎬獨跪上前、誦北山移文、一座盡傾、上尤善之、王琪

又曰初放母好道家言、放阿其好、終身不娶婦、世以其能行人所難、益高之、屢薦不出、張齊賢又薦

乃召拜大司諫、賜名第什器、四遷至工部侍郎、卒放屢還山、上輒爲詩置酒餞之、昔堯起舜於畎畝、位以司徒、商高宗起傅說於巖野、而位冢宰、授受之際、不嫌駭衆如此、而功勳竟立、豈藉虛名而誕後世哉、竊觀真宗特禮种放、近世天子未聞也、而放之行、乃叛其初學、以棄人倫爲難、有君而無臣、惜哉、放既正已不足、則其用舍行止之節、曷議焉、

王回

祝子罪知

卷三

王

又曰放既隱操不終、雖眷禮優渥、然常憂畏、其後卒遭嗣宗之辱、可爲輕出者之戒、陸游

又曰加以山林高士致名、而以恩寵踰節、傲於他人、何以見其高哉、所謂高者正在不榮通、不醜窮也、一旦寵遇而滑撓其心、則其爲怒也淺矣、王達

張浚愚而好自用也

說曰浚志端名正、忠盛才小、識闇空疎、脫漏乖張、錯繆鹵莽、偏忍褊懷、佻躁自用、皆其爲人之實也、美惡雜焉、以其美者可言、而又加以時君之寵任、爵位之極貴、挾以道學之嘉名、故舉世誦其忠、贊

其賢一切匿置其惡而不爲之權衡至于後代而尚紛紜亦可怪哉當時顯者稱之趨其勢畏其權也隱者稱之附其名也後人何爲者哉今試取其美惡而審校之爲孰多耶重耶孰寡耶輕耶昭昭乎智不勝其愚賢不勝其不肖功不勝其過公不勝其私如此當定其人何如者耶成敗又未計也夫由其爲賢之在乎忠也故雖壞事誤國徒忠無益而猶有似于賢者之過而竟爲賢不知其過而入于不肖也亦由其賢之在乎忠也故雖壞事誤

祝子罪知錄

卷三

三

國徒忠無益而猶有似于愚者之不及而無傷于賢不知其不及而亦入于不肖也是則要之總其一人之身賢愚不肖者襍焉而爲愚不肖者多人特以前之疑似不能決也于是遂至獨存其賢而恕其愚置其不肖亦可嗟也至其所最害者自用一端百疾之本與其譸張道學籠絡浮虛馳空名貽實害而粉藻傳述以誤來世則公非不得移將消息一言以蔽之固無若夫子所謂愚而好自用者矣

系曰浚殺曲端士庶以端累立大功死非其罪真不痛惜之軍士悵恨有叛去者

史

又曰趙鼎言臣與浚如兄弟今以閒而異當去帝曰俟浚還議之及浚聞奏辯復不悅帝多從浚鼎遂罷去

同

又曰浚受委命之重而三將三敗者以量狹而不能下士智闇而不能知人故耳

同

又曰逆亮就戮之初諸將不能渡淮而發一矢葛虜定位南北之勢復成立敵浚乃欲長驅以定中

祝子罪知錄

卷三

三

原進退緩急皆兩失之

吳敵

又曰浚素輕銳好名士之稍有虛名者無不牢籠揮金如土視官爵如等閒士之好功名富貴者無不趨其門且其子栻以道學倡名父子爲當時宗主在朝顯官皆其門人悉自詭爲君子稍有議其非者則目之爲小人紹興元年合五路兵三十餘萬一旦盡覆無一人敢言其罪直至四年辛炳始言之不過落職居福州而已酈瓊之叛公論沸騰言路不得已疏其罪并逐言者及符離之敗國家

平日所積兵財掃地無餘乃以殺傷相等為辭行賞轉官無虛日隆興初軍國大政莫如符離之役而實錄時政記並無一字及之公論安在哉周密述何

氏備

又曰孝宗獨付浚以恢復之任浚當之不辭朝廷莫敢違浚素輕銳時皆以必敗待之特不敢言耳及朝廷患之以唐文若叅其軍周必大使戒浚勿輕舉浚極憾之卒以輕舉敗同劉氏

又曰近世修史本之實錄時政記等叅之諸家傳

祝子罪知錄 卷三

三

記野史及銘誌行狀之類野史固難盡信若誌狀則全是本家子孫門人掩惡溢美之辭尤不可信如浚列傳所書刺客與蠟書二事乃附會韓琦岳飛事爾與其他軍潰酣睡等說皆淺近易見乃畧不量其是非登之信史欲傳萬代可乎同濶上開談又曰史謂時論以浚之忠類諸葛亮然亮能使魏延楊儀終身不為異同浚以吳玠故殺曲端亮能容法孝直浚不能容李綱趙鼎而又沮之所以不及亮也陳桧

又曰去年殺趙哲今年殺曲端王家小兒造赤丸鳳翔仇家炙人肝張宣撫西開都淫殺健將心何如西人望端如望歲豈比馬謖誅當誅詐旗可以走婁宿鐵象不能逃的盧于乎象兮象兮吾與汝同死象兮象兮吾逝矣楊維禎樂府

又曰浚學雖正而術則疎謀雖深而機則淺丘潛又曰揭傒斯以南渡之不能復歸其罪于浚蓋本于浚抑李綱殺曲端引秦檜殺岳飛父子之故或者不以為非同

祝子罪知錄 卷三

三

又曰按何彥澄家藏朱文公墨蹟云十年前率爾記張魏公行事當時只據渠家文字草成後見他書所記多或未同常以為恨楊文貞亦為之跋觀此帖則史載浚事豈皆實哉蓋史據實錄實錄據文公行狀浚之子為世大儒此世人所以多為之諱也同又曰宗澤張浚皆稱中興功臣澤之事識者比之孔明誠無愧矣浚之勲義忠烈著于史傳者亦彬彬可稱然知人不明見事疎畧功所在過亦隨之

又以私憾殺曲端、忌岳飛、排李綱、詆趙鼎、則公爾忘私之心、不及澤矣、今浚得從功臣廟祀、而澤不與焉、何哉、盧格

演曰、四朝史言符離軍潰、公方鼻息如雷、此是心學、或曰、方當大軍悉潰如是、安在其爲心法、予謂戰者子之所慎、又曰、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殺傷奔逆、浩穰滿目、失律、不臧如此、而云酣睡不愼、不律、不謀、不臧、何其道學之獨異于孔子、許衡吳澄、忠之蟲也、趙孟頫、孝之蠅也、

祝子罪知錄

卷三

三

說曰、裔夷之良佐、諸夏之叛民、王室之不才子也、行學文藝、何有焉、

系曰、元以虜主中華、士生其時、不立其朝、可也、當世所謂儒者、食其祿、居其官、施施然與豺狼共處、犬羊同食、如姚樞寶默等、不足深責、若衡澄二儒、能不惜哉、或曰、文中子云、社稷有奉、生民有主、吾君也、元居漢唐宋之土、撫漢唐宋之民、承漢唐宋之統、君子出用、少行其道、亦可也、曰、不然、自古夷狄據中土、若劉石符姚慕容拓跋宇文、雖不能大

變其俗、所以經國理民、亦兼用漢法、故綱常典禮、未至蕩絕也、元一循舊俗、所尊崇者、帝師、所篤信者、佛法、惡知所謂道哉、道莫大於堯倫、彼則子蒸父妾、弟收兄妻、臣逼君母、恬然無怪、況於典章輿服之具乎、儒者欲行其道、亦惡得而行也、顧不免棄玄端章甫、而循椎髻左袵、不幾于枉尋直尺歟、昔崔游不仕劉淵、辛謐不仕劉石、君子深取焉、嗚呼、孰謂大儒者潔身全節、反不若游謐哉、何喬新又陸容

大畧

祝子罪知錄

卷三

三

又曰、士君子所以異於流俗者、知義而已、士不知義、雖有他美、不足取也、宋主華夷三百年、蒙古窮兇以滅其國、俘其君、使藝祖仁宗不祀、忽諱、當時忠臣烈士、毀家沉族、而不忍爲夷虜之臣、激於義故也、況爲之宗室者、當何如哉、孟頫、天潢之裔也、舍生取義、非首死敵、以與孟錦與樸、同遊于地下可也、不然、棲遁巖谷、力辭徵聘、以全其義、可、顧不知忘親事仇之爲非、不以下喬入幽之爲耻、北面仇虜、拜跪匍匐于其庭、珠帽貂裘、日與羣酋相追

逐使人指而望之曰此故宋王孫也而孟頫曾不耻焉豈復知有義哉嗚呼宗社爲墟帝后爲虜誰寔爲之尚忍爲之臣乎天祥枋得之徒彼皆庶姓也爲誰而死而宗子頫可食其祿乎孟頫之罪于是大矣雖詞翰之工學問之博亦何足稱哉

又曰域中之后域中之臣事之也環海之裔非我類者自相區圍從而蜂蟻去而獍梟吾何計之哉今也脫彼巢穴突吾明堂自號曰君誰之君哉弗克殄之又從而臣之非顛人也哉或曰古者或以祝子罪知錄

卷三

孟

王人仕列國矣曰狄非諸侯也或仕隣域矣曰夏夷非楚晉也不然則夏悉夷矣曰今可知也烝妣嫂室后妃齊車服果不夷也哉啗其殺者祇爲之筦庫廩刑狗鼠斯畜夫五伯而已耳雖有黼黻塗犬羊之鄴吾不知其惡乎存華力也夫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以夷君而夏臣謂之諸夏之有君乎謂之夷狄之有君乎衡澄之學集頫之文秉忠天挺樞默磐燧之徒之勳守敬之術曰才能者可矣曰名臣吾不知也

自昔作元臣論畧

又曰惜其才者謂箕子陳範于華姓也夫晉餘抱道非賢誰昇不昇周則茲道萬世絕也孟頫非茲道已惜其世者謂三恪之類也夫虞賓在位三後守祧讓德王庭南面封國各有尊也孟頫臣伏而已孟頫才藝多爲吾齊師不可爲君臣之義爾

作孟頫論

又曰子昂觀元元主命作詩嘲留夢炎夢炎銜之且趙知嘲留而忘已其詞有狀元曾受宋朝恩狀元與宗室孰貴榮宦與祖考孰恩已甚于彼顛倒祝子罪知錄

卷三

孟

錯亂爲詩時豈適醉夢耶

楊維禎斗筭之人也

說曰小有才不知道而當亂世浮躁淺露狂悖自任爲士俠終一僂夫云爾

系曰禎于國初應稱一才矣其爲客婦詩不恭也匪惟不恭亦大愚矣赫曦曜晨瞽于宵者雖蹙必作良師發藥病于昔者雖殆且嘗吾向失足于醜夷垂死得踐

聖明之庭亦大幸矣將遂厥私執小德欲欺大道得

乎哉彼自附於故國餘老爲貞嫗者云嘻見金夫
不有躬淫陪臺耳誰能汝容

高皇貸厥誅亦俟其醜自詒于永代耳自昔作緣
禎論畧

演曰禎文詞儼置鬼瑱與宋末等時人咻稱昧繆
之甚宋濂亦
然尤繆獨王彞以文妖斥之允矣

祝子罪知錄卷三

曾孫男世廉謹輯

祝子罪知錄 卷三

祝子罪知錄卷四

吳 祝允明希哲纂

王世貞元美校

濟南 李攀龍于鱗閱

匿非近黨

韓愈

系曰愈晚年有聲樂而服金石藥見張藉白樂天
詩愈嘗譏人不解文字飲而自敗于女妓戒人服
金石而自餌硫黃孔平仲

祝子罪知錄 卷四

又曰韓愈諫佛骨表其詞切直至云凡有殃咎宜
加朕身上天鑒臨臣不怨悔坐此貶潮州而謝表
云臣于當時之文未有過人者至于陛下功德與
詩書相表裏作爲歌詩薦之郊廟雖使古人復生
臣亦未肯多讓而責罪嬰累自拘海島懷痛窮天
死不閉目惟天地父母哀而憐之考其所言其意
乃望召還憲宗雖有武功亦未至編之詩書而無
愧至于紀泰山之封鏤白玉之牒東巡奏功明示
得意等語摧挫獻佞大與表論不侔洪邁

又曰退之譏服食必死而自餌硫黃親見大顛而後作答孟簡書似無特操者或者戲曰退之但立教而已可盡信乎此又可笑陳善

又曰愈論佛骨之說始干傳奕特數衍其詞爾愈以人主無不欲壽者以此劫之冀從其諫耳不意憲宗怒之深也愈至潮州以表謝憲宗曰愈欺我但謂事佛則年代不永憲宗固不善聽諫然愈所論與周公無逸之戒大異同

又曰韓為表慷慨激烈不以死生禍福動其心及

祝子罪知錄 卷四

潮陽之行瘴海溟濛炎風酸攪向來豪勇之氣銷鑠殆盡其謝表中披訴艱辛真有悽慘可憐之狀至於佛法亦復屑意答孟簡書云有大顛往來云云及造其廬并來時畱衣為別文豹見宗門鏡要記公與顛問答疑其誕謾觀公此書似不誣也文俞

又曰退之謂京師富兒惟能醉紅裙然退之未是忘情者自有二妾曰絳桃柳枝又有詩云銀燭未銷窓達曙金釵半醉坐添春豈空飲文字者耶文顧

薦

演曰愈資卓絕如彼奈何表語必事佛之不壽為爾確覈乎以為果然妄矣不知嘗試以言之欺矣姑劫君耶益非勿欺善道干諫術盡無取與後來諫懿宗驪山事者同條宜憲宗之不聽矣既而憲之末年唐之祚不遽促絕如其言又啓後世之不聽矣何其不善言也後人取其事而畧其言非慎思明辨之道亦過矣

又曰愈以三書自薦時宰禮曰儒有席上之珍云

祝子罪知錄 卷四

云論語云夫子之求之也異乎人之求之孟子曰所就三云云愈之嗜進一至于此其于道義掃地矣而其言又躁忿遽非人之政治又欲朝廷因已之爵祿以誘致天下之遺才殊不知天下之士固有守道抱義者愈不由其道而往所謂與鑽穴隙之類其操履可知矣右用契嵩劉謐語

又曰干頤陰蓄異志迫脅朝廷乃少誠元濟之流亞而頤為相愈上書媚之稱其有聖賢之言行又稱其有德有言擬以商周之臣其諛佞不亦甚乎

同

又曰潮陽一斥周章惶怖遽奉書天子訊其封禪意在貢諛冀脫其遷謫不思封禪二帝三王之事愈平生自負謂能專明二帝三王之道善斥百家不經之說安得纔遭廢斥遽自衰謬即以秦皇漢武事其君乎同

又曰方士毛子姬者左道亂政者也愈方苦于斥逐而于姬報之以喜兆乃作毛仙翁十八兄序且曰兄言果有徵即掃廳屋俟兄一日歡笑何其不

祝子罪知錄

卷四

四

知命而易動搖也愈謂仙翁異人詆佛爲異端爲低首下心鞠躬屏氣以兄事異人何其無定守也

同

又曰黃陵二妃廟者非祀典之神也愈謫懼死至洞庭乃求祐於二妃及得還出財治其廟祀而爲詩以誌之孔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誖也又曰丘之禱久矣夫君子求福不回愈何爲回耶求福如此既詆佛爲夷鬼乃泚泚俛俛搖尾乞憐于婦人之鬼甚矣其不知耻也孔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

哉既得之患失之謫于頓以取容是也苟患失之

無所不至矣愈之請封禪求仙翁禱二妃是也同

又曰黃璞作歐陽詹傳譏詹以娼婦一慟而死爲不孝孟簡詩亦云後生莫沉迷沉迷喪其真愈作哀辭又稱詹事父母盡孝仁於妻子蓋私其黨而自欺也同

又曰愈答崔立之書欲求國家遺事考賢人終始作唐一經垂之無窮誅姦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孔子作春秋尚不自謂經稱經乃後儒尊之云

祝子罪知錄

卷四

五

爾楊雄作太玄准易漢儒比爲吳楚僭王韓子何其僭也其所云云志欲爲史耳然答劉秀才論史書乃反怯而不敢爲謂不有人禍必有天刑何其勇于空言而怯于果作可笑也誠前所謂顛頓狼狽失其所操持而發茲狂妄耶同

又曰士居富貴而忘貧賤退之爲吏部侍郎與貧賤水火相去遠矣何以知之不禮于呂山人也山人既來之則安之不能安之而以書誚之况望餘幸乎同

又曰校其聲色之好則與惟醉紅裙之誚戾金石之餌則與志李墓之譏者一服食以覲壽則與不能從學仙巢神山者反答孟書與顛交密則與素諸闢佛之論背是其事皆言行不相顧也謔浪博鞠諸事又不足評蓋本自性倨言輕氣不持重者至如表誓求加殃咎而不怨悔憲宗幸不誅殺稍置邊裔方至未久悔恨求哀乞憫之不暇至云死而不瞑且後獻諛貢佞頌功勸侈其辭縮忍卑屈畧無羞耻駢觀一表薰猶冰炭居然二人蓋其

祝子罪知錄

卷四

六

素無操執平日謊言截截不遭詰難兀然自高既已習慣一旦試爲悻直沽名之舉不意卽斥不能自忍醜態畢露雖謂之鄙夫患得患失者其亦莫能辭也已如其向時忠鯁嫻悌政事之良自不相揜

又曰張耒謂愈能文而不知道又以爲擇不精語不詳而健于言者可謂善評然斥其空名虛位之說則未然也其曰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凶有吉亦皆聖人之意如易稱君子小人之道消息一君

二民二君一民孝經言皆在于凶德之類不可悉舉愈於道固亦知之而未瑩徹凡其失正自以志過而行不副氣輕揚而言不忤耳

陸贄

系曰德宗謂贄曰卿諸道饋送一皆拒絕恐事情不通如鞭韓之類受亦無傷贄上疏曰鞭韓不已必及金玉云云天子令宰相受賂此德宗之多僻不受而已何必上疏此陸贄之賣直

孔平仲

又曰贄文學政術俱高但忌才太甚如誣于公異

祝子罪知錄

卷四

七

家行不修賜孝經一卷公異坎壈而死忠州之賤不無天譴也

趙德麟

又曰異聞集云德宗一日見侍女上問所從來曰故相竇參家奴因泣訴參死之冤上怒贄曰我重伊嘗呼作陸九脫伊綠衫便與紫衫着我使竇參方稱意須教我殺却伊平時嘗恨無權及權在伊手又却軟如泥團野史雖未可盡信觀其區處劉士寧爲李萬榮所殺事可見其卒于貶所或者殺竇參之報與

俞文豹

歐陽脩

系曰公爲叅政首議追尊濮王富公曰歐陽公讀書知禮法所以爲此舉者忘仁宗累主上欺韓公耳富公既求去出刺河陽自此與歐公絕歐薨富公亦不祭弔邵伯溫

又曰脩銳意言事如論杜曾家事通父婢有子曾出知曹州卽自縊死又論王舉正晏殊賈昌朝又凌景陽嬖富人女賈有章賊魏廷堅踰濫三人皆廢終身如此類極多王鉉

祝子罪知錄

卷四

八

又曰祥符以後凡天書禮文官觀典冊祭祀巡幸祥瑞頌聲之事旦實爲叅政無一不預官自侍郎至太保心知得罪于清議而固戀患失不能決去臨終乃欲僧服削髮何所補哉歐陽作碑悉隱不書此特張禹孔光胡廣之流耳洪邁

又曰脩任河南推官養一妓時錢文僖爲留守梅聖俞謝希深尹師魯同在幕下惜歐有才無行共白錢錢屢諷而不之卹一日宴後圃客集而歐與妓俱不至移時方來在坐相視以目錢責妓云未

祝子罪知錄

卷四

九

至何也妓云中暑往涼堂睡着覺而失釵猶未見錢曰若得歐陽推官一詞當爲償汝釵歐卽賦云柳外輕雷池上雨云云遂命妓滿酌賞歐而償妓釵咸謂歐當少戢不惟不卹翻以爲怨後脩五代史痛毀吳越又于歸田錄說錢數事皆不美希白嘗戒子孫毋得勸人陰事賢者爲恩不賢者爲怨歐後爲人言其盜甥表云喪厥夫而無托携孤女以來歸張氏時方七歲內翰伯見而笑之云年方七歲正是學簪錢時也歐詞云江南柳葉小未成

又曰脩逆禮導諛反經妄議必欲致太后手書令帝稱親濮王爲皇妻並稱后使議果行則天位置之何所屬之何人而仁宗之望孤矣旣爲范

祝子罪知錄

卷四

鍾等所攻，詘于公議，遂譖鎮于上，嗟乎！脩既失禮，廢義不能反躬自責，復設心如此，其與教女妓陰習人書，改伊周爲伊霍者奚間焉？雖論朋黨以扶世道，脩五代史以明治統，何足以挽追崇濮事之失哉？若脩亦夏父弗綦逆祀而弗止者也。孔子曰：治國無禮，猶瞽無相，悵悵乎何之？脩之謂矣。史斷演曰：歐好訐人閨門，而爲人糾舉，亦多以中冓如子婦事，記載甚多，又甥女事，更一端也。妓遊之荒，更二也。大率既位宰輔，負一時極望，公者以爲爲之諱也，私者畏其鋒而莫敢直也，諸事必有必無，亦未可遽定，而當時昌言不一如此，又豈皆憑虛而畧無一二情實者乎？後學又以文宗歸之，故到于今猶不能置議其間，殆有甚于其生時者。蓋後生膠固耳目，惟恐犯不韙耳。博學明辨，當如是乎？若其學術，則尊漢一事，公悖經典，殆於小人之無忌憚，他復何計？情迹皎然彰明，尙爲營護，蓋覆其何理耶？要之脩有才能文，而偏傲淫放，欺世自高，本其凶德，至于刻深險詖，傾陷士類，又由伎忌而

有之，乃成大惡，謚以俠狠，猶未盡之，况反譽耶？休之度，正其所無，視王旦輩猶不及，欽若丁謂相遠幾何，而論者以匹于范韓富公，何其悖顛大冥之抵乎是。

又曰：歐公考葬隴江阡，永豐後奉母合葬，作表，葬後不復歸故鄉，卜居潁昌，前輩議其無回首敝廬之意。後周益公歸休，尹直卿賀詩云：六一先生步吉州，歸田去作潁昌遊。我公不向螺江住，羞殺青原白鷺洲。羅大經

祝子罪知錄

卷四

系曰：永叔與謝希深、田元均、尹師衡在河南，携官妓遊龍門，半月不返，留守錢思公作簡招之，亦不答。孔武仲

八曰：濮議之始，脩苟以濮王不當別議尊，則韓琦必不或異，自此議啓于政府，而羣言交攻，惟修之歸咎，謂其昔也贊仁宗以立爲後之子，而今也導英宗以忘所後之父，背先帝而諛嗣君，薄大統而厚本生，於禮經爲不合，於直道爲不純，而修遂無辭其責焉，豈非久叅大政，當補相位，略萌覬覦

之心遂爲迎合之計以至此乎及作五代史于晉
帝柴世宗之事皆反覆辨詰二主之非欲以表
證其前日漢議之爲是近于欲蓋而彌彰矣劉定之

石介

系曰介始創爲闢佛老之說行之天下歐陽脩初
未有是意而介力諭之遂相與協力蓋同出韓退
之及爲慶曆聖德頌遂偃然肆言臧否卿相不少
貸議者謂元和聖德詩但獎用兵之善且時已異
推憲宗之意而成之不害爲獻納豈有天子在上

祝子罪知錄

卷四

十三

方欲有爲而匹夫崛起擅參予奪於其間乎孫復
與脩亦謂不然葉少蘊

又曰介專以狂直沽激爲務人多畏其口有薦爲
諫官上曰此人若爲諫官恐其碎首玉階田宣簡
又曰歐陽公與介書言其石刻字怪譏其欲爲異
以自高介答書皆調辭至謂書乃一藝雖至于鍾
王不過一藝已所學堯舜周孔之道不必善書歐
復之謂堯舜周孔六藝書字點畫曲直皆有說今
以直爲斜方爲圓而曰我第行堯舜周孔之道甚

不可也如納足于帽反衣而衣坐于案上以飯實
酒卮而食曰我行堯舜周孔之道不可也觀介
答書其強項不服義設爲高議以文過拒人時方
甚少不知後少懷否朱弁

又曰介作怪說二篇一斥老釋一專斥楊文公公
文藻敏瞻搖翰雲飛與王文正冠忠愍爲知己以
道相許范公謂其有命世之才歐公稱爲一代文
章之豪乃斥爲怪人豈理也哉同

演曰介怪民也言僞而辨行僻而堅聖王所誅自

祝子罪知錄

卷四

十三

本怪而更以世之常爲怪斯正理勢必然無足怪
也其怪說謂神仙黃金術世皆必無而以漢梁二
武爲徵不能窮其本抵而說其影響與斥楊同一
謬謬論如此而時反重之蓋庸人眩其怪行而逐
其虛聲無足論也大抵宋人之見皆爾

趙鼎趙汝愚

系曰鼎宗伊川之學高宗曰鼎遠過人但忒信冊
子上說話文豹謂講明義理別白是非則須學術
酬酢事機區分利害必用世法文學政事孔門已

分爲二、馴繁治劇、固非沉涵章句者所能辦、臨機制變、尤非牽制文義者所能爲、俞文豹

又曰汝愚當韓侂胄謀立寧宗時、許事成日授節鉞、既而僅遷觀察使、侂胄謂汝愚不過蒙成、乃自據相位、專其功、而置已于度外、始有逐汝愚之謀、汝愚覺之、引朱熹等諸道學以自壯、然官中及一時之議、皆歸功侂胄、熹等屢白汝愚、侂胄怨望甚、宜厚賞酬其勞、以大藩出之于外、勿使預政、以防後患、汝愚不納、劉弼謂侂胄、趙相欲專此功、日引視子罪知錄 卷四

虛名之士以植黨、君不但不得節鉞、不免嶺海之禍、侂胄恐甚、於是其黨有推戴汝愚諸說、汝愚竟貶卒、而僞學之禁起、在侂胄不足責、而當時諸君子駁之、亦失其道以致之也、周密又葉紹翁大畧同沒善近刻

柳宗元

系曰宗元等皆天下之奇材也、一爲叔文所誘、遂陷于不義、至今士大夫欲爲君子者、羞道而喜攻之、然其人既困矣、無所用于世、往往能自強以求

列于後世、而其名卒不廢焉、而所謂欲爲君子者、要其終能自別于小人者少、何議彼哉、王安石

又曰讀其就桀贊而憐其志也、伋文雖小人而欲因以行道、故以就桀自比、然學者至今罪之、按順宗實錄、帝自卽位、則疾不能言、事皆斷于叔文、而李忠言王伋爲之內主、韋執誼行之於外、又云伋主往來傳授、劉禹錫陳諫韓曄韓泰柳宗元房啓凌準等主謀議倡和、採聽外事、此其朋黨之迹也、其專權竊柄、誠爲可罪、然觀帝卽位未幾而首貶視子罪知錄 卷四

李實、次罷官市、次禁毋令寺觀選買乳母、次禁五坊小兒張捕鳥雀、橫暴閭里、次停鹽鐵使進獻、次出後宮三百人、次用姜公輔、蘇弁爲刺史、追陸贄鄭餘慶韓臯陽城赴京師、以出後宮併教坊女妓六百人、繼罷關中萬安監、不數月間、行此數事、人情大悅、雖王政何以加此、豈非子厚等爲之歟、而世不之察、徒罪其朋黨、則亦見其不恕矣、春秋之法、不以功掩過、亦不以青廢德、責備而言、則子厚之罪在於附小人以求進、若察其用心、則尚在可

恕之域。况一時之善。有不可掩者乎。陳善

馮道

系曰。唐明宗謂侍臣曰。馮道純儉。頃在德勝寨。所居一茅菴。與從人同器而食。卧則芻藁一束。其心晏如。及以父憂。退歸鄉里。自耕耘樵採。與農夫雜處。不以素貴介懷。真士大夫也。孫光憲

又曰。馮瀛王詩。雖淺近而諳理。若但知行好事。不要問前程之類。世雖盛傳。而罕見全篇。今並錄之。詩曰。窮達皆由命。何勞發嘆聲。但知行好事。不要

祝子罪知錄

卷四

十六

問前程。冬去冰須半。春來草自生。請君觀此理。天道甚分明。又偶作云。莫爲危時便愴神。前程往往有期因。須知海嶽歸明主。未省乾坤陷吉人。道德幾時曾去世。舟車何處不通津。但教方寸無諸惡。狼虎叢中也立身。世譏道依阿。詭隨事四朝。十一帝不能死節。而余嘗採其所言所行。參相考質。則道未嘗依阿詭隨。其所以免於亂世。蓋天幸耳。石晉之末。與虜結讐。懼無敢奉使者。少帝批令宰相選人。道卽批奏。臣道自去。舉朝失色。皆以爲墮於

虎口。而道竟生還。又彭門卒以道爲賣已。欲兵之。

湘陰公曰。不干此老子事。終亦獲免。初郭威遣道近湘陰。道語威曰。不知此事由中否。道平生不曾妄語。莫遣道爲妄語人。及周世宗欲收河東。自謂此行若泰山壓卵。道曰。不知陛下作得山否。凡此皆推誠任直。委命而行。卽未嘗有所顧遜。依阿也。又虜主嘗問道。萬姓紛紛。何人救得。而道發一言。不啻活生靈百萬。蓋俗人徒見道。不知道之心。道迹濁心清。豈世俗所知耶。余嘗與富文忠公

祝子罪知錄

卷四

十七

論道之爲人。文忠曰。此孟子所謂大人也。吳處厚又顧文

薦大
器同

又曰。道以宰相事四姓九君。議者譏其反君事仇。無士君子之操。大義旣虧。雖有善不錄也。吾覽其行事而竊悲之。求之古人。猶有可得言者。齊桓公殺公子糾。管仲不死。又相之。子貢問之。孔子答之云云。又曰。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經于溝瀆而莫之知也。仲之相桓公。孔子旣許之矣。道之所以不得附于仲者。無其功耳。晏嬰與崔杼俱事齊

莊公。弑公而立景公。晏子立于崔氏之門外。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吾亡也。曰歸乎。曰君死安歸。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其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若爲已私而爲已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且人有君而弑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將庸何歸。門啓而入。枕尸股而哭。興三踊而出。卒事景公。雖無管子之功。而從容風義。有補于齊。君子以名臣許之。使道自附于

祝子罪知錄

卷四

晏子。庶幾其無愧也。蓋道事唐明宗。始爲宰相。其後歷事八君。方其廢興之際。或在內。或在外。雖爲宰相。而權不在已。禍變之發。皆非其過也。明宗雖出於夷狄。而性本寬厚。而道以恭儉勸之。在位十年。而民以少安。契丹滅晉。耶律德光見道。問曰。天下百姓如何救得。道顧夷狄不可曉。以莊語。乃曰。今時雖使佛出。亦救不得。惟皇帝救得。德光喜。乃罷殺戮。中國之人賴焉。周太祖以兵犯京師。隱帝已沒。太祖謂漢大臣必相推戴。及見道。道待之如

平日。太祖嘗拜道。是日亦拜。道受之不辭。太祖意沮。知漢未可代。乃立湘陰公爲漢嗣。而使道逆之於徐。道曰。是事信否。吾平生不妄語。毋使我爲妄語人。太祖爲誓甚苦。道行未反而周代漢。篡奪之際。雖貴冑無所致其勇。而道以拜跪談笑却之。非盛德何以致此。而議者黜之。曾不少恕。甚矣士生五代。立于暴君驕將之間。日與虎兇爲伍。棄之而去。食薇蕨友麋鹿。易耳。而與自經于溝瀆何異。不幸而仕于朝。如馮道。猶無以自免。議者誠不恕哉。

祝子罪知錄

卷四

蘇轍

善善過短

白居易楊億徐鉉寇準

說曰。樂天忠綆委順。大年忠亮清介。鼎臣冲直忠誠。世獨稱其文爾。準人品高絕。時輩獨以天書一端自累。隋珠芥類。和玉點瑕。論者亦不失倫。謂不及王旦輩。則誤矣。

系曰。億在翰林。丁謂初叅政事。億語同列曰。骰子選耳。何多尙哉。未幾歸陽翟別墅。王琪

又曰王欽若罷相出知杭州人皆以詩送行獨億不作詩於上前真皇遣近侍諭旨作詩大年竟不作張舜民

又曰億雖以詞藝進然理識清直不爲利變章獻寵冠妃御有諷億使上言請升配宮壺則可致身二府億深拒之初議封禪億又諫止遂被讒田宣簡蘇洵軾轍

說曰三蘇皆具超代之才蓋世之氣博極之學並雄于文而軾特豪宕洵轍蒼邃由其浩博邁亘古祝子罪知錄卷四

也故其諧道中理契人心當事機者不易及亦由有是數者而有偏逐肆騁蓋道戕理過於人情物則者焉士也以其不可及者宗仰焉而并含藏其不合之作是弗可矣或以其過訛者厭憎之而遂將一棄其是者亦弗可矣此謂其言然也當時與後世士之於軾也譽非所譽譽其小而遺其大毀非所毀毀其小而遺其大忠君澤民風節峻潔其善之大也文學一藝小也郊議蔽上遂非過之大也聲色譴浪與程黨事小也如以其行軾之大閑

高矣小德無庸紛紛父弟不可班也惟最誤者合郊之談兄弟比周至作計掩覆要君遂非斯平生之累也黨事蘇程得失庸鉅非魯衛而齊楚者近時有櫟杙之詆乃黨之遺孽

系曰軾謁司馬公公與論事語言不窮軾謂公曰告相公少住教誨之言容軾道幾句公大不樂更不復語呂希哲

又曰蘇明允本好言兵見西師久無功因挾所著書來京師王安石獨不喜之乃作辨姦韓魏公爲祝子罪知錄卷四

樞密使士卒驕惰欲陰圖以計裁制之明允遽爲書顯載其說且聲言教公先誅斬公大駭謝不敢再見而微咎歐公富公當國亦不樂之故久之無成而歸葉少蘊議三蘇者尙多不具述

惡過長

韓侂胄

系曰紹興秦檜主和王倫出使胡銓請斬檜時皆偉之開禧侂胄主戰倫之子柎復出使竟函韓首以請和是和者當斬戰者亦不免死一是非果何

如哉。蓋孝宗銳志恢復，佞習聞且值金虜侵微，於是患失之心，生功名之念，起殊不知時移事久，茂陵乃守成之君，無意茲事，任情妄動，自取誅戮，宜也。身殞之後，眾惡歸焉，其間是非亦未盡然多私讐者，撰造醜詆，所謂僭逆之類，悉無其實。周密

李煜

說曰：不死罪矣，亦圖爲孝而不遂，遂至負冤殞族，哀夫！以小事大，亦有一道，時人獨責煜，咄咄不已，而不責匡胤。匡胤果賢於煜乎？此是國人之語而

祀子罪知錄

卷四

無辨之者，錢俶輩則廢矣。

譽之不盡

范希文司馬君實

說曰：二公才德備全，表裏純瑩，幾於聖矣。

著而不揚

歷代史忠義傳，不復備列，亦稍有淺深純駁，大行立矣。

梃跡不原

李陵字文虛中

系曰：虛中在虜作三詩，有曰：鑊刃利劍，今安在不斬姦邪，恨最深。又曰：人生一死，渾閒事，裂背穿胃，不汝忌。又曰：不堪垂老，尚蹉跎，有口無辭，事奈何。又曰：倚伏循環，如可待，未愁來日苦無多。此乃始陷虜時作，所謂一死渾閒云云。豈李陵所謂欲一效范蠡曹沫之意乎？後虛中仕金，得其柄，令南北講和，太母獲歸，往往皆其力也。近傳其年八月間，果謀作蠡沫之事，欲挾淵聖以歸，前五日爲人知，變虛中覺有異，急發兵直走虜主帳下，虜主不得脫，遂爲所擒，嗚呼痛哉！實紹興丑也。

祀子罪知錄

卷四

曲陷不聞

盧多遜

說曰：宋人咎盧比廷美異趙普，廷美之事，不易言也。今果有之，匡義可攘匡胤之位，廷美不得前，匡義而繼先君乎？此亦一道，然猶近乎，因以爲利，誠佐之，尚當可否之間也。廷美無故而匡義謀之，因引盧以就事，盧也，完然無毫毛之辜。

系曰：多遜得李穆移容州，未渡巨浸，忽見江南李

原缺

祝子罪知錄卷五

吳 祝允明希哲纂

王世貞元美校

濟南 李攀龍于鱗閱

刺曰趙普叛臣

說曰普既助匡胤之篡、又助匡義之篡、痛絕匡胤之後、窮致盧氏之辜、助胤叛周也、助義叛胤也、事狀大明、何勞議擬、昔樂羊殺子、君爲不可托孤、普視殺主之子如草芥、背主之約如仇讐、匡義燭之

祝子罪知錄

卷五

二

德而不罪、宋人爲國諱惡、但譽其政業而加飾之、政業二三蟻封也、大惡丘山也、後人非胤義、臣子非普家奴、何諱之有、尚隨曲鬼之繆顛乎、

系曰普一日召錢惟濬謂曰、朝廷知盧多遜、求取元帥財物甚多、今未亟行者、爲元帥官也、請具所遺之物、列狀上之、辭意重疊、冀在必致、惟濬歸白其父俶、俶曰、上有行遣、卽自行、何假吾狀、惟濬等懼普、堅請曰、逆侍中意、恐致不測、俶給令取所與大臣物藉、密焚之、謂惟濬曰、吾受上恩、上所顧者、

以金帛爲土物、非他求爲上官也、侍中亦有之、亦有見人將溺、而又加石乎、後果知其事、非太宗意也、錢惟演

又曰河南府歲課修內木植、或不前、俾有司督按、乃曰、爲趙普修宅、買木所分、有旨、候普宅了上供、張舜民

又曰普兩京起第、外門皆柴荆、其後園亭榭、制作雄麗、見之使人竦然、太祖幸洛、初見柴荆、旣而觀堂筵、以及後圃、哂之曰、此老子終是不純、同

祝子罪知錄

卷五

二

又曰雷德驤言普被貶、其子有隣訴冤、鞫得其實、出普知河陽、復德驤官、擢用有隣、後普復入相、德驤乞致仕、太宗曰、朕終保卿、必不爲普所擠、吳處厚又曰兩主開基失早圖、判官作宰太模糊、曾論本是興王典、只恐胸中一字無、岳正

又曰普佐成帝業、元勳也、然迹其行事而察其心、乃刀筆之猾胥、市利之小人耳、夫昭憲遺旨、有無不可知、使審有之、普當曰、先后顧命、不可違、陛下當傳秦王及德芳、以慰后在天之靈、使無是命、當

曰先帝創業艱難不可使其子不得享之異日神器當授德芳乃曰太祖已誤陛下豈容再誤是何言之謬歟得非普追憾太祖罷其相位而進是說歟且普亦思太祖所以罷已者乎夜幸其第嫂呼其妻帝之恩禮何如南唐白金吳越海物命之受而不疑帝之恩禮何如奈何以末年顧命之薄圖今日樞軸之寵嗾奸人以告變進邪說以逢君知利而不知義顧身而不顧國此猾胥之所爲豈大臣之道耶嗚呼普真小人哉何喬新

視子集知錄

卷五

又曰普謂以論語半部佐太祖定天下以半部佐太宗致太平何其言之不作也考之於史普之相太祖收藩鎮之權遷幽薊之伐而已其相太宗也上彗星之疏諫北伐之書而已其於論語所謂四代禮樂之制五美四惡之說蓋獲乎其未之及也至於營邸店以規利不可謂之廉市巨材以治第不可謂之儉誣馮瓚李機等以快私意不可謂之公意圖再相則媒孽廷美之過追怨先朝則進不可再誤之說以若所爲果取論語何章乎史稱普

每歸私第闔戶誦書次日臨政處決如流嗚呼普特借聖言以資說而掩其不學無術之迹耳果何得於身心哉同

刺曰王安石姦臣聚斂之臣

說曰論安石者繁甚亦繆甚余舊有論系之

系曰王安石與神宗論虐政殺天下人銓艾國脉鬻割蒸黎三數十年令子孫斷骨荒漠喪邦之半遂以終姓人盡知自六賊檜賊似道賊而誅之安石首惡渠魁特與宋滅吾不知人之心天之理何

視子集知錄

卷五

故亡也彼哉昧夫錄其苦節之詐文學之細將遂蔽其元惡歟噫亦其兇醜死而猶崇此昧夫也陽之科條也以安石觀於是何如少正卯孔子誅少正卯不誅安石乎安石幸免誅其身名曷不爲誅少正卯士不爲非不非誅少正卯不非不誅安石是何據裁也哉安石殺人與衛鞅等其才在文學豈及衛鞅鞅不以才睨罪寧獨得以文睨安石以才減安石猶之刀微有刻文又假曰斯姬發之輕

呂魯之孟勞云謂可妄持殺人無罪戾也今夫醜者必內諸醴或內諸殺安石以文學殺物是醴殺而醢一殺物已猶曰雖殺吾猶愛其為醴酒嘉殺且徵其惡聲非心風人歟噫何顛冥不靈也如是

附注宋六賊不誅安石誅徽欽不誅神宗何無度數也

又曰安石非志殺人期為聖臣以君為聖矣世聖治也神宗亦將從之為聖君皆行之而戾焉爾夫行之而戾則不可已然而何以必行之安石意獨欲名為臯夔稷契姬旦神宗獨欲為堯舜武王而

視子罪知錄

卷五

五

已矣遑恤乎殺人亂國也歟哉然而神宗初望以蜀主唐宗望安石諸葛亮魏徵信能改過遷善為二君二臣斯嘉已安石一自墮神宗一墮於安石終底於惡歸神宗為愚安石為不肖哀夫可勝誅乎哉

同

又曰傳記小說間述安石事者繁甚不可勝舉此畧記書目一二覽者博取互參之可以悉見本末有證溫公涑水紀聞邵伯溫聞見錄邵博聞見後錄蘇轍龍川畧志孫升談圃李氏

道山清話 晁氏客語 彭乘墨客揮犀 方勺

泊宅編 朱弁曲洧舊聞 范公稱過庭錄 張

邦基墨莊漫錄 俞文豹吹劍錄 趙彥衛雲麓

漫抄 劉宰漫塘隨筆 趙與時賓退錄所載陸九淵記

尤繆 愛日齋叢抄 羅壁識遺 何喬新椒丘集

偶舉數策不遑詳盡

又曰安石目錄八十卷凡舊德大臣不附已者皆遭詆毀論法度有不便於民者皆歸於上可以垂耀後世者悉已之盡出其壻蔡卞誣罔其詳具

視子罪知錄

卷五

六

載陳瑩中四明尊堯集

周輝

又曰宋四朝國史安石傳史臣曰嗚呼安石託經術立政事以毒天下非神宗之明聖時有以燭其奸則一變之禍不在後日矣今尚忍言之哉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此三者雖少正卯言僞而辯王莽誦六經以文姦言蓋不至是也所立幾何貽害無極悲夫

趙與時

今按此論甚當今世行新史而罕見此故述之又王偁東都事畧亦大同惟與時所載陸九淵記不當新史所論全用朱文公語竟無折衷可笑

演曰王安石真聚斂以文學而恕之韓侂胄一貪鄙蠢夫使至甚乃盜臣耳曾子曰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已甚明權衡何失乎

刺曰程頤朱熹經師君子時之賢人或稱過之更以疑累

說曰二子傳經之功固大矣然經師授受自漢唐來註之疏之其力勤矣若非鄭王二孔之徒講明討究纂述紀載付畀演繹日加月益實之如性命守之如家業歷百千載程朱雖上智之賢亦何從

龍子集錄

卷五

七

而得之孔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先師固誨學者云爾豈虛言哉即如六經之文亦夫子信古而傳述者幸而漢君求索表章諸儒踵生訓釋至於三國六朝唐代諸師宋儒皆輕侮之而其間明經傳業纍纍不絕至於宋代憲章具存程朱乃得就其中或加標置或爲分北之或少有潤益如取大學中庸孔孟而曰大學教人之法子思憂道之作如分析心性情才之名而各有統攝謂學者必先小學而卽及大學以爲學之始

終抽論語進孟子與孔之二篇以爲四書若是之屬所謂標置者也先儒之說取爲本抵或有異同去彼取此以成其一家若是所謂分北者皆因其有而加之力也惟性添氣質之類有異亦未審的爲夫子之旨否謂先儒之輔可也謂與先儒並可也謂先儒之駁者不及其精時有過之與之上下亦可也必以爲集大成都廢前烈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後百千年一守不遷不知可不可也抑不知果能如所望否也又不知後有起而標置分北潤

龍子集錄

卷五

八

益之亦如今之於昔人者否也此以其學言也如其行則道其善者滿天下言其不善者亦有之自二子來世無治亂位無上下士無智愚賢不肖歸之如尾閭之水吾何敢犯不韙以一輩嬰之所聞似與我心同然偶得今昔者取其一二系之并當時疏牘所列學者一以爲誣而不辯證明白者尾焉吾黨慎思而明辨爲之忠臣豈不可乎或果有白玉之微瑕賢智之太過亦何傷於二子而無必漫爲籠罩之語更似啓疑興辨也女叔寬曰衆之

所爲不可奸也愚誠犯衆亦願就有道而正焉耳
系曰哲宗御講筵手折一栢枝玩之順奏不可哲
宗即擲於地終講不樂太后聞之歎曰鬼怪壞事
呂晦叔亦不樂曰不須得如此

李氏道
山清談

又曰宋元晦按唐仲友事蓋唐素恃才輕朱而陳
同文頗爲朱所進與唐每不相下同文游台掌狎
籍妓囑唐爲脫籍許之偶郡集唐語妓云汝果欲
從陳官人耶妓謝唐云汝須能忍饑受凍乃可妓
聞大恚自是陳至妓無復前之奉承陳知爲唐所

子罪知錄

卷五

九

賣亟往見朱問近日小唐云何答曰唐謂公尚
不識字如何作監司朱銜之遂以部內有冤獄乞
再巡按既至台適唐出迎少稽米益以陳言爲信
立索郡印付以大官乃據唐罪具奏而唐亦作奏
馳上時唐鄉相王淮進呈上問王王奏此秀才爭
閑氣耳遂兩平其事詳見周平園王季海日記而
朱門諸賢所著年譜道統錄乃以季海右唐而并
斥之非公論也

周密

又曰唐與朱素不相得至於互申壽皇問宰相云

云與上唐眷官奴嚴葉奴文公捕送囹圄提刑岳
商卿行部行次葉奴乞自便憲使問去將安歸葉
奴賦卜筮子云云使笑而釋之予謂楚則失之齊
亦未爲得怒於室而色於市葉奴何辜而遷怒焉

俞文豹餘尚
多大畧同

又曰朱欲據唐罪遂指其嘗與葉爲濫繫獄月餘
葉雖被捶楚而一語不及唐然猶不免受杖移籍
紹興且復就越置獄鞠之久不得其情狀吏因好
言誘之曰汝何不早認亦不過杖罪况已經斷罪

子罪知錄

卷五

十

不重科何爲受此辛苦耶葉曰身爲賤妓縱是與
太守有濫科亦不至死罪然是非真僞豈可妄言
以汚士大夫雖死不可誣也其詞既堅於是再痛
杖之仍繫於獄兩月之間一再受杖委頓幾死然
聲價愈騰至徹阜陵之聽未幾朱改除岳爲憲憐
其無辜乃判令從良

同

又曰朱之劾唐上將責唐王以唐自辯疏與朱章
竝取旨上未知其孰是王但微笑上固問之乃以
朱程學唐蘇學爲對上笑而緩唐罪後朱之子在

趨媚時好遂階法從視其父忤准異矣程源爲伊川嫡孫鬻米臨安無慘殊甚有教之以干當路者著爲道學正統圖自考亭之後勦入當路姓名遂特授初品遷至寺丞程朱皆掃地矣葉紹翁

又曰朱子以紹興十三年卜葬其父喬年於崇安之五夫里後二十七年爲乾道五年其母祝夫人卒朱子卜得兩地而欲兩承其吉乃於明年五月遷父於白水里爲子峰下而葬母於建陽縣天湖之陽兩墓相去一百里而爲文以記之愚謂易重

龍子罪知錄

卷五

十二

咸恒禮嚴夫婦故婦人非出非嫁未有不得與夫合葬者詩云死則同穴萬世不易之常道也朱子惑於風水之說而使父母體魄遠離神靈相失是豈心所安乎後世篤信不疑一切視效凡父母終必欲兩占吉地以求福致使獄訟紛紜亡身喪家而終不悟其非也吁亦蔽哉盧格

又曰朱子作感興詩二章論仙與佛愚謂仙佛皆方外之教有則俱有無則俱無朱子謂佛無而仙有注參同契以貽後人近世士大夫藉爲口實携

丹鼎延方士廢人事而不脩至有多買少艾爲基煉者苟以正道闢之則曰爾賢於朱子乎夫長生美色人人所欲固非朱子教之特不當助其瀾耳

又曰鄭玄有論語註而集註絕無其名氏默而識之註云前說近是君子學以致其道註云二說相須前說二說伊誰之言歟大學知止一段或問與章句不類中庸十三章總註與本文相悖則知本文章句非朱子之註卽此而推皆可見矣夫諸儒

龍子罪知錄

卷五

十三

忘餐廢寢沒齒註書亦欲嘉惠來學垂名來世朱子集其言而不著其名聲迹泯然無復可認或曰集言不必人曰不然亂治也書馬氏此句在下誤重在此書鄭氏惟辭義精深者乃不書氏爾吁一儒有功諸儒盡廢廢者有知寧不痛恨耶吾非陰厚諸儒公而已矣同

又曰或謂所論朱子集註不備者諸儒名氏愚聞朱子初編論孟集義中庸辯畧等已備載諸儒之言而錄其名氏又有或問以辯其得失卽諸儒固

視子罪知錄

卷五

十三

不患於無聞矣集註不過節其精要之語以便學者之誦習其不詳錄者蓋省文耳非沒其善也答之曰論孟集義中庸輯畧世既不傳無憑質對若夫集註章句集傳諸書凡無愚按者疑皆諸儒之言朱子既不備列諸儒姓名於篇首立爲凡例而章下姓氏或書或不書聲迹隱然無復可認至於音釋衍誤一氏不遺如陸氏曰一作平吳氏曰亡衍文陸氏曰瓜作必程子曰親當作新孟子曰張鄉皆云衍文也之類固非揚善亦非省文也如鄭康成有論語註而通篇不註鄭氏

視子罪知錄

卷五

十四

名後世朱子獨專其功諸儒泯於無聞非至公至當也吁漢唐諸儒直是說夢孰知天下後世盡讀說夢者之書哉真本若出、不說夢矣、同。按陸九淵嘗曰人謂唐無理學然反有不之公言因附見之又曰或問朱子語類中有可疑者如譏漢唐諸儒說道理者直是說夢如何曰諸儒註解經書推明義理皆有功於聖門者也特其不知性之爲理而以氣質當之一字不明幾於說夢吁孔子非漢唐諸儒亦豈以氣質爲性耶稱秦檜之有骨力如何

曰賊檜窮凶極惡非骨力也冀都好風水如何曰南宋山西屬金朱子疑未到也云云或曰天下皆宗朱子子獨明其未盡然者竊恐語聞於朝或得罪奈何曰天下宗朱子謂其明孔子之道朱子註傳中頗與孔子不合甚至教學者莫看孔易幾於悖矣今所辨論無非推明孔子之道不應空受僭妄之責云云同

又曰朱子謂岳飛亦橫且飛誓心天地唾手燕雲忠憤激烈與孔同而戰勝攻取殆爲過之天不

祚宋千載痛心朱子目擊其冤所言若此何耶同
又曰晦菴家墓乃觀溪山向背而自爲之嘗言山
間沙開子孫當入朝景泰間召其九世孫挺爲五
經博士其沙忽被水開其驗如此陸容○按此雖
然其爲之也豈無意於後之利達
歟若以虛格之言參之尤可歎也

演曰當時詆程朱之言具在道命錄今不縷列惟
沈繼祖論朱之疏最甚大畧謂其事魔廣徒以規
名利已且富貴令母冷粗毋每以語人又赴鄰招
歸謂朱彼亦人家有此好飯累召不行而監司郡

視子罪知錄 卷五

守招之輒往蓋辭小而要大及朝至而夕饋耳有
連姓者書貴之而朱無以對孝宗之葬欲官蔡元
定及附趙汝愚而請改卜以誤國及升經筵取次
對既用恩例封贈父母奏薦子弟換易章服乃佯
辭免豈有以職名受恩數而却辭職名玩侮朝廷
又信元定之說謂建陽縣學風水有侯王之兆欲
得之備用逢迎以學與護國寺兩易爲朱他日可
得之地絞縛聖像手足墮損又曰欲報汝愚援引
之恩則爲其子崇憲執柯娶劉珙之女而奄有其

身後巨萬之財又誘尼姑二人以爲寵妾每之官
必與偕行謂能修身可乎冢婦不夫而自孕諸子
盜牛而宰殺謂能齊家可乎知南康則妄配數人
而後爲改正帥長沙則還詔赦而斷徒刑者甚多
提舉浙東則多費朝廷賑濟錢米盡與其徒而不
及百姓謂能治民可乎又據范祖業之山以廣
其居而反加罪於其身發掘崇安之手父母之墳
以葬其母而不卹其暴露謂恕以及人可乎男女
婚嫁必擇富民以利其奩聘之多開門受徒必引

視子罪知錄 卷五

富室子弟以責其束脩之厚四方饋賂踵至一歲
動以萬計謂廉以立身可乎夫廉恕修身齊家治
民皆嘉平日竊取中庸大學之說以欺惑人者今
其言如彼其行如此豈非大奸大慝耶云今按
疏之所陳學者一切以爲人所撰造朱之謝表亦
惟曰凡厥大謫大呵之目已皆不忠不孝之科至
衆惡之交歸亦羣情之共棄又曰習魔外之妖言
履市廛之汚行事毋恩衰爲臣禮闕私故人之財
而納其尼女規學官之地而收爲僧坊諒皆考覈

以非誣云雖云引咎而不自辯爲高然其中如納妾占山發塚及婦之無夫而孕違詔斷刑賑濟不及百姓之類皆有指名何故其徒不爲一一據實詳具本末使學者一覽而洞然寧爲含容之說置疑於後世乎是不可曉也今故稍具之或有得其實者條而正之豈不忠於朱子而可以厭服後人之心乎

又曰學者定所謂道統以周二程張朱五子而邵馬不與不識何意若言明經之功堯夫易學不及

龍子罪知錄

卷五

七

五子耶君實雖不爲傳註不通經耶如記踐履則邵馬之高明純粹不知於五子何如

刺曰道學固善其僞不可不辯

說曰道學之名甚尊僞學之利甚厚莫不小禍於初而大獲於後官不峻而勢益張權愈失而力轉重時君通國莫敢嬰其鋒以是黠子從之如狂從古以來竊聲利者無若此塗之捷也僞學一言爲世大諱雖宋社已亡而其弊故在士君子果有意於世道能畏禍而忘言乎道學僞學是非得失之故稍演于後

系曰嘗聞吳興老儒沈仲固云道學之名起於元祐盛於淳熙其徒有假其名以欺世者真可噓枯以生凡治財賦者則目爲聚斂開闢扞邊者則目爲粗材讀書作文者則目爲玩物喪志留心政事者則目爲俗吏其所讀之書止四書近思錄通書太極圖東西銘語錄之類自詭其學自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故爲之說曰爲生民立極爲天地立心爲萬世開太平爲前聖繼絕學其爲太守爲監司必須建立書院立諸賢之祠或刊註四書

龍子罪知錄

卷五

十六

衍緝語錄然後號爲賢者則可以釣聲名取撫恤而士子場屋必須引用以爲文則可以擢巍科爲名士否則立身如溫國文章氣節如東坡亦非本色於是天下競歸之稍有議及其黨必摘之爲小人雖君子亦不得而辯之矣其氣醖可畏如此然夷考其所行則言行了不相顧率皆不近人情之事異時必將爲國家莫大之禍恐不在典午清談之下也予時年甚少聞之頗有喜其甚矣之歎其後至淳祐咸祐間每見所謂達官朝士者必憤憤

冬烘弊衣菲食高巾破履人望之知爲道學君子也清班要路莫不如此然密而察之則殊有大不然者然後信仲固之言不爲過蓋似道當國恐人分其勢故專用此等人列之要路名爲尊崇道學實幸其不才憤憤不至掣其肘耳以致庶事不理喪身亡國仲固之言不幸而中嗚呼尚忍言之哉周密

又曰周平園云學問須觀其效如祖宗時爲詩賦後來以不如經義然熙豐以來用經義取士何如

祝子罪知錄 卷五

祖宗時得人又如元符後尚伊川之學然元符以後何如熙豐今劉子澄輩至云韓魏公歐陽公及其祖元公之屬惜不遇伊川使見之學問功業當不止此不知諸公乃就實行中做也又今之學者但議論中理會太深切不加意於實行如學安定有何錯若學伊川喻子才仲彌性之徒豈不悞事張南軒亦爲人誤耳同

又曰羅椅者廬陵巨富子弟借徑要爵時方向程朱之學乃盡棄舊習而學焉然性理之學必須有

所授然後名家乃尊饒雙峯爲師繼登似道之門似道事敗遂長掛破摺蓬首垢面儼然貧儒往依維揚趙日起未幾似道移維揚笑謂趙此江西羅半州也其富豪十倍我輩君爲所欺矣椅知跡已露遂去復宰信豐被論而罷饒雙峯者自詭爲黃勉齋門人於晦庵爲嫡孫行椅與極好又有董韓二人皆互相稱道及世變後道學旣掃地董韓再及椅門則絕之矣董韓俱不娶饒死二人匍匐往哭縞素負木主每夕旅邸設位哭臨道由撫州黃

祝子罪知錄 卷五

震爲守津吏報有二秀才素衣背位牌入界大哭而去行止怪異不知何人震往迎之亦製服於郡廳設位三人會哭俱稱先師之喪而震幣之極厚一時道學行怪往往至此時人有言云道學先牌人慾行李同

又曰徐霖者以詆史嵩之及上書攻鄭案往往沽激太過人皆薄之趙汝騰力薦不就及除著作郎卽受之舉止顛狂妄自尊大士受教者拜庭下霖危坐受之不發一語瞋目坐移時豁然而起有黠

者俟其瞑目亦效之俟其躍起亦頓從之霖曰汝已得道矣夏月京府命工搭蓋松棚適一匠者相服破綻見其二子霖逕牒天府云某人受役而不主一合從重撻隨行一童應吏或以果餌與之霖適見併廳吏解天府謂此吏壞其太極都城無不傳以爲笑後被疏去霖之無忌憚皆汝騰成之至目汝騰爲大宗師已爲小宗師後復疏論于是聲名掃地矣同

演曰所謂道學者善耶惡耶曰有善有惡曰惡有

視子罪知錄

卷五

學以道而不善者曰誠偽之辨而已誠者天之道也如爲道學者名實皆誠斯善已若名是實非斯偽也偽則惡已夫以其實偽而號之曰偽當之者不肯公受因翻謂號之者非而斥之昧者又因遂以偽學二言爲美稱於是混偽學之號于道學而爲之者恣肆詭怪猖狂姦回以至抱大慙胎實禍而莫之救流弊無窮焉其在今日秉公者箝喙不敢犯予亦安能違衆而盡言招尤聊復究其真而嘗試爲之言曰謂道學非而違之則獲罪于天矣

視子罪知錄

卷五

謂偽學非而違之則獲禍于人矣謂偽學是而從之則亦獲罪于天矣與獲罪于人寧以之易獲罪于天者哉何歟天誠也人偽也天也者卽彼所稱道之大原所出者也吾歟不畏之而繆其是非從違也歟夫道學之號何妨乎由三五至宋之先由六經至宋先之史傳下之也然而道之云者由開闢而來有之也學之云者由三五以來有之也是學者必以道與學一事也何事至宋而始有斯名歟且道者何謂也人行之路也漢儒釋爲開通宋儒訓以通行皆謂路也今請借路爲喻假以京師爲路之至極四海之欲往者必各有一定之塗發軔于此稅駕于彼必須遵而履之千蹊萬徑不得而奪必如是乃可至斯則所謂道也天地人物智愚上下萬有之共由者也出乎自然而行之當然斯則所謂理也如是行之而果至秦越異軌而身必抵于京師實得其所止焉斯則所謂德也京師極矣其地土山川縱衡羅列有目以視有足以馳非假人力而自有之斯則所謂性也知京師爲

路之至而便趨之不昧南北斯則所謂心也故道德心性理者一而已矣天地人物皆然也然而京師爲路之至極行者必當之焉有是向方塗里之目智者爲之示之導之此則聖人之所謂道也雖不必目矚足馳而京師爲路之至極本自具之不必矚馳而後有斯則道之本原佛老之所窺而執之以示導人者乃佛老之所謂道而近儒以爲非者也然而其究同也孔孟所謂無聲無臭無言無隱一陰一陽之謂道與子貢所謂不得聞之類卽此

非路之行哉是以六經以來無道學與非道學之目凡爲孔氏之徒誦習六經者皆此學也但有純不純至不至耳宋儒始以當學者爲道學固已若贅而且亦無害然使爲之者一出於誠所謂三綱五典仁義禮智忠信廉耻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諸云云者莫非躬行實踐表裏一致由是而賢而聖豈非道學之真而萬世當遵者乎奈何於是而有不然者口此身彼遂使不同道者指而翻其稱曰僞學若朱子者吾固不敢真以爲僞而後來攀援附托而爲之者則已如所稱者之僞千詭百怪有不勝言而不容掩者此則其徒之罪也竊其名而反其實既享其名又收其利所謂名利之兼得者非徒今世之罪人先王之罪人聖門之罪人而亦程朱諸子之罪人也亦由其有是規模格式家數自聖人來歷諸治亂朝代從皆無之而忽然剗造締構於趙宋者有此門面塗徑有此標榜名目故其流弊必至於此豈不可痛悼哉愚雖不敏此固天下之公言也程朱行事或謂可疑

者愚亦安敢決定而冒言之惟願學者於道學之云必從其真而不從其偽不在門戶而實務踐履端其操存而坦其軌轍毋作聖賢天地時世之差適以欺已罔人併累程朱之真而實獲罪於天焉耳若從偽之害如系語所畧舉者後來更甚不可具陳蓋未知所底止而孰能回之嗚呼賈要爵起厚積而又釣嘉名前此鄙夫姦宄列在汗青斧鉞者其術皆在此下則滔滔者亦安得而不爲之耶痛矣哉

祝子罪知錄卷六

吳

王世貞元美校

濟南 李攀龍于鱗閱

論釋上

曰陰陽造化之理三綱五常之道聖人備言已顯然矣惟變而不動之性死而不滅之心以理推之不可知欲詳言之則無證必待佛書而後明儒或徵諸夫子之所未言而佛言之於是驚疑惑亂詆祝子罪知錄 卷六

毀排斥終無證其理之所從出徒自蔽而已然誠之爲寂滅者非佛說動而不變之理斥之以亂倫者乃權迹流弊之末佛之徒聞之而不怒不辯者知理在人心信者自悟不可誣也迹流於世久則必弊孰爲吾累哉是心變而無動死而不滅斯理昭如皎日安得而自蔽歟若識此心悟此理儒爲真儒僧爲聖僧矣心昏理迷莫知所往本之既失諍論復何益哉今儒者或謂人死卽滅亦無輪迴再生之理甚非聖人之意易曰精氣爲物游覓爲

變精靈知也。氣形氣也。二者合而爲生。竟卽精也。游往也。靈知去則形氣變。二者離而爲死。原其始則精與氣合而生。反其終則精與氣離而死。死而不滅。則有鬼神。故知鬼神之情狀。死生鬼神之道理。若日月寒暑之往來。誰能自滅。同於艸木乎。或言人物但稟氣而生。不知精竟爲靈知也。人之神曰竟。睡則爲夢。卽有知之心耳。或謂竟爲氣。氣非有知也。若視聽言動皆曰氣之所爲。必由心帥之以應事。是亦精與氣合而爲用也。豈可謂魄爲氣乎。

祝子罪知錄

卷六

庸常人無修心養性之功。一隔生死。不復知有前身之事。不足以爲證。故聖人不及詳言也。儒者志在排佛。故作人死斷滅之說。以破生死輪迴之論。不知反違周孔聖人之意。但比丘之法。以出俗離倫。斷煩惱生死爲對治。凡夫貪着之病。此小乘權教。有沉空滯寂之偏。故復立大乘菩薩教。以破斥其非。何待儒者譏其寂滅耶。佛教自國王大臣長者居士。以至天龍鬼神。一切品類。佛皆隨類化身。說一切善法。究竟皆至如來之地。非但出家一門。

爲至也。又何待儒者譏其權迹。爲無父無君。以亂倫哉。自漢以來。經書迭至。究其指歸。誠所謂窮心性之原。入至善之地。非但文字而已。晦菴曰。佛有觀心之說。夫心人之所主乎身。一而不二。爲主而不爲客。命物而不命於人。故以心觀物。則物之理得。今復百物以反觀於心。則是心之外復有一心。而能管乎此心也。又曰。佛之學。以心求心。以心使心。如口說口。如目見目。其機危而迫。其塗險而塞。其理虛而其勢逆。其言雖若有相似。而其實不同。

祝子罪知錄

卷六

解曰。心法萬法之微。心源至理難知。觀心斯得。本由迷此心體。不知返求。外爲六塵所惑。內則沈掉二病。是以局感無知。偏僻異見。惟佛返觀此心。頓悟本性。成等正覺。故於世間無量百千法門。出世無量百千法門。莫不洞明廓徹。今儒尚不自識本心。豈能以心觀佛哉。所謂人之主乎身。一而不二者。卽今出入六根緣染之識神也。命物而不命於人者。卽取着六塵而妄生我相者也。以心觀佛。則物之理得者。卽周徧計度。似是而非。蓋不識自心。

則其本已失、安能觀物明理哉、其所謂今復百物以返觀乎心者、如古德云、境無心外境、見境卽見心是也、其所謂則是此心之外、復有一心、而能管乎此心者、非也、二祖云、覓心了不可得、一心尚無、豈復有二哉、吾佛之徒、本無如是之見也、又謂聖人之學、本心以窮理、順理以應物、此言得之、但儒者錯解其義、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此心學之源也、人心妄想也、由執着顛倒、故危、道心、天理也、非思慮之所能及、故微、精者

視子罪知錄

卷六

四

不昧、一者不雜、由無思故不昧、無爲故不雜、乃欲盡其至誠、固守此中道也、中卽中庸之中、在心而不在物、在內而不在外、子思所謂喜怒哀樂之未發是也、子思但以情識未動卽是中、義與吾佛一念無生之理相近、儒者釋中曰、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乃已發中節之和也、便違子思之意矣、喜怒哀樂未發之時、無有形相可見、豈有偏倚過與不及之事乎、及解允執厥中、皆曰已發之中、是儒者不知中之爲義而妄釋之也、君子時中者、言守此未

發之中、心常不妄動也、子曰、易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亦中和之義也、由無思無爲未發之中、精一固執、則寂然不動、故能感物應機、而通變無窮矣、此可謂本心以窮理、順理以應物也、若未能造思慮未發之時、終不識心之本體、如是之人、聞無思無爲寂然不動之說、則茫然罔措、且不知聖人之道、何所謂中、不識聖人之言、則曲爲之解曰、聖人無心、則釋曰、無私心、曰聖人無爲、則釋曰、無所作爲、是皆以有心有爲度

視子罪知錄

卷六

五

聖人也、且得罪於堯舜周孔矣、何謂佛哉、彼既不識觀心之妙、徒欲以偏計之妄心、觀物以窮理、辟如塵鏡未磨、擬求鑒物、未之有也、是不知此理在內、惟務外求、故學解益多、去道益遠矣、惟佛觀心之道、不住六塵、頓息思慮、了悟本性、名爲反觀、今儒者未嘗用力於此、輒妄議之、謂以心求心、如口齧口、目視目、其機危而迫、其塗險而塞、其理虛而其勢逆、可謂迷之甚矣、楞嚴經云、吾見之時、人皆見吾之見、吾不見時、何不見吾不見之地、以心求

心此語明矣。若思慮未息，生滅宛然，若見若聞，皆爲塵相，須是離聲離色，聞見真常，卽是見吾不見之處，真聞真見，全顯本心。辟如百鍊真金，何憂火試與以心使心，佛本無如是說也。

又曰：或問晦翁曰：只爲佛從心上起工夫，其學雖不然，却有本。儒者只從言語文字上做，有如此事，只做一場說話過耳，所以輸與他。答曰：彼所謂心上工夫，本不是，却勝儒者多。

程子曰：釋氏之學，於敬以直內，則有之矣。義以方

祝子罪知錄

卷六

外，則未之有也。故滯固者入於枯槁，疎通者歸於恣肆。此佛教所以隘也。吾道則不然，率性而已，斯理也。聖人於易備言之。

又曰：佛有一箇覺之理，可敬以直內，無義以方外。其直內者，要之亦不是。晦翁曰：今說求放心，却似釋氏說入定一般。但到此便死了。吾輩却要此心主宰得定，賴此做事業，所以不同。○因說程子耳無聞目無見之說，答曰：次無此理。釋教云：塵旣不緣，根無所着，反流全一。六用不行，蓋他意謂六根

不與六塵相緣，則收捨六根之用，及復歸於本體，而使之不行。顧烏有此理。辯曰：教有內外不同，故造理有淺深之異。求之於內，心性是也。求之於外，學解是也。故心通則萬法俱融，着相則目前自昧。外求之失，斯爲甚矣。今儒學之弊，浮華者以詞章爲事，純實者亦不過以文義爲宗。視心學則皆罔然。宋儒知其病，又知吾心上工夫爲有本，是當敵本抑末，以斥其言語文字之非可也。而復以心上工夫不是，何自爲矛盾歟。本旣不是，何謂却勝儒

祝子罪知錄

卷六

者乎。此其不能窮心學之理。於佛道深感亂而不能取決也。觀伊川之言亦然。夫旣愍吾道爲有內無外矣，果能以內爲本，得本何憂于末哉。繼之枯槁恣肆，又愍吾教之溢，是未見其大者矣。旣曰佛有覺之理，爲敬以直內，復云要之亦不是，是皆反覆自惑之言。豈真知此理者哉。若率性之說，亦不出吾心工夫，必取證于易，易乃心上之妙理。先儒不窮本心之體，遂不明良知良能之所自出，謂有氣而後有知，乃推性命之源于氣，指性爲氣中之

祝子罪知錄

卷六

理以氣循理爲道、故隨事隨物以明理、不知天地人物形氣皆生于覺性之中、而吾之本心妙明已徧照在思慮未發之時、若有得于此、卽時中義也、失此不能少存于內、徒追求于事物之末、謂之義以方外、豈有是哉、取證于易者、易言至神至聖、皆指不可測不可知之地、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又以無思無爲爲感通之本、則易所證固非外矣、中庸曰中者天下之大本、故存養于不覩不聞之間、以無聲無臭爲至、則率性之道果在外乎、昔者聖人皆以內學爲本、而推其用於外、後儒務外、遂不知有心學之源、乃以學解爲事、惟宋河南之學始言性理、然但知心之用、而不究心之體、遂不知養未發之中、又昧太極之理、在兩儀未判之先、或以物理爲性理、故本末體用、於是乎不明、而堯舜周孔之道微矣、又以孟子求放心、比釋氏入定者、非也、若小乘之定、固已灰滅、更無求放心之意、佛乘之定、卽動常寂、何用求放心耶、其謂到此便死了、則說法度人者、又復生耶、不知佛所謂定、只是妄

祝子罪知錄

卷六

念不起、而應機接物、允合其宜、儒者莫知此境、輒妄議之、又解反流全一、爲收拾六根之用、反復歸於本體、而使之不行、非也、若人不緣六塵、無所染着、反觀自心、明明不昧、寂寂常知、名曰圓照、卽了悟之地、非學解能到、悟則謂之內解、則謂之外、此內教外教、所以不同也、儒者專用力於外、凡知解所不能及者、不復窮究、故不知允執厥中之道、天理流行之處、皆在思慮不起、物欲淨盡之時、踐履雖專、終不入聖人之域矣、蓋因疑佛氏之迹爲無父無君、遂不究盡其說、使孔聖之道不明、乃毀佛之過也、又曰釋氏之說、若欲窮其源而去取之、則其說未能窮、固已化爲佛矣、只且于迹上考之、其設教如是、其正果如何、固難爲取其心、不取其迹、有是心則有是迹、晦翁曰、伊川所謂只消就迹上斷他便了、他旣逃其父母、雖說得如何道理、也使不得、如此足以斷之矣、解曰、今人欲以文字學解、著述經書、以窮佛

理不過增益知解終不能入法性之海程朱涉獵佛書不究其指乃以其迹斷之其不信宜矣程朱既往今之學者惑焉乃爲之解釋迦逃父母捨王位踰城出家毀形壞服以名教論之以爲不忠不孝無父無君是大不然也且輪王七寶之榮天帝五欲之富泰來運合賞閱暫時報盡沉淪悲哀永久此有漏之因暫處人天心生貪着惡業便起不久當墮惡道如來佛眼所照見諸衆生輪迴六趣長劫受苦於是發大慈悲做諸方便降胎入相成

祝子罪知錄

卷六

道上救君父下濟眷屬以及一切衆生出離生死苦海俱登菩薩彼岸其爲功德廣大難量豈可執其方便權迹妄生誹謗者哉今以譬喻更明此義如一長者財富止有一子鍾愛而長者依海而住船舶甚多他日欲適他國遂以巨舟載其眷屬泛海檣柁損壞將見沉溺其子甚智察知斯事又知父別有船設以告父請往取船知必不許乃不告父母夜半逾出駕小船疾行至彼既得大船天明父聞子逝驚求不得方擬行舟風濤大作其子駕

彼大舟而至急扶父母得以全歸設若此子先作思惟我若逃逝使父憂惱是爲不可當全忠孝義同溺死爲此至德與私逃取船救父孰爲優劣儒者因疑其迹不究其道所以爲義者不過甘同溺死而已豈不哀哉先儒不信生死輪迴之說於佛出世之理重有惑焉不知世間常道有出世之道具焉所以爲大忠大孝者非但服勞奉養而已又曰晦翁曰韓退之接引僧徒要他歸儒不過文暢靈師惠師之徒皆破賴底僧及晚年見大顛說

祝子罪知錄

卷六

得濶大勝妙自然不得不服人多要出脫退之也不消得恐亦有此理也又年某年十五六時嘗留心於此一日在劉病翁所會一僧與語其僧只相應和了也不說是不是却與劉說某也理會得箇昭昭靈靈底禪某遂疑此僧更有妙處遂去扣問見他說得煞好及去赴試便用他意思胡說試官被某說動了遂得舉後見李先生與他說李先生只說不是某却疑李先生理會此未得再三質問只教看聖賢言語某遂

將禪來倚閣、意中謂禪亦自在、且將聖人書讀、讀來讀去、一日覺聖賢言語、漸漸有味、回看釋氏之說、漸漸破綻、罅漏百出、辯曰、佛之法門、東流者四、曰講、曰禪、曰律、曰秘密、講禪繼述尤多、又爲名士大夫之所宗尚、雖入門不同、而證理則一、若無思入講、不能通貫諸經知解、參禪無由超悟至理、故習講者、觀諸經論文義、深思通解、解終趨行、乃絕思惟、能所兩忘、名爲入位、參禪者異於是、惟單提直指、不尚多聞、但悟一心、萬行斯備、若大顛實與退之說禪、退之豈能卽悟至理、亦不過以名相開諭之而已、此晦翁所謂濶大勝妙、正名相邊事也、退之若果悟禪、則後來見識、必當與前不同、其答張籍等書、豈有自爲晦匿之辭、旣疑似若此、則胸中所見可知矣、况朱晦翁所遇之僧、又非大顛之比、必少有學解、妄稱證得、尚不識禪爲何事、烏足爲晦翁師問哉、禪、悟門也、悟則轉凡成聖、如斬一握絲、一斬一切斷、豈有疑二進退、反復生訪者乎、且晦翁弱冠之年、未曾親見智人、而杜撰參禪、不

出情識境界、若急與辯斥、剪其枝蔓、尚恨其遲、此僧不能如此、便當斂手而退、却將昭昭靈靈引之、此則偏務醒醒、認賊爲子、及其再來叩問、添得知解轉多、故云說得然好、晦翁由是錯解禪意、反將其說爲應舉之資、久之破綻、豈不宜哉、晦翁如此保認、是將禪爲知解邊事、及見李延平、遂有倚閣自在二說、顯然生滅流注、議論橫生、遂用心以著述爲事、其分別事理字義、最爲詳盡、至于性理、未達道體之妙、于是旁思熟慮、任情起見、則去聖人之道、爲有間矣、其論禪、謂曹洞宗說得細、故法嗣中絕、臨濟說龐枝大葉、禪故久遠、此強辯也、按洞山密傳寶鏡三昧、又勘辯諸方言句、有三種滲漏、其所立宗旨、漸涉知解、而義路不絕、正是龐處、以晦翁所見、頗彷彿其影像、是故謂之細、臨濟門風峻拔、超情離見、非上上根人、一聞千悟者、無能窺其蹊徑、正是細處、晦翁于此罔然、故謂之龐、又曰中庸序曰、彌近理而大亂真、晦翁云釋氏之學、與吾儒甚相似處、如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

能爲萬象主、不逐四時彫、又撲落非他物、縱橫不
是塵、山河及大地、全露法王身、又若人識得心、大
地無寸土、看他甚麼樣見識、今區區小儒、怎生
出得他手、宜其爲他揮下也、

又曰此是法眼禪師下、一派宗旨如此、今之禪家、
皆破其說、以爲有理路、落窠臼、礙正知見、今多是
麻三斤、乾屎橛之說、謂之不落窠臼、不墮理路、妙
喜之說如此、又有沓轉不如此說時、

問禪家說無頭底當話是如何、曰他說分明處、却

祝子罪知錄

卷六

十四

不是只內中一句黑如漆者、便是緊要處、於此曉
得時、便都曉得、辯曰舉知解門、則以爲近理、舉證
悟門、莫辨其當機、不入悟階、何由與辯、如人偏身
是病、不在痛癢所在、則難治也、今欲治其不治之
病、姑卽其說論之、如近理亂真者、譬莠之類禾、必
當辯其非禾、其所謂甚相似者、必似是而非者也、
今舉而讚之、竟未有以非之、則不應以近理目之、
不能辯其非真、則不應以亂真斥之、夫知其識見
之高、慙小儒爲其揮下、則當詳辨其近理非理之

處、亂真非真之事、使學者了然知其繆妄、何恨真
僞之不分也歟、若如此泛說以關之、何以服天下
後世乎、此段倡誦、乃知解中意、可以聞解信入、非
契證門也、故云吾理路落窠臼、若辨證門、如禪者
問答機鋒相接、離言顯智、離智顯體、爲人解粘去
縛、其間間不容髮、少有失機、名爲話墮、若圓知相
對、機如轉丸、鍼芥相投、眼如皎日、豈可謂黑如漆
乎、儒者罔知其意、隨語求解、豈有曉得之理、禪門
文字、性離思惟、路絕詮表、意不在言、惟機所適、儒

祝子罪知錄

卷六

十五

者於此罔措、乃云又有翻轉不如此說時、尤可笑、
又曰晦翁曰、上蔡云佛所謂性、正聖人所謂心、佛
所謂心、正聖人所謂意、心只是該得這理、佛氏元
不曾認得這理一節、便認知覺運動做性、如視聽
言貌思、聖人則各有其理、佛氏只認得能視能聽
能思能動底、便是性、不管橫來豎來、他都認做性、
最怕人說這理字、都要除掉了、

問釋氏作用是性、曰便只是這性、他說得也是、孟
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便是此

性如彼說視聽言底是誰便是這箇故其言曰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嗅香在舌談論識者知是佛性不識喚作精覓他也說得好所以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他只要你見得言下便悟做處便徹見得無不是此性也說存心養性養得來光明寂照無所不徧無所不通又實際理地不受一塵佛事門中不捨一法他本自說得是所養者也是只是差處便在這裏吾儒所養者是仁義禮智他所養者只是視聽言動儒者則全體中自有許多道理

起於塵勞佛與衆生本同一體但因迷悟見有殊塗佛性只在眼耳鼻口之間妙用不離見聞知覺之際直是一塵不受一法不捨頓見本來面目今以生滅垢心起輪迴見翳目生花又求實花生處徒勞分別妄費精神者也真性現時若擊石火急着精彩認得依然不是此處正是迷悟關子得則速證真常失則速入塗炭只如視聽言動皆真性發現若無心體會則森羅萬象一鑒昭然此按指發光所謂一念不生全體現也若說是性卽是認

無心于仁智而自合仁智者也。此天理者未見仁智之名發之于外，乃有仁智之用。故本性即是天理，天理即是明覺，非在外也。若以五常之理爲性，不可言百姓日用而不知，百姓庸常之人也。情發必中節，豈能日用五常之理耶？若以本心明覺爲性，百姓易常不覺哉！然覺性在，視聽言動日用之間而不自覺，常被塵勞所惑，自昧其明。故曰知道者鮮矣。由是言之，周孔以上聖人亦皆以本覺爲性也。其所謂全體之中自有許多道理，非也。蓋全

祝子罪知錄

卷六

體之中無一物一事可見，豈有許多道理耶？若謂發用處有許多道理，有分別是非，則可安得以用爲體乎？其要在明心體，彼不知心體之妙，說爲渾崙物事，是不見明鏡止水之中，森羅萬象，無壞無雜，不生分別之心，而妍醜了然，安得有非禮顛倒之事歟？六塵不緣，則私欲淨盡，安得只有人心歟？夫周徧者佛言一，卽一切，一切卽一理，自徧周，非因徧得。儒者務用心觀物以求徧，豈能周徧乎？吾佛于七情未發之時，已空其惡，故惡自不生。儒者

于惡念已形之後，擬欲斷之，其用力故不同矣。若有所得，則賢者之學，宋儒有焉。聖人之道，未之或知也。其差者，以有爲之心爲體，故自見得有許多道理，又各自有分別，有是非，只此三有存之於心，我相既立，而卷枝錯節，膠固莫辭，不知天下事物之理，徧通不窮，欲以斯須之明，造次之聰，畧加忖度，若有得焉，卽自瞞曰：吾分別詳矣，是非辯矣，人或異已，則曰：我明識道理，必如是爲當也。幸一二之偶中，則眼空四海，若王介甫之徒是也。此謂之

祝子罪知錄

卷六

我相，我相立而公心亡矣。凡作此者，或見用於世，其不敗者鮮矣。良由認事理爲性理，求外學以資于內，倒持本末，源委失真，其流之弊，以作爲爲事，有以起禍亂之階，可不慎歟？

又曰：學者于釋氏當如淫聲美色以遠之，不然則駸駸然入其中矣。或問朱子曰：今士大夫晚年都被禪家引去者，何故？答曰：是他高似你，你平生讀許多書，記誦文章，所藉以取功名利祿之計者，到這裏都靠不得，所以被他降下。他底且省力，誰不

悅而趨之。王介甫平生學力，說許多道理，臨了捨宅爲寺，又云只緣他打併得心下清潔，所以本朝李文靖、王文正、楊文公、劉元城、呂申公，都是甚麼人也，都去學他。

問龜山答陳了翁論華嚴大旨，不知諸人何爲好之之篤，曰只是見不透，故覺他那箇好，以今觀之，也是好，也是動得人。

問龜山言道非禮則蕩而無止，禮非道則枯於器數儀章之末，則道乃是虛無恍惚，無所準則之物。

祝子罪知錄

卷六

王

此類甚多，如此類則似禪，曰固是，其徒蕭子莊、李西山、陳默堂皆說禪，龜山沒，西山嘗有佛經疏，追薦之，此等皆不可曉。

又云游定夫晚年亦學禪。

又云此箇道理，纔理會到深處，又易得似禪，須是理會到深處，又却與禪不相似，學者只是不曾到深處，定走入禪去，譬如人在淮河上立，不知不覺走入番界去，如程門高第游氏，分明是投番了，雖上蔡龜山，也只是淮河上游游漾漾立地，終是看

他未破，時時去他那下探，須也須疑，看他有箇好處。

尹和靖日課金剛經，拜觀音菩薩，解曰：理學君子，既造聖賢之域，得盡心養性之道，豈詖辭淫邪，見僻行之所能惑，所能動哉？爲所能動者，必非詖淫邪僻也。且聰明才智出倫之士，早讀聖賢書，積德立身，功名節義，昭昭出人之表，綱常之道，弗齡，但嫌其有學佛之差，是果悖道之如是耶？非也，乃惑者之妄議耳。如李沆、王旦、楊億、呂公著、德義行業。

祝子罪知錄

卷六

王

爲宋名臣，彼固不耻于學佛，亦未嘗得罪於名教，固可輕議其非歟？劉安世、陳了翁、文章節義冠世，豈不悅周程之道，然好佛之篤，未有以加之也。其處患難，臨死生不測之禍，恬然莫能動其心，而害之者，或嘔血而亡，豈非學佛之驗歟？此數君子，未嘗因好佛而虧行業，傷彝倫也。何爲佛氏之爲害尤甚哉？至若程門高弟，未有過于游、楊、尹、謝，而皆有學佛之癖，豈信道不篤，晚年遂改節如是耶？二程道南之語，亦誤許之耶？然則其父師拳拳之心，

惟恐學者流入其中、如四子者、肯遽忘之耶、嗚呼、是深有得于周程之意、燭理之精、遂知禪學之妙、不覺趨入其中矣、朱子論佛氏由義學變入于禪、卽解終趨行之道也、程門高弟造理之深、固不能過其入禪矣、然考之五燈、未有深許之者、蓋信解而未契悟耳、其所著述、未出儒氏之說、謂之曰類禪、則禪學直如是乎、禪固非彼所及、然因其有得于此、遂于儒書之理、益加詳焉、後學耻其歸佛、故矯揉其說、凡聖人之書、有近于佛者、皆故違經旨、

別立異說、惟恐其類禪、理學之差、皆由於此、其誤世豈淺淺哉、

又曰晦翁曰、近理亂真處、程子自私二字、得其要領、明道答橫渠書云、人患在自私用智、此大凡人之任私意耳、下文云、豁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便是不自私不用智也、

又云佛氏自私昧道、今以惡外物之心、求照無物之地、猶反鑑索照也、亦是絕外物而求定之意、自私而用智、如世人一等嗜慾、豈不能以有爲爲應、

迹若廓然、太公物來順應、便都不如此、上不淪空寂、下不累於物欲、

問明德而不能推之以新民、可謂是自私、有學佛者王天順與陸子靜辯論云、我這佛和耳目鼻口皆不愛、要天下人各成佛、豈得是自私、先生笑云、待度天下人各成佛、却是教他各各自私、陸子靜從初亦學佛、嘗言佛差處、是義理之間、某應云、此猶是第二着、只他根本處便不是、當初釋迦爲太子時、出遊見生老病死苦、遂厭惡之、入雪山修行、

愛矣。所利莫甚於生。佛則捨生矣。自私自利。必歸于已。佛無我相。利將誰歸。今以佛厭生。老病死而修出苦之道。謂之自思爲利。則佛者不厭苦而自甘沉溺。乃謂之大公合義乎。夫用智必陷人於險。佛以方便之智。濟度一切衆生。反以爲陷之歟。佛道周徧十方。於一切法平等無二。自不以爲功。普濟六道衆生。猶如一子。自不以爲利。智入三世十方。徧知一切衆生若干種心。隨根與法。增能受護。而無失時。雖知衆生界不可盡。而不暫起一念捨。

卷六

卷六

卷六

衆生意。此名佛智。豈世間智術之事乎。彼所謂以惡外物之心。求照無物之地者。如厭動求靜。避喧趨寂。諸經屢有彈斥之文。不待辯也。然有形之物。可以鑒喻。反鑒則不能照物。心無形相。無有背面。反求則息妄歸真。內外洞徹。非反鑒之比也。若謂自私自智。如世人一等嗜慾者。吾佛以慈悲喜捨。勇于向道。尚有過于世人嗜慾也。孔子亦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是也。古德云。道念若同情念。成。涕多時。如來若不勇猛求道。安能普濟群生哉。今

儒者以有爲爲應迹。又能廓然大公。物來順應。斷無是理。設以周徧計度之心。志在有爲。必先有我相。我相既立。自私則甚焉。於是塵勞紛動。惡覺竟起。至於應迹。豈能廓然利害關心。有如重翳。何謂大公。事物之來。機如逐電。造次顛沛。反覆多矣。安能順應。此由自私之爲患也。故私莫私于有我。我相執着。則不能虛心以容物。豈能公于天下乎。又言吾儒見得無一物不是此理。無一理可違于物。不知本末之論也。理尊無對。一而不二者也。隨物

視子罪知錄

卷六

卷六

之差殊不同。而各當其可。其言無一物不是此理者。是也。其言無一理可違于物。非也。理本無名。隨事立名。故理之當長者。必違于短。當短者。必違于長。當厚必違薄。當薄必違厚。如理不當用此物。則違物以從理。豈可謂無一理可違于物乎。理無名相。徹底惟空。故能徧萬物而各得其宜。若有實體。卽有名相。不可與物作則。可謂理乎。言識心見性者。可識者是塵。可見者是境。非心性也。如眼能見物。不能自見。若有可見。決定非眼。雖不自見。不

是無眼、心性亦然、先儒盡心養性、只在已發處存養、但見得心性發用之處、其于思慮未起、聖人允執之中、則昧然而莫識、其去孔子子思、爲有間矣、指佛氏爲自私、豈知佛理者哉、佛以染淨和合爲心、純淨無染爲性、非真悟者、莫知心性之體、可輕議與、至若利義利之分、非誠心見性者、固莫及也、又曰、或問晦翁曰、佛與老莊不同乎、曰、老莊滅義理人倫未盡、至佛則人倫絕盡、至禪則義理滅盡、辯曰、謂佛棄父母出家爲絕滅人倫、非是實事、乃

祝子罪知錄

卷六

應化之迹、實未嘗離親側也、至如隨類化身、普度萬品、非但出家一事而已、又謂禪則義理滅盡、非也、禪、悟門也、人由六塵而迷、不捨六塵而悟、義理窠臼者、法塵也、以生心動念、卽乖法體、故絕解以趨行、行起之時、無量妙義、亘古今常流、且不窮也、況絕滅乎、

子罪知錄卷六終

曾孫男世廉謹輯

祝子罪知錄卷七

吳 祝允明希哲纂

王世貞元美校

濟南 李攀龍于鱗閱

論釋下

曰、濂溪嘗謂一部法華經、祇是一箇艮卦可了、時佛印寓鷺溪、公謁見與講道、問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禪門何得謂無心是道、師云、疑則別參、公曰、參則不無、畢竟以何爲道、師曰、滿目青山一

祝子罪知錄

卷七

任看公有省、一日忽見牕前草生、乃曰、與自家意思一般、以偈呈師曰、昔本不迷、今不悟、云云、師和云云、由是愈師作青松社主、嬾白蓮故事、二程始以易學爲諸儒倡、嘗曰、看一部華嚴經、不如看艮卦、楊子安喜參禪、不肯明道、每攻其徒曰、六經、藥也、無病安所用、適明道自涪陵過襄陽、子安問曰、易從甚處起、明道以扇柄畫地曰、從這裏起、子安曰、這一畫從甚處起、明道無語、子安便起、伊川嘗致書於靈源清禪師云云、師答書云云、仍

示偈云、佛說從來沒世情、是非邪正要分明、口頭說得千千尺、心下須教寸寸行、

朱子曰、圓覺經云、四大分散、今者妄身、當在何處、是竊列子骨骸返其根、精神入其門、我當何存、語楞嚴經前面、是他總、後會說道理、是附會圓覺經前數疊、稍可看、後面一段、淡如一段、後二十五輪、與夫誓語、可笑、

楞嚴經是房融說得如此巧、佛當初也不如此說、如四十二章經、最初傳來中國的文字、其說却自

祝子罪知錄

卷七

十二

平實、

有學者讀法華經、晦翁問曰、此經要在何處、答曰、在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及、一句、晦翁曰、吾儒正要思量分別、所以不同也、

晦翁看金剛經曰、釋迦快說走觀話、解曰、或者未識經之宗趣、以生滅垢心、妄議如來境界、而生毀譽、如取螢火燒金剛山、一何損耶、如來稱法界性、說華嚴經、及諸神妙智用、徹諸法性相、理事盡修、行心數門戶、窮理盡性者也、曰、不如看箇艮卦、是

仁言、歟、蓋曰、良其背、不獲其身、止之止也、行其庭、不見其人、動之止也、不過十波羅蜜門、禪定一門而已、豈能該一部之義乎、若以佛理觀之、背者、居心之頂表、無思之地、止于無思、則無我相、是不獲其身也、庭者、應事接物之處、行者、舉動應用之時、謂動而常寂、起唯法起、則無人相、衆人相、壽者相、是不見其人也、若如是解說、與般若經意、有少分相似、亦未見其本心之理也、必曰、但止心不動、如此則心境自然明見、由定可以發慧也、列子所謂

祝子罪知錄

卷七

十三

精神入其門云云者、卽原始反終之義、明生死之說而已、若圓覺經言、四大各有所歸、卽今妄身了不可得、乃卽色明空、不待滅也、與列子人死卽滅、是滅色方空、理正相反、林氏曰、佛生西方、豈來剽竊、詆之太過、是不公矣、又圓覺十二菩薩、欲明圓覺之旨、故展轉設疑、與佛論辯、皆相因互見、該攝上中下三根、因其惑有輕重、故其言有淺深、適當其機而已、豈可以淡言也哉、二十五輪、單復圖修、隨其根習、順利、故有道場修證儀式、至弘誓流通、

諸經法則如是何必見笑若楞嚴經則徵心辯性顯密雙融選擇圓通應根立教略陳階地廣說禪那明諸陰消條分異見與圓頓諸經互有顯發豈房融能巧說乎其結集之人以灌頂密因集爲一部說有前後不在一時非附會也四十二章乃佛法初來未宜深旨譯者姑從平淺之文使易曉耳豈佛語但如是乎法華歎佛智甚深非言思所及其爲宗要但顯佛乘而世人欲以思量分別求道文辭知解而已非心學也心學則誠而已至誠則

祝子罪知錄

卷七

四

無思而得純一不雜金剛經乃破相離塵心無所住而佛語略無留滯圓變無窮豈走觀之言乎佛語如王寶印非有異文潛心讀之必有得焉切勿輕議也

又曰橫渠曰佛氏妄意天性而不知範圍天用反以六根之微用緣天地明不能盡則誣天地日月爲幻妄蔽其用于一身之小溺其志于虛空之大此所以語大語小流通失中其過于大也塵芥六合其蔽于小也夢幻人世謂之窮理可乎不知窮

理而謂之盡性可乎塵芥
幻人世明其不能究所從也
謂天地有窮也夢

又曰浮圖明鬼謂有識之死受生循環遂厭苦求免以人生爲妄見可謂知人乎天人一物輒生取舍孔孟所謂天彼所謂道或者指游魂爲變爲輪廻未之思也大學當先知天德知天德則知聖人知鬼神今浮圖劇談要歸必謂生死流轉非得道者不免謂之悟道可乎自其說熾傳中國儒者未窺聖學門牆已爲引取淪胥其間指爲大道乃其

祝子罪知錄

卷七

五

俗達之天下致善惡愚智男女臧獲人人著信使英才間氣生則溺耳目恬習之事長則師世儒崇尚之言遂冥然被驅因謂聖人可不修而至大道可不學而知故未識聖人心已謂不必求其迹未見君子志已謂不必事其文此人倫所以不察庶物所以不明治所以忽德所以亂異言滿耳上無禮以防其僞下無學以稽其弊自古誑淫邪遁之辭翕然竝興一出於佛氏之門者千二百年向非獨立不懼精一自信有大過人之才何以正立其

間與之較是非計得失哉、

晦翁曰、誠者是他只見得一邊、於那處都蔽塞了、是誠辭知其所蔽、淫者說得周遮浩瀚、其書動輒數百卷、是陷於偏而不能返、是淫辭知其所陷、邪者他見得偏了、於道不相貫屬、是邪辭知其所離、遁者他已離於道而不通、君臣父子都已棄絕、見知不得、却言道之精妙、不在乎此、是遁辭知其所窮、初只是誠、誠而後淫、淫而後邪、邪而後離、離而後遁、要知偏處只是虛其理、理是實理、他却虛了、

祝子罪知錄

卷七

十六

故于大本不立、辯曰、天性者、佛謂之本覺、卽一念未起、寂而常照之心也、儒門乃喜怒哀樂未發之中、無一毫私欲之累、純乎天德者也、二教之迹雖異、本性之理則同也、佛曰、諸本覺法、爲六度萬行、乃至圓滿佛果、儒亦從此天性、發爲仁義禮智、以成聖人之道、佛則兼四聖六凡而治之、儒者但治人道而已、豈佛妄意天性、不知範圍天用歟、若人六根塵念不生、則理自徧周、明照法界、非六根能緣天地也、孔子亦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

祝子罪知錄

卷七

十七

動性之欲也、則亦以七情未發者爲性、感物而動者爲情、欲也以迷者言之、則自身與天地萬物皆無常、妄幻也、以悟者言之、則是法住法位、世間常相住、皆一真之境也、豈蔽其用于一身之小、溺其志于虛空之大乎、語大語小、乃依正二報、情器二界、體目含容、固世智所不能知、非佛言流遁失中也、知大小無體、則攝入互容、而塵含六合、芥納須彌矣、知延促無時、三世不遷、則世界成壞、有如空花矣、此一心之體相也、以相卽體、則古今萬劫、不出刹那、以體卽相、則一毛孔中、現十方界、皆性分之常也、所謂窮理者、舉一卽明多理、舉多不出一理、非若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以爲窮理也、所謂盡性者、自十住初心、歷五位而入佛位、乃無明盡而智慧圓也、天地世界、成住壞空、循環無已、以成壞言之、則有窮、以循環言之、則無窮、非明心性之源、孰能究其所從哉、言人死而鬼、古有其說、非佛始爲此言也、孔子曰、祭則鬼享之、古祭宗廟、皆是享已死之鬼也、受生循環者、聖人雖未顯言其

事以理則可見矣。人性雖曰明覺，因染六塵而起妄見，豈可謂人而無妄乎？然三界惟是一心，萬法隨識所變，豈分天人？是一是二，而生取舍乎？佛亦未嘗指天曰道，此皆張子駕說也。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故知鬼神之情狀，豈非人死爲鬼乎？聖人繫易以生死鬼神對說，正輪迴之義也。易言知幽明之故，幽則鬼神之道，明則天人之理，皆一而不異者也。論語答子路之問，言事人所以明乎事鬼，言知生所以明知死，死生神鬼亦一而不異者也。張

祝子罪知錄

卷七

三

子不循聖經之旨，別爲無稽之言，欲破佛法，反自昧焉。又引天德破輪迴之說，尤爲迂遠。聖人與天合德者，至誠而已。言知聖人可也。言知鬼神，則惑矣。鬼神乃幽靈之動物，有吉凶和正之殊，非純一至誠者也。聖人但言至誠可以感神，至誠可以前知，至誠如神者，言至誠能前知吉凶，如神靈也。佛氏言悟道者，明本心也。本心乃一念未知，無死生可得，知此則曰了死生，非言得道免生死也。了死死者，不設於生死，亦不出於生死，不設不出，故能

化身萬類，說法度人，治世出世之道矣。儒門聖人窮理盡性，原始反終，故知生死，則樂天知命，而生順死安，成治世之道矣。且人鬼二物，皆有形氣，以幽明異塗，各不相見。若反常爲怪，則人亦見鬼，鬼亦見人。三尺之童，亦能曉此，豈謂明理君子惑反甚焉？謂佛法熾傳中國，而儒者之英才間氣，皆爭先崇尚，至于愚賤莫不尊奉者，蓋佛與衆生本同一體，但因迷悟，乃異其名。今同佛說，以心照心，泛而行之，即時明了，其趨之也何足怪歟？若明五位

祝子罪知錄

卷七

三

階漸，圓極佛果，皆多劫積修，非但儒者一生之修，豈不修而至乎？六度萬行，止觀熏習，佛佛道同，豈不求其迹乎？三乘四教，問答論議，祇陀讚頌，盈卷累牘，豈不求其文乎？在家出家，戒儀不等，治世典章，生產作業，皆是實相，豈人倫不察，庶物不明乎？尊卑品類，人物鳥獸，華夷異俗，語言異教，佛皆徧周隨，機普應，不壞彼相，入我正法，何謂治忽德亂，異言滿乎？是皆不知佛理之妙，遂疑爲異言也。然直指人心，在其自證自肯，非誘之使入，何論僞與

弊哉又以佛言爲詖淫邪道者豈有是歟佛離斷常顛倒異見具正徧知豈有邊見及蔽塞之處是未嘗詖也其經書則文富義博而宗旨了然使人雖終身讀誦而繹之無厭一句染神而于劫不朽終爲解脫之因未嘗淫而陷也諸經宗趣性相互融行解兼備如王寶印無有異文豈有不相貫屬者乎豈可謂邪哉知其所離也教有權實不同故有三車之喻而出家之迹事屬權門圓滿報身始明實理其言先淺後深如世間訓蒙之法豈可謂

蔽乎本心之理不明向外着物窮理困於見聞之窠而終身莫出豈非陷乎聞佛道而不信駕浮言以誦之豈非邪乎既不能議其本求其迹以排之豈非遁乎一言論佛卽具四者之差又能獨立不懼精一自信以較是非計得失歟又曰明道曰楊墨之害甚於申韓佛老之害甚於楊墨○佛氏之言比之楊墨尤爲近理所以其害尤甚晦菴曰佛氏乘虛入中國廣大自勝之說幻妄寂滅之論自齋戒變爲義學然只是盜襲莊子之意說出這般道理及達磨入來又翻了許多窠臼說出禪又高妙於義學以爲可以直超徑悟其言禍福報應足以鉗制愚俗爲資足衣食之計遂使有國有家者割田以贍之擇地以居之以相從陷于無父無君之域而不自覺蓋道釋之教皆一再而侵其本真有國家者雖隆重儒學而選舉之制學校之法施設舉措之方既不出于言語文字之工而又以道之要妙無越于釋老之中而崇重隆奉

反在于彼、至于二帝三王、述天理、順人心、治世教、民、悖典庸禮之大法、一切不復有行之者、論曰、三教聖人、其言雖不同、然皆足以開人心之天理、救世俗之澆漓、成帝王之治功也、昔孔子祖述堯舜之道、故能究心學之源、推性德之用、刪詩定書、繫周易而作春秋、以垂後世、曾子著大學、子思作中庸、而其言詳矣、自漢以來、法而宗之、雖未能盡行其說、而所以致治效也、亦不少矣、其弊也、漢末諸儒嫉惡太甚、有黨錮之禍、唐末諸儒交結權勢、有

祝子罪知錄

卷七

三

朋黨之災、宋元豐諸儒作爲生事、乃成新法之患、亦莫不因之以亡國、然後世史臣論之、不過成是敗非而已、孰能究其源哉、使王介甫不爲元豐之政、則學者尊之、必不在周程之下矣、若揣其源、實心學不明之罪也、心學不明、以有爲爲盡性、不能養中以誠明之道、當時大儒、不能斥其學術之差、但以執拘目之、執拘者、謂之我相、故有爲之心、莫不自我相起、至今儒者、雖學程朱之道、我相甚焉、以周徧計度之、私臨事物紛動之際、堅存已見、莫

肯信人、各以分別之心、橫起是非之論、上不懼神明之昭察、下不畏民物之相違、著書則妄解聖經、處士則失機背理、良由不知堯舜之道、精一執中、已而百姓自化、垂衣拱手、無爲而天下自平、又不知古者帝王、皆稟天爲教、王者事天、比臣事君、不敢專也、先儒釋天曰理、釋鬼神曰氣、則是無所主者矣、雖釋帝曰主宰、又不言實有神聖之靈、則祭天卽是祭理、享鬼神卽是享氣、此見解、豈能真超至敬耶、又議佛氏不應以禍福戒人、則小人爲非

祝子罪知錄

卷七

三

謂無禍福可降、無所不至、是教之爲亂也、又議楊墨之害、甚於申韓、何不公之甚耶、楊墨學術雖偏、尚不失爲善人、申韓之術、刻深殘忍、商鞅李斯行之、壞先王之法、制焚先王之詩書、反乎周孔之教、莫斯爲甚、至今猾吏效之、流毒未已、未聞楊墨如是之甚也、又以佛之言近理、爲害尤甚、則悖理者其害小、近理者其害大、更不知何說也、往往儒術乃以申韓輔之、亦不自覺其非矣、良由心學不明、故名世之士、文章記誦而已、淳謹者執古非今、昧

適時通變之道、狂肆者任術生事、爲亂之階、所以述天理、順人心、爲治世教民之本、使二帝三王之道、于是不行、若此其弊、豈佛老之說、能害之哉、云

又曰晦翁曰、嘗見畫諸師人物、皆雄偉、宜其傑然自立、氣貌如此、則富貴利達、聲色貨利、如何籠絡得他住、他視之無足動其心者、論曰、佛教義理深玄、造詣殊特、非上智不能入、故諸師氣貌出羣、則才智可知矣、至如富貴利達、聲色貨利、雖古今豪

祝子罪知錄

卷七

古

傑功業蓋世者、莫不被其籠絡、至死不悟、惟佛附諸師中、有英雄之畧、具上智之資者多矣、其心豈不知事業可以昭當時、德澤可以被四海、聲名可以垂後世、富貴可以及子孫、而棄之若弊屣、畧不少顧、其介如此、奈何信謔淫邪遁之辭、引惹繫縛之深固、反有過于富貴利達哉、必不然矣、其生于數百年之下、見其氣貌、不覺歎服、則亦當知其心非自私爲利之徒、何敢毀之若是其深也、聞其言既知其意也、微見其貌、又知其志也、大然終却行

祝子罪知錄

卷七

古

而莫入、退則與諸後學、深閉固拒、若將滅之、豈非惑歟、或曰、先儒真信聖人之學、躬踐而篤行之、欲比德于周公孔子、未必惑吾佛之甚也、亦不過欲立其教、恐中衰而不吾若、又慮其徒、或趨入佛門、而弗返、姑爲障蔽而已、非實不知也、愚曰、不然、卽若禪講諸門、學者各有所當、其行既專、遂不相下、故諍論亦多矣、然皆足以利世化民、而不妨礙、使儒道釋亦並行而不戾、雖各以其道自尊、終不爲誹毀之言、或兼學而互通之、則心學豈不益明歟

必諍論而優劣之、非世教之福也、已上皆論止

又曰、溫公嘗書心經贈僧、題其後云、退之排佛、而稱大顛外、形骸云云、由是觀之、于佛不爲無得、所排者跡耳、出西山讀書記及又劉元城稱溫公曰、爲道集性學辨

老先生深知佛法、出元城語錄

又曰、晦菴惡佛、以爲虛無寂滅云云、孔子曰、易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于斯、禮曰、無爲而物成、是天道也、子思子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聖賢之旨、初

無少異、

又曰晦菴托溫公言死者形既朽滅神亦飄散雖有到燒春磨且無所施是則虛無寂滅至於空蕩無歸矣且如有人臥於武林夢居金陵與彼人飲食是時惟知有此飲食之身不知亦有幻身臥於武林也夢飲食者神識也亦名精覓也凡人思善思惡生死不絕者卽此神識也死者受苦到燒春磨亦卽此神識也是時惟知有此受苦之身不知亦有幻身死于人間也幻身如房屋神識猶屋中

祝子罪知錄

卷七

七

人人既出不顧房屋神識既出不顧幻身晦菴所言是惟見幻身生滅不知神識不消滅也猶知房屋傾頽不知屋中之人先出屋外渾無損也此不消滅之神識隨業受報出殼入殼或苦或樂也不知之者神識奔蕩茫然無歸神識尚爾况欲明佛性乎金藤曰武王有疾周公告太王季文王以旦代其之身予仁若考能多才多藝能事鬼神若據晦菴之言則周公代死形既朽滅神亦飄散雖有多才多藝亦無所存將何以事鬼神乎三王亦

將何以受周公之告乎禮記孔子曰人死曰鬼此三代所不變也若謂形既朽滅神亦飄散將何以爲鬼乎晦菴之說是則周孔之言非矣

又曰或問性理之說古書皆不言千五百年後獨周子言之答曰否論者不知考耳性理之說東林禪師授之濂溪東林以前各專已教未能融會至涯師始以其詞意發明易中庸之旨非古無今有也出瑩中錄併性學諸要公早留心禪學後參靈源靈源曰離却心意識而參絕却聖凡路而學可也公被逼

祝子罪知錄

卷七

七

責無所用心晝夜呆坐而已偶於燕寂間脫然開悟述偈云云自此有省又曰程子謂聖賢以生死爲本分事云云佛學爲怕死生故只管說不已殊不知世人識情繫縛循環生死莫之能已佛說諸經指而諭之依然修行悟明生死豈是怕生死乎世人只見幻身生死不見佛性不生死不知生從何來死從何去設使欲知亦無所措手是以強說此言修飾而已太似不得飯喫強言不饑也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又曰

原始反終豈不言生死耶

又曰近思錄理學類編北溪字義等書皆不識佛猜忌而已世人以凡情測度佛聖境界太空粟粒何足辯之豈不見晦菴臨訣困篤自悔曰到此時節輸與黃面老子一着自供款也蓋欲遮掩心病盡住攔住後學不看佛書故作詩云誰哉繼三聖爲我焚其書恐學者多看佛書則見其心病故密設牆壁令後學走不出識不破也

又曰晦菴謂形朽滅神亦飄散然則祭享是誰受

祝子罪知錄

卷七

七

享耶周孔之謂祭祀之道是虛設耶

又曰神亦飄散之說在于小學又言范文正公曰異日何以見祖宗于地下理學類編晦菴又曰死則氣散泯然無迹有托生者是偶俗聚得不散又去湊着那生氣亦能再生然則何人羞見祖宗于地下乎何物湊着生氣而再生乎自相矛盾莫能解釋也如史記魏顆左傳彭生禮記人死曰鬼及鮑靚記并羊祐識環等事皆與其說違戾又如禮記太皞爲春帝勾芒爲神之類若神飄散泯然無

跡將以何爲四時之帝之神乎有問人死冤冤便散否晦菴曰固是散又問子孫祭祀却有感格如何答曰子孫是祖先之氣所以感格若然則嶽瀆山川社稷無祀等神既非子孫皆無感格耶又姜源生稷簡狄生契伊尹空桑寶誌鷹巢是誰之氣以誰爲先祖耶

又曰宋人昧佛惟橫渠至晦菴數人耳唐宋諸禪師不分儒釋平等開導豈料朱子將我佛法作儒法用欲歸功于已轉身排佛嗚呼此機一失痛惜

祝子罪知錄

卷七

七

無及

又曰國一以道學傳壽涯涯傳麻衣衣傳陳搏搏傳种放放傳穆修修傳李挺挺傳邵子修又以所傳太極圖授廉溪而廉溪扣圖之深旨于東林禪師總爲委曲割論廉溪廣總之語而爲太極圖說廉溪長于禪學工夫過于邵子

又曰廉溪初扣黃龍南禪師教外別傳之旨南諭廉其畧曰只消向你自己家屋裏打點孔子謂朝聞道夕死可矣畢竟以何爲道夕死可耶顏子不改

其樂所樂者何事但于此究竟久久自然有个契

合處出附章濂一日扣佛印元師曰畢竟以何為

道元曰滿目青山一任看濂擬議元笑而已濂脫

然有省出資鑑并佛印語錄後跋濂聞總得涯與麻衣二師心

傳易學窮神極性乃扣之總諭濂畧曰佛性實際

理地即真實無妄真而無妄即誠也大哉乾元萬

物資始資此實理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正此實理

天地聖人之道至誠而已必要着一路實地工夫

直至于一旦豁然悟入不可只在言語上會云

祝子罪知錄 卷七

濂一日與張子厚等同詣東林論性總曰吾教中

多言性故曰性宗所謂真如性法性性即理也有

理法界事法界理事文徹理外無事必有理諸

子沉吟未決濂毅然出曰性體冲漠惟理而已何

疑耶橫渠曰東林性理之論惟我茂叔能之出弘

濂問太極總曰易在先天無形有理蓋太極即

易也無形之理即無極也天地間只是一氣進退

而為四時以一氣言之皆元之為也劉時中所得

易之語又尹氏家塾及蘇季明筆記胡五峰叙通

書謂濂得太極圖於穆修修得於种放放得於陳

搏此其學之一師也明說太極圖非濂所作搏之

學得於麻衣麻衣得於壽涯禪師出性學指要濂

問太極圖之所由總曰壽涯得國一之心傳其來

遠矣非言事物而言至理當時建圖之意據吾教

中依空立世界以無為萬有為祖以為無因無即

之以有為果有即二以真為體真即一以假為用

假即萬物化生故云無極之真妙合而凝云濂復造佛

印叙及悟由印曰吾多教人孔孟之大義今公所

祝子罪知錄 卷七

負可以起之宜力行無滯東林亦有諭濂倡儒為

道學之語出松隱雜記濂諭學者曰吾此妙心實得啟

迪于南老發明于佛印易道義理廓達之說若不

得東林開遮拂拭斷不能表裏洞然該貫弘博矣

出尹氏家塾道學性理之始實倡于涯師而至于

總師總以授周子弘益陳忠肅公曰道學之說東

林授之濂濂濂廣之其言徧于佛書性學指要

劉潛夫詩云濂溪學得自高僧又云始知周孔外

別自有英豪出後村集

祝子罪知錄

卷七

又曰程子以太極圖授之後山後山曰余觀周程
推已教人之所以及反觀孔孟以來實未嘗有此
寂默危坐收工夫尋樂處以為斯文之窮究信乎
周程體道之源固有所別流矣趙說之心學淵源後跋明道
深味於華嚴合論自謂有所心融意會為喜以其
所由書于雲蓋寺雲蓋寺碑刻墨蹟明道以亡母壽安縣
君忌辰往西京長慶寺修冥福躬與齋席見眾僧
入堂周旋步武威儀濟濟一起一坐竝準清規伐
鼓擊鐘內外整肅歎曰三代禮樂盡在是矣弘益紀聞
靈源清師答伊川書曰妄承過聽以知道者見期
雖未一奉目擊之歡聞公留心此道甚久天下大
宗師歷扣殆遍猶以鄙人未見為不足頃聞先師
言公見處今覽所作法要後序深觀信入真實不
虛也出靈源語錄先師即心晦堂嘗以心法授伊川已而伊川多入靈
源之室嘉泰普燈錄云程伊川徐師川朱世英洪
駒父咸問道于靈源故伊川作文註書多取佛祖
辭意信源流之有從也胡汲仲曰孟子沒千五百
餘年道潛統絕周子出然後潛者復光絕者復續

祝子罪知錄

卷七

程氏二子得周子之傳周子之傳出於北固竹林
寺壽涯禪師而為首倡程子四傳而得朱文公文
公復得張敬夫講究此道方得脫然處乃云前日
所聞竹林遺語未之辨者皆不我欺元來此事與
禪學十分相似學不知禪不知學互相排擊都不
曾創著病處亦可笑也胡氏大歐陽玄曰程子平
日愛讀佛書但不及朱氏之博覽歐陽伊川曰明道出入釋老幾十年伊川所作東林論濂有一中散為萬事未復合為一理及天理之性人欲之私
天地萬物本吾一體元包四德誠通誠復等語二
程傳其學故伊川著書立言皆本其意或全用其
語如易傳序體用一源顯微無間此二句出唐肅宗時華嚴經疏濂溪太極圖說無極之真妙合而凝此二句出
觀無極而太極等語全是東林口訣周子通書濂
洛集等皆根于此周程取用佛法多此類也
又曰晦菴深諱周程明露佛語故云周子之學真
知其師傳之所自又云周子之學得之于天且未
周子通書師友草云至難得者道德有于身而足

矣求人至難得者有于身非師友則不可得也
卷之言悖于周子之語矣意在絕其所得之自然
不知昧于天理愈令節病彰焉有若韓子見大顛
後所有敬佛之辭後人刪而去之晦菴校韓文尚
留韓子上大顛三書後人再刊又將此一併刪去
故知後人既服晦菴之藥執迷于排佛尤甚于晦
菴爭知晦菴設此關竅曲排之也故人不識其所
以然將謂是實從實而排之所謂一人傳虛萬人
傳實也嗟乎晦菴所設後人尚識不破也

視子罪知錄

卷七

又曰晦菴所用佛語若虛靈不昧此句出唐譯大智度論佛經
不可限量出華嚴寶積經似是而非出澤大集等經補缺
全是禪語始言一理中散為萬事未復合為一理
真實無妄真實之理有是理而後有是事天地之
理至實無妄聖人之心至實無妄皆是東林口說
知覺所知覺楞嚴經千聖相傳心法脫然有悟處
非見聞思慮之可及也物我一理固有之性心之
體用吾心正而天地之心亦正萬物之本原一心
之妙用活潑潑地徹頭徹尾做工夫到這裏咬來

根無縫塔三句語割着病處一刀兩段一棒一條
痕一捆一掌血皆出禪書并諸經註復卦引楞嚴經語為
澄據云非惟年有變月亦有之云云出周易附錄纂註晦菴
註四書等并諸製作多用佛法以佛經禪語改頭
損面翻變其語而取其意如是用者遍于羣書而
又諱之是何心哉

又曰晦菴早從延平久之恨無發明及詢長者指
令禪學乃徧謁禪老與東萊南軒同問道于大慧
出大慧年譜後十八歲從劉屏山屏山意其留心舉業搜

視子罪知錄

卷七

其篋惟慧語錄耳出尤庵所作大慧語錄序并拱辰集等書嘗致書于
開善謙禪師曰喜向蒙大慧師開示狗子佛性話
頭未有悟入願授一言警所不逮謙答書曰把這
一念提撕狗子話不要商量勇猛直前一刀兩段
晦菴覽之有省出資鑑拱辰集性理羣書又有書放國清寒山
子詩刻成幸早見寄詩後見寒山有問今士大夫都入
禪家去何也晦菴曰是他高似你你平生讀許多
書記誦文章所籍以取功名利祿之計者到這裏
都靠不得所以被他降下了王介甫平生學許多

祝子罪知錄

卷七

道理臨了捨宅爲寺本朝李文靖王文正劉元城
呂申公都是甚麼人也都去入他禪學佛經說六
根六識四大十二緣生之論皆極精妙故前輩謂
孔子所不及也四大卽是冤鬼十二緣生出華嚴
合論佛說本言盡知世間萬事後却說出實際理
地不變一塵萬事門頭不捨一法達磨盡翻窠臼
倡爲禪宗親義學尤爲高妙金剛經大意只在須
菩提問云何應住云何降伏其心兩句上故說不
應住法生心不應住色生心云云禪宗有云有物

云云

祝子罪知錄

卷七

言取足于心授之程子後來晦菴倚恃其說乃以
性卽理者爲千萬世說性之根基中庸曰天命之
謂性率性之謂道晦菴注云性卽理也率循也以
卽理之所言指之爲性循此卽理指之爲道晦菴
以此所言釋副中庸之義也安得子思再生論此
道哉以上皆景隆尚直編○按今儒生密傳朱子
臨卒謂人曰到此輪他黃面老子一着又傳
朱索亦潛有修習其卒亦是坐亡門人恐人知見
推什之此二事前輩遞遞傳之亦謂有所據見而
爲朱詩之又不可泯故口相付畀因記于此又如
宋人雜紀事書載陳正叔每携門人入寺講習
則終其日茹素又記康節入寺必拜佛程乃否有
問者亦不詳說其故如此類尚多今無暇一一檢

云云

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爲萬象主不逐四時彫撲
落非他物縱橫不是塵山河及大地全露法王身
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看他是甚麼樣見識今
區區小儒怎生出得他手宜其爲他揮下也朱子語錄

并易解歐陽玄
雜記性理羣書

又曰濂溪問性于東林答曰性卽理也東林以性
之瑣末應酬而已理之一言豈能盡性之道哉猶
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恕之言豈能盡
夫子之道哉此亦應酬而已濂溪以性卽理之一

又曰天生東魯西竺二聖人化導蒸民雖設教不
同使人福善一也東魯則曰存心養性西竺則曰
明心見性究其實雖若稍殊世間之理其有出于
一心之外者哉心者萬理之原大無不包小無不
撮能克之則爲賢知反之則愚不肖矣覺之則爲
四聖反之則六凡矣世但見修明禮樂刑政爲致
治之具持守戒定慧爲入道之要一處世間一出
世間有若氷炭晝夜之相反殊不知春夏之申而

萬彙榮秋冬之屈而庶物藏皆一元之氣運行氣之外無他物也達人大觀洞然八荒無藩籬之限無戶闔之封不事形迹而一趨于大同小夫淺智肝膽自相吳越者烏足以與于此哉

宋廉

祝子罪知錄卷七終

曾孫男世康謹輯

祝子罪知錄卷七終

天

祝子罪知錄卷八

吳 祝允明希哲纂

王世貞元美校

濟南 李攀龍于鱗閱

舉曰文極乎六經而底乎唐學文者應自唐而求至乎經

說曰夫含靈結秀唯在斯人身所苞藏心情理氣及其心動情之自鳴于口口之所發理氣偕形如理直而氣英則音調而辭美旁尋物類厥趣實同

祝子罪知錄卷八

故鳳鳴中平宮商梟聲噪於鬼域絲清而響振革濡而韻沉是以聖后謁都俞之和獮夫厲暗鳴之吼何莫不由中也然而生知者本備學聚者宜力所以云脩辭立誠尚體貴達有其訓矣文也者非外身以爲之也心動情之理著氣達宣齒頰而爲言就行墨而成文文卽言也言卽文也上古之人言罔匪文文匪飾言由其理足而氣茂故自然也然而志趣所建崇尚沉實豪穎之宜須求藻麗譬之于木必根直而柯樛葉敷而花豔豈徒枸株壓

藥而可以謂之木哉有如乾坤曷不卽名之曰健
順元首股肱何不便呼之爲頭脚或使歌曰頭顱
明哉臂脚良哉則成言詞也乎故知聲之成章雖
文質相須語厥爲體必摘文被質所以謂之文而
不稱曰質必然者也文體既立其狀自殊則有齊
停整截句句平鋪者如欽明文思允恭克讓乾剛
坤柔比樂師憂是也有鬼巉險阻廉稜峭刻者如
不惕予一个困于葛藟于軌軌則病者乎噫是也
有深沉緻密韞匿寡重者如弔由靈朋盍簪敘欽

祝子罪知錄

卷八

是也有紆遲宛約風調窈窕者如吾將仕矣我弔
也與哉專以禮許人獨吾君也乎哉是也有方嚴
凜冽氣厲色莊者如非吾徒也老而不死是爲賊
狄滅衛是也有散野儻蕩不粘甲乙者如不其或
稽雲土夢作乂則豈不得以其母以嘗巧者乎是
也有明白洞達燦露腎腸者如以爾車來以我賄
遷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
萬方是也有縈紆纏糺反復鈎連者如女曰觀乎
士曰旣且且往觀乎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

在茲尤出茲在茲是也有鮮采華約豔麗妍媚者
如日月星辰山龍藻王蠲宗彛藻火粉米黼黻藻首
蛾眉笑倩粉盼是也有冷語慢詞口此心彼者如
女安則爲之吾得已乎哉吾死也吾亡也是也有
至簡者如蠶桑柴堂立孫今蠶美而豔是也有至
繁者如無乃使人疑夫不以情居瘠者乎哉苟無
禮義誠懇忠信之心以蒞之是也有衍簡而繁者
如自古在昔先民有作古曰在昔昔曰先民疾大
漸惟幾病日臻旣彌留是也有束博而約者如安

祝子罪知錄

卷八

驪姬爾惟風下民惟草盾夏日之日衰冬日之日
是也此其大都也曷嘗偏用枯瘠盡削鉛黃而以
爲文之本體者哉夫子之世羣言膠轉舊典混淆
子乃芟刈條緒以成六籍凡古今之文鍵樞治教
者畢集于茲而爲文之體要貌態亦斯咸備然非
夫子之各泐而騁奇也皆先後君臣士庶婦稚之
所爲其製自殊而固具也惟春秋人云聖筆然而
本史文也時存其故而筆削者多爾亦固有之體
也六經而後百氏遞興雖其理有粹麗而辭無別

致總厥大歸無越乎宣父之六編者矣時則三傳莊屈稍樹藩牆兩漢馬班亦築蹊隧從茲以逮康家百才踵生千英並起雲蒸霧滂木蔚禽鳴有此宇宙安能瘖墨遂至堆垛簡編充咽棟橈孰不學步九經攀援三史或馳譽莊雅或蜚聲俊逸或以奧遊鳴或以纖豔者其間蕪聲類句恒居過半卽如今人所病魏晉之浸衰陳隋之極靡道其理氣斯誠然矣然皆按規而造輪持矩以構室思逐景于羲娥願迹塵于齊簡誰非擬諸經籍者哉所以

祝子罪知錄

卷八

四

爲是萎遲者良由其理局氣猥乃至音漸步躡非過文之罪也猶之士未論崇卑必五章以朝玄端章甫韞紳璧珮藻火黼黻斯以成士猶之女無論妍醜必衣裳以處副笄六珈耳瑩手悅纓纓翟蘭斯以成女惡有裸裎秉笏鞠躬敷奏而曰吾爲良臣祖跣遂垢侍養定省而云我乃淑女者乎吾所以云文肇體極乎經而底乎唐學文宜由唐以求至于經誠自以爲不疑而寧賈誦于衆夫也奈何近士從唐而降乃有異談卽後學四家之說實錮衆懷獨

傷余臆其議辯之詳存諸後簡此姑引前說而申之以終狂斐夫經文之所以爲至者何也以其篇無無用之句句無無用之字一字有一字之義一句有一句之情一篇有一篇之旨由其道廣理充氣厚情實所以自然豐茂初非冗疊亦如五采作會而袞褱之製無贅八音繁奏而肆堵之數有倫抑乃雍邕舒暇非如公牒貨籍密積而徑注也以言其質則典重莊愜不佚于空浮以言其文則秀繁英鮮不墮於蠢蠢凡後世之所慕若莊雅者莫

祝子罪知錄

卷八

五

如之雋逸者莫如之奧僻者莫如之葩麗者莫如之高莫如之大莫如之深莫如之富莫如之清莫如之峻莫如之潔莫如之古莫如之奇莫如之介莫如之和莫如之嚴莫如之泰莫如之險莫如之平莫如之放莫如之約莫如之宛委莫如之條遂莫如之威勇莫如之蹈厲莫如之含蘊莫如之興發莫如之沉潛莫如之諧隱調謔莫如之一唱三嘆餘永不窮莫如之蓋所謂時然後言從宜以發人見其然而非有意作異以然也後人所以不及

祝子罪知錄

卷八

者又非句句字字都不及也。得其定者而不得其時者，得其偏者而不得其全者。于是一切歸於整比堆垛，纖細豔麗，遂令後來獨見其繁靡稚弱，亦足憐也。若是者，雖都甚于兩京，當塗浮于後漢六代，加于魏朝，所以唐室之中，因有矯而更張之者，然又焉能外六籍三史而度越之？又安能盡捐故習而背馳也？其諸名家，如所稱王楊盧駱、燕許陳梁、權呂元白、四李華翰，獨孤之徒，又如稱李杜，又如稱籍湜、鄒詹等，凡其標而出之，固亦為然。然至其他從事于斯，武德以降，天復以升，三伯載中，弗可枚數，統而論之，此優彼劣，甲短乙長，又焉可都謂其滌濯不盡六代脂粉，而果遂奴僕于上之數君哉？今擇唐之尤者，即若數子，以及前後他名篇等，而擬諸六代，雖若凌芻，或同簸粃，瞻之在前，忽焉在後，縱當推讓，初非絕懸，而何談之容易乎哉？後篇嘗觀往哲之述，平章翰苑若士衡之賦，彥和雕龍之類，與凡唐前有談及斯道者，往往與吾意合，至乎邇來之議，如陳騷之倫，稍得豹斑，他則塗

祝子罪知錄

卷八

目仗耳黨，汗狗淺，猥腐可嗤。亦詳後篇演語，近人選輯云云。出乎天造，而主於明道，誰則不知？何必攀援河洛，干引天地，動輒凌駕世道，自炫高遠，及至究其歸止，竟逐目睫耳輪之接，止于孟韓以下數人而已。腐爛爛吻，觸目可憎，噫嘻何哉？吾竊哂之。此謂近大率一類，即後段所列者，如宋濂文原之類，蓋甚耳。果志于斯，曷不策勵我實勲，當自超卓，彼所援者，吾且置之，不借之以表高，彼所究者，吾則自信，不徇之以償志，曷為實勲理務窮之，氣務完之，皆令其博而不局，高而不卑，清而不污，遠而不促，大而不細，精而不蕪，粹而不駁，深而不淺，密而不漏，寬而不拘，厚而不滴，潔而不類，重而不漂，沉而不浮，順而不梗，腴而不陋，豐壯而不寒，鏘鳴而不咽，于是窮披丘墳，精研竹素，根本乎五經，今存平攬乎十代，秦漢魏晉宋齊梁陳隋唐。俾聖膏哲髓，蟠蔚吾襟，于是擷華舉英，澄泥汰濁，心師手匠，中萌表觸，不得自墨而隨吐之時，雅而雅，時奇而奇，時繁而繁，時簡而簡，凡諸體狀，皆隨意以賦形，志整暇，則自出于堯文之戶，欲嚴切，則自立

乎魯史之墻追及他製罔弗流形無偏於質若近代之一於枯瘠弗黷于文如昔人之劣而叢挫必滿而不溢也高而不危也逸而不僂也麗而不靡也金石殊懸而宮商自協玄黃烜篋而經緯不紕夫如是亦可以爲成文矣夫人生而動所以利用安身賡對萬有至夫佑弼家邦裁成化育心情理氣厥惟攸主耳目口鼻乃用之機機之施受聲色臭味作爲而已其施與受正大高明而爲君子否則反之其用大矣然余謂文者非特聲之一道而

祝子罪知錄

卷八

已推之餘道實惟兼總故黼黻王畧締繡之倫昭明玄緯分布地宜煙霞草樹作其妍姣丹青鉛黛錯其綵紉是則色之具也谷蘭巖桂襲其芬也露菁沚藻揚其韻也海沉龍腦凝其薰也降真丁麝迅其烈也挹玩而不能舍珮琚而永有聞斯則香之有也適口甘唇劇熊飭之腴鮮沃心飫腸屬膏梁之厭雋和神助氣廣體胖中是亦味之類也至夫拱揖執持周旋舞蹈雲行山立天戴地履一是作爲威儀惟肖文之攝乎四體用者如此也其盡

聲之六事則口之而爲言手之而曰文罔不惟仁義之布禮樂之達忠信之行行業之舉政治之效暨乎顯道長世最萬靈叅三才有序而成章中律而合度察變化成洋洋孔嘉文從志以必達行因言而必顧信斯言也豈惟文哉亦可以爲成人矣系曰士之論高何必以文答曰夫人有文質乃成物有華而不實有實而不華者易曰聖人之情見乎辭出口爲言集札爲文文辭施設實情敷烈夫文德世服也空言爲文實行爲德著之乎衣爲服

祝子罪知錄

卷八

故曰德彌盛者文彌縟德彌彰者文彌明大人德擴其文炳小人德熾其文斑官尊而文繁德高而文積華而耽者大夫之簪曾子寢疾命元起易由此言之衣服以品賢賢以文爲差愚傑不別須文以立折非惟于人物亦咸然龍鱗有文于蛇爲神鳳羽五色于鳥爲君虎猛毛蚡蜥龜智背負文四者體不質于物爲聖賢且夫山無林則爲土山地無毛則爲瀉土人無文則爲僕人土山無麋鹿瀉土無五穀人無文德不爲聖賢上天多文而后土

多理二氣協和聖賢稟受法象本類故多文彩瑞
應符命莫非文者晉唐叔虞晉成季友惠公夫人
號曰仲子生而怪奇文在其手張良當貴出與神
會老父授書卒封留侯河神故出圖洛靈故出書
竹帛所記怪奇之物不出潢汙物以文爲表人以
文爲基棘子成欲彌文子貢譏之謂文不足奇者
子成之徒也王充

刺曰今彌文韓柳歐蘇四大家又益曾鞏王安石作
六家者甚謬誤人

祝子罪知錄 卷八

說曰所以謂從唐而降乃有異談者卽此四家六
家之云也嗚呼誰生厲階至今爲梗蓋自蘇軾言
韓文起八代之衰贊唐史者亦謂三變而文極從
是耳學膠懷高下一流矣士號知文者其所選輯
無慮數家莫不隨聲逐景無復尋索村塾書坊亦
復紛紜至于茲辰八齡三尺之蒙父師詔之此子
承之未識世間有何典籍話及文章輒已能道韓
柳歐蘇之目略上者卽稱六家已咎言四家之寡
陋矣比及少長目未接讀之選姚之粹聞評古作

便贊秦漢之高古斥六代之綺靡其意以爲前人
論定何更權量四家六氏無復加尙猶五嶽四瀆
與三變而來無復遷易猶三綱五典與祇應千古
守轍終生服膺而已嗚呼茲吾所謂誤人也又如
言學則指程朱爲道統語詩則奉杜甫爲宗師談
書則曰蘇黃評畫就云馬夏凡厥數端有如天定
神授畢生畢世不可轉移若在胎而生知離母
而故解者可勝笑哉可勝嘆哉夫其所謂三變則
誠變矣然非前已歷變至唐而又三也自有文字

祝子罪知錄 卷八

以來上昉六籍下薄五代此五代謂晉宋齊梁陳大抵一貌
少有優劣高卑爾直自韓而後乃一變之遂至于
今改形易度雖其所斥韓前未變之作亦自古昔
相承漸偏而靡非若後之頓別而懸殊也且就其
說而究之其所以病之者謂其比偶也謂其綺麗
也謂其纏積也謂其故實也謂其奧澁也謂其迂
頓也謂其豔冶也噫斯見也亦可知其迷昧倫類
也已凡此是目者若不善也然而文之本體所具者
也如據而反之若反對以散反麗以朴積以疏實

以虛與以淺、頓以經、豔以素、若善也。然以文之本體所具也。由其爲不善者、以偏重而過、偏重而過而墮于不善、假令從其所反、偏重而過、則又寧能以獨盡善乎。夫文之爲物、本未偕建、華質雙形、弁苞而不遺、並用而不悖、踞中以攬邊、握要以延博、時質而質、時華而華、理欲其質、詞欲其華、骨欲其質、貌欲其華、是豈余之私哉。聖哲所示、居然可稽。是故曰繪事後素、不曰徒素止爾、無庸繪也。曰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不曰勿斐勿章、無事裁也。

祝子罪知錄

卷八

十三

子貢曰、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鞞、猶犬羊之鞞。至于夫子、亦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嗚呼、元聖上賢、貽訓昭晰、續續學子、亦曷爲是漶漫耶。用是粵微方策、鴻筆爛然、水流濕、火就燥、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誨爾諄諄、聽我藐藐、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非對偶與、錦衣狐裘、顏如渥丹、火龍黼黻、三辰旂旗、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女執懿筐、爰求柔桑、非綺麗與、瓊鐵銀縷、砮磬、熊羆狐狸織皮、芝栢菱、相裏栗、榛、柿、瓜、桃、

李、梅、杏、植、梨、薑、桂、司徒司馬司司空亞旅師士千夫長百夫長庸蜀羌髳微盧彭濮非緡積與疇離祉鴟義不蠲烝貽罔聞信陰膚抑磬控忌抑縱送忌抑釋棚忌抑皂弓忌非緡澹與非女封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非女封刑刑人無或刑刑人人喜則斯陶陶斯詠詠斯猶猶斯舞舞斯愜愜斯戚戚斯嘆嘆斯辟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騶之篇采芣之篇瓠葉後之三章非迂頓與有若伊尹有若保衡有若伊陟臣扈巫咸有若巫賢

祝子罪知錄

卷八

十四

有若甘盤有若號叔有若閔天有若散宜生有若太顛有若南宮适非故實與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蠐齒如瓠犀顰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其誰謂其雙雙而俱至者與非豔冶與夫彼以是爲不善者也故欲變焉如扣之曰斯聖哲之筆也奈何則必曰無變也彼所病者法此而過爾損之宜矣奈何變而反之如從其反以覓之元亨利牝馬之貞歸訟可乎其在于今興迷亂于政顛覆厥德荒湛于酒女雖湛樂從弗念厥紹罔敷求先

祝子罪知錄

卷八

十四

王克共明刑若昊天有成命之篇非解散與畜牝牛吉不宜上宜下入則孝出則弟小人在位君子在野太任有身生此文王正春一脰春一橫春一腸一胃一蟹是鯀豺狗足非朴素與包羞引兌太水如初膚庸祗祗威威盧令令其人美且仁比之初吉有宅吉也非疏簡與母不敬震起也艮止也行人得牛邑人災也無信人之言實廷女寺人孟子作爲此詩凡百君子敬而聽之非淺易與否立孫忠矣清矣聞斯行之女安則爲之然非與曰非也予則孳戮汝雖速我訟亦不女從傷腎乾肝焦肺非徑疾與春正月秋七月其無乃是也乎以致五至而行三無喪事欲其縱縱爾吉事欲其折折爾騷騷爾則野鼎鼎爾則小人君君蓋猶猶爾非空虛與臂無膚比頑童踰垣墻竊馬牛誘臣妾無齧骨無還羹毋投與狗骨履帝武敏歆小溲與犬牢而得文王先生如達不圻不副使二婢子夾我非陋鄙與是則其所善也將變而趨之者也然而固與前者並列平汗簡者也故知文之爲物無所

祝子罪知錄

卷八

十五

不該而其體無所不具由有書契以來其範備矣雖古人貴質而後代多華然智創巧述或浸流別質華二道兼施並發誰得而廢論不知近代之所謂華適古人之所謂中爾且夫七竅四支天所賦予故不能以多異衣裳官器人所造構與生俱有亦安得而大殊今以千百載相承相畀之文何獨不能隨時相宜小小矯削令其協大中歸哲范以成完體而翻欲枉度詘謨構奇追俗顛務偏枯更稱反本鈞衡顛懸名實倒戾豈非大繆也乎前篇士女之况覽者應爲得之此後累轉向近而切言之夫古人之爲衣服也無事于華質而起也以障軀也冠令鞞髮可爾曷爲而危其頂博其周又益之以梁武輔之以帶翼爲是其紛煩耶衣足束骸可爾曷爲而袂容數肘齊垂及趾又縛之以縻積尚之以絺繡爲是攢還耶非過華也後質也是物理之宜焉又喻之于身文之理義骨骼也辭句肌膚也華采毛髮也人肉必倍于骨鬚髮必浮于膚自然之勢也不如是不足以爲身身若是聖人且

以爲鄙野而被以冕裳鳴以金石作以舞蹈何獨
于言而不然苟取一人視厥衣冠暢其四體已不
可以目矣又欲剗剔其膚革翦薙其毛髮一櫛體
枯腊于前尙爲人也否乎所以謂斯見斯譚長參
誤人豈不然哉然而亦寧是六子必令人然以至
于若今之賸弊也然而六子者始之也其初韓柳
之變變其大凡謂八代偏墮綺弱所謂過華因矯
其甚殆以防風之暵而思衛玠之癯令中庸耳矯
之少過猶弗能以盡服當時之心故其徒二三人

祝子罪知錄

卷八

七

外從者終鮮孫樵羅隱少復近之其外猶故習也
汾洞五季大槩一機其間勝者如陶秀實徐鼎臣
等亦粲然大章乃至穆脩尹洙張景柳開石介之
流自任知言乃始以爲追武韓柳上薄秦漢然實
捐瓦甫而就褐毳擯甘脆而咀蓼茶是用全改在
昔之成模肇呈今日之異貌卽弊文之職由也王
是歐陽氏蘇氏曾氏王氏競爲趨逐而機斯膠矣
四人情狀亦殊而大歸一致要爲過矯墜偏枯瘠
刻削而弗準于中庸矣顧且軒視自擅以爲砥絕

狂瀾高陟聖域遂令餘子揭裳從之溺而不返日
陷沮洳千古人文一朝彫槁今姑試卽六氏評之
永州雖不盡用八代完規猶亦不爲一時世態少
過質而尚豐不掌合而猶偶與古未甚胡越亦厥
特高者也昌黎斯已甚矣又傷易而近儼形龐而
情霸其氣輕其心昂其志悍其態驕其口誇其主
好勝其發疎躁先王賢聖清和融暢之風溫醇深
潤之澤飄涸或幾乎盡矣廬陵逾務純素轉立孤
迥如人畢生持喪終身不被袞繡蓋自謂近宗一

祝子罪知錄

卷八

七

愈遠祖軻遷其豈然乎眉山更作僂浮的爲利口
發不顧理而主于必勝出或誕妄而要人決從譁
曠之氣肆溢舌表全非長者適比儀秦雅宜卿儼
里治之子所以使其犇迸狂顛而不息固應爾也
曾王爲語縮縮如有循焉旣脫衣裳并除爪髮觀
其酸寒苦刻迫促隘急謂之文乎謂之質乎如以
六氏之文而方夫人柳若冕裳珮玉而少施絺繪
稍備章程雖乏虞廷之觀猶先王之法服也冕而
青紘者與退之襴幘把笏侃侃朝廷橐鞶騎射馳

祝子罪知錄

卷八

絕行陳文隨陸之文武孫武之武其諸異乎周公
師尚父矣傲立辭場談變法之吏師乎永叔辟穀
餐松赤體澗卧自許長年亦竟弗能被五章聆九
成亦未克臻彭聃之長上古而不為老也子瞻法
吏慮囚怵誘百出諱辯如流必在引承今居孔門
宣父之云焉用佞也其斯人乎鞏石獸齧腊骨展
轉不已索臍于枯竟無滋補三家聚中夫也且假
以一文而今六子為之柳當用百言而盡古人之
十八韓且居半歐蘇蓋曾王一耳抑歐蘇渙漫固
合枯短曾王既已縮積宜為豐實何復轉薄蓋亦
有其故耳何哉古人雖過稠疊而且句句有指字
字有來一篇大歸既已了悉而單詞片言咸有憑
依非經卽史非史卽傳故咀之而益雋味之而逾
永此其學充而才廣自然辭腴而旨長夫豈不能
為六人之寂寞與富而殺物也易饗而備事也難
勢固然也然而六氏亦不識其來弊之極如今日
也病乎其作始之涼可憾也今以其茲辰之自六
氏者而觀之果何如哉一篇之製或數百言撮其

祝子罪知錄

卷八

旨不越數十字而足矣然而正言曲證前引後申
所引不過舉業之書所申不過舉業之義實義無
幾助詞累倍乎而靡靡之也紛紛常若耳提孩稚
保嫗乳婆所謂躁人之辭與皆濫觴韓氏而極乎
宗家四氏之習也雖解六家為誤柳亦可以拔出韓歐次之蘇與曾王則其靡也
今之學子戲談有云五十五篇尚書絕無也字此
雖小可以喻大果以吾說而尋玩六經爰及舊
則可知其不妄非違眾以犯不韙也唯六氏者
此相彼遂令從之如雲結舌六經謝迹先軌雖
有英姿瑰智擲置瓊瑤出沒沙礫寧負天子之通
才用遵守文之俗計以避矯異之小嫌恐失當時
之名尚要之為人而不為己故不信己而更信人
所余所謂誤人也然為累下者察之亦有由矣蓋
所以願從人者非特眩色而吠聲亦本緣樂其功
而易辨爾何則為八代者必皆口盤五車腹笥
下抵揮金如土而後能之使獨若六家者只解巧
思便可開口淺中狹受利口薄情稍獲毫毛可就
篇章約而求之一首三五百語可當古人數言而

已豈非功苟而易辦故下流而弗還者與昔者或有譽吾嘗答云使我赤手待古人側矧我平生之蓄當不能並其一人一日之談此非冲孫人豈不自知耶亦但語其儲殖之厚薄云爾非以識鑒云也嗟乎菽水終歲不覲瓊筵饗乞遮陌長無蠡頓其將竟如斯而已乎亦可閔已

系曰唐世文稱韓柳晏元獻嘗云韓退之扶導聖教剷除異端是其所長若其祖述墳典憲章騷雅上薄三古下籠百氏橫行濶視于綴述之場者子

祝子罪知錄 卷八

厚一人而已然學者至今雷同稱述其實豈無優劣達者觀之自可默喻陳善

演曰姚鉉序文粹稱不及韓平淮碑亦不錄而錄段復載石烈士語意當時衆心不服必甚有曲折姚已見知人傳韓段二文用舍之故及所傳亭壁之詩而復爲鑒定如此正其微顯闡幽折衷至公以詔後世之意者李晟武臣裴度時相故其趨舍如此是亦賢不肖之態古今一律韓亦不免者乎誠可嘆息非偶然也詳論韓愈下此不殫悉

又曰韓亦一從孟耳孟在孔筆之後三史之際乃特澆喧浮躁正是後來變法之萌後人乃特稱其善此正文弊病根

又曰宋四家之外如蘇氏父弟秦黃晁張唐庚之輩甚衆皆是不足盡及亦不暇也

又曰宋脩唐史景文獨異時習專祖班生雖未純至乃過于脩而時倒稱之如唐庚者最極繆妄庚本出蘇誑言不作

又曰所稱近人選輯之繆者如呂祖謙真德秀樓

祝子罪知錄 卷八

鏞謝枋得李淦之屬悉是由其取舍主意詞必本枯鈍理須涉道學不知大通之義千情一律而已論文如宋諸雜小說中亦皆然邇日如唐之淳文斷宋景濂文原之類彌甚至于書肆輒自聚刻古文之屬尤極錯亂不成書矣

又曰宋儒有言文到歐陽曾蘇理到二程方暢此正是今日士子膏肓主意科舉之文卽其効也然用爲古文之法可乎王氏之文過于六經諸子乎又曰元人之爲固守宋說往往其名愈著者其似

愈切、或能少異名、乃更下、如盧集歐陽玄輩、未遑
備列、此正宋變之後、傳用新法之自徒、以付授至
于今、一成而弗返者也、

又曰、本朝作者、我則不暇、有如茲辰、師心違眾、
超然高步、今是昨非、變魯至道者、乃有其人是也、
寔幸同心、不遺文會、斯亦未能指稱服膺無斂、

祝子

錄

卷八

世廉謹輯

祝子罪知錄卷九

吳

王世貞元美校

濟南 李攀龍于鱗閱

舉曰詩各有所至、四言五言、樂府、由陳隋沂洄而止
乎漢、歌行近體、由漢沂游而止乎唐、

說曰、焚然談詩、馳置實、高翔莽蕩之域、卑尋句
字之始、上輒四始六義、下乃溺宋漂元、不知卽物
平求、則難易自形、劣斯見、師友爰在、從違弗迷、

祝子罪知錄

卷九

卷一

也、且夫展性情、敘事爲發理、道敷政教、彰風俗、體
物象、帥存乎言、言者、或散維而稱文、或章句而謂
詩、文也者、豐約逐宜、延趣隨賦、平轉不定音、尾絕
無必韻、觚翰信發、篇草自從、詩也者、彼定門堂、我
循階屏、用永以和聲、永聲而和律、義博者束之情、
紆者申之、微者著之、露者沈之、口邇而襟遐、發此
而存彼、或條遂以暢旨、或潛伏以含味、其趣無窮、
其詞有度、大抵須用局語、以苞泛懷、務令句意以
就成格、斯則詩之難、於文豈非決定者乎、不然、則

祝子罪知錄

卷九

醜劣校然其病百出故文之爲體有百其門始典訓誓之類通後來詩雖數形率一等爾若四五七言所命不俟一一詩雖數形率一等爾若四五七言有歌謠諸目亦無大遠其用有定之詞極無涯之意亦同雖少有修短以盡意竟不同文至唐近體益深矣暨乎劣陋塞滯之患詩文固均至若精微神妙之境二者亦共而詩特最焉何哉大畧亦前故也蓋文之所爲妙者潛操杼軸忽樹城隍或衆繁而我乃約感百語於片言令望壓萬夫或皆直而吾更迂鋪淺說於弘細使爛盈衆目雖繩尺之不踰終邊幅之不限亦終易耳詩則寓詞逾縮寫心祝子罪知錄

祝子罪知錄

卷九

烏有外數聖絕數經而曠世他立者與惟詩也不然雖權輿乎四始忽改玉於諸英今之五言也此即謂漢人踵三百篇造爲斯格定作五言後來號爲古詩又以見自昭明所錄稱云選體始別呼謂非有深旨今亦樂府也本出漢創後魏襲之或只謂之五言樂府也少添創故皆用本稱五七長短歌行也五七長短謂句字律之五言也七言也八句五六七言之絕句也居然異也義祖三百而體寔別也非差列之別大都別也然且五言不侵於歌行樂府無犯乎律絕別復別也通之終無假乎三百咸自始也非句言之別模範聲音韻尾度態情致調局種殊件各不可溷也故其爲五言也若昔無三百也爲樂府也如無五言也遞而下之皆然也漸出於時各立人壤智作巧述傑然爲家噫嘻士乎誰非根聖源經然而文能小出詩乃大更風行物表詩達經外倚與士乎作之也者其亦能言之聖哉况又一製之間還能變化各臻妙地亦故殊科是故其爲五言也漢家肯構接武之是西京一格也東都少辨猶當弟昆亦一格也曹一格也魏馬劉一格也二蕭一格也齊陳楊

祝子罪知錄

卷九

四

少靡當蕭附庸陳陶信自挺要冠其代淵明夏然
可謂二漢一雖則高卑稍殊要之各有至處亦不
門所以云蕭必如後世所謂陳隋綺靡懸絕漢魏之風骨過爲
抑揚而不依乎中庸也樂府本自漢聲繼雖擬引
遷流故當愈上愈嘉爾歌行長句溫觴漢府轉復
鋪張而爲之亦鮮中間若曹王亮切鮑郎俊逸頗
復雄響軼羣文姬憤拍乃存漢韻其他雖襲篇名
大帥五言本體四言之製亦同憲章三百大抵前
多遲重後浸纖露非無典語亦有低昂駢鋪全體
祝子罪知錄

違亦非遙陶固冲遠尚別風雅凡此以上通就十

代而云爾

兩漢魏晉宋齊梁陳駢駢周隋

逮及唐家遂成專業然

而雖接條枚終焉是別一解觀其情辭已極盡已

致格力乃稍謝前修中間五言四言歌行樂府大

率改作亦自馳驅深淺而槩少殺于昔人歌行猶

近樂府亞之五言遠矣

四言單

然昭映惟其近體五七律絕厥惟跨昔越來盡美

盡善凌霄揭日壓嶽吞溟三百之內膚毛骨肉顏

色聲音姿態容度性情心氣理義滋味語默動靜

祝子罪知錄

卷九

五

精華風趣髓腦百體至於極妙之妙絕玄之玄莫
神之神不可以舌者總在深得而時或過之洋洋
唐聲獨立宇宙無能間然詩道之能事畢矣聖人
有作其亦不易之矣抑此亦其大凡其時其人中
復少辯故談者多主爲優劣時以初盛中晚別人
以類如四傑李杜之屬別而要謂晚不及中中不
及盛盛不及始人時皆然亦確論也至於去就每
不折衷槩爲高談所嚇類欲斬絕子孫而孤守宗
祖禡剥冠裳而赤立筋骨愚且違衆輒用蒙見統
而條之時而出之蓋曰五言獨爲漢魏最高爰及
六代亦可擇尤而從隨宜以就唐則姑欲置之歌
行長調宜衡覽前後益用精遴樂府祇應法漢止
乎唐前人唐僅僅綺靡一二當更置於歌行也近
體徇唐更無他岐倘涉殘唐則亦靡矣斯惟愚所
自安其揆亦大通之窠弘軌也又若諸家評隲枉
戾百端室室王嚴羽之談微爲可取餘諸僻
妄畧存後講宋下近日或有高姿崇議將以裁
自當塗百製一轍信亦卓爾抑吾恐王會之來畿

兵荒戎衢徑縱衡、川海錯絡、無乃不容梯航之一
跡乎、雖然、四言五言、樂由陳隋、沂洄而止乎漢歌
行近體、由漢沂游而止乎唐、蒙之見蒙之言也、亦
何必以羣賢、

又曰楚聲亦自風雅、別作格態、小變而大近、與諸
詩角立乎三百之後、爲之者固當祖述靈均、尾漢
而止、賦自荀後、型模亦漢、亦兼三百、屈氏而成、迨
後襲附出入、無大相遼、高下每逐時區、要自唐前
而駐、唐之超妙、肩前人者、數士幾篇止耳、此不唐及詳

祝子罪知錄

卷九

之下者、已不足從、宋作林林、適自傲擅、視古覲焉、
荆吳呼王、但爲發一驪爾、

又曰今所謂詞者、或呼爲南詞、或爲慢詞、或長短
句、新樂府詩餘、近代詞曲、名亦不定、妙亦不傳、蓋
其製興於唐、妙亦息於唐、源發漢府、樂府波漸李氏
於時知音之俊、遂能用律而度爲之、可絃可管、其
初作於明皇太白、則與詩之盛唐齊出、豈謂麓淺
於詩哉、全唐之世、存見無幾、今惟金奩花間集專前三書可畧見之餘
固本少編集今日舊書又稀益罕得聞然自其後五代宋初、世稱文

弊而詞學無降、宋自一二輩外、淺薄遼遠、無復前
規、雖一時所號文宗詩家、竟不能步驟前輩一迹、
及其愈後愈變、遂至頑嚚、麤慙、細屑、破碎、僂浮、褊
躁、醜怪、千狀、至如駟僧之隱語、譁訟之詭詐、屠沽
之罵詈、兇盜之椎搏、鬼魅之嘯哭、市瓦統袴之乳
口、蜚蜚蛙鴉之聒噪、可厭可惡之極、而難乎復弄
顧世之資性相近者、轉溺愛之、遂令販鬻之徒、不
能刻布筌花等編、而妄聚宋人冗屑之物、如草堂
詩餘、翰墨全書之類、盈耳遮目、無計祛除、大槩唐

祝子罪知錄

卷九

人無不精神妙絕、青蓮聖者、飛卿諸俊繼之、及諸
南唐西蜀等流、固是濁世之佳公子、宋惟永叔、特
當綴旒、叔少近亦異同盟此外乃屬之耆卿、邦
彥、辭已不倫、而情猶躡足、謂其尚能知律、故且代
匱、又後多推幼安、乃至伯可、堯章、亦以姑諧音調、
而辭則瞠乎後矣、故是趙氏之凡姿也、至如秦黃
晁張等、特爲市廛小家之子、蘇益木強疎脫、而時
反尊之、斯亦宋人崇道學、尚杜詩、雅六家文、一律
之見、無事煩陳、又如元好問等大率皆然更不遑及

系曰自風雅寢聲莫或抽緒奇文鬱起其離騷哉
軒翥詩人之後奮飛詞人之前可謂金相玉質百
世無匹者也贊曰驚才風逸壯志煙高山川無極
情理實勞劉勰

又曰建安之初五言騰踊文帝陳思縱轡以騁節
王徐應劉望路而爭驅慷慨以任氣磊落以使才
造懷指事不求纖密之巧驅辭逐貌惟取昭哲之
能正始明道率多浮淺惟嵇指清峻阮指遙深故
能標專晉世羣才稍入輕綺張潘左陸比肩詩衢

祝子罪知錄 卷九

采綳於正始力柔於建安或析文以爲妙或流靡
以自妍其大畧也江左篇詠溺乎玄風表孫以下
雖有雕采而辭趣一揆景純挺枚而俊宋初文詠
體有因革莊老告退而山方滋儷采百字之偶爭
價一句之奇情必極貌以寫物辭必窮力而近新
此近世之所競也同

又曰李白杜甫陶淵明皆有志於吾道陸九淵

刺曰稱詩不可以杜甫爲冠此議甚繆甚明

舉曰李白應爲唐詩之首方前代或不及過之

祝子罪知錄 卷九

之識爾亦不悟林林之衆何以顛繆如是

演曰余非好遠衆也人不肯以平心觀以天性槩
以定志審以實學驗之焉譬諸蠹夫或過公府見
其門堂高大便謂極貴不知其中何主者也凡諛
杜者不啻千喙姑按其說而察辨之豈不得其情
乎以其爲蒼古也非蒼古也村野之蒼古也以爲
典雅也非典雅也椎魯之典雅也以爲豪雄也非
豪雄龐曠悍戇之豪雄也又以爲百態咸備盡掩
昔賢何其狂言至斯與昔賢多有具體而微者然

祝子罪知錄

卷九

十一

且冲退堅守、每以其最長者爲定形、而姿態橫生、時自出之、烏有若甫之偏墮自用、可爲萬羽之鳳、今者乎哉、殊塗百慮、森森衆妙、試諦詮之、甫也果何有哉、其極推者、以爲忠義積發、度越諸子、是則未議辭體、別以理義論也、然而忠則信有之矣、忠蘊於胸臆、聲形於頰舌、固當若是、詔誨詬懟、若捐家委命、強驅赴敵之悍卒然耶、風雅之中、人倫萬變、至忠至孝至義至烈、百意千情、無不有之、而夷視其辭、大帥淵雅、所謂溫柔敦厚、詩之教也、甫也

詩才獨步千載、何獨不能知詩教本旨如是、抑知而不能從耶、詩當溫而甫厲、尚柔而甫猛、宜敦而甫訐、務厚而甫露、乃是最不善詩、戾詩之教者、何以反推而倒置之與、今萬喙交鳴、塞室士聽、吾二唇舌、又勦於譁訐、安能一一舉而辨之、亦任情云爾、豈無千年楊子、吾獨願人平心本性、定志厚學、以求於是也、

又曰甫詩要亦似其祖、必簡家風、而更不若其純粹耳、大畧由其主於龐厲、驕橫、將攬衆有、而一其

穀中、更成外道耳、

祝子罪知錄

卷九

十一

又曰謂甫字字有出爲高、是何等見、縱令果爾、詩當然乎、善用事者、古與今會、不得已而用之、猶惡其露、務獵其英華、而導以己意、運轉含融、隱約映帶、須緣情旨相契、不覺自然取之、由其先得之妙、不容自異、使改口不改胸、則將累一句一章之旨、故頗及之耳、非以能剽竊爲賢也、奈何更重於是、宋人有天解絕時者、亦墮彼見、用事塞滿章句、人已交愛、誠諦思之、勝耶劣耶、亦當自哂、而誤人多矣、

其病迄今不爲杜者、至有不讀萬卷書、不可讀杜詩者、何其欺已欺人、不畏明者、斥且笑耶、甫也之胸、遽信如更生茂先、伯施等輩耶、亦可怪也、時有識者、亦嘗謂三百篇何所出者、此語乃公、便當懲之、何尚不已、

又曰太白才調清舉、漢後羣英、駢而銓之、與謫僊高居一等、不數公耳、於唐固當獨步、非謂更無及者、他士不能體體皆善、不能篇篇悉美、不能句句字字盡嘉、而公能之、故應云爾、然其古五言亦自

一格仍讓前脩歌行樂府優通六代之尊者可謂妙絕律體白既自以束於聲調爲排優而不多作之鳳臺鶴樓故爲絕唱故不謂都無一人比肩要總歸於萬夫之首矣

又曰人品李已前見甫雖以忠自命傳亦稱其褊躁傲誕曠放不檢他多及之所謂忠者蓋亦咸其輔頰耳李之風操畧具前條再徵杜事方之其實亦自可見

系曰楊大年宋之儒宗目少陵爲邨夫子歐陽文
祝子罪知錄 卷九

忠每教學者先李不必杜又云甫與白得一節耳
蔡條與劉

天才高放非甫能到也
放畧同

又曰李謫仙詩中龍也矯矯焉不受約束則麟鳳瑞世其用如力牛服箱
鄭厚

又曰諸人之文猶山無煙霞春無草拊李白之文句句動人
高祖傳引郡督郵注蘇詩語

又曰觀子美飲中八仙歌亦好飲者不然焉得醉中詆嚴武幾至殺身耶
王明清

又曰評二家者過多論甫猶不勝舉悉不暇及
自

刺曰詩死於宋

說曰詩之美善盡於昔人止乎唐矣初宋數子仍是唐餘自鬼坡鬼谷姿負嵯峨乃不從善強別作態自擅爲家後進靡然從之迄其代而不返雖有一二自振河決千里支流涔注安能迴之其失大抵氣置溫柔敦厚之懿而過務抑揚辭謝和平麗則之典而頗爲詰激梗隔生硬矜持跋扈迴駕王塗竝驅霸域正與詩法背戾而彼且自任宗門斯實人間詩道之一變也有如詩書二經皆元聖作

祝子罪知錄 卷九

迷而其體自殊三百篇者不著忠孝清貞等語而所蓄甚至所勸懲者轉深與百篇謨誥本體不同乃爾故曰詩忌議論而宋特以議論爲高大率以牙駟評較爲儒囂訟譁許爲典眩耀怒罵爲詠歌此宋人態也故於詩而并具之

演曰由變故以來凡其自謂獨尊杜而痛法之者正是其失執而不同且亦未嘗果皆甫也向令舍杜而他從如太白等輩雖不能及猶唐遺韻也學杜而劣因成斯狀諸醜遂呈不可觀已蓋詩自唐

後大厄於宋、始變終壞、迴視赧顏、雖前所論文、
於宋而亦不若詩之甚也、可謂三百之後、千年詩
道、至此而滅亡矣、故以爲死、

又曰宋人有一種言語、所謂詩話者、惡而且繁、就
中名公數端、如涑水公父一二之外、講張爲幻、爲
叙說評騭及佞杜者、總可收拾千編、付之一炬、
又曰論者又或以宋可竝唐、至有謂過唐者、如劉
因方回元好問輩不一、及後來暗陋吠聲附和之
徒、皆村學嬰童肆恣狂語、無足深究、

祝子罪知錄 卷九

系曰章茂深者、葉石林甥也、從小學西江詩、石林
每見必輦感曰、何用學此死聲活氣、此言蓋真有
味也、吳華

祝子罪知錄卷十

吳 祝允明希哲纂

王世貞元美校

濟南 李攀龍于鱗閱

刺曰神鬼怪妖、世必有實理常事、云無者、不知何疑、
乃是迷妄、

說曰靡哉紛紛乎、久矣哉、疑有無而無決者、今之
言鬼神者、耶、噫、其甚矣、世之物、不有則無、非無即
有、安得而兩存、或有或無者、非無也、既有安得復
祝子罪知錄 卷十

無也、人之以爲或有者、見也、爲無者、不見也、爲或
有或無者、或見或不見也、爲有爲無、爲見爲不見
焉爾矣、以見而云其有、不見乃謂之無、或見或不
見、乃云或有或無、是何昧昧朦朦其甚也歟、凡人
語神鬼妖怪、謂或有或無者、殆將通智愚古今而
然焉、其以爲有者、君子少而小人多、此君子小人
以位及知識
明暗言非謂
德行賢惡爲無者、小人少而君子多、噫、其皆弗
思焉矣、今試卽一隅、借天爲喻、日星霜雨、風霆虹
電、有歟無歟、則皆謂有矣、日月之行也、晝夜代爲

隱見于是宵不見日遂云無日于不睹月因曰無月則可耶風雨露霜虹霓之隱見也不常雷電之隱見也以時當其不見也遂從而無之可耶夫天地人物何莫不然今夫穹天之神后地之祇靈人之變遊寬揚氣雄騰為神黯伏為鬼寧有之耶故鬼神惟有而無無今人所謂有無者見不見而已矣謂見不見可也因以言無不可也是惟本有而又何必以有標之乎然而當其見也有著有焉如神鬼見形焉如馮人如物若丹朱馮易后等覲之而可畏辟之而不能至

祝子罪知錄

卷十

生人殺命生人如房后生穆王殺命多不可勝舉夫如是則焉得而無諸及其不見也顧瞻之而目盲擬博之而手空又焉得而有之斯其所以隱見無恒而昧者或有之或無之或亦有亦無二而言之者也然而寧果無耶見不見異耳信有而非無也逮夫人間百怪千妖莫不皆然山石川淵草木花竹羽毛鱗介蟲蝸蟻宮室舟車衣裳器皿土偶木偶遺精漂血無不有之興妖作孽善淫嘉禍雄騰而神弱伏而鬼亦若人然如是妖怪鬼魅之屬亦鬼神也此等古今

見聞繁極毛沙尤不可盡舉而其為有無也亦見不見而不常

爾當其見不能無之不見不能有之而昧者之所以或有之或無之或亦有亦無而二之者也是故天地人物悉是鬼神無一無鬼神鬼神有隱見人於鬼神有見不見而鬼神獨有而無無有無之分也有無也故有有無無也何有之有乎如是姑從世人言之所以君子多謂無者非其盡理而真識其所以無也一根于淺資暗性之泥二扭于甕罈坎壈之察三惑于鄙儒陋學之談是瞽瞍而已

祝子罪知錄

卷十

矣所謂小人多為有者亦非知義而信其所以有也得于身觸眼擊口答耳聆之實接出於家人族姻耆朋信侶之親經是實錄而已矣而君子之云有者誠之不可揜也小人之云無者妄而無稽者也鄙者之幼也天子神授本性所識識其有而已矣猶衣服飲食語默夢寐明焉安之求其疑而不可得也其中也羣言奪聰叢狀亂明乃始貳之亦不甚久知為盲相之導塗他不自認牽吾并迷也後乃朗然發矇天日燦燦聞人故惑異且閔之抑

祝子罪知錄

卷十

猶虞其本非反覆檢尋、研察累時、必欲窮討鬼神之無處、而竟弗能得、于是誠不解人之所以疑者、果何所見、又何所據、復何所左驗、何所師承、爾歟、得之天性乎、物理乎、聖訓乎、神鬼偽虛、敗露如何、歟、嘗試問彼不信而稱無者、所答大率濶畧汗漫、不能有所諦論確說、鑑照刃解、令吾無復辭也、吁、亦異哉、爲術爲道、至于斯乎、且鬼神怪妖、所以的有必無疑、吾所執云爾者、義果何也、曰、天地萬物、可以理推、不可以理推、必兼之皆然、而鬼神尤也、

四

祝子罪知錄

卷十

物也、生之爲鬼、鬼、死之爲鬼神、故陰陽者、一實而分名、合功而殊狀、陽復有陰、陽陰復有陰、陽焉、神復有鬼神、鬼復有鬼神焉、故曰、一而二、二而一、離而不離、不離而離者也、夫氣之爲萬有也、天地人物、大都四歸、無一不然、姑本人以言之、其爲生也、神識噓吸、鬼人也、鬼、官也、舟車也、是故鬼、鬼聚、陰陽合、神鬼湊、人居官御舟車而爲生焉、此亦假官人官車各而鬼、鬼實則一也、卽易所謂精氣爲物者也、其爲死也、質形斃而精爽微微而亦泯、噓吸竭而神識留、五留久而亦亡、是故鬼、鬼解、陰陽分、神鬼判、宅燬而人徙、舟車壞而人徙、而爲死焉、然而其爲解也、分也、判也、非亡失焉也、質形斃矣、而精爽微、無所依焉、神固不滅也、于是乎神猶有事、觸焉者將宣而無口、則馮依而言之、或自能言之、馮依者、或馮依乎他精爽焉、謂他、或馮依乎殊類者焉、謂百物、或馮依乎所值之人之鬼夢焉、或無所馮依而爲之焉、卽自、則不必其昔鬼之口而有言矣、至于視聽歌笑、哭哂臭味、執提擊搏、奔走交媾、諸動作者、莫不

皆然此卽所謂游覓爲變者也是可推于理者然也天地人物莫不皆然故霄宇日月風雲雨露霜雷星電煙霞霓霧爲天之物土壤山石谷壑川海城隍爲地之物男女牝牡耳目口鼻手足百體骨肉血液毛爪爲人之物草木火金羽毛鱗甲室廬舟車器具萬品爲物之物天之物之照臨次播濡潤鼓發生殺爲天之鬼地之物之凝峙流瀉激盪衛藏險阻爲地之鬼人之物之視聽言食笑哭拊棲持搏行立嗅味交媾動盪爲人之鬼物之物之

祝子罪知錄

卷十

六

榮謝炎熄飛馳泳躍陰覆乘御百供千用爲物之鬼天之鬼之所以使之也者爲天之神地之鬼之所以使之也者爲地之神人之鬼之所以使之也者爲人之神物之鬼之所以使之也者爲物之神此所謂推于理者其類然也然而不必然也有異者焉存乎此之外焉則所謂不可推于理者也具說在故萬有皆氣氣皆陰陽陰陽皆鬼神爲陰者靜立爲陽者動行靜立乃鬼鬼以神使之用動行乃神神乃鬼之用目鬼觸色而用視神令鬼視鬼

欲視得神命視耳鬼觸響而用聽神令鬼聽鬼欲聽得神命聽口鬼之觸言也舌鬼之觸噉也百骸之觸其用也一乎是故鬼必臣神神必君鬼鬼必藉神神必藉鬼鬼不期神神不期鬼自然而協用故鬼神離而不離不離而離此其生者然也鬼神之本也本之情狀也及其死也語不以口以不口之口扶不以手以不手之手諸體皆然何也不口之口口于神自語口鬼弊而語神存也不手之手手于神自扶手鬼腐而扶神在也諸體皆然于是

祝子罪知錄

卷十

七

則神兼鬼而有之或鬼猶在而神故用或鬼已混而神他馮此其死者然也鬼神之變也變之情狀也故鬼生以寄鬼鬼令而鬼從鬼死而鬼留鬼變以自鬼故鬼神必有本有變有本有變故有顯有隱本者恒顯者也變者或顯或隱者也然而變亦本惟恒不恒見不見而顯異之爾非也故人之鬼鬼今日顯行者其生時之鬼神也人之鬼神異日隱者其死時之鬼鬼也一也然而天地以生殺爲鬼鬼而禍福者爲鬼神人物以生行者爲鬼鬼

而死變者爲鬼神、此少異焉、然而以理齊而推之、人生則不鬼不神、死始形焉、天地其亦然乎、天地之爲物也、大、而久、其死也、至緩、故人不及知、乎、觀夫鴻荒氣化之際、未絕地通天之辰、人物怪魅、錯溷糅雜、亦可得矣、故鬼神有隱有見、而人于鬼神有見不見、鬼神之本之見也多、而變之見也少、故因是或謂其多者爲常、少者爲變、而不知是惟少爾、隱爾、實皆常也、凡事物本有變而不能無者、皆常也、以人見恒暫而稱其常變、亦贅也、此其小也、

祝子罪知錄

卷十

八

昧也、於是于其恒見也者、謂爲常也、而稱爲有、于其暫見也者、謂爲變也、而遂至稱爲無、于是疑焉、惕焉、極乃駭焉、而果非惑耶、而果非繆耶、曷耶、故三光燭乎晝者、或燦夕、炳于夜者、或煜日、霜珍也、雷驚也、或非殺之候、輒降結露、當收之辰、忽震百里、此天之鬼神暫而見者、在爾所知、適所謂變、所謂無、所爲疑、惕駭焉也者、猶以其暫之不甚曠也、而固弗謂變、弗謂無、弗謂疑、惕駭焉、于地亦然何獨至人物而異之、而變之而無之、而大疑至惕極駭也、

非窮惑鉅繆絕妄者乎哉、故余觀乎今之爲辨也、言能高入天曆之玄、細侵蟲沙之渺、而特于鬼神變怪之端、則膏焉、爲之暫言之、則斥、譬徵之、則疑、徵之、甚則駭、或躬逢之、則畏怖奔絕、蓋衆人氣弱、膽細恒慙、余初臨之、且不知其何緣、而謂之無、至不可揜、又何緣而駭而怖、益不得其所由、久而求之、知其由資識搜聞之三者、如前所云、瞽瞍云爾、其要唯不知不信、萬物有可理推、有不可理推、必兼而成物、故膠而無解也、今鬼神滿世、妖物怪事、

祝子罪知錄

卷十

九

日日在在而有之、每遇集聚、試一叩問座間、目擊身接耳傳者、十必七八、昭審不可掩、則又何必強生辯難、大抵宇宙間之物、既其出元氣根陰陽本造化確實有者、則焉得而亡之、焉能以人之曲見規測而罔無之、亦焉用無之也、孔子之不語、方在教人、及行道匡世、何暇爲政、遑此語之固亡害、而謂無之、非教人治世所須也故默焉爾、昧者見其不語、卽謂無之、則方亂亦世所無耶禹之鑄象、則亦恐人達知之、今之怪神爲教如是足矣、孔固

視子罪知錄

卷十

無若孝弟禮樂文行忠信之教之不可已也吾固不解今之欲無之者以何益也夫神鬼萬有偕也古者稱天神號地祇命人鬼亦大校舉類而言之天匪不陰多偏陽也故神之地匪不陽饒偏陰也故祇之八陰陽平天地參者也然而寄類于未附乎地親下者也故因鬼之其實神鬼皆有之雄騰而神黯伏而鬼皆能為之然饒陰故間亦為神而無不為鬼鬼眾而人少焉古今以人作神者可徵是故鬼與神亦不大辨亦不可辨不須辨也以神為明祇主示鬼為歸往為辨者亦不必執泥朱亦云周禮所謂天神地示人鬼名雖有三樣其實一或疑天地物之為鬼神也皆用人形焉夫神既為神誠能自動用游變而不恒其與人物接也則或為本形如鸛鬼或為人形又惡乎不可而疑者必謂富為本形不得為人形耶今為本形以變固有之如日逐電繞亦為人形則疑何也如朱儒謂山川等神不當如人形亦求之過執之甚也假令木主亦何速于人形天日風雲之類又何有木之形不過假象以寓人爾如儒風雲本名必有字畫形象首聲此字狀音聲又何與于本物如是則用人形亦何不可文況如天日帝風伯雨師之類皆人之稱也古人何不立懸天若風雲等名

視子罪知錄

卷十

而必加之人號乎大率後儒過於拘密又或疑乎局執項屑至此若作者之聖斷不如此此亦由前之見而加細之亦繆也如王克阮修等夫物有精粗自精為粗者易自粗為精者難神鬼者若其氣本昏鈍么眇則不能顯矣其能為變者必其精過靈者也其變能為人形乃不能為物耶能精不能粗耶且形而上之謂道形而下之謂器一陰一陽之謂道形以陰陽而有亦道所為也道能為形豈不能為器乎形器皆道所為聖獨謂形之上名為道下名為器焉耳今夫木攻而成器器本是木木非氣生乎其為器以工之攻而異狀于木輪梓之巧神顧不能于兩毛之工人者歟舉一反三又無疑也抑此猶悉以理推之舉類而云爾也至于不可理推者與理推偕行萬有盡然而特未能察耳奚貳焉凡今之局士讀無鬼神者必託宗聖賢且人之至者莫若周孔聖言之極者無如六經格印今亦無必關涉二氏謂佛老權量千子收羅百傳攘攘為也聖謨洋洋萬切著要語簡而指

濶說微而道深有以并包衆理豫破羣疑者昭昭汗青彼習而不察爾今故以如前素見之匪石者執爰于先驅乃錄聖賢之如天者陳車于南指凡六籍所及取其切者比而隨之善乎韓嬰公之詩其言鬼曰人死肉歸于土血歸于水骨歸于石鬼氣升于天其陰氣薄然獨存無所依也故純陰底滯之氣着人爲害斯言最切而明矣至如程張朱氏近儒之所發越百慮同歸皆存籍中可以參互校索而其古今耳目簡編真聞實觀燦爛宇宙不

可檢者、浩敵煙海、故難畢述、用擇其說與疑者相
反背者、各立其類、簡一二端、繁疏其目于演文中、
今可据兩干演造而對證、以破疑而解結焉、如是
反覆審的覽之、而猶弗聰、聾聵眊焉者、吾末如之
何也已矣、夫子曰、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鬼
神之情狀、又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鬼也者、鬼之盛
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鄭玄曰、氣謂嘘吸出入者也、耳目之聰明爲鬼合鬼
神、小之聖人之教致之也、孔穎達曰、氣在口嘘
此氣之體無性識也、但性識因此氣而生
有識識從氣生性則神出入也、故人之精
之神鬼體也、若夫耳目形體不得爲聰明故

曰耳目聰明爲鬼人之死神與形體分散各別聖人以生存之時形神和合今雖身死聚合鬼神似若生人而祭之是聖人設教以致之令其如此也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此之謂鬼骨肉斃于下陰爲野土鄭曰陰讀爲蔭言依蔭也其氣發揚于上爲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鄭曰上言衆生此言百物明與人同子產曰人生始化曰鬼旣生鬼陽曰覓用物精多則覓鬼強是以有精爽至于神明匹夫匹婦強死其覓鬼猶能馮依于人以爲淫厲况用物弘取精多所馮厚而強死能爲鬼不亦宜乎杜預曰鬼形也陽神氣也強死不病也人謂匹夫匹婦賤身也孔穎達曰此將

祝子罪知錄

說浮屠故遠本其初人生始變化爲形形之靈者名之曰鬼也鬼鬼神靈之名本從形氣而有附形之靈爲鬼附氣之神爲鬼附形之靈者謂初生之時耳目心識手足運動啼呼爲聲此則鬼之靈也附氣之神者謂精神情識漸有所知此則附氣之神也是鬼在于前鬼在于後故云旣生鬼陽曰鬼人之生也鬼盛鬼強及其死也形消氣滅聖王以存亡旣異別爲作名改生之鬼曰神改生之鬼曰鬼鬼有權勢則斯三端者所謂如天之指南也篤奉養厚鬼鬼強

祝子罪知錄

卷十

十四

以旦代某之身、旦多才多藝、能事鬼神、載鬼一車、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示、變六變、天神皆降、八變地祇皆出、九變人鬼可得而禮、孔子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使天下之人、齋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宗廟致敬、鬼神著矣、爲之宗廟、以鬼享之、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與鬼神合其吉凶、鬼神害盈而福謙、人謀鬼謀、非其鬼而祭之、諂也、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敬鬼神而遠之、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舜曰、鬼神其依、湯曰、敢昭告于上天神后、簡在上帝之心、伊尹曰、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不善降之百殃、以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盤庚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乃祖乃父、丕乃告我高后、箕子曰、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武王曰、上帝弗順、祝降時喪、惟爾有神、尙克相予、成王曰、上帝時歆、帝休、天乃大命文王、詩曰、天命玄鳥、旣而生商、履

祝子罪知錄

卷十

十五

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風、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帝謂文王、覩天之妹、禮曰、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皆曰神、冤氣歸于天、形鬼歸于地、萬物死、皆曰折、人死曰鬼、以嘉冤冤、是謂合莫、去墀曰鬼、去壇爲鬼、去王考曰鬼、死曰鬼、左氏傳曰、齊襄公見大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射之、豕人立而啼、又內蛇與外蛇、鬪于鄭南門中、內蛇死、又有神降于莘、史過曰、國之將興、明神降之、鑒其德也、將亡、神又降之、觀其惡也、又神居莘、號公使祝應、宗區史鬻享焉、神賜之土田、又衛成公遷于帝丘、夢康叔曰、相奪予享、又楚子玉先戰、夢河神曰、畀余瓊弁玉纓、余賜女孟諸之麋、弗致而敗、又震夷伯之廟、罪之也、于是展氏有隱、隱焉、又晉文公將殂、柩有聲如牛、又楚成王謚、謚之曰靈、不瞑、曰成乃瞑、又魯夏父弗忌爲宗伯、尊僖公、且明見曰、吾見新鬼大、故鬼小、又魯有蛇、自泉宮出入于國、如先君之數、又楚子文曰、鬼猶求食、若敖氏之鬼、不其餒而、又魏顆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

同續獲之夜夢人曰余而所嫁婦人之父也爾用
先人之治命余是以報又趙嬰齊夢天使謂已祭
余余福女又晉侯夢大厲被髮及地搏膺而踊曰
殺余孫不義余得請于帝矣壞大門及寢門而入
公懼入于室又壞戶乃病卒又或叫于宋大廟曰
譖譖出出鳥鳴于亳社如曰譖譖甲午大災又晉
侯有疾韓宣子問鄭子產曰君夢黃熊人于寢門
其何厲鬼也對曰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為黃熊
以入于羽淵實為夏郊三代祀之晉為盟主或未
祝子罪知錄

猶能馮依于人以為淫厲況良霄穆公之冑子良
之孫子耳之子敝邑之卿從政三世其用物也弘
矣其取精也多矣其族又大所馮厚矣而強死能
為鬼不亦宜乎又石言于晉晉侯問師曠曰石何
故言曰石不能言或馮焉杜曰謂有精神又周詹
伯曰先王居檮杌于四裔以禦魑魅又楚昭王有
疾卜曰河為祟國語曰神降于莘內史過對惠王
曰或鬼神以興亦或以亡昔夏之興也融降于崇
山韋昭曰融神其亡也回祿信于聆隧韋昭曰商之興也
檮杌次于丕山韋昭曰其亡也夷羊在牧周之
興也鸛鳴于岐山其亡也杜伯射王于鄆韋昭曰
秋曰宣王殺杜伯而亡韋昭曰宣王會諸侯于圃
日中杜伯起于道左衣朱衣朱冠操朱弓朱矢射
宣王中心折韋昭曰王曰今是何神也對曰昔昭王娶于
房曰房后實有爽德協于丹朱韋昭曰丹朱馮身
以儀之生穆王焉韋昭曰馮依也儀匹也言房后之
匹偶以夫神壹不遠徙遷焉由是觀之其丹朱乎
又單襄公曰晉成公之生也其母夢神規其臀以
墨曰使有晉國三而界驪之孫故名之曰黑臀又

季桓子穿井獲如土缶其中有羊焉韋曰使問之

仲尼曰吾穿井而獲狗何也獲羊言狗者以孔對

曰以丘之所聞羊也丘聞之木石之怪曰夔蜺

韋曰夔為山操人面猴身能言獨足蜺蜺山精也水之怪曰龍罔象罔象

土之怪曰墳羊又周史伯曰褒

人之神化為二龍以同于王而言曰余褒之二君

也夏后請其瘞而藏之龍亡而瘞在櫝傳郊之及

殷周莫之發也及厲王發之瘞流于庭不可除王

使婦人不禱而譟之韋曰裳正化為玄龜入于王

祝子罪知錄 卷十

府韋曰龍或為府之童妾未既亂而遭之韋曰女

齒將既笄而孕不夫而育懼而棄之是

為褒姒又觀射父曰古者民神不雜民之精爽不

携貳而又多能者明神降之在男曰覲在女曰巫

云云九黎亂德民神雜糅不可方物神狎民則不

觸其為云云顓頊命重黎各屬神明是謂絕地通

天凡此六編所及故歷尋聖典曷有無鬼無神之

詞哉傳師疏義謹守承傳學者迄無異辭千數年

來正人文士英才傑客幾百千人未之變也中惟

阮瞻等一二輩立異追宋之儒每事務戾前聞自

標墻閼然亦惟程氏張氏頗言無鬼要其話言猶

近兩可朱氏則反覆古訓獨為通明而自不害于

正然而程既無鬼至稱其家母氏之事則復云鬼

熱故揮扇又云鬼欲打鼓以槌與之朱雖不能決

謂之無亦且言有而亦不為明白斥言無者之狀

又引溫公朽滅飄散無有不足信之說以導童蒙

及答所問李云污醜之事徒謂設醮之無理而固

不能道李三之無有則與所稱司馬之言悖二公

祝子罪知錄 卷十

于此皆身自矛盾且奈何哉至于解鬼神者既云

造化之迹無形與聲乃又云雨風露雷日月晝夜

此鬼神之迹也然則日月雨露果無形風雷果無

聲乎何其兩說之果于自異也蓋夫子所謂不見

不聞政謂天地人物之神與鬼人視聽之不可見

聞耳非謂其本無形與聲也則其言亦安得而否

自貳哉故朱子雖主張無世俗之鬼神而固不敢

斷乎為不易之確論亦兩可耳特所述司馬之言

極為死殺司馬公本不妄語然人之窮理信道安

得盡同。溫公于此所見，偶爾遂執而言之。與朱子皆不害其賢，然實爲今日口耳之學，未嘗博聚慎思明辨，而漫然稱無之所自歟。吾故謂彼非盡理而真識其所以無，豈不然乎。今彼苟援司馬朱之述，以自重自固，吾則復請姑置斯評策，但爲舉古今神鬼怪妖切近之事，不容徒泥于無之一言者而研扣之，必欲其明以告我，勿爲首鼠，則彼必至結氣喫舌，窮塞遷遁，譚語枝梧，終歸不了。卽如程子亦曰：今日雜信鬼怪異說，只是不先燭理。若于

祝子罪知錄

卷十

二十

事上一理會，則有甚盡期。只于學上理會，嗚呼。爲學正欲求窮理以應事，如徒務講談而與事背馳，不能決定焉。用學爲哉。今人未嘗備讀聖人之經，閱歷世之史，幼事科舉，則便獵涉宋儒之書，抑又不參究其指歸，略執數端，便爲終身定論。高談無鬼無神，或見昔人志怪語神之書，則一切不問而斥之。至聞細人陳述實見實聞，乃瞠乎莫能措辨一詞，漫爲大言欺人自欺。噫，六經且未徧讀，況求其義理，辨其是非而不繆乎，亦可歎可笑可哀。

也已。吾獨又惜之。寡學而弗辯，苟信而妄從，瞻實而徇聲，誠足閔也。聊復云爾，無與于已事，無諛于幽冥，無利于自用，亦將就有道而正焉。

系曰：或問程子鬼神有無。程子曰：爲爾言無，則聖人有是言矣。言有，爾將不于吾言求之乎。

又曰：有聲則須是口，旣觸則須是身。其實旣壞，又安得有此。乃知無此理，便不可信。同

又曰：嘗聞好談鬼神者，皆所未曾聞見，只是聞人說燭理未明，便傳以爲信也。假使實所聞見，亦未

祝子罪知錄

卷十

王

足信，或是心病，或是目病。遁辭知其所窮

又曰：人心在此，託夢在彼，亦有此理，只是心之感通也。同

又曰：世間有鬼神馮依之語者，蓋屢見之，未可全不信。此亦有理，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而已。同

又曰：神與氣未嘗相離，不以生存，不以死亡。同

又曰：或問易言知鬼神之情狀，鬼神果有情狀否。曰：有之。曰：既有情狀，必有鬼神矣。曰：易說鬼神，便是造化也。又曰：如名山大川，能興雲致雨，何也。曰：

氣之蒸成耳。又問既有祭則莫須有神否。曰有氣這便是神也。同

又曰范與之言神姦物怪其難之謂今言鬼者不可見其形或云有見者且不定一難信又以無形而移變有形之物此不可以理推二難信又天地雷霆草木人莫能爲之人之能治舟車天地亦莫能爲之今鬼神無形則如天地動作已不異于人豈謂人死之鬼反能兼天人之能乎。張

又曰今世之人信實亦未嘗有言親見者。同

祝子罪知錄 卷十

又曰所謂山川等神與郊社等神有以異乎。易謂天且不違況于鬼神乎。仲尼以何道而異者稱耶。又謂遊覓爲變覓果何物其遊也情狀何如試求之使無難然後可以拒怪神之說知二者之歸此學素所援據以質成者論者不可不察以自祛其疑耳。同

又曰天下之氣遠近異像愈遠則愈異至如人形有異曾何人論如史冊有鬼國狗國百種怪異固亦有之。又之這個理則一般其必異者譬如海軍

之蟲魚鳥獸不啻百千萬億卒無有同于陸上之物也。程

又曰二程初不說無鬼神但無而今世俗所謂鬼神耳。朱

又曰問鬼神便只是此氣否。曰又是這氣裏面神靈相似。

又曰問先生前日說日爲神夜爲鬼所以鬼夜出如何。曰固有然者亦未必皆然。同

又曰雨風露雷日月晝夜此鬼神之迹也。此是白

祝子罪知錄 卷十

日公平正直之鬼神非所謂有嘯于梁觸于罍此則所謂不正和暗或有或無或去或來或聚或散者又有所謂禱之而應祀之而格此亦所謂鬼神同一理者也。同

又曰鬼神死生之理定不如世俗所見然又有其事昭昭不可以理推者此等處且莫要理會。同

又曰問理有明未盡處如何得意誠且如鬼神事今是有是無張仲隆曾至金沙堤見巨人迹此是如何世謂冊子說有人傳說似不可信須是親見

某平昔見冊子上有人說得滿頭滿耳只是都不曾自見曰只是不曾見畢竟其理如何張南軒亦只是硬不信有時戲說一二如禹鼎鑄魑魅魍魎之屬便是有這物深山大澤是彼所居處人往占之豈不為祟同

又曰人死雖終歸于散然亦未便散盡如伯有為厲伊川謂別是一理蓋其人氣未當盡而強死自是能為厲子產為之立後使有所歸遂不為厲亦可謂知鬼神之情狀矣問伊川言鬼神造化之迹

祝子罪知錄

卷十

此豈亦造化之迹乎曰皆是也若論正理則似樹上忽生出花葉此便是造化之迹又如空中忽然有雷霆風雨皆是也但人所常見故不之怪忽聞鬼嘯鬼火之屬則便以為怪不知此亦造化之迹但不是正理故為怪異如家語云山之怪曰夔魍魎水之怪曰龍罔象土之怪曰墳羊皆是氣之雜揉乖戾所生亦非理之所無也專以為無則不可如冬寒夏熱此理之正也有時忽然夏寒冬熱豈可謂此理但既非理之常便謂之怪孔子所以

不語學者亦未須理會也同

又曰人病而終盡則其氣散矣或遭刑或忽然而死者氣猶聚而未散然亦終于一散銜冤憤者亦然故其氣皆不散同

又曰問遊魂為變聖愚皆一否曰然同

又曰消散亦有久速之異人有不伏其死者所以既死而此氣不散為妖為怪如人之凶死及僧道既死而不散同

又曰鬼是一點精氣氣交時便有這神鬼是發揚

祝子罪知錄

卷十

出來底如氣之出入息鬼是如水人之視聽猶聽心能強記底有這鬼便有這神不是外面來鬼是精鬼是氣鬼主靜鬼主動同

又曰見于目而明耳而聰者是鬼之用同

又曰無鬼則鬼不得以自存同

又曰凡能運用作為皆鬼也鬼則不能人所以能運動都是鬼使之耳鬼若去鬼則不能也同

又曰問先生嘗言體鬼是二物然則鬼氣亦為兩物耶曰將鬼氣推之亦有精粗但其為精粗也甚

微非若體鬼之懸殊耳。同

又曰死而氣散，泯然無迹者，是其常道理。恁地有托生者，是偶然聚得氣不散，又怎生去湊着那生氣，便再生，然非其常也。同

又曰問遊魂爲變，間有爲妖孽者，是如何得未散。曰游是漸漸散，若是爲妖孽者，多是不得其死，其氣未散，故鬱結而成妖孽。同

又曰問祭義，曰氣曰精曰昭明，又似有物矣。既只是理，則安得有所謂氣與昭明者哉。及禮運則曰：

祝子罪知錄 卷十

三

以嘉蒐覓，是謂合莫，合莫無也。上通無莫，此又似與祭義不合。曰：如子所論，是無鬼神也。鬼神固是以理言，然亦不可謂無氣，所以先王祭祀或以燔燎，或以饗鬯，以其有氣，故以類求之爾。

又曰問既曰往爲鬼，何故謂祖考來格。曰：此以感而言，所謂來格亦略有些神的意思，以我之精神感彼之精神，祭祀之禮全是如此。同

又曰世間道理有正常易見者，又有變化無常，不可窺測者，如此方看得這個道理活。又如云文王

陟降在帝左右，如今若說文王真個在上帝之左右，真個有個上帝，如世間所塑之像，固不可。然聖人如此說，便是有個道理。同

又曰問相奪予享事如何，謂別是一理否。曰：他夢如此，不知是如何。同

又曰問祭天地山川，而用牲幣酒醴者，只是表吾心之誠耶，抑真有氣來格也。曰：若道無物來享時，祭甚底。肅然在上，令人奉承敬畏，是甚物。若道真有雲車擁從而來，又誕妄。同

祝子罪知錄 卷十

三

又曰：堯弘死三年而化爲碧，此所謂覓也。同

又曰：道理合如此，便有此氣，如衛侯夢康叔云云，又晉侯夢熊云云，亦是此類，氣未嘗亡也。同

又曰：理會不得底，主推向一邊，待日用常行處理會得透，則鬼神將自見得。同

右述程朱之說，朱固不謂無鬼神，程張有異，斯亦當參求決擇之耳。

又曰：子不語怪力亂神，只是不語，非謂無也。若力與亂分明是有，神怪豈獨無之人，以雙瞳之微，所

矚甚遠亦怪矣苟不明道則一身之理無非怪但玩而不察耳陸九淵

演曰余爲罪知因言怪神愾然及乎萬有嘻人世事物就嘗不用理以窮致之者歟然而士知夫無物無理而不知夫物有不可以理求者亦無物無之矣物與事可通稱以後隨文稱或事或物其義並同無物無理無物無

無理也士獨知無無理之物不知固有無理之物是其所以心塞也今人執物尋理得之則知之行是矣或以理求物尋之而不合導之而不通反

視子罪知錄 卷十

覆之而無獲于是無以裁之定之則一切強謂之無謂之無而物事竟不無也則進退失依牽蔓不決遂姑息委之不復思辨斯今之儒與異端所以紛紛也此言異端言非今儒士所守別作一端如今人所謂楊墨佛老是也夫如是既謂異端非而儒又自不能裁治則世果有不明之物不了之事不得之知者耶嗚呼局陋之士特諱無理二言云爾諱而有以裁之善已由不能裁之也而遂諱之而不言之不思之辨之可耶嗚呼是誠不知斯世可以理推者物也不可以理推者

亦物也可以理推理也不可以理推亦理也何也氣生而理隨則物焉得而無理氣錯而理繆則物焉得而皆理斯卽理也理不理自如人自昧爾凡爲治身治世之聖至于羲炎軒堯舜禹周孔而極回賜亞之止矣爲見性了覺之聖至于迦文而極觀音等亞之止矣苟無爲之至于伯陽而極列莊亞之止矣凡茲數聖則何有不決之物者乎二氏于無理之事固已饒言之矣孔則未始云無也但不語耳謂無用于教也至如不可不言則亦固言

視子罪知錄 卷十

之若前所說六經所及者是其不語也是三氏舉未嘗以無理之物爲無也如使求之三宗猶有不決之談疑于鬼神怪妖之際則數聖人者不得謂之聖人也又惡能行之宇宙曠初終而不遷也乎今爲二家徒者安其所傳坦蕩不惑奈之何獨爲孔者忽自異孔創而爲斯鑒也哉嗟乎蓋世之爲善人君子賢者且易而圓機難矣圓機者古人稱之三教之舟車也邵堯夫每歎想其人嗚呼由義炎而下迦文而下伯陽而下斯所謂圓機者乎異

乎爲孔者不善學以自蔽無隱無言無適無莫無意無必無固無我無可無不可聖模高懸曾不識其歸旨守其末細而遺其本宗自坐姑息之區投遁逃之域翻受攻詰而莫之申也悲夫予故謂今之爲孔者卽物就事便用理以求之窮微研幾求而得之則守之守之則道之言之行之確乎不回可也求而不得則亦守之守之則勿言之勿行之可也何也有理而或無理者物之本情也理者行之而無理者置之人御物當然之道也不悟物之

祝子罪知錄

卷十

三十

本斯昧道矣知而務狎之斯敦道矣盡所當盡不盡所不當盡如斯以往或有得之之機亦不可幾也今不必以不可推者爲一事不知之耻而反誑稱無以失物理膏天鑑自困于航帆如是乃真誠知乃爲善學孔而庶可望于圓機之境也已嗚呼圓機圓機余將疇歸故因放言以及之金蘭同心采而鑑焉怪神之貳能不犁然而舍諸

又曰自宣父成經以還二千歲中樹言垂文千儒萬士未嘗有一不問津于洙泗其于鬼神則敬而

遠之非其鬼則不祭之神姦物怪則求知之如斯而已遵師訓也曷嘗辨情任口以謂無也謂無者中間三數人可指而按矣王克阮瞻阮修范縝林蘊等爾請平論之之數人者知識才學果超表于前後千儒萬士者乎果能闕見聖人之心而獨得其訓授之道矣乎大公不能私也韓愈原鬼異乎彼此而亦掣異于無形無聲無氣之謬聞其言近而未洞若其知及之不疑之而復徒言之者羣編衆紀穰蔚海藪安得盡述諸此四條其事物之異

祝子罪知錄

卷十

三十

者畫一而各徵一二端以綴之凡所列目皆今士所謂無者卽無理之事物也其所徵綴皆前聞之實錄與今士矛盾枘鑿者也參而決之是存乎覽者

神見類

武王見五神
晉顧邵見廬山神
羅陽神自稱王表孫權時
唐明王見金天神
陳後主時老子見
朱黑青神

鬼見類

狐突遇申生
阿梁見韋英
嵇康見鬼丈夫
陸雲見王爵
謝靈運見謝晦
鮑生見江淹謝莊
張亢郡君
武后見王后蕭妃
海陵監兵母幽冥記
伊川父官解擊鼓揮扇鬼
孫九開美堅志
宋文公斷龍巖安殺夫事

鬼報恩類 元末薛氏子 顧總遇王榮徐幹 南京宮舍鬼自通 結草老人報類類	鬼報仇類 杜伯射宣王 湯伊尹報齊景公 申生報夷吾 淮夫寶嬰報田蚡 莊子掘趙簡 渾良夫報徐亭女王忱 唐廢人報武惠妃 朱泚見段秀實玄价傷敗 蘇逢吉見李松	女鬼交生人類 辛道度偶蔡王女 雲芳子竟事李茵 柳鶯偶五絃妓 江渭逢張麗華孔貴嬪 李維清逢王真	不爲鬼交不爲 劉道濟 劉生	冤盜冤寢 雲谷軍昭 畢令女	祝子罪知錄 卷十	鬼能書 豫章黃本 瓊王夫人 姚師文	鬼能爲衣 趙子元遇女子	鬼能爲學 李元石從邊孝先	鬼能上表論 段孝直	鬼市 裴擇之	鬼爲人 高澄 李吉夷堅志	鬼嘯鬼呼鬼火 多不勝舉	鬼附人 劉德妙即前房后等皆是	鬼發無夢仍有實 泌陽人殺鬼 鬼巴
---	--	--	-------------------------	-------------------------	-----------------	--------------------------------	-----------------------	------------------------	---------------------	------------------	------------------------	-----------------------	--------------------------	----------------------------

羅王 冠萊公等	收氣袋 光宅坊百姓 淮西將軍	神助福 霍太山陽侯報趙襄子滅智氏	神爲祟 寶沉臺駘 白虎秦二世堯	神女偶人 后羿私洛神 楊鑣偶大姑神	人爲神 少昊神頭共工諸子 蔣子文 五姓書 崔浩 柳子厚 李賀 袁玘 顏回 卜商	人死復生 晉殺將市秦人 漢長沙姓桓人 晉顧謙 梁國女子 劉約 千寶父婢及其兄弟 顧非熊 許道	祝子罪知錄 卷十	還寬 盛度 韓漸生	放生寬 齊稚女	托生 蘭玉童 李簡	入冥 吳全素 洪燾	人化星 傅說	目不暇 荀偃 楚靈王	人無頭而活 淳安潘翁
-------------------	--------------------------	----------------------------	---------------------------	-----------------------------	---	---	-----------------	---------------------	-------------------	---------------------	---------------------	------------------	----------------------	----------------------

術致二寵

許元長致陸俊妻 韋子見二妓

人化物

炎帝女化精衛 伯鯨化熊
蜀帝化杜宇 牛衣化虎
封邵化虎 宣寧母化龜

男化女

漢哀帝時豫章人

女化男

魏襄王時女子 文氏女

男子生兒

賈萊男子

非人道生子

庖犧母虹繞 譽妃夢吞日
高母吞燕卵 稷母履帝武
劉媪夢神遇 堯母慶都感赤龍
禹母吞薏苡 朱蒙母河伯女日逐
褒姒母龍來玄菟

卷十

子

子

祝子罪知七卷

兩江總督
採進本

明祝允明撰允明有蘇材小纂已著錄是編乃論古之言其舉例有五曰舉曰刺曰說曰演曰系舉曰是是刺曰非非說曰原是非之故演曰布反復之情系曰述古作以證斯文一卷至三卷皆論人四卷論詩文五卷六卷論佛老七卷論神鬼妖怪其說好為剗解如謂湯武非聖人伊尹為不臣孟子非賢人武庚為孝子管蔡為忠臣莊周為亞孔子一人嚴光為姦鄙時苗羊續為姦貪謝安為大雅君子終奕折屐非矯情鄧攸為子不孝為父不慈人之獸也王珪魏徵為不臣徐敬業為忠孝李白百俊千英萬夫之望种放為鄙夫韓愈陸贄王旦歐陽修趙鼎趙汝愚為匿非論文則謂韓柳歐蘇不得稱四大家論詩則謂詩死於宋論佛老為不可滅皆勦襲前人之說而變本加厲王宏撰山志曰祝枝山狂士也著祝子罪知錄其舉刺予奪言人之所不敢言刻而戾僻而肆蓋學禪之弊乃知屠隆李贄之徒其議論亦有所自非一日矣聖人在上火其書可也其說當矣千頃堂書目載祝

子罪知十卷此本僅七卷而佚去八九十三卷卷
爲一冊惟第五卷併入四卷之後藏書者未經繙
閱以爲缺第五卷乃改七卷七字爲五字攙入六
卷之前不知五六兩卷皆論佛老安得參以七卷
之神鬼妖怪也殆坊肆賈人無知者之所爲歟然
如是之書不完亦不足惜也

浮物一卷

〔明〕祝允明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嘉靖吳郡袁氏嘉

趣堂刻金聲玉振集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浮物一卷》

提要

浮物

金聲玉振集

〔撰述〕

氣水言浮物韓公語也蓋以水大則物畢浮氣盛則言皆宜余氣水知何如然不廢養也時衝口得一二言或幾十伯言因粹之以浮物名期之以察吾氣耳成化丁未長至日吳下祝允明云

道於已自足不足爲欠欲於已本不足足爲贅人以贅爲足妄也足故不足不足故足

得之者學容之者量發之者力成之者天

古之君子仁足以仁天下之不仁義足以義天

下之不義文足以文天下之不文武足以武天

下之不武故其君欲仁焉求之欲義焉求之欲文焉求之欲武焉求之道行於身故被于民而

功歸于君故其君之需之也勢恒重後世君子有不逮乎古者皆資君之仁義文武以爲政耳

故君之用之也其勢甚輕

君子行已戒八惑持家去六繆奚謂八惑一曰徇細廉則大廉之賊也二曰遵小謹則大謹之殘也三曰膠古法而不變則滅身族隳名聲之招也四曰守故習而不化則庸闇之道也五曰

專志自用不適通途則驕吝之所由也六曰見小而足則傾大功敗駿謀之蠹也七曰好名則亡實之徵也八曰銳往急成捷驟不循則無成效之故也

見下

奚謂細廉昔者終黎子有德於友而不受其報後禦人而攫其金友者見之終黎子曰子念我却報之惠則祕諸世知卻報之廉而不知其禦人也故曰行細廉則大廉之賊也奚謂曲謹姻仲得父書必衣冠百拜而啓之啓之則父戒其陰事之詞也因密投之函中仲知拜書之爲謹

一

二

而昧於投函之大不謹故曰務曲慎則大慎之殘也奚謂膠古法古者人自稱曰朕稱人曰卿上下通之讓里丈人幼習古語卿人而朕已而不知世主之專稱也遂執於史以不君見誅故曰膠古法而不變則滅身族隳名聲之招也奚謂故習魯敵師由執敵三十年矣孔子自衛反魯一正雅頌由執其故敵不中節而不肯更也魯君遂擯不用故曰守故習而不知化則庸闇之道也奚謂專志自用倉吾布與數士游遇歧路布有爲于東群士曰西也布曰東也士強從

之他日又同行布有爲于西士曰東也布曰西也衆遂不從曰布驕人也以一違衆斥不與友故曰專已自用不適通途則驕吝之所由也奚謂見小魯人獵於野見父之趾林木蔽翳墮中有駭鹿焉關弓疾馳而赴之中路一兔突過魯人遽射之不中連射之獲焉迨及墮則矢窮矣徒手搏鹿鹿遂逸魯人見兔而足忘鹿之大於兔也故曰見小而足則隳大功敗駿謀之蠹也奚謂好名莊季好射而弱所用不過二石以示左右左右以季之喜譽也爭引試之譽曰不下

一

三

八石俄而少進焉又示左右左右由前之誑也因曰茲九石矣季大說終身自以爲九石里人仲摯實能八石因欲學於季季與之對摯甚恐既則季敗焉季問摯得其實始大媿廢射故曰好名則亡實之徵也奚謂急成中山君得文木之積愛之曰是當爲玉室乃取藏壁削爲圭心遽於成度之失度圭成臨積圭縮弱而衡餘三分之一乃更爲之心益遽於前亟削餘分誤衡其圭圭成衡如故而縮更短三分之一中山君以急性於一積之故藏玉削毀積亦終棄故曰

銳性急成捷驟不循則無成效之故也

何謂六繆一曰倒持何謂倒持信與僅委妾婢藉以閑妻制子妻子則怨與僅則衡此之謂倒持二曰用疑何謂用疑令甲不孚使乙監諸乙疑丙監還與甲咸債事賈懟身或并害是之謂用疑三曰令枝何謂令枝外內持政夫西婦東

物

四

明群嫗察識將是更非欲毀反美從而發適乎其願是謂繆詞六曰去就移何謂去就移凡于貴決貴一貴定貴必晨奢夕嗇朔動晦佚下惶惑而不識所適是謂去就移也

夫美之制以竹以木以骨以角其質一其形一也而用者縱其五以爲五衡其一亦爲五美豈有五之一之定稱哉問美之所以無定稱美不知也俄而亂之取向縱者而衡之則一亦可爲五取向衡者而縱之則五亦只爲一五一又豈有定數哉問美之所以無定數美愈不知也夫美

其質一其形一不苟殊也則其殊者爲多爲寡以人之手偶異也則多者奚足羨寡者奚足悲也夫人之貴賤富貧通塞壽夭也萬殊然其形性一也人以貴富通壽爲多羨以貧賤塞夭爲寡悲是非繆與當視筭而知之天通是說者無往而不爲多矣

夫四氣之運時溫溫時炎炎時蕭蕭時冽冽變亦煩矣山石之定巨如許細如許古如許今如許定亦膠矣運易不整定釋其煩乎定易不時變通其膠乎天地不能推聖人真能移物數如

物

五

是哉其如是數也而所以如是有非數者存雲漫雨零神識都闌日燭月煥宇抱軒發人之氣與天通也

優者借也飾爲鬼頭毛面目形色皆鬼也真鬼見之而遽狎倏疑尋察焉乃驚而去人以聖人之貌飾其躬亦借也真聖人見之將不驚而去乎

凡世王之道辟如通流混混莫休無入以不周片私少嬰猶葉墮塊橫爰汎爰凝敗厥貞貞之以敗無必易其大小導以汰凡主之道毋婁遷

天之不遷以永厥玄嶽之不遷而永厥堅土不遷亘世年使天易玄匪物先嶽土而遷隳攸堅趣攸年唯主弗遷與天嶽土延凡主之道靡一定候之靡定燠寒以正川之靡定流莫竟候定茲素川定茲壅唯主靡定與候川以並凡主之道法定於天嶽土法遷於候川則以並以延乃自然

爾無譽天天無喜爾無毀天天無怒爾無媚天天無私爾無怨天天無懼爾無功天天無榮爾無尤天天無辱

六

六

創者怒道也而為之者不怒以可怒者非吾也軒轅氏於蚩尤湯於癸文於崇莒黎密武於辛其怒亦創也

聖人之言無多有餘無寡不足六經亦可百經亦可一經亦可財成輔相易未嘗不道王政休徵咎徵書未嘗不語陰陽

通目者典與也忽耳者職聞也瞭童者司瞻也宣喙者知言也靈君者務思也五官職職相用而不相咸職聞之宰詒乎典與曰子無亦自謂子之能官也馨穢之氣君羶之味子能察之矣

抑陋諸子獨不聞乎弦歌鐘呂承雲五莖順天地之體成品物之性和陰陽之氣當是時也何也何臭味之校乎子之不若朕之能者固也司瞻之丞詒乎職聞曰子無亦自謂子之能官也土革之音悲諧之勾子能審之矣抑微諸子獨不見乎冠裳黼黻文章繒飾昭天之文聞地之宜彰人之則為是數也豈美於音聲哉子之不若朕之能者固也知言之守夸乎司瞻曰子無亦自謂子之能官也青黃之貌華素之澤子能辯之矣抑末矣子獨不聞乎通天地之精狀而

七

七

家國之化治問人倫之理道宣生民之文物淵乎無形殼乎有象高乎皇王卑乎陪臺遠乎胚胎之先近乎瞬息之內無不假朕以為之要微朕子其昧諸子之不若朕之能者固也抑二士其皆亞乎於是司瞻之丞與職聞之宰典與之吏相視嚙哈自謂不若喙也務思之君見之鹵然曰三士者固不能矣知言之守其果獨能乎朕之能未易與若角也自能與忽耳能聞瞭童能瞻宣喙能言其然也若獨不知乎其不聞其不瞻其不

言將奚以司之乎朕思欲覯能俾自覯思欲聞能俾耳聞思欲瞻能俾童瞻思欲言能俾喙言四士之能朕之能也若亦惟朕之是庸哉而何優劣之有於是三士聞靈君之言退然自失以爲能之不若君也知言之守獨諱曰君自謂君之能能於四士哉其如是君胡不命耳以瞻令童以覯號喙以聞使自以言君不能易其能是君不能四士自能能在四士不在君也其如是君豈能於四士哉使四士不自能君其能覯聞瞻言哉其如是君弗獨弗能於四士抑后於四

士矣於是務思之君茫然無以應不知五能果誰爲之牧邪誰優劣耶誰是非邪五官借迷無所問真良久乃相謂曰吾聞無何有之鄉空冥之府有神人焉曰太清盍相與問諸於是五士率而前至空冥之府遇乎太清問之焉察而弗盡於是太清與無窮與無爲與五官亦重疑焉良久乃相謂曰然則唯元始能知之盍相與問諸於是五官三真同問之元始元始啞然曰嘻朕亦烏知乎其爲能爲不能哉能不能弗能知又烏能知乎優劣哉優劣弗能知又烏知其是

非哉夫自非能覯而覯不得不覯耳非能聞而聞不得不聞童非能瞻而瞻不得不瞻喙非能言而言不得不言君非能思而思不得不思均自然矣夫如是謂之能可也謂之不能可也謂能之有優劣可也謂能之無優劣可也庸詎知夫其言之是邪又詎知夫其言之非是邪又詎知夫其言之無是無非是邪朕知止是而已加是朕亦弗能言矣子其返矣於是五官更欲問之而無始已無回視三真三真亦往乃始冥然而退各職其職終身無爭故淮南子曰不知乃

知知乃不知若元始者乃真知者也

楚王有貴姬以讒逐既而悔命豎陽追之曰必得吾能貴子豎陽追得之而辭其貴楚王曰貴非人欲乎豎陽曰臣恐君之逐也

君子有三燭形燭乎鑑行燭乎心名燭乎實鑑木得火火盛則木然鑿穴出泉泉湧則穴沒物之制在人

聖人不生人物錯揉罔富罔殺天則以爲憂聖人既出篤生完性天祕昭發則天不以爲忌天之量如此也王者之道則宜然

聖人之於人過其惡偽而通其善真衆人之於人通其惡偽而過其善真赤子在室無不懋慈毋真仁惡偷竊真義畏長者真禮發已見真智守今止真信爲之親者乃妄筭曲晉示之不親誘使多藏示之不義拱揖侮玩示之不禮違是狗非示之不智誰有詐無示之不信亦子之惡親通之也人之罪可勝既乎

次且出門弗覲所親勝躍赴事必獲其濟心未嘗不前知也而況於至誠乎

國者宇相建棟柱兵臣慎藩禦刑法察司門戶

八

庶工尹史承遠布檻磔言官通牖王中心無營

高安處而時握規矩

蠲之螫物也以尾物涉其背則回尾螫之蠲蟬

察焉疾過其背蠲急回尾而不值乃自刺其背

傷焉蠲蟬復過之蠲又如之則背三傷莫可動

已蠲蟬乃徐而吞之智哉蠲蟬乎還以蠲術更

殺蠲身故善去小人者不在他術也即其所以

爲小人者治之爾

理無兩是無二可衣裳作於公孫氏乃工能易

青黃之飾長短之宜不能易割縹之制夫何故

衣裳之出乎割縹者不係乎巧拙也飲食作於庖犧氏良庖能易酸醢之味調飪之度不能易水火之用夫何故飲食之出乎水火者不係乎良庖也官室作於炎帝氏智匠能易材木之品崇庠之當不能易方圓之法夫何故官室之出於方圓者不係乎智愚也群事群物無或不然夫豈獨於爲人之道而可易乎知此者可以無徂而不近道矣

夫樂者相害術也而爲者安乎笑嬉而不慧以其害者假也酒獸物也加鷦鳥之羽而飲者蹙

八

十一

急荒亂以其害者假也吾是以知天下之情莫遁於真假真使之得則喪亦得真使之喪則得

亦喪

火可俄在亦可俄滅其滅非真滅道可俄有亦可俄無其無非真無

富與貴得外物以飾外物者也貧與賤不得外

物而不飾外物者也外物自得自失自飾自不

飾吾何與焉識此則貧本不足戚賤本不足羞

形之大莫若象百獸莫之能殺也而殺象者人

能之人不大於象也而殺人者虺能之虺不大

於人也而殺虺者卽且能之卽且不大於虺也大於卽且者皆未能殺夫卽且也小於卽且者亦未之能殺夫卽且也卽且毒尤矣然而天雨小作簷溜著於腐株乃成蟲焉名曰蝸蜒無目無耳無口無腸無足其形如積塗其行如倒流卽且見之百足皆僵蝸蜒緩游而繞之卽且坐以死夫蟲象毛也人裸也虺介也卽且亦裸也蝸蜒水也其類異其貌異其小大異其所出異而轉轉相制如此物理如斯乎制惡固不在大也制惡不在大化善獨在大乎故觀蝸之究能

殺象則知爲國之理矣

務謀慮而畧故守察往以慎來則身必修矣審僚友之言以驗已得失則身必修矣謹衣冠之度毋侈毋褻則身必修矣無縱酒食厚滋味唯求饜之尚則身必修矣不流視妄瞻則身必修矣時御音樂通正黜邪以養中情則身必修矣慎盥漱勤櫛總而不惰則身必修矣善修詞令整語言無召寇來侮則身必修矣誠篤論說持貞以判決向方毋回則身必修矣正步驟遵規矩急毋輕亂緩毋弛驕則身必修矣頓乎持提

拱挹勿散勿暴則身必修矣大喜則笑小喜則矜不暴齒不蕩人則身必修矣詳履屐而不溷則身必修矣辨拜揖之等周恭孫之節則身必修矣坐而莊安不敖以肆則身必修矣立不易方不傾跛則身必修矣顏色令莊發氣盈容溫如春風紛如霽雲則身必修矣立氣整肅猶山嶧石從非理不得撓邪枉莫可嬰則身必修矣盤旋便習威文爛然則身必修矣集義充氣至大至剛塞天地之間則身必修矣運思匪留旁建無疆旬周身之防歸仁賢之稱則身必修矣

窮群物之理極世務之情之遠之近之微之顯精入於無倫粗究於有像至可應來可名則身必修矣制事務宜無相比周順隨則身必修矣不矯爲知不計爲義而離立雄時適惟是則身必修矣無傾人便已適我欺彼大視廓止則身必修矣涕洟無弗慎咳嚏無弗修則身必修矣書策端整楮筆潔清莫垢溷頽敗則身必修矣作字詳肅而有法不苟草粗畧則身必修矣宮庭之居爰處爰安弗約戚弗泰放則身必修矣唯諾敏辨俊爽昭白則身必修矣眠寤寧謐不

尸不蠱則身必修矣爬搔欠申莊雅則身必修矣和調臟腑疏宣脈絡導養氣血毋汨和則身必修矣防護風雨燠寒游沴之氣毋俾戕體病膚則身必修矣澄湛神觀開朗凝峻則身必修矣痼痛侵軋砭熇按刺膏液火水必三審五視務康順乃止則身必修矣尊神鬼敬禱祀而肅齋戒則身必修矣謹時日信卜筮而詳吉凶則身必修矣審富貴安貧賤而徇義命則身必修矣察五行運行修習委順毋徼外偉則身必修矣勤興居動靜敏給幹務旦夕無懈則身必修矣

八
物

高

矣用不傷則不漫費則身必修矣稔繇孤之人卹流連之夫惻痛煦嫗則身必修矣廣子諒之念博施弘予殫力而後罷則身必修矣獎予善類推挽若復則身必修矣隱蔽人惑而救闕微飭俾徙德則身必修矣慷慨激烈置身選地操意堅持千折弗撓則身必修矣善讓善推歛退抑抑則身必修矣拔滌潔清芳白可親則身必修矣見惡物必除俾無傷已若傷人則身必修矣片語必踐毋滕口食則身必修矣聞善疾行奔走若爭則身必修矣受忠詞廣歡說小過則

轉大過則反則身必修矣務持大體簡畧細碎開廓正大則身必修矣志匹往哲弗徇時說動爲遠業則身必修矣意度軒發八通四達腎腸展豁則身必修矣凡謂修身非已修也如是則心可修矣皆日夜之凡常不及乎接人臨事而建政也君子盡之由是接人臨事建政亦易矣然亦畧也非備矣

陳侯多疑有美人甚嬖異日陳侯見美人與瑟師映帷而笑將殺美人美人逸陳侯命中射之士追之俄而召反他美人問故陳侯曰吾恐其

八
物

五

追及復與之戲笑也遂命他美人監以往他美人因與中身之士偕逸

心存水火亦水心存理欲亦理

積善無驟而善成積惡無驟而惡敗積惡者非暫積而暫敗也積惡者其猶積水乎今日不滿曰可恃也益之明日不消曰可恃也益之明日又不可恃也又曰可恃也復益之一旦赫曦炳耀不崇朝而竟消矣夫赫曦豈伺如積之期而漸滿之哉積惡者宜視日水也反之

馬無蹊田之能牛無致遠之技秋無敷華之榮

春無結實之利易時易地賢絕明廢

日月既沒爝火補其功雨澤時枯川井代其用
日月不侗於爝火爝火無意於日月雨澤非需
於川井川井豈有於雨澤其補其代人耳人亦
靈通矣哉雖然知補代於日月雨澤而不知補
代於心之失行之惑又若非靈通也

凡三十則

頃歲余家刻梓吳十種內有祝公蠶衣卽此
類也皆擬諸子而作筆記同焉

浮物終

浮物一卷

浙江范懋柱家
天一閣藏本

明祝允明撰是編取韓愈文浮物也氣猶水也之
義命名皆務爲新奇之論甚至以詩三百篇春秋
二萬言爲聖人之煩則放言無忌可知矣蓋允明
平生以晉人放誕自負故持論矯激未能悉軌於
正云

讀書筆記一卷

〔明〕祝允明撰

山西省祁縣圖書館藏明萬曆繡水沈氏刻

寶顏堂秘笈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讀書筆記

一卷》提要

亦政堂訂正讀書筆記

吳郡 祝允明 校山 著

華亭 顧誕 山子 校

繡水 張 弢 元 校

歲乙巳允明居憂弗能肆力讀書於事物之理偶有所見隨筆箋記伺就有道而正焉學貴有常又貴日新日新若異於有常然有常日新之本也

讀書筆記

虎狼存父子之仁蜂蟻有君臣之義蟲蓋有時而人也今人仁不如虎狼而虐如之義不如蜂蟻而毒如之是人亦有時而蟲矣然蟲之人也進也人之蟲也退也人之不如蟲也哀夫

造化無全功人類無全才雨露以生之雪霜以固之日月以照臨之雷霆風氣以鼓舞而調暢之彼固各有功焉耳使求生於霜雪求固

於雨露求鼓舞於日月求照臨於雷霆風氣
得乎雖謂之廢物可也人之才有鉅者有細
者有高明者有沉潜者有寬然而廓以紆琴
然而歛以密者必欲其令而不煩天下之人
皆廢矣聖人者知其然故因其才而成就之
斯天地之功也已於戲甚哉聖人之似天地
也

見子而欲其孝不思吾父之欲吾孝乎臨下而
讀書筆記

猛不思吾上之不欲其猛乎觸類而爲是思
其過也必寡矣

鷄司晨犬徹夜彼固全其信義之性也若猶未
足貴也使鷄處無人之地犬遭筆朴之苦若
可改矣而不改焉斯尤賦性之堅貞可貴也
爲人而失其性不失而或改焉者視鷄犬爲
何如

人信教人孫非其性然也醜其稱而矯焉爾

然苟欲詐教亦何稱之足醜間官清醜女貞
非其情然也勢有違而安焉爾然苟欲污淫
又何勢之能違故君子之於人取其信取其
孫取其清取其貞它無計焉爾

人之言也其猶鐘乎大扣則大應微扣則微應
如不扣而應扣而不應也者人必惟之

視聽持行耳目四肢自然之功也聰明運動耳
目四肢自然之效也人惟其自然也是以功

讀書筆記

三

不亂而效自著至於心乃不任其自然而擾
之欲其虛靈而功效之得也難矣

君子之治心也猶權之稱物也過則損之不及
則克之斯平矣然權之取平以人而心取平
卽以心耳不外之重不內之輕斯吾心之權
乎

食物各有性熱者不炙手而寒者不墮指也至
於人食之則溫寒附於中而證於外不少爽

焉。知果行不必爲會誓而至信無假於言說。

齊王見顏觸曰觸前觸亦曰王前莊光見光武臥不起及其臥也以足加光武之腹二子者高則高矣然君臣之禮可廢乎就使在朋友且不可若是也蓋高而無禮者歟以是爲訓吾恐無禮於君者有以藉口也。

魏子擊遇田子方於道下車伏謁子方不爲禮

讀書筆記

四

曰貧賤者驕人耳夫其不禮亦可矣而必曰驕驕果可有者乎此戰國之所謂賢者也原思貧而子貢病之病之者非也而思何必諄諄然辯之乎孔子謂其克伐之難有以夫郭巨殺子不孝也鄧攸絕類不弟也陳仲子之廉非廉也逆也宗魯之義非義也黨也葉公之黨之直非直也悖也尾生信矣而信非其所信也倉梧內讓矣而讓非其所讓也。

觀善人者觀已善觀已者觀心

彩色所以養目亦所以病目聲音所以養耳亦所以病耳耳目之視聽所以養心亦所以病心中則養過則病

攫金於市見金而不見人逐獸者趨知獸而不

知險况重於金獸者乎犬見人衣貌之不揚則吠之稍整則亦稍戢蓋

讀書筆記

五

乃亦唯富貴之敬貧賤之忽而不計其賢否何如是真犬耳

人之履憂患者大較有三上焉者夷險一致界無爭異次焉者激厲固守堅逾平日下則墮穫而已觀人者尤於是乎易見焉

爲文作字初無意於必佳乃佳凡事皆然不但文字也

心者體之君也得喪安危之主也聞以一人

四海未聞以四體而役一心也人之以四體而役一心蓋惑於大小繁寡之形耳然不惑於軍民之大小繁寡而獨惑於心體則習之罪也故知者皆習

奉親孝事君忠處長孫出言信臨財廉茲非所謂仁知賢人矣乎人之聞仁知賢人之名則惕然敬慕而不知親也君也長也言也財也隨其敬慕而在耳不能孝焉忠焉孫焉信焉

讀書筆記

本

廉焉而徒慕仁知賢人之名是束其足而羨趨者之前也不亦戾乎

大道之世無思臣無孝子無君子善人其無忠臣也非無忠也夫人而莫非忠臣也其無孝子也非無孝也夫人而莫非孝子也其無君子善人也非無善也夫人而莫非君子善人也

高不虛也卑不汚也明而無耀也闇而無昧也

張乎其博而非空也歛乎其約而非隘也不偏焉不倚焉其中也而莫過莫不及也心之本體蓋如此

弦被木而音聲發絲附織而文章顯學焉未用而責其功能之茂者不可哉

讀書筆記一卷

戶部尚書王際華家藏本

明祝允明撰凡三十四條言頗近理不似其他書之狂誕前有自識稱於乙巳居憂時偶有所得隨筆箋記就有道而正之乙巳者成化之二十一年蓋其少時所作猶未蕩然禮法之外也

濯舊稿一卷

〔明〕汪俊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同治十年疊山書

院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濯舊稿一

卷》提要

文莊公舊稿前引

石潭先生既舉禮部第一視草延
英盡舍其舊業益潛心乎聖人之
道潢再見於武石是時先生履薄
臨深信無幾矣猶日取子周子程
子張子邵子朱子從容涵泳默識
心會蓋歿後二十年潢始於其從

孫國子寶得濯舊篇讀之雖晚出
數簡疑若未盡先生精縕而履道
之坦取善之公所以闡發微言而
闢似是之非者靜久益明蓋有德
之言也而先生他日尤謂言者才
也功者時也所謂太上幾矣然其
壽以爲不朽設亦或卒無以得

於彼不自立之過亡於戲其諸先生所以大過人也與易曰特立不

懼遜世無悶

此下疑有闕文

肯

嘉靖辛亥九日

賜進士第禮部尚書門人潘潢謹書

俊自入仕後讀書祇覺有疑蓋舉子業皆宗朱子之旨今時之學豈能遽盡其說也而薄者往往肆其訾議俊竊病之蓄疑既久無所於質乃暫舍舊業取程子張子之書而熟玩之始覺朱子有未能盡同者雖然不害其為同其所入之途異耳蓋學者由朱子而上溯伊洛則洙泗之源流在是矣

嘉靖己丑夏四月吉日机翁敘

汪俊字抑之，鳳進士，貴州右參政。俊舉宏治二年己酉鄉試，第一。六年癸丑，又舉會試，第一。授廣吉士，進編修。正德中，與修孝宗實錄，以不附劉瑾，徙芳訓南京工部員外郎。瑾芳敗，召復原官，累遷侍讀學士。擢禮部右侍郎。嘉靖元年，轉吏部左侍郎。時議興獻王尊號，與尚書喬宇、毛澄輩力爭，澄引疾去。代者羅欽順不至，乃以俊為禮部尚書。是時獻王已加帝號，矣至事桂萼，復請稱皇考。章下廷議。

三年正月，俊集廷臣七十有三人上議曰：「祖訓兄終弟及，指同產言。今陛下為武宗親弟，自宜者孝宗明矣。孰謂與人為後而滅武宗之統也？儀禮傳曰：為人後者，孰後？後大宗也。漢宣起民間，猶嗣孝昭。光武中興，猶考孝元。魏明帝詔皇后無子，擇建支子以繼大宗，孰謂入繼之主與為人後者異也？宋范純仁謂英宗親受詔為子，與人繼不同。蓋言恩義尤篤，尤當不顧私親，非以生前為子者乃為人後。身後人繼者，不為人後也。萼言孝宗既有武宗為之子，安得復為立後？臣等謂陛下自後武宗而上考孝宗，非為孝宗立後也。又言孝宗全神器授陛下，何忍不繼其統？臣等謂陛下既稱武宗皇兄，矣豈必改孝宗稱伯，乃為繼其統？子又言禮官執者不過前宋濮議，臣等愚昧實不出此。蓋宋程頤之議曰：雖當專意於正統，豈得盡絕於私恩？故所繼主於大義，所生存乎至情。至於名稱統緒所繫，若其無別斯亂大倫，殆為今日發也。今欲推尊本生立廟，不知出何典籍？臣謹集諸章奏，惟進士張璁、主事霍韜給事中熊浹與旁議同。其他八十餘疏，二百五十餘人，皆如臣等議。議上，留中。而特旨召桂萼、張璁、席書於南京，越旬有五日，乃下諭曰：朕奉孝宗廟，正統大義，豈敢有違？第本生至情亦當兼盡。其再集議以聞。俊不得已，乃集羣臣請加皇字以全微稱。議上，復留十餘日。至三月朔，乃詔禮官加稱興獻帝為本生皇考恭穆獻皇帝，興國太后為本生母章聖皇太后。擇日祭告郊廟，頒詔天下，而別諭建室奉先殿，側恭祀獻皇俊等復爭曰：陛下入奉太廟，不得祭小宗，亦猶小宗之不得祭大宗也。昔興獻帝奉藩安陸，則不得祭憲宗。今陛下入繼大統，亦不得祭興獻帝。是皆以禮抑情者也。然興獻帝不得迎養，壽安皇太后於潯陽，陛下得迎養。

宗立後也。又言孝宗全神器授陛下，何忍不繼其統？臣等謂陛下既稱武宗皇兄，矣豈必改孝宗稱伯，乃為繼其統？子又言禮官執者不過前宋濮議，臣等愚昧實不出此。蓋宋程頤之議曰：雖當專意於正統，豈得盡絕於私恩？故所繼主於大義，所生存乎至情。至於名稱統緒所繫，若其無別斯亂大倫，殆為今日發也。今欲推尊本生立廟，不知出何典籍？臣謹集諸章奏，惟進士張璁、主事霍韜給事中熊浹與旁議同。其他八十餘疏，二百五十餘人，皆如臣等議。議上，留中。而特旨召桂萼、張璁、席書於南京，越旬有五日，乃下諭曰：朕奉孝宗廟，正統大義，豈敢有違？第本生至情亦當兼盡。其再集議以聞。俊不得已，乃集羣臣請加皇字以全微稱。議上，復留十餘日。至三月朔，乃詔禮官加稱興獻帝為本生皇考恭穆獻皇帝，興國太后為本生母章聖皇太后。擇日祭告郊廟，頒詔天下，而別諭建室奉先殿，側恭祀獻皇俊等復爭曰：陛下入奉太廟，不得祭小宗，亦猶小宗之不得祭大宗也。昔興獻帝奉藩安陸，則不得祭憲宗。今陛下入繼大統，亦不得祭興獻帝。是皆以禮抑情者也。然興獻帝不得迎養，壽安皇太后於潯陽，陛下得迎養。

國太后於大內受天下之養而尊祀興獻帝以天子之禮樂則人子之情獲自盡矣乃今聖心無窮臣等敢不將順但於正統無嫌乃爲合禮帝曰立廟原無著議朕但欲奉先殿側別建一室以伸追慕之情耳迎養藩邸祖宗朝無此例何容飾以爲詞其令陳狀俊具疏引罪乃嚴旨切責而趣立廟益急俊等乃上議曰立廟大內有干正統臣實愚昧不敢奉詔帝不納而令集廷臣大議俊等復上議曰謹按先朝奉慈別殿蓋因孝宗皇帝爲孝穆皇太后附葬初畢神王無薦享之所而設也當時議者皆據周制特祀

聖賢集

卷一

三

姜嫄而言至爲本生父立廟大內則從古未聞惟漢哀帝爲定陶恭王立廟京師師丹以爲不可哀帝不聽卒遺後世之議陛下有可以爲堯舜之資臣等不敢導以衰世之事請於安陸特建獻帝百世不遷之廟俟他日襲封興王子孫世世獻饗陛下歲時遣官持節奉祀亦足伸無窮至情矣帝終以與漢哀諸君不同命遵前旨再議俊遂抗疏乞休再請益力帝怒責以肆慢允其去召席書未至令吳鵬習事明倫大典成落俊職卒於家隆慶初贈少保諡文莊俊行誼修潔立切光明端介學宗洛閭與王守仁

好而不同其說學耆稱石潭先生

聖賢集

卷一

四

濯舊集目錄

性說

心性說

心性情說

道器說

一原說

易說

大學說

刪定或問

中庸說

論語說

孟子說

仁說

誠說

學說

養心說

體用說

太極圖說

西銘說

正蒙說

文中子意

述程說

讀程語

述程語

效禪語

濯舊集

目錄

書余子積性書

書象山語錄後

觀物

雜說

論性

偶述

述邵

程訣

述程邵問答

學道

程子之旨

邵子之旨

張子之旨

張子

讀張子

讀邵子

漫述

葬說

祭說

效禪語

剩語

濯舊集

性說

孟子道性善論者猶紛紛也至宋大儒程子張子闡明之而孟子之說始白於天下程子曰性即理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張子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夫所謂性即理也云者必先有見於性之為體而後理可言也猶曰天即道也亦必有見於天之為體而後可言其為道也二子之論蓋皆即氣而指其本體未涉於有者為言其曰在

人為命在人為性在義為理主於身為心其實一也發於思慮則有善有不善思慮則涉於有矣又曰人生而靜以不容說才說性時便已不是性可說則涉於有矣又曰一氣五行剛柔萬殊聖人所由惟一理人只要復其初其

宗子立說似有未同者不可不究也

陽帥陰屈發而為春夏動也陽用陰伸斂而為秋冬靜也此天地之化運行而不已也若天地之心則所以主乎是者不同以動靜信邵子曰動靜之間於復者之於始亦言

之蓋謂於此可見非以復姤為天地之心也曰天心無改
移曰太極不動性也其指微矣知此則程門所論未發之
中及所謂一日之間萬起萬滅而其心自若孔子之慟孟
子之喜其慟其喜而中固自若者皆有見而云未可輕有
譏許也

好惡情也情有所自出於性也好善惡惡人之性也即理
也其也心之所同然也好惡未形而其理已具故曰性即
理也

孟子論性曰我固有之非由外鑲我也而又曰求則得之
濯舊集

性待求而後得即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洋
洋如在神何嘗無無之者人耳程子論忠信所以進德而
卒及夫鬼神之德曰誠之不可掩如此夫其旨深哉

有理有氣氣形而理性朱子之說也程張之論蓋不如此
道即性也若道外尋性性外尋道便不是性即理也此程
子之說也朱子論性自謂宗程張立說似非程張本旨學
者要須識得

二氣五行剛柔萬殊所謂形而後有氣質之性也聖人所
由惟一理人只要復其初所謂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

者也至誠盡其性聖人事也盡人物之性不過因其氣質
而裁成輔相之耳曰其性曰人之性曰物之性未可以一
律言也

心性說

目能視耳能聽口能言心能思皆氣也而心為之主性則
心之體有不涉於氣者程子曰性即理也張子曰性立乎
氣之外然實不外於心也世間以聞見為心但知囿於形
氣者耳聖人盡性不以聞見梏其心乃無外之天心也聖
賢為人正蒙備矣朱子分理氣兩言之曰得氣以成形得
濯舊集

理以為性恐非程張本旨程子有言以體會為非心故有
心小性大之說不可將心滯在知識上求又曰在天為命
在人為性在義為理主於身為心其實一也發於思慮則
有善有不善程子蓋以心性合言之若張子心能盡性性
不知檢其心蓋分而言之學者究二說而能通之則可以
心性矣

心性一物也不可分分而言之則性道也心坤道也凡
從心而出者皆性之德也臣之所行皆君之令也妻之所
生皆夫之子也然非以天地君臣夫妻對立而言也即地

之道而天在其中卽臣之道而君在其中卽妻之道而夫在其中卽心之道而性在其中矣故曰一物不可分分而言之可也

虛靈應物者心也其所以爲心者卽性也性者心之實心者性之地也聖人之心仁義而已矣由仁義行散爲萬事皆道也仁義之心乃其性也得於天者也在天爲命在人爲性主於身爲心其實一也性可以意會而不可以象求故曰性卽理也若心則涉於有象而可言矣程子有言自性之有形者謂之心自性之能動者謂之情其旨微矣

渥舊集

卷一

四

心有動靜一語一寐一寤動而陽靜而陰皆流行之用而本體則性也無聲無臭寂然不動無語默寤寐之間者也程子論中書有謂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蓋謂此也既又自以爲未當曰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自註云寂然不動是也有指用而言者自註云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也惟觀其所見如何耳蓋合心性而一言之與前說初不相戾也正蒙性者感之體感者性之神以感言心與程子一說朱子謂寂然者感之體感通者寂之用其言是已而繼之人心之妙其動靜亦如此恐非程張之旨此本原

之地學者所當深究自得不可說有成說無復容思議也邵子曰太極一也不動生也二則神又曰太極不動性也發則神神則數數則象象則器器之變復歸於神也張子曰一物兩體一故神兩故化又曰神天德化天道德其體道其用一於氣而已明乎此則心性之爲義可識矣

心豈有出入亦以操舍而言也程子蓋爲心無形體操存舍亡猶言用行舍藏云耳存亡猶隱顯也此正孟子善論心處言范氏識心不識孟子蓋謂此也又曰放心是心本善而流於不善是放也言放心不足以言心非心之本體

渥舊集

卷一

五

也他錄有曰心則無出入矣逐物者是欲合而究之則程子示人明且切之意彰矣或曰子謂心無形體乃其本體則是所謂無體之體亦可得而見乎程子有言學者莫若先理會敬能敬則知此矣

學者欲識性須深求諸程子張子而參以周邵之說則得之矣或流於佛老則不知言者也今曰性卽心之所具之理知性則物格之謂於學者亦自有實地可據不墜於佛老而性之爲義則隱矣此愚所以不能於忘言也

心性情說

好惡情也好善而惡惡性也好之惡之者心也物至知之
好惡形焉心之動而應乎外也事物未至好惡未形心之
靜而專於內也若性者則其不易之常體不可以動靜內
外言矣惻隱之心仁也禹稷過門不入澤被天下而仁未
嘗損顏子閉戶不出獨樂其樂而仁未嘗加所謂動亦定
靜亦定者如此

道器說

形而上爲道形而下爲器須著如此說器亦道道亦器但
得道在不繫今與後已與人此程子之說也蓋謂天高地
窪舊集卷一

下萬物散殊凡有跡可指者皆器也即道也天不得不高
地不得不下物之本乎天者則親上本乎地者則親下亘
萬古而不易理定故也器有成毀而道則常在以人事言
之文武之政布在方冊皆器也即道也政有舉息而道則
常在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亦形而下者而曰道者
惟此語截得上下最分明元來只此是道要在於默而識
之其有微矣

運於無形之謂道形而下者不足以明之散殊可象爲氣
清通而不可象爲神此張子之說也蓋謂太虛者氣之本

體爲性爲神是謂形而上者其聚而爲物天地法象皆神
化之精粗是謂形而下者與程子之說異然各有義也程
子曰或者以清虛一大爲天道是乃以氣言而非道也蓋
指張子云正蒙謂世人知道之自然但爲識自然之爲體
似亦有所指也學者兼究二家之說而以程子爲宗則大
矣朱子宗程子立說曰天地之間有理有氣理形而上者
氣形而下者也人之生得理以爲性得氣以成形其推於
人事以事爲形而下之器事之理乃道也事不合理則是
有器而無道蓋岐而二之又非程子之說矣程子曰視聽
思慮動作皆天也所謂器亦道也但要識真妄則不誠
無物何器之云其論理障天下只有一箇理既明此理夫
復何障若以理爲障則是已與理爲二朱子之論不已誠
恐無以逃釋氏之譏也

神化形而上也道也法象形而下也器也此張子說言天
道也冲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形而上也道也形而爲象
器也即道也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一道也此程子之
說言人道也道無天人之別所從言者各有見而云也言
天而之人於是乎有體用之分心跡之判邵子以爲造化

之言也言人而之天於是乎有陰陽亦形而下者而曰道
天地道也之論所以自明其說也凡物有本末不可分本
末爲兩段事本道也末器也卽道也朱子解之曰非謂末
卽是本但學其末而本便在此愚竊以爲是乃程子之本
旨也程子之說大張邵在其中矣然張邵之說學者亦不
可以不究也

嘗喻以心知天猶居京師往長安一段陰陽亦形而下者
而曰道一段乃程子用意深處蓋一說也知此則知所謂
須着如此說器亦道道亦器之說矣

程子集

卷一

八

一原說

心體也事用也心外無事事外無心心跡未嘗判此程子
一原之旨也皆善事也或主於立名或主於爲利無是二
者而或但出於一時之意氣其用雖是而其體非也若主
於義曰此吾之所當爲也則體用合矣而於用而不知義
其所自出之原俗學也外於用以求真體之所在異學也
無是二者之蔽則得之矣

易說

乾元亨利貞乾天之所以爲天者也傳之義精矣乾知大

始元也流行發育亨也始卽必亨不亨則息矣此二字盡
乾之道又曰利貞者天以生爲道恒久而不已者其貞也
乃乾之性情也乾之德一元而已亨卽元之亨而貞卽元
之貞也故曰乾元亨又曰利貞作二句讀坤元亨亦以生
萬物爲言乾始坤成父母之道也坤元亨順承乎天而已
故曰利牝馬之貞亦以其恒體而言也在天爲四時在人
爲四德則又卽此二句而四言之亦以四時一氣也四德
一心也故可通言而經文之正旨則當如上所釋云易盡
言人事而乾坤二卦乃體性之所自象特繫以天地之德

程子集

卷一

九

若君子攸行以下則體坤之事而君子行此四德者則文
言補象體坤之事自屯而下凡言元亨利貞者皆人事也
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三言而一讀者也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始則必亨此言元之統亨也利貞者
性情也元之始物亘萬古而不易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貞
也此言元之統貞也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
矣哉此言元之統利也程子謂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
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乃統天之實也

忠信所以進德德以統體言所存主是也修辭立其誠所

以居業業以日用言行皆是也君子一主於誠而無間所謂終日乾乾夕惕若者此也如此則雖危無咎矣何以言之可與幾可與存義也人惟不忠信則不知幾或知而不能守所以陷於凶咎君子存誠知至則至之所謂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故曰可與存義也是故在上在下不驕不憂雖危而无咎通宇宙一氣也氣有陰陽仰觀俯察燦然可見皆陰陽之成象者明也形而下也而其本體則太虛無形也視之不見聽之不聞鬼神之神也幽也形而上也體用一原顯微無間所謂其故也生明死幽物明變幽

灌集

卷一

十

死生之說鬼神之情狀如是而已未嘗無之謂體體之謂性此之謂也

易者陰陽之變所謂鬼神之情狀也兩儀是已其德則所謂天地之心生物之本也大極是已一神兩化正蒙備矣原始以未生之前言反終以既死之後言終者復其始者也始未嘗有則終亦無有始未嘗無則終亦無無以爲未嘗有者未嘗有我也復其始則無我矣以爲未嘗無者其所以爲我者未嘗無也安得隨死而亡乎故曰未嘗無之謂體體之謂性知死而不亡者可與言性矣君子曰終終

其始也小人曰死無所終也

一陰一陽之謂道言道之體也一物兩體正蒙太和所謂道是也繼之者善化育之流行也成之者性物各正其性也萬物受性於天而各爲其性故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或動或靜各隨其所稟賦而有見也百姓非無性日用而不知又其下者也君子之道鮮矣君子之道何道也陰陽合仁知一大本參和不偏者也所謂天地之性而聖人之事也

灌集

卷一

上

顯諸仁者天地生萬物之功人可得而見也其所以爲造化者人不可得而見也故曰藏諸用鼓萬物以顯仁言不與聖人同爰以藏用言盛德即所藏之用以爲德即所顯之仁也生生之謂易生而又生於穆不已易者合德業而一言之也在天成象故以成象屬乾在地成形故以效法屬坤自顯諸仁至此皆以天道言也極數知來之謂占數有奇偶逆變之謂事事有吉凶以人道言也總結之曰陰陽不測之謂神上文所列皆不出乎陰陽而陰陽之爲體則不可測莫知其鄉也故曰神易以道陰陽此之謂也

著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而知著卦無心之物曰神曰知

以其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云也其所以爲神知者易也故曰六爻之義易以貢聖人人也人則有心矣然聖人未嘗役其心與天爲一所謂天何言哉天下何思何慮是也故曰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寂然不動其體也吉凶與民同患則應以神知感而遂通其用也神武不殺得其理而不假其物之謂言未嘗用其心也大學當先知天德知天德則知聖人知鬼神此之謂也

靜變而爲動動變而爲靜兩也易也道也時動而動初未嘗有動也時靜而靜初未嘗有靜也動靜合一存夫神神

潛齋集

卷一

七

一而已兩可言也一不可言也故曰易所以立道窮神則無易矣此之謂爾張子神天德化天道德其體道其用亦是說也

道不外事事者有也凡天下之有不出於陰陽故曰陰陽道也而其所以爲體則微矣不可得而見也曰神曰易曰性曰天皆是物隨事異名耳

知事即理則無事矣外不見物也知理即心則無心矣內不見已也外物不接內欲不萌如是而止乃得止之道止於理而已

良傳安其止就事而言乃平天下之道動靜皆事也事外無心故曰如是而止乃得止之道言雖禹有天下而不與即此意

良傳不失其時則順理而合義在物爲理處物爲義動情合理義不失其時也乃其道之光明也程語簡嚴於此何其語復學者通此然後知程子之言止

矢以射雉用去一矢而得雉言其發無不中也非謂有亡矢之費也

大學說

潛齋集

卷一

七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修己之事在新民治民之事修己治人大人之事備矣而其要在於止至善焉何謂至善理是己程子所謂義理精微無可得名且以至善目之張子所謂天下之善無不自此始是也止之云者心至於是不他過程子以爲反己守約是也人有欲則不能止形諸事爲雖欲勉爲以求合夫理而有不可得者知止則定定則靜靜則安皆以心而言也於是物至能慮而其理得矣故曰在明明德在新民而又曰在止於至善物有本末此其本也事有終始此其始也知所先後則事有本始而修也

治人之道可兼舉而無遺謂之近道不亦宜乎傳謂有所忿懣恐懼好樂憂患則不得其正無是四者其止於至善乎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而身之本則在於心此大學之序已見於篇首之三言矣

心者身之主也正心云者以其體而言也虛明之地一物有為則累其本體而非正矣故曰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皆以心之體而言也然則欲正其心者奈何誠其意而已意者心之所發也就其所發而加功焉為善

渚菴集

卷一

十四

去惡實用其力至於德潤身心廣體胖則心之本體以全無一毫物欲之累而得其正矣程子四箴意蓋如此格物致知之說則朱子備矣

今學者喜言正心而不言誠意喜言致知而不言格物汨於異學故耳誠意所以正心心迹不判格物所以致知內外一理此乃大學之道也

刪定或問

人之為學一心而已蓋心主乎一身而其體之虛靈足以

人之心故學貴於知要求諸一心而已學之道奈何至敬以立其本窮理以進其知本立而知益明知進而本益同而心之體用全矣他日語門人口至敬所以存此心格物所以明此心乃定論也

中庸說

道散於天下而具於人之一心所謂性也性非他天命是已所謂天命陰陽五行化生萬物天命之流行也五殊二實其本則一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天之所以為天也所謂在天為命也受生於天因各得是以為性所謂在人為性

渚菴集

卷一

十五

也循性而出散為萬事皆道也修道以立法於天下則教也道形於日用無物不有無時不然所以不可離也而其實體在我一性而已是故君子之體道也不求道於事而嚴諸一心戒慎恐懼乎其所以存天理之本然無動靜之間者也不覩不聞隱且微矣而至著存焉沖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此體道之君子所以必慎其獨也蓋重言之非二事也喜怒哀樂情也四者形而天下之事具發而中節則道也和所以狀情之德道就事而言四者未發則性也謂之中中所以狀性之德道之體也道不出

於一中而實性之德故曰大本君子嚴諸一心而性得所
養則大本立矣本立道行所謂致中和也程子曰致如致
却太平之致蓋中和不可以力取其要在慎獨而已天地
於此乎位萬物於此乎育此聖人之能事學者之極功而
豈外於一心之妙用乎

或曰子亦求異於朱子乎曰非敢爲異也將求同於程子
耳中和之說程門論說甚詳似皆未領其肯定性書言聖
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聖人之喜怒哀
不繫於心而繫於物蓋自其不繫於心而言則未發之中
濯舊集 卷一 十六

自其因物喜怒哀言則已發之和不可析爲二處也皆以
動靜之時分體用而以靜存爲致中動察爲致和亦自無
滲漏可以入聖然非程子之本旨矣豈以其有近於佛氏
止觀空覺爲一之論遂寧過於分析而惟恐其墮於彼歟
程子蓋云吾儒與釋氏句句合事事同然而不同其謂此
歟

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慎獨又曰義禮智信皆仁
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更有何事程子非述中庸以
爲言所謂不約而同者也

求道於道不若求道於心心外無道求心於心不若求心
於事事外無心所謂無物不有無時不然不可須臾離者
以道言可也以心言亦可也然則君子不離道之功從可
知矣程子以一敬言之旨哉

論語言不違仁中庸言不離道一也道以事言仁以心言
仁者道之統也殷有三仁更齊求仁而得仁各盡其道而
已此之謂合內外之道

思慮一萌鬼神得而知之矣故君子不可不慎獨邵子之
密旨也程子意亦出此知此則退藏於密神明其德皆可
濯舊集 卷一 十七

聞而知矣

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指心之本
體而言大學言正心曰有所忿懣恐懼好樂憂患則不得
其正一物存焉則累其空明之本體矣名其無倚曰中名
其無妄曰誠名其無私曰仁一物也是謂天命之謂性發
而中節謂之和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指心之流行而言
是謂率性之謂道忠恕一以貫之忠者無妄恕者所以行
乎忠也忠者體恕者用大本達道也此程子之本旨也
常人有欲順其欲則喜違其欲則怒失其欲則哀得其欲

則樂其所以爲心者非喜則怒非哀則樂情而已聖人無
欲渾然一性何喜何怒何哀何樂故曰只喜怒哀樂不發
便是中也由是言之聖人之心未發之中也赤子之心發
而未遠於中也衆人之心則皆已發者也然則聖人無發
乎曰發而中節物各付物是皆未發者之所形而其未發
者固自若也故曰言和則中在其中言中則含喜怒哀樂
在其中矣中以無過不及爲義過非道不及非道道者中
而已以事言則各有中以道言則一中以蔽之矣中者人
本言道之體也安得謂有二義乎如言心正則百事皆正

濯舊集

卷一

其

若中有二義心亦可有二說乎

程子論中曰聖人之心道也赤子之心發而未遠於中也
聖人之所以爲聖一性而已赤子有情矣猶未繫其性也
常人則自少至老情外生情不復知有其性矣然則人可
以無情乎曰滅情以復性者異端之說也約情以養性者
君子之學也若聖人之喜怒因物而不出於已謂聖人爲
無情不可也謂聖人爲有情亦不可也性而已矣故曰性
性爲能存神物物爲能過化

或曰朱子論中和其書成卷子復有異論乎曰竊求諸程

子而有疑焉蓋程門指此爲傳授心法故其門人論說最
詳楊龜山之南也羅仲素李延平實世守之至朱子始自
立說以未發已發分屬動靜之時學者但當因其時而各
致其力是於中庸之本旨未知其合與否然非程子之說
矣周子圖說之至靜註云無欲故靜通書曰一者無欲無
欲則靜虛動直則是至靜之靜乃所謂一者而非陽動陰
靜之靜也伊洛源流疑出於此若張子之天德邵子之天
心皆指是爲說可一視也後之善學者以程子求程子以
張子求張子於周邵亦然則庶其有見矣恐未可以朱子

濯舊集

卷一

其

爲集大成而一決於其言也此非末學所當議然蓄疑三
十年無所於辯姑存之以俟後之君子云耳

子思作中庸以明道也道就事而言過非道不及非道中
乃道也首之以天命之性而終之以無聲無臭言道之體
也程子發明盡矣兩端言過與不及好問好察執其兩端
而用其中此舜之中庸也擇乎中庸守而勿失此顏子之
中庸也曰好問好察則非知者之過用中於民則非愚者
之不及擇乎中庸則非賢者之過服膺勿失則非不肖者
之不及恐非所以論中庸也

君子之道費而隱費用之廣也隱體之微也夫婦之所能知能行聖人之所不能知不能行語大語小在上在下萬有不齊可謂費矣語其體則一而已道是也不可得而見也以聖人言之動爲道言爲法行爲則三千三百萬有不齊可謂費矣語其體則一而已道是也不可得而見也中庸始言一理中散爲萬事末復合爲一理放之則彌六合歛之則退藏於密卽其旨也

此章明道體也費用之廣也隱體之微也自其用而言一事一物萬有不齊其可見者皆是也所謂費也自其體而

渥舊集

卷十

子

言則一而無不該也無方無體不可得而見也所謂隱也夫婦與知能行費也及其至也指全體而言則聖人亦有所不知不能隱也天地之大人猶有所憾以明聖人固有所不能也語大則其大無外語小則其小無內不可以大小言不可以內外論道之體其隱也如此焉飛鳥躍上下察也明隱之不可揜也猶贊鬼神之德曰微之顯云耳結之曰造端乎夫婦指一事而言費也及其至也察乎天地指全體而言隱也故曰此章明道體也

夷清惠和可以言費而不可以言費而隱孔子聖之時仁

以貫之費而隱也此橫渠之旨也

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費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隱也文章出於夫子之一身言爲法行爲則皆是也性與天道萬物之一源非夫子之所得私也故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所謂聞者若朝聞道之聞非以耳受爲聞聞性道之說則知文章之所自矣君子之道費而隱也君臣父子人也君君臣臣父父子道也道不遠人如此君子之爲道也以君治君以臣治臣以父治父以子治子改其不君不臣不父不子者而道在我矣以愛己之心愛

渥舊集

卷十

子

人以責人之心責己卽以人治人之事也然則人之爲道而遠人豈可以爲道哉

誠者天理真實不雜以人欲之私克己而至於復其性則誠矣故曰誠者自成也率性而行則道也故曰道自道也誠以所存言心也道以所行言事也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物卽事也蓋言道出於誠故君子必貴於誠也誠者非自誠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者所謂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盡物之性者也成仁也成物知也成己成物其道大矣然非有出於性分外也故曰性之德也合內外

之道也性立則以時措之而宜得其宜即自道之道也

論語說

君子喻於義義其心也小人喻於利利其心也方其未形於事初未有義利之可言而其爲體固已判矣義心天下之公本於性者也天也利心一人之私生於形者也人也故君子從天不從人

性公而明忘我則性用事情偏而暗不能無我則其所爲心者情而已此天人之辨也

心不爲仁心存而不失則仁矣謂不失其本體也無私欲

濯菴集

卷一

五十五

而有其德爲訓甚精心與仁非二事也造次顛沛必於是可離非道君子必慎其獨程子之虛中無我公而以人體之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皆一說也內外賓主之辨心在內而爲主不違仁者也心在外而爲賓間有入時日月至焉者也學者於此知懼而猛省則勉勉循循不能自已矣過此幾非在我者所謂窮神知化仁者安仁是也論語言仁中庸言道不可離孟子言性天皆不出此心而爲言也

懸而識之所謂如有所立卓爾然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

德行蓋可以意得而不可以言傳子罕言命與仁是也造

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學而不厭也諸子問仁各有以告之誨人不倦也何有於我夫子蓋自道其實而謙言也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子貢以爲夫子自道亦類此

志於道志者心之所之不慕利不好名事必主於義而不敢有我所謂志於道也志於道則道即其志非可以二物

言也此志立而不能奪則德也誠則形有形斯可據守而勿失故曰據於德仁即德之本體操存匪懈而無終食之

違故曰依於仁至於藝亦學者所當從事而不可闕故曰

濯菴集

卷一

五十六

游則作息有時而非依仁之比矣學先於立志至有德可據則成矣依仁游藝乃德成以後日用之功也

吾與回言終日一貫之聞顏子當不後於曾子子貢矣仰

鑽瞻忽之嘆其有意於夫子之所謂一者而不得其門乎

循循善誘乃在於博文約禮知崇效天禮卑法地天地設

位而易行乎其中如有所立卓爾其所謂成性存存道義

之門乎雖欲從之末由也已蓋指卓爾之地不可以象求

自言其所得云耳

仁者本心之全德心一於理之謂仁已者我也欲生於我

禮即理也。理欲不並立。有我則欲勝。而理微。克己而至於無我。則渾然天理。而心之本體全矣。故曰克己復禮爲仁。有我則物我間隔。未能及人也。一日克己復禮。則天下皆在吾所愛之中。故曰天下歸仁。此仁之用也。程子曰。仁者有諸己也。能有諸己。則事事皆仁。故曰歸仁亦通。仁之不可以己也。如此然。此爲仁之功。豈他人得預其力哉。操存舍亡在我而已矣。夫子告顏子者。可謂至要而至嚴。於是顏子請其目。而復以非禮勿視聽言動四者告之。夫爲仁者。所以求復其本心也。而其用功之地。乃在於身之用程

濯舊集

卷一

五十四

子曰。由乎中而應乎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也。顏淵事斯語。所以至於聖人後之學聖人者。宜服膺而勿失也。四箴備矣。

四箴者二句。皆言由中應外。其下云云。乃制外養中之實也。動箴首二句。以聖人明之誠之於思。思即心也。欲與下文協韻耳。朱子於四箴平生所佩服。而其解此。乃以思爲分屬動之微著。而皆當用其力焉。恐非本旨。程子之意。蓋曰。聖人自誠而明。由性而出。皆道也。未及乎此者。習於爲可也。習與性成。則同歸矣。

在邦無怨。在家無怨。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人以不欲施於己。則無怨。此橫渠之說。似得本旨。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皆一說也。

下學有爲也。上達無爲也。天無爲。故曰知我者其天乎。言欲無言。以天自處也。與所以發子貢者一意。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所以自明其旨。非謂有不得已言而顯者。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殆謂是爾。

下學以所行言。上達以所見言。非二事也。下學而不能上達。由之而不知者也。窮理則盡性。至命。下學而上達也。

濯舊集

卷一

五十五

天命在中。庸爲性。在大學爲明德。即人心之本體是已知此。則知所畏而不失其本體之全。由是而往。莫非天命流行矣。戒懼以慎。獨存養以事天。皆謂此也。

孟子說

不動心之道。求諸志氣而已。志氣相須爲用者也。志壹則動。氣動於志。則氣隨之。譬書論九氣。所謂怒則氣逆。恐則氣却。是也。氣壹則動。志動於氣。則志亦隨之。大學論正心。所謂有所忿懣。恐懼。則不得其正。是也。持其志。所以帥氣。心定者。其言重。以舒自本而之末也。無暴其氣。所以養志。

發榮躁妄內斯靜專由末以之本也此謂内外交相養之道

集義以持志言蓋謂心主於義事必合宜乃足其志積久則志勝而氣昌矣義襲而取之者行於外亦不失宜而中心有不然者若菟陸夫夫是也烏能昌其氣乎程子曰義形而外方義形於外非在外也必有事焉以持志言勿正者猶言有事而未嘗有事云爾勿忘卽是有事勿助卽是勿正程子以爲飛魚躍活潑潑地言之其言精矣

配義與道云者程子曰語其體則與道合語其用則莫不

是義譬之以金爲器及其器成方命得此是金器若訓合而有助是二之也此二家異同之微處察此則其餘可類推矣

孟子論心論性皆指本體而言四端猶言四件云爾除却四端則無心矣除却四體則無身矣故曰人之有是四端猶其有是四體也知此則知盡心知性知天之說矣學造於約則深造自得而爲學之功成矣然不可以徑約必有資於博故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苟徒博而不

約所歸則是口耳務外之學非所謂學也博則格物之類

約則致知之謂也

明庶物察人倫舜之心洞然天理仁義而已於是從心所出皆道也所謂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庶民去之去此也君子存之存此也去之存之昏明之分而已矣

人莫不有是心不能盡其用必聰明睿知如聖人無所不知無所不能而後可以言盡不能然者格於聞見之狹未嘗知其性也性者性之體也或言天理或言太虛蓋卽心而指其本體有不涉於氣者爲言非二物也天下無性外

理

卷一

五

之物性則無所不通矣故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自各正而言謂之性自一源而言謂之天故曰知性則知天矣君子於此復何以他求爲哉存其心養其性自不愧屋漏以至於出王游衍酬酢萬務皆其對越之地所以事君之天也天壽不貳修身以俟之以至富貴貧賤患難夷狄無入而不自得而命於我乎立矣君子之學初不外於一心者如此存心養性非二事心存則性得所養矣

口之於味四肢之於安逸生於形者也仁之於父子義之於君臣生於心者也與生俱生皆性也口體之奉有得不得

仁義之施有遇不遇皆命也養則付命於天道則責成於己得其旨矣大德必受命天之道也有堯舜又有仲尼故曰命

仁說

孔門之訓使人自求其仁而已仁者何人之本心是也富貴有不處貧賤有不去死生患難有不避求即其本心之安是爲仁也殷有三仁夷齊求仁而得仁皆謂此耳然則求仁之方但嘿焉以守吾此心可乎曰非其說也視聽言動出門使民居處執事與人以至事賢友仁學問思辨皆爲仁之地也程朱大儒論之精且詳矣近世有尊象山而

星傳集

卷一

天

鄒朱子爲訓詁章句之學者曰吾心學也好異者靡然趨之惑世誣民其罪大矣曰心不違仁何謂也曰心一於理之謂仁常人之心役於形溺於欲不仁者也謂之喪心可也理欲交戰一勝焉一負焉所謂日月至焉者蓋求欲得其心而未能者也若顏子則求而得矣而未免猶有間也故曰其心三月不違仁過此則至誠無息仁者安仁不得復與仁並言矣

誠說

誠無爲一者無欲誠則無事樂荀子不識誠此周子之說

也無將迎無內外一者之謂誠敬則自虛靜中庸言誠便是神此程子之說也釋氏語實際乃儒者所謂誠性與天道合一存乎誠太虛者天之實此張子之說也天心復處是無心若說先天一字無此邵子之說也諸公所至之域或未盡同其所指本源之地則一而已朱子謂在天爲實理在人爲實心仁則表裏皆仁義則表裏皆義亦自無滲漏而於前宋大儒喫緊爲人之意則稍晦矣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作中庸者其肯深矣

星傳集

卷一

天

學說

道一本而萬殊夫子之一貫是已以學言之則必有事於萬殊而後一者可幾也會子之隨事力行子貢之多學而識皆親受業於夫子之門者也夫子知其將有得焉於是始有以發之而會子遂有忠恕之論子貢有性與天道不可得聞之嘆其授受之際心法相傳猶可得而見也顏子之博文約禮而後如有所立易之知崇禮卑而後成性存存皆一說也程子論學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朱子申明之曰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本立而知益

明知進而本益固可謂盡矣陸氏之學蓋略有見於道體遂欲單刀直入以徑造夫所謂一者又自以爲至簡至易立躋聖域故世之好異者靡然趨之而不知其相率而陷於異端之說也張子曰儒者窮理故率性可以謂之道釋氏不知窮理而自謂之性故其說不可推而行程子有言自物格而充之然後可以至聖人不知物格而先欲意誠心正身脩者未有能中於理者據此可以斷陸氏之學

人有是心格於形體知有我而已不復知有其性性者天也理也天下之公心也故君子必有貴於學學所以復其

濯舊集

卷一

五

性也性之所以能復者其固有也學之道奈何拂性其氣質之性而已氣質之性何性也格於形體剛柔萬殊乃有我之私心也是故人之情莫不欲利必矯而後能義莫不欲情必矯而後能勤言矯而後能訥行矯而後能敏顏子之四勿曾子之三省董子所謂事在強勉沉潛剛克高明柔克凡所以拂其性以就乎理者皆是也學而時習之則所學者然而悅可得矣何悅也向之所勉而學者乃吾性之固然也凡學而至於悅則習與性成矣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言不敢從心所欲而必求夫道之所在所謂學

也至從心所欲不踰矩則性而天矣此論語章首一字之大義也

氣質之性生於形者也心爲形役故惟氣質用事天地之性言性之本然初不外於一心也生乎形而不役於形超然獨立物我並照則本性見矣學者知求復性而不知卽心以求則未嘗讀孟子者也性卽理也窮理則盡性至命以格物窮理爲外爲末而非之者則未嘗讀程子也

凡民不知所謂理不知所謂命任情肆意冥頑弗靈一物而已其次知有理而不能從知有命而不能安欲勝故耳

濯舊集

卷一

五

於是乎有學克己以就理強義以安命此士君子之所自立以成其名以異於凡庶者也若夫道由我立命由我出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乃聖賢之高致而學者之極功也未克己則已一物也理一物也所謂反身未誠猶是二物以己合彼終未有之又安得樂者也既知克己復禮則已卽理也以己視以己聽以己言以己動而已所謂天下只有一箇理既明此理夫復何障若以理爲障則是已與理爲二者也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性也是是而非非卽理也所謂循理爲樂何苦而不循理以害吾樂者也由是言之

爲學不過求復其性而已學之道奈何曰明明德必先於格物窮理而後可以盡性若曰吾性自足不事外求則是知其一說不知其又有一說也象山之學是已

人之本心乃天理也爲氣習所勝故天理不得用事今人不學亦不能自知其過者曰吾生性如是不可改彼知過之心乃本心也曰不可改者爲氣所勝也由此言之豈可以以不學明道云某學雖有所受然天理二字却是某自家體出來亦惟自識其本心而已存心養性卽易之忠信所以進德也言有教勸有法畫有爲宵有得瞬有養息有存

潛書集

卷一

七

顏子四勿曾子三省所以居業也修業卽進德之事也程子論敬意亦如此主一之謂敬所以進德也至於不敢欺不敢慢尙不愧於屋漏皆是敬之事所以居業也道之浩浩何處下手此乃實下手處也體用一原顯微無間其要只在慎獨程子之學也中和分屬動靜靜存以致中動察以致和朱子之學也所入之途雖異所至之域則同朱子嘗云不用某的工夫亦看某的不出學者旣用朱子之功未有不問道者但所入各有門徑耳

聖人之心道也言者心之聲行者心之迹六經之爲教皆

由於聖人之心故曰心道也常人之心去道遠矣於是乎有學必窮理讀書廣聞見而後理可明必克己治心強恕而後性可復學而至於成性而後聖人之心可言也今始學者知習靜以入德亦一門徑而遂曰道在是不假外求則妄說也不可不戒

道者事物當然之理所謂在物爲理也而其實體在我何事何物不出於此心所謂處物爲義也故曰中理在事義在心聞樂而樂食旨而甘居處而安人之情也理也其居

潛書集

卷一

七

君子之學求不失其本心而已朱子與門人辨論有曰主敬所以存此心格物所以明此心斯言也得程子之旨矣白誠明謂之性誠則無不明矣中庸論性而曰慎獨曰篤於所以存誠也曰明誠謂之教未至於誠者必由明而後至大學論學而首曰格物曰致知所以求明也程子論天論仁諸說卽中庸首章之旨論窮理論進學諸說卽大學首章之旨皆本乎一心而爲言也今爲異說者趨徑取捷亦略見道之彷彿而不自知其陷於異端舉世方崇尚之王祇朱子爲俗學程子嘗論佛曰本以利心上得來故學

者亦以利心向之今之言學者恐不出此

形而後有氣質之性能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莫非天也陽明勝則德性用陰濁勝則物欲行領惡而全好者其必由學乎此爲學之本也爲學莫先於窮理窮理必在於讀書循序致精居敬持志此爲學之方也通此二說然後可以言復性之學

師也過商也不及此氣質之性也中庸之德乃可欲之善而天命之性也二子能克己虛心以聽夫子之訓則氣質不用而德性用矣

澤舊集

卷一

七

儒釋皆從心地上做工夫故有相似處所謂以心役物不以物役心以理自勝不爲事物所侵亂夫豈不同本末一貫心跡合一儒者之公而大也釋氏離本末判心跡求以自私自利而已豈可同日而語哉

養氣爲養心之助程門已自說破謂之愈疾則可謂之道則與聖人之學不干事今有從事養生而得其術者遂曰道在是先儒所謂及自我發之世亦靡然趨之遂欲以象山爲宗良可慨矣

象山於心體上非無所見但非所以論學朱子謂子靜要

之不知有氣質之性此言公也

主敬所以存此心格物所以明此心如此論學有何不可敬一言而足格物工夫大故朱子之說詳

學者謹守朱子之說亦可以弗畔矣必求深造自得須宗程子而兼通張邵二子之說斯可以見道之大全若遂入於老佛則不善學者也

養心說

程子論今人無所於養獨有理義養心人又不知求何謂理義養心讀書窮理是也與集義養氣一說方氣之未成

澤舊集

卷一

七

義一物氣一物及其集義既久養成此氣則氣之體即道用即義矣所謂以金爲器既成則命此爲金器也方德之未成也理義是一物心是一物豈能遽會而爲一於是取聖賢之格言至論日陳於前講究玩索所謂理義養心也養之既久而心體日以明一旦恍然而悟曰此皆吾固有之理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耳故曰學莫先於致知致知在格物老泉學文曰始覺其出言用意與已大異及讀之既久而且熟若人之言固當然者至是蓋得作者之心矣

體用說

鑑之照萬形必入各得其肖而其體之虛明自若也照與未照一也鬼神之靈應問如響而其體之寂然自若也感與未感一也動而陽靜而陰相循於無窮者是皆太極流行之用而其體初未嘗動也知此則邵子所論天地之心張子所論通乎晝夜程子所論定性中和忠恕諸說皆可得而言矣

太極圖說

無極而太極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而實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也故曰無極而太極非太極之外復有無極也

澤舊集

卷一

五

程子曰在天爲命在義爲理在人爲性主於身爲心其實一也

太極動而生陽一節

太極不動性也一也其動其靜乃

其用之流行也所謂推行於一者也分陰分陽則兩也動靜互根命之所以流行而不已也陰陽兩儀分之所以一定而不移也此一節言太極生兩儀邵子曰兩儀天地之祖非止爲天地而已是也

陽發陰合一節

陰陽氣也氣聚成形於是乎有水火木

金土卽地之所以爲體也五行順布四時行焉卽天之所

以爲用也此一節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天地具矣五行一陰陽也至本無極也 天地既具易行其間造化備矣於是推其本而言出於一而已一者無體之一數之始而非數也故曰太極本無極

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 洪範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是也所謂氣質之性下文人之五性蓋出於此

無極之真一節 無極之真大地之性也二五之精天地之

氣也妙合而凝則爲物矣氣化而形化相禪於無窮矣

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一節 秀以氣言卽二五之精也形

澤舊集

卷一

七

也靈以心言卽無極之真也性也神役於形而性鑒矣

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一節 人道仁義而已正卽其體

中卽其用非四事主靜自註云無欲故靜一者無欲也卽

所謂無極之真乃仁義之本也故聖人於此立人之極而

天地日月四時鬼神不能違焉

君子修之吉一節 養其大體君子之吉役於小體小人

之凶也

故曰立天之道一節 道一而已在天則曰陰陽以氣言

在地則曰柔剛以質言也在人則曰仁義以德言也所

謂定之以中正仁義者此也物之始陰陽之所爲也終者復其始者也張子曰死之謂即生是也更無別理此死生之說也所謂主靜者此也

大哉至矣 易以道陰陽知其要者一言而終易其至矣乎

西銘說

乾父坤母而人爲之子一氣也體則氣之成形清濁厚薄萬有不齊於是乎有命所謂命行於氣之內者也性則氣之主宰萬物一原非有我之得私所謂性立乎氣之外者

潛齋集

卷一

美

也此言體性之所自也民胞物與宗子家相長幼兄弟言同所自出也於時保之以性言樂且不憂以命言性曰天性命曰天命皆天也踐形惟肖聖人也窮神以所存言性天德也知化以所行言命天理也此與天爲一者也若夫事天者宜如何無忝匪懈以所存言顧養錫類以所行言舜之功所謂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以性言申生之恭以命言參之全以性言伯奇之順以命言君子之事天也如此富貴可也貧賤可也可存可也沒可也豈復有餘事哉孟子曰盡其心者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蓋言天以

無間即此篇天地之帥吾其性之說也事天立命一節即此篇於時保之以下之說也程子稱西銘爲原道宗祖其又宗於孟子乎旨哉

正蒙說

太和所謂道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是也陰陽氣也其本體一物而兩者具焉故曰太和浮沉升降動靜絪縕相盪勝負屈伸所謂凡可狀皆有也其相感之性象數之始則道也其來也幾微易簡原其所自也幾微謂不可見易簡謂無所難其究也廣大堅固要其終也廣大謂無不包堅

潛齋集

卷一

美

固謂不可易起知於易者乾乎白始物而言此道也效法於簡者坤乎自成物而言此道也形而下則散殊可象所謂器也形而上則清通不可象所謂道也野馬絪縕陰陽合一不可名狀故曰太和爲此言者其知道乎其見易乎未可輕議也已

形而上爲道形而下爲器器亦道道亦器程子之論也朱子宗之若正蒙所論則皆即氣而言散殊而可象爲氣形而下者也清通而不可象爲神形而上者也天地法象皆神化之摶拍神天德化天道一於氣而已自其本體不涉

於有而言則曰太虛自其陰陽合一而言則曰太和皆指大形而上者形而上者得意斯得名得名斯得象不得名非得象者也所謂至虛之實實而不固至靜之動動而不窮是皆以名其不能象者耳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後之學者欲有聞焉是書其可忽哉

通宇宙一氣也氣之實陰陽是已自其未成形者而言絪縕操錯相兼相制欲一之而不能虛也自其成形者而言天地法象萬物形色剛柔男女繁然有分實也實者虛之所爲形亦氣也是皆可名之象耳又自其本而言未嘗有

渥舊集

卷一

聖

體曰太虛虛而妙應曰神神而有常曰天曰性一物也有天則有道神天德化天道一於氣而已自其存主而言曰德自其流行而言曰道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陰陽氣也天地法象其實體也絪縕相操其游氣也分陰分陽可以兩言也至言其本體則一而已曰神曰易曰道曰天無聲無臭未嘗有也則謂之太虛體物不遺未嘗無也則謂之性謂之誠其實一物指事異名易以道陰陽故曰學易者見此謂之見易

耳目口體氣之聚而成形者也神聽言動氣之虛而爲用

者也曰陰曰陽可分屬也而皆統於一心則不可分矣氣之神也合一不測之謂也由此而通於性與天道君子之上達也由此而格於聞見溺於物欲小人之下達也故曰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盡其性而後能至於命

窮理則盡性至命爲一事故曰在天爲命在人爲性在義爲理其實一也此程子之說也正蒙則以性命皆指在人者而言性命於德云者言學而後其性至於聖賢其所享當稱其德祿位名壽皆天理之所宜所謂命於德也舜禹有天下伊呂爲王佐命也理也仲尼不有天下顏子簞瓢

渥舊集

卷一

聖

陋巷乃其遇耳不可以言命若義命合一卽程子以義制命之說仕止久速義也命在其中矣

性命於氣云者人有昏明強弱之等性於氣也有富貴貧賤壽夭之分命於氣也性命於德云者窮理盡性則雖愚必明雖柔必強性乃天德也大德者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命乃天理也此皆言氣之可變獨死生修天則爲不可變耳仲尼之不有天下顏子之簞瓢陋巷可以言遇難以言命此張子盡性至命之說也

陰陽氣也形而下則所謂分剛柔男女而效之法地之所

以兩也器也形而上則所謂一太極兩儀而象之性天之所以三也道也皆不離乎陰陽而爲言正蒙之說似得繫辭本旨若程子道亦器器亦道之說其義甚深且大然學者必先通立言之本旨而復會於後說則庶乎其有見矣客感客形與無感無形惟盡性者一之有無虛實通爲一物者性也即程子道亦器器亦道之說矣

人所處爲義天所賦爲命以義制命當生則生當死則死義命合一也仁靜以安知動而變知運而貞一之旁行而不流仁知合一也動則不靜靜則不動物也未始有物而

渥舊集

卷一

聖

動靜具兩在故不測動靜合一也晝陽夜陰偏滯於一者物也通乎晝夜推行於一陰陽合一也在人曰性在天曰道一誠而已人能至誠則性盡而神可窮性與天道合一也

兩在故不測指陰陽合一而言朱子之釋似未得其說也處其中者順之少遲則反右矣遲字句與上段隨之稍遲則反移徙而右爾一說以張子謂日月左旋非也

陰外陽內奮擊而出則爲雷緩散而出則爲風一類也正蒙說風可疑

天體物不遺所謂氣之性本虛而神則神與性乃氣所固有者也實而不固則一而散亦指此爲言耳

神天德化天道以仲尼絕四言之其心不可得而知也則曰神而已其行無跡不可得而執也則曰化而已故曰四者有一焉則與天地不相似

化則不吝言無我也

動靜合一存乎神陰陽合一存乎道動靜字虛陰陽字實神即氣之性而道即其流行不滯者也

性其總合兩也合彼此而一之所謂萬物之一源也命其

渥舊集

卷一

聖

受有則也則所受各有其分而不能同矣

天所自不能已者謂命謂晝夜寒暑道其用也不能無感者謂性德其體也非若朱子之所釋也

大其心則能體天下之物體即天體物不遺之體天大無

外者虛也虛則無外矣

有無虛實通爲一物者性也不能爲一非盡性也徇生執

有者有而不能無語寂滅者無而不能有所謂盡性者一之聖人兼體而無累存神其至此即其註疏耳

知晝夜陰陽則能一性命陰陽晝夜屈伸相感於無窮

謂天所不能自己者謂命而感之體卽性也故曰一性命
聖人之至誠無息誠其性不息其命也鬼神常不死誠而
明故曰誠不可掩此之謂知性命則知聖人知鬼神
知崇天也形而上也通晝夜而知其知崇矣所謂與天同
原謂之虛以所有言也知及之不以禮性之非己有也故
知禮成性而道義出所謂須行事實故謂之實以所行言
也文中子遠則冥諸心心者窮理者也近則求諸己己者
盡性者也意亦相近無適無莫虛也義之與此實也通乎
此則神化可言矣

性理集

卷一

星

憧憧往來出入無時客慮也湛然統一乃常心也習以成
性固滯不化習俗之心也虛中無我乃實心也常對客而
言實對妄而言一心也天理人欲不容並立出彼則入此
克己則復禮矣克己無我也故曰虛者仁之原也

邵子以身心分屬天人而謂知之者鮮又曰天至用地至
體聖人至用百姓至體日用而不知詩中屢言之其意切
其指微以正蒙言之陽明勝則德性用天也陰濁勝則物
欲行人也無所感而起妄也人也感而通誠也天也昏也
素也亦然二公之學皆求諸陰陽而有得者故不約而同

多此類

費日用處隱不知也夫婦與知與能爲費聖人所不知不
能爲隱似得中庸本旨莫能載真能破言其體也所以見
其虛之大也此張子之說也

誠齋那遁分作四者曰四者可以盡天下之狂至似亦得

孟子本音

陰陽合一存乎道所謂不息天命也動靜合一存乎神所
謂至誠天性也性性爲能存神物物爲能過化張子之深
旨也

性理集

卷一

星

橫渠有言今既聞師言此理是不易雖掩卷守吾此心可
矣故雖有不識字者何害爲學又曰讀書則此心常存不
讀書則終看義理不見讀書少則無由考得義精通此二
說則知前輩之爲學矣

文中子意 五首

萬法總歸一一復何所歸太極本無極天心無改移
邵子真宰勞程譏禪客忙能了二公語此樂世難量
好仁惡不仁卽情可明性其遠則不禦其近靜而正
張子言大虛邵子言乾坤知生卽知死性道不易聞

陰陽即是道上下分道器程張論最詳其言一而二

述程說

形而上爲道隱也形而下爲器費也須着如此說器亦道費而隱也道亦器隱而費也上下本末一以貫之程子之深旨也

凡物有本末不可分本末爲兩段事以心性言之性本心末不可分心性爲兩段事仁義禮智是其然心也必有所以然性也

渾舊集

卷一

四

在物爲理就事之宜而言事宜如此則此爲理事宜如彼則彼爲理理無定在隨事而見制事者心也故曰處物爲義中理在事義在心義之在心也乃性也性即理也天也此程子之旨也

中者天下之大本天地間亭亭當當直上直下之正理蓋指此心而言即性也出則不是與心則無出入矣若能物各付物便自不出來也之出同故曰惟敬而無失最盡敬義一心也以所存匪懈而言曰敬以所存不昧而言曰義敬立而內直義形而外方義形於外非在外也居敬以立本窮理以明義明義所以明此心也知此則知朱子之

言學非外也

中者天下之大本天地間亭亭當當直上直下之正理也則不是惟敬而無失最盡與聖人之心道也赤子之心已發而去道未遠也一說

仁者天下之正理與仁者天下之公蓋之本也一說以爲就事言恐失其指

讀程語

程子論範圍天地之化天本廓然無窮云云學者要默體某嘗思之歷家以日月星辰爲天體其度數有可紀者皆

渾舊集

卷一

四

以地而言耳地有形質則有四極天之大小也莫禦而其與地相爲依附而旋轉者則猶可量也是故象見乎上體必應乎下若形影然然則歷數之所得紀者皆自地而言耳張子曰地物也天神也物無踰神之理顧有地斯有天若其配然耳邵子曰天行不急未嘗有晝夜人居地上以爲晝夜故以地上之數爲人之用也得其理矣彼太虛無外之體豈象之所能盡哉邵子曰天以理盡而不可以形盡渾天之術以形盡天可乎程子曰必欲窮四方上下所至且以無窮置却若欲實識須是體合皆謂是耳

述程語三首

釋氏談實際省心亦省事聖人亦何心萬事一天理
釋言理是障此錯認理字理即是吾心無生亦無死
管窺亦見天只是不廣大盡心而知天乃見天無外
自註云往而不返釋氏之私而小本末一貫儒者之公
而大

靜中須有物莫若理會敬能敬則知此此是天命性
戒懼一生心卽此是慎獨復欲遏將萌乃是敬未足
閑邪則固一主一不須閑敬則自無已天理本完全

龜集

卷一

集

至一謂之敬一者之謂誠一則無二三何復言欲萌
此理最是約但恐不持久既能體而樂不思不能守
心懈則有防敬則無間斷存久體自明天理一以貫
只要立箇心心卽是天理此上有商量應不出敬字
此心卽性天京師是長安當下便認取須知未發前
言止不言定須是止於事和則中在焉此理然而識
坐井而觀天所見終不大試出井欄行却入井欄坐
堯舜幾千年其心至今在道是堯舜心何嘗見道壞

效禪語

自從認得自家身忍把光陰更屬人身外有身何處覓邵
程張子費評論

自註云程子未發之中張子天地之性及擊壤集可見
青余子積性書

性卽理也可說得理以爲性不可說

書象山語錄後

程子謂邵堯夫纔做識道理於儒術却未有得吾於象山
亦云何謂儒術易之知崇禮卑顏子之博文約禮中庸之
尊德性而道問學程子之居敬窮理是也而明之存乎

龜集

卷一

集

其人焉耳

觀物

敗花化爲蝶腐草化爲螢爛熳皆能照融融春有情其質
本朽腐復化返本形體性相須用此理良可明天地有大
德何必說無生

雜說

道心惟微心道之所在微者道之體也程子之說也存心
以窮理窮理以盡心朱子之說也程子合而言之朱子岐
而言之所入之途異耳其歸則同一至於理而已張邵皆

從陰陽求道其說有不約而同者乃子貢所謂不可得而聞者蓋性與天道之極致也有無虛實通爲一物張子乃儒宗判心跡分體用邵子之別傳耳學者欲識性須熟玩程張之說斯得之矣今但據成說曰氣以成形理以爲性吾恐自朱子一人之外未有能領其說者也

好語二程說盡果於此有得異端俗學皆染不着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程門將此一句作話頭接引學者故其講說甚詳龜山之南以此相授受至朱子之說行而此意遂泯

濬舊集

卷一

辛

今異學盛行讀程張書未熟耳有得其說而稍開悟者程子蓋云佛有覺之理可以敬以直內矣然無義以方外要之共直內者亦不是又有得其說而肆無忌憚者張子蓋云學禪者之說得便爲聖人而共行則小人也只聞知便爲了當學者深宜以爲戒愚故曰讀程張書未熟耳儒者言性釋氏亦言性彼但認爲已有所謂本以利心得來故學者亦以利心向之性者萬物之一源非有我得私也惟大人爲能盡其性蓋闢佛老而爲言也

朱子以後學者知以理言性不墮於釋氏之虛空矣而未

能識性者爲體則立言者之過也有志於窮理盡性之學非熟玩程張之說無入門之地也

養生家其說人於深奧窺見性命之際者亦有之大抵老佛之緒餘耳今之學者或得竊取其說以自私遂曰道在是先儒未及妄自尊大可哀也哉昔上蔡問於明道曰吾嘗言志於養生何如明道曰以爲養生則可以爲道則不可儒者習養生亦何不可但指爲道則是道其所道非吾之所謂道矣

濬舊集

卷一

連

朱子謂子靜要之不知有氣質之性此言是也其論性最爲詳密然律以程張之說則其所論未發之中天地之性皆若有未盡者學者所宜明辨恐未可卽據爲成說也則公詠諸葛慟哭何願爲一言餘風今日更誰傳區區庸蜀支吳魏不是虛心豈得賢及其力行新法擯棄諸賢而不顧何自相戾如此信餘風之莫傳也

學者溺於佛老未有不用心粗者文公譏子靜禪學而云江西學者大抵用心粗則公亦不出此是可戒也

禪學直截心地上用功却緣何用心粗彼蓋自以爲道由我立命由我出其涉於跡者可勿深較程子不判心跡朱

子不向用時勤猛省更於何處味真腴此儒釋異處學者要須識此

朱子宗程子張子而所入之途有不同者孟子盡心一章程張論說最詳今集註之說異有志於學者究心此章而求其義於程張則有悟入之門而不滯於章句之陋矣

論性 五首

心非目不見目是見之體須知瞋目前明明有先視

治心如治目刮去膜與翳目淨視能傳心清性無際

胸中欲無事須是必有事敬則心自虛乃照無物地

灌齋集

卷一

五

無物是何地萬化從此出程門費講論此之謂未發

天理在何處本心原不昧乃知堯舜心千年至今在

自註云程云天理二字却是某自家體貼出來其謂堯

舜心至今在者蓋自謂也

偶述 一首

槓影一物中舉世夢千劫試登超然臺境與人間別

此臺路幾何大鵬一日程君能一舉首跬步即時登

述邵 一首

世有不老物須於身外尋光陰同有限風月自無垠

晚依邵老覓乾坤又說先天不可言聽罷漁樵歌擊壤忽從開處觀天門

欲煩邵老說先天林下須從二十年何惜先生一開口得魚誰肯便忘筌

一身是我瘦還肥身是何人我是誰欲向堯夫問端的仲尼元只許天知

漫述 四首

君子貴慎獨顏淵不遠仁造次與顛沛易有勸靜分

敬是涵養意程誠者主性具邵惟心能盡性張三子同一

灌齋集

卷一

五

理

性是無物地存心即養性何者是存心不出誠與敬

道心心是道惟微道之體人心乃私欲已涉形與氣

葬說

骨肉者地之分返其根則復為土矣此理之常也然孝子

慈孫之葬其親亦必有道不欲其速朽崩陷不欲其為水

泉蟲蟻所侵害必慎擇善地而置之土厚水深風藏氣聚

仰亡者之體魄安焉以返其真則存沒皆可以無憾矣地

理家又有葬乘生氣遺愛蔭之說乃用術之奇者然亦

圖神以知來方知以藏往欲識真乾坤不在機關上

程訣

學倦有真訣作聖亦有術服膺而屢空得一復忘一

述程邵問答

知數與知理何者是知天能言起處起魚得不須坐

學道

入道須出家然後能出世吾儒何所出克己乃復禮

程子之旨

心身分天人須要識賓主若但徇人欲乃是屈天地

聖賢集

卷一

書

邵子之旨

萬象無所隱向明乃天理如顧影壁間區區一物爾

張子之旨

一氣之本感生方有象愛惡出太虛末勝則本喪

張子

效天以窮理法地以盡性易行乎其中是謂至於命

讀張子

知此謂知道見此謂見易言天必徵人反觀當自得

讀邵子三首

必值其氣之極盛而無所於發而遂發於所乘者之遺體

此理蓋亦有之然而未盡然也非其常也曷謂其常始乎

土終乎土而已於生者何與焉地理家以人家興替率由

於此彼感此應毫髮無爽又多述古蹟奇識以為徵不可

致詰遂使篤信者求福避禍專於是乎致力往往滅理而

不顧則可謂大惑矣

祭說

祭義求魂於陽求魄於陰合魂魄以求其神神一而已天

陽地陰陰陽合而成體亦一物也圓丘方澤之祭分陰陽

聖賢集

卷一

書

以求之之義也明堂之享上帝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類

於上帝帝則一而已以形體謂之天地亦天也以主宰謂

之帝以功用謂之鬼神故曰知神而後能享帝享親見易

而後能知神是故不問性與天道而能制禮作樂者末矣

效禪語

朝聞夕可死大聖心何切覺者利那門迷途千萬劫

有生則有死即此便是道此道無古今須於了處了

剃語

一人同舟有所適一人性急盡夜計程相與論慮形為

枯瘁一人性緩任之增食甘寢顏色和平既而抵其處

人同時登岸

家文莊公仕明嘉靖朝由編修府升至禮部尚書以議禮不合抗疏極諫落職歸卒贈太子少保諡文莊立言制行具詳明史本傳其弟閑齋侍郎亦以議禮先後斥罷直聲著於中外一時有難兄難弟之目優游林下兄弟若弟惟以著述自娛而文章尤邃於伊洛之學義閭邑乘載公濯舊稿自序及學說養心說述程述邵諸篇闡明程張邵朱殊途同歸之旨然有

濯舊稿

卷一

序

見地非潛心性理諸書融會貫通獨得真詮者不能爲此言心嚮往之以未得窺全豹爲恨庚午春奉文憲輯縣志徵求遺書因索諸其家渺不可得旁搜博訪竟有明板濯舊稿一卷展而讀之竊歎前此所見不過太羹一臠耳今而後可以飽乎仁義矣有志聖學者得是書以爲折衷由伊洛而上溯洙泗不致有他岐之惑而虞廷執中之訓孔門一貫之傳皆可默契焉細繹再四不忍釋手急謀重付剞劂以廣其傳邑人杜咸唯唯稱善且以永得閑齋集爲懷惜也

濯舊稿一卷

江西巡撫
孫進本

明王俊撰俊字機翁弋陽人宏治癸丑進士官至禮部尚書諡文莊是書多以周子程子邵子張子之言擊排朱子亦頗攻陸九淵而其說仍多墮於虛渺後附諸詩尤多同禪偈